



萬人雜誌

（第二〇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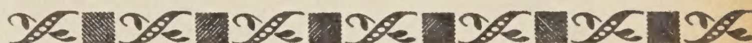


他們要拉他過來，其實是被拉過去。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九月二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三談愛國之道



在以往兩次談愛國之道中，我們提出所愛之國，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而非奉行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之「國」；是維護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之國，而非蹧蹋中國歷史文化之「國」；是以民為主的自由文明之國，而非以黨為主，以領袖為皇帝的奴役之「國」。所愛之國，對象既明，本文談談用什麼方法愛國才有效。

愛國先成器

已故自由主義大師胡適之，曾强調個人的重要，主張如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必須先把自己鑄造成器。此話大有道理。

人成器之後，才有用；有用之人才有愛國的資格。所謂文明進步的國家，不是成天有人上街叫嚷「愛國」、「愛國」；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各有專長、各據崗位，一聲不响的踏實工作。這樣政治才能上軌道，科學發展才能提高，經濟生產才能增加，文化教育才能進步。

如果全國之人都不務正業，留長頭髮，蓬首垢面，男女亂交，搞性自由；吃飽肚子膩得發慌，就跑到街上貼標語、喊口號、反戰、愛國，則這個國家必然要「亡無日矣！」因為大家都以胡鬧為愛國，學生不讀書、青年不勞動，百行百業之人不做崗位工作，試想這是什麼情景！

因此青年學生要想愛國，必須先把自己鑄造成器。你會醫術可以為人治病，學會科學可以發明眞理，學會政治可以為國家建立民主、為同胞爭取自由；學會農業技術可以為國家改良農業，增加生產。總言之，你必須學會一樣服務人群的知識或技能，國家才需要你，社會才需要你，否則你就是大廢物。這樣的人每天喊愛國，其實是民賊！所謂「政治騙子」是也。國家不需要這等人來愛，他們是國家的敗類、民族的耻辱。

從上述道理得知，青年學生不要隨職業示威分子胡鬧，應該專心自己的學業和事業。當國家發生重大事件，青年、學生表示政治主張，增加愛國力量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也要講求方法，應該從事深入的宣傳工作，充分發動群眾，至少是幾萬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搞一次名符其實的和平大示威。不能做政治小販，十個八個人，三十二十個人走上街頭，搖旗吶喊，每個月每個暑期甚至每天都在那裏搞搞震，這就完全是笑話了。這些人，大概下意識裏想作明星，以為這樣搞法，可以常常上報紙、上電視，過其妙不可言的明星癮，其實從現在起，電視和報紙就快不睬他們了，因為看來看去還是那幾幅骯髒的滑稽的面孔，人們看得厭了，明星夢就快醒了。

不作職業示威者

其次是用情緒愛國呢，還是用理智來愛國呢？千萬歷史事實證明，情緒只能敗事壞事，必須從理智出發，不但穩健可靠，並且才可以持久不衰！空口說白話，煽動情緒是很容易的。當你煽動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參加某一政治行動，很容易辦到。可是在你煽動他之前必須想想，此舉對他的後果。是不是會荒廢學業，會破壞他的職業。否則盲目的煽動心智不成熟的青年，成年成月搞示威，成為職業示威者，那就是害他，所謂「殺人不見血」也。更進一步來探求，當你發動一個政治行動時，必須有一清楚的想法。先由目標，次求方法。目標必須是多數人民的自由，必須為國家的權利，而不能為任何一黨一派。其次問方法，以什麼方法才能達成目的，才不致於浪費生命、浪費青春。

前次我們一再强調，今天中國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拯救被馬列主義所摧殘的七億同胞。其它都是次要的。捨此而不談，專在芝蔴綠豆的問題上，為殘民以逞的中共張目，那是自卑自賤的媚共分子，大家必須擦亮眼睛，看透他的原形。

今天在海外，愛國之士所能作的，揭明中國同胞所受的苦難，闡揚自由民主的價值，培養為中國自由民主奮鬥的志士。這每一項工作都需要淵博的思想和知識，不是空喊口號的人所能了解。目標但求正大，不必怕艱難遙遠。方法要切實可行，行而有効。且莫作職業示威分子。



開放旅遊・撥款賑災 中共對香港展開笑臉

萬人傑

除了蘇聯老大哥外，中共對全世界展開的笑臉政策可說無往而不利，今回爭取香港民心，也是笑臉政策一部分的。不過，中共的政策隨時改變的，這張笑臉將維持多久，誰也不知。不過，對着笑臉至少可以減少心理威脅，不無好處。

大陸旅行團

香港近來好些跟中共有連繫的旅行社，組織大陸旅行團，到上海、北平、杭州等地旅行，只花千多元港幣就可以了。這些旅行團是中共放寬入境限制而乘時產生的，也可以從這些旅行團的組織，看到中共有發展旅遊事業的意思。

自從中共推行乒乓外交、笑臉政策後，對香港四百萬市民也一改一九六七年時那張猙獰面目。和對其他他們要爭取的西方國家一樣，對香港擺出十分和善的態度。雖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共將執行一種溫和的政策，但至少在表面上他們不再是文革時期那樣講打講殺了。

八月二十六日香港政府新聞處和軍方安排了香港新聞界到邊界視察，他們在羅湖及深圳所見的情形，已有很大改變，處處看到中共的微笑姿態，這一切，完全是配合中共當前外交政策的。

檢查站與大酒店

在連綿二十七英里的中英邊界上，記者們得到的印象是：中共顯然要利用香港作爲一個外來遊客途經的門戶。據曾到邊界視察的記者報導說：中共正在羅湖及深圳增設接待遊客的設施，包括檢查站及酒店。

在羅湖華界火車站不遠處，中共花了六個月時間，建成一個旅行檢查站，規模甚大，每小時可以檢查旅客三千人，又在深圳市內增設兩間酒店。在新檢查站東邊，有一座宏偉的古式建築物，用來招待外國嘉賓的，西邊是華僑酒店。

待員，這種種跡象，都是發展旅遊事業的先聲。不過，有些外國人認爲，中共雖然不斷地改善和外國的關係，實際上仍懷有戒心，因此，他們相信中共會像滿清一樣，只開放一個地方與外國人貿易，以及供外國人遊覽，最可能的是遠離北平的廣州，仍然用香港作爲它的門戶。

毛像被拆除

到邊界巡視的記者發覺，與前不同的最特出現象是：所有在華界的巨大毛像多已除下，反帝的標語也因爲颱風的吹打而至模糊不清，有些也予以拆除；現在最多見的標語是：「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最刺目的一個標語是寫在一幢灰色房屋上的：「所有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拆除毛像及刺激情緒的標語，不消說是爲了避免對遊客的影响，中共爲吸引遊客而犧牲毛澤東，和他打倒帝國主義與走狗的語錄，看來，毛澤東實際上不過是一個杉木靈牌而已。

在中英邊界上的毛像被拆，可視爲小事，也可視爲大事。文化大革命過後，毛澤東被捧成天神，家家戶戶要掛毛像，人人得在襟頭別上毛章，誰也 [illegible]

的是象徵老毛權力的喪失。否則，就是怕老毛嚇走遊客，認爲把毛像除下，可以使遊客們減少心理威脅。

三百萬人民幣

最近，由於露絲風姐肆虐香港，造成巨大災害，受災災民達三萬之眾。不久前左報發表了一項消息，說大陸紅十字會滙來人民幣三百萬元，折合港幣七百四十萬，這筆款是指定用以救濟風災災民的。不用說，這又是中共微笑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收買香港民心，它的性質和一九六七年滙來的鬬爭費完全不同。

近來，中共爲了爭取與國，非常慷慨，外國遇到什麼天災人禍，他們都率先捐助，而且往往是大手筆，如智利、如巴基斯坦，都獲得中共濟助。香港風災災民是中國人，中共撥贈三百萬，自己同胞受惠，國內勒緊褲帶的人民知道，心裏也會好過點；如果在國內節衣縮食，卻跑到非洲替黑人築路，他們條氣一定唔順。

中共對香港災民的贈款，受到歡迎，無論如何這比一九六七年撥款來給港共大攞土製菠蘿，炸死自己同胞有意義得多。

災民在躭心

當然，中共對香港政府不信任的，三百萬人民幣的賑款交給左派團體派發。這一來，又引起受災災民的憂慮，他們躭心「過水濕腳」的事又會發生 [illegible]，過去，經由香港

左派團體處理的款項，都是有頭沒尾，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譬如說，當年祖國滙來以千萬計的鬬爭經費，再加上本地愛國人士踴躍捐輸，那筆十分可觀的鬬爭費本來大可支持下去，鬬爭到底；可是未底於成，左派頭頭便鳴金收兵，那些因罷工而失業的愛國工人，不久也就被取消生活津貼。雖然說，廣州方面曾秘密派員來港查帳，但終於查不出什麼結果，最後不了了之。經過這次鬬爭，一部分左派頭頭的私囊進益不少。

第二件是一九六八年左派發起的建校籌款，凡與左派有生意來往的，都被硬性規定捐款，因此成績極佳，總共籌得八百萬港元，照當時物價，用來蓋一間校舍應該十分雄偉的，可是款項籌得卻久久沒有動作，有如石沉大海一般。

中飽私囊

後來，左派圈子裏傳出消息，某左派銀行一個高級職員失了踪，據說是跑到台灣去「投奔自由」了。這位高級銀行職員就是管理那筆建校捐款的，究竟這個「被資本主義思想侵蝕」了的左派仁兄帶走了捐款中的若干，外人不得而知。

這事傳出後，曾經捐款的人都為之嘩然，不斷地向左派頭頭追究，左派頭頭為了向捐款者交代，只好在慈雲山新區買了一幢普通房子作為報銷。這一幢現成的房子不合學校規模，只是因陋就簡，當然價值距八百萬遠甚，它只能收容二千名學生，那麼，每一個學位就要花四千塊錢了。

有了這兩個經驗，難怪災民擔心祖國的好意他們是否能實受其惠，如果像鬬爭經費、建校經費那樣，落入左派頭頭的私囊裏，就辜負了祖國關懷的一片美意了。

三百萬人民幣約合七百四十萬港幣，據說露絲風災受災的災民只有三萬以下，如果左派團體沒有中飽，平均每一災民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元左右。災民們是否可以得到這賑款，他們自會心知肚明。

從笑臉看香港前途

中共在邊界上擺出微笑面孔，聞說香港受災，立撥賑款，凡此，目的都在爭取香港民心，也就是乒乓外交以來所推行的微笑政策的一部分。

這個政策，似乎無往而不利，連最大的敵人尼克遜都在中共的笑臉下變成軟體動物，在香港收到一定的效果是必然的。

許多人都會樂觀的說：中共對香港擺出這副和善態度，從此，我們可以在這裏安居樂業了。

凡事樂觀總是好的，事實上誰也無法看到香港的前途如何。以目前中共態度來衡量，當然也作不得準，從一九六七年到現在，四年間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即是可以在今後的四年間再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中共的政策隨時改變，誰也不能料到會不會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更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激起一次權力鬬爭，最後勝利誰屬？

許多外國專家批評香港人缺乏長遠計劃，可是在如此環境，如此心理下，誰能作出長遠打算呢？

不過，在目前來說，中共的微笑政策對香港是有好處的，至少暫時沒有心理緊張的威脅的，將來如何，只有天曉得了。

楊振寧大陸之行有內幕
傳說由基辛格秘密安排

和李政道同在一九五七年打破科學家數百年來認為天經地義的「對等律」而獲得諾貝爾獎金的楊振寧博士，是得到國際最高榮譽的美籍華人，在國際科學界有崇高地位，中共老早就有意爭取他。

在他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中共由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領銜給他賀電，當楊振寧到瑞典領獎時，又派出他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張文裕前往拉攏他。一九六三年楊氏到日本講學，中共又安排他的父母到香港和他見面。

凡此種種，都在盡力爭取楊振寧，不過當時楊振寧寧願捨棄親情，最後還是飛回美國。

上月底，楊振寧卻取道歐洲回到中國大陸，據說此行目的在探望他病危的父親。他到大陸，可能純然為了父子之情，不涉及政治立場，但中共卻巧妙地加以利用。周恩來的邀宴，錢學森、華羅庚輩奉陪，無非做給海外學人看，挑起他們思鄉思親之情，大家以楊振寧為先例，作大陸之行。

傳說這次楊振寧回到中國大陸是由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在北平會談時所安排，讓他把最新的核子理論傳授予大陸的科學家，協助中共發展核子武器。不過，這只是一種傳說，並未獲得任何方面的證實，可能是穿鑿附會，但也不是絕無可能的交易。今天世界上有許多事是出乎常理，換取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任何事情也可以成為交換條件。

如果這種傳說果是事實，楊振寧的本意雖然一片孝心，卻給政治利用了。

楊振寧大陸之行，對中共確可收到宣傳上的大效。在歐美有不少學有所成的中國學人，他們有些有家人在大陸，有些離開故鄉日久，不免有所懷念；如果楊振寧安然而歸，使他們少卻許多疑慮，以為可以自由進出了。

當然，有此情形發生的話，中共特務人員，一定會對他們進行遊說，鼓其如簧之舌，使他們紛紛回國。這一來，即使在科學上實際沒得到什麼利益，但在心理戰上，已打了一場大大的勝仗。

楊振寧大陸之行，雖然不涉及政治立場，但無可否認的已給政治利用了。

毛共毀美國的兩大毒招

緡山

導言

孔子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卽光明正道，不仁卽邪魔外道。照今日術語說，正道卽自由民主；外道卽法西斯、共產黨。他們主張爲目的不擇手段，否定先聖先賢所講一切眞理。馬克思讀大學時，欺騙其父母，入社會則欺騙其師友、羣眾。列寧爲抓權，不惜出賣祖國，擅與德人簽訂 Brest-Litovsk 秘約；回莫斯科後，更與同黨搶刧銀行；爲爭取羣眾支持，大開空頭支票，土地、麵包、共產。及列寧掌政後，全國餓死五百餘萬，不得已反厚顏向資本主義乞援。

毛共一方師承馬列，一方又效法歷代賊匪黃巢、李自成、張獻忠，陰險狠毒、傷天害理，什麼毒招皆肯用，故毛共比俄共尤兇狠。毛共藉「人海戰術」（以同胞當炮彈用）及俄共支持，竊據了中國大陸。經二十餘年的聚斂，羽毛逐漸豐滿，所以又轉移目標於美國。毛共天天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毛共是眞紙老虎，並非有膽硬碰硬，只是用的大迂迴毒招而已。

兩大毒招

毛共毀美國的毒招，一是毒化美國人，目的在使美國人皆變成大烟鬼，正如林則徐所說：「三十年後，不僅無可籌之餉，亦無可練之兵」。因大烟鬼既不能生產，也不能當兵。

所謂烟，卽指鴉片與大麻。鴉片學名罌粟，花可從果裏取乳汁，煉烟膏卽鴉片。這烟膏加白蘭地再煉，就成海洛英、或巴比通之類毒品。在醫學上本有麻醉、興奮、提神效用，原是有益物質，但久吸卻有毒，可以成癮，可以使人變鬼。骨瘦如柴，面無血色，非鬼而何。

大麻與罌粟皆產自印度，今土耳其也種植大麻，是與美國合作。大麻與中國麻同類，照外表看，可以說完全一樣，但中國麻無毒質，而印度麻則有這種物質除具罌粟特質外，還能使人縹緲，進入幻境，神遊太虛，故此鴉片更具吸引力，宜其全美國嬉皮士皆趨之若鶩。這種毒品，若偶爾吸一口，也無大害，就怕長吸成癮，便永不能自拔，就成爲大麻鬼了。

毛共自在江西瑞金爲寇時，就種植罌粟，一在籌款，一在毒化國軍。竊據大陸後，便開始在西康、雲南大量種植，知有大麻後，當然也不會放棄機會。毛共遠在十年前，便從西南經緬、印、巴向西方輸出，而以美國爲重點。今日美國青年、兵士吸毒成風，因爲美國人處處講刺激，尙享受，這種毒品，正適合他們的需要、時尙。毛共爲了毒化美國人，所以集中一切力量，向美輸出。

毛共毀美國另一毒招，就是訓練非洲黑人滲透入美國，教唆美國黑人造反。美國黑人，原是美國白人從非洲販賣到北美的奴隸，過的是牛馬生活。據一位紐約作家奥氏描述黑奴生活：他們從黎明操作到日昔，禮拜天休息，有時禮拜六也可以休息。工作田間的奴隸，盛夏每天要工作十六小時，只有中午可以稍休息，奴隸每人每週可領到玉蜀米一皮克（合九公升），猪肉四磅，另有奴隸自己種植的菜蔬和蓄養的家禽、鷄蛋充作副食。每年聖誕節還配發糖蜜、咖啡、烟草與印花布等甚豐。黑奴住在小木屋中，可以自樹林斫柴薪取暖。禮拜天還可以

在林中伐取木材出售，得款可以隨意買點小物品自用。奴隸操作時，有黑人工頭來往監督，揮舞着皮鞭，有時會輕輕地落在奴隸的肩頭。據白人監工對奧氏說：「奴隸紀律很好，曾經有一奴隸想殺他，剛才已把他賣掉了。」又說：「黑奴私逃，並不常見，逃走的準會抓回來。只要見誰逃，就立刻放狗去追。」奧氏描述的，只是密西西比州一個上等的棉植園田情景，當然還有比這個棉植園田更壞的。我們試讀「黑奴籲天錄」，便可明瞭一般黑奴的生活，是何等悲慘！因此引起人道主義運動發生，主張解放黑奴。相反的也有反解放運動。主張解放者是北方人，因北方工業或不需要黑奴，反對者是南方人，因爲農業盛，需要黑奴。結果卒發生了南北戰爭，打了數年，最後南方終於投降，林肯總統乃向全國頒佈黑奴解放令。

不錯，奴隸解脫了羈絆，變爲自由人了。但當他們離開主人的園田，卻成爲街頭流浪者，除一襲陳舊花布衣外，一無所無，既無工作，也無食住。自由人對黑人不僅毫無益處，且徒而做了白人嘲笑的對象。後來聯邦政府雖屢制定法律，以改善黑人生活，直至今日始終不能與白人並論。一因膚色、面型，令人見而生憎；一因智力不及人，再加上歷史成見，所以黑人在美國始終被歧視。黑人究竟還人，人就有自尊心。他們雖不懂馬列爲何物，但反抗心理、種族仇視是存在的。毛共就對準這一點，利用非洲黑人，實行向美國黑人社會滲透，教唆他們如何造反。去年南方一位企業家H氏對我說，他將要遷徙到南美了。問之，他說美國五年後將有大亂，不如避之爲吉。聽後一笑置之，並不相信。但最近聽到毛共廣播，始知毛共確實是在煽動黑人準備造反。過去已有多次示威、暴動，只是小試其技。毛共是搗亂能手，多年後黑人如再暴動，那麼就決非過去式的暴動性質，其搔擾程度，從毛共廣播看，將是奪取槍枝，殺戮白人、佔領官府。H氏早年曾參加聯邦情報局工作，消息靈通，所以準備躲開美國，不爲無因。據最近聯邦局長胡佛聚餐，要宣佈毛共亂美陰謀，但被尼克遜制止。

以上毛共兩毒招，到目前爲止，可以說已經相當生效。故如今毛共仍在中國大陸存在下去，不僅禍害中國、亞洲，且對歐洲、美國也是一大瘟疫，黑死病，孰料尼克遜總統竟欲牽毛共入聯合國，且擬親訪大陸，這無異接待黑死病瘟神，想害死美國人乃至全世界人，眞不知尼克遜是何居心！

代擬對策

幸而美國是一眞正民主國家，尼克遜總統不能不重視民意，一意孤行。今尼氏家鄉（加州）已先對尼氏表示抗議，加州州長且特爲此事訪問國府，表示並不同意尼氏見解。紐約州長林賽因反對尼克遜且脫離共和黨，道德重振集團今夏在瑞士柯峯開世界大會各國代表兩千餘人，內有美國代表有六十餘人也一致對尼克遜最近對媚毛共言行表示憤慨。更重要的，是全國工會聯盟，正式發表聲明，譴責牽毛共入聯合國及訪問大陸。至於百萬人委員會早就對尼克遜施政大表不滿，曾經示威、宣言數次。以上數派，如結成聯合陣線，舉行全國大示威，反對牽毛共入聯合國，反對尼克遜訪問大陸，這是當前急須行動的第一步。

毒品之爲害，美國人也盡知，今既在全國氾濫，青年、士兵多已吸食，故厲行禁毒，勿令美國人再吸食下去，毛共毒招自無可施，這是第二步。最近聞自本年六月起，美國已開始禁毒了，但願嚴格施行，眞是美國人的大幸。

今日美國的黑人，已非南北戰爭前的黑人，不僅數目日多，分散全國，且知識皆已增高，有不少大學畢業生，但只有納稅、當兵義務，而甚少參政機會，況加以種種歧視習俗，究竟不是長遠良策。如不徹底予以改善，縱然無毛共背後煽動，遲早也會發生叛亂，我五胡亂華的前車可鑑，故美政府實有再提高、改善黑人地位的必要，這是第三步。

最後該論到美國的基本問題。今日美國與古羅馬帝國地位相等，而富强則過之。但羅馬也有滅亡的厄運。羅馬是怎亡的？因素固然甚多，但主要因素，則是亡於道德墮落。可是今日美國卻正踏上羅馬滅亡前夕的覆轍。道德墮落的程度，幾令人難以置信。最顯著的，一是賭博，遇機會便賭，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美國人素尙刺激、享受，他們有一成語說：「拚命賺錢，盡情享受。」賭博就是一種刺激、享受。一是嬉皮士，蓄長髮，留鬍子，穿印度紗籠，口吸大麻，藐視現有習俗禮法，胡天胡帝，想怎便怎，既非無懷氏、葛天氏之民，也非深山大野人，卻是摩登青年，男女大被同眠，游戲亂交。他們稱這種荒唐生活叫做自由解放。一是毛髮戲院，其暴露、無恥、下流，比香港小舞院、酒帘尤甚，更已不知羞恥爲何物。坐前座看客，有的故意把錢放在台前，當女演員蹲下拾取時，便乘機撫其私處，以爲耍樂。一是色情狂成風，輪流換妻視爲家常便飯。中、大女生未婚懷孕，各大學專有結婚學生宿舍。各大都市中下女職員，常有於夜晚入各大酒店找外塊之事，甚至家庭婦女也有此醜聞。一個社會淫亂到這步田地，還會有救嗎？

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美國尼克遜政府對盟國背信，反而與敵人獻媚，就是無禮無義。社會道德墮落，就是無廉無恥。像這種國家，不僅不能領導自由世界，且也難以存立於世界。思之，重思之，眞不禁爲美國前途擔憂！

事實雖然如此，但也並非病入膏肓，還是有得救的。挽救之道，就是應該積極推行道德重振（Mormal Re-Armmenr）。這是一種超越的意識形態，也是最後革命。原發始於美國，然後推及於全世界。惜乎這種思想格調太高，不易爲一般普通人接受，尤其在美國只重物文的社會，更難以推行。故道德重振在美國雖已有四十餘年歷史，至今猶未成爲立國的精神，也就是說仍未影響到美國政治界。美國政客雖對道德重振欣賞，只是當做一種宗教，對人生說，是教人度高尙生活；對政治說，是導人於不流血的「最後革命」。今尼克遜政府是絕對無希望了，有之，只有期待將來選出賢明的總統、賢明的參眾兩院議員，接受此一超越的意識形態，那麼美國便有救了。

八月十九日



不必悲觀，必須檢討

岳騫

最近的國際局勢演變，從尼克遜宣佈訪問共區，到美國宣佈准許毛僞政權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的形勢，陷入三十八年來撤守大陸之後的最低潮。外電報導台北股票大跌，外幣漲價，足徵人心也相當不安。其實這是太敏感了一點，目前局勢雖然逆轉，但是並未絕望，毫無悲觀的理由。

毛幫永遠無力攻台

目前所以造成人心不安，大概是基於兩個最壞的想法，一是失去聯合國席位，二是美軍撤離台灣海峽，中共將派兵進攻金馬台澎，其實這兩個問題，本質上原是一個，即中共是否有力量攻台。

關於聯合國席位的得失，筆者已經談過，即使失去聯大席位，並不等於失去台灣，因爲聯合國沒有權强迫國軍放下武器聽候共軍接收，毛軍要取得台灣，仍然要眞刀眞槍見個高低。

美軍會不會撤出台灣海峽，答案是會的，但決不是今年或明年，因爲中間有個中美聯防協定在，聯防協定滿期前，美國要片面毀約，不必談道義，即在法律手續上恐怕也不易完成。

就算美軍撤走，毛幫有沒有力量進攻台灣，世界、上最權威的珍氏年鑑估計毛幫五年以內無力進攻台灣，珍氏年鑑僅是從武器方面研究，即確定毛幫五年之內不能攻台，年鑑主編若能到金馬實地去考察一次，看看兩處地下的工事，相信他會斷言毛軍永遠無力進攻台灣。

此是就純粹軍事觀點而言，若再進一步解剖毛

尼克遜不惜自貶國格與人格去共區訪問，世人目前皆了解美國內部困難，實達於極點，迫使尼克遜不得不走偏鋒，明知是死胡同，也鑽進去試試。但很少人知道，毛幫之困難更甚於美國，否則周恩來也不致作此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其本身所蒙大害，可能更大於美國。筆者在上篇拙文中已經提到北韓與北越勢將與毛幫脫幅，蘇俄也決不坐視，到目前爲止，已可看出端倪，尤其是蘇印簽訂友好條約之後，對毛幫已形成南北包圍之勢，此種情況，毛幫事前可能也估計到，明知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仍然要同美國接近，其本身自有難言之隱。一周之前，大家都以爲毛幫不惜向美國低頭，可能爲了急於要進入聯合國，但是，到了上周僞外交部發表聲明，只要中國政府代表仍然留在聯合國，毛幫就不加入，而事實上中國代表必然要留在聯合國，毛幫發這樣的酸勁，足見其目的並不是眞爲了聯合國席位。此外雖有企圖皆是不急之務，毛幫所以要急不及待向美國妥協，也許還是爲了安定內部。毛幫建黨工作經過一波三折，直至最近，黑龍江等四省區才草草同時宣佈建立省委會，其內部麻煩，實超過我們所想像。如果毛幫此時發動向外戰爭，勝負

一九五八年毛幫發動砲轟金門，最初何嘗不志在必得，以後不得不自找下台，搞出一個隔日砲轟的笑話，一直拖到現在。十二年後的金門，與一九五八年時期相比，又壯大了不知若干倍，毛幫此日情況，則遠不能與一九五八年相比，要說毛幫敢攻金門，即使毛澤東發瘋，林彪、黃永勝，到韓先楚等人尚未發瘋，相信在現階段毛幫決不致在台峽用武。而在我們立場，勿寧歡迎毛幫進攻，一旦打破現狀，整個大陸將出現急劇變化，毛僞政權將爲中國人民所埋葬。

毛林一死大陸必亂

退一萬步說，就如珍氏年鑑所說，五年後毛幫將會攻台，但是，這五年時間對毛幫來說，也許比較過去五十年更難捱過。我們可以推想到五年後的事，即使毛幫不再發生內亂，如文化大革命之類的變故，毛澤東、林彪的壽命，也決不可能再活五年，甚至連周恩來都是問題。一旦毛林死去，即使周恩來活着，也老邁龍鍾，不可能統制全局，屆時各省紅色軍閥羽翼更爲豐滿，中國大陸將出現第二個軍閥割據局面，其情況可能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更亂，內部一旦發生紛爭，自更無力對外。

此處試舉一件往事，當民國六年張勛復辟失敗，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大功，重任國務總理，聲望如日中天，比起民國元二年袁世凱不遑多讓。當時中國本是統一之局，而研究系的領袖梁啓超因感於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佔多數，政令不易推行，慫恿段祺瑞不承認舊國會，另召集新國會，於是舊國會議員皆南下廣州，另組護法軍政府，推中山先生爲大元帥，與北京政府對抗，段祺瑞指南方政府爲叛逆，

命將興師，大張撻伐，此事是非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只說當時南北形勢，南方處於絕對劣勢，兩廣爲桂系地盤，桂系首腦不肯聽命中山先生，經濟更一籌莫展，外交上未得到世界任何一國承認。反觀北洋政府當時聲勢何等浩大，曹錕擔任南征總司令，各省都出兵加入行列，但是除了吳佩孚攻下長沙，此外各路皆無功，若以兵力而論，北洋軍一鼓作氣可攻下廣州，軍政府很少抵抗能力，但由於馮國璋與段祺瑞暗鬪，各省軍閥皆想保存自己勢力，這場戰爭竟然無功，最後連長沙也不得不放棄，終於引起直皖戰爭，段祺瑞垮台，兩廣始終保持半獨立狀態，成爲北伐統一中國的根據地。

今日毛幫分裂情況，猶甚於民國七年北洋軍閥，毛林死後，毛幫也找不出一個段祺瑞，要說能大舉攻台，不論勝負如何，恐怕沒人有這個興趣了。所以不論是目前，還是五年後，中華民國地位仍然穩如泰山，屹立不搖，而毛幫在一度熱鬧之後，馬上將殺斫繼之，筆者堅信共產黨遲早要在地球上消失，而毛幫必然要搶第一，因此，我們只有更加奮發，不必氣餒，絕對沒有悲觀的理由。

應該徹底檢討全局

但是，當此危疑震撼之際，政府及國民黨當局，都應徹底檢討，爲什麼弄成今天這種局面。三十八年政府退守台灣，當時情況確實危乎其危，因爲美國杜魯門政府在馬歇爾、艾其遜主持下，對中華民國採取一策勾銷政策，並且還發表落井下石的白皮書，美援完全斷絕，本身不能自給，不必談軍事、外交，就只是經濟問題足以導致政府的崩潰。但上下一心，精誠團結，共度難關，據說當時當政人物身上皆帶有毒藥，準備共軍一旦攻下台灣，馬上就服毒，此是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公開說出，當不會假，就靠了這一個必死的決心，終於轉危爲安，不但守住台澎金馬，而且還不斷向大陸沿海島嶼出擊。反攻大陸不但成爲口號，而且也見諸事實。可是到了中美聯防協定成立後，受了條文的限制，反攻大陸要等待中國大陸內部有變，於是從此罷兵，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一蹉跎十幾年。

政府當局在大陸受到美國人落井下石之害，怎麼仍可對美國寄以心腹，眞的信守條約，株守台灣，讓大好時間白白溜走，實在可惜。

到了美毛舉行華沙會談時，我們更應該覺悟，因爲美毛華沙會談爲討論台灣問題，嚴重損害了我國主權，對我整個國家國民皆是一大侮辱，政府何以不予禁止，禁止不來，也應當還以顏色，使美國人感於中華民國並不可欺，其政策也許可以修改。

美毛華沙談判，重心只有一點，美國要求毛幫發表公開聲明，不得在台灣海峽用武，毛幫拒絕，因此一談十幾年沒有結果。但是，我們外交當局應該向深一層想，如果有一天，毛幫答應不在台灣海峽用武，美國將採取什麼態度，作爲相應的讓步，不論讓步範圍的大小，必然要以我們主權爲犧牲。美方所能讓步的條件，根據美國報紙，也可以看出輪廓，小焉者如促國軍撤出金馬及沿海島嶼，大焉者則爲施行兩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國已把我當成籌碼與毛幫談了十幾年，我國外交當局毫無所覺，只是日日喊些不着邊際的廢話，人家準備在枱底下交易出賣我們，我們還在强調中美友誼不變，不是愚人，而是愚己；外交官愚弄別人是本領，愚弄自己就是罪惡。到了這次尼克遜訪問共區消息傳出後，如同在我們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沉沉酣睡者震醒了，羣起指責尼克遜不講信義，其實尼克遜所爲只是擴大華沙會議，由低級人員談不成功的問題，改開高峯會議解決，此是國際慣例，有何希奇，我們不反對於華沙會議舉行之日，而痛心疾首於尼氏宣佈訪毛之時，實在是不明事實，忽畧了本末。

不必片面遵守條約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我們即使知道美毛華沙會談對我們不利，但抗議不理又當如何？問題很簡單，在精神上我們要奮發圖强，行動則力求自救，美國既然不信守條約，我們又何必作痴心漢？在必要時根本就不應理會此項條約的存在，而向大陸發動攻擊，即使是小規模的突擊，亦足以動搖毛幫統治。

十幾年來，最低限度有兩次大好機會失掉了，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共區人民向外大逃亡時，即以廣東而論，大半地區陷於癱瘓，難民結隊前進，共幹紛紛走避，共軍不敢過問，毛幫也顧慮到國軍會乘機反攻，毛澤東自己在北平歇斯底里大叫，要國軍不信就試試看，那次如果肯試一試，只要有一兩個師在沿海登陸，局勢將要大變。要算是二十二年來最佳的一次機會，可能是爲了尊重中美協定而放棄了。

另一次就是文革期間當紅衞兵在整個大陸混鬪時，砸爛了黨政機構，完全失去控制，若在當時發動反攻，形勢也同一九六二年差不了多少，只要能在任何地區登陸，都足以動搖毛幫的統治。以上兩次機會完全推在美國人身上，也許有欠公允，但美國所訂下的聯防協定確實對我們精神上成爲一大束縛。筆者是局外人，不明白聯防協定何以要單方面遵守，美國人一開始就違反了聯防協定，我們又有什麼恪守的義務。

直到今天，外交上仍然完全擺於被動，一切聽美國安排，擺在目前大家最關心的除去聯合國問題，還有中美聯防協定會否廢除，美國會不會撤出台灣海峽。前者，我們自不能責成美國負責，後者必須要爭取主動，如果美國完成了美毛談判，撤出台灣海峽，我們馬上就要另尋盟國，劃出高雄爲海軍基地，供另外一個國家使用，相信願在台灣海峽駐兵的還大有人在。

我們必須了解一點，今天任何原則皆可修改，只有中華民國招牌不能除下，中華民國存在一日，不怕這個政府只剩下澎湖，仍然是全中國人心所繫，唐玄宗、僖宗兩次遷都蜀中，安祿山、黃巢終歸覆滅，昭宗一旦被弑，唐朝無中央政府，朱溫就變成了梁太祖，後世史家不能不承認它是正統了。歷史上的事，足供我們今日的參考。

中共內鬥正烈

魯逸

上一期在「江青再出洋相」一文中，筆者分析毛派藉緬甸主席尼溫訪問，杯葛新當權派，除毛澤東一人以外，所有的毛派皆不露面，推斷中共領導層的內爭達到新高潮，其後的跡象顯示，上述的推斷都切近事實。

尼溫訪中共怪事連篇

爲了突出問題的存在，茲將尼溫訪問北平經過略述如下：①尼溫一行八月六日抵北平，當晚周恩來等設宴歡迎；②七日毛澤東出見尼溫，同日周恩來等與尼溫舉行會談；③八日尼溫設宴答謝；④九日尼溫倉促離平，由周恩來陪同抵廣州；⑤十日，周恩來與尼溫繼續舉行會談；⑥十二日尼溫一行離廣州返緬。

以上所有的活動節目，江青、姚文元、張春橋、林彪、葉群、汪東興六毛派主將皆未露面。

中共未報導尼溫離平時的情況。不知機場上歡送情況如何。

周恩來和尼溫在北平的會談並未完成，即中途停止，倉慌同去廣州會談。在廣州又繼續會談了兩天。

中共爲什麼不報導歡送尼溫離平的情況呢？因爲毛派仍然一個也不露面，容易被人看出破綻，掩飾內部鬬爭的緊張情況。

爲什麼不在北平會談完畢再赴廣州呢？筆者推測可能是因爲中共領導層對立太緊張，空氣太惡劣，不便在北平舉行會談，而廣州是「廣老譚」黃永勝的老巢，抗拒文革的根據地，在那裏會談再適合不過。

周妻鄧穎超風頭健

在尼溫離開北平的同一天，毛派兩主將張春橋、姚文元和郭沫若會見日本學生、教育工作人員訪問團。證明張、姚二人根本沒有離開北平，可是決不陪同會見尼溫，連毛會見時也不出頭。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林彪的不露面，特値得注意。

十三日北韓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抵北平訪問，由姚文元、紀登奎（政治局候補委員，河南省委書記）領銜接待。

十四日，剛果婦女代表團抵平，由紀登奎、蔡暢、鄧穎超、曹軼歐出面接待。蔡暢是前「副總理」在文革中慘受打擊的李富春之妻，排名在上，政治局常務委員康生之妻曹軼歐排名最下。此事反映兩點情況：①康生仍在挨打狀態；②還沒有被打得爬不起來。

周恩來之妻鄧穎超，自六月初羅共頭子西斯古訪中共起，倍見活躍。在毛出見西斯古時，曾取代江青和葉群的地位，出面招待西斯古之妻。這次尼溫偕妻及妹來訪，鄧穎超又獨自到她們下榻的賓館拜訪。儼然是「第一夫人」。

周恩來趕往北戴河

十六日，周恩來偕鄧穎超赴北戴河（華北避暑海灘勝地）看望訪問北韓歸來的高棉落魄王孫施漢諾。新華社特加報導。

周恩來爲什麼跑到北戴河去看施漢諾呢？爲什麼不等他回到北平再就近去看他。周恩來是今天中共第一個大忙人，不但全權處理政務，過問黨務，並且還在「中央軍委」操重大發言權；外國訪客不論大小，都親自出馬，鼓其如簧之舌，作狐媚之笑以迷幻外國人，據一位訪問北平的美國記者說，他常常通宵達旦辦公。這樣忙的一個人，爲什麼趕往北戴河去看望那個落魄王孫呢？可想而知，絕不是爲了外交禮貌，另有重大原因。據筆者推敲，可能是因爲施漢諾在平壤與金日成發表的共同聲明過於激烈，未能配合周的乒乓外交。急欲知道施漢諾與金日成談的底細。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越局在急遽變化。急需與施漢諾交換意見，要施漢諾聽從新決定。

周恩來的兩副面孔

自從上個月越共「臨時政府」代表阮氏萍在巴黎會議上提出七點和平建議，蘇俄立即熱烈支持，中共遲了兩天才加以報導。

越共一向是親中共遠蘇俄的，現在的表現倒轉過來。這是耐人尋味。

今天印支三國，共有四個左派政府：北越、越共、寮共、施漢諾流亡政府。以往的情況是寮共附隨北越，北越接近蘇聯，但是越共和施漢諾政府則傾向中共。現在由於越共也轉向了蘇聯，中共只剩下一個落魄王孫了。中共在越戰中每年投資數億美元，與蘇俄爭霸，結果輸給蘇俄了。

越共爲什麼轉變呢？因爲中共的乒乓外交轉變得太快，而且事前沒有和印支四左派打招呼。以致河內根本不發表任何報導。

乒乓外交使河內及平壤都目瞪口呆。感到這個口稱「永遠不作超級大國」的中共，比任何「超級大國」都更難交往。

乒乓外交的風波才平息，中共忽然又宣佈邀請尼克遜訪問，使河內及平壤再次目瞪口呆。

中共一直鼓勵和支持北韓和北越反對「美帝國主義」，而中共卻與「美帝」眉來眼去，北越和北韓感到自己在枉作小人，上了中共的大當！

有一位在政治協商（戰後美國調處國共合作）時代和周恩來打過交道的民主人士，曾告訴筆者，周恩來有兩副面孔，一副面孔是迷人的微笑，另一副面孔猙獰可怖。

當時周恩來曾拚命拉攏梁漱溟，當梁跟着他走時，便漱老、漱老喊得甜如蜜，當梁一說公道話，周便立刻翻臉，直着梁的鼻子罵道：「你是僞君子眞小人！」使在場者毛骨悚然！今天中共對印支左派，也在用兩副面孔。

革命反共先驅馮自由（三）

辛亥的革命黨人，多感於種族革命之義，以為滿清一倒，大功告成，不管是誰，只要是漢人當政，別的就可以不問了。於是許多黨人離棄了革命的目標，被袁世凱攏絡收買。被拉參加革命的黎元洪固不在話下，共進會出身的孫武，甚至做過同盟會庶務員，代行總理職務的孫毓筠，日知會出身的胡瑛等卻變節附和袁世凱。可是少數志慮純潔的黨人則仍繼續奮鬥，馮自由即其中之一人。

民初從政多坎坷

南北議和，清帝遜位，孫中山辭職，袁世凱繼任大總統之後，馮氏經黃興推薦出任「稽勳局局長」，乃北上就職。

稽勳局之工作，在撫恤先烈、褒揚志士。除北京設總局，各省並設分局。

袁世凱就很快露出背叛民國的尾巴。民國元年同盟會推定的內閣總理唐紹儀辭職，袁世凱為了混淆視聽，仍想拉攏幾個國民黨人入閣做點綴。遂邀馮氏出任新閣工商總長，馮氏婉拒，遂遭袁氏之忌，是為後來解散稽勳局的原因。

民國二年袁世凱買人刺殺國民黨代總理宋教仁於上海，二次革命終於爆發。黨人居北京者，在袁的淫威之下，人人自危。馮氏已料大難當頭，乃極力設法保存稽勳表冊，秘密運至上海託人保藏。七月終被袁世凱逮捕，入獄五日旋釋放，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了。

其後馮氏所撰「中華民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諸書，達百餘萬言，為革命史不朽之作，皆本於稽勳局表冊，否則清末革命黨人之事蹟，恐怕將永遠淹沒無人得窺其全貌了。

二次革命失敗，馮氏隨孫中山逃日本，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馮氏出任黨務部副部長，後奉派美洲籌款接濟二次革命軍費，自一九一四到一六的兩年間，滙回日幣一百二十萬元，為中華革命黨總部主要財政來源。

「馮自由天女散花」

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在四面楚歌中帝制失敗病發而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國會恢復，改選參議員時馮氏當選，乃入京參政。

國事如麻，政局變幻如走馬燈。黎元洪繼任總統不久即遭督軍叛變，被迫解散國會。國會議員乃南下擁孫中山護法，在廣州建軍政府，馮氏亦赴廣州。

當時國民黨無實力，廣州軍政府依靠滇桂軍人支撐，國民黨中政學系一派，乃聯絡軍人排擠孫中山，改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制，中山被迫去粵赴滬。馮氏則留粵堅持奮鬥。

馮氏好友，越南華僑陳耿夫，時在廣州「民主報」，對政學系之排除中山抨擊不遺餘力，政學系二把手楊永泰老羞成怒，乃慫恿莫榮新捕陳耿夫並立予槍決。馮氏營救不及，乃籌募恤金撫其遺族，乃從此與政學系勢不兩立。

一九二二年直皖戰爭，直系打倒皖系，黎元洪復任總統，國會隨再復會。楊永泰挾巨資運動當選議長，以三千元賄馮氏，遭馮氏嚴拒。並聲言誓必反對。於投票時大書「三千元」三字示眾，並於唱票時一躍登台，奪取各選票，撕成粉碎，散於台下。楊永泰的議長好夢乃告破碎。翌日報紙上乃出現「馮自由天女散花」的標題，以報導參院選舉風波。

因反共被逐離粵

馮氏自十四歲，承孫中山直接吸收入興中會，追隨中山歷三十年，一直是中山的忠實信徒，但是他對中山並非封建式的愚忠，也不是以順從為忠。

許多人誤解以順從為忠。即今天所說的「耶士曼」。無論上司說什麼，都一概稱是，服從不二。其實這正是奸，而不是忠。例如前面是萬丈深淵，向前再走即將粉身碎骨，如果是忠者，一定奮不顧身攔阻再向前走；而奸者則明知其危，或明知其非，默而不言，而雖言而不堅持到底，終致順從意旨，走到深淵終有神州陸沉之禍！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國民黨籌備改組，實行聯俄容共，首先起來犯顏直諫者是馮自由、謝英伯、林森、居正這些耿直之士。其中尤以馮氏首先向中山力諫，繼之以種種實際行動打擊中共的滲透，鮑羅廷的干涉，遂不見容於堅行聯俄容共的廣州，於改組前夕乃被迫離粵。

這大概是馮氏一生最痛心的事情了。追隨了三十年的領袖，捨身家性命所建立的國體，現在為了反對聯俄容共之故，不得不暫告分離！

被開除黨籍八年

對於聯俄容共政策，汪兆銘最初也曾反對，但是不能堅持所見，終於隨波逐流；有些人看在眼裏，心知其危，可是怕獲罪於中山，遂默而不言，等着天塌大家死！假使汪兆銘、胡漢民等中山這些親信人物，能像馮自由一樣堅持反對，孫中山再倔強也恐怕要退讓。可惜這些人不是見不及此，便是以順從為忠，終於把共產黨這個孽種吞進肚子裏，以自己的血把它餵飽。長成之後果然獰然反噬終有以後二十年的大流血，雖在抗日戰爭期間，內戰之血仍長流不止！不亦痛哉！

馮氏離粵之後到了上海，乃集合同盟會元老章太炎、劉成禺、周震麟、管鵬、田桐、居正、馬君武、但燾、謝良牧等組織「同志俱樂部」，展開護黨救國運動。

一九二五年三月中山逝世之後，廣州國民黨中央竟決議開除馮自由之黨籍，時馮氏年已四十四歲。

其後國事日非，國共亦終於翻臉相仇，但是清共以後的國民黨，對這位反共先鋒仍不理不睬，當然更絕不感激他的先見之明。直到一九三五年始批准恢復其黨籍，當時馮氏年屆五十二歲，兩鬢已斑白了。

史劍非

「可長可短・能屈能伸」

張贛萍遺作

有人說：「寫文章以論文最難寫，小說最易寫。」

也有人說：「寫文章以論文最易寫，小說最難寫。」

這兩種說法都對都不對。因爲寫一篇就事論事的文章只要能言之成理，把自己的見解說了出來就算是論文的話，這種論文的確易寫，也人人會寫。但要在見解上超人一等，不是人云亦云；發議論能深入淺出，似行雲流水；而且有說服性，或有煽動性；有建設性，或有破壞性的理論文章，可就難了。

至於寫小說，只要想好一個能自圓其說的故事，安排幾個出場人物；把這幾個人物的言語行爲寫出，這種小說也的確易寫。但是，要故事想得不落俗套，人物性格要能表現突出；說的話可以與人物的身份性格相合，情節發展要能高潮突起，最後結局要能出人意外，這樣的小說可就寫來不易了。

又有人說：「短篇小說容易寫，長篇小說較難寫。」

也有人說：「長篇小說容易寫，短篇小說較難寫。」

這兩種說法也是都對都不對。因爲寫普普通通的長短篇小說，的確不難，但要把短篇小說寫得嚴謹有力，人物突出，故事特別；或將長篇小說寫得引人入勝，緊扣讀者心弦，恨不得一口氣看完，可就難了。

不過，對一個初學寫小說的人來說，是應該先寫短篇；但對一個有了寫作經驗，技巧純熟的作家來說，則都不大願意寫短篇。因爲寫小說最難是故事的構成，只要有了故事，人物可以增加，情節也可以增加。一個有寫作經驗的作家，他們往往可以把一個短篇故事，加强主要人物，加多次要人物，加插素材，而拉成長篇；他們也可以把一個長篇故事，濃縮成一個短篇小說先發表，以後再作進一步加强，改寫成長篇。這種「可長可短，能屈能伸」的寫作態度，嚴格的說起來雖然不是一個作家應有的，但在表現上，這種「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手法，卻也不易做得到。像在今日香港這種稿費低，版權又無保障的地方，要靠寫作生活的職業作家，他們就必須要具備這些條件，才能多產或長產。否則的話，那怕是莫泊桑，奧・亨利這樣了不起的短篇小說家，也非餓死不可。

像我就有過這樣的經驗。年前我在星島日報寫長篇小說「新鏡花緣」，我的原定計劃是寫九個有連貫性的故事；而整個故事的重點，則放在第九章「騙子與國王」，然後把其他八章所剩下來的人物，來一個「一爐共冶」的大結局某種關係，要將這個故事即日告一段落，並另開新篇。由於事出意外，要在兩小時之內，寫一千字能自圓其說的短稿，向讀者交代「新鏡花緣」必需「不了了之」的原因；又要寫好一千字，作爲新篇的開場。時間之迫促，心情之緊張，都是前所未有的。當時，我把結束「新鏡花緣」的「謊言」寫好了，一時想不起寫什麼新的故事才好，在情急中，我開了一個「戰地春夢」的場。這故事我於多年前曾在「文壇」月刋寫過一個短篇，而原來的剪稿又燒掉了，我想把這短篇拉成十萬字左右的中篇。誰知「戰地春夢」發表後，報社同事與親友都不願我照原定計劃結束，希望我把這故事中的女主角帶到香港來。於是，我又在「戰地春夢」應該「夢醒」的時候不醒，再加一個在香港的愛情故事，然後把兩個愛情故事揉搓在一起，發表成爲一個三角戀愛的故事，寫到香港才把這個故事告終。這樣一拉，便由十萬字，拉成廿多萬字。但在三個階段的銜接處，是多少現顯一點「刀斧痕」，明眼人一看，便可看出「戰地春夢」是由短篇拉長的。

又如去年十一月底，我在星島日報發表完畢的「一夜之間」長篇小說，這個故事也是可長可短的。就我原定的寫作計劃，也只打算寫二十萬字左右。可是，發表之後讀者的反應良好，我又把它拉長；我將原定女主角的報復對象伍先生，改爲他的兒子伍祖德；這個伍祖德的人物，是我臨時加進去的。這樣一加，便由原定廿萬字，加成以後的四十多萬字。由於我獲知讀者的反應較早，加這個人物的伏筆也下得早，所以出場既不突然，加得也不現痕跡，毫不牽强。總之，如果讀者的反應不佳的話，我是不會將「一夜之間」，寫成一年之間也未了結的。

這是我的親身經驗，也是很多常寫小說的人必然有的經驗，在香港要靠寫小說生活，事實上就非要有這種「可長可短，能屈能伸」的本事不可。否則，這一行不是有得撈，便是撈不長。

現在話說回來，一個小說作家必須先從短篇着手，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一個會寫長篇的人，必能寫短篇也是一定的；但一個會寫短篇的人，則不一定能寫長篇。

因爲一個經常寫長篇小說的作家，他除了必要有相當的新舊文學，甚至中西文學的修養之外，還要具備如下十個條件：㈠豐富的生活體驗；㈡銳敏的觀

的感情；㈦縝密的思想；㈧不同流俗的見解；㈨悲天憫人或者是憤世嫉俗的人生觀；㈩幽默感。這些，我不知道他人有無說過，但我認為一個常寫小說，尤其是寫長篇小說的人，要把長篇小說寫得結構緊湊，人物性格突出，情節發展能高潮迭起，整個故事可與讀者的感情發生共鳴，上述這十點條件是非具備不可的。否則，不是故事平淡無奇，便是前言不對後語，情節上漏洞百出，讀起來味同嚼臘，不知所謂。

如果說一個藝術家的思想是超現實的，一個詩人的思想是不切實際的，那麼，一個小說家的思想，則應該是符合現實，專在現實中去發掘問題，將現實的善惡面，反映在作品裏面的。

我記得什麼人說過，一個眞正的詩人或藝術家，必定是神經質，滿腦子幻想，做事不切實際。而一個小說作者則反是，他必定具有組織能力，長於觀察分析，擅於綜合判斷。他又說：一個好的小說作家，他的才華能力，也必定是多方面的；可以做經理，也可以做行政官，更可以做外交官。（這些話，好像是一個日本作家說的。）

證諸事實，也確實如此。

此外，一個人的寫作年齡，我認為三十五歲至五十五歲，是一個作者的作品輝煌時期。除了「天才」，三十五歲以前不可能寫出有深度的長篇巨著；但在三十五歲以前，卻可寫出好的短篇小說。因為一般人三十五歲以前的思想多不夠成熟，也即是沒有定型，生活體驗也不夠廣泛。對人生的觀察力還不夠透徹。一言以蔽之，便是還脫不了「幼稚」。惟有三十五歲以後的人，他的智慧成熟了，經驗豐富了，寫作的技巧也純熟了。惟有智慧成熟的人，才能創造新的意境；經驗豐富的人，才能吸取新的經驗；技巧純熟的人，才能千變萬化，寫出別開生面的作品來。所以，無論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他的成名作，也多是卅五歲至六十歲這個時期的產物。

例如：曹雪芹的「紅樓夢」，是四十多歲完成的；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以及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等可傳的名著，無一不是作者在四十歲以後寫成的。

再如外國的作品，羅曼羅蘭的「若翰·克利斯多夫」，是四十八歲寫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也是四十八歲寫的；陀斯迭也夫斯基的「罪與罰」脫稿於四十四歲。我曾將世界名著的作者年齡，作過一次大畧的統計，平均是四十歲。但短篇作家成名的，則有很多是四十歲以下的。如吉卜林十七歲便有很好的短篇小說創作面世；莫泊桑、亞倫坡、契霍夫的短篇名作，也都是四十歲以前寫的，而且這三位大作家的壽命都不長，均死於四十至四十四歲。這是由於短篇小說只是刻劃一人一事，也只要觀察人生的一角，生活的一點，活動的一個片斷，運用較少的素材便可以成篇。所以青年人也能夠寫好，長篇則是廣泛而複雜的人生，必需要在智慧成熟，觀察透徹，生活體驗豐富之後才能寫得好。可是，一個作家到了五十五歲以後，也就難有好的創作了。這是由於一個作家他已將其熟習的，有特殊見解的題材寫盡了；而且一個人到了五十五歲以後，思想已經僵化，活動已減少了，不容易吸收新的經驗。所以很多名作家在五十五歲寫出來的小說，都是缺乏深度的；甚至有人連文字的運用，也顯得拙笨，囉囉嗦嗦，不乾不淨，簡直不像是一個名作家的作品。這種人事的例子很多，讀者如果留心的話，在近年來的香港文壇上，便可發現，那是眞正的「江郎才盡」了！

本來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也是新陳代謝的一種必然現象。所以我認為一個有志寫作的人，應該把自己在三十五歲以前，列為練習與學習時期，在此時期盡量充實自己，磨練自己；除了多讀，多寫之外，還應該多做準備工夫，如剪存資料，做劄記，寫筆記等。因為在你未成名（按：成名不等於成功，成名的作家很多，成功的作家很少）之前，由於缺少發表園地，你會感到有很多題材可寫；但等到你成了名之後，那時這間報紙副刊請你寫，那間雜誌也請你寫，這時你又會感到題材缺乏，沒有什麼可寫。所以文壇上有很多曇花一現的名作家，他或她們往往在剛成名不久，便開始沒落；再不久便銷聲匿跡，其原因便是只有那麼一點點貨色，把那一點點貨色賣光了，也只好自收招牌。故是，一個「長寫長有」的作家，他必定是存貨充足。如要存貨充足，便要在未成名之前多下準備工夫；成了名之後，也還要不斷體驗生活，吸收新的知識。

拉雜寫來，雖然文不成章，但都是經驗之談，對初學寫作的年青朋友，可能有多少參考價值。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八）

云涯客

第二天一早，布赫上校就又被帶到「審訊室」裏去了。一位被美國官兵們稱爲「馬臉妖精」的北韓軍官，和另一個北韓中校，殺氣騰騰地站在離門口不遠的地方。兩個人的手裏，都端着子彈上了膛的手槍。

「馬臉妖精」指着那份用打字機打好的口供，怪聲怪氣地問：

「你簽不簽字？不簽字，就馬上槍斃你！」

布赫搖搖頭，說了聲「No！」

他們逼着布赫跪下來，把手槍頂在他的後腦上道：

「你還有兩分鐘可以考慮。」

兩分鐘過了，布赫回答，依舊還是一個「No！」

「馬臉妖精」拉開了他的破嗓子吼道：

「槍斃他！槍斃這個王八蛋！」

槍機扳了，可是沒有子彈出膛。站在旁邊的英文翻譯，假好人似地向布赫說道：

「天保佑，這次子彈沒有出膛。所以，你還可以再考慮兩分鐘！」

他的回答，又是一個簡單的「No」字。

這一次，北韓人們可不客氣了。他們一面告訴他：

「要殺你這樣一條美國狗，費一顆子彈實在太可惜了。——光是用拳頭，我們也能要你狗命！」

一面就撲將上來，拳打腳踢，整得他個死去活來。

從這時起，他既沒有功夫吃，也沒有功夫睡。一天到晚，都在挨打、逼供，受盡了虐待。有一次

間諜」。頭朝下腳朝上地吊在地窖裏，一隻膀子被打斷了，一隻眼睛挖了出來。那個「馬臉妖精」一面把手槍的槍機搬得亂響，一面陰陽怪氣地吼道：

「你要是再不簽字的話，我就把你手下的人，一個個地在你的面前槍斃掉！現在先從年紀最輕的那個人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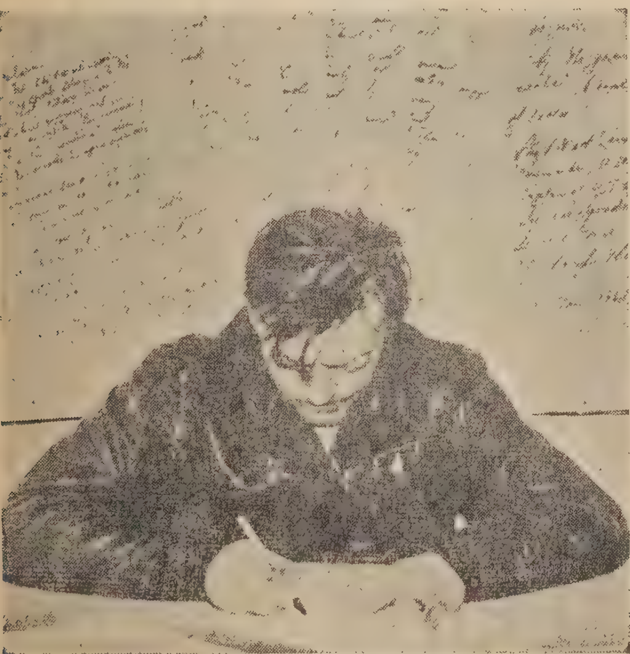
全船上年紀最青的一個水手，是一個叫做布蘭德的伙夫。北韓兵把他拖到院子裏去，逼他跪下，然後瞄準了他的後腦，做出「預備放」的姿勢。

這時，布赫上校知道得很清楚：爲了要他簽這個字，就是槍斃掉全船的官兵，也不會讓那些北韓人皺一下眉頭。——他考慮了一下之後，就向「馬臉妖精」說道：

「好，算你贏了。我簽字，你不要槍斃他。」

他雖然簽了字，手下官兵們所受的虐待，卻正在開始。每個人都要塡兩張調查表，誰不老老實實地完全塡滿，誰就要在監獄走廊裏跪下來，高舉兩手，半小時之久。或是用膝蓋來在地上繞圈子。手舉得不夠高的時候，馬上就會在肋骨上，或是臂窩下，狠狠地挨一腳。

那兩個懂韓文的翻譯，遭遇就更慘了。他們不但要在走廊上跪下來，而且要在頭上高高地舉起一張椅子。四個北韓兵圍着



布赫艦長被俘後，在北韓被迫簽署一項「悔過書」。

卻絕對不准東倒西歪。

打累了之後，就另外換四個兵來接班，實行所謂「車輪戰術」。弄得被打的人，殺豬也似地叫個不停。於是就連他的嘴裏，也塞上了一塊粗毛巾，讓他想喊也喊不出來。

然後，又逼着他站直身子，由兩個北韓兵拿着厚板子，拚命地打他腿，而且一連打了六個鐘頭。

在塡「調查表」的時候，波比羅號的官兵們，差不多人人都在打「亂塡一通」的主意，結果是誰亂塡誰就挨一頓痛打。原來船上的最秘密文件，人事檔案，各種登記表册，以及航海日記，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都完全沒有來得及銷毀，幾乎是原封不動地落進了北韓兵的手裏。

這樣一來，北韓人不但完全有辦法查過這些美國人的「口供」，是不是眞話，而且也可以把用鉛筆寫的航海日記，竄改一通，平空添上了一些「侵入北韓領海」的「證據」。

在審訊那幾個「情報技術專家」的時候，除掉照例有「馬臉妖精」和幾個「陪審官」以外，還特別派來了三四個北韓的「情報技術專家」。可惜他們的技術知識

，問了一陣以後，就露出了許多破綻，使得那幾位美國「同行」能夠用「避重就輕」，「眞中帶假」的辦法，騙得他們一頭霧水。

受了傷的人，雖然躺在所謂「醫療站」裏，但卻每過三天，才有位護士來替他們換一次紗布，打一劑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的針。病床上的床單，雖然早已被膿血浸得又髒又臭，卻從來沒有換過一次。

直到兩個星期之後，北韓人才又換了一套策畧，改用「攻心戰術」，利用那些在悲觀和失望中，消沉到了極點的美國人的自私情緒，來挑撥他們互相出賣，互相爲仇。同時，又開始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稍微放寬了一些；發給了他們乾淨的內衣內褲，棉制服，牙刷和肥皂。

特別受優待的一天，是北韓「建軍二十週年紀念日」。一早就有北韓兵跑來，鄭重地通知他們：

「你們今天可眞幸福了，不但有點心吃，還有啤酒喝。」

那一天的「招待」，的確很不錯。

早餐是：一個甜麵包，一隻煮雞蛋。午餐是：白飯，一條魚，饅頭，牛油麵包和一大瓶啤酒。晚餐是：蘿蔔湯，乾魚，蘋果，牛油麵包和一碟子巧克力和餅乾。

他們還發給每一間房一副紙牌，讓他們打一整天「撲克」，「以示慶祝」。

過了幾天，北韓人就大張旗鼓地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所有的波比羅號上的軍官，都被帶了去「亮相」。不過，在頭一天晚上，每個人都得到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在會上要問他們的問題，而且要他們預先寫好答案，「以便查核」。誰答得不對頭的話，就要重新答過，不然就不能過關。

整個記者招待會，當然就像是在唱戲一樣。北韓記者們拿着昨晚寫好的紙條，唸咒似的把問題唸出來。那些可憐的美國俘虜們，就乖乖地照着北韓人的意思，坦白一番。

在波比羅號整整被扣了三個星期的那一天，北韓人還逼着全體俘虜，聯合簽名發表了這樣一篇「悔過書」道：

「我們犯下的瀰天大罪，實在應當受到朝鮮人民最嚴厲的處罰。……但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我們給以極其人道的待遇，使我們在生活的舒適上，和被俘以前完全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請求你可憐可憐我們和我們的家裏人……賜予我們一個自新的機會。……我們絕對永不再重犯這種罪行。……這種罪行，實在是對上帝最大的瀆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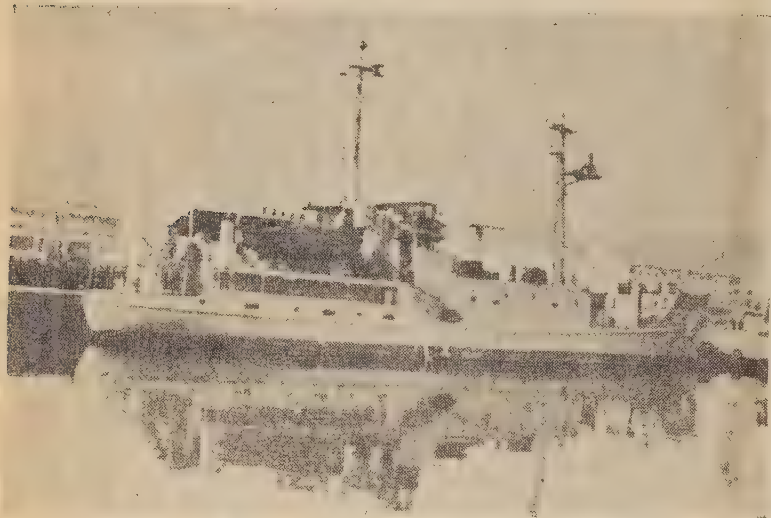
我們唯一的願望，就是向朝鮮人民坦白認罪，請求寬大。……我們波比羅號的八十二個官兵，跪在你們的腳下，請求饒恕。……」

在一連串地發表了許多遍這樣痛哭流涕的文告以後，北韓人總算答應了布赫艦長的要求，把全體俘虜遷移到一個有些運動和娛樂設備的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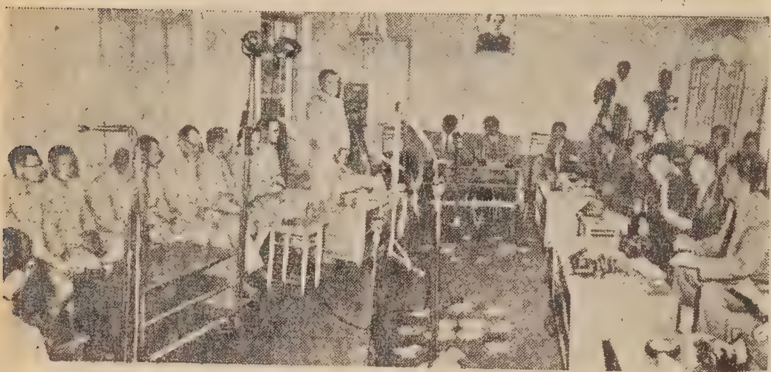
在搬去的那一天，布赫上校第一次有機會見到了他的部下，而且還對他們短短地講了幾句話道：

「在滿足和驕盈之間，只有很小一個距離。希望你們不要亂踏蹦剛才得到的一些權利。否則，是馬上又會失掉了它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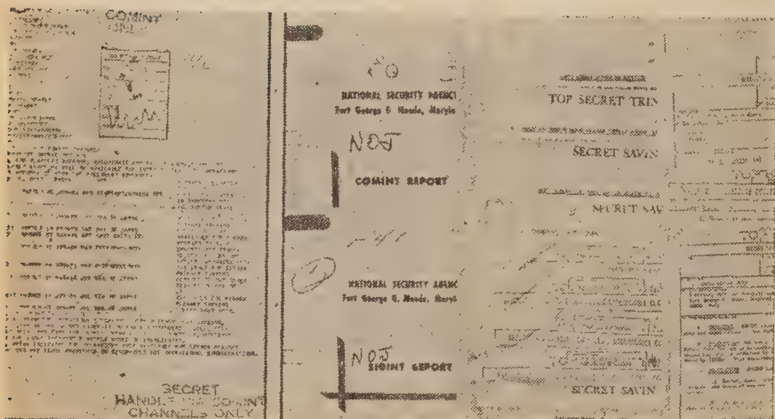
「馬臉妖精」也洋洋得意地宣佈了一番：從此以後，准俘虜們白天在窗口眺望，晚上自己關燈，可以常常打排球，有時還有電影可以看。監獄的外面不但沒有鐵絲網，也沒有警犬，只有端着手提機關，站在牆頭上守望的衛兵。——當然囉，誰要是想乘此機會溜出去的話，那就活該他倒霉，機關槍是不會講客氣的！



被俘之後，停在北韓港口的波比羅號。岸上北韓人圍觀如堵。



波比羅號官兵做了俘虜後，由北韓安排一次「記者招待會」，在共產國家的記者面前，受盡奚落，出盡洋相。



被北韓在波比羅號上擄獲的秘密文件，想賴也賴不了。



萬人傑

嬉皮士醜態百出

歐美的嬉皮士愈來愈使人厭惡，他們簡直是人渣，與低等動物沒有兩樣。可是，香港自認爲「追上時代」一的青年，都故意地沾上一些嬉皮士作風，認爲如此才配得上做新潮人物。試看港九的新潮服裝店，嬉皮士的衣飾，處處有得發售，這種商店，有如雨後春筍，愈開愈多，當然是爲了投合本地青年男女所好。目前，香港的長髮青年愈來愈多，不過，他們只是徒有嬉皮士的型，行爲卻和眞正的嬉皮士尙有一段距離。

英國教育家懷萊報導從歐美踴入阿富汗的嬉皮士的醜態，令人嘆息，阿富汗是供應麻醉品入英國的主要來源，這些嬉皮士之擁到阿富汗，正因爲取得這些麻醉品的原故。這些青年在阿富汗各城市流蕩，求人施捨，他們或露宿街頭，或住在朽腐骯髒的下級旅店，依賴客人施捨的殘羹剩飯，與及求乞一些大蔴葉或其他麻醉品度日。阿富汗人把他們當作怪物看待，對他們面現鄙夷之色。歐美嬉皮士其初以爲阿富汗是吸毒者的天堂，不惜遠道跋涉而來，不料好夢成空，流落異地，淪爲乞丐，青年男子將個人的物品典賣淨盡，並出賣女友的肉體，以購取大蔴。

的各國大使館，都不願收容這些嬉皮士，唯一願意幫忙他們的，是使他們離開阿富汗，以廉價的交通工具，把他們送走。

據說，英國設在亞洲許多國家的大使館久已被嬉皮士弄得不勝其煩，無法應付，他們去到這些亞洲國家，沾染上毒癖，把最後的金錢耗於吸毒，便不得不向當地人士求乞；在阿富汗，已算得是對這些嬉皮士最仁慈的了。

看了懷萊的這篇報告，使人對那些眞正的嬉皮士有了深刻的印象，這些人渣實在可怕，英美地位之日益低降，不能否認是受到嬉皮士的影响，成爲比之昔年中國人躭於鴉片之毒，成爲東亞病夫，尤有過之。

我們中國人今日幸免於嬉皮士的毒害，該是我們之福，而這些崇尙嬉皮士的青年，是有光明的路不走，偏要走進黑暗之途，實在使人慨嘆，幸而香港的嬉皮士，只有外型，尙未中毒，但若不及早回頭，難免有一天變爲眞正嬉皮士的。

美國女教師亂籠

在報上讀到一則花邊新聞，是講及美國洛杉磯一個五十一歲的女教師柏特夫人因爲參加了換妻俱樂部，成爲這個組織的一員，因而被炒魷魚。

柏特夫人向高等法院上訴，要求恢復她的職位，再給她執教的證書。

這一件官司令人注意的地方，一是柏特夫人身爲女教師；二是柏特夫人的年齡已五十一歲。

柏特夫人的丈夫只有二十九歲，他們同是一個所謂搖擺者組織的成員，她對法官說，她在丈夫面前曾和另外兩個男人發生過性關係。她認爲，這不過是她的私生活，不能因爲這個原故就炒她魷魚。

但法官說：「師生間的親蜜和微妙關係，需要教師們在他們的私生活中保持道德標準，這對其他的人或者不需要。」

法官的這番話說得很中肯，教師的職位，的確和其他工作有所不同，別的職業可以不過問他的私生活，但作爲一個師表，私生活方面是不可以忽視的。

學生不但要從教師方面學得他的知識，也必以他爲表率，學取做人之道。一個五十一歲仍然老興不淺的女教師，有膽在丈夫面前，和兩個別

評橫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結束語

由於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文在香港學運問題方面所散佈的毒素，使人警惕到新左派的種種居心，引起身居校外的筆者也覺得不容忽視。爲了進行消毒，以免他們誤人子弟，所以筆者不惜花費點業餘時間，把他們荒謬的主要論點一一揭穿，加以批判。這方面，筆者已經寫了八篇評論。現在，需要把這問題暫作一個結束了。

但這個結束只是對批判橫眉的「山」文而言，並不意味着我們對新左派鬪爭的結束。新左派小爬蟲總是要爬的，他們總是要繼續以謬論惑人的，「狼走千里吃肉」，他們的本性如此，不能幻想他們一下子就改變成小綿羊，所以，我們一點也不能放鬆對他們一舉一動的警惕，只要他們一動，我們就照拍，一直要使他們沒有販毒的市場。

橫眉的謬論能夠在號稱「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刊物「曙暉」上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事件，這說明新左派的活動已經無孔不入，連宗教界言論機關的五臟六腑也給鑽進去了。

和新左派

用孫行者鑽進肚皮裏的戰術，是老左的一貫的慣技。我們新左也就從他們的「阿哥頭」那裏學會了這套招數。我們可以從當今香港的社會活動中，看到這種景象。

這就表現了新左派的狡詐，他們一忽兒可以裝作義憤填膺，愛國之至，以迷惑廣大青年學生；一忽兒可以在借宗教界的論壇，偷偷地販賣麻醉人的精神鴉片；一忽兒又退居幕後，巧施圈套，使人中其魔術。總之，製造輿論，

的男人做愛，如果把這種「道德」灌輸給她的學生，將是不堪想像的一回事。

再說，她丈夫還不過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壯漢，除了她有變態的性心理外，沒理由還要向外發展的。

這個女人不但原諒了自己，還在法庭上大放厥詞，為這些醜行辯護，也太不知恥了。法官說得對，她根本沒有資格當教師。

香港許多執教鞭的教師，尤其金飯碗的官校教師，許多私生活也相當「多彩多姿」，雖然不致於和柏特夫人那樣，但是否可以「為人師表」，很值得商榷。香港教育當局任用教師，只問其資格，不問其品德，因此，香港的教師也是良莠不齊，好壞兼備。

可能品德上的甄審有困難，但香港教育當局對師資的道德標準，也應該注意到的，經常竹戰倒無大礙，最怕是跟女學生亂攪男女關係。

炒友應提高警惕

有一家股票經紀行停止交收，老板不知在什麼地方，客仔找來找去找不着他，鬧得滿城風雨。

近來，股票經紀行如雨後春筍，連住家工人也掏她們的老本來炒股票，為了長時期股市情況暢旺，不少人撈了一些，因而，更引起炒家的興趣。據說，有很多人賣掉房子去炒股票，因為他們認為，炒股票賺錢快過收租多多，因此，凡有一點餘貲的人，也都上了炒癮。

買股票，應該是長期性的投資，從一上一落中取利，可以賺大錢，也可以賠大本，這完全是賭博性質。過去美國股票炒燶了，由此而破產的人，數在不少。就因為他們並不是買了美國的股票，作為一種投資，而是像過去上海幫炒金一樣，買空賣空，在上落價中賭博。炒金的倒下來了，炒美國股票的也倒了，如果用同樣的方式從事本港股票的買賣，遲早也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有些人因為炒股票而頗有所獲，便沾沾自喜，其實，悖入悖出，沒什麼值得高興的。

眞正在股票上賺了錢的人，是那些長期的投資者。有一位報業大亨，戰後以來，他就把餘錢買了各種穩健的股票，不論什麼價都買，有入沒出，他的股票多得很，漲價、開股，使他的財富數字不斷加大。這個方式的投資股票，絕對不會仆街，不用走路。但如果把你的全副身家放在上落的三幾個價位中，那就隨時可以叫你破產。

不過，世界上還多的是行險僥倖的人，過得海便是神仙，博它漲一兩個價位，就可以達到目的，可惜，這些如意算盤未必打得响的。

這一家股票經紀行的停止交收，老板下落不明，是不是股票投機買賣的一個噩耗，老萬不知道，因為我從來沒興趣賭博，手上也沒有什麼股票。不過，我以為這未嘗不是有着「一葉知秋」的作用。

從這事，投資股票買賣的人便應該知所警惕，如果以賭博的心情來從事這種買賣，很容易走路的。老萬不是向這些人撥冷水，除非你有充足的本錢，不怕損手，否則，還是穩穩當當的做些小買賣吧。

到底

校外漢

近年來，香港學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覺醒，這是好事情。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也教導我們要「喚起民眾」，這「喚起」，就是促使「政治覺醒」的意思。青年們在政治上覺醒了，中國才有希望，國父的偉大理想才可以實現。但是，政治是一個嚴肅而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否認目前香港的學生在政治態度方面，有左、有右，有所謂「中間派」，有些是稜模兩可的自由主義者。在醒覺程度方面也有高低和快慢之別。但總的傾向是逐漸認識了自己與國家民族命運的關係。所以，這種覺醒是好事，應該努力促進這種覺醒，使青年一代眞正成為國家的棟樑，肩負起救國的重任。

香港的學運存在兩條路線的鬬爭，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過，早期是暗流的形式，不為一般人所容易覺察；近年，由於新左派的各種活動而臻公開，人們就比較容易看到了，而新左蓄意製造分裂的行動，將更導致香港的學運兩條路線鬬爭的表化。

新左派在學運中看準了青年學生在政治態度方面可以投機，所以他們動起來了，他們把自己的手像鱆魚的爪那樣伸向各個方面，妄圖把學運的領導權攫住，變作自己的工具，企圖使學運導入歧途。

誤入迷途的青年學生聽着，橫眉向你們說話了，他已經赤裸裸的向你們談出自己的「政治認同」了。當你們跟在他們後面搖旗吶喊的時候，聽到這個違反你們自己政治立場的「政治認同」，應該覺醒了吧？

天眞的自由主義者聽着，橫眉以貌似超然物外的態度向你們灌迷湯了，而他們的骨子裏卻在販賣紅色的「政治催化劑」，企圖把你們「化」到他們的一邊去。對橫眉的話你們該用腦筋去思考一下，不能以自由主義的態度等閒視之了。

一切眞正關心國家命運，關心國家利益的人們，都不應該忽視新左派的言論和活動，絕不能容忍新左派利用愛國的學生運動圖一己之利。

一切關心自己子女前途的人士，應該注意自己辛勞培養的子弟所要走的道路，你們應該使自己的子弟成為對國家、對社會的有用之材，而不應該坐視無睹的讓他們成為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政治小爬蟲的工具。

維園事件以後，香港的學運更引起社會人士的注視，新左也更乘機混水摸魚，上竄下跳，煽風點火，看來他們要作更進一步的表演了。人們將可以從他們的表演中更清楚地認識他們的眞面目，那麼，就可以少上或不上他們的當。至於說到我們同新左之間，界線是很分明的，我們將不遺餘力地同新左鬬爭到底。這就是我們的原則，是沒有妥協可言的。

香港學生的愛國運動高漲了，橫眉的奇文也已出來了，很好，很好，其意義就是供給了廣大青年學生一篇精彩的反面教材。

不要笑得太早

報載：「公事上使用中文研究委員會」，十八日發表最後一個報告書，建議政府頒佈一項堅定政策，使中英文均成為「法定語文」後，次日已獲得良好反應，特別是倡議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人士，如市政局議員黃夢花醫生等。黃氏對該項建議，表示快慰。他說：「我們的戰鬭差不多已完成。現在我們要做的，是等待政府接納報告書的建議，並且通過法律，使中文成為官方語文。」他預料將需時數年，然後該委員會的建議才可充分實施。香港學生聯會提倡中文成為官方語文委員會的發言人也說：「該報告書是從事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人士的一項勝利。此舉將使所有中國人皆有一種團結的感覺。」

賣油郎雖然也是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擁護者之一，卻不像他們那樣樂觀，我以為這個運動的前途，仍是障碍重重，不經過一番披荊斬棘地艱苦奮鬬，最後勝利殊難倖致。這決不是有意潑冷水，請看下面的理由：

第一，這只是個建議，最後決定權在港府，如果為港府所否決，豈不是一場空歡喜？第二，「公事上使用中文」這七個字頗不簡單，很可能只限官民來往文件，並不包括法律、契約在內。該會以此為名，再加上對「法定語文」一詞，解釋為「指港府與民眾通訊時所用的認可語文」，更可證明並不包括法律。

中國人心目中的所謂「法定」，是指具有法律效力而言，人民用中國語文，不但可以向政府所屬任何機關口頭交涉或文件來往，也可以向律師樓簽合同，向法院遞狀詞，同時法官視中文本法律和英文本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換言之，是中文在任何情形下都和英文有同等地位，同樣效力。如果該會的建議中文只是港府與民眾通訊時的認可語文，或港府將來的決定中文竟只限於一般通訊，而毫無法律效力，那麼，這個運動便算失敗了百分之九十！因為和人民的利害關係最密切的，不是與政府的一般通訊，而是契約的簽訂和法律上的糾紛，前者最多予人以不便，後者嚴重時，連身體的自由也會糊里糊塗地失掉！所以這是非爭不可的！

有人說：中文如成法定語文，審案時將更困難，這話更是胡說！只要有本中文法律，遇到華人案件，全用中文，連翻譯也可省掉，豈不更直截了當？有詩嘆曰：

一、訂立合同事不輕，如何盲目亂簽名！
一朝受騙成豬仔，縱是無辜也被刑。

二、英人治港百餘年，
中譯法規不屑編；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批評者」與「完人」

中國人本來是富有幽默感的，數千年來給我們留下非常豐富的寓言、笑話這類文化遺產。諷刺之風最盛，大抵是春秋戰國時期。

那時除了孔丘老夫子之外，幾乎沒有一個學者不使用過諷刺手段，而莊周大概可居第一。他不但嘲諷老朋友惠子，把惠子比做嗜死老鼠的貓頭鷹，而且嘲笑自己，老婆死了還要敲盆而歌。可是後來不知怎的，中國人竟逐漸嚴肅起來，特別是士大夫階層，幾乎生下來就道貌岸然，變成不苟言笑的怪物。是故馮夢龍所記錄的笑話，也只是搜自推車引漿者之口。而不是出自什麼大學問家的手筆。也許後世的讀書人都聽韓昌黎公的話，「責己重以周」。把自己比做周公孔子。認為：「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孔子）者，就其如周公（孔子）者。」於是，統統變成了畫相上的周公孔子的樣子。

臉部肌肉是絕對不肯動的，恐一牽動臉部肌肉，笑而露齒，就不像周公孔子的岸然道貌了。這樣一來諷刺的學問也就沒有市場了。諷刺文章也就被斥為「學術」以下的下九流雕蟲小技了。我開始執筆為文，就吃了這麼一個大虧。在最不苟言笑的風氣中，要幽別人的默，要諷之而刺之。於是也就被士大夫斥為下九流的「不是東西」。

沒有幽默感的人最大的特點，就是認定只有「古今完人」才有資格批評別人。倘如你不是「完人」，身上也有缺點，就不配批評別人。如果你不遵守此一法則，往往被斥為無恥，會馬上反問一句：「你又如何？」

比如我說：「王羽根本唔靚」，王羽迷馬上反問：「你寒山碧唔通好靚咩？又唔見人地請你做明星？要挨十皮一千字！」

比如批評某公不能任用賢能，某公的屬下馬上反駁：「你寒山碧是大聖大賢麼？又唔見你去做總統？」

比如批評某薄有名氣的作家讀書少，某作家必反唇相問：「你寒山碧讀過好多書麼？又唔見人地請你去做大學教授？」

這套反駁術大概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洋為中用」的。是由耶穌基督那段「誰無罪誰就可以舉起第一塊石塊，打那個淫婦」的話演釋而成的。也可謂大慈大悲了。這羣人首先撇開「王羽到底是靚或是唔靚？」「某公到底是能任用賢能或不能任用賢能？」「某作家到底是讀書多或讀書少」，這些本質問題。而忙於追查批評者本身如何？也不管雙方的身份、職業、地位的差異。不錯，倘如在下的貓樣也當大明星，而批評王羽唔靚，倘如在下也是一廟之長而批評某公不能任用賢能，或許是「五十步笑百步」。但在下

而不清，喻之「掉了眼鏡」。拿這句話來形容到共區訪問的一些西方記者，恰當不過。

低彈集

，照樣鮮鮮炒！碧眼權何大？黃臉天何小？錦綉繁華賴義民，誰念開荒佬！

掉了眼鏡

自從周恩來在中共的外交上施了一手「乒乓外交」的絕招以來，中國大陸成爲世界注意的焦點，許多西方記者和其他人士都想到鐵幕裏去瞧瞧，究竟裏面的眞相如何。

一些西方記者訪問大陸以後，寫了一些通訊報導，裏面當然不乏有卓見之作，能把眞相報導給讀者；但大部份都是走馬看花，只看到表面現象，自己「矇查查」，寫出來的東西就距離眞相甚遠。甚至連現象也沒有看清，就急不及待地寫起來，從新聞角度看，則是失實了。是否寫這些新聞通訊的西方記者喝茅台酒喝得醉眼昏花呢？不能這樣說。茅台酒酒性固烈，也不致於一時麻醉了這些先生的政治神經。實際上，這些先生對中共的認識患了「政治小兒科」的毛病，在觀察問題時，掉了眼鏡。

何以見得，信手舉數例爲證：

西方的記者說，中國大陸很安定，人們很自覺地從事工作。表面看來似乎是。殊不知中國大陸的居民都生活在恐怖的組織中，受着暴力統治，他們一言一行都受着嚴酷的控制，敢怒不敢言，完全享受不到西方國家的人民那種自由，大家變成不會說話的奴隸，這當然使西方記者乍看起來安定得不得了，但他們那裏知道裏面的心聲血淚？

自覺地工作？不動彈還行麼？毛澤東的「以政治爲綱」、「抓革命、促生產」的幾道緊箍咒就放在黨官的乾坤袋裏，你稍一懈怠，就糟了，輕則扣以「破壞」的帽子，受批判、鬭爭，如果膽敢抗拒這種無休止的壓搾，則準備嚐鐵窗滋味好了。所以這在平日常見罷工、示威的西方記者眼裏，大陸的居民對勞動自覺得了不得，他們根本沒有去探討一下大陸居民是受了什麼壓力才致如此。西方的記者又說，大陸的物質生活還算富足。他們根據什麼？不外看到商店的窗櫥和貨架。其實，要寫這樣的通訊，勸他們最好跑到香港參觀左記的「國貨公司」，那不是現更富足，採訪豈不更方便嗎？他們那裏懂得大陸居民一身都是「證」，豈容多購多買？（其實也不能多買，購買力太低之故也）。

西方記者所犯的錯誤不僅是掉了眼鏡，而且他們還中了中共的政治圈套，他們大概想也沒有想到，他們所採攝到的東西，是經過了中共政治導演的刻意安排，這樣又那能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呢？

此間左報興致勃發地連篇累牘刊載西方記者所寫的這類東西，西方的記者先生們大概可以估量一下他們所寫的東西的「價値」吧？

英菲

其愛犬上酒樓，要求夥計替他們餵狗，但因言語不通，於是一邊指着愛犬，一邊以手勢做出「吃」的動作示意，夥計帶走了狗兒，半小時後，捧出一盤東西，外籍夫婦細視盤中食物，赫然爲其愛犬，一怒之下，離港回國，投函蘇黎世報章揭發此事，抨擊香港酒樓夥計糊塗慢客云云。

由一則趣聞想起

以前也曾聽過類似的笑話：一個遊客在法國某餐室裏，指着自己胸膛，向女侍示意要吃牛排，女侍含笑點頭，卻端來一瓶鮮奶。因言語不通而產生誤會，到處皆然，上述的外籍夫婦投函報章，經路透社拍發電訊宣傳，卻成爲世界各地報章的花邊新聞。本港報章登載此事，並認爲此事迹近無稽，可能是有人惡意造謠，意圖破壞本港旅遊事業，理由是：夏天並非「進補」季節，半小時內烹煑一頭三六奉客也沒有可能，而且香港法例禁止屠狗，即使是言語誤會，酒樓夥計不會因取悅外籍顧客而公然知法犯法，何況盤中所盛的是否即爲狗肉，尚成疑問，遊客不立即向酒樓交涉，卻要「一怒離境」，在別處報章揭發，也難以令人置信。

本港報紙指出這些疑點，促請旅遊協會調查此事，要求那對外籍夫婦及刊載此事的外國報章道歉，這未免有點小題大做，如果眞要調查，這責任也應由「防止虐畜會」去負起，在虐畜法例如此週密繁複的地方，竟然發生公然烹狗奉客的新聞，與其說是破壞旅遊業，不如說是有損防虐畜會的令譽吧？在下卻想到此事的另一個可能：茶客帶着犬隻上酒樓是乞人憎的事，外籍遊客携狗上茶樓雖然「威水」，可能引起夥計不滿，而替顧客餵狗並非夥計的義務，甚至是一種侮辱，如果酒樓夥計憎厭於先，又認爲被侮辱於後，再加上鷄同鴨講的言語誤會，很可能將錯就錯，索性替威水的遊客把狗兒宰了。

這種笑話式的誤會畢竟只是小事，然而在香港，很多本來可以避免的誤會與不便，卻因一種人爲的「言語不通」而依然存在。月前一位朋友到某機構辦點小事，對方在一口講得很好的廣東話裏，三不兩時夾雜些講得並不好的英語單字，他一怒拂袖而去。那小職員可能認爲懂得講幾個英語單字是値得炫耀的威水之作，但我的朋友卻說，這種人爲的言語不通，對他是一種侮辱。另一位朋友接到一紙衛生檢查的通知書，表格雖然印上中英文，但是更重要的內容卻以英文塡在「英文之頁」，中文並無對照，他雖然請人看懂了，卻因不滿而採取不合作態度，讓衛生督察到時撲個空。

類似的「誤會」必然很多，部分公務員或因炫耀，或因苟且因循，故意與不懂英語的市民製造言語不通的局面，令市民在麻煩之外，產生憎厭及被侮辱之感，這才是「公事上應用中文」的最大障礙。

江城子



困難不等於危險

褚建中

當遭遇危險的時候，必須沉着，當遭遇困難的時候，更須要沉着！危險當前，有時還可以一拚而出，但困難當前，卻不能存一拚之心。因為危險是威脅即在眼前，困難則還可以慢慢解決，從長計議。在性質上二者有此區別，所以絕對不能混為一談。

既然從長計議，解決困難，所以沉着便更為須要。困難是最易使人浮躁的，一浮躁，便不能謀定而後動，「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懼是加強沉着的要素，謀是打破困難的條件，所以遇事必須沉着，所謂沉得住氣，萬萬不可輕舉妄動。

中華民國目前遭遇的外交問題，是困難而不是危險，這是必須弄清楚的一點。海內外就此情勢評論政府的人，不知有多少，但似乎絕大部分都分不開困難和危險二者的不同，對策亦必不能同。當然，大多數人都基於愛國的熱情，主動向政府建議，這一點純眞的感情，是可貴的，但我們要知道，關心是一回事，一切報章雜誌的評論，都主張改變外交方針，激烈一點的，甚至建議政府立刻展開軍事反攻。這卻是不夠沉着的表現，循是而往，必將變成敗事有餘而成事不足。因為困難不能解決，雖終會變為危險，但目前卻未達此階段，假如我們對策錯誤，那只有把困難變為危險的時間加速，所以是敗事有餘。

過去我國政府的外交方針並沒有錯，假如美國或世界上其他的強國是顧存道義的話。現在事實證明他們不然，所以錯的是他們。要知道這是大事情，是關係國家民族前途的大事情，我們只能要求自己把方針指向最正確的地方，不能有半點差歪，卻不能責成他人或使到他人這樣做。固然由於他人的觀點立場不能與我相同，亦由於當世道義蕩然，強凌眾暴，已積非成是，所以錯的是我們的與國，錯的是這個時代，假如我們因別人的錯而把自己原本正確的方針改變，那便是隨波逐流，自喪其守正精神，天下不智之事，恐怕莫此為甚了。

事之成敗，本難逆睹，國府以一隅之地，拒中共百萬虎狼於域外，逾二十年，雖由中共的不人道統治，有以助其成功，但自由中國全國軍民的努力，豈可一筆抹煞？雖以遲遲未能全面反攻，招來物議，但形格勢禁，任何人又豈易作乾坤一擲的冒險？今天繫中華民族一線血脈者，非國民政府為誰何？吾人安忍以小害大，以一時之困難，遂並此一線血脈亦寧斬斷，以逞一時之快？以貽厥子孫之憂耶？

偶感二則

藍海文

圈子以外

安靜得久的香港，聞說有什麼風潮來了，這原非人們的意料之外。愛的花園裏，本來應有玫瑰和紫羅蘭，正如北京的屠場要有屠刀和豬叫一樣，要是香港沒有人跳樓、搶劫，才是眞正的怪事。

然而，畢竟世界不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因而有萬斤畝，水腫病和蕉楂糕留進青史，而柿油黨之類的寶貝，原來只是畫圈圈的，被人牽着看熱鬧的腳色，而後來，竟也被牽進了博物館，連圈圈也畫不成了。

然而，這兒畢竟是香港，是可以畫圈圈的世界，斧頭鐮刀可以不必去扛了，長衫馬褂也早為畢挺的西裝所代替；誰說黃臉兒的「香港人」不為中華民族的興亡操心，現在不是也聞說有什麼和平示威了嗎？這裏本來是標語也不易看見的，何況什麼示威請願的東西。

沉默許久的香港，到底又熱鬧起來了。

我是喜歡看熱鬧的，無論在什麼時候，走江湖耍猴戲的，或是變把戲賣膏藥的，我總是站在前面。大概看得太認眞的緣故，卻常常看出些毛病來。譬如那「空壺取酒」以及「牽人入甕」，酒原是在壺裏的，而人也祇是蹲在甕邊。於是，這種熱鬧不看也罷。

與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騙着，不如自在斗室裏靜靜想着。

然而，這兒畢竟是香港，是個龍蛇混雜的世界。賣國與愛國都成了行業，而眞正的愛國者，反而沒有去處，只能把愛貯藏在心裏了。

無言

窮人總有窮法子，沒錢裝冷氣，便買個電風扇，一下子拿不出，也只好去分期付款了。西裝本來是要做的，偏偏是個大熱天，自己又沒有去做老闆，也就只好免去了。

閑來，坐在窗前月下，看見那新月如鈎，便很想把希望掛在它的鈎上，坐着它明亮翹首的小舟，去浮遊靜謐的太空。夢已經散失，依然只有坐在窗前，電風扇已與朋友約好明天去分期付款的，晚上還是用隻粗掌拍打自己的大腿和背項。蚊兒是不見了的，身上也沒有難言的痛癢，柔柔地撫着曾被蚊蚋咬過的地方，有時竟會感到一陣甘美和無言的快樂。

也許香港仍是有着賣血者，但是，大概不會成為職業，也大概香港的麪包皮多得連狗也不顧一眼的緣故，所以那些街頭露宿的大野人，也都長得肥肥胖胖的。

我不知道賣血的滋味是不是與蚊蚋咬的一樣，更不知道每月從身上抽去一千CC或二千CC時，心臟是否會抽搐和痛苦。

閑來，坐在窗前月下，看見那皓月已滿，便要想起往事，想起那位賣血養家的朋友。

窮人總有窮法子，沒錢裝冷氣，便買個電風扇，一下拿不出，只好分期付款了。分期不成還可以想一想，但是，到了想也不能想的時候，大概只有去死了。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二、一輛列車堆滿了沿途餓死的人的尸首

一九三二年，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卡剛諾維奇宣佈：他要出發到克拉斯諾達區去一趟，兩個星期之後，他又回來了。過了不久，人人都知道：他到那裏去，是爲了鎮壓古班哥薩克的「破壞活動」的，那些因爲土地充公而拒絕到田裏去耕種的農民們，有時竟會整個鄉，整個區地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一個朋友告訴我，在烏克蘭也發生了罷工的情形，弄得紅軍的官兵們，都要下田去代替農民拔「糖蘿蔔」四週的野草。我聽了之後，嚇了一大跳。有些當兵的人，恐怕一輩子都沒有看見過「糖蘿蔔」，那裏能把這種工作眞正做好？不消說，整個「糖蘿蔔」的收成，是告吹了。不久之後，我們就接到了烏克蘭開始在鬧飢荒的消息。那時，我眞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在兩三年前，我離開烏克蘭的時候，那裏的糧食，還是旣便宜，而又特別多。

若干年以後，米高揚告訴我：在鬧飢荒的時候，基輔區的第一書記定奇森科，到莫斯科來向他說：

「斯達林同志，或者是中央政治局裏的任何一位同志，是不是眞的知道烏克蘭現在變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不久以前，有一列車開到基輔，車上沒有乘客，完全都是從坡爾塔瓦到基輔之間，沿途餓死的人的尸首。我想，現在再沒有人把眞實情況，告訴一下斯達林，那就太晚了！」

……一九三二年的時候，我在莫斯科也要費盡心血，才能替居民們解決糧食問題。我們已經切身體驗到飢荒帶來的影響了。

我們感到最困難的地方，就是糧食票的分配。有一天卡剛諾維奇向我說：「最好向中央政治局報告一次：你們是怎樣對待那些非法搞到糧食票的人的？」

我雖然對這任務感到很惶恐，但卻還是跑去做了報告，介紹了我們的一切反「市黑糧票」的措施，而且還指出：這些措施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別吹牛皮了，赫魯曉夫同志！」斯達林說：「到處還有的是小偷。你千萬不要以爲：你已經把他們都抓光了！」

我本來眞的以爲：所有的黑市黃牛，都已經被我們捉光了。誰知斯達林居然連究竟有多少壞蛋，還沒有被抓住，也彷彿知道得清清楚楚。他露的這一招，眞使我大大地吃了一驚。

當集體化的失敗，不再能保守秘密的時候，人們就把全部罪過都推在用心不良的富農，違法亂紀的人和托派的身上。反正只要抓住「反革命的蓄意破壞」這塊擋箭牌，就什麼都容易振振有詞地向人們解釋了。

我們也許永遠不可能查出來：到底有多少人，直接在集體化中送掉了命？又有多少人，間接當了斯達林一切錯誤的替死鬼？

只有兩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斯達林式的集體化，只給我們帶來了貧困和殘酷。

第二、那時在我們的領導集團中，斯達林是發生了決定性作用的一個人。如果有一天，人們要想找出來：究竟是誰應當對這一段歷史負責的話，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這筆賬完全算在斯達林頭上。

一九三一年三月，我被任命爲莫科的保曼黨委書記。作爲一個專業的黨幹部，從此在我的面前，就出現了一個光明的遠景。最初，我還以爲這是出於卡剛諾維奇的提拔，但是，過了不久，我就看出來：這完全是斯達林自己的意思。

看來，斯達林曾經透過他的娜荻亞，對我仔細觀察過一陣。由於她對我的評價很高，斯達林才告訴卡剛諾維奇，要提拔提拔。

娜荻亞和我，是在工業學院時代的同學。她是學化學的，專修的一門是人造纖維。

她的名字叫做娜荻絲達，我叫她娜荻亞。當我升任爲莫斯科的市委書記，常常被斯達林請到他家裏去吃飯的時候，我才發覺：娜荻亞把我在工業學院時代的一切活動，都向斯達林原原本本地介紹過。有時，他向我提起一件當年發生的舊事來的話，很可能連我自己都早已經忘掉了。

在此後的若干年中，我在工業學院的大部份同學，都變成了「人民公敵」，被處決了。僥倖無恙的我，常常會撫心自問：

「爲什麼單單我沒有遭殃呢？」

我想：有一部份是因爲斯達林受了娜荻亞的影響，對我的印象不同的緣故。

我的這種運氣，簡直可以比美於「買彩票，中頭奬。」——由於娜荻亞的影响，斯達林很信任我。在他的晚年，雖然他有時會打擊我、侮辱我，但是，直到他喘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還是他喜歡的人。

如果說：這位先生，眞正有過「愛將」的話，那恐怕根本是不可能。不過，我倒可以肯定地說一句：他對我是很器重的。

斯達林生前最不尊重的人，是列寧的遺孀克魯普絲卡亞，和列寧的姊姊烏蘭諾娃。他常常大罵她們對黨毫無貢獻。在斯達林逝世以後，我們在一個小抽屜裏，發現了一個信封，裏面裝着一張列寧寫給他的小紙條。

列寧責備他侮辱了克魯普絲卡亞，要他馬上向她去道歉。否則，列寧就不準備再把他當做同志來看待了。

那時，我很奇怪：爲什麼斯達林一直保留着這張紙條？也許是他根本忘記撕掉了吧？

斯達林對克魯普絲卡亞的慢待和鄙視，常常把我嚇一大跳。他有時還會對自己的親信們表示：克魯普絲卡亞，到底能不能算是列寧的遺孀？是大有問題的。在不久的將來，這個疑問，也許還有公開的必要呢。

（待續）

小說

日夜

田章

二、險渡東江

汽車轉出山谷，迎面是一片廣濶的田野，遠處，一條大河在陽光下波光閃閃，對岸城市的建築物也隱約可見。

惠州城快到了。

坐在前面的賢和小文，不時回過頭來瞧我，尤其小文，臉上那緊張的神情一眼就看得出來，也難怪，他才十六歲哪，那裏曾經過這種情形。我對他鼓勵地笑笑，再不客氣的瞪了賢一眼！他倆才沒再掉過頭來。

這怎麼得了，太沉不住氣了！

還在廣州時向他們說了多少遍，在車上別談話，也別老是東張西望的，得自然點，最好是閉上眼睛睡大覺。要記得，我們的身份是串連的紅衛兵，別人看見你身上那套神憎鬼厭的綠軍裝、紅臂袖，避都還唯恐來不及，就連「白狗」都不願惹你的，只要你不瞎緊張，不會露餡兒的。

這條路我走過好多次，早已摸得熟透，由廣州到惠州的公路上，只在進入惠州城的東江碼頭邊有一個臨時檢查站，不過，多數時間都是沒「白狗」的，我走了這麼多趟，從都沒碰過什麼檢查。

前幾天，我還特意畫了張地圖，給他們講解這次偷渡行動的路線情況：那裏有關卡，那裏有兵營，哨位，那裏上山，認什麼標記，該注意些什麼，反反復復講了幾十次，說得明明白白，這東江檢查站是第一關，萬一眞有「白狗」在檢查，靠我們這一身「虎皮」，是絕出不了岔子的。「放心好了，」今早我還拍着小文的肩膀道：「最要緊的是沉着，看着我，我怎麼做你也跟着怎麼做，錯不了！」

可瞧他倆，車子還離得老遠就驚兮兮的，眞要命！

我眞後悔把情況向他們說得太詳盡了，給造成「心理威脅」吧，要是不說，他們「瞎子不怕崩崗，聾子不怕銃響」的，也許，反會好些。

汽車駛得飛快，一會兒就到了江邊。司機招呼乘客下車來，準備乘拖輪過江。

下了車，我發覺氣氛有點不對，江邊長龍般停着一列汽車，有貨車、有客車，都在等着拖駁船過江，可兩艘駁輪卻停在碼頭上「咕咕」的噴氣，不開航，這搞什麼鬼？

前面幾輛客車上的搭客全站在江邊，人堆裏有好些和我們一樣打扮的紅衛兵，我向謙點點頭，兩人向前走去。

我和一個紅衛兵招呼：「同志，怎麼回事？爲什麼不開船？」

「操他媽的，對岸的什麼檢查站在查他娘的，我們在這裏已等了一個多鐘頭了！」這傢伙早已一肚子氣，一開口就罵起來。

另一個紅衛兵對駁輪上的水手罵道：「你們究竟在搞什麼把戲？是不是故意和我們過不去？媽的，老子早晨到現在還沒吃飯，肚子都餓扁了！」

駁輪上的水手鄙夷地瞪了他一眼，「呸！」的用力向河裏吐了一口唾沫。

「媽的！」那紅衛兵氣得紅了臉，咆哮道：「我們要過江去！聽到沒有，我們要去革掉走資派的命！就誤了我們的時間，就是破壞革命，你們知道嗎？」

我和賺對望了一眼，回到後面去。

老戰，賢和小文圍了過來。大概發覺我們臉色凝重吧，小文上來就問：「怎麼了，是不是出了問題？」

謙點點頭：「對岸有白狗在檢查！」

賢和小文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刷白，賢結結巴巴地望着我：「怎麼辦？怎麼辦？」

老戰也皺着眉：「韋，你不是說這檢查站沒人的？」

「是的。這情形我也還是第一次碰到。」我答道，心裏着實也有點緊張了。

「怎麼辦，要給他們一查，就，就完了……」小文急得幾乎要哭鼻子。

還是謙夠鎮靜，他拍拍小文，安慰道：「別緊張，小文，有辦法應付的，沉住氣。」

賢渾身不自在，壓着嗓子道：「我們身上帶着乾糧、武器，一檢查，甩也甩不掉！」

出發前，我們把麵包粉炒熟，壓成一塊塊，裝在特別縫製的長布袋裏，子彈帶般緊緊繞綁在身上，再穿上寬濶的軍衣，外面一點也看不出來，可是那滋味卻實在不好受，七斤重的麵餅緊綁着身子，喘口氣都挺辛苦，小腿上每人還綁着一把鋒利的匕首，表面雖然看不出，要是一搜身檢查，那就露馬腳了！

我給他們影響得也緊張起來，自己都感覺得出心卜卜地跳，鼻樑上的眼鏡老往下掉，頭臉上滲出一層汗珠。

老戰咬着牙道：「不能往火裏跳，我看，還是後撤吧，這邊沒白狗，要走還來得及！」

這時，對岸響起了兩聲長長的汽笛。

碼頭上的水手跳起身來，嚷道：「貨車，貨車先過去！人羣閃開，閃開！」一邊叫着一邊指揮那些貨車開動，慢慢駛進拖駁上去。

客車先到也沒用，擱在一邊不讓上去。

客車上的旅客都嘩叫起來，紅衛兵們更加頓足跺腳的，又是「反革命」又是「保皇派」的破口大罵，可是，那些工人一概不理，自顧自的工作。

一個紅衛兵跳下拖駁，勢洶洶的叫道：「為什麼不讓我們過去，說出來，你們耍什麼陰謀！你們故意不讓客車進城，你們是破壞革命！」

一個年青的水手站到他面前：「指揮部指示貨車先過，我們就堅決執行。你在這裏嚷什麼鬼！破壞生產，妨碍工作，你才是反革命！滾！給我滾上岸去！要不我把你丟到河裏去餵魚！」他橫眉怒目，指着那紅衛兵的鼻子。

那紅衛兵狼狽萬分，望着他水牛般粗壯的身體，打嘛，準會吃虧，只得灰溜溜的往碼頭上竄！

另外幾個紅衛兵則攔在路中間，不讓貨車上拖駁，可是那些司機似乎都恨透了紅衛兵，視若無睹的往前直開，喇叭也不按，逼得紅衛兵蚱蜢般忙不迭的往旁邊跳。

二隻拖駁，載着六架貨車，嗚着汽笛往對岸開出。

我心裏感到奇怪，這情形可眞少見呢！

這時，後面又開來了一架客車，車子停下，跳出來的人全是穿軍裝，套紅臂章的紅衛兵，連駕駛的司機都是！這些十幾二十歲的「紅色小將」一下來就哇哩哇啦嚷成一堆，像要把天都拆下來！

江邊先到的那些紅衛兵迎上來，滙合成一道，七嘴八舌的訴說着，一時南腔北調，操娘的，罵奶奶的，叫老母的全都有，在碼頭邊罵成一團。

我們被他們的談話吸引住了，原來，紅衛兵們原定計劃今天去衝擊惠州城內的一個什麼「反動黑司令部」，可是因為走漏了風聲，被對方掌握了情況，這些渡江碼頭上的工人都是屬於那個組織的，他們控制了全城的出入口交通，不讓城外的紅衛兵進城，削弱了城裏紅衛兵的力量。

這一來，眞是「殃及池魚」了，紅衛兵是進不了城，其他的旅客也叫苦連天的，我們這幾個假紅衛兵牽連在內，影響了我們的計劃，在惠州車站接應的朋友會以為我們出了事而撤離，這一來，計劃了成個月的行動可就要失敗了！不，一定要設法渡過江去！

謙望着波浪滔滔的江面，皺着眉頭苦思，突然，他扯了我一下：「韋，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不知行不行得通？」他眼裏閃耀着興奮的光彩。

我急忙追問：「什麼辦法？快說！」

老戰，賢和小文也去了過來，謙望望那羣叫嚷着的紅衛兵，笑笑：「利用他們，我們混在裏面，渡過去。」

「怎麼渡過去？沒有船難道飛過去不成？」賢苦着臉。

謙指着遠處江邊，那裏正泊着一條小火輪：「那不是船！」

我心裏一亮：「對，那是木材廠拖木的，可是我們不會開啊？」

「我會開機器！」老戰興奮的道。

我倒忘了老戰是電機系的高材生。

「好了！那些紅衛兵中既然有會駕車就可能有會把舵的！韋，你去把他們的火煽起，奪船過江！」謙道。

「好！有你的，謙哥！」我們興奮得心都跳出來。

「喂，同志們！」我跳上高處，向那些紅衛兵高聲呼叫：「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切反動派是不甘自行滅亡的，他們是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會千方百計破壞革命！不打，他們就不倒！很顯明，惠陽地區的一撮反動的大老保，走資派，黑司令部正在千方百計破壞我們的革命行動，他們控制交通，阻擋我們進城，這是滔天陰謀！」

「打倒走資派！」「打倒工賊！」「打倒保皇黨！」「打倒黑司令部！」

紅衛兵們中了瘋般，高呼嘶叫，叫喊聲蓋過汽笛聲。

我心裏暗喜，只要煽起這些紅衛兵的火，就有辦法了，我繼續道：「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我們是紅色的革命闖將，誰也阻不了我們的前進！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同志們，讓我們高呼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萬歲！」

「文化大革命萬歲！」「毛主席萬歲！」「革命的紅衛兵萬歲！」

幾十個紅衛兵瘋狂般的叫喊，簡直就是一羣毫無理性的野獸！

車上的其他乘客都離得遠遠的，人們都知道這些「紅色小將」是近不得的動物。

「同志們，我們要過江去！我們要徹底粉碎敵人的陰謀！砸爛他們的臭攤子！那邊有一艘船，我們去奪過來，過江去，同志們！衝啊！」我指向江邊木材廠那邊，高叫着，跳下碼頭。

一霎時，七八十個紅衛兵像潮水一般蜂湧過去，謙，老戰，賢和小文也混在人堆裏，這羣熱昏了頭腦的紅衛兵，口裏唸着毛語錄，橫衝直闖，向前湧去，一些工人看見我們洪水猛獸般的來勢，紛紛走避，我們輕而易舉的就奪過了小火輪。

老戰把機器發動，一下子就開到最大馬力。一個紅衛兵把着舵，向着對岸駛去，火輪像一支滿弦的箭，飛射而出，江面掀起滾滾浪花。

對岸檢查站裏開出一艘白色的警輪，從斜裏攔截，火輪上，紅衛兵們高叫：「撞沉它！」「撞死反動派！」把舵的那傢伙瞪着佈滿紅絲的雙眼，咬牙切齒朝警輪直射過去，虧得警輪避得快，二艘船頭尾緊擦而過，差點兒就撞個正着，那警輪碰上這班不顧死活的紅衛兵，嚇得一溜烟走開，再也不敢靠前。我就站在舵輪側，剛才一剎那的驚險鏡頭，駭得我閉起眼睛，不敢看，這時才鬆下口氣來。

船靠了岸，紅衛兵乒乒乓乓的往岸上跳，嚷叫着，直衝城裏。我們故意放慢腳步，漸漸和他們拉了一段遠遠的距離，拐彎時，我領着謙，老戰，賢和小文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我們直走到西湖邊一段行人稀少的地方，一屁股坐在石櫈上，大口大口地喘氣，五個人互相望着笑了起來。前進路上的第一關，到底被我們勝利渡過了！ （未完）

醒獅大隊的前後觀感

待旦

訪問中國大陸已成爲一種時髦的玩藝，西方人士都恨不得一下子湧過羅湖橋，去看看神秘的中國。那些曾經在長安大道躖躂過的西方人士大都會發出「偉大啊！」「壯麗啊！」的讚嘆。下車伊始就以權威自居，大發宏論。彷彿只有他最瞭解中國大陸，其他人的言論都只是「反共謠言」。作爲中國人特別是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很難不爲此而憤慨的。但又何必憤慨呢，他們畢竟是白皮膚高鼻樑的外國人，我們怎能希望他們也看到我們所看到的陰暗面呢？即使他們也看到了，又怎能要求他們產生和我們相同的感受呢？須知同一事物站立在不同的角度，看法和感受都將是絕不相同的。比如萬里長城，外國人看了會覺得雄偉壯觀，嘆讚不絕，我們中國人看了也會爲我們的祖先而感到自豪，但我敢斷言，秦始皇時代的人民看了，他們必定產生和我們完全不同的感覺。他們將會想到這座長城拆散了多少個溫暖的家庭，曾埋葬了多少副白骨。這種「雄偉」是用他們的血淚築成的，是建築在他們親人的屍骨之上的，他們又如何能夠欣賞，如何能夠讚美呢？現在中國大陸的情形也是這樣。西方人士看到的是「雄偉」、「壯觀」，而我們所看到的卻儘是血淚。

廣東曾產生過一個幾乎和大寨大隊齊名的模範單位——醒獅大隊，這個大隊曾經得到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的表揚，「南方日報」也曾經用過大量篇幅來介紹它的光輝事迹。這個大隊我前後曾去過兩次，但兩次卻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感受。

醒獅大隊隸屬於中山縣溪角公社，距離中山縣城——石岐鎮約摸只有兩里光景，有一條公路直達，我第一次到那裏，是在醒獅大隊受到中南局表揚不久之後，去那裏的目的是爲了觀光。當我們一行人抵達那兒的時候，的確覺得一切都搞得不錯，可謂名不虛傳。公路是平坦的，兩旁栽着樹木，再看過去就是一望無際的田野。田裏種着粗壯高大的，茁壯而沉甸，粒粒粗壯。魚塘也整整齊齊，隨便撒網就能網到又肥又大的塘魚。眞是魚兒肥，稻花香，一片農家好景象。農民居住的地方也蠻不錯，都是用大青磚築成的瓦屋，有些甚至住在小洋樓裏，村裏的路面舖着大青石，淸潔而整齊。和粵北一帶的村莊比起來眞有天壤之別，因爲粵北的村莊房屋是用泥磚築成的，有些甚至是茅寮，村裏的道路崎嶇不平，雨天滿路泥濘，出太陽卻滿天沙塵。四處走走，看見青年人的穿着也很不錯，路上來往的單車也很多，不少青年人在出工的時候，把鋤頭或其他農具綁在單車上，飛馳而去，不由得我們不相信醒獅大隊生產搞得好，產量高，農民生活改善得快，也就產生了一種羨慕的情緒，認爲其他農村倘如踏踏實實地向醒獅大隊學習，搞好生產，中國農村貧困落後的面貌也就會完全改觀了。

我第二次到醒獅大隊是一九六四年，這一次是參加「四清」工作隊，到那裏去學習「四清」經驗，可是這一次的觀感卻和上一次大不相同了。我必須强調從外表上看去，醒獅大隊和以前並沒有什麼不同。房屋仍然是昔日的房屋，青石路也沒有破裂，蔗園、稻田、魚塘和昔日也沒有什麼兩樣。青年們也仍舊騎在單車上飛來飛去。所不同的只是我這次並不是走馬看花地觀光，而是住在那裏，在那裏工作，瞭解了許多昔日我所不瞭解的東西。

原來醒獅大隊的生產成績，僅只是魔術表演而已。隨便撒網就可以網到又肥又大的魚兒，並不是養自一個魚塘，而是養在許多個魚塘，然後捉來集中到那幾個魚塘中，魚的密度非常大，莫說用網網即使用手撈也一樣可以撈到。那些萬斤畝的試驗田，稻並不是長在一塊田地中，而是長在三二十畝的田地中。把別處成熟了的稻子連根拔出來，再密植到一塊田裏，以便實地表演收割，一切生產成績都只是報表裏的統計數字，實際收獲量還達不到報表數字的百分之一。關於這類問題，實在不值得去詳談，因爲在「大躍進」當年，浮誇作風到處泛濫。虛報成績根本不是特殊的現象，大家都在誇大生產成績，工作成績，所不同的只是誇大程度的大小而已。我認爲值得提出來的，倒是醒獅的農民在這個

汪精衛

曾以漢奸處死的梁鴻志，對政治說過這樣幽默而刻薄的話，「政治這東西，好比女人褲襠裏那件穢物，雖然惡濁不堪，但卻使人人貪戀不已！」言下似大有懊悔之意，梁氏此語，雖似有些褻瀆，卻足發人深省。許多聰明才智之士，如不置身政治場合，就其性分所長，移向別的方面發展，未必沒有偉大的成就，最低限度，必不致身敗名裂，貽處千古！民國十九年，馬君武聽見汪精衛參加了閻馮合兵倒蔣的陣線，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不禁爲之太息曰：「汪精衛最好不搞政治，專心一志，去從事文學，必成爲中國不可多得的大作家。」這話今日看來，應該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汪氏如死而有知，九泉之下，當亦首肯，必不會笑世人，以成敗論英雄也。

汪氏美姿儀，善詞令，風神開朗，儼如魏晉六朝人，早歲致力革命，以刺攝政王一舉，博取黨國崇高聲譽，地位與胡漢民相埒，同爲中山先生倚畀最殷的左右手。胡氏性冷靜，處事極有條理，對人亦嚴而有恩，汪氏則性情頗爲衝動，對人似富熱情，然婆婆媽媽，匿情干譽，譁世取寵，雖有識者知而惜之，在中山先生未去世縱橫捭闔之才。一直到廣東出師北伐，中山先生北上賓天，大元帥府改組，汪氏居然以黨中在野名流，一躍而爲第一任國府主席，抑可謂布衣之雄，古今稀有之遇。

胡漢民自傳，說武昌起義甫告成功，中山先生尚未回國，寧方與鄂方同志，正爲軍政府之首腦人物，積有違言，有人主張組織政府，選舉總統，章太炎聞之，即曰：「以功則黃克强，以才則宋漁父，以德則汪精衛。」那時汪氏不過三十左右，

農民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過着怎樣的暗無天日的生活。醒獅大隊黨支部書記陳華或謝華（記不清楚了）比封建時代的土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欺壓農民的罪行多到令人一時不知從那一件說起，還是用我房東的話來說吧。

我的房東是一個老貧農，當談起醒獅的榮耀日子時他說：「我不是出洋去作金山阿伯，每一天晚上都和妻兒在同一間屋頂下睡覺，說不認得自己的孩子，說孩子不識得父親，那是沒有人相信的，但這卻是事實。有一天因為要到石岐去運肥料回來，我們提早收工，走到村口，看見幾個小孩在玩耍，有一個很像我的阿坤，但阿坤什麼時候長得這麼大了呢？連我自己幾乎都看不出來，我叫了名字，他果然是阿坤，抬起眼睛驚覺地看着我。好一會才認出我是他父親。你們也許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但醒獅的人都有相同的感覺。因為孩子們還沒有起來，我們就出工了，午飯在田邊吃，等到夜晚我們收工回來，孩子已經睡覺了。雖然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父子一年也難得見一二次面。」

醒獅人是否甘願這樣忘我勞動，建設社會主義呢？答案是否定的，但在陳（？）謝（？）華的淫威下，沒有人敢於反抗，他有三道殺手鐧，第一道是餓，動不動就叫食堂不開你的飯，名之曰「不勞動不得吃」。出工遲點，或者生病請假就不開飯，讓你餓肚子。那時僑滙還沒有購物證，不能靠僑滙吃飯。第二道是鬬，稍不聽話或敢於頂撞他就抓來鬬爭，打個半死，還要載上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的帽子，不由得你不怕。第三道是抓，不服鬬爭敢於反抗的，就抓起來送去勞改，而公社和縣卻只聽他說，根本不准農民辯護，這樣一來，誰敢不服服貼貼？「四清」運動揭開了醒獅的底，醒獅隊大部份幹部逃到澳門，支部書記陳華逃亡不遂，結果利用高壓電線自殺身亡。然而，醒獅的統治手段並非是最殘忍的，就我所知還有比醒獅更殘忍的地方，不過那些大隊沒有醒獅出名，說出來恐有人認為是「反共謠言」。

寒窗雜憶

六字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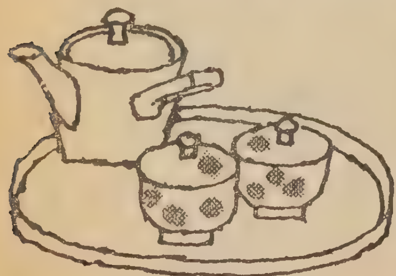
覺初

傾服如此，那次章太炎總算還好，沒有自我誇張，曰「以學則莫如我章太炎」。該傳中又謂中山先生既避位讓袁，盡力於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隨又東渡日本，將總理職務，交由宋教仁代理，黨中一部份同志，竟建議索性改選汪兆銘代之，幸為胡漢民開導阻止，汪亦懇辭不遑，事雖不成，可見他在平日善於籠絡人心，培植聲望的手段。

他與胡漢民的交情，本無異於手足，胡氏對他，推獎備至，自傳中無一語微詞，兩人常以董安于和緩，西門豹嚴急，佩弦佩韋，互相規誡，汪氏行刺攝政王，不遂被囚。胡氏腐心竭慮，設法拯救，至於夢中痛哭驚醒，這些地方，足徵胡氏人格血性過人，恥以聲音笑貌，姑息周旋。可是黨中同志，自中山先生去世後，都忌憚胡氏的剛方，惑於汪氏的軟媚，認為和易近人，不知汪氏權力慾之盛，除中山先生外，不肯作第二人想。他原無一定的政治主張，但求羣星拱極，讓他坐上第一把交椅，什麼容共反共，都在他頃刻一念之間，值不得那麼鄭重，那麼堅持，就為了這一念的滿足，不惜與胡氏無端反目，毀棄了二十餘年的寶貴友誼，同時，更不惜翻雲覆雨，今日所是，明日非之；明日所非，旋復是之。毫不顧信用，矢志相依者亦弄得無所適從，國家名器，無非是他個人的王冠，他這種心理病態，精明的胡漢民，卻一輩子沒有看出，及到汪氏自動暴露，胡氏才從心底裏嘆了一口冷氣，倒是蘇俄派來的政治掮客鮑羅庭，一眼覷穿，於是遂將赤化中國，陰謀跨黨篡黨的全套計劃，一古腦兒投資在汪氏的身上。

先是中山先生提出聯俄容共的意見，徵求全黨同志的反應，汪氏反對極力，他還作了一個妙喻道：「本黨雖大，猶如西遊記上的牛魔王，共黨雖小，則好比戲法多端的孫悟空，本黨若容納共黨，無異牛魔王吞下孫悟空，它將來在肚子裏舞弄金箍棒，我們能夠受得了嗎？」胡漢民則很持重，採取有條件的贊成，但當鮑羅廷聯絡廖仲凱那些左傾人士，要捧他為中山先生的繼承人時，汪氏的態度，便完全轉變了，馬上與他們沆瀣一氣，秘密商定，改組大元帥府，打擊胡氏地位，全不稍留餘地，虛與敷衍。甚至以廖仲凱之被刺，誣指胡氏為幕後主持人，深夜派兵搜查，迫使胡氏微服出走，以致憤而出國，遠赴蘇聯考察。這是汪氏毫無理由，毫無必要，對胡氏採取出賣的方式，一般陰謀偏私的人，每以胡氏的謇諤鋒稜，感着不快，故為調停兩方之說，不肯伸張正義，明白分辯。

汪既為鮑羅廷牽鼻，變為共黨傀儡，得意之餘，大喊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向右去，後因東江事件，又與今總統蔣公大鬧蹩扭，於是不辭而走，期使國是陷於僵局，後雖覺悟悔禍，仍未脫予智自雄，竊黨營私之故習，中間造成一連串的分裂，如武漢與南京的對立，騙走李濟琛，唆使張發奎襲取廣東，及叫陳公博進行小圈子的組織，勾搭閻馮，抗命中央，無不是他在台上，扮演主要角色，及譚畏公因病出缺，胡與中樞發生齟齬出京，汪氏乘間復起，入主行政院，盛唱攘外必先安內，這時他的積極反共，與從前不啻判若兩人。後來投靠日人懷抱，破壞抗戰陣容，匣劍帷燈，殆早已伏線於此矣。忠於國家民族的政治家，豈可前後矛盾，無定識，無定守，輕舉出躁動，出爾反爾，這不單是治政智慧的問題，實在是他的節操和人格，經不起考驗之故。左舜生說他看事欠深刻，又懦於陳璧君的雌威，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汪氏如不是領袖慾作祟，縱然政治智慧有限，亦不會魯莽滅裂，淪於此種境地，喪盡前期革命的光榮歷史，且於管鮑之交的胡漢民，尤不會棄好崇佛，變為終身不復攜手的政敵。曾有促狹鬼贈汪氏十六個叠字的評語曰：見面笑笑嘻嘻，握手親親熱熱，談話誠誠懇懇，做事反反復復，眞是畫龍點睛，極盡傳神之筆，勝過幾十萬字的長篇傳記哩！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這一圓桌會議地點，設在蔡文治的大辦公室內，一九五二年六月×日，中國方面代表準時齊集在會議室內，會議時間到了，但是沒有賈克遜的影子。美國人一向是遵守時間的，而通知他的時候，並曾答應準時參加，但是目前不但時間已到，而且過了，結果美國人並沒有來，參加會議的中國人知道了這裏一定又有文章。就在這個時候，卻來了一位美國人，但不是賈克遜，而一個上士階級的美國人，當他進門後，向大家說：「很對不起，指揮官（即賈克遜）有要事，不能來出席會議。」當翻譯轉譯這一句話以後，這一個中、美雙方圓桌會議就這樣的流產了。

賈克遜是代表美方來和中國人合作的，而且他又是東京營房指揮官，這一次中、美雙方圓桌會議，在他工作目的與責任上說，應該是最重要的了，然而他畢竟沒有出席這會議，而放棄不管這個重要工作。其不出席這一個會議的理由並不是如那一個上士傳達，「指揮官有要事……」而是另外有一個原因。

當中國人佈置向美國人提出五項要求的時候，賈克遜知道了關於中國人的一切，而且對這一天會議性質，明白得很詳細。美國人知道，不管你們中國如何的要求，如何的鬧，總是鬧不出美國人控制圈子，不理不睬，不聞不問自然會把問題解決，所以不出席這一個中、美圓桌會議。

美國人對中國人所提出的五項要求，採取的是如此態度。而中國人則支撐着要解決問題的架子，結果問題得不到解決，在表面上，而形成雙方互不低頭的「膠着」。然而在幕後呢？賈克遜出任東京營房指揮官任務，要把所有受過訓的中國人空投回大陸，結果他到了東京以後，面臨着如此多的問題，他認為製造問題，阻撓行動的是蔡文治。據說此時賈克遜向華府說了很多對蔡不利的話。並把人員行動不了的責任完全加在蔡的身上，並請示如何對策的指示，也就在這一個時候，賈克遜奉令調走了。於是賈克遜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了。

賈克遜出任東京營房指揮官到職的時間不到半個月，在蔡文治知道賈克遜離開日本消息的時候，中國學員羣眾沒有向美國人低頭，而蔡文治和

刺刀與特務並沒有使羣眾聽他的話，而是中國人意識刺激對他的哭得到了羣眾的同情，而一時羣眾為蔡所用。當羣眾被蔡利用完了以後，蔡卻背叛了羣眾，私下和美國人展開談判，就如此卑鄙的出賣了羣眾，經過這一次的考驗，於是蔡文治在羣眾面前信譽無存了。

事實的證實，雖然蔡文治出賣了羣眾，並沒有換來五項要求的成功，只是仍保持有其「色目」人的統制地位而已。

蕭太出面、蔡、美再協議

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是因韓戰而產生的團體，韓戰的發展，與變化支配着這一個團體命運，賈克遜匆匆的來，為什麼又匆匆的走呢？就是基於這韓戰的變化，現在應該回顧一下韓國戰場上的情形是如何呢？

自從中共的志願軍參加了韓戰以後，聯軍匆匆的退出了北韓，但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下半月，聯軍部隊發動了新攻勢，很快的再度越過三八線，在同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中共在韓國發動了新攻勢，但並沒有把聯軍逐出於三八線以南，但五月十八日，聯合國通過了禁止運送武器戰略物資赴共區，中共由於現代武器的供應不足，與人員重大的傷亡，曾有蘇聯正通過瑞典作和平試探的傳說。接着是馬立克在六月二十三日在一連串戰爭與和平問題廣播節目中對韓戰的話：「蘇聯人民認為，朝鮮的武裝衝突——目前最尖銳的問題——也是能夠解決的，而要作到這一點，就必須各方有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意願。蘇聯人民認為，第一個步驟，是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而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採取這個步驟可能嗎？我認為是可能的，只要有結束朝鮮境內的流血衝突的眞誠願望。我覺得為了確切獲致朝鮮和平，這代價是不太高的。」

這些條件似乎很合美國的要求，即停火應先於政治談判，且應是無條件的。兩天以後，葛羅米柯對美國駐蘇大使寇克說：「美蘇政府想由兩軍司令官會晤，以締訂軍事休戰條約，其中包括停火，但不包括政治或領土事宜。」就在這種情形下，聯合國的新統帥李奇威，奉令進行停火談判，

停止不能實施。因之，香港數千人待命來海外基地受訓人員，也無限期的停滯在香港。也恰在這個階段，塞班島上的王治爲討好美國人，而把蔡文治的底牌獻給美國人。因而促成塞班亞洲抵抗運動學校校長來東京，名義上出任營房指揮官，實際上就是進行各種方式要把蔡文治踢開。

雖然板門店展開談判，而韓國的天空飛機仍在嗚嗚的響，大砲仍在不斷的互射，而坦克仍在互衝，人的血也仍在不斷的流。但是，此時韓戰的骨子內已走向和的方面，當然華府的最高層，對韓戰結束已有了充份把握，對在中國大陸建立敵後兵種的需要太小了。所以當華府接到賈克遜對蔡文治的報告以後，就把賈克遜調走，這是他匆匆去的內幕原因。

賈克遜的走，這表示着美國人在中國建立敵後兵種計劃到此，告一段落。然而善於經商，講生意經的美國人，對賠了本錢的生意，則認爲不合算，於是他們生意算盤上又向另一個方向去打。這個另一方向，便是要這一批已受完訓的中國人再改行，由替美國人作敵後兵種，改爲專替美國人作情報工作。於是遠東美國情報人員出現了，這個人就是蕭太。一九五二年的七月蕭太代替了賈克遜東京營房指揮官的位置。

蕭太是蔡文治搭關係的介紹人，當然是支持蔡文治最有力的一個人。現在由他直接出現中國方面負責，互以老友身份，當然有很多中、美雙方不能說的話，現在都可以因情感上的原因而交換了。

蕭太出任中國方面負責人的時候，美國內部的大選，民主、共和兩黨此時已正在鑼鼓喧天的展開互相批評。所以當蕭太接任自由中國運動負責人之初，就以老友立場向蔡文治說：「自由中國運動搞了二年多時間了，但目前一點成績沒有，美國本屆大選，不管是民主黨繼續執政，還是共和黨獲得政權，但是到了大選終了，必對上一屆總統任內政策加以檢討，假若自由中國運動在明年春季，新總統就職之前，不作出一點成績來，我也沒法向我們美國交待，同樣的這個團體，要繼續存在下去也很困難。而且目前訓練完了的一批一批的人，擁集在這裏也不是辦法。爲你們中國團體存在本身計，爲我作想，必須從速的作出成績來！」

蕭太的這些話的用意，就是向蔡文治下警告要成績，而蔡文治更根據蕭太的話向蕭太說：「不錯，目前本團體沒有成績是事實，」但是，這沒有成績原因有幾點：

「第一、韓戰目前休戰了，要空投，你們美國人又顧慮多，而且在韓戰休戰以前，本運動剛開始訓練人員。實施空投時間算起來並不多。

「第二、目前擁集在海外基地的人員，行動不了的原因，由於我們團體內部有一部份破壞份子，在和我搗蛋，而這一批破壞份子，你們美國人又在暗中支持他們，名義上我是我們中國人的負責人，而實際上有一部份中國人，在陽奉陰違的不聽我的命令。

「第三、要成績則可以，但必須給我以全權，先整肅我的內部，對一批壞人加以清除，並且支持我們成一個公開的政黨。」

蕭太對蔡文治提出的幾項，認爲頗有道理，於是他以老友身份的關係內部整肅。對支持政黨問題，因爲蕭太本身不能作主，所以對蔡一個問題，既未反對，也未公開承認。當蕭太出任自由中國運動負責人時候，蔡文治和美國除獲得以上的協議外，並增加一項除由空投和海運潛回大陸者外，並增關海外基地受訓人員可以由港、澳、陸上對大陸的滲入。原來在海外基地受訓完了人員，只有空投與海運回大陸一條路外，其他則是無路可走。

經過這樣協定以後，東京待命於作戰學校學員，受訓的課程變更了，以前以空投大陸組織羣眾着手發動游擊的行動綱領，改變爲空投大陸後，先行潛伏利用關係向城市滲入爲主。唯一任務是蒐集情報。

賈克遜的走，結束了自由中國運動的輝煌前途遠景，蕭太的來替自由中國運動，敲起了喪鐘！

民主戰鬥同盟與蔡文治

蕭太重新與蔡文治合作了，而美、蔡雙方又進行一個新的協議，這一個新協議，產生的原因與背景，已如上章所述，但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在這裏應該作一個交待！

大陸變色以後，不願去台灣歸隊的自由民主人士，一直在搞第三勢力的民主運動，似乎是僅聽樓梯響，而不見一個眞實的東西產生，雖然有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在海外鬧得轟轟烈烈，然而這畢竟是一個黑市的產物，看不到政綱、政策，見不到外表形態，但是金元的力量卻相當大，正因爲這是一個神秘，捕不到影捉不到形的東西，又因爲金元的關係，所以一批自由民主人士，卻對這個東西存着希望，向這一個東西去連絡、去團結，始終對這個東西未忘情。

一九五二年張君勱道經東京，知道蔡文治在日本，想見一見蔡，但沒有見到蔡。同年顧孟餘去日本也想與蔡晤面談一談，但也沒有達到目的。香港的張大王自被蔡擺脫以後，一直在莫名其妙。因之散居海外民主自由人士對蔡的想到是可想而不可及。

至於二三流的文化人，如易××如蔣××魏××……，雖然月拿着蔡的不少美金津貼，然而對蔡也諱莫如深，弄得海外一批人士，對蔡神神秘秘，若即若離的態度，想連絡則連絡不上，想撕燬前在香港蔡與其共定的中華革命委員會的協議，卻又捨不得。

在海外僅聽有第三勢力大聯合的呼聲，但除呼聲外仍是呼聲，直到一九五二年的雙十節，突然看到了一篇堂堂正正的民主戰鬥同盟的宣言，這應該是第三勢力大團結的具體而爲了，然而事實內幕卻並不是如此，其眞實的原因，是他們表明各人自己的清白身子，說明其沒有與蔡文治勾結，也沒有被奸污，我還是自由民主運動的貞節處女。這在民主戰鬥同盟的名單中找不到中華革命委員會時代蔡文治的名字，就說明了這一點。

（十九）

三郎

蹄聲劍影錄

我坐在椅上也漸漸眼倦了，頭靠椅欄，斜躺着身，矇矓的入睡，在睡意甚濃中，似給汽笛叫得我似醒非醒，在矇矇矓矓的意境中，像停過一兩個站，但無法撐開睡眼，也懶得理會。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聽得有人輕輕的叫我一聲，我抬頭張開睡眼，見李小芬站在我的跟前，對我說：「宓先生！你這樣睡太辛苦啦，我睡足了，要來換班，請你到臥舖睡覺吧！」我告訴她我也是睡得甚好，到不到那面再睡倒沒有什麼問題，先要她把查票員截攔她的原因告訴我。她說：「查票員查過了票，還嚕囌的向她說了一大堆，我又不完全聽懂，我又不大會講國語，我便要耍出家鄉法寶，用隆都話來和他辯論。」天呀，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佬講官話，講官話尚且令人怕了，何況隆都話，就連廣東佬都怕啦，鷄和鴨講，你講你的，我講我的，難怪查票員莫奈伊何。不禁令我捧腹，她也笑了，但怕吵醒了湖南伯伯，你指下我，我指下你，大家咬着口唇笑。這時，她的樣子很憨，也很甜。一會，她忍了笑，又催我去睡了，我不忍拂她的好意，將坐位移交她，便奔往臥卡，爬上臥舖，倒頭便睡。

「夢裏不知身是客」，火車直着脖子的奔，過了多少站，引了多少里程，在甜睡中的我，一點也不知道；甚至睡了多少時間，我也一點不知道。只在耳邊又聽得一聲「宓先生！」張眼一看，太陽已高掛天空，陽光照射臥舖，床頭又蕩漾了嬌笑，我翻起身來，原來又是李小芬跑來叫醒我了。我問她現在是什麼時候，她說快要上午九時了，快些起來洗臉，去吃早點罷。說聲慚愧，原來日上三竿了，連快爬起來，和她到盥洗處，匆匆的洗過臉，便跑到餐廳去進早點，在席間我問她昨夜到坐卡時，大概是什麼時候，她說是凌晨二時，我安安穩穩的在臥舖睡足七小時，而她僅睡了三小時，厚於我而薄於彼了。我請她吃完早點，便到臥舖去休息，她笑着說食飽便睡，未到曲江已變成肥豬了。所以，當我們返到三等坐卡，我要她去休息，她卻說如果不妨礙我看書，她還是坐多一會，使我不忍過於勉強，於是又和她天南地北的談起來，直到十一時，我怕她太疲勞，才又催她去午睡，她還是懶洋洋的不願動，我半哄半推的，把她送到臥卡去。我回到坐位，看看書來打發時間，不想太早進午膳，以減少李小芬休息時間，直至午後一時許，我才踱往臥卡，見她擁毛氈而睡，睡得很濃，剛才她說還不想睡，實在是藉詞。見她睡得如此甜，雖不願擾她的清夢，只得走回坐卡。到了二時，我覺太餓了，才走到臥卡，把她叫醒。她微張似惺似迷的眼，輕笑一下，又想走回夢鄉，我急道：「李小姐！下午二時了，我們不要過了午餐的時間。」她一聽我這麼說，把睡意打得烟消雲散，爬起床來，原來她是和衣而睡，盯着幽怨的眼，幽幽的向我說道：「宓先生為什麼不早點來叫我，你太餓了。」滾下臥舖，即奔往盥洗室洗過臉，便和我到餐廳去，我們剛坐下，恰巧蔣經國先生和一個隨員從另一個餐卡走過來，經我們在這裏，可能吃過午餐，返回二等車廂。因為在馬家寺的時候，天天見面，蔣先生認得我，微笑微笑的向我點首招呼，我急忙的站起來，也微笑微笑的向他回禮，蔣經國先生走過，我坐下來時，她問我道：「他是誰，是熟朋友嗎？」我一時大意，漏了口的說：「是蔣經國先生。」大概她也從一般人的口中，聽過這位贛南蔣專員傳奇式的事蹟，睜了好奇的眼望望我。我發覺自己疏忽了，又見她這般的瞧着我，便問她道：「為什麼這末的瞧我？」但她很快恢復常態，笑一笑說：「沒有什麼。」隨手拿了餐單塞過我的手裏，很鄭重的說：「宓先生！這餐是我請客，請不要客氣，我不會點，麻煩你點餐。」我見她這末的懇切，隨便的點兩客常餐，在午膳中，她不像早兩次進餐時的談記那麼起勁，常常像在沉思中。我便問她道：「小姐有什麼心事，我能解決嗎？」她微笑的道：「我沒心事，我倒是研究你有什麼心事。」我自問心無雜念，便睜大了眼睛問道：「我有心事？」她淡淡的道：「當然有啦！如果不是心事，斷不會連蔣大公子都認識的人，自己卻承認是大學裏的一位講師，而且這位講師還要千里迢迢的從重慶跑到曲江去屈就，你覺得奇怪嗎？」這個小妮子真有點機智和聰明，難怪她故意耍出隆都話，而使查票員莫奈伊何。於是我反問道：「照你看，我有什麼心事？我不是講師是什麼？」她瞅着我，很自信的道：「你必是具有特殊身份，或者是負有任務的人，不想我知道，便指東劃西的說自己是教書匠。另有一個可能，則是懷疑我來頭不清楚，為了防範我而扯說去曲江當講師。」看不出，以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郎，竟有高超的判斷力，居然能以一個弱質女性，竟敢單身闖江湖，自然不是庸庸之輩。她又半笑半認真的說：「我坦白的告訴你，我真是一個高中畢業的少女，到曲江去升學，請你不要疑神疑鬼！」我也半笑半認真的指着她的鼻道：「我坦白的告訴你，我確是某大學的講師，到曲江去受聘，請你不要胡思亂想，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我們大家都笑了，剛才的陰霾，很快一掃而清。最後，她也半信半疑道：「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說完請我要茶房結賬，而一定要她做東道，我只得讓她破費了。以後，我們照樣的談天說地，喁喁細語，也照樣的換班到臥卡去睡覺，並照樣的去餐廳吃餐，但她甚懂做人之道，我請一餐，她必做一餐東道主。火車到衡陽，那位湖南伯伯下車了，李小芬乘機又佔了那坐位，位子寬了，她坐得舒舒服服，使她更不願走，陪我的時間，多於往臥舖睡覺的時間，我開始躭心了，怕我們會跌下了愛河，幸而曲江快要到了，以短暫的時間，不致會培植出愛情之苗。

（六十一）

宓琴

「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簡訊（二）

自從曾先生發出呼籲至今，爲時說長不長，說短也近一個月了，在這段時間裏，我願告訴大家的，我們雖然在起頭當兒碰到許多困難，人力的少跟事務的多，原就矛盾極了，但看那千百封來自各階層的信，所感受到的熱情和鼓勵，頓使我們的信心大增，這實在非外人所能理解的。

讀者認爲「俱樂部」名稱不當

無可否認，在這麽的來信中，意見是很全面的。値得我們參考的固然多，就是値得我們重新檢討的也不少，如陳先生等二十多位在提到關於這組織的名稱時，其意見之寶貴，更使我們深深感到萬人俱樂部這名稱，在某些方面的確有重行估價的必要。

陳先生說得好：「就以目前香港的所謂俱樂部來說，撇開掛羊頭賣狗肉純爲人肉市場的架步外，正規的也脫不了商業上的市儈味道；假如大家從長遠利益看，我實在耽心俱樂部這個名稱，對我們今後會務的開展仍會是一個可大可小的障碍。」

萬先生和曾先生更以爲：與其叫萬人俱樂部之易爲人誤會，倒不如乾乾脆脆叫萬人協會有意義得多。

不是麽？萬人雜誌從創刊開始就已經表明，其眞正的老闆就是萬千讀者，換言之，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的讀者們，從那一天開始，就是萬人雜誌的當事人。萬人雜誌在爲香港社會安定及經濟繁榮而工作，遠沒有停止的打算，萬人雜誌在與一切牛鬼蛇神的鬪戰也遠沒有結束，此時此地，我們組合起來，說實在話，「受苦」遠較「享樂」爲多。況且我們都志不在享樂，而只在於更好地工作，「俱樂部」顯存在歪曲我們志願的嫌疑。

事實上，對我們的工作來說，「俱樂部」只能代表一個部分。從實質上看，我們仍將無條件地肩負香港社會安定的責任，更須對一切牛鬼蛇神的興風作浪作激烈的戰鬪。

「萬人日報」固然是我們奮鬪的目標，萬人基金，萬人學校實在也不是什麽空想。會員的福利，健康固然是我們經常加以檢討的問題，會員在現實社會中的工作，更應加以關懷。我們的工作，根本上就跟「俱樂部」這名稱不大相關。

誠如陳先生所說，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同爲炎黃子孫，我們不願因名稱而被外人誤爲時下的市儈，我們之所以懷着坦誠之心，自願聚在一起，只是爲了更好地發揚人與人間的眞愛，讓那些在製造仇恨，唯恐天下不亂的牛鬼蛇神，在我們努力下，被清掃得乾乾淨淨。

是的，一位黃先生說得對：我相信大家都不願「俱樂部」這名兒可能帶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損失。

我們深深感謝陳先生等廿多位提了這一個寶貴意見，也深深感到萬先生和曾先生對這意見所作的反應與果斷的決定是正確的。本來麽，我們既身爲萬人雜誌的當事人，又同時是有理想的一羣，更爲各階層的優秀分子，我們原就應該使自己的組織別於「花錢尋快樂」的「俱樂部」，原就應該使自己和那些揮金如土，紙醉金迷之徒有所區別。我們要組織的該是萬人協會，而不該是什麽「俱樂部」。

揚先生在來信中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他說，假如我們一位會員失業，我們首先應該設法通過會員間的互相介紹，找得工作。在這中間，我們盡的責任，充其量是代找工作，又那裏談得上「俱樂」？在現階段中，相信彼此的心情都很沉重，要「樂」也樂不起來，又怎能「俱樂」呢？

萬人「俱樂」尙非其時

在這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這種例子特別多。我們相信，就我們本身言，面對家破人亡，在海外，孑然一身，悲痛欲絕，我們既沒心思，也沒權利在這當兒談「快樂」啊！再看看這社會，自由的背面，黑暗處隱藏着多少罪惡，在民主的幌子下，又有多少爬蟲正蠢蠢欲動，磨刀霍霍，搞風雨，興波浪，在夢想搞垮安定的香港，面對如許的現實，我們又有什麽道理去找快樂？事實上，這時代所要求我們的，根本就不是去「享樂」，而是要我們，更好地團結一致，更好地工作，去維護大眾利益奮鬪。

我們深深覺得，大家的耽心並非畫蛇添足，其實正如各位所說，若用萬人俱樂部這名稱，的確會有阻碍我們會務進展的可能性存在。正如曾先生說的一樣：用萬人協會去辦報紙、去辦學校、去發展會務、去擴大組織，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也較萬人俱樂部這名稱，來得名正言順，順理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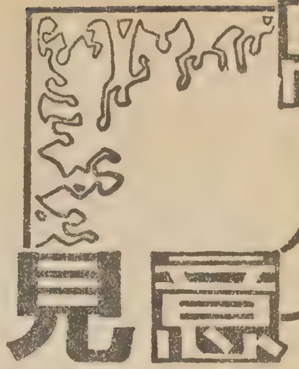
不過，話得說回來，其實，我們深知當初提出這個「俱樂部」名稱的朋友，是一番好意的，甚而也有其意義在。就是現在，我們也不打算立即正名。這裏所說，只不過是對陳先生等廿多位所提意見的一個初步綜合。至於我們以後將用什麽名稱，那是我們大家的事，須知我們這個組織既屬萬人所有，什麽事的最後決定權都只能是大家。

當然，在我們仍未開會決定之前，籌委會衷心希望，我們未來的會員們，能在這方面提出更加寶貴意見，我們永遠樂於接受會員的批評和建議，我們知道，我們每個成員只是萬人會員們的一個勤務兵。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秘書處供稿

一九七一年八月廿七日

萬人意見



毛幫視人民如牲口 大陸像巨型畜牧場

近十餘年來，本港新界的農村青年，前往英倫謀生的，一年比一年多，他們大部份是在餐室裏工作。出國之前，很多向我學習餐室裏應用的文件和英語。到英國三兩年後多回家探視或結婚再往，他們多數到我家拜訪，也不失尊師重道的美德。

最近有三四人到我家，他們出國前是一羣土頭土腦的大孩子，現在卻穿上畢挺的西服，居然像貴介公子了。我詢及他們的近況及英倫的實情？

他們說：「餐室的顧客，大部份是英國人，有時也有吃霸王餐的，因此不免有爭吵和打鬬的事情發生。近年中共駐英使館派了不少特務人員到各地的華人餐室游說和聯絡，他們對於華工，表面上極為親善，並且對我們說：『世間最壞的莫過於白皮猪（英國人）和美帝，如果有白皮猪到你們的餐室吃霸王餐的話，即在店子裏飽以老拳，但不要在街上打他，即使把他打死，我國使館，必然作你們的後盾。現在我國是原子國家，兵力雄厚，軍備充足，而且擁有大量現代最新的武器，七億人民都豐衣足食。成為世界上一等強國。如果英國警察無理侮辱或拘捕你們，祇要我國使館提出抗議，你們立即獲得自由了。但你們必要研究毛澤東思想，和熟讀毛主席的言論，這樣大家團結起來，白皮猪一定向我們屈膝的。』後來我們遇到不少新界的同鄉，坐談起來，大家都說中共使館的特工，向各地華人游說，所談的話，都是千篇一律的。特地向老師請教，究竟中共駐英的特務人員所說的話是否可靠呢？」

我聽到他們的話，不覺大笑起來，便對他們說：「你們的腦子太單純了，言論和事實，往往背道而馳，中共人員雖然說得天花亂墜，但事實適得其反，大陸人民二十一年來都是食不飽，衣不足，大部份在飢寒交迫的邊緣，此種情形，長居港九和新界的人，知道得最詳細，如寄郵包及逃亡者。最令我詫異的是毛澤東一躍而為世界上最大畜牧場的場長，他在二十年間，把七億人口，變成牲畜和家禽，由他指揮層級幹部來驅策，這是有史以來的怪現象。」

他們詫異說：「老師！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編者按：其實只是中共黨主席），你怎說他是最大畜牧場的場長？」我續說：「地球上的動物種類萬千，人類是動物之一，因為頭腦靈活，所以把一切動物都尅制了，即兇猛如獅子虎豹，都可以馴服，你們看到馬戲班裏的獅象等便可明瞭，其餘如馬牛羊雞犬豕鵝鴨等，自上古以來，由人們飼養，便變成家畜和家禽，人類制服禽獸的法寶，不外兩種：一是武器；一是食料。武器是壓制和鞭撻的用具，食料是能養育和發生誘導作用的東西。禽畜在飢餓之下接受食料，便不得不俯首聽命了。毛澤東是研究唯物主義的人，他以為人類是動物之一種，就利用養禽畜的辦法來駕馭中國人民，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畜牧場。畜牧場體系如下：

①毛澤東和林彪是總場的正副場長，其餘各省的頭頭，便是分場的場長和副場長，所謂委員部長等，是設計處理場內分科事務，不外助紂為虐，向數億禽畜施行荼毒手段的魔鬼，其餘分派到各地的幹部，隨時帶同犬隻監視各種禽畜行動，和管理工作。

②犬隻，就是軍隊，牠們是牧場裏最有用的牲畜，可以在邊區行獵，有時跑到他人的地方，獲取野獸，或者蹂毀他人的農作物，如果外人責難時，毛場長一定袒護牠們的。而且犬隻可以保護場內的領域，並監視各種牲禽的一切行動。

③牛隻，活像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有收穫，全數獻給場主，一切飼料的配給，都有定額，在最高壓力下，祇有努力耕耘。可是遇着水旱天災，食料便成問題，有時產量畧少，還受到責備而尅減配給額。

④馬匹就是勞工，牠們晝夜不停地來辦理運輸和產品的工作。中共口口聲聲說：「工人當家」，試問執掌政權的，那一位是工人，不過是一種謊言吧！原來毛澤東所說的「工人當家」，是叫他們各人當自己的家，不是國家的家，那是太滑稽了。大陸工人的待遇，每月不過幾十元，不准有額外要求，更不能有怠工和罷工的行動。若論自由國家所養的馬匹，牠們

的芻秣，還比中共的工人好得多。

⑤猪隻就像往日的地主，富人和工商界人士。中共向來視爲資產階級。各種家畜中，不思勞動，坐享其成，養得腦滿腸肥的無過於猪隻了。中共執政的初期，便開始向地主、富豪、工商界人士和富農等，陸續淸算，不特將他們家產全部沒收，而且逐個公審屠殺，他們的兒女稱爲「二流子」，也一律要受罪，眞像粤人的燒乳猪，和粤諺所稱「劏光猪」了。

⑥山羊和綿羊，就像勞改下放到邊區和山嶺區的人民，牠們把山嶺和平原的野草吃光，有利於墾荒種植，羊皮羊毛都是有用的東西。可是邊區的羊群，容易逃亡，必須犬隻（軍隊）監視和保護，到了相當時期，更可把羊群和犬隻聯合起來，衝出邊區，把他人的土地侵佔，這是毛場長的絕招，也是生財和擴充領域的陰謀，雖然發生交涉，他總要得到一點好處。

⑦雞、鵝、鴨，就像非商非工又非資產階級的小民，牠們沒有牛馬般氣力，祇能作零星的工作，毛場長便利用牠們的生產如產卵孵化等來圖利，更可隨時屠宰以供出口之用。

⑧狐狸，就是中共派往世界各地的特務人員。本來狐狸不是家畜，除動物園外，向來沒有人豢養的。可是毛場長知道牠們是動物最狡猾的東西，足智多謀，於是大量搜捕來畜牧，經過相當時期的訓練，便分批派往世界各地工作。雖然任務不同，但是要彼此互相監視，不能違背毛場長的意旨，不然的話，就會被另一隻狐狸暗殺了。因此毛場長在世界各地都有豐富的收穫，各處情報，都是靠狐狸供給的。

以上所談，就是世界最大畜牧場的概況，我們知道，各國人民均有自由權，關於起居、飲食、言論、職業、行動等，如果不違背法律，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來幹，即使在君主專制時代，雖然是嚴格管制，但也有一定限度的自由權。現在中國大陸就不同了，由甲鄉到附近的乙鄉，也要中共的幹部核准，凡飲食起居言語和工作，都受到嚴格限制，即父子兄弟夫婦間，也不得有半點私情，連腦子裏的思想，亦要跟着毛澤東的思想來學習，否則很容易被下放到遙遠的地區。這樣無異將七億人民每個都注射一口最强烈的痲醉針，全數變成服從命令的禽畜，你們想想，是不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畜牧場呢？你們的親友，每年多有到大陸探親的，他（她）們去的時候，一定帶有許多新舊衣望和大量的粗賤食品，等到回來時，連身上所穿的衣服，除了自己蔽體的外，也全被送給大陸的親友，那樣可以證明食不飽衣不足了。

幾位學生聽到我所講的話，大家鼓掌稱善！

（曹文錫）

衆目睽睽之下擁抱愛撫

據說這是太空時代的文明現象

這是一件發生運動場的小事。也許在文明人的眼光中認爲：是微不足道，有汚筆墨的事。因爲給我的印象太深刻，所以記得特別淸楚。

不久前的一個晚上，苦於天氣悶熱，飯後妻向我建議，不妨抱孩子到運動場去乘涼，吸吸新鮮空氣，我接納了她的意見。

在雪亮的燈光下，運動場熙來攘往，宛如白晝鬧市。成群結隊的健兒在練球；無數天眞活潑的兒童，在做各種有趣的遊戲；不少富有閒情逸緻的老年人，在散步聊天；成雙成對的情侶，在花樹下草地上卿卿我我，談情說愛，構成了夜的運動場，多姿多采迷人的生活。

就在這個遊人如鯽，衆目睽睽的草地上，出現了一個不尋常的鏡頭；兩個一派斯文，艷裝華服的靑年男女，大概性慾已達到瘋狂的程度。首先雙方熱烈擁抱，繼而互相狂吻。隨後，男的竟上下其手大肆撫摩，女的則如楊柳依依隨風擺弄，稍後，雙方如獅子滾球，在草地翻翻滾滾，最後呢，簡直像春水池塘繁殖的靑蛙，身貼着身，凝然不動，所差的就是沒有赤條條而已。……

這突然的現象，登時吸引了不少遊人觀看，彷彿欣賞一幕淫褻的醜劇。有的瞠目結舌，大吐口水；有的搖頭興嘆，望而卻步。他們兩人呢，視若無睹，旁若無人，盡情繼續他們的表演。

這樣荒唐的行徑，是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的，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只有在書報雜誌上，似乎見過歐洲的嬉皮士有這種荒謬的行爲。自然，我沒有見過大世面的人，而且剛從鄉下逃亡出來不久，未免還有些鄉氣。況且早年又讀了點詩云子曰一類的書，難免蒙着一些道學氣的感染。鄉氣又加上道學氣，難怪乎使我對當前發生的現象，感到憮然惘然！

回到住所，把所見告訴同居的朋友，他們都是久經滄海，過慣自由社會生活的人，都笑我少見多怪，有點近乎迂。而且還美其名，是太空時代的文明現象，是自由社會中的小插曲。言下之意，總之認爲：這是極平凡的，不値一提的小事。

誠然，我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但我深願：我在未來的生活中，永遠看不見類似這些所謂文明的現象。我想，這大概是偶然的現象吧了。如果眞的文明到這樣地步；我情願永遠不要這樣的文明，甚至可能的話，要退回前一世紀去生活，因爲這樣的文明，實在使我寒心！

（錦江）

彭明敏事

讀者有補充

主編先生台鑒：

敝人閱讀貴刊資料室「彭明敏其人其事」一文，有所感觸。但貴刊對彭氏之認識不夠，知其一不知其二。據敝人所知，彭氏執教台大，因印發反政府標語，意圖搞台獨之陰謀被警備總部與情報局破獲被捕，移送警總屬下軍法看守處以叛亂罪名起訴而判刑！成立後移送台北郊外國防部軍人監獄，因經常在獄中撰文有悔改之意，後經有關當局呈報總統而減刑獲釋。不久逃往美國，如果閣下想知道彭氏如何離台前往美國，請待來日談之。

讀者王洋謹上（八月十六日）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敬啓者：本行董事長棣華山先生，閱悉貴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逝世，甚爲悼惜。謹响應貴刊號召奉贈張氏子女教育基金港幣一百元，即希查收，惠轉張先生家屬，並代慰唁。

香港工商銀行秘書處謹啓

（七月三十日）

× × ×

賊勢瀰天，征師待動，而壯士遽隕。弟於貴社前編輯張贛萍先生之喪，不勝爲國家民族哀惜！今貴社發起籌集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弟一介司機，奉上百元，聊表寸心耳。

弟莫若鵬啓（七月三十日）

× × ×

萬人傑先生：

自張贛萍先生逝世，瞬已兩閱月，本刊海內外作者及讀者，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哀悼，尤其對於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之踴躍捐輸，其熱忱與同情心，表露無遺。足見張先生生前所作所爲，感人之深。此項捐款，今後接踵而來者，想仍大有人在。而本刊之發行，更仗 先生獨力撑持，繼續奮鬬，張先生泉下有知，亦可以稍慰矣。

本人認捐之每月五十元，茲先附奉港幣三百元正，作爲至本年底之六個月捐款，希請查收撥入基金項下，以後仍將以整數陸續奉上不誤。

許恨紅謹上（七一年八月三日）

× × ×

張太太：

我讀妳哭亡夫振之先生大文，即與妻寫了二十元美昃，作爲妳兒女教育基金，等先生安息九泉。張太太妳失去丈夫，弟也失去了良師。我們志同道合的民國仔，一定維護張先生之望，願兒女長。他生前作品，爲國家社會而忘了自己，今天他不幸，使我洒下了同情淚。弟是從萬人出世後二十四期才與張先生見面而成知己與，我家人及老母親也受過共黨苦頭，老母親今年元月在洛杉磯去世。望太太盡力照顧下一代罷。

弟朱鴻發上

× × ×

萬人傑先生：

我們是貴刊的長期讀者，亦是你和張贛萍先生的擁護者。此次張先生不幸遽爾仙遊，在 先生是痛失一位良友，在我們則少了一位發言人。驚聆噩耗，不勝傷感，茲特盡棉力，送上港幣二百元，以爲响應先生倡導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區區菲薄，尚希代轉張夫人，今後更盼先生繼續努力，大聲疾呼，喚醒羣眾，警惕愚蒙，香港社會幸甚，中國前途幸甚。

讀者馬京、何明仝上

（八月十一日）

紙花

藍海文

效顰萬花萬卉的神韻，
已經招來他們的妒恨；
種花的人悄悄地哭了，
這世界到處充滿着欺騙。

投機的男子把我們獻給情婦，
獻盡了殷勤，說盡了甜言；
兇暴的主人卻常常笑眯雙眼，
把他的貴賓領到我們的面前。

氣悶啊！氣悶啊！
這又是一個天大的欺騙！
正如那堂皇的「人大」與「政協」，
分頭點綴着民主的門面。

榮華富貴

春聲

爲官存心愛國愛民，正如爲父母教養兒女，這是天職，這是本分。要是爲官是爲了「榮華富貴」，那就非把「上致君，下澤民」翻作「上負國，下欺民」不可！這種的官，還比賊甚，老百姓慘了！

雖然，官也是從民選出，還出做人民公僕，官要衣、食、住、行，文官必得薪餉，武官必得薪俸，所謂「養廉」。叫俸好，叫餉也好，統稱「俸祿」。當念「爾俸爾祿，民脂民膏」這倣語，起碼該做個好官，功績後來分解。而「升官發財」想法，實在要不得！

愛捧權勢賤種或許會常言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我倒寧信服

十八世紀拜神婆所說：「一世做官，七世行乞。」因爲做官是求享受，「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於是巧立名目，什麼「餉」，什麼「捐」，什麼「稅」，「改稱阿堵物，祗是不名錢」，「煑海成鹽，難塡慾壑」，就實行用印刷機應付，額面每張一百萬，價值幾何？最後三百萬僅等「鹹龍」一塊錢。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大陸赤化，「豈非人事」？

好想不到干城之具如彭德先生者年前對警校畢業生的致辭並不加勁，卻介紹出「榮華富貴」，馬森亮先生說：「不尋常」，我倒吶喊作狀抗議，事實上畢業生是想這條路的啊！做官的人，才會眞正明白要做官的人心理，畢業生心理最想做官的，他用「榮華富貴」介紹出給他們，好不「皆大歡喜」？

彭先生可叫「心理學家」。相反地，介紹出「奉公守法」，「聽者渺渺」，或許「不歡而散」，掌聲照例拍拍，「識撈」之至！

不過這不尋常的「榮華富貴」夠刺激致辭，會不會刺激過度，小而多出幾粒疥癩，大而引起癌症。不承奉的說，現在警務人員，總有一小撮是敗群之馬了！叫他們奉公守法，恐怕陽奉陰違，提示「榮華富貴」，豈不「教猱升木」？又不過彭先生卻大丈夫作風，「敢作敢爲」，更敢「明以教人」，率直，坦白，不像口頭「仁、義、道、德」，心裏「男盜女娼」似的，比僞君子易防。

或問春聲，你要捧「乎」？我的臉皮薄，而且已經超過「四十活著該槍斃」年齡，如果還是青春年少，又沒結過婚，寧托「玉腿」試作「裙下不貳之臣」，也不托「粗腿」作「麾下不義之臣」。現在呢？「玉臂」且不感興起，而況「香港腳」？不幸一托上肩膊，惹得一身「痕」，黃臉婆要我去打幾針盤尼西林，否則「同夢異床」，且强詞奪理說：「遵行公教人工節育法令」啊！一舉兩善備，重慘！

CHINESE EXPRESS 快報 星期四 農曆辛亥年五月十一日 公元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 第二頁

「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讀後感

郭倫

前兩天，接到朋友從香港寄贈一本「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因爲題目動人，一口氣把它讀完後，感觸良多。

「星星、月亮、太陽」的作者，便是大作家「徐速先生」。現在，有人說他這名著是抄襲四十年代名作家「姚雪垠」著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前些時，在香港文壇，就因此事筆戰，熱鬧一時。挑起筆戰的前因後果，以及徐速所主編的「當代文藝」，爲何被打得落荒而逃，不置一詞，則非我所能瞭解了。

這本「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不但把雙方的前後二次筆戰蒐錄，而且將名作家徐速教授以前在「當代文藝」批臭批透的事一一列出，其中包括批臭流行小說，武俠小說，大棒子打台灣小說作家蔣芸小姐（因她曾抄襲過別人的文章）揭發台灣流行小說女作家瓊瑤小姐的陰私，以及打擊青年文章扒手等等，洋洋大觀，可謂緊張精彩兼而有之。

攻擊徐速最力的健將林眞和宋逸民，博學多才，尤以後者，有讀者冠他以「當代大儒」之雅號。兩人筆鋒凌厲，針針見血；長拳短打，借力發力，實非以名作家自居的徐速教授可比擬的。宋逸民先生論詩以及替徐教授改正錯、別字、詞句、成語等，使讀者有如上了一課，得到了名師指導。反觀徐教授的不肯認錯，死賴，扯謊，成了強烈對比。

徐教授不懂軍事常識，卻自負的說，寫軍事文章是他的「那手」（此二字是他常寫的，試借用）好戲。騙騙一般讀者還可，騙出生入死，身經百戰的過來人則自取其辱了。他批評「流行小說」，但又無法下一個明確的定義，與他自己寫的所謂「文藝小說」又有什麼不同？我以爲，對任何不對的事物，批評是應該的，但到後來一定要有明確的根據和結論，那才令人口服，心服；相反的，與潑婦罵街何異？他嘴邊常掛着「文人風度」的招牌掉到那裏去了？瓊瑤的小說值得批評，當然有，正如其他作家的作品一樣。但是，說人家的私事，甚麼離婚，和同居啦，就不應在書評裏出現的。徐教授主編以「當代佳作，文藝主流」爲招牌的「當代文藝」，卻出現了人身攻擊。在這裏，我引用林眞先生在書中的一段話：在英國法律中的「文字設謗法」裏有這麼一條規定：

「批評需要有批評的書籍，或論文等之主旨有關係的。即是說：例如批評一書或一戲劇的話，只能從事於批評該書，或戲劇，不可攻擊作者之品性，或作者之其他著作，除非與批評之主旨有關的。」

借書評，影評而攻擊作者之品性和作者之其他著作已是違法，已構成文字誹謗，更何況是揭發他人的陰私！

揭瓊瑤小姐的陰私之目的何在？書裏自有交代，不用我在此再浪費筆墨。簡單地說一句：「無非妒忌心太重」。

看完該書，小的覺得徐教授可算自掘墳墓，埋葬自己。不是嗎？自己抄襲他人作品，名成利也就了，應該明哲保身，立地成佛，不要挑撥是非，惹人惡感才是；相反的，他偏要逞威風，强出頭，只爲他自己是必然的君子。可惜，招來橫禍，被人攻擊得體無完膚，名譽毀於一旦，十年前建立的東南亞名作家名銜，「文藝王國」唯我獨尊的榮譽，就此白白的送掉，哀哉！

本文刊加拿大滿地可「快報」，特製版刊出，以供衆覽。

悼張編輯贛萍先生

往昔穰苴衛國邦
讜言正論勝於槍
斯文天喪空揮淚
不愧睢陽忠義堂

雲梨林哲齋拜輓

優待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為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愛國讀友慨乎言之 有利時機錯過太多

萬人雜誌社編者：

讀本刊一九七期讀者意見欄，袁賜照讀友之忠貞，我是不能不佩服的。惟是看到：在我國軍正在把握有利時機，反攻復土，毛共政權立見敗亡之際，尼克遜竟於此時……袁先生，我們同一希望的讀友！你說國軍正在把握有利時機，這些話是惟願其如此的吧？

毛共三面紅旗大躍進的慘敗，人民有三年連綿不斷的大災，港九同胞排長龍寄包裹救濟大陸親人，不見國軍的動；六二年的逃亡潮，中英邊界漫山遍野，梧桐山跌死不少的人，港政府為怕這塊地給大陸逃亡者踏沉，一車車把捉到的逃亡者送回去，然結果也總漏網的到了香港的數十萬人，不見國軍有跡象動；近幾年毛共籠裏雞相啄，為了爭奪權利，老毛夥同林彪，喧嚷「文化大革命」，把共黨「國家主席」劉少奇打倒，鬧得一片天翻地覆，我以為這正是大陸同胞脫離水深火熱的日子，卞莊子刺虎的機會到了，而國軍也不動，天啊！袁讀友，你這次意見的表現，也說是「……所謂自由陣營的盟主，太過慚愧了」嗎？

讀者忘我

文天祥詩 勉勵青年

萬人傑先生惠鑒：

諸維如意為祝。茲將劣作一段付上，如能符合貴刊立場，可即發表，否則當作罷論。

現將忠心殉國的文天祥詩一首，恭請抽空商諸董先生詩壇主，或修正刊出，鄙意在鼓勵下一代忠貞愛國，毛共可亡，大中國不會亡的。

不佞林哲齋謹上（八月十三日）

文天祥

林哲齋

弱冠魁多士，矢志勵忠貞。
屯兵排危難，衛國作干城。
唐初少媲美，宋末邁群英。
哀歌表正氣，千古留其名。

毛澤東與曹操

萬人傑先生：

今早的消息，證實楊振寧已到了北京。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當年就用這種計謀（以母病為由）把徐庶騙過去的。徐庶雖被曹操騙到手，但他至死未為曹操獻一謀。今天的楊振寧，其母（按：查實是父親）固然不會如徐庶母親那樣偉大，敢於作出楊母罵毛的激烈行動；楊振寧本身也絕對不可能像徐庶那樣白吃飯的。毛賊公熟讀三國、水滸，對於曹操的奸詐，毛賊公是很會活學活用的；但在襟懷方面，曹操是比毛賊寬廣多了。楊振寧在美國這麼多年，自由享得太多了，到大陸去嘗嘗再教育的滋味也好，只怕將來要出來時，未必能有馬思聰那麼幸運了。

馬義上（八月十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萬人詩壇雅集

梁莊

辛盤獻瑞宴江樓，國紀欣逢六十秋，
天道昔曾驅韃虜，人心終可覆毛酋，
花猶濺淚撐民氣，菊抱殘枝抗冷流，
否極理當回泰運，艨艟飛渡復神州。

落梅

許達洪

月黯風淒苦雨來，何堪梅落委塵埃，
飄零遍地無人問，誰把殘花刼後栽。

爐烽晚眺

李懷蒼

阜起南天若泰華，擎天一柱罩青紗，
烟籠碧海興微浪，漁唱歸舟載晚霞，
出岫白雲形詭譎，依山紅日影欹斜，
盛名久享珠無價，亮照香江百萬家。

春殘卽景

袁暘照

陌頭新柳映南枝，目送花殘幾度秋，
望帝鵑啼枝上淚，傷時人繫客中愁；
光陰莫挽春常駐，歲月空隨水競流，
搔首不堪憐白鬢，待酬展志復神州。

病中吟

丹心

病裏呻吟百感生，牀頭輾轉夢難成，
遊魂一夜歸何處，殘月滿天雁有聲。

答母問

丹心

母問歸期未可期，天涯遊子淚沾衣，
心頭獨有無窮恨，意亂難題一句詩。

憶弟

丹心

嗟彼神州赤禍流，弟兄分散似雲浮，
夜闌遠眺天邊雁，北去南來任自由。

念子

丹心

記取當年未別荆，胎中骨肉莫分明，
誰家稚子聲聲喚，筆未停時淚已傾。

傷國

丹心

二十年來未舉戈，愁人怕聽別離歌，
北投惹得遊人醉，日夜歸心寄逝波。
自注：北投爲台北遊覽區。

丹心先生寫懷五絕，皆至情至性之言，人同此心，心同此感，傷國一詩，道出海外流人心中之意，鄙人亦有同樣感觸，希來函告以地址，有暇約晤一談。壇主致意。

春遊

學生郭眞

碧樹晴嵐柳影斜，萋萋春草滯鳴蛙，
沿途窈窕溪花好，海畔雲山列萬家。

郭眞同學，「斜」「蛙」「家」三字，均是六麻韻，做詩不可出韻，每一首詩，限定在一個韻中用字，讀之順口，雅趣無窮，此詩做得很好，用二十八個字，描寫春日郊遊，初學詩者，竟有如此才華，若再繼續研究，保證壓倒「拜命」，快買詩韻集成，或「詩韻合璧」一本，一詩完成，必須查對，看看是否出韻，如果出韻，卽加以更換，一韻之中，有很多字可以使用，挑選符合詩意之字，隨心所欲，無師自通。

詩是文學中含有藝術，是中國最高級文字，不會做詩，卽談不到學問，所有歷史名人，無有不能詩者，嶺南諸大家，均是以詩得名，假如不信，有陳白沙之書可證，各朝皇帝用人行政，必經考試，既考文章，又要考詩，專會寫文，不能作詩，秀才也考不到，狀元更不可能，焉能做官？

民國新文學，發起人，無法與陳白沙屈大均相比，民國聖人，個個水皮，水皮程度，亦有他們著作書本可證，讀民國新聖人之文章與新詩，高山滾鼓，既臭且長，浪費時間，難得裨益，現在新聖人，大半死去，所存無幾，你們下一代要負起文化復興責任，掃清遺毒，拯救蒼生，壇主當年，卽是新文學白話詩人，學校畢業，到政府打工，對高級文字，一竅不通，五次撞板，三次魷魚，目瞪口呆，頭青眼腫，方知新聖人，害人子弟，下班之後，請老師補習古文。

古文觀止：選讀數十篇，朋黨論，秋聲賦，赤壁賦，滕王閣序，醉翁亭記，春宴桃李園序，歸去來辭，陳情表，武帝求才詔，李陵答蘇武書，桃花源記，總計約有百篇，以後下筆成文，不必思索，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騁，唐宋名詩，熟讀强記，恢復孔家店，對孔子學說，尤有心得，處世立身，有所依據，因得「老好人」之雅號，朋友推崇，長官重視，名士刮目，美女傾心，外表風流倜儻，操守一本正經，於是乎官運亨通，數年之間，等於香港，由警員而升至警司，年少飛騰，十分威水，皆孔家店之所賜也，新聖人對做詩作文，教學生用白話，是香港所謂「搵笨」也，謹告學生，莫再上當。壇主奉言。

頃接中學生羅景雲來函，照抄如下：

董兄：鄙人對音節和平仄，實一竅不通，乃仿他人詩句，只求讀來順口，勉作五首請正，幸勿以班門弄斧見笑爲荷。

中學生羅景雲

㈠

文字因緣倍有情，高山流水奏新聲，
莫譏甫涉丹青術，便向人前學寫生。

㈡

爪跡天涯處處歌，簫吹吳市恨偏多，
最憐國破家亡後，窮蹙無歸又奈何。

㈢

偶爾重翻易水歌，壯懷激烈感人多，
現今不見荆軻客，悵望神州喚奈何。

㈣

豪放心情已寂然，祗緣無計靖烽烟，
避秦留得頑軀在，隱入雲山別有天。

㈤

步上崖巔意悄然，豈關無侶共雲烟，
登臨陡起興亡恨，欲把心情一問天。

「董兄」二字稱呼，指年歲相等，而且老友，始可使用，對壇主應稱「董先生」或「董壇主」方爲得體，謹步第一首原韻。

和景雲先生原玉

董力行

兄字稱呼最有情，新潮之外更新聲，
從今壇主回年少，多謝羅君中學生。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目
病速愈法	H.K. $ 5.00
痛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胃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補寒嗎　鼻塞噴噻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文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噻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賣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糉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　輔道中八十四號章　記大廈十六樓一五　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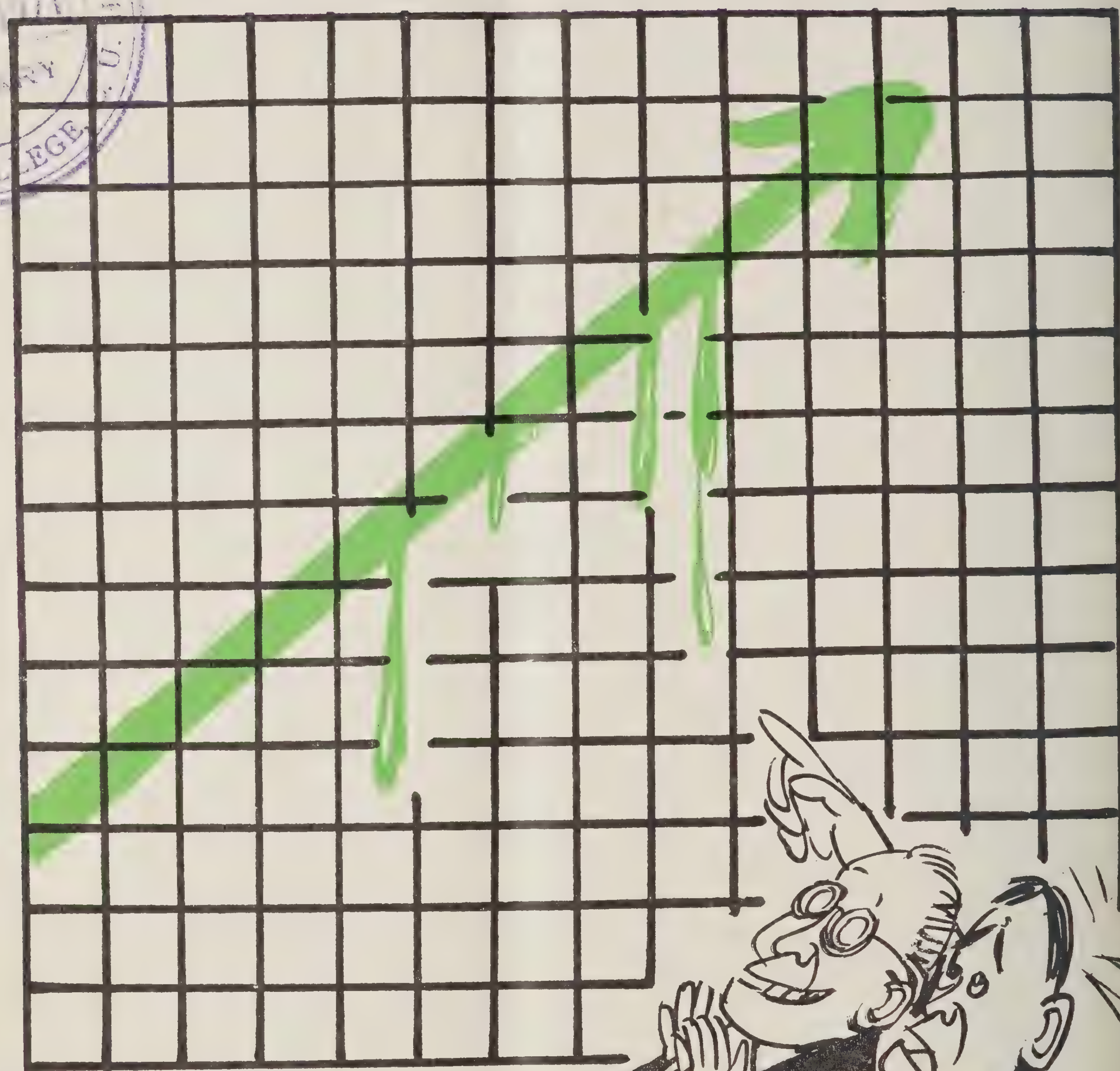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

（第二〇二期）

還不是教育成果，是罪案紀錄呀！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〇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九月九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對外的兩面政策

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兩派相罵時有一句話叫做「兩面派」；這種人被形容爲「當面是人，背後是鬼」，「陰一套、陽一套」。用這一套術語來檢查一下中共的對外政策，想不到完全符合，天衣無縫。

人的一面和鬼的一面

關於這一點，吾人絕非栽誣，試看中共自己的說話。林彪在「九全大會」所做的政治報告中，提及外交政策時說道：「我們堅決保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同他們一道，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的偉大鬬爭進行到底。」又具體的提到越南、寮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印度等地「人民武裝鬬爭，日益强大」，並表示堅持支持到底。

以上這段話，表明中共要幹世界革命，決不讓亞洲國家和人民享有和平。可是在同一報告中林彪又說：「我們黨和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一貫的，這就是……。在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

上述這段話是說，和自由國家講和平共處。與前一段話完全矛盾。例如它既要支持緬共的武裝造反，來推翻尼溫政府，同時又要與尼溫政府，「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這有如夜裏偷偷摸摸挖鄰家的墻角，在窗戶外邊埋炸彈，白天見了面還說和平共處是一樣的可笑，可怕。

「和平共處」是「人」，是「陽一套」；「階級革命」是鬼，是「陰一套」。「人」和「陽一套」是幌子，「鬼」和「陰一套」是本性。以迷人的幌子，推行殺人的「鬼」計，這便是中共對外政策的精髓。

鬼打架和鬼打鬼

據此來說，和中共打交道，等於和鬼撕混，一定要倒霉遭殃，不要說是自由國家，在中共眼裏是「帝」和「反」，蘇聯及東歐國家則是「修」，反對「帝、修、反」是中共一貫的路線，這已無需多說了。即使是「兄弟國家」如北韓、北越，中共也翻臉不認人，文革期間北韓外交人員及記者不是受侮辱，甚至在機場被包圍挨鬬嗎？北越不是因爲接近蘇聯被指罵爲越修嗎？事實俱在，餘痛猶新。可是今天北韓和北越又和中共親熱起來了。不敢不低頭；另一方它們都有「鬼」計在心；都以「反美帝」爲名，打算侵吞南越和南韓，需要大鬼撑腰。它們之靠緊中共有不得不然形勢。今年以來，尤其是自四月周恩來搞出乒乓外交以來，西方國家也興起接近中共的熱潮。他們之所以不怕和鬼打架，並非完全受了乒乓外交的迷惑，而是想作點生意，發點鬼財。只知功利，不知道義的洋鬼子，這種舉動，毫不足異。比較費解的是美國，是中共口口聲聲要打倒的頭號敵人。居然主動承認中共的大國地位，主動的接近中共，尼克遜並且還決定，明年五月之前前往北平訪問。

本刊已經指出，美國所以這麼作，是爲了光榮的自亞洲撤退，實行越戰越化，解決國內政治和經濟危機，必須縮編軍隊，減少軍費；此外尼克遜自己還有其個人打算，那便是爲了今冬大選，連任總統。

與虎謀皮有害無利

美國爲自由世界的盟主，這種不惜身價的投機主義，固然值得痛心；不過，從國家自利主義來看，也並非不可了解。但有一點要指出，那就是中共對美國並沒有什麼重大威脅，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中共與美國，都有如小巫與大巫。就是說美國主動接近中共，是有恃無恐的。因此中共以及親中共的左派，不免受寵若驚，以至自爲得計，也就不在話下。最費解的，也最使人感到可憐的，是那些東南亞國家。如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也隨着其他國家向中共打招呼，就未免太莫名其妙了。因爲這些國家內部都有武裝叛亂，中共正支持這些叛亂活動，換言之中共在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在侵略這些國家。

緬甸主席尼溫最近訪問中共，馬來西亞與中共互派貿易代表團訪問，菲律賓也正躍躍欲試。他們這種舉動，是自輕自賤，與虎謀皮。這些國家以爲，和中共打交道，會影響國內部共黨的士氣。他們不記得蘇聯支持中共造反時期，不也和中華民國政府保持正常外交關係，甚至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嗎？可以說蘇聯是兩面外交的創始者。中共的兩面外交，明明是一大詭計，可惜國家自利主義迷了人們的眼睛，就是看不透！奈何，奈何。



新聞以外



招來招往‧以牙還牙
中蘇共對峙戰火一觸即發

萬人傑

美國助理副國務卿蘇利文說：中蘇共難免一戰，而在這一場戰爭中，中共將獲勝利。他的話有何根據，抑或故意對蘇聯鼻激，不得而知。不過，中蘇共間的劍拔弩張，形勢險惡，很小事情也可能燃起戰火，因此，巨變的確可能隨時發生。

蘇聯拉攏中共隣邦

蘇聯和印度簽訂了二十年友好條約後，波哥尼於訪問北越時，也可能試圖安排一項與河內的「友好條約」；同時，對北韓也有同樣性質的計劃。這些國家都與中共毘隣，一向在兩個共產大國之間，較爲傾向中共，蘇聯爭取這些國家，目的在威脅中共；這些國家投向蘇聯，是求取本身的安全，因此一拍卽合。

這次波哥尼訪問北越，是蘇聯一項重大成功，因爲由於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河內憂心忡忡，認爲中共會出賣他們的利益。蘇聯見有機可乘，便盡量拉攏。

從最近的事實可以看到，蘇聯對所有中共的隣邦，不論其爲共產國家或非共產國家，都盡其所能的拉上關係，除了印度已訂友好條約，北韓、北越正在拉攏中，日本也是他們爭取的目標，蘇聯和這些國家拉上關係，當然會使中共受到威脅。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但中共不會毫不還擊，還擊方法是從羅馬尼亞入手。羅馬尼亞在巴爾幹半島，二次大戰後，這半島的國家除了希臘和土耳其外，其他國家都已赤化，由共產黨執政。當初是蘇聯的附庸，唯蘇聯馬首是瞻；但到了今天，除保加利亞外，其他三個共產國家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已不再聽命於蘇聯。

南斯拉夫最早脫離蘇聯集團，在一九四八年史

了獨立外交路線，爲了要保持這一份自主權力，他們一直利用美蘇間和中蘇共間的矛盾，爭取生存空隙。今天，他雖是一個小國，卻擔當了大事務，成爲舉足輕重的國家。

美國和中共拉上關係，直至周恩來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都是由羅馬尼亞拉線。當然，羅馬尼亞此舉的出發點主要還是爲了本身利益，但中蘇共關係惡化到如此田地的今日，中共自然也懂得利用這與蘇聯毘連的共產國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威脅蘇聯。

巴爾幹小集團

周恩來利用了羅馬尼亞的恐蘇心理，在巴爾幹半島上建立一個親中共的反蘇共產小集團，另外要拉攏的兩個成員是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阿爾巴尼許久以來就是對中共做伸手大將軍，當然唯中共之命是從，毫無問題；南斯拉夫是個修正主義共產國家，和中共關係，本來不大好，但爲了彼此利害關係，已經改善；同時，南斯拉夫總統狄托憂慮在他死後南斯拉夫會落入蘇聯掌握，可能願意加入這小團，以確保南斯拉夫的獨立。

，蘇聯對東歐共產國家包括波蘭、東德、捷克、匈牙利的控制，就會受到影響。中共還擊的這一下狠招，卻也使蘇聯頗感狼狽，到現在兩者還是招來招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新的火藥庫

目前，蘇聯對羅馬尼亞正不斷施加壓力，一面進行心理作戰攻勢，在蘇羅邊界上舉行軍事演習，但這種行動並未收到任何效果，因爲，羅馬尼亞有了中共撐腰，更加敢作敢爲，中共派去的軍事代表團，受到盛大歡迎，還傳說周恩來也準備到羅馬尼亞訪問，看來，中蘇共在巴爾幹半島的鬭法，已達高潮。

巴爾幹半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庫，會不會又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庫？中共反蘇活動擴展到巴爾幹半島，在蘇聯門前點火，莫斯科絕不會坐視，那麼，這事的發展，會不會導致共黨國家的自相殘殺呢？

中蘇共劍拔弩張的情勢還不祇此，據倫敦外交界人士傳出消息說：由於中蘇共關係日益惡化，中共可能中止與蘇聯舉行邊界談判。如果這消息確實，兩個共產大國言歸於好的希望便更加渺茫。

中斷邊界談判

中蘇共邊界談判進行了兩年，雙方一直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因此雖然談判了兩年，仍然和開始

共破裂，他們希望維持這種會談，作爲雙方在必要時擴大接觸的途徑。但兩國關係惡化到這田地，邊界談判的中斷，是極有可能的事。

事實上，中蘇共還不祗中斷邊境談判，據國際戰畧研究機構週年刊物「一九七一——七二年軍事均勢」中指出，蘇聯最近又調派了三師軍隊增防中蘇邊界，現在邊境已屯駐蘇軍達三十三師之眾，至於中共方面的駐軍，數目不詳，總在數十萬人。

意外的收穫

顯然，中共躭心蘇聯會發動進攻，因此除以相當兵力部署在邊界外，還致力於核子武器的發展。

據這份週年刊物指出：中共已建成射程一千哩的核子飛彈，這種飛彈已有二十枚裝置在中蘇邊境上，同時，中共還建造了幾十架可以投擲核彈的轟炸機及噴射戰鬥機，並建造核子潛艇。

美國主管東南亞與太平洋事務副助理國務卿蘇利文說：中蘇共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他認爲，在這場未來的戰爭中，中共將會獲勝。他這種看法有何根據，電訊中並沒說明。大概因爲美國在越作戰，泥足深陷，因而蘇利文認爲如果蘇聯與中共作戰，也會陷入同樣的泥沼中。但，蘇聯決不會打美國在南韓、南越那種不求勝利的有限度戰爭，不戰則已，一旦啓了戰火，必以閃電之勢，取得勝利，甚至不惜使用核彈，在這樣規模的戰事中，推測誰將獲勝都是太過武斷，除非蘇利文說這些話是對蘇聾激。

更可笑的是蘇利文說：「中共已不再是我們認爲它會變成的威脅了……這（中蘇大戰）是超級大國互握咽喉的一次巨大的對峙，蘇聯將必須與我們合作。」

我們覺得蘇利文的話頗有阿Q精神。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受到自由世界一致責備，不過，卻意想不到的會收到另外一種效果，那就是中蘇共的暗鬭更加明顯，如果他們眞是由此而互握咽喉，又會使世界局勢改觀，我們且拭目觀之！

中共插手美國學生組織 準備聯合國開會時示威

大陸逃亡青年申訴被迫害遭制止 國府外交部官員發言亦被轟下來 讀者發起一人一信運動喚醒子弟

編輯先生：

關於留美的中國學生有無受到中共操縱利用這一問題，想爲自由人士所深切關懷。頃接友人上月自美來函，讀後無限憂憤，特錄原函奉告如下：

「美東由二十至二十二日有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參加的有三百多人，我也有去。當討論到台灣的一切行政措施以及各方面情形，都被批評得一文不値，並說台灣和日本有秘密條約。到了討論大陸情形，有兩個青年是由大陸出來的，把實在的情形報告，竟被羣眾反對，……就差打到身上！顯出一面倒的情形。聽說各處的組織，都有同樣的趨勢。討論結果，決定到聯合國開會時舉行遊行示威。①只承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②中國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周恩來說的和平原則）；③驅逐在中國領土的外國勢力（包括港澳）；④組織團體回大陸觀光。最使人痛心的是反對國民政府的全是由台灣來的，只有極少數是從香港來。外交部有一官員參加，想發表談話，每次都被轟下來。他最後講了一句『你們是國民政府培植到美國來！』」

寫信來的是有兒子在美攻讀博士的家庭主婦，寫的雖然不夠詳盡，也欠修飾，但由此看來，也可見情形嚴重，中共的確是揷手入美國的學生組織，而且緊緊地操縱着了。在美國這樣言論自由的地方，也竟然被控制到連申訴本身在大陸被迫害的實際情形都不可能了。

國府在台所給青年教育太不注意思想問題，對中共罪行的宣傳不夠深入，只是表面上喊喊口號便算，沒有讓青年們認眞討論，切實了解，以致青年們的思想上沒有披上武裝，沒有打防疫針，一接觸到敵人，就被擊敗；一遇上病菌，就被傳染，這是萬分可痛的事。不知這位外交官員有無據實向上報告，從根本着手，作亡羊補牢之計？而我在此更要向自由人士作緊急呼籲的是：赤禍滔天，魔掌已伸到我們的面前來了。港澳固然不是安全之地，美國又何嘗是可靠的托庇之所？我們無法後退，只有奮起反抗！

過去大陸的淪陷，就是由於大家對共黨禍國殃民的行爲沒有深切認識，以爲「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國家事，管他娘！」不少的青年更受到蒙蔽欺騙，甘被利用，爲虎作倀而不自覺，及後兔死狗烹，害了他人，也害了自己，甚至害及後代。這種慘痛的事實，正是前車之鑑，應該是沒有人再蹈覆轍的；但不料至今二十多年，死人數千萬，現在八億同胞正過着朝不保夕，牛馬不如的生活，正有「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慘痛感受，梧桐山下的餓殍，后海灣中的浮屍正作沉默的控訴之時，而「身在福中不知福」，「身在自由不知自由之可貴」的青年們，卻如燈蛾撲火，作出毀滅自己的行爲，而且危害到我們的安全，我們應該怎樣加以喚醒，拯救他們，也挽救自己，免致同歸於盡呢？這已經不是隔岸觀火的時候，而且披髮攖冠、匍匐往救的時候，我懇切請求珍惜自由的人士，尤其是「萬人編者、作者、讀者」要切實想想怎樣把他們錯誤看法扭轉過來……可否發起每人一信運動，寄給他們？爭取沉默的大多數，發揮巨大的力量！詳細辦法如何？請大家發表意見，不可因忙於生活、忙於追求名利、甚至忙於聲色犬馬博奕……而把這個關係自己生死安危的大事置之不顧。我願意節衣縮食，捐出千元作支持該項運動的費用，並期待各位的響應！

梁良謹啓（九月一日）

美國學者獲得確實證據
加國現總理是共產黨員

杜魯多致力加拿大赤化

作者：阿倫斯丹
譯者：束倫

本文作者阿倫斯丹，是普倫廸斯——霍爾公司的前財經版編輯，曾爲該公司的電台及電視撰稿、製作及從事研究工作。斯丹並任「美國人觀點」雜誌的編輯及爲暢銷書「易事與演員」的作者。自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在哥倫比亞大學修得碩士學位，曾於數個月時間在加拿大從事實地研究及訪問加國當局，然後始撰成此文。

本文原題「共產黨員怎樣控制加拿大」，最先刋登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份的「美國人觀點」雜誌上。文內資料乃全部搜集和揭露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過去的歷史，有證有據。此文觀點容有值得商討的地方，但資料之眞實則是絕無疑問的。

美國人對加拿大事務矇查查

對於美國，許多加拿大人是有一些瞭解的。他們看美國播映的電視，閱讀美國出版的雜誌，對美國所發生的事，他們不會陌生。可是美國人對加拿大的事務便不怎麼清楚了，截至數年之前，美國大多數人瞭解的加拿大，只限於加拿大的騎警，卡加立省的民間活動，普列斯頓警官和他的義犬等幾樁事而已。

去年在加國所發生的事件，證明加拿大若不及早防止的話，不久加國就會變成「古巴第二」了。

事情得從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這個人說起。他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人，任何人和他接觸過後，會對他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他的機靈與聰明就像香檳酒一樣，學識淵博，他喜歡少艾，美女們也喜歡親近他。他的懾人的男性魅力，甚至可摧毀婦女的解放陣線的組織。

出身富豪之家　具有「社會意識」

杜魯多的童年並不愉快，他不喜歡被家人强迫地用勞斯萊斯汽車載他上學。他很高興自己有一個百萬富翁的父親，用錢無須精打細算，他不愉快的原因說來可笑，他有「社會意識」，認爲其他孩子的父親也該像他父親一樣是百萬富翁。

杜魯多的年齡現在大約是五十一歲，如同有關他的許多事情一樣，確實的年齡亦是一個謎。二次世界大戰納粹瓜分波蘭時，杜魯多因較規定徵兵的年齡

人一樣，我被教導不可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史達林最初亦是將二次大戰視作是「帝國主義」的戰爭，等到希特勒攻擊蘇聯時，才將話鋒一轉說是「愛國戰爭」。當時杜魯多在軍官訓練營接受訓練，後因「不守紀律」而被開除。他參加過共黨支持的「民眾團」，從事破壞戰爭的行動，就像當時的共產黨人的想法一樣，他顯然相信希特勒並不是壞傢伙。

早年留學英國　性格偏激怪誕

一九四七年，杜魯多到倫敦的經濟學院讀書，這個學院是費邊社的社會黨人創辦的，目的在訓練和推行馬克思主義。當時費邊社的負責人拉斯基教授，便公開主張過暴力革命。二十年之後，杜魯多快當上加拿大總理時，曾向記者廸波透露他接受過費邊社的訓練，並稱拉斯基是他「遇到的人當中最具影響力及吸引力的人」。

受影響的一個例子是，他在巴黎當學生時和其他示威分子一起示威，被警方拘捕，後得以逃脫。

此後過了兩年神秘的生活，在這兩年當中，據說他過的是無業游民生活。因爲生活不成問題，他便到共黨國家南斯拉夫訪問，以色列與阿拉伯發生第一次戰爭時，他恰在中東。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奪得大陸政權時，杜魯多也趕到了上海。他經歷過各種冒險，遇到過强盜與海盜，但他的雄偉體魄使他逐走强盜，化險爲夷。

回國結交共黨　赴蘇參加會議

，還蓄了長鬍子。一九四九年，杜魯多任渥太華樞密院的經濟顧問，這工作據說是得當時任樞密院書記的布萊斯之介才獲得的。據二次大戰後暴露加國共黨活動內幕的蘇聯大使館官員哥任科透露，布萊斯曾在華盛頓工作過，參加過一個共產黨讀書班之類的組織，而且是蘇聯間諜希士的好友。

在巴黎時，杜魯多曾與加拿大人柏勒提亞交往，柏勒提亞當時是在世界大學服務社工作，而這組織據說是「將美國的金錢給將要赤化的國家」。一九五一年在蒙特里爾，杜魯多與柏勒提亞合辦了一份叫做「自由城」的雜誌，刊登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文章，這些撰稿的知識分子是與共黨組織有關的。

同年共黨世界和平委員會及共黨世界工會聯合會安排翌年在莫斯科召開一個國際經濟會議。這個會議的性質是極為明顯的，加拿大司法部長加遜乃警告所有內閣部長，說這會議乃是一個共黨會議，所有加國官員不得參加這會議。

加拿大六人代表團中的一位代表漢柯克說，加國代表團是由加拿大共產黨組織起來的，並負責代表團的一切費用。本身為共產黨員的漢柯克說，代表團中他認識的人皆為共產黨員。這個會議的報告，現在要找起來，可不容易找到了，存在加拿大圖書館中的所有會議的資料，也都不翼而飛了。不過據在蘇聯刊印的國家經濟會議的報告指出，杜魯多是加拿大代表團的一員，而且據排名的次序，杜魯多名列榜首，可知他是率領加國代表團的領隊。

漢柯克說，他不認識杜魯多，因為當時杜魯多自己住在另外一間酒店中，百萬富翁當然不會與農民雜居在一起的。杜魯多訪問莫斯科後，顯然對這個所謂「工人祖國」獲有良好印象，於是等不及回國，便在蘇聯撰寫親蘇的文章。他不知道何以有些報紙稱他為共產黨員，他認為自己只是率領一個共產黨代表團以共產黨的貴賓身分去參加共產黨主辦的會議。他同時亦不明白，何以在一九五三年被禁入美國。當時美國的艾森豪政府正準備批准蘇聯的幾位秘密警察入境，參加在美舉行的世界教會理事會的會議，可是杜魯多卻吃了閉門羹，奇怪乎？

杜魯多後來解釋說，他在莫斯科開會時，曾用雪球投擲史達林的銅像，而且記得當時史達林還沒有死。照這情形看來，杜魯多的精力豈不是顯得過剩了嗎？

「多倫多電訊報」的記者華丁頓曾查過資料，知道在國際經濟會議於莫斯科開會時，當時蘇京並沒有下雪，他將這個事實公佈出來，杜魯多於是遷怒於他。

在以後的數年當中，杜魯多經常與魁北克省警察衝突，刊登親共文章，並組織一個政治陣線，他曾數次申請要求到蒙特里爾大學執教，但因他的親共活動而遭拒絕。

率團訪問中共　對毛五體投地

杜魯多對領導代表團參加共黨國家的會議，似乎有了偏好。一九六○年他又率領另一個代表團到中國大陸訪問。他參加了中共的「勝利慶祝大會」，見到了他的偶像毛澤東。他並寫了一本書「在紅色中國的兩位清白人」，記載這次的大陸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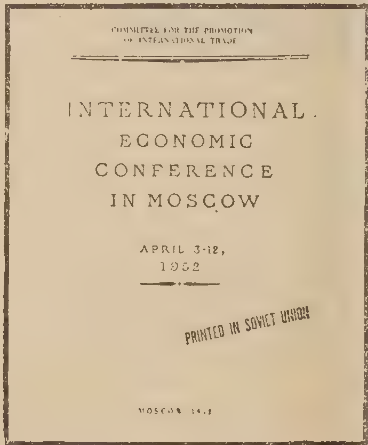
杜魯多曾如此記載他會見中共領袖的情形：「這是一個激動的時刻。這些年老的共產黨員，在今日他們成熟的老年之際，體現了一種理想的勝利，他們的理想使整個世界天翻地覆，大大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途徑。」談到曾經殺過三千萬中國人的老人毛澤東時，杜魯多這麼說：「本世紀偉人之一的毛澤東，頭腦清醒，臉上沒有皺紋，有着憂鬱的智慧的樣子。在他平靜的臉部，有一對凝重的眼睛，他似乎看到了人類眾多的痛苦。」

杜魯多還說：「任何人都知道共產黨人殺害及監禁了許多地主。毛澤東的天才之處是他深切瞭解他的革命必須依靠廣大的農民，因此他壓迫了地主階級。」從杜魯多的著作中可以發現他替毛澤東的屠殺行為找尋了藉口，他讚揚了毛澤東的所為。認為毛的作法是必要的，天才性的作法。

CANADA

Pierre Elliott Trudeau, economist, *Le Devoir* correspondent
William Garth Teepl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Workers' Cooperatives
Marcus Leslie Hancock, horticulturist
Morris Miller, economist, President of M. & M. Trading Company
Michael Myer Freeman, Executive, Health Bread Bakery, Ltd.
Jack Cowan, President of Overseas Travel, Limited, Overseas Trading Corporation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IN MOSCOW

APRIL 3-12, 1952

PRINTED IN SOVIET UNION

（左）這是一九五二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的報告。上面有「在蘇聯刊印」的小字。　（右）當時加拿大共黨派出的代表團名單，裏面杜魯多的名字高踞首位，顯然是代表團團長。

哪裏出現亂事　必有杜氏行踪

更巧的是杜魯多喜歡旅行，喜歡在有重大事故發生時，到出事的地區旅行。當恩克魯瑪奪得加納政權時，他恰在加納；當彭貝拉奪得政權時，他在阿爾及利亞；當古巴的豬灣事件發生時，他自基韋斯特（佛羅里達州）駕着小獨木舟前往古巴。這一切太過巧合，令人不能不起疑。

一九六二年，當傳統派的魁北克總理杜布里西斯逝世時，杜魯多終於有機會到蒙特里爾大學當教授，他崇拜卡斯特羅，一如崇拜毛澤東，結果他在這所大學裏培養了不少卡斯特羅派分子。

一九六三年，他幫助馬克思主義的新民主黨從事競選活動，和自由黨較量。自由黨因為主張以核子武器作為國防武器，杜魯多便指稱這些自由派分子為「白痴」，他還說這些自由派分子是一羣「沒有脊椎」的人。

上面所述的是有關杜魯多的出身與生平，至於他的思想與政策又是怎樣？

蓄意赤化加國 是個大野心家

「杜魯多主席」的思想——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聯邦主義與法裔加拿大人」一書中，杜魯多曾表示他的政治觀點：「爭取權力的運動，必須首先建立灘頭堡。因為先爭取特殊團體或地方派系，較之爭取全國大多數人，明顯地要容易得多。」

從他的政治觀點可以知道，杜魯多不只是要統治加拿大，不只是要保護加拿大，他是以權力作為一項武器。他眞正需要的，和他的偶像毛澤東一樣，是權力。因此杜魯多說：「最高策畧家毛澤東的經驗，使我們可以作此結論：在一個地域廣大及多民族的國家中，建立社會主義據點於某一些區域是最好的事情。」

他說，要一下子建立社會主義是不必要的，亦是行不通的。像中國或加拿大這樣的大國中，實行社會主義最佳的途徑便是解放一部份團體，先奪取一部份土地。他說：「聯邦主義是可加以歡迎的，作為有價值的工具，使一些有力團體在某些省份建立社會主義政府，然後再慢慢地散佈激進主義的種子。」

讀者在這裏必須注意到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杜魯多反對加拿大分裂，並不是像林肯一樣，是基於國家保持團結。聯邦主義在杜魯多看來只不過是一種工具，以便利用它在加拿大實行共產主義。他說，加拿大的一個省份若實行社會主義，便很容易向另一個省份滲透。

可是若分裂派得勢，加拿大的一省變成外國的話，那麼這種滲透行動便會更加困難。此外聯邦下的某一個省份還需要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不然他的實行社會主義的努力也將遭遇困難。為了這個緣故，他希望有一個聯邦，而且每一省有足夠的自主權。

杜魯多的特殊策畧又是怎樣呢？杜魯多解釋說，「講到政治的策畧，民主社會黨人必須解答的一個眞正問題是：目前大多數人希望獲得多大的改革呢？一杜魯多還說，「我希望看到社會黨人利用各種政治趨勢，或利用各種憲法的

他主張利用法律，政府，及政黨去推行社會主義。若為了達到目的，被迫採用某種行動，也應所不免。他說：「政府不在魁北克，不在渥太華，是在街道上。我們必須走上街道，因為我們社會要走上哪一個方向，是要在街上決定的。」

毀掉警方證據 確為共產黨員

對於杜魯多，人們應下怎樣的結論呢？

在紐約時報同意之前，毛澤東早已是一名共產黨員；在古巴的卡斯特羅，宣佈他是一名共產黨員之前，他早已是共產黨員。就杜魯多的情形來說，他是共產黨員一點，比毛、卡他們更為明顯，無庸置疑。

在蒙特里爾，有一位前警方情報官員曾經對筆者說，加拿大警方多年來搜集了有關杜魯多的資料檔案，但後為杜魯多毀掉。

種種事實可以湊攏起來作一結論，杜魯多是共產黨員，他曾經當過共產黨員，現在他有意要把共產主義的專制制度強加到加拿大人民的身上。但是有一個問題會引人不解的，如何像杜魯多這樣一位百萬富翁，要終生為共產主義工作呢？他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若人民豎竿而起，帶着飢餓的肚皮和疾病起來倒他時將怎麼辦呢？這一點倒不必替杜魯多擔心，因為共產主義乃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專無產階級的政，是由頭頭來專政的，譬如像杜魯多他們，吃好穿暖之餘才來行專政的。何況杜魯多所要的是權力，而這也是每一個共產黨人所要的。

三年前，有電視記者問杜魯多，歷史上那一個政治家他最欽佩的？杜答「馬基維利」。（按馬基維利乃義大利政治家及著述家，一四六九年生，一五二七年歿，主張權謀霸術者。）像這樣以權謀是尚的人，怎麼能夠當加拿大的總理呢？誠令人哀嘆！

崇尚權謀霸術 為人不擇手段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讀者當會記得，在一九六三年，杜魯多曾為馬克思主義的新民主黨從事競選運動，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時，杜魯多一變而成為曾經被他斥責為「白痴」的自由黨人，自行競選國會議員，在給新民主黨的解釋聲明中，杜魯多說：「我們追求的是同一目標，堅守的同一政治理想。」在他

雙手作合十狀的是共產黨員杜魯多一九六〇年赴中國大陸參加「勝利慶典」時的照片，作為共黨的宣傳品散發。杜魯多在這次大陸之行中與毛澤東會面，回來後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毛備加讚揚。

目標而是手段。」

換句話說，杜魯多雖以自由黨黨員的身分競選，其實仍是爲共產主義工作，他所以要利用自由黨，是因爲自由黨有獲勝的希望，而新民主黨則沒有獲勝的希望。他要的完全是毛澤東的那一套策畧。

當上加國總理　步向專制之途

一九六八年六月，杜魯多當選加國總理，美國的鄰邦現在有了一位比卡斯特羅還有赤膽忠心的共產黨員總理。

杜魯多與魁北克解放陣線之間有沒有關係？

如果讀者還不健忘的話，當會記得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有一個魁北克解放陣線的組織曾經綁架了英國商務專員克魯斯，過了五天，解放陣線的另一個組織綁走了魁北克勞工部長拉波特。

「魁北克解放陣線」當然是共黨的恐怖組織，和南越的越共組織是一樣的。它於一九六三年由一個三十三歲的比利時人休特斯創立。而這人是在古巴接受過卡斯特羅的訓練的。在「魁解」的文件「革命策畧與前衛者的角色」中，革命分子曾這樣表示：「在魁北克，推翻資本主義的鬬爭與民族獨立的鬬爭是分不開的。缺一不可，缺一無法成事。」

「魁解」的領袖們是共產黨員，而加拿大總理亦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需要的是什麼呢？他們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絕對的權力。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六日黎明前，杜魯多運用了戰時行動法案，終止了權利法案，對加拿大實施專制。杜魯多現在有檢查的權力，可以無需搜查令便可搜查民居，無需控告與審訊便可隨意拘人，他的同黨魁解分子故意給了他採取專制行動的藉口。

一九六七年，杜魯多當司法部長時，他本可鎮壓共黨分子，但他沒有採取行動。一九七〇年，他可以利用法律鎮壓共黨，但他亦沒有做。現在魁解的問題來了，而他乘機採取了專制行動，使加拿大人因他的專制行動而受苦不少。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杜魯多與共產黨人正企圖在加拿大撩起納粹式的火焰。

承認毛共政權　終必與美敵對

讀者還可有趣地注意到一件事，在「魁解」綁架事件發生時，杜魯多宣佈加拿大願與中共建交。這時中共的特務經已在加拿大設立大使館。就像蘇聯的大使館一樣，中共使館亦將成爲顛覆中心。

加拿大慢慢地快要淪爲共黨國家了。不久加拿大就要變成一九五九年四月卡斯特羅奪取古巴政權之後的情況。像卡斯特羅一樣，杜魯多會在全面奪得加國政權後，才宣佈自己是共產黨員，若加拿大人讓他這麼做；最後他會鄭重宣佈，他一開始便是共產黨員，只是人們不認識罷了。

在西貢存在的同樣錯誤，依然可在蒙特里爾發現。加拿大雖爲美國近鄰，但加拿大境內可看到反美國人的標語，而且對美國人的投資亦不表歡迎。加拿大常說的口號是「加拿大是加拿大人的加拿大」！

若杜魯多和他的黨羽成功的話，美國所面臨的將是一個和美國有四千哩共同邊界的共黨國家。美國人的摯友將一變而成最危險的敵人，美國將陷於鉗形的共黨勢力的包圍。對於這種即將來臨的危險情勢，美國人及加拿大人必須共同合作，加以防阻才行。



杜魯多第一次頒佈緊急專制令後，軍人拿着武器在街上巡邏。

SOMMAIRE

XVe année, No 76
Avril 1965

revue mensuelle

Comité de rédaction

Directeur : Jean Pellerin

Rédacteurs : Maurice Blain, Charles Taylor, Jacques Tremblay

Chroniques : Yves Kempf, Alain Pontaut

Collaborateurs : Guy Fournier, André Lussier, Alice Parizeau, Gérard Pelletier, Pierre-E. Trudeau

Secrétariat : Nina Bruneau, 1420 ouest, Bernard, Montréal 8, Tél. 27? 9131

Éditeur propriétaire: Le Syndicat coopératif d'édition Cité Libre

Imprimé à Montréal par Pierre Des Marais Inc.

Autorisé comme envoi postal de deuxième classe, Ministère des Postes, Ottawa

Administration et Vente d'anciens numéros: Cité Libre, 5090, rue Papineau, Montréal 34, Tél. 526-3361

Abonnement annuel : $3.50
Abonnement de soutien $10

Vente au numéro : Distribution Laval, 590, boulevard Pie IX, Montréal — Tél. 627-2479

CITÉ LIBRE
NOUVELLE SÉRIE

杜魯多最初創辦的親共宣傳刊物「自由城」雜誌。

革命反共先驅馮自由（完）

當一九三五年，馮自由經孫科提議恢復黨籍時，曾賦詩十首述懷，發表於「逸經」半月刊（簡又文主編），內有「反共除名第一人，而今幸獲降殊恩」之句，不平之意，猶憤然紙上。

蓋北伐前後，政治形勢複雜，當馮氏及居正等率先反共時，成爲不赦之罪；其後西山會議諸君子繼起反共，亦遭處分；第三批是胡漢民、蔣介石、吳稚暉諸先生，斷然實行清黨反共；蔣氏因此被任革命軍總司令之職；一九二七年六月，共產黨圖窮匕現，篡黨竊國陰謀大白於天下，汪兆銘、陳公博一派等始回心轉意；但是宋慶齡、鄧演達等死硬親共分子則捨棄黨國遠走莫斯科。

從上述過程言馮自由、居正等是反共的先知先覺，在這一點上實超過孫中山。應該被後起反共者所尊崇，至少應該恢復黨籍，視爲同志；事實則不然，西山會議時，居正雖參加，馮氏竟被棄於會議之外；胡漢民等繼起反共時，亦將西山會議分子及馮氏等棄置不顧，並派兵查禁西山會議派的中央黨部。

一九二七年九月，當汪兆銘一派最後分共時，雖與寧、滬（西山會議）兩派復合，號稱三派合作，可是對於最先樹反共大旗的馮自由諸人，依

復黨籍，故馮氏諷道：「而今幸獲降殊恩」。意在言外，甚是辛酸！

以董狐直筆自命

馮氏自一九三三年任職立法委員，長居上海，生活安定，迄抗戰發生始移居香港。在此期間乃開始其第二期的寫作。以往所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乃以紀事爲主；這次撰述則以革命人物爲中心。後來收集在「革命逸史」單行本。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太平洋戰爭起，日軍襲佔香港，馮氏舉家奔赴重慶。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政府任命馮氏爲國民政府委員，得參與國政，四十年革命、反共，到此才得到當局的尊重。

抗戰勝利逾一年，一九四六年馮氏始偕眷重返上海。政府大員方忙於接收，馮氏淡居滬濱，仍繼續撰述革命逸史。前後達百萬言，陸續出單行本。

民國以來有關辛亥革命之記載甚多，但是若論材料之豐富、考核的嚴實、撰述得體，以馮氏之著作爲第一。這因爲他自十四歲起參加興中會，始終未離革命陣營，親見親聞之事實，多過一般革命元老。如胡漢民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時始入黨，仍較馮氏遲了十年。其次，民初馮氏擔任稽勳局長，對革命人物之事蹟曾作有系

「整黨建

中共省市級的「整黨建黨」工作，自去年十二月湖南建立第一個新省委之後，到本年六月三日雲南建立新省委，維時約六個月，共有二十五省市建立了新黨委，平均每月建立四黨委強。可是自從六月三日雲南建立新省委之後，建黨工作卽戛然頓挫，到二十四日中共才公佈四川、西藏建立新黨委，繼在二十五日公佈黑龍江、寧夏建立新黨委。中間停了八十餘日。說明川、藏、黑、寧四省區，是「老大難」的省區。其實「老大難」究竟在地方呢，還在「中央」？是頗值得研究的，筆者認爲，這四省區所以遲了近三個月，「難」在中共領導層的權力鬭爭，地方不會有多大困難。

四省委一齊出籠

按照建黨的步驟，是先經各省市召開代表大會，以「選舉」的形式產生省委和省委書記，然後在交中共「中央」批准。例如西藏於八月七日到十二日舉行的代表大會（究竟何時舉行存疑不論）。中共新華社二十四日才公開報導，省委領導班子的名單，在北平擱置了十二天。因爲必須「中央」批准，如果不批准的話，勢必重新「選舉」，如果地方軍人仍堅持原來的領導班子，勢必與「中央」意旨對立、僵持。據筆者看這是川、藏等四省區遲近三個月始建黨委會的主要原因。由這也可以看出，地方的選舉完全是形式，「中央」可完全推翻或改變之，因此權力鬭爭的中心在北平不在地方。據新華社的報導，西藏在八月七日到十二日召開代表大會，四川則是十二日到十六日，寧夏則是十五日到十八日，黑龍江則是十六日到十九日。從十二日到十九日，一個星期之內，四個「老大難」省區一齊建立新黨委，說明這是在北平的整批交易，並非各省區的各自產生。這給人以如下的印象：四省區早已舉行代表大會，省區委書記名單早已彙報「中央」，由於領導層的權力鬭爭，把它們擱置久未批准，延至最近方告解決，因此四省區的領導陣容一齊發表。

左報遲刊重大消息

奇怪的是中共新華社二十四日卽報導四川和西藏建立新黨委的消息，外國報紙多已刊載，但本港左報卻未報導，及至二十五日新華社再報導黑龍江、寧夏建立新黨委消息時，才於二十六日一齊刊登。這也顯示出，中共內部對這四省區建立新黨委感到惶惑不安。一定「中央」內部鬭爭激烈，底下的宣傳人員聞風膽裂，莫衷一是。從這來推敲，這四省區領導班子的公佈，可能是新當權派強行決定的，毛派可能誓死反對未能生效。否則本港左報何敢將這等重大消息擱置一天才發表！

統的搜羅記載，爲任何人所難比擬。第三、馮氏天性耿直，具有史德，絕少曲筆。第四、馮氏有史才，善於剪裁材料，擇精取華，文字簡便、活潑，讀來使人不倦。

馮氏對革命史的貢獻，實不亞於對革命的貢獻。在辛亥前後大部分參加革命的志士們，因馮氏之筆而浩然常存，死可瞑目。

馮氏嘗以詩述志，透露其革命史的抱負。

仲尼當阨春秋作。左邱失明國語成。我志未酬愧死友。寫將逸史寄平生。

趙宣受惠稱賢相。崔杼防民號賊臣。千古是非公論在。景陽綱目畏何人。

元年忝掌稽勳局。晚歲重修革命編。自信董南能直筆。開基功業此書傳。

數典忘先大有人。沐猴蒙馬更紛紛。一篇實錄皆身歷。啓導青年認國魂。

馮氏堅强的人格，凜然的風骨，對歷史的抱負，都表露出來。

「三十三年民主夢」

一九四八年赤禍滔滔，京滬勢將不守，馮氏再度舉家遷港。孤老閒居，目睹神洲陸沉，不勝神傷，一九五〇年乃皈依基督教。

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八月，承蔣總統電召，扶病偕眷赴台，「年屆七旬，垂垂老矣。」一九五三年，膺總統府顧問。其後數年，雖年老多病，仍不時講演革命史，並備國史館之諮詢。

一九五八年春，馮氏抱病經年，體弱不支，四月六日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

馮氏長子成功，長孫宣武皆任職台灣，宣武已生子，生前四代同堂頗享天倫之樂。

馮氏死後，其老友簡又文氏撰「革命元勳馮自由」，道馮氏生平甚詳。對馮氏爲人曾作如下描述：「坦率、戇直、眞誠，不作僞君子，不戴假面具，心直口直，罔知觀風趨避，或逢迎，或忌諱，故常與人杵，每與異己者斤斤爭辯，不憚是其所是，孤立獨行，從不肯屈己降志，或夤緣鑽營，以求顯職高位，大概因此不時遭忌遭怨，甚且樹敵，是故雖以其革命元勳之功績與資歷，不免於革命成功之後，屢受挫折而時在坎坷失意中，然卻可反映其高風亮節。此正是其人格之光榮而非恥辱也。」旨哉斯言。

最後謹錄馮氏自述詩四節，以終本篇。

行年七九未衰翁。幼侍孫公唱大同。細數同根多萎謝。空留後死敍豐功。

行年七九未衰翁。回想當年歌大風。無量頭顱無量血。最憐鳴釜毀金鐘。

行年七九未衰翁。恪守前盟貫始終。安得金田舊疇侶。一堂高唱大江東。

行年七九未衰翁。太息民權尙落空。三十三年民主夢。幾人繼撞自由鐘。

最後一句：「幾人繼撞自由鐘」，在迫問今天每一個中國人的良知。

史劍非

華社正式報導，胡亂說話，分明是毛派授意，實行突擊報導，破壞談判。後來證明這些破壞無效。中共與蘇聯已互派大使，並且貿易數字迭年上昇，已由六十萬盧布昇至一億三千萬盧布。

「老大難」

保派軍人勢力膨脹

從四省區領導班子看，也完全是新當權派的天下。四個第一書記全是軍人。西藏區委第一書記任榮，是軍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張國華，是四川省軍區政委；寧夏區委第一書記康健民，是寧夏軍區司令；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汪家道，是黑龍江軍區司令。一九六七、六八兩年建立革命委員會時，安插在四省區的毛派人物均已垮台。例如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劉結挺，常委張西挺（劉妻），並未進入省委領導班子。再如西藏革委會主任曾雍雅，是個中間偏毛分子，早於今年初垮台，當然未列入領導班子；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潘復生，一九五八年（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曾以右傾分子被淸算，可是一九六一年在劉少奇、鄧小平當權「吹翻案風」時復起，出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劉鄧本是他的「再造」恩人，可是遭毛派淸算嚇破了膽，見過鬼怕黑，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時，慌慌張張響應毛的號召，首創軍人、幹部、群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爲毛澤東的文革立下大功。但是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一柱擎天，始終未倒，而黑龍江省軍區歸瀋陽軍區統轄，潘的這種突出表現，終難容於保守派的軍人，現在新領導班子沒有他的名字，恐怕也倒台了。

毛派地方首腦紛紛垮台

統觀二十九省市的領導班子，由軍人擔任第一書記者有廣東、福建等二十一省市；由文職幹部擔任第一書記者僅上海、北平、天津、廣西、河北、陝西、湖南、河南八省市。而毛派在領導班子中佔優勢者僅上海一市。綜計垮台毛派在地方的革委會主任有：西藏曾雍雅，貴州李再含，山東王効禹，黑龍江潘復生，湖南黎原，山西劉格平，北平謝富治（垮而未倒，死而未殭），內蒙滕海淸（內調北平軍職）。到此中共的整黨建黨工作已告一段落。新當權派在地方得手之後，「中央」領導層的改組勢所必然。這一政治大手術將於「九屆三中全會」中解決，「二中全會」在去年九月召開，「三中全會」很可能在「十・一」之前舉行。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五人，陳伯達已垮定，康生垮而未倒，但是被逐出政治局常委已無疑問。在此筆者作一大膽預測，繼陳、康二人爲政治局常委者將不出黃永勝、李先念、葉劍英、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這幾個人。

魯遲

聯合國席位與中國前途

岳騫

由於聯合國大會會期日近，有關中國代表權問題，更逐漸引起國人關心，就聯合國本年形勢而言，已不是毛幫能否加入的問題，由於美國表示不反對毛幫入會，相信今年仍能堅持正義拒絕毛幫入會的國家將不會超過三分之一，因此今年鬬爭重心不再反對毛幫入會，而在是否排除中華民國出會，美日等國所致力者在此，這個世界組織若是講法理的話，當然有許多理由拒絕毛幫加入，卻沒有任何理由排除中華民國，因爲聯合國憲章上明白規定中華民國爲聯合國發起國，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毛幫僭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不能繼承中華民國的席位，若說毛幫控制了整個大陸，但中華民國仍然保有自己領土的一部份，仍與半數國家維持邦交，而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也一直忠於聯合國組織，恪盡一個會員的義務，聯合國有何理由驅逐一個發起國又有常任理事席位的國家出會，於理於法均有不合，但聯合國目前似乎已蔑棄法理，而向邪惡勢力屈服，加之美國本身爲了尼克遜要去共區，不願開罪毛幫，對此案處理進退失據，最後單獨提出一項保持中華民國席位的議案，語意含糊不清，更易爲敵方所乘，因此，對於本年聯合國席位的鬬爭，我們確實處於極端劣勢。

本文不在預測此案的勝敗，而是從最壞的結果來談中國的前途。

假如我國在聯合國投票失敗，不得不退出此一組織，將會有何種後果。照一般人最壞的估計是毛幫進入聯合國之後，將成爲中國合法的政府，屆時可以聲稱台灣爲其領土，要求收回台灣。但是，聯合國本身並無權要中華民國軍民放下武器，聽候毛幫接收，因爲這是中國內政問題，根據法理聯合國固然不能干預，根據現實情況，聯合國亦無力干涉。聯合國此一機構，在創立時原希望成爲世界性的政府，但由於蘇聯不肯合作，事實上變成了世界各國外交人員的俱樂部，每次開會發言、辯論、表決，但結果又有哪一件事眞正能實行？各國內政問題不說，即以聯合國本身的事務而言，琉球是聯合國委託美國代管的，美國私自讓渡與日本，美國此舉顯然違反憲章，聯合國卻無一言相質。又如西南非洲本是聯合國委託南非代管的，現在托管期間早過，聯合國曾經屢次催促南非政府給予西南非洲獨立，南非政府始終置之不理，聯合國對之亦無可奈何。由於聯合國本身淪爲國際俱樂部，政客講壇，本身無力解決任何國際紛爭，當然更不可能拿出任何辦法來解決中國的事。

因此，毛幫加入聯合國與我國退出聯合國，均與雙方鬬爭之勝負無關，中國即使退出聯合國，仍是中國合法政府，仍然要堅持對毛幫鬬爭，直到整個大陸光復，七億人民獲得自由爲止。

毛幫既不能藉聯合國的力量佔領台灣，繞了一大圈子還要回到本位上，面對面的鬬爭。毛幫如果要攻佔台灣，不出兩種方式，一種是以武力攻佔，派兵進攻，此點珍氏年鑑估計五年之內不可能，筆者在上期本刊已經談到，認爲永不可能。既然不能以武力攻佔，剩下還有一條路，就是從內部顛覆，顯然毛幫目前走的是這一條路。

從內部顛覆台灣，又有兩條路，一是利用台獨在內部製造混亂，目前擾攘的台獨分子，背景相當複雜，在美國支持台獨的皆是親毛分子如費正清一幫，在日本支持台獨的也是左翼政客，毛幫口頭雖然也反對台獨，但很可能是台獨眞正幕後的老板，因爲台獨不能成事，決不可能成立台灣國，任何人皆知。但台獨的活動，卻足以製造中華民國內部不安，台灣不論發生任何事件，皆與毛幫有利，觀乎毛幫能出錢支持新加坡一份反共報紙，則背後策動台獨似非意外之事。但台獨擾攘多年，除去出版一些蚊型刊物，逢到特殊紀念日在紐約、東京兩地發動小規模示威之外，與台灣本省並未發生任何影響，到了目前已經沉寂下來，久不聞台獨聲響，若非台獨本身已屆瓦解境地，就是毛幫另外找到新的可以利用的組織，而將台獨丢進垃圾箱了。無論原因爲何，要想依靠台獨解決台灣，總是此路不通了。

另一條路是以和談之名，向中華民國當局招降。自從毛偽政權成立後，曾有過幾次向中華民國政府招降的事，其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次大概發生在一九五〇年，有一個曾任漢口特別市市長，也是黃埔一期學生的徐會之，大陸陷共後，留在共區未走，向毛幫投靠，給予省市政協委員一類名義，頗不得意，徐會之異想天開，自動請纓要去台灣招降，毛幫當時也抱着姑且試試的心理，給予路費出境證來到香港，徐會之到港後申請去台，本來當時申請去台灣眞難如上天，但由於他過去的地位及人事關係

，黃埔一期同學當時得意者尚不少，有帶兵任司令官者，有從政任部長者，聽到老同學來了，聯合接風。酒酣耳熱，徐會之說出本身任務，要大家「起義」，當時在座諸人皆認爲他是喝醉酒，皆以開玩笑態度對之，徐會之見大家不信，當時取出陳毅發給的證件，證明本身不是冒充，這以來把在座諸人都嚇了一跳，不敢隱瞞，馬上報告總統，總統立時批示槍決，徐會之到死還大呼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成爲一大笑談。

第二次是在港發動，時間爲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九月，毛幫在港搜集一批廢銅爛鐵，每人給予三千元港幣，去北平慶祝僞慶，這批人皆是在港會直接間接參與過反共大業，此時突然作爲一百八十度轉變，固由於窮斯濫矣，爲三千元港幣所買，但也未嘗不有投機念頭，以爲毛幫天下定矣。及至這批人回港時，毛幫給予任務，要誘騙在港軍政大員回大陸，並定出獎金，據傳說能遊說張、關兩將軍回大陸，給予獎金港幣三十萬元，其他諸人以次遞減。單說其中一個程思遠，奉到此項命令，回港眞的大肆活動，他不敢去張、關兩將軍之門，卻找到鑽石山去見左先生，到房內坐下剛道達來意，左先生微笑說道：「思遠，我同老毛同鄉至好，我要打算出賣自己，何必再找中間人，我自己賺一筆獎金不是更好。」程思遠當時面紅耳赤，狼狽退出。

但那一個時期，毛幫似乎痰迷心竅，不能到台北去搞和談，卻在香港拚命造謠，腥晚報派出兩名記者去鑽石山訪問左舜生先生，左先生在房內大聲向家人說：「你告訴他們，左先生在家，但是不見他們。」但是這兩位「記者」回到報館居然發表新聞說青年黨某元老贊成和談，雖然未提左先生之名，但任何人皆看出是指的左先生，左先生性剛烈，怎肯吃這個啞吧虧，馬上在報紙發表公開聲明，指腥晚報記者「望門造謠」。筆者所以要細談舊事，旨在說明一點，任何人一旦上了共產黨的賊船，顧廉耻，違背良心，類似望門造謠之事皆能作出。

以上兩次誘和均成笑談，最近又有蛛絲馬跡顯示毛幫又來第三次，七月份一間左報刊出毛澤東去重慶晉見蔣主席事，隱約道出毛幫有意與政府舉行和談，旋周恩來發表正式談話，公然讚揚蔣總統不爲美國所屈，能維護國家尊嚴，其實周恩來應該知道他這位老長官一生爲誰屈過，只有此間左報閉着眼瞎說台灣如何淪爲美國保護地，國民黨如何受美日控制，現在周恩來算是照準他們臉上揍了一巴掌，但周恩來本意決不是頌揚校長（周恩來當面謁見蔣總統時之稱呼），而是眞正進行最高層統戰，想藉此瓦解反共軍民之敵愾同仇。因此，毛幫又宣佈凡是在台灣人回到大陸皆有獎賞，最近據「圈內」又傳出一項謠言，任何反共人士，不問昨天還在反，只要今天不反，皆可不咎既往。筆者聽到之後，不禁捧腹大笑，不由得想起毛幫剛竊據大陸時喊出的口號「既往不咎，立功有獎」，結果有百萬以上公教人員誤信了毛幫的保證，成了冤魂，不特對政府公教人員如此，卽對其本身反正過來黨人，也提出「自首不是叛變，潛伏勝於作戰」的口號，於是反正的共產黨人又歸了隊，這批人有多少雖不得而知，但可以斷言已無噍類，到了文革時，連劉少奇、彭眞、薄一波、楊獻珍、安子文都因辦過自首，或被捕獲得釋放而成爲叛徒內奸，最近那位「小小老百姓」半生替毛澤東捉刀的陳伯達，也因曾辦過自首而出問題。毛幫還拿這些騙人騙過一萬次的舊法術又來騙人，相信任何人看了皆會大笑，就是專門在此地爲毛幫搖旗吶喊自命爲覺悟的人士，如果他們敢回去以身試驗是否不咎既往，我都衷心佩服他們是好漢，可惜他們只敢在此說「祖國」如何强大，要他們回「祖國」去貢獻一分力量，相信找不到一個人。

上面這些拉雜的話，旨在說明一點，不論毛幫出什麼法術，想誘降中華民國當局及海外反共僑胞

兩條路皆行不通，仍然是一個對峙之局，在中國歷史上，國家分裂爲幾個部份，並立若干年的事例多得很，南北朝就對峙一百七十多年，至於最後究竟誰統一誰，就要看誰的作爲更得民心，台灣方面容有不如人意處，但台灣全省居民，無虞匱乏，家給人足的情況，收入數字之高，僅次於日本，這是舉世公認的事。說到自由，台北自不能同香港相比，但比起東南亞任何國家也並不差，如果聯合國眞有力量過問中國的事，可以作一個小規模試驗，從大陸及台灣各遷出十戶居民到某一中立地帶，然後任令他們選擇大陸或台灣作爲居留地，看看有幾戶願去大陸。還有一個更現實的例子，香港市民曾大規模向大陸寄過糧包，目前還在寄藥品，食油之類，有沒有人向台灣寄過東西，只見大陸難民源源外逃，生不能逃出，浮屍亦流到香港，有沒有發現台灣居民向香港或任何地區逃亡過。

兩相比較，高下立判，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不易之理，目前毛僞政權所以仍能勉强維持者，是由於毛澤東積惡足以鎮懾大眾，一旦毛澤東死去，大陸二十九省市區（此依毛幫劃分），起碼也要出現二十個獨立王國，到時將會始而尾不大掉，反抗中央，繼而互相攻伐，征奪地盤，終而同歸於盡，還政於民，這段時間有多長，自不能斷定，但依北洋軍閥演變過程而言，自毛澤東斃命之日算起，決不能超過二十年。

總之，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毛幫是否進得聯合國，與中國前途完全無關。毛幫必然要在中國崩潰；共產黨（共產主義已亡，故不提）必然要從人類記載上消失，此是必然之理，我們相信都可以看得到。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

（完）

天涯客

「改善了生活」以後，第一個節目，就是看電影。放映的是一部技術水平還停留在三十年代的朝鮮片子，逗引得那些美國人不斷地發議論，開玩笑。在場的北韓官兵們，顯然完全誤會了他們的意思，居然認爲他們在「熱烈討論」這部「愛國影片的內容和意義」，不禁大高其興，手舞足蹈。從此以後，每個星期五，都要替他們放映一部朝鮮的「愛國影片」。

此外，他們還派了一位「醫生」，來經常替俘虜們看病。不過，自從一個害了胃病，一個害了皮膚病，另一個害了重感冒的人，同時同地，都被他用塗碘酒的辦法來療治了一番之後，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是沒有人肯去「自投羅網」的。同時，他們還送了他一個外號，叫做「非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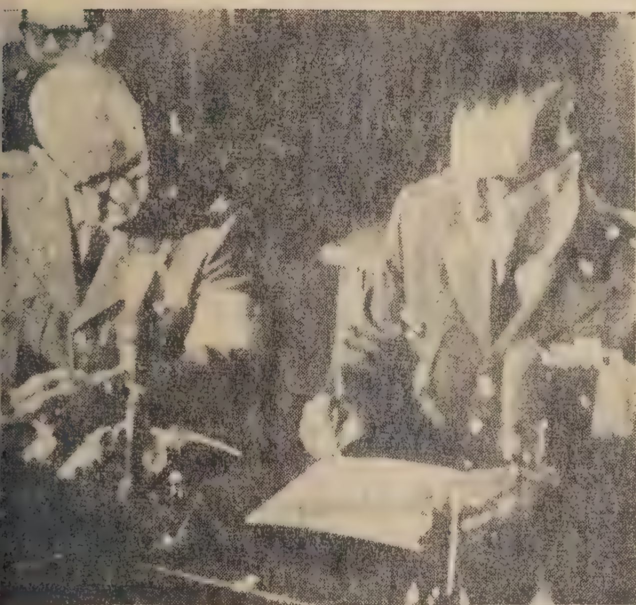
在吃的方面，永遠是蘿蔔湯和大米飯。不過，裏面常常夾了釘子，牙齒和小石頭。而蟲子和蒼蠅，當然更是每飯必有的東西，誰也不再注什麼意。

在他們被囚禁了將近半年之後，北韓人才第一次准他們看家信。這些信一向都堆在監獄的樓下，等待着檢查。凡是有一句話，或是一個字，犯了忌諱的時候，整個信馬上就會被丟進字紙簍去。

最讓負責檢查的「馬臉妖精」，感到不高興的地方是：這些家信裏，動不動就要提到「上帝」和「上帝保佑」。他一臉正經地向布赫艦長說：

「波比羅號事件，完全是我們兩個國家之間的事。這和任何其他的人，都完全不相干。不管他是上帝也好，不是上帝也好。」

家信一來，人們的情緒都比以前好得多了。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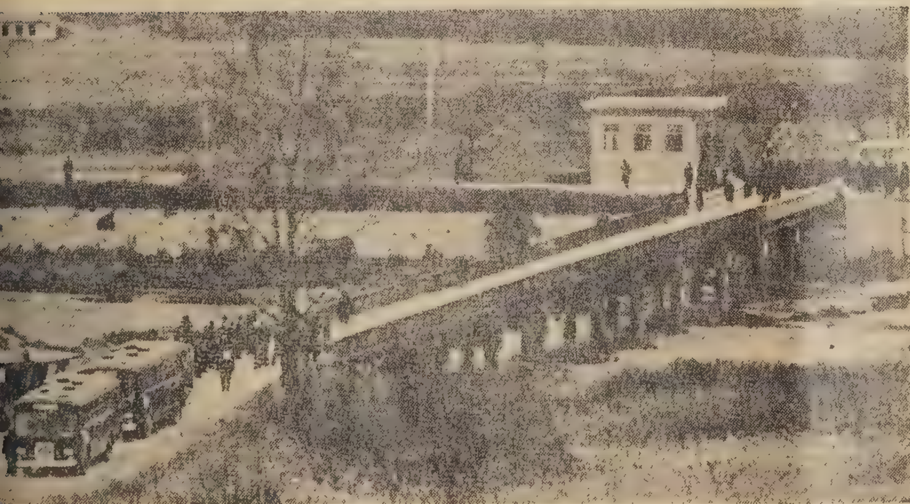
美國代表在板門店簽署文件要求釋放波比羅號的被俘官兵。

會受到什麼太大的阻力，因此，他們就接二連三地把俘虜們帶去聽「政治報告」，看「新聞紀錄片」，忙了個不停。誰知忙中有錯，因而就鬧了一個大笑話出來。

把中指伸得特別長的手勢，在歐美是用來罵人的，而且其有傷風化的程度，就好像廣東人用食指與中指夾着姆指的情形一樣。——在新聞片中，有一個北韓足球隊在倫敦參加比賽的鏡頭，球場觀眾中有一位紳士模樣的英國人，忽然站了起來，向着北韓人大做其「伸長中指」的手勢。北韓人還以爲這是一種親顏相喝采表示，所以還對他不停地微笑鞠躬致謝。

這一來，把那些好開玩笑的美國佬們，弄得幾乎笑破了肚皮。從第二天起，他們就決定專門用這個手勢，來對付北韓人。就是萬一有人要問這是什麼意思的話，他們也要一致回答：這是夏威夷的土人們表示「萬事順利」的意思。

過了不久，北韓人爲了要向美國鼓吹他們對俘虜的「寬大待遇」，特別讓每個人洗了澡，理了髮，穿上乾淨的制服，照了相交給報紙上去發表。那時就有好幾個俘虜，做出了聚精會神的樣子，翻閱



南北韓的界橋，好似香港中、英邊界的羅湖橋，俘虜們通過此橋，回到了自由世界。

着英文的照……小冊子，而實際上卻雙手都做着「伸長中指」的手勢。

在集體照相中，臉上雖然擺出來了嚴肅的表情，中指卻依舊伸得很長。

這些照片，在美國掀起了軒然大波，許多半信半疑的人，還特別去請教聾啞學校的教師，想知道這種手勢是不是還會有別的涵義？結果連美聯社通訊都正式發佈了消息道：

「相片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人們所做的那種有傷風化的手勢。……」



布赫艦長在北韓安排的記者招待會上，被「請」出來發言，作爲北韓的宣傳圖片。



北韓將他們做俘虜的「團體照」拍好了寄回美國。前排的人，都做出了「伸長中指」的手勢。



在板門店會議席上，美國與北韓代表，商談釋放俘虜問題。

這樣一來，當然氣得北韓人暴跳如雷，七竅生烟。再加上在一次「國際記者招待會」上，布赫艦長利用會間休息的機會，突然跳到麥可風前面去，向着六十幾個法國、日本、意國、東德、阿拉伯、西班牙、波蘭、蘇聯、保加利亞、印度和非洲的記者，慷慨陳辭了十五分鐘，誠懇地呼籲他們主持公道，支持俘虜們「立即釋放回家」的要求。北韓人因爲措手不及，只好咬牙切齒地讓他把話講完，但卻早已打好主意，要狠狠地給這些美國人們一點顏色看看了。

於是，就開始了所謂「苦難的一週」——差不多每個美國人，都挨了一頓痛打，打得個個鼻青臉腫。北韓兵一面用皮鞋底，拼命地打他們的嘴巴；一面還吼着問：

「老實說，美國中央情報局用這個手勢來代替什麼記號？」

原來在船上當韓文翻譯的那個小伙子，被打得實在熬不過了，就在夜裏，偷偷地用一塊破鏡子，割開了自己的血管，血流得越來越多，他自己也昏昏沉沉地失掉了知覺。

北韓兵怎麼樣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會在這時候自殺。他們連忙把醫生找來替他止血，同時也把對他的態度，一下子變得非常和善。然而，他卻下了死的決心，不顧三七二十一地痛罵起來。

奇怪的是：他越罵得兇，北韓兵也就越對他和氣。到了最後，他用綁着繃帶的手，攢成拳頭，向他們吼道：

「從此以後，誰敢再碰我一下，我就回敬他三老拳！」

誰也不明白：這些北韓兵爲什麼會那樣欺軟怕硬？他們一聲不響地讓他吼，而且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打過一個人。

這一段暴風雨後的平靜，最初使許多人感到了很不安。但是，接着來的就是：「替他們急急忙忙地治傷」，而且逼着他們每人再寫一份「坦白書」，做爲他們最後「向朝鮮人民低頭認罪」的表示。——這時，他們才相信：恢復自由的一天，已經很快就要來到了。

果然，在十二月十七號的下午，代表美國政府來認罪求饒的武德瓦少將，在板門店的會議席上，白紙黑字地提出了保證：

「美國政府承認：波比羅官兵口供中所提各節，均屬事實。」

一面又重申了華盛頓的要求：希望北韓「高抬貴手」，釋放那八十二個關了將近一年的俘虜。

六天以後，在一九六八年聖誕節的前夕，這八十二個俘虜，才伴着一口棺材，徒步通過了南北韓接壤處的界橋，重新回到了西方世界來。

（完）

離散了的

慘淡地度過苦着的歲月，
期待着不知日期的重逢，
你有如沒有蹤跡的游雲，
我卻是那呆立着的山峰。

翻開全唐詩，十居七八是描寫征夫怨婦的詩篇。那個時代為開拓疆界，征戰不絕。雖然創造了一個強盛的朝代，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人民為此倒也吃了不少苦。中華民族實在是一個多苦多難的民族，「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太平盛世，少之又少，而戰禍連綿似永無了期。特別是近百年來，中國人簡直沒有過過一天安樂的生活。

生離死別，皆是人生最大痛苦，我們的人民可說是受夠了。獨有土生土長於此間的青年男女最為幸福，夫妻日日相對，兒女常繞膝下。丈夫出差去外埠三幾日，就已覺得寂寞得無法忍受，機場送別，碼頭送行，皆是淚眼相對，手帕濕了一條又一條。但在我們的大陸，簡直沒有人願意為離別而揮淚了，因為這比家常便飯還要平凡，於是不禁想起「這裏的人民沒有淚」的詩句，啊！我們人民的眼淚早就流乾了。狂喜不是笑聲所能表達的，最深重的悲哀也不是眼淚所能表達的。

報載南北韓的紅十字會已經同意接觸，設法為千萬個離散的韓國家庭尋求重聚的途徑，讓他們重聚天倫。北韓這個強硬的共產國家，如今已開始正視這個問題了，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什麼時候才會想起億萬個被拆散了中國家庭呢？而他們何年何月才有重聚的希望呢？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海外的游子誰個能夠忘懷故國的山川，故國的園林，誰個不愛他的父母妻兒？即使未能「青春作伴好還鄉」，至少也希望「少小離家老大歸」，可是在二千多萬華僑中，有多少人是二十一年來未能踏進國門半步的呢？有多少人離家的時候，妻子還是不知愁字滋味的「閨中少婦」，如今已是白髮蒼蒼，垂垂老矣。有多少人，離家的時候兒女尚未出世，如今兒女們已經有了他們的兒女！有多少人離家的時候，爹娘尚健壯如牛，如今他們早已歸於一坏黃土。夫妻父子不能相聚，不能相見，莫非果真是天假禍於我們中國？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我們上一代的人備嚐戰禍的痛苦，八年抗日之後又是連年內戰。我們的一家一直都在離散之中。當我呱呱墜地的時候，抗戰的烽火連天。家父由南洋赴內地參加抗戰，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在異國飄蕩，度着悽慘的歲月，等到「劍外忽傳收薊北」，一家人總算在故鄉聚首了，但誰料好夢竟是如此短匆，內戰砲聲響，家父又飄海過洋。本以為這只是短暫的離別，不料一別竟是二十有一年。如今，家父已經客死異域，連屍骨也未能還鄉。而家母卻要在故鄉孤零零地度着慘淡的晚年。有孫而不能抱，有兒媳而無人奉侍。年

橫眉語

中共殺人五千萬

美國一位「中國通」華爾克在美國參院工業安全小組委員會發表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共統治大陸的二十多年來，「合理的估計可能有近五千萬人喪生」。

他這個報告，使許多的美國人為之駭然，可是，在熟悉中國大陸情形的香港中國人來說，對華爾克的這個報告，會認為一點都不誇張，他這個數字，還是相當保守的。不過，他這個報告在此時發表，至少對一些在迷夢中的美國人很能產生一些作用。

華爾克指責到中國大陸訪問的美國記者大部分只報導中共好的一面，對他們一切不人道及對人民的迫害等等，則隻字不提，視若無覩。

他說，美國記者自大陸發出的報導中，只有在中共尚未上台前曾在大陸的竇丁的通訊中曾畧為提及中共措施不當之處外，其他的記者不知因為看不見，抑或不敢觸怒中共，畧而不提，好話說盡。

華爾克認為美國記者這樣做是違反他們的職業道德，也是不可恕的。美國人知道毛澤東取得今天的地位，是以五千萬條中國人的人命換來，他們心中會有怎麼樣的感想？

華爾克指出，中共在經濟上及社會上雖然得到不少顯著的成就，但這

人道的措施，身受的中國人，有切膚之痛，當然不會不知；但美國人痛癢無關，大都茫然不解，只嚮往於與一個「世界四分一人口」的國家建交，簡直是矇查查的。

我們還慶幸在芸芸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當中，尚有一位華爾克這樣的人，還能夠說出一些公平中肯的話。可惜在一股逆流中，華爾克的話顯得太單薄了。

工業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美國議員伊斯蘭也說：現在是發表這個報告的「最適當的時機」。

因為，許多人正興緻勃勃於鼓吹跟中共政權打交道，而尼克遜也準備隨時動身到北平去了。

但，在他動身之前，最好看清楚曾屠殺過五千萬人的一雙血手。

左派學校遭困難

香港的教育制度經常成為左派份子攻擊的目標，現在，他們又多了一個攻擊的理由了。從今年下半年起，香港實行了免費小學教育，在官立學校及補助學校唸書的學童，免收學費，這一來，使到一家新開辦的左派學校招生遭遇到困難。

這一家學校是一九六九年左派人士發起「籌款建校」的產品，當時在左派大力募捐下，籌得八百萬港元，左派人士非常為這一次的「偉大成就」而自傲。

八百萬巨款應該可以建一間規模相當大的學校，可是籌得款項後，過了多時，還沒有動靜，因而捐款的人引起鼓噪。為了平息眾憤，左派頭頭結果在慈雲山新區購了一幢普通樓宇

地活着，而其活着的目的，僅是為了接到我們寄去的半片書紙，一張相片。月明之夜，每想及此，教人如何不涕下？

上一代人的悲劇，本來不應在我們這一代重演，因為干戈寥落二十一年，戰禍早已成為過去。二十一年的和平日子在中國近代史上，實在不算短了。二十餘年來，日本、西德已經從戰爭的廢墟上，重建起比戰前更加燦爛的繁華。我們這一代人，本來也應該在祖國的懷抱裏安居樂業，貢獻出自己的青春，為祖國的山河添上一些花錦。可惜戰禍的結束，並不等於太平的來臨。比戰禍更甚的人為災難，接二連三地落到無辜的中國人民頭上。中國億萬個家庭至今仍是支離破碎的家庭。一家人被迫分居於四方，甚至被分割成幾個不同的國籍。父親是星加坡公民，兒子是馬來亞公民，女兒是香港無國籍的華人，母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在華僑中絕不是特殊的現象。

眞正的離別，其痛苦不在離別本身，而在於相聚之無期。

寒窗雜憶

家庭（一）

待旦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是大家所熟悉的詩，但昔日我卻一直體會不出詩中那種無可奈何的淡淡的哀愁。直至我自己的家庭被迫拆散，才有了深切的體會。

一九六二年我妻子獲准離開大陸，但我的出國申請書卻被駁回。我們面臨着一項艱苦的抉擇，一塊留在大陸過着三十斤米四両油的「社會主義」生活，還是作勞燕分飛？深思熟慮的結果，我決定選擇後者。因為我深刻瞭解沒有做人起碼的自由，不可能有眞正的歡樂。與其大家都留在牢獄裏的團聚，不如讓一個出獄的分離。至少這樣我的下一代將無須經歷我在「社會主義」祖國的經歷過的苦難。但離別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已不是我所能預見的，一切只好聽從命運的安排。說實在的，在當年我並沒有想到我自己也會有離開大陸的一天。打從妻子坐上東去的火車那的一天起，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和準備。倘若她的感情是經受不起考驗的，我又何須緬念留戀這種脆弱的愛情？倘若她的感情是經受得起考驗的，我又何須為離別而恐懼?!我無意誇耀自己的「堅强」，但我知道感情是世界上最不能勉强的東西。

要破裂的終歸會破裂，不會破裂的怎樣也不會破裂。其決定因素是在於感情的基礎，而不在於相聚或離別。也許有人不同意我的說法，因為現實環境往往會逼使人不得不向它低頭。人絕不能完全生活在感情和幻想裏，他們畢竟要吃飯要穿衣服。男人尚如長期不能負起贍養妻兒的責任，她們往往不得不去依附別人。但破裂的並不是感情的本身，而只是夫妻關係的形式。妻赴港之後，我也和所有分離的夫妻一樣，寄望於一種毫無把握的期待。（未完）

，誰去讀左校？

拖延了三年時間，遭遇到這個困難，如果在實行免費教育之前辦好，大概還可以招到一部分學生，現在則只有出術了。

出術的方法之一是由左派頭頭下令旺角及深水埗區內的左校，合共撥出一千三百名學生就讀該校，充充場面。該校收容學生額共為二千名，其餘的七百名則由左派機構的員工遣送他們的子女入學。

可是，他們放棄了免費的學位，就讀左校，等於是受一重損失，因此都不大願意。

這一家新辦的左校，受到免費教育新政策的打擊，目前正感到進退兩難，如果新辦了一家學校，結果小貓三四隻，那便太過丟人。

這家左校花了八百萬元創辦，只能收容二千學生，即是說，在每一個學生身上要花四千元，比起政府的學位，耗費何只十倍？左派報紙之攻擊香港教育制度，自己辦的又如何？

抗戰勝利誰之功

日本無條件投降二十六週年紀念，中共新華社發表專文，據說當年抗戰勝利，是中共及其領導者毛澤東的功勞，根本不提在中國對日抗戰的整整八年間，中共困處陝北窰洞，培養本身的實力。

竄改歷史是中共的拿手好戲，這種自我誇大的作風，是從蘇聯老大哥方面學來的。蘇聯喜歡把一切事物的發明說是他們的成就，因此蘇聯的誇大狂，成為普遍的笑話。今日中共把抗戰勝利的功勞歸於老毛身上，情形正復相同。

抗戰由誰領導，在戰場上擲頭顱、洒熱血的是什麼人，他們都心知肚明，新華社的謊言，聽在這些人的耳朵裏，當然嗤之以鼻；可是，在七億大陸同胞中，有不少是在中共佔有大陸後才出生，惑於中共的宣傳，難辨眞偽。中共之敢於這麼厚面皮，作出這種謊言，當然因為在七億人民中，有很大的一個數目不知道這回事；就是知道他們說的是謊話，又誰敢說一個不字呢？

在紀念日本無條件投降二十六週年紀念中，中共又强調日本的軍國主義在復活中，並明白表示，中共將發動亞太區各國對付日本。

當年日本侵華，是在軍力的全盛時代，如果中共的宣傳是事實的話，只靠他們第八路軍的力量，就可以把日本打到無條件投降，今日日本軍力未復，而中共又强大於日何只數十倍，要將日本打垮，本該是易如反掌，又何必多此一舉，要發動亞太區各國來幫忙對付他？

其實，中共有今天的地位，有赤化整個大陸的機會，應該感謝日本，這完全是日本造成的。因為，如果沒有日本的侵華，國民黨剿共計劃必底於成，那時候，中共連陝化也無法再立足，那還有佔領整個大陸的可能？今天，中共坐穩了江山，日本軍閥該是第一功臣。這一點，連毛澤自己也不否認的。如果恩怨分明的話，毛澤東不但不該攻擊日本，還應該對日本軍閥歌功頌德呢。

萬人傑

怪事年年有，近來特別多！報載：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叫占士麥干奴的大學生，和他同房的學生會主席積貝加，是一對同性戀者，兩人都已二十八歲，去年兩次向地方法院申請發給一份結婚證書，均遭法官拒絕。積貝加是學法律的，心有不甘，又向高等法院上訴。本（八）月初居然獲得軒尼寶郡少年犯罪科法官阿瑟的批准，積貝加由占士麥奴收養，並准積貝加改名為「柏蓮．麥干奴」。

所謂「收養」，並不像一般的收養子女那樣，他們所提的收養的目，就像他們申請結婚證書時提出的一樣，要在他們這兩個男人之間，建立一個合法的關係，好使兩人能互相承受對方的財產。法院由於美國沒有兩個男人結婚的法律根據，所以才這樣通融辦理。這辦法很像香港的妾侍，雖然沒有夫婦之名，卻有夫婦之實；從此該學生會主席積貝加先生，事實上即成為柏蓮．麥干奴太太矣。

同性戀

據說：近年來歐美國家的同性戀運動鬧得有聲有色，一個美國的著名作家在紐約時報星期日雜誌上，自承他在過去二十五年中，過的是同性戀的生活。另一個保衛同性戀權利的人，競選哥倫比亞地區議會的席位，結果他獲得的選票，比一位黑人權力候選人還要多。

據美國國家精神健康院的估計，全國有四百萬自認是同性戀者的男女。按美國兩億人口計算，這數字已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可謂驚人。現在在美國十多個城市之中，同性戀牧師設立了他們自己的教堂，主持各項正常的宗教儀式，包括結婚。一九六九年以來，已有百多對同性戀者「結了婚」。現時，美國已有百多個同性戀組織，同性戀學生也在十多間大學中，設立類似的同盟會，他們並有二百多份報紙和雜誌，有的人竟然異想天開地要成立一個同性戀國家。真是猗歟盛哉！

這真是東方自東方，西方自西方！東方在兩千五百年以前，便有同性戀的記載了，但人們一致認為這是臭不可聞的醜事，只能在暗中偷偷摸摸，誰也不願公開談論它，即令富如鄧通、貴如董賢，也沒有人瞧得起他們。遜清時代，有所謂「相公堂子」之設，那是男性娼妓；社會上稱之為「兔子」，那是最為人所不齒的。想不到在歐美卻成了時髦玩意兒，公然大談特談，而不以為恥。有詩嘆曰：

一、海上今多逐臭夫，慣於出戶不由途。
聖壇禮罷同擁抱，竟是長鬚吻短鬚！

二、畢竟熊腰勝柳腰，鬚眉更是可憐嬌；
牛郎自有牛郎配，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國破方知人種賤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猶太人的悲慘遭遇，是眾所周知的事。他們的事跡曾列入歷史，曾拍成電影，曾寫成小說。十年前我曾看過一部以猶太人逃亡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作者似乎是德國名作家雷馬克，但看了那本書，我並不覺得猶太人逃亡生活悲慘，反而覺得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還不如當時德國的猶太人。他們可以從德國逃到捷克，從捷克逃到奧國，從奧國逃到瑞士，從瑞士逃到法國，他們所冒的危險僅是坐兩個星期牢，而且坐牢的時候還可人買到燒雞吃，他們無須爬山涉水，坐滿兩個星期牢當局就用車送他們到邊境，轉瞬之間又越境而去，到達另一個國度。沒有被抓到的時候，可以做推銷員，推銷貨物，可以做小販，販賣領帶，也可以當散工，既可以租住公寓，也可以自由戀愛，雖說他們沒有祖國，卻有國際性的猶太協會援助他們。

反觀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在自己的祖國不受歡迎，不能生存，又沒有流浪的自由。普通的「盲流」罪，也要付出長期坐牢，挨三兩米的代價。說到逃亡，更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險，梧桐山下滿佈白骨，后海灣常飄來浮屍。這就是我們這一代逃亡者用生命寫出來的慘史。

然而，我們的不幸並不在於必須付出艱巨的代價，必須拿生命來做賭博，而是我們雖有着兩個對立的政府，但在危急關頭卻未能得到及時的援助，有如沒有父母的棄兒。

一九六二年，一車一車的難民被香港政府押送回大陸，被投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如今逃抵澳門的難民，也一批又一批地被葡澳當局解押到拱北關閘，把他們送回他們冒着生命危險逃離的地方。

這是一種何等殘酷的事實啊！然而還有比這更加酷殘的事。

近日報載，澳門警察在追捕大陸逃亡難民的時候，開槍把其中一個難民擊斃。這簡直是無比殘忍的謀殺。難民僅是為了生存，為了自由而偷越邊境，莫非這就犯了死罪？我不知道這位死者是誰，他也許是我們的朋友，也許是我們的兄弟，但我卻知道他決沒有犯過死罪。他即使被送回大陸也未必被判處死刑。可是連殺人犯也不忍處死的葡澳當局，卻竟把一個連共產黨都不會處死的難民擊斃，教人怎能不怒髮衝冠？

誰是殺人兇手？是葡籍澳警還是華籍澳警？為什麼新聞界不進一步報導？為什麼報界不加以抨擊？莫非大陸難民的生命竟是這樣的不值錢？

「國破方知人種賤！」背叛了共產主義制度的中國人啊！你們能想到我們是何等的可憐嗎？在未離開大陸之前，你們能想到自由世界會給予我們這種待遇嗎？

鷸

利近攻，你無信義我無情，眾叛親離大勢已分明！

得到整個世界」。

這是馬列主義蠱惑人心的教義之一。列寧、斯大林領導的共產黨在俄國取得統治權以後，在其總結革命經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中對這個教義作了進一步的宣傳。

不消說，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都是信奉這個教義並宣傳這個教義的，中共自然也不例外。

「解放」辨正

「失掉身上的枷鎖」，在直覺上，意味着得到「解放」。中共在進行他們的叛亂活動時，就以「解放」作為一個基本口號，欺騙人心。由於中國的落後和貧窮，國家在多年動亂以後來不及有步驟地進行政治建設和經濟、文化建設，所以，這個口號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收到欺騙之效，導致了中共在大陸攫取了統治權。

在這大變動中，中共以它在某地取得統治權的時間來劃分歷史的年代，例如「北京解放」、「廣州解放」，或「解放前」、「解放後」，這樣，「解放」一詞又包涵了時間的概念。關心中國問題的人，都會知清這點常識。

當然，住在大陸的人，不管他本身是否自認為已獲得「解放」，在公開的言談中談到這問題時，他們不得不作「解放」如是說。中共的宣傳工具和海外左報當然更是「解放」不絕於口了。

奇怪的是，有些寫反共文章的人，或許他們以前身居大陸，在意識裏一時沒有掃清這個概念，或許人云亦云，在寫文章時，居然也「解放」「解放」寫個不休。如果說，這是一時不慎，倒不如說是政治觀念模糊，不自覺地承受了中共政治細菌的傳染。

「解放」一詞是否可入反共文章呢？在特定場合、特殊用途中，是可以用的，例如寫小說時，人物的對話用上這個詞，並不奇怪；如果作者在敍述某件事不得不用上這個詞，應該加上引號，以區分該詞的性質。這引號含有「所謂」的意味，往往使一個詞由褒義變成貶義，表現出詞語的感情色彩和作者鮮明的態度。

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究竟是否使人民獲得解放呢？這還是讓事實來回答：大陸人民的衣食供應有定量，居住、旅行甚至思想都沒有自由，政治受迫害，個人權益沒有保障，不僅沒有失去身上的枷鎖，反而在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經濟生活上加上了千百條繩索。分清這個是非，所謂「解放」云胡哉？

英菲

主張立法當局以嚴刑對付罪犯；並將本港的殺掠歪風比作一場烈火，籲請執法者首先撲滅火頭，治標要緊，然後才談防火治本之道。惜乎部分執法者一直都在「裝聾」（借用英文虎報社評字句），依舊寬大為懷，對兇徒從輕發落，仁慈的執法者拿着扇子輕輕鬆鬆的撥了幾年，至現在，火勢非但沒有停熄，且已「火乘風勢」，演變為四級大火了！

且看最近的報導：今年迄八月廿九日止，兇殺案達六十八宗，這數字發表後第二天，又多添一宗，以平均計算，預測今年達百宗以上，為開埠以來的兇殺案件刷新紀錄，「媲美」芝加哥。

新紀錄、舊觀感

部分執法者「裝聾」，警務處長卻不再「扮啞」，而對着「八個月六十九宗兇殺案」這個驚人紀錄，一反過往以破案率自豪自慰的態度，挺身而出發表評論，建議對暴力罪犯施以嚴刑重典，並且說：「我可能因了我所說的話，而被人非議，可惜目前還沒有人去試驗這些建議的可能性。」這幾句按語很有可圈可點很有點嬉笑怒罵的味道，罵的是誰，相信只要對方不再裝聾，必然心知肚明。

警務處長說的「暴力罪犯」，不單指殺人兇徒，也包括了暴力行刼傷人的敗類，對兇徒、敗類施用嚴刑，曾經有人指為「以暴易暴」，其實目前撲滅殺掠歪風，唯一有效的治標方法便是加重刑罰，敗類以非法暴力危害市民，則對他們還以合法「暴力」，只是敗類罪有應得，這樣以暴易暴有何不可？

試看兇徒暴力的可惡：一位漁民寡婦胼手胝足，積蓄了三千多元，用作子女教育費，不料於八月中旬，被飛辇登上住家艇以暴力行刼，血汗錢悉數被搶，孤兒寡婦給一綑綁，棄諸海心。漁婦獲救後對記者哭訴：「我已一無所有，沒有錢！沒有希望！沒有將來！」飛辇濫用暴力，刼得的三千多元，不過供其一時揮霍，卻把寡婦孤兒一家的理想毀滅淨盡，刼案發生時，正值颱風露絲襲港之前不久，婦孺六人在大海上被綁，生命危險可想而知，這些敗類不但謀財，更要害命，欺負的是手無寸鐵的婦孺，他們還有人性的嗎？對待沒有人性的傢伙，講仁慈感化豈非多餘？警方緝獲這夥兇徒之後，若不「以暴易暴」，處以極刑，而要以德報怨，輕判監管感化，試問對受害者是否公平？

在下寫的雖仍是老套的感慨，但輿論也不外是感慨的積累與反映，至於警務處長的一番話，能否敲醒執迷不悟的腦袋，則只有期待立法諸公不再掩着耳朵裝聾了。

江城子

向馬晴川先生致敬

錦江

最近報載，台北一年已古稀，辛亥革命老兵，馬晴川先生，把一生積蓄二萬元，捐獻政府，倡導設立反共救國基金。這是一件震撼人心，具有偉大意義的愛國行動。

二萬元的數字，在一些濶人的心目中，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事。然而，出於一個七十高齡，從事街頭擺賣的小市民，而且經過數十年的辛勞勤儉，由蠅頭微利，日積月累而成，對自己風燭殘年的生活，以及身後問題，毫不顧慮，慨然於國家安危爲重，傾囊救國，在這自私自利成風，芸芸衆生中，像馬老先生對國家，如此深刻認識，和宏偉胸懷，委實是鳳毛麟角，難能可貴了。

近年以來，世風日下，道義淪亡。關心國事的人，已不多見。間或偶有談論，也不外乎把國家安危，作茶餘酒後的談資，有時藉以發發牢騷，感慨一下，實際無補時艱。有些則飽食終日，放言高論，慷慨激昂，儼然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己任。待到需要出錢出力，救國救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諸如此類的人，比比皆是。

尤其有些在海外偏安日久的寓公，如置身世外桃源。把國家民族，忘得一乾二淨，幾乎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有些甚至入了外籍，作了殖民地高官。開口閉口必稱大英帝國，英女皇陛下，把原來國籍祖宗，早已抛到九霄雲外，洋氣十足。（如敝親戚××之類）實在令人髮指。

像馬老先生這種眞正愛國，感人肺腑的事蹟，是絕無僅有，使我深有所感。

在整個中國來說，（包括海外僑胞）財堪敵國，富甲一方，大不乏人。他們身居瓊樓玉閣，錦衣肉食，一擲千金，笙歌夜夜。過的是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窮奢極侈的生活；想的是，如何尋歡作樂，或者如何營謀子孫萬代，無憂無慮的基業。對國之民族的安危，不聞不問，對國家社會的福利事業，無國家民族觀念，聞馬先生之名，亦當羞煞，無地自容。

甚至有些人，喪心病狂，利令智昏，乘國際逆流洶湧，國事蜩螗，混水摸魚，作奸犯科，走私販毒，禍國殃民，不擇手段，從中攫取暴利。這些人簡直是國家民族的敗類，行同鴟梟，狗彘不如了。

目前，正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亦是人民羣衆，愛國効忠之時，馬老先生，這種純粹出於自發，眞誠愛國的熱忱，如麗日中天，光輝四射，樹立了愛國的楷模。可以與春秋時代，獻策報國的賢高，光輝事蹟，互相輝映，名垂不朽，像馬老先生這種愛國動人事蹟，應該付國史館，修碑立傳，廣爲褒揚，作爲愛國典範，鼓勵國民。

在此，我衷誠祝福馬老先生，老如松柏，四季常青，並謹向他致予虔誠的敬意。

偶感二則

藍海文

昇平世界

五月是雄壯的，七月是悲傷的。

七月大會堂的圖書展覽，我們終於看到了那些爲老前輩的先生們感到驕傲的作品了，深圳河北岸的人是沒有這個福份的。

這是一個昇平時代，香港很昇平，中國也很昇平。只有深圳河北岸是個火坑，是黨棍洗刼村民，村民忍辱偸生的日子。

北京的郭沫若頌德去了，臧克家頌德去了，紅線女也頌德去了。只有譚天榮、林希翎、李澤浩坐在天牢裏，愚蠢的王建國躺在地下。一個墳墓的世界，活埋之聲傳不出來，外面的風也吹不進去。

香港只有蚊在訴說太平，叭兒在搖尾狂吠。睡了的，瘋了的，死了的都已離開這個世界，剩下醒

五月是雄壯的，七月是悲傷的。七月大會堂的圖書展覽，我們到底看見幾本眞正反共革命的作品了？這是一個太平時代，中國太平，香港也很太平。只要聽見澈夜不息的麻將聲，茶樓酒肆的疊歌聲，和公館衙門的恭維聲，便覺得洪水還未流到腳下，炸彈未落在身邊，依舊是一個太平時代，於是要有滿城的消遣文學，只有愚蠢的譚天榮、林希翎、李澤浩需要反抗。

可憐的不懂及時行樂的青年！

可憐的我們復國救國的反共文化！

英雄與狗熊

戰爭對革命者是最好的考驗，誰是英雄，誰是熊狗，立刻就被分辨出來。

然而，和死神一起上過戰場，經過血的洗禮的人們，卻常常變成爲兩種不同的人。一是覺得，人生來就是要獲得愛性，不應該像豬一樣用刀去砍，像野獸一樣用子彈去穿的。生命僅有一次，他們丢卸了盔甲，不再做赳赳武夫，變成一個連小鳥也不願傷害的人了。一是因了拿慣刀子的緣故，劏豬劏羊已經成了癖習，人似乎生來就是刀下的東西，他們在血泊中養成了屠夫的性格，對一切都變得極端冷酷，但是除了女人以外。

托爾斯泰大概屬於前者，他不該看見指揮官的前面有塊厚厚的鋼板，不該看見一排排的青年倒下了便再不能翻起身來，更不應該去想，而出那部厚厚的「戰爭與和平」來。所以托爾斯泰不是英雄。毛澤東卻屬於後者。天下人吃樹葉的時候，他一樣抽着雪茄，一樣的坐着英國的轎車，儘管沒有戰爭而有三千萬的人頭在地上打滾，只要血海不衝到腳下，腐屍不堆在枕邊，他還是一樣的開飯，一樣的喊殺，一樣的一個女人之後又是一

青年之聲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三、斯達林欲使自己變得比列寧更高一等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斯達林還乾脆指出來：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儘可以把另外一位黨內很能幹、很有名的女同志，宣佈爲列寧的眞正遺孀。

這位女同志，現在還健在。所以，我不願意在這裏多談。

我認爲：斯達林對克魯普絲卡亞的態度，這樣惡劣，其實是和他對列寧的不夠尊重，分不開的。他想對我們發動心理攻勢，消滅我們對列寧的無限敬愛，因而使自己變得比列寧更高一等。

一談到這裏，我就非要提一下卡剛諾維奇不可。這位先生的作風，實在讓我「見之作三日嘔」。他眞是一個最標準的走狗和馬屁精。斯達林只要稍微暗示一下，他馬上就會跳起來，在人前大聲疾呼道：

同志們！用「斯達林主義萬歲」的口號，來代替「列寧主義萬歲」的口號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來了！

卡剛諾維奇在逢迎和拍馬的功夫，實在是沒有什麼能夠比得上的。不但無恥，而且毫無心肝。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爲了討好斯達林，他居然在自己的親弟弟明明被人陷害了的時候，也袖手旁觀，一言不發。

他的弟弟是一個猶太人，但是，特務們竟然誣指他是德國的間諜，準備在德軍佔領莫斯科以後，來出頭組織一個傀儡政府。把猶太人和法西斯拉在一起，簡直是一件再荒唐也沒有的事！但是，卡剛諾維奇卻絕不站出來，替他的弟弟講一句公道話。弄得他的弟弟只好自殺而死。

在一九三四年的第十七屆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上，我被選爲中委。那種選舉方式，看來彷彿很民主，候選人的名單，是在會上提名的。……後來，我才知道：實際上，任何人的名字，在沒有得到斯達林的同意以前，都絕對上不了名單。

一年之後，我當了莫斯科的市委第一書記。過了不久，又被選爲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直到那時，我總還是把自己從前用的那套工具，尺子、圓規一類的東西，隨時帶在身邊。我的肚子裏很明白：也許有一天，我會忽然被調回自己的老本行去的。

從此以後，我就經常有機會去出席政治局的會議，和斯達林共聚一堂。照我看來：我大概已經爬到一生中的頂點了。

那時，斯達林從來不自己當政治局會議的主席。他總是讓莫洛托夫來擔任這個角色。

莫洛托夫是他最老的朋友，兩個人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動時代，就已經建了交。莫洛托夫給我的印象，一向是：一個意志堅强，能夠獨立思想的人。在那些年月裏，我們家裏的東西，常常不夠吃。所以，一到政治局會議的休息時間，我們就蜂擁到餐桌邊去，把擺在那裏的三明治、香腸、奶酪、奶茶之類的東西，盡可能地塞在肚子裏。

自從我當了莫斯科的第一市委書記以後，就有了些機會，來參加斯達林和他的親信他所常常舉行的，不拘形式的「碰頭會」。莫斯科市黨委主席布爾加寧和我，都常常被斯達林請到他自己家裏去吃晚飯。

在吃飯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坐在他的旁邊。他招待我們，也非常殷勤。他最喜歡問我們的一句話是：

「喂，莫斯科的『民之父母』！你們的近況如何？」

對這種親切的口吻，我實在有點聽不慣。坐在他的旁邊，眼看着他說說笑笑，和一個常人一樣，但卻又絕對不能用常人的尺度，來衡量他的一切。一想到這裏，我就更覺得有點不自然了。

有一天，有人交給我一個電話號碼，叫我馬上打電話去。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斯達林的私人電話。

他是自己來接電話的，馬上開門見山地說道：

赫魯曉夫同志！聽說：公共厠所問題，現在鬧得相當嚴重。似乎無論在那裏，都找不到多少公共厠所。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你馬上和布爾加寧談一下，採取些行動，把這種局勢扭轉過來！

我和布爾加寧，馬上使盡了全身解數，到處親自察看，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逼着所有的警察，也來替我們幫忙。後來，斯達林又叫我們在市區內，建立了一系列門上裝着「收銀自動開關」的現代化公共厠所，這問題才總算解決了。

從這一段無關大局的小故事裏，就可以看出來：斯達林這個國際工人的階級領袖，居然還會在百忙中，有那麼多功夫來關心一個大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小節。

一九三四年的一天晚上，卡剛諾維奇忽然給我來了一個電話：

「我現在在中央政治局。請你馬上來一趟。越快越好！」

一到了克里姆林宮，他立刻就告訴我：

「剛才出了一件大事！基洛夫同志在列寧格勒被暗殺了。

我們已經推了一個代表團，馬上到列寧格勒去。斯達林、沃羅希諾夫、莫洛托夫都在內，另外還有六十位從莫斯科組織和工人裏選出來的代表。

你是這個代表團的團長。回來的時候，你要親自護送基洛夫的靈櫬到莫斯科來。」

當天夜裏，我就搭了火車到列寧格勒去，可是在路上既沒有遇見斯達林，也沒有看到沃羅希諾夫和莫洛托夫。

到了列寧格勒的時候，全城彷彿都沉淪在無限的哀傷裏。這當然也許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的緣故。

基洛夫爲什麼會被暗殺了？一直沒有人搞得清楚。我們只知道：兇手是一個被開除出黨的托派分子，叫做尼柯拉耶夫。

（未完）

小說

日夜

田韋

三、義薄雲天

暮色漸漸籠罩大地，叢山，田野沉沒在愈來愈濃的陰鬱中。晚風掀起陣陣黃塵，往行人身上撲去。我們一行五人，沿着公路急匆匆的向東南方奔走，我們穿着一色草綠軍裝，揹着背包，背上套着紅袖章，為頭的背包上還插着面小紅旗。

誰都看得出，這是小隊「串連」的紅衛兵。

半年來，整個中國大陸，到處都是這些紅衛兵，他們在全國各地亂竄，從海南到東北，由上海到烏魯木齊，沒一個角落沒有他們的足跡，就連被劃為「邊防禁區」的此地，也禁不了他們。

「距離登山點還有五里」，我壓低聲音道：「在前方那座突出的山峯就是『乳頭山』，今晚的第一站！按我們原定的計劃，在夜半十二時前就要登上頂峯！」

我們腳下不停，抬頭默默地觀察着那突兀高挺的山峯。

「已是五點五十分了。」老戰掏出懷裏的袋錶看看。

「怎麼還不見老沈來呢？」賢語氣有點焦急。

倒是謙還沉得住氣：「還有好一段路呢，急什麼。」

「按計劃五點三十分老沈應該趕上來的，可是……為什麼呢……」我心裏也不禁焦灼起來，「這[illegible]

「唄，唄——」一輛貨車從後面飛馳而來，捲起漫天黃塵，風勢迎面吹來，我們趕緊蒙住臉孔。

「叮鈴，叮鈴，叮鈴！」緊接着汽車過去，後面響起三聲清脆的單車鈴聲。剎時，五人精神為之一震，顧不得滾滾沙塵，不約而同的叫道：「老沈！」

走在前頭的洗小文興奮得跳在路心，橫開雙手，叫道：「老沈，我們在這裏！」

單車一下子剎住，車上的人跳下來沒好氣的喝道：「幹什麼，你要找死！」

原來不是老沈，是個穿着舊軍裝的人。

「對不起，同志，我們認錯了人。」謙道歉。

那傢伙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們，眼裏閃着一派不懷好意的神情，「你們是幹什麼的？」

「我們是串連的紅衛兵，」我答道。回頭對同伴道：「走吧，天就要黑了！」

「慢着！」那傢伙道：「你們到那裏去？」

老戰瞧着瞄頭不對，故意要出紅衛兵的作風：「到那裏去？到北京去！媽的，你是老幾？配問我們！」

「我是本公社的民兵隊長！這裏是邊防禁區，我有權檢查任何人！」那傢伙口氣挺大的。

「當權派，哼，不是好東西！」賢擺出一副鬬爭的神氣。

我心裏一凜，怎麼偏在這骨節眼上遇見這瘟神，說不定老沈就會到來，那就全砸了！我心念急轉[illegible]，不讓他再[illegible]下去，對那家伙道：「你是民兵隊長？正好。我們正要到你們公社裏，今早，惠州的紅衛兵接待站告訴我們，淡江公社設有一個接待站，可以住宿，還有多遠？」

那傢伙看着我們，態度較和了一點：「是的，公社就在前面不遠。你們是那裏的？」

「清華井岡山！」謙指指洗小文背包上的小紅旗，搬出個大招牌，誰都知道，這路人馬不好惹。

「你們慢走吧，公社的接待站就在前面。」那民兵隊長顯然相信了，蹬上單車飛奔而去。

五個人互相對望着，苦笑起來。

天已開始黑下來了，公路上除了他們沒有別的行人，他們腳步不自覺的越來越變得慢了，可是，登山點還是越縮越近，乳頭峯就快到了。誰也沒說一句話，可是，大家心裏都知道在想些什麼……

突然，賢站住回頭對我道：「阿韋，我看似乎不太妥呢，怎麼老沈……」

五人一下停住腳步，相覷片刻，老戰把人人心裏的想法道了出來：「莫非老沈他們出了問題？」

我的臉色凝重得像塊石板，兩眼向前凝視，緊緊咬着牙根：「登山點就在前面五百碼處，作好準備，繼續前進！」

賢急道：「可是，老沈還不見！」

「不行！阿韋，乾糧，手電，雨衣，球膽全在老沈那裏，不行的！」老戰反對道。

「這一去最少也有四天路程，沒乾糧餓也餓死了，怎麼能爬山呢！」謙也道。

「那你們說怎麼辦？」我的聲音從牙縫裏透出：「前面不遠是淡江公社社址，後面是檢查站，七點鐘巡邏的軍車就會經過這裏！」

「那怎麼辦？」小文慌得直打轉。一時大伙全沒了主意。

「不行也要行！我們已是破釜沉舟，沒有後退的餘地！我們每人身上還有幾個吃剩的饅頭，捱過今晚，越過『大士峯』就是林場，再想法摸進去弄吃的！」

謙點點頭，沉重地道：「也只好走這步棋了。阿韋，老沈……老沈會不會出了問題？」

我的心裏象火燒般的焦灼，難受：「老沈，老

沈究竟出了什麼事？萬一被發覺，協助偷渡罪名可不輕，起碼勞改五年的！老沈，我們累你……」

半年前。一天中午，「東深水利工程淡江水庫建設指揮部」來了兩個年青人，天氣暖洋洋的，他們靠在門口台階上晒太陽，身邊擺着一堆簡單的行李，還有扁擔，竹簍，石錘等一些工具，一眼就看得出他們是到處浪蕩流散找工做的「散工仔」。

那就是我和老戰——陳志英。

這時，一個穿着運動衣褲的年青人走進「指揮部」，問那在打盹的看門老頭：「李大伯，出納員不在嗎？」

老頭睜開眼，眉開眼笑道：「是小沈呀，來出糧吧？幹部全去了開會，沒這麼早回來呢，坐坐吧！」

「不了。我下午再來吧！」那年青人笑道。

老戰手肘碰碰我：「喂，你看，他穿的運動衣不是『廣東青年隊』的？」

「嗯，不錯。」我也有點奇怪，錯不了，這球衣是『廣東青年隊』的，瞧這年青人高大魁梧的身材，定是個運動員，可怎麼這裏會有運動員？

那年青人也注意到我們，他打量了我們片刻，走向前來：「你們是來找工的。」

我們站起來，老戰道：「是的。我們是廣州來的，有『居委會』和『派出所』的證明。」他伸手掏口袋。

「不必看了。」他按住老戰，笑道：「見過幹部沒有？」

「還沒有。我們剛到一會，幹部走了。」我說道。

年青人看看我們，點點頭：「我叫沈陽。是『青年隊』的，要是你們願意，可以參加我們隊。」

「那敢情好！」我和老戰高興得跳起來。

「好，那走吧。就快放工吃飯了！」沈陽道。

看門的老頭裂開嘴笑道：「後生仔，算你們夠運，一來就碰到了貴人！」

路上，沈陽問起我們：「你們在那間學校畢業的？」

「六中。我叫陳志英，他是田韋，我們是同學。」老戰答道。

沈陽略一思索：「六中？中大附中嗎？那是在河南康樂村咯，環境不錯！」

「沈同志也是廣州來的？」我謹慎地問道。

「叫我老沈好了。我以前在廣州體育學院學習，打的是『廣青隊』。現在嘛，改造地球！」他幽默地道。

「哈哈……」「哈……」我們一齊笑起來，「改造地球」是廣州學生中流行的「地下語」，指下放到農村去勞動。

「到這裏改造地球總比我去海南島好多了！」老戰感慨的道。

我狠盯了他一眼，他才發覺自己失言，偷眼看看沈陽，嘴角掛着一絲笑，意味深長的道：「那當然！」

「青年隊」的成員全是由各大城市下放到當地的青年人，沈陽是隊長。我和老戰過不了兩天就和他們混熟了。

日子過得好快，我和老戰不覺已在水庫工地幹了一個月。在這段日子裏，我們了解沈陽是個熱血漢子，為人忠直，豪爽，為朋友兩脇插刀而不惜的義氣丈夫。「青年隊」隔不了幾天就有人「失踪」，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些人「失踪」到那裏去了，身為隊長的沈陽，對那些嚮往自由的青年總是有意無意的盡力給予掩護和協助的。不單「青年隊」的人，甚至全工地上下，沒一個人對他不是折服敬佩的。

沈陽和我、老戰經一月來的朝夕相處，結下了深深的友誼，我們坦白的告訴沈陽，此行是奉洗老師之命為逃亡做準備工作，進行實際探察，調查情況，蒐集逃亡的一切資料：路線、地形、關卡、哨所、時間等等，以制定逃亡的計劃。

沈陽也告訴我們，其實，當第一次見到我們，他已經猜到了我們是幹什麼的，他願意盡力幫助我們，脫離這個黑暗的社會！他這樣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讓更多有為的青年獲得自由！在老沈的幫助下，我們很快的完成了勘察任務，制定了行動計劃，第一批的冼老師、我、李山和張文華就在老沈的協助下順利登山了！因為我在上次不幸失敗，因此，再次加入了這第二批人馬的行動。

因為離登山點不遠有個「邊防檢查站」，那是必經之路，行人通過時一定需要檢查甚至搜身，所以我們把乾糧等一應物品交給老沈，利用老沈是當地人的關係，經過偽裝單車載着通過「檢查站」，在約定的時間，地點和空手的他們會合，再帶上山去。如今，登山點就在眼前，可老沈還之見來，這怎麼令他們不心急如焚呢！

突然，謙停住腳步，緊張的道：「聽，什麼聲音！」

五個人屏聲靜息站住，仔細的聆聽着，果然，微風中隱約傳來陣陣有節奏的單車鈴聲：「叮鈴，叮鈴，叮鈴！」「叮鈴，叮鈴，叮鈴！」車鈴三響一停，不歇的響着，透出打鈴人的一片焦灼之情。

「是老沈！」五個人一下子振奮起來，三響一節，正是我們約定好的暗號。鈴聲越來越響，跟着雪亮的車燈由遠處飛馳而近。

「前進！」謙和我齊聲叫出暗語。

飛馳的單車「吱」的一下剎住，一個人跳了下來：「兄弟們！」

「老沈！」我們忘記了一切，興奮得擁抱在一起。

「單車半路壞了！」老沈喘着氣，抹了把汗：「我急死了，嗨，差點就誤了大事！」

我們從單車尾架竹籮裏接過乾糧包，逐一和老沈緊緊的擁抱一下。

「珍重，兄弟們，一路順風！」老沈眼裏閃着淚光。

「珍重！大哥，再見了，希望不久在香港再見！」我激動的流下了淚。

「大哥，我們忘不了你的恩情！」小文嗚咽着道。

「好，走吧！我給你們把風。」老沈輕輕的推開他們。「上山吧！」他背過臉走了開去。

五之最後看了一眼老沈。「緊跟着，衝！」我領頭衝上了山去！像五支脫弦的箭飛射上「乳頭山」，消失在黑夜裏。

（未完）

梅蘭芳中州義演瑣憶

梨園舊友



時間已過去三十六年了，可是一切情景彷彿還和昨天差不多，趁着記憶猶新，所以我要把這段經過記下來。

一九三四（民國二十三）年黃河在河南省某處決口，泛濫成災。救濟機關爲了廣籌賑款，準備邀梅蘭芳劇團來開封義演一次，以售票所得，作爲賑濟之用。那時梅氏將屆四十，藝術修養如日方中，而且以前他向未在河南演出過，如能成爲事實，必可轟動全省，籌一筆鉅款，絕對不成問題。

當時，鄭劍西（浙江瑞安人）在省府任秘書，他的詩、書、畫都有相當造詣；對京劇尤有研究，著有「二簧尋聲譜」，琴胡學自陳彥衡，有「風流秘書」的雅號。和梅氏有舊，由鄭氏徵得梅氏同意後，遂由救濟機關正式邀請「梅劇團」全體人員來汴作爲期十日的義演。

梅劇團之重要腳色，除梅氏本人外，計有鬚生王又宸、王少亭，小生姜妙香，花旦姚玉芙，武旦朱桂芳，花面劉連榮，琴師徐蘭沅等。劇目計爲：宇宙鋒、奇雙會、霸王別姬、頭本西施、汾河灣、牢獄鴛鴦、四郎探母、貞娥刺虎、紅線盜盒、鳳還巢、頭本太眞外傳。在十天之中有兩個星期日，於是又加演日場，其中「別姬」一劇，因慕名者多，徇衆要求又重演一場。十一個劇目共演十二場。票價分爲五元、四元、三元、二元、一元五種。一元座在三樓，連電影院最後排也不如，不用望遠鏡便看不清劇中人的面部表情。

救濟機關的算盤的確打得不錯，自梅劇團來汴義演的消息傳出後，馬上全省爲之轟動；京戲迷自不必說，無論如何非看不可。就連外縣那些對京戲一竅不通的土紳士、土財主，也紛紛跑到省會開開眼界，看看「東方第一美男子」究竟漂亮到什麼程度。所以梅劇團剛到開封，還未開始演唱，旅館中便佔滿慕名而來的各地觀衆了。

一個戲迷的素描

那時筆者剛讀完師範，在一間小學教書，每月薪金只有法幣二十元。這待遇現在看起來，似乎比本港的私校教師還更「可恥」，但當時我們卻沒有這種感覺。因爲我們那裏的生活程度特別低：一角錢可以買一隻肥鷄，一塊錢可以僱一個女傭，兩塊錢便能租三間房子；所以雖只是區區二十元，一個三、五口之家也可以過得滿舒服了。

但是，如果拿小學教員的薪水和梅劇團的票價比起來，那眞叫人覺得「可恥」之至：辛辛苦苦幹一個月，只夠看四場戲，而且來回車票，住旅館和其他開支還未計算在內。我當時計算，如果看完十天，非花掉一百塊大洋不可，而這幾乎是我的半年收入，那怎麼成？

可是，那時正是我由老生改唱青衣的時候，雖然最欣賞程腔，但我的嗓音和梅氏十分接近，自然非學梅派不可。而且也正是我迷京戲迷到入魔的階段，這樣難得的機會怎能讓它失之交臂？好在家中的經濟責任不需要我負擔，事前我也有所準備，又在校長那裏預支了一月薪金；恰巧當時正值學期結束，於是我連夜看完卷子，便帶了八十元立即趕往開封了。

晚上九點多鐘到達開封，那正是梅氏上演的第一天。我下了火車，不去找旅館，坐了人力車直往人民會場，因爲這時戲雖已演了一半，但看大軸戲卻一點也不晚；而我的興趣恰是專在大軸，對於壓軸的王又宸也視同鷄肋。

到了人民會場，戲已演至倒第二，而且是第一天，當然好位子早已賣光。於是只好花了兩元，買一張二樓後排的座位，地方雖欠理想，但聽起來也是一樣。

散場之後，才在鵓鴿市找到一家小旅館，每日收費二角。旅館附近清眞館中的牛肉燴餅，物美價廉，每碗只售銅元二百文（法幣每元換銅元八千，折合二分半），飯量小的人不一定吃得完。所以我在食住方面儘量節省，在買戲票方面卻毫不吝惜，儘可能買好座，二者的用度大概是一與十之比。各地來開封「看梅蘭芳」的豪紳富賈雖也不少，花的錢也可能多過我這個窮教員十倍、百倍，但像我這樣花最少的錢看最好的戲，而且自始至終一場不脫的，恐怕很不容易找出第二人來。

每天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買戲票，那時似乎還沒有「黃牛」這一行，即令有人想從中漁利，也只有偷偷摸摸不敢公然出現。同時，因爲票價太高，買來之後，萬一賣不出去如何吃得消？所以我每天都能買到相當好的座位。第二件大事是每次散場之後，一個人回到旅社，照着唱詞「複習」，說也奇怪，我對於梅氏的唱腔，似乎聽過之後，便能模仿得出，大概是由於平時已有基礎，聽時又特別用心之故。

梅蘭芳風魔了河南觀衆

在梅氏所演的十一個劇目中，最受歡迎的是霸王別姬和鳳還巢，前者得力於唱片的長期宣傳，後者則由於劇情的曲折以及梅氏之表演細膩。其次爲四郎探母與太眞外傳。此外宇宙鋒、汾河灣、西施諸劇亦頗受歡迎；奇雙會由於不

工戲」，所受歡迎程度遠不及上述諸劇。綜合說來，那次義演在梅氏個人而言是非常成功的，因爲他的唱做藝術既無懈可擊，待人接物又很虛心，對票界、新聞界都很週到，而且又是義務演出，不受報酬，所以輿論方面有讚無彈。可以說是在所有來汴演唱的名伶中，收獲最圓滿的一位。其後程硯秋、尙小雲、荀慧生、徐碧雲、潭富英、言菊朋諸人，雖曾先後來汴演唱，但聲譽方面和梅氏比起來，都無法望其項背了。

河南觀眾對梅氏歡迎到什麼程度，我們可於一件小事中窺見一斑，每次散場雖已接近午夜，但後台門口仍有大批觀眾不肯散去，爲的是等候梅氏卸妝後一覩他的廬山眞面目。星期天日場散後，觀眾更多，不僅後台門口，凡是梅氏汽車所經之處，都是洶湧的人羣。

某日適値雨後，路旁觀眾滿坑滿谷，梅氏頻頻揮帽答禮。汽車經過時，將路上積水濺及一人身上，那人不但不以爲意，反而舉以示人云：「這泥水是梅蘭芳坐的汽車濺來的。」言下似覺無限榮幸。

人民會場簡介

人民會場在相國寺隔壁，是北伐前基督將軍馮玉祥在河南主政時修建的一座巨厦。樓高三層，寬大無比，可容觀眾萬人，最初本來是用來開市民大會的，所以並不宜於演戲。一因地方太大，上座千人亦有零零落落之感，予人以不能「叫座」的錯覺；二因嗓音弱者不能達到中座，更不必說後排了。所以很少名伶敢在該處上演。可是梅氏憑他那副得天獨厚的鋼喉鐵嗓，在這碩大無朋的劇院中演唱正是相得益彰，無論唱唸每一句、每一字都能貫滿全場，甚至有些無錢買票的市民，站在劇院門外也能聽得出。這是由於他的嗓音寬而且亮之故，其實他的調門是相當低的，和王又宸合唱時都用兩根絃；唱坐宮快板對口時，王便要壓低嗓子來遷就他了。

王又宸予人印象不佳

王又宸本是早已成名的脚色，由於和老譚有翁壻之誼，所以常以譚派傳人自居。可是那次演出卻是失敗的，也許由於開封觀眾對梅氏表現得太熱烈了吧，相形之下，對王氏便顯得非常冷淡；於是他唱得更不起勁兒。他自己既不賣力，觀眾當然更不會捧他，不過因爲這是義演，大家不好意思多作挑剔，所以他才能在平淡無奇中敷衍下來。如果他是一個人來唱營業戲的，那就會讓他吃不了兜着走了。

連營寨是王又宸的拿手戲之一，很早便灌了唱片，唱老生的票友差不多人人都會喊幾句「白盔白甲白旗號」。當梅氏上演太眞外傳那天，壓軸戲便是王的連營寨；兩段反西皮唱得我昏昏睡去，直到姜妙香的高力士上場，唱那段西

王又宸之不爲觀眾歡迎，大概吃了嗓子的虧，他的嗓音吃調雖高，但狹窄異常，音量大概只及梅氏五分之一，十排之後便聽不清楚。而且大家志不在此，所以後排的人很難保持肅靜，因而大家對於他的戲也就認爲無足輕重了。

開封的商業雖不發達，京劇方面不能養住一流脚色，但票房卻不少。最著名的有「陽春國劇社」、「丙子劇社」等。而且它的成員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如省府各廳處職員、河南大學學生和各校教職員。他們經常彩排，又因爲那裏是「中州韻」的發祥地，所以對唸字特別講究。馬連良到開封演唱時，由於態度傲慢，便吃過票界一次大虧，所以許多伶人都視開封爲畏途，因爲地方既窮，環境又不易應付也。

梅劇團的其他脚色，如姜妙香、劉錢榮、王少亭、姚玉芙等都是裏子材料，平平而已。只有朱桂芳打出手時，曾失手數次，場面頗爲尷尬。其實如無確實把握，何必一定打出手？老老實實地開打豈不可以藏拙？

佈景問題

梅氏個人之歌舞藝術，自是無懈可擊，但在佈景方面，似乎還有待研究改進。梅氏出場，台上經常爲一「丹鳳朝陽」黃緞子湘繡大幕；唱別姬時，背景爲一野地宿營油畫，上繪帳幕若干（紅線盜盒亦用此幕）；太眞外傳則爲一風景畫，台上置有九曲欄杆；出浴時置有浴盆等物。我以爲此類實物有時適足以破壞統一氣氛；因爲京劇歌舞乃係百分百的象徵藝術，一有實物，藝術的完整性便遭破壞，例如程硯秋與貫大元演打漁殺家時，背景用一幅江水油畫；可是該油畫中竟有冒烟的輪船，所謂「河下」，看來完全像黃浦江，試問這還成什麼話？所以梅氏於一九五六年三度訪日時，上演「秋江」「三义口」兩劇，日本藝術家便認爲佈景不合理，因爲「秋江」的江水背景，和演員們虛擬的搖櫓、解纜、掌篙、上船、下船的動作，以及描摹小舟在江上風濤中顚簸、搖晃的生動姿態，不能協調。演「三义口」時，大幕上掛看一塊圓形的彩色敦煌圖案，他們認爲和黑夜中任堂惠與劉利華的跌撲、摸黑的各種身段不能結合。他們主張這兩個戲都用素幕，更能突出人物的形象。下次演出時，梅氏接受了他們的意見，都改用了素幕，他還到前台看看，果然覺得比原來舒服得多。所以藝術的統一風格，是千萬不可破壞的。

梅氏在開封演唱期間，震於「中州韻」的大名，不斷向當地人士請教，可惜票界、教育界人士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致使梅氏失望而歸。這個問題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淸楚，將來有機會再和各位研究罷。

（完）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現在話又說回來，張大王在日本要見蔡文治，顧孟餘在日本也要見蔡文治，而他們都未見到蔡文治，這並非蔡文治不願見他們，而是蔡本身沒有自己去見他們的主權，蔡文治正和一批在日本的黑市中國人一樣，被美國人圈在鐵絲網內，美國人不准許他根本出了茅畸鎭鐵網的大門，就是准予他出鐵網轉一轉，但是還要美國人陪同，相反的蔡文治正願見他們談一談，然而美國人卻不准他和他們談一談，這是蔡文治的苦衷與悲哀。

在上述的情形下，這一批不去台灣歸隊，又不見容於大陸的海外的民主自由人士，一直在等蔡文治的消息，而進一步的把運動，變爲黨或盟，則遲遲不能實現。爲什麼在一九五二年雙十節，民主戰鬬同盟發佈宣言呢？這裏卻有一段文章，筆者筆鋒又要回到日本茅畸鎭的營房內。

一九五二年的四月×日，一架專機帶來了神奈川茅畸鎭營房內一羣新人，這一羣新人，不是進來此受訓的學員，而是由香港調回後方基地一羣工作幹部和游擊領袖。這一批人到達日本的階段正是王治闓僱員運動舉起叛旗的前夕，A班快要畢業的階段。

美夢終告幻滅

自由中國運動到了這一個階段，就是要大量對大陸空投人員了，當然A班是取着試行空投而大量空投的角色。在空投之前須要有周密的計劃與愼重的佈署，這一批由香港飛來此地的人就和空投佈署計劃有關。

將要空投的地區，是以兩廣與湖南爲主，這兩個地區主要游擊領袖人物在廣東是×部，在湖南是×部，這一架飛機帶來的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部參謀長×××另一個則是湖南游擊力量領袖人物×××，當然這兩個來海外目的是專爲佈署空投華南游擊種子的工作了，至於東北籍的學員，空投佈署，那是由美國人直接處理，視情況需要由美國直接運用了。

在這架飛機由香港調到海外基地工作幹部也可以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香港工作站內劉核心幹部調回海外述職，並塡補海外吳定核心系統的要

室內去了，受處罰的幹部在警衛隊押解進入禁閉室度其牢獄生活。

古××和唐××自認是新興勢力的支柱，在香港則對於海外基地情形有很大的隔閡，甚至對這一個團體的本質也缺乏了解，所以當他兩個乘飛機經過冲繩島時候，曾感慨的並以熟習內幕行情說：「在這個地方，我們正有一批由韓俘編成的正規部隊在此地訓練中，也更有我們新興勢力之十個師的新裝備貯存在這裏！」從他們這兩句話當中，包含着多少美麗遠景，多少壯偉的圖案。然而當他們到了東京營房內不久，他們的遠景、圖案都幻滅了。古××到過日本，唐××也到過日本，而且日語日文程度都不壞，而這一次他再到了日本，則和以往的情形不同了，雖然他們到達的地方是日本的土地，然而都被圈在一個營房內，看不到日本的市面也接觸不到日本的社會，於是漸對這個團體的本質起了懷疑，對美國人援助中國民主運動有了根本上的否定。

古××與唐××在到達東京與自由中國運動的美方負責人頻有接觸，而所接觸的這一批美國人則大部份屬於情報一方面的人物。當時唐××曾向美國提出了下面的方案：

一、在中國長江流域，可以策反一部份共軍，從事反革命工作，當此一共軍樹起反旗以後，美國人對其裝備補給的援助程度。

二、於華南發展的游擊力量，今後應如何補給援助問題。

美國人對這些問題都不感興趣，而回答他們的答案則是策反共軍來歸目前時機尙不成熟，可以暗中保持連絡建立通訊關係，而美國人對於實力則都不視爲重要，而美國人對古××與唐××要求重點，則是在對大陸上情報網如何建立問題。所有發展游擊隊，也是爲了情報而發展游擊隊，即是由海外基地空投回大陸的人，第一步潛伏在鄉村山區，第二步仍要滲入到城市中。經過了和海外的中國負責人和美國人的接觸，他們明白了來海外基地並不是爲了佈署空投大陸游擊工作，而是爲了替美國人佈署設立大陸情報網工作，這使這兩游擊領袖而失望。這個失望證實了他們的懷疑，

人員到了大陸，是存在了還是失敗了！他也更不詳細，這種有名無實主管行動的處，當然是有謀畧也無用武之地，於是感到失望。

衆叛親離不甘被出賣

陳××的來海外基地是蔡文治和張大王還沒有分裂時候，陳××是張大王的人，他原先來海外的動機正和古××唐××的看法一樣是搞民主革命新興第三勢力運動，他是第一批來的海外基地並且在Y班畢業。後來作戰學校成立了，他以第三處長身份兼作戰學校教育長。

陳××在海外基地期間，對香港一批從事民主第三勢力運動的人隔絕了，正和××的人對來海外基地的人隔絕一樣。這一次古××和唐××來到海外他們見了面，於是勾通了香港與海外基地兩方面的消息。

第一、此時陳××知道了，香港的張大王、顧孟餘、張君勱一批以往和蔡文治共同發起自由中國運動的人，仍希望蔡文治一本以往在香港共訂組織中華革命委員會的協議去辦理。而在香港的人對蔡文治，到了海外以後缺少連絡，而且在來往連絡信件又不詳盡，前時張君勱經過日本時候，曾擬約蔡見面，未有得到美國許可，結果沒有實現。所以香港方面從事民主革命運動的人，對蔡態度欠缺了解，因之關係對外公開發表民主政見宣言亦無法作起。第二、陳××，到了海外是這樣長的時間，對蔡文治這一個自由中國運動本質，已看得夠清楚；不是革命也不是民主運動，當然不是他當初來海外目的，有脫離這個團體的存心，若無脫離這個團體機會。這次古××和唐××來了海外，了解香港的眞實情況，於是他們三個人一拍即合共謀逃走。

一九五二年六月×日，上午九點鐘時候，東京茅畸鎭營房內，職員上辦公了，學員上課了，然而，上辦公上課當時缺少陳××、古××、唐××三個人，於是派人到這三個宿舍去找，人仍沒有找到，而發現他們留下的一封信，在這一封信上這三個人有了交待，這封信是這樣寫着：

吳定（蔡之化名）先生：當初我們爲從事民主運動的鬭爭共圖反共復國大業的完成，基於這種精神我們離鄉背井而來海外。我們也知道從事民主復國運動大業路程是遙遠，任務是艱鉅的，然而我們也具備了旅行遙遠路程的決心，我們更有負起這艱鉅任務的勇氣。但是，以目前這個團體的性質趨勢上看，這個團體的性質違背了我們來此目的。

我們相信美國人是反共的，當然我們更是反共的，我們反共須要美國人援助，但是目前美國人不是援助我們，而是以援助其名，要我們團體變成美國政策與政畧上的情報機構，要我們人員變成他們的特務，要我們把政治目標放下，把思想靈魂賣掉，這是我們不爲的。

以現在情形來說，我們提出的發展華南游擊計劃，策動共軍來歸方案，都不爲美方接受。那麼他們援助我們不從這方面援助，究竟援助我們是吸收來海外受訓完了回大陸去的人員，一經離開了此地我們就對他們無從了解聯絡，美國人從不告訴我們回大陸行動人員行踪，通訊連絡，美國人直接控制，那麼我們豈不是眞正成了出賣中國人的人販子嗎？

當然我們光明正大的來，而目前不告而別的走了，在情理似有不合。但是，爲了尋求我們失去的理想，被賣掉的靈魂，我們只是採取這種不辭而別的方式。

爲反共從事民主運動的來，當然我們去了仍基於這一個理想的去。環境上的艱難，任務上的重大，我們沒有懼怕，然而我們懼怕的是失足後千古遺恨；將變成向歷史交不清賬的人，爲了比我們要離開此地。

別了！願爲民族珍重，爲民主珍重！

陳××、唐××、古××同上

這是這三位繼P—14、P—15號之後選擇了自由，第二批逃亡者。這不是學員，也不是國共兩黨的特務，而是自由中國運動的大幹部內閣份子。他們爲什麼逃，這當然不是逃之罪，而是一個團體本質上有了嚴重的毛病。

當他們逃出東京營房以後，把東京蔡文治團體情況，才告知了香港方面，於是顧孟餘、張君勱、張大王，爲表示沒有上蔡文治的當，表示他們和蔡並沒有關係，所以發表民主戰鬭同盟的宣言，在民主戰鬭同盟的名單裏找不到蔡文治的名字，其道理就是在此。

第三章：垂死前的掙扎

在日本茅畸鎭鐵絲網內的黑市中國人，可以看到的書報雜誌刋物，都是從香港運去的。凡是香港刋的報紙，除晚報外，大部份則應有盡有，不過到了這一批黑市中國人看到的時候，起碼過了兩個月，在雜誌方面，中國之聲，自由陣線和再生，則是期期都有，這是自由中國運動唯一思想訓練材料，新聞天地也是期期都有，而且這個刋物，到了這個營房以後，先經過內容檢查，然後便存入資料室，作爲參考材料，不准公開閱讀，但是有時會在「地下」方式中從資料室內偸出來，黑市的傳閱一番。因之，日本的中國人，知道一點香港外界政治行情一零半點消息，大部份從這些過期報刋上得來。

一九五二年的十月份，運到海外去的中國之聲、再生兩個雜誌，刋載了民主戰鬭同盟組織公開的宣言。這時這裏的中國人看到了這一個宣言，再看一看蔡文治的神態，知道這一個第三勢力聯合的政團，與蔡文治這一個團體無份。愈亦證明了這個團體是美國人特務機關，所以羣情大變，在這一個階段，冒危逃跑的人數目不少。

（二十）

三郎

嘯聲劍影錄

曲江終於到了，但到達韶關時，已是晚上十時。我是第一次來韶的，初到陌生的地方，路途未熟，在黑夜找街道，實在不便，不如明晨才送李小芬到她的姑母家裏。但是晚上的住宿問題，必須解決，聞曲江河畔的艇子，如廣州昔年的長堤，珠娘——蛋戶女郎在堤畔嬌聲喚客，租艇住宿，來往客商多捨旅舍而就艇子，以其地方雅潔而招呼好的，我也以爲今宵住艇勝於入旅舍，住艇，連珠娘在內，則一艇數人，可免一室相對（即使各租單房，也不免她來見我），易生情意。既決定後，便找挑伕把我們的行李挑到武江河畔，找一艘雅潔的艇子，下得艇來，可囑李小芬今晚和衣而睡，倘軍警前來查艇，她不須講話，完全由我來應付好了，她瞟瞟我一眼，輕輕的說：「狐狸終於露出尾巴，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教書先生有辦法應付軍警嗎？我才不信。」我輕輕拍她的肩輕鬆的答道：「我不和妳爭辯了，信不信由妳，好好的睡吧！明天早上便去見妳的姑母啦。」這時，珠娘斟茶奉客，倒水洗臉，忙了一番。正在這時，忽聞岸上高叫「泵骨鬆骨」，知道這是江湖的「泵骨佬」兜生意，替人做按摩手術，因爲連日覺得有點小小的不適，可能是我的舊病復發——出痧，我出痧子必須刮刮胸背，刮出了痧便沒事。便要珠娘叫那按摩師下來，按摩師來到艇裏，我問他會不會刮痧，他說精於此道，談好價錢，便開始替施手術，等到按摩師做妥工夫，給費打發他走了，一看李小芬睡在一邊，竟已早入夢鄉，大概連日太疲勞，一旦有了舒適的地方，又見我在刮痧，有陌生人在，不便交談，便沉沉入睡了。

倒不如「多情卻似無情」罷。於是，吹熄燈兒，頭向頭的，也睡在另一邊。

一覺醒來，太陽已耀光燦爛，李小芬仍是嚶然一聲，似醒非醒，我乃叫她起來，她翻起身來說道：「我昨晚太累，一瞌眼便睡着了，眞對不起！」我說：「不要客氣，快點洗臉，換過衣服，我送妳到妳的姑母家裏。」我洗過臉，站到船頭，讓她垂下艇簾來換衣服，然後我登上碼頭，找一個挑伕下來，問明她姑母的地址，談好工資，我們便起程了。萍水相逢，數天聚首，一旦送別，「尊前幾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五程」，何況明日即天涯，重逢何日？不免黯然！可能她也同感，致默然相對，雖併肩而行，大家都有可怕的沉默。行了兩條街道，終於她先開口，「宓先生！我可以到曲江那裏找你？」「到某大學吧。」我和那大學是有關係的，她到那裏問我，總可以得到一點消息。所以，我信口的答她。跟着和她談升學的問題，我主張她到坪石去投國立中山大學。談談之間，已到了她姑母的寓所，我不願她的姑母看見我，生了什麼誤會。將近到門口，我要挑伕放下行李，我給了工資，取回我的皮篋，然後對李小芬說：「李小姐，送君千里終須別，我是男子親送上門，怕惹起妳姑母不必要的誤會，我們就此握別吧！」這時，她有點激動，握着我的手，眼潤濕了對我說：「宓先生！我很感激你，千里送我，希望我們能再見！」「再會！」我不敢眼光相觸，等她去叫門，剛巧有輛計程車駛來，我便把手一招，計程汽車開過來，司機剛要把我的皮篋安放在車後的空間，恰巧李小芬回頭看我，見我上車，揮揮手，我也揮揮手，汽車開行了，我只見她那悵立門前的黯然神態，不禁使我抽一口冷

十二、戰時曲江的風采錄

我眞正來韶的目的，志在催糧——催促早日撥運粵南六邑的救濟糧，當然還有多日逗留，以便和糧政當局接洽，故在送李小芬到其姑母的門首那時，即躍上計程汽車，吩咐司機開往互勵社，因在重慶時，已聞陸冠瑩兄樂道互勵社的雅潔，爲招待軍政人員，過往銅韶的下榻之所，心嚮往焉。且其他旅舍又不明所在，故不如以互勵社爲居停也。互勵社的特點，不特雅潔清幽，且室內和客廳的傢具，全用竹器製成，湘竹斑痕，別饒風格。

曲江有兩樓，爲粵中古蹟，一名風度樓，一名風采樓。風度樓爲紀念唐代名臣張九齡，風采樓爲紀念宋代名臣余靖，張九齡功名勳業在余靖之上，曲樂風度，知之者較爲普遍。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故後世稱爲張曲江，爲唐玄宗開元年間中的名宰相，且爲嶺南第一位文學家。

漢文帝派文翁治蜀，中原文化開始浸潤於棧道錦江，但至漢武帝時，即誕生第一位文學家司馬相如；惟孫權派虞翻治番禺，至唐中宗時，始誕生第一位嶺南的文學家，在時間上的比較，則廣東似比不上四川文風的鼎盛，我不是滅自己的威風，指出廣東人的不濟，其實也完全基於政治的原因，文翁治蜀，文化與政治一齊進軍，漢朝的政治佔領了整個四川，漢人的文化也佔領了整個四川，且長安距離成都則非遙遙數千里，政府力量易於控制。而廣東原有當地民族，三國以迄西晉，文化進軍及政治統治，只能侵領於嶺南的點及線，況東吳西晉的首都，遠離嶺南，何止千里，「山高皇帝遠」，政府難於控制。接受中原的浸潤，未得普遍，故文風在早期殊不蓬勃。所以，造成要遲至唐代始誕生第一個嶺南文學家的原因。但這位文學家不特功業彪炳，其風度卻爲論用宰相的標準，且其文學的造詣很高，唐玄宗嘗讚張曲江爲文壇元帥，謂公所作，自初唐以來，名公鉅卿之作，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事之，不得

「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簡訊（三）

記得萬人雜誌在暴風雨中誕生的時候，就會有些「黑心的人」替她算命，斷定她活不了幾個月，但是事實證明「眞金不怕風爐火」，在擁躉們衷心、熱誠的支持下踏踏實實地渡過了二百期。目前，「萬人俱樂部」正在密鑼緊鼓籌備中，雖未聞「江湖術士」「牛鬼蛇神」們發過什麼妖言怪語，但我們還是如臨深淵地，兢兢業業地進行工作。雖然自籌備至今，說不上什麼飛躍般的進展，但擁躉們萬二分的熱情，實實在在使全體工作人員為之感動，幹勁冲天，工作的確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撇開其他的不談，單從來信的字行裏間，也可看出擁躉們的熱情，着實超越了「請纓」的範圍，他們提到有關組織俱樂部的種種意見和建議。這是我們意料不到的收獲。

威龍洋行的東主羅自强先生，看我們擠在曾憲光先生的私人寫字間裏辦公，主動地希望我們搬到他那裏去。並且鄭重表示：願將一間大型寫字樓讓出來，成為俱樂部的九龍辦事處。在這唯利是圖的社會中，捨得平白損失一大筆租金，既是難能可貴，更平白增加自己重新找地方的麻煩，這股熱情，眞教「牛鬼蛇神」們為之瞠目結舌吧！

擁躉們的熱情，令我們感動得血脈亢張，從事裝修的朋友竟願義務為我們裝修會所，清潔的工友們，更表示要義務打臘，還有……

大家都似乎明白，這個組織是屬於大家的，她的一切，也就是大家的一切。組織的事，就是大家的事。我們希望朋友們好好地保持這種熱情，更望朋友們本以既往，對我們目前和將來的工作提出更多的建議和批評，以使這個萬人之家更光輝更溫暖。

不過，話得說回來，擁躉們雖然都如「千手佛」那樣，一一化難解災，但是我們的困難仍是有的。就以目前來說，困擾着我們的，便有一個「經費」問題。籌備期間，一切或許可因陋就簡，但這只能是暫時性的工作方法。例如首當其衝的會所以及日常開支，就是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困難了。

我們這樣認為，對於熱心慨贈物品的擁躉，原則上我們可以領受。但對於慨贈鉅款的，格於我們的宗旨，領受與否，可實費躊躇了。我們生怕會因此失去我們辦俱樂部的原本意義，更恐怕因此而留下令人狂吠我們背後有乜有乜的口實，最好的辦法，我們以為，仍是由會員繳納月費方面去想辦法，會來得實際，來得有意義。

我們先從會所自置這方面着手預算，由此而擬定每個會員繳納一次過的入會基金廿元，雖然這筆數目不大不小，但集腋成裘，最少能替我們解決自置會所的首期付款。自置會所是我們所必須的，有了它，才能免除「加租」與「迫遷」等等威脅。

我們深深感到月費的多少，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會員願不願意付出會費，而只在於會員之中，對月費數目多少，各抒意見，而又言之成理，教我們眞有無所適從之感。

例如認為應該繳納三十至五十元的，他們認為「俱樂部」要搞就得「響噹噹」，尤其是一開頭就不能被經費困擾，寧可將來看情況再行酌減。

認為應以二十元為限的，他們的分析也很精闢，他們以為這個數目或者可以滿足開展會務了。

認為十元的，他們以為我們的會員平均收入仍是「有限公司」，認為五元的，他們恐超出此數目時，將會把一些低薪的或負擔重的拒諸俱樂部門外，月費太多，會員居多納不起。

對於以上種種意見，我們不知經過多少次磋商研討，也不知徵求過多少擁躉們的意見，一則我們既不願經費阻礙我們的會務進展，再則我們更不願低薪與負擔重的朋友，因會費而被拒之門外，我們既然為各階層的擁躉所組成，其會費也只能採大眾化，我們以為十元可以當作一個基數。如果富裕的會員自願在經濟方面予我們幫忙，只能作為一種捐獻，而對於貧苦大眾的會員，非但會費可以減收免收，甚至我們更需利用集體的力量，去幫助他解決。我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大家庭的每個成員，都過得愉快。這是我們的初步綜合意見，望我們的擁躉們多提意見以使我們的決定眞正地適合每個成員。至於來信志願參加籌委會工作的朋友，請不要因仍未分配到工作而怪怨我們，希望大家暫且保留這份熱情，日後出力的機會很多，大家都不用躭心沒有為本會出力的機會。目前的情況，只不過是因為在「士」「象」支持得來，還未動用到「車」「馬」「砲」罷了。

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秘書處供稿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

小啓：

本期所公佈的籌備委員，是第一批名單，隨會務之進展，日後將公佈第二批名單。

倘各委員時間容許，敬希在十八日下午一時前到達梅江飯店，以便作更廣泛深入的會前交換意見。此啓。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秘書處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通告

敬啓者：茲定於本（九）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香港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地廳，舉行第一次籌備委員會，商討有關成立萬人俱樂部事宜。敬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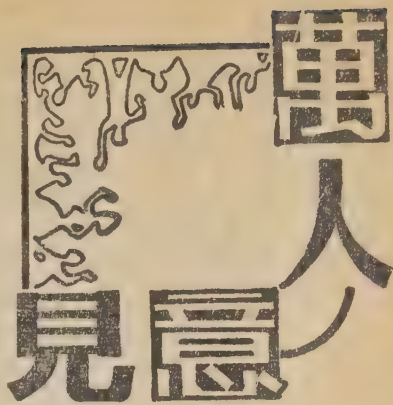
各委員依時出席，共商進行為荷。

此致

萬人傑、趙聰、岳騫、戎馬書生、董力行、胡實、嚴以敬、焦毅夫、葉子章、胡養之、待旦、方程、馬行田、田韋、藍海文、李有光、鄭秀堂、羅自强、曾振基、王代民、許恨紅、徐鉅川、馬影、黎民、陳漢輝、曾傑成、彭戈、紫楓、方矛、袁暘照、李志堅、周朗（女）、陳定生、盧樹榮、沈文珠（女）、方志明、黃約瑟，郭碧琳（女）、陳達科、王惠民、林之材、葉飛鵬、張仲仁、謝少羣、孫俊如、高錦波、楊耿人、葉國森、張振雄、黃海城、林金聲、鄺耀文、黃天錙、梁莊、莫若鵬、鄭崧、岑安民、鄭詩玲（女）、余雲義、袁發、葉開榮、葉永如等委員台端。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主任曾憲光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



香港的所謂「學生運動」

卜利生

「保衛釣魚台運動」，對中國人說來，已成為印度人的聖牛，誰也不敢加以開罪，即使明白看得出有一個組織在利用這一項運動來達成它的另外的目標，但也投鼠忌器，很難加以批評。

「愛國」，這一頂大帽子是萬應萬靈的法寶，祭起來，從孫悟空到如來佛祖，都受不了，簡直可以說是無法抵擋！

先用「愛國」把你罩住，跟着插上紅旗，串連起來，你就非要跟在後面，搖旗吶喊來助威不可。

為誰助威呢？明眼人都心裏有數。

從保衛釣魚台，到反對美日帝國主義，到指責台北當局無力保衛國土，到國民黨腐敗無能，到中國人團結起來……最後，五星旗插上阿里山，到台灣搞清算運動，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份子，文化大革命……。

好了，不要說是反共的中國人，非共的中國人也無地容身了吧！

世界雖大，何處投奔？

去做白華，歸化外國麼？

抑或是接受萬人集會中，拳打腳踢，吐口水，指鼻臭罵的清算，最後抓出去槍斃的命運呢？

五星旗插上台灣之後，香港還會是安樂土？

並不是說要放棄釣魚台，而是要指出中共在利用「保衛釣魚台」這一面旗幟來傾覆中華民國。

更有一點，香港居民必須認識清楚的是：參加示威運動者並非全都是

但今天一般的印象就都把示威運動當作是「學生示威運動」，這其實是錯誤的印象。

造成這種錯誤印象，新聞界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從報紙上到廣播、電視，都把示威者稱為學生，報紙上的大標題都稱為「學生示威」……。

還有，愈是激烈的示威份子，就愈少是學生！他們中間，簡直是諸色人等俱全；若是稍為留意被拘控者在法庭上所承認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了，工人、舞廳侍役以至曾經犯罪入獄者——並非犯暴力示威之罪——都有。

「學生」，在一般印象中是純潔、有為、富於正義感、熱情，是大有前途的下一代，未來社會的棟樑，他們當然易於獲得一般社會人士的同情。

而打着「學生運動」的旗幟，當然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於是，搞示威運動者也就千方百計，一定要把學生會拖進去，運用「學生」這一面旗來爭取社會人士的同情。

中午時分的香港，在中環區，找

易，即使找到了也一定十分擠迫，人聲嘈雜，迫得你非要匆匆忙忙的塞飽了肚子就結帳離去不可。

當然，也有比較清靜的地方，但總是不會清靜到可以集中注力來分析和談問題的地步。

於是，這一天，就到跑馬地去吃午餐。

主客二人，一個就是筆者，一個是對示威與學生問題有研究的人士。

「首先，」他說：「我認為報紙把搞示威者都稱為學生，大標題說是學生示威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與有同感，」筆者說。

「可以說是基本上的錯誤，使社會人士產生錯誤的印象……」

「究竟是什麼身份的青年居多？」

「從白領階級到工人都有，究竟各佔百分之幾的比例，就不知道：學生也有，但只佔有很小的比例。」

「是否有核心份子呢？據我所知道的，參加示威者很是熟口熟面的，每次都有他們的份兒，並且每次都是他們最為積極活動。」

「有，核心份子大約二三百人。」

「你和他們見面，談過麼？」

「我曾經和他們談過四個鐘頭，噢！他們都很能言善道，有他們的一套理論，侃侃其談，基本上，他們每一個人都不滿現狀，不滿到了仇視的

平的現象，非要剷除不可，不……」

他停下來，略一思索，續說：「不只是要剷除，他們就是要革命，要推翻現在這社會。」

「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怎樣呢？」筆者問道：「打倒了現社會之後，他們要建設怎樣的一個新社會呢？」

「我也問過他們，推翻現社會之後，打算建設怎樣的一個公平合理的社會？但他們就說不出來。」

「哦，對了；他們大抵就是所謂新左派。」

「對的，可以稱他們為新左派。」

究竟什麼是新左派呢？

…………

左與右，其實是比較的說法，在美國，保守派是右派，自由派是左派，但在共產黨看來，美國的自由派以至鴿派等都是右派，在香港，則共產黨是左派，反共非共者是右派，可是，在新左派看來，除了他們之外，連共產黨都是右派。

那麼，新左派究竟是什麼？

可以說，他們比共產黨更左。

共產黨傾覆了現狀之後，還會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獨裁的社會，新左派推翻了現狀之後，就是推翻了！

「說新左派有破壞，無建設，不會錯到那裏去吧？」筆者道。

「不止如此，他們簡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本來，新聞記者曾經被譏

，就新聞不多；但實際上，新左派才眞正的唯恐天下不亂，而且一心一意來製造動亂！」

「你是說他們要在香港製造動亂？」

「不論發生任何事件，只要可以抓住作爲藉口，他們就會鬧事！」

「你是說，除了釣魚台事件之外，假如還有任何藉口之一，可以作爲示威行動的號召的話，他們也會動手搞示威。」

「對的，例如九巴加價的話，便會是他們很可以利用的藉口之一，他們搞示威來反對九巴加價的可能性達百分之七十。更可慮的是，他們不僅要拖着學生組織來參加行動，最近有跡象指出，他們正在搞與工人結盟，若是他們搞成功工人與學生聯盟，而加以運用的話，就很難應付了。」

「學生會等組織是否已經被他們牽着鼻子走呢？」

「還沒有，但逐漸的接受他們的影响，至於學生則大部份可以說是保守的，並沒有對現社會不滿到要予以推翻的地步，新左派中眞正的學生只是很少很少的人數，不過，職業學生則大有人在，他們入學的目的並不在於讀書，而在於搞學生運動，他們會努力取得學生組織的控制地位，利用學生組織來操縱學生。」

「若是學生加上工人的話，鬧起事來，豈不會等於一九六八年差點推翻了戴高樂政權的巴黎大暴動那樣的嚴重？」

「他們正是要走這一條路！」

「這豈不成爲香港前途的嚴重隱憂？他看，港府是否會有若何對策？」

「這不只是港府的事情，一般社會人士的是否認識清楚，更是十分緊要的事情。」

這一頓午飯，一直到下午三時多才結束，並不是吃得太多，而是談得很多。

乘車回中環辦公室途中，沿途一片擠迫熱鬧的景象，雖然汽車有時蝸步前駛，使人煩厭，但這豈不是太平景象麼？即使要擠迫乘搭巴士、電車或十四座小巴，要在太陽的酷熱照射之下排長龍，會使大家感到不便，甚或怒火如焚，但這種不方便，比起動亂的日子來，豈不好得多麼？

食物價格雖然貴，但大家不還是吃得起麼？

工作雖然辛苦，有時會受老板氣——但今天的香港，老板受伙記氣的例子似乎更多——而收入很不錯啊！

社會上的不平與不合理的現象並不是沒有，反之，可以說是很多，但這種情況是否不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改變呢？是否嚴重到非要把現社會體系推翻不可呢？

我們所乘坐的是一艘船，把它弄沉了，大家也就都完蛋了；這社會誠然有「病態」，但醫治的方法並不是一定要先把病人弄死，實在，也不應該先把病人弄死！

革命者的憧憬是「火鳳凰」，從廢墟中獲得新生；但放眼看香港的四百萬人，在街上如潮般擠來湧去的平凡的老百姓們，有幾個人願意被投進烈火中，願意落入廢墟裏，來看鳳凰冒出呢？

一將功成萬骨枯，一次革命，不管成敗，也是萬骨枯；成功的話，更不只萬骨，而是十萬骨、百萬骨呢！

拿這些話來和滿腔熱血、信念堅强的新左派青年去說，當然聽不進耳；在他們看來，這是「保守、落伍、腐化、懦弱的見解」。但香港四百萬居民，恐怕絕大部份抱有這樣的見解呢！要這大部份人爲三數百人的革命份子的夢想而犧牲麼？太沒有道理吧！太說不過去吧！爲了少數人的野心，就要拿大多數人來作犧牲麼？

這當然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中往往就是不合理的事情十居八九！

少數人犧牲大多數人，控制大多數人，那是常有的事情，毫不奇怪！

大多數人不會反抗麼？

不，問題不在此，而是大多數人會上當。

（轉載「眞報」）

共產黨的「和平共處」
是蠶食世界的手段
有心人提出要力挽狂瀾

諸君必須醒悟不要再糊塗了！

共產黨的「和平共處」，其惡毒情形，與盜匪將下手刼掠以前跟紳士和睦友善舉杯祝飲，與裕仁天皇將進攻南京以前，跟中國親愛提携共榮東亞，與希特拉將進攻莫斯科前，跟蘇俄尊重主權互不侵犯，同出一源。

面積人力物力戰鬬力，延安與中國之比大約是一千分之一，中國與世界之比大約是二千分之一。就憑延安這微不足道的勢力，共產黨重疊運用他們的「和平共處」，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節節兼併，擴大範圍，眞是勢如破竹，所向無敵。（當然於奪權運動期間黨員與軍隊要僞裝成規規矩矩，寬容大量，彬彬有禮，秋毫無犯，保民若赤，尊重民意，任怨任勞，訪貧問苦，治病療傷。）最後徐州一戰，決定國民黨是雌，共產黨是雄。

現在，祇要還有人相信他們的「和平共處」，他們即可以套用「解放」（赤化）中國那老辦法解放（赤化）全世界。

這是馬列既定方針；共產黨自稱爲「無產階級」，所以必須隨時隨地隨其勢力所及，製造更多食不飽（每餐四両米）衣不暖（每年四尺布）室如懸罄，囊無餘錢，貢產之後，再貢勞力的無產階級，然後永遠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於是翻身（捲土重來）的機會，就祇能有十萬分之一。

萬人傑先生：

請運用　閣下的智慧，想辦法或與反中共千萬人會聯絡自由各國的智囊團（理髮會、油漆會、筆會、墨會、月餅會、臘味會種種式式的會都有了，祇欠一世界參謀人才聯合會），要以雷霆萬鈞之力，挽世界共產之狂瀾，立言立功，在此一舉，預祝勝利！

不平鳴

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航海客未知老張死訊

雜誌吊癮大發牢騷

慨嘆東南亞政治家乏遠見

張贛萍先生：

十一號在大阪收到四號來信，告知雜誌將於六號寄出，兩日之隔，仍不憚筆墨之煩預告，貴社服務精神，確可圈可點。

但十九號在橫濱已收到十二號由大陸來信，雜誌反未收到，頗覺訝異。二十一號船到神戶仍雁渺魚沉，眞使我秋水望穿。

貴社未付？絕不可能。禁入境乎？上次卻非常順利。如禁入境而退回原址，貴社當有信通知，難道會嚴重到沒收？眞莫名何故。唯無論什麼原因，祇要貴社已付出，一切損失，我當全部負責。

不過損失事小，吊癮事大，使我感慨者，「萬人雜誌」是一本旗幟鮮明的反共刊物，而我之航綫多是受共禍最烈的國家，如南韓、中華民國、泰國、星加坡、馬來西亞等，實在沒有理由禁止入境的。中華民國時受批評，打太極尙可了解。但星、馬、泰三國公民華裔極衆，毛共正多方設法滲透煽動，同時泰、馬邊境共禍猖狂，當地政府一直列為戒嚴區域，照說兩國政府未有防範方法之前，「萬人雜誌」正好是一本喚醒華裔公民，對抗毛共滲透煽動的唯一刊物，泰、馬當局應該歡迎之不暇，今反而禁止入[illegible]

至星總理李光耀先生是我所崇拜的少數開明政治家中的一位，而星洲也是毛共欲傾覆的國家之一，觀李氏最近發表星富商胡蛟經營之英文東方日報曾受人民幣收買及拘捕南洋商報四位高層職員兩案可見一斑。同時星加坡人口華裔公民佔全國七成，思想上正或多或少的受到毛共煽動的影響，使當局傷透腦筋。在如此情況下，「萬人雜誌」仍然被禁入口，親痛仇快，眞令予欲無言，豈負責檢查人員亦為人民幣收買歟？

話說回頭，萬、張兩先生僅以半力來編輯之「萬人雜誌」，竟也萬方矚目，以非共言論竟使到非共政府懼畏而禁止入境，不論該政府是高能或低能，萬、張兩先生亦足自豪矣！

其次是這株奇葩的誕生地是毛共大門口之香港，作為香港居民一分子的我，也有榮焉。謹祝萬、張兩先生再接再厲，百折不撓，讓這株奇葩的光呆照遍世界上每一個有華僑的角落。

讀者航海客敬啓

又及：船於今晚啓碇往韓國釜山，雜誌仍未見轉來，看來吊癮已成定局，所見東南亞地區如基隆、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檳城等全是非共國家，卻無處補購，故有感而寫。

八月二十四日於神戶

等待到何時？——悼亡父

親愛的父親：兒時，我聽您講很多寓言故事，其中有許多是我永生不忘的訓語。例如您說「有志者事竟成」，我因這句話，千辛萬苦，終也來到這自由之區。可是，海上有那麼多的浮屍，他們沒不成功？我也終於接不到您來呢？或許您要說：「靈魂來了也算成功」吧？

我離開苦難的家鄉、離開您，已有十六年了，向來您知我在外也為了生活苦苦掙扎，所以從未向我申訴什麼，我也在有心無力，得過且過的沒有怎樣照顧到您，直至您離開人世，我才知道您活得比想像中悽慘得多：[illegible]

身體等乾了才有換的，吃粥多過吃飯，咳聲把屋子也震盪了……加上有兒子在台灣當軍，是「反動派家屬」，在「前進分子」小媳婦的帶頭下，向您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作鬪爭，受盡了諸般欺負與凌辱！

或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念頭，不能在您心目中動搖：要到自由之區嗎？要飛？沒有翼兒；要游？沒有氣力，於是您只好天天進行「合法」的申請！

一年兩年……合法來港的限額，只留着牠們作搗亂這世界的滲透顛覆分子作為橋樑，那會給您這「夢想天[illegible]

村、鄉、區不給，您跑到十多里路的「縣人民政府」去申請。您的嘴巴好像錄音機重重覆覆的，說着一句話：「麻煩你給我一張表格」……一天又一天，人家都當您是個「發了瘋的老頭」！

您的老伴（我媽）也勸過您了，但您咆哮着：「不要管！我就是要通行證！」

您的兒子們給勞役着已喘不過氣，沒時間理您，小兒媳她早就不當您是長輩了，因此，長長的路途，天天就是那樣心力交瘁的蹣跚着，任由日晒、雨淋、風吹……

老天不知是助紂為虐，還是幫您忙到「極樂世界」去呢！那天在您回家的途中，大雷大雨的，硬要把您這個堅強的、頑固的老人吹倒在地上，您倒下又爬起來……回家時就發高熱，從此一病不起！

最初的幾天，您還試圖再去申請，但頭重腳輕，已無法走動，於是您向兒子生氣了：「您們平時不孝順，我不在乎，可是這次就非要替我拿申請表不可！」

兒子們雖然知道拿申請表，其難處好比要射下一個太陽，但要聊表孝心，只好用心思造張假的，也好制止您天天的叫喊，可是您一眼就看出，更生氣的大吵大鬧，性情變得非常暴躁。

這一次，不知是申請表太像，還是你已在死亡邊緣，眼睛已不中用呢！竟然歡天喜地的接過那張申請表，把它緊緊的放在胸前，又笑又哭的……

當您冷靜下來的時候，話就斷斷續續的說了很多很多，以話刖，也以

遺言。（是的，如果能逃離極權的世界，生離也等於死別啊！）

您說：「趕快寫信叫小萍她們來深圳接我，我這兩天精神好得多了，我一定能捱到深圳站的。即使不准您們陪伴我，我也有氣力捱到深圳站。」

您說：「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先看醫生，那邊小萍她們一定有辦法爲我找到醫生的。」

您說：「我最思念×兒，可是不久就可以見到他了。」（在台當軍的兒子）

您說：「您們不要哭，我要到香港呀！香港！您們該替我高興才是！」

您說：「我太自私、自顧自的走開不顧您們，老媽子！請你原諒我太自私，我要走了！」

您說：「兒子們！你們要好好對待老媽子！雖然是『衣食足然後知榮辱』，但是孝與不孝的榮辱，就不能不知，不能不緊記呀！」

您說：「至於小媳婦，無論她怎樣驕傲，她都很想小萍她們的外滙，告訴她；要外滙就得好好孝敬老媽子。」

…………

那天深夜三時，我給滂沱大雨及嚇人的雷聲吵醒了，心裏就有一種災難降臨的預兆。我想：「本港少有這樣大的雷雨聲。家鄉在這個時候也是一樣麼？天啊！不要大肆咆哮，嚇壞了在病中的老父啊！」

過了幾天，從家鄉寄來長長的帶來不幸消息的信，知道老父果然是在雷雨之夜去世的。死時手中還緊緊握着那張假造的，已代他填好的申請表格！

一年兩年……親愛的父親，恕我忘記您在那天逝世的了，我覺得做人都是渾渾噩噩的，您離開人世快要七年了吧？您的肉體化淨未？就只剩下一副骨頭麼？有誰爲您執骨？

不管怎樣，十六年來我還是依然一樣幻想着：在那人鬼殊途的交界點——深圳與羅湖，攙扶着您踏離那鬼門關，向您歡呼、向您擁抱、向您傾訴、向您流淚……親愛的父親啊！我想，您的靈魂終會來到這自由之區的，是嗎？有誰可以控制我的思想？您在陰司裏，也有遷徙的自由，無需通行證吧！

我常常在夢中也焦急的等待您來，有時等不到哭了，有時等到了，太高興也哭了，那悲咽的、瘋瘋癲癲的哭聲，把兒女也吵醒了！

「小萍，爲什麼總看不到你眞正的笑容？」朋友們常常這樣問我。我也自己問自己，答案我也不大清楚，反問着：「我一生在等待着，等到什麼呢？什麼也等不到啊！」

可是，我們能老是這樣長年累月的空等下去嗎？這二十年來，多少人連眼淚也流乾了，連頭髮也等白了，再要等到那年那月啊！

小萍

共話何妨「認敝鄉」

「滿損謙益」古訓是不會錯的，人與人之間，誰都愛尊嚴，是以該尊重對方，最普通是與人共話也得「認敝鄉」啊！家鄉原來不俗，依山面海，風景優美，物產豐富，人情味尤勝，實在沒「敝」，而「認敝鄉」，自謙之故，難道鄉里還想稱大？哈哈！哈哈！

且聽在下登臺道白：我小姓韓，番禺產，論番禺，原來不太「敝」，行政爲廣東省一等縣，物產禺南多產稻米，禺北多產荔枝，教育相當發達，民風敦厚，雖大族絕少乞兒，農工商學站定崗位，所認「敝」者好不因「屎飛關刀」如我連累，鄉固然認「敝」，或時誰認我爲「愛末」，一樣認「敝」，幸好「敝」腳沒加「廾」或「死」，否則不堪設想了吧?!

我幾時都「認敝鄉」，何以呢？「顧影自憐」幼而失學，要稱學士，頂上冠上「挂名」，挂名學士啦！要稱教師，頂上冠上「駁腳」，駁腳教師啦！要稱醫生，頂上冠上「半個」，半個醫生啦！至於春聲是鶯兒啼，想不會嫌驚人好夢，那就好了！

閒話休題，書歸正傳：一般的人常言道「認敝鄉」，這「敝鄉」所指很廣泛，「認敝鄉」爲最切題；「詐輸」叫「認輸」叫「認敝鄉」其次；「明贏」叫「認敝鄉」，「自謙之詞」啊！

老實話，文好武好，「待到無求」隱姓埋名自家苦幹，多是眞工夫，相反地得靠混飯吃，大都「幾道散手」而已，全奪不會太多。然則欺心和欺人嗎？別這麼說，即使或許也是，「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總之過得去，算！算！

或問：「韓君，既然失學，怎學人爬格子？」學學看吧！希望高明「有以教我」，且先「認敝鄉」，想不會受「彈」的？受「彈」的人，文章好壞並非第一題，第一題是自稱「貴鄉」和「盛處」。又原來「貴鄉」和「盛處」屬於人稱，俗說得好「臉是人賞，架是自丟」。其實「文無第一」，眞正斯文的人很易相與，但得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至好能愈於領教，不如指教，同等互相觀摩研討，「學無前後，達者爲師」。在今日社會爲師爲職（專）業，可能未達而爲了生涯，祗要虛心受教，別加「人之患」譏笑。孟子「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著眼一「好」，滿以爲自己這第一，那第一，第二便不舒服，那麼一來，未滿先「招損」，能保持「半桶水」，好不已經「超水準」？

關於寫作一層，大抵沿襲「無傷大雅」，抄襲小學生學寫作且不可。爬格子抄錄而來，也會給人「唱生晒」說「衰仔投稿靠抄」啊！至若既然有資格出單行本，「衰極有個樣」，如果的確「有番幾道散手」，最基本初入手的「八段錦」怎會錯手？

又關於古人著作（述），十居八九非像今日爲名利，就「秋水軒尺牘」都非許葭村願意付梓，就他與龔未齋書「……假欲災之梨棗，既慚且感。顧……」，可以見到，可是時人或後人替他（她）們檢出擇尤彙集而成卷軸刊出，恐怕很多連書名不會本人取名呢！自然古人詩文總不會百分之一百是佳章，我們該「擇其善者而從之」，挑剔古人，那更不對，挑剔錯了，「貽笑大方」，無形中「曬腹」中著暑氣，病一大場！「認敝鄉」好嗎？

春聲

從「一飛飛上天」說起

「一飛飛上天」對「三跳跳落地」，可說「天衣無縫」，看出比老氣為師長也無疑，對比為生更無疑。「一飛飛上天」的出處是沿襲滑稽列傳「一飛沖天」，喻發奮有為隱語。再看師之出比為郎景，生之對比為遠景；關於對比有說其為曾國藩，有說其為張之洞，待考。不過以在下推測，總以為是之洞的，因為國藩所登是堞牆；之洞所登是疊桌；堞牆不一定有階而疊桌定有級。

童年時代越頑皮多越聰敏，祇是頑不是冥頑或頑劣，為父母（監護人[illegible]

之會（國藩）張（之洞）實繁有徒，「泯為眾人」，家庭損失事小，國家損失事大；那麼，「男兒為國民之父，女子為國民之母」這道理，凡享受婚姻生活該當知道，豈可此反不講，更先講性生活？難道盲婚時代的夫婦沒懂「夫婦之道」？儘管新潮人物訕笑駁腳教師「冬烘頭腦」，也說「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

「一大」為「天」，天有多高？「天曉得」！飛天、飛昂，五十年前要說，神話而已！歷史記載：「公輸子（老班）削木為鳶，升空三日不下[illegible]

不是「一飛飛上天」，舊說這說是形容，今說非形容而是「有目共睹」現實，所以「難於上青天」這成語便不合「邏輯」了！然則要祇說者不智嗎？絕對不可以。而況「文學家之文」與「科學家之藝」，彼此雖可融滙貫通，但卻有個範疇，比方七十年代小學五年級學生可知「鴻溝」所指為何，二十年代大學生也沒聽過，既沒這物面世，怎得知道？假如有人說今日小學生知識水準高於以往大學生行不行？

我國國學源流，就「犖犖大者」分為經書子集（史）。經為常道、中道，但非量不可改，質不可變；書為載道、備忘；子為「述而不作」；集為「積成卷軸」。文集和詩集之類，[illegible]

沒論對古對今，總不該加以挑剔。

又書有「鳶飛戾天」，假設「鳶飛」作人的所學造詣，「戾天」作人的所學角度；造詣角度，正好像登山似的，愈陟高愈覺所見稀，相反地，僅「陟彼岡陵」那個，每以為所見很廣。在下寧在下，一向不擅「捧托」，已故張老編生前僅一面之緣，電話三次，來往短札三次，觀其文章，「登峯造極」不？並非，過得去啦！可是他出身戎行，卻有文彩風流氣質，且「彬彬有禮」，好不「平易近人」?!而竟有和他結怨，且生死不解，又何必呢！讓在下再來一個譬喻：

有一天，紙鳶與鐵鳥相遇，紙鳶對鐵鳥說：「我一飛飛上天，看你多笨重？升降需跑道，雲霧天更會失事，且學我吧？」鐵鳥不顧而去。不多久，風雨來了，紙鳶卻給風雨「拆骨」。

駁腳教師說：紙鳶升空是假威，鐵鳥航空原來基本威勢，「久假而不歸」，社會人士就會說那個為偷，文偷！

駁腳教師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弟歐遊影事拙作，時以旅次忽忙，握管倉卒，「遊途中遇兩兒女」一首，原用二冬之韻，其中有「中」「忽」兩字，屬於「一東」自覺有誤，該書印妥之時，即附有正誤表一紙，以為更正，寄贈壇主之時，可能遺漏，現將該二字更正，並易數字，請於下期在貴壇刊登，若不表明，誠恐貽笑方家。云云。

壇主致語

黎先生作詩審愼，韻律嚴謹，絲毫不肯疏忽，一東與二冬兩韻，本來可以通用，詩韻亦有註明，「中」「忽」兩字，雖在一東，但並不算出韻，謹遵所囑，依照更正者，再行補刊，使學詩文友，取為法則耳。

旅途中遇兩兒女

黎景殷

薇湄，新宇，二人，由英倫參加旅行團，遊覽歐洲，余等適在此時到達，在修道院，不期而遇，驚喜交集，忽忽數語，歸隊而別，賦此誌之。

乍見雙兒女，驚疑夢意濃，
去年纔話別，異地忽相逢，
問訊兩三語，急看肥瘦容，
欣然訂後會，各自暢遊踪。

七夕

曹文錫

橋架銀河用鵲塡，且看牛女渡誰先，
一年一會休嫌少，我別家鄉已廿年。

七夕感懷

梁莊

銀漢雙星渡鵲橋，期年一會只今宵，
重逢應恨更籌短，離別猶嫌歲序遙，
鐵幕村娃誰乞巧，香江閨秀眾聞韶，
欲求帝女憐民苦，速瀉天河洗赤潮。

七夕泛舟

梁莊

橫江白露入新秋，節值佳期夜泛舟，
朗月高懸知鶴立，清波微動覺魚游，

北望山河依舊業，劇憐赤焰禍神州。

梁先生最新之句，「速瀉天河洗赤潮」，是前人所未言者，因古代並無共產黨，用天河之水，冲洗赤潮，確為最妙想法。詩人頭腦，高於常人者，於此可見。壇主評語。

七夕情懷

袁暘照

(一)
濛濛烟雨鎖銀橋，隔斷雙星廿度宵，
簾影依稀新月夜，駒光輾轉舊情苗，
脂痕一別香何在？蝶影三更夢未消，
遙想塵寰天女淚，牛郎心事更蕭條。

(二)
人阻天河水逆流，欲排赤浪駕輕舟，
星橋悵望傷時淚，海畔徒增隔岸愁，
殘夢儘忘懷北闕，微軀應愧寄南陬，
牛郎欲了相思債，可奈身仇更國仇。

袁先生詩，最佳之句，「脂痕一別香何在，蝶影三更夢未消」，藉牛女之佳期，寫懷人之心臆，相思一縷，無限深情。

七夕有感

陳大倫

七夕銀河渡鵲橋，相逢牛女在今宵，
人間自作鴻溝限，隔斷佳期是赤朝。

追憶昔年大躍進

陳大倫

躍進呼聲遍地揚，三敲更鼓各慌張，
遙聞遠處鳴金號，醉魄痴魂馳睡鄉。

陳先生來書云：「敬讀大作明日黃花錄第一二兩集，深佩才華，極為景仰，鄙人籍隸潮州，粗讀詩書，側身教育，大陸共黨整風，蒙紅朝恩賜，『右派分子』之高帽，慘受勞教，每一回思，痛心疾首，近讀貴刊詩壇，詩興頻生，枯腸無墨，俚句奉呈，一抒胸中難言之積憤，稍可自慰情懷耳，如荷採取，實深榮幸。」

壇主之言

由陳先生詩中之句，可以得知毛澤東大躍進之眞實情況，躍進呼揚，三更擊鼓，遙聞遠

，此種辦法，用之於軍隊則可，軍隊有夜間緊急集合之訓練，以防敵人夜間偷襲，訓練起床快速。只是偶一為之，並非日日如此，壇主當年治軍，亦施此法，教民則不可也。

軍人從事戰鬪，農民從事生產，二者性質不同，治軍方法，不可教民，教民方法，亦不可治軍，動物各有本性，狗能守夜，而不能耕田，牛善耕田，而不知守夜，鷄司晨而不能浮水，鴨浮水而不知司晨，用人行政，應各就其本能，捨其短而用其長，方合治國之道也。

中共一切顚倒，各種花樣，均從蘇俄學來，女人開飛機，幼童任稽查，點綴風景則可，眞正實用則不能也，例如將教員教授，下放農社耕耘，老粗文盲，高升學府訓導，工人改為經理，經理變作工人。小高爐即可煉鐵，毛語錄醫治疾病，遊戲則可，實用則不可能。

堂堂大國，文化制度本屬優良，今乃陷於狂人之手，荒唐離奇，神經胡幹，遊戲行為，用以為治國方針，而能長治久安者，是無天理也。

中共電影，香港時有放演，大小頭目，均能認出，大多其貌不揚，前生來歷，俱非正果，毛澤東男生女相，鬍鬚極少，奸詐殘虐，是明朝太監魏忠賢投胎，行路臃腫蹣跚，鼻有橫紋，右臂不能上舉，標準壞人；劉少奇口如吹火，望之不似人君，福澤不厚，絕子絕孫；周恩來土斑滿臉，香港曰「棺材釘」，奸猾小丑，陰德有虧（北方曰缺德）；林彪，法令紋鎖口，雙眉交加，鼻瘦牙長，非領袖之器；吳法憲面肉橫生，決非善類；雙睛凸出，必遭橫死；朱德稍具人形，庸碌無能，因人成事。其餘獐頭鼠目，鼻斜口歪，豬嘴猴腮，頭尖耳反，五官皆不端正，無一分貴處可言，全部牛頭馬面，俱是妖魔降生，居然大鬧中國，達二十年之久。壇主夜觀天象，以上妖魔，不出三年，都將消滅，可能是中蘇大戰，共黨火併。安心等待，有戲可睇。

萬人雜誌

（第二〇三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〇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九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九一八四十周年感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偷襲瀋陽，擒佔東北，距今整整四十年了。

九・一八是中國大動亂的開始，迄今仍在動亂中，今天遙念大陸同胞的痛苦，海外同胞之飄零無依，中華民國政府的偏安，國際局勢的詭譎，不能不痛定思痛，悲從中來。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

九・一八雖是日本少數軍人闖的禍，但是其後發展為七七蘆溝橋事變，實受朝野上下多數人的支持。無可諱言，三十年代是侵略者瘋狂的時代，意大利法西斯之侵阿爾巴尼亞、德國納粹之侵攻捷克，日本之侵我東北，是在一股氣流之下作出來的。

但是德、意、日法西斯勢力之興起，實是共產主義國際革命的反動。納粹之崛起，由於希特勒黑衫黨人能夠以暴力抗拒共黨的暴力；法西斯之崛起，亦由於莫索里尼褐衫黨人能夠壓制共產黨的囂張。日本少壯軍人的崛起，也以反蘇防共為口號。但是日本軍人的腦蠢如豬，目光如豆。他們在防共戰略上犯了兩大錯誤：第一、侵略內部有共黨作亂的中國；第二、久以蘇聯為假想敵，竟乘歐戰西方國家無力東顧的時機，發動「大東亞戰爭」，掠奪南洋的資源。結果大部分軍力陷在中國和南洋，八・一五投降之前夕，數十萬關東軍的精銳遭受蘇軍悲慘的殲滅。

拋開日本軍人的愚蠢不談，三十年代侵略風暴之起，實由於共產主義的刺激。而當時蘇聯也正是紅色法西斯，勾結納粹瓜分波蘭，並滅掉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又侵攻芬蘭。可是當時中共卻是蘇聯侵中國的走卒。

內亂與外患

九・一八這個日子回想起來特別叫人感到辛酸。這不僅因為日軍殘暴的侵略、姦淫和殺戮，更可悲可痛的是當時中國不能集中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

當時的形勢活似明末的中國。強敵滿清進逼於外，張獻忠、李自成等流寇為禍於內。內外交迫，手忙腳亂，結果未能阻止滿清的侵略，而先亡於流寇李自成。繼而李自成將大好河山奉送給滿清。這一頁痛史，是國人永遠不能忘的！

九・一八當時中國實受蘇俄和日本雙方的侵略。但是蘇俄狡猾，它切忌東西兩面作戰，尤其是被納粹進攻之後，極怕日本進兵西伯利亞，因此百般取媚日本，竟將中東鐵路賣給日本，實際上承認偽滿洲國。它無力出力侵略中國，只有令中共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府。

偽滿洲國於一九三一年在長春建立，中共的中華蘇維埃則一九三二年於瑞金成立。這兩個政府都是傀儡政府，一個是日本製造的，一個是蘇俄製造的。當時的中共非今日的中共，不止向蘇聯「一邊倒」，名實俱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而第三國際則是蘇俄的寄生蟲。

當時南京政府鑒於明代先亡於流寇的歷史教訓，乃忍痛採取先除國賊的方針，對強敵日本則採取一面抵抗一面談判，爭取時間的政策，準備國內統一，力量集中之後再與死敵日本周旋到底。

就在這個時候，共軍大肆擴展，到處燒殺，實力由數百人，增至三十萬人。如果不是政府全力予以征伐，則「蘇維埃」，早成功於四十年之前，固不待一九四九秧歌王朝的出現。

日軍與中共

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進迫，因為他們看透了，中共為國民政府腹心之患，國軍絕難同時兩面作戰；而當時中共敢於垂死掙扎，也看透了國民政府難以全力對付它，可以說，中共和日軍實是內外呼應，互相配合。事實上，日軍發動九・一八把中共從第三次圍剿中解救出來。一九三三年二月日軍從熱河進侵山海關，又把中共從第四次圍剿中解救了。難怪毛澤東對日本人說「皇軍是我們的恩人」。

中共每顛倒黑白、自吹如何抗日，國民黨如何打內戰。在這裏我們僅提出一件事來問，所謂「八・一抗日宣言」，為什麼在莫斯科發表呢？為什麼在第三國際決定人民統一戰綫之後發表呢？可知中共之抗日是奉命行事，並非出於民族自覺。



新聞  以外

「萬人」創刊四週年紀念
三結合聚餐在九龍舉行

萬人傑

十一月一日是「萬人」創刊紀念，為擴大慶祝，決定不限人數，在九龍彌敦道幸運酒樓舉行，屆時舉行抽獎，讀者捐贈獎品，至表歡迎。席券仍為二十元，何時開始發售，將再行公佈，希望讀者熱烈參加。

今年改在九龍舉行

本刊出版不經不覺已二百多期，還有一個半月，又是我們的四週年紀念，每年此日（十一月一日），我們的工作者和老板們都來一次三結合聯歡聚餐，這種聯歡會我們已舉辦過兩次，都相當成功。為了地方所限，最多只能開到二十五桌，因此使到不少要參加的讀者向隅，同時，兩次都在銅鑼灣梅江飯店舉行，九龍方面的讀者頗為不便，尤其從新界出來的，往返需時，很多想參加的人顧慮到回家時間太晚，只好放棄。

今年，我們又決定在十一月一日舉行四週年編者、作者、讀者三結合聯歡聚餐，由於許多讀者寫信或打電話來，要求今年改變聚餐地點，在九龍舉行。老萬覺得兩年都在香港，今年改在九龍也很公道，就和彌敦道幸運酒樓的老板商量，在那兒舉行。除改換一下地點外，幸運酒樓地方寬敞，可容納更多讀者參加，我們就把這地點決定下來。

不限人數

四週年紀念的三結合聚餐，不再限制人數（過去兩次都只能接納三百人參加），這次多多益善，讓場面熱鬧一點。

不過，為了人數沒限制，我們又遇到難題。過去兩次我們都有抽獎，每一位參加的都得到一份獎品，雖然不是太值錢的東西，卻可增加不少歡樂氣氛。這些獎品，都由熱心讀者捐贈或用讀者的禮金買來，不足的用我們出版的書搭夠，因此三百多位嘉賓，人人有獎，永不落空。

如不限人數，要做到參加者人人有獎，相信很難辦到；如不設獎又會使這聚餐會大為減色，因此我們決定變通辦法，不是人人有獎，而是局部有獎，相信拿不到獎品的也會同樣高興，因為參加聚餐的朋友，決不是為了獎品而來，抽不到獎品也不會失望；抽中了，拿一件小東西回去作紀念，很有意思。

募集獎品

說到獎品，過去兩次讀者都很熱心，相信四週年的這一次聚餐，我們需要更多獎品，讀者捐贈也必更熱烈。我們的讀者、作者、編者像一家人一般，大家庭裏的一次歡敍，有錢的，多出點錢，讓聚餐外多點餘興節目；有力的，幫忙做跑腿，好好籌備一下，使一年一度的三結合聚會更熱鬧。

現在，我們開始接受讀者贈送的獎品，這些獎品，全部送給參加聚餐的朋友，收到什麼禮物，我們會詳細公佈，以昭大信。各位讀者惠贈獎品，在九龍的，可送往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在香港的，可送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中區辦事處，及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我們代表參加聚餐的讀者多多致謝。

今年物價雖然漲了很多，我們不願增加讀者負擔，大家是田鷄東，有些人多付十元八塊無所謂，但有些人要籌那筆席金卻不容易，因此決定仍照去年每位二十元發辦，酒水、下欄全部包埋。幸而幸運酒樓的羅老板也是我們的好朋友，和小曾一樣是死黨，他會在每桌二百四十元內打算盤，賺別人的也不賺我們的，各位拿出二十元，可獲得二十元的享受，如果幸運地抽到一份獎品，就更會超出各位所付出的代價。

上次我們收到獎品相當豐富，可惜籌備時間太短，人手不夠，未能做到圓滿，今年提早籌劃，提早收集獎品，希望成績比去年佳。不過，這要看讀者們是否捧場了。

我們馬上會把餐券印好，大約十月一日左右可開始發售，每一張餐券附有抽獎證，憑證抽獎，希望籌集獎品成績好，即使不能人人有份，也可大部分有獎，這要羣策羣力，不是老萬一個人辦得到的，在此時我呼籲萬人擁躉多多出力！

經濟難關難不倒我們

回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萬、馬、張三條好漢，把「萬人雜誌」草草創辦，經過四年奮鬬，這本先天不足的刊物，算是站穩了腳跟。在經濟上，全憑老萬以爬格子所得，勉力支持。這四年當中，曾經數度出現危機，因為四年間物價跳動，而我們在東南亞地區，遇上那些媚共、畏共的政府，不敢面對現實，使「萬人雜誌」進口遭遇極多困難，

雖然增長率很慢，但很穩，漲了後不會跌下來，這表示除非不讀我們「萬人雜誌」，讀了不由上癮，不知不覺地愛上它。

為了銷路穩定，唯一威脅是物價、工資上漲，使我們四年來無法增加工作人員的酬勞和作者的稿費。業餘作者倒無所謂，以寫稿為生的朋友，老萬是同行，想到對他們的生活無助，殊感慚愧！如果不因為他們也是萬人這大家庭的一分子，他們不會這樣熱心支持我們。老萬許下宏願，只要經濟情況好一點，一定會叫替本刊出力的人得到多點酬勞。

吾道不孤

在這四年間，我們人事上的變遷也很大，首先是馬森亮舉家作了移民，到美國去。早在「萬人」未出版前，他便辦理移民手續，進行幾年，在我們出版的次年才獲得批准，當時他還躊躇莫決，老萬會在生活上給他最低的保證，可是他有七個孩子，在香港唸書，單是交學費已無法應付，作了移民，在美上學不用花錢，為了孩子的前途，毅然成行，

們的十一月一日聚餐。

不幸的是，和老萬拍檔三年半的張贛萍兄，卻在六月一日突然離開我們隊伍，萬、馬、張三人，只剩下老萬孤軍作戰。黃思騁兄說老萬是「獨行俠」，這話竟然應驗。老張在去世初期，老萬心情沮喪，曾考慮過把「萬人雜誌」關門。可是老萬的友好，「萬人雜誌」的讀者，一致要求「辦下去！」

萬人隊伍強大

老萬悲慟的心情穩定下來後，也覺得「萬人雜誌」停不得，雖然老馬走了，老張死了，我們還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小葉接管編務後，我們的內容還是一樣精彩，我們的基本作家還是全力支持，尤其駐美加特派員李士諤兄，替我們搜集許多極珍貴的資料，自己沒工夫，也把杜魯多赤化加拿大的原書空郵寄來，我們馬上譯載，這些第一手資料，未在任何中文報刊登載過，使我們在加拿大的銷路，逐期增加，本刊已引起所有旅加華僑注意。

這一切，說明萬人隊伍仍是強大的，我們發揮「萬人雜誌」讀者們的實力，你看這次老張子女教育基金的籌募，如此成績，即使是一家大報也辦不到。三萬多元雖然不是驚人數字，但來自一羣不認識老張的人，這完全因為他們對「萬人雜誌」已發生深厚的感情。這話是實在的，也因此增加我們「辦下去」的決心。

萬人協會

為了加強我們和讀者間的連繫，除了一年一度的編、作、讀者三結合聚餐外，我們還進行籌組一個永久性的萬人組織，目的在促進志同道合的萬人編、作、讀者間的感情。最初的提議，擬定名為「萬人俱樂部」，但俱樂部這名稱被濫用了，很容易引起誤解，也不夠嚴肅，因此老萬曾向小會提議，最好命名「萬人協會」。這名堂，氣魄大得多。大概在十八號的第一次籌委會會議中，小會會提出討論。有了這組織，今後我們的讀、作、編者就可經常交換意見，團結就是力量，這大家庭的發展，前途將是無可限量的。

台灣經濟發展形勢大好 對外貿易將可超過大陸

中共孤立和打擊台灣中華民國國府的統戰工作做得非常好。無可否認，尼克遜聽着中共的音樂跳舞，使到國府迭連遭受挫折。中共更利用海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落井下石，發動連串對國府揶揄奚落，甚至說台灣命運已近尾聲。

事實是這樣嗎？絕不！儘管世界形勢對國府如何不利，但台灣在這二十年來的成就，從數字上看，使人十分興奮。留美學生的所謂「遲早完」，不過作中共宣傳的傳聲筒。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說，國府在外交上雖漸陷孤立，可是經濟情況形勢大好。過去十年間，台灣平均每年經濟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在亞洲各國中，發展之速，僅次於日本。通貨膨脹在過去十年中只有百分之三。去年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二十，去年出口比前年增加百分之四十，黃金和外滙儲備達七億五千萬美元。

經濟學家預料，台灣的對外貿易總數可能在今後十八個月內超過了中共。華爾街日報是世界性的權威經濟刊物，發表的統計數字，絕對準確。

以一個小小的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竟能超過中國大陸，其經濟發展的驚人，可以見之。西方國家一直迷醉於八億人口的大市場，可是，他們矇查查的不知道這八億人過着怎麼樣的生活，以為和中共打好交道，便有大批生意可做。其實，這些人民窮其勞力，只能換取苟延殘喘的口糧，那有能力買西方國家的東西？他們所能買進的，是工業的設備。民生日用品，有交易。因此，和中共打了交道，或大力將他捧進聯合國安理會，最後必然後悔。

周恩來曾對到北平訪問的美國人說，「解放」台灣後，台灣在經濟上不會受到損失。華爾街日報認為，眞要實踐這諾言是十分困難的。

中國大陸「解放」後，人民生活和以前比較，已相差得那麼遠。以今日台灣生活水平，高過往日大陸多多，一旦「解放」，會跌得更重。

凡是赤化的國家，經濟會隨之萎縮。以前古巴人的生活好過美國人，現赤化了，他們便與中國大陸人民看齊。

〔**更正**〕本期第一頁「每週評論」，意大利法西斯之侵「阿比西尼亞」，筆誤為「阿爾巴尼亞」。特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編者

美總統訪共的因果分析

對當前低潮中的國是芻議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 李士諤

幾句道白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本刊的「雙十專號」上，發表了我寫的一篇專論：「國府外交政策與外交官的檢討」。以當時加毛論交日亟，本刊故執行編輯贛萍先生以我在美加兩地，着我搜集資料寫成。作爲應節專題，向我政府作具體的檢討和呼籲，用意至善。可惜被「重視」（見以後本刊對駐加大使的報導）而未及時採納。該文發表了剛滿一年，加拿大承認了中共（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由於先例一開，接着，先後有約十個國家沿此例和中共建交。

現在，美國總統宣佈訪問中共了，我的震驚並不是意外，而是意中的不幸次第實現。此文成於尼克遜宣佈將訪中共的次月，謹呈於在朝袞袞諸公，與關心國是的海外人士之前。一得之愚，亦聊盡匹夫之責而已！

甲 美總統訪共之前因後果

（一）均勢戰略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的軍力在美援下壯大起來，直捲東歐，橫裂半個德國而止。不數年，中國大陸變色，共產主義的發展如日中天。北韓乘機出師南下，揚言驅美軍下海，進逼至釜山爲止。這一個時期，是共產勢力發展到頂峯。到仁川登陸，局勢被穩定下來。而第七艦隊在中美聯防條約簽定下遊弋台海，共產主義的勢力從此不得越雷池半步。惟一例外，則是美國的後門——古巴，美國人愚昧到變了色才知道，但來不及挽救了。

美國不在大戰後，利用強大的軍力和原子武器來解決蘇聯的威脅，到蘇亦擁有時就更不談了。但共產勢力的發展如是迅速，不得不擬定了阻嚇政策，建立無數軍事基地對付蘇聯，形成戰略上的包圍阻嚇。兩大集團的力量相持，形成對峙的局面，爲均勢戰略奠立了雛型。

中共參加韓戰，原本是蘇聯要消耗美國國力，打破均勢的一個戰略的決定，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是正確的一着。可是這一打，中共雖然在人命和物質的損失不能計算，可是潛意識中加强了信心，不但以後敢正面與美國爲敵，甚至

下台，更助長了中共的徼倖心。他們在共產陣營中另樹一幟，美國人不得不在這客觀的條件下，重新去檢討和安排新的對策。

中共敢向蘇俄抗爭；和科技迅速的發展，無疑是美國政府訂定新的均勢戰略的主要因素。中共衛星上天，並不是因爲它可以在天空上攝取美國的軍事佈置，而是證明她的火箭可以把原子、核子彈頭送到華盛頓。另一方面，蘇聯對美國的威脅一點不減，美國政府是心知肚明的，儘管她歷年和美國擾擾攘攘的玩着裁軍和禁試的把戲，可是，地下的試爆和不斷出現地中海的新式戰艦，以及從衛星攝下的紀錄，都不是美國人所能安寢的事實。儘管，對安撫中共，不會立刻借她的力量對抗蘇聯，最低限度，也可以減少美國本身兩面受敵。這是美國重訂戰略，要安撫中共的基本因素。加上內部的反戰、吸毒的問題，最近一連幾個工業國家對中共的建交，美國不得不從速把這新的均勢戰略付諸於行動了。

中共方面呢？她的問題比美國還要嚴重。內部的，像火山的爆發前夕，姑不論。對蘇俄的壓力猶感痛苦，蘇軍的坦克車輾入捷克，就是一種殺鷄儆猴的示範，中共那有不驚心怵目，他們和蘇俄有過主奴關係，對主人的心事摸得熟透。蘇聯在傳統上的敵人是德國，是心理上一個最大的威脅。所以蘇德和約一旦簽成，蘇聯無西顧之憂，也是要放手對付中共的先兆。中共焉有不心驚膽顫。所以，蘇德和約締成之後不久，中共的乒乓外交就迫不及待跟着出籠。這並

入聯合國（表面不在乎是假的），來減輕或抵消來自蘇俄的壓力；甚至進襲。

這些因素，說明爲什麼中共和美國在華沙會談，談了十多年來都談不出什麼建議。卻在乒乓外交到胃痛外交的短短三個月，安排了尼克遜和周恩來的密談。

世界目前有兩處戰火，一在中東，一在越南。美國要維護中東和平，不能不向蘇俄斟介。要在越南撤兵，又不得不和中共斟盤。這是形勢，也是世界目前對和戰有決定力的三個集團，能穩定這三個集團，和平便可以達致，即使是暫時的。這種世界和平的構想，是靠三方勢力平衡達致。尼克遜訪共，是均勢戰畧的構想到運用的發展。

（二）美總統訪北平的影響

A 台灣方面

尼克遜訪問北平，儘管他在宣佈消息時聲明：「不會犧牲老友」。但如果不犧牲朋友，和朋友的敵人密斟什麼？果然，訪問的消息公佈後不到三週，美國國務卿羅傑士便發表了「兩個中國」的謬論，他不會不知道中華民國是一貫反對兩個中國的。同時，自從中共與加拿大建交以後，到現在爲止，已接近十個國家步加的後塵，但中華民國政府的一貫立場並未放棄——決不與中共同在。那麼，美國推行的兩個中國，豈不是徒然，也許僅是做作而已。例如，我明知你不吃狗肉，我偏偏請你吃狗肉宴。你拒絕了，但我總算招待過你，你不吃與我無關，把責任推卸得乾淨。

如果說，美國人對中華民國一向友善的話，那只有白痴的人才相信。要不然，他是捫着良心。歷史的事實會告訴我們：要不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還不斷把廢鐵賣給日本。在戡亂期中，美國政府對國府的壓力比助力大，後期甚至見死不救。不但如此，到國府撤守台灣，還來一個白皮書，把台灣一筆勾銷了，連防衛範圍也把台灣摒棄於外。美國何愛於中華民國？後來的中美聯防條約的簽訂，只不過因鑒於中共發動韓戰，露出猙獰的眞面目，爲美國利益計，實行圍堵政策，美國人何愛於台灣！明白這些脈絡，就知道尼克遜訪問北平，只是美國人爲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做出任何不顧道義的事，而無視於是否違背中華民國政府的利益。

自從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共，到今天爲止，短短的一個月，對台灣不利的事情已接踵而來：連一向稱反共的土耳其、秘魯已和中共開始建交，接着的將會是希臘（執筆至此，閱報又見伊朗承認中共）。連大馬、日本也蠢蠢欲動。年來承認中共的逆潮洶湧，美總統訪問北平更助長了它的聲勢。有什麼辦法呢？警察與强盜打交道，小民們强硬得起來嗎？爲了生命財產，也得和强盜打打交道，以免吃了眼前虧。如果美國人將來再號召來對抗中共，又憑什麼來取信他顧身來幫助他呢？

預料承認中共的逆潮將因此而推展下去，中共從被孤立中轉過來，反而把台灣孤立了，這種形勢，將因美國釐定的均勢戰畧實施下變本加厲。

孤立是可怕的，人如是，國家也如是。不必說到國際上面去，就僅從國際貿易上言，孤立的災害就會直接影響到民生，在今天精密分工的世界裏，台灣沒有可能生產一切現代化的資本器材和消費品，必須從國際貿易取長補短，而孤立的國際關係，將會因政治關係而影響國際貿易，那是顯而易見的事。何況中共靠大陸市場做幌子，對他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勢將造成無形的對台灣「禁運」，導致台灣的經濟損害，那是可以肯定的。經濟發展也就是潛在的國力發展，這種無形的打擊，比一次戰役失敗還要大。我對這種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中共還沒有和日本建交，已經和日本民間團體提出了「原則」：和中共貿易的公司，不能同時和台灣貿易。以致有不少日本商家寧可把台灣已設的分行也撤退了。這不是殘酷的事實麼？中共有什麼比置中華民國於死地更欣慰的事！

中共廿年來不能在軍事上解決台灣，改轅易轍，要在政治上解決，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撇開中華民國政府的軍力不談外，單就自由中國那一份政治號召，中共無時不感到如芒在背，不去不安。因爲台灣一天存在，對大陸民心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種無形的威脅，中共飽受此中滋味，焉有不知之理。所以，千方百計以期消滅國府，儘管手段不同，但目的則一：就是取消中華民國。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尼克遜與周恩來的會談，在中共方面，將用盡方法誘使解決台灣問題。包括聯合國席位的取代和美國的承認。在美國方面，將提出越南的解決，使美國能完成撤兵。各有所欲，勢必討價還價，那麼，台灣就沒有不被出賣的理由。所以，儘管周恩來道貌岸然的向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說：「不集中討論台灣、越戰和聯合國席位。」這是鬼話。而尼克遜說：「不犧牲老朋友。」也是鬼話。如果國府當局還相信這兩個紅、白老狐狸所說的話，而不馬上尋求應付之法，倒霉的日子準會不遠。

美國對付敵人毫無辦法，對待朋友則詭計多端。美國國會議員團訪台，眾議院長在立法院宣稱：「美國不會犧牲忠實老朋友。」顯然是推銷尼克遜的膏藥，鬼話連篇。恰似家主欺負了人，由他的老婆說幾句好話，來抵消對方的敵意。我政府必須警覺，以免上當。

美總統出國談判，少有成功的先例，睿智如羅斯福，先後在慕尼黑和雅爾達，給史太林騙了。中華民國目前的災禍，還是間接從雅爾達協定而延續下來。我不相信尼克遜對談判或詭詐方面會勝過周某這隻老狐狸。那麼，中華民國以後的災禍又不知延到什麼時候！

凡是所謂秘密會談，都是見不得光的勾當，否則何須「密」？所以，不管他們談什麼。如果有兩個前提成立：一、只要尼、周能見面。二、台灣繼續就

誤下去，沒有行動。我可以肯定下列幾項政治風暴將在台灣發生：

（子）反美示威——台灣軍民對美國歷年的惡蹟昭彰，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惟鑒於「小不忍則亂大謀」，和政府的疏導，沒有惡化到宣於行動而已。反美不要緊，但誰敢保證不會蔓延至反政府呢？過去慘痛的歷史誰忍重見。

（丑）台獨從慢性化轉至惡性與急性化——台獨雖然是一個叛亂的團體，但由於背景複雜，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根據，會認為時機成熟，可以革政府的命。有信仰就有力量，不管這種信仰是不是正確，那是非常可怕的。鑒於近年國際姑息，加於政府種種橫逆與困擾時，就是台獨乘勢發展的時機，彼此可以互相印證，歷驗不爽的。

（寅）繁榮衰退——如果主要國家均與中共建交，未必就能擺脫政治因素而在商言商，其理至明，不必多贅。那麼，台灣能否保持出口數量固是一個問題；能否購入缺之的資本器材和民生消費品又是問題。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經濟發展是歷史少有的先例。儘管有時畸形偶一出現，但一場政治風暴，馬上變成烏有。台灣的經濟發展，如果不以復國為基礎，是捨本逐末的，畸形的，經不起考驗的。試問如果有一天，台北市上空出現了米格機，西門町的霓虹光管還敢亮起來嗎？一夜之間，可以把一個車水馬龍的繁榮都市變成一個死市。試問在台袞袞諸公，廿年來，一味倡導繁榮發展，少有復國措施，是國家之福乎？抑禍？已不須龜卜可知的了。

B 香港方面

當尼克遜宣佈訪共，香港的電視台向市民訪問意見，很多隨口說好。我不知「好」從何來，其實是壞透。

看問題，務須看問題的本質眞象，才不至被它的外表所眩惑。「訪共」的消息發表後不久，香港的股票一度扳升。大家便沾沾自喜，以為對香港有利，就是被外表所眩惑。

共產國家是屬於「計劃經濟」的國家，在這種體制上，對外貿易亦不例外。如果香港居民以為美國和中共有了正常連繫，會間接帶來香港從中轉運的利益。從長期說，那是錯誤極的。如果說香港蒙利，那是在貿易接觸的初期，以後一定每況愈下，而且要保持未接觸的水準也不可能。理由很簡單：美國對外貿易是「利潤掛帥」。中共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事。兩者是異途同歸。美國大亨們不會善心到把貨物先遊一遊香港，然後請港商北運大陸。中共也不會照顧「港英」，特別先將貨物坐火車南下，經羅湖轉入香港，然後再北上橫渡太平洋到美國各埠。

如果香港居民不是無知的話，應該不會忽視中共近年來對遠洋航運工業的發展。去年橫渡太平洋直駛加拿大溫哥華的「東方號」就是一例。中共對外貿易是有備而為，也可以肯定她不會為香港轉運上的利益，而改變對外貿易的原

代化越洋商船停泊之日，就是美國和中共直接載運之時。以中共這種強暴政權，要達成重建黃埔港的目的，是輕而易舉的事。要說香港會蒙利，就是在重建的一段時間。其實，週慮一點來說，連這一點時間也成疑問，誰敢保證中共目前不在準備中；甚至興建中。不但如此，觀美、加兩國近日的飛機商和中共斟盤，香港就連對到北平的遊客也不一定可以做點生意。根據同樣的理由，北平和廣州市本身的原有機場，在緊急需要下擴充也不是大問題。所以在長期對外貿易利益計，香港有什麼理由可以分享一杯羹呢？中共何愛於「港英」，何愛於大多數反共的香港居民。

香港輕工業近年來蓬勃發展，廉價勞動力是低成本的一個最大因素。如果中共參加對自由國家直接貿易，無論如何，香港敵不過大陸的無償勞動力，也即是敵不過低成本商品的傾銷。那麼，香港有何利可言呢？

香港處於兩大强權直接貿易夾縫中，做轉運站不成。本身薄弱的工業基礎又經不起冲擊。還沾沾自喜，豈不是盲目樂觀麼？香港這個蕞爾小島，擠着五百萬市民，貧富懸殊，社會長期處在不合理制度下，外迫內憂，我看不出有任何可喜的原因。

香港是身不由主的，本身無法改變這種發展形勢。要阻止這一形勢發展，就只有寄望中華民國的行動，坐收「圍魏救趙」之效。

香港政府目前只可以做她本身的工作，使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改變，市民的向心力才是社會安定最大的保障。

乙 國是芻議

如上所述，客觀的形勢，美國和中共勾結的趨勢是不可免，而中華民國是在他們勾結中的第一個受害者。所以，在他們未直接勾結之前，要設法將他們結合的趨勢打亂，使他們無法勾結。這就要看我們政府的手段和魄力。

要拆開美、毛的勾結，現在還來得及。國府一定要拿出旋乾轉坤的勇氣，實行下列急務：

一、改正被動勢態——把戰火燒向大陸。這是第一着險棋，而且要在尼、毛勾結前做到。大規模的反攻大陸固好，小規模也要實行。這是必要的手段。

承認毛共逆潮的來源，是西方政客承認現狀。廿年來我們空言反攻，沒有行動。西方政客到現在一蜂窩承認，可見他們已經醞釀很久，預料還會愈演愈烈。如果再度造成台海對峙形勢，不但可以阻止承認逆潮；而且馬上否定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只要這一個觀念被接受，國府的國際地位馬上提高，最低限度，國際政客要重新估計中華民國的重要性。

中共要孤立國府，目前的策畧是用盡心力離間國府對美、日的關係。中共挿手釣魚台事件，就是這一策畧的運用，以收一石三鳥之效。如果國府為此事

造成大陸反暴勢力的發展，那更是復國契機掌握了。退一步來說，即使失敗，我們的目的也可以達到：A政治上的目的──(1)壓迫毛共政權有一定效果。(2)藉總動員令改革復國基地諸弊。(3)號召海外華僑。(4)打擊破壞政府威信謠言。B壓迫美國作敵友之選擇──美國聲言遵守台海聯防條約，台海戰局對峙，美國人在利害權衡下迫不得已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否則，美國與任何國家訂定的聯防條約成爲具文。美國人只有向事實低頭，以色列戰局就是一個現成的例。把事實造成，美國第七艦隊首遭威脅，不得不作敵友間抉擇。主動操諸在我，便有本錢和美國討價還價。

二、强硬對美──當尼克遜宣佈訪共，台北當局事前一點不知。我們的外交部長還在亞太會議中咬着雪茄（見當日各地報刋），可是美國的列席人員，已經在那裏做了手腳，將中華民國的提案──「發表聯合聲明拒中共入聯合國」一案押後討論。到尼克遜宣佈了消息，亞太區的國家就看風駛㮯，結果通不過。

訪共的消息對國府不啻是晴天霹靂，表現得也不夠鎮定。本來，當消息宣佈時，台北最高一着棋，是馬上召回大使。因爲美國不事前通知我們，而且訪共當然是對我國不友好的事件，我們召回大使，是一着有力行動的抗議，而且從被動中爭回主動。美國人要猜我們的用意和行動。大使留在華盛頓，等於被人看了底牌，什麼抗議也起不了作用。國民政府目前還可以對美做兩件工作：

(1)壓迫美國作敵、友抉擇。包括馬上停止華沙大使級接觸，取消總統訪共。否則，我們應認爲美國出賣我們，立即召回大使，凍結中美聯防條約，造成與大陸對峙形勢。

(2)正常外交以外的人員派遣至美，做正常外交以外的工作，如收買議員，游說議員，從事國民外交，學術反共工作。這批人員的身份，可以用各種僞裝掩護，不但可以監督使館人員，考核他們。必要時甚至可以搗美國政府的蛋，實行以牙還牙；或對付不利我政府言論之各種人物等。

三、佔領釣魚台──目前釣魚台還是個無人荒島，派一隊人可以佔領，造成事實，我肯定美、日兩國不敢冒大不韙來訴諸武力。

四、鎮壓台獨──凡從事台獨運動，不論在内在外，如查實有據，一律以叛國論罪，絕不姑息鎮壓。

丙 三項忠告

一、美國靠不住。歷史告訴我們，美國政府靠不住，而尼克遜的政府則更靠不住。渴望他當選最殷的是中、越兩國，當年越南人民一面從收音機聽着大選情形，一面跪在地上爲尼克遜的當選禱告。但決定放棄南越人民的，正是他們禱告當選的人。尼當選以後曾訪問整個東南亞，但就不訪問支持過他的中華

對中共友好的準備，跟着宣佈放寬禁運。不久，在談話中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只請美政府解釋而已，結果，終於宣佈訪共。對此，我們也沒有做出適當的措施，現在竟由美國出面提出「兩個中國」方案。過程的經緯明顯得很，只是我們外交人員太昏瞶了。

尼克遜是個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縱横家，可以完全不講道義。加上他的顧問基辛格（Kissinger）也是同一類型人物，彼此相得益彰，可以做出任何蔑視道義的決策。

誰依靠美國，誰準會倒霉。美政府發言人說要公佈對中華民國外交關係的檔案，決沒有好意。我政府何不也公開對美關係的資料，還我一個公道！

尼克遜不訪台灣，副車代表前來。他宣佈訪共，則眾議員組團來了！打一下，然後搔一下。

尼的確鬼馬透頂，如果我們還相信他，不是白痴麼？

二、立國原則不能放棄。既然「漢賊不兩立」是我們反共立國的原則，廿年來的外交政策也秉承這一原則去做，今天我國在聯合國所遭受一切横逆，亦不應該放棄。如果我政府爲謀保聯合國一席位，而放棄了這一貫原則，那是最大的不智。這等於一個守了長期貞節的婦人，到老了卻去改嫁一樣。那麼，以前豈不是白白蹧蹋了青春麼？

立國的原則是不容放棄的，否則，我們以後憑什麼再來號召討毛。聯合國席位可守則守，守不住乾脆退出，決不與毛共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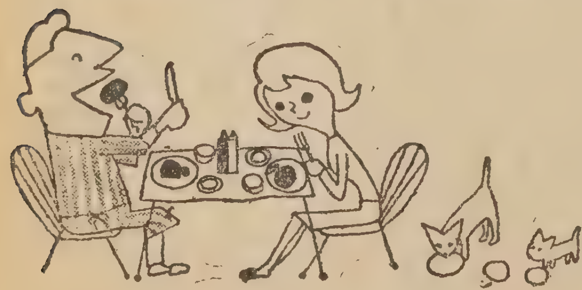
試問安理會席位被毛共佔了，想委曲求全也不可能，以其日後被辱，不如守持立場退出。只有不義的人才會有這個念頭；爲聯合國的席位而放棄立場，陷國家於萬刼不復之地。

三、爭取時間。我政府已躭誤廿一年，以今天世局瞬息萬變，決沒有另一個廿年可以讓我們苟安，今天一切的横逆，都是從因循苟且演變而來。對日抗戰，我們以「空間換取時間」。今天反共，我們應以「時間來換取空間」，這句話是蔣總統說的，是十分正確的。今天，我們面臨生死的抉擇，要求瓦全已不可能；再徘徊，只有跳海的一條死路！

台北某巨公倡導：「人生七十歲才開始」。這眞是誤盡蒼生，斬絕人們寸陰是惜，奮發求生的意念。

如果他的確有此想法，也應該說：「我的人生到七十歲才開始。」這是個標榜，還勉强有可恕之處。人生三不朽的「立言」居第二，以某公地位之高，聲望之隆，卻倡導如此人生觀，眞不知是何居心？國人的平均壽命幾何？是不是到大家已哈腰扶杖時才參加反攻行列！

（八月廿日寄自美國紐約市）



中共政權成立的幾件掌故

岳騫

最近一連寫了幾篇論文，讀者諸公可能看得討厭。我想還是寫一些輕鬆的問題好些，因爲談政治問題，正合了一句北方俗語，戴着石臼跳加官——出力不討好。事實很顯然，談國際問題，無論自以爲自己如何有見地，也萬萬入不到尼克遜的眼簾，批評本國時政，也不會被本國當局看到。能看到拙文的，還是萬人雜誌的老讀者，這些老讀者要看政治性論文，香港好手多得很，更不必我來獻醜，考慮再四，覺得還是寫幾篇輕鬆的掌故性文字好些。

一、中共的國號

轉眼中共政權成立之期將屆，聯合國大會又要討論安理會代表權的問題，這雖然是兩件事，其實也一脈相通，都與中共建立政權時更改國號有關。

中共在一九四八年底尚未進入北平，總部尚設在石家莊時，毛澤東就向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招生，聲明要召開新政協。因此，在中共進入北平，攻陷京滬之後，必然要建立政權，已無疑問，但是中共居然廢除了中華民國國號，而另外搞出來一個非驢非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倒確實有點出人意外。

到中共僞政權建立時爲止，中華民國已經成立三十八年，本身具有傳統的光榮歷史，爲世界各國所賓服，毛澤東之流畢竟是中國人，也可以分擔一部份中華民國的光榮，沒有理由要把過去的光榮歷史一腳踢開，自己重新來過。張獻忠當了「大西國王」之後，雖然自己的祖宗名諱都不知道，也還要建立七廟，表示祖德宗功。毛澤東平生最服膺張獻忠，不知何以反張獻忠之道而行之。

以後傳出的消息，原來替毛澤東出主意更改國號的，既不是劉少奇、鄧小平，也不是史達林大元

周禿子（姑隱其名）這人要算是近代一個陰謀家，清末武昌起義前夕，四川發生川漢鐵路風潮，周禿子當時在四川作一個不算太小的官，與當地劣紳張瀾勾結，鼓動風潮，清廷得到消息就派端方以欽差大臣資格去四川查辦，端方久知周禿子劣跡，未到成都就專摺參奏，清廷下令將周禿子革職，交端方查辦，周禿子更加着忙，就運用陰謀阻止端方入川，川事更加糜爛，武昌革命事起，端方在資州被殺，周禿子逃過罪刑，清朝也就完了。

民國成立後，周禿子仍然作政治活動，但北洋派歷屆當政人物皆久聞周禿子大名，人人不敢領教，一直無法得到一官半職。

到了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周禿子自仗是浙江人，又有用世之意，一次與左舜生先生談起，慨然說道：「蔣介石能交給我一個省，你看我治理得如何？」左先生很佩服周禿子的才氣，但不了解其爲人——有一次見到蔣先生，居然轉陳周禿子的話，希望能給予適當安置，蔣先生當時笑笑，一個字未接。左先生碰了這次軟釘子，以後當然無人再替周禿子說項。周禿子自忖亡清有功，卻不能見用於民國，他在痛恨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之餘，連帶對中華民國也恨到極點。

中共政權成立前，毛澤東召開新政協，凡留在大陸的有聲望、地位人士，不論精美金玉，廢銅爛鐵，一概邀去作政協委員，共同商量「建國」大計。平情而論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倒與最近十年來不同，因爲天下得的太容易，他還有點戒愼之意，對人也比較客氣，還能虛心聽聽黨外人士的意見。

四川頭號劣紳張瀾此時以「民盟主席」身份出席新政協，而且預定爲新政權的副主席，儼然一字並肩王。居然想起辛亥年在四川拍檔的周禿子，推舉爲政協委員，周禿子到了北平，毛澤東也約了談

國國號不詳，北洋政府用此國號前後不到十七年就亡了。國民政府用此國號前後雖然有二十一年，但中間還有八年在重慶，也未曾太平了幾年，因此，要想長治久安，中華民國國號萬不可用。

毛澤東雖然口口聲聲喊唯物主義，內心裏卻迷信到極點，一聽周禿子的話皆有事實根據，不能不信，於是就廢除中華民國國號，弄出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筆者時常在想，中共改國號是一大失策，如果今天毛澤東仍用中華民國國號，海外反共力量要失去一個憑藉，因爲海外許多人雖然不滿意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但仍然不能不反共，就是爲了要保衛中華民國，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如何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政府，但是卻不能不愛中華民國。另一個更大的是聯合國席位問題，若是中共政權今天也自稱中華民國，相信聯合國代表權早就轉移，目前聯大席位眞正的癥結尙不是誰代表中國，而是誰代表中華民國，因爲聯合國憲章載明中華民國是發起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仍然存在時，要換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必須要修改憲章，也會受到大部份有正義感的小國所反對。雖然有一天可能會投票准許中共加入，卻沒有辦法逐中華民國出會。因此，中共仍然望門興嘆，歸根究柢是改錯了國號，毛澤東上了周禿子一個大當。

二、中共的國旗

中共在江西時也曾建立過國家，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簡稱「中蘇臨」，「元首」從頭到尾都是毛澤東。共軍逃到陝北後，向國民政府接洽招安，自動把「中蘇臨」取消了。當時的「中蘇臨」，有「元首」，有「首都」（在瑞金），卻沒有國旗，「中蘇臨」的國旗仍是鐮刀釜頭，

「國旗」，政協下面特設了一個國旗小組，組長似乎是彭眞，組員就有當代第一無恥之徒張治中。在小組會議席上，拿出來好幾種圖樣，一種是現在的「國旗」，一種是右上角一顆大星，中間三個長條，大星代表共產黨，三長條代表長江、黃河、珠江。在小組會議席上，通過了「一星三條」的旗，準備第二天拿到大會上通過。

散會後，張治中晚上去見毛澤東，當時一段對話精采，可惜一時找不到原文，不然全部抄下來可作為「拍（馬）文觀止」，此處只能記其大意，但第一節當不致有誤。張治中見到毛，開口就說：「有一件事我來同你談，如果你不同意，就當我沒有說。」

毛點點頭，「你說好了。」

張治中說道：「國旗式樣，今天已經小組會議通過，但我有意見……。」

毛說道：「你有意見就不能通過，可以改用別的。」

張說：「最好是用五星旗。」

毛說：「好，就用五星旗，我告訴彭眞。」

於是經過小組通過的「國旗」式樣，經過張治中「造膝密陳」，一夜之間變了，當時自劉少奇以下，對於張治中得君之專皆感震驚，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法寶能得到蔣先生寵信二十幾年，轉到老毛手下又言聽計從，可惜張治中兩年前已蒙？寵召（就張治中一生來說，眞不知道他該蒙誰寵召。上帝？國父？馬列？張氏列祖列宗？應該沒有人收他），不然倒是大可以辦一所學校，收幾個傳人。

中共之必改國旗，是沒有任何人懷疑的，但中共不用一星旗而用了五星旗，確實又背了一個包袱。因為當時的四個小星是工、農、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目前工、農都成了奴隸階級，是不是還能佔一顆星已成疑問，而小資產階級已被消滅得乾淨，剩下一小部份又被列入黑五類，民族資產階級在文革後也蕩然無存，是四顆小星已有兩顆墜落，兩顆也褪了色，所謂五星旗已名不符實，而且更使每一個大陸人民看見「國旗」就會想起共產黨的

旦旦，長期共存，還留在「國旗」中以昭大信，而今「國旗」上五星依然，另兩星卻已變成了天際殞石，無影無踪了。此種情況，毛澤東及中共大頭目並非不知，但改「國旗」也確非一件簡單的事，其困難勝過更改黨章與「憲法」。毛澤東若想到這裏，一定會恨張治中害了他。

三、毛澤東自比西門慶

當三十八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即將選舉主席之前半小時，毛澤東在懷仁堂與一羣民主黨派的首領閒談，其中有一位張治中的「同志」，大概想說句笑話博主席天顏一粲，忽然問道：「等一時選國家主席選誰呢？」

其他一羣幫閒鬨然笑起來，因為這根本不是一

不但不能選別人，根本也不能棄權，就是毛澤東自己也要投票選毛澤東。

毛澤東對這位幫閒的意思當然明白，當時噴口烟圈微笑說道：「選誰都好，只是不要選西門大官人（西門慶）。」這句話可眞眞引起了一場大笑，許多人第一次看到了毛澤東的眞實內容。

筆者不止一次指出，毛澤東全部學問就是中國幾部舊小說，所以他開口從未引用過「馬列經典」，全是幾部舊小說上的話。但毛澤東把自己比成西門大官人，也許是崇拜西門慶的流風，可是，他卻未想起西門大官人是怎樣死的，不論根據水滸傳、金瓶梅，西門慶的死法都不妙，死後就家室蕩然，覆家絕祀，毛澤東此一比，恐怕對他，對中共政權都不是吉兆呢？

袁世凱的奸與才

史劍非

一提起袁世凱，人皆知他是竊民國、毀共和的大奸雄；因爲太憎他了，所以對他的才智就不願求甚解。其實奸是奸，才是才，應該分開來看。清末民初奸臣賊子太多了，但是誰也沒有像袁世凱帶給民國那麼大的危害，因爲他不但奸得出眾，並且才也蓋世，天下英雄幾盡入其圈套。孫中山、黃克强、梁啓超都是人傑，但是初與袁氏晤談，皆被其所惑。

勒制部下有魔力

人所周知，袁世凱辛亥竊國，在於他巧妙的乘勢投機。一方面依恃清廷，利用北洋軍精銳以對革命黨人；同時又藉革命黨人來恫嚇清廷。他使革命黨人無法用武力打倒他，只有求取和解；他迫使清廷自動退位，否則就讓他們面對革命。結果清廷和革命黨人都軟化，遂把千辛萬苦創建的民國，奉送給他。

對於袁氏上述的投機行爲，人們只看見他投機之惡，而不知他達到投機目的所表現的超絕才能。

辛亥武昌首義在八月十九日，此時袁世凱被開缺回籍，隱居洹上已經兩年又八個月。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當他被撤職時，情況極爲嚴重，幾乎被砍頭，因此回到彰德老家，不敢多聞政事，其北洋軍的舊部也不敢跟他多所往還。依照官場習慣，官在人情在，一旦下台則立遭冷落。如果是他人，從此就完蛋了，還談到什麼東山復起竊國當權。

袁世凱在罷官下台近三年之後，仍能暗中影響北洋軍（嫡系的四鎮），辛亥革命一爆發，奉令開往湖北打革命的兩鎮清軍仍暗中聽他意旨，迫使清廷不得不再起用他，這件事殊不簡單。究竟他用什麼辦法，有什麼魔力，以在野之身仍可控制軍隊呢？對此我們很容易找到表面的回答，會說北洋軍（第一、二、三、四鎮）是袁世凱的私人軍隊，他與統兵的段祺瑞、馮國璋結成了封建集團。但是在他

凱對於攏絡部下有其過人的才能。

復出時形勢並不妙

八月二十三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當時袁世凱的軍事本錢僅有四鎮嫡系北洋軍，形勢並不太妙。因爲另外兩鎮吳祿貞的第六鎮及張紹曾的第二十鎮加上藍天蔚的第二混成協，都是傾向革命的，吳祿貞和藍天蔚且是正牌的革命黨人，這兩鎮一協與忠於袁世凱的四鎮，實力相去不遠，且都駐紮北方，爲袁的心腹之患，後顧之憂。而當時各省正紛起獨立響應革命。

袁世凱自八月二十三日奉詔復起，到十月二十八日南北議和在上海開始，局勢變化非常快。宣佈獨立者已達十七省。其中包括山西、山東、東北三省五省在內。滿清統治地區僅餘直隸，河南兩省，而這兩省的革命黨人也正積極策動起義和獨立。當時的滿清政府已有如秋風裏的落葉。如果袁世凱不復出，大勢所趨，革命必可底於完成。可是袁世凱一復出形勢立即逐步逆轉。

袁氏爲達成竊國的目的，必須辦到四件事：(1)掌握清政府的全權，並維持清政府的存在；(2)統一清軍的指揮，(3)以武力挫折革命軍的銳氣，(4)同時要與革命軍留妥協餘地。而且需要快刀斬亂蔴，在極短的時間內辦到。

六項條件一石三鳥

試看袁世凱復出後的幾個措施。

(一)他奉詔之後故意不肯出頭，電覆清廷說「足疾未痊」婉辭任命。清廷着了慌急命袁的心腹徐世昌前往彰德勸駕。經一再催促，袁乃提出六項條件，並刊諸報端。六項條件如下：(1)明年即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此次事變之人，(4)解除黨禁，(5)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之全權；(6)須予以充足的軍餉。

以一般人來說，如一舉兩得，一石二鳥已經可以說是足智多謀了，可是他這六項條件一舉數得，一石三鳥。(1)、(2)兩項條件是對立憲黨人而發，因爲當時各省立憲人士多是巨紳名流，社會影響力極大，即起義獨立各省，許多立憲黨人都居重要地位。如蒲殿俊任四川都督，蔡鍔任雲南都督，程德全任江蘇都督，張謇爲民政長，湯壽潛任浙江都督。吸引立憲派，是收攬人心的重要一着。同時這一着也是對革命黨人的打擊，如果革命黨人不妥協，他即維持清廷實行立憲。

第(3)、(4)兩項條件是軟化革命黨人的鬪志，表示不究治以往，同時也表示有好感，軟中帶硬，的

周恩

中外人士多對周恩來有一大誤解，認爲他是一個甘居人下，作第二把手的人。這種想法無論從理論上和實際上來衡量都是不通的。人皆有慾望，周恩來不是超人，不是聖人，更不是神仙，當然也有慾望。人之大慾有三：即金錢、權力、和異性是也。人爲了錢、爲了權、爲了色都可以持刀殺人，絕望之際也會自殺。大概搞政治的人，多半是權力慾特別發達的人，周恩來也絕不例外。

既然權力之慾人皆有之，而且任何慾望又無止境，俗云：這山望得那山高，非登上最高峯絕不停腳。綜合以上而論，周恩來絕不會甘居人下，絕不是天生的第二把手。

權勢曾如董卓曹操

從實際的歷史過程看，周恩來也並不是一個老實人。不過他頗有鬼聰明，能夠

周恩來在中共黨史中，算是第二代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共建黨時，他還在法國留學，並沒有入黨。一九二五年回國時，毛澤東、張國燾、瞿秋白等不但已是中共的中央委員，並且已當上國民黨的中央執委會的候補委員，而周還是小白人一個。

三日率衛隊北上，控制北京，組成新內閣，從此清廷就成爲他的手中玩偶了。

奸可傾國才亦無雙

袁世凱在巧取政權之同時，以閃電手法安定了北方的局勢。九月十七日派人將清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刺死於石家莊，同日將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調離軍隊，任命爲宣撫大臣赴長江各省宣撫，繼而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九月二十二日策動奉天獨立舉爲奉天省都督，旋被袁世凱利用軍閥張作霖驅走藍天蔚等。到此在北洋軍中革命黨人三巨頭都已被解決。袁並迫吉林、黑龍江，山東取消獨立，九月更進兵山西，十月下旬都督閻錫山被逐出太原，逃往大同。革命勢力形同瓦解。另革命黨人王金銘等在河北灤州起義及河南黨人王天縱等起義行皆被壓制。北方各省遂重趨穩定，造成了南北對峙之局。

袁世凱一面消除後顧之憂，一面對革命軍採取了軟硬兼施，軍事政治雙管齊下的策畧。

袁曾於九月十一日南下視師，但在這之前他已命令馮國璋率軍猛攻武漢的革命軍，九月七日攻下漢口，使革命陣營立腳不穩。於是九月二十一日即派心腹劉承恩、蔡廷幹前往武昌向黎元洪勸和。二十三日到北京之後，會見汪兆銘，通過汪向黃興勸和。一邊探和同時又派大軍繼續進攻湖北的革命軍，十月七日攻陷漢陽，湖北起義軍已處瓦解狀態。幸而江浙聯軍十月十二日攻下南京，才立定腳跟，造成對峙之局。

是時長江以南各省革命軍號稱三十萬，但是由於成分複雜，加上光復會及共進會分子鬧分裂，遂不能戮力北伐，乃任由袁世凱從容奪去革命果實。

綜上所論，袁世凱自九月九日奉詔復起，滿清政府已風雨飄搖，北洋軍三分之一傾向革命，北方各省相繼獨立，袁氏僅勒四鎮之兵，據直隸、河南兩省，以如此的實力，能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倒滿清，統一北方，迫革命軍妥協，而竊奪民國。其奸固然當代無兩，其才亦蓋世無雙。

人下嗎？

握兵權，如欲取得總書記的職位絕不困難，可是他喜歡在幕後握實權，讓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在台上跳加官，他隱在幕後操縱大權。當時他所以如此，因爲形勢太飄搖不定，而且事事受莫斯科的干涉，擔任總書記容易受過，不如握兵權以待時勢，兵權在手，隨時可以奪取總書記的印把子。一九二九年中共在莫斯科舉行六全大會時，莫斯科指定他負責回國清算「立三路線」，他竟也故意把領導責推給瞿秋白。結果，由於莫斯科的政治風雲變幻太烈，瞿秋白果然被打下台。其後王明、秦邦憲等相繼領導政治局，他一直不肯出頭做第一把交椅，可是卻一直緊握兵權，使

議爲止。這個期間毛澤東一直在他的指揮之下，實際是中共最高領導人。遵義會議他引咎辭職，並推舉毛澤東繼任軍委主席。但是當時毛只是軍委主席，黨的總書記先是秦邦憲後來是張聞天，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全大會，毛才坐上黨主席的椅上。可是毛派的黨史則說，毛自遵義會議起，即領導全黨了。這證明雖作軍委主席，就可領導全黨，黨歷來是軍的工具。證明周恩來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五這八年裏，確是全黨的最高領導人。周恩來所以在遵義會議急流勇退，並推舉毛爲軍委主席是迫於形勢。因爲從一九三四年十月，被國軍逐出江西根據地，開始「長征」之後，犯了重大的軍事錯誤。這位仁兄率九萬之衆，在國軍重重包圍之下，不採取輕裝快速進軍，分兵突圍的戰術，而實行搬家式的牛步行軍。將中央機關人員及眷屬、黨校、工廠設備（搬運民伕達五千之衆）編成中央縱隊，令一、三、五、八、九各軍團分在前後兩翼掩護，像螞蟻搬家似的行軍，結果沿途遭國軍截擊，抵達遵義時九萬大軍只剩下三萬殘兵。這個錯誤太大，太離譜了。引起各軍團負責人（尤其是林彪彭德懷）的憤懣，周恩來不得不急流勇退。

乘文革混亂握權

毛澤東自掌握軍權，乃刻意防制周恩來復起。從此不讓他再直接掌握軍隊。在延安時代把他派往重慶與國民政府辦交涉。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後，使他一直擔任國務院總理兼辦外交，與軍隊完全隔斷關係。要知道周恩來雖然在「長征」時犯了軍事錯誤，但是這位仁兄機靈有手腕，對人溫言軟語，善於駕馭部下，許多軍人都對待印象不錯，人緣甚佳。因此對他從軍委寶座垮下去，不免依依之感。可是三十年來在毛澤東刻意防制之下，始終沒有機會表示出來。及至文化大革命，才造成了周恩來再次掌握軍人的機會。

毛澤東在文革中遭遇的基本困難，是實力軍人抗命。他以「三支兩軍」五大權力來安撫軍人，依然得不到軍人的支持。這並非軍人故意和毛搗蛋，只因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那個時期，毛的「三面紅旗」弄得遍地流民告地狀，「萬戶蕭疏鬼唱歌」，把人搞怕了。文革揪鬥功臣老幹部，尤使軍人寒了心，他們不能公然抗拒，於是取採「打着紅旗反紅旗」，「挑撥羣眾鬥羣眾」，支保派打毛派，弄得到處武鬥，使毛澤東下不了台，收不了場。周恩來於是脫穎而出，奔走於毛派及實力軍人之間，尋取妥協辦法，才把文革從大混亂中結束。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對周的提防完全不存在了，周恩來遂乘機收攬軍人，形成了新當權派，遂有今天局面。

清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光緒皇帝被囚瀛台，可是滿清仍用光緒年號，在公文奏摺中，仍稱光緒爲聖上。今天毛澤東雖已大權旁落，中共宣傳機關仍高舉毛思想紅旗，是同一個道理。不能因此即說毛仍大權獨攬。從這可知周恩來這個九尾狐，並非如人所想是個甘居人下之人。

魯遲



兩子之父無興趣做男人

樊爾萊由先生變小姐始末

十七歲的齊格飛和十一歲的埃爾溫，兄弟兩個，碰到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他們究竟應當怎樣稱呼自己的生父呢？人總不能把一位女性叫做爸爸吧？

加之，十幾年來，「爸爸，爸爸」地已經叫順了口，現在一下子又怎麼改得過來？可是，不改又不行。他們的「爸爸」已經明明變成了一個女人。連朋友和親戚們，都不再叫他「樊爾萊先生」，而改稱他爲「樊爾萊小姐」。他的居民證上的名字，也從「海曼」，改成「海爾迦」了。

他們的爸爸——樊爾萊先生，從小就想變成一個女人。可是，事與願違，在心理上，他雖然百分之百地女性化。但是，在生理上，卻成了一個很正常的男人，而且高大過人，鬍子也又多又粗。

對交女朋友，他從來就沒有多大的興趣。「結婚」更被他認爲是將來變成女人最大的障礙，所以絕口不談。不過，世界上的事情怪就怪在這裏：不知怎麼一來，他就和工廠裏的一位女同事，成了莫逆。——過了不久，她居然也有了孕。

在結婚的前夕，樊爾萊先生滿懷傷感地撫摸着自己衣櫥裏的女裝，流着淚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女人，柔腸寸斷地對着鏡子說：「這是你這一生的最後一次穿女裝了！」



樊爾萊夫婦，當年的結婚照相。

工廠裏下班回來以後，他馬上就換上女裝，扭扭捏捏地在鏡子前面走來走去，搔首弄姿，自己欣賞自己。

有一天，孩子們忽然哭着跑回家來說：

「鄰居的小孩子們，都說爸爸不是個男人，因爲他專門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大姑娘！」

據他在接見記者的時候，告訴我們：這時，他才第一次向樊爾萊太太說了老實話：他根本不想再當男人，能眞的變成一個女人的話，實在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他說得一點也不錯：在他正式成爲一個女人之前，眞正了解他，決心幫助他的，大概只有「樊爾萊太太」一個人。——她替他改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人名字「海爾迦」。她鼓勵他把頭髮留長，然後又陪他到美容院去電燙一番。他的第一套「迷你裝」，也是她出去替他買來的。

爲了讓他眞的能達到自己的志願，樊爾萊太太曾經去找過一次當地最有名的醫生。可是，那位大夫對這種「怪病人」，不大感興趣，只是向她搖搖頭道：

「對不起，我的本領實在有限。像樊爾萊先生這樣的人，我既沒有把握使他成爲一個眞正的男子漢，也沒有可能使他變成一個道地的姑娘！」



樊爾萊先生還沒有變成「樊爾萊小姐」前的「合家歡」。

後，樊爾萊太太幫忙幫到底的決心，就更加堅強了。——幾年來，她不停地找醫生，寫信問醫院和研究所，請他們幫幫他丈夫的忙。找來找去，終於找到了西德埃爾朗大學的醫學院，那裏的專家們一口答應：可以替樊爾萊先生動些手術，把他正式變成一個女人。

當他到醫院去開刀的時候，醫生和護士們一見了他的面，就稱呼他「樊爾萊小姐」。據他自己在接見記者的時候，告訴人們：當他第一次聽到這種正式稱呼的當兒，簡直高興得流下淚來。

他既然眞的成了「樊爾萊小姐」，他和樊爾萊太太的夫妻關係，當然也就不可能再存在了。經手處理他這一件奇案的法官，因爲史無前例，的確很費了一番躊躇。法律上規定的離婚理由中，是沒有「丈夫忽然變成了女人」這一條的，而在「變」的過程的理由。

同時，在離了婚之後，雙方雖然已經不是夫婦，但是「前夫前婦」的關係，卻是永遠存在的。而在法律上來說：叫一個「小姐」做「前夫」，這種道理又那裏說得通呢？

他們的夫妻關係，雖然已經告一段落，但是樊爾萊太太和「樊爾萊小姐」（也就是從前的「樊爾萊先生」），卻不願意就此分手。一方面是爲了孩子；一方面也因爲他們一向相處得很好，的確捨不得離開對方。所以，「樊爾萊小姐」才在法官的面前，眼淚汪汪地抱着樊爾太太道：「我會永遠熱愛你的。讓我們兩個做一對最親愛的姊妹罷！」



「樊爾萊小姐」和他的「前妻」樊爾萊太太。有些人認爲：小姐的曲線，似乎比「太太」還要動人一些。

鐵廠的工人。現在既然變成了「千金之體」，當然不好再幹這種粗重的工作。由於一時沒有找到適當的職業，：她目前的身份還是個家庭婦女。

天涯客

「樊爾萊先生」正式成了「樊爾萊小姐」以後，照的一張「全家福」像。

橫眉語

奧國在台的投資

自從加拿大宣告承認中共，國際間掀起一股逆流。步加後塵的國家，都作出了同樣的決定。到目前，承認中共的國家已有六十二國，仍然承認國府的只有六十國。這對人們的心理，自然會產生一種沮喪的感覺，尤其當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將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底之前訪問中國大陸，台灣民心不免受到影響，富有的人搶購美金，股票下跌。不過，數日之間，這種情況便告消失，漸又恢復正常。

迅速恢復的原因是：在台灣投資的外商，沒有任何一家作撤退的打算，有巨大投資的外商尚且不爲所動，有錢佬自然安心得多。

前幾天一則新聞，他們看了，應該更感安心。據電訊說：中華民國政府與一家奧地利公司將投資三億二千萬美元，在台灣興建一家鋼鐵廠。這家華士特公司分擔全部投資的百分之二十，並由奧地利銀行貸款一億八千萬美元，在財政上支持這項工程。

在這個時候，奧地利還對台灣作如此巨大的投資，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

誠然，中華民國在國際逆流中遭遇到外交上的挫折，但即使世界上沒有國家承認中華民國，其實也不影響世界上也有許多國家未承認西德，但西德的經濟發展，使到這些國家無法不和他發生關係。台灣如果埋頭苦幹，在經濟上發展，情形也會和西德一樣。

奧國投資在台興建大規模的鍊鋼廠，當然不會是冒險盲目投資，如果台灣沒有前途，他們的幾億元難道要拿到台灣去丟掉？

這一則新聞，可以給對台灣前途過份悲觀的人一個解答，中華民國卽使在國際逆流中遭遇到什麼挫敗，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卽使一時無法反攻，但自衞的能力是毫無疑問的，這又何必存有悲觀心理？

香港飛大鬧美國

合衆社電訊說：有一股稱爲「華青」的香港青年，在三藩市華埠施行恐怖行動，破壞了正常安寧。

據「新聞週刊」報導說：過去兩年來，「華青」至少進行了六宗開槍和毆打事件，另外傷人罪案不計其數。

三藩市怕事的商人每月要交給「華青」二十至二百美元的保護費，以免門窗被搗毀。

這一則新聞，使到香港人面色無光，從三藩市回來的朋友說，這項報導，百分之百是事實。

近幾年來，香港阿飛橫行，可說是香港治安最混亂的時期，刧殺案之多，日必數起。而香港的政策與法律，又是大量製造阿飛的，使不是阿飛的青少年成爲阿飛；使已成阿飛的青少年惡跡更昭彰。現在，阿飛們把這

離散了

有人說期待也是一種樂趣，恕我不知其樂何在，但卻深刻瞭解其中的痛苦。獲得批准而離開大陸的人，有如破籠而出的飛鳥，此後是「海濶從魚躍，天高任鳥飛」。只要你喜歡，可以飛去東，也可以飛去西；可以飛上崇山之巔，也可以飛下湖澤之畔。當然也可以飛回昔日的牢籠，去憑吊遺留下來的足印。可是留在大陸的人卻有翼難飛，只能默默地期待，完全被動地期待。這種期待，有如竹木之期待飄風，有如山峯之期待游雲。期待的對象會不會飛回來呢？答案是不知道。那年那月他們會回來呢？答案也是不知道。今後的變化將是怎樣的呢？答案還是不知道。期待的本身已是一種折磨人的事，有期的期待尚可以屈指而算，日子一天天過去，重逢之期也一天天近了。無期的期待則迹近夢幻，自己對未來的一切都毫無把握，而有的卻只是一片渺茫。

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宴期，
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古人對商人婦多寄以眞摯的同情，可是「革命首長」們不知是否心理統統變態了，無論公安部門或人事部門，都那麼喜歡拆散別人夫妻，批准丈夫出國卻把他的妻子留下，批准妻子出國，也把她的丈夫留下。每看到風塵僕僕於港穗之間的人，總不禁要想起自己往昔的境遇。妻來港半年領取了身份證和回港證，便匆匆趕回我工作的那個海隅小鎭，短暫的離別給我們的重逢帶來一種說不出來的歡樂，她的回來也像她的離去那樣，始終都帶着滿腦子的幻想，把一切都想得那麼美好那麼輕易。她堅信一年半載我就會獲得批准離開大陸，因爲她看到很多條件不如我的人都紛紛被批准去香港。那時我父親還在泰國，妻子在香港，而我也是一九五一年才回國升學的僑生。她一回來便馬上找有關部門談及我申請出國的問題，她所得到的自然是不着邊際的回答。但她的信心並不因此而打折扣。正因爲她帶着滿腦子的幻想，所以減少了離別時的凄切氣氛，我還記得她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離去的時候，雖然哭得兩眼又紅又腫，但最後還是充滿信心地說：「香港見」作爲道別。而每說這句話時她都破涕爲笑，這絕不是苦笑而是充滿信心的微笑，是憧憬着美好的未來的微笑。

無情的歲月一年又一年地過去，妻老是風塵僕僕於港穗之間，在這裏住幾個月，在那邊住幾個月，等到我們的孩子出世了，牙牙學話了，長大得會問爸爸爲什麼不能來了，可是我的出國申請書還是一份又一份地被拒絕，至此妻腦子裏的美夢也就被現實所粉碎，多次的重逢多次的離別，使人的感覺逐漸變得麻木了，分別的時候她臉上再沒有淚影，但也沒有勇敢再說「香港見」。默默地回來又默默地離去。重逢已不能給我們帶來歡樂，但離別卻倍加使人感到痛苦，這卻是沒有眼淚沒有聲音的痛苦。我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才宣告結束。

在人生漫長的途程中，青春的歲月畢竟是有限的，但我們

色勢力的滲入。許多從事商業的華僑受到左派的威脅，僱用伙記，要用他們介紹的人，一來由於人力缺乏；二來經不起他們的威脅，許多華僑商人都不願惹麻煩，用了他們的人。這一來，左派不但控制了許多華僑開設的商店，同時，也有不少人爲了要找工作，不得不投入他們的陣營。

這情形紐約方面比三藩市還要嚴重。共產黨的細菌無孔不入，無遠弗屆，紅飛與港飛雙管齊下，美國華埠已今非昔比。

僑居美國的華人，因爲生活習慣上的需要，許多東西都是從香港運去的，他們對香港的東西特別愛好，尤其是書本讀物，寄托了他們對國家的懷念。

最不受歡迎的香港貨，也許是這些香港阿飛，他們給美國老華僑添了太多麻煩。更可能因爲這些香港阿飛的爲非作歹，影响到華僑們對香港的感情。

香港對阿飛的縱容，不只香港本身受害，而且禍延美國華埠的同胞，眞太可怕了！

時代曲走火入魔

在中下層社會中，無可否認「時代曲」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成爲小市民主要娛樂的一部分，不分男女，都懂得哼一兩句時代曲。

不過，今日的時代曲取材上卻深爲有識之士所詬病，因爲大部分曲詞，都是在男女的恩恩怨怨上下筆，負心的人，不要拋棄，恨你入骨，差不多所有時代曲都走向這條綫，只有極小的一部分不帶上這消沉哀怨的氣息。

到[illegible]上」。

大概爲了感到這風氣的可怕，台灣有一個叫做「音樂及流行歌曲促進會」的組織，舉行了有關改良流行歌曲的座談會，主要目的在「提倡優良歌曲」，他們的所謂流行歌曲，就是香港的「時代曲」了。

台灣有這麼一個組織，有這麼一個座談會，當然也因爲與香港有識之士有同感，認爲時代曲非改良不可。

有人認爲，時代曲之壞，還不只壞在曲詞，而且壞在曲譜。現在最流行的時代曲，譜子大部分用日本及南韓歌改編的，據說有三百多首不是「創作」的，目前最流行的「往事只能回味」，也並非劉家昌所作，而是南韓林煌坤的作品。

人們認爲，即使不懂創作，也不一定要偸，中國有許多非常好聽的民謠，只要將這些民謠翻新，便有十足十的中國味道，比之日本的靡靡之音，應該更適合中國人口味。

目前由民謠改編的時代曲，只限於台灣民謠，其實中國大陸許多地方也有好的民謠，台灣避而不唱，也許因爲「政治上的理由」。其實，有了這些民謠，還沒有中共，大陸的民謠，和中共扯不上關係的。

時代曲的確有改良的必要，問題是有眞才實學的人，不論是寫曲寫詞，似乎都不屑爲，因而時代曲的內容便每下愈況，愈來愈不像様。鑒於時代曲影响力之大，我認爲有能力的人應該做點工夫。

劉人傑

家庭（二）

待旦

相逢。在我的再三堅持和解釋之下，妻終於放棄了重回大陸居住的念頭，但環境的變遷逼使我要再次作出苦難的選擇。不久我父親死去的消息傳來，妻的生活也就遭遇到巨大的困難。尙幸她父親瞭解到這種情形，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每月都從馬來亞滙款來接濟她，然而這種局面絕不能無限期延長，因爲她父親並非富有，沒有能力長期接濟她。擺在我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妻重回大陸居住，另一條是我走上逃亡的道路。

知識分子最大的缺點是動搖性大，顧慮太多，每做一件事情例必顧前思後，分析它的利害得失。而分析的結果往往令他們膽怯心寒。與其說這是理智，不如說是懦弱，每一個知識分子不是被環境迫到無路可走，絕不會輕易起來反抗。我既是知識分子也難免有着知識分子所有的缺點。經過許多次猶豫、徬徨，最後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才選擇反抗的道路。與工人、農民那種說幹就幹，說走就走的英雄氣概比起來，我們是不能不感到羞愧的。我有不少朋友，計劃逃亡十年八年，逃亡路線的方案也研究過一百幾十份，可是至今卻仍然留在大陸，度着他們所認爲的非人生活。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懦弱性和動搖性害了他們。倘若他們不多讀那麼幾年書，相信他們早已在此與我欣聚一堂了。

我常感到此生的不幸，但有許多人卻比我更加不幸。經歷過重重的苦難之後，我終於游過了后海灣，得以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得與自己的妻兒重聚。可是千千萬萬個像我一樣被分割於海外和大陸兩地的家庭，又有幾個是能重聚的呢？

在我的親友之中，起碼有一半人妻兒是留在大陸的，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吃着冷飯殘菜，一塊一塊地把錢積聚起來，趁着一年一度的年假，擠車擠船趕回去看看自己的妻兒一眼，而每一次回去，一年的積蓄也就花個淨光，回到香港又必須重頭捱起，再把一塊一塊錢積蓄起來，期待着下一次見面。他們的青春歲月也就在這種慘淡的氣氛中度過了。有多少人來港的時候兒女尙未誕生，如今兒女卻已踏入中學的校門？這些離散的家庭什麼時候才能重聚呢？是在他們白髮蒼蒼的時候？還是在他們的兒女白髮蒼蒼的時候？

然而我們中國卻有着許多比上述家庭更加不幸的家庭，有的家庭離別了二十一年，連一次短暫的重聚機會也沒有，有的家庭由於長期的離散，妻子再嫁，丈夫再娶，而兒女卻變成有父有母的孤兒。

（未完）

代郵

梁琪兄：悉遭颱風浩刼，念甚，可否賜我新址。

待旦九月八日

寒窗雜憶

何必班門弄斧

一個人不怕無知，只怕毫不自知；不怕眇少，只怕像漢時的夜郎國王自以為比漢還大，或匈奴的狐鹿姑單于自以為「天之驕子」。一個胸無點墨的市儈，如果不在人前炫耀他的「才華」，誰也不會小看他；一個不學無術的冒牌教授，如果不自負十八般「文」藝件件皆精，而對李白、蘇軾、魯迅、胡適那般正牌學者大肆揶揄，誰也不曉得他只是一隻「繡花枕頭」！同樣地，如果不是中共巴巴地把江青的樣板戲之一的「紅色娘子軍」，送到歐洲參加第三十二屆的威尼斯影展，誰也料不到紅色中國第一夫人的藝術修養，竟是這樣的「水皮」！

說江青的藝術修養水皮，決不是寃枉她，而是無可置辯的事實。據鍾華敏君的「江青正傳」說：她未讀中學便入了山東實驗劇院學京劇，學戲無成，又去演電影。以京劇言，她還未入流；以電影言，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三流角色。她又是一個未出過國門的土包子，自卑心理特別強烈，所以一旦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權在握，自卑感便發展為「自大狂」了。於是所謂「樣板戲」也者，便在她的指揮下產生了。

「樣板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無藝術價值的非驢非馬的鬧劇，而以「紅色娘子軍」為最糟糕。江青由於胸無點墨，完全是妻憑夫貴，因而想在前半生受盡人們輕蔑的劇藝方面，揚眉吐氣一番。於是硬以寫實手法加進純象徵式的京劇中去，這恰似一瓶百年的陳酒，被她倒進大量的酸醋、醬油、辣椒汁與胡椒粉，怪味百出，弄得人無法下咽。

如果中共把「紅燈記」之類的樣板戲，送去威尼斯參展，尚有可說，因為不管它怎樣不通，還可以唬一下鬼佬；至於「紅色娘子軍」便不同了，那是以西方的芭蕾舞為主，再加些京劇動作，話劇演法和一些不倫不類的歌，七拼八湊而成的。芭蕾舞在西方已有悠久的歷史，而且人才輩出，中國人跟着人家亦步亦趨，短時間內無論如何不能壓倒人家。何況芭蕾舞的表達也是純象徵式的，而「紅色娘子軍」則硬把它用於寫實，這是蹧蹋藝術！

一個小木匠不善雕刻，關起門來練習好了，為什麼要眼巴巴地跑到魯班面前表演刀法？也許人家為了面子不得不讚美幾句，其實心裏早就嗤之以鼻了，有詩嘆曰：

一、宮廷御用芭蕾舞，姿態美妙絕千古；
水都展出娘子軍，魯班門前弄大斧！

二、自卑人多自大狂，
一朝得勢更難當；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從田橫談到中國人死的哲學（一）

田橫在中國歷史上倒是一著名人物，自漢朝起一直備受讚頌。兒時讀書，老師對田橫和他的五百義士也是歌頌備至，講得激動之時，涎沫橫飛，噴得人滿臉都是，有如霏霏細雨之紛下，未知是否這些涎沫引起我的反感或是另有不可知的原因，反正我對田橫之死並不寄以同情，也沒有肅然起敬。這和我一向崇拜英雄人物的態度，是極端不吻合的。我一直弄不明白田橫為什麼要刎頸自殺，更加不明白那五百義士為什麼也要自殺？難道自殺就是義？

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喜歡用自殺的方式表示自己意見的民族，也是一個毫無保留地熱烈歌頌自殺行為的民族，是故日本人動不動就來一場熱熱鬧鬧的剖腹。遠例無須引摘，三島紀由夫事件就是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近例。自殺精神早已成為日本的「國粹」，但我很懷疑這種自殺作風並不是繼承自大和民族的固有傳統，而是像日本的文字那樣，是播遷自中國大陸。

從表面看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不主張偏激而崇尚中庸，不主張霸道而崇尚王道，不主張武伐而崇尚文治，不主張求死而崇尚明哲保身。「留得青山在，不愁無柴燒」，「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這類名言似乎都證明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都是教人貪生，而不是教人求死的，但若細仔讀讀歷史，讀讀考經和烈女傳又發覺事實並非這樣，許多書都是教人求死的。

在以往中國人的觀念裏，身為處女而處女膜竟被人鑿破，或者莫名其妙地破裂了，那是不能不死的，不能不為這一瓣薄如蟬衣的膜而死的。即使少女像螻蟻那樣貪生，不願就此死去，但她的父母也會迫她去死，父母若不忍心出面相逼，村中父老甚至衙門的官老爺，也必定「當仁不讓」，硬是要把破了處女膜的少女逼死而後快，已婚婦人處女膜雖然早已化為烏有，但是一旦被人強姦，那也是不能不死的。至於通姦，那更是「萬惡的淫婦」，自己不上吊也會被人活活打死。甚至因丈夫移情別戀而遭遺棄的婦女，只要接到一紙休書，儘管身子仍然是冰清玉潔，但也不得不去尋死，因為「無面見江東父老也」。

婦女之「三必死」並不是遠古時代的奇談，民國後「三死」之風也方興未艾呢！這是無須證明的，只稍一讀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就可以一目了然。也許今天的小姐們會問，不死行不行呢？現在是行以前卻不行。三幾十年前鄉間還盛行把不守婦道的婦女裝進猪籠，投入激流中浸死呢！反正都得死，被人治死不但是自己的奇恥大辱，遺臭後代，而且也是自己家人的奇恥大辱，於是婦女多也選擇自己上吊，因為自殺還可以為家族和自己身後聲名爭回多少面子。這就

借書本一看，原來是一篇基督教的「晚睡禱文」。

我不是教徒，當然對教義經典不熟悉，也沒有特殊的興趣。但這篇「晚睡禱文」竟引起了我感情上的一種共鳴。為什麼呢？我對着該文在想着，循着生活的軌跡在尋找原因——

「天父歟，蒙主扶助我等，渡過今日勞苦之時光；現正晚景伸長，黃昏已到，繁忙之世界，寂靜無聲，一日煎熬之生活，已成過去，我等之工作，亦已完畢。求主發慈悲，賞賜安穩之居所，與恬靜之休息，今夜得享平安；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小孩的讀書聲在我耳際迴蕩，眼前的祈禱文幻化成生活的景象。我顯然不能蒙主的扶助，現在黃昏已過，繁忙的世界已寂靜無聲，但我仍沒有渡過今日勞苦之時光；一日煎熬的生活，也沒有過去，我的工作也沒有完畢。安穩的居所和恬靜的休息不能希望得到任何人的「賞賜」。我是不希冀得到「主」或任何人「賞賜」的。

體—能—超—支

我不能讓自己和我的筆躺下休息的。有人形容寫稿生涯是「體能超支」，這對從事業餘寫作的人來說，更是這樣。爬格子動物在格子上爬呀爬呀，確是費了不少心血精力，此間不是有人幹這一行弄至心力交瘁，卒於倒在寫字枱死去的麼？

「體能超支」眞是寫盡了文人的悲酸相。這四個字有血有淚，淋漓盡致。有的人爲了抗拒生活的重壓，不得不拚命寫呀寫呀，日以繼夜地寫着；有的人爲了揭露現實，吐心中的塊壘，也在漚心瀝血地寫着；有的人渡過了日間工作勞苦的時光，晚上以自己剩餘的體能在寫。儘管情形大同小異，許多人其實超支了自己的體能，想到這，有時眞是會擲筆三嘆。

但是蘊藏在我們心胸中的悲憤之氣實在太多，現實促使我們不能放下自己的筆桿，即使體能超支也罷，我們還是得要寫。

筆是文人手中的一支武器，而在持續的戰鬬中，戰士是懂得如何運用自己的體能和武器的。

渡過了今天勞苦的時光，還有明天勞苦的時光，我們還須承受長時間的日復一日的生活之煎熬，我們的工作永遠沒有完畢；不能希望得到誰的賞賜，得到恬靜的休息。

苦難的人們啊，我們應當自助，用自己的力量去創造自由的天地，即使我們要超支自己的體能，我們也不要躺倒。

誰能否認晚景伸長的盡頭就是曙光呢？

英菲

春潮。喜戴自由天，惜在陽關道！

求職青年行騙，「特稿」揭露幾種最常見的職業騙局，並表示由於騙徒大都懂得法律常識，警方往往莫奈伊何，無法採取拘控行動，只能透過特稿，提醒求職青年愼勿上當，防騙的唯一辦法是「戒之在貪」云云。

防騙秘訣

在下對「職業騙子」有一種特殊的惡感，他們使受騙者在失業之外，另加上一重痛苦，這種落井下石的行徑很爲在下齒冷。約在一年前，我也曾寫過一篇拙文，指出每年暑期前後，必有一類冒牌僱主之流，專向畢業生行騙，他們奉贈求職青年一個什麼「主任」之類的空銜，以過橋抽板的手法騙取保險費用，達到目的後，即將「主任」一腳踢走。（這種手法在九月六日的新聞處特稿中亦有提及）今年七八月間，報章上果然又有大量此類廣告刊出，等待求職青年上鈎。我起初以爲這種騙術既然屢被揭穿，上當的人必然不會多，孰料朋友之中，受騙而致痛苦懊恨的仍大有人在。據被騙的朋友事後所述，他們並不是全因貪念入彀，而是在心理上有一個共同的弱點——沒有自知之明。看來「戒之在貪」並非防騙的唯一有效辦法，求職時即使戒絕貪念，不爲「高薪」所誘，如果缺乏自知之明，也一樣有上當的可能。

以「特稿」所舉兩種騙局爲例：其一是，騙徒藉詞聘請經理，應徵者不論學歷與經驗如何，便可輕易入選，而且被保證將來必升爲公司總經理，入選的經理可以在任何時間上班下班，只負責在「公司」內簽署支票。騙子就利用他簽署的支票，向各商行套取貨物，飽食遠颺，留下「經理」因行使空頭支票而代罪入獄。騙局之二，是藉詞招考電影明星，應徵人不論高矮肥醜，一律兼收並蓄，騙徒收取「試鏡費」後，「電影公司」也隨之收檔。

此類手法其實已十分陳舊，被騙者之所以上當，主要是缺乏自知之明，只爲了一個什麼「主任」、「經理」、「明星」的空銜，即飄飄然以爲眞的成了準經理、準明星，卻不去估量自己是否經理材料？也不去看看尊容，想想是否眞有躍登明星寶座的聲藝？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則對其他人事上的眞假、情理上的漏洞，必然不會顧及。一個人在飄飄然作自我欺騙之際，便是最易受人愚弄的時候，騙棍也就乘虛而入，得其所哉了。有一種職業騙子，在聘請經理、主任之後，還代羊牯印製名片，以名片上的銜頭堅定被騙人的信念，這一着十分高明，說穿了，無非是想羊牯以經理、主任自居，俟其樂不可支之際，乘時下手而已。

青年朋友在求職時，除了戒之在貪，若不自視過高，冀求過分，相信職業騙子必然束手無策。

江城子



漢賊不兩立

穆然

「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這兩句話，相傳諸葛武侯在後出師表說的（未能證明後出師表爲武侯所作），「漢賊不兩立」的意思，是指當時劉後主阿斗所代表的漢朝正統，賊是指曹操，後來凡是强調政權與政權間的衝突，都常引用這兩句話。

「漢賊不兩立」的理由很簡單，因爲這是邪正之分，邪道與正道，是不可能合作的。後主雖弱，存的是漢的正朔，曹操以奸雄威震天下，但由於名位不足以號召，不但在武侯的眼中是賊，千秋萬世以後，給人印象仍然是賊！

漢賊不兩立的結果又會怎樣呢？我們知道，賊是壞人，一個好人倘若與壞人站在一起，便使人覺得會有「好人也當賊辦」的感覺，因爲好人而竟與壞人爲伍，則這個人，亦可謂「好人有限」了。因爲這是必然的，壞人決不會因與好人站在一起而改變了他的壞作風，同樣地好人也不能不因此而受到相當的影响，「漢賊不兩立」，其實甚是顯淺的道理。

今天，有人要搞兩個中國，有人要干預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途，說盡一切好話，可是說來說去，到底還是要露出一條尾巴：搞兩個中國的目的，其實是要使中共順利進入聯大，兩個中國的事實，在民國三九年已經存在，我們不承認匪僞政權是一回事，這是立場的問題，我們的立場，絕對不能承認對不起老百姓的組織爲中國政府，又不獨我們是這樣，全世界愛自由的人都是這樣，那些唱兩個中國論調的人，不是立心不良，與中共沆瀣一氣，便是麻木不仁，痛癢不相干的人，這種人只知自私自利，全無遠大的目光和認識，他們以爲討好中共，就可以獲得喘息，不知這正是共產思想赤化世界的戰術例證，證明這不是感情上的問題，這是眞是眞非，大利大害的問題。

至於國府當局，對此自更無動搖之理，海外的中國人，過半以上都直接間接領略過與中共和平共處的滋味，領略過漢賊兩立的滋味，這滋味是忘不了的！國府的成員，極多從自大陸，他們曾經與中共交手數十年的大有人在，說什麼都不會再上當，只可惜美國人、歐洲人、乃至許多亞洲人，都趨炎附勢，（當然亦大有因受壓力而致的）不肯接受我國的忠告，這眞是使人痛心的事。

「王業不偏安」，偏安亦便非王業，應知王業並不只是統一天下的意思，他實有仁覆天下，使老百姓沾庇濯溉的意思，儒家王天下的思想，便是這句話的語根，國府偏安，是不得已，今天偏而不安，更應知耻雪耻，雖然，天下事之成敗，繫乎緣會，國家民族盛衰的大事尤然，我們做老百姓的，只好拿定宗旨，立定主意，正不必多事感慨！

偶感二則

藍海文

拜和挖

從「愚蠢」到「聰明」，坐井者似乎進步起來了。這種「聰明」是以他人爲「愚蠢」，這種「進步」是以死人作爲自己的階梯。

「一個人在一生中會做過許多可笑的事情」，從前崇拜胡適，自以爲「聰明」，現在則以挖胡適的屍，自以爲「聰明」，這似乎也是一種進步了。

傻子們常常會在人前以頭顱撞撞石壁，表現自善於利用機會」，當胡適活着的時候，他就「拜」，當胡適的屍骨伴着螻蟻的時候，他便「挖」，希望挖出黃金來。

這世界，有人從活人身上打算盤，也有人從死人身上打主意。坐井者畢竟是現代的「聰明人」，他到底進步起來了。

「拜」和「挖」同屬於一個意義，同屬於一個投機者異途同歸的兩個階梯。

「拜」既然拜不出名堂，於是乎用到「挖」了。從前辦公室裏的哭聲，也變成了惡毒的詛咒，連同泡沫一齊噴了出來。

於是乎，我懷疑起聰明人的腿來。他的膝蓋那樣容易向人下拜，又那樣容易去踢被崇拜者的屁股。

坐井者畢竟不是「愚蠢」的聰明人。

胡適先生已經死了，他的屍骨怎樣變成了金鑛我不曉得，但是，我確已看見有人在向他挖掘了，而且淌下了淋漓大汗。

讓聰明人拿着主子製造的鎬頭，挖吧，當心挖不出黃金，挖爛了自己的腳趾！

蒼蠅

雨還不停地下着。外面的蒼蠅被趕到屋裏來了，房子裏的蒼蠅又趕不出去。

桌子和床鋪被打打鬧鬧的人們佔據着，嗡嗡嚶嚶。我只好到別的房子裏翻書了。

午憩的時候，牠們從天花板上下來，專爬在人的臉上、眼上。我用手追逐，牠去了又來，去了又來。我怒了，待牠再來時，一手亍去，牠又飛了。我只好放下帳子，這回卻省事多了。

我靜靜地，靜靜地翻着書頁，牠們在外面得勝似的嗡嗡嚶嚶，慢慢地我聽出那是譏笑的聲音。

蛙的合唱，聽了令人心舒，然而，吸血的蚊蟲和骯髒的蒼蠅，千秋萬世的叫人憎惡。

我很怪這些討厭的東西，爲什麼沒讓牠們滅族，於是，悟出牠們有能飛的翅膀來；倘使牠失去能飛的手段，或祗剩下一片殘缺的翅膀，人類也許能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四、秘密警察組織大砍革命功臣

我們輪流地在靈前值班伴靈。卡剛諾維奇顯得非常煩燥不安，簡直有點害怕的神情。我偷偷地觀察了斯達林一下，他的自制力非常强，從他的臉上，誰也看不出一點動靜來。

基洛夫被暗殺以後，NKWD特務的活動，馬上就無法無天起來了。在這以前，幹保衛工作的人，辦案的時候，還多多少少有些分寸。

據斯達林的姻兄，NKWD的莫斯科區負責人瑞登斯，告訴我：他們已經弄好了一張黑名單，凡是單上有名的人家，都要從莫斯科「押解出境」。押到那裏去呢？他沒有告訴我，我也沒有問。那時的處世守則就是：沒有告訴你的事，千萬不要自己去問。事不關己，何必自找麻煩？

隨着暴力鎮壓和血腥整肅而來的，是黨內精華的斬草除根，鷄犬不留。列寧死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些同志們，幾乎全部都被整肅光了。例如：齊諾維耶夫和康曼涅夫，在革命期間，曾經犯過一些錯誤。但是，在他們改正了自己以後，連列寧都盡釋前嫌，親自把他們提拔到領導集團裏來。現在卻又在「反對派頭頭」的罪名下，被公開處決了。

像雷科夫那樣的人，在列寧死後，被選爲蘇維埃會議的主席，有過很大的貢獻。但卻也被寃寃枉枉地槍斃掉了。這種局勢越往下發展，黨的權威就越加淪落，後來簡直變得匍匐在NKWD特務們的面前。

在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黨代表大會上，有一位福隆兹軍事學院的政委，表現得很好。我認爲他是一個好的黨員，也是一個好的同志。但我卻忽然從NKWD那裏接到了通知：

「請盡可能孤立和打擊這個人。他是個『不穩分子』。」

我們當然要遵命照辦。而第二天晚上，他就被捕了。

那時，每個黨幹部的升遷，每個黨組織工作人員的調補，都一定要聽NKWD特務們的指揮。這眞是可恥啊！多麼可恥啊！

在那些年月裏，要想拔掉一顆眼中釘，簡直像兒戲一樣地容易。只要造點謠言，說他是「人民的敵人」，當地的黨組織，馬上就會「義不容辭」地，開始對他亂刀齊下，保證在幾天之內，一定會讓他很神秘地永遠失踪。就連斯達林手下那些最親密的戰友，也有不少人，在這場瘋狂的悲劇裏，作了犧牲品。例如：奧欣尼克德斯同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他一向很受人的愛戴，許多年以來，都和斯達林、米高揚，是一日不可分離的朋友。他在實在看不下去了的時候，只好用自殺來解決問題。這一點，我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才發現的。——有一天，我在斯達林家裏吃晚飯，偶然提起了奧欣尼克德斯。我不由自主地說：

「唉，那眞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眞可惜他死得那麼早，簡直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忽然之間，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糟糕，現在說錯了話了！

吃過飯以後，我發愁地問馬林科夫：「剛才我是不是說錯了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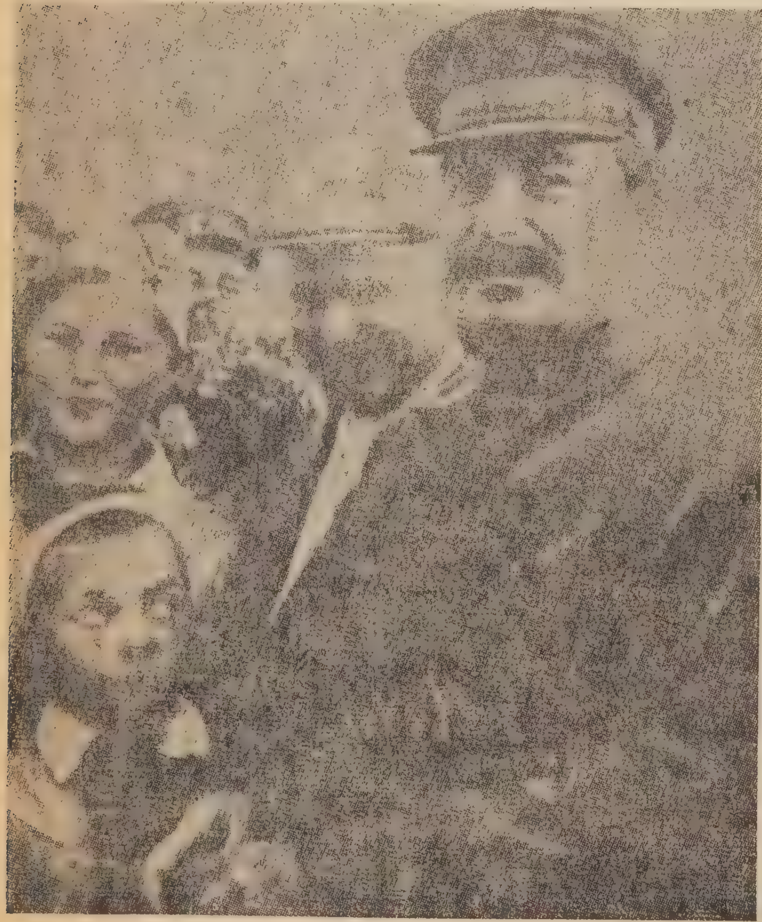
「你不知道他不是病死，而是自殺死的麼？斯達林直到今天，還對他的自殺，表示非常不滿。剛才你說的那些話，實在是太不小心了！」

奧欣尼克德斯死了不久，斯達林就開始把他的刀鋒，轉向紅軍中的元老派了。被他殺掉的將軍們，眞是不計其數，講也講不過來。在這裏，我只想提出一兩個人來，特別談一談。

國防部副部長杜洽施瓦斯基元帥的被捕，的確對大家都是一個晴天霹靂。他在內戰中，功勳卓著，二十六歲就當了西部前線的總司令。在他被槍斃以後，許多連替他擦皮鞋的資格都沒有的人，都紛紛得意起來了。

我堅決地相信：如果他不死的話我們的軍隊在和希特勒作戰的時候，就不會有那麼多弱點，吃那麼多虧。

還有紅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伽瑪尼克同志，非但是一個出色的政工人員，也是一個優秀的軍人。特務們沒有來得及下他的毒手，他在他們深夜來逮捕他的時候，馬上把手槍抵在自已的太陽上，放了一槍。



這是一九三〇年代赫魯曉夫和斯達林在一起的照相。人們都注意到赫氏雖曾發動「清算斯達林運動」，但是二人爭取政權所走的道路大同小異。——本刊資料室圖片

小說

日夜

田韋

四、夜闖藍河段

「韋哥，歇歇吧！」小文氣咻咻的道。

雖然朦朦朧朧的看不清楚，而從他疲乏的形影和語氣中，我知道，他實在夠累的了。

東方已層雲橫扯，天際浮現出一片朦朧的光，北斗斜掛，月兒隱去，天，快要亮了。

「老戰，什麼時候了？」我問。

「五點正了。」老戰掏出我們唯一的袋錶，答道。

我環視一下周圍，決定道：「好，大家休息會兒吧。」

山頂露水大得像剛下過一場雨，野草、小樹掛滿了露珠，我們坐在潮濕的石塊上，取出乾糧、水壺，慢慢進食。空氣十分濕潤清新，微寒的晨風吹乾了我們身上的汗水和一夜奔走的疲勞，輕鬆得想打個滾。謙拿出自製的指南針，較對了一下方向，道：「方向正確。韋，這是什麼地方？」

我答道：「錯不了，這地方是『銀瓶山』。上次我們亦是經過這裏走的。今晚，我們已完成了計劃的路程。」

我們把膠紙舖在較平的地方，躺下身子小息。

突然，賢叫起來：「快看，那邊天際的是什麼？」

我們一下子跳起身，只見東方天腳下一道金光直冲而出，像一支巨大的箭簇刺破重重雲層的包圍，緊接，在它的周遭千萬縷金光迸射四散，半壁天際五彩斑斕，豪光萬道，天地間一片金輝，在滾滾的彩雲間，紅彤彤的太陽冉冉昇起，剎時，大地披上層金色的彩衣，光明瞬間驅散了黑暗。

我們目不轉睛的看着這壯麗的奇景，日出偉大的氣魄，震撼着我們的心靈，令我們熱血沸騰，灌注了一股豪情勇氣。

老戰吁了口氣：「想不到，在逃亡的途中，我第一次見識到日出雄偉的景色！」

「眞是氣象萬千，光明燦爛！」賢嘆道。

我轉過臉，呈現在眼前的就是遠處那座高大巍峨的梧桐山，我激奮地道：「弟兄們，朝南方看吧，前面那座最高最大的山頭，就是桐梧山了！」

「梧桐山！」「梧桐山！」大伙兒都十分激動，睜大了眼睛緊望着披着一層光彩，雲霞繚繞的大山，梧桐山是逃亡者的燈塔，梧桐山是自由戰士的希望！梧桐山的那面，就是另一個世界！

天亮了！南北走向的山勢到此也已中斷，山下是一段狹長的帶狀平地，村裏臭臭的炊烟隱約可見，我們已到達著名的鬼門關——「藍河段」。這裏是逃亡者的必經之路，是人稠兵多哨位密的特別地帶，數不清的逃亡者在這裏失事，多少投奔自由的人在這裏失卻了自由，提起「藍河段」，人們都會捏着把汗！

「天已亮了，我們現在要找地方隱蔽起來，好好休息，養精蓄銳。今晚我們必須越過『藍河段』，然後再上山，沿山南下。今晚的行動要特別小心警惕。」我指着對面村後的大山：「我們明天早上要在那邊的山頂冉看日出！」

× × × ×

下弦月兒初現，我們下到了山底。夜，吞噬了大地，村庄裏一片黑暗，沒有一絲燈光，也沒有一點聲响，像一潭漆黑的死水。

五人一字兒伏在山下，耳朵貼在地面，聚精會神的聆聽着；大半晌功夫過去了，全覺不出有什麼異常的動靜。

「已經午夜十二點了。村裏的人大概都睡了吧。」老戰壓着嗓子道。

「好，準備前進！再檢查一遍身上的東西，千萬別弄出聲音。」我再度叮嚀。

我們遠遠的避開房屋，沿着田壠，貓低腰，躡起腳尖，屏着氣息，輕行快跳，像野貓子般推向前進。突然，前面火花一閃，燃着一朵紅紅的火花，五個人立時伏下，我滾到田壠下，謙、賢、老戰和小文也紛紛隱蔽起來。我緊貼着田壠，輕輕撥開野菠蘿蔴叢往外瞧，兩個傢伙在劃火吸烟，火柴的光亮影出兩張猙獰的臉孔和斜揹的槍，原是巡邏的民兵！

我從腳綁帶中抽出防身的匕首，緊盯着慢慢移走的兩點火光，火光越來越近，模糊的人影也漸漸清晰，猥褻的哈哈聲也清楚地聽得見了，兩條「狗」幌盪着走了近來，在我身邊站住，嘴裏不乾不淨的談着女人，一個傢伙「呸」地吐了口濃痰落在我臉上，我噁心得肚裏直翻騰，幾乎控制不了就要嘔吐，死命緊咬着牙關，屏住呼吸，握着匕首的手心被汗水濕透，兩個傢伙嘰嘰咕咕談着下流不堪的穢事，興高彩烈得昏了頭，作夢也想不到，五把鋒利的匕首正隨時準備插進他們的喉嚨！我身子緊貼着地面，心臟「咚咚」地跳個不休，這短短的一分幾秒就像沒個盡頭。時間像生了銹的齒輪，滯澀的轉動，好久，兩條「狗」才又幌幌悠悠向前走了。直到那朦朧的影子完全消失在黑暗裏，聽不見了一點聲音，我才抓了把野草抹去臉上的痰液，用袖子擦了又擦，仍然覺得噁心。

五個人身上單薄的軍服都被汗水濕透。

「嗨，好險！」老戰搖搖頭，把匕首插回綁腿

中。

我道：「別揷回去，大家把匕首抹上一層泥灰，避免反光。手拿着它，萬一要用時才來得及！」

謙同意道：「好，大家小心，繼續前進，韋，還是你帶頭吧，我殿後。」

稻子已長得尺高，給我們形成一道很好的屛障，而稻田裏的積水卻累得我們十分狼狽，滿身泥水，黏糊糊的貼在身上，又濕又冷，難受極了。

我們採取分組逐段推進的方法，我和老戰是尖兵，前進一段，仔細觀察後，再發出暗號讓謙和賢，小文跟上來，速度是拉慢了，但卻要安全得多，萬一再碰上巡邏的「狗」，不至措手不及。當五人聚在小河邊時，已是下夜三點鐘了。

河面不寬，而河水很是湍急，水流冲擊着河中突出的石頭，浪花四濺，「嘩嘩」直响。小河唯一的木橋上兩條揹槍的人影來回飄幌。橋被封鎖了。

「怎辦？」謙瞪着橋上的人影，啞着嗓子問。

老戰緊咬着嘴唇：「摸上前去，戳了它！」

「殺人？」小文膽怯的問。

「別怕，小文，沉住氣！」我拍拍他肩膀。

賢轉着眼睛，開口道：「河水雖急，看得出水並不深，我看頂多齊心口吧，咱們可以踏過去！」

我和謙對望了一眼，覺得這主意很對，只要越過了這條小河，對面山頭已近在眼前，勝利在望了，而且我們始終主張非萬不得已決不動刀子！

謙道：「老戰，水不太深，我們可以扶着你過去。」

老戰沉默着，好一會，才點頭道：「好吧，我服從大伙的意見。不過你們要拉緊我這旱鴨子。」

我們笑了起來，老戰什麼運動都出色，就是怕水，說來笑話，海邊長大的人不會游泳！

我們沿着河岸向離橋遠處的拐灣匍匐爬去，那邊生長在一叢叢的蕈草。

五個人拉着手探索着向河裏一步步走去，河床是一片大大小小的卵石，滑不溜的，水流湍急，直把我們往下游冲，越向前走，河水愈深，到了河心，水也淹到了下巴，老戰緊拉着我的手，大口大口地喘着氣，腳步顯得飄浮起來。

「老戰，穩住腳步，賢，你扶緊他！」我道。

話猶未了，老戰一個滑溜摔倒，五個人全倒在水中，「呀！」老戰不由自主發出一聲驚叫，河水卽往他嘴裏骨咚骨咚的灌，幸得四人全識水性，很快就掙了起來，大伙七手八腳拖住他往岸上游。

上了岸，老戰躺在地下直打水嗝，我向橋那邊望去。那兩個傢伙仍然在自得其樂的踱步，剛才老戰那一聲高叫，我覺得簡直轟雷般的响，心想這下全完了，爲什麼這兩個傢伙全沒聽見，難道是聾子不成？眞奇怪！

我們濕淋淋的像一羣落湯鷄，背包裏的乾糧也全濕透了，手忙腳亂的忙了一會，才擰乾水，弄妥下來。

「好，繼續走吧！」我抬頭望着前面的山頭，「只有百多碼就到山腳了，上了山再歇吧！」

黑越越的山腳就在眼前，只要上了山，就勝利在望了，大伙精神抖擻，收拾好東西，向前推進。

河水奔騰的嘩响掩蓋了我們匍匐爬行的沙沙聲，距離山腳越來越近了，八十碼、五十碼、四十碼、三十碼……山腳濃密的荆棘灌木叢就在眼前，周圍沒有一點動靜，這一道鬼門關就要闖過了，緊綳的心弦漸漸鬆弛下來，三十碼、二十碼，突然，山腳下一聲暴喝响起：「站住！不准動！」兩支雪亮的電筒光直射過來。賢和小文倏地跳起，轉身就跑！剎那間，山邊一字兒亮起十幾支手電光，「砰」一聲槍响曳着火光從頭頂飛過，喝罵聲，狗吠聲像炸彈一下子炸開，扇形的光圈向我們直撲過來！

「撤！快走！」謙和老戰喝着，身子向後直射而出，我只覺得天旋地轉暈了頭！萬料不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眞的就要失足在這藍河段！我緊握匕首，瞪大雙眼，扇形的包圍圈已壓了過來，走也走不及了，我一滾滾到一個小土坑之間，靠着黑暗和野草一下子沒被發現，一條條的人影和軍犬在我頭頂躍過，謙、老戰和賢、小文目標大，吸引了他們，一個『解放軍』端着衝鋒槍追了過來，在我身邊站住，對着前面掃出一梭子彈，槍聲咕咕咕咕就在我耳邊爆响，遠處立時傳來一聲慘叫！是謙？是賢？是老戰還是小文？是誰？總之打中的是我的弟兄！慘叫聲像利刀直揷我的心，我全身抽搐，憤怒、痛苦、仇恨湧上心間，我瘋狂了般陡地躍起，我要報仇！我要宰掉這些狗東西！一聲大吼向那劊子手撲去，待牠掉過臉來時，我手中的匕首已揷進了胸膛，我揮動匕首一下、二下、三下……對着心臟狠命的刺，血柱子噴了我一頭一臉，一條狼狗呼的一下衝我撲來，我避也不避硬生生的抱住牠，對着喉嚨猛力的搥去，再把牠直拋出幾尺！我渾忘了一切，不知那來的一股力量，我只是要報仇、要殺，殺光這些狗東西！掉在地下的手電照着死了的『解放軍』和狼狗，刀口還骨嘟嘟的直冒血，我檢起地上的衝鋒槍，扯下屍上的子彈，才發覺這裏只剩下一個我，山腳下空蕩蕩的，那些傢伙全趕着去追捕謙他們了，小河下游燈火如晝，呼喊、吆喝、槍聲响得像一鍋沸騰的粥，弟兄們一定沿着河岸奔跑，我轉身往山上衝去，一口氣往山上爬，摔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又摔倒，也不知摔了多少次，顧不了摔得頭青面腫，衣破流血，不知跑了多久，終於爬到了山頭！

我倒在山上，渾身散了般的疼痛，軟得再走不動半步，沒有一絲力氣，只覺得天旋地轉，鮮血、撕破、槍聲、慘叫……腦子裏交織成一片混亂！

醒來時，我掙扎着坐起身子，月牙已落得比山還低，東方浮現着白的魚肚光，層雲橫扯，我知道，一會兒我又會見到一次壯麗的日出圖，可是，卻只有我孤零零的一個人……我緊握着沾滿敵人鮮血的匕首，拿着殺害我弟兄的槍，忽然想放聲大哭，想大聲嘶叫，我想殺人！我要毀滅這個世界！我憤恨！我痛苦！我全身像要爆炸般的難受！

山下已恢復了平靜，剛才發生的一場生死撕殺，像一顆石子濺起的浪花，很快就看不出痕跡。

東方天際又是金光四射，一輪紅日冉冉昇起。

我沒有了激動，沒有了豪情，對着旭日，我流下了滾滾熱淚……

謙、賢、老戰、小文，我的好兄弟……

我抹乾眼淚，拖着蹣跚的步伐，再踏上前程。

前程茫茫，只剩下我一個人，可是，我仍然要向前去！（未完）

從懲治刼殺「飛禍」說到杜絕來源

兆華

幾個朋友一起飲茶，少不免每人拿份報紙，可是報紙剛好打開，首先觸入眼簾的，總是兇殘的「飛禍」。所有姦、殺、刼、掠，日必數起，繁盛街道則攔頭强搶，銀行金舖則閃電行刼，電梯則威脅婦孺，郊野則姦殺少女，其中有騙財騙色，亦有强刼强姦，更有刼財後數人施暴，施暴後復推下火坑，凡此種種，形同禽獸，不特令人髮指，簡直爲已往都市黑社會中所少見。至於糾黨行兇，尋仇開片，白刀進，紅刀出，視人命如草芥，今日香港「飛禍」之囂張兇殘，已到了令人驚心動魄，痛心疾首的地步。

由談「飛禍」之兇，進而說到懲治「飛禍」之辦法，於是衆口一詞，咸認爲香港政府對於懲辦青少年犯罪，科罰過輕，又動輒引用古老呆板的法律，或僞善的慈悲，以爲「阿飛」屬於年少無知，應該給予改造自新的機會，故雖發現曾有幾次案底，仍判短暫羈留，或入院感化，因而縱容一般少年「阿飛」，不特無視法律，甚至鄙視法律，因爲犯罪後之懲處，不外如是，怕它什麼？聽說部份負責治安的警界表示：他們對於緝拿「飛禍」之罪犯，已開始感到厭倦，一方面固然太多，捉不勝捉，另方面即使有關姦殺之重案，好不容易才將兇手拿獲，交法庭審訊，但「仁慈」的法官，不是輕判，便是入院感化，如再轉接一下，可能更判無罪釋放。警方爲此雖然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但對之卻無可奈何，而犯罪的「阿飛」，又多得一次「做世界」和狡脫的經驗，由是社會治安風氣，便因而越弄越糟。

再說判處入院感化的「阿飛」，聽說院方管教不得其法，故接受感化的青少年，不特未能切實改造，重新做人，更甚的進院之後，因過集體生活，居然在裏邊被踢入會，故進院時原係單獨犯罪者，但到出院之日，便成爲有組織的惡勢力分子，更因爲有了組織，便不能不對組織負責（如出院的要供應在院者之類）。如是循環相困，感化便成爲加强組織，這關係眞不能等閒視之。

我們幾個人談話，都感到目前香港的「飛禍」，確是影響治安的嚴重問題，座中甲君忽說：對於懲治「飛禍」，我主張用「若要太平賊殺賊」的辦法，這辦法從前廣州在陳景華、何犖兩人長公安局任內，推行得甚爲有效，即利用地區上較具勢力之「阿飛」，給予若干利益，令其制止其他「阿飛」活動，甚或製造矛盾，迫使互相撕殺，各個消滅，各地區剩下唯一大「阿飛」時，又指令其與別區僅存之「阿飛」拼過，如此連環拼盡，社會便可安寧，只要有關當局從中引導，警察和法庭反會較清閒。

乙君則說「治亂世用重典」，無須多行曲折路，就根據「殺人塡命」，和「有罪服刑」辦法，依照案情輕重，無縱無枉，不分青少年，一律同樣處理，因爲他們所犯的罪，已不屬青少年所爲，是以不必要以無知青少年來憐憫他，因爲香港不特地處亞熱帶，人們格外早熟，十七八歲青少年，已具成人的體魄，加以環境特殊和複雜，必要運用嚴刑峻法，才可收效於亂世社會。

丙君跟着提出一個意見，他說懲治「飛禍」，要用中共的勞改營辦法，先在離島興建一座集中營（取消目前的感化院），所有管教生活，完全軍事化，一面勞動改造，一面教育人生意義，和做人目的，最初三個月，定爲普通改造教育，跟着考查其覺悟程度，和工作旨趣，編組訓練謀生技能，學業完滿，行爲良好，釋放並輔導就業，其在普通改造教育仍不能就範的，則轉撥入加强教育部份，再加嚴格改造，這是對罪情不大，未判刑處而要接受改造的「阿飛」而言。至於入營的程序，所有犯罪的青少年，一經移解入營，立刻把頭髮剃光，三個月內不准與家人通訊，亦不准家屬探望，三月後行爲已有改變，才准與家人聯絡，其中惡性不改，甚或糾黨行兇的，得視情節輕重，由主管人施以加强教育、禁閉、餓飯，以至處以極刑等等，這樣施行一個時期，社會的「飛禍」一定可以逐漸肅清。

丁君最後則說，你們每人所提的辦法，如果不理會施行有無困難，可說都會有一定效果，但只是片面的效果，而不是全面的效果，是短暫的辦法，而不是長遠的辦法，因爲殖民地社會的統治者，固然不會照足上面某一個辦法，徹底施行，即使眞的照其中一個辦法實行了，但整個社會現象不改變，新的難免不繼續生長，改造好的一樣死灰復燃。就以戒毒爲例，很多吸毒犯被拘往戒毒經過一段時間，戒毒成功了，釋放回家，可惜他們周圍有一批吸毒朋友，更甚的是社會上充滿毒品售賣，結果稍爲往來聚集，又復再度上癮了，這就是毒品一日不斷絕，吸毒犯人難以肅清的道理。懲治「飛禍」也是如此，從前左仔責罵香港政府，說它寧願社會出十個「惡飛」，不願出一個談政治的青年，觀其對如此兇殘之「飛禍」，而仍不作大刀濶斧之處理，則此說不無理由存在。而令人十分懷疑的，殖民地統治者，一切只望有利於它的統治，不會動搖它的根本，沒有組織的殺與亂，是你們黃臉孔的事，傷傷死死，他們是不作一回事的，他們既不會作徹底處理，也不想作徹底的處理，言下不獨憤激，而且悲觀。

至於我的意見，除認爲甲君的辦法，難於實行，而且一樣要由治安當局指導，則不如由警察加强工作來肅清，無須再一轉手，警察本身之數量、質素、待遇等等，也要盡量調整，甚至賦予處理「飛禍」的更大權力，如此更可事半

營的辦法，尤屬可行而必要；丁君只是申述意見，論據亦非常正確，殖民地政府的法律與政制，在有意無意間，實是禍亂的主要根源，為什麼全港輿論呼籲而不更改，天天血淋淋的事實而不戢止，難道眞的另有陰謀存生嗎？如果社會不斷的爛下去，即使沒有政治陰謀，同樣也可以弄垮的。

甲、乙、丙、丁四君所提的意見，都有其一定的見解，彌足珍貴。如果香港政府不是另有陰謀的話，行之可以壓止「飛禍」，反之什麼良法美意，都會歸於無用，徒令有心人嘆惜而已。

後來我個人由懲治「飛禍」，想到「飛禍」來源，因覺得如果不正本清源，則依然不斷滋生，單純懲治，究是事後補救的辦法，能於事前杜塞其來源，豈不更好。因之想到「飛禍」，是可歸納縱橫兩方面所導致的，縱的方面：包括家庭、學校、社會，在幾方面不健全環境中，就連貫性的孕育成於先；橫的方面，則全是社會因素，其包括範圍更廣，大致分析如下：

一、殖民地的政制與法律，二、物慾和虛榮的誘惑，三、不健康和黃色書、報、電影、電視、歌曲等薰陶，四、華洋雜處生活形式的感染等等。通過這四項的助長於後，就成為這個「飛禍」滔天，惡飛世界的香港了。茲特分別申論於下：

一個孩子生長於每一個家庭，作為父母和家長的，不論貧富，知識水平高下，都應當施以起碼的管教，最顯淺功夫，如經常訓以：「努力上進，正派做人，戒貪戒懶，用功讀書」等等。可惜很多家長，都不會做或不屑做，有的怕麻煩無恒心，有的推說忙於生活，因而孩子的行為漸漸變壞，也不曉得。其他有的有錢人，更有意無意的驕縱，於是家庭便成為孕育「阿飛」的禍始。

及至稍長入學，因為香港人口眾，學生多，好的學校又少，大部份辦學的人，也只為謀利，管教不嚴，良莠兼收，既不能補家庭教育之不足，更甚的互為影響，好的也變了壞。據說近年公民教育一課，也告取消，是則學生之品德，從何處學習？單純接受壞的感染，「飛型」於此更奠定了。

再進原是直闖社會，獨立謀生的，但早年讀書不成，因而謀生乏術，平日「貪威識食，練精學懶」，要其依時、守時、守崗位的工作，就不肯為，不願幹，此時更受社會各方面的誘惑，於是「三羣五隊」、「狼狽為奸」，慇滅了天良，無惡不作，如此便正式蛻變而為「惡飛」。更由於數目眾多，社會亦因此而「飛禍」獨猖了。

為什麼殖民地社會的政制法律，係「飛禍」形成橫的方面首要因素呢？這問題說來話長，這裏也不詳述。不過唯一明顯的，香港這塊殖民地的統治者是英國人，但被統治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他們會眞的一切為你着想嗎？不統治者的政制和法律，只是利便於他們的統治，怎樣古老與不合時宜，他們不大理會的，由這個原因所引起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比如教育制度不健全，青少年一代會受教得好嗎？司法制度不切實際，法律裁判亂什無章，則社會治安和成，是殖民地政制和法律分不開，而且更可列為首要。

其次香港的物慾虛榮誘惑太大了，因為這裏是個自由社會，人們便用合法手段以至不合法手段，來進行競爭、奪取，與享受。只要你識走「法律罅」，法犯罪也可堂而煌之；只要你手上有了錢，即使極度骯髒也向你巴結。其他聲色犬馬，紙醉金迷，誰不愛好；香車美人，明星影后，誰不艷羨。人人醉心於物慾的享受，虛榮的獲得，於是就不擇手段的去抓錢，正途沒有辦法，就走橫路，橫路都走不通，就出之刼殺擄掠，但求有錢到手，不計傷天害理，再說追求物慾。此舉實是了無止境，俗語所謂「做了黃帝想升仙」，有架風扇想冷氣，如此惡性循環，社會焉得不亂，匪惡焉得不橫行。其實做人應腳踏實地，量力而為，不過事高扳，無論物質享受和權位金錢，不要過份重視，不擇手段得來的更不足取，只要心境爽朗，人格健全，才是眞正的人生。

再次為不健康和黃色書報、電影、電視、歌曲等的薰陶，這點我們知識分子，眞要負多點責任了，因為這幾項都是文化產物，也是文化表現，知識分子的上一代，如果只求生活，隨俗社會，不掌握神聖使命，不替下一代着想，專搞黃色書報，編撰不健康電影等等，這會使社會荒淫萎靡，青年人縱情色慾兇殺，其遺患是十分重大的。目前香港的「飛禍」與混亂，上述的知識分子，要負極大部份責任，其實我們讀書人，要有「擇善固執」的氣質，荼毒青少年人的事，我們豈可妄為，即使貧窮困難於一時，也要找純潔，健康，和有激勵性的題材來誘導青年才對。

最後我提出華洋雜處，生活形式的感染，也是「飛禍」導致原因之一，此點有人會發生懷疑，其實甚有道理存在，因為中國人和歐美人，無論生活方式，起居習慣，以至倫理傳統等等，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的中國人覺得無所謂，歐美人覺得不自然；有的歐美人覺得可做可行的，中國人則覺得不能做，甚至大逆不道。但目前彼此雜處了，雙方都難免有點模倣性，合理和善良的地方，當然是好事，但模倣多從皮毛或壞處學起，加以一般人教育水平不高，對於善惡美醜，不能清楚鑑別，結果亂事來了，生活、享受、衣飽、行動固然要西化，什麼長髮、坦胸、露臂都要看齊，今日機場來客穿紅番裝，跟着也學人紅番打扮，明日表演洋女無上裝，於是也無上裝一番，不理自己的傳統習俗，不受家長之約束管教，人云亦云，有樣學樣，恬不知恥，自鳴得意，我們從此地之「惡飛」，吧女，以至其他「國際肚腩」等人，均可見之，是其模倣挑引行為，和生活形式的感染，亦屬「飛禍」來源之一因也。



綜上所述，我們既已洞悉「飛禍」的來源，以及幾個懲治有效的辦法，於此希望社會人士和負責當局，大家一齊行動起來，對這個社會的大毒瘤，共同進行切除手術，全市人民同深慶幸的。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申紀律·動員空投大陸

而此時正亦有不少學員對蔡文治提出責問，這個團體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是替美國人作特務？還是自己在搞復國的政治運動？而蔡總以政治運動以作掩護，來回答提如此問題的人。正在這時，共和黨艾克競選總統穩操勝算的消息，連一連二傳到了這個營房內，隨着這個消息之後，台灣派人接收這個團體的消息，也在羣眾當中以訛傳訛的傳着。

這些情況，完全於蔡文治不利，因之，蔡爲挽救垂死的命運，於是加緊的取用他和蕭太協議整肅內部的一件法寶。

蔡文治向蕭太說，中國人羣中有破壞他的壞蛋，當然他所指的：第一是張大王的一批人，第二有政團背影像××這一流人物，第三受美國人支持參加王治搗他的一批人，第四，平時純以中國人立場，說中國人話的一批人。在海外基地除了這些人外，蔡文治唯一的羣眾，只有他的因裙帶關係而形成的小圈子，而這些小圈子的人物，一部分在總部充任幕僚，另一部分在學員羣眾中充着耳目。他要整肅，只有利用這個小圈子既定的基礎，去向外發展，其方法便是先建黨，再建盟，以裙帶關係來控制黨，以黨來控制盟。蔡文治知道這個整肅，是一件最後的王牌法寶失效了，他失敗命運是註定了，所以在整肅之先，爲防止內部的崩潰反抗，所以先來一個鎮壓。對其平時認爲可以起反抗作用的領導人物，揑造以假罪證，先行設法囚禁起來，其餘對莫須有罪證不可平服羣眾的人，則利用所謂思想整理大會，發動羣眾以投票方式，鎮壓他的反對者。冲繩島的第一，第二兩個集中營就是爲這些人而設。

蔡文治在他的「建黨」與「建盟」鎮壓以先的特徵是，蔡先以總司令名義，發佈第一個申紀律的訓令。由香港到海外基地去的中國人，追求的是民主、是自由，對事物的衡量當然以民主，自由爲準則。而這一個準則是蔡文治所不能接受的，申紀律就是爲否定這一個準則而發的。茲憶述其

民主。第三段中說：團體與團體的領袖關係，他以球隊長與球員作例證，他說一個球隊，每個球員假若不聽隊長的指揮，這一個球隊絕對不能戰勝對方。基此，他說，凡是來到海外參加本團體的每一個成員，必須服從團體領導者的領導。只有大家上下齊心，通力合作，團體才有發展，個人才有出路。第四段中以感嘆語氣說，本團有一部份人，受柏拉圖的放任，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講民主則以不服從政府爲榮，論自由則以詆譭批評別人爲快，不知民主自由之眞義，不識紀律之重要，而造成目前本團體風雨飄搖不景氣現象。末尾一段以結論語氣說，往者已矣！今後挽救本團體之道，惟望我團體每一成員，一改前非，人人自覺、自强、自治，體念他創造團體之艱鉅，今後本團體每一成員須一體斯旨，共爲謀本團體之內部鞏固、並自覺、自動地檢舉防範破壞團體之破壞份子。

這一個申紀律訓令發佈以後，並命令每一個人，寫讀後感，開會討論，可見這一個命令的重要。

接着這一個申紀律命令發佈完了，並經在海外基地每一個中國人開會討論後，又發佈一道題爲：「大家想一想」的訓令，其內容如下：

一、昔日國軍，穿草鞋，爲什麼能打倒待遇優厚的北洋軍閥軍隊？

二、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穿羅斯福尼軍衣的國民黨軍隊，爲什麼會被穿草鞋，爬山溝的共產黨軍隊打倒。

三、我們的祖先過的是什麼生活，我們中國人過的是什麼生活，現在中國大陸上，我們同胞過的是什麼生活？目前我們在海外基地的人，又過的是什麼生活？

這兩道訓令，都是賈克遜走了，蕭太上台以後公佈的。在蕭太上台以前，停滯在海外基地訓練完了的學員當中，原來以游擊隊名義來海外受訓的，當然無理由拒絕不空投回大陸游擊隊基地去；但是這樣的人員，只是兩廣與湖南籍者，在全體人員中畢竟是少數。然而絕大多數的人，是以訓練韓俘名義而來到海外的，到了海外以後，要把他們空投回大陸去，具備

制裁！

要把這一批所有的人，完全空投到大陸上去，海外基地的洋生活，和大陸上中國人生活距離太遠，因之在他們行動以前必須採用大陸生活條件生存訓練。在這時蔡已選擇了塞班附近的一個荒島，作爲生存訓練地方了，要把所有中國人，流放在這個荒島上，只按時空投以小量食品，要他們過一段漁獵生活。要大家想一想的訓令，就含着說明這一計劃。

蔡文治的建黨，建盟（詳見下一章。）這又是一個大「烏龍」，而下這兩個訓令就是爲掩飾這一個「烏龍」。他這樣作：第一、可以利黨與盟公開與秘密來控制海外基地的人，第二、更可以利用黨與盟的政綱與規章，去塡補空投行動人員的政治思想的空虛來表明我們並不是美國特務性的團體。第三、藉此更可以向香港那一批發表民主戰鬪同盟宣言踢開他的人表明：你們有黨有盟，我們不也是有黨有盟嗎？最後最主要作用，應該是他最後掙扎，來挽回他黑市的政治生命，作爲美國人眞正踢開他那時候的退路，向中國人交賬：我是搞復國的政治運動，而不是替美國人專搞情報的黑市買賣。這是蔡文治最後的算盤，也是他的如意算盤，然而美國人畢竟沒有讓蔡文治的如意算盤打下去！掙扎是掙扎，在美國人支持下，多關了幾個集中營，多囚禁一批中國人，弄得滿手是血，仍未挽回美國人踢開他的命運！蔡文治是可恨在此！可憐也在此！翻不了身也在此！

建黨、建盟大整肅

當蔡文治下達申紀律命令前後的這一階段，蔡文治正像坐在火山上，自己的羣眾消極一點的不辭而別，翻越鐵絲網選擇自由逃亡。不願逃亡的卻是天天的與蔡分庭抗禮在嘈鬧。而美國人呢？則追着向蔡要成績，外面的壓力，內部的不安，看樣子火山就有一觸卽發之勢。爲挽救這一個趨勢，於是在他的老友蕭太支持下，開始實施鎭壓了。

這一個鎭壓開刀的對象，在東京方面指向待命學員中，中國人意識最強，而於羣眾當中擁有潛力的學員，所謂打蛇打頭。在塞班方面，則指向張大王的一批人，以及曾參與王治搗蔡的一批人，這一批人以塞班學校職員爲主，其中包括政治教官××在內。這一批人不先行清除掉，則蔡無法實施其整肅內部的建黨，建盟運動。因之，在東京方面由第一處一個參謀名叫李莊，這個殺人劊子手，替蔡文治模仿了別人筆跡造了一份民主宣言，向東京A班學員當中，有領導力的丁惕如身上栽，他們根據這個揑造的罪證先逮捕了丁惕吾。因爲事先其有周密佈置，該案牽涉到東京總部職員，于洛克與牙科醫生徐立仁以及學員羣中的宋克明一批人，這一批在蔡文治的眼中，都是搗他蛋的人。經疲勞轟炸連續四十幾小時以上的審訊，與强光燈下軍法會審，判宋克明以死刑，丁惕吾以終身放逐，于洛克以終身監禁，牙科醫生判了隔離一年的罪。蔡文治的預定計劃，本來想藉丁惕如教育長之名負責。從此在塞班學校不但中國人充任副校長之實沒有了，而且連副校長之虛名也取消了。陸逢源是蔡文治唯一的得力幹部，當其奉到蔡文治整肅前鎭壓命令時候，於是把塞班島上張大王的一批在海外的主要分子，以私結團體罪名就地逮捕。東京與塞班被無辜逮捕的這一批人，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旬，分別集中到冲繩島服刑，冲繩島的第一集中營，就這樣的「開張」了。

死刑，放逐，終身監禁，這些極刑收到了初步鎭壓的効果。蔡文治利用了這一個鎭壓餘威，裁刷一批總部職員，將這個裁刷的名額，又提升了一批A、C班的學員，鎭壓與利誘，暫時的分化了學員羣眾的反抗蔡的情緒。

進一步的把原來Y·C·A·R·J，以受訓期別的籓籬打破，在以地域與自願結合原則下，劃編成空投小組，一律再空運塞班施行生存訓練，在一九五三年的元月份，停集在東京的自由中國運動學員，於是又集中到塞班島了。這個階段的蔡文治，當東京、塞班兩地執行他的鎭壓命令剛告一段落時候，他悄悄的飛到了塞班，住在塞班學校專爲他設有的一幢房子內，閉門苦思，經過了一個多月長的時間，完成了整肅內部建盟運動的方案。

自從張大王、顧孟餘的一批人，發表了民主戰鬪同盟宣言以後，蔡文治知道自由中國運動的招牌，實在是過時了。爲了要符合他鎭壓目的，塡補在海外基地，以及在香港未能來海外基地受訓的「儲幹」的政治心靈空虛，所以不能不再找出政治宣傳的藉口，換一換招牌，新鮮一下耳目。這一個招牌，既要符合不違背美國人支持他的目的與性能，而且更要適應中國政治環境的要求，於是產生了：「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

這一個：「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的盟綱，把原來自由中國運動兩目的（自由的生活，服務的政府和五大政策：民主的政治，公平的經濟，無黨無派的軍隊，獨立自主的外交，聯合各黨派公務人員的聯合政府），再溶化一下變爲盟綱。盟章部份，完全把共產黨的黨章全部抄襲。

建立一個組織系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建立組織之先，須樹立核心幹部，所以蔡文治在建盟以先，爲樹立核心幹部起見，所以先建黨。這個黨名叫「自由黨」，黨綱黨章，與盟綱盟章同，唯一的不同，在海外基地，盟是公開的組織，黨是秘密的活動。黨員與黨員間互不了解身份。「自由黨」是控制「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的幕後實際力量，而盟只是黨的外圍活動。黨對盟是上級對下級，控制方式當然是黨紀盟紀。然除了黨紀盟紀之外還有一個武器，這個武器也是再從共產黨那裏偸來，把共產黨：「批評與自我批評」加以粉飾裝修，變成：「自我檢討，互相勉勵」。

（二十一）

三郎

暗聲劍影錄

曲江開闢新馬路之後，自西河壩登岸直行的大馬路，稱爲風度路，風度樓之遷建，亦建於風度路上，以樓而命路名，因樓而顯路，以路而耀樓。但樓名風度，則基於唐玄宗之思良臣，追悔有語，後世因之。當安祿山之叛，玄宗奔蜀，道出馬嵬，六軍不發，楊國忠死亂兵中，史乘所謂「馬嵬兵變」。以一代英主，於此時不能保楊玉環的絕代紅顏，五尺紅綾，一坏黃土，掩沒芳魂，始能繼續入蜀，但劍閣雲迷，夜雨淋鈴之際，唐玄宗淒然自悟，流涕自悔曰：「悔不聽張九齡之言」，因遣使南赴曲江，祭張公於家廟，輓曰：「蜀道鈴聲，此際念公眞晚矣。曲江風度，他年論相竟如之。」並賜謚文獻。從此天下乃稱張曲江而不名。到了宋朝的天禧年間，韶州郡守許申，取唐玄宗稱公風度之語，便在韶州府城門外通衢上，建築一所風度樓，來紀念嶺南的名臣。明朝的嘉靖，清朝的康熙，均曾重修，以保存這所與歷史有關的古蹟。但民國十七年，當局拆城開闢馬路，歷史的名勝古蹟，竟不爲當局所保留，乃遭拆卸，夷爲平地，直至民國二十三年冬，「生張飛」張瑞貴，綰典師戎，駐節韶州，緬懷先賢，倡議重建風度樓，適吳川將軍李伯豪漢魂先生，綏靖地方，座鎭北區，張師長乃商於李漢魂綏靖委員，得他的熱烈贊助，更易推動，請廣東吳道鎔太史，撰寫一篇募建風度樓疏。登高一呼，捐款大集，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一日，舉行奠基典禮，不久落成。千古名樓，又雄立於曲江市上。

唐玄宗何以在蜀道淒蒼的時候，思及良臣，乃有關係於國家盛衰的造因存在：張九齡登唐中宗景龍初年的進士第，調校書郎，進中書舍人。唐玄宗開元中累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爲眞宰相。玄宗生日，羣臣多獻珍寶，惟張九齡獨獻千秋金鑑錄，寓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之意，玄宗賞異之。玄宗欲相李林甫，九齡曰：宰相繫國家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社稷憂。玄宗不聽，林甫既相，並引其黨羽爲尙書，預政事，又爲張曲江所反對，玄宗不悅，改尙書右丞，貶荊州。當安祿山討奚契丹戰敗，玄宗欲赦其罪，公曰：祿山有逆相，趁以喪師之罪，不可不誅，且勿誅，後必爲患。玄宗又不聽。結果，李林甫禍國，祿山作叛。於蜀道倉皇，夜雨淋鈴之際，思張九齡之言，眞是悔之晚矣。

戰時的曲江，爲廣東的軍政司令台，爲抗時期的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爲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上將建旆之所，也爲廣東省政府主席李伯豪漢魂將軍開府之處。抗戰八年，李伯豪則主粵七載，主政時間之長，與薛伯陵主湘之久，堪稱伯仲，廣東三伯——伯南陳公濟棠，伯陵薛公岳，伯豪李公漢魂——功業彪炳，各有千秋。李伯豪以軍人而出掌政事，其日常生活，仍不脫軍人本色，穿軍服，而不佩橫直皮帶，卻戴軍帽，前綴黨徽，此文官而半戎服，確爲適應戰時，表現文武合一的特色。省府及其屬機構的職員，競相仿效，稱之爲伯豪裝，風氣所至，曲江街頭，李伯豪裝觸目皆是。直至抗戰勝利，復員廣州，凡御此裝束者，又爲羅卓英視作李伯豪餘孽，另眼相看，於是有此服裝者，急束之高閣，政海浮沉，人情冷暖，可爲一嘆也。黨同伐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造成怨隙，圈子之風，自相排斥，竟爲中共所乘，哀哉政治之歪風也。

抗戰時期，上下一心，一致對外，敵愾同仇，人人刻苦，以求自力更生。眞正能做到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縱有少數官常敗類，發國難財，貪污枉法者，則一致指責，人人凜於清議，不敢賄賂公行，當司整頓政風，亦雷厲風行，故公務員奉公守法，爲戰時值得大書特書之事也。當時在曲江，省級中上級的官員，由廳長以上的不計外，雖主秘科長的高級人員，每月薪金，不能購黃金五錢，而行商坐賈，腰纏金條，何止百根，相去之遠，每令人搖頭三嘆。但公務員仍以共赴國難之心情，咬實牙齦，埋頭苦幹，食則砂、穀、米的混合飯，在公署的膳堂裏所供出的副食，竟然是一菜三味——白菜葉齋湯，白菜梗清炒，白菜心及菜頭紅炆，三月不知肉味，其清苦可知。在廣東省，有一宗廉吏率屬實行每天餐粥餐飯六十二天者，眞是令人感動，更令人可能不相信的，那機關竟是財政部所屬的一個單位，此種單位，平日較爲享受。但他清介自守，寧可自己和屬下吃苦，都不肯破壞國家一點信譽。原來財政部所屬食糖專賣局粵桂區局，分別統辦廣西、廣東兩省的食糖專賣業務，這種機關，如果肯上下其手，則「外塊滾滾」而來，但這宗政海廉泉的事卻出現在食糖專賣局粵桂區局的粵中分局裏，使人肅然起敬。粵中分局局長爲盧少荃先生，平時急人之急，慷慨好義，但自律甚嚴。其時該分局設於廣東河源縣，由於不是隸屬地方，所有職員未曾配領公糧，而薪津所入，在戰時米珠薪桂的時候，職員無法溫飽，盧分局長少荃先生寧願與分局全體職員，勒實褲頭，卻嚴禁所屬違法舞弊，於是規定全體職員均在分局開膳，一餐粥，粥則拌入番薯；一餐飯，飯時一湯兩菜，菜則無肉，八入一桌，風捲殘雲，轉眼羅通掃北。此種集中開膳，以求節約，扣除膳費之後，有點錢養妻活兒。實行之後，轟動河源。此時廣東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也設於河源，專員羅獻祥先生聽聞此事，有點不相信，特以探訪盧分局長爲名，故意於飯前時間，到該分局一行，藉故聊天，以看眞相，果然，一連數天，都是餐粥餐飯，所傳非虛，乃喟然對盧分局長說：「少荃兄，你們太吃苦了！」盧少荃先生以此亦非長策，乃將上下吃苦，餐粥餐飯的實況以快郵代電報告上級，呼籲尅日解決公糧，否則枵腹從公，非國家待守法官員之道。（六十三）

宓琴

祝萬人俱樂部首次籌委會議成功

曾憲光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將於本月十八日舉行第一次全體籌備委員會議。這，對祈望了多年的「萬人」讀者、作者、編者來說，是空前的特大喜訊。値此歡樂的時刻，身爲「萬人」一分子的我，在這裏，預祝會議成功！

是的，「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組建工作之所以進行得如此神速；「籌委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之所以能這樣順利召開，除了老萬的親自指導外，更重要的是由於得到來自各方的「萬人」擁躉、死黨的大力支持和協助。寫至此，讓我代表「籌委會」向我們這批忠實朋友致崇高的敬意。

「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的成員，其代表性之廣泛，可以說是目前港九各社團前所未有。即在我們六十多位籌備委員中，充分表現了男女老少共濟一堂的精神，同時在我們這批從剛成年的小伙子到七十多歲的古稀老人中間，有本港土生土長的；有來自大陸的；有來自台灣的；有來自南洋的。至他們的職業，有洋行老闆、低薪文員、劃則師、建築工人、製衣廠東主、車衣女工、大學教授、中學生、電影明星、政府公務員、家庭主婦、海員、貨車司機、紗廠學徒、中西醫生、報館記者、雜誌主編、畫家、詩人、作家、夜班工人……一句話，我們籌備委員所從事的行業，正所謂包羅萬有。

更使我們感快慰的是，上述出身不同，職業有別，地位懸殊的委員們，都不約而同地切實做到了：以「萬人雜誌」忠實讀者的身分，並以最謙虛誠懇的態度，加入我們「籌委會」來，一起地愉快地埋頭工作。由此，說明了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㈠在暴風雨裏誕生，在戰鬭中成長的「萬人雜誌」，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對每一特定事物和時間所發生的正義呼聲，打破了地域、階級、年齡、性別的界限，深入民心，把所有熱愛自由民主和反共的正義人士，緊緊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一廣泛强大的統一陣綫，不僅是今天我們得於建立萬人俱樂部的基石，且是今後發展我們會務的力量源泉。

㈡對我們萬人俱樂部說，成員的階級出身、文化程度、職業差異，從不過分重視，最主要也是最珍貴的是：他是不是眞正的「萬人」擁躉、死黨？大家一經加入我們這大家庭，彼此變爲情同手足的兄弟姊妹。

非常可喜的，也是應在這裏告慰大家的是：這種互敬互助的新關係、新風尙，在籌委會中已有了令人欣慰的開始。以今後會員應交月費多少一事爲例：提議五元的，多出於老闆級的籌委，他們的用心是恐超出此數目會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低薪弟兄拒諸門外；如身爲裝修工程老闆的鄧德茂先生會多次向我作如是建議；但每一次建議後都補上一句：「至我本人的月費，保證最低限度在三十元以上。」多麼高尙的風格啊！又如向我提出要在將來的俱樂部大力協助失業會員獲得補助和就業的，不是時遭失業威脅的工人籌委，而是一間可容幾百工人的工廠老闆羅自强。他還說，必要時定設法安插臨時失業的工人會友，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情懷！

另一方面，同樣動人的事跡發生在更多的生活較艱苦的籌委身上。目前籌委會秘書處的工作，主要靠他們這批「志願軍」去做。堅持月費十元或十元以上者，也正是他們。用彭戈老弟（籌委）的話說：「寧可少喝一頓茶或少看幾場電影，替我們自己辦事謀福利的萬人俱樂部月費，一定不能少交。」聽了這話叫人肅然起敬。一位打臘工人籌委說：「有錢的籌委旣表示過會所的傢俬、用物……等由他們捐贈，那麼，此後會所的淸潔打臘工作，該不會被人搶去，由我義務包下來了吧。」

像今天我們籌委這樣爭先恐後地爲俱樂部大衆的多出錢出力的動人事例，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而這也正是我們感到自豪驕傲和充滿信心的地方。

記得本人代表籌委會發出呼籲之初，曾接獲兩位本港很有名氣的富紳來電，表示願意資助，我立即婉拒，因爲這兩位老友不是眞正的「萬人」擁躉。

我們的原則是：不要使我們的俱樂部成爲有錢人出風頭的地方。也有過一二位自動請纓的朋友，很快就暴露出濃厚的個人目的，因此只好收回籌委會對他的重托。原因是我們的另一原則是：俱樂部不讓它成爲沽名釣譽者的活動場所。

俱樂部的宗旨，在會章（草案）中已有明確的規定：致力於香港社會秩序安定和經濟繁榮大前題下，全面開展會員間的互助工作；及福利、康樂、學術等活動。在另一具有積極意義的角度說，通過俱樂部組織的力量，在從事鞏固壯大「萬人雜誌」基礎上，使渴望多時的「萬人日報」早日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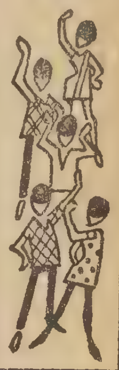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籌委會在進行籌備工作過程，始終抱着兢兢業業的心情，唯恐一時大意、疏忽，給俱樂部帶來不良後果。

現籌備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已定本月十八日舉行，會議主要內容和任務：㈠決定萬人組織的名稱；㈡通過會章（通過後即在「萬人雜誌」發表）；㈢決定對會所租用抑購買，作出相應的辦法。事關重大，除希全體籌委到時前來出席會議，更希所有關心「萬人俱樂部」的朋友予我們更大支持鼓勵。最後，讓我衷心預祝：萬人俱樂部籌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成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



萬人意見



大陸救濟金何來 無非人民血汗錢

編輯先生：

本港最近由於遭受「露絲」的襲擊，使無數市民在生命及財產中受到嚴重損失。災後普遍得到有關單位的救助，但卻出乎意料之外地感動了冷酷無情的毛政權，也豪爽地發放港幣七百多萬元給香港災民。

但我們能不考慮深一層？毛共是頭外婆娘，其本質陰險惡毒，從不輕易施惠於人，每一施惠必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只要懂得毒蛇始終是毒蛇，是永遠不會變成無毒的。更何況香港同胞不知毛共的所謂支援災區內幕。

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正在轟轟烈烈，而大陸人民也正在飢餓的邊緣上，毛政權卻硬性規定每個勞動人口支援人民幣二元給「愛國同胞鬬垮港英」，不由人民是否出於自願，在分配時，先扣除後分配。所以港共的鬬爭費就有可靠的實力了，而毛共則分文不損，錢還是從飢寒的人民手裏拿來。以前仰光火災，毛共也支援一大批錢，毛共也採取同樣辦法。

這次支援香港，也一定採取同樣的辦法，要人民抽出若干元，分配時先扣除，不由你不願。毛共仍一毛不拔，無損於國民經濟。我們正千方百計地寄錢回「祖國」救濟，但又要他們抽回幾元錢出來支援我們，錢到底還是我們的，但卻給毛共帶來了美麗的國際盛譽。我們香港受災的災民，就是最苦的一家，都會好過於大陸任何人民的一個家庭，因爲我們都能吃得飽，穿得暖，我們怎能忍心吃那大陸支援的血淚錢！因爲大陸人民分配已經小了，再由他的分配金額，強迫地扣除來支援所謂災區（而他們才眞正是災民），人民爲了這無辜的扣除都悲痛欲絕。

我也受到颱風之災，但如果左派人仕要分配大陸救濟金給我時，我定然拒絕，我不忍看到鄉親父老在年終分配時，眼見被逼扣除的哭喪嘴臉，而這種淒涼的景象，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我們縱然有份分配到大陸的救濟金，但吃了也是從背脊骨落的。

最後希望香港同胞以正確的正義的態度來對待那筆龐大的大陸支援的血淚錢。

一難胞謹上（八月三十日）

閒話林彪

編輯先生：

貴刊第二〇〇期，載有費情先生給周恩來之建議一文，說也奇怪，提起了周恩來，我就想起了林彪那個小子，如同人們一提周瑜就想起黃蓋一樣。

我也想借貴刊與林彪閒扯幾句，貴刊可否破例在萬人意見園地刊出？但請您千萬不要誤會，我絕不是「親共、恐共、媚共」的那類無骨頭的人，說穿了，我與他閒扯乃是「先禮後兵」。

[illegible]

老毛指定他做接班人 查實是存心害老友

惜他搭錯賊船，被毛澤東利用了，如果他早年追隨蔣總統，恐怕也早幹個總司令或國防副部長之類的軍職。

自從他投進賊窩，學了些旁門左道的邪說，也進了黃埔軍校，學了些正統治世智能，結果黃埔精神未發揮，卻跟從毛澤東喊斯大林爺爺，作了紅鬍子、藍眼睛的順民，這樣看起來，林彪又算是一位假聰明的人了。

依照共產集團的慣例，憑林彪槍桿子的勢力，早就應該把毛澤東幹掉，取而代之。可是，林彪的八字生得不 [illegible]

，徒嘆奈何！

文革期間給老林一個大好機會，他很可以置老毛於死地；但又被狡猾的毛澤東看出，趕快送他一頂高帽子「親密戰友」，又許下他爲未來「接班人」，老林認爲既然不動干戈而取得接班人的資格，何樂而不爲呢？於是也就假殷勤，做起護駕功臣，最後在「黨章」上暫記一筆，列老林爲中共接班人。

如果說，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是要「亞洲人打亞洲人」，那麼毛澤東在黨章上規定林彪爲接班人，則是老毛死後，要「中共頭頭殺中共頭頭」！

林彪不要爲了想當「接班人」鬼迷心竅，請看看本人的高見吧：

(一)林彪號稱「病貓」，現已六十多歲了，恐怕等不到「接班證書」印妥，就一命嗚呼。

(二)老毛硬把接班人規定記入「黨章」上，根本就沒存好心，這叫做「借刀殺人」，並且也給予林彪極大的侮辱。（老毛狠心自語：好小子你總想謀我的位，我就玩一套，叫你看看吧）。

(三)依命理上言，林彪這個名字，就未取好。查古今人物，凡名字取「彪」字者，多爲賊寇、俠客、將軍之類人物，我給老林說好聽的吧，憑他的名字，只能幹個將軍之職位，如果硬要幹副主席或主帝之類的職，將來必定折福早死，或不得好死。

所以，林彪也應該橫着心道：「去你老毛的猪頭蛋，你還用『接班人』糖衣，要在我老林頭上」！

現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

頭又多，[illegible]動，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人也越來越多，更糟的是蘇俄在邊境的百萬雄兵，這樣的日子實在一天比一天不好過下去。

我個人常想：如果有一天，大陸各地義旗高舉，五星旗燒燬時，邊防守望的中共軍隊更要加强警覺戒備，不要讓外國敵人乘虛入侵，這個預先的計劃，應由林彪負責，待新中國政府組合成功，憑林彪事先戒備邊防功勞，新中國政府應該特赦往昔的大罪。

蔣總統偉大號召：「不是敵人，就是同志」。

我只是把中共林彪拉出來舉個例子與他閒扯。至於所有中共大小頭頭，要爲自己的安身立命打算，乘早回頭擁護「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理想吧！

余大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

更正

本刊二〇一期第四、五頁「毛共毀美國兩大毒招」一文，有數處誤刊，經作者縉山先生來函更正如下：

誤	正
「導言」首段：「不惜出賣祖國，擅與德人簽訂Brest-Litovsk秘約。」	「不惜出賣祖國，擅與敵人簽訂密約，即後日之Brest-Sitovsk協定。」
「兩大毒招」第三段「向資本主義乞援」	「向資本主義國家英美乞援」
「故此鴉片更具吸引力」	「故比鴉片更具吸引力」
第四段「工作到日昔」	「工作到日暮」
第五段「一無所無」	「一無所有」
「代擬對策」第一段「內有美國代表有六十餘人」	「內有美國代表六十餘人」

詠我們的國界

雪梨 林哲齋

興安內外界相連
迤邐天山達川滇
崑崙源流注東海
環抱百粤繞南溟㊀
沿江直上幽燕固
隔岸遙指箕子城㊁
長駐將軍今何在？㊂
鬬爭紛紜忘治邊！㊃

㊀包括瓊州。
㊁朝鮮漢城爲殷商「箕子」故封。
㊂左宗棠守天山事畧。
㊃毛朝邊陲失地數千里。

——歲次辛亥仲夏月

按興安嶺分內興安嶺，外興安嶺，與俄羅斯劃界，清朝全盛時期，四鄰朝貢。俄國亦不敢例外，故雙方指定以外興安嶺爲界，內興安嶺自然是中國版圖。後因中國積弱落後，俄人乘機恃强即將界牌石移入內興安嶺。雖經清廷交涉，亦屬不效，姑且聽之。直到左宗棠治軍，出兵平定伊犁，擊敗[illegible]之西北偏西，此時左氏杖戰勝之威與俄國釐定疆界，正北則以外興安嶺爲準，不得胡亂移遷石碑，俄人聽從，訂約息兵，各守疆界。

左宗棠因賦詩句：留得將軍長駐在，不使胡馬過天山。以表誌他的英豪，但當時左氏確如宋朝韓琦出鎮西夏，邊士謠之曰：「軍中有一韓」。

留加香港學生示威

萬人傑先生：

這邊多倫多大學學生於八月十四日舉行保衛釣魚台示威，當天適逢其會，攝取一張照片及拿到一份傳單，這些東西可能對貴刊有用處，所以把它寄上。（按：這一次示威主要是抗議維圍事件。）讀者（八月十九日）



巨人少棒揚威海外
官方未予資助 應該感到慚愧

萬先生：

此次台灣巨人少棒隊三戰三捷，最後擊敗美國黑人隊獲得冠軍，此是全國人民所興奮沾到一分光榮的消息。當我看完「牛馬集」後，連想起今早看快報社論快語云：「中華巨人少棒隊稱雄世界，但事先卻發生無旅費的困難，因台北官方並無此項體育預算，最後還是一家電視公司的資助，才獲得解決。還有打高爾夫球的呂良煥去歐洲比賽，獲得亞軍，也是靠自己向親友借貸旅費才成行。」眞使我不勝感慨。我等黃炎子孫，年齡不論長幼，事情不論大小，除心存異己者外，多數均有爲國家民族爭光榮的心，何以政府屬下的官員們會有這樣低能無用者，實令人費解。以前常在報章看到有批評台灣的官僚作風，今以此事證實，並非無因。雖然官方無此體育預算，但負責部門的主管長官老爺，豈不可向上峯申請，甚至請求總統批准，可定名爲國爭光榮的特別經費。假使不是有該仗義的電視公司資，此次巨人少棒隊的成就也無從表現，這份揚威世界的光榮，從何光榮起？我們雖身居海外，但心懷祖國，[illegible]

應該慚愧，最好請退位讓賢，免阻礙吾國青年前程，埋沒青年愛國熱誠。我們沾了巨人少棒隊的光榮，要多謝該資助旅費的電視公司主持人。以上我所寫，不過是有感而發，請萬先生用你的生花妙筆，評評此問題，藉以提醒國人。

你的讀者張振楠啓（九月一日）

無線電視媚共 忠貞讀者不滿

萬先生：

拜讀九月一日牛馬集抨擊無線電視媚共態度的幾句話，觸起我對該台的不滿！

在八月廿九、三十兩天的假期裏，該台又捧出已成明日黃花的毛共工具們所表演的乒乓鏡頭，使人不可忍！相信廣大觀眾亦有同感。希能通過先生厲筆，對該台批臭！以下是我對該台的不滿處，希

討好又討好，分明一面倒。
吹誇再吹誇，認賊作爸爸。
捧拍重捧拍，工具視如璧。

上面童謠，最適合爲今天香港無線電視寫照。

自毛共展開乒乓外交攻勢，美帝總統着了迷，「移磡就船」的自動宣佈與毛共交往，工具們表演的幾套球技，被香港無線電視視如拱璧，用作搵錢捷徑，時常以該令人肉麻的鏡頭兜攬生意。可笑出錢特約播映該鏡頭的七七物公司，以爲可藉此收到產品的宣傳效果，忽畧了廣大愛好自由的中國人仇共恨共心理，不但宣傳成泡影，反而受人指責、恥笑、咒罵而不知。觀眾在無聲抗議下，唯有在該段時間把電視機關之大吉。

無可置疑：無線電視這種做法想憑此得到左派歡心，逐步爭取左派（廣告費）支持。好在螢光幕上高呼其「愛祖國，用國貨」的欺人騙世伎倆，後果如何？觀眾會不會上當？在今天祗講鈔票不講正義的機構裏，當然不顧及這點。我建議無線電視最好來一次公開觀眾測驗，試下反應如何。

自從無線電視在歡樂今宵增加「有問必答」節目，經常聽到主持說：「有很多人問的問題超出本節目範圍，不便在這裏公開作答！希望……」顯然，該台玩的把戲是一種不可告人的秘密。既標明「有問必答」就應不避嫌疑，不偏不倚地作答，否則就成「擇題而答」了。正是：

煌煌機構竟如斯，不分皂白太胡塗；
寄語主持須謹慎，勿因小利毀前程！

[illegible]此文請斧正發表。

流浪書生（九月二日）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通告

敬啓者：茲定於本（九）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香港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地廳，舉行第一次籌備委員會，商討有關成立萬人俱樂部事宜。倘各委員時間容許，敬希在十八日下午一時後到達梅江飯店，俱以便作更廣泛深入的會前交換意見。此致

萬人傑、趙聰、岳騫、戎馬書生、董力行、胡實、嚴以敬、焦毅夫、葉子章、胡養之、待旦、方程、馬行田、田韋、藍海文、李有光、鄭秀堂、羅自強、曾振基、王代民、許恨紅、徐鉅川、馬影、黎民、陳漢輝、曾傑成、彭戈、紫楓、方矛、袁暘照、李志堅、周朗（女）、陳定生、盧樹榮、沈文珠（女）、方志明、黃約琹、郭碧琳（女）、陳達科、王惠民、林之材、葉飛鵬、張仲仁、謝少羣、孫俊如、高錦波、楊耿人、葉國森、張振雄、黃海城、林金聲、鄺耀文、黃天翎、梁莊、莫若鵬、鄭崧、岑安民、鄭詩玲（女）、余雲義、袁發、葉開榮、葉[illegible]

請領稿費·

八月份稿費（一九七至二〇〇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關於聖獅大隊 讀者有所補充

編輯先生：

看了待旦先生的「醒獅大隊的前後觀感」一文後，我在一知半解下，也想補充一點，但其中眞實情況，還待逃港的醒獅（實爲聖獅）幹部方能淸楚。

聖獅大隊的確是個法西斯統治的大隊，我也到過參觀一次，那時正是五月，鮮紅的荔枝低垂在路旁，在路上行走也碰頭，我非常驚奇在這飢荒時代聖獅的治安會如此出色，如果在別的大隊，早已被偸得一乾二淨。後來我到了沙朗（聖獅的隔隣）問及一位親戚，經他說出，才知道聖獅在陳華的統治下，尤甚於希特勒對待猶太人，如果發現不聽命令及小偸行爲，即予以毒刑及秘密處死。陳華把人民變成軍隊，按團營編制，紀律比軍紀還嚴，而且把人民變成機器，日夜不停地在田間勞動，實行三在田頭，猶幸的廣東只有一個聖獅，否則人民不堪設想矣。在一次運動中，陳華被攻擊爲「暗藏黨內的反革命分子」。

聖獅大隊經中山縣文教宣傳部門一搞，登時聲價百倍，參觀之人不絕，但只可惜是肥皂泡般的聖獅，經過短暫的美麗，便毫無音訊了，報刋上再見不到聖獅的先進事蹟，更沒人唱趕聖獅、學聖獅。這便流言四起，有人更說是譚桂明（中山縣之黨委書記）有意做出的浮誇典型，爲了好奇，我再去了一趟沙朗，見到了親戚，知道了一些內幕。

中山縣人民是不甘受毛共統治的，會不斷發生暴動，但由於得不到外界的支持，每次都失敗，而且犧牲了不少義士，最具規模的一次大有鄉人民暴動，殺死全部共幹，但終是失敗了，中山人民的英勇行爲是永恒的。惟獨聖獅大隊難道會如此傑出嗎？非也，原來陳華負有特別使命的，國府地下機關給其大量資金建設，購買大量公債，從別的地方高價買入糧食，低價賣給毛共作爲光榮糧，其主要任務是僞裝積極，掩護在聖獅發展地下組織，並在澳門偸運大批軍火入境，埋在地下，等候時機。所以其紀律嚴格是有必要的，在陳華等人所發展及僞裝下，初時成績奇佳，連毛共廣東省委、佛山地委，連連通報表揚，另方面，武器彈藥已運入不少，隊伍漸漸壯大，聖獅內部更成爲獨立王國，外人是不能亂闖的。唉！天眞沒眼，這星星之火接近燎原之際，被毛共的港澳地工人員所破壞，或是運武器入境時露出馬腳，照我估計，可能又是潛伏在我們地下機關的共特所爲。當陳華等人發覺所爲而不能爲時，即命手下偸渡港澳，而他在最後想逃而不能逃時自殺成仁。這也是毛共把他說成暗藏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因。

當省委知道陳華等人之蒙騙時，嚴厲地批評佛山地委，佛山地委又責成中山縣委，這樣一級責一級，使他們惱羞成怒，嚴格處理了聖獅幹部，他們也慶幸地破獲了一個「反革命組織」。聖獅的所謂動人事蹟原來就是「反革命」，這給毛共大大丟臉，以後更不許人再提聖獅。當我知道這事時，非常婉息這一暴動成爲流產，但不也能不怪國府長久以來不反攻大陸，以致革命人士無法配合其行動，而長期等候反攻，時間長終會露出馬腳被毛共破獲的。這多麼大的損失啊！

最後我認爲陳華同志雖負有責任，但不應如此殘酷地對待人民，至於豐收的僞裝則不必說了，因爲要表現先進才能達到打着紅旗反紅旗的目的。

新生（九月五日）

本刊合訂本十七册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十七册業已發售，每册港幣八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局（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怒吼社啓事

本社青年朋友爲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定於十月十日下午舉行慶祝餐會。歡迎大陸逃港青年朋友和愛國人士參加。每張席券港圓貳拾圓，請朋友們從速來信報名，以免向隅。來信寄香港九龍德明書院十二號信箱。

怒吼社（九月一日）

毛共擅裝圈套

新界有所謂「乒乓球學習室」

歷史上的統治者和陰謀家，都是擅於運用圈套，陷害人民。爲着引誘人民上釣，把圈套描花綉鳳，冠於堂皇的名義，於是，使人陷其圈套而不覺。如漢高祖的雲夢遊，楚項羽的鴻門會，以遊會爲名，行殺人捕人之實。

鼎鼎有名的暴君——秦始皇坑儒。事前就佈置這樣的圈套：在臨潼的西南山谷中，令人建一溫室，種瓜其中。瓜熟時，召博士儒生四百六十多

生往現場就視。溫室之上做有機關，人入室中不可復出，從上填土壓入室中，至無聲乃止（見史記正義）。誰能逆料種瓜盛會，竟演出慘絕人寰的慘劇。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統治者，更加匠心獨運。圈套多如牛毛，層出不窮，名義比以前亦有更改，或以學習、改造、鳴放、革命爲名，實質上就是排除異己，進行慘無人道的鬬爭迫害，以趕盡殺絕爲目的。

傳鼓動，極盡唆使縱恿之能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美其名爲「幫助黨整風」。誰知一鳴驚人，鳴放之聲未停，三萬多名知識分子，頭上右派帽子，旋踵而降。在暗無天日的勞改場，受盡鬬爭磨折，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手段的殘忍毒辣，秦始皇亦自嘆不如。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禍害，更加波瀾壯濶。藉批判吳晗「海瑞罷官」之名，乘風點火，鬬爭烈火燃遍大陸。一面炮打火燒政敵劉少奇；一面清算所謂反動學術思想。一箭雙鵰，十多萬大大小小知識分子，鬬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殘酷暴戾，空前

法。首先搖身一變，抹去猙獰的嘴臉，扮成和藹可親的笑臉。然後，抛出「乒乓外交政策」，把堂堂大國，和平民主的至尊，陷入他的圈套。弄得頭暈眼花，不惜身敗名裂，冒天下之大不韙，深入地獄跟魔鬼打交道。實在是有史以來，未有的奇聞。

魔鬼的圈套，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最近，本港新界地方，居然出現了什麼「乒乓球學習室」的廣告。這是承受了他們老子的衣鉢，在這神聖自由之地，佈下他們的圈套。

其實這些，已經司空見慣，不是什麼新鮮的玩藝。說穿了，和「學習班」之「類，如出一轍。藉學習之名，籠絡無知青年墜入圈套。達到灌注他們的毒素。嚴重的問題就在這裏：香港的青年是好奇的。但千萬不要因爲好奇，誤入圈套，而上當中毒！

（錦江）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暮春書懷

印尼楊震寰

神馳舊國八千里，夢斷西風二十年，
疾首河山猶帶淚，傷心書劍竟飄零，
諸兒游學迢迢別，垂老孤吟故故憐，
烟雨樓頭春漸暮，飛花落月亦愴然。

無題書辛亥春暮

印尼楊震寰

佳人早自洗鉛華，往事綿綿憶不差，
莫取紅箋塡舊恨，已從鸞鏡摘殘花，
長廊夜月啁秋燕，東閣悲笙落故家。
待得絃歌還北第，凝粧無復淚天涯。

壇主致語

震寰先生，僑居印尼，前年華商會議，晤於台北，去歲路經香港，曾偕李序東兄往晤，暢敍於太子酒店，經年小別，存問多疏，近日忽寄詩來，開顏拜讀，如對故人，據云在印尼市上，得見本刋，有時中斷，無處購買，楊先生擅長文學，尤富詩才，所詠無題詩，借詞感慨，寄托遙深，畧加解釋，以饗讀者。

「佳人早自洗鉛華」，鉛華即是脂粉，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佳人洗去脂粉，意言早自退休，不爲人用矣，「往事綿綿憶不差」，身雖退休，但往事歷歷，記憶猶新，不差者，未曾忘記也。

「莫取紅箋塡舊恨」，紅箋，指佳人出時之喜箋，又可代表做官時之委任狀。「已從鸞鏡摘殘花」，佳人對鸞鏡去摘殘花，指辭官不做也。「長廊夜月啁秋燕」，指身在印尼，心懷故國，月夜嗟嘆，如燕子啁啾。「東閣悲笙落故家」，悲笙即是悲歌，東閣指台灣，有故家衰落之感。「待得絃歌還北第」，「凝粧無復淚天涯」，待到反攻回大陸，此身雖然退休，仍當作佳人之盛粧，無復涕淚天涯矣。

楊先生詩中含意，是以佳人自比，言在此而意在彼，無題詩之佳者，即是不言詩意所在，可使讀者能以自知耳。

力行壇主吟正

番禺黃應統

卸甲從商更著書，林園精舍雅人居，
名山事業才方展，亂世文章意自如，
牧野嘶風悲戰馬，灞橋踏雪咏騎驢，
黃花異錄欣成集，把卷低徊味有餘。

應統先生贈詩極佳，擬列入明日黃花第三集。現在排印之中，預計中秋前後，當可面世。頃又接一覽樓主楊海天先生來函云：

讀董力行兄明日黃花錄（有序）

一覽樓主楊海天

織女渡河前三日，力行兄偕女秘書二人，愛犬一只，自駕專車，訪我於沙田之閒園，時值新秋，天朗氣清，閒園中犬不吠人，鳥能迎客，快語雄談，恍如隆中對晤，繼至酒家小飲，並贈新著明日黃花錄一卷，一氣讀完，賦詩以贈。

誰將彩筆寫奇文，民國於今只見君，
雄處鐵騎千馬走，媚時仙卉百香聞，
新知舊識韜鈐蘊，赤膽忠肝漢賊分，
何止洛陽驚紙貴，中華著作有新軍。

海天先生賜詩，及應統君所贈，並皆佳作，獎譽過甚，愧不敢當。自大陸陷於共黨，鄙人被指爲資產階級，頭腦頑固，衛國無功，讀書有罪，仰天一笑，拂袖南來，效范蠡之五湖，待茅廬之三顧，韜光養晦，詩酒自娛，祗以書生結習，未能自閑，抑鬱無聊，弄筆消遣，是以有「明日黃花」之作也。

自五四運動以後，革去文言，代以語體，文章風格，面貌全非，將中國數千年優良文字，破壞無餘，五十年中，詩不知韻，文而無章，擁臯比，享盛名者，所稱創作，無非將古人遺書，變爲白話，洋洋巨著，動輒數十萬言，起承轉合，俱非所知，「底」「地」「嗎」「呀」，俚言滿紙，新意既無，抄書何異，此類作品，充盈於書肆之中，風行於學府之內，每

鄙人爲文，耻隨流俗，志在文化復興，改良今日語體，文字貴乎簡明，不可拖泥帶水。所以用西漢之筆意，採六朝之精神，避免艱深，求其通順，冗辭廢字，一掃而清，漢學精神，得以保存，使讀者兩相比較，是非優劣，不言自明。此爲鄙人用意之所在也，二位先生贈詩鼓勵，是爲同道中人，希望張其異幟，獨樹一軍，對時下不通詩文，再加革命，挽救頹風，匡正文運。如此，中國文化方可達至復興。

例如毛某長征一詩，高山滾鼓，二十年來，誇耀全國。膚淺之人，交相稱譽，幾以李杜比之而壓倒元白，衆口囂囂，是非莫辨。吾人即當加以矯正，用辯證之法，施以批判，指出謬誤，給以鬭爭，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是爲最妙方法。文人應有衛道精神，不許是非顛倒，眞僞難分，拙著明日黃花，考據正確，辯正是非，指古人之錯誤，云昔人之所未云者，用意亦復如此。

望海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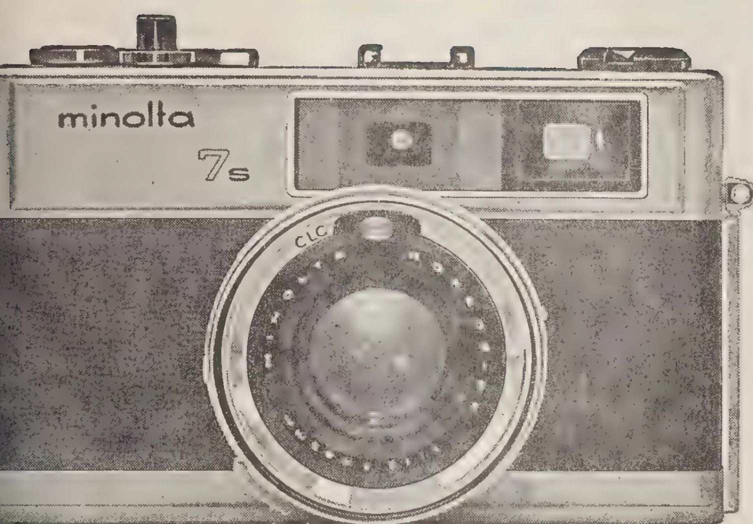
黃家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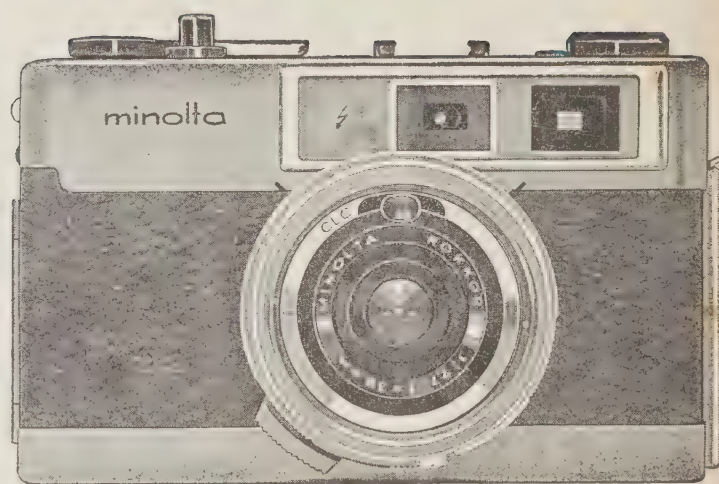
幽窓沉寂，流芳空喚，風腴荳蔻年華。儀待鳳凰，新成秀玉，寥閒細揉溪沙。長日望雲車。剩紅樓漫影，月印輕紗。半捲湘簾，半依琉檻訴飛霞。

荼蘼似夢還賒。漸凝飄桐露，冷濕棲鴉。秋鏡玉台，零星漢苑，銷魂事事堪嗟。吹雨入樓斜。歎春光偷換，驀渡梨花。誰解明妃，尚淹留馬上琵琶。

黃先生作詩，擅長寫景，所填之詞，格調高雅，尤勝其詩，不限字數，不依詞調，即是新詩，目前新詩作者，大可學取，名曰「新新詩」，較諸「舊新詩」，高明萬倍。五十年前，胡老師適之，陳共黨獨秀，所提倡之「舊新詩」，時代落伍，應該淘汰，黃先生是教育家，應該內心明白，不妨提倡，使學生仿效。壇主願附驥尾，「新新詩」一經面世，「舊新詩」不打自倒，對文化復興，功莫大焉，不知黃先生高見以爲然否？壇主建言。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illegible]
型相機均設有 CLC 光差補
[illegible]
[illegible]
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 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
[illegible] F22 [illegible]
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

Minolta AL-F

[illegible]
片訊號等。
[illegible]
[illegible]
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illegible]
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云售

[illegible]：[illegible]有限公司 [illegible] [illegible]：H 231566

萬人雜誌

（第二〇四期）



「前途似咁！」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廿三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知識分子的墮落

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崇高的傳統，那就是站在人民立場與統治者抗爭。諍諫君主、爲民請命。孔子、孟子所主張的王道和仁政，都是爲人民着想，限制君主權力的。孔子教人「犯顏直諫」，格君心之非；孟子更堂堂正正的說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大綱大則。又教人：「說大人則藐之」。這是何等氣概！

喪失爲民請命的氣概

中國歷史上能夠服膺上述傳統的人，在朝被稱爲良相，在野則被尊爲師儒。反過來，違背這個爲民請命的傳統，逢迎君王的意思，協助君王壓搾人民，便是「逢君之惡」、「助紂爲虐」。在朝被斥爲奸臣，在野被視爲賊子。他們那套諂媚君主，獵取功名的作風，被斥爲「妾婦之道」。

在今天的民主時代，孔孟那套王道、仁政的理想，雖然已經過時了。但是他們那種爲民請命，與統治者抗爭的人格與氣概，直到今天仍然有其不朽的價值。尤其是共產暴政肆虐、同胞水深火熱的今天，更是知識分子必具的德性。可是今天香港出現了一群軟骨的爬行動物，在千方百計爲多行不義、殺人如麻的中共拍馬屁、洗臭腳。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了。

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時，漫山遍野的哭聲；一九六七、六八兩年，「文化大革命」時，港海漂滿的浮屍，都歷歷猶新；難道一夜之間，視人如物、役人如蟻的共產黨徒就轉了性不成？實際上他們沒有轉性，大陸同胞的痛苦也沒有減輕，只是國際環境變了，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對中共妥協了。

順天應人雖小必大

所謂自由世界與中共妥協了，是說若干國家承認了中共，若干國家與中共進行外交接觸正準備承認中共。或由於貿易如意大利，或由於外交如美國，各爲本身利益打算，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這絕不表示中共本身有了什麼進步。一九五〇年英國承認中共時，邱吉爾在國會中報告會說：我們不喜歡它，但是不得不承認它。有如（他指着反對黨領袖之一的貝凡）我們不喜歡這個人，但是不得不承認他。今天若干國家之承認中共或接近中共，也正是出於這種無可奈何的心情。

外交承認不等於內政健全。有時恰恰相反。例如從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到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那個時期，各國所承認的中國政府，是北洋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並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廣州政府。但是結果又如何呢？偏促一隅的廣州政府，經北伐而統一了全中國；北洋政府則在歷史的烟塵中幻滅了。

這一段往史證明，政治力量不怕小，只怕不符合人民的需要。只要順乎天、應乎人；雖小必大，雖弱必强；反之，倒行逆施，爲民所棄的政治勢力，縱能橫行霸道一時，在長期發展必然被歷史的巨浪覆滅。

可憐，有那麼一小撮人，就連這點道理也看不透。自輕自賤，甘做中共的幫閑，因爲事出突然，最初連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也感到不知所對，有點不敢承受。不過最近好像搭上關係了。左報對他們某些招搖活動開始有所報導了。

在鍋底上擦脂抹粉

在政治上贊成什麼、反對什麼原是個人的自由。此時此地，當然也有墮落、甘做幫閑的自由。

中共在初期革命的階段，無論在江西打游擊的時期，或者是困處陝北、苟延殘喘的時期；如果有人同情中共，爲中共鳴冤張目，縱然糊塗可憐，但是從情份上說是雪裏送炭，是憐憫弱小，縱然認錯了目標，在爲人上還值得讚佩。如今中共是竊據神州的一個統治集團，你硬去送秋波、拍馬屁，不是有點太勢利嗎？況且中共對中國人民欠下滔天的血債，與中國人民的生存和自由是勢不兩立的，爲中共搖旗吶喊最大的罪惡就是模糊中共壓搾蹂躪人民的罪行，況且在黑鍋底上擦粉，能擦得白嗎？

對於那一小撮自輕自賤的分子，本來無須多加口伐筆誅，因爲他們自甘墮落、與人無尤。可慮的是少數心智未熟的青年，因爲愛國熱情無處發洩，又看不清當前複雜萬端的政治情勢，結果被誤導向愛中共！愛國不必愛任何黨派。現代的愛國者是站在人民立場監督黨派，而不是自輕自賤的爲某一種黨派擦脂抹粉、高呼萬歲。



新聞  以外

藍帽子遏止不了刦殺罪案
香港治安日形惡化令人寒心

箍頸、抬夾萬已是小兒科；打刦銀行、金鋪有如家常便飯；白晝在中環鬧市做世界，簡直有意剃警察眼眉。現在，大人先生開始震驚起來，急忙提出以重刑鎮壓，雖然是「後知後覺」，但他們肯於面對現實，也算難得了。

葉人傑

錢財身外物

有位到世界各地環遊過多次的朋友對老萬說：他到過這麽多地方，始終覺得香港最好，不比世界任何地方遜色。他覺得最壞的一點是治安太差，香港搶刦事件，比紐約的黑人區尤可怕。

這的確是事實，香港治安日形惡化，已到駭人程度。過去，箍頸、抬夾萬已算駭人聽聞；到今天，被視爲小兒科。鬧市中的銀行、金鋪，飛仔們只消手上有一兩柄利刄、西瓜刀，便夠膽予携予取。

更離譜的是中環寫字樓上班下班最多人的時間，飛仔竟出現於仁大厦和國際大厦擠滿人的電梯中，兩名阿飛就膽敢在這樣情形下做世界。電梯中的十幾個人，沒有一個敢畧予反抗，因爲他們知道，香港的飛仔都是兇殘成性，別說不能反抗，平時，只消多看他們一眼，就會招來橫禍，被他們痛毆一頓。

大家抱着錢財身外物的心意，破注小財無所謂，可不要傷及身體。因此阿飛動手，一定可以順利達到目的，甚少遭遇抵抗。

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有人認爲香港人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爲阿飛刦案增加的原因。一個手無寸鐵的市民，要他們在遇到刦案時協助擒匪，都是不切實際也太過苛求的，他們對手上有槍的警爲所欲爲，毫不就心對方有何抵抗，更不會害怕有人協助擒匪。

警方爲了加强維持市區治安，調來藍帽子部隊，在市區巡邏。據當局雖然宣傳說，藍帽子已把飛仔的氣焰壓制。事實上，藍帽子巡邏市區後，刦案並無減少，而且顯得更猖獗。他們並非有意跟藍帽子挑戰，而是因爲藍帽子目標太明顯，只消在藍帽子沒巡邏的地方下手，一樣可以成功。

藍帽子除了巡邏外，還搜查可疑人物。有些人在外表看起來雖然「可疑」，實際上是一等良民大百姓。他們紛紛投訴，說藍帽子搜查時不禮貌，言語態度粗野。如果這些投訴是事實，則藍帽子部隊不但對維護治安毫無幫助，還增加了市民的困擾。

藍帽子與便衣警探

許多市民認爲，藍帽子加强巡邏，實際極難減少刦案。他們穿上制服，爲非作歹的阿飛，很容易就可避開他們。如果要認眞對付這些阿飛，不能單靠阻嚇；不如多派便衣探員出勤，會收到更大的效果。

如果藍帽子部隊都穿便服，飛仔無從識別，他多。

杜絕阿飛刦案，捉賊只是一半工作，另一半更重要的是懲治。多時以來，警察經常抱怨，辛辛苦苦破了一宗阿飛刦案，把匪徒擒獲；有時甚至和阿飛展開生死搏鬬，才能把他們制服。可是送上法庭，馬上將他們釋放，原因是他們年齡未足，法律是保護孩子的，死牛一便頸的法官執行這些法律，結果縱大了阿飛的膽子，明知犯法也用不着坐牢；釋放之後，更肆無忌憚。

警方抓到許多犯案的阿飛，他們都是積犯，在感化院受過感化。可是感化院並未能將他改變，而且他們在感化院期間，與其他受感化者來一次「經驗交流」，待他們從感化院出來時，膽子和技術都比前大有進步。

少年罪犯集中營

今日，在市面上大做世界的阿飛，大都是這些飽經鍛鍊的人物，因此有人認爲，香港的法律，其實是製造阿飛刦匪的，這話並不說得太過火。

早些時，警務處長薛襮輔在招待記者會中，認爲應該用較嚴厲的方法對付阿飛，而不應以現行法律處理，這些話，顯然因爲有感於他們工作的困難而發。

在今年巡迴審判儀式中，正按察司李比爵士也提出過要設立少年罪犯集中營，這集中營有別於感

老萬三年前已在「萬人雜誌」提出過感化院和教導所的弊端，可惜不但未引起當局注意，教導所、感化院的主持人還來信表示不滿老萬的報導。到今天，大人先生們都「覺悟」了，他們開始覺得這項政策有重新商榷的必要。今天連有地位的法界中人，也認為現行的感化難收實效。

空中論壇

聽說，正按察司的建議已得到律政司支持，可能付諸實行。不過，一談就談了差不多一年，在這一年之間，青少年的罪案不知已增加了多少；現在雖說要實行，也可能拖延一個時期。阿飛刧案對香港來說，是一種必須立刻開刀的急症，萬不能再拖延，若果一拖再拖，就會病入膏肓，不是藥石所能奏效了。

月前，香港電台舉行了一次「空中論壇」，專門討論青少年罪案問題，參加的有按察司、御用大律師、市政局議員、署理警務處長等等，差不多意見一致，認為非以嚴刑對付青少年罪犯不可。

這種論調，在若干年前，不但不會出諸這些大人先生之口，連提出來的人也會被視為不明文的野蠻人。今天，大人先生們也主張對犯罪的青少年塗花口面，讓人們一看了他的尊容，就知道他是不良分子，別人有所戒備，他自己也無所遁形。

其實，這個「高見」許多地方都實行過，而且相當收效，不過，這些方法一向是大人先生們所反對的，現在，他竟然也提出了。

殺人者死

我不敢說大人先生們缺乏遠見，只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如果及早實施這種方法，相信香港的阿飛刧案一定不會像今天那麼猖獗。

有些人認為，此舉有損人的尊嚴，其實，他們作奸犯科，早已損盡自己的尊嚴，自己不尊重自己的人，別人何須考慮到他的尊嚴呢？

也有人提出，對殺人犯應處以問吊，而不問其年齡。當然，有許多人會反對此議，認為青少年犯殺人是由於「年少無知」，但年少無知似不應作為赦罪的理由。殺人者死，並非不文明的刑罰。

更有人主張「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對付傷害他人的人。比方，他斬傷別人的右手，照樣斬他一刀；他弄瞎別人的眼睛，也照樣弄瞎他，讓他曉得，加諸別人身上的痛苦是怎樣的。

可喜的判例

近來讀報，有過一兩個有頭腦的法官，他們在審判青少年罪案時，並不死板板地依據法律條文，把十六歲的未成年刧匪判處入獄。老萬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如果香港所有法官也同樣精明，不再把他們送入感化院享福，相信青少年的罪案，一定會大為減少。

這位法官作出這樣的判例，別的法官理應可援引。今後阿飛罪犯就不能再靠感化院作庇護所了。

一般市民都覺得，大人先生們對於遏止青少年罪案，談的太多，做的太少，發展到今天，已十分難辦，再因循下去，就更不易收拾，因此，我們希望「空中論壇」諸公，不要只尚空談，讀完之後，還要切實去辦，他們都是有地位的人，應該可以辦得到的。

佛山沉輪中尚有屍體
誰應負責任值得商榷

佛山輪易手後，罹難者家屬認為船公司連船上的屍體也一起出賣為「不人道」。因為，船艙中據說最少還有十五具屍體沒撈出，船公司不該在這些屍體還未取出前就出賣。

但信德船務公司的發言人稱：船公司已盡了人事，自從佛山輪沉沒後一直聘了潛水人員進行打撈。潛水人員曾多次進入船艙找尋，仍沒發現其他屍體，因此放棄，不再進行打撈。

如果要再進一步確定船中是否還有屍體，必須將船浮起，這筆費用會達數十萬之巨，因此決定將船拍賣，這事由新買主負責進行。

他們急於將船出賣的另一原因是，海事處已通知信德船務公司，佛山輪須迅速浮起移去，以免阻碍航線。該公司必須遵守海事法例，把它出售，可以省卻許多麻煩。

如果在陸上，一幢房子給吹塌，埋在下面的死者，政府會將他們的屍體挖出。照理，一條船在港海中被吹沉，政府也該負多少責任。

可是，海事處發言人說：尋屍係船公司本身的責任，故是否應將佛山輪內所有屍體移去然後賣船，與海事處無關。

但海事處發言人並沒說明，假如尋不到失蹤的屍體，船公司是否有責任？一條船沉沒了，船上的人未必都困在船艙中，可能漂到別處，如果失蹤八十人，船公司就有責任尋回八十具屍體，那麼，這宗買賣很有問題了。新的買主是否連這責任也買了，尚未尋獲的十五具屍體，要他負責去尋？

如果新買主有責任繼續撈屍，則沒有所謂「人道」與「不人道」了，最怕是沒有人負責——政府沒有責任，舊東主沒有責任，新東主也不肯負責，那就眞正的不人道了。

佛山輪沉沒，看來應負最大責任的是船長，因為他有控制全船的權力，東主也不能話事。他在颱風襲港中可能判斷錯誤，致召此巨災。可是他本人也犧牲了，剩下來，船公司和政府應該分擔一些責任，這樣耍太極，令人慨嘆！

中西哲學家對於唯心唯物之爭論已有數千年之久，但迄今仍無定論。世人皆知馬克思是主張唯物的，然「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皆武斷資本主義必定消滅，代之而起的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種論斷，完全是臆測，宿命論，實在毫無足夠的證據。

馬克思預言已百餘年，何曾見資本主義消滅的跡象。不僅不見有消滅的跡象，相反的共產國家蘇聯，由於生產萎縮，且處處正在仿效資本主義，如恢復利潤制度，放寬私有財產。史太林的新經濟政策，就是開始向資本主義低頭，二次大戰爲提高生產，而右傾益甚。這就證明馬克思學說破產，決不是眞理。

現代共產主義的蔓延，並非基於馬克思的神話，乃是由於世上無聊的人太多，要想抓權，想施展威風，如已倒下去的恩克魯瑪、蘇加諾及尚未死的毛澤東，皆是此類人。

心物本是相輔而行，不分軒輊，但心確是居主動地位，那是絕對不能否定的。譬如人的行動，必先有意識、靈感，也就是說意識決定存在（物），而非「存在決定意識」。愛廸生發明電燈時，他的意識相信地球上必定有一種耐燃物質，所以經過無數次實驗後，終於發現到鎢絲。今日美國人征服月球，也是經無數科學家腦海研究得來。腦海雖是物質組織，但單是靠這種物質不能起作用，必須依賴意識、靈感的推動，所以說心重於物。

不僅發明電燈、征月球爲然，歷史上無數大事件，也莫不是先必有意識，然後才發生的。湯伐桀、武伐紂皆是先卜筮，而後用兵的。陳勝、吳廣起義，也是先卜筮與製造瑞符而後發動。王莽篡位、光武中興亦然。降至民國，袁世凱想做皇帝，同樣玩此把戲，密命親信把魚鱗放入浴缸，然後張揚謂袁是神龍出身，理應稱帝。今毛酋名上必加四個「偉大」，命人天天呼喊，也即希望把謊言變成事實，皆與以上同樣用心。

卜筮固然是在製造心理，瑞符即在製造神話，這種心理製造居然成大事。馬克思所謂資本主義必然消滅，社會主義代興，當然與卜筮、瑞符把戲無別。

光復大陸必要

信心、決心、力量

信心必須基於眞理，然後才能保證成功，否則那是欺騙。欺騙只能一次、或短時間，若長久下去，揭穿內幕，便無人上當了。馬克思至死未得一個眞正信徒，所以不能做無產階級教主，窮困以死。他死後雖有信之者，但卻未建立一小片他所說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只是造成世界大亂、鬭爭、殺斫、悲慘的人間地獄。何謂眞理？孔、釋、耶的學說皆是眞理。中國歷史有其光輝的一面，即賴孔、釋思想之力。西方也有過燦爛的好日子，也靠基督精神。故至今此三大教理，雖經過數千年，依然旺盛不衰，各國多以爲立國精神的所在。

有信心才生決心，如玄奘之西域取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繞地球一週，即皆最顯著實例。有決心就會產生力量，如華盛頓領導北美十三州獨立，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之統一意大利，孫中山先生之推翻滿清即因此成功。

我們的信心

㈠邪不敵正，仁則榮、不仁則辱

邪即法西斯、共產黨。共產黨比法西斯尤惡。法西斯其興速，其亡也速。故共產黨決不能久存。中國文化最燦爛，人民生活最幸福的時代，是周、漢、唐三代。而這三代卻皆是行仁政時代。不仁即暴政

毛共暴政比嬴秦尤甚，焉能持久。其壽命可能比嬴秦更短。

㈡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尙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的意旨藉民意而顯現。也就是說，順民意者存，逆民意者亡。我大陸同胞每日冒生命危險四面八方向外逃亡，這十足證明毛共政權，絕對違反民意，所以必須崩潰、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㈢馬克思主義非科學

馬克思把過去有關社會主義學說，皆批評一文不值，認爲非科學，只有他自己的學說才是科學的。可是當馬克思的書出版後，各國著名學者紛紛加以抨擊，一致認爲他的學說皆是主觀成見，毫無客觀根據。例如：A人類歷史的發展，他說封建社會後，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達到極峯必然崩潰，代之而興的就是社會主義。然事實上封建社會至今並未全消滅，仍有存留的如英、印是。資本主義不僅未崩潰，且正欣欣向榮，蘇聯也在仿效資本主義如利潤制度及其他。英法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是提倡社會主義最早地方，然至今卻仍抱守資本主義不放。因資本主義也在自變，決非與馬克思時代相同。B「資本論」上的預測，後來證明皆與事實相反。馬說：大資本併呑中小資本。錯了，中小企業皆隨大企業之擴張而擴張。馬說社會財產將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然因有股份公司組織，財產反而卻有分散於多數人手之趨勢。馬說貧困將逐漸增加，然因工業發達，社會立法，貧困顯然日漸減少。C馬說社會組織分上下兩層，他把物文置於基礎的下層，而把人文則置於浮動的上層，這是大錯。簡言之，先有劃則師藍圖，然後才能興工建築大厦，決無無藍圖而能有建樓之理。腦指揮四肢，而非四肢指揮腦，這是誰皆明的簡單道理。總之馬克思主義破綻太多了，篇幅所限，只好從畧。

㈣社會主義國家，必難久存

的，一是修正主義盛行，修正再修正，修正得要與資本主義相差不多爲止。一是共產世界大分裂，正與資本主義世界一樣，有「共產帝國主義」的出現。除少數共產政權維持較久外，多數共產政權皆極短暫，因不能獲得人民擁護。重要關鍵，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度的是自由自在生活，反之共產國家卻度的集中營生活，故人民逃出而不見進入。縱偶有之，那原是共諜，並非自由人。

(五) 强弱在意志，而非形勢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撼山易，去心中賊難」。這類名言甚多，不勝枚舉。總之不外言意志可決定一切。中古歐洲基督教徒，雖屢受羅馬王權摧殘、迫害，但因信仰堅定，最後卒達成勝利，羅馬皇帝也歸皈基督教了。嬴秦原是周室封給西方邊區（陝西最西部）的一個極小伯邦，但因嬴秦歷代統治者皆能善於用賢才客卿，故卒統一六國，以代承周室。齊景公問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地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百里奚），爵之大夫……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記孔子世家）。十九世紀初，意大利被奧地利、法蘭西瓜分，只有撒地尼亞小王國才是眞正代表意大利。然因思想家瑪志尼、游擊天才軍事家加里波的、政治家加富爾三傑之力，卻以如此小王國爲基礎，竟能驅逐列强而統一意大利。明代版土不算不大，但由明封的建州衞而擴建爲滿淸，一旦入關，大明江山遂土崩瓦解。滿洲人數有限，入關後所用人力，即皆我華人。最後論到以色列，她比撒地尼亞、滿洲領土皆小，蘇聯、阿聯皆妄想把她吞併，孰知一戰，以色列大敗阿聯，佔領大片土地，狂人納薩氣死，克宮也撤回前次大言，不僅如此，蘇聯且向猶人低頭，放回大量在俄猶人。納薩死後，埃及新統治者所以再也不敢輕視以色列，因她已是中東眞正强國了。

(六) 毛共是眞紙老虎

建設

繆山

韓戰，殊不知這是因杜魯門總統根本不願取勝，所以撤換麥帥。不然毛共政權可能早已崩潰了。

其次，以爲毛共放射人造衞星，試爆核彈，以爲了不起。須知這種知識正如原子粒、電腦，多數人皆知之，只要誰肯花錢，皆可製造，以色列、日本、台灣當然皆能製造，但卻皆不願嘗試，因浪費國庫太多，對國計民生並無多大裨益。又說大陸人口多，宣傳已有七、八億之多，幾乎每年增加一億。若是能團結如以色列、荷蘭這些國家，自然愈多愈好，否則如毛共，人民個個思逃亡，「新階級」貴族皆互忙於奪權，劉毛火併未已，今林周與毛幫又拚起來了，整姚登山、陳伯達即其明證。這正是蹈明亡覆轍。一個政權的崩潰，主要原因不外兩點：一是失民心，一是統治層內訌，明之亡，太平軍之失敗，皆種因於此。

今毛共亦然，隨時皆有消滅可能，還逞什麼强，有之，也許是死前的迴光反照。

(七) 國府確在革新、進步中

無可否認，國府過去卻有腐敗之一面，否則，大陸便不會失於毛幫。但今日國府已是另一個革新、進步的新政府，決非三十年前的舊政府，故無論政治、軍事、黨務、經濟、財政、交通、教育、外交等等皆煥然一新，用的是新人，行的是新政。可惜，只有司法、監察方面尙待多多努力。我們的目的，是光復大陸。大陸是我們老家，我們回老家，並非企圖侵略別國，今老家親人（同胞）既唾棄毛共，歡迎我們，所以光復大陸，乃極順理成章之事，實不必太重視兵力數字。我們要堅持「漢立賊不立」既定國策，並效法撒地尼亞、以色列，團結、進取精神，一定能順利光復大陸，滅彼醜類。

(八) 美毛勾搭，難獲成就

尼克遜的用意，想勾搭毛共，一在牽俄，一在威脅北越，企圖光榮早日結束越戰。毛共的用心則在聯美防俄，吞併台灣，進入聯合國。可說是各懷鬼胎，今已漸露跡象，美方只作幫忙毛共入聯合國姿態，而不談美軍退出亞洲，也即退出台灣事。美方一再聲明尼克遜訪大陸，決不背棄對亞洲盟國的承諾。同時周酋也同樣聲明，尼克遜訪大陸，毛共決不出賣盟邦，也即不出賣北越。如此而論，尼克遜訪大陸，還有何意義？必是一無所得。

(九) 聯合國席位不應有問題

顯然地，美方欲以安理會席位換取越戰解決，周酋既不敢承諾，所以美方也做出欲拒還迎姿態。一是美方提案而不找會員國代表附署，一是將此案做重大案件處理，即必須超過三分二以上通過。再說，照目前支持國府代表國家已是超過毛共，此事美方縱然有意出賣盟國，她也絕對不能支配聯合國，所以毛共只是白費心機而已。

(十) 勿被共特宣傳欺騙

共產黨向以宣傳欺騙起家，而最近更甚。他們的特務散佈在世界每一角落，如報協、通訊社、報社、電視、廣播，皆有他們人的活動。共特報導，常以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字句報導他們僞造的新聞。例如僞造某政要談話，常用「考慮」「可能」「或許」等字樣，即實無其事。本港某大報駐美通訊員×××閩人，流落美國已多年，近已被毛特收買，故他的報導最無價值。他說美國務卿問沈劍虹，國府對毛共態度怎樣？沈無堅決回答。這就是明證，此人確已被收買了。

因沈劍虹及周書楷一再聲明，「漢賊不兩立」，「漢立賊不立」，全世界皆知，何以說沈無堅決回答。



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岳騫

六十年來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時代，生在這一個時代的中國人，很少人能平平安安度其一生，其中尤以站在時代尖端的知識分子遭遇更苦，尤其是近四十年來，中國有了共產黨之後。

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以上海作爲中心，在中共苦心佈置、拉攏之下，絕大部份全入彀中，筆者親自聽到姚莘農（克）前輩說過，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人（包括他自己）無一個不左傾，何以故？他未明說，據筆者的想法，實在是由於幾個因素造成。

天災，民國二十年長江大水災爲本世紀所未有，那幾年中間全國各種災害俱全，農村破產自然影響到都市，放眼全國，到了將要崩潰的邊緣，知識分子特別敏感，自然就把一股怨氣全注在國民政府及當政的國民黨，加之國民黨本身既不注意宣傳，又不重視文化人（到今天仍是如此），領導文化工作祇是幾名黨棍，既無學亦無術，最多能畫兩筆畫，於是就冒充文化人，領導文化工作，這種人領導文化工作，成事固無可能，敗事也是必然的。

外患，四十年前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百年來最大一次外患，數月之間，失地四省。四個月後，在上海又發生了「一二八事變」，上海精華付之一炬，「九一八事變」不戰而失四省，「一二八事變」雖未失地，但是受戰爭損失超過十億銀元，尚未包括無法估計的文物在內，並未得到絲毫補償，於是凡有血氣之倫，無不同聲指責國民政府，如果說

人禍，共產黨在戰場上被國民黨打敗，困處江西一隅，遲早必然覆滅，唯一死裏求生之道，祇有轉內戰爲抗日，於是中共派出大批人員，在上海從事文化宣傳，目前人所皆知當時在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爲周起應（揚）及其率領的一批「漢子」如田漢、陽翰笙、夏衍、邵荃麟、何其芳、張光年等人，表面上則架出了魯迅與茅盾爲盟主，組成左翼作家聯盟，全國文化界皆在他們籠罩下，國民黨幾無還手之力，此一時代，就文學藝術而論，要算是民國六十年最有成就的時期，也是共產黨文化工作登峰造極時期，以後反敗爲勝，未嘗不種因於此。

中共在文化界打了勝仗之後，轉而注意於學生運動，當時文化鬭爭中心在上海，學運根據地在平津。中共這種安排實在頗具匠心，因爲文化鬭爭很容易突出個人，在上海有租界可掩護。學生運動以愛國禦侮爲號召，熱河、山海關失守之後，平津處於前線，學生目睹日本人之無法無天，地方當局之百般忍讓，人人皆有國亡無日之感，共產黨以抗日爲號召，平津大中學生群起响應，所謂「一二九運動」，逐漸擴大而及於全國。挽救了共軍覆滅的命運。

三十年代文化鬭爭的功臣，魯迅之外，應包括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何其芳、張光年、徐懋庸、茅盾、巴金、胡風、丁玲、馮雪峰、蕭軍、蕭紅，還應該可以算上陳伯達，凡是參與

清算鬭爭之苦的（沒有確實消息）最多祇有茅盾與巴金，其餘如胡風、蕭軍早被鬭死，未死的都過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最使人覺得扼腕嘆息的，鬭蕭軍、胡風、丁玲是周揚及其親信主持，鬭周揚是由陳伯達主持，而今天大家都走到一條路上去，我們試想一想，如果（很可能）丁玲、周揚、陳伯達三個人在勞改營中見了面，他們說什麼？是哭？是笑？還是嘆息？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無論學識，修養均非目前港台兩地文化人可以望其項背，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自相殺斫，整個斷送了。

回頭再說「一二九運動」的主將，在劉少奇得意時期，中共報刊習慣把「一二九運動」之功加於劉少奇身上，實際上當時劉少奇仍在延安，未曾參與其事，眞正主持人是彭眞，作彭眞助手的是吳晗，彭眞在北平無處容身，就住在淸華大學校舍「平齋」，至於各校領導學生，是李昌、陸平、蔣南翔、喬冠華等人，其中地位最重要者是李昌，當時是民先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前身）總隊長，一九三七年五月，曾出席中共蘇區代表大會。

這批人在中共政權成立後皆曾飛黃騰達，李昌、陸平、蔣南翔都任過青年團書記，李昌擔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蔣南翔任淸華大學校長，高等教育部部長，陸平任北京大學校長，吳晗任北京市副市長，喬冠華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副部長。

一九六七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如同狂風掃落葉一樣，把這一批人全部掃入了火爐，唯一幸存的

報司長」，在文革中被鬬爭負屈而死，其子喬宗淮，被指爲反毛的西糾紅衛兵負責人，當時幾乎被處死刑，目前情況不明，可能仍在勞改中。

中共何以容不了知識分子，若從表面找理由隨便可以說上幾條，但都似是而非，嚴格說起來，中共本身對於知識分子就有一種排斥作用，我們若以爲大鳴大放整了胡風一伙，文革整了周揚一伙，認爲是偶發事件，是一種絕大錯誤，因爲中共本身對於知識分子就不相容。

試以喬冠華爲例，喬冠華無論文筆、識見、丰度、談吐在中共都是第一流人才，曾留學日本、德國，眞眞見過世面，洞曉國際形勢，更非一般土包子可比。而喬冠華受知於周恩來，時間也相當長久，按說喬冠華應當有脫穎而出的機會，事實不然。在黨的方面說，「七大」他資格還不夠，「八大」與「九大」，喬冠華都未當選一名候補中委，尤其是「九大」，什麼王八蛋（王白旦），張富貴都當選中委，祗有喬冠華不能。在政的方面說，中共「政務院」到「國務院」，部會經常在四十以上，二十二年中間，當過部長的人最少也超過百人，但喬冠華也無份，「八大」由劉鄧主持，「九大」由毛林當家，可見無論那一方面作主，皆不會重用喬冠華。尤其僞國務院總理一直是周恩來，以周恩來與喬冠華關係之深，竟無法安置一份適當工作。是喬冠華的能力不行，還是喬冠華對共黨不忠，二者皆不是，唯一原因祇是喬冠華是一名知識分子。

最近一年來，由於釣魚台列島所引起的風波，從美國到香港在年青一代的知識分子中間引起普遍的左傾。釣魚台列島問題，美日的可惡，台北的顢頇，都是事實，但因爲保衛釣魚台而左傾，就值得深思了。以香港來說，大家看得見的每日逃亡難民，大海飄來的浮屍，大陸衣食缺乏情況，都是鐵的事實，若是將這些事實完全不聞不見，祗指出中共政權强大一點，就認爲值得擁護。這個話在海外喊問他祖國如此强大，你何以要逃亡，相信雙方無從談起，因爲感受太不同了。

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排斥，可以說是與生俱來，從中共創黨開始，凡是眞正讀過書的人，尤其是對馬列主義有湛深研究的人，皆不能容於中共，陳獨秀、張國燾是大家知道的人物，即以中共第一次大會代表來說，如李漢俊，公認爲是中共早期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李達，要是十二人中讀書讀得最好的一位，結果前者脫黨走入托派，後者終於在文革時被鬬死。

又如中共歷屆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論學問，中俄文皆通的，瞿秋白應是第一人，但中共由江西逃走時，卻把他留在江西，命令他化裝去上海，走到半途被國軍捉住處死，是明明借國民黨之刀，殺自己同志。

據說中共逃到延安後，中共黨內有些人也覺得過去這種「吃知識分子」的手段太要不得，主張對知識分子一視同仁，當時中共正在驚魂未定，前途茫茫時，尚能接受逆耳之言，中間確有一個時期稍爲放鬆。及至抗戰開始，根基鞏固，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又復加緊，接着就出現了「野百合花」案件，作者王實昧送了性命，丁玲也因「三八節有感」而烙上印記，終於到北平後受到鬬爭。

中共何以不容知識分子，當然因爲知識分子富於正義感，以吳晗來說，在他加入中共時，何嘗不是死心塲地爲中共效忠，要說中共的作風他一點不知道自是不確的，既然知道仍然要替中共效力，足見他也有決心去適應中共的統治，最後終於變成了叛徒，實在是因爲中共的作風，超出了他所能忍受的程度，知識分子的良心不能永遠泯滅，最後終於走上反抗之途，毀滅了自己。

筆者無意向任何人說教，也無意同任何方面辯論，區區一枝破筆，除毛澤東之外，未曾罵過兩個人，猶記一九五八年彭德懷以國防部長身份向台灣高崗、饒漱石之續，此文刋於當時出版的「祖國周刋」，可覆按也。筆者不是神仙，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祗是因爲太了解共黨本質，及毛澤東個性，斷定任何追隨毛澤東的人皆無好下場，不論官階高低，祗要一腳踏上這條船，就斷送了自己寶貴的一生。

知識分子是國家之寶，有爲的政府沒有不愛護知識分子的，今天海外的知識分子得不到任何政府的愛護，就應當自己愛護自己，不是惜身，而是爲國家民族惜才，試想吳晗不當副市長，以他的學力及對明史的造詣，二十二年來將寫出多少有價值的著作。茅盾若不作文化部長，二十二年來又寫出若干部「子夜」、「虹」一類的巨大創作。祗因爲他們熱心政治，當了官，二十二年來在學術方面交了白卷，對國家來說，這是何等巨大的損失，最後他們也葬送了自己，什麼時間，文學家再出一個茅盾，明史學者再有一個吳晗。

知識分子放棄本行不爲，走上錯路對國家民族都是一種不幸，很值得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三思。

從三十年代的一批知識分子起，到了「一二九運動」學生領袖，再加上抗戰勝利後京滬各地學生「反飢餓運動」的領導者，都是中共成功的原動力，但是這一批一批的知識分子，都被中共當局毫不吝惜的當成一堆落葉，掃進了火爐，今天在各個角落勞改場中，五七幹校，一定不少舊日的學生領袖，至於紅衛兵，更不在話下了。

眼看見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掉落了火坑，正受着熬煎，新生一代的知識分子又一步一步作飛蛾之撲火，實在使人感到黯然，覺得有些話不說出來如骨哽在喉，說出來也未必會爲熱情奔放的青年所接受，等到他們走到吳晗、陸平道路上，再想今天的情況，也就晚了。俗說「前頭人跌跤、後面人防滑」，而今前面人已經跌了跤，後面人還要向上去滑，眞是太可悲了。

中蘇共關係的演變

自中共「文化大革命」以來，中蘇共的關係凡五變。第一變：文革以前雙方的罵戰卽已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及至文革發生，毛澤東揭出「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指劉少奇爲現代修正主義的代理人，中蘇共的關係乃臨於爆炸邊緣，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舉行「九全大會」期間，雙方邊境部隊開始衝突。從四月到八月，戰事越演越烈；雙方皆陸續向邊境增兵，有大戰一觸卽發之勢。這是由罵戰到射擊戰的轉變，爲雙方關係最壞的階段。

第二變：當雙方軍事衝突越演越烈之際，一九六九年九月初因胡志明逝世，蘇總理柯西金和周恩來都率代表團赴河內弔喪。大概在河內期間，柯西金向周恩來提出制止邊境衝突，開始談判的建議；周恩來當時不能決定，搶惶趕返北平，柯西金也啓程返國。周恩來回到北平與軍人做了緊急會商後，拍電給柯西金，於是柯西金在返蘇途中，座機改變航向，九月十一日飛抵北平，雙方舉行了緊急談判。從蘇聯記者拍攝的紀錄影片看出來，當周柯相見之時，柯西金僅伸出一隻手，周恩來則以雙手握住，不住的搖擺，滿懷熱情。

柯周會談決定了很多事情，要而言之：①雙方同時自邊境撤兵，制止軍事衝突；⑵恢復貿易，③十月在北平開始邊界談判，④莫斯科和北平架設熱線電話；⑤謀求國家關係的正常等等。事後證明這五項條件均已實現。可以說柯周會談對中蘇共的軍事緊張起了懸崖勒馬的作用。

柯周會談　懸崖勒馬

第三變：從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柯周會談到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反美聲明，在這個階段中雙方的關係異常微妙，微妙的焦點表現在中共兩派對蘇政策的鬬爭上。周恩來、黃永勝一派，則堅定的繼續與蘇聯緩和，最突出的一個表現，是在當年慶祝「十．一」的標語中，臨時取消了打倒蘇修的一條；毛澤東一派則堅持文革以來的反蘇路線，其突出的表現有下列各點：①破壞邊界談判，唆使在港的毛派分子發北京專電，暗示蘇聯以軍事威脅進行談判；指責蘇聯無談判誠意；②藉慶祝阿爾巴尼亞建國紀念，建軍紀念，由江青、姚文元帶頭大搞反蘇活動；③藉列寧誕辰，巴黎公社起義紀念日，發表砲轟蘇修的文章。毛派這些破壞活動，在新當權派的堅忍，溫和的抗拒之下一一失敗。例如完全達成停止軍事衝突，去年恢復互派大使，貿易由六千萬盧布增至一億五千盧布。邊界談判雖然仍未達成協議，但是雙方罵戰已趨緩和，中共正式文件已逐漸消失蘇修字樣，代之以「社帝」、「超級大國」。

第四變：去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帝主義國及其走狗」那篇聲明，是中共對蘇政策具決定性的轉變。毛在此聲明中一字未提蘇聯，並且在二十一日天安門大會中，邀請蘇聯邊界代表團長科里切夫出席。那顯示中共自文革以來的反美反蘇的雙反路線，已轉變爲「反美統一戰線」。實質上是對蘇聯休戰。

自毛發表那篇聲明之後，蘇代表團被招待赴江南旅行，各地革委會官員還設宴招待；同時莫斯科的宣傳機關，也改變了論調。例如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電台廣播，竟有下列的話：蘇聯對中共革命及「中國人民權利」的勝利所給予的援助，是周知的事實；中共的領導人過去曾無數次强調與蘇聯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重要性；例如毛澤東在中共「八全大會」中說：「必須了解要向先進的蘇聯學習。也必須了解要向人民民主主義各國學習。必須了解要向所有的兄弟黨學習。」可是其後中共的領導採行了完全相反的方向，這是周知的事實。這當然影響了中蘇雙方的關係。接着指責中共在一九六九年動武，但是論調非常溫和，並表示，在這種情況之下蘇聯並不放棄恢復兩個關係的正常化，並且希望恢復過去的友誼。並透露邊境談判雖歷經困難，但是自從互派大使之後，成功的希望已經大爲增加云云。這是雙方決裂以來，蘇聯所表示的最樂觀的論調。實反映自去年五月毛發表聲明之後，雙方關係已有實質改善。

接近美國蘇聯光火

第五變：當中蘇共的關係，陸續緩和臨近新階段時，突然由於美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加七月初的訪問中共，事後宣佈尼克遜將於明年五月訪問北平，雙方關係遂再度惡化。針對美國與中共的和解趨勢，蘇聯急忙與印度簽訂了友好條約；繼有中共派遣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最近中共與北韓簽署軍援協定，而蘇聯主席波哥尼則將於最近訪問河內。這一連串針鋒相對的外交戰，使雙方平靜了一年多的關係再度緊張。

九月四日莫斯科發表了對中共最猛烈的抨擊：「共產主義者面臨要盡量提高政治警惕的責任，以對付毛澤東主義敵對的思想和政策。中共領導層的想法和行動，都是反馬克斯主義反列寧主義的，毛澤東主義毫無建設性，這使中共領導人欲成爲共黨世界霸主和第三世界領導的希望更加危險。」又說：「蘇聯正盡一切努力謀求中蘇關係正常化」，但是「只要毛澤東仍居領導地位，對此便不能再抱希望。因爲毛澤東主義與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托洛斯基主義已結成一聯合陣線。」

毫無疑問的這次中蘇共關係的惡化，是蘇聯主動挑起的，這因爲它感到，中共對美國的和解步驟，已超過對蘇聯的緩和步驟，毛澤東的反美統一戰線原來是騙局。

其實他們未了解周恩來爲了急於鑽進聯合國才不顧一切和美國妥協，倒並非有意打擊蘇聯。看樣子周恩來

湘江才女向警予

史劍非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他的老師楊昌濟（後來作了他的岳父）門下有三個才女：一是任培道，二是陶斯咏，三是向警予。三人不但都有才學，並且饒有姿色。其中以陶斯咏最美，性格又溫柔，湘潭縣人是毛澤東的小同鄉。毛澤東曾熱烈追求，兩人曾合作開設「文化書社」，後以政治見解不同而分手。終身奉獻教育事業，後來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學校叫「立達學院」培養了不少青年，並死於上海。

三才女二人反共

任培道是湘陰人，她和陶斯咏一樣也反對共產黨。在長沙高級師範畢業之後，曾留學美國，在國內擔任多間學校的教員和校長。現居台北任立法委員，並在某大學教書。

本文所談的向警予，被描寫為：「一個動人而聰慧的姑娘。她的文筆優美，書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賦的講話才能。她天生一幅動人容貌，不加修飾，美貌之極。她對朋友溫暖親切，有如兄弟姊妹。在『動工儉學』計劃的資助之下，她於一九一九年去了法國，在那裏與蔡和森墮入愛河。」

文中所說的蔡和森，是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的同學。是一狂熱的共產主義者，毛澤東之投身共產主義，頗受他的影響。蔡和森之妹蔡暢，是中共副總理（文革中被揪鬬至重病入院，目前仍未經常露面）李富春的老婆，現仍活躍於中共政治舞台。

向警予是少見的大膽女性，在五十年前那個時代，到了法國不久就和蔡和森同居。兩個人還寫了一本小冊叫「向上同盟」。

蔡和森長得瘦弱，門牙突出，腸胃有病，口臭薰天；向警予當時委身於他，可能完全出於欽佩他對共產主義的知識和熱情。但是共產主義不等於愛情，也不包括愛情，因此她很快就跳槽和中共另一要人彭××私通。彭某當時任宣傳部長，人長得短小精悍，善於調情，很多女同志陷在他迷魂湯中。

移情別戀與蔡分手

張國燾夫人楊子烈在所著往事如烟中對她的艷事曾有極動人的描寫。那年她去了莫斯科遇見向警予和蔡和森。

「天太晚了，他們留我住下，把唯一的床讓我睡。李立三和一純（按：李立三之妻，後來改嫁蔡和森）睡在裏面一間小房；蔡和森和向警予睡地鋪；沈澤民睡在唯一的沙發上。大家都睡，惟向警予尙伏案不停的寫，有時皺皺眉頭，微微吁氣，仍然刷刷的寫。不知她寫些什麼？

『太晚了，睡吧！明早還要乘火車，別寫了吧！……』和森柔聲的喊警予。

她不理，依然埋頭地寫。

一會，警予走到我床前，交給我一封信，託我明天貼好郵票寄往上海，並再三說是重要的信，千萬不能遺失。我看也不敢看，立即裝進棉襖衣袋裏，心想一定是黨的重要報告或者是文章之類。

警予睡下了，書桌上的燈也扭熄了。猛聽得警予低聲不耐煩的喊：「莫喲！和森，你的嘴臭！」我頗覺驚奇，又感到好笑。

……昨夜穿着棉襖睡，一夜翻騰，把信封揉擦爛了，眞後懊不該把它裝進衣袋，……。於是照舊寫好信封，撕去那揉爛的舊信封。『最親愛的××：』！我大吃一驚，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信紙足足有六大張，信中纏綿悱惻。陳述不願離開他，離開他是被逼迫的，是萬不得已等等。」

來莫斯科，故寫此長信備述相思之苦。對蔡和森則同枕異夢。當時共產黨人男女關係情況活現目前。

與蒙古人同居

向警予給彭某人寫情書的事，很快就被蔡和森發覺了，當然也發覺了她與彭的整個關係，蔡和森大怒，和她爭吵，兩人就此分手了。

因為彭另有愛人，並不專心愛向警予，所以她當時是腳踏兩隻船。和蔡和森鬧翻，如掉在茫茫大海中。「她似乎想學俄國的柯倫泰，實行一杯水主義。「她跟和森大吵離開之後，就閃電式的同一位又高、又大、扁平臉孔，姓白的蒙古人發生關係，並公開宣佈。」

大概因為她這種風流行徑太過份了，怕惹出問題來，中共駐莫斯科當局，在派人回國工作時，本來名單上沒有向警予，就臨時把她加上，迫她當天收拾行李，立刻就走。她對楊子烈說：「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警予，聽說你和蒙古人……你覺得快樂嗎？」

「比起和森，差得遠喲！」她皺着雙眉，搖頭坦白的說。

「那麼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氣和森嗎？還是蹧蹋自己？」她低着頭面色灰白。

「你愛述×嗎？」

「是的，我愛他，愛到發抖，我同他發生了關係，兩人都極興奮愉快，……」

「你對和森愛不愛呢？」

「也愛！我同和森結婚後，由法國回到上海，心中又愛旁的同志，……」

一個受舊式師範教育的女子，居然變得這樣自輕自賤，不能不說是共產主義給她的思想解放造成的。一個人的尊嚴，來自內心的廉耻，共產黨信奉唯物論，斥舊道德為封建思想，廉耻一動搖，尊嚴即破碎，遂無事不可為了。

向警予回國後不久在漢口被捕處死。這個湘江才女做了死不瞑目的風流紅鬼。

少棒·獨台·國是

——世界少棒冠軍爭奪戰的插曲

本刊駐美特派員 李士諤

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是中華民國少年棒球隊重膺世界少棒王座的日子，也是美、加兩地僑民感到光榮而又痛心的日子。

來自加、美各地的僑民，約一萬左右，齊集在美國威廉波特城的棒球場。全場約三萬左右觀眾，在三個人中便有一個是中國人。大大小小的中華民國的國旗，為中少棒加油的橫布額迎風招展，大家都笑容滿面，可像預知比賽的結果。

「這一次，保證中華民國隊冠軍！」那人向旁座的朋友重重的拍了一下轉頭說。

「不是中國隊，是台灣隊！」背後有人冷冷的說。

「他媽的！你怎麼不看看這幾個中國字，明明是中華民國。」那個中國人憤憤的指着那個反駁的中國青年說。

那青年指指天空，我們跟着他的手勢一看，只見有一架直昇機剛在球場上空旋轉的飛着，人聲太嘈了，它的飛臨，有許多人還未發覺。直昇機吊着用英文寫上字的白布：「是台灣隊，不是中華民國！」

有一位中年人的眼睛佈滿了紅腺，像要噴火似的說：「要作反，也不要在公開場合中出洋相！」

「不須猜也可知道是台獨分子搞的把戲。」

「他媽的！殺千刀的漢奸！」起初那個罵人的補上這一句。

「哈哈！」背後那青年和他的夥伴在乾笑。

兩堆人分開對立起來，鄰近的西人觀眾莫名其妙的看着。

[illegible]

幡隨風招搖。

「這眞影响小孩子們的鬪志，要不搞要在現在啊！」有一位四邑的老華僑用鄉下話喃喃自語。

兩隊佈好了陣，三萬多對眼睛注視着。

中國巨人隊的隊長許金木會於上半局擔任投手，想先來一個下馬威，煞住對手的鬪志。可是，美隊守得緊，無功易位。美隊來攻，二十號擊出一支全壘打。在場的美國人嘩啦嘩啦的吶喊，聲震球場，天空的直昇機似乎更神氣。

「他媽的，它究竟來助陣抑或來擠台！」有人努着頸筋的罵着，聲音是沙啞的。

在擾攘中第一局過去，美隊得三分。

第二局開始。「中國少棒頂呱呱！」中國啦啦隊一致用中國話喊出來！喊聲甫聲，接着：「台灣少棒頂呱呱！」無論如何，這話叫得有點邪門，但陣容也有三、四十人。

台獨分子的叫聲，已引起中國的觀眾們知道他們聚在那裏，有人移動向那裏走來，幸虧哨子又响了，大家又忙着為選手們打氣，忍着一肚火。第二局雙方沒有得分的記錄，而中國隊還是落後了三分，觀眾的怨尤發向台獨的一群。不知怎的，突然有人喝一聲「打」。秩序馬上亂起來，西人觀眾恐殃及，紛紛離座避開，更形成混亂。也不知從那裏來的鐵枝、球棒在台獨分子手中揮舞着。

「哎吔！」有人的頭上冒出血來，混戰中挨了台獨一棒。人們的怒火燃燒起來。

「揍他！」一群人潮湧過去。

有些已被按在地上，拳頭揮下，血冒着。台獨人少，有幾個已被打得歪歪斜斜，警察已趕到，但還是混亂得無法恢復秩序，賽會的擴音器已响，聲明如不恢復秩序，要停止比賽。

人們開始靜止下來，有些人帶傷和警察離去，秩序恢復，比賽繼續下去。

美隊漏接，中國隊得了一分，場上馬上响起一陣暴雷的掌聲，第三局完。第四局，美隊的捕手又有兩次失誤，中國隊又得兩分。兩隊平手了，中國觀眾的「加油」壓力使小國手們全身像裝了彈簧，反應十分敏捷。而美國隊的形勢也相彷。

第五、六局雙方出了全力，雙方得不到一分。賽會加時再賽三局。第七、八局還是得不到分，但是中國隊的小國手已經越來越打出水準。果然，最後一局開始，中國隊的進攻，在啦啦隊的吶喊中，像狂風掃落葉，上半局連下九城，美國隊沒有還手本領。

中國隊的優越不但合作純熟，而且打擊力平均，利用長短打配合，所以能在半局中積分猛升。美隊的打擊力集中在二十號，可是，中國隊的教練夠

曼殊大師的詩與文，一般藝壇人士，早已有着一定的品評，誰也不能否認他的騷神逸韻，艷骨幽思，為中國詩人不可多得的傑作，只有他的畫，批評不一，貶之者如龔攏文人郭沫若，遇事好作解人，妄加非議，以為了無特色；譽之者則如章太炎、柳亞子、文公直、楊古紹……等，無不推崇備至，認為他能獨創宗風，境由心造，運筆空靈，腕底圓熟，不襲前賢，不隨流俗，別有一種清靜澹雅的格調，時人無能望其項背。

曼殊自己，也看得十分矜貴，不肯輕

他同客滬上，楚傖特啓一樓，預置旨酒佳肴，並陳列筆墨宣紙等用具，誘曼殊入室

得分的機會。到積分七比三時，美國隊看來勢不好，更換了投手，也沒有結果，又再易捕手，仍無補大局，中國隊已打順了氣，乘美隊信心搖動之際，再迫兩城。積分成了十二比三，美國隊看來無法平反了，下半局果然無法向中國隊取得分數。十二比三，中國隊重膺本年度世界少年棒球王座。

直昇機不知那時溜了，台獨分子也不見，中國觀眾們揮舞着國旗，看着小國手們擁抱歡躍！

隨着歡樂的人群走出球場門口，有幾個中國青年站在那裏派傳單，印的是密西根大學「保釣行動會」召開「國是問題討論會」。

「怎麼搞的！不是談保衛釣魚台嗎？轉來談『國是』了！」那人搔着頭髮，表現出茫然的神色。「場內台獨搞；場外左派搞。政府夠頭痛，我們做華僑的也苦悶！」他的朋友拍拍他說。

我跟着一位從加拿大來看球的朋友，乘車到多倫多市來，為的是該市於翌日在華埠舉行「天龍坊」——一連九天的市集。

抵達多倫多市，華埠的「市集」已正式開幕，萬頭洶湧，又是一場大集會。電燈柱剛剛貼上「多倫多大學保釣行動會」的標語：「討論台灣問題」——日期定於九月一日下午七時在該校內舉行。也是不討論保衛釣魚台，轉來討論台灣。

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越來越關心」「國是」了，他們的安排也許是十分湊巧！

那晚，我寄宿在朋友的家裏，他十二歲的兒子一直還在談起中國少棒比賽的過程，最後瞇着眼對我說：「還是我們做小孩子的爭氣！」

我嗒然若失，但有點不服氣。我的朋友卻忍不住答辯道：「我們壯年的沒有表現的機會嘛！如果有，也決不會是低能的。」

「慢慢來！」坐在旁邊做爺爺的開腔了，道貌岸然的說：「人生七十才開始，大勇若怯嘛！」

我的腦袋打了幾個問號，出現歪歪斜斜的幾行字：「國如是，家也如是，這種死制度，死傳統觀念非要……。」我趕快把它從腦海中擦乾淨。

（八月三十一日寄自美國）

師的藝壇逸話

，匆率間作畫既成，即揭友人之帳而投之，人則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見於言詞，語未出口，而曼殊已將畫分為兩半矣。曼殊一生，事多類此，人謂其浪漫，實真活佛也。」

現任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氏，曾慕其山水之作，屢以為請，訖未能得，知他酷嗜朱古力糖，乃日購以餉之，曼殊漸覺其意，因笑謂之曰：「你是不是要我作畫？不然，怎肯天天破費慳囊？」張氏聽了大喜，馬上拿出紙墨，請他作畫，曼殊為作一小幅，遠山新月，疏柳寒鴉，極慘淡蒼茫之致。張氏正欣賞不已，曼殊忽自手中奪還，「還有幾筆尚未完成。」竟以墨筆斜抹而上，作一蚯蚓長線，弄得畫面狼藉不堪，張氏急欲阻之，已經來不及了。曼殊卻擲筆而起曰：「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才是絕妙畫境啊！張氏為之啼

須以半身小影酬勞，男子即一概謝絕，吾公得毋謂我狂乎？」這種別開生面的潤筆特例，豈但是狂放而已，簡直是禪門中大犯清規的色情叛徒。

然而，他卻又極重然諾，只要他曾經答應過你的要求，當時或因事累未果，終身耿耿，並未曾忘。他曾在江南陸軍小學，與趙伯先同事，許作寒城飲馬圖，以為別後留贈，不久，趙於黃花崗失敗之後，憤懣嘔血而死，曼殊追記前言，為作該圖焚化於趙之墓前，且曰：「此畫而後，不忍不筆矣。」慷慨唏噓，大有延陵季子掛劍徐君墓門之概！豈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耶？可為千古藝壇佳話！

曼殊之死，雖僅三十有五的年齡，但他留給後世的，將是永遠不朽的精神瑰寶。「從古江山關不得，半留名士半英雄。」和尚亦足以自豪而自慰了。

曼殊的思想，最為一般青年男女痴情嚮往，如他的姪女蘇紹瓊，就是感染最深的一個，終至悲憤厭世，服毒自裁，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蘇紹瓊年方二八，貌美才高，肄業於日本同文學校，品學兼優，成績特異，甚為師長所稱許，尤以王晶慈對她，更為垂青，不啻父女般的親切。偏被那些窄心眼的同學，陰懷嫉妒，製造蜚語流言，傳到王晶慈的太太耳裏，這天，紹瓊因事寫了一封信給王晶慈，不料為多疑善忌的師母所得，便信以為真，據為師生偷戀的把柄，把紹瓊罵得羞憤無地，回到家裏，又被母親知道，也對她不加細察，惡狠狠地又數落了一番，紹瓊含寃莫雪，只有一死，以明清白，她在自殺前，曾寫有一首吊曼殊的白話詩，雖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不妨錄於後，以作為本文的結束。

× × × × × × × ×

「詩人！飄零的詩人！
我，你的小姪女，彷彿見着你，
穿着芒鞋，托着破缽，在櫻花橋畔徘徊着。
詩人！飄零的詩人！
我又彷彿見到了你！
穿着袈裟，拿着詩卷，在孤山上吟哦着。
寂寞的孤山呀！只有曼殊才配作你的伴侶！

× × × × × × × ×

的確，只有曼殊，才配作孤山的伴侶；也只有紹瓊，才配作詩人的姪兒！

初覺



以理總梅耶夫人要做新娘

古井竟然翻波

天涯客

有人說：以色列像一隻防水又防震的瑞士手錶。不要看它小，誰也淹不掉它；誰也嚇不掉它。

可是，前些時發生的一件新聞，幾乎使每個以色列人，都驚異得幾乎從椅子上跌出來。如果消息靈通的外國記者，事先拿這個問題，和以色列的全國上下打個賭的話，保證他在一夜之間，已經贏了幾千萬美金的賭注。——理由很簡單：在這個短小精悍，越戰越强的國度裏，恐怕眞的沒有人會想到：他們那位號稱爲「鐵人」，春秋已經七十有三的國家總理梅耶夫人，居然會準備再度結婚；而且也許會因爲將來的家庭幸福，而決心在婚後永遠不再搞政治。

梅耶夫人孀居已經二十年了。孫子和外孫，也有了五個之多，從來沒有過一點孤寂落寞的表示。現在忽然要再度做新娘子了，又豈能不使那些相信「人入古稀，心如止水」的先生小姐們，笑得連假牙都會掉下來乎？

這個被以色列新聞界稱爲：「我們立國以來最動人的一條新聞」，是在聖地耶路撒冷的郊外，一座叫做「紅燒肉酒家」的小館子裏發生的。這家有名的小飯館，一共只容得下四張桌子。所以，梅耶夫人和她的伴侶來到之後，誰也聽得見她們在講些什麼；看得見她們在做些什麼。



一九一九年時，梅耶夫人主
猶太主義宣傳劇時的照相。那時
認識了羅波雅爾。

通老百姓在旁邊，就故作莊嚴，故做神秘。

請她到那裏來吃飯的先生，今年的春秋，也是七十有三。他的名字叫羅波雅爾，是個猶太種的美國人，曾經和梅耶夫人最知心的女朋友梅柯痕，做過四十年的夫妻。

梅柯痕在四十年前的那些歲月裏，很替猶太主義的宣傳工作，出了些死力。而她的丈夫羅波雅爾，卻一心賺錢，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因此，當以色列這個猶太國眞正站起來了的時候，羅波雅爾也成了美國的千萬富翁，擁有洛杉磯最大的一家建築公司。

十年前，他開始覺得：錢已經賺得差不多了，何不用空下來的時間，搞搞太太一向最有興趣的猶太主義運動？——從他的地位和本錢來看，當然沒有一個聰明的政治家，會斤斤較量於他的政治資歷，而讓他從「學徒」開始。因此，他一出馬，就當上了美國猶太人協會的副主席。這個協會的主要任務，就是捐錢去援助以色列。——羅波爾雅也的確沒有白當他的「副主席」，前前後後他一個人捐給以色列的「獻金」，就有一千多萬美元。

七年前，他的太太梅柯痕作了古。他馬上又親自帶了二百五十萬美金到以色列去，建議他們用這筆錢來過辦一座「梅柯痕紀念學院」。

那時，梅耶夫人還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長。爲了



在「紅燒肉酒家」，羅波雅爾向梅耶夫人求過婚以

花園裏，舉行了一個鷄尾酒會，來大肆慶賀。

誰知自從這個鷄尾酒會以後，羅波爾雅就一口咬定：以色列是個比洛杉磯更可愛的地方。從此以後，他就把自己的大本營搬到了台拉維夫，只是在需要替以色列捐錢的時候，才回到美國去看看那些有錢的老朋友。

在以色列的這一段時光，他的主要活動，就是舉行鷄尾酒會，招待會和「派對」。這一切，都有那位「百忙之身」梅耶夫人，在替他幫忙和主持。

今年，在他做壽的那一天，許多賓客都看見他們，手牽着手地跑來跑去。不過，大家都認爲：這大謬不然。

羅波爾雅在那小飯館裏，一邊吃飯，一邊向梅耶夫人求婚的情景，那另外三桌上的客人，都是有目共睹的。——據他們報告：梅耶夫人的反應非常好，而且還自動吻了那位「猶太人協會副主席」一下。他們深深地相信：梅耶夫人會很好地考慮這個問題，最遲在她的總理任滿期以後，就會和羅波雅爾結婚的。

她任總理，要到後年才會任滿。那時，一對七十五齡的新人，踏上蜜月之途，一定又會留給我們一段「人間佳話」吧？



耶夫人的亡夫，莫理斯梅耶森。

漏網新聞

金剛箍代替迷幻藥

△美國的「嬉皮士」，已經找到了一種可以代替ＬＳＤ的痲醉劑，根本不用吃，就可以使人有飄飄欲仙的感覺。

那就是在頭上帶上一個金屬頭箍，上面裝着用電池來發動的「電子腦波震動儀」。人在思想的時候，所有腦波的震動，都一一由它紀錄下來，而且在聲浪上予以加强，然後再通過耳機，傳達到他本人的耳鼓裏去。

據說：如果一個人可以聽到他自己的思想發出來的種種聲音的話，他就會發生許多最新奇，最不可思議的遐想。於是也就自然而然地進入了一個只有靠吃ＬＳＤ才能去的境界。

醫學界的人士們說：這種「痲醉劑」，是對人體毫無損害的。

△英國最近發明了一種携帶式的壓力捲筒，在汽車輪胎破裂的時候，只要把它套在輪胎的活塞上，就可以利用壓力，塡進適量的「軟膠棉」去，使這車在正式換掉那輪胎以前，還可以再繼續行駛一千六百公里以上。這樣一來，在車上就根本不必再帶候補輪胎了。

△據美國的「間諜衞星」在空中偵查的結果：蘇聯環繞着美國，建立了一千三百多座發射飛彈的基地。

但是，五角大厦的專家們認爲：這只是蘇聯造了一些「僞裝基地」，來虛張聲勢的。第一，它現有的飛彈數量，根本不夠分配那樣多的地方。第二，「發射基地」的增加速度，每月都以百計，實際上既沒有這種必要，經濟上也沒有這種可能。

△蘇聯共產黨頭頭布萊滋列夫的生日，恐怕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太太，才搞得清楚。

「蘇聯大百科全書」的舊版中說，他是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六日生的；新版中卻一口咬定是：十二月九日。

而在莫斯科可以買到的「案頭日曆」中，一個說他是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生的；另一個說是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還有一個說是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即使蘇聯曾經長時期使用過所謂「農曆」，但是，一個人具有五個不同的生日，大概無論如何也講不通吧！

△歐洲報紙上，最近曾經盛傳過一陣，高齡八十九歲的畢加索，也忽然感到應當「葉落歸根」，很想回到他長別了三十三年的西班牙故鄉去。

畢加索本人，對這種謠傳，感到了很大的憤怒。還特別鄭重地發表了一個聲明道：

「不管是爲了要看鬬牛也好；或是要參觀藝術展覽會也好；只要法郎哥這個傢伙還在台上的話，我絕不想踏上西班牙一步！」

謀殺疑犯備受優待

△美國黑人中的「女英雄」，安姞娜·戴維絲，雖然因爲「謀殺罪」，被拘留在看守所裏，但卻受到了特別優待，可以使用一間專門給他預備的「工作室」。

在這間特別的牢房裏，她每天都要照例「工作八小時」——日程是：

和辯護律師討論案情；

接見來訪的親友和「同志」；

撰寫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康德對於法國大革命中使用暴力的分析」。

橫眉語

遏止刼殺案之道

警方當局鑒於刼殺罪案的嚴重，抽調了「藍帽子」到市區巡邏，希望能收到對罪案遏阻之效。但事實上藍帽子調來市區後，刼殺之風，未嘗稍戢，這使警方也感到困惱。

警務處長薛畿輔認為，要減少罪案，除非對暴力犯罪者施以嚴刑，否則，一切方法都不會奏效。事實上，警方對這些罪案的破案率不算低，罪案的有增無減，關鍵不在警方，是法庭對這些犯罪者太過仁慈。

各位讀者在報上經常讀到這樣的新聞：傷人、殺人、暴力行刼的罪犯，為了他們年齡還小，通常可獲輕判，甚至殺人犯也可無罪，只不過判入感化院而已。這些法律，無異鼓勵了青少年犯。他們閃電行刼金舖，十分八分鐘內，就可得到幾萬元入息，試問那一種工作可比得上？即使不幸失手被擒，也不過入感化院，期滿出來，還可以故業重操。

今天，香港搶刼案之多，不能全怪警方抓不到人，而是抓了又給法庭放走。

許多警官對此早已感到心灰意冷，認為捉阿飛是徒勞無功，浪費氣力。據說，藍帽子調到市區來，也因為這原故，希望藍帽子的士氣比較好

難。

目前，香港治安已到了惡劣到無可再惡劣的地步，如果再對這些青少年犯姑息，等於加害一般善良市民。薛畿輔的提議，已獲議員和市民的响應。

香港這一條法律是跟英國走的，英國行得通的法律，不一定適宜於香港，因此香港不能一味盲目跟着英國走。

以「同性戀合法化」的法律言，在英國可以行，但香港萬萬不可以，因為香港是華人社會，華人對同性戀的興趣遠不及英國人，受社會卑視，如果斷袖分桃而合法，社會風氣便受敗壞。英國政府沒有把這條法律搬到香港是明智的，同樣的，希望當局能按照社會實情，修正對「童犯」的這條法律。

美軍不再來渡假

在越南作戰的美軍一向視香港為渡假勝地。數年前，越戰不斷升級，到香港渡假的美軍也因而大增。尖沙咀區和灣仔區的酒吧、夜總會、洋服店等，有如雨後春筍，他們專做美軍生意。

每一個到香港渡假的美軍，渡一次，消費約二千至三千港元。在全盛時期，每年在香港的消費總額達四億元之巨。這一筆巨大消費，對香港的經濟不能說沒有一點好處。

去年十月香港旅遊協會，美軍渡假計劃主持人及夏威夷遊局的負責人曾舉行會議，決定多赴夏威夷，但美軍對夏威夷卻沒有興趣，特別留戀香港。

離散了的

孟蘭節已過，中秋月將明，在此團圓的季節裏，千千萬萬個離散了的中國家庭，卻是月易團圓而人難團圓。海外游子只好望明月而倍思親。然而卻又是可思而不可見。儘管在腦海裏慈母嬌妻的音容依舊，但事實上韶華一瀉二十一年，壯年離家，今已垂垂老矣！眞是：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未乾。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集杜甫句——

那些風塵僕僕於港穗之間的人，有着他們的痛苦和悲哀，可是我們這些永難歸去的人，對於他們長途跋踄卻無限羨慕，因為我們只能在朦朧的夢中，見到故國山嶽川流和自己留大陸的親人。

每逢在大陸攝製的影片，我都非常熱心看，想看一看故國的河山風物，想看一看被愚弄和被奴役的同胞。可惜近年的大陸影片，已沒有大陸的崇山大河，也沒有大陸的田野茅舍。有的卻只是紅色的天安門和插在廣場上的旗海，這教人怎能不失望呢？

千千萬萬個離散的中國家庭，二十一年來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老者無聲地死了，少者卻又步着老者的後塵，過着上一代人所過的苦難生活。一切都在靜悄悄中變化，即使常有家書報平安，但家書所報的平安卻未必眞的平安，來自故國的家書，千封萬封也不外是那麼幾句話，這是不可言的悲哀。也許有人以為，那些剛剛抵步的，呼吸了第一口自由空氣的人，他們的家庭不會有什麼變化吧！事實卻不是這樣。也許他們的母親正為了他們獲得再生而受到懲罰，也許他們的妻兒正為了他們的勝利而被放逐到窮鄉僻壤，所以許多人離家三日就不能不為自己的親人而提心吊膽。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他們的幸福都是相同的，但不幸的家庭，卻各自有他們的不幸。」我有一位朋友在不幸之中又遭遇到了新的不幸。他的年紀與我相若，身世遭遇也與我相同，所不同的卻只是結局。

我這位朋友也是一九五一年才回去大陸的，他的父母兄弟直至現在還居住在馬來亞。他的妻子則是一九五八年的印尼歸僑，結婚三載，一九六二年七月妻子便抱着未足三個月的孩子前往澳門，他也和我一樣，一直過着有妻兒的王老五生活。而他的妻子也和我妻子一樣，終年奔波於澳、穗之間。也許由於同病相憐吧，我們兩家人交情一向非常親密。說到申請離境，他的條件比我更要充足，第一、他在大陸沒有任何一位親人，第二、他自六三年工業大下馬之後早已離開工作單位，以一個閑散（中共不稱失業）居民的身份申請，而我當時卻還是「國家幹部」。第三、他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沒有犯中共六三年秘密傳達的「防止人才外流」的禁例。可是他的申請書也是一張接着一張地被駁回。每三個月就

的行業便見每下愈況，許多酒吧、的士夠格已陷於半生不死的情況下。

據傳，越南美軍來港渡假計劃，將於本年十月一日結束。即是說，從十月一日起，再沒有越南美軍來港了。不過，這消息還未得到有關方面證實。對這消息最關心的，當然是專做美軍生意的商人和吧女。不要看小這行業，直接間接，香港有不少靠這個吃飯的。如果所傳屬實，從十月一日就沒有越南美軍來港渡假，對他們當然是個極大的打擊。

在尼克遜宣佈越南化計劃後，做這行業的人早就打了輸數，現在是憂慮的要成爲事實而已。

越南美軍來港渡假，一直是中共攻擊香港政府的口實。也曾爲了這事，向港府施加過無數壓力，不過香港政府並沒屈服，多年來，美軍還是照樣來，即使在六七年左派暴動期間，仍然有美軍來港，香港左仔也不敢動他們分毫。

現在，時移勢易，美軍自動放棄這個渡假勝地。雖然，此舉對若干行業有影响，但對香港整個旅遊事業來說，打擊並不太大。

性、暴力及青年

泰國的學生，不少患上性病，別看他們小小年紀，卻是人細鬼大。

爲此，泰國北方公民協會主席披雅溫要求總理乃他儂考慮一項計劃，凡染有性病的學生，一律不發給畢業文憑。披雅溫說：「我也曾要求乃他儂總理命令所有學校，凡十五歲以上的學生，一律驗血，以檢查其有無性病菌。凡染有性病的學生，不准考畢業試，直至他們把性病醫好爲止。」

那麼多泰國學生染上性病，原來是這個「美人窩」造成，可見，對美麗的人兒，男人很難不着迷，但只有十幾歲的學生哥，居然染上性病，未免離譜一點。

不過，並非僅泰國爲然，在其他國家也往往有差不多的事情發生。記得不久前報載一家英國學校，女生做娼妓，男生扯皮條，聽到夜度資，大家拿去花用，這和泰國學校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今天的孩子似乎特別早熟，在香港，男男女女大被同眠的，往往是一羣十五六歲的青年，他們對性關係的隨便，使成年人自愧不如。

有一些外國學童的學校，十幾歲學生，已懂得如何吸食大蔴，去和他們的異性同學共同享受性的幻覺。

這是十分可怕的社會風氣，雖然香港沒有檢驗出某些學生患有性病，但如果來一次普遍深入的調查，已有性經驗的青少年，恐怕爲數不少。

性與暴力似乎是年青一代的象徵，不論在東方或西方，這種情形都十分顯著。我們在香港所見到的，揸刀仔的阿飛，與公寓中開其無遮大會的青少年同樣多，使一般人都有「後生可畏」之感。

並不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和上一代有所不同，人還是那麼生下來，漸漸長大的，所不同的是上一代的教育和社會風氣。因此，現代的青年，和上一代的青年便大有差異。青年們常常說上了年紀的人不屬於這一代，這倒是實話！

萬人傑

家庭（三）

待旦

剛進入幼兒園的孩子，不知憂愁爲何物，依然是那麼天眞活潑，不久他們的女兒又出世，本來已是艱苦的生活，更是百上加斤。我在他妻的臉上，已不復見到往昔的欣笑。

他們一九六〇年結婚，維持了九年離散的夫妻生活，六九年終於正式分手。他妻子的離開他與其說是情感的破裂，不如說是現實生活迫人。在此百物騰貴的年月，單依靠家翁百多二百元的接濟，又如何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呢？況且她已經苦苦地等待七年，從十八九歲等到近而立之年，又如何能要求她再等七年復九年呢？人生已是這般短促，青春的歲月更有如過目之雲烟，我對她沒有絲毫責備之意，有的只是無限的同情。關於離婚再嫁的事，她事前曾徵求過我的意見，但我作爲他們的朋友，對大陸的一切和此處的一切都非常瞭解的人又能說些什麼呢？我的回答等於沒有回答。因爲我只說一切都只你自己拿主意吧！她選的結果並沒有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令我感到意外的卻是她和她的新丈夫的結合僅是「同居」而不是結婚。而此卻正是我所極力反對的。我曾向她表示過，倘如她果眞離開我的朋友，我希望她正正式式地結婚，雖說結婚僅是一種儀式，但在這個社會裏，女人的利益唯有通過這種儀式才得到保障。但她卻不肯這樣做，因爲她認爲結婚之後離婚卻不是一種容易的事情，萬一我的朋友能偸渡出來，他們就將失去復合的機會，而「同居」則可以隨時分手，我的朋友今天出來，她明天就可以離開她現在的男人。據說爲了這件事情，她再婚前曾回廣州和她丈夫商量過，而他也諒解她的處境，並表示仍將爭取一切可能的機會出來。然而年復一年，她所期待的人還是沒有出來，而她和新丈夫的孩子也已誕生，此刻倘若我的朋友偸渡出來，他們三人必將面臨着夏衍那部「上海屋簷下」的劇中人所面臨的困難選擇。

一對恩愛夫妻被迫分離，這已經夠不幸了，然而更不幸的卻是他們的下一代。

二個月前我到澳門去探看她以及我朋友的子女。她再「婚」後我們仍然有書信往來，一年之中也見三二次面。但這次我踏進她的門口，一切依然如舊，唯獨不見了她的大兒子。當我問起的時候，她吶吶地說，他到學校寄宿。可是那天剛好是星期天，寄宿的學生多數回家，爲什麼他不回來呢？心裏有點懷疑，便叫她帶我一塊到學校去看他。上了的士她才不得不告訴我，她的大兒子已送入了孤兒院，原來悲劇之中還有更悲慘的悲劇，我的心不禁涼了半截。

（未完）

寒窗雜憶

不要殺雞取卵

記得童話中有段故事說：一位國王養了一隻神奇的鵝，這鵝與眾不同，每天都產下一隻金蛋，國王把牠看作國之至寶。後來國王貪心不足，認爲一天一隻金蛋未免太少了，金蛋既是自鵝肚中生出的，肚中一定還有無數金蛋，何不一次取出？於是殺了那隻鵝，剖腹取蛋。誰知時間未到，蛋未成形，連一個金蛋也沒有，白白損失了一個寶貴的財源！這種愚蠢的行爲，人們稱之爲「殺鷄取卵」。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卽令是一個統治國家的皇帝，向人民搜括財富，也應該遵守原則不能亂來。這個原則是培養財源，保護財源，決不可摧毀財源。我們的祖先在三千年前便懂得這個道理，規定：捕魚不得捕一尺以下的，捕魚的網眼必須有四寸大，否則不准入水。試想小魚的繁殖，既多且快，每尾都長成一尺以上的大魚，人民還愁沒有魚吃嗎？所以孟子說：「數罟（細密的網）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如果把水塘中的水戽乾，把大大小小的魚掃數捉光，當然一次可得到相當多的魚，可是從此以後便再也無魚可捕了！那叫做「竭澤而漁」，和「殺鷄取卵」的行爲是同樣愚蠢！

報載：本港由明年至一九七六年，有四千五百段地皮到期要續約，其中有住宅地，有工業地。工業界所受影響最大，續約後，要付十倍至一百倍的租金。據說，受打擊最大的，是界限街以北的工廠（例如官塘區），到期後，他們付出的地稅，將比目前高出百倍以至千倍。例如：在該地區內有一家工廠，佔地四十萬呎，他們付出的地稅，現在是每年二千元，將來要付一百三十萬元（六五〇倍）。

港府這一記悶棍，對本港工商業打擊得確夠沉重，於是議員們開始調查了；香港總商會也在開會研究地稅對工廠經營費用及貨價的影響了。有人說：「政府的做法，會置工業於萬刼不復的地步，租金太高，只令海外資金裹足不來。」又有人說：「政府此舉，是對於通貨膨脹火上加油，引致有關方面的不滿，並掀起加租潮。因爲政府是最大地主，現在帶頭加租，其他地主自然跟隨。」

政府這樣重估地稅，確是「竭澤而漁」，雖然能得到一筆可觀的收入，但以後如何？是不是不再打算在這塘裏養魚了呢？有詩嘆曰：

一、竭澤而漁是蠢才，魚蝦捕盡不重來；
若非化作黃鶴去，來日光陰實可哀！

二、寸金尺土使人驚，
地價年年直線升

古調今彈

葉其貞

從田橫之死說起（二）

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鼓勵婦女去死，去自殺，在很多場合也鼓勵男人去死，去自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死不亡就是不忠不孝。有時甚至「君」、「父」不開口叫你去死也不得不死。因爲一涉嫌到不忠不孝時，不死就不足以明志。是故在中國歷史上，實在不缺自殺的事例。可惜中華民族畢竟太崇高斯文了，就是死也希望死得斯文一點，常用的手段只是上吊、刎頸、服毒、投井。倘若那時中國人願意使用轟轟烈烈的殘忍得令人不忍卒睹的剖腹自殺儀式，相信中華民族千年之前早已成爲最懂得死的藝術的民族了，也就會令大和民族的剖腹顯得黯然失色。

太史公有死如泰山鴻毛的說法，「紅太陽」更進一步發揮了這種理論，鼓勵雷鋒、王傑、向秀麗、歐陽海等去作變相的自殺，也鼓勵「解放軍」、「紅衛兵」以及下一代純潔的中國青年必要時爲「三忠」而作變相的自殺，以便博取「死重於泰山」的稱號。然而什麼樣的死才是眞正的重於泰山，什麼樣的死眞正輕如鴻毛呢？這是必須仔細分辨而絕不能有絲毫含糊的。因爲只要有些許含糊就會受騙上當去爲人白白地送死。

我是堅決反對自殺的，所以對歷史上某些自殺的人物並不表示崇敬。因爲許些歷史人物大可以作最後一拚而不必那麼快地去尋死的。屈原的死歷來一直備受贊頌，但近來有人加以譴責。我卻介於這兩種極端意見之間。因爲屈原不死，於他的祖國——楚國也不能有什麼幫助了，而他的死也同樣於楚國沒有什麼裨益。他投汨羅江僅是尋求自我的解脫。這固然表現了他狂熱的愛國感情，也表現了他的頹唐情緒。然而他僅是一個詩人，不同於那些握有兵符，負有保衛疆土責任的將領，實在不應對他有太多的責怪。但他的自殺作風也不是今天所應該提倡的。

歷史上最偉大的自殺者，莫過於南宋的陸秀夫了。在陸秀夫的靈魂裏根本沒有頹唐，悲觀的影子。他所有的只是奮發圖強，作戰到底的決心，是一個最偉大的戰士。他背着帝昺在崖山投海自盡的時候，已經是戰到最後一兵一卒，不得不以死報國的時候。往昔乘船，每當船過崖門，我總禁不住要憑欄看看葱翠的崖山，看看滾滾東去的江水；總不禁要想起南宋偉大的戰士陸秀夫。陸秀夫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絕不遜於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而在那麼多自殺而死的歷史人物中，我覺得最不應該那麼匆匆忙忙去尋死的就是田橫，以及他的五百義士。不管太史公怎麼贊頌他，往昔的老師們怎麼歌頌他都無法改變我的觀念，我終始認爲田橫之死並不表現他的偉大，反而顯出他的懦弱。

說，一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欺騙蒙蔽，製造愚民等等。

反面教員

在思想控制這方面，他們稱之爲「思想教育」，「教育」之中又包括所謂利用「反面教員」和「反面教材」。可見，中共對於人的「思想問題」是極爲重視，毫不放鬆的。歸納起來，不外使用了「壓」、「騙」兩字。

然而，老百姓也不是這麼容易壓、容易騙的。人有思想，會想出道理，所以，中共「思想教育」的效果往往適得其反。

眾所周知，中共是不允許有表達反對意見的自由的，誰要是想在這方面自由一番，準吃苦頭。但老百姓心裏有話有時蹩着不講不行，於是把說話說得巧妙一些，幽默一些，中共就稱這類說話爲「怪話」。這類「怪話」可說是中共統治下的語言藝術的特產。

不消說，中共也是不允許誰說「怪話」的。誰說了「怪話」若是給聽見了，也要批判。他們目所有說「怪話」的人都是「思想反動」的。而這類被目爲「思想反動」的人就常常給揪出來做「反面教員」。

但事不離實，儘管中共出盡八寶，批判「反面教員」往往起了同中共願望相反的效果，而對老百姓卻恰恰起了一些「啓蒙」作用，看清了中共殘暴的本質。

曾經有一個農民，對中共的農業政策非常不滿，經常用說「怪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裏話，共幹聽了非常光火，把他揪出來批判。這位農民淡淡定定地說：「我沒文化，不知道什麼是好話、怪話，我只知道有怪事才會有怪話，如果沒有怪事，我說的話就不是怪話了。」共幹吃了一記悶棍，做聲不得，而這位農民的「怪話」反更引起人們的注意，更深入人心了。

有一回，他們要反「外流」，舉辦了一個宣傳「資本主義世界日漸沒落」的圖片展覽，專門介紹香港的木屋、失業等等情況，勸人們不要跑到這個「地獄」去，可是人們卻興趣濃烈地欣賞圖片中的高樓、汽車，反而使人們增加了對自由世界的嚮往。有一位農婦在參觀以後，語含諷刺地說：「既然香港生活這麼苦，我們滙點錢給他們做路費讓他們回來吧。」這話使展覽場中的中共工作人員爲之氣結。

批判那些逃亡者也一樣，往往使那些原對逃亡勇氣不夠的人去想：爲什麼他們要冒死逃亡呢？一想，理道通了，原來他們不甘受殘酷的統治，這樣就使人爲了擺脫暴力統治而競相效尤。中共的政權性質如此，一切手段又何濟於事呢？究其實，結果他們自己才眞正做了反面教員。

英菲

鏡

天下英華，今日夕陽衰草，更誰憑弔蟲沙？

「丟臉」的刑罰

三萬，當地官方報紙稱為「海灘執法大示眾」，被處決的八名犯人，其中一人的罪名僅是「偷竊汽車一輛」。偷車一輛而被處死，刑罰不可謂不重，與本港刑法比較起來，是過猶不及。

本港刑罰之輕，對青少年罪犯之姑息，引起警務處長發言抨擊，其後，電台也安排了一次「空中座談會」，以「罪與罰」爲題，恭請按察司、議員及律師等人參加討論，檢討罪案與刑罰問題，出席座談的法律專家一致贊成嚴刑重典，御用大律師巴士度更提出一個「別開生面」的建議：在罪犯臉上，塗上不脫色的油漆顏料，以作識別及懲戒。

中國古代已有「黥刑」，刺字於犯人面額等處，再以墨料塗染，被黥的人除了在受刑時抵受肉體上的暫時痛苦，還會留下犯罪標記，永難消滅。巴士度大律師也許參考過中國古代刑法，認爲黥刑可取，因而在座談會上加以變化提出吧？但這「新式黥刑」的建議一自電台播出，立即遭受「社會領袖」的反對，認爲塗汚犯人顏面，令其終身蒙受恥辱，是「不人道」、「無意義」及「侵害犯人肉體」刑罰，不宜採用。

社會領袖既欲遏止犯罪浪潮，又處處替青少年罪犯設想，自有他們的一套反對理由。其實巴士度提議的只是塗汚犯人顏面，並不刺字，犯人肉體上並無痛苦，問題是花面不易洗脫，罪犯若改過自新，除非借助整容術換掉面皮，否則雖欲「洗心」，亦難「革面」，花面公然示眾，自尊心大受影響。不過在下以爲堂堂一個御用大律師決不會作出「無意義」的提議，對付幾種罪犯，新式黥刑大概不妨一試。

第一類是强姦案的罪犯，對付這種人，治本方法是施以宮刑，使其無法作惡，若認爲宮刑不能用，則不妨處以黥面之刑，理由是：他們既然「侵害別人肉體」，使婦女終身受辱蒙汚，讓他們也終身因花面而示眾受辱，並不爲過；第二類是非禮、露體的色情狂，此輩罪不至腐刑，不妨施以黥刑，讓人見而防避，理由是：他們既無自尊之心，執法者不必顧慮花面會令其自尊受損，就讓他們「丟臉」可也；第三是那些以「毀容」爲威脅，迫良爲娼的敗類，最近有一青年罪犯以毀容脅逼少女賣身，得款萬元，法官礙於法例，僅判其罰款七百，其實亦應黥之，讓這種犯人親身體驗「不人道」的毀容滋味。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實在公平不過。在罪案紀錄「大躍進」的今天，在刑法上「復古」，似乎值得當局考慮。

江城子

漫談虛偽

鏡魂

在現實生活中，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虛偽的一面；分別在於主動或被動，惡意或善意。

一個秉性剛直、視僞善如仇的人，有時迫於環境，也不得不戴上假面具，言不由衷的扮演並不屬於自己的角色。

譬如你有一位陰險狡詐的朋友，而他又是你的上司的要好，你對他固然沒有半點好感，但又不便開罪他。不幸，一旦你給他纏住了，那麼，你大概總得堆起一副笑臉與他周旋，然後找尋藉口擺脫他。這言笑和藉口，便是虛偽的行動。

又假如你的女朋友穿起一套別出心裁的自製時裝，在你面前擺起模特兒的功架，擺股挺胸，嫚娜多姿，躊躇滿志，然後嫣然的徵求你的意見：「這套衫靚唔靚唔？」那時候，你不管她穿起這套衣服像個孝婦還是像個女妖，大概也不會給她當頭一盆冷水，直言不諱的否定她的心裁。

這些都是被迫虛偽的一面，這種虛偽沒有一絲惡意，並且還能守忠厚之道。但是，虛偽落在利慾薰心者身上，情況可就大不同了。

以前我曾認識一位任職的士司機的同屋住客，他個子矮瘦，膚色黝黑，外表一點也不漂亮；且年近四十，已是三位孩子的父親。但他居然以未婚之身，搭上一位十八歲的少女。當這位少女上鈎之後，他便給原有的糟糠之妻辦理「頂手」手續，然後隆重其事的舉行婚禮，大舉宴客。奇怪的是女家方面全部懵然無知，欣然的共吃聯婚筵。更妙的是，當這位少女生下第一個孩子，而同時發現當上了四個孩子母親的同時，這位的士司機卻又另外滾上了一位賣菜妹，晚上教她學習駕駛汽車之餘，還帶她到公寓去秘密授課。他果眞是活世情種嗎？我敢說一萬個不字。可以想像，他的一舉一動，離不開僞善與欺騙；而這僞善與欺騙，正是社會罪惡的淵源。

社會上的大騙子、大「滾友」，無可否認他們都是虛偽的天才。他們憑着一點小聰明，加上行動周詳，演技精湛，常常能令閱歷廣博的人也會懵然入彀。在這功利主義的社會，虛偽的確是一門熱門學問。商人在商店門前懸出「季尾清貨、賠本拋售」的廣告；女人把自己塗抹得像個木乃伊也似的招搖過市；乞丐把紅汞水塗在繃帶上；「走私客」由後門出進；狗肉和尚披起袈裟在壇前超渡眾生；寫過幾篇雜文的商人向青年朋友擺起正牌大作家的功架。似此種種，他們均能在這門學問上各顯一手。靈活運用虛偽，既可以保存名譽，解救困厄，更可以平步青雲，財源廣進。惟此，利慾薰心的人，莫不樂此不疲。

香港人有一句俗語：「太平山上望下來！」這句話起源於太平山上有一座

太平山上望下來——盡是老襯」之說。這句話雖然說來有點牽強，但也可以說明因被虛偽蒙蔽而受損的，並非絕無僅有。

話又得說回來。虛偽可以騙人一時，不可能騙人一生。一個秉性虛偽的人，他不可能找到一個眞正的朋友，甚至爲父母妻兒也不能忠誠相處。儘管他藉着虛偽這門學問名成利就，金玉其身，但到頭來他只不過是一條吐絲自縛的春蠶，把自己困處於一個孤獨可憐的小圈子裏，除了對着黃金也似的四壁自我陶醉之外，根本不知道人間尚有廣漠和諧、親善融洽的可愛天地。

世上最無聊的事，恐怕莫過於與一個虛偽的人相處；世上最煩惱的事，恐怕莫過於迫着與一個虛偽的人周旋。別的不用說，單要分辨他那句話是眞的，那句話是假的，已夠你頭痛。等着我們去幹的事情還多，何必要把寶貴的時間和精力花在這些可憐者身上呢！

誠然，當我們與一些新朋友接觸，一下子很難摸透對方的性格，而一般人大都慣於表現一手，總喜歡在新朋友面前把自己的缺點掩藏起來。其實這正中了廣東人一句口頭語：「除褲放屁——多此一舉！」相處日久，誰也得以眞實面目見人，芳草蕭艾，難逃取捨。虛僞的人，只可能不斷結交新朋友，但卻永遠沒有一位舊朋友。



爛銅爛鐵

藍海文

人們說生命是最寶貴的東西，其實祇是一些爛銅爛鐵。

街頭的廢品收購舖子裏，堆滿了一堆一堆的洋鐵盒、玻璃樽；握着秤桿，穿着黑布衣的收買佬，把一叠叠載滿馬經狗經的舊報紙裝進他的布袋，在與婦人爭論斗零一毫的價錢；製衣廠的工人把爛布碎倒出門外……

我們像收買佬一樣的忽忙。我們也把自己所熱愛的東西倒出門外。唉！我倒出去的不是我褲袋裏的穢物，那是我的天眞、我的熱情、我的理想、我的希望。我像收買佬一樣的忽忙，爲的是犧牲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快樂，把爛銅爛鐵賣給我的僱主。

猪肉每斤三元八角，鷄每斤四元二角，舊皮鞋是一兩元錢一對，爛鐵更祇值幾個仙。一天的生命等於二斤猪肉，一斤多重的鷄，幾隻舊皮鞋，一堆子的爛銅爛鐵。我艱辛地找尋我的買主，把我的生命一天一天地賣給他們。他們還常常挑肥揀瘦，我祇好熬到午夜，把青春像猪骨頭一樣搭給我的主顧。

這就是人的命運；我們每天都在吞噬着自己，昨天被今天吞噬，今天又準備給明天吞噬。這是一場人命的合法交易。每月大概有兩個交款的日子，顧客們會把你的價錢清楚地列在一張紙上，正如廢品舖開出收錢的單子。

我聽見人家在議論着價錢了，我看見收買佬在一步一步向我走近了；多少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五、一個做母親的吃掉了自己的兒子

最忠實，正直的列寧主義者，忘我無私地把一切都獻給了革命的戰士們，都成了整肅狂潮中，最先倒霉的一羣。這些當時寃寃枉枉地死掉了的人們，不但有權利洗清自己的沉寃，恢復自己的名譽；而且也有權利被人民尊爲斯達林恐怖政權下的烈士，接受萬世馨香。

我認爲：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打的時候，斯達林的腦筋，就開始不清楚起來了。

戰後烏克蘭的「再建設」工作，主要都放在那些老年人、殘廢人，不合徵兵資格的人，以及婦女們的手裏。

我們想盡了一切方法，來大量地把糧食供應給國家。但是，人們卻口聲聲地要求：農民們要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放在最末一位。人們也一口咬定，要求烏克蘭繳納四萬萬蒲特的糧食。這個數字，其實並不是根據我們生產能力來制定的，而是根據國家需要我們出產多少來決定的。因此，這種「繳糧定額」，簡直就是最道地的「勒索」。

我收到許多使人慘不忍讀的「陳情表」。其中，有一封是一位集體農場的主席寫來的。他寫道：

「赫魯夫同志！我們現在總算把繳糧任務完成了。不過，我們自己家裏，眞是粒米無存，連指甲縫裏的米灰，都沒有留下一絲一毫來。

繳了糧以後，我的責任已盡。你是不是能如數地收到；上繳，那都是收糧站的事，要看你自己的運氣了。」

不久，我就看得很清楚：這樣高的「繳糧定額」，一輩子也完成不了的任務。據一羣農業專家的估計：戰前的烏克蘭，雖然可以年產五萬萬蒲特糧食，但是，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能夠產出一萬萬至兩萬萬蒲特，就很不錯了。

我認爲：對這種事非要「打開天窗，說亮話」不可。根據過去的經驗，要突破莫斯科官僚主義者的頑抗，眞正及時地解決一個問題，直接找斯達林去告「御狀」，有時倒是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如果事實擺得很明顯的話，斯達林也往往會毫不遲疑地估到我這邊來，給我大力的支持。

我希望這一次他也會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看這個問題，不會認爲這又是一種「破壞活動」，像他平常需要一個用來進行鎮壓和勒索的藉口一樣。

我準備了一份給部長會議用來參考的文件。同時，我還書面地要求：普遍配給糧食票，使我們可以解決農人和飢民們的糧食問題。

我知道斯達林的脾氣和喜怒無常的性格，所以不大敢把這文件，直接寄到莫斯科去。不過，另外一些同志，也有他們的理由：

「這篇東西，他根本就不會看見。我們已經和柯西金交涉過了，他已經一口答應，把糧食票發給我們。」

我考慮了很久之後，才把這文件簽了字寄出去。那時，斯達林正在遠方渡假，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斯達林的面前，來開我一個大玩笑。所以，他們馬上就把這文件用最迅速的方法，轉到斯達林那裏去了。

斯達林在打給我的回電中，把我罵得狗血淋頭。他說我是一個「大有問題的人」。我的目的只是想表示：「烏克蘭連自足自給的資格，都還夠不上」。同時，我所要求發給烏克蘭的「糧食票」，也多到了「寡廉鮮耻」的程度。

我不用閉上眼睛，就可以想像到：一個大風暴又要到來了。這一次，不但我要遭殃，就連全烏克蘭的人民，也要跟着倒霉。現在簡直連神仙也沒有辦法，能把烏克蘭從飢荒中救出來了。

斯達林一回到莫斯科，我馬上就跑去見他。他對我的不客氣，簡直很難加形容。這時，眞眞正正是到了千鈞一髮的關頭，一句話不對，馬上就會列名在「人民公敵」的黑榜上，不必再回家去睡覺，盧布彥卡監獄，自會替你留一個房間下來。

我越堅持：烏克蘭需要援助，斯[illegible]發。事實上，烏克蘭的饑荒，那時早已爆發了。餓死人的消息，不久就接踵而來。鬧得最利害的時候，還發生了吃人的現象。在一座橋下，人們發現了一個人頭和兩隻腳板，其它的部份，顯然都是被別人割去吃掉了。

我在烏克蘭的助手克瑞欣科，向我報告過他在一座集體農場中，親身體驗到的經歷：

「一位女農民，把她親生兒子的屍首，放在一張桌上，然後一塊塊地切開。

一邊切，一邊說：『女兒我們已經吃下肚子去了。現在最好把兒子醃起來，才能多吃一些日子。』

赫魯曉夫同志！你相信不相信？一個做母親的人會在餓瘋了的時候，吃自己的兒子?!」

我把這些事情，都老老實實地講給斯達林聽了，可是，這把他惹得更生氣：「你這個膿包！」他簡直在大吼：「你這個軟得像豆腐一樣的傢伙！她們是故意在你面前，做給你看的。目的就是要你的心軟下來，好讓你上當！」

看來，他在這方面，還有別人供給他情報。而他又顯然對我所說的那些東西，遠不如對別人報告的那樣重視，甚至於還有些人在故意散佈謠言：我完全受了地方勢力的影响，而且正在大步地走向「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道路！

斯達林具有一個非常蠻橫和暴如烈火的性格，他的殘忍雖然並不一定出於惡意，但卻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稟賦。無論對什麼事，什麼人，他的態度都粗獷得令人吃不消。（未完）

小說

日夜

田韋

五、生死線上

睜開眼睛，周圍是漆黑漆黑，頭昏沉沉的，只覺得空茫茫的一片，冷冽冽的風吹來，野草簌簌嘯響，寒風使我渾沌的意識清醒過來，頭頂朦朧的星星也漸漸變得清了，像綴在黑緞上的寶石在閃閃，很近很近的，似乎伸手就能摘下。

我想爬起身來，可是，全身疼得火辣辣，手腳無力，發冷般直發抖，身軀沉重得不屬自己的一般，剛站起又頭重腳輕的倒了下來，心砰砰的跳，氣喘吁吁。

我坐在地下，心裏泛起一絲淡淡的悲哀：我竟衰弱得這麼不濟了，前面要走的路正還不知道有多少，這……怎麼得了！

我黯然的閉上眼睛，身體似在漆黑的天空裏浮蕩，隨着星星，隨着流雲在變幻、飄浮，迷迷糊糊中我想到死亡，大概，死就是如此的吧？相信是差不多少，這滋味並不太可怕，也不太難受，像……忽然，我腦海裏浮起實驗室裏的抽空試驗，那玻璃罩裏的小鳥，當空氣越來越稀薄時的掙扎，直至死亡……掙扎……死亡……爲什麼？我……小鳥……我似乎看見了死神，深黑的，披着深黑披風的女人，帶着微笑，這麼溫和，溫和得使我想睡，深深的熟睡，全身血液開始變得濃稠、凝結、痳木……我

……暖烘烘的陽光照在身上，我再度醒來，頭又重又疼，我想舉手揉揉兩側太陽穴，可是兩手是這麼的疲軟、沉重，抬不起來，眼皮也像掛着鉛塊，努力了好一會，到底睜開了一線，一下子，白花花的陽光刺得眼睛發疼，原來是日光，白天了！我心裏噗了口氣，又捱過去一天了，我仍然還活着！

到底，我掙扎了起身，發覺自己站在一座山峯上，四周是如此的荒涼寂寞，沒有一棵樹，沒有一滴水，除了脛高的野草，什麼也沒有。

烈日當頂，雲朵飄飄，山巒起伏，前面山下是浩瀚的海洋，海水在陽光下閃耀，萬片銀光，海，我到達海邊了！幾艘漁帆在平靜的海面緩緩移動，遠處幾個小島突現在藍湛湛的海上，我的心不禁狂跳，顫抖的手摸出指南針，小心的對着方位，雪花膏盒子做成的指南針顫悠悠的抖動着，不錯，那就是我的目的地了！一剎時，我高興得忘記一切，忘形得歡叫起來，高興得直想大聲歡呼，高興得想在地上打滾！

十三天，十三天了！

從廣州出發起，我已足足走了十三天了。在第三夜，我們走到「藍河段」，不幸被放哨的「狗」發現，五個人被衝散了，以後我一個人又走了十天，晝伏夜行，翻山涉水，繞村莊、避崗哨、吃野菜、飲泉水，衣服變成碎條條，鞋底磨得穿了窾，痙裏滾，終於，今天我來到了海邊，望到了目的地！我怎能不高興，我怎能不激奮！

而待激動平靜下來，心頭的悲哀卻是更加的沉重，在「藍河段」背包丟了，球膽、手電、乾糧……全沒有了，十天來，我靠樹葉、山稔子、草根、山泉塡着肚子，餓得頭暈眼花，不知昏死了多少次，虛弱得腳步蹣跚，望着茫茫的大海，我頹然坐下，雙手捧着臉，只想哭，可是，我只有悲傷、沉痛，流不出一滴眼淚，叫不出一點聲音！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再抬起了頭，不，我要前進！十三天都捱過去了，我決不放棄！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要掙扎，我就要走，爲了生存，爲了自由，爲了死去的親人，爲了水深火熱中的弟兄，我只有前進，直到勝利！

我腦子裏重溫着千百遍邊防地理圖，南方，南方是茫茫的大海，遠處那突出海面的小島就是原計劃中的登陸點，可現在……東南，不！西南，對！沙頭角、打鼓嶺、文錦渡、深圳就在西南方，不能游水，我可以走陸路！我能的，我一定能的！十三天都過去了，大不了再走個十三天，走！我頓時勇氣萬丈，信心百倍，邁開沉重的雙腳，沿着蜿蜒的山脊向西南方前進。

十四天：白天我藏在乾涸的水溝裏睡了整天。很幸運，我碰上了一塊甘蔗田，折了一大捆未熟的甘蔗，嚼得口腔嘴唇全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鮮血和着蔗汁一齊吞，今天，總算沒挨餓。入夜，我繞着山脊繼續向西南方走，西南方一片光亮，我肯定那是深圳火車站的燈光，不知摔倒了多少次，可我並沒停步。

十五天：天朦朧亮時，在山上拾到一頂爛竹笠，上面的字跡雖然已模糊，但依稀還辨得出是「鹽田」兩字，我估計這是山裏人丟下的，「鹽田」，就是說我已進入「梧桐山」區了！

當旭日高升，陽光驅盡了晨霧，我翹首張望，果然，那巍峨的梧桐峯就在我面前！晴空萬里，襯出梧桐峯是那麼的高峻雄偉，蒼蒼鬱鬱，十五天，我到了梧桐山！

就可以到達山頂，一切順利的話，那麼，明天晚上我就可以進入香港地界！想到這裏，我禁不住從心坎裏漾起一陣歡欣。

陽光已漸漸轉熱，時間不早了，我趕緊找到一個山草茂密的小山谷鑽進去躲藏起來。我躺在一個石坑裏，身體蜷縮成一團，閉起眼睛，實在太倦了，一下子，就熟睡過去。

睡夢中，我朦朦朧朧的似聽見一片嘈雜：女人的高音、小孩的尖叫、和高吭響亮的客家山歌「啊——嗨！」號子滙成一片，我彷彿回到久別的故鄉，這一切是多麼熟悉和親切，兒時在山間牧牛或打柴草時，也總是愛這樣的高聲呼喊，扯起尖嗓打「啊——嗨」，「啊嗨」能繞山過坳連穿九面嶺。回憶把我迷迷糊糊的帶回過去的時光中，使我沉醉，忘卻現實的可怕！猛然，我記起我是在作亡命逃亡呀！迷夢刹時驚醒，不，不是在做夢，四周確實響着人聲，我的心緊張得砰砰地跳，像要敲破胸膛而去，我豎起耳朵仔細聆聽，眞的，一陣陣的狗吠雜在叫喊裏，有女人、有小孩，人數還眞不少哪！爲什麼？幹什麼？我心念急轉，想起人們傳說的「搜山」，邊防區的共軍不時會强迫整村整鄉的百姓進行搜山，不論婦女，小孩全都得參加，拉開幾里長的人網翻山越嶺搜查，人網過處，藏匿的偷渡者很少能倖免的，難道……不，我聽淸他們的談話，原來是大羣結伙上山割柴草的。一顆提起的心才稍稍鬆下，我輕撥開一縫蓋在身上的野草望出去，剛鬆緩下來的心弦又緊綳：山上山下全是人，最近的一個女人離我不到十五碼遠，正揮動着雪亮的鐮刀向我這裏一路割來，我緊張得冷汗直冒，怎麼辦？走吧，可光天白日底下我能往那裏跑？周圍儘是人，我怎麼對付得了？而且，我也根本跑不動了！額頭流下的汗水醃得眼睛又澀又痛，我死忍着不敢稍動，生怕被發覺就完了！可是，我就是不動，遲早也會被發現：那女人正越來越近了！我瞪大眼睛緊緊的盯住她，她穿着一套緊身的黑色唐裝衫褲，雙手手腕戴着水草編織的護袖，頭上是圈布露頂的竹笠，看得出是一個道地的山區客家婦女，她左手抓住也不敢喘，身子越縮越緊，恨不能鑽進地裏去。

啊，天！我該怎麼辦？我忽然想到了祈禱，是的，祈禱吧，我心裏閃過一絲諷刺的苦笑，除了祈禱，我又還能做些什麼呢？天主，聖母瑪莉亞，我的母親，救救我吧，救你的兒子吧，保佑我不被發現，保佑我渡過難關吧！主啊，救救你的兒子吧！我心裏飛快的禱告，前眼仍緊緊盯着一步步向前踏來的女人，一步，一步，再一步……那穩實的腳步就像踏在我的心間，令我喘不過氣來！突然，我失去了再看的勇氣，像一只洩了氣的皮球倒回剛才躺着的石坑，閉起眼睛，「完了！」心裏長長的吁了口氣，連剛才的緊張也消失了，我只覺得疲倦，疲倦得要死！「來吧，我不會走的！」我摸出腳綁中的匕首，橫放在胸間，心情是反常的平靜，我緊握着匕首，到他們動手捉我時，我可以從從容容的死，刀尖對着心口，只要一用力，就插進心臟裏去，死，算得什麼呢，與其被捉去受盡酷刑，在拳腳、棍棒、皮鞭、槍托下而死；在黑暗發臭的監牢，勞改營裏而死；在「宣判大會」嘈鬧的聲浪裏，沾滿口水鼻涕，受盡惡毒的咀咒像小丑般的死，還不如就死在這裏！這裏有陽光，這裏有新鮮的空氣，這裏有樹木，青草，死在這裏好了萬倍！死，又算得什麼！

我心裏有種好笑的感覺：十五天，掙扎了十五天，不，應該說是掙扎了整整二十年，還不是爲了要活，爲了生存，對生命應該是留戀的，我不願死，也從未想到過自殺，可是，現在我卻顯得對生命是如此的淡漠，決定了自殺，死的陰影罩在眼前，我卻是這樣的平靜和易於接受，這是爲什麼？難道這就叫做「勇」和「視死而歸」？我思考着而不得其解，了解他人固然不易，要認識自己何嘗不是一樣的難？帶着莫名其妙的感覺，我笑了。

鐮刀沙沙的聲音越來越接近，我雖閉着眼仍然感覺得出鐮刀揮起時帶起的刀弦寒凜凜的弧光；並且感覺到了對方微帶喘息的呼吸，嗅到那種年輕女人身上特有的汗味，我忍不住再張開了眼睛，她就在我前面三四步遠的低着頭默默的砍着山草，右手緊身的衣服顯出她豐滿結實的身段，簡直有點像是舞台上的演員在舞蹈，微黑的臉孔帶着兩朵紅雲，五官端正而秀氣，沾着一層汗珠，是個年青的姑娘呢，她抬起左手用衣袖抹了把臉，突然望見了我，成個人嚇了一跳，「啊！」的發出一聲驚叫！臉色驟然變得青白了，口張成了個圓圈，眼睛呆呆的望住我，充滿了驚恐，疑怯的神情……

一秒、二秒、三秒……

我動也不動的望住她，嘴角掛着一絲淡淡的微笑，眞的，我沒想到她會驚成這樣的。我們互相注視着，一秒、二秒、三秒……

「阿秀怎麼啦？」山谷傳來一聲女人的詢問。

她仍呆呆的看着我，眼裏疑怯的神情漸漸消失，顯然，她已了解了是怎麼回事，知道了我是什麼人。

「阿秀，你在做什麼？」先前那女人的聲音又響起。

「啊……沒，沒什麼，我的手被刺了一下。」她急忙應道，聲音有點發顫。

我緊握着匕首的手一下子疲軟了，胸膛間熱呼呼的，我對她笑着點點頭，那是表示我的感激，雖然我笑得很不好看，那實在是從心裏發出的。

直至日頭轉西，割柴草的人羣才鬧鬧嚷嚷挑着大把小把山草離去。這中間二、三個鐘頭裏，那年輕姑娘——阿秀，一直在我的附近轉，還給我上面蓋了一層密密的樹葉。幾次別的人來割草都讓她借故遣了開去。

我躺在石坑裏，全身蜷縮成一團，這姿勢已保持了大半天，直到人們走後才感到屈得痲痺了，那腰骨，疼得折斷了般，好難受，我挪動身子，艱難的換了個姿勢，從阿秀替我加上去的樹葉縫隙望出去，日頭就快要落山了。我再閉上眼睛，阿秀聰慧、同情的眼神，黑黑紅紅的臉蛋又浮現在腦海裏。

「謝謝你，阿秀姑娘，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謝謝你。」我心裏默唸着，誠心的祈禱，感謝天主，感謝神，你賜給人類的愛心，又一次表現，擊敗了紅色的魔鬼。

（下期續完）

殷海光的本來面目

李志堅

一個時代悲劇小人物

殷海光是這大時代中的一個悲劇小人物。這悲劇，是由他自己擔任了編、導、演。蓋棺定論：是虛假的知識害了他，邪惡的觀念誤了他，政治的野心毀了他。由於他搞邏輯和思想方法，但他不腳踏實地的從事於學術的研究，祇是利用一批徒弟捧、吹，被捧上九天，但他缺乏眞才實學，經不起胡秋原先生一篇文章，把這位自詡爲「大師」的小人物從「學術」寶座上，打入了九層地獄，否定他二十年來以宣傳手法培植的「學術地位」。他不認錯，也不認輸，於是指揮着小爬蟲們而進行「知識欺詐」。結果又被徐高阮先生用抽絲剝繭的手法，把他那包藏着邪惡觀的眞面目暴露給社會。至於他的政治生命，早隨着「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結束而結束了。

在殷海光逝世後不久，剛巧有一位在台灣從事文化工作的朋友來港，我倆縱談港台文化情況，這位朋友對殷海光會作上述的評論。

自從大陸淪陷，現在我國知識分子，不論其爲流亡海外或播遷台灣，又再臨一次歷史的考驗，在這考驗中，他們所走的道路，在在均足爲今後中華民族禍福興衰的決定性因素。因爲今日中國的抗共鬭爭亦即是文化鬭爭，這一鬭爭的成敗，將是我們後代子孫人獸之間的分野。所以當今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們認爲最重要的是——不要自惑惑人。對於一種學說、思想的利弊得失，在還沒有透徹了解時，決不能任意瞎吹，因爲這樣不但困擾自己，也困擾別人；甚且貽誤國家民族以及全人類。

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五四運動時代，有的人極力提倡杜威的實驗主義，有的人極力提倡馬克斯的無產階級專政。至於實驗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在？他們都是人云亦云。結果，提倡馬克斯學說的人，最後還是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陳獨秀經長時間的研究，終於提出一個理論說：「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理走向大衆的民主。」至於提倡實驗主義的人呢，終其身就在「假設」與「求證」那套方法中繞圈子。於是，所謂「自由分子」，便以爲共產主義不妨當作一個「假設」，主張它在中國作一番實驗。當大陸淪陷時，共黨同路人的大量增多，雖其因素很多，而在思想上醉心共黨者，道理根本在此，這一點，今日値得我們沉痛切實的檢討。

近二十年來，殷海光擺出「青年導師」「國家棟樑」的樣子。可是爲人浮誇狂妄，都是罵人「無知」，從不承認自己無知。甚至大言不慚地說幫他人掃霧，幫他人求知。直到他臨死時所寫的「病中語錄」其中第三條：「我最大的特質就是能否定自己，我覺得以前所寫的東西，都沒有什麼內容，僅僅是我的心路歷程中的一些紀錄」。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而有徵。

居浩然先生對殷氏的評價

最近我從傳記文學讀了居浩然先生所寫「徐高阮與殷海光」一文，其中對於殷海光的生平，提出具體的事實，而有中肯的評論，揭穿殷海光的醜陋面目；誠如居先生在文中所說：「過去我一直沒有在文章中點殷海光的名，可說是濫情主義作祟。現在眼見台灣香港的無知之徒將殷海光捧成偶像，越捧越離譜，才忍無可忍地將事實眞相全盤托出。我的同鄉學弟才氣縱橫，有志願、有抱負，卻沒有學問，更說不上有學格。徐高阮說他知識欺詐，我完全同意。」

現在我把居先生這一篇文章，撤開徐高阮部分目；更使我們看了一幕殷海光的編、導、演的悲劇，一幕知識欺詐的悲劇。

首先，我們要知道殷海光在大學時期究竟是怎麼的一個人？居先生有了下面的記述：

「……殷海光早在昆明進西南聯大肄業時已有中國國民黨黨籍，在校園中同學們背後稱他爲國特。抗戰勝利，復員京滬，他還忠心耿耿，替中宣部寫過一冊題名爲『中國共產黨之觀察』的小書，宣揚反共抗俄國策，由獨立出版社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在上海出版。但到台灣後卻轉爲反政府的言論，標榜民主，國共並反。（徐）殷兩人俱有才氣縱橫的個性，因此早年即受知於名師，也都生不逢時，未能一顯身手，就鬱鬱以終。

清華大學與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原是一家，所以徐、殷都是我的同學，徐比我早進清華，卻因參加中共及學生運動而遲我畢業。殷則不但同學，而且是湖北同鄉。他在我畢業那年（一九三八）考進西南聯大，一九四三年未畢業即離校去當翻譯官。戰時政府鼓勵青年從軍，祇要大學讀滿三年而當翻譯官，或從軍一年即以畢業論，所以殷海光列名一九四三年西南聯大文學院哲學系畢業。前面說受知於名師，就是在哲學系爲金岳霖先生所賞識，金岳霖先生所賞識而確有才氣的是沈有鼎、殷海光、王浩三人，後來傳衣鉢的卻是王憲鈞。……殷海光則才勝於學，始終不知道什麼是他所長，可斷言的祇是邏輯方面乃其所短。」

邏輯學非其所長

事實上，殷海光在學術上是很平凡的，其所著「邏輯基本」與「邏輯新引」兩書後，他的徒弟則捧爲「大師」，大擂特吹。這兩本大作內容怎樣，姑不論列；顧名思義，都是邏輯方面的起碼知識而已。其實，嚴格說起來，把他這兩本大作放在學術的天秤上去衡量一下，究竟能顯出多少份量來，實在使人懷疑。今則居先生一語道破；搞邏輯正是殷海光的所短，當然說不上有什麼成就了。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竟然利用徒弟吹、捧來製造自己的學

們常常說他在台灣受了許多的迫害，究竟事實是怎麼樣；居先生在本文中有這樣的敍述。

身懷鉅金口喊窮困

「殷海光對國民黨失望後，國民黨連一錘一鍊都沒有加諸其身，從好處，國民黨有人性，從壞處講，國民黨軟弱無力，馴至國民黨的叛徒也經不起考驗。表面上看來，殷海光在台灣受盡迫害，因營養不良而生癌症，以致一病不起。骨子裏除癌症致死乃事實外，其他均屬虛構，連殷海光生前口口聲聲叫窮都是假的。我為澄清這一點曾專函費正清，問他有沒有接濟殷海光。他回信說曾透過哈佛燕京學社補助研究費如下：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　（美金）七五〇元
八月廿二日　八〇〇元
十一月十四日　一、二〇〇元

以上共美金二千七百五十元，合台幣十一萬元，顯非小數。不但如此，費正清回信中特別聲明，這項情報，公開與否全由我決定。換句話說，他並不認為這是什麼秘密。那麼，誰在欺瞞世人呢？殷海光！我為此公開這項情報，同時指出，國民黨並沒有迫害殷海光，費正清也沒有陰謀詭計拆國民黨的台。美國是言論自由的國家，費正清公開親共，別人也可以公開反共，用不着偷偷摸摸在暗中做手脚。」

殷海光的醜陋面目和虛偽作為，在居先生這一篇文章揭露無遺了。

無實學自欺欺人

徐高阮先生說殷海光知識詐欺。居先生是完全同意的，在本文中他提出具體的事實：

『徐高阮所舉例ego-Centric Predicament的譯名引起的一連串錯誤問題。這個英文名詞殷海光譯作「自我中心的論斷」（亦作「自我為中心論斷」）乃是無法詭辯的錯誤，因為Predicament英文原義不是「論斷」而是「賓辭」，早在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中已說得清清楚楚。於此亦可見殷海光的論理學都不知道。至於 ego-Centric Predicament乃從Self Predicament而來，後者並非什麼專門術語，英美人口語中常能聽到。去年九月我剛到紐約，就在公共汽車站聽到一個也在等車的女學生自言自語提及這名詞，我問她在那裏讀書或教書，她說她是西東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我問她Self Predicament 是否哲學名詞，她笑着說，當然不是，這祇是指自己造成一個兩難之局（她口中原文是dilemma），由此我將 Self Predicament 譯為「作繭自縛」，並以之向王浩請教。他當時沒置可否，第二天有了答覆：「我今天打電話給你專為告訴你，昨天你說的譯名太恰當了。這種天衣無縫的譯名，十年難逢一次。」

用作哲學名詞，ego-Centric Predicament不妨作「自我中心難局」，其重點在「難局」。殷海光既誤譯作自我中心論斷，又將重點放在「自我中心」上，這才引起一連串無以自解的錯誤。即用上述名詞來說明，殷海光的錯誤正就是他自己造成的兩難之局，也就是作繭自縛！到這裏為止，我完全同意徐高阮對殷海光的批評。但徐高阮加上「共同」兩字，說殷海光及其學生共同知識欺詐，則我不能同意。殷海光本人一知半解，總還有能騙人之處，他的學生輩只會「純瞎說」，怎麼能共同知識欺詐？最好的例子是殷海光死後出版的「春蠶吐絲」，那裏面不要說毫無眞理，連眞話也很少。有些顯然是騙人的話，騙不到徐高阮和我以及所有在北平讀過大中學的，卻能騙台灣現在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在「春蠶吐絲」一〇六頁至一〇七頁有如下一段話：

初到北平的時候，金（岳霖）先生要他（指殷海光）去看看清華大學，叫他到沙灘北大去搭燕京大學的校車，金岳霖在清華大學門口等待他。燕京的校車是銀頂的豪華巴士，上面坐的男女學生穿著很摩登，很講究的衣服，模樣很斯文也有些洋氣。殷海光穿着鄉下黑土布的高中制服，擠身其間，顯得土頭土腦，很不調合。他自己一個人，又沒人跟他說話，顯得在清華校門口等他，見到了金先生，眞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金先生帶他參觀了一番，談了一會，最（原文如此）到一個很講究的餐廳吃飯，金先生的幾個熟識的男女來一起吃飯。那些清華、燕京的學生舉止斯文，有點高貴氣息。他們談話之間常挾（原文如此）着英文。

我想抄到這裏已經夠了，以上一段話裏竟沒有一句是眞的！那時候（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徐高阮和我正在清華上學，我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上清華而搭燕京校車的！金岳霖先生也許特別對殷海光客氣，但殷海光根本不知道清華大門在那裏！在殷海光想像中，清華、燕京大概就在一起，不知道兩校之間鷄犬尙且不能相聞。何況出西直門走公路的話，先到燕京，再走不近的一段路才到清華，搭燕京校車怎麼能到清華？燕京校車幾曾由沙灘北大出發？這些都只能欺騙沒到過北平的小孩子，我若將背景改變為現時現地，以東海輔仁代替清華、燕京，又假定東海設在淡水，輔仁設在關渡，校園則仍舊有台北新莊、台中大肚山的校址那麼大，讀者就能一望而知殷海光的欺人之談了。

空嚷民主目中無人

殷海光身為哲學教授而不懂哲學，這在台灣本不足為奇。他偏要強不知為知，於是構成徐高阮說的知識欺詐。不但如此，我最不同情他的是標榜民主；民主的基本信念在眾生平等，殷海光自視高人一等，從出發點上就民主不起來。他在病中對儒家思想發生好感，看來和他平素主張不合，其實極為自然。講君子小人的儒家思想徹頭徹尾是階級性的，所謂君子以天下為己任，就是高人一等，也就是二十世紀政治思想中的法西斯蒂。殷海光動輒罵人想做教主，他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蒂教主，只是披上一極不相稱的民主外衣。』

當年的殷海光已經死掉了，讀了居浩然先生這篇文章，現在的殷海光已經告訴我們他不是一個「學術大師」，他簡直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敗類了。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在整肅程序上，區分為四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要各人由國際局勢的分析，檢討到每個人的思想行為，對團體的認識，與對領袖（當然蔡文治）是否忠誠，這名之為自我反省大會。第二個步驟：每個人對每人自我反省的語言進行批評、檢討、鬭爭，這名之為思想整理大會。第三個步驟：針對以上各人發言，進行不記名互相的投票，對以上自我反省發言的人，是否忠於團體，被投有不忠於團體票的人，馬上遭囚禁，這名叫幹部審查大會。第四個步驟：經過蔡文治預選暗中選派佈置成熟的人員，某人為某單位盟書記，經過例行選舉，把暗中圈定的人經過選舉手續，選為某單位書記，這叫做「建盟」。

蔡文治在塞班島上，閉門苦思一月，所能完成的就是這一個方案。當他這一個方案完成以後，再經過一個月時間的準備佈置，建盟前的清算鬭爭大會，就在一九五三年的三月間的上旬，分別在塞班，東京兩地展開。

當大會進行到第三個步驟時候，在幹部審查的投票下，塞班島上的××，以及張大王殘餘一部份人，統統的遭到逮捕，冲繩島的第二集中營，就因為這一批人而開闢了。

「自由中國運動」結束

建黨建盟大整肅，並沒有挽救蔡文治垮台的命運，註定了自由中國運動壽終正寢的是美國的大選。

一九五二年年底，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白宮主人的爭奪戰，經過了全國民意的抉擇，共和黨戰勝了民主黨，艾克擊敗了史蒂文生。

一九五三年的春季，艾克登上白宮的寶座後，審查上一屆民主黨杜魯門總統任內經費，在援外特費項下，寫着自由中國運動的一筆不太小的鉅款。艾克的遠東政策，除對台灣國民政府援助外，不援助國民政府以外反共勢力。當艾克看到了有如此的一件事，就決定了把這一個團體劃掉！當然一個團體成長也是由小而大的，要劃掉一個團體當然需要慢慢的來。勾消這個團體在原則已是決定了，惟勾消的時間尚有其伸縮性。

支持蔡文治的人力量可能範圍以內，就支持蔡文治如此作，所以蔡文治建盟前後逮捕人時，美國人也拿着明幌幌的手銬。在美國人方面，當然支持蔡文治的人，不希望他垮下去，只要蔡能作出一點成績來，這一批支持他的人，才有面子。蔡文治在這個期間，敢於大殺大整，而美國人又大力支持的原因也就在此。自由中國運動在海外的東京、塞班、冲繩三個基地，中國人的總數並沒有超過五百人，在這五百人當中，被關進鐵絲網集中營內差不多佔了一百人以上，加上一批曾經被關入禁閉室囚禁一個月以內，即行釋放的一百多人來說，在五百人當中，曾經被囚禁過的約二百人左右，恰為總數的五分之二。以這個比例，假定蔡文治在美國人支持下，獲得大陸政權，五億人口的中國人，就有二億人遭屠殺與被囚禁起來。

在美國人支持下的蔡文治，瘋狂的把共產黨整風，清黨的法寶，毫不保留的搬到海外基地去，來對付中國人自己。這一種措施確實收到了一時的效果，於是在整肅後每一個大會的場合中，可以聽到了：「總司令萬歲」的呼聲！批評蔡文治的人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每個人沉默不言，每逢開盟會，每人照背，預先編製好一篇「台詞」。公餘之暇，誰也不敢和誰來往，誰也不敢和誰說眞話，當蔡文治建盟以後的海外基地，中國人氣氛呈現着「偶語棄市」的現象。

在表面上看，蔡文治認為這樣的整肅是成功了，但是這種成功並不能挽回已註定要垮台的命運，自救之道，回過頭來再效法台灣的克難運動。

冲繩島這一個基地，中國人佔有的地方，乃是一個大兵營，不過這一個兵營，鐵絲網的範圍大一點罷了，而且這一個鐵絲網內的荒地卻也相當的多。當一九五三年春季，蔡文治的大整肅完了之後，東京總部遷到冲繩，東京方面變成為指揮所，由劉永昆在那裏負責。在整肅完了期間，為了要爭取成績，不顧大陸情況如何，進行對大陸空投。另外並增闢了一條由港、澳對大陸的陸上潛入的一條路線，東京的指揮所就是專門負責陸上潛入的工作。空投的空投，陸上行動的陸上行動，然而這樣行動的人畢竟太少，停滯在冲繩、塞班的人，蔡文治便發動他們克難生產，這時在塞班方

的來，就是負責有處理結束自由中國運動的任務。

一九五三年的九月份，香港星島日報刊出一則新聞，美駐台灣軍事代表團長蔡斯到冲繩，接洽辦理在冲繩受訓的韓俘回台灣。這一則新聞絕非空穴來風，這時的蔡斯團長確實到了冲繩，辦理韓俘問題只是對外界的掩飾，實際卻是接洽自由中國運動的一批人如何歸來台灣的技術問題。而蔡文治呢，早在這一年的八月份接到美國通知，空投停止，自由中國運動結束，所有人員全部歸併到台灣去。這一個晴天霹靂，自共和黨登台以後，蔡文治早預料遲早總會來臨，結果終於來臨了。

依照美國人原定計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一批人，完全歸併到台灣，這裏就有很多問題不能解決，第一、在自由中國運動當中一批高級人員，曾經在大陸貪汚有據，通緝有案（劉永昆就是其中的一個）。萬一這一批人，被送到台灣去，雖然台灣可以看在洋人面上，但是對國家的法令紀綱作如何交代。第二、有一批人因政見確實不見容於台灣當局，而此一批人被强迫送去了，無異把他們送入火坑。第三、就蔡文治本身來說，他在洋人支持下，反台反蔣反了三、四年，這一下回到台灣去將何以見人。基於這些原因，當蔡文治接到美國人正式通知後，一直在和美國，往返談判，最後終於取得協議：凡自由中國運動人員，以歸併台灣爲主，不願去台灣的則遣送來香港，結束以後的自由中國運動人員的出路，只有這兩條。

當蔡文治看到他這兩個團體，不可能再得到美國人支持的時候，曾計劃在塞班開荒自立以待局勢之新發展，在塞班島，在日本時代糖的產量每年就有二百萬美元的收入，而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該島變成一片荒蕪，土人生活男的替美國人充工人，女的替美國人作下女，以換取美國剩餘物資的過期罐頭。蔡文治在塞班開農場的計劃，很想把塞班滿山遍野，無人收割的甘蔗變成糖，預備在塞班開設一個製糖廠，把海外基地所有中國人，安插在塞班島上，從事糖的生產，先求自立自助，以待國際情況轉變。美國人文化本質是只講今天，沒有過去和將來，表現在他們作風是用你的時候，我們是朋友，大把美金向你身上送，不用你的時候，乾乾脆脆一刀兩斷，淸淸楚楚無道義情感可言。當時美國人結束這個團體目的，就是要將這一批人推的乾乾淨淨，所以蔡文治的計劃沒有爲美國人接受。

這個在塞班墾荒開糖廠的計劃，沒有被美國人接受後，蔡文治還想以政黨姿態出現於東南亞，預備將這一個團體所有的人員私人款項集中起來，在香港開設一個大企業公司，將所有自由中國運動人員，安置在這一個企業公司裏，自立自助長期奮鬪，所以當一九五三年的冬季，曾有大捐獻的籌款運動，而結果這一方案，同樣不爲美國人所容。於是就在一九五三年的十二月，蔡文治率領他的各處長，在美國人陪同下，去到了台灣下榻於美國在台灣駐華大使館，和政府方面代表鄭介民氏展開談判。據蔡回冲繩以後，向其羣眾公佈情形如下：

方式辦法處理之。二、自由中國運動於一九五三年已改爲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的政黨組織，政府必須承認自由中國運動來台後，爲合法政黨，並享有政黨的待遇。三、國事會議之召開，自由中國運動要求應獲有席位××席。

除了以上的主要條件外，尚有很多條件，這些條件以正式的文件交到政府代表之後，而政府代表於數日後函覆，茲錄由台灣回到冲繩後蔡公佈的政府方面代表的一封答覆信爲：

××兄：

連日抵足而談，兄之見解甚有反共殊途同歸之感，關兄所提出之各項，經已轉呈最高當局矣，蒙示如下：

一、所有海外歸來人員，視同黨員歸隊，似不應再有其他條件。

二、關國事會議召開一項，可予提名。

勛祺

弟×××

本來美國人與國民政府當局，關於自由中國運動，歸併台灣一案，早經同美國與國府方面以外交方式洽商完妥，美國人陪同蔡文治赴台灣只是走一走形式而已。所以蔡文治到台灣停留一星期，得到如上結論的回來。究竟美國人直接與府當局如何協議的呢？其經過情形大概是，依國府方面意見，要將自由中國運動全體人馬，完全接收過來，最後的決定，美國人只有根據自由中國運動人員自願的選擇，去香港或回台灣，但是在自願的方式下，當然盡量利用勸說方法要所有人員去台灣。在形式上自由中國運動就這樣的結束了。（完）

三郎

作家馬行田先生新著預告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漫長的道路」第二部）

古老的中州，會經孕育了我們中華民族光輝的文化。這裏留下了我們民族歷史的腳印。開封的龍亭、鐵塔，洛陽的北邙、龍門，曾經爲多少人憑弔。中州，古老而又神奇。

本刊讀者所熟悉的作家馬行田先生嘔心瀝血的新作長篇小說「漫長的道路」第二部「中州風雨」，將使讀者看到中州風貌和五十年代這裏社會生活眞實的描寫。

「漫長的道路」全書分三部，描寫一個作家苦難的歷程，知識分子的鬪爭，故國風光，大陸一些作家藝術家的生活躍然紙上，人物呼之欲出。

本刊獲得該書發表權，將於下期起先連載該書第二部「中州風雨」。馬行田先生文筆明快清新，有濃厚的抒情氣息。敬希讀者垂注。

歸鞭劍影錄

書上之日，粵桂區局局長程起陸，於紀念週上，垂淚報告粵中分局同人吃苦的情況，並表示如不早日解決公糧，則無以對粵中分局的僚屬。結果，由財政部與廣東省政府洽商以劃銷稅款辦法，配給粵中分局員工公糧，問題解決了，但已捱了六十二天的苦頭，上下一心，毫無怨言，中共抨擊國府官員貪汚無能，殊不盡然，假使有此政治頹風，那是勝利以後，「刼收」的壞現象。在戰時，除徵稅、徵兵、徵糧三方面，易生舞弊外，一般文官都能清介自守也。食糖專賣粵中分局，原爲一般徵稅機關，卻能出淤泥而不染，眞是難能可貴。該分局長盧少荃先生來港後懸壺濟世，港九中醫界前輩，相信多與盧少荃先生相識，該局秘書黃炎先生於大陸撤退，赴台，會任僑務委員會北投僑園主任，相信以前赴台觀光，住過僑園的人，也無不識黃炎先生的。

曲江，原以風度路爲商業中心，爲全市精華所在，市容最爲繁盛。但自日機狂炸韶關，便利於走警報的關係，商業中心漸漸移於武江和湞江之畔，乃以三壩最爲熱鬧，三壩者：黃田壩、西河壩、東河壩是也。黃田壩有著名茶室二，一爲西綫、一爲西郊。廣東人好飲茶，此爲品茗的最好去處，雲蓋雲集，商賈停鞭，亦爲機關職員的晤會之所。但消費則一，場面有二，濶商大賈，飲食徵逐，一擲千金，在所不計，惟機關職員，每月所入，既不能購黃金五錢，仰事俯蓄，在在需財，逼得控制預算，減少消耗，當其飲茶也，一盅兩件，如取「牛肉燒賣」或「豬肝燒賣」一碟，當「燒賣」食完了，則必把小碟裏的「燒賣」汁，吮吞而光，美其名爲「爭取營養」，如果，今日在香港的茶樓酒館，仍有，「爭取營養」乃屬司空見慣。如此情形，豈國府官員盡屬貪墨乎⁉謹在此畧舉一二，以付後世公論。

曲江乃有兩水滙合，東海爲湞江，西源爲武江，會流後南流到三水，即在地與上所稱的北江，曲江三壩，其渡江之處不同，黃田壩與西河壩乃在武水之濱，東河壩則在湞江之畔，但東河壩不及黃田壩及西河壩的繁榮，黃田壩由於西綫與西郊兩茶室的招徠，使黃田壩鞭絲鬢影，有車水馬龍之盛，而西河壩則水上畫舫，窈窕珠娘，十里堤畔，鶯聲喚客，其旖旎風光，不讓於當年的珠江長堤也。我與李小芬初到曲江之夜，即在此賃艇，兩人和服而睡，共度一宵。

戰時，一面嚴肅緊張，一面紙醉金迷，暴露社會的畸形。軍、警、公、教，啖糲茹粗；濶商大賈，山珍海錯，比對相諷，無限諷刺。曲江爲廣東的戰時省會，社會的畸形現象，當不例外，在西綫和西郊的茶室裏，白天有人正拚命的「爭取營養」，但在西河壩的武江水上的畫舫——紫洞艇上，也有人笙歌夜夜，酒綠燈紅。一擲千金，在所不惜。原來在西河壩除了小型花艇，留客宿夜之外，還有巨型畫舫，如酒樓的做筵席生意，「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光顧者非富商則鉅賈，貿易行的老板，運輸行的經理，大排筵席，潑酒猜拳。所謂「夜泊秦淮近酒家」，「玉樹歌殘」，畫舫中則以轉綉艇爲著名，聞轉綉爲一珠娘，俏麗冠西河，一顰一笑，蝕骨銷魂，不知幾許鉅賈王孫，追逐石榴裙。可惜留韶不久，又匆匆以查災南歸，未能一登轉綉艇上，一睹芳容爲憾。

十三、封金掛印；南華護法的

李伯豪將軍去冬自紐約來港，遍訪舊雨，握手言歡，並鐫印佛經，分贈友好，不禁使人回憶起戰時曹溪南華寺的大護法。

達摩禪師一葦東來，先在廣州登岸，直奔河南嵩山，在那裏面壁九年，以靜思而正覺，乃創禪宗，五傳至湖北黃梅的五祖，首席弟子神秀，潛修佛典，涵養高超，五祖亦有將衣砵相傳之意，但爲表示大公無私，特召集兩廊僧衆，公開宣佈，倘有人能揭示佛偈，其哲理禪機，特別超卓，莫與倫比者，即傳予衣砵，爲六傳之主。神秀當衆高聲朗誦其佛偈：「身如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加以抹拭，何以染塵埃」⁉其時六祖慧能，以香火和尙在舂米磨房，衆慫恿之出，姑上大雄寶殿隨緣，聞神秀偈，靈悟忽生，應聲而作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非明鏡台；本來無一物，何以染塵埃」⁉意境高超，禪理雋新，五祖默爲贊許，但以慧能職位低微，倘即傳以衣砵，恐招物忌，乃以手招慧能至前，掌擊其腦後三下，隨即以腳踼其屁股，喝令退下，並輕敲禪杖，宣佈散會，改日再議。但慧能竟在五祖三掌一踼之中，了悟五祖的指示，便於是晚三更，從後門進入方丈室，五祖鳩坐禪床，慧能即伏拜其前，五祖傳予衣砵，囑其星夜兼程南下，途中雖遭神秀糾衆截搶，幸能脫險，卒安抵嶺南，卓錫曹溪，開禪宗南派之始，世稱六祖。坐化後，肉身供南華寺，故南華爲嶺南佛教的聖地。

南華寺年久失修，漸成剝落，李伯豪將軍開府曲江，感於佛教聖地，日見替零，有重光之自許，乃發動募捐重修南華寺，鳩工動土，刷新山門，金碧輝煌，寶殿莊嚴，使大叢林光耀南天。名刹既已重修，大叢林由誰主持？環顧宇內，捨虛老莫屬。時虛老卓錫雲南，特派人遠赴滇省，恭迎虛老回粵，虛老以曹溪法門，光大之責，應不旁貸，且李伯豪將軍以護法自居，謙詞修禮，專誠促駕，爲嶺南佛教計，欣然就道，踰雲貴高原，歸棹武江，爲南華方丈，名寺高僧，互相輝映，

奇異的蚱蜢

香港人喜歡養鳥的風氣，大概是由於地窄人稠、缺乏足夠空間活動的自然環境所形成的吧，以致鳥類的食物之一——蚱蜢的身價也珍貴起來。一隻中等體積的蚱蜢，要價兩毛錢，買家也不嫌貴。一個以捕蚱蜢為職業的人向人誇耀說：「你別看我皮膚有似黑鬼，若與寫字樓先生比起來，我的收入並不會所遜色的。每日捉蜢幾小時，賺它三十零蚊閒閒地，哈，失禮。」

蚱蜢雖是害蟲，不過牠也並不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除了供作鳥類的食物，牠還是家禽所嗜好的食物。小雞小鴨吃蚱蜢，可以快高長大。甚至有一種蚱蜢，竟是人類的食物呢。廣州近郊一些農村，有的農民喜吃一種俗稱「禾蝦」的青色蚱蜢。他們捕到「禾蝦」後，去其翼，用炭火烤之，至發出一股誘人的香氣，即可進食。據說味道頗甘美。

在動物學家看來，蚱蜢之跳躍是世界奇蹟之一。一隻成年的蚱蜢可以跳高十倍於其身長，跳遠廿倍於其身長。

倘若一個人能有蚱蜢的跳躍本領，那末，他可一躍而越五層樓，三跳可達整個足球場的長度。

除了這一項田徑奇蹟之外，蚱蜢亦有其他值得動物學家研究的理由。成羣的蝗蟲，可以危及千百萬人的食糧。俄國詩人普希金任某地方官時，曾以一首短詩呈交上級，作為查蝗蟲（蚱蜢）肆虐的報告書。詩曰：蝗蟲飛呀飛，飛來就落定，落定一切

蚱蜢的神經系統組織奇妙，具有火一樣的跳躍肌肉，這也是昆蟲分析學家的研究目標之一。格拉斯戈大學的動物學教授駐爾博士，曾經在「科學的美國人」月刊中發表論文，對蚱蜢何以擅跳一則予以精確的研究。他用慢動作電影片來剖釋牠怎樣跳：

「蚱蜢先灣曲後腿，大腿一蹲，雙重用力於腿脛，蹤身一躍，速度是每秒十呎多。蚱蜢的跳肌，重量不及四分之一克，產生驚人的力量，大約等於其跳肌重量的二萬倍。換句話說，較之人類的肌肉，在最高速度中所能產生的力量強十倍。在整個動物界

相比；但蚱蜢的肌肉動作要靈活得多。」

更使人驚奇的是蚱蜢的神經系統——那控制兩腿肌的樞紐使之能如步行者緩步或平地一躍。霍爾博士說：「這只由兩根簡單的神經纖維質控制的，一根使之慢動作，一根使之跳躍。肌肉的纖維質，在慢動作時，不充分發展；但在跳躍時，那神經系統就像火一樣的狂妄，停止慢動作的神經素，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於快動作的纖維質上。」霍爾教授認為：蚱蜢是一種神奇的昆蟲，也是自然界經濟學的最佳實例。

神秘的日本皇宮

曾任日本皇宮侍從的小川金男，在他著述的一本書——「宮廷」裏，揭載着一個神秘莫測的故事：

在明治二十六年（一八九三年）時，一個宮廷衛兵正在宮門站崗，忽然看見二重橋上有一個黑影，他就偷偷向那黑影的方向走過去，並喝問是誰。但沒有反响，也再不見黑影。

過了好一會，他又看見那黑影出現。衛兵不動聲息，慢慢挪動身體，接近那黑影，驟然拔出利刀向那黑影猛刺過去，黑影突然消失，刀子卻染上血跡。從此之後，黑影不再出現了，可是，那衛兵不久就變成瘋子。他常常自言自語地狂叫：「我在宮中住了數十年，你為什麼要無緣無故殺我呢！」

就在這個神秘的皇宮裏，三百多年來居住着日本歷代的天皇。皇宮佔地一百八十多萬方尺，是由三百多年前的德川幕府興建的。那時代，目下的東京仍稱為「江戶」。那到了明治手，經過一次不流血的奪權，罷黜了德州，就以幕府的原址為皇宮，並改稱「江戶」為東京。後來這個皇宮所在地又改稱為「宮城」，直到現在。

這片神秘「聖地」，分為「吹上」、「本丸」、「西丸」、「二丸」、「三丸」等幾部分。天皇就住在西北角的「吹上禁宛」。這座皇宮很有大自然的風味，遍植松、柏、杉、櫻和楓樹，它們都是些百年古樹，使週圍環境更顯得一片陰森森的，倍增了皇宮的神秘感。

除了古木參天，林中還有溪谷和池塘。落葉隨着泉水，永遠不停地飄流着。到了櫻花盛開的時節，花瓣落在小溪中，將流水淹蓋，白茫茫的一片很是好看。為着樹木繁多，聚集了

了靜寂的皇宮幾分熱鬧。

據說從前皇宮裏有很多狐狸。在明治和大正時，宮中的侍從一定將三塊油炸豆腐用竹包好放在「吹上」的紅葉山上。宮內的衛士有時站在離該山一百碼的地方偷看，到了一定的時刻，一羣羣的狐狸就出現了。

二次大戰前，昭和本住「西丸」。「西丸」原有「正殿」、「豐明殿」等富麗堂皇的宮殿，每有朝廷會議，都在那裏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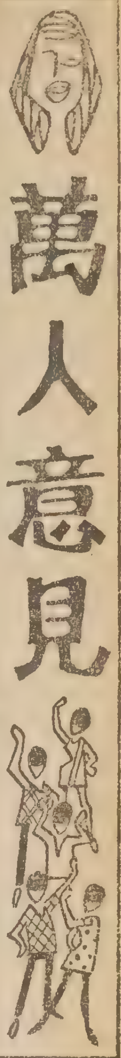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夜間，盟軍飛機空襲東京，命中離皇宮不遠的建築物，引起大火，剛好順風，大火的火星吹得到處都是，卒殃及皇宮，五層高的一座宮殿首先着火。

當時皇宮有一規則：若要向皇宮噴水，事先必須得到東京防空司令部的批准。但當皇宮警衛人員打電話到防空司令部時，恰遇警報已停止，消防人員多數外出。等到救火的人趕到時，火勢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儘管把皇宮水池的水吸乾注救，仍無補於事，宮殿不免化為灰燼。戰後，這座宮殿的廢址已變成了一大片草地了。

現在天皇住的「御文庫」，是戰時日本軍部為了防空防諜而建立供天皇住的。地面一層，地下兩層，已不復舊宮時的古老形式而趨向西化了。

趣味資料

本刊資料室



萬人意見

電影中看老毛亮相 簡直已如行屍走肉

不用鬥爭他也會倒下來

我的見聞不會廣，知道港九的電影院，有的屬於共黨的，有的具有反共性質的，不看別的，到每年十月一日和十月十日兩種國慶的佈置表示便知道。

可能因爲港九反共的人多，親共的人少，故這兩種戲院的觀眾，反共戲院很熱鬧，親共戲院很冷淡，大概也因爲這個緣故，親共院票價較平，而反共院票價就較爲貴，這樣完全以賺錢爲目標，置宣傳教育於不顧，也是不應該的。

反共戲院的影片，十居七八是打鬥的，這在港九阿飛橫行，殺人開片的事層見叠出，不知這些影片恐社會風氣還不夠向惡的方面走嗎？

我有一個朋友，是絕對忠貞反共人士，但他的想法，也許認爲兼看則明偏看則蔽的，故他一次看了共院的什麼訪越南及毛澤東五一亮相的電影對我說：「我每期看萬人雜誌，都看魯遲先生的一篇關於中共內幕的分析，文革後，毛派已失勢，一切權力都給新當權派奪去。直到目前，毛林派並不需要新當權派如周恩來、黃永勝等怎樣奪法，因爲看到毛的亮相，已根本像行屍走肉，老態龍鍾到無以復加，面部表情，說不出話，而時刻擔心有口水流出，行動雙手震顫，看護小姐在身邊扶持照應着，到了這種情形，他們『革命』的老夥伴中，自然誰來得就給誰撐持下去，順乎自然，並不需要鬥爭奪權的。毛澤東素昔以風流倜儻自命，自己年老色衰，不能給毛婆江青以滿足，於是又不免醋勁大發，看不慣他老婆長日與姚文元、張春橋等少壯派搞在一起，倘有不測，甚至自己有命，陳伯達、康生，亦難免如宦官之弄權，因勢而革除之，或參有毛之本意亦說不定。

不過照一般看法或說法，毛澤東至死不放手，權力慾特重的一個人，那是很自然的。至謂年已衰老，去死不遠，並不需要什麼形式的鬥爭攘奪而把權力交與林彪以外的人，他也許不甘心願意的，只要看本雜誌二〇〇期魯遲撰文：……修西斯古離開北平僅三天，就召開羣眾大會鬥爭姚登山，藉此以打擊和威脅江青和姚文元。又自去年春天起，謝富治、陳伯達、康生三人相繼在『一打三反』運動之下，被打得不能公開露面……這些就是鬥爭，也就是剪其羽翼，不見棺材不流淚，毛澤東會乖乖地讓權給新當權派嗎？」

上述這些情形，不知誰對誰不對？我們還是着意的慢慢睇吧！

讀者：范渭甫

讀者關心社會問題 暢論香港青年背景

生長和平環境

今日的香港青年，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誕生的一代。對第二次大戰期間，父母們所經過的一切，根本

切感。再加上香港本身雖然經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軍恐怖統治，然而在戰後，香港的復元很快，進步又速，使到香港的青年們無從再看到戰後的慘痛遺跡。偶爾在廢墟或叢林中發現

另一部份的青年，是在中共竊據大陸前後出生的，對於父母們何以要離鄉背井地離開家鄉，而棲居在香港的最基本的原因，已經有些模糊。再加上中共每天在香港的統戰宣傳，恰恰與父母們告誡子女們對中共的殘暴情形，成了一個大反比。使到這些生活於邊地爲良家庭中的青年，不再對父母們的感受加以重視了。有的竟以父母們的觀念爲執着和頑固。

無論如何，在父母們經過了風霜、痛苦、浩劫之後，對自己的子女們，更是愛護有加，起碼表示爲父母的人，要把子女的幸福，盡量建立在自己過去的痛苦上。因此，對子女們的需要與前途，盡可能地給予支持與鼓勵。

因此，這戰後成長的一代，遠較他們的父母輩是幸福的。再加上二十幾年來香港的環境，除了一九六七年有一段可怕的日子外，總算是平穩、進步的。

自然不滿現實

當代的香港青年，一出世就生活在這種環境裏，視之爲理所當然，對他們來說，既沒有以前父母所感受遭遇的痛苦作比較，又無法瞭解親身經歷者所報告出來的其他社會的悲慘情形。因此，就不免對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中那些不合理、不愜意情形，便生出了不滿、憤慨的心理。

青年人有很多優點，同時也充滿很多理想。但是，當他們與現實的社會接觸之後，便發現了他們的理想，似乎處處受到束縛和失敗，於是就會

理會到，宣傳的優點與實際的情形，該有多大的差別。更壞的是，青年們並不能明白這些宣傳的優點，其眞正的作用，不在改良香港的社會，而是在使香港社會產生動盪和不安。

香港確乎是存在了貧富不均的現象，有時貧者與富者的距離差別相當遠，頗有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現象。同時，目前的香港人，不只是青年的一輩，都覺得這現象要盡量的加以改變和消除。可是，這種情形的產生決不能用幾句簡單的口號如：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這是殖民主義的作孽，這是資產階級的剝削等等，就已經道出了香港社會現況的眞正原因。同樣，解決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更不是一些人士所謂的：打倒資本主義，推翻殖民政權，鬬爭資產階級等等，就可以一勞永逸的建立了更合理、更安樂、更幸福的社會。

我可以這麼說，用這一類的詞彙或思想來企圖改革香港社會，一看便知是中了共產主義統戰宣傳的毒計。這種把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繼續不斷發展中的社會，一個人人參與的社會，怎能就這麼簡單地一分爲二的分析出來。就資本主義本身來說，馬克思所面對的，以及一九二〇年的、一九五〇年的和目前的資本主義，早已一變再變了。所謂的殖民主義，從歐西發展遠東的殖民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少數殖民政權，以及目前的種種改革，確乎不能同日而語了。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在香港來說，已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多少問題。所謂無產階級，對絕大多數的香港居民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

可惜的是：很多的青年，由於學識與經驗不夠，每每就以上述的觀念來大聲疾呼，以圖改革香港社會。他們的內心可能不錯，然而，他們的這種意見，對大多數的香港人來說，不啻是目之爲企圖搗亂香港社會的別動隊，自然而然地就會遭到社會人士的反擊。

我以爲有錢並不該做成人們反對的對象，只要他們的錢是由正當的方法和勤儉積蓄而來，同時，他們並沒有用錢來壓抑人們。最主要的是我們盡量給予有錢人把金錢用於公益事業上的機會。從過去幾年來本港社會有錢人士的慷慨捐輸教育、慈善、公益事業上來看，我們的這個社會前途充滿光明。因爲他們已經知道，金錢愈多對社會的責任愈大。同時，對於香港經濟情況欠佳的人，政府與志願團體雖然做了很多的努力，我們卻願見到這方面的努力更大更多，並且又該以加速度的方式來發展和開拓。並且多採用青年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盲目摹仿西方青年

有些青年，由於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同時又看到西方青年們的作爲，於是總想把純西方的那套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唯青年主義搬到香港的社會中來。他們總以爲香港社會中，對於他們所信服的自由主義不能全然發揮出來，每個個人總得歸屬於家庭、社會的約束，不能爲所欲爲。同時，更以爲香港社會不曾是中年、老年人所把持的社會，青年根本沒有地位，沒有份量，沒有作用力。

便製造很多的藉口，製作很多的事件，來向這社會挑戰。他們把香港的社會做成挑戰的對象，絕沒有想到他們也就是屬於這社會中的一分子。因此，一部份的青年就淪爲作奸犯科的境地，這一些日子來的青年兇殺案、爆竊案等等，也就是這股浪潮的激盪。一部份青年卻學到了西方的嬉皮士作風，似乎要在繁華的都市裏搖搖幌幌地來充份表現他們的自由與個人主義的作風。另一部份的青年卻總是躍躍欲試地藉可以利用的任何機會，表現他們那種唯青年主義的狂熱。在從事這一西方化了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唯青年主義的表現時，很多時候，他們便和固有的美德和青年所具備的

察。很多的成年人，對於作奸犯科的青年，都是以爲應該用嚴刑峻法的；對於嬉皮士式的青年，人們只是以輕蔑的眼光來觀望；可是對於第三種的青年們，社會人士的反應就不相同了。有的支持他們的正義感，有時讚賞他們的勇氣；有的在指摘他們的孟浪；有的就嚴加批評不値他們所爲。因了社會人士對這類青年的觀點如此的不同，卻也爲他們開闢了繼續發展的途徑，這類青年的活動便會層出不窮，花樣翻新。

多數青年正直有爲

除了以上的三種青年類型外，大多數的香港青年，卻是香港未來社會

的生力軍。他們爲了香港的前途，不免常有改革香港社會現況的大志。在香港法治的範圍內，他們會對社會的惡劣情況，表示他們的心跡，發出他他的呼聲，提出他們的看法，顯示他們的不滿，急需迫切要求政府當局來改革，或是呼籲社會人士的注意。他們的敢言卻是針對了香港社會的病態；他們肯做，只要他們認爲整個香港社會有好處。他們雖然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可是他們也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傳統。他們知道一個社會中青年固然有他們的活力，但是卻需要成年人的經驗。無怪乎聯合國青年問題專家，在離開香港的前夕，曾對香港的青年，做出了種種良好的評價。

政府當局以及社會人士既然瞭解了香港青年這種種不同的背景，對少數青年的爲非作歹，自甘墮落和諸多搞搞震的一群，不該懼怕與畏縮，因爲我們知道任何的一個社會都會出現這種現象。最主要的是如何鼓勵、誘導、愛護大多數的有爲青年。一方面是如何免於他們受到不良青年的感染；另一方面如何積極地來使他們納入眞正的社會改革行列，從事有益於香港社會的工作。

提出教育青年五法

在教育青年方面，起碼有幾個觀念，要讓青年們明瞭，同時也最好要他們信服：

一、任何一個人類的社會中，無論從年齡、性別、行業、地位的分野來說，都是爲整個社會是同等重要的。都能各展所長，各補其短。因爲這

於調協，不貴於分裂和對立。

二、任何一個社會的改革運動總是漸進的，要求突變所產生的結果必然不會如願以償。這不僅可以徵諸目前的各個國家的情形，就全人類的歷史事實也是逐漸演變而來的。「欲速則不達」是該永遠記住的。

三、傳統的東西，也有它繼往開來的價值，新潮的事物也有它值得效法履行的標準，人類，特別是青年人應該不停地做着中和的作用。全部的接受與全部的揚棄絕不是人類文化演進的道途。

四、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並不只是一個空泛的口號，該知道，民主和自由有它積極的意義，同時也有它消極的意義。講民主的人，不僅只是爲自己，同時也是爲每個個人；講自由的人，還更該具有容忍——容忍別人的自由。否則的話，口口聲聲倡導民主的人，在他的行爲意志中，卻很專制；提倡自由，迷信自由的人，在他的理念思想中已經被自由所霸佔，不能脫開自由的觀念，反使自己的思想最不能自由了。青年人最容易犯這種毛病。

五、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這是人之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特點。生活在香港的青年，也會關心國際間的一切事物，這也是理當存在的現象。雖是如此，我卻以爲香港居民多關心香港該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爲我們總不能生活在超越的理想與幻想中，最能使理想實現的捷徑是要念茲在茲地自我努力。假如我們所生活的香港不安全、不穩定、不美滿的話，每個

定、美滿是要生活在香港的人，繼續不斷地致力的。

青年人是有理想的同時又是最具有活力的，他們應該爲將來的香港前途，而理頭努力的。任何的理想都是美麗的，但爲達到理想的實現，是要從現實的痛苦中逐漸建立起來的。

鴨脷洲垃圾山積 爲何久久不清理

柳以青

兩個多星期以前，「露絲」小姐集中風力向香港狠狠地猛攻了一天零一夜，弄得泥濘處處，垃圾遍地，大有把香港變做「垃圾城」之勢。可是風暴一過，清道夫便振帚而起，剷除垃圾，祗兩三天工夫，便把街道打掃得一乾二淨。看到這些，我不禁舉手歡呼道：「美哉香港市容！快哉衛生當局辦事速率！」

不幸得很，我歡呼得太早了，現實無情地打破了我對衛生當局的好感。前兩天，趁着風和日麗，我前往香港仔鴨脷洲找朋友。不料才一登岸，我便給幾隻紅頭蒼蠅迎頭痛擊，我連忙奮臂抵抗，不料蒼蠅卻愈來愈多，大有殺不完，打不開之勢。我吃了一驚，且戰且走，一路上祗見遍地都是發臭的垃圾，處處都有飛舞的蒼蠅。啊啊！蒼蠅和垃圾已經把這個小島佔領了！

後來我見到了朋友，從他口中，我知道這個小島的垃圾焚化爐在「露絲」底瘋狂攻擊之下，壞了，到如今還沒有修理好，而清道夫呢，又因爲要求加薪不遂，實行「半怠工」，於

垃圾」，須付小費二十至三十元。

「爲什麼香港的街道都掃得那麼清潔，偏是鴨脷洲例外呢？」我問朋友。

「在鴨脷洲住的大多數是貧民，外國遊客來此地者甚少，而最近勞資雙方又因工資問題起了爭執，於是當局便來一個『拖』字訣，管得我們死活？這裏不比大港和其他熱鬧地方，那裏遊客多，社會輿論又尖銳，衛生當局決不敢用『拖』字訣的！」朋友苦笑着回答我。他跟着又告訴我，這個小島的居民已經習慣了生活在垃圾堆中了。

我不知道那些坐冷氣房裏頭的衛生管理事務人員對這件事有什麼解釋。不過，照我想來，他們大概又要照例保持他們底「尊嚴的沉默」吧？正是：

露絲小姐橫掃後，
這兒遍地是哀愁！
君不見，鴨脷洲，
多少垃圾無人收？
當局說是缺人手，
實是勞資將氣嘔。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簡訊（四）

本月十八日下午二時，我們在香港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地廳舉行了第一次籌委會。委員們踴躍參加以及熱烈發言，實使會議生色不少。經過熱烈的討論，以及坦誠交換意見後，委員們一致贊成將本會正名為「萬人協會」，並研討了「萬人協會會章」（草案）。委員們就各項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對本會會所問題所提之意見更具價值，並當場自動樂捐得港幣約五千元作為協會初步經費。

由於時間關係，對這次會議的整個過程，在下一次簡訊中再作詳盡的報導，現先將已由第一次全體籌委會通過的「萬人協會」章程（草案），公佈於後：

萬人協會籌委會秘書處供稿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

萬人協會會章（草案）

總則

本會定名「萬人協會」。

「萬人協會」臨時會所在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本會宗旨在聯絡會員感情，發揚會員互助互愛精神，促進會員福利，展開康樂及學術活動。本會經濟來源一為會員會費，二為會員認捐。所有經費用於會員福利及會務。

會費暫定基金二十元，月費拾元，得按實際情況酌量增減。

第一章

「萬人協會」以「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為基礎。

本會職員由選舉產生。

本會組織：

一、會員大會：凡本會會員都有權參加。

二、委員會：由大會選出，委員人數佔會員數目之適當比例。

三、執行委員會：委員由會長、副會長提名，委員會通過；人數為委員會成員三分之一。執行委員會設秘書處、總務、財務、福利、公共關係、婦女、學術、審查、康樂等部。秘書處秘書，由正副會長任命。

四、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由會員大會選出。

五、本會最高權力為會員大會，最高領導者為會長、副會長。會員大會閉幕期間，執行委員會在會長、副會長領導下行使權力。

六、本會副會長，在執行委員會可替代會長出任主席。

本會職員任期：

一、正副會長任期為三年一屆，可連任二屆。在五分之四會員贊同下，則可連任二屆以上。任滿後為本會永遠名譽會長。

二、執行委員任期一年， 任滿可連任。

三、委員任期一年，可連任三屆。

第二章

會議及法定人數限額：

本會在選舉及決策性會議時，會員最少須五分之三出席方為有效，此一限額應被視為法定人數。決議須有出席人數五分三贊成，始獲認可。

一、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制定一工作方針，聽取總結報告，通過決算及預算，進行選舉及修改會章。

二、執行委員會每月召開一次。

三、執行委員會、委員會聯席會議，每二月舉行一次。

四、必要時，正副會長可臨時召集或取消會議。

五、會員大會由委員會召開，會長、副會長、執行委員組成主席團。

六、會長因事缺席，由副會長代行。正副會長同時缺席，由五分三執行委員推選出之代表代行。在正副會長於會前經指定或任命時，則不在此限。

第三章

本會各項會議，須於會前五天通知與會者，唯在特殊情況下，可由正副會長權宜辦理。

本會會議通知方式：

一、通告：發表於期刊或報章上。

二、公函：以發信郵戳日期為準。

三、電話通知：以與會者電話回復日起。

第四章

除正副會長或本會就某事件指定的發言人，任何成員之言論，概不代表本會。

本會將得草擬附則，作本會會章之說明或補充，惟不得與會章宗旨衝

佈；一經公佈，即為有效。

任何成員，假本會名義對外舉債或從事非法活動，概與本會無涉。本會得立即開除其會籍，無須申述任何理由。

本會授權正副會長開除或停止被認不良分子會籍不必申述理由之權力。惟須在執行委員會會議時作解釋，由執行委員會追認。

被開除或停止或自動退出本會者，所繳會費或認捐，概不發還；對本會資產（包括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無權過問。

第五章

會員資格、權利、義務：

品行純正的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不分性別，志願申請，贊成本會章程，並經執行委員會批准，即可成為會員。

會員的權利：

一、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二、享受本會提供的一切福利。

三、有參與本會舉辦一切公開活動的權利。

四、有充分的發言權。

會員的義務：

一、須按月繳交會費。

二、不得無故缺席會議。

三、須愛護公物。

四、維護本會會譽。

第六章

其他

本會在法定人數之五分四贊成下，可作解散本會之決議。本會所擁有資產（流動與固定）也同時捐作香港公益金。

可憎的無線電視 搶播乒乓球 歧視少棒隊

數月前，本港左仔邀毛共乒乓球隊來港表演，無線電視翡翠台抽去別的節目，特播映這節目，那位最令人厭煩可憎的報告員，一天報告數次，如野狗狂吠。本刊讀者曾提出批評。

上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該電視台又播映毛共乒乓球隊表演；

不論那一項體育，不論商店或工廠、或學校，如有人對某一項體育有特出表現——參加比賽勝利了，這個人便被迫放棄原有的工作，每天吃飯、練習他的體育專長、睡眠，迄他再去參加省市比賽，如失敗，則回到原工作崗位。上海有一位社會青年派往安徽

勝了，要他放棄擔任的工作，要他多多練習；有一位高中女學生，她代表學校參加市運動會，在某項節目中得了第一名；讀完高中，投考高等學校，學校當局要她考體育專科學校，她不願意——報名投考理科，結果不錄取。依平時成績論，她不致名落孫山，因違背了學校當局主意。

由此可見，中共體育是專業化的；試問莊則棟、容國團這班乒乓球員，白晝在何處工作？是不是打乒乓球就是他們的職業？台灣體育則不同，著名的男子籃球隊，球員大多係在裕隆工廠工作，贏得一九七一年世界少年棒球賽錦標的巨人棒球隊，他們是一所鄉間小學的學生。

麼無線翡翠台不播映這節目？但美國廣播公司在九月四日下午五時至七時「環球體育」節目中，播映世界少年棒球——中華巨人隊與美國北區隊爭奪冠亞軍之戰實際情況，全美一四八個電視台同時播映，約有三千萬人同時收看這節目。無線電視翡翠台既受利用，我們萬人讀者要一致起來杯葛！

戰鬥吧，萬人雜誌！

（雲炯）

「萬人雜誌」編輯同志：

我們是從人間地獄逃來香港的大陸青年，我們喜愛「萬人雜誌」。「萬人雜誌」太好了，只可惜我們這些在大陸「修補地球」，胸中缺少墨汁，一肚的苦水，難用文字表達出來。事實上，我們那一個不被拆得支離破碎？我們那一個沒有一本被共黨迫害的血淚帳？

「萬人雜誌」最能激起我們的共鳴，「萬人雜誌」最能堅定我們剷除共黨血腥統治的決心。我們希能一切有能力的有志之士，緊握你們的筆桿子，為還在黑暗大陸掙扎、呻吟的可憐同胞大聲吶喊，和那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公開的或隱蔽的一切牛鬼蛇神作堅決的鬥爭，在思想上把它們徹底鬥垮、鬥倒、鬥臭！

戰鬥吧！「萬人雜誌」！您這面鮮明的旗幟，必定能發出更奪目的光輝。

萬人詩壇

壇主 董力行

釣魚台

八年抗戰舍廬灰，勝利來臨曙色開。
罹難黎元千載痛，流離袍澤億人哀，
倭奴不念再生德，大漢寬宏恕罪魁，
薄海怒呼聲震耳，同袍共護釣魚台。

壇主忠言

日本窺伺釣魚台，凡屬同胞，人人悲憤，該地是爲中國領土，二次大戰，中國寬宏大量，日本不念舊恩，對中國島嶼，又思染指，陳先生是以有詩呼籲，希望同胞，共同保護。

該島果有石油，日本欲思開採，應與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妥善商量，尊重主權，合作開辦，是爲正當途徑，日本不行此道，要假美國人之手，攫取該島，作爲己有，既屬糊塗，而又暴露野心，所謂「利令智昏」者，此之謂也。

對釣魚台糾紛，而有直接與間接牽扯關係者，一爲台灣，二爲日本，三爲中共，四爲釣魚台本地區，五爲美國，如同法院訴訟，原告、被告、證人，只有五個人有關，可以發言。其他人是無法參加，在台下觀看而已。

最近香港愛國青年，因釣魚台事件，而有示威行動，其志可嘉，其行錯誤，前日，絕食靜坐，不支暈倒，毋欲投海，置於不顧。並聞將效法越南僧人，點火自焚，殺身成仁，而作壯烈犧牲，壇主聞之，大爲震驚，人命關天，應加解勸，不能熟視而無睹也。

「示威」，是政治活動之一種，大多是民主國家，人民不滿政府某種政策，而作反抗之行動，甚至示威無效，暴動繼之，迫使執政者，遵從民意，曰「示威」。質言之，示威即是與自己政府痲煩，小則能以破壞治安，擾亂社會秩序，大則能以顚覆政權，破壞統治，即中共所謂「人民造反」，乃危險之事也。

凡事必須辯證，道理是非，應當明白。日本佔釣魚台，英國並未參加，更與香港政府無關，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香港僑居之中國青港向英國人示威，既不合情，亦不合理，是弄錯了目標也。

(1)應去台灣，向自己政府示威，責其不能保護領土，(2)到東京示威，責其侵畧，(3)去美國示威，指其幫兇，(4)回大陸向老毛示威，責其自吹强大，領土被佔，默無一言，(5)去釣魚台自己領土上示威，嚇日本人懼「威」不敢前來，方爲合理。

諸愛國青年，弄錯目標，不去以上五處，而在香港舉行，等於向香港政府示威，英國人與釣魚台毫不相干，單車被燒，警官被打，日本做壞事，英國人受悶氣，中國俗語：「黃狗偷吃油，黑狗被打頭」，示威之人皂白不分，是非不明，藉愛國之名，盲目亂幹，只有自己吃虧，絕食自焚，於事無補。示威對象，未弄清楚之所致也。

警察有責任，保護工商，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深知釣魚台事件，與香港無關，見示威者，要向香港政府「搵痲煩」，無怪英國警官光火，大揮警棍，初由自衞，驅散人羣，以至衝突，演成毆打。事後多方責難，功罪不分，英國警官，有苦難訴，當時若袖手不管，治安無法維持矣。

或曰：「示威非對港府，是對香港居民。其目的是喚醒四百萬居民愛『國』之心也」。友人某君大笑曰，「切莫自我陶醉，你愛國，國未必愛你，台灣稱香港人，曰『港澳僑胞』，回國則可，期滿必須出境；大陸歡迎回國，少數有關係者可以返回，其餘無人敢去，頗多有去無回者，鬼門關也。香港人，在中國兩個政府眼中，已是化外之民。雖有『同胞』『僑胞』之稱，不過虛僞客氣之語耳。」以上友人所說，均是實情。

由此證明，今日香港四百萬人，既非大陸「人民」，亦非台灣「國民」，有出生紙者曰「港民」，無出生紙者，曰「寄居之民」，或「無籍」之民，或曰「難民」，新近由大陸逃國，與政治無關。弱小之民，求生之民，可憐之民也，自顧之不暇，對釣魚台事，有何力量，施以挽救，諸位不加體恤，反要示之以「威」，也是弄錯對象。

香港人喜望安居樂業，最怕者，「威」也。身在香港，即當愛護香港，一旦弄垮，大家同歸於盡，譬如同舟共渡，舟覆未必獨生，大厦羣居，厦傾焉能無恙？四百萬災難之民，既非敵，威之何用？香港政府，與「釣魚台」毫無牽涉，威之何益？不可弄錯目標，受人利用，求學者，用心讀書，爭取博士頭銜，以報父母之恩，其他人等，各安本業，共謀香港安寧，興風作浪，徒害自身，香港居民並不歡迎。

近聞學生領袖，紛紛退出，確爲明智之舉，其餘愛國志士，應當爲國珍重，千萬不可自焚，自焚者，火葬也，一陣濃烟，魂歸天國，青年有爲，不可作無益之犧牲，果有自焚必死之念，何如回返大陸，服務人民，參加祖國建設，自動下放，大力生產，或充紡織，或事農耕，糧食增加，布疋充裕，人民無飢寒之苦，自身盡愛國之忱，一舉而數得也，同爲一死，死於勞動，死於自焚，有泰山鴻毛之分矣。

果眞爲釣魚台之事，而抱有誓死決心，人各有志，無法强留，英雄壯舉，爲國殺身，亦當選擇地點，台灣既不願去，大陸又不敢回，日本閉門，美國難入，香港爲「腐化」之區，在此自焚不足以振奮人心而表壯烈，最佳選擇，以釣魚台本島最合理想，機帆一隻，火水半罐，破浪乘風，直放該島，「英雄」「烈士」，集體自焚，美國聞之而心驚，日本見之而膽落，台灣自愧，大陸頌揚，偉績豐功，名垂千古，所謂「死得其所」也，焚於香港，確實不起作用，盲目犧牲，而且無人同情。

自照片觀之，諸位英姿奮發，長髮披肩，均是未來主席總理之器，一旦棟折樑摧；七億人民，何以領導？不爲自身計，亦當爲天下蒼生着想也，懸崖勒馬，不焚爲宜。

陳寒波間諜生涯

原名：中日間諜戰秘辛

盛立人著

盛立人著「陳寒波間諜生涯」，是寫陳寒波在中國抗戰期間從事間諜生涯的原原本本。和日本間諜鬬智鬬勇，曲折緊張，爲不可多得的間諜小說。是書共分爲六部：第一部「三面反間諜」；第二部「敵後特工隊」；第三部「諜踪三千里」；第四部「秘密情報站」；第五部「諜網殊死戰」；第六部「霹靂地下火」，一氣呵成。現輯爲上下兩巨册，全書六十萬字，引人入勝，喜讀眞實間諜故事者，不可錯過！

在「萬人雜誌」連載多月，備受讀者歡迎的「陳寒波生前死後」，亦將出版。兩書互爲印證，倍增趣味。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上下兩巨册

定價十一元二角



經售處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册定價四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雜誌

(第二〇五期)



「自由之光」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九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打破困境唯有反攻大陸

近幾個月來，由於尼克遜宣佈決於明年五月以前訪問中共，以及最近美國務院表示，贊同中共進入聯合國，並取代中華民國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命運，已成爲海外華人最關切的問題。

美國支持中共洞如觀火

對於這個問題，台北當局採取慎重的拖延態度。外長周書楷在紐約答覆記者質詢時，還認爲中共進入聯合國不會成爲事實，因爲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建立者，依照聯合國憲章是永久會員國，中華民國如被逐出，代之以中共，則是撕毁憲章，卽聯合國自身的毁滅。這種說法不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且有法理和事實的根據。但是並無補於實際。

因爲引中共進聯合國，是否違反聯合國憲章，聯合國的理想是否失墜，多數會員國是漠不關心的，他們只想把中共這頭猙獰的惡狼引進聯合國的柵欄裏面，希望以聯合國的力量來馴順它。當然這是不會有效果的，蘇聯不也是聯合國的創建者之一嗎？結果不還是在一九五〇年發動韓戰，支持北韓與中共與聯合國軍隊作戰嗎？

暫時不談西方國家這種無謂無益的想法。今天中華民國所面臨的是一場實際的外交戰爭，我們要看有沒有辦法在這場外交戰中獲勝。

今天支持中華民國最堅强（？）的是美國和日本兩國。可是美國已決定支持中共進聯合國，並獲取安全理事會席位，這豈不是絕大的諷刺！其唯一表示支持的，是仍堅持不能驅逐中華民國。具體的說，仍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保持一普通會員國的席位。日本首相佐藤，也於二十二日聲明，支持美國的提案。

從美、日兩國的決策可知，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中華民國的最大希望，是保持聯合國會員的身份。阿爾巴尼亞驅逐中華民國的提案，仍要遭受必須三分之二多數票的限制，看樣子勢難通過。

只能阻擋中共一時

如果以上的推論不錯，則聯大關於中國席位問題，將得到兩項決定：依照美國提案通過准許中共入聯合國，並予以安全理事會席位；否決阿爾巴尼亞驅逐中華民國的提案，仍保持爲聯合國的會員國。

如果上述結果一旦發生，中共會作如何反應呢？照中共歷次聲明來看，他們絕不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共存，必須等待阿爾巴尼亞案通過，才應允進入聯合國。因此中華民國代表在喪失安全理事會席位的情勢下，仍不退出，留在聯合國之內，中共將不會進入聯合國。不退出卽是阻擋中共進入的有力戰術。這是台北當局，在聯合國中唯一能夠施展的鬬爭手段。但是，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呢？假如中共的微笑外交及打拱外交繼續表演下去，建交的國家繼續增加，不出兩三年，（美國如承認中共轉變會更快）阿爾巴尼亞的提案終必通過，到那時候連普通會員國就也難以維持了。因此中華民國的「不退出戰術」，只能阻擋中共一時，不能阻擋永久。當然，在阿爾巴尼亞提案，湊足三分之二多數票之前的期間，國際局勢、中共形勢，都將發生變化，但是除非中國大陸爆發革命或內戰，否則一切變化都顯然對中華民國不利。實際上在不反攻大陸的情況下，時間拖得越久，外交形勢就越不利。

樹立風聲奮力反攻

從以上的分析已經非常明顯，政府當局在外交上無法有效、徹底擊敗中共。如其阻擋中共遲入聯合國，終將被其闖入，就不如制敵先機，在安全理事會席位被剝奪之後，卽應正正堂堂發表聲明，昭告全世界聯合國自行撕毁憲章，已名存實亡，而毅然退出以表現不可屈不可辱的風格和氣概！

本刊已屢次闡明，今天中華民國所遭遇的困境，基本原因在內政不在外交。所謂內政卽是反攻大陸，摧毁中共統治。政府爲反攻大陸已準備了二十多年，我們相信絕不是一句空話。以往雖錯過好多反攻的時機，但是毛共內部權力鬬爭的高潮仍要出現，反攻機會隨時仍會到來。現在政府必須痛下決心，把握到來的機會，毅然行動。

反攻雖然是軍事行動，但是必須從政治開始。必須政治上造成舉國一致的陣容，樹立自由民主的先聲，使海內外國人振奮踴躍。政治是活的，歷史是活的，事在人爲！





新聞以外

三結合聚餐加緊籌備中
「萬人」情勢比毛共强得多

萬人傑

今年天安門無閱兵，晚上烟花停放，十·一黯然失色。十一·一是「萬人」創刊四週年，我們要擴大讀、作、編者聚餐，今年不限名額，多多益善。毛共外表風光，內裏愁苦，因此，說「萬人」情勢比毛共强得多，是一點也不會錯！

中止閱兵內有文章

中共取消十·一天安門閱兵儀式，引起舉世猜測。各位連日在報刊上已讀過不少來自各方的不同消息，不過，這些消息都是穿鑿附會，不能使人完全置信。事實上，在鐵幕發生的事，即使有眞相大白的一天，也一定相隔很久。目前各方傳說，莫衷一是，究竟那一說可靠，無從確定。一言以蔽，全部靠估而已。不過，有一點可確定的，大陸中共政權內部發生了不尋常的大事件，是可以肯定的。

中共一九四九年奪得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每年十·一都在天安門舉行盛大閱兵典禮，此舉效法蘇聯老大哥紅場閱兵，炫耀軍事實力，讓他們的人民看看，也讓世界人士看看。更重要的是當權人物一一亮相，那一個得勢，那一個失勢，往往可從排列的程序看出來。

這閱兵儀式二十一年從未間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局勢混亂而緊張，也沒停止。可是，今年卻突然宣佈取消，分散在各公園舉行慶祝，誰也看得出是不尋常的一回事，可以意味着，中共發生了過去二十一年從未發生過的嚴重事情。不過，是怎麼樣的一回事，目前還未知道。

毛共鬬爭我們團結

上也不再燃放烟花。可以說，中共今年要過一個二十二年最暗淡的「國慶」。

不過，我們「萬人雜誌」創刊四週年的慶典不但如常舉行，還打算擴大慶祝。今年決定換個場地，可以容納更多人參加。參加人數，暫不加限制，除非連偌大的幸運酒樓也容納我們不下。

今年，我們十一·一的慶典，和中共十·一相比，我們形勢比他們好得多。

由於內部巨變，中共頭頭們可能渡過一個心驚膽跳、忐忑不安的十·一。我們的讀者、作者、編者卻在幸運酒樓舉觴盡歡。生活在鐵幕中的人，儘管已爬上高層，做領導人物，也時時要耽心被人清算鬬爭，隨時隨地被人鬬垮鬬臭。我們「萬人」讀、作、編者是個大家庭，大家相親相愛，有如姊妹兄弟，我們的志趣、思想一致，鬬爭、傾軋的事絕不會在我們中間發生，在過去兩次三結合聚餐中，已完全表露出來。

中共爲了應付內部鬬爭，取消閱兵儀式；我們卻擴大慶祝規模，可見，我們比中共强得多！

經濟困難人手不足

上的理由；同時，也因召開「人代」，人手不夠。想不到「立國」二十二年的中共，情形還比不上我們。我們也常常受到經濟問題困擾；辦起事來，也時感人手不夠，尤其「萬人協會」籌備密鑼緊鼓之際，三結合聚餐也如「人代」籌備中的閱兵禮一着，使人有顧此失彼之虞。

不過，我們沒有因「經濟」問題停止三結合聚餐，我們聚餐大家自己掏腰包，「萬人雜誌」雖然鬧窮，「萬人雜誌」的老板——讀者不少是經濟豐裕，這和中共情形大有不同。中共人民因爲老毛只要核子，不要褲子，個個捱冷捱餓，民窮財盡，連閱兵也搞唔掂。

至於「人手」問題，本來，中共搾取人力最有辦法，以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同時籌備「人代」會議和十·一閱兵，本該沒有問題，如果說因人手不足而取消閱兵，顯是托詞而已。

反觀我們，一聲號召，不少義勇軍答應出力，今年有「萬人協會」同人幫忙，相信一定做得更好點。我們在「經濟」上和「人手」上都超過中共；我們創刊不過四年，中共「立國」已二十二年了。

間諜小說神奇構想

有人說，中共取消十·一閱兵儀式，是因爲黑龍江中蘇邊界緊張，尤怕蘇聯會施行「天安門突襲

中共頭頭們進行十一閱兵之時，實行砲轟，將頭頭們一網打盡。為了這事，中共領袖們提高警覺，決定取消閱兵，以免給予敵人「突襲」機會。如果中共領導階層在突襲中一鑊熟，中共的政權便完蛋。

這種占士邦式的間諜故事會不會發生，至成疑問。

以中共防諜的嚴密，蘇聯間諜雖然厲害，要乘中共閱兵之際，將他們的大頭頭一網打盡，似乎不可能辦得到，如果他們想得出這狠招，也該想到中共用同樣手法對付他們，紅場閱兵，早該取消了。

記得第一次三結合聚餐時，香港市面菠蘿未靖，我們在不設防的梅江樓頭慶祝，如果港共派個左仔，端一枚土製炸彈上去，即使不致一鑊熟，也一定鬧得很杰。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害怕，轟飲甚歡，沒就心這麼回事，可見「萬人雜誌」的讀、作、編者比起中共頭頭們的怕死，相差太遠。其實，「天安門突襲」不過是小說家的構想而已。

踴躍參加多捐禮物

中共內部發生了什麼大事故且不要管他，先談談我們自己罷。

幸運酒樓的酒菜訂好了，除算到最便宜，羅老板還特別優待，給我們送了一面大花牌，裝好門面；另外每一桌送台灣大啤四瓶、大汽水十二瓶、台灣美酒一瓶、每桌還有一個幸運獎，十二個人當中，誰抽中就歸誰。此外，許多讀者已送來禮物或禮金，供抽獎之用。一如往年，李校長負責全場水菓，鄭秀堂給我們送來他出品的一批純羊毛女裝衫裙。

不過，今年我們的聚餐既屬無限制擴大，需要的獎品比往年多，希望各位老板慷慨點，不要使這盛會因「經濟」上的原因減色。

三結合聚餐是「萬人雜誌」特色之一，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年才能一度聚首，這一刻值得珍貴。我們一定要盡量使這聚會熱鬧點。熱鬧的氣氛也盡自己的所能，多替我們籌集禮物，使每個參加的朋友都不致空手而回，那是最合乎理想的。我們要把它作為既定目標，務必達到；這是我們過去兩次聚餐最成功之點。

萬人協會已有會址

在這裏，老萬要順便向「萬人」老板報告一下「九・一八」下午兩點在梅江舉行「萬人協會」第一次籌備會議和最近籌備工作進行的情況。

當天我們在距離「維園」不遠的梅江集合了六十多位籌委，舉行了孕育「萬人協會」的第一次會議。大家表現熱烈的心情和團結的精神。那天，「萬人協會」還只有一個影子，但一個星期後已找到會址，並由義勇軍協助裝修一番，一位羅先生贈給我們一些剩餘物資——辦公桌及傢具，馬上，我們就可以展開工作。

九・一八開會前，「萬人協會」還沒有一分錢，由於籌委熱烈捐輸，現在已有能力花兩個月按金，一個月上期租，還要鞋金、茶錢，把一個小小的會址租賃下來，展開工作。希望從這小小的基礎，迅速發展，很快就有自置的會所，也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老萬和許多本刊作者都感到單純和讀者們作文字之交是不夠的，大家希望多聆聽讀者們的意見，集思廣益。將來「萬人協會」成立後，可經常聚首，不必一定等到每年一度的週年紀念。

吸收會員愈多愈好

正如籌備主任小曾說，「萬人協會」對於聯繫我們讀者間的感情將發揮很大作用，將讀者團結起來，會產生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會更有效地對付那些牛鬼蛇神。

目前，「萬人協會」正把籌備會議通過的會章草案呈交社團註冊當局，由於我們這團體組織宗旨純正，相信很快就可獲批准。我們會將申請表格在申請，希望和我們思想相同的朋友參加，吸收會員愈多，力量愈大；不過，所有申請入會的朋友，我們必須經過嚴格審查，才會接納，一來怕混吉的人，二來怕招搖的人，更怕混入搗亂的人，因此讀者老板要原諒，容或有殺錯良民的事，但都為了我們這團體着想，反正贊同我們這宗旨的朋友，還會繼續擁護我們。

我們談「萬人俱樂部」談了兩年多，苦於沒人肯挑大樑。現在「萬人協會」總算籌備成功，但會務開展，需要大家合力推動。凡是我們的讀者（即使不是「萬人協會」的會員）都希望能多提供意見，讓「萬人協會」和「萬人雜誌」相輔而行，有言論也有行動，一切不再徒托空談。

在逆流中毋須悲觀

今天，在世界逆流中，中共外交上雖畧有成就，賴於彼產的聯合國也可能給他們混進去，可是中共內部的矛盾，權力的鬬爭，卻日見深刻，這可從今年十・一的種種跡象看出來。內部的腐爛，已漸漸表面化。許多朋友看到西方國家一個個倒在邪惡勢力面前，顯得十分沮喪，甚至不少人對世局悲觀。

目前的逆流確使人喪氣，但如果說自由世界會這樣倒下來，一蹶不振，卻又未必。中共內部鬬爭，中蘇共對立，固然是共產集團中的大危機，自由世界仍然有許多頭腦清醒的人要力挽狂瀾。當那些所謂「開明」的領袖吃了共產黨的大虧，沉默的大多數就會再按捺不住，起來和他們算帳。

過去，每年聯大開會，美國華人會到聯合國門前示威，一向以台獨分子為主，今年卻多了高舉毛像的左仔，這一來，使崇尚自由的華僑按制不住，也到聯合國門前示威，且與左派發生衝突。事後，他們感覺得要團結才有力量，因此決定組織起來，對付左仔及台獨分子。

以此為例，自由世界應該並不悲觀，逆流一過，自由的洪流又會把這一切淹沒了。

死的列寧·活的林肯

——參觀莫斯科紅場列寧遺體有感

被稱爲共產黨導師的列寧，死了不過三四十年，他的遺體用科學方法防腐保存，在莫斯科的紅場，築起一座殯館，遺體置於玻璃棺內，供人民瞻仰憑弔。看列寧的死屍，是每個去蘇聯的遊客不可少的節目。

列寧遺體疑爲蠟製

前年我遊莫斯科，也隨着大夥兒去了，所謂名聞世界的紅場只是一片碎石砌成的方形廣場，實際就是一個墳場或可稱爲蘇聯的國葬場，因爲沿着四十呎高的克里姆林宮圍牆埋葬着的都是蘇聯的名人英雄及首長。最大的墳墓就是列寧的墓，是個黑紅色大理石砌成的方形建築物，門口士兵荷槍實彈，刁斗森嚴，據說每天去憑弔的蘇聯人成千上萬（共產黨慣玩弄組織把戲，說不定那些人羣只是組織動員而來，決不是自動去看死屍也）。那天我們果然看到長長的人羣列隊入內參觀，在莫斯科灰黯天色之下，每人的表情嚴肅，如喪考妣，看來心情特別沉重。我們外來的遊客，只許空身入內，隨身的相機皮包，俱不許帶入；在那漆黑的墓室裏，繞棺一周；列寧的屍身，在兩支强光燈底下穿着掛滿勳章的元帥服，露出皮肉的只有頭部和一隻放在胸前的手，如果你想

多是面無表情，噤口不言，但幾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國太太，馬上高談濶論起來，她們說：「許多人說列寧的屍身只是一具極像生的蠟像而已，現今我也相信，今日的科學家還未有能力把一具屍身保存得栩栩如生呀……」同來的遊客皆哄然大笑，這些話要是給克里姆林宮的頭頭們聽到了，不氣破了肚皮才怪。

林肯塑像活動如生

今年我又遊洛杉磯的華廸士尼樂園，裏面有一個節目叫做：「你和林肯先生在一起」，進行地點就叫做林肯戲院，觀眾進去，先看一套短短的電影，擴音機用林肯自述的口吻，自敍他的身世：少年時如何奮鬪，如何成爲律師，如何成爲總統，而訂了解放奴隸的法例等等……。然後觀眾又進入另一個佈置莊嚴華麗的小戲院，紅絲絨的軟椅，舞台上鵝黃色的絲幕，讓你坐得舒舒服服了，節目才開始，絲絨幕升起，舞台當中穿着淡藍色的西服，坐着一具林肯的塑像。靜默了數秒鐘，這具塑像的手指居然會動，雙眼會轉，眼皮開合，向觀眾左右看了一下，於是林肯先生開口說話了。起初他用安詳和藹的聲調向觀眾演說，闡明他的人權主張解放黑奴，人

近三個

迢迢

中共領導層的權力鬪爭，自今年六月羅共頭子西斯古來訪起出現了高潮。毛派乘貴賓來訪，將兩個久不能公開露面的大毛派康生和謝富治推出來會見貴賓（新當權派受了要脅？），打算混水摸魚使兩人復出，可是西斯古七月九日一離去，新當權派馬上舉行了一個四千人的羣眾大會，公審鬪爭老毛和江青的愛將姚登山。姚登山曾率外交部系統的造反分子圍攻外交部，扣押陳毅，攻擊周恩來。鬪爭姚登山，即是鬪爭老毛和江青，也即是鬪爭康生和謝富治。這是揭他們的舊瘡疤。經此一番鬪爭，康生和謝富治果然又不公開露面了。弄得毛派灰溜溜的。

八月的鬥爭高潮

在鬪爭姚登山之後不到一個月，七月九日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加即到北平與周恩來進行秘密會談。整個的七月都是沉悶的。到了八月鬪爭再出現高潮。

八月六日緬甸主席尼溫携眷到訪，毛派無一人前往機場歡迎，在北平兩次會談，中共的洗塵宴、尼溫的答謝宴，毛派也無一人露面。老毛會見尼溫時，僅由周恩來、李先念作陪，黃永勝竟破例未陪同會見，毛派也一個沒亮相。大概北平的空氣太緊張太難堪了，周恩來和尼溫的會談乃中途移往廣州舉行。尼溫六日到北平，九日離開，當天到廣州，十二日才啓程返國。總計在大陸居停七天，在北平才住了三天，在廣州竟住了四天，這不能不說是反常現象。毛派之杯葛尼溫訪問，理由可能很多；毛派支持緬共，進行顚覆尼溫政府，當然對尼溫來訪不感興趣；其次對於周恩來的乒乓外交，歡迎基辛加來訪，可能也大爲憤慨。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四川、西藏、寧夏、黑龍江四省新黨委的人事問題。如筆者二〇二期在「整黨建黨的老大難」一文中所分析，四省領導班子淸一色是新當權派。毛派在爭奪地方權力鬪爭中打了大敗仗。

毛派杯葛尼溫訪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省建立新黨委的時期是八月七日到十九日，正值尼溫在大陸訪問，杯葛尼溫訪問，可能是爲了對四省新領導班子的抗議。

從頭檢點一下二十九省市的領導班子，由毛派分子出任第一書記的僅上海、北平兩地。但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謝富治掛個空名，迄不能露面視事；而且第二書記吳德以下全是新當權派的人馬，所以實際上毛派僅據有上海一市。在

……天工，亦爲林肯先生的表演而大受感動。

列寧屍身，蘇聯官方宣稱是科學防腐保存，但外邊的人卻紛紛懷疑是蠟像，何者爲眞，姑且存疑，但共產黨一向喜歡以死去的英雄，偉大的犧牲，美麗的遠景，死後的風光，來愚弄人民，要人民爲這些渺茫的希望而

但民主國家，注重目前人民的生活，維護人權，人家毫不隱言林肯的塑像是假的，但卻使塑像能動能說，這種手法使令林肯的形象，思想與主義，活在人們的心裏。死的列寧，和活的林肯，兩者同是作政治宣傳，我覺得林肯的假塑像，卻勝過列寧的眞死屍多矣。

廸士尼公園的鬼屋

華廸士尼樂園，是個人造的樂園，不只供小孩子們遊樂，就是大人們去遊，也會得到不少的文學歷史和科學方面的知識。我這次去遊，就見到遊人中三分之二是大人，三分之一才是小孩子，新增的節目，如「太空漫遊」使你享受到和太空人一樣的奇遇，坐在太空船內，四周忽然是流星殞石呼呼而過，忽而在月球上，忽而接近太陽，忽而雷電大作，置身於這大千世界，混沌窮蒼，使你覺得人類是這麼的渺小，個人的恩怨，還值得什麼？就是「鬼屋」這節目也極饒趣味。我們隨眾排隊進去，先經過一塊墓碑林立的院子，暗示你將進入一間恐怖的鬼屋，我們先被困在一間圓形的大廳中燈火全熄，有恐怖的聲音，向你說着鬼故事，極盡恫嚇的能事，然後，我們走過一個長廊，蛛網滿佈，燭光搖曳，怪風時來，壁上的油畫竹像會霎眼睛，作鬼臉，鬼聲啾啾。我們又坐上電動小車，走進另一荒屋，棺材橫七豎八，忽然棺蓋掀開，站起一個骷髏，一間鬼屋中，許多鬼魂在跳舞、集會，（這些飄動的白色透明的鬼魂，眞不知是怎樣造出來的）樂聲盈耳，忽然經過一排大鏡子，大家向鏡子一看，竟見自己的旁邊坐着一個鬼魂，向你擠眉弄眼……題材雖是恐怖，但並不使人害怕，大家從鬼屋出來，莫不樂得哈哈大笑，眞像曾經與鬼同樂一般，化腐朽爲神奇，設計人的聰明，令人佩服。華廸士尼樂園還有許多精彩的節目，故此，凡朋友來遊美國，我必定告訴他別忘了去遊華廸士尼樂園啊！

（附：稿費請轉交給張海山太太，作爲她子女的零用。——作者）

沉默的原因

三十年前，非常有名的反法西斯作家杜郝爾斯契，在一個巴黎的宴會上，剛好坐在一位納粹大頭頭旁邊。

宴會的主人，請杜郝爾斯契發表了一篇他對政治的意見。

發言過後，那位納粹頭頭馬上用不屑的神情說：「我這人只有一個好處：我從來不對任何我不懂的事情，亂發表意見。」

杜郝爾斯契同情地點點頭道：「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你這一生從沒有講過幾句話！」

中共內爭

英。向來的排名葉羣都在葉劍英之上，今年「五・一」，天安門亮相時還是如此，可是從六月一日赴機場歡迎西斯古時開始，葉劍英即高居葉羣之上了。直到現在葉羣尚未翻身。我們知道共產黨人的政治嗅覺有多靈敏，對於排名是多麼認眞，這當然不是無意的疏忽。葉羣排名的貶低，對她自己的意義甚小，對她的丈夫林彪來說意義則重大。因爲這表示林彪的權位正在走下坡。

排名的另一變化發生在許世友和張春橋兩人身上。張春橋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許世友是南京軍區司令，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就在地方的權力言二人無分軒輊，但是在政治局中，張春橋因在文革中與毛江的特殊關係，無論在政治局集會的排名還在地方集會的排名一直在許世友之上。可是六月以來，幾次在南京招待外賓，許世友的排名即反在張春橋之上了。許世友是新當權派的大將，他和張春橋排名的易位，很清楚的表示兩派力量的升沉。

「九大」以來，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排名，本以姓氏筆劃爲序，葉羣排第一，葉劍英第二，江青第三，可是除非「五・一」或「十・一」，一般的公開集會，多不按姓氏筆劃排名，一般是以周恩來爲首，黃永勝爲副，（江青出席時，便排在周黃二人之間，以示特別照顧毛的體面。）這幾乎已成爲固定的形式了。查考中共接見外賓的紀錄，也以周黃爲最多（李先念負責外交工作見外賓機會特多不算在內）。

周黃一條戰線

在文革之前中共對外重要通電多以四人聯署方式發出，即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毛代表黨，劉代表「國家」，朱德代表「人大常務委員會」，周代表「國務院」。文革期間對內發表重要文告，則以「黨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國務院」四機構聯署發佈。國務院排在最後。自去年起，對外函電則多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聯銜發出，到現在已成固定的公式了。這表示毛林二人已不能代表「全黨全國」，必須有周恩來的聯署。此外周恩來也聯同董必武（代主席）、朱德向外發出函電。表示唯有周才有實權代表中共。

八月三十一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通知「全國試行新廣播體操」。「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單獨聯銜發佈通知是少見之事，將「國務院」置於「中央軍委」之上一點尤其值得注意。這表示周恩來已能駕馭「中央軍委」，「國務院」已隨周恩來行市上漲而提高，也表示主[illegible]「中央軍委」的黃永勝與周恩來已結成一條戰線對[illegible][illegible]派。

魯遜

毛澤東生與死

岳騫

九月二十二日本港晚報刊出法國方面消息，老毛可能已死，頓時引起全港九四百萬人鬨動，中午以後的報紙皆暢銷，有兩家銷路較大的晚報，一擺出來就被搶光，人人面上都浮着得意的笑容，有類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聽到日皇裕仁廣播投降的消息。

二十三日的日報對老毛之死，並未能進一步證實，但卻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消息，來源有的是歐洲、有的是日本、有的是中華民國方面，各項消息均相當可靠，重要的有以下幾項：

一、中共政權已決定取消十．一遊行和群眾大會，所有大頭目今年均不到天安門亮相。

二、所有大陸內部飛機自九月十二日起停航三天。

三、希望會見周恩來的外國訪客，於九月二十一日以後未能再與他接觸。

四、自本月初以來，所有軍事重要頭目均未公開露面。

五、美國心臟病專家懷特醫生及其助手已於九月十九日飛去大陸共區。

這些消息來源大都可靠，若是個別發生，也許

九月二十四日的消息，仍無法證實老毛是死是活，但波蘭方面傳出消息，謂中蘇邊境又發生新衝突，中共軍人均取銷休假，因此，「十．一」不擬大規模舉行慶祝。日本方面也有同樣消息，想來相當可靠，但與取銷「十．一」閱兵似乎無關。

此外還有許多離奇的說法，一群親毛的美國在港學者專家之流，則說中共取銷「十．一慶典」是因爲老毛不願與尼克遜並坐天安門閱兵，使尼克遜分享這份光榮。這當然是十足的童話，中共不願尼克遜登上天安門，大可將尼克遜行期排在十月二日之後，尼克遜北平之行，照中共宣傳是舉着白旗去投降的。抗戰勝利我國有過受降的經驗，投降使者飛機降落的地點與時間是由我方規定的，如果尼克遜去北平時間由尼克遜定，中共無力拒絕或改期，被迫取銷了自己的「國慶」慶祝，這個投降使者就未免太可惡了，究竟是誰向誰投降，都很成問題了。

對於這一事件眞正內幕爲何，除非中共自己宣佈，任何人也難判斷正確，筆者個人看法，則以爲老毛已經垂危入於彌留狀態，隨時要去見閻王爺（是老毛數年前自己對法國記者講的，他隨時可以去見閻王爺）。筆者所作這種假定，是根據老毛病症而下的結論。

毛澤東患了一種不治之症，世界皆知，究竟患了何種病，則沒有一個確實報導。數年前，有幾名德國人去大陸，會見老毛，發現他右手顫抖，表情呆滯，講話口齒不太清楚，行動時右邊腳手都不太靈活，他們看出這種病是屬於名爲柏金森病。此病因爲患者極少，發見甚遲，醫藥界尚未定出名稱，

德國人報導出老毛患柏金森病不久，本港一位教育界前輩也被證實患上柏金森病，筆者與這位前輩交情甚厚，時相過從，對其病況發展，全部了然。他初得此病時，右手右腳痲痺，右手顫抖，舉箸拿筆皆不成，行動要用拐杖，起初以爲是嚴重風濕，按風濕病治無效，又懷疑坐骨神經痛，曾入本港某大醫院開刀，出院後依然無效，最後赴台灣去榮民醫院檢查，始確定是柏金森病。當時其夫人仍請醫生開刀割治，主治醫生說：「這個病，不開刀也可以拖上幾年，開刀不一定能治好，如果有些許差錯，反而提前結束其生命。」經醫生這一說，某先生就放棄了開刀的願望，回港繼續治療，每天早起在公園散步，這時他已不能穿衣服、洗臉、洗澡，多虧其夫人賢德，悉心伺候，病況一直未有大變化，中間過了三年多時間，在前年過舊曆年時間，他突然好了，全身病消失，拐杖丟掉，不用夫人攙扶，居然去幾處向朋友拜年，人人皆感驚奇，詫爲神蹟，中間過了一個星期，突然昏倒，從此人事不知，在病榻上纏綿四個月去世。某先生之死，在門生故舊中引起極大哀傷。自某先生逝世後，筆者就密切注意老毛病情變化，從所能得到的些許資料中，可以認知老毛的病狀與某先生病情變化完全符合。

讀者也許記得本年四月間蘇共召開世界共黨大會，北越共黨頭目黎笱應邀出席，黎笱由莫斯科回途經過北平會作逗留，但卻未能與老毛見面，此事最出情理之外，因爲黎笱今天的身分是北越共黨總書記，地位與老毛的中共中央主席完全相等，按理老毛應去飛機場迎接，即使老毛依老賣老不去迎接，但也斷沒有拒絕會面之理。再從另一方面來說，北越

大會，[illegible]有之舉，老毛更不能不見，除非老毛有意與北越斷絕來往，任其倒向蘇共。但揆之以後事實，北越發生水災，老毛及林、周三人聯名去電慰問，對北越恭維猶恐不及，自不會故意冷淡黎筍，大概那個時候，老毛已經不能起床，甚至不能說話，黎筍雖不是外人，亦不方便相見。

六月一日羅馬尼亞國務主席齊奧塞斯庫（港台均譯修斯古，此從中共譯法）到北平，筆者就注意老毛動向，如果老毛這次再不能與齊奧塞斯庫見面，則老毛是否尚在人間，都成疑問了。結果老毛總算與齊奧塞斯庫見了面，說了四句話完全不相聯貫，電視上播出會面鏡頭，老毛已成僵屍，面無表情，神色木然，似乎已不會笑。但此時比較黎筍過平時，顯然又好了許多。老毛最後一次露面是會見緬甸元首尼溫，居然談了一些話，就尼溫的身價而論，自不能與黎筍相提並論，老毛既不能見黎筍，又何必要見尼溫，何況尼溫銜頭是緬甸元首，老毛並非中共政權元首，有董必武與周恩來也就應付過去了，又何必自己出馬。可能就在那幾天，老毛突然痊癒，精神恢復，病情若失，不論阿貓阿狗也要談上幾句，尼溫則適逢其會。

根據某先生的病例，此種迴光返照式的痊癒，最多不過一周，大概老毛會過尼溫之後，突然病倒人事不知，一直到現在。

由於老毛突然昏迷不省人事，林彪大概也纏綿病榻去死不遠，觀乎林彪和尼溫訪平時未能露面，可知其病情最初較老毛尤為嚴重。毛、林相繼病倒，大權全入周恩來手中，此時各省的紅色軍閥雖然入於半獨立狀態，但在表面上仍不能不服從北平方面命令，黃永勝雖握有實力，但坐上第一把交椅畢竟還太早，表面也不得不擁周。周恩來看準老毛已熬日子，斷無復甦之望，就乘機改弦更張，先從廢除老毛個人崇拜入手。已為本港居民所熟知的如深圳方面老毛像及標語均已拆除，通訊社更報導北平專門招待外賓的新僑飯店老毛雕像也搬走，長城上老毛大像也撤除，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人民電台」更停播「毛語錄」，這一連串看到的情況，再加上[illegible]老毛病倒，根據醫生診斷，決不能熬過「十．一」，如果大肆舖張籌備，一切都準備好，老毛突然在九月二十九或三十去見閻王爺，這個場面多尷尬，是國慶，還是國喪，雖然老毛一死，整個大陸人人皆慶，但究不能馬上就鞭屍，也還要做作一番，觀乎史達林死後，赫魯曉夫哭泣的鏡頭，周恩來也要照演一次，屆時將會哭笑不得，於是不如停止慶祝，靜候老毛去見了閻王爺再說了。

老毛生死數日內必有分曉，實際上老毛生死對目前的中共政局並無太大影响，因為最近一年來大權事實上已逐漸轉入周恩來之手，周恩來最初是聯林制江，及至林彪病重，乃轉而與黃永勝聯合，以控制全局。老毛突然死去，中共政權也不可能突然發生變化，但長遠看，中共政權自老毛始，恐怕也於老毛終了。

看中共現況，不可以史達林死後的蘇共作為藍本，因為不論史達林生前死後，蘇共軍人從未抓到過權柄，史達林在世時，政治局職業軍人祇有一個老邁的伏羅希洛夫，其人情況一如朱德，雖然布爾加寧、貝利亞皆有元帥頭銜，但都是政工元帥，故史達林死後，蘇共內部權力爭奪者皆是黨棍，最多不過是米高揚開槍打死貝利亞而已，決不致爆發全武行。中共不然，中共天下是槍桿子打下來的，故軍人一貫佔的比例重，八屆政治局二十名委員，其中就有七名「元帥」，此外尚有雖非「元帥」而具有軍人身份者三人，恰夠一半。

至於目前政治局軍人所佔比例已超過一半，二十九省市黨委第一書記現役軍人佔二十二人，此種情況為任何共產國家所無，比較近似的祇有袁世凱死後的北洋政府。

袁世凱逝世之前，各省將軍已不服命令，奉天、湖北兩省且發生驅逐長官的事，袁世凱對之無可奈何，祇得授以節鉞。但終袁之世，各省軍人尚沒公開與中央政府為敵的情況發生，及至袁世凱死後，各省軍閥羽翼已成，繼任人段祺瑞對之已呈尾大不掉之勢，直皖戰爭是地方軍閥與中央作戰，中央竟而失敗，從此中央淪為地方軍閥之附庸，總統、[illegible]大軍閥，大軍閥想當元首，你征我奪，沒有寧日，最後終於變成同歸於盡，今天看中共政權前途，必須以此作為根據，始能看出其發展軌跡。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北洋軍閥沒有主義，完全基於私人權利，共產黨人有黨紀約束，怎會發生內戰。

這種說法在一九六七年未嘗不可，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形勢完全不同。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世界上已沒有了共產主義，觀乎中蘇共為珍寶島，裕民縣而戰，完全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興，共產主義必然滅亡，共產黨沒有了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行屍走肉。

可是，大陸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連共產黨也沒有了，變成了道地的軍人黨，一切決定於槍桿子，什麼主義、思想，無非是一種靈符咒語而已，用以騙人的工具，自己則絕不相信。

故老毛死後，周恩來接了班，以周恩來之圓滑，還可以維持短期安定，但地方軍閥勢力加速澎漲，必然會向外發展，向隣省侵畧，或者干預中央事務，內爭將逐漸形成，而周恩來已經七十四歲，從電視上看，也蒼老不堪，周恩來還有多久，誰也不知道，一旦周恩來也死了，再想找一個能周旋於各省軍閥之間的人亦不可得，遇到衝突，祇有靠槍桿子解決了。

看整個大陸形勢，要從長遠看，三年之病要求七年之艾，如此巨大的中國淪入魔掌，豈是一舉可以滌清，一定要慢慢地來，急不得也亂不得，我們有堅定的信心，人性必然戰勝獸性，民主一定要擊敗極權，陸放翁詩「山河表裏終無恙，日月重光定可期。」放翁雖未見到日月重光，但在他死後不過一百五十年時間，日月畢竟重光了，我們當然不會等一百五十年，及身可以見到的。



楊子烈出延安

史劍非

讀中共黨史的資料，每讀到四方面軍兵敗河西走廊，張國燾落入毛澤東之手遭鬬爭一幕，就不禁擲書三歎。當毛澤東率一方面軍長程流竄抵達四川時，殘部不過萬人，而接應他的四方面軍，則擁有八萬之衆，而且士馬雄强。當兩軍在懋功縣兩河口會師之際，當時形勢恰比秦末楚漢相爭時的鴻門宴，張國燾如果有野心，即應設計殺毛以除後患，想不到歷史重演，張國燾仍是有人性的書生，遂將機會輕輕放過，重演了一次項羽，毛澤東其後乃得逃出四方面軍的節制，連夜北竄，先抵陝北。吞併了土共劉子丹部，軍勢復盛。而四方面軍的主力在抵達陝北之前，被西北的馬家軍所殲，到陝北的僅剩萬餘人，遂為毛澤東所併，張國燾乃成為他的掌中物。

組織部殷勤招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易幟接受改編，全面抗戰爆發。時張國燾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是一有職無權的閒差。一九三八年四月五日，政府派員主祭黃帝陵，中共遂派張國燾代表邊區政府參加，張乘此機會棄暗投明，一去不復返。

張國燾走後，他的太太楊子烈和子女仍都在延安。大概為了防止事機洩漏，張之出走計劃連太太也沒告訴，這下子可苦了楊子烈。直到一個月之後中共組織部來電話找她去問話，她還以為是恢復她的黨籍。她對此會有回憶錄。

「組織部有很多人，不知是才開完會，還是才吃完飯。大家看見我都和顏悅色的向我微笑。我更感到高興，陳雲同志立刻招招手，請我到另外一間房裏坐。低聲說：『子烈同志，你知道嗎？最近黨內發生了一件震驚全黨大事。』

「『噢！發生了什麼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一怔驚奇的問。

『國燾走了！』陳雲雙眉緊皺，低着頭說。」

她這才如夢初醒。不過當時她自己也很奇怪，組織部那些人為什麼和顏悅色的向她笑呢？而且陳雲還親切的勸慰：

「『不要難過，子烈同志。』

這個時候一個工人同志用大條盤送上四碟菜，有肉有魚有蛋，另外一碗湯。陳雲讓我吃飯。」

當時這一份四菜一湯的午餐，等於現在香港人吃滿漢全席。可是楊子烈聽說丈夫不告而走了，就吃不下去了。

「『國燾有一封信給你，他在漢口等你，你去不去？』

然後又問她懷孕的孩子幾個月了，又好言安慰：「若果有同志閒言閒語，你來告訴我好了！」

原來中共當局要求楊子烈勸她丈夫回心轉意，再回到延安來。他們的微笑

共產黨人兩副面孔

當楊子烈表明決心要到漢口去找丈夫時，他們立刻就變了一副面孔。楊子烈去找毛澤東。

「次日上午，勤務員引我到毛澤東的住處，剛巧劉少奇同張聞天都在。我還未開口，毛澤東就熱烈的走近我，很和藹的在我肩膊上一拍，似認眞又詼諧的大聲笑着說：『好呀，子烈，國燾把你丢下跑了！』

我在喉管裏咕了一下，說不出話來。半天才强自鎮靜的說：『他為什麼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漢口找他，問個明白，把他找回來。』

『好呀，你若能把國燾找回來，那你就是共產黨的大大功臣。』毛澤東高興得伸出右手大姆指。

『子烈，到我那裏來玩嘛。』劉少奇親切的說。

…………

此時張聞天緊繃着一張布爾雪維克的臉，好像沒看見我一樣，昂着頭，站起身，一聲不響走了。」

在這以後，楊子烈求李富春給陳情，又親自寫信給「黨中央」請求離開延安，都沒得到准許連信也沒有。而且那些面孔越來越難看。

毛澤東被迫下條子

這一天楊子烈可眞急了，帶着八歲的兒子再去組織部。

「李富春、陳雲都在，我開口就問自己走的事。

『中央開會時，毛主席決定不要你走！組織部不管。』李富春鐵青着臉粗聲粗氣的說。」

在組織部不得要領，楊子烈才去找毛澤東。

「『毛主席，我想回家養孩子，你批准我吧！』

『那是組織部管，你去找他們。』毛說時聲音很低。

『不，我剛才從組織部來，富春同志說是你決定的。你們兩處，你推他，他推你！那怎麼行？你看我大着個肚皮，跑來跑去，實在跑不動了……』

他無話可說了。提起筆，攤開一張白紙寫：『讓子烈同志回家吧！』他一面寫一面說：『你是好的，一切都因為國燾不好。現在國燾已被戴笠捉去了。……你去了漢口以後生養孩子的一切費用，黨都可以負責，你無論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到黨裏來。』他好似騙小孩子。」

楊子烈拿着毛的條子到組織部換了一張「路條」，才離開延安，回到自由地區來。當時張國燾在漢口，已經和政府當局接了頭。毛澤東不敢硬加留難。因為中共的軍隊還不夠和國軍對抗。否則楊子烈和她的兒子恐怕要老死在集中

創白話報紙的林白水

覺初

寄食於親戚家，苦志力學，未及弱冠，即以設館授徒，維持家計，好讀時人評論，啓發新知，淬勵品德，首在杭州創立白話報紙，自號白話道人，那時還是清朝的科舉時代，林氏就有這種意識。一般人只知陳獨秀胡適之的白話文運動，不知林氏更早於他們兩個，獨開風氣之先，只是名氣不大，影響力不及他們之普遍而已。所以我在本文篇首，特以此條爲標題，實寓不忍埋沒之意。

杭州白話報的社評，內容尤爲大膽，第一是鼓吹革命，打倒滿清政權，第二是創辦學校普及教育，第三是促起全國各地創立報紙，以爲社會輿論的喉舌。二三兩項，已是言人之所不能言，或不敢言，至於第一項，那更是叛逆不道的滔天大禍了。好在杭州的地方官吏，不爲己甚，僅將報社封閉，驅逐他出境回籍，未如于右任那一次的狼狽危急，被朝廷密旨拿辦。林氏回到福州，並不稍事收斂，居然又辦起福州蒙學堂來，專對青年灌輸新的知識，傳佈革命種子，參加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覺民、方聲洞——就是跟林氏受過業的學生。

蔡元培、章太炎、劉申叔等聽見他在福州辦學的成績，深爲嚮往，寫信給他，請來上海，共同籌辦愛國女校，並創設中國教育會，秋瑾女士，亦被邀參加，爲該組織中唯一的女性。

那時盛傳俄國正與清廷，將簽訂一項不利於中國的秘密協定，林與蔡等聞之，因辦警鐘日報，爲之揭發抨擊，林又獨力辦一中國白話報，以爲旗鼓相當，增强力量，後更進一步地與萬福英、劉光漢，採取激烈之暗殺行動，擬乘王之春與俄使赴宴的機會，發槍狙擊，事雖不成，三人均當場被捕，但朝野已被震動，王之春從此再不敢參與此項賣國談判了。幸得英國律師護辯，只萬福英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他與劉光漢皆被省釋。於是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習法律及新聞，一切費用，全賴苦讀譯書自給，旋由林森介紹，認識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成爲正式革命團體之成員矣。

民國成立，他只過了短時期的從政生活，做過張社會正義，爲終身事業。初在北京，辦了一所公言報，名報人胡政之，即爲他當時的助手，那時北洋政府的貪汚中飽，拖欠下級機關的薪餉，曠不發給，簡直是公開的亂法舞弊，林氏在報端嚴詞指摘，毫不稍留餘地，致遭查封停辦。但他終不氣餒，又以新社會日報，捲土重來，仍秉一向的强硬立場，筆挾風霜，鞭辟入裏，使奸惡無所遁形，善類聞之加勉，儼如黑夜明燈，光芒四射。是時曹錕正進行賄選運動，林氏在報端，譏彈無避，大罵那些喪失廉恥的議員，曹錕不得已，除勒令停刊外，並將林氏幽禁了三個月，直到總統賄選成功，才予開釋，足見這位報人的奮鬬精神在言論界的份量了。

林氏恢復自由後，急不及待，又以社會日報發刊問世，再接再厲，曾不稍存疑懼。五十七年被大陸整肅的鄧拓，在他所著的燕山夜話中，有一文提到林氏說：「辛亥革命以後，林白水在北京創辦了新社會日報，他發表文章說，『中國今日之政體，民主固善，而封建餘威，曾未少殺，欲謀芟除，必須十五年之努力。』有人說，從他寫文章的時候起，到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恰恰是十五年左右，這一點也算是林白水的預見吧！然而他的文章，據說是往往信手拈來，發端於蒼蠅臭蟲之微，而歸結於政局，語多感情而雜以詼諧，所以特別惹起了一部份當權者的不滿，新社會日報一度曾被勒令停刊，後來復刊的時候，他宣佈自今伊始，除去新社會日報之『新』字，如斬首級，示所以自刑也，這便是新社會日報，改爲社會日報的經過。」從這段話裏，我們雖未曾讀過林氏的文章，亦可知道他的筆調和風格，是尖銳而輕鬆的。

由秦以來，中國的軍人專政及割據混亂之局，難道還不了解明哲保身之道，及和光同塵之術。但他自以爲一個報人，其天職就是在越處黑暗的時代，越要不畏强權，大聲疾呼，顯出他的大仁不憂，大勇不懼，大智不惑，掃盡陰霾，喚醒聾聵，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才是新聞記者人格的尊嚴，不愧於無冕皇帝的榮號。單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那只是消極道德的修養，獨善其身的處士情操，非所語於新聞事業的積極性能也。故必須有威武不能屈的傻勁，探虎口，捋龍鱗，橫厲無前，睥睨無睹，何況那些北洋軍閥，都不過是鷄鳴狗盜之流。

民國十五年，曹錕段祺瑞既相繼下野，殘餘的北京政局，完全控制於鬍匪出身的張作霖，南方的革命勢力，還未能長驅北進，他以狗肉將軍張宗昌扼守平津一帶，以資防堵。提起這位狗肉將軍，雖是三尺童子，亦曉得他是個三不知的糊塗大蟲，即兵不知多少，錢不知多少，女人不知多少。在那種流氓土匪式的統治下，北京已被搞得烏烟瘴氣，偏又碰上卑鄙無恥的財政總長潘復，不惜萬端諂媚向張宗昌承歡取悅，想謀得國務總理的位置，這消息給林氏獲知了，馬上在報紙上，予以嚴正的申討，潘不能堪，遂挑撥張宗昌以林白水通敵有據，命令憲兵司令王琦逮捕槍決，及薛大哥等人趕往求情，跪地不起，張宗昌再用電話通知押候勿殺時，林氏的屍首已橫陳於都城以北的天橋矣。張宗昌所說的通敵，就是指南方的革命軍。

到了十七年的春天，腥膻汚穢的北京，才被解放，歸服於青天白日的盛世，首任北平市長的何其鞏，特爲林氏及先後同被張宗昌殺害的京報主編人邵飄萍，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林邵兩氏的英靈，在國人的景仰哀思中，當可欣然含笑於九泉了。

民國二十一年，張宗昌被仇人鄭嗣成狙擊於濟南車站，鄭自向法院投案，社會人士一致聲援，連張宗昌的山東同鄉，也馳電響應，力請厚情赦免，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人心的向背，是絕對不能以權力攝取的。

為牽毛共入聯合國告亞洲各國代表

愚蠢的政客必害其國其民

政客與政治家有別。政客是絕對自私的，只顧自己本身，本黨的暫時利益。政治家是絕對大公無私的，處處既爲自己國家、人民利益也爲全世界國家、人民利益。政客皆是愚蠢的，無遠大眼光，無政治思想，對過去歷史不懂，對當前國際局勢無知。政治家皆是明智的，具有遠大眼光，腦中有整套政治理想，了解歷史定律，對現代國際局勢瞭如指掌。不幸今日世界當權者，多數皆是政客，而無政治家。世界混亂的原因，一是共產黨作亂，另一即愚蠢的政客當權。

從近代歷史看，稱得起政治家的，我想超不出三人：一是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他的三民主義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爲經，以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爲緯，而特別强調孔子禮運大同篇，主張世界大同，天下爲公。假如眞能實行三民主義，既不會發生兩次大戰，更不會有今日世界赤禍。二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先生，他於第一次大戰將結束時，提出十四點計劃，該十四點計劃，其中十三點，雖平平無奇，皆是應該做的，但最末的一點，設立國際聯合會（簡稱國際聯盟，再簡稱爲國聯）。這點即世界大同第一步，也是今日聯合國的母身。國聯也好，聯國也好，對世界和平雖無特大貢獻，但

舊制，本是一獨裁者。但人民卻稱道是「可愛的獨裁者」，因爲他處處爲國家、人民着想，而非爲個人虛榮心、權力慾。他於掌握全國大政後，決不樹立個人黨派，且特別扶持另一政黨，以監督自己的黨，奠定下後日的土耳其民主政治。果然，凱末爾下野後即由其所扶持的政黨領袖起而代替之。凱末爾不僅洗涮「東亞病夫」惡名，也奠定了民主政治基礎，土耳其之有今日地位，實皆凱末爾之功。

可惜像以上所述政治家太少了，而愚蠢政客卻太多。如納薩、蘇加諾、施漢諾、恩克魯瑪等即其顯著者。每人立身之道，皆應有明是非，辨正邪的頭腦，況此爲一國當權者。誰皆知道，狼是食肉野獸，牠不僅食羊、豬、狗，也照樣食人。「伊索寓言」對狼的本質說得最透徹。狼是絕不講道理的，牠只是要食人。共產黨就是狼，它與法西斯爲孿兄弟，也即赤色法西斯。狼不食肉便不能生存。同樣，共產黨若不侵畧，便會萎縮、滅亡。獅子、老虎可以喂養，且可被人利用組織馬戲團，但狼不可能。對付狼的辦法，只有武器，故牠最怕獵人，當然也怕獅子、老虎。但愚蠢的政客卻不明狼——共產黨的本質，卻把牠當獅子、老虎同樣看待，那就大錯而

次大戰後，意大利全國被共產黨搞得烏烟瘴氣，一場糊塗。因此莫索里尼起來組織法西斯。共產黨遇到對手，局面才平靜下來。莫索里尼遂掌握意國大政。德國情形與意國一樣，所以希特勒仿效法西斯組織納粹黨，因深得羣眾歡迎，遂能當選執政，先爲總理，後爲元首。老實說，莫索里尼、希特勒對意、德兩國說，是有害也有功的，但野心、狂妄害了他們。消滅共產黨，安定了社會，領導國家富强，這是他倆之功，但獨裁剛戾，對外侵畧，卻成爲世界大罪人。

已倒下去的愚蠢政客不必談，今

取記

新生先生在本刊三周年聚會中有過一面之雅，我也很留意新生讀友對大陸農村情況的報導，因爲我覺得他所說的話多是符合事實的，並沒有作故意的誇大。關於聖獅大隊一文，我也有幾點補充。

㈠我第二次赴「聖獅」，僅屬「取經」性質，只逗留十天左右，並非在該隊工作，故所知不多，且有些事記憶也已模糊，這是我感到十分抱歉的。㈡關於陳華等乃搞反共活動，並與國府情報機關取得聯絡一說，恕難表示同意，其理由如左：

（甲）在我所能接觸的文件中，沒有發現陳華從港澳偷運入武器之說。但走私販賣洋貨以及肥田粉從中圖利，則有列入材料之中。

（乙）四清期間，把犯有嚴重錯誤的農村基層幹部打成潛伏的「反革命分子」，是中共慣用的手法，非「聖獅」所獨有。在我直接參予工作的地區，被打成「反革命」的農村幹部超過一打以上。而這些人根據當時搜集的資料，沒有一個是眞正的「反革命」。反而多是「老革命」，出身於共黨游擊隊和部隊，在我所接觸的四清材料中，海南島有一公社書記（姑隱該公社名）自殺未遂，被判死刑（後改無期徒刑），其鎭壓人民之殘酷手段比陳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也並非是眞正的「反革命」，而是堅持武裝鬬爭十多年的「共幹」。中共之所以要把「反革命」的罪名加在這些人的頭上，主要是爲中共本身洗脫罪過，使農民相信迫害他們的不是共幹，而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故對此等謠傳不應輕易相信。

（丙）假若陳華果眞有意「反共」，正應收買民心，如此殘酷對待人民（包括黑五類），則是存心破壞敵後工作，他以及指揮他的愚蠢上司，都應該槍斃。

中國大陸眞正的反共地下組織多得很，尤其是一九六二年，國府組織了最高五人委員會，放出「反攻大陸」之雷聲。爲了迎接國軍反攻，以「黑五類」爲骨幹的大陸人民，紛紛組成

可原，因爲他是小雜貨店伙計出身，雖也讀過大學，然並未好好讀書，尤其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史，及關於馬克思著述毫無所知。他爲了下屆競選，不得不出些花招，給選民看看，也許僥倖能再當選。雖然他有顧問團，但不是飯桶，就是奸佞小人，如基辛克之類。他的花招一是迫越共釋放美俘，得以體面地結束越戰。先希望巴黎和談，無效。當然無效，對共產黨絕對不能用「理」談判，只有用「力」打擊。因此退而求其次，乞憐毛共，以爲只要毛共不支持越共，越共便會低頭。其實，差了，越共不是又加强與俄共聯繫嗎。另一花招，他企圖聯毛共對付俄共，加深俄共仇恨。不料，這一花招卻立卻被俄共看穿，大罵尼克遜。好容易搞好的一點美俄友好關係，忽然被尼克遜斷送了。當然也連帶的出賣盟國，卻換來國內外明智人士圍攻。尼克遜不僅丟自己的臉，也喪失美國國格，被人罵爲無信義國家，靠不住。我們最莫名其妙的，是菲律賓馬可仕，他國內有毛共背景的叛亂，卻要與毛共勾搭，認爲與毛共搭上關係，國內共黨叛亂便可停止，眞是滑天下之大稽，世間愚蠢未有過於此者。不僅馬可仕愚蠢，而一些知識分子、大學校長也不見得聰明。他們居然要組織團體，想把菲律賓送回美國，做美國第五十一州。這眞是天下奇聞。其次是印尼，在蘇加諾當政時代，印尼幾乎被共產黨吃掉，主要敵人即毛共。這只是幾年之事，殊不知今日印尼外長馬立克卻主張毛共入聯合國，以代中華民國。一方在貿易上積極與中華民國拉關係，一與禍亂印尼相同，至今共產黨仍出沒於北馬來亞森林中，隨時可襲擊吉隆坡，但拉昔克一方想與中華民國拉攏，企圖工商方面獲得利益，一方卻又在政治上勾搭毛共，爲毛共做傳聲筒，支持毛共入聯合國。再次是泰國，泰國本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正常，且受中華民國支持剿共，過去留下的國軍今正爲泰國剿共中。不料，今正當中華民國在聯國需要朋友支持時，乃他儂突然要爲毛共幫腔，做應聲蟲，豈不可笑。

杜魯多今知是共產黨徒，已不必談。戴高樂在法國也許被稱英雄，但在國際上卻皆指爲背盟的小人，他處處與英美爲難，搗蛋，而把英美拯救法國及其他個人往事，卻一筆勾銷。不講信義的人，就是小人、濫政客。因戴高樂首倡承認毛共，因此引起歐洲別國效尤，長毛共威風，增加世界禍亂。然法國並未受毛共直接禍害，尙有可諒。最愚蠢者，莫過於亞洲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當權政客，明明現正受毛共直接禍害，卻仍在向毛共大送秋波，認爲如此，毛共便不會再加毒手，然事實正相反，與毛共拉上關係，等於共產黨如虎添翼了。故如說馬可仕、馬立克、拉昔克、乃他儂是最愚蠢的濫政客，誰曰不宜。

附註：禮運大同篇，字字皆充滿仁愛、溫暖、和平。然共產黨宣言，卻句句皆包涵殺機死亡，而且明言，殺戮愈徹底愈好，直覺得馬克思就是張獻忠的再生。莫非天地眞不仁，何以竟產生這麼多的孽種。

縉山

的教訓

且待

與國府情報機關接頭，結果暴露自己，以致被一網打盡。另一些反共集團卻是由於散發反共傳單，寫反共標語，搞反共串連而暴露面目，也被中共公安機關破獲。這實在是一件非常慘痛的歷史教訓。

我不知道一九六二年國府確有「反攻大陸」之意，或是中共故意散佈謠言，以便引那些懷有變天思想的人上當，一網打盡。但我卻確知經過幾年的大飢饑，大陸人民的民心已經大反，可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希望「變天」。不但「黑五類」家庭成員希望變天，貧下中農也希望變天，工人階級同樣希望變天。人民對幹部特別是農民對農村幹部的仇恨已達到頂點。若有風吹草動，中共的農村幹部可能在一夜之間全被農民殺光。至於中共的國家幹部，下級幹部（非當權派）大多數也希望變天。中級幹部（指十六級至十一級中灶幹部，即局、處長級），許多人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動搖，他們雖享有較高級的分配額，但也在吃苦（指那些不會鑽營走後門的人）。而且也看到人民的悲慘景象，他們弄不明白爲什麼建設社會主義會建成這個樣子，幾十幾來所追求的理想在事實面前幻滅。有正義感的中級共幹，大多數感到痛苦和慚愧。至於中共軍隊吃用雖然很好，但大多數下級軍官和士兵思想也動搖了。他們思想動搖有部份與中級幹部的感覺相同，另一主要原因就是他們的家屬都留在農村，他們的父母妻兒正在挨餓，每接到一封家書都令他們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產生多一次懷疑。六九年彭德懷下台前，中共部隊紛紛節約糧食，自動把餘糧送給駐地的農村食堂，並收集農村飢餓的材料向國防部滙報，這就是促使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人民公社」搞早了的原因。林彪上台後雖然在部隊中掀起了思想教育運動，但並未收到良好的效果，士兵們在他們的父母妻兒挨餓，或者餓得患水腫病、肝病而死的時刻，怎能相信黨的總路線是英明正確的說法！「反右傾運動」並沒有反去人民心中對共產黨的仇恨。倘若那時國府當機立斷，揮軍東指，在沿海地區佔住一二個橋頭堡，中國的局勢早已改變了，歷史也早已重寫了。

我無意在國府在外交逆境時攻擊國府，但卻不得不指出國府太不了解大陸民情，太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太過依賴美國，如今美國的眞面貌已暴露無遺，國府當政諸公也應猛醒了。

寫之至此內心不能不覺得倍加沉重，靡靡之音溢滿寶島，而且遠播海外，什麼「今天不回家」！家不要還要什麼？什麼「家在台北」？我們的家在松花江上，在崑崙山麓，在楊子江畔，在海南島的叢林中。爲什麼不歌唱黃河，歌唱長江？爲什麼不歌唱江南的菜花黃，爲什麼不歌唱嶺南的荔枝紅？我們的家在大陸，在中華民族發源的黃土高原和播遷到五湖四海的中國大陸！而不僅僅是台北。

風流總統與三流明星的糊塗賬

天涯客



前些時為了幾個荒蕪的海島，不惜調兵遣將，對中國擺出一臉殺氣來的那個熱帶國家，總統是個太平洋大戰中的游擊英雄。——他在戰時殺日本人的英雄事蹟，是說不完的。在當了總統之後，他征服良家婦女的英雄事蹟，也是說不完的。

不久以前，就因為一位美國的三流電影明星，一口咬定自己不久就會正式升為「總統夫人」，而且還在國際新聞界的面前，放送了一些「現場」的錄音帶，弄得這位「英雄總統」，在世界上大出了一次歪風頭。

接着就由真正的「總統夫人」——十六年前，那個國家的「鬭靚冠軍」，親自出頭來替她的丈夫辯白一番。

這位「總統夫人」，在她的國內，是有着一定的「偶像作用」的。她不但風華絕代，有一套呱呱叫的三圍——卅六、廿三、卅五；交際手腕異常出眾，而且還能幫助丈夫爭取選票，使他能在風雨飄搖中聯任總統。而最難得的是：她的度量特別大，居然肯讓她的丈夫一向拈花惹草，到處留情，生活得像個王老五一樣。

可是，那位二十三歲的三流明星，在思想上和做法上，都非常美國化。她認為：就憑自己手裏的那些憑據，要逼總統封她為「正宮娘娘」，應當是件不成問題的事。這一點，不管是總統自己也好，還是正式的「總統夫人」也好，當然都不會認為有考慮的餘地。她在一氣之下，就在那個國家京城的[illegible]部份，當眾播送，公諸同好。弄得那些聽的人們迴腸蕩氣，魂飛天外。

在她即席發表的談話中，對這位英雄總統，更是有彈有讚，精采萬分。她先說：

「總統先生實在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男子——他把『于飛之樂』看做最好的消遣。每天沒有三四次這樣的享受，是不行的。」

接着又鄭而重之地宣佈：

「總統先生愛我愛到了極點，甚至於連辭掉總統的位置，都在所不惜。但是，我卻勸他不要這樣做。——理由很簡單：我對他已經完全失去信心了。」

對於新聞記者們最過癮的一段，當然要算是她那些「甜蜜的回憶」了。據她說：

「兩年多以前，在『福拜公園』高級住宅區的一座別墅裏，舉行過一個異常豪華的『派對』。有人介紹一位叫做『福瑞德』的男士給我做舞伴。

舞了不久，在場的人就紛紛地溜開了，只賸下他和我獨自在那裏迴旋。

他在我的頸子上吻了一下道：

『我愛你！』……

就是這樣，我在認識他的第一天晚上，就變成了他的情婦。

起初我還不知道他究竟是誰。第二天早上，他自己向我坦白的時候，我還以為他是在開玩笑。」

做了一年的「情婦」之後，這位三流電影明星，回了一趟美國去省親。那位多情的總統先生，十萬火急地打來了許多電報：

「我需要你，馬上回來吧！」

他不但給她寄來了飛機票，而且還邀請了她的父母，以「貴賓」的資格，到他那個國家去小遊數[illegible]開始做起「總統夫人夢」來了。她在給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的信上，寫道：

「我這個人真倒霉，總是愛上了一些結了婚的男人。

不過，我想他大概有點與眾不同。他是會為了我而甘願離婚的。」

誰知婚還沒有離成，正式「總統夫人」的大反攻，卻早已展開了。她的要求很簡單：那位從美國來的三流明星，必須「馬上出境」。軟的不行的話，就要來硬的。

在這以前不久，三流明星，剛才利用總統的關係，在一部叫做「瑪哈利卡」的亞洲影片中，第一次當上了主角。

這部片子，其實是一個把總統先生加以神化的東西。由於他在太平洋大戰中，是個身獲二十七顆勳章的游擊隊長，他現在手下那批善於拍馬的文人幫閒們，就把他進一步捧成膽如趙子龍，智如諸葛亮，美如公孫子都，勇如霸王項羽的英雄人物。料起敵人來，簡直妙算如神；殺起敵人來，簡直快過切菜；躲起敵人來，簡直勝過「土遁」。

這部片子，對總統來說，當然是件實在值得叫好的東西；但是，從三流明星的眼裏來看，就實在是要不得了。第一，她的「芳名」並沒有佔頭號位置，而只是夾雜在許多長而又長的土人姓名中間。第二，就連她的對白，也都不是她自己的聲音，而是另外一位土生小姐的配音。

這樣一來，三流明星的「美國脾氣」，當然馬上就爆發了。她正式要求五萬美金的賠償費，而且準備用這筆錢來拍一部真正由自己主演的片子。

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英雄總統」現在也覺

亂境，免得觸犯移民法律」。

她的回答卻也很簡單：

「你以為我是個什麼都不懂的鄉下姑娘嗎？」移民局的督辦，剛才離開了她住的旅館，這位三流演員馬上就躲到美國在海外的空軍基地——「克拉克要塞」去。直等到幾個星期以後，她才又忽然回到首都來召見記者。

總統先生還很念「舊情」，所以，只讓她在「兩週內出境」。誰知她卻找來了一大批新聞記者，而且當眾大開其錄音機，洩盡了總統的閨房秘密。

對這些錄音最感興趣的人，其實倒不是正式的「總統夫人」，而是議會裏的反對派，和那些最喜歡舉行示威遊行的左派大學生；街上也不斷地出現了一些長髮和短頭髮的「示威群眾」。

但是，總統是個打游擊戰出身的人。別的雖然不相信，「一杯水主義」和「槍桿子裏出政權」，他大概倒一定是信徒。所以，實在沒有辦法想的時候，就只好利用「槍桿子」。雖然沒有十八糎的重機關槍，就是手槍也好。——因此，不等到街上的左派學生跑回家去吃晚飯，總統的馬友們，就已經「子彈上膛」地衝進了三流明星的旅館房間。擺在她面前只有三條路可走：馬上出境，要不然就嘗一嘗亞洲刑具的利害，或是乾脆在頭上，肚子上，挨上個十幾二十槍。

這位三流明星當然知道：目前還不是男人們欣

離開了那個國家。

在滯留香港的那幾天內，她口口聲聲地說：總統派了十位狙擊專家來暗殺她。實際上，卻只來了一位那個國家的「神槍手」。而且來了不到兩天，就被偵探們傳去，盤問得一佛出世，二佛槃涅，不用說向三流明星放槍，就連向她問一聲好的功夫也都完全沒有了。

這時，那位三流明星卻早已兼程趕回了美國，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隆重地宣佈：她準備寫一本爆炸性和內幕性的東西，來揭露總統的真面目。

她的這一着棋，下得頗為高明。消息剛才透露出來，據說就已經有人想花一大筆美金的「稿費」，來讓她根本不要動筆了。

漏網新聞

間諜面前炫軍秘

偽造護照出新招

△前些時，大阿拉伯主義狂的利比亞，在法國買了一批「密瑞吉」式噴氣戰鬥機。

派去接機的航空員們，在受訓期間，向一位外國電視記者，大談其受訓的經過，以及他們準備如何駕駛這些飛機，通過以色列握有制空權的區域，飛回二千三百公里以外的利比亞的計劃。

當這電視節目，正式播送以後，整個以色列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腰來。——原來那位被利比亞航空員看做荷蘭人的外國電視記者，根本是一個以色列的情報軍官。

△新出版的「蘇聯共產黨黨史」第五卷，惹得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大發雷霆。

在這書上說：把納粹軍隊趕出巴爾幹的人，不是鐵托的部隊，而是蘇聯紅軍。

書上提到：在解放巴爾幹戰役中，保加利亞犧牲了三萬二千官兵。但是，對於南斯拉夫犧牲的一百七十萬官兵，卻一字不提。

△沙地阿拉伯的國王，也有一個他自己擬定的中東和平方案。——讓以色列控制阿卡巴海口，讓埃及收回西奈半島的失地，和重新恢復蘇伊士運河的航運。

他並且還表示過，如果埃及不接受這個和平方案的話，他就要考慮把一九六七年以來，每年資助埃及的二億三千萬美金津貼，從此一筆勾銷。

△美國一面在忙着從越南撤兵，一面也在忙着把阿拉斯加建設成為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基地。

五角大廈中的專家們認為：在緊急的時候從阿拉斯加派兵到亞洲，或是經過北極到歐洲去，空中距離都要比從美國本土短得多。

△西柏林的德國考古學研究所，在國外一共有七個相當規模辦事處。在西德和阿拉伯國家絕斷了外交關係以後，這研究所在伊拉克和埃及的辦事處，實際上就變成了西德使館的代用品。

因此，這研究所最近已經正式劃歸外交部來管轄。——開了一個考古學屬於外交工作的先例。

△為了加強她和西方的經濟合作，蘇聯已經取銷了禁止各企業機構直接和西方的廠商建立聯繫的規定。

從此以後，各廠礦與各企業的總經理，都可以直接和西方的貿易與生產機構，訂立協定；定購貨品，收買專利權，和聘請專門人才。

△為了使自己的間諜便於使用偽造的護照，東德的邊境檢查站，常常在檢驗過境護照的時候，把瑞典的「簽證印花」，悄悄地揭下來，留為己用。

瑞典外交部現在正在考慮：是否應當換一種新的簽證印花，以防止偽護照的增加。

橫眉語

中共的頭號敵人

一向，美帝是中共的頭號敵人，可是，今日形勢大變，在中共的敵人名單中，美帝已失去這個「殊榮」，而由蘇修取代了。

愈來愈惡化的中蘇共關係，使中共不但不再視蘇聯爲友，化友爲敵，而且還是頭號敵人，美帝則降級爲二號了。

中共現在已把蘇聯作爲一切憤恨、恐懼及憂慮的首要對象。而中共同意了與美國舉行高峯會議，更把這種矛盾加深。

中共公開表示欲與美國進行談話，談判減輕緊張局面。蘇聯也將其憤怒的焦點轉而針對中共。蘇聯似乎愈來愈怕中共强調處理對外關係必須具「伸縮性」，這是暗示可以化友爲敵，也可以化敵爲友。

中共紅旗最近雖然仍然抨擊美國，但認爲必須留意誰是「主敵」，他們還在暗示，蘇聯將會對中共發動攻擊，他們指出，最近蘇聯在邊界上加强了兵力，增派駐軍，這對中共構成極大威脅，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友人」的所爲。

蘇聯取代了美國成爲中共的頭號敵人，理由在此。

中共和蘇聯的宣傳戰，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中共指蘇聯犯了國際上的

美帝，對抗蘇聯。

中共把蘇聯列爲頭號敵人，環繞兩個共產大國的小國，都受到影響，蘇聯拉攏印度、北越、北韓、日本，這些國家都是中共的隣邦。而中共則利用羅馬尼亞，在巴爾幹半島攪反蘇小軸心。在兩者罵戰的縫夾中的美國，既不再是中共的頭號敵人，也不是蘇聯的頭號敵人，正如蘇利文所說，他可能成爲中蘇共都要爭取的「朋友」。

國際情勢，變化萬端，誰都不會想到會發展到現在的情況，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和共產主義國家做朋友。而共產國家與共產國家之間，則要拚個你死我活！

以後的演變又會如何？連國際問題專家也很難作出判斷，如果自由世界能夠利用這個矛盾使共產國家鬼打鬼，那當然很好，可惜的是自由國家中，也有這種深刻的矛盾情形存在。亞洲國家對美國的兩項決定——尼克遜訪大陸及新經濟政策，反應都不見很好。

訪問與枱底交易

政要的「訪問」可以解決問題嗎？我認爲重要關鍵在是否作枱下交易。許多人認爲，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由於兩國基本政策是對立的，無法把這兩種政策揉合，因此兩國很難獲得協調。也即是說，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不會有實際效果。

但，如果美國和中共的「高峯會議」中，作出一項黑市買賣，又另當別論。中共感覺蘇聯壓力和威脅太大，爲之集中全力對蘇聯而向美讓步，

自從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世界各國政要就牽起一連串訪問熱潮。似乎，訪問是解決國際問題的不二法門。

佐藤在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後，焦急不安，一方面希望尼克遜於入大陸前先到東京訪問。另方面則盡力設法搭綫，希望也到北平訪問。

印度總理甘地夫人，爲了與蘇聯簽訂了二十年友好條約，深恐引起西方國家「誤會」，決定本年十一月間訪問美、英、西德等國，當然，訪問美國是最重要的，她急於取得美國諒解。

離散了的

澳門孤兒院座落在一條林蔭道上，環境相當幽雅，別墅式的小洋房，整潔而美麗，院落裏栽滿花草和修竹，還有一個小小的運動場，若說環境，非出生於豪富之家的孩子，絕不可能住在如此美麗的地方，但天下的孩子有甘願爲了居住於美麗的房屋而離開自己父母的嗎？

當我們趕到那裏，那位東北籍的院長剛好在家。問明了我們的來意便叫我朋友的孩子——小明出來。我不見他雖然只有幾個月，但他的變化卻很大。這種變化不在於相貌，而是在於內心，他變得穩重懂事了，乖得多了，乖得令人感到可憐。無論在廣州或是在澳門，小明給予我的印象都是十分頑皮十分淘氣的，整天蹦蹦跳跳，在家裏不是搞這樣就是弄那樣，似乎永不知道疲倦，膽子也很大，根本不知什麼是陌生。父母親的話很多時候他都只當作耳邊風，也相當固執，叫他不要這樣，他偏要這樣。那時他根本不知家庭的離散有什麼不好，內心也沒有自卑的感覺，反而覺得時而回廣州時而來澳門，又坐車又乘船是一件愉快和幸福的事。別的孩子只能老待在一個地方，不能到處走走。可是這次看到他，彷彿他已長大十年似的，慢慢走到我們跟前，叫了一聲媽媽和叔叔，然後便在沙發上坐下，靜靜地聆聽我們和院長談話。我代他向院長請了半天假，帶他到公園去玩，去看電影，又帶他上茶樓吃飯，他顯得非常開心，臉蛋上常掛着一絲微笑，但他似乎並沒有忘記「規矩」，玩鞦韆，玩蹺板他事前都沒有忘記徵求我們的同意。吃東西的時候再不像以前那樣站在椅子上，喜歡什麼就拿什麼，碰到了喜歡吃的咬了一口就拋棄，而是乖乖地坐在那兒，僅是吃放在跟前的東西，一些放得較遠而他又喜歡吃的菜，只是瞪着眼睛看，等我發覺了夾在他的碗裏他才開心地吃，而他對自己母親的態度似乎也疏遠了，這一切看在眼裏，不覺感到一陣心酸。

童年，這是一段多麼甜蜜多麼迷人的歲月啊，許多人已經兒女成羣，甚至做了祖母，也念念不忘他們的童年，無法忘記童年時代的嬉戲，無法忘記向母親撒嬌的情景，但我朋友的孩子小明，如今卻過着沒有撒嬌，沒有嬉戲的童年，而

中共很可能靑出於藍，此舉不可不防。

反擊中共與美國親近的方法，他們認為最好也來一套「訪問」。據說，克姆林宮的三位巨頭，將於本年秋間進行一連串旅行，目的在打擊中共領導世界共黨的企圖。當然，旅行訪問只是表面姿態，也可能由這些巨頭去進行一連串的枱下交易。

不過，如果這些「訪問」可以使世界局勢緩和下來，是值得鼓勵的。但，如果只是作黑市買賣，不惜出賣伙伴而求取本身利益，就太可鄙了！

中華民國蔣介石總統絕少到外國訪問，目前雖掀起一陣「訪問熱潮」，並未聞他老人家有何動靜，大概這是他「不變應萬變」政策的一部分，不過，這可能很吃虧的。

大招牌應受管制

幾年前，有位外國廣告專家旅遊香港，他到過世界各國，大城市見得多了，可是他認為香港的「招牌」是世界之冠。所謂世界之冠，並非全世界最威水，而是全世界最亂籠。有許多地方招牌要納稅，因為突出的空間是屬於政府，招牌侵佔了政府的權益。也有些地方招牌大小受限制，不能任意胡來。只有香港最自由，為了自由的原故，就變成「亂籠」，愈是繁盛的馬路，招牌愈多愈亂糟糟。這位見聞廣博的專家，認為香港之招牌，世界無出其右，相信不是信口胡言。

若在平時，招牌亂籠一點倒無所謂，晚上開亮了，五光十色，照耀如同白晝，可補路燈之不足，對於駕車路的也有，這些招牌當然抵禦不住風力，遇到颱風吹襲，就不少吹得變了形，危危欲墜，或者塌了下來，半天吊，使車輛行人大受威脅。

這一次露絲颱風襲港之後，此種情形十分普遍，有幾處交通受多日阻塞才能復通。

最近，據說市政局將獲授權，加強管制廣告招牌的安全，不消說，這是由於露絲風姐造成的災害，當局亡羊補牢想出來的補救方法。

除了有危險性的加以取締外，同時，大小在三十呎以上的，須繳納牌照費，只有二十方呎以下的，才可以豁免。小招牌雖不用繳費，但在領取許可證時，須依循條件，其中一項為招牌應保持良好情況。不合法的招牌，市政局有權通知業主，將之拆除。

當局這項決定，會使許多商人感到不便，他們要裝上招牌，再不是從前那麼方便，可是，對一般市民來說，是比較安全的。

更希望除了「安全」外，當局還注意到「觀瞻」問題，橫七豎八的招牌，對市容有損的，如果招牌的裝置較為有計劃的話，會把這個城市點綴得更美麗，商店的這些招牌，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宣傳。

招牌的管制是有必要的，但也可預料，此舉必然大受反對。

萬人傑

寒窗雜憶

家庭（四）

待旦

刻薄，常常無故責罵和毆打他，而他僅只九歲，就敢於反抗，敢離家出走。在這種情況下他母親只好到處拜托人士介紹他入孤兒院。

我無意為澳門的孤兒院宣傳，但我不得不承認那間孤兒院是辦得比較好的。孤兒在那裏並不缺乏食，也不缺乏穿，而且還有書讀。孩子們唯一缺乏的就是父愛，母愛和家庭的溫暖，然而這卻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孤兒院也無法給與孩子的東西。

對孩子們來說，無論自己的父母是怎樣窮，住木屋，吃白粥，甚至是做乞丐，他們都甘願跟隨着父母吃苦。而不願意進入孤兒院或者進入一個屬於別人的豪富的家庭，去享受豐富的物質，這就是他們不僅需要吃、穿、住，而且更加需要愛，父母的愛。

那次從澳門回來，內心許久都無法得到平靜，記得我對小明說，以後我會常常去看他，他雖然點點頭表示領我這份情，但並沒有顯出眞正的欣慰。而令我更難忘記的，卻是他趁着母親離我們遠一點的時候，含着淚細聲地懇求我帶他回廣州，為了不使他失望我雖然點點頭，但我又如何能帶他回去呢？我的朋友在我困難的時候曾幫過我不少忙，可是我卻不能給予他和他可憐的孩子以毫絲幫助。直至目前，我還沒有把小明的遭遇告訴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而更令我慚愧的卻是，由於經濟和時間的限制，我並未能兌現常常探看小明的諾言，未能帶給他短暫的安慰和快樂。

我和我朋友的遭遇雖然是如此的平凡，並沒有什麼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但我相信，這絕不是我們兩個人兩個家庭的悲劇，而是我們同時代的千千萬萬個中國家庭的悲劇。剛到香港的時候，曾經決心把我自己和我周圍親友的遭遇，寫成兩部長篇小說，我自信自己並非沒有寫小說的才能（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可是動筆寫了七八萬字卻不得不停下來，因為幾經奔走卻無法找到發表的園地，報紙嫌它不是報告文字，缺乏豐富的資料性，文藝刊物嫌它政治味太濃有礙外銷，受到這些挫折本來不必灰心，假如我有錢，大可以把它寫完自己出單行本，可惜我不但沒有出單行本的錢，而且還必須找錢吃飯，為此也就不得不花十個八個筆名，寫一些易換稿費的稿件。雖然日常所寫的「行貨」使我感到是虛耗自己的青春，浪費自己的生命，但既寄身於香港屋簷下，又怎能不同現實低頭呢？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我也只能做這樣簡單的敍述。

女人的威力

莎士比亞說：「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是三百年以前的觀點，到了今天，女權高張，女人除了體型、氣力不如男人外，其他各方面都較男人為强。據專家研究結果，小至昆蟲，大至人類，對日常生活壓力的耐力，都是雄不如雌。在人們已經研究過的動物裏，差不多都是雄性的死亡率比較高。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把莎翁那句話，改為「弱者，你的名字是男人」才對。

最近，我們於「九·一八」保衛釣魚台和平示威事件中，又得到一次證明。

報載：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時開始，參加示威的人即陸續集中在維多利亞公園小丘附近，示威秩序一直保持良好。至六時零五分，五名新潮少女，分別身穿低胸高叉密實裝，高跟鞋，搖曳生姿地走進示威人羣中，立即吸引全場人的注意，於是十多名攝影記者，以及過百羣眾將五名少女團團圍住，示威行動頓時受到破壞。

賣油郎看到這裏，不禁深深讚嘆女人魔力之大，試想「保衛釣魚台」運動，是何等莊嚴、神聖，青年們熱血沸騰振臂高呼的鋼鐵陣容，竟禁不住五名新潮少女的酥胸粉腿攻勢，一經接觸，便潰不成軍，由此可見，女人的威力，男人實在無法抵擋。

其實，即令在從前重男輕女時代，女子的威力也遠非男子所能望其項背的。例如：孔子由魯司寇行攝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齊景公忌魯之將强，贈給魯定公一隊美女歌舞團，一下子便把孔子趕出魯國了。又如：商紂囚文王於羑里，周人物色有莘氏美人和許多珍異之物，獻給商紂，紂王看了大喜道：「只這一個美人兒便夠了，何況還有這麼多的寶物！」漢高祖的故事更有趣：當他被匈奴的冒頓圍困在白登的時候，想盡方法也突不出重圍。於是陳平使人向冒頓的老婆透露內幕消息說：漢帝將以很多美女送給冒頓，來換取撤兵。冒頓的老婆聽了，大驚失色，深怕自己無法和那些美女們爭寵；於是慫恿冒頓解圍，只是一句有關女人的空洞消息，事實上連女人的影子也未見到，它的力量便勝過十萬雄師，把皇帝的性命救回；現在五位美女親臨戰場，把她們最能迷惑男人的武器，一一施展出來，首當其衝的小伙子們，有什麼定力不為之棄甲曳兵呢！有詩嘆曰：

一、蛾眉魔力是傾城，豈可妄加弱者名；
試看示威眾好漢，酥胸一現陣容崩。

二、示威怎可殲敵人？

—古調今彈— 葉其眞 —

從田橫之死說起（三）

關於田橫的事跡，「漢書」和「史記」的記載完全相同，可見班固是把「史記」照抄下來的，僅把「廼」字易為「乃」字，「島」字易為「嶋」字，「愧」字易為「媿」字而已，其唯一不同之處，就是班固對田橫以及他的五百義士之死，未加評論，而司馬遷對此不僅大加贊賞：「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而且感慨萬千地說：「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太史公的感慨並感動了千多年後的大畫家徐悲鴻，結果徐悲鴻用田橫的題材畫成一幅著名的大油畫，使田橫的所謂「高節」、「至賢」不僅垂於靑史，而且入於名畫。但我對田橫之死始終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刎頸自殺？更不明白為什麼五百義士要「從橫而死」？

按照「史記」、「漢書」的記述，促使田橫自刎的原因其一是「恥固已甚矣！」因為過去田橫與漢高祖「俱南面稱孤」，而今漢王（高祖）問鼎中原，是為天子，田橫則貶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二是有「愧於心」。因為昔日田橫曾殺酈商之兄酈食其，而酈商今則為漢高祖之寵臣。田橫於是感到「享人之兄，與其弟並肩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在這種既「恥」且「愧」的心情下，於是田橫求一死以解脫。

從表面看來，一個人既已感到「恥」得無地自容，又有愧於心，自我求死那是很自然的，項羽兵敗垓下，單騎出走，也感到沒有面目見江東父老而拔劍自刎。項羽嘗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似乎項羽和田橫的自殺動機是很相似的。但若想深一層就會發覺其本質完全不相同。項羽已是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而田橫則大可以不死，項羽是拚到最後一兵一卒，江東三千子弟兵無一而還，最後僅下二十八騎而面對着數千追來的漢兵，毫無懼色。「乃分其騎為四隊」，衝鋒陷戰，殺入重圍，所向披靡，「先斬漢一將」，「復斬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而衝出重圍。等到可以平安渡過烏江之時方拔劍自殺。這是大丈夫之所為，確有氣吞山河，志貫牛斗之英雄氣概。項羽之生，生得英雄，項羽之死，也死得偉大，沒有絲毫退縮妥協。反觀田橫卻完全不是這樣。

田橫雖然一度定齊，既為齊相，復為齊王，也曾南面稱孤，但漢高祖平定天下之後，田橫首先的便是「懼誅」。害怕被漢高祖殺掉，於是「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於島中」。田橫之「乘桴浮於海」的動機，並非要把海島建成復興齊國的基地，以便他日揮軍東指奪回舊山河，而僅僅是為了「懼誅」，為了避難，這根本已不是

只有一兩千年的歷史。

人們原先戴帽子，是爲了遮蓋頭部和禦寒，實際作用等於頭的衣服。所以字書裏又有稱帽子爲「頭衣」的。

人類天生愛美，所以製造帽子除了要求實用以外，還要求美觀，這樣就設計了種種色色的帽子，給人們的生活平添了許多情趣。

我國南方，因爲天氣炎熱，戴帽子的風氣不甚濃厚，夏天更難一見，鄉間戴的竹帽，客家婦女戴的涼帽，僅是從實用出發，用以遮蔽陽光。但少數民族如瑤、苗族，則多有戴帽子的習慣。

北方的居民戴帽子的風氣比較濃，所以帽子的式樣北方也比較多，需求也比較大，在一些城市中有專門經營帽子的商店。北平盛錫福帽莊便是著名的一家，該店出售的帽子，布帽、棉帽、皮帽、氈帽，應有盡有，式樣繁多。提起盛錫福，不禁使我想起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時，一位作家說的一句話：共產黨的帽子比盛錫福的還要多。這眞是一語中的。不消說，這位仁兄免不了挨鬭的份兒，他的這句話很不幸爲他招致了一頂政治帽子。

帽子

中共對於帽子的製造，眞是史無前例，舉世無雙。他們製造的是政治帽子，不是用於造福人民，而是用來作爲統治人民的一種殘酷手段。政治帽子的代名詞就是「××分子」，凡關心中共問題的人，都知道大陸有所謂地、富、反、坏、右五類分子。五類分子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他們活在地獄的最底層。

除了五類分子之外，中共又隨着各種政治運動不斷製造各種政治帽子，冠於反對他們或對他們不滿的人的頭上，更甚的是以「莫須有」的罪名强栽在人們的頭上，以達到其恐怖統治的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在知識分子中製造了大量的「右派分子」帽子，使許多民主主義者慘受其「賜」。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又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文革」時，帽子更是滿天飛，什麼「黑幫」、「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假革命」、「假馬列主義者」、「黑手」、「壞頭頭」、「小爬蟲」，眞是舉不勝舉。

這些隨政治運動而產生的政治帽子，其作用很明顯，就是等於孫行者頭上的金箍，中共的權要有這些帽子在手，誰不跟着「黨」走，一唸緊箍咒，誰就頭痛了。

帽子在中共運用下，可以說把它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臻於化境。

西諺說：「帽子只能遮住人們的視線，卻不能遮住整個世界。」這句話拿來形容中共的政治帽子，眞恰當不過了。

英菲

自由先被犧牲，
森林不見見輿薪，
豬腦人頭難定！

寫出來的劇本成爲犯罪教材，因而深自愧咎。這宗轟動一時的案件，其後雖由「蘇格蘭場」協助偵查，但匪徒一直逍遙法外。最近，蘇格蘭場又因另一件劫案遭受了奇恥大辱，這些恥辱，也是拜編劇家的傑作所賜。

劫案過程相當「戲劇化」。一批英國盜賊在倫敦爾萊德銀行隔壁，挖掘地道直通銀行金庫，破壞警報系統，用超短波無線電互相聯絡行動，掠去五十萬鎊以上財物。事前，盜匪的電訊洩露，被一名業餘研究無線電的市民收聽到打劫計劃，蘇格蘭場接報後，本來可憑着這線索而將悍賊一網打盡，可惜擾攘了數十小時，仍未能找出匪踪所在，直至金庫被劫，匪徒得手，才匆忙趕抵現場。他們辦案的低能，現在正受到當地輿論的抨擊譴責。其實追源禍始，應該被指責的是不久之前，曾經在世界各地上映的一部賣座電影，影片描述的行劫手法，正與此案相同，掘地道，劫金庫，破壞警報系統等，無一不是電影中的情節。此片在本港放映時，被影評稱爲橋段「新奇」、「過癮」、「適合觀眾口味」的佳片，在倫敦劫金庫的匪徒，相信當年一定作過這套影片的觀眾，否則行劫手法決不會如此巧合。蘇格蘭場於事後估計，盜賊約在兩年前已開始計劃，以時間推算，他們極有可能是受到影片影響，認爲「過癮」及「適合口味」，然後着手計劃，終於在兩年後的今天，一舉而令蘇格蘭場的警探們束手無策。

取締不良電影

在下一貫認爲，犯罪電影於社會風氣極有影響。作爲澳洲勒索案及倫敦巨劫案藍本的兩套電影，雖然都有一個壞人伏法的結局，但是編劇家志不在此，只一意刻畫犯罪情節，因此，壞人伏法所起的警世作用微乎其微，整套電影的不良作用卻能影響深遠。

本港的匪徒只學會爆夾萬，並未大膽到挖地道刼銀行金庫，但是除了誨盜之外，另一種誨淫的犯罪電影，在此地確已起了不良作用，種下敗壞風氣的惡果。讀者只須看看報章上的電影廣告及宣傳文字，便可知道這種影片的誨淫程度，已到了叫人吃驚的地步。充斥市面的色情電影，其內容爲刻畫强姦、姦殺、同性戀等變態心理，甚至在廣告稿上，故意將字眼變形，以象形方法象徵兩性器官，月前本港連迭發生强姦及姦殺的案件，片商的「淫心淫術」，實則難辭其咎！

電影檢查處的檢查尺度無論如何嚴謹，充其量只能剪去一些暴露鏡頭，意淫部分卻不能剪去，竊以爲這些專描寫性變態，百分之百誨淫的不良電影，實應完全禁止公映，雖然此舉或會被某種人士埋怨指責，但，與其讓社會上吹起淫風，倒不如讓不良電影因禁映而吹起淡風吧。

江城子

尼克遜特使李根其人其事

李志堅

看過「金石盟」影片的人，大概都能憶及男主角浪蕩子，他就是當今美國加州州長羅納李根，曾演過五十部影片，都是擔任男主角。近將代表尼克遜總統來華參加我國雙十國慶慶典，在中美外交低潮的今日，這是值得重視的一件事。

李根雖是一位電影明星，在一九六六年獲共和黨提名，能以毫無從政經驗的一介平民，以「奇兵」的姿態，一舉擊敗盤據加州州長八年之久的民主黨「老將」布朗，當選加州州長，去年十一月美國的中期選舉，二度當選，在世界上的政治人物中，可說是罕有的先例。

他個子魁梧，風度翩翩，儀表出眾，當演講時，宛如在演戲背台詞，娓娓動聽。一般分析，其所以當選州長，許是要歸功於他當過電影明星的關係，其實那是表面上的看法而已。倘使深刻的觀察，李根與其他政客不同之處，由於賦性喜愛公共事務，樂於爲人效勞；尤以平實謙和，不放言高論，不開空頭支票，腳踏實地，言行一致，他自稱爲公民政治家，曾這樣的說：「我不是一個政治家，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公民，我深信使我們困擾的事，多半都是政客們所造成，如果我們這些普通公民不來參加政府，那麼政府就要來控制我們了。」從上面的話，可見其對政治的懷抱。他當選初時，當地一部分人士認爲他缺乏行政經驗，恐難順利推行政務。由於他精誠待人，虛心以求，更以高度的技巧和靈活的頭腦，結果使當時仍在民主黨控制下的州議會成爲他施政的輔助工具，政府與議會合作無間，在施政上有了不少的建樹，而獲得選民的愛戴。

李根生於一九一一年，現年六十歲，其父是推銷員，家庭並非富有，一九三二年畢業於伊利諾州猶里卡學院，得經濟和社會學的雙料學士，隨即在一家廣播電台擔任體育記者，一九三七年開始他多采多姿的影星生涯，此後一帆風順，五年之後，已是一顆響亮的紅星了。二次大戰期間，服役陸軍，官拜上尉，退役後繼續從事電影，並曾當選爲電影演員工會主席，在此值得一提者，當時好萊塢電影圈內的共黨分子極爲活躍，李根獨任艱鉅，奮起大事清除，對其後來踏進政壇自有相當的影響。

一九四八年他與女星珍惠曼離婚，其後又與女星南施·戴維斯結婚，現在共有三個兒子。

李根州長由夫人陪同，將於十月九日抵達台北訪問三天，繼續轉往其他亞洲五國的訪問。外交人士指出，李根是共和黨中反共立場堅強者，此次以尼克遜總統特使身分來華，是很適當的人選。

養蛇的年代

藍海文

青蛙被剖了腹，還跳着求生，有志氣的青年爲什麼要嘆息。

如今確是一個養蛇的年代，又是一個豢養惡犬的年代。有過血氣的人，再看不見出來了。大概也正默默地養起蛇來。沉默終於代替了聖賢預言的一切。只有豢養惡犬的君子們還是那樣清醒。

他們先把父親忘了，然後忘卻母親，再然後是一切的親朋。這樣大概會格外的清淨，格外的崇高。你看那無雲的天空，當它一塵不染的時候，是何等的偉大廣濶！雲便是他們的祖先，他們的父母與一切的親朋。因了它，偉大被霑得一團烏黑。於是「偉大」掛在他們嘴上，別說這是虛無空幻。世人在言談人生的虛渺，他們卻確認養犬是此生最大的樂趣。於是天下的犬爲他們所養。於是，他們的世界成了一個惡犬的世界，變成了一個狂吠而瘋癲的世界。

如今正是一個養蛇的年代。往日的英雄、劍戟，已經悄悄地失落，或賣到銅鐵舖裏去了，或者悄悄地養起蛇來。而今，大蛇，小蛇，兩頭蛇，地頭蛇，也統統鑽進鼠窩去了。

可憐一些還在翻着皇曆的人們，終不知究活到了什麼世紀。是一個養蛇的年代抑或是養惡犬的年代。

於是乎又多了一批預言家，自然他們不會像在情人嘴裏得到什麼，然而他們卻堅信明天風雲的導向。於是乎世界在他們的眼裏瘋狂，他們儼然立於風暴之中，迎接又一次風濤的打擊，等待羣犬的浩蕩圍來。

這是一個養蛇的年代，也是一個豢養惡犬的年代，這是一個善變與古代的年代。

這是一個英雄鑽進了鼠窩，好漢變成了惡犬的年代！

預言家像和尚誦經一樣地唸着，打狗的棒子卻在燃燒的爐火邊躺着……

廢寢忘食

相對論之父愛因斯坦，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心不在焉。

有一次，他在馬路上，一邊散步，一邊想相對論上的問題，碰見了兩個學生。過了幾個鐘頭，這兩個學生再過那裏的時候，看見他還在那裏散步。一個學生很驚奇地問他：

「教授，你怎麼還在這裏？你已經吃過午飯了嗎？」

愛因斯坦想了一會，問道：

「剛才你們碰見我的時候，是在馬路這一邊呢？還是那一邊？」

「那一邊。」

愛因斯坦馬上很輕鬆地嘆口氣道：

「那麼，我一定已經吃過飯了。」

更正

一、二〇四期第三頁第三欄倒數第三行「談完之後」誤植「讀完之後」。

二、二〇四期第十頁，標題「台獨」誤植「獨台」。

三、二〇四期第十二頁，標題「以總理」誤植「以理總」。

合更正。謹向讀者及作者致歉。

——編者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六、罵完西部片的反動意識再通知定購

他每每在給我碰了些硬釘子，或是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以後，忽然對我處處施以小惠，表示他依然對我「恩寵如昔」。——不過，他卻從來不會在任何方式之下，來向別人道歉。「道歉」這個字，是從他生下來以後，就在他的語彙裏找不到的。他逝世前的一年，曾經把我們請到他的別墅去「過年」。那眞是肉林酒池，吃喝不盡。斯達林的情緒也非常好，不歇氣地在乾杯。

斯達林開了一些唱片，我們大家都開始唱起舞來，其中，當然要數米高揚跳得最好。據說：他的舞姿之美，是和高加索的名舞星雷斯金卡，不相上下的。

我跳起舞來，可眞不行，不大敢動腳，簡直有點像隻牛在冰上漫步。布爾加寧跳的是一種比較俗氣的俄國舞步。斯達林在跳的時候，兩隻膀子伸得很開，像在搖船一樣。

可惜的是：莫洛托夫沒有參加。他曾經上過大學，愛好音樂，能拉小提琴。跳的舞也很像一般大學生一樣地綽約輕快。

這時，斯達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卡也來了。我們這些在座的人，不但都已經多少有點陶陶然，而且也都是些「老將」。斯達林卻一點也不考慮這些，馬上就命令她參加跳舞。

她顯然已經相當疲倦了，所以跳了幾下之後，就想停下來休息休息。可是，斯達林不肯，無論如何，也要她再跳下去。

「跳呀，跳呀！斯維特蘭卡！」斯達林搖搖幌幌地，向着他的女兒叫道：「你是這裏的女主人啦！那裏能有不跳的道理？」

「爸爸，我已經跳過。」斯維特蘭卡說：「現在我眞的疲倦得很。」

不等她說完，斯達林就搶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她的頭髮，把她拚命地向前拉。拉得她的眼也紅了，眼珠馬上像斷了線似地滾了下來。我眞可憐她。可是，他卻什麼也不管，一直把她拖上跳舞地板以後，才肯放手。

不庸置辯，斯達林當然非常喜愛斯維特蘭卡，而且把她引為自己無上的驕傲。他那樣野蠻地扯她的頭髮，絕不是想弄痛她，只不過是一種非常畸形，非常野蠻的情感衝動而已。

在斯達林的晚年，和他相處，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整個政府，幾乎完全癱瘓了，一天到晚，基本上什麼事也做不了。斯達林把環繞着他的人，分成了兩個小圈子。一個是他在目前經常請去陪他的人羣；另一個是他在目前故意不請，以示薄懲的人羣。無論那一個人，隨時隨地，都能無緣無故地，從這個圈子流到另一個圈子裏去的。那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正式的會議，中央政治局的集會，也通常是以下面這種方式來舉行的：

每當斯達林從他住的別墅裏，回到了莫斯科來的時候，就馬上讓黨中央書記處通知我們去見他。有時，我們都聚集在他的辦公室裏；有時，乾脆就在克里姆林宮的電影院裏見面。總起來說：後者的機會，比前者還要多些。

斯達林最喜歡自己挑選：那天應當演些什麼片子。他最愛看的是西部片。看完之後當然會大罵一通這種片子的反動意識。但是，罵完之後，又馬上會傳令多定購幾部來放映。

我們什麼片子都可以看到，有德國的、法國的、美國的、以及其他各國的。眞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不過，這些片[illegible]影藝術部」部長波爾沙可夫，就成了我們的義務翻譯。每次都要他大聲地用俄語解釋給我們聽。

可惜的是：他自己根本也不懂外文，只好在開演以前，請別人把整個故事，匆匆地講一遍給他聽。在「翻譯」的時候，他雖然使盡了全身解數，也難免會常常鬧出些笑話來。有時甚至引起了我們的哄堂大笑。

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半兒猜，一半兒解。」所以，往往完全「翻譯」錯了。或者乾脆是在替「影片中的一些動作」做註腳。例如：「他現在走出房間去了。……」他「現在穿過大街……，」一類的廢話。（未完）



大飢餓時代的蘇聯人民。飢餓似乎是共產國家的「專利」，目下中國大陸正重演着三十年代蘇聯的飢餓史。

小說

日夜

田章

六、梧桐歌聲

太陽下了山。山裏一片寂靜，偶然响起幾聲夜鳥哀鳴，餘音在山谷迴盪旋繞，久久不息，襯出一片陰側氣氛。我耳朵貼在地上凝聽了好一會，肯定附近沒有人了，才從小山谷裏鑽了出來。

整個白天我都躲在山谷的石坑裏，沒吃過東西，沒飲過滴水，餓得天旋地轉，全身軟塌塌的沒一絲力氣。梧桐峯就聳立在眼前，上了山，想找食的、找水喝就更加不容易。無論如何，要想法塡點東西落肚子，要不，是絕對不能支持的。

我聽見流水淙淙的聲音，於是順着聲音去找尋，發現山腳與稻田間小溪清水涓涓，滙成一個小小的水潭，我伏在田埂上，頭埋入水裏，骨咚骨咚猛吞清水，直灌了個夠。

涼沁的山泉令頭腦清醒不少，精神也較爲振作一點了，忽然，我發現小水潭裏有一群數目不少的小魚蝦呢！我跳起身，立即動手用泥堵住上下游，除下身上衣服當魚網，只兜了幾個來回，魚蝦幾乎全給撈了上來，根本顧不得腥呀髒的，剝花生般捏去肚腸生吞活剝大嚼起來。十多天來，樹葉、草根、沒熟的山稔子吃得我半死不活，這一下，可眞是「和尙吃狗肉——開了大齋」！味道還挺不錯呢，骨頭嚼得稀爛，閉着眼睛往肚裏吞，不一會，一大捧活蹦亂跳的魚蝦，全進了肚裏。

這一頓原始的晚餐豐富極了，飽得我直打飽嗝，呃出的口氣亦是腥膩膩的，我撫着脹脹的肚子異想天開，這時要是有一杯熱熱的濃茶，那眞是美妙得很！

吃飽喝足，精神好了許多，腳步不再飄飄浮浮了，我又開始了行程。

天陰陰沉沉的，滿佈着厚厚的雲層，月亮、星星好不容易掙出露露臉，一下子又被烏雲遮蓋了。梧桐峯隱在烏雲堆裏，只露出一截黑越越的山腳。我沿着山棱不緊不慢的往上轉，爬山最要緊的是韌勁和耐力，絕不能靠一股蠻牛勁往上衝，聽人說：梧桐山頭十六峯，繞繞轉轉，百零八，就是拚盡全力衝吧，那怕你是一條鐵打的漢子，還沒上到半山也準變成一堆稀泥！

「黃狗」（解放軍）「灰狗」（民兵）巡山是沿着山徑走的，那裏眞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着人去攀懸崖，走峭壁，往崎嶇沒路的地方爬。在這大黑夜，他們走路還怕摔跤，不時會亮亮手電呢，我只要不弄出响聲，大可以悠悠定定的往上轉，反正今晚吃了一餐高營養的晚飯，熱能充足，急什麼?!

山腳的一段路不算難走，坡度不大，然而野草塊塊，腳踝劃得盡是一道道血痕，還直冒血絲，痛得火辣辣的。

走了大約有兩個鐘頭吧，我在一塊大石上歇下來，往下一望，黑不龍冬的，什麼也看不見；往上望，一樣是黑麻麻的。究竟已爬了多高也不曉得，我掏出自製的指南針，擺在掌心裏，塗了燐的指針顫顫悠悠的指着南北方位，沒錯，我一直是順着峯偏西南的方向走的。把指南針小心的掖回褲腰袋裏，我輕鬆的吁了口氣。

我覺得兩隻腳踝癢痳痳的，伸手一摸，上面黏着幾條滑溜溜濕膩膩又冷冰冰的東西，用力一捏，「嗒」的一下脫了下來，縮成一團在巴掌裏蠕動着，湊前看看，可天太黑了，看不出是什麼傢伙來，鼻子卻嗅到一股血腥味，血！我手上沾滿一片還溫暖的鮮血！突然想起；山水蛭！吸血的山水蛭！我猛的蹦起來，全身毛管直豎，邊跳腳，雙手劈劈拍拍忙不迭亂打一氣，打了一陣，撒腿就跑，摔倒了爬起來又沒命的向前奔，跑跑跌跌，摔得滾地葫蘆般天旋地轉，直到累得倒在地跑不動了才停下來，——摸摸腳踝，還好，山水蛭全掉了，可我也已累得只剩下半條命！老早就聽說梧桐山的山水蛭厲害，鬪到血腥味，老遠都會趕來吸吮，今日果然給我遇上了，嗨，眞他媽的得人驚，想起剛才摸上去的那種感覺，還汗毛直豎，背心發涼，打冷戰。我脫下衣服，全身摸了個遍，沒有，是沒有了，心裏一塊大石才放落地來。把背心撕成兩片，把小腿包了個實，這樣總比剛才保險了吧！

這時，我才發覺天變得漆黑漆黑的，月亮星星全躲進烏雲後面，沒半絲兒光亮，看不見路，看不出十尺開外，看樣兒，就要下雨呢，趁未下雨，得趕緊上路，今晚無論如何要上到山頂，我摸索着繼續向前，心裏記着梧桐峯是在右上方，憑着日間觀察的印象，一步一步踏上前去。路越來越不好走了，利刀子般的野葦，黏住人不放的黏連草和長滿尖刺的黃蒼棘，密密麻麻的到處皆是，全身上下都叫割破刺損了，痛得冒淚水；加上怪石嶙峋，凹凹凸凸，這邊一個坑，那邊一個窟，摔得我遍體鱗傷，

。我扒出匕首，撥着與砍[illegible]啄啄探着往上走，雖然速度和蝸牛一般，但到底沒剛才那麼慘。

就在這時，大雨嘩嘩啦啦的下了起來，大得像瓢潑，只一會，渾身濕透直淌水，本已難爬的山坡，這下子更是要了命，滑溜溜的寸步難移，我只得爬下身子，手脚並用往上攀，老天爺也是「反動派」，對冒死逃命的人一點也不憐憫，偏要在這骨節眼上和我過不去！

一不留神，右手攀着的石頭鬆脫了，我坐滑梯似的直往下溜，雙手抓不牢一點東西，我控制着身子盡量往山坡靠貼，以減低下滑的速度，可是沒有用，仍然是飛快的往下掉，滑了好遠，才被一塊大石擋住。我壁虎般貼在陡坡上，好險哪，要不是這塊大石，說不定會直溜向山底，那才眞是寃枉了！歇過口氣，我緊咬牙根，又一寸寸的往上爬！跌倒了爬起身，掉下了再往上爬，只要有口氣，我就要前進！天，你就是下刀子吧，也嚇不倒，難不退爭取自由的人！

藍花花的閃電一亮，我看見斜側有棵大樹，榦粗葉濃，心想：避過這場暴雨再算吧，我移動身體往那邊爬，幸得距離不遠，地勢平坦，很快就爬到了。樹下是一塊丈多平方的平地，樹葉濃密得像一把傘，雨絲兒也飄不進半點，我抹了把臉，才覺出全身沒一寸不痛的，倦得就要倒下，也顧不了身泥身水，一屁股坐在地下。

雷聲隆隆，火蛇閃閃，風雨呼嘯，我靠着樹榦不知不覺竟睡着了。待寒氣把我冷醒，已風停雨歇，雷電俱寂，藍黑的夜空明月高懸，繁星萬點，淡淡的雲絲兒飄飄繞繞，月亮星光照得山色一片清明。群山龍舞，梧桐峯猶如高昂的龍頭，好美的夜色！和剛才雷電交加，狂風暴雨完全是兩個極端。

我深深的吸了口清冷的空氣，舒展一下腰腿，又開始前進，山陡坡滑，我小心地往上攀爬，幸得月色如晝，行動方便了不少。

梧桐峯上傳來聲聲黃麖的鳴叫，在萬籟俱寂的山間迴盪。像在召喚，像在鼓舞。

一塊大石橫擋在前面，平滑的石面上斗大的紅[illegible]！」我心裏湧起無比的憎惡和憤恨，忍不住罵道：「去你媽的！」走近前去，發現上面還刻着許多字句：「不自由、毋寧死！」「自由萬歲」「打倒毛賊，消滅共匪！」「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翻過梧桐峯，要做自由人！」「家仇深如海，國恨比山高！」「勝利就在眼前，前進！」有的寫得龍飛鳳舞，鐵劃銀鈎，有的歪歪斜斜，筆劃幼稚。不用說，這是過去了的弟兄們留下來的，我全身熱血沸騰，對，不自由、毋寧死！翻過梧桐峯就是勝利！

梧桐峯，它是如此的堅定、崇峻，幾千年來屹立在祖國南方的邊陲，俯視着一望無際的土地和海洋。近二十年來，多少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在這片古老的山頭上流熱血、拋頭顱，爲的是生存、爲的是自由，梧桐峯頭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梧桐山上記載了多少悲慘壯烈的自由詩篇！梧桐峯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苦難的紀念碑，是中國人民對共產黨血腥統治反抗最有力的見證！

明月西斜。峯頂越來越近，空氣也比較稀薄了，我喘着氣，拚命往上攀爬，手指頭磨爛了，滲出一片鮮血，兩脚痠重得像掛着鉛塊，汗水浸透了衣服，我已經十分疲倦，可是我仍然盡力往上爬，山頂在望，勝利在望，不能停，決不能停！

終於，我攀上了山脊，離峯頂只有一百碼遠近了！

我坐在山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香港、香港就坦露在我的前面，輝煌的燈光，不夜天的城市，自由的世界！我興奮、我感激、我難於抑制的想大聲歡呼、歌唱！自由的城、自由的社會、自由就在我的面前！

「不準動，舉起手來！」一聲暴喝把我從沉醉中驚醒，我彈簧般的反射跳起來，兩個端槍的民兵幽靈般站在後邊，烏黑的槍口指着我胸前，一臉洋洋得意之色：「嘿嘿，沒想到吧？我們已經等你好久了！」他說着雜土音的國語：「背轉身，舉起手來！」

剎時，我像掉落冰窖裏，全身冰冷得麻木，冰[illegible]不，不，我不能坐以待斃，我要死裏求生，我決不能落入這些魔鬼的手裏，一團烏雲飄過，遮住了月亮，我心念電閃，突然拔足向着峯頂飛奔。

民兵叫罵着，一個拉着槍栓，一個另掏出哨子猛吹，峯頂立時出現兩個全副武裝的黃狗，我腹背受敵，餡兒般的被包在中間，兩邊的黃狗灰狗怪笑着一步步迫近，山脊窄得像刀背，前後都是陡峭的山壁。

我猛喝：「別走前來，誰走上來我就和他一齊滾下去，同歸於盡！」

這一下果然有效，他們不敢再走前來，只是在兩邊乾號叫，嚷着開槍，我坐了下來，睬都不睬他們。

我充滿了悲憤和哀痛，爲什麼老天如此不公平，要這樣狠毒的摧毀我!?香港、自由，全都成了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回首北望，整個大陸罩在黑暗裏，黑暗得地獄般的沉重，沒有一點生氣，梧桐山分隔着兩個世界。

星光燦爛，月如秋水，生命是美好的，可是，我寧死也不願重返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裏，除死，我沒有其它的選擇。祖國、故鄉、我的親人們，永別了！面對着死亡我沒有絲毫恐懼，放聲高唱：「誰願做奴隸！誰願做馬牛……」

歌聲迴繞着梧桐峯，歌聲驚起了山中的鳥獸，歌聲唱出了我的憤怒和寧爲自由而犧牲！

「不許唱！」「住嘴！再唱槍斃你！」兩邊的狗在我的歌聲中顫抖，唁唁狂吠。

我唱了一遍又一遍，一聲「自由萬歲！」我跳落山壁，往光明的一邊滾了下去。死，我也要作個自由的鬼！

× × ×

我沒有死去，這是天主的神績。雖然摔斷的手臂跛了雙腿，昏迷了一日一夜，可是，我仍然活着來到了這塊自由的土地。

（完）



談香港學生報刊

柳以青

前幾年，任何一間學校裏，很難看到學生們自己主編的報刊，所有的除了壁報外，還有一年一度的校刊而已。現在，幾乎每間較大的學校，無論是專上或中學，都很容易見到由學生自己所主編的報刊。如果說這是時下的一種風氣，不若說這是學生社會的一種進步。

自辦刊物如雨後春筍

記得，在學生報刊開始在學校中發刊的時候，總是與學校當局的檢查制度的設施發生磨擦。經過了頗長的一段時間的爭執，起碼在原則上，學校當局是有權干預學生刊物的內容，除非負責編務的學生眞能表示所刊登出來的內容，既不流爲人身攻擊，又免於政治方面的煽動。

目前的學生主辦的刊物，有脫離學校當局的指導，而逐漸獨立的趨勢，其報刊刊載內容的範圍，也漸漸表露出學生關心社會和政治的種切。雖然，有些內容確乎是太偏激了一些，大多數都還能守住言論自由的原則。

身爲學生的人，一部份似乎是有着一種很自然的傾向，每每對學校當局所設立的出版檢查制度，表示百分百的不贊同，根本不理會或深思到何以學校當局要設立檢查制度的用心。更有些學生，每每就給學校當局加上壓抑言論自由的罪狀，不惜大加攻擊，造成了學校與學生團體間的裂痕、疏離；雖然學校中師生間共同生活在一起，有時爲了這一出版檢查制度之設立，彼此就在不很調協的情況下猜疑，有時無辜的教師，竟成了少數學生洩怒的對象。

誤會校方管制的苦心

學校當局的報刊出版檢查制度的設施，基本上絕對不是爲了限制學生言論的自由，這原則往往是被學生們所誤解了的，同時，也有時被執行這一設施的教師本人所誤用了的。爲學校本身來說，鼓勵學生自己出版刊物，並且也得給予學生如何運用這一言論的自由。因爲言論自由的運用，是需要培育

同時，學生自己的刊物，所發行的對象也是該刊物所屬學校的學生，在刊物的內容上，也有一種強烈的教育功能——經驗的交流，心得的交換，彼此間的觀摩，以及教與學間的各種反應等。在一個以教育爲職志的學校裏，當然願意見到學生刊物能負起部份的教育作用。在教育的培育上，必然要有所選擇、有所強調、有所揚棄的。

另外，任何一間學校的學生刊物，都是印明「非賣品」的。這種非賣品字樣的出現，代表着很多意思，它可以是免費贈閱，使得很多人不用花費金錢而能閱讀，使刊物的內容很容易到達讀者的思想裏產生共鳴。它又可以表示這種刊物並非是商品，不以謀利爲原則的；最主要的是它不需要向政府有關管理出版部門登記。

在香港目前的法例中，舉凡公開發售的刊物，一定要先行登記，才能得到本港法例的保護和管制。這作用很多，最主要的是：保護已登記的刊物不受其他惡人士的非法干擾或影射，同時，如該刊物胡亂發放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是犯有人身攻擊及誹謗罪時的管制和法律約束。

可是，在學校中的學生刊物，既以「非賣品」姿態出現，如果在言辭上發生了問題，責任只好由該學生刊物所屬的學校當局來負責了。這時，學校當局固然可以責罰主編同學，然而，學校既是教育機構，基本上該是防患於未然的。

在一般的學生刊物中，包括中學及大專的，學校當局並非不給學生刊物對學校行政、課程、教學方法等加以批評，因爲我曾看到很多學生報刊，對學校當局和校內一切的批評都是有道理的。像這一類的批評，對受批評的人和事，並不會產生什麼大損傷，可是，對學校當局的改進上，會有很多幫助。然而，這一類的批評並不容易寫。

很多人以爲學校當局總是鼓勵在學生的刊物中，多刊些讀書心得，研究報告和文藝創作，因爲這些內容不會給學校帶來麻煩。其實這是一種偏見的想法，學校當局對這類內容的鼓勵，一方面是反映學生進修的水準與興趣，另一方面使到其他學生有

幾個學生刊物的小風波

最近，在中學的學生刊物，發生了幾件事情，這裏可以舉出來談論一下：

一、華仁書院的學生刊物，據報在發行後，學校當局命令收回其中的兩頁——是有關香港學生爲保衛釣魚台的圖片與文字。因此，華仁書院的學生投函在幾份公開發售的青年刊物中，指責學校當局扼殺言論自由。對於華仁書院學生刊物中所刊登的圖文，我一無所知，不便妄下論斷。不過有一點我可以瞭解的是：在一個中學生的刊物上，强調仇恨是不適宜的，無論造成那次事件的錯誤究竟該由誰負責？這與扼殺言論自由無關。

二、在慈幼學校的校刊上，學生投函該刊，要求學校當局對學生刊物的政策給予解釋，該校校長沈其昌神父刊登出他的立場與意見，既中肯又詳盡，相信大多數的學生都很滿意。除非極少數的偏激人士才妄加中傷的。

三、前一時期九龍聖若瑟英文中學的長髮事件，青年學生對這一事件的意見多是從指責、中傷方面立論。更有的竟把這長髮牽連到人權與自由上去。從青年學生對這一事件的反應上，我覺得香港各教育機構，對人權與自由觀念的教育是不力的。使年輕的一代只知道人權與自由的名詞，而沒有給他們正確適當的解釋。可幸的是該校行政當局：强調着他們的一貫政策，嚴禁該校的學生蓄長髮的校規。這不啻是對青年學生爲眞正瞭解人權與自由的一項具體的教育措施。在香港的教育界中，相信沒有幾間像這樣能維護教育尊嚴的學校。無怪乎社會輿論，以及學生的家長在大力支持聖若瑟英中的決策。

大學刊物的幾點特色

除了中學校的刊物外，大專學校與大專學生團體所辦的刊物，可說是最有影響力的了。大多數大專學校的刊物都是享有較獨立的編輯政策的。它們包括學聯的學聯報；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新亞的新亞學生；崇基的崇基學生；聯合的聯合學生；浸會的浸會學生；基督教大專公社的鋒芒；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曙暉；大專同學會的臻文；以及從事社會工作的大路等等。

從這些刊物的編輯政策中，似乎代表了一個青年的急進力量，這當然是一種可喜的現象。同時，再就所刊載的內容來說，逐漸地關心國際與國家民族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情形。只要你讀過現目大專學生刊物，你便不會再說他們只是屬於象牙塔中的人物了。因爲，今日香港的大專學生的刊物，漸漸地對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有了覺醒、有了感觸、有了意見、有了抱負。

雖說如此，普遍的來觀察，這些大專學生的刊物，所能表達出來的心聲，並不能代表這一團體或這一學院的大多數的成員，只是幾個編輯，以及編輯的不斷催促下拉稿、追稿而達成的結果。當然，有感而發的自願投稿不是沒有，但這究竟是少數中的少數。

因爲在這麼多的大專刊物中，很少看到同學們對所刊出的內容的贊同或反對的討論。相信在崇尚民主自由的高等學府裏，同學們的意見就不可能是一致的，這已存在的事實，爲什麼不會在學生自己的報刊上反映出來?!

其次，我覺得更可惜的是有關學術研究心得的發表，從來沒有第二位同學對同一問題或研究給予不同的研究心得，養成在學術上的砌磋琢磨，培育學術研討的興趣，激勵同學的觀摩精神。有時發現一些文字，只搬字過紙地從其他外國雜誌上專載過來，爲了一時的稿源問題，一兩次的嘗試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如果能對專載的東西，來一個介紹或是評論，甚或是批判，刊物的內容聲價就頓時不同了。

最後，有時大專學生的刊物上，會出現極端的言論，這些言論的作者，我不敢說他們一定是試圖在大專學生的刊物上，別有用心的來散佈毒素，然而，讓讀了的人，就多少會對一件事情，一個理論產生偏差。例如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的「新亞學生報」第一版由橫眉人所作的「從示威事件看殖民地政府」一文中的各種論點，與前幾期本刊校外漢所評的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章，大同小異。像該文的一開頭就說：「香港學生日漸認識自己的責任與地位是英國殖民地主義沒落的一個很明顯的證據。自從殖民地主義統治香港居民以來，殖民政府無時無刻不利用機會，巧妙的進行剝削。他們的立法組織，行政措施，甚至乎教育制度，無一不基於一個原則：要從香港獲得經濟上的利益。」這論調不能說不武斷，同時又太籠統。假如是一位正常的作者，他一定會把爲什麼香港學生日漸認識自己的責任與地位，就會使英國殖民地主義沒落的原因一一道出。決不該就肯定爲是沒落的明顯證據。問題是這位作者的理會中，學生的責任就是爲反對英國殖民主義嗎？學生的地位，以一位大專學生來說，僅是四年，畢業後已經不是大學生了，難道四年的大學生的地位也是一個證明殖民地沒落的明顯證據?!

當然，大專刊物能夠表達出他們不同的政治見解，不同的價値觀念，但是最忌諱的極端和武斷，就大學生的責任與地位而言，更不該極端和武斷。

大辦刊物熱情可嘉

從整個的大專學生刊物來說，總是正常、平穩與理智的。這一表現也足證今日的香港大專學生對本身的責任與地位是很珍惜的。不過，我倒願建議負責訓導方面工作的人們。如果遇到在一兩篇文章中有極端言論的作者，事後該以開解、誘導的立場，給予友善、體貼的開導，進而瞭解每位學生本身自己所遭遇到的問題，並給予適當的協助。

因此，到目前爲止，香港學生自己所主辦的報刊，所刊登的內容與表達意見，並不是香港青年所面臨的嚴重問題。偶爾一兩篇的極端言論，還不夠掀起太大的風波，問題是學校訓導方面是否長此以往地給予適當的調節。最大問題是公開發售的青年報刊。



中州風雨

列車北行

當列車徐徐開出廣州東站時，在隆隆的機車聲中，徐諾的內心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情緒。

這一次列車將要載着他走上另一種生活的天地。

他透過車窗，望着北方凝想：啊，我乘着這飛奔的火車，穿過蔥蘢的五嶺山脈，望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還有浩蕩的長江，遼濶的華北平原；

黃河，黃河，我們民族歷史的搖籃……

那流傳許多歷史傳說的中州，一定古老而又神奇……

矗立在華北平原之上的雄偉的建築……

洛陽的牡丹，偉大的詩人白居易的遺跡香山寺……

他的思想像插上了翅膀，飛出了車窗，海濶天空地翺翔。

有點兒興奮，又有點思古的幽情。

但是，這不能掩蓋他內心深處的惆悵。他望着窗外，兩眼木然，沒有一絲青年人具有的那種飛揚的神彩。

香烟一根一根地燃着，烟灰罐子裏已裝滿了烟蒂。

「各位旅客，列車前面經過的是九龍十八灘，是粵北風景優美的地方，過了這裏，就要進入湖南省了。廣東的旅客，就要暫時離別自己的家鄉……」

車廂響起了列車上女廣播員的聲音。

接着，放出了一支優美的廣東小曲。

徐諾茫然地把手中的烟蒂抛出車窗之外，聚神望了望迎面而立的蒼翠羣山；山下，河流蜿蜒，氣勢秀麗而又雄偉。

嶺南挺秀！此刻在離開之際，使人倍覺留戀。

車廂裏有女人的啜泣聲。

誰？

徐諾把臉別過來一望，原來是崔婉姬，一個年輕的姑娘。

崔婉姬爬在臥鋪上，抽動着身子。

幾個包廂的二百多名乘客同樣是馳向古老的中州。全都隻身遠行，離開自己的親人。

多美妙的工作崗位呀：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徐諾的思路忽的轉到上午廣州東站的情景上：在候車室裏，青年的戀人和夫妻，難分難捨地送別告別，許多一對對的緊緊地依偎着，暗自神傷，默默地流着淚。

徐諾憑自己的生活經驗，早就估計到在離別時會發生這一幕，所以他在起程的前一天晚上告訴他年青的妻子，不讓她來車站送別，以免離別時使大家都傷神。但他在離開家門時，他的妻子仍然站在門口目送着他，掉着眼淚。

夜色低垂，田野上的景色已經一片模糊了。

天空裏出現了稀疏的星星。

列車在行進，發出空洞的聲響。

想起了家，想起了結婚還不到一年的妻子，想起出生才十天的女兒，

他的心更惆悵，更哀愁，更空虛了，完全找不到着落。

玲芸此刻是不是倚窗望着天上的這些星星？

襁褓裏的孩子一定給她平添無限的哀傷的聯想……

他的頭腦裏像塞了一團亂絮。

穿過車窗而入的寒風，使他打了一個寒噤。他的內心也顫動起來了。

× × × ×

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在哪裏？

因范仲淹的文章而名垂千古的岳陽樓在哪裏？

徐諾的心緒像一團夜霧，引不起思古的幽情。

他看不到遠方，這個曾令他神往過的地方被拋在列車的後頭了。

沸騰的工地，偉大的建設，將是一種什麼樣的場面？

古老的洛陽又是怎樣的一種風貌？

參加熱火朝天的建設行列，這又將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圖景？

難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迷人的願望而來麼？

「去吧，在火熱的鬬爭中，體驗三五年，寫出一本像『遠離莫斯科的

式和生活道路。

他像同車廂的人一樣，要按照某一種意志被迫離鄉別井，離開自己的親人。

他感到自己是不自由的。

幾乎徹夜未眠，口乾極了，徐諾在竹簍中取出兩顆在衡陽停車時在站上買來的湘南硃砂桔，剝開吃着。

桔子的味道有點兒酸，和此刻他的心情一樣。

他不吃了，把桔子連同他的心酸一起擲在暗夜中。

× × ×

浩蕩的長江，淚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長江，現在呈現在徐諾的眼前。

江水滔滔，滙成一道巨流，一瀉入海。它像徵我們民族豪邁的性格和雄偉的力量。

徐諾站立在江邊，望着江裏捲起的千堆雪，望着如織的帆檣，望着烟雨迷濛中的漢口、蛇山、龜山，心裏激動起來。

眼前的地方就是號稱九省通衢的武漢三鎮，這裏就是曾經發生過震動世界，結束中國帝制的辛亥革命的聖地。

武漢是一個英雄的城市。

徐諾記起，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我國的鐵鷹曾經在這個城市的上空痛殲日寇獸機，我們英雄的空中健兒曾經爲了保衛大武漢而血洒長空。

武漢是一個光榮的城市。爲民族獨立而犧牲的英雄永垂不朽！

徐諾的心潮隨着江中浪花的推湧而激蕩。

江干的喧鬧和小商販的叫賣聲都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只是站在徐家棚的江邊上，凝凝的望着北岸，在遐想，等待着渡江的輪船。

黃鶴樓、晴川閣、鸚鵡洲在什麼地方？哪裏可以望見萋萋的芳草和歷歷的漢陽樹？崔顥的詩句引起徐諾想去追尋歷史的陳迹。

哪裏又是發生武昌首義的楚望台和軍械局？他眞想去憑弔一番革命先烈的遺跡。

然而，他這次只能作爲一個過客，等到了渡江的輪船，他將和他的同伴繼續乘車北行。他的願望暫時不能實現，思古的幽情也只能是思古幽情，他只能看到江上浩渺的烟波。

晨霧越來越濃，籠罩着整個武漢。

× × ×

徐諾曾經有過許多旅行的經驗，但每一次都沒有這次的感受來得這樣深刻，變化這樣巨大。

走到長江北岸，徐諾已覺得天氣有點兒冷，慌忙穿上毛衣。崔婉姬還是同他在一個車廂裏。他看見崔婉姬還是沒精打彩地在瑟縮着，她甚至有或許這個女人沒有心思跟人家說話。

「穿上衣服吧。」徐諾雖然因她態度的冷淡不想再說話，但出於一種關心，到底還是說了。

「謝謝。」她抬起頭望了望他。

徐諾發現，她的眼眶微紅，而臉色蒼白得可怕，很可能她在離開廣州到現在，還沒有好好睡過一覺。

「你？……」她在思索着，「對了，你是徐諾？」她的眼睛忽然發亮，等着對方的回答。

「你怎麼知道的？」徐諾含笑問道。

說怪也不怪，行車一天一夜，他們雖然是同在一個車廂，臥舖又上下相對着，竟沒有談過一句話，一則彼此陌生，二則各懷着沉重的心事。

「是的，我叫徐諾。」

「怪不得有點面善。」

「你怎麼認識我的？」

「在一次聯歡會上。」

「哪一次？」

「去年青年文化宮舉辦的『五四』青年聯歡會，你表演朗誦詩，我記得是朗誦你自己寫的『寄給遠方』。我知道你是一位青年作家。」

「你的記憶力眞好。你喜歡文藝麼？」

「常常讀文學書籍，尤其喜歡詩。」

停了一停，她又說：「那次聯歡會上，我還跟你跳過舞呢。」

「哦？我記不起了。」

「所以覺得你面善。其實上車以後，我見了你，就覺得有點納悶，怎麼你是搞文學的，會調去工地？但我又想，世上許多人面貌相像，或許你不是徐諾。」

「可是這個恰恰就是徐諾。」徐諾苦笑着說。「我也認識你。」

「認識我？怎麼又說記不起曾經跟我跳過舞？」

「我在前天晚上才認識你。」

崔婉姬明白徐諾的意思，因爲她前天晚上在歡送北調幹部的會上順便舉行婚禮，徐諾當然也在場了。徐諾說的這句話，又勾起崔婉姬的心事，使她臉上又罩上一層陰雲。她輕輕嘆了一口氣。

不用說，徐諾也知道，崔婉姬和他自己一樣，對於北調，思想不通。他們這二百多人，許多都是在「服從組織」的壓力下，被調遣到遙遠的地方去。

「是了，你怎麼會被調來的？」崔婉姬問。

（一）

蹄聲劍影錄

虛老者虛雲和尙也。超塵入佛，道行高絕，在佛教中，一提虛老，無不泥首頂禮，可知其地位的崇高。聞說虛老在滇，一次登殿說法，大雪紛飛而朗日青天；黑虎伏於寺門，垂頭聽道；枯樹生蓮，朵朵淡紅，爲法會生異彩。故滇中人士亦引以爲榮。本人未參與盛會，伏虎生蓮之事，非親自目覩，但在佛門中人無不樂道此事也。我此次赴韶，以公務匆匆，難以久留，致人到曲江，車停馬坝，還未進香南華，謁虛雲上人於寶刹。與兩上重慶，未拜錦城武侯祠，留湛江逾年，未遊雷州的雷神廟，同認爲是畢生的憾事。但赤禍南來，大陸沉淪，其時虛老已移杖雲門，乃於雲門寺飽受迫害，佛教中人稱之爲雲門浩刼。其時李伯豪將軍已去國赴美，豈眞是：「一自韋馱離嶺表，雲門刼火魔羣飛」!?

我和李伯豪將軍夙無淵源，直至今日，還未一瞻風采，以未識韓荊州爲憾。但在民國三十二年我卻幾乎做了李伯豪將軍的屬員，因李伯豪將軍其時兼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支團的幹事長，對青年團的幹部甚爲重視，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廣東支團的高級人員，出任百里侯者有劉竹軒、陳曼熹、鄭澤光、馬有爲等先生。當我返回曲江的時候，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吳鼎新先生喜提拔後進，對我說：「廣東現擬實施黨政一元化，有只個縣將派縣黨部書記長兼縣長，去試行這種新制度；你應該趁這個機會以求發展抱負。」扶掖後進，盛意拳拳，殊深感激。翌日，我便向廣東省實業公司總經理陸宗騏先生談及此事，表示願追隨李主席服務桑梓，後來陸宗騏先生也轉達李主席愛才的美意。但在我不能不鄭重考慮：㈠爲政不罪於

對這幾方面的專才，更要網羅，以爲臂助。可是對這兩者我都欠缺，剛毅木訥，「得罪人多，恭維人少」的傻勁，幹不出裨益地方的事。而且我根本不是行政幹部，遑論兵、糧的幹才。再三維思，與其將來罣誤，不如先告不敏。當我向陸宗騏先生敬謝吹噓時，陸先生愕然，認爲我這個傻小子，別人求之不得，而我卻輕輕放過機會。但我只求心之所安，個人的名位倒不計及，大概是青年人那股頭巾味在鼓盪的啦！我向陸宗騏先生提出我的心意，在個人的眼底，仍是以救災爲第一，擬趕往粵南六邑，看看糧荒災情，盡點心力。

乃請陸先生幫忙兩點：

㈠我將在六邑廣招饑民，資助來韶，請廣東實業公司儘量收容，安置在轄下的農場工作。

㈡大饑之後必有瘟疫，請向廣東省衛生處代領大量霍亂防疫針，以便帶到六邑設站注射。承陸總經理的厚誼，都答允我的請求，而且一一辦到。在救濟六邑糧荒中，曾完成幾件善事。

談到縣長，想起廣東的民政，由陳伯公——濟棠開府南天起，其後還政中央，直至李伯公——漢魂主政百粵，以迄抗戰勝利止。出任廣東布政司者有林翼中、王應榆、何彤三公。陳濟棠治粵八年，林翼中也做了八年的民政廳長；抗戰八年，李漢魂卻做了七年的廣東省府主席，而何彤也做了七年的民政廳長；其中以王應榆任職的時間較短。但廣東吏治，卻以這個十七、八年的階段當中，眞正能做到選賢與能，而不是賣官鬻爵；眞正能做到整肅官常，而不敢賄賂公行。信任之專，權力之大，首推林翼公；王應榆則以風骨稜稜，持正不阿，使人聞

榜，綜覈名實，故戰時的廣東縣政，雖烽烟處處，除淪陷區外，均能埋頭於管、教、養、衛的工作。固由於李主席伯豪察察惟明，而何彤先生之功殊不可沒也。

戰時曲江，乃軍政同城，既爲廣東省政府所在地，亦爲第七戰區司令官部的所在地，部府之間，曹椽之屬，每以小故，易生齟齬。但余幄奇司令長官與李伯豪主席之間，卻相處融洽，李伯豪在軍人系統上雖屬第四軍同袍，但在軍校系統上則與余長官爲同學，因民國五年李伯豪先生入保定軍校第六期肄業，與張發奎、顧祝同、蔣鼎文、上官雲相、薛岳、余漢謀、黃琪翔、繆培南、李揚敬、吳奇偉、黃鎭球等爲同期同學。這一期人才鼎盛，節度一方，封疆大吏，大有人在，任戰區司令長官者有張發奎、顧祝同、蔣鼎文、薛岳、余漢謀等將軍，任省府主席者有薛岳、李漢魂、蔣鼎文等先生，故在戰時就有黃四保六的美譽，乃指黃埔軍校的第四期和保定軍校的第六期同學，在軍事方面，都是當時得令的人物。上官雲相與余幄奇有郎舅之親，也是由同學進而結婣婭之親。李伯豪與余漢謀既有同學之誼，復因李伯豪反對西南稱兵，藉名抗日，而自相鬩牆，乃於潮汕封金掛印，有助於余幄奇大庾回師，基於兩項原因，余李交好，非以小故所能生大隙也。廣東軍政同城，並無怨咎，屬椽雖有齟齬，主管不以此而磨擦，爲全國之楷模，亦爲戰時嶺南的佳話也。

我因爲和李伯豪將軍夙無淵源，認識不深，不敢妄加月旦，但當我到曲江的時候，與友儕閒談百粵軍政首長，大家都以李主席察察惟明，如諸葛武侯之治蜀，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爲政在勤，殊得秘要。且如旭日高照，魑魅魍魎，銷聲匿跡，乃明察之效。整肅官常，嚴禁貪汚，乃獎勵廉風也。但我對李伯豪將軍生平行誼中，見以掛印，促成西南還政，功在黨國，爲國人所敬仰。其時，我正初入世途，閱報讀其潮汕通電，不禁

女詩人・老鼠・貓

本刊資料室

女詩人與鼠爲伍

據日前外電消息：十八歲玩簫之漂亮澳洲籍女詩人孤柏，發誓不離開一充滿老鼠之小島，該島是在澳洲南端德士曼尼阿島附近，她之要到該島上去過着現代魯賓孫之生活，目的是遠離一切。而去尋求自己。德島政府打算在週末派一名官員前往要求該女子離開該島，他們拒絕透露是否會使用武力，如該女子拒絕離開的話。看來，女詩人即使不被澳洲官員架走，也會被老鼠驅逐下海去的。

記得十多年前在菲律賓南部，曾經有一個傳說：在明陀多島上，有二百名居民因給老鼠戰敗而集體自殺了。原因是該地的老鼠瘋狂進軍，把白賴潘根族人的稻田收成，全部吃得乾淨乾淨，造成了他們勢須捱餓二年的絕境。該族二百人因受不了飢荒的威脅，因之在絕望中走上集體自殺的道路。

由於這個鼠患的故事，忽然使人想起世界上一個很有趣味的小島來。這小島在很久以前，也曾有過一個時期全是老鼠的世界。其猖狂的程度，居然把島上的土人全部趕跑。老鼠戰勝人類，恐怕要以這爲第一次。可是後來，爲了貓兒戰勝了老鼠，該島至今一直被貓所統治而爲貓島。

這小島位於南太平洋大溪地（Tahiti）附近。島上風光旖旎，景緻宜人。跟其他的熱帶島嶼一樣，珊瑚般的岸邊，靜悄悄的，永遠湧着柔和的、令人沉醉的波浪。熱帶風的吹拂中，許多高大的棕櫚樹，永遠以優美的、鞠躬的姿態，來歡迎任何一個人。島上一樣有許多鮮美的甘泉，也一樣有許多熱帶多汁的水菓。誰人想到這島上去玩一次的話，這個島就馬上屬於他的一樣。

老鼠驅逐人類

貓島的成名，曾經有一段奇趣的故事。據說大約在一百年以前的某一天，有一條船忽然在這小島的附近沉沒了。船上許多老鼠便在船中逃出。從海上游到這個小島上去。島上的人，對於這些老鼠的光臨，並沒有注意，因此這些老鼠就很快的繁殖起來了。等到土人們感覺到它們的猖狂可怕時，已經不可收拾，雖然想盡方法來消滅，也無濟於事。因此，島上的土人，最後只好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全體溜之大吉。把整個美麗的島讓給老鼠們去統治了。

爲了這個島是法國的屬地，大溪地的法屬殖民地官員，心有不甘，人類抵抗不住老鼠，實在是一個笑話。於是派遣了幾隊遠征軍，浩浩蕩蕩的自島上四方八面登陸，企圖一鼓作氣，把各處的老鼠洞穴逐個肅清。可是頑皮狡猾的老鼠，並沒有受到打擊，普通所能用到的方法，如毒藥，老鼠籠，以及火烟等，全無用處。官員在失望之餘，終於放棄了這剿鼠的進軍，並聲稱凡是能戰勝這些老鼠的人，便是這島嶼的主人。

冒險家挑戰鼠輩

這個聲明，馬上引起一個法國冒險家的興趣。他親自到大溪地去作切實的研究。結果，他採取了一個最簡單而又最有效的武器。這武器就是大家最常見的貓。貓是老的剋星，於是他立刻搜羅了五百隻貓，裝在船上向小島駛去。靠岸時，他讓它們全體登陸，自己則回到大溪地來，靜候這場貓鼠戰爭的發展。

過了幾個星期以後，這個法國人到島上巡視。他發覺到貓毛非常光滑，隻隻貓身廣體胖。老鼠呢！則踪影全無。有些僥倖能生存的，也都斂跡不敢出來。於是，這個法國人便以戰勝者的姿態，在官員們遵守諾言下成爲這個小島的佔有者。他隨即在島上居住起來，開始耕種和栽植椰子，而且還養畜家禽。貓辛辛苦苦的工作着，繼續搜剿殘餘的老鼠。起初一個時期，一切都很順利，所謀也頗有出息。可是在老鼠們完全肅清以後，飢餓的貓卻忘記了主人的地位，開始襲擊家禽起來了。

成王敗寇貓稱雄

這個冒險家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很聰明，會用貓來制服老鼠，但是對這些起而代之的侵略者，除了氣惱以外，一無是處。他像一個從好夢驚醒[illegible]行裝，跟上次其他的土人一樣，向這個小島告別，讓貓們去作這個南海天堂的主人了。

於是這個島就成爲貓島，也即是貓的天堂。在整個島的領域中，貓子貓孫很快的繁殖起來。它們像其他的野獸一樣，兇惡、猙獰，完全失掉在人家管治下的馴性。它們住在穴中，吃魚、吃蟹，甚至巨大的海龜到岸上來，也會給它們捕捉而成爲它們的食料。直至現在，這個貓島依然是貓的天下。南太平洋一帶的土人，都很怕這個小島，誰也不敢到島上去。因爲任何一個侵入貓島領域的人，都有可能成爲尖銳的貓爪和鋒利的貓齒下的犧牲者。這些失了常性的貓羣，每日都挺着鬚，瞪着眼，守衛在海邊，或棱巡，或蹲踞，陰險咆哮，虎視眈眈。偶有些遊客將船划近島邊，一望到這種情形，便頓起戒心而不敢涉足島上了。

世界上有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的島。有許多就因爲它的奇怪而得名。台灣海峽的澎湖列島中的父子島，就是因爲該島只有父子兩人居住而一向被人這樣稱呼。即如香港也稱爲香島，也是島上現今薄扶林一帶盛長香茅，因之得名。 貓島之所以成爲貓島，也就因爲該島完全爲貓所佔據而成名了。

該島面積不大，又無特別出產。除了風景能引人入勝外，別無什麼可取。自從成爲貓的世界以後，任何人想佔有該島，必得使用相當的武器，政府已沒有這種需要，普通人又沒有這種能力，因此，該島似乎將永遠成爲貓的天下了。

萬人意見

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編者的話

從「萬人雜誌」創辦之初開始，便不斷接到讀者提出有關把「萬人」讀者組織起來的建議。三年多來，這種建議非但沒有停止過，而且越來越積極、具體，充分反映讀者希望組織起來的願望日益迫切。大家都知道的，「萬人雜誌」自創刊至今，都是靠一兩丁人用業餘的時間負責編務，當然再抽不出專人來負責組織工作。所以，「組織起來」的要求一直停留在「建議」階段。直到曾憲光、彭戈等幾位熱心的先生挺身而出，願意義務負責籌組工作，「萬人」組織的具體形象，才首次展現在讀者之前。

自本刊一九八期刊出曾憲光以「籌委會主任」名義發表的呼籲以後，讀者的反應之熱烈，大家已可從稍後發表的籌備簡訊中看見一斑。終於，第一次「籌委會」會議在九月十八日成功地開過了。從本期起，我們陸續刊出一些讀者寫給會方的信。這些信反映了大眾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的心聲。同時希讀者們繼續踴躍來信表示自己的意見。

× × ×

曾先生：

隨函附上十八日認捐的二百元，勞煩代轉「萬人協會」。

電話中蒙 先生關懷我的家境，眞使我感激不已，先生可以放心，我從來不做勉强自己的事的，這微小數目雖然是我半個月的工資，但爲了「萬人協會」的成立，我認爲做得很對，若以 先生及秘書處的工作人員比較；我又算得什麼呢？名爲籌委的我愧，而這點微不足道的意思會令到先生耿耿，這更使我汗顏不已！

作文章我可沒有這點能耐，照紙搬字或可勉爲其難，如 先生認爲我不礙事的話，請千萬不用客氣，什麼事情，我都很樂意去做，逢星期日及每晚八時後都是我自己的時間。

話太多了，恐阻礙了 先生寶貴的時間，就此

祝好。

小妹郭××敬上九月二十日

附註：認捐數目如必要公開發表時，請代用「隱名」發表。

× × ×

曾主任：

我日夜地盼，終於盼到組織的回信，當我獲悉組織批准我爲「籌委會」委員後，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兩年來，不停地找尋的願望實現了，從此，在我鬥爭的道路上，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使我從沒組織、沒領導的個體鬥爭中進入了集體行列！將使我與廣大的海外各階層愛國志士並肩在一起，我要努力地工作，踏踏實實地爲我們的共同理想作出貢獻！

間及本港各形各色的牛鬼蛇神……」。我個人以爲，明確一點，這些各形各色的牛鬼蛇神，無疑包括公開及隱藏着的無惡不作的左仔、共產分子！

目前，國內外形勢日益複雜，毛共陰險的「笑臉」政策漸時得逞，使我們所肩負的任務日益加重，在這之前，我曾向全體反共志士發出最懇切的呼籲：希望廣大的海外反共志士組織起來！團結起來！鬥爭起來！

誠然，我了解要完成我們目前的歷史史命是要經歷一個艱苦、複雜而曲折的里程。我自覺缺乏應有的領導、組織才幹和號召力，總之左仔時刻在破壞和滲透。至使我不能在選擇自己共同奮鬥的組織上再三謹愼考慮，（並非我膽小、怕事）。

我們組織的工作，「注定多方面，會員的就業、醫療……」這的確是十分重要的，總而言之，應使來自五湖四海的戰友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在香港，這個「狗、馬、聲色」充斥的社會，每一個會員必須具備堅强的意志和受良好的誘導，尤其對剛從鐵幕逃出的青年，否則，退化、變質將隨之出現，失去戰鬥力，在社會上亦造成不良的影響！

是的，我們之中，「有多少家被拆散？有多少人有家歸不得？有多少同胞，在死亡綫上掙扎？有多少人在屠刀下斷頭？」

我平凡的一家的悲慘遭遇，其實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些血海深仇，我希

之成爲一種前進的動力，在對國外姑息主義和摧毀毛共政權鬥爭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雖然槍桿子能出政權，但，一個階級要推翻另一個階級必先作好輿論的準備，「萬人雜誌」固然是每一個會員必須無條件地支持、愛護，但，爲着擴大我們的影響力，「萬人日報」的興辦也是刻不可容緩的一件要事！

我十分贊成萬先生與曾主任的建議，乾脆把我們的組織名稱改爲「萬人協會」，以免與社會上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臭」樂部所混淆，我們的組織將是在陰雲密佈的時刻發芽，在世界上生根，在暴風驟雨長成、壯大！

敬祝

近安

葉×鵬九月五日

× × ×

憲光志兄如握：

弟以俗務勞人，飄萍海角，人雖老邁，志未衰頹，夙存報國之心，期遂收疆之願，荷筆竿而戰鬥，捐殘體而殲毛，此身尚存，責無旁貸，倘蒙不棄，誠懇參加萬人俱樂部，服膺訓示，聊效微勞，草佈寸衷，企惟澄察，餘容後敍，敬請

台安

弟袁暘照頓

中華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 × ×

憲光先生台鑒：

看了「萬人雜誌」得知「萬人俱樂部」經在籌備中，這好消息使人興奮，無疑的，正義的力量在明燈的照

介。

全國大飢荒的六二年，我剛讀完初中三。五月的下旬便進行畢業試，跟着高考，對我這「反動」家庭成份的人來說，取錄的希望，如泡如影的，我哥哥考了幾年也無法考取高中，在校的老師，尤其班主任，認爲我骨子裏都是反共的意識。我毫不否認的說是毛澤東的教導，家裏時時刻刻替我們兄弟的前途擔心，這時正是全大陸都陷於飢荒的混亂，從四面八方滙合的逃亡人群形成排山倒海的巨大逃亡潮，家裏見到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立卽替我兄弟準備乾糧，我們兄弟先後的加入逃亡潮，在奔向自由的意識下，我頭也不回的直奔香港。

幾經艱苦的跋涉，風吹雨打，穿過嚴密的搜查，終於到達彈丸之地的香港。轉眼間，已是十年了，我無時不懷念歷刼的家園及苦難的同胞，滿

魔作戰，十年的生活掙扎，令我强健的身體逐漸的羸弱，有時我會因此而消沉落淚，我感到正義走向死亡，我無可奈何的活着。在這漫長的黑夜裏，何時才天明啊……。突然間一盞巨大的明燈亮起來，明燈的頂上現出「萬人雜誌」四個大字，我不禁歡欣鼓舞。我想，正義在人間還有無比的力量，只要有效的集合與組織起來，將奮的「萬人俱樂部」便是爲組織正義的力量而成立了。

憲光先生，小弟現白天工作，只有晚上或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才有空，如果有可能的話，請派點工作我。廢話說了一大堆，妨碍先生很多寶貴時間，方便的話請來信或來電話。

此祝

安好

弟葉×榮謹上八月十五日

嚴防不肖分子鑽空子
有關萬人組織種種 讀者提供寶貴意見

人傑先生：

喜聞「萬人俱樂部」卽將正式成立了，這是萬人擁躉的極大喜訊，由此我們這一班流落香江的人，有了一個家庭式的組織了。

但從二〇一期「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簡訊中看到，許多熱愛「萬人」的朋友對「俱樂部」名稱，提出意見，本人對陳先生所提意見甚有同感。在這國土淪亡，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有什麼可樂的地方呢？同時，在香港這個地方，「俱樂部」這個名稱對於人們並不會有好感。因此本人斗膽提議能否改作「萬人同志聯誼互助會」呢？因爲凡參加我們這個家庭式組織分子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這些人中，雖有部分在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固定基礎，但大部分是由大陸逃來不久的，所以在工作上、生活上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大家相互幫助的，很好地去把他們團結起來了，未知這樣說法是否正確？

不過，不論這個家庭式的組織今後決定什麼名稱，但我誠懇的希望，嚴格的甄審，以防敵人的滲透、破壞，因爲敵人對於萬人雜誌以及萬人俱樂部（暫時名稱）是恨之入骨決不會輕易放過的。

因爲敵人的滲透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很可能會以極右的姿態，以積極資助支持等面目出現，而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點想您必了解。但我還必須提請注意的。同時，對於今後會員月費，亦應詳細考慮，不要過高，以免影响一些低薪與負擔重的人無法入會，這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與目的。

但若組織的經費有困難時，可以到時向會員提出，相信忠誠熱愛組織的朋友，在能力許可下必定會盡力捐助的。以上不過是本人一點意見，是否正確，謹供參考。

此致

敬禮

讀者尖鋒九月九日晚

「時代先鋒」出版

青鋒社所辦文刊「時代先鋒」第九期，經已出版，本期內容：心聲的「黎明前黑暗之一刻」，莊敬自强的「處變不驚」，「我巨人勇奪世界冠軍」，精采插圖有「松花江上」、「九一八」四十週年紀念，特寫有「龍騰虎躍的青年活動」，圖文介紹，六十年度暑期青年育樂活動，讀友索閱本期將贈閱「青鋒慶祝國慶節目表」乙份，如有讀友索閱請附貼足回郵兩角信封，逕寄九龍青山道三弍一號五樓青鋒社發行組，當卽寄奉。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簡訊（五）

三年前，有人在「萬人雜誌」上射出一支「响箭」，使萬人讀者們意氣風發，復又令人低首吟哦！然而，那呼嘯之聲不絕於耳，經年不息。這就是關於一個萬人組織之倡議。

這個富於創造性和建設性的倡議，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和設計，終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了：九、一八「梅江會議」底成功召開，明確通過了她的名稱，——「萬人協會」更使這組織在勝利道路上跨出了大大的一步。這裏，我們向朋友們報告這個大喜訊息時，心情之歡欣鼓舞，是難以形容的。

是日天朗氣清，午後，惠風格外和暢，六十餘位籌委陸續聚集到香港之梅江飯店，這裏的工友，在主任曾憲光先生的安排下，早把會場佈置妥當。排成T字形的桌子，鋪着雪白的枱布，使地廳整個東翼，瞬間變得高雅、嚴肅、寬敞，配着那柔和的燈光，顯得格外耀眼和舒暢。從那坐得整整齊齊的籌委微笑中，使人深感欣慰與振奮。

六十餘位籌委，有工人、有文員、有海員、有學徒、司機、醫生、編輯、記者、工程師、商人、演員、老闆、家庭主婦以及忙得不可開交的作家……在這具有代表性的每一張臉孔上所流露出來的表情，從各位待人的謙虛，從大家對組織所表示的信任，說明了我們雖來自五湖四海，但在同一立場上團結一致的決心與目

絡及組織方面的巨大功力；想到他為這個組織所花的太多心血；想到他在構思這個組織一個又一個不眠的夜。誠然，這個會議的成功召開，更充分說明了「萬人」的心願是如許的坦誠、如許地堅決純眞。

這裏，我們很自然記起那震驚而沉痛的日子，記起張老編在毫無交托下就撒手塵間，所帶給我們的悲哀。我們何嘗忘記張老編為這個組織所出的力、所花的心血，又何曾會忘記張老編逐個接觸各階層朋友，所表現出來的不耻下問精神，所立下的榜樣。然而，張老編終因天不假年，在活得爽快之後、爽快地去了！然而，看目下萬人組織行將誕生，在對張老編哀悼、懷念之餘，總算有了慰藉。

萬人傑先生這樣說：「『萬人俱樂部』可以說計劃了很長的時間，一因彼此忙於生計，輾轉於生活，聲息既未通，聯絡更談不上。二因有如小曾一樣熱情、有辦法的朋友，也為數不多。否則，早就應該成立了！」

的確，為了這個組織，一身數職的曾主任，差不多放下了所有工作而不顧，夜以繼日地籌劃。萬人反應之所以如許的熱烈，熱烈得令我們預料不及，可以說是曾主任作了好的帶頭、好的開始。這無疑是值得大家驕傲的事，相信曾主任以及出錢出力的朋友，以及在座的六十餘位籌委，也會感到大大的安慰！

會議準時於下午二時召開，在一

備之經過，萬先生作簡短的講話。之後，便很順利地進行討論階段。

首先，彼此就名稱問題提出意見，估料不及，瞬間就擺出「萬人俱樂部」、「萬人協會」、「萬人聯誼會」、「萬人聯誼協會」、「萬人聯合會」諸名稱，同時各提各的道理，各闡各的理由，爭論之激烈，在香港這個現實社會中，雖未敢說是絕後，但確屬空前。然而，當百分之九十舉手贊成採用「萬人協會」時，先前的爭論就瞬間化為烏有，這種服從集體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

更多難以預料的事情和場面，更出現在討論會章（草案）時。本來這草案早由秘書處擬出，並已印成油印本加以分發。奇怪的是，委員們一點不馬虎，人手一本，詳細研讀，反復推敲，紛紛提出某條某點的質詢和補充，認眞處，實教人感動。付之表決的結果，是一致作原則性通過，唯若干細節，將交審查小組詳細徵集大家意見後，去作補充修飾。相信在萬人的熱烈支持協助下，她將為我們的事業作出巨大的貢獻；對輔導會員職業、福利、醫療等方面將會發揮良好的功能。我們更堅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萬人協會」將會順利地成長，迅速地壯大！

附認捐芳名

姓名	認捐金額
萬人傑	一千元整
羅自強	五百元正
曾憲光	二百元正
隱名	二百元正
余雲義	二百元正
盧樹榮	一百元正
黃莊子	一百元正
葉國森	一百元正
林鏡魂	一百元正
張仲仁	一百元正
林之材	一百元正
岑安民	一百元正
鄭秀堂	一百元正
洪世圖	一百元正
展揚	一百元正
許恨紅	一百元正
王代民	五十元正
李志堅	五十元正
沈文珠、周郎	共五十元正
馬行田	五十元正
鄧德茂	五十元正
李有光	五十元正
方志明	五十元正
陳漢輝	五十元正
葉飛鵬	五十元正
陳達科	五十元正
田韋	五十元正
黎民	五十元正
莫若鵬	五十元正
嚴以敬	五十元正
藍海文	五十元正
蓋華、馬影	共五十元正
胡養之	四十元正
楊耿人	三十元正
方程	三十元正
黃天錫	三十元正

梁　莊　二十元正
鄭詩玲　二十元正
葉開榮　二十元正
陳定生　一十元正
待　旦　一十元正
紫　楓　一十元正
鄺耀文
林金聲　共四十元正
方　矛

合計認捐港幣四千八百二十五元正

啓事

本會於九、一八梅江會議後，在萬先生、曾先生帶領下聯同十多位籌委，對預作臨時會所，座落香港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大厦三樓B座，作了實地觀察，旋於九月二十一日綜合大家意見經已完成立約租用手續。

公，凡有關「萬人協會」之質詢、通訊、聯絡請於該日起逕往該處辦理，特此週知，仰各切照。此啓。

電話而願意遷移至上址供「萬人」應用者，請電H七七四〇九九與曾憲光連絡。

萬人協會籌委會秘書處啓

「萬人」組織有如三合土 好的開端即成功的一半

——萬人俱樂部籌備會議側記

恰好遇着「九一八」日本侵華紀念日，我們這一群「死黨」，假梅江飯店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我個人早已接到通知，本來搞社團我已經怕了，但對於萬人俱樂部的籌組，則頗感興趣，爲着愼重其事，衣服固然要整潔些，連鬍子也要刮乾凈；開會的時間，是定於下午二時，我準備一時就去，誰知還有一批貨物，沒有收到，要等到收到了才可以離開，因此使我心裏就着急起來，好似鍋爐上的螞蟻，待我收完貨以後，時間已到一時三刻了，搭電車到達梅江時已經開會，會場設在梅江的樓下，會議枱擺成T字形，主席小曾坐在T形的交义點，四面八方都坐滿了人，一個「死黨」招呼我坐在某女仕的旁邊，那時大概主席已經宣佈開會理由過去了，隨即提出討論提案：

①通過名稱改爲「萬人協會」；
②通過章程，再由小組審查；
③通過會所暫時租用。

這些開會的程序，都不過完全立法手續（借用）而已，討論章程的時間最長，其實在殖民地統治下，所謂章程，只有英文，沒有中文的，我過去替公司擬好一份中文章程，但廢棄不用，只用律師樓的英文章程，可見現在爭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實在値得我們擁護的。

我們的組織是三結合，一個最好比喩就是三合土——沙、坭、水——無論你在任何一部分，都是三合裏邊的一分子；但因何我們能夠做到如三合土一樣呢？就是因爲我們的思想相同、立場相同、目的也相同，這樣才能結成堅固的力量，以此禦敵，何敵不摧？

會中發言者非常熱烈，老萬致詞時，態度也和藹可親，同時也感謝梅江的老板，給我們開會的地方，最後各人即席踴躍捐輸，樂助籌備經費，可見擁躉的熱心，「開始是好的，就是成功的一半」。且拭目觀之。四時許，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閉幕。

（陳定生）

尋人啟事

萬人傑先生：

閒話不說，客套語休提。我想提供你一個寫文章的標題：『尋人啓事』本國國家主席一名及本國參謀部長一名，本黨總書記一名，自一九××年×月不知去向，下落不明，如有四方君子知其下落，當致「重酬」。大意如此，請先生自定標題及內容，最好在「牛馬集」發表。

事實上，失落黨政軍的最高首領，生死不明，可算千古笑話、千古奇聞。我認爲閣下値得爲文「尋訪」。

趙龍上

師友之間

——記張贛萍先生二三事

有人說時間過得飛快，我則說：時間有時過得比蝸牛爬行還要慢。本雜誌故老編張贛萍先生離開了我們快有四個月了；但在我，就像昨天發生的事一樣。在腦海裏，總是縈繞着、思念着他。說實在的話，這種情形，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以往親友的逝世，有的過三兩天便淡忘了。

從第一九〇期起，追悼張先生的文章已很不少。關於先生的過去，我們從這些悼文裏，以及從他的夫子自道的「彈雨餘生述」裏，可知道八九

。從這些細微的事情，可以見微知著，對先生的爲人，從立身處世，以至交朋接友，是那麼的誠懇和樂於幫助別人，沒有半點私心。難怪先生的朋友、讀者滿天下了！

我與張先生素未謀面，結文字交則始於本刊第一〇二期。當時，我寫了一篇「生活在加拿大」的雜文，承他「提拔」，分三期刊完。自那時起，張先生在百忙中總抽出一點時間給我寫信——一年中總有好幾次。每次均多所督勵，以「老弟」稱我，勉多讀多寫，和堅決反共，聯合愛國同胞，一本「萬人」精神，堅決對抗共產主義，則收復河山，定可在望。至於寫文章，以本人學識有限，且工作忙碌，除間中向「萬人意見」表示一點

稿」而中斷。書籍、雜誌與報紙除互有寄贈外，在他的一次來信中，曾這樣寫道：「你們三人（指我與另兩位朋友——先生與他們也是文字交）列爲『萬人』的長期讀者，由內子按期寄出，至於訂閱費，你們記得便寄來，忘記了，我也一樣照寄。」先生的豪情，好像「萬人」已賺了一百幾十萬似的——其實，「萬人」還欠下一筆債項，先生結交朋友的熱誠，由此又可見一斑。

我曾請先生代寄一些書籍，其中有一本「抗日名將關麟徵」。我勞煩他最好能向關將軍討個簽名，而他則一聲不響地，請關將軍寫贈了一張條幅，裱好從郵寄來，然後才告訴我，令我不能不接受。這突如其來的草書感動不已。

第三、區區在此地一報紙，曾寫了一篇文章，是警惕海外華僑勿上中共當，以及揭露中共的暴政的——全文以老炳燊、潘宛莊的逃向自由爲經，寫投寄大陸郵包接濟親朋而揭破中共嘴裏的「幸福祖國」爲緯。事後，我將剪報寄去先生求斧正。而先生竟能在百忙中，將文長五千多字的粗淺文章，不但全部看完，並且頗似本刊作者宋逸民先生，修改那位「小學生」某作家兼教授的錯別字一樣——每字逐句修改，然後「物歸原主」的寄回給我參考。這樣的良師益友實不多見。

第一九二期，寒山碧先生在「高調低彈集」裏這樣寫著：「……張贛萍先生逝世已經一個月了，此時才寫追悼的文章，難免是要『包尾』的……」照我看，寒先生的追悼文並不包尾，區區的小文也不包尾；我深信，再過十年、二十年，仍然有人作文懷念這位抗日、反共英雄；思念這位秉公至仁的編者，甚至從未謀面的良師益友。

張先生的遺著不少，本本可讀，但我特別喜歡那本「彈雨餘生述」，細讀該書一遍，不但知道抗日、剿共的情形，對軍人生活、各地奇風異俗，以及各種奇人奇事，且使我對先生的過去更爲瞭解，對他的爲人也更懷念。

我建議：張先生的讀者們、朋友們，爲了幫助先生的遺孤，使他們完成學業，爲了把先生的大名傳揚更廣、更久；也爲了更尊敬先生，他的遺

萬人詩壇

壇主　董力行

無題（轆轤體）用「西風刀剪美人心」句

蒼廬主　李懷蒼

(一)
西風刀剪美人心，絮果蘭因好夢沉，
海誓山盟空有約，花容月貌杳難尋，
銷金帳裏憐卿我，失足情場昧淺深，
未曉楊花如水性，教儂痴戀到於今。

(二)
縷縷餘情未斷音，西風刀剪美人心，
化爲蝴蝶魂難定，序屬秋霜感易侵，
小杜揚州醒綺夢，相如消渴費沉吟，
早知如此分飛苦，悔說當初利斷金，

(三)
憐新厭舊昔如今，塵海知音不易尋，
北地臙脂騷客夢，西風刀剪美人心，
虛情繾綣逾朝夕，假意慇懃故縱擒，
熟魏生張迎送慣，一壺佳釀幾人斟。

(四)
調不成腔欲碎琴，高山流水杳知音，
轉蓬有恨傷飄絮，衣錦無緣苦斷針，
南渡君臣名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
最憐冰簟寒如鐵，誰肯綢繆作抱衾。

(五)
歡場未散已沾襟，瀛海蹉跎百感侵，
猶恐齊紈終見棄，更愁寶劍任埋沉，
吹笙未醒痴人夢，把盞難消醉漢斟，
佛說因緣原有數，西風刀剪美人心。

壇主評語

懷蒼先生無題詩五律，用男女繾綣之詞，敍情場悲歡之事，描寫一雙情侶中途變卦。美人忘恩，而且刀剪爲心，朝秦暮楚，琵琶別抱中美邦交，即是如此。

李先生風懷大雅，寄托遙深，無題之吟，「商隱」見之，亦當退避三舍，達至最高境地，近代詩人，無此手筆，其中佳句，美不勝收，茲擇其對仗最工，含意極深者，註釋一二，以饗讀者。

中國國民黨政策，數十年來，一向與美國爲友，二次大戰以後，美蘇爭霸世界，蘇俄是共黨祖宗，美國反共，中國爲親美之因，遂有「反共抗俄」之口號，如同男女戀愛，中國對美國，既忠實而又深情，蔣總統人格偉大，素重情誼，外交國策，從不失信於友邦，中共得蘇俄之助，囊括大陸，緊要關頭，美國坐視不理，假如當年，稍加援手，如同對越關懷，不必出兵相救，國民黨即可自保，乃誤信二三美國無遠見之親共政客，惡語中傷，一則曰，「貪汚」，再則曰「無能」，貪汚容或有之，是爲少數特權人物，實非人人如此也。

美國佬聽信共特之言，回國胡說，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當年中下級軍政人員，皆是堅苦卓絕，潔身自愛。抗戰八年，幾至衣食難周，待遇之薄，雖至可耻程度，猶復忠心耿耿，口無怨言，中國人，重精神而輕物質，國家第一，民族至上，私人生活，是其次也。

大陸淪陷，來港軍政人員，生活潦倒，是其證明。有錢者千百之中，一二而已，果眞個個貪汚，則生活不致如此窮困，蓋大陸文武百官，薪餉微薄，到月出糧，已算難得，那裏有「汚」可貪，今日香港，頗多昔日官員，鄙人所說，是否眞實，一問便知。

「無能」二字，亦是胡言，遠征軍戰績輝煌，蜚聲國際，鬼佬皆知。大陸作戰，每以一軍兵力，殲共黨人海十萬之衆，所謂貪汚無能者，是胡說而兼八道也。失敗之因，一誤於「和談」，二錯於「政治民主」，三敗於「間諜」，徐海之戰，國防部命令下達，共黨手中即有副本，欲其不敗，其可得乎？

美國作風，於是請願、罷課、示威反戰爭、反飢餓，相繼而來。社會不安，經濟崩潰，影響軍事，種種惡果，皆由民主政治而產生，民主政治，爲共黨顚覆政權，唯一法寶，美國出面和談，等於私人家務，由愛人從中作主，情面所關，委曲採納。迨至失敗家破，愛人乃不顧而去，其情形一模一樣。

大陸淪陷，美國人見到中蘇友好，方始緊張，乃知不救愛人，是爲失策，迫不得已，參加韓戰，韓戰方停，越戰又起，焦頭爛額，欲罷不能，亞洲局勢不安，皆由拋棄愛人而引起，中共不據大陸，共禍無由囂張，懲前毖後，正應當恢復舊情，與老愛人携手同心，滅此鴞獍，不料尼總統心血來潮，將仇作友，別抱琵琶，腆顏朝拜，棄情人，親仇敵，大義不明，此所謂「西風刀剪美人心也」。

當年德國初敗，巴頓將軍，爲一勞永逸之計，立主攻蘇，未能採納，坐看蘇俄兵不血刃，佔有歐洲大部，日本和談，亦採美國民主作風，准許掛起共黨招牌，不久時間，卻公然反美矣。今日各地共黨之禍，皆美國一手所造成，有識之士多能明曉，如此糊塗，焉能領導世界？

李先生詩，第三首，「北地臙脂騷客夢」，北地臙脂，指另一女人，北地蘇俄也，美國棄舊迎新，台灣可以聯俄，以爲報復，但又必須反共，兩相矛盾，夢想居多，難成事實。

第四首，「南渡君臣名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對仗極工，天衣無縫，而又言中有物，是爲名句。南渡君臣，不必解釋，「名士」爲逃難之人，指各地華僑，思鄉流淚。「名士渡江」，典出東晉。

「中」「美」之恩怨離合，全部包括在「無題」詩中，言欲盡，而意無窮，西風，又名金風，西方庚辛金，又曰秋風，秋風凋萬木，肅殺而無情也，加以刀剪，譬喻負心女友之心；美人者，美國人也。

萬人雜誌

（第二〇六期）

慶祝雙十



曾以敏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十月七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辛亥革命六十年感言

秋風颯颯，一年一度又雙十了！

六十年前的今天，武昌的革命志士，洒熱血、擲頭顱，一舉首義成功；各省繼起响應，滿清傾覆，民國誕生。

辛亥革命不止是推翻了二百六十年的滿清王朝，同時是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民國的誕生，不止是建立了一個新的共和國，並且給中國同胞帶來了一個新的希望、新的道路。那就是基於民有的理想，經民治的道路，以達成民享的社會。

可是好事多磨，刼數未了。民國初成，國事如麻。先有袁世凱稱帝繼有張勳復辟；其後在南北兩政府對立之下，軍閥混戰幾達十年。民國十六年，孫中山先生所締造的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以不滿十萬之眾，摧百萬北洋之兵，如秋風之掃落葉，這因為「刺刀尖上有主義」，有中華民國的理想，有全國同胞的希望。

北伐如一道閃電，劃開陰霾密佈的長空，可是也只一閃即逝了。北伐軍打下了武漢，國民黨呑在肚子裏的紅色魔鬼開始了蠢動。當初他們由俄國人隨着軍事援助，鑽進國民黨來；等到國民革命接近成功的邊緣，他們篡奪革命果實的陰謀，就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藉歡迎汪兆銘復職，製造反蔣風潮；煽動部分北伐軍叛離革命軍總司令部，他們脅制武漢政府、武裝工農，實行階級鬬爭。於是有寧漢分裂的局面出現，北伐遂告頓挫！

內亂外患迄無寧歲

孽海無邊，回頭是岸。汪兆銘一派國民黨人，終於發覺共產國際，利用中共赤化中國的陰謀，遂也毅然實行分共。中共的一切假面具，遮羞布全都揭穿，露出赤裸裸的赤色恐怖的兇相。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暴動、廣州暴動，暴動！暴動！賴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大部分革命軍皆有反共自覺，在他們的奮鬬之下，紅色暴動的浪潮很快被敉平了。一九二九年革命軍遂得重整旗鼓，繼續北伐。同年的十二月，青天白日滿地紅，這面莊嚴美麗的旗幟，就掛滿了全中國！經十八年的大亂，中國又恢復了統一。本來從此中國應該走向和平建設的大路，可是隱伏的內憂外患，很快又發作出來。

日夜切志滅亡中國的日本軍閥，先炸死了東北大軍閥張作霖，在張學良易幟歸南京後，日本就在一九三一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從此外患日深，由瀋陽而東北，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冀東，由冀東而察北，而綏東而整個的華北！

在外寇日深的同時，內亂也一發而不可收拾。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等這些國民革命軍的戰將竟成了爭權禍國的新軍閥。於是展開了一連串的鬩牆之戰，屍山血河，天昏地暗！散佈在各地的共黨分子就利用這個內亂外患的大好機會，奉共產國際之命在中國搞起蘇維埃運動。就在自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年間，星星之火，竟至燎原。

黑暗之極・光明之始

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那就是日軍和共軍內外呼應禍亂中國的時期。三十萬共軍經五次大圍剿，逐奔萬餘里，驅至陝甘邊區時，只剩下殘兵兩萬餘人。在剿共軍的重圍之下，全部消滅已在旦夕，可是頭腦簡單的張學良竟上了中共統戰的圈套，搞出了西安事變來。這是「天不滅曹」，還是中華民族罪孽深重，留此禍根，荼毒中國呢？西安事變距七七事變僅僅半年。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遂使中共混入抗日陣營。結果是專打國軍不抗日。八年抗戰它從兩萬餘人，已發展到一百二十萬人。其勢遂不可制。八年苦戰，國軍疲憊，人心勞瘁，社會凋零，勢難應付蓄銳八載，險愎狠鬬的中共了。這實在是一九四九年神州陸沉，政府偏安的基本原因！



政府遷台已二十二年，迄未有光復大陸的有力行動。遂使西方國家紛紛轉向承認「現實」！自美總統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共，國際局勢更有風雨飄搖之勢。當此之際，我們來慶祝雙十國慶，有不可名狀的沉重和悲壯！不過歷史告訴我們，文物燦爛、國家昌隆的時代，每經漫長的黑暗與變亂。周末經春秋、戰國、秦亂而有西漢的盛世；漢末經魏、晉、五胡亂華、南北朝之後而有隋唐的黃金時代。中華民國方六十年，我們雖不忍言大亂仍在後頭，但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立國理想，是世界潮流之所趨，是七億同胞之所嚮。除非歷史倒流，否則終有實現之一日。史家有云：黑暗之極，即光明之始。謹以此為中華民國壽。

新聞以外



中共發生變故之謎尚未揭開
劉少奇逃出中南海有可能嗎？

日本通訊社說：劉少奇已從中南海逃出，到達莫斯科。台北消息說：在外蒙境內墜毀的一架中共軍機，內有九名死者，其中一名就是劉少奇，這架飛機是載劉少奇逃蘇中途被擊落的。劉少奇逃出中南海有可能嗎？請讀本文。

萬人傑

取消個人崇拜

執筆寫本期的新聞以外，剛過了淒風苦雨，冷冷清清的十·一「國慶」。

大陸情況如何不曉得，在香港，確實是多年來最冷清清的一個「國慶」。過去，在九月底就密鑼緊鼓，把門面裝好，迎接這「大日子」的。可是，今年香港左派有點舉棋未定，如何裝飾，用什麼宣傳畫，用什麼標語，很遲很遲還沒有接到「最高指示」，他們幾乎是在「最後一分鐘」才把十·一裝飾掛上。和在國內情形差不多，他們盡量減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所有左派機構的門面，都看不到毛澤東的畫像，也再見不到「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或「最偉大的領袖、最偉大的統帥、最偉大的導師、最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一類標語，在往年，這成為他們的主題的。

除新華社舉行了招待外賓的酒會外，也只有「分散」的慶祝，並無「盛大」集會。因此，今年十·一，比起往年確顯得更慘淡。

香港情形冷落

在香港出版的左派報紙，包括外圍左派尾巴報在內，十·一這一天都沒有刊出毛像。在往年，例須掛旗，以壯聲威；但今年掛不掛隨你，許多只為做生意的左派商人可免則免。

往年，左派的士司機向同行而不同政治思想，或根本「無所謂」的行家盡力拉攏，叫他們參加大食會。

「七蚊啫，有津貼，菜色好，靚酒飲到你唔飲，又有抽獎，點解唔去呀？」可是，今天非左派的的士司機可以耳根清淨，再沒有這種說客了。

以前，在十·一前一個月，每一個左派機構都要推銷「國慶餐券」若干，是強迫性的，除了機構內的職工，還要拉攏親戚朋友參加，以增熱鬧氣氛。今年省了，敍餐券並無派銷情事，冒充前進的左商也樂得輕鬆。

改變慶祝方式

香港左派分子慶祝十·一方式的改變，不消說是受了國內影響。究竟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相信香港左仔也不過和我們一樣，並沒有正確消息，對大陸之變，不過估估吓而已。

由於中共突然取消每年十·一在天安門舉行的[illegible]引起猜測，認為中共內部顯然發生重大變革，最有可能性是某些頭頭病危或死亡，也可能給鬬倒，在閱兵儀式中不能露面，在國宴中也不能露面，因此索性把它取消。因為閱兵、國宴這些場合，還不只露面那麼簡單，排名問題更重要，紅朝人物的升降，可於此一目了然，他們內部的權力還弄不清，當然排名大有問題，取消了閱兵和國宴，讓大家來猜猜好了。

軍事調動繁忙

另一件惹人注目的事是中國大陸軍事調動繁忙，把更多軍隊調到福建。據國民政府國防部發言人說：菲律賓中國事務專家認為「實情是他們怕我們反攻」。

發言人又說：中共目前的軍事調動不僅是為了防守金門、馬祖對開的東南沿海一帶，而且是為了防守中共和蘇聯接壤的邊界。他說：中共的備戰軍事調動，可解釋為中共一方面怕我們進攻，一方面利用備戰軍事調動來掩飾內部的奪權政爭。

早些時，屢傳中蘇邊境緊張，周恩來的公開談話也並不諱言「重兵壓境」，如果在中蘇邊境爆發戰事，在金門、馬祖上虎視眈眈的國軍，會否乘機發動反攻？

中共內政策是：「即使有萬分一的可能性也要

利用來掩飾內部的政爭。

劉少奇逃亡

另有一個傳說，中共內部發生神秘大事是劉少奇從中南海逃出來，據說是黃永勝把他救出的。日本一家通訊社消息，劉少奇已逃抵莫斯科，但蘇聯外交部官員說，他們對此事無所聞。

支持劉少奇逃亡消息的一項「事實」是：一架中共配有武裝的噴射機，在蒙古境內墜毀，機上有九人喪生。

據說，這架飛機不是被蒙古擊落，而是被中共戰鬪機追擊射落的，劉少奇就是乘坐這架飛機飛去莫斯科，中共發現得早，派機追擊，在蒙古上空把它擊下來，劉少奇也由此身亡。

中共飛機在蒙古墜毀的事是發生於九月十二日，在九月十三至十五這三天中，大陸所有的軍用及民航飛機，一律不得起飛，事前，停飛原因並未宣佈，可是，由於時間上的吻合，停止起飛和墜機事件顯然大有關連。劉少奇的飛機雖被擊下，其他劉派人物可能相繼逃亡，不許飛機起飛，是一項有效的防範措施。

東京與台北的消息

當然，上述一切不過是忖測之詞，有關鐵幕內部的消息，幾乎無法獲得證實的，不過，一般來說，有關中共內部的消息，台北方面及東京方面比較靈通。

在北平的外國記者，以日本人爲最多，他們經常會得到一些特別消息；至於台北方面，只從一個數字就可看出他們的消息來源。據說，中共二十二年來拘捕的台灣特務達五萬五千多人，這五萬多人不是表示台灣的特工人員已被中共「一網打盡」，相信，目前潛伏中國大陸的國府諜報人員，一定還有很多。中共的「憲法」由中央社發出，可見一斑。

因此，有關大陸的消息，如果來自東京及台北，比較容易接受的。

斯科；來自台北的消息則說劉少奇逃亡蘇聯所坐的飛機，已去墜毀，他是九名喪生者之一。這兩個消息有衝突處，也有吻合處，兩者都不能完全相信，也不能認爲「絕無可能」。

合情合理的推測

當然，以中共防範的嚴密，劉少奇要從中南海逃出，是極難辦到的事。但如果策動的是手握兵符的中共當權派人物，卻可以辦到的。消息說是黃永勝協助他逃亡，以黃永勝的地位與實力來協助他，逃出中南海而事機不密，在中途被追擊毀落，也似乎合情合理。

關於中共噴射機墜毀蒙古的消息，事隔二十天，中共沒有宣佈，也沒任何外國記者報導，卻在中共「國慶」前夕首先由蘇聯發表。外蒙是蘇聯的附庸國，這事一定不瞞老大哥，蘇聯拿這消息作爲送給中共的「國慶」賀禮，也的確存心擺景。

可能這架航機內有什麼人物，蘇聯早已知道，選擇中共「國慶」前發表這消息，也有特別意義。如果劉少奇眞的如日本通訊社所報導的已到達莫斯科，則墜毀在蒙古的飛機，可能載走劉少奇和他一班死黨的飛機不只一架，被擊落的不是劉少奇乘坐的。

軍用機乎？民航機乎？

據台北「大華晚報」引述台北一位未透露姓名、身份的情報人員的話說：劉少奇四年前被解除職務後，就一直軟禁在北平。當這架噴射運輸機墜毀時，劉少奇正與其他六名政府和軍方的領導人搭該機，企圖逃往蘇聯。

這架飛機墜毀的消息首先由莫斯科發出，復經北平證實，不過，中共只說是一架民航機，而蘇聯則說是一架軍用機。這一點差異，會使人對這一事件有不同的印象，不過，飛機已告墜毀，除非是實地踏勘的人，否則它究竟是民航機抑或軍用機，很難作出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架飛機墜毀後，發現一些武器會有武器，即使是民航機，這些乘客攜有武器，當然也不是普通乘客。至於那些文件的內容，中共當然不會宣佈，以常識判斷，一架普通民航機不會有大批文件，軍用機也不會有，除非這些乘客需要特別攜帶。

因此，這一架是軍用機抑民航機的爭辯是不重要的，問題的關鍵在飛機殘骸中發現的武器和文件。

有待事實證明

有許多認爲沒有可能發生的事卻往往發生了，劉少奇禁閉在中南海，無法與外間接觸，說他已逃亡離開北平，似乎是絕沒可能發生的事，因此香港許多報紙的評論，也都對此事存疑，當然，這事的疑點很多，不過，中共軍機何以突然會在蒙古境內墜毀？何以中共要取消十・一的閱兵和國宴？何以普遍的拆除毛像毛語？何以最近中共一級軍政人員不露面？這一切，當然不會是偶然的巧合，而顯示中共內部的確在發生非常事件。但這非常事件究竟是什麼，果如東京、台北的消息，是劉少奇逃亡嗎？

看來，較後的時間，或許會獲得事實證明。

餐券十一日起發售

最後，我要在這裏向讀者報告，十一・一本刊出版四週年紀念讀者、作者、編者的三結合聯歡聚餐，餐券已經印好，打算從十一號（星期一）起，在下列三個地方發售：

㈠九龍彌敦道幸運酒樓

㈡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

㈢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萬人雜誌社

席券每客二十元，附有抽獎券。不過，讀者送來的獎品未見踴躍，大概因爲時間尙早之故。爲了便利我們工作，希望有意捐贈的讀者，及早送來，謝謝。

抗日戰爭最漂亮的一仗

——一九四〇年四月上高會戰大捷

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的八年抗日戰爭，本是强弱懸殊之戰。因為中央尚未及充實軍備，即被迫倉促應戰，在戰爭初期，幾乎是戰必敗，守必失。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起到一九三八年秋，在大約一年多的時間，日軍僅以三十個師團（約七十萬人），即侵佔華北全部，華東大半部，沿海所有大都市，並控制武漢以下長江流域。在這個期間，國軍僅打了兩個勝仗，一是山西忻口之役，斃敵數千，二是台兒莊大捷，斃傷敵人近三萬人。上海之戰規模雖然最大，屢予敵重創，但是我軍傷亡數十萬之眾，得不償失。

抗日戰爭到了第二階段，國軍始由被動轉入主動，漸能控制戰局。獲得多次大捷。尤其是一九四〇年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的上高會戰，打得最漂亮，被譽為戰術成功的典型。

打破六比一的慣例

以戰役規模及戰果來說，上高會戰遠不及一、二、三次長沙會戰，徐州會戰，八一三上海之戰等大戰役；亦不及衡陽防守戰的淒絕悲壯；但卻能以與敵軍相當之兵力，充分發揮所預定的作戰計劃，取得完美無缺之勝利。

國軍在抗戰中，接戰的雙方兵力向有六比一的慣例，即我軍六人始敵日軍一人，這因為裝備火力遠不如敵軍，同時也沒有空軍及裝甲部隊掩護，全憑輕裝備的步兵，對抗近代化的敵軍。

日軍一師團兵力約為二萬五千人，國軍一師僅一萬人。因此當日軍一師團至少需三軍（九師約十萬人）之眾。

可是在上高會戰中，敵軍出動第三十三、第三師，實際作戰人僅六萬六千餘人，與敵人兵力相差甚少。從實力上看這是無把握的一場戰役，可是竟取得完全的勝利，這不能不歸功於指揮官的卓越及將士大無畏的奮戰。

堅守上高誘圍敵軍

江西省高安、上高諸縣，在鄱陽湖之西南方，是南昌通往長沙公路主線必經之地。日軍自一九三九年秋，在第一次長沙會戰，吃了大苦頭，經過喘息整補，一九四〇年春遂再開始蠢動，上高會戰，目的在打通自南昌往長沙的進路，可以說是第二次長沙會戰的前奏。當時日軍稱此戰役為「鄱陽掃蕩戰」，可見是一種清剿作戰，為第二次進犯長沙作準備。

是役敵軍分兵三路採慣用的分兵合擊戰術。以大賀中將所指揮的三十四師團二萬人為主力，居中路進犯高安、上高；以櫻井中將的三十三師團一萬三千人為北路，以池田少將的第二十獨立旅團八千人為南路。

我軍則設三道防線，誘敵主力分散，各個包圍擊破之，應戰的我軍為羅卓英麾下的第十九集團軍。李覺的七十軍當頭陣，吸住敵軍主力，導入我預定的會戰地區（第三道防線）再反擊合圍，殲擊敵軍。王耀武的第七十四軍守禦第二道防線，機動作戰；韓全樸的七十二軍則埋伏第三道防線，劉多荃的四十九軍則機動增援。

敵軍三月十五日拂曉北路的三十三師團首先發動攻擊，由安義猛撲奉新，遭七十軍堅强阻擊，十

中共局

上一期本欄「三個月來的中共內爭」一文，說明了當前中共外馳內張的權力鬥爭形勢。當筆者寫此文時，環顧舉世的觀察言論，感到非常孤立。以本港而言，無論是親共的反共的或者中立的人士，都相信文革後毛澤東已重建了獨裁權力，絕未想到他自文革中期開始，即受制於以實力軍人為中心的新當權派。

權力鬥爭已達高潮

二十二日電訊頻傳毛澤東病危或逝世的消息，也有人推測北京發生了新的政變，或者中央領導層正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所見到的主要跡象，是停止十．一天安門的遊行及九．卅之夕的焰火會。

單憑一件事即作上述種種的猜測，顯然不足以服人。

根據近三個月的資料來判斷，中共領導層權力鬥爭正進入最後的決戰狀態。這一點是肯定不移的。

(1)七月初羅共首領西斯古訪北平時，江青大出洋相，兩個被打得不能公開露面的毛派人物康生和謝富治，在極不自然、

象，已充分暴露毛派和新當權派短兵相接的鬥爭情況。

(2)八月初緬甸主席尼溫偕眷之訪北平，江青及所有毛派一致杯葛不出頭會見貴賓，黃永勝首次不陪同老毛會見尼溫；因政治氣氛太惡劣、太緊張，周恩來同尼溫的會談，中途不得不易地廣州舉行。這說明七月初爆發的權力鬥爭，一直持續下來，情況更為激烈。

(3)九月中旬，大陸各地公開場所一齊拆除毛像，減少擁毛標語，這絕不是老毛

，三十日夜與中路會合。中路之敵軍三十四師團，於十六日沿湘贛公路西犯，擊破七十軍的阻擊，分兵三路進襲七十四軍。在上高遭我軍堅强阻擊，蒙受慘重損失。

當敵軍主力與我軍膠着於上高外圍地區之際，我七十二軍及四十九軍及時增援，七十軍亦揮兵反攻，遂完成對敵軍之大包圍。二十五日敵軍突圍，我七十軍被迫開一缺口，旋又被我軍再度包圍，二十七日敵軍遂不支向東潰退，沿路遭我軍伏擊，潰不成軍。

兵力最少戰果最大

檢討此役日軍致敗之因，在於輕敵妄進。他們素輕視我軍戰力，欺我兵力不多，認爲我軍決不會與之決戰，以爲揮軍掃蕩，即可獲得戰果。故其總指揮官始終留在武漢，未臨前線指揮。致三路兵只有分進，未能合擊，予我軍各個擊破的機會。復誤會我上高附近陣地爲收容陣地，及遭堅强抵抗，久攻不下，改變戰畧，時機已去。

我軍致勝原因，則由於早有作戰計劃，臨戰主將決心堅强。而擔當決戰的七十四軍，當敵軍三十四師團主力，在上高外圍十盪十決，堅守核心陣地，演成多次淒絕的白刄戰，爭取了時間遂使兩翼部隊完成包圍陣勢，展開殲滅戰。擔當誘敵的七十軍，雖屢遭打擊，會發生過早撤退之失，但是能及時回軍反擊，使突圍之敵，再入包圍圈，功可補過。至於四十九軍，七十二軍及早兼程增援，完成圍殲及反擊任務，亦可圈可點。

總計是役傷斃敵軍少將指揮官岩永以下一萬五千餘人，軍馬二千八百餘匹，擊落敵機一架，俘虜敵軍官兵百餘人，獲大砲十門，步槍千餘支。用兵力之少，獲戰果之大爲抗戰以來所未有。

上高會戰大捷消息四月七日在全世界各大報刊載，盟國人士莫不鼓舞。捷報上達蔣委員長手書覆電：「足慰總理及各先烈在天之靈」，並撥發法幣十五萬元以獎有功。

史劍非

，顯然言不由衷。是在逼人的形勢上不得不作此透露，以掩飾他再度大權旁落的處境。

毛作此談話以後，並未立即採取減少個人崇拜的措施，一直延遲到最近，臨近十．一慶祝時突然一齊施行，顯示毛派不願出此，現在是被動行之。

毛恍惚煩燥滿懷心事

在上述毛派不利的形勢下，十．一取消遊行及焰火會的慶祝節目，則實亦無足驚異。很可能是老毛以拒絕登天安門亮相

重大變化

毛派，必須恢復職權，公開露面。

以上是從權力鬥爭的形勢來看這次中共改變慶祝十．一辦法。

再就毛個人的健康而論，以七十九歲的風燭殘年，隨時會去見閻王爺。況且他患過中風，右肩高出左肩約半尺，兩手微顫，在八月七日會見尼溫的電視紀錄中，他走路姿式搖搖欲倒，尼溫不得不用右手去攙扶他的左臂，他連答謝的表示都沒有，呆如木偶走到大門前，連忙與尼溫握別。反映他見尼溫時極不耐煩，可能滿腹心事。

從毛的處境，心情和衰老看來，他隨時會病倒，絕不足奇。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大字報傳說，一九六四年十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劉少奇曾把毛氣得當場昏倒。近幾個月的形勢，之令毛氣惱，與一九六四年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毛病倒，權力鬥爭必加劇。因爲今天毛派的敗兵殘壘，完全靠老毛個人的地位和「威望」來掩護，老毛一病倒，毛派立刻就會感受到恐怖的壓力。因爲在文革期間江青等發動紅衛兵揪鬬各地軍區首長，實力軍人恨死她了。

總以上而言，權力鬥爭的激烈是既在的事實，毛的病倒和病危可能性亦甚大。極可能是二者正同時發作。

林彪可能發生問題

寫此文時已是九月二十三日，與讀者見面時已是十月七日，將必有更多的材料揭露，形勢亦將看得更爲清楚。從現在起每日均有新的消息報導。

最新的消息，東京二十三日路透社電訊報導說，中共通令軍隊取消假期，一律留營候命警戒。這條消息是日本政府情報機關，收聽中共電台密碼通訊獲知的，來源十分可靠。以此而觀，若不是毛病逝，或有重大事件宣佈，再不就是兩派鬬爭已臨再度全面武鬬的邊緣。

鑒於周恩來陪同江青於二十日宴請日共親毛派代表福田正義，可推察毛病危或去世之可能性甚小。那顯然與權力鬬爭的關係較大。看樣子所爭的焦點，已不只是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的復出露面的問題，實力軍人的打擊面可能已波及到林彪及葉羣。林彪未能於八月七日陪毛會見尼溫，而葉羣也於「八．一建軍節」未露面。

據駐北京的外國記者推測，中共目前可能在進行某種會議：(1)是第四屆人代會，(2)是三中全會。人代會本是點綴品，不是發生權力鬬爭的場所；三中全會倒可能，因爲二中全會在去年九月舉行，照黨章規定一年一次，正好在目前召開。

另一個可能是政治局擴大會議。此一可能性更大。據若干資料透露，許多地方的中央委員並沒有集中北京的現象。眞相如何，十．一之後一定有個分曉。

魯遲

毛林政權與清末比較

岳騫

本文刊出後三日卽是辛亥革命六十週年，六十年來的中國，實在是多災多難，假如把國家比成一個人，這個人眞是坎坷一生，何時始能安居樂業，仍然看不出。如果說人生如夢，則這個人可以說是作了一世惡夢，一個惡夢接着一個惡夢，更妙的是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到了這個辛亥，又出現了上個辛亥的情況，若說是巧合，可也就眞太巧了。

目前在北平的毛澤東王朝，與前一辛亥年的滿清王朝有許多相同之點，平日未留心，偶然想起之後，就覺得越想越像，隨便寫出幾條，謹供讀者參考。

一、毛、林似慈禧、光緒

今天北平政局，頗似慈禧晚年，慈禧本身老邁多病，但是卻緊抓住朝政不放，那個名義上的皇帝光緒帝，自戊戌政變後卽幽居瀛台，任何事皆不能過問，以毛與林彪目前情況來說，與慈禧、光緒處境並不完全相同，林彪也比光緒皇帝擁有更大的權力，但其所具有的皇儲身份，則與光緒帝相同，都在等候老的死了，始能取得眞正權力。可是，兩人都患了久治不癒之症。光緒帝居然死在慈禧前面，到今天已可確定是被毒死，究竟是被何人毒死，尙難確定，但兩人同時死去，使朝廷失去主宰，導致清朝的早日滅亡，則是事實。

毛澤東自不可能毒死林彪，但林彪的健康可能較毛澤東更差，未露面的時間也較毛澤東爲久，很可能要先毛澤東走一步，接班人說不定變成引路人，引導老毛一道去十八層地獄勞改。

本來在民主國家死去元首，根本就不成爲問題，甘迺廸遇刺，詹森馬上宣佈繼任，卽在蘇聯及東歐，可說也不成問題，如果蘇聯的布列日涅夫、柯

，絲毫不會影響到國內安定。但是慈禧與光緒之死，卻動搖了清朝統治，實因爲慈禧集權太久，內外臣工只知道有「老佛爺」，不知有皇帝，加之光緒帝無子，又未立儲君，及至光緒死後，慈禧始匆忙下令，抱溥儀入宮，以載灃攝政，溥儀三歲小兒既不能執行朝政，更糟的是慈禧平日並未令載灃處理過政務，清朝一向對宗室防範甚嚴，除非受到詔旨參贊政務，平日宗室王公對朝政完全不得過問，載灃當時尙不到三十歲，平日只知閉門讀書，不但不懂朝政，甚至社會上的風俗民情也不懂，一旦作起攝政王，管理全世界最大的帝國，卽使沒有武昌起義，他也未必能支持長久。

再看毛黨，毛澤東的情況已被捧成六十年前的「老佛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黨內並非沒有繼承人，劉少奇、鄧小平，甚至彭眞都可備用，但毛澤東卻感到威脅，發動文革，一舉把可能繼承人全部廓清，選出林彪爲接班人，毛澤東是否有心讓林彪接班，暫時不說，但林彪身體不能勝任繁劇，則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一旦兩人先後死去，中共黨內就出現眞空，依目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來看，只有一個周恩來還勉强可以暫挑大樑。但無論號召力與實際控制力，均不能與毛、林相比。

二、周恩來與袁世凱

後之袁世凱相彷彿。袁世凱在載灃當權後幾乎被殺，賴張之洞救護，放假彰德，度了三年寂寞歲月。周恩來在文革初期時，亦是風雨飄搖，「國務院」被衝擊，「外交部」更成爲重要目標，周恩來的親密戰友陳毅首當其衝，全家陷入火網中，被目爲周恩來在「外交部」的四大金剛，王炳南、喬冠華、陳家康、龔澎，無一倖免，周恩來本人也被貼過大字報，幾乎蹈了劉少奇覆轍，周恩來對此自然耿耿難忘，以後周恩來所對付毛、江夫婦及極左派的手法，與袁世凱對付淸廷亦大同小異，袁世凱是在武昌起義之後，淸廷不得不召其出山，授以全權，周恩來也是在紅衞兵鬧得一塌胡塗時，出來收拾危局，穩定內部的動亂。

袁世凱出山之後，第一個目標是要趕攝政王載灃下台，從他手中奪回朝廷權力，周恩來第一個目標則是打垮一度危害他的極左派。袁世凱打敗載灃，以革命軍作爲籌碼，再加上外國使團，尤其是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向淸廷進言，終於迫使載灃解除攝政王的名號，以醇親王「就邸」，從此又恢復了舊日王公的生活，不得再干預朝政。

周恩來則是聯絡實力軍人，並同林彪一系軍人官僚勾結一起對付極左派，先有王關戚一股被打垮，現在又找到了陳伯達頭上，陳伯達被整肅之後，毛、江夫婦代表的這個「朝廷」，與淸末隆裕太后抱宣統臨朝的情況大致相去不遠。周恩來的佈置未必是學自袁世凱，但與袁世凱的手法確實相差不遠。相信也可以達到預期的成功，一旦現代的慈禧（毛）、光緒（林）同時死去，大位一定由周恩來繼承，但周恩來有沒有袁世凱的福份，能作四年的總統，就難說了，因爲袁世凱任大總統時只有五十四歲。周恩來今年已經七十四歲了，年齡不饒人，看

三、親貴擅權與宮廷政治

清末朝政最最不理於人口的，就是最後一次的親貴內閣，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是皇帝的叔祖，海軍部大臣載洵，軍諮府大臣（參謀總長）載濤是皇帝的胞叔，度支部尚書（財政部長）載澤是皇帝的伯父，民政部尚書善耆，司法部尚書紹昌均是皇帝堂兄，天下安有這種內閣，命令一旦發表，舉國譁然，就連平日忠於清朝的大員，也爲之搖頭嘆息。親貴政治雖然不好，但出現於封建王朝，朝政屬於皇帝私人，取拾隨意，尚可說得過去。

再看號稱最進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毛澤東王朝，在九屆中委及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中，竟然出現了江青與葉羣的名字。江青在文革中擔任第一副組長，鬧得全國腥風血雨，就毛澤東來說，也許以爲有功，暫不說它；最使人不解的是那個葉羣，此人不必說在中共黨內沒有赫赫功勞，即使名字在文革以前也不爲人知，她既不懂共產主義的理論，又未參加實際工作，無論從那一方來看，她都不可能當上政治局委員，但是葉羣居然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她究竟憑的什麼資格，想來想去只有一條，是林彪的老婆，像這樣靠裙帶關係，躋入最高統治的金字塔中，控制七億中國人的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之一，若是以民主方式選舉的話，要在三千多萬人中間始能選出一個，這是多麼荒唐的事，比起清末的親貴內閣還要胡鬧。若說清朝亡於親貴內閣，則毛林王朝之亡，勢必要亡在兩員女將身上。

四、可能有二次武昌起義

辛亥革命起於武昌，將來的中國人反共大革命，爆發點可能仍在武漢。自從毛澤東統治整個大陸之後，公然反毛的城市只有武漢三鎮，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引致了漢陽第一中學的抗暴行動，一中教員王建國公然起而反抗共產黨，當時也得到廣大市民反應，惜乎沒有援助，未能成功，王建國因此犧牲，是爲毛澤東統治下第一個反共抗暴的烈士。

另一件事要說到一九六七年的「百萬雄師」抗[illegible]，陳再道被免職，但事實恰恰相反，因爲「百萬雄師」反抗，毛澤東不得不向軍人妥協，演變成今日尾大不掉之局，也因爲百萬雄師抗暴，極左派的王力首先垮下來，接着一個跟隨一個，終於倒到陳伯達爲止。下次再有波及，就要到江青了，所以說漢陽一中事件，點燃了大陸人民抗暴的怒火，百萬雄師事件，分裂了毛林集團的內部統治，這兩次事件，在整個反共抗暴的過程中，都值得大書特書的。

[illegible]工作，現任武漢地區的當政者，曾思玉是「客人」，在武漢沒有基礎，劉豐不是陸軍出身，亦無法控制全局，大權仍在張體學、鍾漢華一批人手上，一旦北平有個風吹草動，武漢可能發生另一次起義事件。

總之，時局經過六十年的推移，又走回老路上去，只希望這次推翻毛幫統治之後，中國可獲得長治久安之局，實在中國人也眞苦夠了。

漏網新聞

部長夫人國宴演熱褲 毛幫電台未停播毛語

△前些時，法國政府「公共服務部」部長馬勞德的夫人，在法國總統舉行的「國宴」中，居然以「熱褲」的姿態出現。

事後，她的部長丈夫，從總統那裏接到了一個新的任務：

「請對尊夫人的服裝問題，多加點注意。」

△由於脊推骨有毛病而引起的背痛，再也不需要開刀了。

美國洛杉磯醫院的尼格瑞博士，已經發明了一種特効藥來治療它。——這藥是從熱帶的帕帕亞果實裏提煉出來的，只要注射進病人的體內，就可以藥到病除了。

△不久以前，美國的「高空間諜衞星」，在西藏的高原上發現了三座中國飛彈的發射基地。

這種飛彈都裝有核子彈頭，最大射程是一千五百公里。

它們都建立在拔海四千米的高原上，據美國專家估計：預定的目標大概是印度的孟買和加爾各答一帶。

△古巴的獨裁者卡斯特羅，鑒於各國外交官的紛紛被綁票，最近向他自己的駐外使館人員，頒發過一個通令：他的政府決不會在任何情形之下，爲任何一位外交官而屈膝。即使綁票的人，只勒索一個皮索斯（古巴幣的單位）的話，古巴政府也絕不會加以考慮。

因此，爲了這些外交官本身的安全，他建議他們：馬上練習打靶，而且隨時隨地都不要忘記自衛手槍。

△由九月二十三日起到十月三日爲止，中共電台中波波段的廣播一直保持在正式節目之前先「學習」毛語錄。

日本方面九月二十三日電訊所謂「停播毛語錄」不知何所指而云。九月二十三日北平時間十八時正，湖南電台在節目之前播的毛語錄是「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十月一日至三日北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及各地方電台在節目之前播的一句毛語錄，全都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馬克吐溫和他的情書

文鑑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相信是爲許多人所敬愛的。他的眞實姓名叫撒馬爾・克里門司，因爲他的作品署名馬克吐溫的緣故，所以成名後索性就以馬克吐溫出現。

馬克吐溫於一八三五年，生在美國佛羅里達的米蘇里州，歿於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五歲。他的作品含意深刻，並且十分風趣，故有幽默作家之稱。但他個人的私生活卻非常嚴肅；尤其是對於自己的情感更不濫用。他不像浪漫詩人雪萊那樣拋棄自己的妻子，而與朋友之妻私奔，引起許多人對他不滿。馬克吐溫有一段極富色彩的戀愛史，像是美麗而偉大的詩篇。——自追求直到結婚生下兒女，他不但對妻子始終眞情專一；且相依爲命的共同生活。甚至愛妻麗凡死後，他仍以一顆最完整的心靈奉獻他的亡妻。

大約是一八六七年聖誕節，馬克吐溫第一次與麗凡見面時，他比她年長十歲，但卻已負有盛名——青年作家與教授；而麗凡則是一個秀外慧中的富家小姐，一向居住在紐約。他們第一次見面，雖然說不上彼此「一見鍾情」；但至少雙方都留下很好的印象。麗凡覺得馬克吐溫長得挺英俊，尤其那兩隻藍灰色的眼睛，勾起她底心靈的不安！這次見面之後，馬克吐溫便以兄妹的稱呼與麗凡開始通信，向她訴說自己的衷情與堅眞的愛。

他們以後見面的機會不多，因爲馬克吐溫忙着應付到處演講，除利用空暇時間去探望麗凡外，其他的時間便是情書往返以傾相思之苦。直到一八七〇年二月二日才正式結婚，婚後生活非常幸福。但他依舊要到各處演講，未能與太太日夕相處，仍以通信交流彼此的情愫。雖然晚年的馬克吐溫宣告破產，而夫婦間的感情依舊。接着是他們的大女兒蘇疼愛的妻子——麗凡平靜地死了！馬克吐溫帶着兩個女兒克利拉與珍妮到了紐約。一年後便在克奈克脫州買了一所住屋，以渡餘年。克利拉後來嫁給有名的鋼琴家，而珍妮於一九〇九年也不幸早夭。翌年四月二十一日，這位名噪一時的幽默作家也溘然長逝了！

馬克吐溫的著作甚豐，尤其寫給麗凡的情書更多。這裏只挑如下數篇便可窺見他對愛情的眞摯。

他們初次見面後的第一封信是以兄妹稱呼的：

「我所敬愛的妹妹！有一種強烈底力量的慫恿要我寫信給你，以表示我對你的無限感激。那些日子和你們一起生活的時間中，你始終以最大的仁慈與眷顧當心着我。這種愉快的生活的片斷，引起了我對婚姻的悔恨，爲什麼我還不結婚呢？有了家庭生活的樂趣是難以描述的。

然而，我不覺得懊悔的是我已愛上了你，我相信我會繼續愛你，甚至永遠地愛你。我比你年長得多，我領畧過一切痛苦、失望、懊喪，我在困難中掙扎過來的。所以，即使面臨的事實會使我心碎，我仍可以忍受，一切痛苦預期接受。但當我找尋出自己心靈深處一點秘奧時，覺得這世界變得很美麗，多麼有希望。因此，我要奉獻自己的生命給你，相信這對你不會是一種痛苦的。我既向你訴說的話不想收回，盼望你仁慈的心會原諒我的率直。我要求你讓我訴說自己對你的聖潔的感情，如果你覺得我還值得做你的朋友，那希望你能給我通信，你的一切願望將會成爲我的法律，你的觀點將是我的智慧。我所崇敬的妹妹，你是這麼美麗、高貴，我爲你而驕傲。能容我在你的心室中佔據一點地位嗎？只要是極小的一點便夠了。我不相信你母親和你的家庭會譏笑諷刺我的，我會努力我的前程，我相信你能寫信給我，在我是最大的滿足。你有什麼建議我會去實行，你有什麼教訓我會遵守，你有什麼命令，我會服從的。再見吧！……」

麗凡果然不負馬克吐溫的眞摯情意，立即覆信給他。接着他倆便眞誠地繼續不斷通信，進一步地追求她。——

「親愛的麗凡：昨晚我一個人舒適地躺在火車上時，我的心多平靜啊。我想『我現在不管一切，至少我是比什麼人都幸福，我第一次領畧到人生中眞正的快樂。現在我應該對自己的責任格外地努力、格外地求得成功』。這是因爲我的麗凡的緣故呀！麗凡，是你使我聰明起來，使我的舌頭產生靈感，使我的講詞更加豐富。

昨晚我睡得很甜，一醒過來第一思念便是你。你睡得很好嗎？麗凡，你要好好地休息，你要當心自己，當我聽到你不舒服的消息時，心裏多麼難受！你是一個有堅決主意的人，你懂得一切。我把自己一切的命運、宣誓、生命都交給你手中，藏在你仁慈寬大的心懷中。我完全信任你、崇拜你；你同樣會把整個心靈留給我的。我感謝你所給予我的愛，我像一個皇帝被加冕時一樣地光榮無比！

再見吧！麗凡，你太純潔、太偉大、太美麗了，怎能禁住我不愛你呢？立刻給我回信，不要躭誤一分鐘。你在我心意中，每時每分甚至每秒鐘，都想知道關於你的消息。現時我們雖然不在一起，但你卻與我同在。……我正找尋你的聲音、找尋你的臉，可是一切都不見呢！上帝祝福你、給你一千個吻！」

一八六八年三月，他終於得到麗凡家長的同意與這位富家女訂婚了。麗凡剛滿二十三歲，馬克吐溫高興地把這消息禀告自己的父母。下面是他給他母親的一封短簡：「親愛的媽媽、哥哥、姊姊、妹妹：我要告訴你們的是昨天我與紐約屋利凡浪頓的獨生女兒訂婚了，她年二十三歲，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子，聰明能幹，我值得爲她驕傲幸福。我們的

條件地愛上她的。……」

他倆訂婚後又馬上分開了，而情書的內容較爲簡單。

「親愛的，照日曆上看，這是一年中最長的一天了。你又不在我身邊，我覺得多麼寂寞冷清，這日子爲什麼還不消逝呢？我太掛念你！朋友別勒斯說你是最美麗的。但你是屬於我的了，他感到很失望！我希望明晚可到紐約，我所編的『哈福日報』，很得別人的讚賞與滿意。我必定盡量實踐我的諾言，守約準時見到你。……」

一八七〇年二月二日，他們在兩位牧師面前舉行了簡單的婚禮。麗凡的父母爲使馬克吐溫意外的驚喜，給女兒隨嫁的禮物是一幢華麗的住宅，傢具齊備，使他倆享受美滿的生活。

婚後不久，馬克吐溫依舊忙着工作，因此不能不離開家庭。但稍有空暇，他便立刻寫信給麗凡，即使是三言兩語，也可窺見他愛麗凡的情意。這是他演講前數分鐘所寫的短箇：

「親愛的，現在即將是演講的時間了，但我仍利用這一點點時間寫信給你，我要你明白我是多麼愛你呀！我不願留在這個可厭的酒店裏。我的新講詞都有了大綱，還得要預備明天的四個演講稿，將由芝加哥論壇報全部刊出。

我覺得非常抱歉老是使你一個人孤單寂寞，親愛的，勇敢點吧，我們不久將又見面了。永恆的愛！……」

有一個時期，馬克吐溫被邀到英國去演講，在倫敦躭擱一個時候。這是他寫給麗凡的兩封短簡：

「最親愛的麗凡，現在是清晨兩點鐘，我應該去睡了。但是我必須再回到客室去看一眼你的照片！現時我正站在這裏，你的照片也正對着我（即是我帶在身邊相同的一張），我愛你，麗凡！這世界上只有你是我所愛的。

今天晚上我結束演講後，就到朋友家裏去參加一個宴會，我還作過一次演講，得到熱烈的喝采掌聲。但是我想到你如果也在我身邊，那麼你也會替我覺得快樂的。……」

回來，我在抽屜裏又發現了好幾封信，是你給我的；筆跡如此稔熟，呀！是你寫的。這些信，彷彿把你帶到我面前來了。不！不！只有你自己才能代表一切！不過這些信確能使我懸念着你，我眞熱望能見到你把你抱在懷中。我永遠地愛着你，對你醉迷，做你永恆的伴侶。上次當我打電報給你祝賀聖誕節時，有一位紳士對我說這是給情人的習氣呀！他的態度帶點嘲笑，我馬上糾正他，不許任何人侮辱我的妻子，後來他道歉了。好孩子，記住，我是永遠愛你的。……」

一八九二年，馬克吐溫的大女兒蘇珊已入大學一年級了，而他對麗凡的愛有增無已。但兩年後，他與朋友合夥一家出版公司忽然倒閉而告破產，立即變成債台高築；麗凡也因之急病了！馬克吐溫仍盡力地安慰她。當他們的小女兒生日前夕，馬克吐溫給麗凡一張便條，也表示情意綿綿：

「我最親愛的麗凡，明天該是珍妮的十四歲生日了，日子過得眞快，給我表達十二萬分的愛意吧！我是破產了，沒有什麼禮物可以給她，但我們仍是富有的，雖然我囊空如洗。不久我們可以努力去恢復自己的經濟上的能力的，那時我必將償還欠下她們的禮物。……」

一八九四年秋天，馬克吐溫爲了生活，便帶着家眷一起移居法京巴黎，因爲在那裏生活費用可以節省許多；同時他也開始了一次世界周遊的演講，獲得相當的成功。於是在經濟上又重新站了起來，償還了一切的債務，數約十二萬美元。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使他心碎的是大女兒蘇珊的早夭。他寫信安慰麗凡，而其字裏行間卻有無限的隱痛！

「可憐的麗凡呀！明晨八點鐘你一定會得心碎！上帝知道我是如何地同情你，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了，我想恢復自己的神志，但我覺得有一種重壓，使我永遠不能再見到她了！我永遠無法跟她見面了！雖說我的心幾乎碎了，但是我覺得她還是幸運的。我爲了你的緣故，依然要進食；我依然生活下去。因爲你不許我太過頹唐，我只能把痛苦寄托在別的事物上。你來的時候相信我仍舊健康如常。我，我要與你同甘共苦。

望望克利拉及珍妮，我們仍是幸運的，還有這麼兩個可愛的孩子。我以整個靈魂深深地愛着你。……」

此後四年中，馬克吐溫和麗凡沒有長期的分離，而他倆的內心，都因大女兒的死亡而罩上一層黑影！故於一九〇〇年舉家返回紐約。後來又到了古巴，一九〇二年五月他接受米蘇里大學之請，參加畢業典禮並接受法學博士的學位。他給麗凡的信是：「親愛的麗凡，我在火車上睡得挺好，下一天早晨六點醒來時，精神完全恢復，梳洗後換了一件白色的襯衫再接見了許多新聞記者。……

下午，教堂裏擠滿得水洩不通，我是第三個演講者，演講完畢，掌聲四起，使我一直站在那裏好久才重新說話道謝；但是我的心則仍希望早點趕回家去見到你。……」

一九〇四年六月五日，麗凡一病不起，馬克吐溫從此與她永別了！他內心的傷痛程度，可以從他寫給老友約瑟的信看出：

「親愛的約瑟：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給她服務！我們曾經相偕一起出外散步，一樣的生活；可是她卻不幸病倒了！你知道她素來體弱，我們都預感到她的患病很嚴重。

上星期六晚上，死神終於降臨到她了！但她死前仍與高采烈地問我：『是否有人出賣住宅？』她很想獨個兒平靜地休養。現在她是眞正得到休息了！約瑟：我告訴你麗凡眞是太好了。當我破產時給她太大的刺激，六個月的失眠，使我多心疼！

她安睡了，那臉兒多甜蜜、年輕、美麗，直到如今她未曾有一根白髮；她沒改變，只是平靜地永遠離開我們罷了！」

最後馬克吐溫與女兒一行返紐約時，靈柩也在船上，他在日記中如此紀念麗凡：「這三十四年我們在一起生活，多少次的航程；這次則是最後一次的一起的航程了！……」



戴傳賢

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實施中山先生五權分立的制度，戴傳賢即被任爲考試院長，三十五年行憲後，仍被留任，一直到三十八年，政府追遷廣東，戴氏隨即南來，突以暴病去世爲止，在中樞的五院首長中，除監察院長于右老外，他是任職最久的一個。

戴氏一生佞佛，自稱曾在一次投水自殺中，忽見紅水在前導引，得遇漁翁將其救起。從此，崇信空王，虔持佛號，但不是消極的隱避，絕俗的清修，如那些山林居士之流。他早歲留學日本，獻身革命，追隨中山先生有年，擅長文字，擔任宣傳工作，不遺餘力，頗有佛家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

戴氏思想敏銳，頭腦新鮮，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論，信仰彌堅，同時，對於共產黨所標榜的社會主義，亦有深湛的研究，陳獨秀在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震於他的文名，向他徵求意見，戴氏初以爲是純粹的學術團體，甚表支持，且於上海的勞工問題，戴氏亦極爲注意，介入其中，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一書，其中記載周佛海與陳公博的談話，周佛海說他在民國九年暑假，從日本回到上海，和陳獨秀商組共產黨，戴先生也曾參加，並爲起草黨綱；陳公博則說中共成立，戴先生雖沒有參加，但很同情，那時他正在上海辦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所得盈餘，來幫助共產黨的黨費云云。

周陳兩個人的話，顯有出入，一則說他實已參加，並爲起草黨綱，一則說他沒有參加，卻願幫助黨費。且時間亦有差錯，戴氏在上海辦交易所，是在民國九年，不及一年，即已歇業。誰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民國十年七月成立的，就如佛海所說，提前一年，何以不提黨費而只提黨綱？既是這樣的重要人物，又是這樣的熱忱，何以一說參加，一說沒有參加，以他兩個人的政治節操及平生行事，其所說的眞實性，是不能沒有疑問的。大概戴氏也是以對陳獨秀的態度，在思想學術上，表示過一點興趣，並未同他們一樣採取實際的行動。周陳爲了掩飾自己的汚點，不惜藉詞駕誣，多拉幾個黨國要人，雖無什麼巨大的作用，最低限度也可壯壯場面，沖淡他們所受的訾議。所以，硬說戴氏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僅僅根據周陳兩個人的話，是不足以徵信的。除非另有其他的充足資料。

不過，戴氏雖不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卻有過一個時期的言論，對共產黨深爲嚮往，且使人聽了肉麻，容在下慢慢道來。

胡木蘭女士「回憶我的父親」一文，談及中山先生逝世後的廣東政府，在鮑羅廷一手導演下，推選汪精衛爲主席，代替胡漢民的領導地位，黨內的忠實幹部，漸漸看出共黨的陰謀，期以跨黨的姿態，達到篡黨的目的，於是咸

黃季剛

黃季剛爲樸學大師章太炎第一號弟子，猶如孔子門下的顏回。章太炎曾撰國故論衡及檢論兩書，自負甚高，謂當世學人，沒有那個配贊一詞，只有弟子季剛，可以引伸他的微旨。黃氏聽了，果爲他做了一篇序文，大張師說，指出爲學入門的旨趣，必須先從考據入門，然後泛及文學，歷史……與胡適錢穆主張先讀歷史者不同。

他們師生兩人的個性，也很有點類似，偏激善罵而坦誠過人，胸中全無城府，據傳他們結爲師生的原因，也是一齣令人捧腹的趣話。先是太炎因蘇報一案，避走日本東京，季剛那時還不過二十左右，亦負笈東來留學，兩人本不相識，同住一間旅社，季剛居樓上，太炎居樓下，冬寒夜永，季剛起解小便，倉卒間竟將溺流於痰罐之外，滴到太炎的床褥，太炎厲聲呵斥，季剛亦不遜讓，從樓上破口對罵，太炎因於自我介紹之中，擺出他的學閥架格，季剛一聽對方，原是當世聞名的大學者，又是剛被蘇案牽累而致流亡的革命志士，於是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即向樓下納頭下拜，連聲認錯，並請求受業門下。這樣的師友淵源，簡直是水滸傳中不打不成相識的行徑，實覺新奇突兀，不同凡響。

季剛名侃，湖北蘄春人，父親叫黃雲鵠，學行甚優，是很有聲譽的循吏，做過四川按察使，故季剛是在四川出生的，生母周氏早卒，由庶母田氏撫養成人。蘄春的地方風俗，最重嫡庶之分，因此，他在少年時，很受家中一般人的歧視，照心理學的說法，這於他的性情，或者不無影響。

但他奮志力學，聰敏絕人，自從太炎受業，不但所學大進，且更慨然有着革命的抱負了。

他從日本回來，糾集會黨徒眾，在深山古寺，講說種族大義，及中國當前危難之狀，蘄春鄰近各縣，附從日眾，擴展至數萬人，黃氏自稱首領，號曰黃十公子，居然在行伍庸保間，從事實際上的革命行動了，比起乃師徒以文字言論鼓吹，眞有文柔剛武之別。

宣統三年，武昌起義武功，他隨黃興居正前往探視，認爲實力薄弱，不足以抵抗袁世凱的攻勢，馬上回到蘄春，號召他的徒眾，募得三千人往援，可是他的編整工作，還未就緒，便爲他人襲擊敗績，書生從戎，究非本色，徒然鬧了一幕戲劇化的笑柄，這些地方，正可想見他的天眞直覺，義之所在，趨而不辭，全不顧及本身的能力。

但黃氏也從這一役之後，絕不過問政治時局，民國成立，僅做過直隸督署的秘書長，那是在趙秉鈞的極力拉扯下，不得已而屈就的。趙死，他就恢復純粹的教書生活了，在他一生中，就只有這一次的做官紀錄，既說不上名，也說不上利，只可說是一樁點綴性的玩意而已。

黃氏治學，最重師法，似近清朝惠棟一派，墨守成規

共

初覺

哲學之基礎」及「國民革命」與「國民黨」等書，針對共產黨，予以反擊。他屢函胡漢民汪精衛，力言本黨生命，第一，在理論之確立，第二，在組織之改正，第三，在黨員之訓練。他嘗對黨員告誡，只有脫黨之權利，沒有停止革命之自由。函中更歷述他的苦況，「每日見客四五十，講演十餘次，每次皆在三小時以上，至神昏眼花喉不成聲，作文已達十餘萬言，幾乎無夜不至三時而後寢，而早上八時，仍須見客，如此困苦，所為何來？若無救黨之志，共濟之心，此苦固無須吃者，粵中雖難，到底有不少同志，予在此間，眞所謂孤家寡人，執事部除楚傖外，無負責之委員，但楚傖膽小如鼠，邵文冲到此後，既不與青年相接，亦絕不過問黨事，積欠薪金，至七八月，學生及勞動界，全部為CP勢力，有思想有能力之青年，無所歸依，惟有羣趨於CV之一途，蘆隱所辦之三民週刊，其中文字，半為反革命之主張……」可見他在上海獨力撐持的情形了。

但他這些信，只有胡漢民對他，甚為體恤，可是胡是由大元帥府改組而被排擠的，無法給予有力的支援，廖仲凱許崇智那班人，根本就把他的信，如石沉大海，毫無反應，汪精衛且在復胡漢民的信中，掠起戴氏過去主張容共的舊瘡疤了。他說：「……季陶思想轉變太易，在北京臨去時，留書弟等，痛說當以鮑（鮑羅廷）為尚父，而我等自認為阿斗，即此三函，思想之轉變，已不止二三，實不免令人頭腦昏花……」

照汪精衛這封信看來，戴氏在中山先生北上時，曾對共產黨的傾向，簡直到了瘋靡的程度，至以尚父事鮑而以阿斗自處，雖為恪遵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政策而發，究未免有失國體，貶屈過甚，任何共產黨的同路人，未有此等褻瀆輕賤的話，毋怪民國十四年，西山會議派的老同志，不肯諒其悔惜，拒絕他的參加。以他後來在清共時期的表現，本不無勞績可言，功過以足相抵，但斯言之玷，筆者卻總覺為他惋惜，犯不着曲為之諱，强為之辭。蓋戴氏原為一神經質的書生，當時年在盛壯，歷練尚淺，臨事發言，自難免衝動輕率，何況得志太早，知識胸襟，實欠深邃恢宏，據傳某屆中全大會，推他草擬宣言，撰定後，經眾議核改六字，戴氏聞之，不禁忽然大怒，拒不出席，最高當局，為顧全布衣總角之交，特囑某要員，專車造訪，婉詞解釋，始肯命駕偕來，更可足見他的修養有限了。

他本名天仇，後改傳賢，嗣又別號季陶，取笑他的人，因謂天仇表示示對清廷不共戴天之意，傳賢則自中山先生死後，環顧黨國諸賢，有舍我其誰之概。季陶呢？當是由於領導有人，名位已定，失望之餘，只好効法朱公之高遁五湖耳。雖是謔而且虐的浪言，然實天衣無縫，語語中的，是否眞的如此，這只有戴氏內心知道了。

談

王良

無客氣地指陳其妄，甚至絕交不惜。故頗以迂謹固執見譏，嘗與陳漢章同在北大執教，討論小學不合，忭急之餘，幾乎以刀杖相決，可是沒有好久，仍復和好如初。議徵劉師培，是他最佩服的經學大家，往來交好甚篤。民國四年，袁世凱陰謀帝制，楊度承受袁的意旨，發起籌委會，劉師培亦為簽署人之一，欲拉黃氏下水，黃氏不待劉師培講完，一陣責罵，毫不留情，使劉師培抱頭鼠竄而去。可是一到劉師培病勢臨危的時候，想起他的經學造詣，在當代名流中，確屬不可多得，不禁惻然心動，走到劉家，拜伏床下，以弟子禮叩請治經方法，這種行事，又似神經不大正常，全憑一時衝動，故時人對之，無不說他怪癖狂誕，不近人情。

不過，我們若從另一角度來看，黃氏的為人，完全是秉着嬰兒般的良知良能，對人則愛其才，對事則服其善，原無個人恩怨的成見，原無利害計較的機心，根本就不懂得世俗那一套，巧詐虛偽，設計賺人，古今中外的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所以有偉大的成就者，大抵都不免此病。

黃氏酒量甚豪，一飲能至斗數，其放蕩形骸，謔浪笑傲，睥睨一世的神氣，絕不像他治學的態度，那樣謹嚴，那樣拘執。又如他的看書，也從不一字一句，輕易放過，如商賈會計，核對賬目一樣；尤不願輕易著書，或在任何刊物上，發表文章，然而他的寫作，淵懿雅潔，素為章太炎所推重，太炎常說他，「他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

黃氏以年紀尚輕，待至五十還不為遲，像他這樣的謙虛自抑，似與他平時的高自期許，不屑在任何人的腳跟下討生活，又大不相同。總之，黃氏這人，實充滿了浪漫，固執，冷峻，熱烈等矛盾氣質，但以廉潔較為突出。學問呢？則以精密見長，博大為絀。

但他五十著書的願望，終未克踐，在他剛臨五十時，竟以酗酒中毒致死，章太炎為作墓誌銘，哀之絕慟。

黃氏嘗痛生母早死，故對撫養他的庶母，甚為孝順，每天供饌，必自庖人手中，親自呈奉，天倫骨肉之間，庸德庸言之謹，並不像那般漢學家流，太炎說他有晉朝阮嗣宗之風，當非阿私之論。

常被中共捧為「中國高爾基」的魯迅，也是太炎門下的註籍弟子，他與黃氏的思想範疇，是絕對不同的兩個典型，但他們的氣質，卻都是孔子所謂狂狷之徒，狂者進取，偏向個性自由，狷者有所不為，偏向傳統保守，假使他們都能享壽高齡，生存於現在的赤色大陸，是否會安全無恙，不致受到精神迫害？我想，那是絕有問題的，尤其是偏向保守傳統的黃氏，更難倖免。



比噴射機更快的火車

世界上現在最快的火車，在日本。每小時的速度是：二百五十公里，相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運輸機。

但是，在不久的將來，最快的火車，就不會在日本，而是在德國了。最大的速度是：每小時五百五十公里，比普通的噴氣式飛機，還要快些。

為了解決現有交通工具所不能解決的「內陸交通問題」，西德才想起製造這種電磁式的「掣馳若膀」型快車。——它的最短距離是二百公里，最長距離，在目前的計劃中，也還只不過是一千二百公里而已。一旦正式開始行車以後，在乘客最擁擠的地方，它將會像「地下鐵道」和「高架電車」一樣，每五分鐘就開出一班。

擁有悠久傳統的「輪軌制」火車，無論怎樣地改良，也因為磨擦和噪音的關係，絕對不能超過每小時三百四十公里的「極限」。因此，這種新式的快車，在動力和操縱結構上，都變成了一架「席地飛行」的噴氣機，不再真的接觸到軌道，只不過是利用電磁的原理，使它飄過去而已。

為什麼還一定要用軌道來發揮磁床的作用呢？這就是因為直到現在，用天綫和高空電綫的辦法，還絕不能使一列車達到每小時五百五十公里的速度。這快車所用的「軌式磁場」，都建立在一個離地六公尺高的水泥架上，使得車在行駛的時候，絕不會輾到過路的行人和貓狗的身上。

這種具有最高度安全，最舒適設備的新式鐵道，從理論上說來：每段每天可以行駛一百一十八列車，運載五萬七千個乘客。當然替許多大城市間的交通，解決了不少問題。在通過一座大城市的時候，為了使旅客便於上下，這快車就把速度減低到一百公里左右，和專門行駛在市內的「高架電車一，

也可以從「高架車」上走過跳板，轉到快車上來。——然後，這兩列車再各奔前程，快車又重新恢復了它五百五十公里的速度。

唯一還要專家們費一番腦筋的地方，就是怎樣才能減少行駛時發電的噪音。如果這個問題能夠在不久的將來，順利地加以解決，那麼，世界上第一個既沒有噪音，也沒有煤氣的火車，就正式誕生了。

今天就可以斷言：這種快車的出現，會在交通工具上帶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它在速度上、舒適上、安全上，都要比坐飛機更勝一籌，而且還節省了許多辦手續的時間，更不必受任何天氣的限制。這樣一來，原來許多經常坐飛機來從事內陸旅行的人，大概都要改乘快車了。

生男生

「要生男孩，就生男孩。要生女孩，就生女孩」的方法，現在不但在美國試驗成功了；丹麥的林斯拜格博士，也公佈了一套他所發明的「成孕秘術」。——到目前為止，有效率居然高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據說：連荷蘭和丹麥的皇室，都在秘密地使用着他那一套「方法」。所以，他們都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了為繼位所需要的王子。

這位林斯拜格博士在一舉成名之前，本來是丹麥福德瑞西亞區的一位獸醫。而他竟能在人的繁殖方面，獲得這樣巨大的成就，的確大出於許多人的想像之外。

不久以前，有些外國的新聞記者，專誠跑去訪問過他。下面就是當時他和記者們談話的節錄：

記者：「要生男孩，要生女孩」，真的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由父母來決定嗎？



旅客這樣從「快車」上轉到「高架車」上去。

研和試驗的呢？

林斯拜格：從一九三一年的時候就開始了。我是一個獸醫，所以有許多關於動物繁殖的經驗，都可以用來作爲借鏡。

據我觀察的結果：製造男孩的精子，一般只能有二十四小時的壽命。而製造女孩的精子，卻可以活到三天。

如果精子是在排卵前兩天湧出的。那麼，在卵子還不可能成孕以前，那些製造男孩的精子，就早已死光了。生出來的當然就是女孩。

如果精子是在排卵以後湧出的，因爲製造男孩的精子，運動得比製造女孩的精子快得多。生下來的孩子當然也就會是個男孩了。

記者：製造男孩的精子，運動迅速，是不是因爲它的體積比較小的緣故？

林斯拜格：那倒不見得。——二者在體積上的差異是很小的。它們在重量上，也沒有什麼分別。

從前有一種說法，認爲製造女孩的精子，其所以壽命較長的緣故，是因爲它所含的蛋白質，要比製造男孩的精子，多兩倍到三倍。現在證明這種看法，並不完全正確。

記者：在排瀆後湧出的精子，製造男孩的可能性最大。是嗎？

林斯拜格：是的。——但是，不能把老的精子也算在內，因爲那裏面「製造男孩」的精子，大部份都已經死掉了。

要想生男孩，就一定要使用最新鮮的精子。——使湧出來的精子完全新鮮，是有許多種不同方法的。最簡單的一種，就是先用「自瀆」的方式，使那些老精子，在第一次湧出的時候，完全消耗乾淨。然後再正式地「共效于



林斯拜格博士

隨尊意

精子，全部都是最新鮮的。但是，這種做法，在實際上是有困難的。因爲在那種情形之下，是很容易「一時情急」，就「忘其所以」的。

記者：聽說：你的方法，最初試驗的地方，是在你自己的家裏。是嗎？

林斯拜格：是的。我結過三次婚，一共有八個小孩。個個都是按照計劃生的。

記者：在你的整個試驗中，「有效率」大概有多大？

林斯拜格：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八年，一共有一百六十五對夫婦，採用了我的方法。其中有效的佔一百五十七對，無效的只有八對。所以，「有效率」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記者：試驗無效的人，是不是因爲他們在使用這方法時，發生過錯誤？

林斯拜格：是的。第一、因爲有些人控制不住感情，一旦興起，就把什麼排卵期不排卵期，完全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第二、是由於使用了老精子。

記者：有一種理論說：每一次聲勢特別浩大的高潮，都可能使女方排卵，而尤其是在「久曠」之後。

在這種情形之下，生男孩的可能性，當然要比生女孩大得多。——那豈不是把你的整個學說都推翻了嗎？

林斯拜格：我不否認：在特別熱烈的情況下，女方會由於神經上的刺激，而在排卵期之外，忽然排一次卵。

因此，我的整個方法，都是建基在一種正常的、平衡的、比較安定的「夫婦生活」上的。



快車的模型，和它的兩個設計者——與波爾蔻廠長。

記者：你的方法，在實行起來的時候，有些什麼步驟？

林斯拜格：女方首先要在每天起床的時候，量一下自己的溫度，一共要量三個月，一天也不能漏掉。

然後，我就可以根據這記錄來斷定：她的排卵，是不是很經常和很準時？

如果不是的話，就根本不能使用我這種方法。

如果是的話，我就可以向她建議：在每個月的那幾天中，製造出來的是男孩？那些日子，製造出來的完全是女孩？

經常服用「避孕藥片」的人，最少要先等三個月，才可能使經期正常化。然後才能開始量溫度。

記者：你有孫兒孫女嗎？

林斯拜格：一共有四個，而且都是完全按照計劃生下來的。

我的兒媳也是個醫生，所以，在最初的時候，對我的方法非常懷疑。——但是，後來卻被她本身的事實經過，完全說服了。

橫眉語

「為了幾塊美金」

中蘇共的罵戰，近來又掀起高潮，好似鷄頭橋頭的兩個潑婦，什麼不好聽的話也罵得出來，連祖宗三代都數到，有時看看潑婦互罵，也很有趣。譬如，新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罵蘇聯「爲了幾塊美元出賣國家主權尊嚴」。文章說：「君不見，世界上就有那麼一些自稱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的人，爲了在自己國內建設一座什麼卡車廠，不惜派出大員，低三下四地到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挨門逐戶乞討資金。

「最近已從美國乞得成億美元設備。他們爲了開發一些什麼油田不惜開門揖盜，準備用自己國家的資源，換取日本五億美元的貸款。借外國壟斷資本之力來『建設共產主義』，這要算是今古奇聞。」

這篇文章還大力抨擊蘇聯塔斯社：「塔斯社已經完全墮落成爲造謠社。它用這種爲世界一切正直人士所不齒的下流手段進行反華宣傳，只能進一步暴露蘇修領導集團內心的恐懼和黑暗。」

說到「爲了幾塊錢美元」，不論蘇聯老大哥也好，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也好，都是一樣，不會漠視的。蘇聯老大哥也曾嘲笑過他的老弟，竟然在自己的大門口上保持了帝國主義的巨大的經濟利益，將這個地方赤化了，等如倒吊自己的荷包，因此儘管老大哥嘲笑，中共還是我行我素，究其實，忍這個辱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幾塊美元」？

中蘇共的互相嘲罵，其實罵人也等如罵己，共產主義在蘇聯和中國推行了那麼多年，現在已完全暴露了經濟上的弱點，「偉大」如蘇聯，也要向日本借錢開發油田，中共則要人民勒緊褲帶二十多年，把國內一切可以吃的，可以穿的都運出國外，換取美元。其實，你不要笑我，我不要笑你，彼此是難兄難弟。

看中蘇共的互罵，是很有趣的一回事，他們彼此間把對方的弱點暴露了出來，而這些弱點，可能又是他們本身的。

中共的和謠攻勢

自從美國作家史諾揭露了周恩來曾對他表示過「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同時，香港左派報紙發表了些抗戰勝利後有關國共和談的毛澤東語錄，因而引起一種錯覺，以爲國共雙方眞的可能再來一次歷史性的和平談判。此間的保釣分子，也乘機喊出「愛國不分左右」的口號。其實，這不過是中共故意在此時放出的空氣，目的在瓦解反共鬭志，是中共慣用的手法，對中共有認識的人自然懂得，但心存幻想的人，很容易中了他們的圈套。只有在中共實力式微的時候，他們才會利用「和談」來拖延時間，好使他們有增强實力的機會。如果他們佔了上風，絕不可能以談判方式解決問題。這一點，不但國民黨吃過大虧

滑稽地離散的

提起家庭的離散，難免令人產生一種悲愴的感覺，不管其離散是出自什麼原因，「商人重利輕別離」也好，「大難臨頭各自飛」也好，反正離散之後就是「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迴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可懷而不可見，可待而不可期。可是，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卻有不少離散的家庭，並不使人感到悲愴，反而令人覺得滑稽。也許有人說夫妻離別，欲哭無淚，母子分散，倍加悽涼，何來滑稽之有？別處或許是沒有的，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這類滑稽卻多得很。

被拆散的中國家庭，約摸可分爲三類。

第一類被分割於大陸與海外兩個不同的世界。一衣水帶，有如隔斷陰陽之冥河，河上雖也有一條奈何橋，但能夠通過奈何橋而重聚天倫的，畢竟少之又少的。曾記得劉三姐的山歌唱曰：「誰個九十七歲死，奈何橋上等三年。」而被分割於兩個世界的中國家庭，千千萬萬人在「奈何橋」畔卻已經等了七個三年。這一類離散的家庭，也是最不幸的家庭。

第二類離散的家庭，夫妻雖然都在祖國「溫暖」（？）的懷抱內，但爲了生活，爲了「祖國需要」，夫妻不得不分頭爲建設「社會主義」而貢獻他們寶貴的春青。一個在黑龍江鑽石油，一個在海南島種橡膠；或者一個在黃浦江畔紡紗織布，一個在天山之麓開墾處女地。這一類有如天上的牛郎織女，還有一年一度的重逢。雖也有其悽涼悲愴之處，但比起第一類來卻幸福得多了。

第三類就是滑稽的離散一類。這類事情假如不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過千萬樁，我們恐怕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天下間竟有如此滑稽荒唐事情。

大陸的戶口管理制度素以嚴厲著稱，其原則是可以由大城市遷往中等城市，可以由中等城市遷往縣鎮，可以由縣鎮遷往農村，只准由上而下，絕對不准逆流。想把戶口由農村遷往縣鎮，或由縣鎮遷入城市，比登天還難。在這個問題上，「社會主義祖國」執行鐵的紀律，不管你下跪叩頭地哀求也好，眼淚鼻涕齊下地哭訴也好，反正是絕對不能通容。唯有處級以上首長及他們的家屬，才不受這條鐵的紀律限制，可以喜歡到那裏就把戶口遷到那裏，把老婆孩子拴在褲帶上，帶他們四處遨遊。「社會主義祖國」制訂了這條鐵的紀律（按：五八年初步制訂，六〇年後才嚴厲執行）自有其苦衷和用意。主要是爲了保護農村勞動力，防止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減少城市的逼擠和消費人口的增加，充分利用婦女們以及一切可以利用的勞動力，以便「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站在統治者的立場，「祖國需要」、「革命需要」高於

的認識不夠。為了美國人居然相信國共有談判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因此，在未來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這一點極有可能被中共利用，由美國向台灣國府施加壓力。

國府當局自然明白，在這情勢下談和，就是「無條件投降」，在平等的基礎下談判是沒有可能的。但中共卻大力的傳播和謠，這是統戰工作的一部分，主要是用耳語傳播一些揑造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不要小覷這種造謠方法，耳語最為有效。譬如，關於某某名流將被解出境之類的謠言，居然連名流的親戚也相信。

另一種方式當然是利用自由報人，他們並不是個個立場堅定的，也不是個個能洞燭共黨陰謀，在自由報刊上登出一些這類消息，其效果相當大，近日來，我們還不時可以見到重複着周恩來「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這句話，這些報刊可能是受了共黨利用而不自知。

據說，中共在港的統戰人員企圖以金錢收買自由報人，要他們刊登和謠消息，或發表主張國共和談的評論文字，但他們此舉顯然失敗了。

赫魯曉夫的功罪

赫魯曉夫可以說得是一位曾一度權傾一時的共黨領袖，前天，他因心臟病發，三度中風，卒告不治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四年便倒台了，不過他比其他蘇聯領袖幸運得多。過去，當一個蘇聯領袖被推倒時，就不容易再活下去，可是赫魯曉夫卻可以在鄉間別墅中，繪畫種花，頤養天年，偶然還可以在公共場合露面。他蓋棺尚難下定論，祗有留待歷史學家批判。不過，他對極權統治者史太林進行鞭屍，使蘇聯放寬其恐怖統治，對蘇聯人民來說，卻是一個大功臣。

近年來，蘇聯在外交政策上的改變，也是由赫魯曉夫始，對和緩世界局勢，不無功勞。最顯著的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事件，赫魯曉夫最後一分鐘終於低頭，世界危機，化險為夷。如果當時要幹到底，引起一場核子戰是大有可能的事。

赫魯曉夫倒台的原因，是由於國內經濟不振所致，當時克姆林宮的領袖們交相指責，認為赫魯曉夫的農業政策失敗，因而把他推倒。

可是，赫魯曉夫倒台後，他們奪了權，在經濟方面作了多方的努力，迄今七年間，不但沒有把經濟弄好，而且愈弄愈糟，弄到焦頭爛額。可見，赫魯曉夫並非低能，壞就壞在共產主義國家，根本沒一個在經濟上不是弄得一團糟的。

史太林死後，赫魯曉夫統治了蘇聯十一年，外交上他與資本主義國家採共存政策，雖然有時也擺出戰鬬姿態，但從未作過實際交戰，也因為這原故，他被中共罵為赫修，中蘇共的破裂，也由赫魯曉夫所引起。

赫魯曉夫曾指斥毛澤東是一個「小人」，更挖苦的說中國人兩個人才有一條褲子穿，因而毛澤東把赫魯曉夫恨得牙癢癢的。不過，赫魯曉夫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他們感情卻十分好。前些天，在報上也可看見他們「拍膊頭」的照片。

劉人傑

家庭

待旦

寒窗雜憶

國需要」，「革命需要」，專講個人利益，必須嚴厲懲辦。

那麼戶口從農村遷往農村該沒有問題吧？祖國並沒有規定戶口不准從這個農村遷往那個農村。雖說人民公社的社員沒有自由轉社轉隊的自由，你出生在這個生產隊、長大在這個生產隊，就注定了你一生都必須做這個生產隊的社員，不能胡亂跑到別的公社或別個生產隊去。可是閨女長大了總要出嫁吧！出嫁了的閨女總是要搬往夫家，成為夫家所屬那個生產隊的社員吧！毛主席共產黨也沒有留難閨女出嫁的意思，婚姻法不是主張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嗎？照理閨女出嫁把戶口遷往夫家是應該絕無問題的，倘若她的丈夫在城市工作，她的戶口未能遷入城市，至少也可以遷往丈夫原籍農村。可是這類根本不成問題的問題，後來竟然也變成大問題，於是荒唐滑稽的離散家庭也就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真是怪事年年有，近年特別多，板凳爬過牆，石頭落滿鍋。

一九六二年農業六十條政策下達之後，人民公社所有制大退卻，反對共產風了，再不吃大鍋飯，飲大鍋湯了。生產隊（小隊）成為自負盈虧的基本核算單位。小隊幹部必須為自己及一隊人的肚皮着想，各出奇謀，搞好生產。但這一來不同區域就出現區域性的貧富懸殊現象。有些公社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農作物產量高，勞動價值也相應提高。每個勞動日（十分）可得八九角甚至一元多。有些地區由於土質貧瘠，缺肥缺水，自然條件和物質基礎都差。整天流汗滴水地苦幹，每個勞動日只得二角至三角錢，於是姑娘們也就不願嫁給當地的小伙子，留在故鄉挨一輩苦，多方設法托媒，到富裕的公社找對象，嫁到富裕的農村，一個閨女嫁過去，又回娘家來為她的姊妹作媒，這一來貧窮地區的小伙子老是找不到對象，看樣子得打一輩子光桿，他們也就不由得不發牢騷。試問又如何能待在那兒安心生產呢？於是小伙子紛紛外出流竄做散工，希望找幾個錢。這一來幹部們可着急了，最後只好硬起心腸，不讓那些出嫁到富裕地區的閨女遷移戶口。這邊不遷出戶口，那邊不能入戶口也就無法入社，無法享受一份分配。貧窮地區希望通過這個方法，杜絕閨女外流。然而不准遷戶口是一回事，閨女們還是一鼓勁兒往富裕地區嫁。這一來笑話也就鬧得多了。有些婦女一行眼淚一行鼻涕地從大隊鬧到公社，從公社鬧到縣公安局。筆者在農村搞「四清」的時候，農民們以為四清工作隊是欽差大臣，於是也就向我們投訴，老是為戶口遷移問題與我們糾纏。滔滔不絕地訴說她們的委屈和痛苦。可惜我們並沒有遷移戶口的權力，亦可謂愛莫能助了。如今若是把當時聽到的這類滑稽的夫妻離別的故事，統統記述出來，大概可以寫成一部新笑林。

防患未然

「漢書」上有人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某甲在人家作客，看見主人家裏灶上的烟卣是直的，炊烟的出口正對着柴草堆。他以爲這太危險了，於是向主人建議：趕快把烟卣改爲折而向上，讓烟屑向天空分散；同時把柴草也移得遠離烟卣，免得火屑落在上面引起火災。主人認爲他神經過敏，未加理會。不久，灶中燒火時，黑烟帶着火星直向柴堆射去，乾柴遇火，立即燃燒，頃刻之間，燒成一片火海。於是左鄰右舍一齊趕來救火，有的搶救婦孺，有的搶救衣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火撲滅，雖然沒有死亡，但救火的鄰人，卻有幾個被燒得焦頭爛額。主人見了，既感激他們，又覺得不安，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依出力的大小與受傷的輕重來定座次，焦頭爛額的坐上席，其餘依次排列。但對於建議改建烟卣的某甲卻一字不提。別人看了，不以爲然，便對主人說：「你如能早聽某甲的話，根本不會發生這場火災，不但用不着如此破費，也不致於受許多無謂的損失。」主人乃悟而謝某甲。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是缺乏遠見的，甚至連高高在上的官吏們也不例外，誠如春秋時曹劌說的「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也像那位主人一樣，認爲好好的烟卣何必改它？卻不考慮後果如何！

報載：下一個馬季（一九七一至七二）的賽馬日，又增加了九天，共爲三十四天。又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政府明年將批准沙田建築第二個馬場，同時，政府還可能委出另一個委員會，研究實行外圍賭博的可能性。對於馬迷來說，這確是個值得興奮的消息。不過，對大多的善良市民來說，卻是一個噩耗，因爲它將爲本港的公司行號培植更多的「硫磺馬紅牌騎師」，也爲「夾萬黨」與「籮頭黨」培養更多的生力軍！

中國社會上有兩句老話：「姦近殺，賭近盜。」現在已經進入太空時代，有些人對綠色恐怖已看作家常便飯；但「賭近盜」的眞理，依然是顚撲不破的。據本人的科學賭馬實際經驗，所有各種賭博之中，以賭馬輸的成分爲最高，所以我常說：「如要輸錢，乃可賭馬！」一個人到了輸得走投無路時，一有機會便會騎硫磺馬；無硫磺馬可騎時，便要「做世界」了！有詩嘆曰：

一、賭窟由來是盜源，仁人施政禁頻頒。
　　而今上下交爭利，飜向賭場斂稅錢。

二、綠茵地上馬如飛，
　　[illegible]；

古調今彈

從田橫之死說起 （四）

葉其真

田橫率五百餘徒屬入海，「居島中」，史書沒有交待該島之名，但齊之舊地原在今河北省及山東省一部份，估計是遁入渤海之小島。其處境不可否認是相當惡劣了。但倘若田橫是「自強不息」之英雄人物，面對困境也不應該氣餒，更不應該灰心喪膽，既頹且唐，惶恐不可終日。秦國滅楚之時，楚人尚發出「楚有三戶」就可亡秦之豪言壯語，田橫若有此等氣概，當然是可以重新振作的。他手下有五百多名忠心耿耿之部屬，且國內「齊人賢者多附焉」。田橫所居之海島雖沒有台灣、海南島那麼大，但居民不至少過三戶，若居民太少又如何有糧食足以供應逃來的五百餘眾，使之安居島中？田橫當時的處境無論如何惡劣，但我想總會比晉公子重耳出亡之時好得多。重耳奔狄時「左傳」曰：「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估計追隨重耳出亡者當然不止這五人，「左傳」無法一一列舉姓名，但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有五百餘眾。最多也只有三五十人而已，況且重耳到處被逐，不受歡迎，連一個安居之所也沒有。就這兩點而言，田橫的處境實在比重耳好得多。倘若田橫能夠振作，即使未能問鼎中原與漢高祖爭天下，至少也可以固守海島，等待時機。因爲當時的船隻簡陋，根本算不上海軍，渡海作戰，談何容易！設使漢兵果眞渡海進犯，而田橫若有項羽和陸秀夫的英雄氣概，也大可以率五百餘眾奮戰到底，而不必這樣忙於自殺。

田橫的入海避島中是由於「懼誅」。田橫的奉詔去見漢王也是「懼誅」。因爲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在利誘威逼交力之下，田橫只好乖乖地隨漢使赴雒陽。還有一點足以證明田橫的懦怯，就是漢王「赦橫罪而召之」的時候，「田橫謝曰：『臣享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他自己也承認「恐懼」，到最後知道若違漢王旨意，漢王就會「發兵加誅」，才不得不奉詔，可見他從頭到尾都是「怕得要死」。也許有人會問既田橫那麼怕死，又怎會有勇氣自殺呢？我認爲這正是懦夫的表現。許多懦夫愚婦就是因爲不敢面對現實，才以自殺來解脫。田橫也是這樣。當他走到半路的時候，可能懷疑漢王是要騙他去殺掉的，或者想到即使一時不被殺掉，但最終酈商也要設法加害於他，以報殺兄之仇，也就沒有勇氣活下去了，只好拔劍自刎。至於恥於北面事漢王，愧於與酈商共事，只不過是田橫自我解嘲的托詞而已。往昔他之所以殺酈食其，是兩國相爭之時，是懷疑酈食其出賣齊國，雖殺之而何愧之有？管仲曾用箭射齊桓公，企圖把他射死。而後還扶助齊桓公完成霸業，又何不「有愧於心」而自刎呢？說到底田橫之死都是由於他的懦弱所致，絕

人是萬物之靈，自然有思想感情。寫稿佬是人，當然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沒有思想，他就不可能寫出文章，因爲任何文章都是表達思想的。不是由於個人的偏見，我覺得雜文往往更能直接而深刻地表達一個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現出他的愛憎。

牢騷是人的思想感情的一種表現，因此，當一個文人非用發牢騷的方式不足以吐他心中之塊壘時，用這種方式，這種語調發爲文章，其實是用了最切合的表現形式。這是無可厚非的。

在這大千世界中，令人不滿，令人不平，令人喪氣的事情實在太多，這在比較敏感的文人眼中，便變成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牢騷的源泉。誰也不能禁止文人閉着眼睛不看如斯的現實。倘若有那一個雜文作家可以對這現實無動於衷，那只能說他的神經大概達到可怕的痲木。

一般說，雜文都有刺。有刺，往往就表現了作者對某種事物的牢騷，這裏就顯示了作者對於現實的態度。

坎坷

這是雜文作者之所以容易發生牢騷的客觀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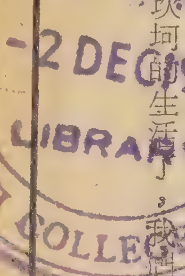
而在文人本身，說來可悲，大多是生活坎坷，命運多蹇、貧困、波折、超越體能的折磨，幾乎如影附形，使他們每日每時都承受着精神和肉體上的煎熬。一些人還因爲憂國憂民而苦痛。這一切都在試煉着文人的神經。應該說，文人這種遭遇，是當今社會對他們的「恩賜」。因此，他們就要產生許多爲常人所不能感受的悲憤，而在執筆爲文，吐及心中怨憤時，往往就變爲牢騷了。

大陸作家遭受中共暴政殘害的情形就不用說了，從大陸逃出生天的作家，當他們提起筆桿的時候，筆尖流露出的就不光是牢騷，而且還有憤怒的火燄和辛酸的眼淚。

說句絲毫不用掩飾的話，這世界確是欠了生活坎坷的作家許多東西。它不公平，就難怪許多文人要用發牢騷的方式發出他們微弱的呼聲。也僅僅是微弱的呼聲而已。

有位朋友說，文人因爲生活的坎坷，使他們能夠在生活的激流中，更清楚，更深刻地認識到生活的本質，因此，在他們的筆下，才能對社會作出深刻的揭示，提出廣大人羣以及他自己對社會的要求。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有一天文人都不發牢騷了，那就是天下太平，人人的「條氣」都順，那麼，我也會表示最最熱烈的歡迎；自私一點說，我們的行家大家都結束坎坷的生活了，我們也不會再發那勞什子的牢騷了。

英菲



死者淒淒生者嘆，血漿流盡無衣飯！

……殼，騙取款項之後，在緊要關頭自動脫下假髮，回復本來面目。這是日前港報登載的一則趣聞，既怪得可笑，又怪得令人惡心。

不打自招

男扮女裝而能行騙得手，其化裝術之高明可想而知，可惜的是，假雖或可以亂眞，但決不能由假變眞；僞裝者無論其僞裝術如何高明，始終有被揭穿之一日。陰陽人即使僞裝得雌雄莫辨，賣俏騙錢還可以，一旦到了緊要關頭，還是要自動脫去假髮，不打自招的。

這則趣聞使我想到另一種靠僞裝而行騙的桀黠之徒，他們平日僞裝爲「中立者」，在報紙上撰文立論，驟然看來，他們的言論似乎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客觀」得叫人分不清楚他們的立場，像陰陽人一樣雌雄莫辨，他們就靠這僞裝的中立態度，博取無知者的信任，使無知者被他們陰險的僞裝愚弄欺騙；但他們的僞裝術即使再高明，卻瞞不過聰明人，聰明人絕不會爲其外表迷惑，不會單憑一個假髮，便貿然斷定性別，只要戴假髮的人一開腔，從聲線即可知道他們是否僞裝貨。

僞裝中立者發表「客觀」的言論，竭力將自己裝扮得雍容華貴，不左不右，可惜在僞裝的雍容華貴之中，處處透出一股妖冶十足的撈氣。表面是中立，實則以小罵大捧、明罵暗捧的手法走媚毛路線。因此，他們在今天可以很「客觀」地無視於海上浮屍，說什麼「在共產主義國家，誰也不會餓死」；明天又可以强姦民意，說什麼「甚少有人盼望國民黨重回大陸」；美總統宣似訪問毛幫時，則又稱爲「舉世歡迎」的特大喜訊。他們偶爾也刋載一些揭露鐵幕黑暗的文字，但對他們來說，這些都是用以遮掩其本來面目的「假髮」而已。

也許長期僞裝並不舒服，長久戴上假髮義乳也不好過，僞裝中立者終於不打自招，自動脫去假東西，不再遮遮掩掩了。在聯大會議正召開之際，他們在九月二十七日的社評裏，坦然供認說：「……本報一向稱之爲中共，但如聯合國正式接納其爲會員，我們以後就改稱之爲『中國政府』了。」聯合國創始者之一的中華民國，未聞僞裝中立者在筆下稱之爲中國政府，而今毛幫還未「正式」僭奪得聯大席位，他們立即急不及待，要趕着表態。他們以前口邊說的「中立」及一切僞裝，到現在總算自動揭穿了！在下以爲，僞裝中立者既已自行脫去假髮，暴露本來面目，不妨將身上其他假貨一併卸掉，將弄粧梳洗、忸怩作態的時間，用來研究該在什麼版位改載些語錄之類好了。

江城子



「文化沙漠」與「通俗小說」

藍海文

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大概是說，香港，這沙漠也者，既沒有文化，也沒有水源。

香港人以「水」爲財，作家何嘗不想「發達」；商人發達靠錢，作家發達靠筆。沒有「水」來滋潤滋潤這「文化」，難怪「文化」也就變成「沙漠」了。

作家報酬低，待遇可恥，這是有目共覩事實。然而，這個中國人沒有中國國籍的地方，一方面是「文化沙漠」，而一方面又是刊物最多，作家最盛的地方。我們看不見有誰丟下筆桿去拿竹昇，卻看見一個一個的「業餘作家」向「職業作家」這裏爬來，而且爬得起勁，爬得興高采烈。

我們又聽見作家在說，在百行百業中，作家這一行是最易爲的了；以一元稿紙就可以牽回一頭「大牛」來。

胡適之曾想放下教鞭，專事寫作，他計劃每天翻譯一千字外國小說，另外一千字創作。兩千字而已！然而，今天香港的作家，每天寫三千字的比比皆是，六千字的毫不稀奇，日產萬言的大有人在。可見香港的作家，文思特敏；香港確實是培養作家的大好苗圃。

也許因爲作家太多的緣故，稿費總是加不起來。而且作家大都不是做「好漢」的人物，永遠不會有集體「龍寫」的事情發生，這就難怪要永遠做精神的騾子了。

香港畢竟是香港，不是一千六百萬人的台灣，也不是八億人口的大陸；香港只有四百萬人口，卻養肥了許多出版商和養活了這麼多的作家，「沙漠

然發現了綠洲。

香港，這個養活了這麼多作家的地方，是個通俗小說與雜文的世界。只要不自鳴清高，不把「通俗小說」說成「流行小說」，我們的批評家們，站出來，說些公道的話，肯定「通俗小說」的地位，通過批評，使質量提高，「沙漠」或許會變成沃土」，長出綠苗來。

事實上，有些「大作家」的「佳作」，卻也看不出它「佳」到哪裏去，比起依達的「通俗小說」來，我倒是更喜歡後者。這才是自認「眞正作家」的悲哀！

只彈高調是沒有用的！



「奸商」這個名詞，雖在香港，大概用的不多，也大概商人都「唯利是圖」，「唯利是圖」就必須「奸」起來。

這裏不是鄉下地方，自然不會有鹽鹵冲水，令人做不成豆腐，用糖燒當做米酒出賣的事情；南瓜煑熟，和豆豉一椿，就是「正牌」的老豉醬了，墨斗劏肚晒乾，就是「尤魚」，或煲湯佳品的「本港仔」了。

大城市的商人，豆豉加水這一類古老的、蠅頭

出來的。從太平山下望下來，有多少鱷魚！香港變成鱷魚港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事情天天有，「劏」人的事情，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商人從大年初就想着「一本萬利」，一直想到年卅晚上。眞要「一本萬利」，自然非「劏」不可，非騙不可。今日的商場，已經變成騙場與賭場了。只要有貨色給人看，即使玻璃頭充作鑽石，紅參充着天字嘜頭的「利源長」，要是堂堂皇皇的攞出來，「任君選擇」，雖然「掛羊頭賣狗肉」，大奸大猾的，仍然有着「風度」。

法律不完整，不如沒有的好，不完整的法律是幫助壞人的法律。法律簡是最骯髒的下水道，充滿死鼠死貓的龍鬚溝。商人可以把水喉當作「聖水」，把粗製的錶鍊子叫做「風濕帶」拿去賣錢，被人揭穿了，則可美其名曰「精神治療」。假藥僞藥都因法律的無能爲力，以合法的姿態，操着堂堂皇皇的步子，什麼維他命丸、避孕丸都湧出來了。聰明的婦女自然不會拿自己的肚子去上當。這種缺德的事情，我們都還預防得來，不買他們的貨，大概是上不了當的。

然而，有些事情卻是防不勝防的。最近因了寄藥包的緣故，讓我認識了一種最卑鄙最無恥的奸商。這種人渣，大都是西藥舖的老闆，他們以「代寄藥包」招徠顧客，卻把代寄的肝B12及B12換上廉價的針水，而且還「暗中打刼」，用針插進，抽去一半後才寄出去。假如藥包不被退回，退回也不拆開看看，是絕對不會發現的。我拿着半打不同牌子而且只有半樽的針水去向那個藥舖交涉，他情知理虧，且怕以後沒人再肯上當，一聲不響把錢退了。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七、一定要等有人吃下去他才敢動刀叉

貝利亞有時裝做幫他的忙，故意高叫道：

「看哪！他現在要開始走了！」哈！他跑起來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看到了一張使人心理上非常不自然的歷史片……。一位船長載着一船從印度帶回來的寶物，回到英國去。在半路上，他把自己的水手們，一個個地偷偷幹掉，以免將來會有人吵着和他分贓……。

一面看着這片子，我們的心中一面在想：斯達林不也常常讓他的「親密戰友」們，忽然失踪麼？那些「人民公敵」，不也正是這樣一個個地被幹掉。每當電影一完的時候，斯達林總會問一句：

「現在是該吃點東西的時候了，對不對？」

其實，這時候多半已經是夜裏一兩點鐘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還要去上班，眞應當馬上回去睡覺才對。可是誰敢向斯達林說個「不」字？而且人人都搶着說：「肚子實在餓扁了。」然後，大家就紛紛鑽進汽車，直向斯達林在郊外的別墅而去。

通常總是貝利亞和馬林科夫，陪着斯達林坐一輛，我和布爾加寧坐另外一輛。我們的車子，每次都要繞許多圈子，穿過許多小街，絕不是次次都走同一條路。——這大概因爲斯達林自己有一份莫斯科的街道圖，每次都由他來指定，要經過些什麼地方；事前就連他的警衛人員也不知道，他這一次選擇的那條路。

到了別墅之後，我們常常會低聲地談論：這裏的門栓和保險鎖，比上次又多添了多少？別墅的大門上，裝了無數的鎖和栓，外面還有一道「障碍裝置」。

這個別墅的周圍，一共有兩道圍牆。在圍牆之間，經常有許多警犬巡邏。

斯達林還裝了一副電動警報裝置，以及一系列別的安全設備。

他這樣做是對的。因爲斯達林當然是所有蘇聯政府敵人，最值得下手的一個目標。不加以防備是不行的。

對於這些安全設施，任何人都不能用來作爲開玩笑的資料。否則，是很容易觸怒了斯達林的。

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既沒有舉行過經常的會議，主席團辦公廳，也不常有什麼會。然而，斯達林卻經常地召集他的親信們，在一起會談，眞正是風雨無阻，冬夏無間。如果有兩三天不曾召見我們的話，我們就都會有點惶惶然，深怕他發生了意外。他是一個非常怕孤獨的人，總需要有些人圍繞在他的旁邊。我們剛才起床，他已經叫人打電話來「傳見」了。有時，是請我們去陪他看電影。有時，是和我談些兩三分鐘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不過，一談就沒有完，拉東扯西，絮絮不休。其目的就是要讓我們坐在那裏陪他。

他不但特別怕寂寞，而且也特別怕仇人。吃飯的時候，他從不先喝、先吃，一定要等到有人先吃了下去，喝了下去，他才敢放心地享受一番。

他常常會問我：

「這個鵝，看來不錯，你已經嘗了嗎？」

「唉呀，我剛才沒有看見。」我一面說，一面趕緊動手替自己切一塊，送進嘴去。我的肚子裏很淸楚：他明明很想吃，但又怕有毒，所以一定要等着別人打先鋒。

他連吃魚的時候，都從不敢動用桌上小瓶裏的鹽。一定要等到人人都用那鹽以後，他才不再吃淡魚。

每一次吃飯，都是這樣。我們要先嘗，他才會動刀叉。

唯一不必替他嘗飯菜的人，是貝利亞。他吃的是素菜，每次都是從自己家裏帶來的。

斯達林的老管家皮若夫娜，常常在端菜給貝利亞的時候，用種深沉的鼻音說道：

「貝利亞同志！你的『草料』來了！」

滿桌的人，聽了都會哈哈大笑。

貝利亞，正像一般中亞細亞的人們一樣，吃的差不多完全都是蔬菜。有時，吃得高興起來，甚至於不用刀叉，完全用手來代勞。

，我每天都想盡方法，要先睡一場午覺。否則，在飯桌上忽然疲倦起來，或是睡眼惺忪的話，那就糟了。其後果之嚴重，是無法想像的。

這些晚宴，常常變成一種「不醉無歸」的牛飲會。我記得：貝利亞，馬林科夫、米高揚，都曾經悄悄告訴過女侍者，不要再給他們斟酒，只給他們一些有顏色的汽水，來裝裝樣子就行了。」

在「牛飲」上，他們是無論如何，也奉陪不了斯達林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這種「牛飲」會，就已經有過了。據我的看法：斯達林認爲把他週圍的親信，灌醉以後，看他們鬧些什麼笑話，是一件很好玩的娛樂。他這個人，在看到別人丟人出醜的時候，總是開心得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天，斯達林當着幾位高級幹部的面，要我跳一次烏克蘭的「戈帕克」土風舞。我只好蹲下身子來，把兩條腿向左右不住地甩開。累得我氣喘吁吁，大汗長流。後來，有一次，我向米高揚說：

「斯達林下聲命令『跳舞』，聰明人馬上就跳舞。」

斯達林還喜歡在這種無休無盡，殺人不見血的晚宴上，向我們大談其往事。有一次，他說到他第一次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經歷。——那是在瓦羅德伽省的一個小地方，一向拘留了許多政治犯和刑事犯。

據斯達林講：

「我多半總是和那些刑事犯，擠在小酒館裏，一直喝到身無片文的時候才走。」（未完）

對岳騫先生「無法理解的人與事」幾點淺見

兆華

萬人雜誌衆多作者中，岳騫先生係鄙人素來敬重的一位。先生道德文章，擇善固執，知識廣博，記憶力，眼光獨到，議論中肯，不是鄙人隨便亂說，萬人讀者均可有目共睹，相信大家都會以鄙言爲不謬的。先生最近在萬人雜誌二百期，寫了「無法理解的人與事」一文，自然也是議論精闢。但文章末尾，居然客氣起來，請聰明的讀者有所見教，以先生學問的淵博，鄙意以爲絕不是他本人無法理解的問題，而是對世界人與事的感嘆，發爲問號，更希望藉此提醒人們，同作更深更廣的認識，使所謂「無法理解的人與事」，讓大家都來點思考，這才是他的本意。鄙人對先生文章所談的問題，也是十多年來縈繫於心，在我則確是無法理解，後來從各方面逐漸領悟，因而累積了幾點通俗的淺見，也可說是自以爲是的淺見，値先生談此問題時，順便提出。鄙人絕不敢以聰明的讀者自居，更祈岳騫先生與諸讀者給予指正，如能展開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岳騫先生恐怕也是極度歡迎的。

一、一切歸於無眞知

鄙人認爲人類世界一切物事，如果沒有眞知，自然也沒有卓見，如果沒有卓見，一切便屬於平庸，現實，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得過且過等等。於是暴力破壞了世界和平秩序，邪惡毀滅了世界道德觀念，是非、善惡、暴力正義，文明野蠻等觀念也混淆不淸。不是站得穩的人，落伍趕不上時代，也不是社會是非標準有所改變，因爲任何時代都要和平秩序，也永遠要道德觀念的。社會的是非標準，表象看似有變，但眞象絕不改變，其所以陷於目前這個現象，就是部份人類失卻眞知（包括世界當權人物、政客、野心家等），於是邪說行，異端起，正義不張，眞理屈服，向惡勢力投靠，對現實低頭，無卓見以洞悉其奸，迎頭痛擊，生死力爭，於是世界之事，也就一沉至此。

二、跟紅頂白——欺善怕惡附旺不附衰

人類有「跟紅頂白，欺善怕惡」劣根性，往往不能「擇善固執」、「死守善道」，不能「擇善固守」，自不會善善惡惡，反而欺善怕惡。如果人類能緊握善善惡惡眞理，則絕不會向邪惡勢力低頭。如果人人能「死守善道」，則異端無由而起，正義不會不張，卽使邪惡勢力如何囂張，良善的一方又如何處於劣勢，都應本眞知眞理，向邪惡勢力開火，明確表示助善以鋤惡，必要時更生死以赴之。但可惜晚近人類多缺乏眞知，譬如朋友間有財雄勢大的，卽行爲卑

，人人皆知其爲邪惡，但吹拍巴結爲恐後人。如此善惡不分，是非不辨，徒然「跟紅頂白」，中國人隨附共產黨者如是，世界各國拉攏共產黨者也如是。

三、冷過唔知冷——人類善忘

人類也普遍存在善忘的劣根性，所謂「冷過唔知冷」，大暑天時，汗流浹背，胃納不開，則說冷天眞好；等到手冰腳硬，風雪滿天，趕狗不出門時，則又說都係熱天寫意。八年抗戰，日本無故侵略中國，獸兵到處流竄，姦殺焚掠，寇禍滔天，中國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爲幾千年歷史所僅見，深仇大恨，浩劫空前，在理我們中國人對於日本，可說絕無好感與拉關係之理，可是十年之後，香港私人間「亞里亞多」之聲漸熾，廿年之後，左右雙方公家也拉攏起來，並且各運奇謀以爭取。八年抗戰我們是「慘勝」了，八年間死去的幾千萬同胞如何？天文數字的財產損失又如何？大家都似乎一筆抹煞了，是人類善忘嗎？是無眞知讓私慾利害介入嗎？

國民黨當政，中國弄得不好；於是希望共產黨來，共產黨來了人民生活更糟，便千方百計冒死逃來香港；但香港的資產階級趾高氣揚，盡情享樂，他們假日遊艇出海，平時「勞斯萊斯」代步，我們則滿肚烏氣，要排隊擠上三等電車，這裏一切只有競爭奪取，毫無組織紀律，如此相形之下，這社會非鬬倒不可（六七年很多參加暴動），至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統治（共黨叫領導）政績的比較忘了，大陸生活與香港生活的比較也忘了，人類是善忘嗎？是「冷過唔知冷」嗎？身當身受的人尙且如此，外國人只聽到「酷暑」與「嚴寒」而未受過「酷暑」和「嚴寒」的滋味，他們又怎會選擇呢？也隨人類劣根性而「跟紅頂白」一番罷了。

四、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現實、短視、苟安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是現實，短視，苟安的結果。只顧現實，不理將來，短視而看不見遠景，苟且偸安而不求徹底解決，結果一定招來大難。但大難旣來，則噬臍莫及，悔之已晚，哭也哭不變，此所謂「不見棺材不流眼淚」。一般人處事錯誤，行錯了棋，搭錯賊船的，都是如此，大陸變色前的部份知識分子，變色中的投降將領，靠攏人士，變色後的保產工商業家，以及自認無

人製造動亂，拖垮港府，想過豐衣足食的「美好生活」；台灣有人粉飾昇平，笙歌旦旦的自我陶醉，坐以待「幣」，或坐以待斃；聯合國則有人主張豺狼虎豹都合為一家，共同解決人類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問題。世界上的當權人物，政客，野心家，以至部份人民都是這樣，如果真要見到棺材，才流眼淚，眼淚冲得開已套上的枷鎖嗎？眼淚軟化得暴君的心腸嗎？恐怕一切都完了。

五、扶不起的讓它倒下

「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幼學啓蒙三字經的首兩句。可見人類是性善的。但我懷疑有性惡的一面，常見小孩的玩具壞了，他會很用心的把它修整，但久修不好，或愈弄愈壞，他也會索性把腳一踏，踐成廢物的丟入垃圾箱。可能事後他會後悔，但踐踏的刹那，無疑是性惡的表現，這性善和性惡，很像都與生俱來，有人則說是後天教育的感染，如果人們受教影響得好，則性惡的一面，會減至極少，甚至沒有，如果人們受教不多，甚至不受教化，則其性惡方面，會很濃厚，而且易於表現。

總之人性之兼具善惡兩面，似是無可置疑的了。

一個極其良善的人，自處和對人都極好，單單是不大長進，無掙扎向上心，因而生活弄得不好，起初親戚朋友都樂得同情幫助，但日子長了，他不特不能自立自强，更要時時連累親友，從此希望他變好的心淡了，往日同情幫助的關係也斷了，這轉變看來很像由性善到性惡，但長期不能自立自强，人性的反面是會讓它倒下去的。

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廿二年，不征不戰，兵疲師老，年年循例喊反攻，但幾次有利時機卻不把握，聲聲標榜「毋忘在莒」，但全台上下並不是過刻苦淬勵的生活，廿二年時間雖不太長，但也絕不算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越王勾踐，也已經一沼滅吳了，「毋忘在莒」豈不是個諷刺口號。再說廿二年，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莫說大陸民眾受共產教育，歪曲歷史，三十歲以下的人，對國府已往，可說一無所知，三十歲以上的稍知而不敢講，再老一點的人，恐多已捱不住倒下去了，眞正「遺民淚盡，南望王師」的能有多少人。即以海外僑胞而言，三十歲以下的，也和大陸一樣，所不同的是不一定接受共黨教育，但他們海外的統戰，影響也很利害，因而各埠的青少年，很多居然也向左走，中年老年一輩，雖已大旱望雲霓的心情，希望台灣當局有所行動，無奈年復一年，響不絕而聲已沉，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轉到人性的反面就大有人在，站不起的讓它倒下吧！

千千萬萬人懂得「擇善固執」的能有幾人？千千萬萬人懂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更能有幾人？大多數都是求生活與生存而已，人貴自强自立，國家更貴自强自立，長期沒有表現，怎能單獨怪人，更怎能怪無關痛癢的世界各國，這道理雖然並不正確，但具有善惡兩面性的人類，變幻常於一瞬間，我們自己也要反省反省的。

人海拾趣

車馬砲

「寄點旅費叫他們回來」

一個農婦奉命參觀「公社」舉辦的「香港是人間地獄」圖片展覽出來，展覽工作人員問她：

「大嫂，看了圖片有什麼認識？」

「香港生活這麼悽慘，寄點旅費去叫他們回來吧！」

先去參隊

生產大隊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大談「世界革命」，說：

「將來我們要解放香港，倫敦，紐約，需要很多人派出去當鬪批改工作隊。」

台下一青年對他同伴說：

「那麼，我們明天就先到香港參隊吧。」

「何以要逃來香港？」

某公，逃亡客，一日赴友家，大談大陸如何繁榮，人民生活如何富足，說得天花亂墜，口沫橫飛。

一座上客慢條斯理而有禮貌地問他：

「先生，大陸生活這麼好，你何以要逃來香港？」

「……」某公張口結舌，無詞以對。

「肉湯一碗！」

兩港客回大陸度歲，途經一小鎮，到車站旁飯店進餐，要了一碗肉湯。

服務員朝厨房高叫：「肉湯一碗！」

移時，湯置桌上，港客見湯裏沒有肉，說：

「我要的是肉湯。」

「這就是肉湯，我們這個湯是用肉熬過的。」

兩港客得値，交學費學了點大陸旅行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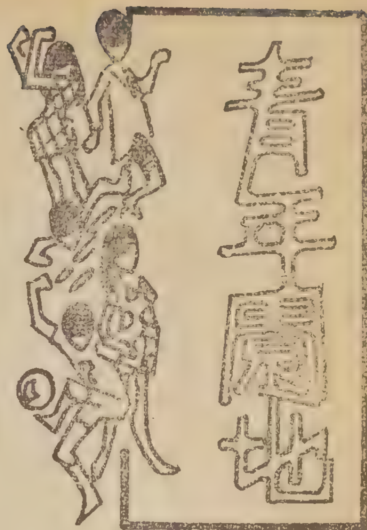
生育透支

一個小會計往「分社」保衞組登記他第四個孩子的戶口回來，途遇老友，友人問他生活如何。

「我透支了。」

「什麼？你透支公家的錢？」

「不，前幾天生了第四個孩子，超過規定。」



蕙姐的

一

蕙姐僅唸完一年農業中學就「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回到村子裏來了，跟林大伯——她的父親，一個已經六十開外的老實農民在一起，聽說她母親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她是個自小失去母愛的人。

一個多麼漂亮的姑娘啊！兩條長長的辮子，水汪汪的大眼睛，臉蛋就像熟透了的蘋果。

她回到鄉下不久就當上夜校的義務教員，這可給夜校平添了不少的學生。奇怪，那些平時蠻得像公牛似的小伙子在她跟前就馴順得像小羊羔，誰遲到或不依時完成作業都得挨她一頓狠狠的批評。調皮的還是我們年紀較小的，就是我們在上課時扮鬼臉，看小人書也不見她發脾氣，她總是很和氣地對待我們。

她還是村裏的「保健員」，誰碰損了皮膚，她給搽紅汞、碘酒；誰生了病，她給藥吃，儘管淨是止疴丸、止痛退熱散之類的成藥，卻也醫好了不少人。

記得有次我爬到村後的榕樹上掏喜鵲窩，一個直溜摔了下來，腳踝鮮血直流，就是她把我抱回家去，給我包紮，敷藥的。當我痛得直叫喚時，她坐在床邊給我講故事，講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故事，講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

這麼好的姑娘誰不喜歡呢？大人們叫她「我們的小蕙子」，而我們卻叫她「蕙姐」。

二

是一九五九年春天，村子裏突然來了一個「客人」。那個派頭呀，原來這是我們公社的「黨委第一書記」，到村子來蹲點的。幾天之後他走時，卻把蕙姐帶走了，說是派她到「公社」去當電話接線生。我們是一頭歡喜一頭愁；歡喜的是：「書記」總算走了，那是一個多麼討厭的傢伙啊！光禿禿的腦袋，胖得像隻豬，瞪起眼睛簡直就是一隻斷鬬着

三

一個突然的消息：蕙姐回村子來了；一個爆炸的消息：蕙姐是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被遣送回村裏「監督勞動」的。

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現實：「公社婦聯主任」把蕙姐交還給「生產隊」。

人們擁集在「隊部」門口，嘆息、猜疑、揣測：那麼好的姑娘「犯錯誤」，而且還嚴重到要「監督勞動」？

澄清問題的是「隊長」，他當眾宣佈，蕙姐派到「公社」之後，不但不好好工作，反而用美色「腐蝕幹部」，與「黨委第一書記」發生肉體關係，破壞別人婚姻。事情是她懷孕之後改名換姓到縣「人民醫院」作人工流產而被揭發的。末了，他還號召大家：要好好地監督她。並警告她：不許隨便跟人家講話，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

像一塊鉛塊突然塞進人們的心窩。人們看着她痴痴呆呆地讓她老父親曳回家去。

四

我們眞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蕙姐變了，她臉上的紅潤消失了，顴骨高高突出，原來那雙水汪汪的

就像躲避瘟疫。

我們小孩可不理會那一套，但是我們喊她時，她卻就像聾子。不理睬我們？我們不相信。

一個晚上，一陣斷斷續續的飲泣聲從村後的榕樹下傳來，那是蕙姐在哭。我想起在那裏摔傷腳踝的時候，想起她坐在床邊給我講故事的時候，心潮激動。我偷偷地跑到她的跟前。

「蕙姐！」我喊了一聲，喉嚨就哽塞住了。

蕙姐警惕地看看周圍沒人，輕輕地說：「小馳哪，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呢？回去吧！」

她嘴裏叫我回去，卻伸手把我拉到她身邊。一股暖流湧進我的心窩。

「是眞的嗎？我不相信哪，蕙姐……」我的眼淚奪眶而出了。

「不要哭！不要哭麼！你問這個幹什麼呢？看，你又長大很多了。」她輕輕地撫摸着我的臉，百感交集地：「小馳哪，等你再長大些，你就懂得了！」

眞沒想到，這竟成了我與蕙姐最後一次談話。

五

一個早上，一個暴風雨前，低矮的烏雲簡直就像要把房子壓扁似的早上，村裏突然出現兩個武裝「民警」，旋即，蕙姐押走了。

人們的心情比房子頂上的烏雲還沉重。

那是一九六〇年，共產黨進行「審幹」的時候，蕙姐是被押到「縣人委」組織的「不法五類分子集訓班」去「集訓」的。

幾天之後，村裏突然召開鬥爭大會，蕙姐胸前掛着「不法壞分子」的紙牌被押到土台上。她蓬頭垢面，衣服幾乎扯成布條條，眼睛充滿血絲。我們看見過這樣的眼睛，那是經過日夜輪番鬥爭，肉體和精神都遭受過嚴重折磨後的眼睛。

大會開始了，一個從縣裏派來主持鬥爭會的「幹部」宣佈會場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不准蕙姐張嘴講話，因為這是個「專政」的會，沒有「壞分子」說話的權利。

呢？

人們在懷念着蕙姐，一天，兩天，一個月，兩個月……

擇的對象第一個就是「黨委第一書記」，經「書記」嚴詞斥責和教育之後不但毫無悔誤，反而變本加厲，竟趁「書記」酒後脫光衣服爬到他牀上去，以至發生了肉體關係。

大會最後宣佈：一、這不是一件通姦案件，因為「書記」是酒後神志不清時被誘的；二、通過這次「整風」，肯定了「書記」是個立場堅定，愛憎分明的「好幹部」；三、蕙姐的此一行為已構成犯罪，已成為「人民政權的敵人」，經「法院」判決，押回村裏「管制勞動」，在性質上說，她是個獄外執行的「罪犯」。

大會散了，蕙姐癱瘓在土台上，身旁站着她老淚縱橫的父親。我們不知道她是怎樣離開那個土台的了。

第二天清早，人們發現村後榕樹上掛着一具女屍，那是蕙姐，她自殺了。這年，她廿一歲。一坏黃土，一塊紅磚，上面用毛筆寫着「蕙兒葬此」。蕙姐長眠在村後的亂葬崗裏。

和其他千千萬萬慘痛，不幸的事情一樣，是不能一下子就從人們的記憶裏消逝的。懷疑、揣測、惋惜……

六

「文化革命」鬼哭神嚎地開始了，「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當人們還沒有弄清楚又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一個震動人心的消息公佈了：蕙姐的問題眞相大白了，寃情得以平反；「公社黨委書記」被揪出來了。他被押到村裏來鬬爭。原來這個「書記」從來就是個大壞蛋，大色狼，他在我們公社的任期內就强姦了廿多個婦女，這還是證據確鑿，他自己承認了的。蕙姐，就是這其中的一個。

按照他交代的詳細資料，早在他到我們村子「蹲點」時就看上了蕙姐，聰明美麗的蕙姐使這個老色鬼着了迷。他知道這樣的姑娘是不能在村裏就地解決的，於是就用「調派」的方式把蕙姐帶走了。誰都知道：進了「公社」，就等於肉擱上了砧板。果然，在一個「單獨談話」的夜晚，蕙姐被奪去了貞操；反抗是無可能的，一個女孩子不會敵得過體

死

王小馳

一禽獸！我要告你！」蕙姐奪門欲出。

一隻毛茸茸的胳膊攔住了去路。「書記」涎着臉：「告我？上那告我？」

「上法院告你！你這……」

蕙姐氣得渾身發抖。

「冷靜點吧，上法院是應該冷靜，有條有理的。」他拉過一把椅子，把蕙姐按在椅子上：「好，現在說吧，告吧，這裏是公社，也就是法院，我就代表法律，你想怎麼告呢？說呀！告呀！」他點着一根香烟，蹺起腿捉狹自得的問。

「我上黨委會告你！」

這回他笑得前仰後合了：「上黨委會？呵呵，你沒忘掉吧？我是黨委第一書記！」

一陣死一般的沉寂。

「算了吧，一切都會好過來的。我是多麼愛你啊！只是你不聽話才迫於出此。告我是白搭的，到頭來倒霉的是你自己，誰會相信堂堂黨委書記會隨便和你發生肉體關係呢？聰明人，要為你的前途着想，要為你孤苦伶仃的老父親着想。腐蝕幹部的罪名不小的哪！」

蕙姐軟癱在椅子上了。

這之後蕙姐就成了他發洩獸慾的工具，懷孕之後又被强迫動手術流產；但由於在醫院露出了破綻，姦夫是誰呢？她不能亂指，只好和盤托出了。案件交回「公社」處理，結果一切都像「書記」當初所說的，蕙姐成了「用女色腐蝕幹部的壞分子」，六〇年「整風」時，「縣委」肯定了「書記」是個「好幹部」，他的那段盡人皆知的汚穢史必須洗涮，按照毛澤東「把壞事變成好事」的理論，蕙姐被拉到縣裏作傳統式的精神和肉體折磨後，承認了「敵視人民政權」、「陰謀資本主義復辟」、「腐蝕幹部」等等「罪行」。

七

一紅衛兵」，看來暴怒的人們很可能一下子把他踏成肉泥，就手拉手鐵桶似地圍住了土台，只許蕙姐的父親上台控訴。

「我的小蕙子哪！你死得好慘呀……」這個可憐的老頭兒說不下去了。

「揍死他！揍死這個老王八！給蕙姐報仇！給蕙姐報仇！林大伯，揍麼！揍死他！」在人們的怒吼聲中，這個平時威風八面的「書記」，瑟縮成一團，不住地磕頭求饒。

林大伯咬緊牙齦，舉起拳頭來了，狠狠地舉起拳頭來了，但又緩緩地放了下來。這個老實一輩子的農民，生平沒有打過人，也不會打人。他只是悲痛欲絕，泣不成聲。

八

離開家鄉之前，我去凭吊過蕙姐，好心的鄉親們用坭灰給蕙姐砌了個小墳墓，用塊青石鏤上「林蕙之墓」代替「蕙兒葬此」的紅磚。墓前的幾棵青松尺把來高了。秋風蕭瑟，落葉飄飄。一個好姑娘死了，當她才跨進生活的門檻就被這萬惡的社會奪去了最寶貴的貞操與生命。死得那麼慘，像一顆黑夜的流星，以它的光焰給人們留下永恒的記憶；以其倏忽而逝給人們留下無盡悲傷！

遊子的思鄉啊！有那個鄉親從鄉下出來，我們幾乎都要作竟夕之談，故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那麼令人眷念啊！

我們沒有忘記關於蕙姐的事。最近又有個新的消息，是這樣的：隨着所謂「形勢的發展」，隨着紅衛兵的分裂，互相殘殺和「紅衛兵運動」的過去，我們「公社」的那個「黨委第一書記」不但獲得「解放」，又或了一個「好幹部」，並且已晉升為縣「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了。因為儘管他在「生活小節」方面有「缺點」，但「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特別是他「對毛澤東思想無限忠誠」。反而鬬爭過他的紅衛兵，一個個卻成了「專政」的對象。在人生的道路上，每個人都難免受騙上當的，但願他們記住蕙姐的遭遇。只要這個政權存在一天，黨委書記就注定要永遠作惡下去。

中州風雨

山留

「服從革命需要嘛，況且我們文藝工作者要投入火熱的鬬爭中去，接受實際的鍛鍊，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然後才能寫出社會現實主義的作品。」徐諾像背書一樣毫無表情地說。

「原來是這樣。」

話盒子打開，兩個人之間的距離縮小了。

世界上人與人之間原本就存有嚶嚶求友的願望，你既表示對他關懷，他就很難作出令人難堪的冷淡的態度。

如果一個人在旅途中心境愉快，他原本很容易找到自己的新朋友。

在極度的寂寥中，崔婉姬終於稍爲鬆弛了一下緊綳的心弦。

徐諾也感到沒有那麽悶氣了。他在簍子中取出幾個桔子和一盒從廣州帶來的杏仁餅，爬下臥鋪，和崔婉姬併排坐着，把食物遞到她面前。

「吃點東西吧。」

「謝謝你。」

崔婉姬的身子已經不抖了。但徐諾還是關照了一聲：「同志，穿上衣服，不要凍壞了。」

崔婉姬服從地取出棉外套披上，表示感激地注視了徐諾一下。

徐諾把一個剝好的桔子遞給崔婉姬，崔婉姬覺得盛情難卻，接下來吃了。

「你很想……」徐諾把要出口的「家」字嚥下去了，他覺得，崔婉姬實在還沒有嘗到「家」的味道，就離開了，更正確地說，應該問她是否在想念愛人。

「嗯。」崔婉姬已經聽懂了他的意思。她的內心似乎震動了一下，把要放進嘴裏的桔子又放下了，手擱在大腿上。

其實，徐諾也在想着自己的妻子和那來到世界上才幾天就見不到父親的嬰兒。

他暗暗罵自己，眞不該說這句話，擾亂了崔婉姬剛剛理好的心緒。

「不要緊的，相信你的愛人在不久的將來便可以和你團聚。」

徐諾只好拿這種空話來安慰崔婉姬。根據什麽來作這種斷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事實上，這話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才可以重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明亮。

忽然聽見有人歡叫：「平原，平原，多大的平原啊！」

徐諾聽見叫聲，不由自主地望了出去。

呀，在碧藍碧藍的天空覆蓋下，呈現出一片遼濶無垠的大平原。視野很好，可以望見一座座的村落，散佈在平原上，像一個大棋盤裏放置着一個個棋子。

秋收已經過了，田野光禿禿的，樹上的葉子已經掉了，整個平原顯出一片灰黃的色調。田野的道路上，稀疏的揚起一股股灰塵，是有車馬在走動。

徐諾知道，現在列車是進行在祖國著名的華北大平原上。

他正找不到話題和崔婉姬談，就招呼崔婉姬：「來看看，這平原多遼濶啊。」

崔婉姬早就在望着窗外這片自己從未見過的新鮮的景色了。

「望着這片地方，我們才眞正能體會到祖國的遼濶廣大，你說是嗎？」徐諾回頭問崔婉姬。

崔婉姬只點點頭，對他作了一個友好的微笑。

「有一支歌，歌頌我們的祖國，寫得有感情極了，看了這番景象，感受更深。」徐諾道。

「是一支什麽歌？」

「金帆作詞的『祖國頌』。」

「你會唱嗎？唱來聽聽好嗎？」

「會唱，但我唱的不好。」

崔婉姬收緊嘴唇，不好意思地掠過了一絲微笑。

「在這漫長的旅途中，唱一歌可以消消心裏的悶氣。」

徐諾望着這片平原，心情也比較開朗，經崔婉姬一說，覺得唱一支能使她心情舒暢點，也是一件使自己同樣感到愉快的事情，於是，就輕輕地唱了起來：

太陽滾過大海的綠波，
照着祖國美麗的山河，
讓我們用太陽的光輝，

五千年的歷史光輝燦爛，
　祖國的英雄到處奔走啊……

「祖國的英雄到處奔走？我們是英雄麼？」徐諾停下不唱了。他沒有心緒。

「怎麼不唱啦？」崔婉姬瞪大眼睛問，「這支歌很抒情，很好聽。」

「唱完了。」

「唱完了？」崔婉姬半信半疑。

「我的歌完了。」徐諾輕輕嘆了一口氣。

崔婉姬顯然不滿足，「唔」了聲：「你唱得很動聽，歌喉蠻不錯。」

「過譽了。看來你也很喜歡唱歌？」

「歌舞都喜歡。」

「那麼，請你唱一支歌好嗎？」

「現在我不想唱。」

徐諾以己及人，當然知道她此刻提不起勁的原因，所以也沒有再要求下去。

平原上的風勢很大，好像吹得列車在搖晃。

天氣很寒冷，雖然還見不到雪，但北國的深秋，對初到這個地方來的南方人，覺得比南方的寒冬臘月還要凜冽。

但徐諾和崔婉姬在內心上得到了一點友誼的溫暖。

情感上的某一種共鳴，往往使兩者之間衝破時間的壁壘，他們已建立了初步的友誼。

× × ×

「燒雞，道口燒雞！五香的燒雞！」

「熟雞蛋！熟雞蛋！」

「五香牛肉！」

「燒餅、烙餅咧！」

……………

鄭州車站一片喧鬧，小販的叫賣聲蓋了半邊天。徐諾他們要在這裏轉乘隴海線的列車西行。他幫着崔婉姬拿了點行李，一同步入月台。小販在車站的柵欄外向旅客招徠生意。

奇怪的是有些小孩及老太婆提着水壺、洗臉盆在叫喊：「同志，洗個熱水臉，只收一角錢！」

「洗個熱水臉嘍！」

「俺的水熱，毛巾乾淨，用上好的肥皂哪！」

幹這種營生的居然還有大姑娘。

徐諾很快就明白這是北地一種特有的營生。四外塵土飛揚，一下子就弄得人灰頭土臉，難怪有人動腦筋賺這種錢了。

徐諾回過頭，看見拍他肩膊說話的人是到廣州調幹的河南省委的幹部汪培志。這個人徐諾在廣州時已經和他見過面了，這二百多人的北行隊伍就是由他率領的。據說他以後也一樣轉入工業戰線工作。

「啊，汪同志，是很新鮮的。想不到還有人供應熱水給旅客洗臉。」

「以後你們還可以看到許多跟南方不同的事物。你們將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他像滿有感情地說。

徐諾心裏想：這人看來很會掌握時機做思想工作，有老革命那一套。

「為什麼這麼多人賣吃的？」崔婉姬好奇地問。

「這還不明白？土地改革以後，農民的生活改善了，他們把自己生產的雞呀，雞蛋呀拿到城市裏來賣，換點錢，弄熟了賣給旅客吃，更能賣得高價錢。」汪培志回答。

北方農民在土地改革以後，生活有沒有改善，徐諾和崔婉姬一無所知，他們平時只從新聞報導上看到說北方的農業生產如何如何發展，農民生活如何如何提高。眼前農民出售自己的農副產品，或許是他們生產的有剩餘，或許他們要換錢買糧食，情願自己少吃少用。但從車站上看到有人要賣洗臉的熱水，北方老百姓的生活要好也不會好到那裏去。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農民是小生產者，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很大，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發展，黨教導農民不要走回頭路，北方是老區，農民已經組織起來，加入互助組、初級社，以蘇聯農民為榜樣，走集體化的道路。我們現在去的地方，將來就是要生產大批的農業機器供給廣大農村，讓農民用拖拉機耕田。我們大家將要為我國的農業現代化貢獻出自己的力量，這工作是很有意義的。」

汪培志滔滔不絕，又向他們做起政治工作來。

崔婉姬顯然沒有心思去聽這種老生常談的大道理，她轉過話題，問：

「什麼叫『道口燒雞』？」

汪培志笑笑道：「道口是豫北的一個小鎮，那裏做的燒雞很出名，皮脆肉鬆，骨頭也是香的，可好吃啦。你們不要以為南方的產物豐富，東西好吃，北方也有好的東西，就拿咱們河南來說，不單名勝古跡多，特產也不少，除了剛才所說的道口燒雞，還有靈寶的棗啦，開封的西瓜啦，許昌的烟葉啦，信陽的毛尖茶啦，全省東南西北中，都有特產，這實在是一塊很值得人留戀的地方，你們來這裏工作是幸福的。」

嗨，汪培志還是忘不了借題發揮，進行思想教育。

徐諾走去買了一隻燒雞，只花了一元錢，價錢不貴。但這種雞很瘦，兩腿很長，活像個鶴。

他把燒雞撕開，遞一邊給崔婉姬。

崔婉姬皺起雙眉，說：「我怎麼能吃下這麼多呢？」

「你吃吧，吃不完用報紙包着，好在路上吃。」

（二一）

歸聲劍影錄（六十六）

李漢魂字豪伯，高州吳川人也。十六歲失恃，賴母氏龐太君守志教兒，時地方多故，豪强橫行，侵凌孤寡，家益中落。知非名登仕版，不足以光大門楣，也不能遏止强豪的欺凌。龐太君多方張羅，籌得大洋六十元，以爲川斧之資，夜走廣州灣，轉赴羊城，投考廣東大學法科專門部，以費用浩大，恐難卒業，乃改考廣東陸軍小學，入第六期肄業，民國三年畢業。升武昌陸軍預備學堂，民國五年，再轉保定軍官學校，最異數者，亦爲第六期之畢業生也。

保定軍校畢業後，分發山西，在閻百川錫山部任見習官，不久，以病南旋，執教縣中。旋復穿征袍，在粵軍中任職基幹。直至誓師北伐，脫穎而出，爲鐵軍張發奎部參謀處長，汀泗一役，第四軍一戰成名，運籌帷幄，李伯豪之功也。

民國十六年升任第十二師第三十六團上校團長，不久，復升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師長，駐防江西，適中共策動「八．一」南昌暴動失敗，張發奎奉令追擊，回師入粵。是年十二月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葉劍英爲紅軍誘惑，倡亂廣州，其時第四軍掩有廣東，全部在粵，曾參殺人，乃蒙其垢，但止謗不辯，終於，與第五軍聯合撲滅廣州暴徒，安定粵省局面。

民國十七年寧漢局面解決，二次北伐，張發奎去職，由繆培南任第四軍軍長，李漢魂爲二十五師師長，嗣調參謀長，征旄北指，把任正面攻擊，破張宗昌於蘇北魯南，乘勝追擊，克復濟南，截擊孫傳芳於山東腹地，汗馬戰功，鼎極一時。十八年，桂系，敉平武漢之變。

是年秋，第四師忽以「護黨」爲名，於湖北越湘西，入桂，又與桂系合流，桂系於是又與中央對立，此中恩怨，影响於中國之命運者甚大。張、黃（黃紹雄）、李、白之合作，直逼廣州，廣東兩陳（陳銘樞爲粵省主席，陳濟棠爲第四路軍總指揮），陳銘樞部隊蔣光鼐、蔡廷鍇；陳濟棠部隊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雙方激戰於兩龍墟，浴血四晝夜，卒以寡不敵眾，退回廣西。

十九年李漢魂已脫離第四軍了，二十一年陳濟棠捐棄前嫌，邀李漢魂出任獨立第三師師長，兼西北區綏靖委員。二十四年改編爲第二軍第六師師長兼東區綏靖委員，駐軍潮汕，負責地方綏靖及指揮粵東軍政。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黨國元老胡漢民以腦溢血病逝於廣州梅花村，於中山紀念堂治喪，中央特派八大員代表致祭，順勸廣東還政中央，但桂系異常敏感，白崇禧郎突然來穗，與粵軍將領秘商時局，先下手爲强，高唱「抗日救國」，實行反抗中央，乃有西南各省聯合發表的支電，藉名抗日，揮軍北上。

當小諸葛與各將領密談，李漢魂、鄧龍光應約夜談，李漢魂深明大義，以外侮方殷，竟啓內鬨，非愛國之道，乃反對用兵，翌日，李漢魂調第二軍副軍長，投閒置散矣。李恐捲入是非之場，急返防潮汕，置身度外。

六月初，桂軍首先入湘，粵桂同時下動員令。蔣委員長致電陳濟棠，希望派員赴京，共商一切，

會議，另組軍事委員會，推陳濟棠任委員長兼抗日救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爲副委員長兼抗日救國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通電就職。並揮軍進迫衡陽，以問鼎中原。

詎中央早集重兵於衡陽，以逸待勞，應付萬一。但仍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畧，於是，七月四日乃有丁紀徐率領廣東空軍飛行員四十名，集體飛離粵境之事。

李漢魂以綏靖粵東，置身事外，但憂國傷時，公義私情，煞費躊躇，因當第四軍北流失敗之後，形同瓦解，而陳濟棠識英雄而重英雄，不計前嫌，乃拜命爲獨立第三師師長，第六師師長，一似昔年曹孟德之待關雲長，感恩知己，應有圖報。但日寇環伺之時，豈容有鬩牆之患，私情雖重，公義難違，在此重要關頭，決定伸張正義，毅然封金掛印，飄然引去，以魚電勸陳濟棠臨崖勒馬，敬蓋忠言。其本人則於七月七日悄然抵港，魚電於七月九日在全國及香港各大報發表，轟動海內外，一提起李漢魂，無不肅然起敬。七月十四日余漢謀在大庾防地宣誓就廣東省綏靖主任，即回師入粵。「機不可失」而飛機失了，大庾回師，直薄英德，陳濟棠見大勢已退，於七月十八日悄然下野，先到香港，然後放洋出國。

西南歸政，奠定於大庾回師，但收心戰之效果者，莫過於李伯豪將軍封金掛印的通電，魚電一出，舉國咸知反抗中央者便爲公敵，其促使統一全國，一致禦侮，厥功甚大。李伯豪將軍之受極峰賞識，亦伏機於此，爲後來主粵七年之張本。但主粵七年使其有耿耿於懷者，則抗戰勝利之爆竹剛响，而免職之令即下，羅慈威（卓英）接長廣東，使李伯豪七年艱辛，不能率眾凱旋，高歌於珠海雲山之間，不無遺憾。可能以此點鬱氣，在李宗仁代總統期間，出長內政，以爲一洩，然乎？否乎？有待於一百年後的史筆公評。

南華護法，功在佛門；封金掛印，功在國家。英雄千黨，澤氏心腸，雖萬里去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簡訊（六）

「萬人協會」從籌備至今，爲時雖短，但在這一個多月來，由於大家一致的努力，收穫之大，實令人深感意外。

的確，本會之能有如此的飛躍發展，可以說正充分說明了我們之間的確有了共同的觀點、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語言做基礎，在可預見的日子裏，這個基礎非但是我們團結一致的維繫，同時也是我們克服困難的信心和武器，且將使本會湧現更多的新人新事、好人好事。

讓我們看看這次裝修會所湧現出的動人事跡吧！相信在此凡事講鈔票的社會中，任誰也估料不到，會有如葉永如兄、鄧德茂兄兩位一樣，跡近「儍子」的人。然而，事實卻很生動地告訴我們，葉永如兄開始就一馬當先，獨撐大局，既貼錢買用具，更不辭勞苦、不怕污濁的灰塵，一天到晚，任勞任怨地磨擦牆壁、打掃地板，用了的錢，叫他報銷，他拒絕，向他致謝，他說勿用這套。多麼純眞高貴的精神啊！是的，葉永如兄在平凡中表現了他不平凡的風格！

本來，利用工餘爲本會工作已屬難能可貴，但何曾料到會有「用盡方法」爭事做的事跡？鄧德茂兄非但把自己忙得不可開交的一面掩飾得油然自得，更撇開開工伙計於不管，工具齊來，話說得少，工作卻做得多做得好。會所所以能在短短的三天內，裝修妥當，粉刷一新，葉永如兄、鄧德茂兄兩位功不可沒！更感謝他倆位用他們當家作主的精神、行動，爲我們樹立了表範！

說來好笑，我們搬傢俬的朋友，彼此之間竟是素未謀面。我們只在電話中約了個時間、地點，大家就按時前來，分秒不差。更奇怪的是，彼此間既不用什麼介紹，更不用什麼客套，坐下來儼如一家人。坦率、眞誠顯沒有絲毫做作，一句「自己的事麼！」把我們的歉意擋回來，一句「自己人麼！」把我們原來說句好話的勇氣也趕跑了。回想起來，實苦了該日請假而來的江灝川兄、葉永如兄、譚昇兄、陳漢輝兄以及在另地苦候的黃天翎兄，在此，我們除了對各位致以萬二分謝意外，更望諸位在以後的日子裏不吝指教。

我們很感謝盧樹榮先生以長輩和籌委的身份，予我們的教導，更感謝盧先生親自送來「萬人協會臨時辦事處」的招牌。誠如曾主任所說：「招牌事雖小，其意卻深卻重！」

讓我們回到九．一八會議上，我們記起了周朗女士拿起她一別二十餘年的健筆，爲我們會章草案所作的抄寫。在此，我們更須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是如許的激人心弦。

本來，曾主任在接受認捐建議時，已反覆强調，希望大家在認捐時，切切要量力而行，更反覆指出在某種情況下，一元幾角的認捐和大筆捐輸具有同樣珍貴的道理所在。然而，當我們在事後發現我們之中，有一位朋友剛陷於失業而作捐輸，立即作取消的決定通知這位朋友時，他卻說這認捐是表示他自己對此組織底觀念和親切感，說飯可節食，取消卻不能行。當我們斷定郭×琳小姐二百元的捐贈實超過她能力，而通知她作削減的意見時，她卻嚴肅地說：「不是說樂意就可認捐麼？我從心底說，我是樂意的呀！」說實在的，當我們從郭×琳寄來的掛號信中取出二百元時，心情之難爲情及激動，實是無法形容的！

在這裏，我們借此一角，謹對各位朋友作個報告：

1.會所已正式辦公；曾主任已一再責令我們，每天（包括星期天及假期在內）從上午十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不停地工作；曾主任每天將會抽空前來，聽取各位之意見，萬人傑先生也一再表示抽空前來。諸位有意見，不管對本會的好，私人方面的也好都可以提出來。2.註冊工作進行得甚爲順利，這充分說明了正義永在人心。3.在九．一八會議上，各位籌委所提的意見及建議，我們已組成一個臨時小組加以認眞的研討，將[illegible]位，更盼各位發揚當家作主精神，對此結果提出意見寄回來，以便作進一步的綜合和總結。4.在籌委馬影先生、蓋華女士、鄭詩玲小姐諸位的協助下本會得到曾冠華先生、劉柏權先生、趙興國先生等領導之青鋒文社全體仝人的一致支持和熱烈鼓勵，對此，本會對以上諸各位以及青鋒文社全體仝人謹以致萬二分謝意！5.在此之前，本會更得怒吼社常務委員會全體常委及其全體仝人之一致支持，對此，本會一併致以萬二分謝意，並對怒吼社仝人之志願協助，表示熱烈的歡迎！6.本會之入會申請表格已在加班趕印中，各位朋友如志願成爲本會會員者，可逕往會所領取，如因時間所限不能親往領取者，可函寄回郵信封索寄！.7在九．一八會議上認捐而仍未有空交付款項的籌委，可用支票寄來或有便來會所領取入會申請表格時順便交來。

「萬人協會」已發出茁壯的芽，其成長、其開花結果，仍須賴大家共同一致的灌溉、栽培。

萬人協會籌委會秘書處供稿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日

王世昭先生外地來信
致送老張子女教育基金

岳騫我兄：

今日閱此間書店代銷萬人雜誌第一九〇期，知 贛萍兄仙逝，殊爲悼傷，除寫一稾附於南遊三記第一百二十二篇悼張贛萍外，茲奉上中國聯合銀行支票港幣二百元作爲其子女教育基金，便中煩兄代轉，是爲感荷！

即請

著安

弟世昭草八月十五日

萬人意見

毛特控制英國電台？

編輯先生：

自毛共竊據大陸後，英國當時是工黨執政，馬上承認中共政權。依當時情勢說，情有可原。故英國雖一方承認中共，一方對國府仍保持相當關係，如英在我淡水設有領事館，我方在港也設有簽證處，數年後因毛共要求始撤退。我方在倫敦的中央社，也始終未停止活動。在港設立的文化、救濟機構，未受干涉。英方遊客不僅時入台灣，而英議員且正式訪問國府。

英國固然是講現實的國家，但仍未失紳士風度。況倫敦方面擁護國府人士尚大人有在，不時發表論說，對國府加以宣揚，此實值得尊敬之處。不幸英國電台如倫敦電台、香港電台粵語廣播，卻令人十二萬分憤慨！該兩電台竟完全一面倒，盡量為毛共吹捧、獻媚。對我國府盡詆毀能事。

例如每次應稱中華民國時，只用「台灣」代替，或稱「台灣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國家是「中華民國」，並無「台灣」字樣，而且中國也無「國民黨政府」這樣名稱。英國既是憲政之母、文明大國，豈可妄給過去多年友邦改名、惡名？眞是豈有此理！今日中國大陸只是一時被叛逆集團竊據，最多不過如太平天國洪楊割據江南而已，我們遲早要收復的。英國人何如此短視，這無異侮辱我七億中國人。後想，英國人並非如此幼稚，大概只是電台主持人被毛特控制而已，英國政府或許尚未發覺。

外國人不必炎，那兩個講粵語的

是「漢奸」，永不准其回祖國。

華白敬啟（九月二十四日）

中共豈能代表大陸 周青思想荒謬幼稚

近代世界各國任何黨派執政，黨派的名號絕不能代表其統治的地區；因為沒有政客敢說「朕即天下」；而「朕即天下」的觀念亦不為人民所接受。

九月十九日明報「北望神州」欄作者周青刊出「中共香港物價比較」一文，他竟把大陸當作中共，把中共當作大陸，思想荒謬幼稚。

雖然周青在他的大作中列出一些大陸商品，俱在中共控制之下，但這些商品都是大陸人民的血汗，而非中共黨員所生產，因

以中共之專制殘暴，它遲早要受時代潮流所淘汰，那麼，此時絕不能承認中共能統治大陸千秋萬世，當中共是大陸的代名詞。

更何況，狂妄如中共，它從來沒有說過大陸的貨品是中共所有。

可是，一九六二年翻越梧桐山來香港，而長年累月北望神州的周青，竟望出「中共即大陸，大陸即中共」的結果，豈不令人齒冷？周青還算是研究大陸問題的，更令人懷疑他的肚內是否藏草。

周青如有意見，歡迎他投函「萬人意見」欄答辯，眞理愈辯愈明；是非自有公論。

（灣仔客）

赤脚醫生多的是 美國專家有何用

萬人傑先生：

二十二日星島晚報的標題中有「毛澤東已死」字樣，驟然看去，我還以為眞是特大喜訊，細看之下，原來是毛澤東死亡尚未獲得證實。

這幾天的報紙都說毛澤東病危，又說美國心臟病專家懷特到大陸替毛澤東醫病。據我看，這個消息只有前一半是對的，毛澤東或他的親蜜戰友副統帥林彪病危或死亡絕對不出奇，因為這兩隻妖魔都是有足夠條件隨時隨地病危或死亡的。美國心臟病專家懷特到了大陸也是事實，但說那個懷特為毛澤東醫病則我敢肯定百分之百是「美蔣分子」造謠。舉世皆知，中國大陸近年來培養出數以百萬計的赤脚醫生，這些赤脚醫生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只學十九天醫務便能臨大

策的疾病，中國大陸的醫生運用毛澤東思想，唸起毛語錄便能起死回生。毛主席語錄也說得清楚：「帝國主義做得到的，我們能做到，帝國主義做不到的，我們也能做到。」這些豪言壯語，莫非懷特醫生還不知道？大陸大把又紅又專的醫生，何需懷特之流替毛主席治病？像懷特那樣的美國專家，滿腦子的美帝思想，醫療技術再高超也是枉然，大陸的赤脚醫生只有小學三年的文化程度，他們在毛澤東思想武裝下，經過十天半月的醫務訓練即能統理內外全科，產科婦兒科也一樣拿手。試問懷特之流的美國專家憑什麼跟大陸的赤脚醫生比？所以說，若是懷特去替毛澤東治病，那是懷特的一百個不自量。就算懷特本人不知自量的自動願為毛澤東治病，毛澤東

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生產者病危，戰不勝疾病而病到危危乎已經夠笑話了，還要美帝紙老虎的專家去救治，這還像話嗎？以毛主席的「英明」，如此丟臉的事怎肯做？何況不怕苦不怕死正是毛澤東語錄呢，拒絕資本主義國家醫生的救治才是表現不怕死的最好時機，毛林怎會輕易放過。據報上說，懷特本人已致電美國，說他在大陸只是參觀醫院，並未見過毛澤東。這更說明了懷特在大陸救治病危的毛澤東的說法是謠言，這種謠言不僅是惡意地貶低大陸的赤脚醫生，對毛主席更是極大的侮辱！為了維持中國共產黨的「崇高威信」以及毛主席的尊嚴，我以為應由新華社、中共的兩報一刊、中共「國務院」及黨中央毛主席發表聲明，對反動報刊所載美國心臟病專家懷特在大陸替毛澤東治病的惡毒謠言提出最最最最嚴重抗議！

為了更有效地駁斥「美蔣分子」的惡意中傷，應該把赤脚醫生替毛主席治病的過程一一拍成彩色紀錄電影，就像乒乓球紀錄影片那樣，在世界各國及港澳上映，我相信大陸當局一定會將此事拍成電影的，反動報刊及「美蔣分子」們等着瞧好了。

世界上死訊傳的最多的是毛澤東，這也是毛澤東異於常人的一點。原因是：一則大陸的御用宣傳機器及香港的嘍囉報刊無時無刻的在喊「萬壽無疆」，說什麼「非常健康」。這實在令人起疑，試想，一個健康正常的人何需無緣無故的整天說他非常健康？一個健康正常已經夠了，七八十歲的老叟，在健康之前還要加上「非常常不健康。因此，毛澤東一不露臉，人們便推想到毛澤東已死亡或病危了。二則是在電影中所見，毛澤東的樣相實在非常不健康。那龐然大物的身軀，似是了給海水泡脹了的屍體，那副顏容則成個病壞樣。走起路來似是擔着幾百斤重，步履艱難，那種情境，使人們一望而知毛澤東是死期不遠自然又想到毛澤東死亡了。三則毛澤東統治大陸二十二年，加在大陸人民身上的苦難說不完。對於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惡魔毛澤東，人們在心理上希望他早死，因而動輒是想到毛澤東死亡。

敬禮！

王慕詩上（七一年九月廿五日）

畫花面口懲治阿飛 善良市民一致讚好

萬先生：

今天下午看到您寫的「畫花面口」一文，我們全屋的人無不禁拍爛手掌。因為我們為了「飛禍」，寧願躲在悶熱的房子內而不出街。其實香港的飛禍之所以猖獗是由於刑罰太輕，殺人者頂多坐監，你慌駛死咩！强姦者「坐感化院」，出院後便會找人尋仇。因此，路見不平，亦不敢相助。這一連串的惡性循環，使香港這社會，正常的好人反而受害；不正常的壞人，無法無天。我們這一層樓內的三家人，均擁護「畫花面口」的建議，因為，兇徒以後便會「無面見人」，也許有些大人先生們覺得無面見人會使這些兇徒無自新的機會，但我們覺得，「犧牲小我，幫助大我」，是應該的。如果畫花了三兩個匪徒的面口，令其非徹底自新不可，縱使他們認為無面見江東父老，跳入鹹水海裏，也罪有應得。因為有些受強姦的女仔也會跳海的。有些因被箍頸而至眼盲，或頭破流血，難道就是應該的嗎？因此，我們這三家人一致請問那些反對畫花面口的「偽君子」，為什麼對那些被傷害、被强姦或甚至被殺的人毫無同情心？也許大人先生會說：「死的已死了」，「被强姦的處女膜已破了，縱使殺了這個兇徒也於事無補，不如感化兇徒，令其自新。」但過口面，唔怕群眾看了會記住他的口面而尋仇，因此，過了一段時期，當他們出獄時，又大搖大擺，在鬧市變本加厲地做世界，而無人知他是一個慣匪。因此，「畫花面口」確實使群眾起監督作用，使人人警惕，使警察易於辨認，使兇徒畢生難忘，不敢再犯，使新兇徒有所顧忌而收殺一儆百之效。正如您說：人微言輕，我們小市民說了亦無人聽，寫了亦無報紙登，素仰您文筆流暢，敢寫敢言，故讀後有感，全屋人推我執筆，請求您在報上再次呼籲群眾醒悟，只要大家合力才能平飛禍，只有嚴刑才能鼓勵群眾彼此相助，希望您為我們表達一個主題：為什麼大人先生喜歡挽救壞人免其沉淪，促其自新；而不願挽救好人，免受侵害死亡。換句話說：現在香港假如有兩種人——壞人與好人，如果有一個應該要死的話，為什麼不讓壞人死去，而千方百計要留下壞人來殺死好人？為什麼要眼睜睜看着好人受欺侮、受侵襲、受兇殺？為什麼不讓好人留下來？

一群讀者敬上（九月十五夜）

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曾先生如見：

「萬人雜誌」是本人必讀的讀物，因爲內容豐富，特別是裏邊的思想感情眞是使我越讀越愛，越讀越激動。這是我衷心而言，今聞說籌辦萬人俱樂部，本人非常之高興，因爲這一俱樂部，能促使我們有了指路的明燈，我覺得如果我能加入這一俱樂部，實使我增加無限的生命力，對人生的意義也增加不少，我願貢獻我的力量，爲萬人服務。

本人李×華，是毛衫廠工人，今年二十四歲，我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我爲什麼喜愛讀這一刋物，因她每一句說話都打動我的心坎。我現在誠懇地希望成爲「萬人俱樂部」的會員。

李×華草七一年九月六日付

× × ×

曾憲光先生：

我是貴刋長期讀者，由創刋號到現在第二〇〇期爲止，沒有一期中斷過，這是什麼原因呢？就因爲貴刋能夠發出正義的呼聲，發揚自由民主和勇敢的精神來激發起民心產生堅定的思想和意向。

由讀者擁護的萬人俱樂部快要成立，本人希望成爲會員，故本人願意爲籌委會效勞，參加任何工作。

我亦是本港一名小市民，讀完中學後，在一間洋行工作，對那朝九晚

爲社會謀求福利，故本人希望成爲會員後，能夠對社會有一點貢獻。

譚×禮上（八月二十六日）

× × ×

曾先生雅鑒：

欣聞萬人傑先生與台端致力籌組「萬人俱樂部」，此舉意義至大，可喜可賀，弟不才，然此同濟同力之意義措舉，自當義不容辭，倘蒙不棄，敬希賜教是幸。耑此即請

撰安

弟志×叩首七一年八月十五日

× × ×

憲光先生台鑒：

鄙人竭誠的甚願以工餘時間爲萬人俱樂部做點有意義的工作，能力雖不足，但求獻出我微小的一點點力量，更祈台端示教。以下爲本人畧歷；仰乞知照。

我叫劉×棟，××縣人，一九四九年暑假前肄業於廣州市培英初中一年級，避匪亂回鄉，至一九五四年當父親勞改釋回家時便隻身赴穗，其間做了兩年雜工，於被動員回鄉參加生產時徼倖投考到河南之廣州市第一工人技術學校，得以於五七年暑假申請來港，這樣我便在港幹了十四年的地盤水喉工程工作了，目前環境，晚上七時後時間有的是，我能爲大家出點力嗎？希爲賜覆。順祝

近安

曾主任憲光台鑒：

閱讀「萬人雜誌」第二百期後，知悉主任呼籲志願人仕參加「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工作。弟引頸以待年餘，故即執筆報名參加。盼能賜以機會，勿使弟掃興爲要。

生活在香港人仕，心裏稍存禮義廉恥及愛國之心。眼看國事日非，暴政肆虐及世局混亂。非但痛心，且更「谷氣」。而萬人雜誌乃香港現存唯一港製的「可口可樂」，每期讀後非但「條氣順」，且更「定心」，弟是長期讀，無條件支持「俱樂部」的成立。

家慈自幼携弟走難至港。後畢業筲箕灣慈幼中學，但會考失敗，前業航海，現就職於××戲院。現年二十七歲。

弟才疏學淺，文筆非順，乞主任代爲斧正爲盼，弟祗憑熱血滿腔，希望稍盡國民之責。並祝

文祺

弟廖×超草於

八月二十六晚

× × ×

曾主任：

本人誠意的加入萬人俱樂部，至於籌備的工作，因爲才力所限，不敢請纓。

自傳

失學，曾讀中華函校，現業油漆匠，父居調景嶺，因工作關係，現居貴大仙，有母及姊弟數人留鄉，因爲少嘗流離以至家破、失學、有鄉難歸，遂萌以反共爲終身職志，以期復國建國能在我們這一代的手裏完成，今萬人雜誌諸執事先生，負起領導我們的後生小子，一定追隨，讀書無多，有不通順之處，祈原諒。順頌

大安

陳××謹上

八月廿九日

× × ×

逕啓者：我志願參加不久將來成立的「萬人俱樂部」。在籌備期間，若有我可以効勞的工作，亦願畧盡綿力。

並聲明目的不爲名、利，而在結交一班良師益友，以廣不遠。

此致

曾憲光先生

萬人雜誌長期讀者曾×成謹上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 × ×

曾主任台鑒：

我願加入萬人俱樂部籌委會工作，但是因爲日間工作時間太長，要到晚上九時半才放工，同時沒有一定假期，和有限之學歷，可否爲會方效微勞，如不能盼希準爲貴會之會員，並希將萬人俱樂部易名爲「萬人協會」或「萬人協進會」，這是本人的愚見，方便與否，還請萬、曾及諸位委員先生考慮。

謹此敬祝

台安

就教董大行先生

章楓林

首先，本人在此先表明立場，我是一個不超過二十四歲的青年人，有强烈的正義感，並非左仔，亦未受人利用過，自萬人雜誌創刋至今，可稱堅貞不移的擁躉。唯讀二〇四期萬人詩壇壇主忠言之後，心中有數點疑問，茲寫下以就教高明：

姑勿論釣魚台示威的後台靠山爲何，這究竟是表達青年人思想的一個行動。誠然，其中不乏盲目衝動附和的，但可以肯定說，他們感覺到和本身的利益有關，故對這種行動有熱烈的反應。

其實，示威並不如壇主所言是反抗政府或與政府找麻煩的行動，君不見共黨國家亦有示威的行動嗎？或說這祇不過是共黨策動的一種政治本錢，那麼，捷克青年的反蘇侵畧又如何？示威祇不過是一個表達人民意願的行動，或曰會被人所利用，那是另一回事。壇主先生言，卽中共所謂「人民造反」，言重矣。

先生又言，不應在香港示威，那更大錯特錯。香港原就是中國地方，百分之九十幾是中國人，爲何不能在此表達中國人的感情？何況，是次示威，更不是向英國人示威，難道當年五四運動是向國府示威？

又言警官被打，英國人受閉氣；英警官光火，大揮警棍，初由自衞，以至毆打，致令有苦難訴。那是英國人强出頭，自找痲煩耳。先生更不應自下判語，況是非黑白，法庭亦未審結也。

至於香港人乃「化外之民」一節，更令中國人痛心。因爲住在香港，不要說入英籍難，連稱爲「香港本土居民」也諸多阻難，那麼炎黃子孫表達對中國的感情也不該？猶太人久爲無國之民，猶努力建國，香港人若自認超然，因不滿而不甘爲中國人，此香港人之特點也。自私乎？涼血乎？

若說自顧之不暇，有何力量，施以挽救等等。那麼，誰人有暇？英國人有暇？印度人有暇？在香港有經濟基礎的人有暇？在股市玩弄保値金錢遊戲的香港中國人有暇？

是的，香港人希望安居樂業，如

如先生所說，舟覆未必獨生，厦傾焉能無恙？

至於文末先生以青年長髮披肩而諷之，實漠視青年人之感想與社會之潮流。民初國民剪辮又如何？長髮不能救國，短髮如何？

其實，以上所提之問題，乃因壇主先生過於偏激之言，亦有感於共黨有黨八股，而右派人士未能使人信服（青年人），往往因此惹人反感，望能改進之。

以上是本人的意見，本港右派人士應有積極實際之反共意見，以理服人，須知漫駡徒令人更走向極端。既然青年人盲目，不懂世事，何不想辦法爭取之？中年人及老年人的社會就更應爭取這股力量。

靠體力搵食受機械威脅

思之不禁悲從中來

編輯先生：

報載早兩天美國的「加富號」子母型貨船來本港，曾引起本港一些商會和工會的聯合反對。我未見過這種子母型貨船，不知它是圓是扁；看了報紙的報導，才明白該船的自動起卸貨物，「多快好省」，這是由於該貨船有高度的起卸機械裝置所致。

起卸貨物「多快好省」，使起卸工作效率增高，這本來是好事；然而在香港，由於用機械起卸減少了人力，也就造成大量幹這行工作的工人失業。

據說，如果美國的子母型貨船繼續來本港，那本港就有十萬人失業云。這樣，好事卻成壞事，「加富號」也就變作「加窮號」了，這實在是一件矛盾的事。

然而，當我往深一層想想時，也明瞭這種矛盾並不是完全由於美國「故意損人利己」所造成，而香港中國人的「辛苦命」也應負一部分責任。不然，倘使香港的中國人個個豐衣足食，沒有人去幹笨重的起卸工作，那麼，就算美國的子母型貨船天天來港（據說美國打算今後把這種子母型貨船每週開來香港一次），我們也不用去理它的。

先進的國家用機械去開發財富，而我們則靠體力去「搵食」，低首深

如何加入萬人協會

讀者允仁上 九月十一日

萬先生：

欣聞「萬人協會」，不日組成，吾人之願望總算如願以償。自「萬人雜誌」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號創刋至今，吾人從沒中斷，而且對吾人有很大裨益。在今天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能夠有一個像「萬人協會」之組織，使吾人精神及各方面有所寄托，團結在海外一切青年志士及反共同志，將來跟隨蔣總統打回大陸去，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完成吾人畢生願望。

言歸正傳，吾人想加入「萬人協會」，未知手續如何，希來信指示一切。

吾人本是從廣州逃來之難民，對毛共僞政權有血海深仇，可以講有牠無我，吾人正處於壯年，如國府不遺忘我們這班海外青年，將來定有一番作爲，希望將來加入「萬人協會」後，得到各位前輩指導，不致誤入歧途。在此十里洋場，紙醉金迷，聲色犬馬之不正常生活，忘卻過去身份。

另外對本年六月一號，張海山先生逝世，吾人當時情況非筆墨可形容，覺得無限傷心，從此再見不到張海山之音容，好似不知失了什麼一樣。上帝眞不公平，要死的人不死，不該死的人偏偏死了，你叫我怎不心痛呢？希望海山先生在天之靈安息吧，尚有千千萬萬接班人完成海山先生未完成心願。

讀者盧××上七一年九月廿七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縣　街村		號　樓	
在地址		電話		
入通訊址		電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落湖觀瀑（瀑在馬料水落湖村）

一覽樓主楊海天

㈠是處江山景獨幽，狂豪興比少年遊，
喜登峻嶺觀奇瀑，閒伴金風接早秋，
世亂誰來尋大隱，泉寒我自羨清流，
風塵荏苒稀青髮，自笑何如水上漚。

㈡四練天懸眾壑低，淚花飛處眼離迷，
藤奇樹老龍藏谷，水急風驚虎渡溪，
雅興宜招孤鶩飲，高懷合與白雲齊，
晚途世味眞何似，且聽漁歌起海西。

㈢飛濤百尺聳天聲，似聽蕭蕭戰馬鳴，
瀑濺石花千點淚，情傷故國萬家兵，
寒烟籠翠山容減，空穴來風草木驚，
晚照落潭遊未倦，爛霞如錦映江晴。

海天先生，寫小景之詩，而有豪壯之語，小中見大，意境超脫。允非俗人之筆。壇主評語。

和海天兄登勒馬洲元韻

（原作在一七七、八期）荆盧郭國彥

㈠馬蹄難踏舊江山，憂國憂民兩鬢斑，
禾黍秋風今洛邑，關河斜照古荆蠻，
徒憐皂帽緇衣冷，誰作名刀切玉看，
如此乾坤輸欲盡，新亭愧我獨憑欄。

㈡隔河相峙帶驚看，桀犬攖人血未殘，
猿鶴叫羣棲別浦，鴛鴦同命冒狂瀾，
風高鼓角邊聲厲，霜點蘆花野戍寒，
安得干戈成玉帛，桑痲父老勸加餐。

㈢搖天風雨障雙眸，大樹飄零哭虎頭。
三日都亭留庾信，兩朝黨錮累何休！
雄師老去成殘甲，明主年高缺壯猷，
一去蓬萊消息渺，枉勞東海訊泥牛。

壇主致評

和詩之難得者，在於押字工穩，用他人之

天先生出示郭先生和詩，即是如此，讀之擊節讚賞，其中佳句，「禾黍秋風今洛邑，關河斜照古荆蠻」，上句指中原，下句言本地，「中原禾黍」，「禾黍油油」，古人見中原殘破，人民流離，禾黍依然茂盛，而生感嘆，「斜照」含有不久之意，「皂帽緇衣」，是平民衣著，「名刀切玉」，昆吾之刀，可以切玉，誰知皂帽緇衣之中，有寶刀可以切玉，意言人才棄置，不知使用耳。

「猿鶴叫羣棲別浦」，指大陸逃難人民，「鴛鴦同命冒狂瀾」，指老炳燊與潘宛莊，泅水渡港之事，本刊一六二期，丹心先生，曾有詩唁悼。東漢有「黨錮」，又名黨禍，害國害人。「何休」，東漢時人，受黨派之害。「兩朝黨錮」，指「國」「共」兩黨，人民受累無窮，郭先生之名言，鄙人有同感焉！

「雄師老去成殘甲，明主年高缺壯猷」，是爲名句，人人皆懂，不必解釋，「泥牛」，爲一去不返之喻，典出「傳燈錄」。

郭先生和詩三律，俱爲佳構，對時事輕描淡寫，溫文含蓄，不愧名家，至於押韻之穩，對仗之工，用典之美，均足欽佩。三詩各言一事，㈠自身，㈡難民，㈢國事，以後首爲最佳。

登獅子山

陶壽慈

㈠獅子山稱不一名，港峯專史載詳明，
駱駝號有通人謂，金鳳呼由故老旌，
携酒往前登共醉，囊詩隨後赴聯盟，
白雲深處陶弘景，長伴梅花遣半生。

㈡像獸名山聳海濱，萬方多難此登臨，
仰觀宇宙無容足，惟愛林泉可託身，
極目鄉關何處是，傷心城郭隔江鄰，
高騎獅子思今昔，秋木蕭條感遠人。

壽慈先生，爲昔年國風詩壇吟友，久不晤教，前日忽接電話，駕臨敝居，贈余五柳堂文

章詞藻，不讓先賢，詩則博雅精深，俱見功力，由獅子山中，得知該山，尙有數名，古有「駱駝」「金鳳」之稱，詩中佳句，「仰觀宇宙無容足，惟愛林泉可托身」，大陸錦繡河山，爲暴政所虐，不能回鄉安居，宇宙之大，幾至難以容足，讀其詩不禁而有同感焉。

秋望

梁莊

閒雲出岫透山林，風木蕭然氣肅森，
紅杏花飛隨水去，丹楓葉落逐流沉，
松因幹勁欺霜冷，草爲身浮溷露侵，
隴畝其黃鋪熟麥，携筐村婦笑吟吟。

頌「錦繡中華」

吳英勳

綠水青山雲飛揚，白雪寒江競飄香，
中華浩氣千年在，錦繡河山萬里長。

吳先生來函，畧云：「小弟頗愛中國文學，惜自小學習英文，後專修工程，國文造詣甚淺，近從萬人雜誌，見壇主指導後學甚力，謹寄劣詩一首，敬請指教」。

吳先生讀英文，而能作詩，殊堪欽佩，「中華浩氣千秋在」，是爲佳句，且具有愛國精神，詩韻爲七陽，並不出韻，只山字重複，平仄微須調整，畧加指點，即是詩人，壇主當年學詩，亦經此種階段，茲用搬遷之法，調整平仄，即爲好詩，調整如下：

綠水青山雲自揚，寒江白雪競飄香，
中華浩氣千年在，錦繡關河萬里長。

「飛」字是平聲，不能使用，改換仄聲「自」字，白雪寒江，原字不動。搬爲寒江白雪，使之符合平仄，減去一個「山」字，作者之意，絲毫未曾改動，只調其平仄而已，該詩一經調整，能登大雅之堂，擲地可作金聲，希望吳先生繼續研究，將來文學復興，與有力焉。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奎生著醫藥書

速愈法	H.K. $ 5.00
根治法…………	2.00
康復法…………	5.00
康復法…………	6.00
衰弱根治法……	4.00
防治法…………	4.00
骨痛速愈法……	3.00
防治法…………	5.00
壓防治法………	3.00
喘咳嗽捷效方	2.00
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胃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補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册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的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厦十六樓一五○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

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

(第二〇七期)

權力門

由此路進？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科學家談政治的危險

近代學術的精神是專精。學者集中精力於一專門學科，以極深研幾的功夫，在狹小的領域探求前人所未發的新知。其功效是創新，其偏弊則是鑽牛角尖。牛角尖以外的世界，則非所問。

科學領域的知識，是呆板的、條理的、黑白分明的。例如水的分子式是H_2O，不能任意更改。一就是一、二就二。因此科學家的心性習慣是簡明的、單純的。

由於上述的緣故，科學家不宜談政治。因爲政治是七彩斑斕的、詭變多端、幻如魔術。科學家黑白分明的單純頭腦，一入其中就如墜五里霧中，你強他發表政見，因爲他自己還不清楚，所以就免不了胡說。最近留美科學家楊振寧，回大陸省親，被中共乘機統戰一番，回到美國發表了一篇演說：「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父爲人質乃爲中共講話

科學家第一個原則是追求事實，尊重事實。可是楊振寧這篇印象記，違反事實之處則不勝枚擧。玆畧擧幾點以見一斑。

關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自己說過無數次，是一場政治革命，奪權鬪爭。周恩來在對紅衛兵演說中承認，文革的代價僅次於國共內戰與韓戰。死傷人數不下百萬。這是一場莫須有的人禍。而楊博士則說：

「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看見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而毫不緊張，而且表示得很輕鬆，甚至樂意地以此爲話柄。」雖然他也不得不提到武鬪的情況：「一九六六年，紅衛兵佔據了學校的行政部門，跟着其中產生了兩個派系，彼此發生爭執，而且繼續佔據校中樓宇，甚至產生械鬪……。於是一九六七（編者按：應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千三百的工人開始進清華園，他們不携帶武器，只持兩句口號；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他們包圍校舍，甚至七百人受傷，五個工人犧牲，也不採用武力還擊，結果這些學生爲他們的優越行爲所感動，在第二天就投降了。」

楊氏這段話，由於說出了一些中共所容許公開的武鬪情況（去年十二月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史諾承認發生武鬪）遂容易使人相信他全部的話都是眞的。其實不然。例如一千三百名工人進入學校云云，並非單是工人，而是「由解放軍做後盾的」，否則單憑工人如何能說服武鬪？直到今天清華大學依舊由軍代表指揮一切。楊博士爲什麼不說？

其次，學生如何發生兩個派系？不是江青支持一派，軍人支持一派嗎？過錯不在學生，而在毛澤東發動奪權遭受抗拒。關於這一點，也許非楊博士的知識經驗所能了解，可不必多談。但是說人們談到文革非常輕鬆，則實在可笑。實想藉此來掩飾文革的殘酷，爲中共做宣傳，則洞若觀火。不過這也難怪，楊博士的父親仍在大陸爲人質，況且又受了無微不至的招待，不替中共說幾句好話，也太可怪了。不過，死在文革的無數寃鬼，對楊博士這番話，必定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

馬列毛的野狐禪

「印象」中談到「文革後的教育」，大談中共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新教育。「學生們的上課期間有八個月在學校裏學習，一個月在工廠裏，而另一個月卻下田耕種，其他的兩個月便是假期。」而「這些新的教學方法在中學和大學裏一律地實行着。」楊氏認爲這一切「都是値得中國自豪的」。我們倒看不出，應該自豪之處何在。

所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個原則，在某些方面，對某些教育倒也並不錯。不過規定所有的學生每年之內下工廠、下田耕種各一個月，與此原則毫不相干，而且是低劣的劃一主義和形式主義。

例如護士學校的學生，「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可在醫院裏一邊學一邊做，這本是各國通行的辦法。可是如果要護士學校的學生下工廠、下田去勞動，則工農勞動與護士業務無關，這不但稱不上什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是浪費寶貴的青春和生命，破壞護士業務的學習！

因此，中共所謂理論，非專門業務的知識，只不過政治野狐禪馬列主義和毛思想是也。

毛澤東自己少年時期被父親打罵，逼他下田挑糞，他自己卻數次逃走，他何嘗願意與「實踐」相結合？如今他迫全國學生勞動，不過少年時期被虐待的反射作用，强把所受痛苦加諸下一代而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云乎哉？



新聞以外



聯大討論中國席位問題
「明報」拍馬屁自取其辱

劉人傑

許多只有一百幾十萬人口的小國加入了聯合國，同樣擁有一條票。這些小國，左右了聯合國，他們多是受到共產國家滲透的，因此，聯合國等於受共產國家控制；美國要停止經濟支持，不無理由。看來，聯合國的「破產」，為期更在不遠！

生死關頭？

聯大決定十月十八日討論中國席位問題，美國和日本代表都表示，對保留中華民國的席位不能悲觀，也不敢樂觀，恐怕在表決之前，很難預測結果。

中華民國把這次席位之爭視為生死關頭，出席聯大的中國代表團，空前龐大，為前所未有，可見國府對這次聯大中的鬭爭如何重視。

中共曾明顯地表示了態度，如果有中華民國代表留在聯合國，中共將不加入。這表示他們反對雙重代表制，因此，如果中華民國在「驅逐」案中獲勝，則今年中共仍將不會進入聯合國。不過，從大勢看去，國際間的姑息空氣愈來愈濃厚，能夠維持若干年很難說。聯合國席位雖然要爭取，但毋須過於重視，保留聯合國席位主要不過是面子問題，對國家主權無損。因此有人認為，脫離了聯合國後，反而可以省卻不少精神上和金錢上的負擔，同時也減少了約束，今後可以全心全力發展經建，國力增强，在國際舞台上，誰也不能抹煞中華民國。

宇丹叫窮

因此，為聯合國的席位得失而氣餒是不必要的，能夠保留當然好，失去了也不必太可惜。因為，這個國際組織已喪失了原來的精神與創立的宗旨，不但正走着舊國聯的路，而且比國聯更不起作用。

作為聯合國秘書長的宇丹，曾經不祗一次喊窮。聯合國經濟困難是事實，到目前，的確已臨到破

應付。

繳交會費是一個會員國應盡的起碼義務，會員國連一點點的會費都不肯交，要他們在國際事務上擔負更大義務，當然沒有可能。這些國家，不過假借聯合國講壇來大放厥詞，對國際事務毫無建樹。這種國家，只會破壞，對聯合國一點好處都沒有。

可是他們在聯合國中攪風攪雨，居然要提出驅逐中華民國。如果不交會費的國家留在聯合國，繳交會費而履行一切義務的國家卻被逐，可以預見，聯合國會更窮，經濟困難更難解決，最後非眞的破產不可。

小國作用大

聯合國還有一個很不合理的情況，左右世界事務的，竟是一些非洲小國。大戰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這些國家連名字都記不清楚，竟究非洲有多少國家，普通人一時無法答得出。

但，這些國家在聯合國中，每一國有一條票，表決議案時，就會受到這些票數左右。雖然，國無大小，大家有同等地位，是聯合國的精神；可是，一個非洲小國，它代表的人口不過一百幾十萬人，

試看波斯灣六個國家，有些小到只有二三十萬人口，但他們獲准加入聯合國，在投票中和美國、蘇聯平等，因此，一件議案票數多的，不就表示它代表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意見。

如以波斯灣小國為標準，擁有四百多萬人口的香港，可以成立二十個國家，分為灣仔國、銅鑼灣國、尖沙咀國、荃灣國等等，那麼，一個小小的香港，就可以在聯合國擁有二十條票，這不是太笑話嗎？

漏洞

聯合國組織確有許多漏洞，這些漏洞需要修改，否則，將來眞正控制聯合國的，是只佔世界上極少數人口的小國，這些小國目前大部已受到共產黨的滲透，或受到共產黨一些甜頭，向共產黨一面倒。因此，將來聯合國會在共產黨控制下，加入這麼一個國際組織就更加沒有意思了。

中華民國要保留聯合國席位所遭遇的困難，正是在此。中共只由他的一個小國馬仔阿爾巴尼亞出面，一班非洲國仔附和，就把美國攪到團團轉，在這議案上一再讓步，最後結果如何，仍然毫無把握。

對維持台灣現狀，日本比美國更焦急。如果一旦台灣赤化，日本亦將不保，維持一個反共的台灣存在，對日本的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在保留中華民國席位上，日本表現得比美國更為積極。

雖然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已決定本月底率領代表團再度進入中國大陸，安排尼克遜的訪問，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在密鑼緊鼓中，美國瀰漫強烈的媚共氣氛，但仍有許多民眾和議員持相反態度。

目前，美國正流行一種想法，認為如果聯合國排斥中華民國，應該停止對聯合國的龐大經濟支持。這意見是二十七位參議員和三百多位眾議院代表提出的。

美國每一年對聯合國的補助，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一九七〇年度補貼了五千多萬美元，如果取消或減少，對聯合國的打擊可想而知。

他們說，這不是對聯合國的要脅，而是他們對聯合國的失望。不過，許多外國的外交官員認為，對中國問題不應注入經濟因素，這是因為彼此立場不同，觀感互異，因此有不同說法。外國外交官當然不了解美國納稅人心中的感受，如果將它分開做兩件事，因為對聯合國失望，而不給予它貼補，也是天公地道的事。

自取其辱

關於中共進入聯合國問題，本港正宗左報表現

稱「中立」的爬蟲報刊，大吹大擂，不遺餘力，正如俗語所謂「皇帝不急太監急」。其中表表者要算「明報」了，近來他們除了為容納中共進入聯合國大賣氣力外，還替「中共神秘氣氛」塗脂抹粉，一方面力加掩飾，一方面說盡好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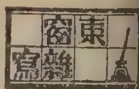
不過拍馬屁如果拍得不到家，有時會得到相反效果。偶然在左派「文滙報」上看到一篇題為「無恥之言」的文字，就是給拍馬屁者打了重重的一記。

這篇文字由「明報」的社評引起的，「明報」社評原意要討好中共，不料左派仁兄不但不領情，還把他斥罵一頓，簡直自取其辱！

老萬看了這篇文字，引起無限感慨，特地製版刊出，介紹給「萬人」讀者，讓大家知道，一廂情願的媚共是愚人行徑。大者如尼克遜，他雖然要去拜望老毛，老毛卻還是不斷罵他。其自取污辱，與「明報」主筆沒多大分別。

文　滙　報

公元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無恥之言

申　冰

「對於北京政權，本報一向稱之為中共，但如聯合國正式接納其為會員，我們以後就改稱之為『中國政府』了」。

乍讀這段文字，人們還以為是一家外國報刊在談中國問題，又以為說這話的是一個什麼外國人。

然而不然。說這話的是一家稱為「明報」的中文報紙。這家報紙的老闆即寫這段文字的社論主筆，據說還是一個中國人，至少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聽說他入了外國籍。

於是人們就發生興趣了，怎麼一個中國人必須等一個像聯合國那樣的國際組織「接納」本國政府為會員之後，才承認本國的政府為「中國政府」？（而且，「接納」二字之上，還必須冠以「正式」，以加強調，好像還有什麼非「正式」的「接納」似的，中國政府四字則必須加上引號，表示其頗有疑問！）

其實，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這位主筆早就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奇恥大辱了！他寫的社論，他這家「明報」的文字和標題，早就不止一次地把某某人加入英國籍或美國籍，稱為某某人「歸化」英國或美國了。

什麼是「歸化」？從前，中國有些人有種錯誤的大漢族主義的優越感，把中國以外的民族和中國以內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通通稱之為「蠻夷」、「四夷」、「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向漢族歸順，稱之為「歸化」。

「明報」把中國人入外國籍，叫做「歸化」，這就是以蠻夷自處，以外國為「文明上邦」。這是無恥之徒的無恥之言！

有些人加入外國籍，是為了做生意上的便利，或者為求學掃除障礙；有些華僑在外國世代居留，自然地具有居留國的國籍，都不等於不愛中國，不能一律加以排斥。這與什麼「歸化」，本質上截然不同。

這個無恥之徒和這張無恥的報紙，不僅侮辱中國人，他竟然還起勁地參與割裂中國領土的陰謀。他不是一直都把香港中國同胞稱為什麼「香港人」嗎？好像香港真要成為什麼「香港國」似的！這就僅是癡人說夢，而且是漢奸的議論了！

一切反動派都是要用偽裝來掩蓋自己的醜惡面目的。明報的標榜「中立」，例如由稱中國為「中共」到聲明也要改稱「中國政府」，就是一種偽裝的伎倆。但是，它的叛賣祖國，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罪惡嘴臉，又豈是這種偽裝掩蓋得了的！

外籍人士

「明報」說：「對於北京政權，本報一向稱之為中共，但如聯合國正式接納其為會員，我們以後就改稱之為『中國政府』了。」

這一段話，引起「文滙報」發砲。平心而論，這段文字確大有問題。「明報」不但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好似他承認了才算是正統政府，又似乎聯合國承認了，才是合法。其實，這兩個觀點都十分幼稚可笑。

再說，如果聯合國承認了就是正統，二十六年來，中華民國一直是聯合國會員國，而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何以「明報」不稱之為「中國政府」，一直只稱為「台灣」及「國民黨政府」？

這段文字有「悔過」及討好毛共的用意，可惜此間左報不領情，反而將他辱罵。

「文滙報」說這位主筆彷彿是外籍人，而「還沒聽說他入了外籍」。想不到共黨情報這麼差，老萬聽說他是「新加坡籍」的，總也算得是「外籍」吧？

十月廿一日（星期二）是本年度聯合國開會的第二天，「中國席位問題」又重新被引起注意。何況，本年度以國際關係急激的轉變中，在聲勢上，中共在過去十個月內，爭取了十三個國家的承認，更使支持中共入會之聲高唱入雲。形勢如此，對中華民國抗拒中共入會更感吃力。當聯合國開會之前，美國尼克遜總統且聲言贊成中共入會並取得安理會席位，旋獲日本贊成。到聯合國正式開大會時，除一向爲親中共集團所提出的「支持中共入會，排除中華民國」的提案外，又多了以美國爲首所提的「支持中共入會，保留中華民國會籍」的提案。在執筆的時候，消息傳來，對美所提的中國問題作首先討論，竟遭到大會的否決，可知美國對與國的影響力已明顯的削減了。

中共要混入聯合國，儘管宣傳上還擺架子，但實質上已經出盡辦法了，明眼人是清楚不過的。加上形勢的急轉，旅居美國而擁護國民政府的華僑，對中共人員將來在美立足可能性的憂慮愈來愈大。對這嚴重的問題，他們不但迭次發出了嚴正的呼籲，而且進而以行動來表示他們的立場了。

這一次示威，美國華僑表明了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厭惡，而且對美國姑息政策和聯合國蔑視道義的抗議。

一 示威的進行

大約是日中午，來自四方八面的示威華僑，集合在紐約華埠勿街中華公所門前。指揮隊伍的人戴着藍白臂

下午二時半以前，到達第四十二街聯合國前的哈馬紹廣場。

這次大規模示威，人數約在一萬以上，爲美國華僑廿年來最大的一次。由中華公所聯合安良工商總會和協勝公會等團體主其事，紐約的車衣工會，也是其中出力最大的團體之一，

在中華公所二樓設了臨時辦事室。

示威僑眾到達了廣場，大家把携來的標語，中、美國旗拿出分配，把代表團體的横幅高高舉起。參加的單位計有：紐約中華公所、全美華人福利會、美國安良工商總會以及它的支分會凡廿九單位、全美協勝公會和它的支分會數十單位、美西、美東和美南的代表團、美東中國青年文化復興會、紐約中華藝術社、中國航運公會、梅氏公所、紐約屋崙至孝篤親公所、全美中華文化社、中國藝文社、紐約台灣同鄉福利會、留美中國同學會和分佈各城市各大學的同學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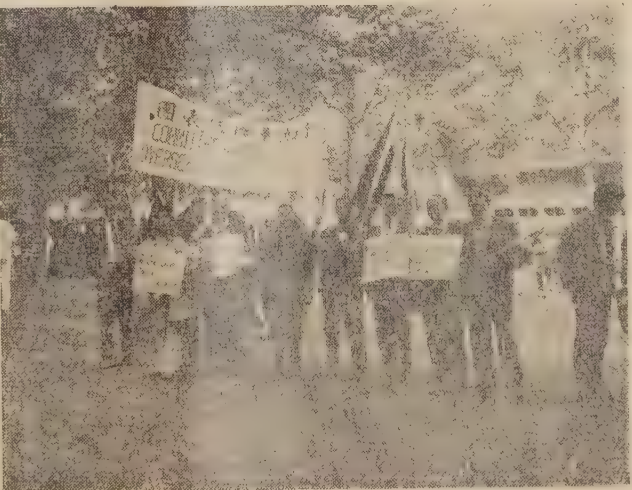
反對中共進聯合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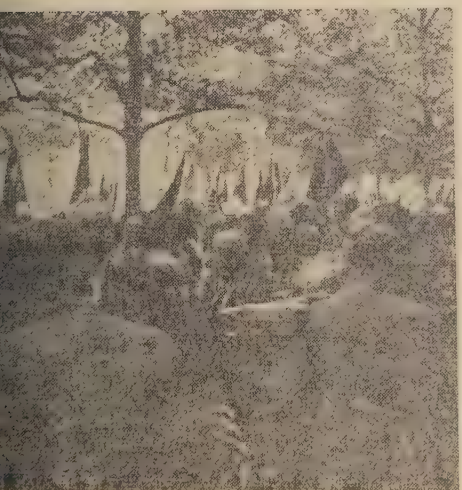
反共人士開始在中華公所集合。



巡行開始，中華學校學生開



加拿大代表人士一部份。



廣場已水洩不通。

表團更爲令人注意的團體。中國基督教訪問團和中國勞工代表團也恭逢盛會。此外，有一隊美國青年組成的隊伍，也擔着大橫幅在場。穿制服的中華學校的男女學生，和華裔退伍軍會的會員，則是此次遊行的開路先鋒。

隊伍排好站定，司令台宣佈巡行即將開始，先奏美、中國歌，繼由中華公所主席陳兆堂發表演講，申斥殘暴政權，表示僑民反對聯合國容毛之決心。陳氏演詞，隨由譯者用英文播出。繼請兩位反共著名的美國友人演講後，巡行便開始了。

二　現場的插曲

隊伍還未開始巡行，突然間出現騷動。原來有兩條左仔（十八、廿歲）走來派傳單，被人發現，一聲喝打，有人追上，左仔在亂竄中有拔鎗狀，被在旁監視的警員制服，一搜之下，果然身懷武器，當場「扮蟹」。（筆者按：左仔被擒之照片，當晚在英文之「紐約新聞」首頁整版刊出。）

示威籌備委員會預先印好的歌詞，人手一紙，由陳英傑同學在司令台領導歌唱，過萬人的歌聲是嘹亮的，大家唱的是：國旗歌、熱血歌、滿江紅、反攻、出發、青海青、長城謠等。都是雄壯的歌曲。

隊伍繞着廣場巡行，進行中，突然有位老先生走離隊伍，攘臂高呼：「殺死毛澤東！」用的是四邑話，但這句話大家都聽得懂，於是一齊呼百應，一時「殺死毛澤東」之聲震撼廣場。（按：「千夫所指」這句成語的意義，還是第一次眞正領會到。）

僑示威實錄

本刊紐約通訊員　程鐵夫



林仲文先生代表加國華僑到聯合國遞抗議書。



現「反尼克遜訪共」的簽名運動。



左派示威被警察圍困一角。



聯合國門前的反共隊伍通過。

在廣場中，有一羣美國人擺了枱椅，枱上疊滿文件，成員們拿着文件請人簽字。原來是反對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共的人士所組織的團體。於是，大家踴躍爲他們助陣，紛紛簽名。

巡行隊伍繞着廣場示威，講的是中國話，忽然有人用英語大叫：「Mao Kill Christian, Hitler Kill Jew!」（毛殺害基督徒，希特勒殺害猶太人！）

有一位老華僑，步履艱難，而且龍鍾到脊骨也駝了，還跟着隊伍巡行。有時走得太慢，後面的被阻擋着。有人好心的勸他休息一下。怎知那老者努起頸筋，眼露紅腺的亢聲說：「老毛在鄉下殺死了我一家人，我這口氣未斷，有機會我不示威！」

紐約市記者們，電視訪員頻頻爭取鏡頭，鎂光燈不斷閃爍着。

下午三時卅分，巡行完畢，大巴士開到，大家依次上車離去。警察開

始疏散，就在這一刻，留美的學生們利用時機，衝出了警察的警戒線，直沿着聯合國街（United Nation Plaza）向南下，有人高呼去打左仔。

三 左右對峙

原來紐約的親共青年，也選定今天在第四十二街角頭，也照向聯合國大厦示威，爲毛共入會吶喊助陣。

左派示威的隊伍只有三百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和長髮美國人，中國人也多數是青年人（十多廿歲的多）。他們扛着毛像。一面大五星旗，靠人手執着走，也高舉着紅橫布上書：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

當反共的示威隊伍向南下，聲勢洶湧。警察們馬上召集應變，不久有救火車呼嘯而來。待隊伍來到第四十二街時，消防隊已佈好防，手拿着水龍頭，騎警們也列隊阻擋着去路。左派的一邊也由警察用木馬人牆圍擋着，大家隔着對峙起來。

左右兩派互相叫罵，大家各呼口號。這樣對峙了一段時間，由於警察人數太多，彼此無法衝進，情緒也在無可奈何下鬆弛下來。大家罵得聲沙啞了，就唱起歌來。左的唱東方紅，右的在搗亂怪叫，右的唱反攻大陸，左派則揄揶，彼此奈何不得。

我擠在記者羣中對着左派拍鏡頭，那幾位扛旗的左友連忙將頭埋入旗幟下，而那些大隻佬的黑人，則任映「唔嬲」。

四時過後，我看見左派羣中，有幾位黑人放下紅旗，竟獨自離隊伍走了。一時好奇，追上問個究竟，他們，看樣子比較和善。我又追上去，先請他抽一根香烟然後問他。他笑一笑說：「我那裏是左派，我是接了他們廿元，說明由二時到四時止，現在夠鐘，不走還等什麼？」

四時卅分，兩派分頭列隊他去，結束對峙局面。



左派人士怕入鏡頭，將頭埋入五星旗內。

四 毛澤東死了！

反共學生的示威隊伍沿聯合國街折回，在聯合國大厦辦公的人都走近窗口向下看。隊伍折回他們預備開會的大厦門前，忽然有人從大厦走出來，對大家高聲說：「毛澤東死了！」大家追問下去，他說是由法國新聞社報導出來。羣情再度洶湧，一聲歡呼，不約而同掉頭走，大叫「打左仔去！」旁邊的警察馬上知有事情發生，立即把羣眾包圍，勸導大家不要生事出包圍網，也只可進入會場了。



左派示威隊伍。請看這些黑人，是不是打仔格。

五 抗議書、輿論及其他

這次示威中，加拿大華僑也派了代表團來參加，由多倫多中華會館副主席羅鏡甫先生率領。抗議書則由全加中華總會館林西屏先生簽署，而由林仲文先生親到聯合國大厦中遞交秘書長宇譚收，是日以秘書長忙，轉由他的代表代接。抗議書是旅加華僑反對聯合國接受毛共入會的提案。

左派的示威主持團體，據說是紐約的「義和拳」。我曾在同日下午五時卅分左右趕回華埠（義和拳設在華埠附近Market St.），特別去看個究竟，果有一部小型貨車泊在「義和拳」的後街，車後門打開着，車上堆着一堆堆的示威宣傳品，有幾位男女青年（包括美國人）輪流將這次用過

當晚紐約的每日新聞（Daily News）用整版封面將一示威照片刊出，第二頁則有巨大左派的影照。內容對左派的誇大，對反共的冲淡。美國的輿論不知是何居心。電台和電視，也對左派的誇張，來冲淡反共華僑的影響力。翌晨，最大的紐約時報，也採取同一作風，據採訪記者法蘭・程（Frank Ching）寫的資料：反共的三千人，左派的八百到九百。其實也是歪曲事實。我曾大約的數過，左派的是三百五十人（連黑人白人在內）。反共的隊伍肯定的超過一萬人，因爲整個廣場都人頭湧湧，隊伍分三排上落。如果說三千人，不是別具用心就是鬼遮眼。我曾將此種報導失實，打電話向紐約時報編輯部更正。觀微知著，美國輿論大多數已爲匪張目，自命前進，譁眾取寵，已忘記報



左派示威團體義和拳所在地。

從內外政策看中共之變

魯遷

。中外觀察家咸認爲中共內部發生了重大變故。可是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能確定發生了什麼變故。從人事活動上看，最值得注意的是握有實權的三個軍人：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突然自九月九日匿跡不露面。短時期不露面，某一個人不露面，並不值得驚異。但是目前還難以判斷，究竟不露面要多久，或是否從此垮台。而他們暫未露面的原因，可能是失勢，可能是發生危機，也可能是持重避嫌。如果是失勢，是毛派打垮的呢，還是實力軍人集團分裂了呢等等，現在都尚無法判斷，需待局勢進一步的發展。現在我們僅從中共的內外政策看中共的變化。

對美妥協不變

當取消天安門遊行的事情傳出後，美國當局即作兩次聲明，尼克遜訪中共的計劃並無改變。同一期間，美國的醫學專家懷特博士及其他美國訪客，皆依原定計劃前往北平，未聞有臨時被阻、取消訪問的情勢，這是說，中共與美國的文化交流仍在順利繼續。

最值得注意的是美總統尼克遜，二十五日在波特蘭發表聲明。他表示訪中共之行不但不會取消，而此行不但要與周恩來會談，並且要與毛澤東會談。

以往他只說過可能與老毛會談，口氣是遊離的，這次則十分肯定。這件事說明，美國已在取消天安門遊行事件之後，從中共得到了新的積極保證。否則尼克遜不會信口開河這麼說。他原來的聲明如左：

(1)「我不想對中共的情勢作臆測。我只可以說，無論發生什麼情勢，我的訪問中共計劃也要實行。訪中共的日期將在適當時期發表。」(2)「我在訪問共產國家之際，不但與政府的首腦會談，並且也要與共產黨的首腦會談。例如訪問蘇聯，不但要與柯西金總理會談，也要與比列茲涅夫書記長會談。同樣的如果是訪問中共，不但要與周恩來總理會談，並且要與共黨主席毛澤東會談。」

繼續對蘇聯緩和

當取消天安門遊行事件發生後，許多觀察家推測認爲是由中共和蘇聯的軍事緊張造成的。細察這個消息的來源，是從訪問中共的日本人傳出來的，而他們得此消息，是從中共官員得來的。據說，一個從東北回到北平的中共官員，向許多日本訪客提及此事。從上述情況得知，中蘇軍事緊張的消息，是中共故意放的烟幕，來掩飾九月中旬所發生的變故。

當上述中共的烟幕放出後，立刻遭受蘇聯痛烈的反擊。認爲這是中共掩飾內部權力鬭爭的手法。據絕大多數駐莫斯科的西方記者觀察，蘇聯目前絕無軍事進攻中共的可能，更不會選擇「十．一」前後來進攻中共。縱然蘇聯會出兵

交通又發達，裝甲部隊可由一、二日內佔領全境，而中國大陸如此遼濶，如發動進攻，必須有長期作戰的打算；這與蘇聯目前實行利潤結算制，致力安定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恰相違背。因此判斷蘇聯不會進攻中共。

另一方面，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中已發表主張支持中共，而不見活動的「蘇中友好協會」，二十九日特別舉辦招待會，預先慶祝中共的「十．一」。中共大使劉新權還親自出席。這兩項表現都說明，蘇聯對中共正採取審慎的接近政策。據此推測，莫斯科當局也從中共獲得某種照會和解釋。

從上述跡象來看，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周恩來、柯西金會談所決定的對蘇緩和方針，仍堅定不移。

中共對美蘇的政策，是對外政策的核心。而激烈反「美帝」、反「蘇修」，是毛澤東路線的特徵，反之對美接近對蘇緩和則是新當權派路線的方向。從現實種種跡象觀之，新當權派的路線仍在堅持推行，可知毛派並未較前得勢。

劉少奇路線復活

在對內政策方面，有幾點表現足供我們來判斷中共局勢的參考。

(1)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大幅削減。各地公共場所毛像的大拆除，慶祝十．一的標語，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排在「毛主席萬歲」之上，而且再也找不到毛的巨幅畫像。足以說明毛派形勢的退縮和低落。

(2)近來中共宣傳着重「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提高，喊出「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口號。這是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五年，劉少奇當權時期「調整經濟」政策的恢復。毛澤東那兩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咒語，已經無人再唱。

(3)毛澤東不自量力，在一九五八年起決定發展核子武器，在文革期間更大力推行，頻繁試爆。可是文革消沉以來，核子試驗逐漸減少。周恩來在對外國人的談話，屢次提到中共核子武器，規模很小，尚在試驗階段。暗示中共的核子計劃可能已縮小規模，減慢速度。這一轉變，也顯然與毛澤東「好大喜功」，不恤民力的方針相反。以上皆表明，毛派並無翻身復起的跡象。

附記：行文至此，獲知例年的九月三十日晚招待外國使節的宴會取消，改爲酒會，周恩來等實權分子皆未出席，由「代主席」董必武主持。另訊：蘇聯塔斯社報導，九月十三日中共一架乘坐九人的軍機墜毀於蘇蒙邊境，此事可說明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三人未公開露面的原因。中共軍機十三日墜毀，塔斯社三十日始發表，說明這件事的神秘性。從中共放烟幕說中蘇邊境緊張一事觀之，所墜毀之軍機，可能是誤入外蒙邊境，被蘇機迫降墜毀。中共恐懼蘇聯大舉報復，故做軍事戒備。

抗日戰爭史話（二）

第一次長沙大捷

史劍非

在抗日戰史中，國軍最大的光榮即是堅守長沙，連獲三次大捷。驕橫殘暴，向稱無敵的日軍，在長沙遭受了慘痛的教訓，從此士氣低落，戰力漸弱；反之我軍從第一階段（七七事變到武漢會戰）的倉慌應戰，屢戰多敗的劣勢，轉而越戰越強。遂使中國大陸戰場陷入膠着狀態，政府乃得穩固西北、西南的大後方，確立長期抗戰的形勢，而取得最後的勝利。因此長沙三次大捷實奠定了抗日勝利基礎。

抗戰期間日軍前後四次犯長沙，與國軍演成三次大戰；第一次長沙大戰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第二次長沙大戰，在一九四〇年九月；第三次長沙大戰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第四次日軍進犯長沙在一九四四年五月，這次我軍由於預先戰略轉移，棄守長沙而選定衡陽展開了偉大的保衛戰。本文先談第一次長沙大戰。

國際局勢對敵有利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日軍第一次進攻長沙，正臨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之際。在歐洲納粹德國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雙方遂出兵瓜分波蘭，歐戰遂爆發。

在亞洲蘇聯與日本成立諾門汗停戰協定，向日軍妥協，使駐屯東北的關東軍減除了威脅。

歐戰之發生，雖然使我國之抗戰，與反軸心的世界大戰聯成一體，在客觀形勢上大為有利，可是英、法諸國為集中全力於歐戰，在遠東不得不安撫日本，因此英國乃有封鎖滇緬公路之舉，使我國對外交通完全絕斷。而諾門汗停戰協定，使日本去了後顧之憂，遂得全力對中國實行軍事壓迫。

九月日本在南京新設「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

、華南的軍隊。

當時我國全面抗戰已進入第三年，政府已遷往重慶。在對外交通斷絕狀態下，進行孤軍之奮鬬，情勢至為悲壯。

十五萬日軍撲長沙

參加第一次長沙大戰的日軍為岡村寧次大將指揮下的第十一軍。十一軍下轄六師團：第六師團——稻葉四郎，第一〇六師團——中井良太郎，第三十三師團——甘粕重太郎，第十三師團——田中靜壹，第三師團——山協正隆，第一〇一師團——齊藤彌平太。此外還有協同作戰的空軍及海軍。實際出動的總兵力約達十五萬人。這是日軍在武漢會戰以來最大一次的軍事行動。

國軍應戰的部隊有羅卓英的第十九集團軍，下轄宋肯堂的三十二軍（一三九師、一四一師），劉多荃的四十九軍（一〇五師，預備第九師）；盧漢的第一集團軍，下轄孫渡的五十八軍（第十師、十一師），安思溥的六十軍（一八三師、一八四師），另楊遇春的第二挺進縱隊。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團軍，下轄夏首勛的七十八軍（十三師、十六師），韓全樸的七十二軍（十四師、十五師），樊崧甫的鄂湘挺進軍（第八軍、第三縱隊、第一縱隊）。楊森第二十七集團軍，轄楊漢城的二十軍（一三三師、一三四師）。關麟徵的第十五集團軍，轄張耀明的五十二軍（二師、二十五師、一九五師），陳沛的三十七軍（六十師、九十五師），夏楚中的七十九軍（九十八師、八十二師、一四〇師）。商震的第二十集團軍，轄周福成的五十三軍（一一六師、一三〇師），陳烈的五十四軍（十四師、五十師、

三軍，歐震的第四軍，李覺的七十軍，王耀武的七十四軍。總兵力約達五十師。

第一次長沙大戰的總指揮官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

各個擊破來犯敵軍

日軍十五萬，從湖北岳陽、贛北、鄂南三面，分兵六路，會攻長沙。我軍則分兵反包圍來犯六股敵軍，予以各個擊破。因此這次戰役，並非集中主力於確定的戰場決戰，而是主力分散，針鋒相對的機動戰。戰況異常繁細複雜。大體言之，在贛北方面，我第十九、第一、第三集團軍與敵人一〇六及一〇一兩師團作戰。戰事自九月十三日開始到十月五日結束。敵軍前鋒僅上富、找橋，未進抵湖南省境，即遭包圍反擊狼狽退卻。十月五日至九日九仙湯之役，敵死傷千餘人，遺屍三百餘具，是全戰役中最大的勝利。

鄂南方面，我方以第二十七、二十、三十集團軍，當敵人之十三及三十三兩師團。戰事先由我方的先制出擊開始，九月二十二日敵軍始轉取攻勢。敵人攻勢雖烈，但在我軍步步阻擊之下，終不支敗退，最深入的敵軍亦僅進抵即退卻敗走。

湖北方面，我以關麟徵的第十五集團軍為主力，當敵人第五、第三兩師團及三十三師一部。戰事自九月十八日開始，十月一日結束。敵退卻時數遭我軍伏擊死傷重大。

第一次長沙大捷雖然獲得全勝，但敵人發覺形勢不利之後迅速撤兵，致我軍未能充分發揮殲滅戰果。但是敵人在精神受到創擊則極為深刻。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我雖屢有大捷，然敵軍行動之亂，士氣之頹，則以此役為最。例如其撤退命令不及電傳，致由飛機空投，致落入我軍手中，致展開大規模的追擊與伏擊。敵軍通訊紀錄上有這樣的話：「孤軍深入，處處伏兵，因此只得相機撤退，免受過大損失。」

敵第十一軍司令岡村寧次十月五日十三時在咸

曾國荃功成負謗

覺初



攻克為止，中間歷年兩載有餘，突圍肉搏之役，幾不知多少回合，一般兵家，嘗引為歷史上很少有過這樣苦打苦挨的攻堅奇蹟，事後曾國荃雖成功很大，而負謗也最深，如果不是曾國藩的見微知著，明哲保身，馬上遣散湘軍，不再把持兵柄，未必不招致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禍害。台北傳記文學第×卷連續兩期，刊載淩鴻勳先生陶英蕙先生兩篇「關於曾國藩未曾公開的兩封家書」的文章，筆者在紬繹之餘，似有很多要說的話，加以補續，淩文內容簡單，只是介紹那兩篇家書的影本；陶文則徵引故實，參稽對照，都是有關方面的第一手資料。

不過他所引證的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我曾在某教會的圖書館，雜誌一類中看過幾則，正是曾國荃圍攻金陵這段史實，而為陶文所未及者，因憑記憶所及，掇其大意，並就曾文正公的家書，提出一點尚可互相對較者，以為掌故家不厭求詳責備之助。但以案頭沒有原書，一時又難得輾轉商借，自不能照錄原文一字一句，只可說出大概的內容而已。

曾國荃在那次頓兵堅城之下，內心的矛盾，確也非常苦悶，既恐不能必克，非請他人分兵來助不可，但又不願以此項中興首功，讓與第二個人同享，尤其是在經過一年兩年的苦戰，眼看太平天國日趨危亡，雖有忠王李秀成的多謀善戰，然一木難支大廈，只可拖延一個短時期的殘喘。可是他所率的湘軍力量呢？曾國荃自然心裏有數，也只是強弩之末，精銳日漸消亡，恐怕再難長久撐持下去，以致憂心如焚，徬徨莫決，加以疫病流行，餉項奇紬，他自己亦幾乎病倒，不能復起，當時不為敵人所乘，反攻突圍，已是洪福齊天的幸事了。

因此，他在事機不順的時候，未嘗不想到求助於近在九洑洲的彭玉麟，及節節勝利迫近常州的李鴻章。曾國藩的兩封信，或許就在那個階段，先他發出的，但以後的演變，還是李鴻章、彭玉麟，都看準了金陵之圍，功在一簣，想着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實犯不着搶他乃弟的甜頭，故雖有朝廷的欽命，雖有曾氏兄弟的呼援，總是藉詞推宕，裹足不前；且逆知曾氏的心理，是在矛盾而躊躇之中，並非眞的敦促馳援，或者只是希望他們互為犄角，壯大他的聲威，激厲他的士氣。

彭玉麟的為人，究非李鴻章的權譎可比，他對曾國荃，根本就不願虛與委蛇，索性嚴詞拒絕，這正是雪琴肝膽照人之處。這些地方，只有知人善任的曾全不為所動，除對李鴻章彭玉麟的推卻不前，加以剖白外，並以撫慰而規告的口吻，說他弟弟苛於責人，闇於責己，你說雪琴的態度不好，詞色每予人難堪，難道你在待人接物之際，不會犯過同樣的毛病麼？其實你比雪琴還不如呢？這樣一說，曾國荃也就釋然於懷，一心以攻城必克為念，不復為當前的局勢所困惑了。

陶文以諸將均不肯接受曾國藩的調遣，故雖有朝命會剿，仍存觀望。這話卻未免誣貶曾氏。自蘇杭失陷，江南江北大營，相繼崩潰，清朝的正規軍，僅只僧格林沁，多隆阿，富明阿，能夠負檄長征，其他征剿四方，殺敵致果，鮮不恃賴曾國藩所手創的湘軍，朝廷本不敢過分倚重，無奈時勢所趨，不得不以長江上下游的大任，責成曾氏。自曾國藩受任兩江總督，駐節安慶，所有蘇皖閩浙及江西湖北湖南雲貴兩廣……各省大員，無不由曾氏斟酌保荐，或直接部署，無論湘軍淮軍，對曾氏的情感交孚，精誠感召，不啻家人骨肉之親，不可以左宗棠沈葆禎等人的忮刻，而輕為訾議。李鴻章一生敬服而師事之者唯曾氏，尚有人造為不大謙遜之詞，這沒有別的原故，就是要打擊曾氏的人格和權能，都不足配做三代以後的完人。因為在洋化時代的進步人物，是不可對中國的古人，稍存寬恕的。

能靜居日記，作者趙烈文，雖為曾國藩的門生，當時正做着曾國荃的幕客，但對金陵一役，湘軍紀律之壞，毫不為諱，圍城將破前夕，國荃下令軍中，特許洗城三日，以補償這幾年來浴血裹創忍餓挨凍之苦。城破，各軍門口，都擺設十多個很大的竹簍，堆滿了搶自民間的東西，據傳首先登城破敵的李成典，就是闖入宮闈，大肆淫慾而致死的。忠王李秀成，本已逃出圍城，被鄉民綑送蕭孚泗營，冀獲元功而邀厚賞，誰知蕭孚泗匿情不報，捏稱李秀成是他的兵士，搜查該村而捉獲的，又疑該村得有李秀成的財物，勒索不遂，因便誣指該村藏匿敵酋同謀不軌，老弱婦孺，併遭駢僇。

當李秀成解到大營，曾國荃恨他堅守不降，手握鐵椎，向他迎面衝來，狠狠地在他腿上擊了幾下，李秀成笑謂之曰：「老九（國荃於兄弟行中居第九），各自做各家事，何必如此。」可見曾國荃的滿腔積憤，並不因勝利的到臨而感快慰。偏偏左宗棠、沈葆禎，都向朝廷奏稱，曾國藩的捷報不實，文章騰訟，指摘不已！王湘綺的湘軍志，又有「江南鉉貨，盡入曾營」，不知這正是朝廷對他抑而未發的隱憾！於是國荃內不自安，就在是年冬告病回湘。在他四十生日那天，國藩寄詩為壽，他讀到「刮骨箭瘢天鑒否，可憐季子獨賢勞」之句，不覺放聲大哭！

由此可知，君主時代的功臣，精神上並不見得怎樣安全，怎樣幸福。何況是在異族政權的統治下，欲把同胞的血肉，染紅自己的頂子，到頭來還是免不了滿朝猜忌防不勝防的生存威脅。曾國荃總算在許多特別的條件下，逃過了年羹堯張廣泗的命運，毋怪袁凱世陰懷警覺，在辛亥起復之後，不敢以諸葛亮的純臣自居，只好効法拿破崙的故智了。

大陸難民變質問題的觀感

黎民

岳騫先生在本刊第二百期「無法理解的人與事」一文提出了幾點問題：第一點是關於聯合國的；第二點是關於親毛各國的；第三點是關於逃港難民個別轉變爲擁毛者的。前兩點，連資料翔實，眼光獨到，議論精闢的岳老（編者按：非老也）先生也覺得莫名其妙，如我，便非自認敝鄉不可了。至於第三點，因爲多年前已發現這個異常的矛盾現象，而時刻對難胞的動態加以注意，現在謹將我觀察所得的寫出，不敢說足以解答此複什微妙的問題，只可作爲個人觀感，以就教於同文和讀者！

政治認識問題

難民們爲了掙脫壓迫的鎖鍊，拚死逃到香港，他們的要求原是很簡單的，即是說能夠解決一宿兩餐便滿意，很自然地歌頌自由世界的美好和痛詆毛共的醜惡。但是過了一段時間，生活安定下來，個別對政治有興趣的人，便開始留意到政治問題。無可否認，香港的殖民地政治和政策是會令到我們中國人或多或少地發生反感的！諸如選舉權利僅屬於極少數人；選出的大人先生們拍政府馬屁的居多，替市民說話的少；經濟政策每每採取竭澤而魚，殺鷄取卵的手段；社會上狗馬黃毒泛濫，搶掠姦殺日聞，貧富懸殊，無恥不論等等，對出身淳樸鄉土的人來說，實在感覺有點那個。其中自不之政治認識薄弱的人，誤以爲自由世界的政治如此而已。當然，他們已忘記了昔日非人生活的苦痛，只覺得今時一百個不討動，就等於患過惡毒大瘡的人，舊時的

於是便把現社會的種種和他們心中仍殘留着的「社會主義」政治作一番比較。或許覺得前者凌亂不堪，後者較爲安定循軌。既然對政治的認識上，心中就只有這麼的兩條路線，他們要作選擇的話，自會去選擇後者了！無疑他們是不知道除了這些因暴力專制而獲得表面安定；或是不充份的民主而弄得一團糟的政治制度之外，尚有完美的三民主義政制。

一則他們在長期接受毛共毀謗、打擊國府的政治教育之下，養成了對三民主義的無好感，來港之後，也沒有人向他們灌輸過這方面的知識；二則許多年來又看不到國府有什麼作爲，台灣的政經成就看不見也摸着。他們正是眞理面前迷失了方向的一羣，一經老左的狡猾統戰，新左的瞞天過海，投機分子的接木移花等等陰謀手段的指引，不難便掉到深淵裏去！

赤禍的遺毒

一、剝削論

飽暖思淫慾，人之常情。有些難民在食足三餐之後，不去思甜憶苦，反而被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吸引，提高了自己的消費要求。當經濟收入和慾望產生了矛盾，便覺牢騷滿腹，怨天尤人。

最常見的是怪恨老板待遇刻薄，從赤區裏帶來的剝削論調於是應運而生，常掛口齒。繼則認爲眞有此理，非向資本家鬪爭無以改善生活環境的心理且不去談高深的理論，事實擺在眼前，照馬克思所說的演變，時至今日，勞動人民已被剝削得體無完膚，那得家裏會有冰箱、電視機？又假定資本家必須將所得利潤分給工人，才算合理，那麼二十年來香港的工商業，豈不是仍舊停留在小廠小店的階段，後來的幾百萬難民，就非乞米不可了！

二、造反精神

久處毛共殘虐統治中的人，長期受淸算鬪爭，造反革命等等教育，雖說迫於環境，實非所願，但對個別來說，確實餘毒未消，尤以年靑一輩爲然。到了自由世界後，這份「熱情」似已湮沒，而當主觀或客觀環境上產生了極感不滿的時候，這顆定時毒彈便爆炸。例如在勞資問題上，他們永遠反對和平解決方式；同時有關方面又好像欺善怕惡，更助長他們的造反信心，環顧今天香港社會，敢於造反的亦只港共一家，自己個人力量有限，不向山寨投靠才怪！

是否必要靠暴力才能把社會推向進步？是否沒有共產黨，便不能使港府給我們種種權利？抗戰勝利之前中國人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和權利比諸今天差不了許多，比諸百年前「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情勢何止相去萬里！這些日子毛共躲在那裏？爲何竟然逐漸走向進步？那是世界民主潮流所趨，是文明的進化，是居港華人用和平手段不斷努力爭取的結果。認爲只有老左的壓力香港政府才會低頭讓步的論調，豈不糊塗？六七年暴動的災害，我們已經領受過了，還要去迎接更大的禍患嗎？

所謂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大陸各級領導層都有下級崇拜上級的風氣和無數的神化故事，難民中當然有着各種各式的人；或者做過領導，或是薄具小聰明被捧做過「英雄」，或會是本身受苦不深的積極分子，他們都享受過若干「榮譽」，雖然這都是毛共精心泡製的產品，卻也在他們心底裏產生了自大狂。個別到港日久，仍然屈居人下掙不出頭的，每會怨恨這個社會不識相，終日批上評下，沒想到此地文能日產萬言倚馬可待；武可提師對陣斬將搴旗的比比皆是，能求溫飽，已拜社會繁榮之賜。

這種人最可悲也最危險。一方面駑馬戀棧地無法衝破現狀，另方面則打擊別人，傳播不滿，甚而藉端煽風點火，以某場合裏的救世主自居，搞不出頭便錯認毛共為知己，在「士為知己者用」的原則下，其不被老左統去者幾稀矣！

四、懶惰成性

這個比較怪，難民舍生逃亡，擺脫暴政和饑餓，照理他們的克難精神比別人强，但事實卻不盡然，其中進取心相當低的大不乏人，懶洋洋地工作！幾經觀察，才發現那是毛共培養出來的惰性，因為他們長年累月地做牛馬，唯一無生命危險的反抗手段便是消極怠工，日子久了變成習慣成自然！安份的還好，一些不安份的，很容易按照上述相似的老路，跑回賊船上去。這種懶人既貪婪又倚賴心重，最好有人替他出頭，坐享利益，如六七年暴動罷工領鬪爭費過活的便是一例。

五、德性薄弱

毛共用盡種種手段企圖埋葬中華文化，摧毀數千年來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的立國根基，當然廿年暴行難以消滅歷久不衰的傳統美德，但卻無疑地把許多人的德性削弱。如對人的仇視猜忌，無所謂忠信仁愛；缺乏家庭倫理感情，無所謂禮義孝悌。事事表懷疑，對經濟問題更顯異常小器狹隘，一旦利

活！來港多年，不少人已被這個道德為中心的社會溶化了，然其中一些頑劣分子仍然未能洗刷，還是私字當頭，把國仇家恨棄於不顧，只斤斤計較眼前利益，也最容易上老左「利誘」的當，雖身為地主仔的亦復如此，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上面區區幾點，當然不足包括其餘，而「不滿現實」則是一個主要的導火線。不容否認，此時此地不合理的現象是普遍地存在着，是我們要求改革的目標，但也應該理解到我們是寄人籬下的身份，要改革一點點也得倍加努力。更不應以為眞理難尋，便錯誤地被港共牽着鼻子走！對整個中國來說，什麼才是徹底解決現實問題的眞理呢？三民主義裏的民生主義便是解決國民經濟矛盾的正確方針，目前台灣的經濟成就，工農階層眞正的翻了身，便是現成的例子，我們的眼光應該放長遠點，按住怒火，信心不為一時一事所動搖，相信「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定律，始終是有機會把眞理帶回老家，和我們的親人共享的。中華民國幾千年的歷史是無時無日不在內憂外患之中的，試問過去國府有多少時間可以拿來貫徹國父所創的眞理呢？如果無視毛共廿年間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彌天浩刼，而偏責國府建樹毫無，那不是大錯特錯嗎？

民族自尊心問題

任何人都該有民族自尊心，都熱愛祖國。因此，許多人當看到本民族也能製造核子彈，放射人造衞星等科學技術成功偉蹟，很自然地情不自禁歡欣若狂，難胞們在這方面的興奮情緒更覺顯著。因為他們時刻懷念鄉土，關心本民族的盛衰，可惜有些人在得意忘形中產生了「愛屋及烏」的錯覺，以為這是毛共的莫大功勞。加以抵達自由領域以來未見過國府作出那些能夠振奮人心的事，對台灣土地亦無血緣關係等等，日積月累，便只覺得獨有毛共才能把中華民族的國際地位提高。同時他們對現實生

告的想像。於是民族自尊心應時出籠，成為他們發洩積憫的唯一出路。這是不難被毛共「愛國」口號所利用的。

眼前的「保釣行動」便可作證，時至今日「保釣」不是已經大露狐狸尾巴了麼！這些人的幼稚病自是和他們的認識有關，顯然地把「屋」和「烏」分不開來。不錯，該為本民族的科技躍昇至大國水平而覺得驕傲，但這是中國人的成就，決不是毛共的成就。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不相信的話，大家不妨食粥三餐，將全部餘錢都交給香港政府作為發展科技之用，以二十年的積聚，相信這個彈丸之地也會搞出些名堂來。何況現在大陸居指導地位的科學家，又有那個是毛共培養出來的呢？

祖國更要愛，那是愛美麗的錦繡河山；優良的中華文化，決不應把毛共政權拉在一起。拿殘殺過千萬同胞的政權來代表祖國，這該是民族自悲吧！用全民血汗到處點火作禍的政權，就算不久的將來霸佔了整個東南亞，試問除了再多幾億人遭受殘忍的迫害之外，國人又有何光榮何言啊！我們該引以為榮的，應是國父的「以平等待我國各民族，以平等待世界各民族」的原則。中華民族雖積弱，但卻是國際上的守法市民，長受世界正義人羣的尊敬。毛共則如一股黑社會勢力，咄咄迫人向他討好而已。可引為自尊的優劣立見，雖然國際間事多是講强權、欠公理，跟紅頂白的，但我們切不可受其影響而放棄對正義的努力，須知踏入眞理的途徑，歷程是非常艱難險阻的。

我們對個別發生心理變態的難胞，也不當徒然恥笑，應行給他們注射防疫劑、强心劑。做個良好的醫師，就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所應盡的責任！

（稿費捐四週年聚餐作抽獎物品用）





通航無期的蘇彝士運河

天涯客

西德最有名的「沉船打撈專家」，伍里希·哈姆斯，每天都焦急地坐在他的漢堡寫字樓裏，等待着一封從開羅來的電報。那上面，只要有六個字就夠了：

「立即開撈，速來」。

這短短的兩句話，就會使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撈船艦隊」——五座小山一樣大的浮動起重機，立刻從西歐開駛到中東的蘇彝士運河去。

在阿拉伯的「民族英雄」納薩總統，冒冒失失地發動了阿以之間的「六日戰爭」以前，這條一百六十公里長的運河，每天至少都要給一窮二白的埃及，帶來八十萬美金的外滙。——在國際貿易上的貢獻，當然更大。例如：一條一萬二千噸的貨船，如果在從日本橫濱，駛往荷蘭鹿特丹的途中，不必環繞非洲，而取道於這條運河的時候，就可以把二萬七千五百公里的航程，縮短爲一萬八千五百公里。換句話說：也就是因而至少省掉了二萬五千美金的航行費用。

對於一艘載重六萬五千噸的油船來說，省的錢就更多了。這條運河把從波斯灣到歐洲的距離，縮短了一半，因此也就替運油的公司們，每一趟節省了十三萬美金。

蘇彝士運河在封鎖下進入了「假死狀態」以前，也已經不能完全適應現代運輸業的需要。那時，十萬噸級的大油船，只能在沒有裝貨的時候，才能利用這條一百九十五米寬，十三米五深的水道。裝了貨以後，這些船的吃水深度，起碼是十四米，有油船」呢？

據開羅可靠方面傳出的消息：埃及那位强有力的新統治者，沙達特總統，已經和蘇聯的經濟部長，以及美國的油王洛克菲勒，秘密地洽談過許多次，決定把運河的水深度，加高到二十一米。——錢是不成問題的，自然會從紐約和莫斯科滙來。因此，在不久以前，埃及的蘇彝士運河管理處處長，瑪詩胡·阿姆德·瑪詩胡（Maschur Ahmad Maschur），就忽然向荷蘭的一家皇牌造船廠，預訂了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挖浚機」。

在美蘇的協力支持下，埃及人「重開蘇彝士運河」的夢想，當然是很可能實現的。以色列已經準備從運河沿岸「後撤四十公里」，以便運河上的商船，可以自由來往。但交換條件是：㈠以色列的船舶，也能使用這條水道。㈡埃及部隊不得進入以色列退讓出來的運河區。如果埃及能夠接受這兩個條件，眞的使蘇彝士運河重新成爲世界運輸業的大動脉的話，最佔便宜的不是遠東、近東，而是西歐，美國和蘇聯。但雙方卻一直未能取得協議。



現在的蘇彝以士運河

、照相機、收音機一類的東西，都起碼可以在價格上打個九折。

美國的收獲，是「政治大於經濟」。「運河的重開」，至少象徵着中東的「長期和平共處」。「對於美國來說：這是「不插手越南」之外的另一個「收拾人心」的法寶。

蘇聯也許是最佔便宜的一個，她的艦隊，可以通過「運河」，從「黑海」一躍而入「印度洋」。在商業方面，意義並不太大。就是在運河被封鎖以前，整個東歐集團通過「蘇彝士」的船隻，只佔在這條水道上來往的船舶，百分之七左右。

爲了能在最適當的時機，最迅速地把「運河」中的沉船打撈起來，埃及的沙達特總統，已經把西德的大字第一號「撈船專家」伍里希·哈姆斯，一連三次，邀請到「蘇彝士」去實地考察。

這位專家的答覆，其實也很乾脆。他說：「如果我們能夠確實知道：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不會向我們無緣無故地放槍放炮的話，我保證在四個星期之內，蘇彝士運河就已經重開了！」


打撈沉船專家哈姆斯，焦急地等待着打通蘇彝士運河的命令。

無權無勇左右逢源的寮國國王

他大概是世界上，衣服穿得最樸素，名銜拖得最長的一個國王。——這位波若瑪·西塔·卡特亞·索爾亞·房伽沙·福拉·瑪哈·斯瑞·薩望·瓦特漢納陛下。

既沒有什麼金碧輝煌的軍裝，也沒有耀目的珍寶飾物，他穿的只是一套「中山裝」式的迷你長袍，而且連腳都是光着的。——這一天，他正好要到廟裏去拜佛，左右擁簇着三五個打旗子和打傘的「御前侍衛」。不過，整個氣派看起來還遠不如京戲中的一個「新科狀元」神氣。

這個被稱爲「百萬白象之邦」的寮國，雖然擁有三百多萬人口，是中國、越南、泰國、柬埔寨之間的一個「兵家必爭之地」，但卻也是東南亞最落後的角落之一。據專家們的統計：百分之八十五的寮國人，到現在還是文盲。由於衛生條件太差，所以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那裏既沒有紙幣，更沒有鐵道；整個貿易還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公路也只有中共替他們修的那一條「軍用交通線」。空中運輸也許是把寮國和世界的其它部份聯結起來的唯一工具。但是，眞正能夠派用場的飛機，由於機場條件的限制，當然是越小越好。稍微大一點的話，就着不了陸。

偏偏在這個一窮二白的地方，美國空軍丢了比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還要多的炸彈。——卻又偏偏在這裏，花了那麼多的「經援貸款」。用人口的數量來加以平均的話，每個居民分到的「經援」數額，一定是全世界的第一位。

說起來也眞奇怪，偏偏這個偏僻而又落後的國家，卻受到了那麼多遠方友人的「垂青」。不但美國在那裏駐紮了大量的專家，日本也派了不少人來，就連遠在中東的以色列，都送了些農業專家，來替寮國人解決問題。

這些以色列專家們，在首都的郊外，建設了一座「實驗農場」，而且還發明了一種很簡單的「萬用機」，由水牛來加以推動。既可以由最缺乏技術智識的農民來操作和修理；還可以生產一些「肥料，牛奶，皮革」一類的副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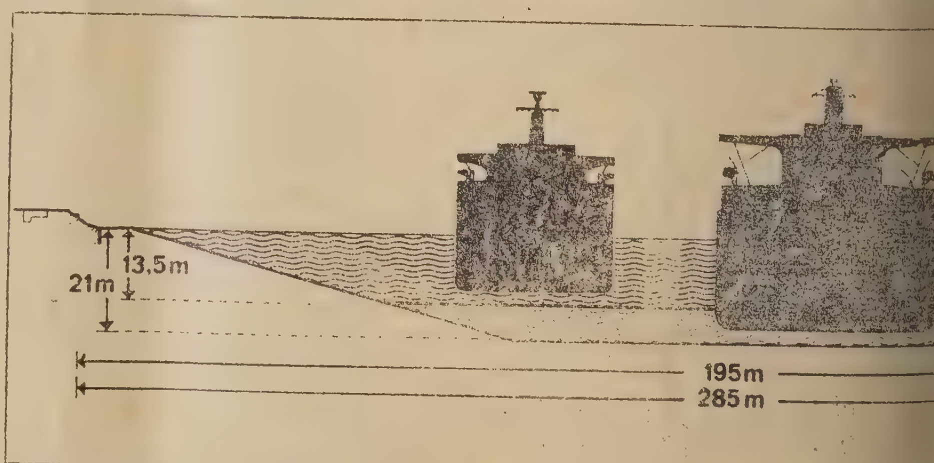
然而，美國和日本的專家們，卻認爲這種發明實在太「野蠻」了，還不如乾脆從美國和日本，進口一些最新式的「拖拉機」來好。

結果呢？「萬用機」，既沒有普及起來；拖拉機也根本沒有進口。寮國的農民，依舊在用曾祖時代的技術條件，來從事生產。

經濟上，既然像一攤爛泥，政治上又如何呢？

寮國在表面上雖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卻早已分裂爲兩個區域：政府區和「老撾區」。再確切一點的話：就應當說是一個「六區聯邦國」。

第一是「政府區」：也是由國王直接統治的地



埃及想把運河的吃水度加深，成本的估計是十億美金。計劃是把運河加深到二十米，加寬到二百八十五米，好讓吃水二十五萬噸的油船，也可以自由通過。

方，完全是由國內幾個最主要的「點」組合而成的。它擁有兩百萬人口和六萬大軍。

第二個是「老撾解放區」：它擁有將近一百萬人口，和一支一萬五千人的「解放軍」。為了要讓他們不能安居樂業，越南的美國轟炸機隊，每天都要平均出動五百架次，來炸得他們馬仰人翻。

第三個是在北越軍隊統治下的區域：這是沿着北越邊界的一條八百公里長的「走廊」。北越在這一帶駐紮了六萬精兵，在政治上也是「太上皇」。

第四個是「中共區」：他們在寮國的北端，修建了通往中國的「公路幹線」。直到現在為止，還有一萬「工程兵團」的官兵，三營「護路隊」和十二連高射炮隊，長期駐紮在那裏。據說：對於當地內政上的一切措施，他們是並不過問的。

第五個是「極右區」：它座落在寮國的南端，是寮國右翼積極分子們的樂園，而且擁有一支美式訓練和美式裝備的小部隊，加在一起不過是五六千人。

第六個是「苗族區」：他們主要的任務就是：到處發動游擊戰，用美式武器，來和越共、中共、寮共搗蛋。為了經常地接濟他們以彈藥、武器、糧食和醫藥，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還特別成立了一個所謂「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來進行空運工作。

這三十萬苗族的反共經費，也並不是由華盛頓送的。反正他們那裏最主要的產品就是鴉片。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替它全部包了下來，價錢也是在「國際價格」上再加個幾成。

在這個既沒有一點工業，又沒有一吋鐵路的國度裏，就連堂堂的首都，也只有兩萬五千人口，而每一個人所需要的恤衫、大米、廣柑、啤酒，都沒有一樣不是從外國來的；也都沒有一樣，不是從遠地空運進來的。

但是，怪也就怪在這裏：這個既無權又無勇的「國王」，似乎依然還不會被左派、右派、中共、北越、苗族中的任何一個踢下「寶座」去。

原因很簡單：就連最「反帝反封建」的寮國「老撾共產黨」，也在自己的十二條「黨綱」中，明確地規定了一點：

「必須忠君愛國」！

值得注意的是：「君」的地位居然還放在「國」的前頭。



寮國國王光着腳去拜佛



寮共領袖蘇法努馮，本身也是一位「親王」。

適應新社會生活

自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以來[illegible]大陸逃亡來港的人最

卻有不少已溺死。在螢光幕上所見，他們大部分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女。如果中共說這些都是「垃圾」，應該是有用的垃圾，至少他們有充沛的

批的逃出來，雖然他們明知有葬身魚腹的危險。

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有那麼多大陸青年逃亡來港，而香港卻有一

應中共的統治。

本來，香港是個自由地方，如果青年們嚮往「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隨便走過羅湖橋，保證不會有人阻

，回去「適應」一番，先來作個準備呢？

最近，中共極力拉攏香港專上學生「遊大陸」，旅費非常便宜，有一批港大學生被「優待」去遊覽，只收每位港幣八百元。這一班港大學生只是回去遊覽，不是回去適應，遊覽完畢，又回到香港殖民地，接受奴化教育。如果他們肯在大陸留下來，實際體驗一下生活，那會好得多。

否則，也可以和大陸逃亡來港的青年男女打打交道，交換意見，也必然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大陸的實際情況，有助於他們「適應」的準備。

若干年前，香港有一批摩總的前進司機，把香港的工作辭掉，浩浩蕩蕩回到大陸爲人民服務。以他們的前進思想，應該可以「適應」。可是，過不了多久，這班前進司機紛紛悄悄逃回香港，談也不敢再談。

可見，在香港過着有吃有穿有自由的生活而侈談適應是容易的；如果眞的要適應時，他們就會後悔莫及。

在中國大陸，他們要玩玩「保釣」已不可能，還談什麼「適應」呢？

毛像的兩種命運

據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發出的一則電訊說：在北平、上海、南京、廣州各大城市中的公眾地方，毛像與毛語錄的數量已大爲減少。最近，北平新橋飯店大堂中的一座六呎半高的石膏塑像也已移去。據旅遊人士說，萬里長城的巨型毛像搬走了，原來掛毛像及毛語錄的地方，已改懸風景畫。

處招待記者巡視邊境所見到華界的情況，也正是如此。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達到狂熱的程度，他已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神了。

在中共所有的文件中，無一而不充滿毛語，也必有「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壽無疆」的歌頌，提到「毛主



席」就必然有「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據說，那時還有些人想把毛澤東捧上天上去，當他上了天，做了神，這些人就可以撐着他的招牌，在下面抓實權。當時毛澤東被捧爲天神，據說內幕是如此。

今日，也許毛澤東這塊招牌在國內已經不靈，人民對這個龍鍾老人已厭恨到極點，把毛像除下，會使他們心裏過的舒服一點。也可能因抓到實權的人不想再利用這塊朽腐的招牌，因而把它弄走。

不管動機何在，毛澤東是神的這個觀念，在大陸已不存在。也有人說，毛澤東病入膏肓，去死不遠，來日無多，再不終止對他的吹捧，恐怕他一旦撒手塵世，然後才捧出第二個神來，一時間接不上，應該乘這時刻，把他的印象漸漸沖淡。

失色，共產黨卻厚愛於港澳同胞。據左派報紙載稱，有五十幅彩色毛像已運抵香港，即將展出。據說，其中有些是「首次正式發表」的，有些是和他的接班人林彪同在一起的。

毛照在大陸正被剷除的時候，卻拿來香港開個展覽會，原因何在，頗耐人尋味。是不是老毛已在大陸站不住腳，迫得在海外找個立足點。抑或海外的中國人比大陸的中國人更熱愛「毛主席」？

葉人傑

尼克遜徒勞往返

曾經在北平「反帝醫院」割盲腸的紐約時報副社長兼專欄作家賴斯頓，在大陸旅行七個星期之後，經由香港返美，憑他在大陸觀察所得的印象，認爲尼克遜雖然移樽就教，跑到北平去商談，但他相信難以獲得中共的讓步。

記者向賴斯頓詢問：尼克遜將來訪問北平會有何所得？賴斯頓笑道：「一項諷刺的答案，乃是尼克遜先生可以蟬聯總統職位。」這話的意思，是說尼克遜的決定，祗爲了他個人的競選打算。

不過，尼克遜訪問大陸，是否有助於他的競選，卻未能遽下斷語。賴斯頓在那一段時間還身在大陸，美國國內的反應，他還未了解，不知道美

克遜，可見，在未來的美國大選中，他並不見得「形勢大好」，說不定是得不償失。

賴斯頓看到中共的一面，認爲不會有結果。而在美國國內的一面，則大有可能弄巧反拙，這一來，尼克遜這一下驚人之舉，也許一無所得，既不能獲致「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和平」，也不能保持總統的職位。

賴斯頓反映了周恩來的意見，中共所畏懼的不是美國，而是他們的老大哥蘇聯。中共領袖曾多次鄭重的對賴斯頓說：蘇聯有百萬大軍部署在中蘇接壤邊境。認爲蘇聯有進犯可能，因此北平及大陸其他城市都採取了防衛措施。至於美國，則不會如蘇聯那樣直接威脅他們。

至於對日本，周恩來說：經濟强國有軍事野心，如果日本人放棄對台灣及韓國的野心，中共準備與其談判締訂一份共同防衛條約。

當然，這番話是志在分化中日韓的。

中日韓如果站在一條戰綫上，當然是對中共構成一個僅次於蘇聯的威脅，如果將日本、南韓、台灣分化，對東面的威脅，自可安枕無憂。

不過，賴斯頓和周恩來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顯然還未知道佐藤對蘇聯拉關係，日本之投向蘇聯，比之拉攏台灣、韓國，顯然對中共的威脅更大。

中共怕蘇聯、日本多過美國，這麼說來，中共以前說美國是紙老虎，這話是一點不錯了。

何不約法三章

西元前二〇六年，漢高祖帥兵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以組繫頸而降。劉邦乃召諸縣父老及地方有力人士告之曰：「父老若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

秦始皇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焚書坑儒，「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弄得人人自危，朋友們見了面連普通的寒暄話也不敢說，只好「道路以目」。否則，便有被人加上誹謗朝廷或借古諷今，而被誅及全族的危險。法令之苛，眞使人民手足無措！劉邦針對這種情形，首先廢除對人民精神威脅最大的苛法，而代以簡單具體的三項法律，就是一、殺人償命。二、傷人者，按傷害程度處刑。三、偷盜者，按財貨多少處刑。換言之，如果一個人不殺害別人，不偷盜別人的財物，便不會觸犯法網，身家性命都能獲得保障。比起秦時的無緣無故便會誅及全族來，那眞是名符其實的「大解放」！

法律的作用，在於除暴安良，維持社會安寧秩序；如果達不到這個要求，這種法律便失去了作用，應該加以修改。孔子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秦時的刑罰失之猛（嚴），所以劉邦代之以寬，而天下歸心。

報載：目前港督戴麟趾爵士，在立法局發表了一篇施政報告，其中有一段說：「本港在很多方面無疑都是有進步的，但是可惜在某一方面卻有退步的情形，這是劫案與侵犯人身罪行案件的不斷增加。」他並引述在今年八個月中，涉及暴力的罪行已接近四千一百宗之多，他又說：「我深信我們必須重新研究適當反擊措施和問題的基本原因。」

八個月之中居然發生四千餘宗暴力罪行案件，也就是每天平均近十七件，這數字確屬驚人，它證明本港現行法律已經出了毛病，非猛以濟寬，不足以收懲罰之效了！

語云：治亂世用重典。我以為不必重典，只消用劉邦的三章輕典便足夠了，殺人者死，不拘年齡（能殺人便該被殺），其他按情節輕重處以相當之罪（如強姦犯處宮刑等）。如能本此原則另立法律，必可收立竿見影之效。詩曰：

一、暴徒無法又無天，感化判監視等閒；
只有重刑能奏效，殺人償命債還錢。
二、縱容罪犯婦人仁，

亦論詩文

新密碼詩反對者頗多，但舊密碼詩卻被視為「雅」、「典」。可見人之本性並不盡是「喜新厭舊」的，有時也相當堅決地「抱舊拒新」。衣服是新的好，情婦是新的好，但說到「詩」與「文」嘛？但凡新的統統都是放狗屁。其理由在於「白話文」乃「推車引漿者流之語言」，非士大夫之談吐；「新詩」更是信口開河，不講平平仄仄平。既不「雅」也不「典」。自難登大雅之「壇」。身為高高在上之「父母官」，而用下三九四之村嫗田叟語言為文，合該打五十大板兼炒其「魷魚」。而何為「雅」「典」呢？魯迅先生似作過頗詳細的解釋，就是要把話說得既簡短而又十分含糊，盡量使別人無法看懂。最高明的文章，就是使人每看一句就得花三兩個鐘頭去翻「爾雅」的舊密碼。說「秦始皇燒書」，阿狗阿貓也能看懂，自然不雅。改為「始皇焚書」，似是「雅」了多少，但還算不上「典」。再改為「政燔典」，確是「雅」、「典」得令人不知其祖宗廟堂。原來秦始皇名政，燔者燒也，典者書也！推車引漿者流看了豈敢不表佩服？

文既須講究「雅」、「典」，高雅如詩詞，豈可用村嫗田叟之語！是故，「桃花」不能直呼其名，而須稱為「紅雨」；「柳樹」也不能直呼其名而須稱為「章台」。柳永塡詞竟寫「楊柳岸曉風殘月」，而不寫成「章台岸曉風殘月」，就合該他中不了進士（以後中是以後的事）。詩必須講究平仄對仗。平對仄，仄對平，平平對仄仄，仄仄對平平，這在以往是連三尺孩童也知道的。「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蛩」，這在以往也是連三尺孩童也背得滾瓜爛熟的；民國詩人竟廢而不用，直呼「屙屎」，不曰「遺矢」，可知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就拿民國詩聖徐志摩的詩來說吧，什麼「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地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簡直「長氣」兼嚕嗦，其意不外是「輕輕復來去，揮袖別彩雲」，只十個字就夠了，但他卻要分成四句，寫二十六個字。這能算是詩嗎？眞是「切莫談起民國詩，談起就叫人生氣」。那麼就像祖母說故事那樣「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時有一個叫李白的，他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簡直像推車引漿者流說話那麼淺白，既不「雅」也不「典」，而竟被捧為「名作」，看來古人多是瞎了眼睛的。被捧為最佳七律之「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一首詩中竟有三處「黃鶴」雷同，看來崔顥也沒啥了不起。在下以往確受了民國詩人謬論之害，也喜亂放狗屁，如今頗有點「覺今是而昨非」，願拜名師，

亥武昌首義，革命先烈經過抛頭顱、洒熱血，前仆後繼的英勇鬬爭，推翻了中國數千年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創下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今年的十月，是中華民國建立六十周年大慶。六十逢一甲子，中國人一向很重視這種復始所表示的意義，近日，享有民主的中國人都熱烈慶祝這個偉大的節日，高舉中華民族自由的火炬，表達了爲爭取在中國實現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三民主義的堅强決心和崇高願望。

中華民國六十年的歷史，又使我們聯想到民族的災難。俄國十月（俄曆）暴動的砲聲一響，共產主義的毒菌便在中國孳生，從而使中國陷入多事之秋。

共產黨在中國推行暴力叛亂，嚴重地危害了國家，給民族造成空前的災難，二十二年前的十月，他們就在中國人民的屍骨堆上，於北平沐猴而冠，建立了極權統治，使中國大陸的同胞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每年的十月，就會使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想起「十．一」這個黑色的日子，從而更激發起反共的意志。

十月的聯想

民族的多難，骨肉分離的沉痛，常常使流落在海外的中國人和遭受中共暴政統治的同胞升起思國、思親的感情。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一向重視家庭的團聚，而中共殘民以逞的結果，造成了許多家庭離散的悲劇。

今年十月三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在這月圓的日子裏，多少遭受家庭離散之苦的人渴望着骨肉團聚的溫暖，然而月圓人未圓，許多人只能仰望天上的月亮遙念自己的親人，人世間最大的悲痛莫如有家歸不得，莫若長時期的千里情牽。誰迫着我們離開可愛的家園？誰使我們讓故鄉情在我們的內心熬煎？

而今年的十月，還有一個重陽節。重九登高，原本富有雅趣，但有骨肉分離之痛的人，也會興起「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哀傷。昔時詩人王維遙念他的兄弟，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興嘆，道盡了思親之切，可是，王維那種哀傷卻比不上今天身受骨肉離散之痛的人那樣深沉。登勒馬洲，流浮山，我們能遙望神州故國，可是，我們可曾看得見親人熟悉的身影？

今年的十月，使我們聯想的實在太多，可以寫「滿江紅」，可以寫「新閨怨」；這個十月使我們思國、思家，滿腔感懷像海濤一樣在我們胸中翻捲，激勵我們去面對現實，去與逆境戰鬬。

我們應該是國家和自己命運的主宰！

英菲

乒乓外交誠險幻，收京
那有不征戰！

一椿連報紙也不會一提的小事。此圖書館之日小型，是因爲它不過是一棟小平房，內藏圖書在目前不超過七千冊。

一棟小平房加上六千餘冊圖書，在某些人眼中可能不算得什麼，但對鄉中學童來說，卻是一項難得的設備。小型圖書館落成之前，鄉中學童要借閱課外參考書籍，必須跑上數十里的路程，往返得耗掉半天時間，而今他們有一所自己的圖書館，在進修參考上節省不少時間，對有志向學的鄉人，實在裨益不小。

但，如果這所圖書館是由政府興建，或者由有錢人捐資創立，倒算不上如何難得，當我知道這圖書館能夠在僻遠的鄉村「無中生有」，原來竟是由幾個窮學生一力創辦的時候，很令我感動不已。

遠在六年前，幾個剛唸完中學的青年，偶然聚在一起，決意要做點報答國家社會的工作，「鑒於鄉鎮農戶，典籍無多，好學青年每興無書可讀之感，乃不避艱難，苦心締造」，要在偏遠鄉村設置圖書館嘉惠學童，第一個目標選在大坑，即一邊唸大學，一邊進行籌備工作，六年來一直自動節衣縮食，課餘設法兼職儲錢，終於不假外求，完成了現在的小型圖書館，除了求人捐贈藏書，建館時沒有求過任何人的一文錢。

由一所圖書館談起

其中一位創辦人是我的朋友，他的環境並不太富裕，養家之外，還要供弟弟唸中學，但是六年來未見他向朋友訴過一次苦，直到最近，圖書館接近竣工階段，我才較詳細地知道其中經過，當我以「悠悠萬世功，矻矻當年苦」一語作鼓勵，並問他今後還有些什麼新計劃時，他只回答了一句：「腳踏實地，默默地幹」。

由這句話，我想到了一個古老的寓言：幾頭牛拉着貨車在泥濘路上走，輪子發出嘰嘰嘎嘎的巨大噪音，走在最前面，負荷最重的牛隻卻在一聲不響，默默地走。爲着崇高理想默默苦幹的人，他們任勞任怨，不爲名利，腳踏實地的步向理想，馱得愈重，走得愈起勁，終其一生，可能寂寂無聞，他們就像拉車的牛，是推動社會的主要力量；反之，一些人自以爲負了些微重量，即唯恐人不知，爲着一個空銜，一個名次，不惜小題大做，大吹大擂嘰嘰呱呱的亂叫一場；又有一些人終日擾擾攘攘，口號喊了半天，喊了整年，卻於事無補，什麼也幹不出來。比起腳踏實地者，他們應覺慚愧。

在下也因此深信，在示威、絕食層出不窮的今天，另有默默地幹，不爲人知亦不求人知的一羣，他們正付出時間、精神與金錢，爲着理想而堅忍奮鬬，對他們，在下表示由衷的敬意。

江城子

雜文二則

藍海文

王家的犬

深夜，輾轉床頭，聽着聲聲犬吠；有時把我從夢中吠醒，陡然聽見，着實令人膽寒，習慣之後，也就覺得平常了。

我忽然想起王家的犬來。牠蹲在門前，監視着路上的行人，忽而瞪大眼睛，揚起幾聲狂吠，膽怯的受了驚，一跑牠就追了上來，趁機咬他幾口，王先生是不去管牠的。

王先生家裏很富裕，有剩飯便餵牠一口，高興時還會丟下幾根骨頭。在我的家鄉，狗是吃屎的。王先生也有忘記的時候，倒是他的小孩還能記着，每在便後便呼來，指着叫牠吃了，總算沒有挨餓。

看門的是「門神」，牠也就是門神了。看，廟堂和大戶的門神，手執神鐧鋼鞭，何等威風；於是，就有伶俐的狗們，把衣帽披着盔甲，手扶木棍，大搖大擺，確乎一個鬬士。

晚上倘無行人，也要間而狂吠幾聲，表示對主人的忠誠，未敢偷閒。有時，王先生也聽出來了，不過厲聲吆喝兩句：「狂吠！」「花舌！」也就無事。要是無風無影，驚醒了王先生的好夢，小主人因此着了驚，非但受到責咎，第二天的飯餐便不用等待了。小主人也拉不出大便來，牠只好餓肚子。

於是，牠便背着主人，到鄰家去偷。也就不管什麼青屎、黃屎了。

有一回竟掉進了糞坑，我好心把牠救出，牠卻紅起眼睛瞪着我，好像怨我好知道此事，狠狠地咬我一口之後，急急逃跑了。那時，好在是個冬天，只咬破我兩層褲子。然而，牠逃不掉王先生的一頓走近，我已聽出那是王家的犬來。

突然，一匹巨獒截住橋頭，猛然向我襲擊。我慌忙一閃，順手抓起一塊石頭，照頭就是一下。

牠大概知道痛苦了，不再追來，還只在遠處汪汪。

夜深了，我輾轉床頭，聽着聲聲犬吠。已經是厭倦的時候了，讓我慢慢睡去。

豬、羊、鴿子和燕子

從診療所回來，已是十一點正了。我懶散地坐在椅子上，漫無目的地拉開抽屜，望着幾本筆記和一個裝有雜紙的透明膠袋出神，眼光慢慢地移向床頭的架子上，取下一本剛買回來的信箋。

寫了幾個字，似乎頭有點兒癢了。因爲我聽見出去的人們已經回來，很怕他們打打鬧鬧。倒不如去洗頭，還能完成一件事情。

在伙房側邊，我使勁將水掣一擰，水便從管子裏直衝到我的頭上和脖子上。突然我看見，前面荣地的電桿柱上，繫着一匹公羊，電桿柱上還留着一枚生銹的鐵釘，這裏是歐陽每天劏蛇的地方。我覺得有些不妙了。這時，牠已發現了我，用一雙哀求的眼睛望着我，然後發出一聲一聲哀叫，這叫聲被水喉的嗬嗬聲掩蓋着，好像在顫慄也在哭泣。

關了水掣，便聽見霍霍的聲音，我覺得實在不妙了。於是，我想到了猪，在猪和羊中間，我比較傾向同情那羊。猪是應該死的，人們對牠太多的供養，而只攫走那幾斤的肉。於是，我又想到了鴿子，雖然牠享着崇高的盛譽，人們看見牠就會想到「和平」，但是，飼養鴿子的人只是爲了攫取牠的肉食，有謂「三鷄一鴿」，可見鴿子比鷄們還要嫩美

牧羊人看不見他的羊被殺，畫紙上沒有照參盅裏畫出來的鴿子。一切受人豢畜的，到底逃不出猪的命運。

然而，仍然有人每天喊着要去做鴿子。我告訴他不如去做個燕子。

觀馬

馬天

早晨讀報，獲知葉醉白先生畫展於荃灣，適巧工作地盤接近，午飯之餘，尚有半刻鐘，於是直奔會場；地址在咸田街聖芳濟學校大禮堂，甫入即精神一振，只見一飛成龍，萬馬奔騰，或引首而鳴，或超山而嘯，生動之狀，如置身於馬羣之中，余忘其所以矣。於渴則得甘泉，於春則得其趣，凌風獨立，企傲雲山，其悠閒處，靜中得見親情，其剛烈處，雖萬里而難羈，古者韓幹畫馬，師承曹霸；今者將軍，馬從天上來。先生軍旅生涯數十年，躍馬橫戈，胸懷八表，遂得馬之眞性，而能以哲學心思，生花妙筆，寫來精神自然，先生果是龍種耶！

凝睇多時，返工時間已過，惟有匆匆而別。及晚復遊，幸見先生即席揮毫。先生云：「吾乃示範性質，非表演也，如有差錯，還望各方指正。」余觀左右，學生佔多，而自謙者如此。但見先生蘸墨構思數秒云：「吾將從尾部畫起」龍飛鳳舞，筆如電閃，黑白濃淡，俱如其份，只兩分鐘而已，一幅縱橫九萬里圖，遂跳躍於眼前。心中感佩，無以申述，因作七絕二首見贈，詩云：

㈠神采飛揚翰墨間，駕乎中國躍塵寰，
鯫生有幸逢其會，漫載歡騰一卷還。

㈡筆落天涯未等閒，追風神氣獨仙攀，
將軍白髮豪情在，直北關山笑虜孱。

詩做得通與不通，尚在其次，只欲申寸心之仰慕焉。余蓬頭垢臂，形容枯槁，十足狂生，先生不以見笑，厚予一畫冊，從而謝焉，其中深情，不自口出。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八、當夜斯達林就拚命地向拉可西灌酒

每天都輪到一個人做東。

在政治犯中間，有一批混蛋，組織了一個「同志法庭」，控訴我一天到晚和刑事犯們，在一起鬼混和喝酒。──他們認爲這是一種犯罪，應當受到處罰。

我們聽的人，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他，誰也不敢開一句腔。晚宴出來之後，我們才在私下裏講：

「原來他在年青的時候，就那麼喜歡喝酒。這大概是從父親那裏遺傳下來的吧？」……

斯達林自己也笑着說過：

「我還在搖籃裏躺着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常常用手指蘸着酒，放到我的嘴唇邊去，讓我慢慢地吮。所以，我的喝酒，是在「搖籃時代」就開始了的。」

斯達林也常常喜歡吹噓他的「射擊技術」。其實，我就親眼看見他：在放槍的時候，鬧過些什麼笑話。有一次，在宴會中，他忽然一高興，拿起槍來，要到花園裏去打麻雀。麻雀當然沒有打中，打中的卻是一位在園裏站崗的秘密警察。

還有一次，他一邊和我們「牛飲」，一邊玩他的獵槍。不知怎麼一來，忽然走了火，幾乎把米高揚打了個洞。天花板上的石灰，也被打得四濺紛飛，落滿了桌子，也落滿了可憐的米高揚的衣服。

當時，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話。不過，大家都嚇得有點六神無主。

比參加晚宴更可怕的一種刑罰，就是陪着斯達林去渡假。──也許他對我特別喜歡，所以，在他去渡假的時候，常常會打電話來說：

「你該休養幾天了！跟我一起到南方渡假去罷！」

「好極了。」我總是這樣回答：「眞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實際上，我當然想留在家裏。但是，斯達林請你去休假，誰敢不去？

有一次，我整整陪他渡了一個月的假，住在他的隔壁，每天陪着他吃飯，眞是比上刑還要難受。

每當他選我去陪他渡假的時候，貝利亞總會附在我的耳朵上，說一句：

「反正總有一個該倒霉的人。爲什麼這個人就不能是你呢？」

有一年，我在蘇岐渡假，米高揚在索邱米，貝利亞在莫斯科，坐守大寨。斯達林獨自在波施柯姆休養。忽然之間，他打了一個電話來，把所有在高加索渡假的「親信」們，都召集到了他的身邊。連貝利亞也要特別從莫斯科趕來。

斯達林住的那個地方，原來是座博物館，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臥室的設備。我們這些被飛電召來的人，都只好像沙丁魚似地擠在一起。

有一天，斯達林告訴我們：「匈牙利的領袖拉可西，也到高加索渡假來了。他剛才給我來過電話，問我是不是同意？」

我們都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些什麼藥。最好的法子，就是不開口。

斯達林又說：

「那一個給拉可西打電話：請他現在過來坐坐。──奇怪的就是：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高加索？他的情報工作，做得倒不錯啊！──這我可非逼他走不可！」

這樣一來，拉可西就在他的眼裏，成了一個「有問題的人」。

拉可西一到之後，馬上就捲入我們的宴會和牛飲的狂潮中。他問我們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你們牛飲得這麼凶？」

我們這些人，雖然都由衷地不喜歡「牛飲」。但是，我們還是向他的這種責問，提出了抗議。

貝利亞馬上就去向斯達林打了「小報告」：「拉可西在背後說我們：是一羣醉鬼！」斯達林回答道：

「他說得好。我們倒要給他點顏色看看！」

當天夜裏，斯達林就拚命地向拉可西灌酒。一會兒香檳，一會兒菓子酒，川流不息。拉可西雖然堅持到底，沒有跌到桌子底下去。不過，第二天就知難而退，連忙離開了高加索，到別處渡假去了。

這一場勝利，使得斯達林整天都得意揚揚，高興非凡，笑着問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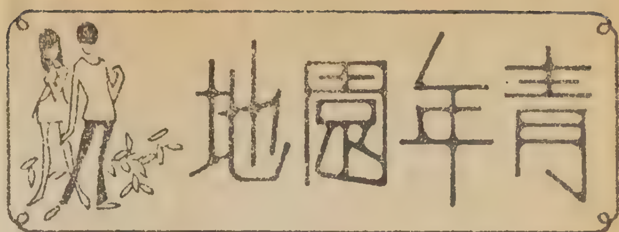
「你們看見沒有？我把他灌成了什麼樣子?!」

在斯達林渡假的時候，還發生過一件使人瞠目的怪事。……

（未完）



你看斯達林的表情如何？是哀痛？莊嚴？還是竊笑？這張圖片是他遣人暗殺基洛夫後，復爲之抬棺的情形。



風雪滿天

田章

汽車中途壞了，趕到小鎮，已是午夜。

臘月午夜，西北風「嗚嗚」直嘯，捲起陣陣雪花，四散飛舞。小鎮上星火不見，烏天暗地。我袖着雙手，連脖帶頭裹在圍巾裏，踏着積雪，沿着街邊低矮的舖子，急急趕路。一陣風雪迎面撲來，我連氣都透不過來，冷得眞夠嗆。

我是被派到這個小鎮來的醫生。坐了整天的「豬籠車」，顛簸、寒冷加上肚餓，折磨得我全身僵硬、疲疼，倦死了！現在，最要緊的是趕快找到醫務所，喝碗薑湯吃頓飽飯，一盆炭火一張床，睡上一覺！

積雪反照下，我突然發覺前邊靠牆腳排着一溜的人。

「奇怪，冰天雪地，半夜三更，排隊幹嗎？」我加緊腳步往前走，只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排了一條長長的人龍，身上有的圍着冒黑花的破棉被，有的裹着蔴袋，或蹲或企，在大北風裏瑟縮發抖。

「喂，老鄉，借問醫務所在哪？」我大聲問。

幾個人抬起臉望望我，又一聲不响埋下臉。其中一個伸出手指指斜對面，馬上又縮入懷裏去。天太黑了，又當正刺骨的寒風，看不清臉，模模糊糊只辨出他們落眶泛白的眼睛，我有些吃驚。

我說：「謝謝。你們在這幹嘛？」

這一下，他們頭都不再抬起來瞅我。我只好走好。走到人龍盡頭，原來是一間舖子，門口斗大的紅油字寫着：「梅花鎮人民食堂」。側邊有塊小黑板，彷彿寫着什麼，我湊前去，仔細辨認，上面掌

醒悟，原來如此！我的天，現在才十二點，怎麼捱到明早八點鐘！

我找到醫務所，剛一敲門，裏面就傳出一個蒼老的聲音：「醫生不在！」

我說：「我是醫生。請開門。」

話聲未停，裏面就亮起燈火，一陣聲响，門「吱」的一下打開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披着襖兒，劈頭就說：「你是田醫生？謝天謝地，你終於來了！」他把我拉進屋裏，手忙腳亂地幫我掃着身上的雪花：「我是老李頭，這所裏就是我和你兩個，治病是你的事；掃地、走動、領藥一切雜務歸我管，我是『一腳踢』！」老頭子顯得很是興奮，「這裏兩個多月沒醫生了。這兩月來，可死得人多了！日盼望盼，到底盼來了個醫生！」

我脫着棉大衣，一聽又呆了：「這兩個月死得人多？有什麼傳染病流行？」

「不，不！多是水腫死的。上星期縣裏派出的巡迴醫生來過，說是什麼血壞病，肝硬什麼的……」

我插嘴道：「是壞血病、肝炎、肝硬化？」

「對了，對了！縣裏的醫生說的就是這病，我可說不上來！」老李頭豎起大指頭，高興道：「你沒看就知道，有能耐！你要是早來兩天，西頭老田頭一家就不會死了！咳！」他嘆息道。

「一家死了？」我皺眉道。

「還不是，一家八口，全死了！吃了山裏的『辣麻芋』，不到一個時辰，全家叫肚子疼，拉了一大泡黑血，就斷了氣兒！」老李頭攤着雙手，搖頭幌腦。

我呆在那裏半晌出不說話來，這明明是急性的食物中毒！

「你吃飯了嗎？」老頭問我：「只顧說話，忘了問你。可我們是搭對面食堂伙食的，這早晚，可……」

「不急，李大叔，我的包裏還有幾個饅頭，請你替我烘熱，沖碗辣湯就成了。」我說。

老頭子忙着去張羅，我照着煤油燈盞兒四處打量，藥架上空蕩蕩的，我想起剛才老頭子的話，心裏沉重得不得了，這些飢餓，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豈是我能治療的？因爲飢不擇食而食物中毒又豈是我能徹底解決，使它不再發生的？我這個小醫生又有什麼能力？

老頭子端來一碗熱騰騰的薑湯和饅頭，說：「吃吧，趁熱吃吧，明天我就會通知鎮上的人醫生來了。有你忙的呢，年輕人！」

記

記憶起來，這已是好幾年前在大陸的事了。可是，每當夜靜聲寂的時候，往事就容易而明顯的浮迴在我的腦海中，始終令我難忘。這就是從小和我一起玩着，長大的史志明的可悲遭遇。

記得，那一年初中畢業後，我們開始再共同生活在學校，他的爸爸在中共實行的大躍進期間，日以繼夜的拉着大風櫃，搬運鐵沙和木材，勞累過度，而常常嘔血，在那個時候，又是中共物質最缺乏的時期，藥物更屬荒缺。但在史伯母的耐心照料下，史伯伯總算再挨過年半，才溘然長逝。我這一位從小就身體孱弱的志明同學，也從此離開學校，回到家裏，走上勞動生產線上，負起了養母育妹的重擔。

每年的冬天，在中共的命令下，各縣各鄉，都掀起搞「積肥」、「屯肥」的高潮。據說，這是中共利用農人冬季稍閒，

個中共硬性規定的工作，務必要完成，不然按平日那樣扣除工分及口糧配給。因爲這既是年年都搞的運動，所以一般有泥土的地方，早已經給社員們爭先恐後的挖掘

老頭子看看我，似乎知道我心底的事：一滴粒
泡山莧就是人造猪紅拌紅菜，你以爲會有什麼好東西嗎！」

「爲什麼叫『革命餐』？」我不解地追問。

老頭子橫我一眼，不太願意地嘟噥：「猪吃的賣給人吃，這不是革命是啥！城裏人啥都不懂！」

屋子裏炭火暖烘烘的，吃過飯，倒上床，我就睡了。

一陣急驟的敲門聲把我從酣睡裏吵醒：「田醫生，有急症，田醫生……」

我一骨碌從床上紮起，拉開門閂，老李頭幾乎直摔進來，他氣急敗壞地說：「快，外邊有人凍僵了，快……」

我睡意全消，披上衣服，拿起聽筒衝了出去。

街上剛冒白，天上飄着雪花，日頭兒被敝了個實，北風像利刀子般刺得人發疼。

食堂門口圍着一大圈人，老李頭一邊把人往兩邊撥，一邊吆喝：「讓開讓開，醫生來了……」

我擠到前面，一下子呆住了：一個老人坐在地下，身子靠着牆，身上圍着破破爛爛的蔴袋，腳上沒鞋子，也是用蔴袋包住，鐵灰的臉孔，死魚般的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陰黯的天空，露出兩排殘缺不全的黃牙，我伸手摸摸他的鼻孔，已沒有氣息，瞳孔散大，灰紫色的皮膚硬繃繃的，脈博已經摸不到，我用聽筒仔細檢查他的心臟，已聽不到跳動的聲響。

老李頭問我：「田醫生，他……」

我收起聽筒，無能爲力地搖搖頭：「死了已好幾個鐘頭了。」

竊竊私語的人們靜了下來，望着這被飢餓、寒冷奪去生命的老人，個個露出悽慘哀絕的目光，似乎感到，眼前老人的下場，就是自己不久的化身。

我踏着積雪，沉重地離開。北風咆哮，雪花滿天，天色一片混沌，陰沉和寒冷……

抬頭望見小鎭的門樓，赫赫大字寫着：「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生活賽神仙」。

我不禁帶淚苦笑。

，就可交代任務卸責。

志明的媽媽是一位「三寸金蓮」的小腳婦人，雖非勞動者，但她亦吃着公社的飯，所以她的那一份「積肥」任務就由志明一起來替代。他忙了十多天，每天清早，天矇矇發亮，就要趁着這段未下田幹活的時間，趕着挑點黃土回來堆在家門口，然後再急急忙忙和大夥兒一塊上山下地去。黃昏的暮靄早籠罩了整座山岡，呼呼的寒風，刮的滿山坡是黃沙飛揚，他還要順路挖掘一點野生植物回來埋藏在黃土裏面。本來身體已不怎樣好的他，白天也帶着它和冷蕃診所裏拿來的藥水，晚上吃着從薯湯之類上田去，眼看着身體一天天瘦弱下去。但在他妹妹幫忙下，這一天，總算可交代任務。當生產隊的陳隊長來檢查時

的遭遇

日知

苦，跟着陳隊長的鋤頭也「噹」的一聲，拋離了手掌。志明心裏料想這些不合規定的雜物必是妹妹近兩天才埋進去的。正當他怔忡不安，眼巴巴呆望着隊長的表情時，陳隊長拍拍手掌上的沙泥，冷冷的問：「這一些樹葉、樹枝和蕉葉那來的？還有，你不是不知道，屎尿糞便是要倒進公社的糞坑裏，你竟把它倒到自己的土堆裏，這該怎樣辦？你自己說吧？」志明心裏很是驚慌，但還是結巴巴的回答：「可能是我那年幼無知的妹妹拿來的。」陳隊長翻了翻白眼，瞪着他說：「無知！難道國家的財產可以隨便佔據私有嗎？」志明哭喪着臉辯道：「肥料是屯積給公社的啊！」陳隊長斜睨了他一下，沒好氣的嚷道：「公社沒給工分你嗎？況且難道你就忘記了，現在正大量鼓勵植林，保林護木，你這是破壞國家的植林運動，知道嗎？」說完，傲慢的「哼」了一聲，踢開鋤頭，拿出一本紅簿子寫着。一邊又吩咐志明把這些肥土挑到田裏去。志明心裏不禁竊喜，以爲總算過了關。但高興的太早了，意料不到的事，更令他大吃一驚。當隊長把簿子放到袋裏去的時候說：「兩星期內，再補十擔上等肥土，這一些不算，屯好了再找我檢查。「這是什麼意思啊？」志明面無人色，咽着聲問。「破壞國家法令，這樣處罰你，算是便宜輕饒了你啦！」陳隊長說完眼也不再望一望，昂着頭，朝前走去了。志明呆若木鷄，楞在那兒好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一邊拭着眼角的淚珠，一邊挑起糞箕，痀瘻着腰背，向田裏挑土去。

這一件事，村裏的人，都知道，因爲陳隊長是一位候補黨員，正在爭取轉正，所以他極力表現出辦事認眞的態度和積極的作風。

這過後五天中，志明每天早上還是老樣子的挑土來堆着。可是，有一晚上，月兒早升起很高了，院子四周則已靜寂寂。到了深夜，還沒見到志明回來，史伯母有點着急起來，就匆匆跑到家裏來找我（那時我因準備往港，已休學回到家鄉），要我幫她上山去叫他回來吃飯。當時，我聽到他還沒回來，又是那麼夜了，心裏有點蹊蹺亦有異樣感覺。立刻飛跑上山，用手電筒照着田畦前進。山上除了刮起樹葉的沙沙聲之外，漫山遍野到處充滿荒涼、死寂！我不禁有點害怕，但還是壯着膽，放大着嗓子嘶叫着。那裏有半點影子？最後無可奈何的頹喪回家。第二天，村子裏的人都幫着到處找遍了，但還是杳無踪跡。傍晚，鄰村人來告訴我們：在他們的田野邊，發現了寫着我們生產大隊名的糞箕。我們一行人立刻急急趕去察看，果然在田野邊，發現了志明用的糞箕，並且在水塘裏看到水草叢中有一堆似頭髮的黑物。馬上打撈。所撈獲的，竟是志明的屍體，可憐的志明就這樣死了！當時有人說他是自殺，但有的則說可能是撈水草製肥土，不小心掉下水的。究竟怎樣？誰也不曉得。但他死了，是鐵一般的事實。



寒窗雜憶

故國中秋非佳節

·待旦·



「無花無酒過清明」，無月無餅度中秋。

今年的中秋佳節，我像在故國大陸時候那樣，悄然而平淡地度過了。沒有嘗過半口月餅，也沒有看到天際的明月。其原因不在於「別人都富惟我獨窮」，買不起加價的月餅，而是恰在中秋前病了，入院留醫幾天。等到出院，「中秋月移過女牆」，連追也追不及了。要不然，即使沒錢買月餅，至少也可以「舉頭望明月」一番。因爲清風明月的確無須花錢去買，大自然對朱門柴扉卻是一律平等的。

據說今年中秋的月色非常好，未知確否？南音有「月向別處圓」之句，我也有同樣的願望，寧願「月是故鄉明」，而此處月明不明都沒有多大關係。因爲此間有肉林酒池，有餅山燈海，人們僅顧大吃大喝，僅顧在戲院、歌樓、舞榭尋歡作樂，並不大關心懸於天的明月。而在我們的故鄉，卻無花無酒，無肉無餅，唯有天際的明月是中秋之月，若不特別明亮點，或恐人們無法記起那一天是中秋。此刻我只好借用蘇東坡的話向故鄉的親友祝福——「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中秋佳節，二十二年來在我們故國的土地上，不但不是什麼「佳節」，簡直成爲「凶日」。

因爲這個節日大多數都是在「十·一」前後，而「十·一」雖是中共的「國慶」，但卻是中國人民的「凶日」。因爲按照中共的一向習慣，「十·一」前後那幾天，照例都要槍斃幾名「反革命分子」或「美蔣特務」；照例都要進行一些宣審會，把一些所謂「壞分子」、「反動分子」判處長期徒刑；照例都要進行一次大清除，把一切可疑的人，以及「四處流竄」的「黑人黑戶」關進監獄；是故在「中秋佳節」前後那一段日子裏，每逢夜深闌靜，後街陋巷就響起一陣陣激烈的狗吠，接着又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拍門聲，但這既不是「風雪夜歸人」，也不是「風雨故人來」，而是派出所的「同志」查戶口來了。於是從這條街拖出一個「黑人黑戶」，從那條巷拉出一個「可疑分子」，把他們推上停在大街的「豬籠車」中，一車又一車地運到「看守所」、「收容站」去度過無月無餅的中秋佳節。共產黨照例把金錢視爲糞土，不與金錢保釋，也不與及時「提堂審判」。於是那些被投入監獄的人們，也就「一入侯門深似海」，入得出不得。不管你有罪沒有罪，反正被關幾個月就放出來的算是走了運的，沒運氣的可能被判十年八年徒刑。土生土長於此處的青年，想必以爲我故意污蔑中共，但來自大陸的人卻會爲我作證，我所說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實，沒有絲毫

慶祝「十·一」一番，爲了保證「十·一」前後城市治安，不出亂子，不鬧事故。

其目標雖然並非針對「中秋佳節」，但「中秋佳節」那段日子，往往是大逮大捕的日子。於是每聞中秋將至，人們就心驚膽跳，聚集於城市上的「黑人黑戶」就紛紛作「鳥獸散」，設法跑到四鄉去蟄伏幾天，以便平安地度過中秋節。倘若「佳節」履聲近而尚未找到藏匿之所的「黑人黑戶」，無不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因爲這時已是「秋風起矣！三蛇肥矣！」夜寒似水，不能在荒山野郊上露宿。

我是一個三教九流都結交朋友的人，在以往將近「中秋」的日子裏，常有一些別無去處的朋友皺着眉頭來找我，請我讓他在我那裏留宿一二天。

我雖然也有着値得自己擔心的事，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會硬着頭皮答應這些人的請求，我從未想得到什麼報答，但結果卻是「投桃報李」，四年前那個中秋「佳節」，我也是在朋友的幫助下才安然度過，要不然又如何能逃亡香江呢？

四年前的「中秋節」，流血武鬭成爲過去，在槍桿子的鎮壓下，紅衛兵失卻抵抗的能力，城市上混亂的局面已經改善，在公安幹部的協助下，軍管會也四出捕人，旗派頭頭固然是主要的追捕對象，「黑人黑戶」，身份不明的人自然也是追捕的對象。那時，我已經失去工作，不再是「國家幹部」身份，我不僅不能庇護人，而且必須依賴別人的庇護。要不然，我相信是不可能安然度過那一個中秋節的。因爲那年是「山河一片紅」的一年，也是被捕人數最多的一個年頭。

那年中秋節愈來愈近，我也就愈來愈焦急，因爲我自知不能再在城市上待下去，又不能回自己的故鄉，而在廣州附近那幾個縣，我也沒有稔熟的朋友。

怎麼辦呢？正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想不到獨自徘徊於昏暗的街頭，卻遇到一位並不太熟的朋友，而他卻把我帶到與南海縣交界處的一個順德縣的鄉村，我就在一間二層樓的青磚大屋裏，和一位陌生人（我朋友的朋友）兩人相對，度過無月無餅的中秋，藏匿數天，等到多事的十月上旬過去，才踏上逃亡的途程。我的朋友以及收留我幾天的陌生人，都有着他們的逃亡計劃。我只知道我的朋友至今沒有出來，但卻不知那位陌生人有沒有順利逃出生天？他若出來並看到此文，倒盼能來信與我聯繫。

今年在病中度過無月無餅的中秋，臥在病床上，想的東西很多，而最令我難於忘懷的，卻是那一位幫

陳沂「少將」被清算經過

本刊資料室

中共的每一次政治運動，儘管社會上搞得天昏地黑，連黨政部門的人員都廣受牽連，但在軍內總是小心翼翼，盡量不使張揚開去。因爲毛澤東有自知之明，他之有今天，是靠軍隊起家的，沒有軍隊，他便沒有一切。所以即使在驚天動地如「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都禁止在軍內搞；他的手下不知好歹，竟在一九六七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論調，結果闖出大禍，軍人紛紛起而反抗，一直鬧到今天難於收拾的局面。

是不是中共從不在軍內搞運動呢？不，只不過是不敢大事張揚以免刺激軍人而已。早在一九五八年初，也就是大陸反右運動接近尾聲之際，「人民日報」便揭發第一宗在軍內反右中，一名少將受清算的案子。

中共對於它的軍隊中的反右派鬬爭，也一向是諱莫如深的。這次卻不得不公佈了關於原「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的「假左派眞右派」事件。

不過中共透露這個消息仍是極端審愼的。先是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報」報導，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周揚主持下舉行主席團擴大會議，撤銷丁玲、艾青、江豐等「主席團委員」和「全國委員」的職務，其中有陳沂的名字。但是陳沂的「罪狀」直到三月一日才由「新華社」發佈。這以後，「人民日報」於三月六日刊出虞棘的「陳沂要文藝爲『我』服務」，三月十二日刊出傅鍾的「把陳沂當作一面鏡子」等批判文章。最主要的是三月十一日出版的第五期「文藝報」由杜烽、陳斐琴、胡可等三人執筆的清算特輯。

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更宣佈總政治部黨委會已開除陳沂的黨籍，「最高人民法院」軍事審判庭也剝奪陳沂的少將軍銜，並開除軍籍。

據「新華社」早一天的消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機關黨委召集的批判原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黨內右派分子陳沂的會議，從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先後經過二十五次會議，已於今年二月十二日結束。大會所揭露出來的事實，證明陳沂是一個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嚴重罪行的黨內右派分子，是一個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兩面派和投機分子。」

這些反黨的事實，包括他否認階級鬬爭，主張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他認爲中共制度有許多地方値得研究，可能像封建王朝那樣要改朝換代。他認爲由於農業合作化，軍人已陷於「告老還鄉無鄉可還，解甲歸田無田可歸」的悲慘境地。他竭力贊揚西方的民主，提出要向西方學習。他認爲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正因此提出來的。他說：「人民內部矛盾就是黨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我們黨和人民現在隔了一道牆」，他要人們起來以暴風雨的方式推倒這道牆（編者按：就是後來毛在「文革」初期搞的那一套。）他又認爲中共的軍隊已完全脫離了人民羣眾，毫無民主氣息，教條主義已統治了一切。他支持和贊揚天津師範學院一個學生寫的反共的「狂人日記」；他支持該校右派準備辦的「同人報」。

據說，陳沂「出身於封建地主官僚家庭」。他是在北平讀大學的，很早就參加共青團。「九一八」事變時，曾煽動學潮，以學生代表身分到南京請願。戰後，跟着林彪入東北，在「四野」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之下任文化部長。後羅榮桓繼鄧小平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陳沂就當上了總政的文化部長。直到一九五六年底，羅榮桓調職，由譚政繼任，把總政的文化、宣傳二部改組爲宣傳部，由原宣傳部長劉志堅爲部長，陳沂就失了職。

在了解陳沂被清算的問題之先，我們必需了解共產黨的文藝政策是以「爲工農兵服務」爲最高原則。工農的部分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主持人就是當時的副部長周揚；而兵的部分，也即所謂部隊文藝，原由總政治部文化部主持，主持人原來就是陳沂。總政文化部的組織有文藝處、編審處、文工團、八一製片廠、解放軍文藝社等，規模龐大，是一個完全跟黨中央宣傳部門當戶對的獨立部門。

陳沂原是極左的，一向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號召以「重大題材、正面人物、結合社會任務」作爲部隊作家的創作原則，因此，在「鳴放」期間，部隊作家曾批評他：「不應該把作家逼上一條羊腸小道，並且還不准他們左顧右盼，就連走路的姿態和步伐也都做了具體規定」。他的向右轉，顯然是服從毛澤東本人當時的路線。也因此，當「鳴放」突變爲「反右派」以後，他也就馬上寫「回擊右派對部隊文藝工作的進攻」、「致在文藝報上發言的部隊作家」等文。

像這樣一個忠實的黨員，終於不能倖免整肅的厄運，這中間不外由於系派的鬬爭，主要是爲周揚所排除。

如果說，中共文藝界早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便有「兩條路線鬬爭」的話，則陳沂便是當時的毛派了。在他的「罪狀」中，曾說他：「儘管他在頭上也擁護黨的文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他卻極力脫離黨的領導、脫離部隊實際，和黨的文藝路線相對抗」，所謂「和黨的文藝路線相對抗」，其實就是與周揚唱對台戲。又說：「在軍隊內部他以『文藝特點』同領導上對抗；而在軍隊外部則又以『軍隊特點』以『實力派』自居，企圖與黨的整個文藝工作分庭抗禮」。另外在杜烽的文章中，也說：「在陳沂的心目中，全國文界藝分爲兩攤子，一攤子是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另一攤子，就是他陳沂領導下的文藝工作」。「黨所領導的全國文藝工作系統有什麼，他就搞什麼，京劇團、越劇團、評劇團、大管弦樂隊……甚至還提出要在軍隊裏成立作家協會。」陳沂可以說犧牲在文藝界「走資派」的手上。現在周揚一伙垮了，不知他可有否獲得「平反」？

中州風雨

徐諾又撕了一腿給汪培志。汪培志謝卻了。

崔婉姬把燒鷄送進嘴裏，嚼了幾下，又皺起眉頭。

徐諾見了很奇怪，問她：「怎麼，不好吃嗎？」

崔婉姬說：「可能我吃不慣北方人的口味，我受不住這股茴香味。」

徐諾把燒鷄咬了一口，果然不大適合自己的口味。

一個外地人初到一個新的地方，吃不慣該地的吃食，這也是常有事。但徐諾和崔婉姬的心裏都升起了一個念頭，如何適應這個新環境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條件。

他們還得克服自己各種各樣的思想障碍。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尾巴多長啊。

無疑的，在未來的生活中，自己將會受到許多痛苦的磨煉：徐諾在沉思着。

× × × ×

在列車經過信陽的時候，徐諾已經穿上了棉衣。

他記得，臨行的時候，母親曾頻頻囑咐他要注意寒暖。母親的心啊。

現在，列車沿隴海線西行，很快就要把他們這一行人送到中國歷史的名城——古都洛陽。

徐諾覺得離開自己的家更遙遠了，他的心情未免有點沉重。

可能崔婉姬太累了，她倚在鋪蓋上，半臥半坐地睡着了。她顯得還有點不安靜，雖然睡着了，臉上的肌肉有時還抽動一下，或許她的夢魂已經飛到珠江之濱。

可憐的新娘！

當一個女人在恬靜的情況下，鬆弛了自己的臉容，男人就容易看清她眞正的容貌。

徐諾凝神注視了崔婉姬一會，他覺得這個年輕的女人很富青春氣息，長相很好看。

「她一定有着對幸福强烈的渴望。她原本一定是充滿朝氣的姑娘。未來的生活會能不能滿足她的理想和願望？」徐諾胡思亂想。

出於同情心的驅使，徐諾扯下一張被子，輕輕地蓋在崔婉姬的身上。

風砂的城

風砂鋪天蓋地的飛舞，周圍的世界一團黃濛濛。

寒風中，街上光禿禿的樹在發抖。

陽光透過黃濛濛的風砂，更顯得昏黃。

近黃昏，天空響起一片嘈噪聲，無數的烏鴉形成一片黑壓壓的，飛翔着覓着歸巢。

洛陽的風砂之大，烏鴉之多，是徐諾到這個古城以來，得到的第一個特殊印象。

在沒有到洛陽之前，徐諾已從書本上知道洛陽和西安烏鴉特多，如今親自目睹，覺得果然名不虛傳。

今天，他和一同北調的同伴崔婉姬、溫樹樵、胡小燕去逛街，觀光這個陌生而古老的城市。

一切對他們都是那麼新奇，東南西北四條大街交叉成的十字路，就是這個城市的主要街道。房子低矮，許多還保持着古老的建築形式。

他們逛了比較繁盛的西大街和北大街，然後穿到靠近畢宅後街的人民廣場。

這是城裏的一大幅空地，可是攤檔林立，成了一個市場，裏面有賣麵食的、賣舊書舊物的，有開茶館的，有賣藝的、說書的、算命占卦的，眞是五花八門。

天氣雖然寒冷，但由於沒有下雪，這裏還算熱鬧。

「葱油烙餅！鷄蛋烙餅！」

「肉絲麵條！山西削麵——」

一陣敲鍋的聲音。

「喝茶！喝壺香茶嘍！」

「五香熟鷄蛋——」

一陣陣招徠顧客的聲音，引得徐諾他們東張西望。這種大雜院式的市場，他們從來也沒見過。

算得上一個彈唱俱佳的藝人。

徐諾聽了好一會，才聽出他是在唱「楊家將」故事。原來在河南的地方戲梆子和各種民間曲藝中，「楊家將」的故事非常流行，爲老百姓所喜見樂聞。

徐諾暗想：想不到一些有才能的藝人竟要在這市場裏賣藝爲生，眞是可惜極了。

一個節目終止，圍觀的聽衆鼓起掌來。

胡小燕這小鬼頭也跟着鼓掌，並側過臉對徐諾說：「呀，想不到跑江湖賣藝，竟有這麼出色的，眞是沙裏藏金。」

「不，應該說臥虎藏龍。」徐諾笑着說，「民間有許多有天才的藝人、有份量的節目還沒有被發掘出來。」

「你這話又不對了，洛陽是一個城市，有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門，怎麼不會發現他？」

「是的，這種人材應該把他吸收到國營的曲藝團去當演員才對。」溫樹樵插嘴說。

徐諾因爲不明這裏的情況，也答不出原因來。但以他在文藝界裏所接觸的情況來理解，或許這藝人的處境之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政治因素。

他轉過了話題，問崔婉姬：「你看他比之呂玉郎會遜色嗎？」

崔婉姬眨眨眼，似乎在搜索自己對呂玉郎的印象，然後回答說：「他們一個是演粵劇的，一個是唱墜子的，以表演藝術來說，各有千秋；但以唱工來說，這人不見得在呂玉郎之下。」

徐諾覺得崔婉姬說得很中肯，很有見地，心裏覺得她頭腦有點聰明。

那唱墜子的藝人已經向聽衆收錢，只聽他說：「各位同志，各位貴客，請幫個點錢，等會再給大夥來一段文的——『秦香蓮』，俺保不欺場。」

這簡直是在向聽衆討乞，徐諾心裏不禁同情起他來，也掏了點錢放進他那頂油膩膩的棉帽裏。

一陣大風吹過，這幾個南方人都不禁打了個寒噤。隨着風勢，捲起漫天的砂塵。

崔婉姬急忙拍打身上的塵埃，扯着胡小燕說：「咱們走吧，風砂太大，弄得人家灰頭土臉的。」

徐諾笑着說：「你們女人就是愛清潔。好，我們走吧。」

胡小燕也拍着衣衫上的灰塵，說：「這地方的風砂眞令人討厭，唉，現在覺得南方更可愛了。」

溫樹樵對胡小燕裝了個鬼臉，笑笑說：「小鬼頭，這麼快就患上思鄉病啦？可不要哭鼻子啊。」

胡小燕白了他一眼：「看誰會哭鼻子，你那位『同志』一個星期不給

走出人民廣場，徐諾回顧了一下，這些攤檔都是席棚子，低低矮矮。而廣場四周的房子多是頹垣斷壁。

街上行走的汽車只偶爾一見，車輪滾過，揚起一股灰塵。往來運輸的，多是架子車。

黃昏時，他們回到住所，天空裏還響着「嘎！嘎！」的鴉聲。

徐諾覺得，這歷史的名城，九朝古都，顯出古老、落後、冷淸與荒涼。歷史的風砂，掩蓋了它昔日的光華。

新上司

一輛匈牙利製的大房車和四輛蘇聯製的「嘎斯」牌貨車，穿過西大街，出了西門。

說它是「門」，其實也沒有了，它已燬於戰火。西門一帶的房子猶如瓦礫堆，據說也是燬於戰火的。

大房車走在前頭，載的是領導幹部，一般幹部則乘貨車。

徐諾莫名其妙地被邀坐在大房車上，汪培志與他坐在一起。

車子在路上顚簸地前進，路面高低不平，全是土路，這個小型車隊所過之處，捲起遮天蔽日的黃塵。

車過西工，汪培志指着車窗外面的一列列的平房說：「徐諾同志，你看，那是從前軍閥吳佩孚的兵房。洛陽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但歷史上一個個的統治者都倒下去了，洛陽今天回到人民的手裏。」他停了停，接着說：「歷史上無數次的戰爭，使這座古城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浩刼，一九四八年三、四月間，這裏就發生過兩次激烈的爭奪戰，人民解放軍在這裏遭到國民黨青年軍頑强的抵抗，城市被破壞很大。我們剛才經過的西大街近城牆一帶的房子都遭戰火所摧毀。今天，我們解放了它，我們將要把它在廢墟上建設起來。」

徐諾很明白汪培志這番話的鼓動意義。他只能表示贊同地點點頭。

關於洛陽的爭奪戰，徐諾過去從新華社記者穆欣所著的「南線巡廻」這本戰地通訊中已經看過了。穆欣也描寫到國民黨青年軍的英勇抵抗，這些士兵有理想、有信仰，他們奮戰到最後一刻，也沒有屈服。

吳大帥的黃金時代當然早就過去了，但他遺留下來的西工兵房，仍然是做了「解放軍」的兵營。

「未來的日子是美好的，激動人心的，」汪培志仍滔滔不絕地說，「我們將要經歷許多複雜曲折的鬪爭，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這一代有幸參加了這前人沒有幹過的豪邁的事業，我們將要和天鬪，和地鬪，和人鬪，把洛陽換過新裝，不久的將來，澗河西面將要矗立起無數的工廠，我看，野兔將要搬家了。」他笑了起來。

（三）

歸聲劍影錄（六十七）

十四、我印象中的陳寒波

放過了百里侯的機會，帶了一批霍亂的防疫注射劑，又奔往粵南六邑。

在曲江乘電船順流而下，北江雖不及廣西漓江的湍激，但也很是急流，從清遠到韶關困難，從曲江到清遠容易。自日軍於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攻陷廣州後，曾北竄至良口，銀盞坳；至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桂南大會戰，敵軍爲配合牽制，復佯攻曲江，進犯至英德，故粵漢鐵路，由曲江至銀盞坳一段，全部破壞，所以南行旅客，均由曲江乘電船至清遠，再由清遠取陸路經四會而至肇慶。到了肇慶，可以乘肇梧渡溯西江而上，分赴羅定、鬱南、德慶，也可以直赴梧州；倘沿江東下，可以偷渡蘆苞，而入淪陷區；若南行可分兩線，一路由肇慶到新橋，入新興而趨尖石、和平，便可以直往僑鄉中心的三埠，一路由肇慶到白土，趨高明縣的更樓，出鶴山的宅梧而往單水口，由單水口可以到江會前線的大澤，偷渡小梅而入淪陷區，也可以由單水口而赴鶴山的沙坪，這個緩衝區在戰時成了畸形發展，熱鬧非常。我此次南行，目的乃想兼程遄赴六邑，實地觀察糧荒的災情，故決定走白土路線，以便出單水口而先往新會。但到四會之後，知道可以由四會直趨廣利，憑身份證明，可以渡過封鎖線而直往白土，不需繞道肇慶，而縮短行程。自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陷敵，廣東江防司令轉進至肇慶，乃在肇慶峽——羚羊峽佈雷封鎖，不准船隻通過封鎖線。而由駐軍六十四軍會同廣東江防司令部，派出一艘公務電船，行走廣利與肇慶之

有此捷徑可走，毫不遲疑的採取直奔的方法，到了廣利，找着公務船的碼頭，向碼頭辦事處的人員打過招呼，驗過了公文，便很客氣的派人帶我登上公務船，船上人員見我身穿草青軍服，佩的紀念章，又有點像勳章，而且由辦事職員陪同登船，知道是有點來頭的人，不再查閱證件，只叫挑伕把我的行李放好，我付過工資，伕力也上岸去了。候了三十分鐘，船也啓行了，和我同船的只有一個連級軍官，是要到肇慶去公幹的。我告訴司舵的人說是在白土上岸，希望還可以趕些路，但船上的人則勸我要在白土找旅舍度宿一宵，明晨再行赴程，因爲已是下午五時，在白土登岸後，可能已近黃昏，趕不上前頭的宿站，則會在路上出麻煩。他們是當地人，地方情形比我熟，他們這番好意，我當要接納。當公務船通過羚羊峽的時候，那電船改裝的掛帆漁船——想是避免敵機的注目，也緩緩的慢駛而進入了封鎖線，夾谷聳峙，峭拔雄峻的羚羊峽，雖比不上三峽夔門的險阻，但滔滔江水，滾滾東流，配上戰時的緊張，一派肅殺的氣象，使人動心驚魄。相傳包孝肅（拯），出守端州（即今肇慶），介廉絕俗，卸任北回，依然雙袖清風，只携端硯一方，乃爲僚友所餽，但舟過羚羊，忽然風雨交加，雷聲霹靂，包公臨峽驚心，自問清介，何貽天譴，豈端硯一方，亦招物議，乃親自投硯江流，竟然雷銷雨霽，此雖民間傳說，但激揚世俗，鼓勵廉風之道也。

公務船在封鎖線的佈雷隊引導之下，通過了佈雷區，然後恢復航行速率，不久，便抵達白土了。白土原爲鄉村式市鎮，但自廣州淪陷，肇慶位居西江咽喉，成了空前繁榮，白土也成爲新會、開平、高明、鶴山一帶的客商，赴肇慶必經的孔道，水漲

熱鬧非常。迨船靠泊碼頭，已是下午六時，時入初夏，漸漸晝長夜短，雖然還有一段時間，才是夜幕低垂，但僅有兩小時的行程，眞的趕不上大站投宿，反爲不美。我在抗戰初期，曾由高要的西鄉，乘兜轎趕程赴更樓，經葫蘆髻的山逕，給匪徒以爲我是單幫的巨商，糾合匪黨，攔途截劫，槍傷我的右腿，幸而沒有傷及要害，轎伕將我扛回西鄉鄉公所，由鄉長急聘跌打醫生駱先生療治，我要鄉長追兇緝匪，乃派出鄉團搜索，聞後來捕有匪徒，槍斃於搶劫之處，以示警戒。因我的被劫受傷，而用武力整肅旅途，則我的負傷變爲造福客商了。但我自經西鄉一劫之後，出門則較爲小心，不如以前的輕身了。所以，今日也本着那「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旅途要則，也在白土逗留一宵。

翌晨，又從白土啓程，雇一個挑伕擔行李，我則步行相隨，我自從高要西鄉遇劫之後，總覺乘轎絕不安全，不若步行的靈活，如有瞄頭不對，早爲之所，勝於呆坐轎裏，發覺有警，已是四面包圍。在戰時，日行一百華里，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並不覺得吃苦，所以，我常常安步當車，從清遠出四會，由四會奔廣利，都是步行的。這天，吃了早點，便輕輕鬆鬆的起程，到新墟的時候，時已過午，便在新墟歇腳，入飯店喝杯茶，吃午飯，然後再起程，行了七八里，初夏驕陽，暑氣逼人，腳步已啓慢了，任挑伕先行——戰時雇挑伕，交行李時，要挑伕繳驗國民身份證，留下他的身份證，不需看管挑伕，挑伕也不會騙你的行李跑了，他即使跑先也在終點候你，你給工資，交回身份證，他便把行李交回你——自己隨意信步。忽然後面有急促的步履，我回頭一看，原來一個穿軍服的青年，隨着挑伕，急步趕路，大概是炎熱的緣故，敞開了衣鈕，頸纏毛巾，頭汗如珠，在太陽蒸曬之下，臉發紫紅，鑲着金牙，他的行色匆匆，但見我也是一身草青軍服，可能認爲我是本行，也可能是路途不熟，探聽路程，便向我打招呼：「老兄是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簡訊（七）

如果說「萬人協會」一點困難也沒有，如果說「萬人協會」碰到了不可解決的困難，其謬處、其不切合事實處是完全一樣的。其實，「萬人協會」之在極度艱難情況下誕生到現在正以健壯的步伐向前邁進；由佔用會主任私人寫字間到現在會所之裝修完成；由開頭幾個人到現在朋友滿天下；從九．一八會議的召開到現在開始進行入會申請登記……這一切都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有坦誠、熱情、艱苦、淳樸的會員；我們有克服困難的堅決信心；我們有能幹的萬人傑先生、曾憲光主任作帶頭人。因此，我們現在是不怕困難，將來是風吹不倒、雨打不散……

我們生活在這個現實社會裏，爲生活也許成了我們大家共通的「天職」，惟因我們有好領導，有好會員，「强將手下無弱兵」之下，許多在外人看來不可理解的「傻事」，在外人看來是不可言喻的「困難」，也就有了「個個爭先恐後」……，也就有了迎刃而解的動人場面不斷湧現。

看我們裝修會所，看我們搬傢俬，義務的工作，貼錢付車馬，卻「請之即來」，「揮而不去」，動人的例子正是層出不窮！

這裏我們記起九月三十日的一個事例，那是當萬人傑先生捐出自己的寫字枱和文件柜，曾主任爲了立即辦公，臨時決定立即行動時，看窗外秋風夾着秋雨，看飛駛的汽車濺起的陣陣水花，劉栢權兄、曾冠華兄、趙興國兄、陳定生兄那一股放下賺錢工作而來的情景以及熱情，眞是既教人激動，又教人深省。

我們預借此一角告訴大家，我們的工作雖忙、雖繁雜，但看大家在彼此間所顯露出來的眞誠了解，看着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死黨們，個個如同「整裝待發」的士兵；見到一聲「需要」之下，便有同聲的回應：「我來也」！我們又何曾感到過有丁點兒的疲倦！

誠然，人多力量大，同心合力，無堅不摧。事實上我們從一個快樂的圈子裏擠出來，又正在體驗着另一個動人的事實：

我們的甄子傑先生，剛剛知道「萬人協會」將正式成立，一再向曾主任表示熱烈支持，而且要立即認捐以茲應用，甄先生更再三申明，他並不爲名爲利，只表示對「萬人協會」擁護的一點心意而已。惟因我們尙未正式收集會員入會基金及會員費之前，恕難接受大筆的捐助，基於此，甄先生改而提議捐出會所全部傢俬。對甄先生這種無私的熱誠和鼓勵，我們除在這裏表示萬二分的感激，並冀望甄先生在以後日子裏，予我們多多的批評和指正。

我們很感謝袁暘照先生、陳念華先生各捐來「萬人協會」基金一百元。特別一提的是，與我們從未謀面的陳念華兄更定購了「萬人雜誌」四週年紀念之餐券二張，指明其中一張是送給萬人敬佩的嚴以敬先生。寄語嚴以敬兄台，看了這則報導後，慶祝「飲得杯落」之餘，除加緊畫老毛的醜態外，更須準備在聚餐會上「臨枱揮筆」的資料。在此若有不甘後人的死黨們擬對本會有所表示者，本會將樂於接受。

「萬人協會」入會申請表，加班之下，業已印妥。各位如欲爭取成爲本會的第一個會員，可以逕來本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B座三樓索取；如果時間不便……萬人協會收」，並請在來信中寫明所需份數。我們會以最快的時間爲各位辦妥。又：許多讀者來電詢問，沒有介紹人可否申請入會。在此一併答覆：可以申請。

「萬人協會」已由十月一日開始辦公，辦公時間由上午十時至晚上十一時，星期日與假期亦不例外。

「萬人協會」第二次籌備委員會會議，已鐵定於本月廿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香港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B座三樓（即大三元飯店背後）本會之臨時會所舉行。此次會議將切實研討有關進一步開展會務的若干具體問題。

萬人協會籌委會秘書處供稿

七一年十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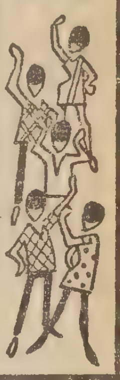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通告

敬啓者：茲定於本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正假香港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B座三樓（按3字）本會會所（即大三元飯店背後），舉行第二次籌備委員會，商討會務之開展，會員之吸收及選舉本會臨時之各職員等事宜，敬請各委員依時出席，特此通告。此致

萬人傑、趙聰、岳騫、戎馬書生、董力行、胡賁、嚴以敬、焦毅夫、葉子章、胡養之、待旦、方程、馬行田、田韋、藍海文、李有光、鄭秀堂、曾振基、王代民、許恨紅、徐鉅川、馬影、黎民、陳漢輝、江瀾川、譚昇、曾傑成、黃天翊、袁暘照、李志堅、周朗（女）、沈文珠（女）、陳定生、盧樹榮、方志明、余雲義、葉永如、洪世圖、鄧德茂、袁發、萬壽泉、黃約瑟、郭碧琳（女）、陳達科、王惠民、林之材、鏡魂、曾冠華、劉栢權、趙興國、葉飛鵬、張仲仁、莫若鵬、葉國森、謝少群、孫俊如、高錦波、楊耿人、鄭詩玲（女）、黃蘊琮（女）、岑安民、鄭崧、張振雄、古鶴翔、黃海城、林金聲、方矛、梁莊、紫楓、鄺耀文、林國豪、方滿錦、林浩、葉開榮、蓋華（女）、彭戈等委員台端

籌委會主任曾憲光

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

萬人意見

左校學生數搭錯賊船 來信要求入萬人協會

萬、曾兩位先生：

您好！小弟是「萬人雜誌」的忠實讀者，雖不能每期購閱（因經濟關係），但差不多每月都有買兩三本；至於萬先生在「星島晚報」之「牛馬集」則差不多每天均有看，同時也拜讀曾先生之「脫胎換骨血淚史」，十分欣賞。

最近得知萬先生搞了一個「萬人俱樂部」，使我十分開心，因為可以與「老萬」作進一步的接觸，若係些可以說是「親近親近」，我十分希望能對這個「籌委會」作一些貢獻，更希望參加這個俱樂部，因此大膽寫信到來，希望能「爭一『席位』」。希望您們能批准我參加。

至於自我介紹，則請看下去。

小弟現年十五歲，本港出生，現升中四，就讀於某左派學校，自小便已入該校『學習』，此因家父過往有些所謂『進步思想』，因此令我考進該校，因當時我人仔細細，不懂什麼國家大事，M.C.C.入了去，自六七，似有泥足深陷之感，然而據「阿Q精神」言，則「既來之則安之」，只要自己的思想正確，不受蒙蔽便是了（因此我的操行是乙下或丙上）。由於最近兩年世界政治不斷變動而且自己亦開始長大，因此眼光亦望得較遠（並非遠視），最近兩年，更知香港有一本「萬人雜誌」，所以經常買來閱讀，幸好我家是十分民主，思想自由，所以有此利便。

在此似有聲明之必要，小弟要求加入「萬人俱樂部」乃是誠心之事，並非想搞搞震，望為亮察。

我的說話也就在此完結，亦阻了閣下不少寶貴時間，對於是否接受我這個「左仔」加入，敬希能回信告知。

此祝

撰祺

「萬人擁躉」阮××敬上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

否極泰來．由逆轉順

中華民國六十年雙十節有感

今年是中華民國六十年的國慶，意義更為重大。現在讓我來向各位讀者闡明幾點：

我國數千年來，以天干地支配合作為年份。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經過六十年，便成為一個大循環，週而復始，名為花甲子。即是說，每逢六十年，便有同樣的年份出現。六十年前的今日，就是辛亥武昌起義，結果，各省響應，推倒了滿清，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了中華民國，成為驚天動地，史無前例的大革新。

武昌起義那天是前清宣統三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是中華民國元年前八十二天，當時是沒有國號的，只稱革命軍，經過兩個月後，各省代表，又查出辛亥年陰曆八月十九那天是陽曆十月十日。遂議決以那天為國慶紀念，稱為雙十節。我查得上次辛亥年，是有一個閏月，今年辛亥，也有一個閏五月，上次辛亥十月十日即八月十九日，今年雙十節是八月二十二日，相差很近，也是很湊巧的。

當辛亥革命時，有一件很特別的事，現在向各位講述一下：我國在民國之前，幾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自從秦始皇起，才有皇帝的名稱。至漢武帝時，始建立年號，所謂年號，即我們所知道的，如「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光緒」「宣統」等類是也。凡政府的各種公文，後邊一定要填上某年某月某日；所謂某年，就要填上年號檄文分寄各處，又要和各地的革命軍聯絡。當時中華民國尚未成立，不知要用什麼年號，而「宣統」二字，是在打倒之列，當然不能用，如果用辛亥年，也是不通的，因為每隔六十年，便有一個辛亥年。當時起義的人們，大傷腦筋，但結果，定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年號來。因為武昌起義，是漢族打倒滿清的行動，我們漢族的老祖宗，便是軒轅黃帝，於是查考年代，得知黃帝登位的時候直至宣統三年，是四千六百〇九年，於是所有公文的日子，都填寫黃帝紀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再加上月日。這個特別的年號，一直至一九一一年在南京訂定中華民國的國號為止，總共前後約三個月。現在經過六十年，很少人知道了。

中華民國六十年來，可算是多災多難的國家。當民國五年，袁世凱希圖帝制，改為洪憲元年，但不久袁世凱死了，帝制也取消。到了民國六年，張勳擁立宣統復辟，結果也失敗。自從民國五年之後，各省的督軍，割據稱雄，我國四分五裂，很像殘唐五代的局面。到了民國十五年，今總統蔣公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經過兩年的時間，陸續將軍閥掃平，奠定了國民政府的基礎。但到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人突襲瀋陽，佔領東三省即所謂九一八之役是也，再到了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又向蘆溝橋進攻，我國遂展開全面抗戰，經過八年的艱苦奮鬥，至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告投降，我國盡收回所有失地。但是，當日本投降的時候，蘇聯突派大軍侵我東北，

都是充當牛馬的生活，沒有絲毫自由可言。我們想想，這六十年來，我國是不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呢？

不過，我們不要悲觀，我們須知道六十年是一個大循環，惡劣的環境

候了。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發揚三民主義，為國家民族而奮鬥，為自由而奮鬥。

曹文錫

大陸生活憶述

老萬先生：

敝人是貴刊長期讀者，自從某一天在友人處借閱貴刊，這樣有意義的雜誌以後，一直沒有間斷過。貴刊雖然調整二次價格，如果再貴一些，還是要買的。相反，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的報刊，即使閱讀一次送我一元錢，我亦不會接受。因為我也像其他大陸同胞，是遭毛共荼毒者之一。絕大多數從大陸申請或逃亡來港難胞，都有親友留在大陸，為避免親友被卑鄙惡毒的手段累害之故，這裏不能指出名稱及地點。

這封信我很早想寫，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自毛共竊據大陸迄今，我差不多有一半時間住在大陸，所以毛共所作所為，我最明瞭。去年，我的親戚曾來信，他倆夫婦頭髮已是白的多了（年尚在四十左右），從這一事實看來，物質與精神的折磨，可想而知。在大陸，某些建設雖然比前有一點成就，但它與人民生活福利是毫不相關的。我是大城市中工廠裏學徒出身的技術工人，高小尚未畢業。我現在把記憶所及的，在這裏敍述一些。我是在大躍進初期來港的，記得一九五八年全民鍊鋼一開始，有的小黨員，竟有三天三夜不給他睡覺，一直在鍊鋼，這都是上級迫他這樣做，作為榜樣。鍊鋼爐（按：其實是煉鐵爐，又名小高爐。）是用泥磚臨時築造起來的很簡單，這樣的爐子，在一個城市中不知有幾千（或上萬數），我那時每天工作到晚上十時左右，一天除八小時外，其餘為義務勞動，那幹部走來，還要我鍊鋼。

吃的方面，眞是別開生面，恐怕全世界有史以來祇有它做得出。因為「厲行節約」，竟用人糞拌木屑，造成扁圓的一個個，晒乾後，給小猪吃，事前還用大鍋子煑過，那種工作，又汚又臭，與它的卑鄙行為成正比例。這種違反常情的作法，後來小猪漸漸都死了，沒有死的分給城市居民購買，每人每十天二錢，在副食品最缺乏的時候，任何蔬菜都沒有，每天一個人祇有二両野菜外殼，這種深綠色的外殼，平時是不吃的(不能吃)，尤其是香港菜市，根本見不到的，因為它質地與稻草一樣硬性，祇有切碎餵小鷄，但小鷄亦不吃（這裏有些矛盾，既少食糧為何還要養鷄，因為幾年來沒有見到過鷄蛋，想省下一些糧食餵鷄，但養了半年以上，其重量未超

錢的醃菜（人民幣），但規定買五仙又爛又臭的甕醃菜，那實際上祇有毫半錢的醃菜，罐頭食物每三月每戶買一罐（如大頭菜），還有荳製品，荳腐是搾去油後荳餅做的。總之，配量極少，大致積儲一星期的餸，節約祇夠吃一天半，魚每人每月半市斤，大陸十進制，祇有鹽和豉油可盡量買。

搾取勞動力方面，在未經公私合營以前，工廠還是資本家經營，而做的已是國家任務，因為要趕任務，晚上要加班，大多數的工人都願意加班，因為可多一些收入。但「工會」出面不准，冠冕堂皇的很動聽，為了保護工人身體健康，不准過分勞動，其實一石三鳥：一、為工人健康着想；二、可不給工人多收入，因多賺錢又是資產階級思想作祟；三、可使任務脫期，大量罰款，使廠倒閉，資本家因不能維持，拱手奉給政府經營。它

（沒有酬報），試問難道那時候就不要工人身體健康嗎？但有何人敢出聲？而且每天都要開會或讀報，在報上這樣說：××單位（工廠）××同志發着高燒還不肯休息，繼續積極工作等等。

人民沒有絲毫自由，不但沒有說話自由，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我曾見到一個工人，他本來很會說話，後來大概見到惡魔當道，恨它入骨，不說話了，而且同任何人不說話（除工作聯繫外），他從不遲到，從不早退，不過工作不很賣力，不快、亦不慢，猶如駱駝在沙漠中行走一樣。有時有人問他有什麼事情時，他終是漫條斯理的輕聲的說：我不知道。像他這樣的作風和態度，行政上恨他入骨，但他沒有什麼錯誤，亦奈何他不得。總之，毛共罪行，罄竹難書！

避難者上

邊境和平靜如止水 異國居民自由來往

介紹美墨交界的大城艾柏素

綜觀現今世界國與國的邊界，大都有邊防軍駐守着，哨警林立，刁斗森嚴。更有為保衛國土邊疆的主權而發生衝突，弄到兵戎相見，或干戈相向，堅持不下。東西德的壁壘分明，以牆為界，早已為大家熟知。韓戰後整個高麗也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雙方都在邊境佈以重兵，令對方不能越雷池半步。在南北越的邊境，不獨戰事頻頻，北越共軍早已越過邊界從事滲透和侵略。年前的中共和印度不和，與去年的中蘇共珍寶島事件，都是為了邊界的問題而發生爭執。

以上所說的邊境衝突事件，各大報刊早已有詳細的報導和評論。筆者在這裏欲介紹的，是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情形，想亦為一些讀者所樂聞的。

美、墨邊界，由加里福尼亞省的南端，至亞里桑納省、新墨西哥省而一直伸展至德撒斯省，連接着墨西哥。而墨西哥又毗連着南美各國，「承上啓下」地連接着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在整個美、墨邊界中，以德撒斯省的艾柏素市為最大的一個美國城市。它與墨國的第四大城華里茲毗連着，組成了美、墨邊界的最大旅遊

，而且兩國人民相處甚為融洽，互相通商往還。華里茲市的墨國人不少受僱於艾柏素的機構，其中大部份工作於艾市的百貨商店為售貨員，或在餐館裏當侍應等。他（她）們每天越過邊界（祇一橋之隔）上班，下班後又越過邊界返回墨國家裏。他們大都祇能說生硬的英語。又因此間墨國人多，他們說慣了西班牙語，所以每當筆者踏入百貨商店時，售貨員總是以西班牙語問筆者要購何物，待發覺筆者不懂西班牙語時，方轉而用英語。事實上，西班牙語在此間確用得非常普遍，墨國人交談時固用西班牙語，即美國人與墨國人對話，也用上了西班牙語，或者英語西班牙語並用。

據七〇年人口調查，艾、華兩市的人口共達七十五萬八千三百餘人，其中艾市祇佔了三十二萬二千二百餘人。在產品方面，艾市的棉花是著名的。此地出產的一種名叫「美國西比麥」的棉花就在棉織業裏享有盛名。艾市出產的棉花，除了供應本市的棉織廠外，還運銷全美的各大製衣機構。

其次要提一提的是艾市的牛隻買賣市場。這裏以畜牧為生的仍有不少

是全世界最大的銅料鎔鍊廠。它擁有九百五十名僱員，每年付出八百萬美元的薪金。它鎔鍊全美國百分之六的銅料和鉛料。另一規模大的鎔鍊公司是菲度士電子廠（也在艾市），它供應全美國百分之廿八的銅料。

艾市的製衣業亦相當蓬勃，此地共有三十四間製衣廠，每年的製品總值六千萬美元，此數還不斷在增加中。受僱於製衣業的共一萬二千人。

艾市的罐頭和冷藏食品亦甚有名。其中尤以墨西哥食品多在這裏裝罐後運銷世界各地的市場。墨西哥著名的辣椒多在艾市曬乾後運到美國西南部各市鎮去。（艾市又稱作「太陽城市」，因此處年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晴天，很少下雨，故在這裏曬辣椒是最適合不過了。）

談及艾柏素市，不能不提一提在市內的比利士軍營和保孟軍士醫院。此間的軍人在休班或渡假時都喜歡遊覽艾市或到近在咫尺的墨國華里茲市遊樂一番，平白給兩市添了不少熱鬧。軍士們的揮金如土的作風，尤為艾、華市的商人所歡迎。

艾市的單索纜車，亦為這裏的特色之一。乘纜車上到山頂，便可看到「三省二國」的風景。所謂三省，就是美國的新墨西哥省、德撒斯省和墨國的芝域華省；二國自然是指美、墨了。此外，值得一說的，還有艾市的現代化機場，最近正在加工擴建以容納珍寶七四七噴射客機的升降哩。

艾市的新型建築物和華里茲市的古典式墨西哥建築物，成了強烈的對照，令人有難於取捨之感。在晚間，艾、華兩市的燈飾互相輝映着，更令遊客樂不知返。

（吳文迪）

請領稿費：

九月份稿費（二〇一至二〇五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

小爬蟲混入傳播機構

萬先生：

現有一事陳述，也許您已看到了，就是那個「爬蟲」××，已混入××電視中文台，主持節目，訪問電影明星，介紹新片，相信這是他很好的放毒機會。

對於××的言論、行為，已是公開的了，社會人士只要常看報章雜誌的，均應明白他的立場。但不知××電視何以會用這種人主持節目。

本人不願看他那副面目，和他包藏禍心，也為了對××電視不滿，已通知他們拆機，終止合約。

萬先生，前時當「小包」混入××學院時，您會揭穿，現××混入傳播地盤，希先生不可忽視。而且××的居心、陰謀，不在小包之下。同時

劉少奇橫死 同宗爲文鞭屍

登劉少奇九月十三日乘飛機逃亡時墜毀外蒙古境內，機上九人全部死亡。如果屬實，劉少奇應該駕機直奔台灣，不但無生命危險，並且可獲得大把獎金，又可趕上參加中華民國六十年國慶大典，豈不美哉！但卻想逃往蘇俄，認賊作父，又想再回來殺害中國人。這個賊性不改，惡貫滿盈的人，應該橫死，死得眞不屈。

劉少奇橫死了，毛共不會追悼他，台灣國府也不會追悼他，讓我這個本家只讀了三年書的人，寫幾句話，送這位同姓孤魂，早離人間吧！

嗚呼少奇！生就賊骨頭，崇馬列、媚俄共，辱祖求榮；與澤東，同造反，禍國殃民。建立刃民政府，當主席，鬧內鬨，氣惱毛澤東，文革期末喪命，落得個「內奸、工賊、大叛徒」，嘗盡鐵窗痛苦味，也知自由之可貴，駕軍機逃蘇俄，指望東山起，總因惡果滿盈，出心不正，九月十三大殮日，高空火焚，屍體成灰塵。

嗚呼少奇！你少而不奇，老來奇，死得好，死得妙，因果報應最公道，你見閻王陰狀告，毛澤東也是跑不了，更有牛鬼蛇魔氣數到，眼看你們大會操，無間地獄有得住，不必再來人間擾，去吧！滾你娘的蛋，破舊立

(十月四日)

搽脂抹粉學「歌德」 粗言穢語此「文人」

馬天

多行不義必自斃；出賣別人的狗，必死於屠夫之手。讀罷××月刊，梁××及一班無聊文人對「紅色娘子軍」的搽脂抹粉後，內心悲憤，一時難平。九年前之大逃亡，記憶猶新，梧桐山麓，漫山哀嚎，四野徬徨，天地爲之痛泣，人神爲之共憤，這幕比紅色娘子軍更雄偉、更具氣魄的人民大逃亡悲劇，深鏤腑肺，沒齒不忘。難道梁先生未得親臨而不寄與同情乎？

他這樣寫：「英雄等於聖人，見到紅旗等於中世紀歐洲的教徒見到十字架」，這傢伙眞狡猾，他要人相信毛澤東是耶穌了，他要人相信紅旗是十字架了！寫來輕輕帶過，導人於盲，他在販賣中國人的靈魂。

他更說：「台灣現在只是抄日本歌，根本自己不作，全世界最衰的民族才抄人家的音樂，中共至少是自己創造的。」我要問：台灣靡靡之音是政府贊助的嗎？要知道台灣是民主社會，並非專制大陸，而且中共以國家培養及以宣傳政治爲目的，其不可告人之目的，也是你這輩卑鄙的人所喜歡者。墮落的知識分子，你且罵你的民族吧，中華民族必唾棄你這種人。他在另一文中說了一句「丟佢老母」，如此粗言，自其筆下出，卑鄙無恥，可見一斑。

無家可歸恨纏綿。

(辛亥孟春)

舊作一束

澳洲 林哲齋

憶舊

遙隔天涯憶舊遊，款情歡哈共聚首，寤寐不忘叮嚀句，晨昏還記鸞鳳儔。

(於民國三十三年)

惜別

秋風嘯嘯籬菊黃，
崖下松陰別麗娘，
從此蕭郎成陌路，
野草閒花誰共賞？

(於民國三十三年)

旅叟吟

情懸懸，意懸懸，情意懸懸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縣　街/村		號　樓	
地址		電話		
通訊址		電話		
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眞箇韶光似水流，今年客裏又中秋，
餘生落拓香江畔，廿載棲遲粉嶺樓，
骯髒常愁塵撲面，團圞怕見月當頭，
乾坤莽莽誰同調，觸景吟詩寫我愁。

文錫先生詩，別具風格，一氣呵成，讀之易解，深得「元和體」之筆意。壇主評語。

中秋寄感

鄭正襟（於椰城）

雲端好月十分圓，簫鼓頻聞鄉俗傳，
秋葉添來無限憶，新詩賦就幾番憐，
庚杲蓮幕惟三九，張翰蓴鱸感萬千，
似這嘉辰還爲客，心因逆旅負閨賢。

壇主註觧

「南齊」人，庚杲之，爲王儉秘書，淸貧自樂，飲食簡單，每餐只有韮菜三種，人戲稱二十七味，言三九也，「三九」，諧音「三韮」，官至尚書右丞（副首相，等於今日行政院副院長），其人，若綠水芙蕖，人稱「蓮花幕」，幕，幕府也，類似今日參謀長；張翰，人人皆知，不必註解。

一翦梅（辛亥中秋）

鄭正襟

怕見中秋月滿圓，心在琴絃，憶在琴絃，
江湖浪跡負歸船，既誤前年，又誤今年。
文字多情借酒筵，詩境悠然，酙態悠然，
醉魂彷彿到桑田，夢裏纏綿，杯裏纏綿。

酹江月

黃家强

深春芳草，伴山城萋冷，江氣烟浮，十里飛花驚楚夢。行雲餘緒堪留，醉裏乾坤，頻登策杖，縹緲九疑邱，光迷鴉曙，暗思儒將風流。魂遶翠綠芭蕉，香紅荔子，擁細雨颼颼，漁唱聲微鼻止遠，層陰重隔孤舟，玉樹歌殘，胭脂井壞，桐影舞空樓，秦淮依舊，一彎新月悠悠。

錦繡家園面目非，異鄉淪落恨如何，
夜闌怯誦歸田句，夢裏仍題警世詩，
細嘆人情分冷暖，長祈國祚不衰微，
何時得借雙飛翼，因便瑤台問紫薇。

感時

吳湯禮（於山打根）

蜩螗世界忍爲亘，莽蕩神州敎我狂，
霹靂驚雷轟大地，深閨夢裏作黃粱，
遺民抱恨隨流水，復國無方枉斷腸，
百萬貔貅期報捷，啾啾魍魎舞終場。

秋動客心

林一村

避亂離鄉土，於今二十年，
江山空寂寞，北雁又南遷。

雅集

林一村

南國春風拂香城，詩壇主帥閱文兵，
舉世貪安忘作客，驚天震起救亡聲。

林先生此詩頗佳，惟一二兩句，平仄要換字，第六字「香」「文」二字均是平聲，讀之不能順口，玆用搬遷之法，代爲調整如下：

春風南國拂香城，主帥詩壇似閱兵，
舉世貪安忘作客，驚天震起救亡聲。

該詩平仄是爲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只有第三句「貪」字是平聲，但是貪字在第三字，可平可仄，不必更換。所謂一三五不論者，即此云也。「貪」字在十三覃平聲，該詩一經調整，音韻大有不同矣，初學寫詩必經指點，方可成爲名家。壇主當年，得人指點，所以特此說明，以備青年詩友參考。

詠秋

林一村

秋來天地瘦，草木半凋殘，
颯颯金風起，江楓落葉寒。

風，大有唐詩風味，林先生詩，頗具天籟，無師自通，殊堪欽佩。

秋遊

學生郭眞

青山隱約路橫斜，一鏡喬林兩岸賒，
雁陣秋風連鐵幕，登臨涕淚痛浮槎。

郭眞同學，偕友人遊城門水塘，登最高處，憶及大陸逃亡者，心有所感，而作此詩，浮槎二字，用得極好，只用兩個字，即可表達逃亡之意，如畫龍點睛，有驚人進步，年少之時即有如此才華，未來成就，實未可限量也，壇主評語。

談往事含悲再致某君

青年馬天

海國情眞一友微，知君長淚濕征衣，
茫茫乎嶺魂難聚，渺渺兮天願竟違，
世亂同仇磨劍厲，時艱共渡臥薪爲，
如今收拾凋零恨，莫令田園柳十圍。

最佳之句：「莫令田園柳十圍」，造句既新又好，詩文是寫給別人看，人人皆懂，才是佳作，作者本人，不可自加註解。唐詩註解，並非作者本人之筆。均是後人所註釋，如果後人不懂，早經淘汰，不致流傳今日矣，每見今人作詩，從頭到尾，五十六字，平仄雖然不錯，也未出韻。但不知詩意云何？讀來讀去，不明作者意見所在，此類作品，即非好詩。

感懷

馬天

想起中原淚浸顋，雲邊不見雁重回，
謀生朝夕流年定，幽夢悲歡衝夜來，
國禍已時方了恨，身羸何日始成材，
聊伸汗漫蓬萊遠，且買黃花伴栢栽。

如夢令（留春）

李懷蒼

三徑殘英無數，試問春歸何處，鵾鴂一聲，似喚東君莫去，休誤，休誤，再把韶光輕負。

懷蒼先生之如夢令，氣勢連貫，是爲名作。

萬人雜誌

（第二〇八期）



大人先生們，現在該怎辦？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〇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戴麟趾爵士任滿離港

港督戴麟趾爵士，延長任期屆滿即將離港返國。戴氏在港七年，這七年可以說是香港多事之秋。一九六五年發生銀行擠提事件，一九六七年有港共的大騷動，一九六九年的英鎊貶值事件，近年來因物價高漲、勞資糾紛、罷工事件日多，去年起又有新左派的小丑跳樑，不斷滋事。所有這些事件，戴氏均能冷靜沉着的應付，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使香港這一葉危舟，平安渡過大大小小的風浪。縱然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戴氏是殖民地統治者，戴氏過去七年的施政，並非沒有可議之處，但是當戴氏離去之際，香港多數居民，很自然的有依依之感。尤其是想起一九六七到一九六八港共的大騷動，戴氏的表現，尤令人難忘。

敉平騷動功在香港

港共的騷動完全是莫須有的胡鬧，只爲了响應大陸的文革，不得不表演一次造反奪權的武劇。



縱然是這樣，由於澳門當局的措施失當，澳共輕而易舉先在澳門取得勝利，給予港共强烈的鼓勵，在香港勢必鬧出名堂，絕不肯罷休，因此騷動初起，其勢頗爲洶洶。

他們曾發動上萬暴徒，包圍督轅。在督轅大門上張貼大字報，呼叫口號，對戴氏極盡人身攻擊之能事。當此之時，港共氣焰冲天，社會緊張，人心浮動，大局有不堪設想之勢。但戴氏胸有成竹，好整以暇一任令港共囂張，數次包圍督轅之後，使人人皆感到港共不但無理取鬧，而且欺人太甚；然後毅然出動防暴隊壓制港共的騷動。警察及防暴隊受盡港共凌辱，士氣高漲，大多數香港居民，也看透港共毒虐，堅決支持政府；遂決定了港共失敗的命運。戴氏起初容讓港共三斧頭，並非表示軟弱，而顯係驕兵之計，暴其惡於港人之前；然後以堅定不移、有節制有彈性的方法，壓制港共的騷動，大舉逮捕暴徒，逐步迫其鳴金收兵，烟消火滅。當騷動初起時，倫敦震驚，前港督葛量洪發表談話稱，戴麟趾爵士雄才大畧，足以穩定香港局勢；事實果如其言。

臨去贈言語重心長

當港共騷動高潮之際，眞假菠蘿滿街亂滾，驚弓之鳥，紛向外國移民，美、加使舘門前大排長龍；商業蕭條，資金外逃。東方之珠，已成爲死市。卒賴戴氏堅忍不拔，遏止了騷動；遂使香港很快復蘇，而一九六九年以來，達前所未有的繁榮。這當然不能完全歸功於戴氏及香港政府；但是戴氏應付港共騷動的成功，使香港轉危爲安實是重大關鍵。

十一日戴氏向報界發表談話時說：香港人應當冷靜地保持現狀。香港環境特殊，不容許我們犯錯誤。可謂語重心長，實反映戴氏應付港共騷動時的心情。因爲當時既軟化不得，也不能過分强硬，或以暴易暴。要堅決，同時要忍耐有節制。那需要恰到好處的政治藝術。由此可知戴氏確是精通政術，洞識政情，善於撥亂返治的政治家。

義務教育制效益深遠

檢討戴麟趾爵士的七年政績，爲人稱道的有下列幾點：①中小學教育走向義務教育之途，開闢了廣大兒童少年就學的機會。這一改革十年後必將發生巨大影响。今天香港最頭痛的一件事，是刼案太多。而打刼者並非因爲飢寒交迫，而多因爲不務正業的青年藐視法律，冒險行倖。追本求源是未受適當教育。因此消滅刼案，不能單從治安工作着手，普及教育實爲根本之圖。②勞工立法的擴展。戰後二十年，本港由一商業碼頭，發展爲一工業社區，工人由數萬人增加至數十萬人，對這些工友的生活福利，如無適當保障，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必隨之叢生。戴氏燭見先機，七年來不斷改進勞工立法，限制工時，增加有薪假期措施，不獨使勞工受惠，實使整個社會受益。③市政局制度之改進，民選議席增加，擴大市政局的職權，此舉對香港政治的民主化，具深遠的重大意義。

此外如民政司署的設立、公共援助計劃的實施等，均能照顧升斗小民的利益。値得香港居民懷念。

但是戴氏給港人最深的印象，仍屬他擊敗港共的騷動。那是香港存亡興廢的關鍵。

新聞以外



美議員四分三支持國府
國際姑息逆流受到阻遏

萬人傑

美國衆議員四百三十五個議席中的三百三十六位議員，包括全部二十一位委員會主席中的十九位，聯名上書尼克遜，支持國府，反對聯合國排斥，這是民意的表現，沉默的大多數不再沉默了，他們要與姑息分子對抗，對這一股逆流有遏阻作用。

自由人士心頭的重壓

國際間的姑息逆流，自加拿大宣佈與中共建交，若干西方國家亦步亦趨，使到逆流洶湧，國際情勢十分惡劣。基辛格秘密進入中國大陸，安排了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可說是這股逆流的最高潮。

在這幾個月間，自由中國人都感到心頭重壓，恐懼到這一股逆流會把中國最後的自由基地淹沒，躭心要失掉聯合國的席位，更憂慮到今後在國際間陷於孤立。

形勢對我們不利雖是事實，卻沒有過份悲觀的必要。只要有堅定信心，一定可以守得雲開見月明，逆流終於會遏止，成為過去。

首先談談尼克遜中國大陸之行，目前已密鑼緊鼓，由基辛格率領了國家安全局的人馬，再度跑到北平，切實替尼克遜安排；尼克遜也決定本年內動程。如果在這一段日子中沒有特殊事故發生，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一定可以成行。

特殊任務

傳說，基辛格這次到北平，除了安排尼克遜的訪問，還負有「特殊任務」。基辛格是個神秘人物，費正清一夥的姑息分子，此行負有特殊任務不足為奇。不過，照情形看主要還是為了尼克遜的行程，如果有重要商談，當然由尼克遜自己進行。

上幾期我們談過，尼克遜大陸之行不但使美國的盟友感到震驚，而蘇聯的反應，更是強烈。在已

味着中共與美國聯合對付蘇聯，因此蘇聯不能不採取預防措施。

尼克遜為了表明並無聯合中共對付蘇聯的企圖，又在基辛格動身前宣佈了明年五月訪問莫斯科，其目的不用說是平息中共蘇聯間的猜疑。

俗語說：兩邊討好，結果兩邊都不討好。中蘇共的交惡，在老毛未死前，相信沒有任何人可以開解，尼克遜訪問一個不訪問另一個固然引起猜疑；即使兩個都訪問，同樣會引起疑忌的。預料中共對尼克遜這一宣佈，反應決不會「良好」。

天秤上的碼子

對美國盟友來說，最感不安的是中華民國和日本。因為，由於美國和中共關係的「改善」，這兩個國家的安全便受到直接威脅。

日本了解到台灣雖小，在亞洲的「均勢」中卻佔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彷彿天秤上的一枚碼子，在平衡的雙方中，放在那一邊就向那一邊傾斜，即是說，如果這一枚碼子給中共拿到，在亞洲的均勢中就會完全失去均衡，到那時，日本也難免受到影響。因此日本要在聯合國中力保中華民國的席位。

執筆寫本文時，正當聯大討論中國席位問題，老萬無法預測結果如何，不過據會前的貼士，美國代表團發言人認為「形勢大好」，相信排斥中華民國的提案不會通過。為了中共會作表示，聯合國中有中華民國代表，他們便不加入。因此，即使中共入聯合國並取得安理會常任理事的議案獲得通過，今年中共還是進不了聯合國。

面子問題

老萬認為，國府是否保得住聯合國席位，主要無非面子問題。大家看得出，這世界組織實際已喪失它維護世界和平的作用，東西巴的衝突，印巴的交惡，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鬪，聯合國一點辦法都沒有，一切得個講字。

當韓戰爆發時，組織了聯合國軍，與中共侵略者作戰，雖然若干會員國只派出象徵式的部隊，究竟也算贊助了制裁侵略的行動。可是今天連這一點點的正義都沒有了，他們只會為曾經與聯合國為敵的侵略者說話，盡力把侵略者拖進這世界組織，無異承認了聯合國過去維護和平的做法不對，這樣一個沒有原則的組織，實已毫無價值。

有些國家認為，聯合國不應由若干大國控制，這是對的。但以國家為單位，對國際事情的處理，也不能說是公平。有些戰後「獨立」的非洲國家，只有幾十萬人口，他們在聯合國中和一個代表幾億人口的國家有同等權力。極權的共產國家在聯合國

聯合國一窮二白

聯合國面臨的另一危機，是經濟困難。秘書長宇丹不只一次地說，今日聯合國只是舉債度日，實際已面臨破產邊緣。

造成聯合國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是許多會員國拒繳會費。有三分一以上的開銷要靠美國支持。如果美國說一聲制水，聯合國馬上有關門可能。

可是這一個世界組織雖由美國睇皮，美國在聯合國內的影响力愈來愈低微，有些非洲小國接受了中共的「經援」，成爲中共馬仔，他們在聯合國內和美國同樣擁有一票，有三兩個非洲小國受指，就可把美國壓倒，這使美國最感困擾。

另外有些西方國家爲表示不是美國「附庸」，故意與美國走相反的獨立路線，這使美國感到在聯合國中孤掌難鳴。

經濟制裁

美國在聯合國中的尷尬，引起美國國會議員們的憤慨。他們聯合上書尼克遜，要以經濟制裁來對付聯合國排斥中華民國。

此舉曾引起若干爭辯，聯合國方面固然說美國這樣做太不漂亮；美國官方人士也認爲此舉可能引致聯合國反感。但美國議員們這樣做法也有他們的理由，美國是民主國家，如果國會通過削減聯合國津貼，尼克遜也無權付給。

聯合國大會主席，印尼外長馬立克說，如果美國削減對聯合國經濟支持，將會使這世界組織徹底摧毀。馬立克是未來聯合國秘書長呼聲最高的候選人，如果美國削減聯合國經費，對他自然痛癢有關，他的着急和抨擊美國國會是應該的，但在美國議員們的立場，卻有不同的看法了。

廣大的民意

正在姑息的逆流洶湧的時候，美國國會議員聯合上書尼克遜之舉，使人感到十分興奮。可以說，美國人已漸漸從姑息的迷夢中醒覺過來。

十六位議員簽署了這份請願書，包括全部二十一位委員會主席中的十九位，這數字佔了絕大多數，顯然的，這是代表美國的廣大民意。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將否受到排斥，是另一回事，但這項請願書能獲得美國兩政黨的廣泛支持，確是難能可貴。

當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時，保守派人士嘩然，對尼克遜這項貿然的決定，引起反感。今回聯合國中醞釀排斥中華民國，更引起他們憤慨，他們不甘再做「沉默的大多數」，上書尼克遜，堅決反對排斥中華民國，並不惜以削減經費來制裁聯合國。這做法容或過激一點，在對抗姑息逆流來說，卻也很應該，否則的話，怎會有四分三以上議員簽署呢？

轉捩點

多時以來，在費正清、拉鐵摩爾一班人作祟之下，姑息主義瀰漫美國。現在，美國國會議員突然作出這堅强表示，可見，沉默的大多數對於姑息主義已開始感到不能容忍。

姑勿論三百三十六位美國議員這一項請願書所能產生的效果如何，仍然可看出這是美國輿論的一個轉捩點。如果姑息主義的逆流漸漸消散，對爲自由而奮鬪的人是一項極大的鼓舞。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之爭如果失敗，對中國來說，可能是福而不是禍，這可促使盲從姑息論調的美國人醒覺過來，他們不會再依從姑息主義的路線走，因此，老萬認爲時局的一時暗晦，不必悲觀，光明的一面始終是光明的。

關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本屆聯大統籌委員會又已表決再行辯論。這是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每屆聯大照例舉行的一齣鬧劇；也是廿一年前毛共就企圖混入，而始終無法得逞的一個懸案。但今年的情形顯然與往年不同，一向反對毛共入會的若干會員國——包括美國在內，不僅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甚至公開贊成毛共竊奪中華民國在安理會的常任理事！究竟毛共有沒有資格混入這個世界和平組織？本文根據歷屆聯大紀錄，國際公法，及聯合國憲章作進一步加以研究。

首被判決為侵略者

記得一九五〇年九月，當第五屆聯大開幕時，前印度代表拉奧就曾提議：「應准許北京政權在聯合國大會中代表中國。」同時前俄代表辛維斯基，也曾要求聯大通過此案。經我前駐聯大代表蔣廷黻的反擊之後，美前國國務卿艾奇遜指出：「到會的國家中，承認中華民國的有卅三國，承認北平政權的只有十六國。因此，中華民國才是唯一的合法代表。」最後由加拿大代表團提案：由七個國家組織委員會去研究中國代表權問題。

當時表決的結果是：印怎提案以卅三票對十六票，而遭否決。蘇俄所提「驅逐國府代表」案，則以卅票對十票亦未通過。至於邀請北平政權代表案，更以卅七票對十一票而被否決。但加國提案，則以四十二票對九票通過。

由於當時對毛共侵畧韓國的行動，尚無充分證據加以證實，故一般姑息主義者信口開河，「紐約時報」曾刊出一篇怪論，謂「蘇俄不希望中共與外間聯絡，以便於莫斯科對北京的控制；假如美國阻止中共入聯合國，則不獨把北京驅向蘇俄的懷抱，更中了克里姆林宮的詭計！」其目的在促美政府對毛共態度的軟化。但第五屆聯大開幕不久，前遠東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即向安理會詳細地提出了「中共武裝部隊侵入朝鮮」證據，共達十二項——包括中共軍的入侵、番號及參戰日期等。於是以

個星期，終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卅日，以四十七票對七票通過，譴責中共侵畧朝鮮，從而研究對北平實行集體制裁辦法。兩天後，這決議案又以同等的票數在聯合國全體大會通過，正式生效。自此，便決定了毛共偽政權不可能混進這個國際和平機構的命運。

實際上，二十餘年來，毛共一直望聯大之門而興嘆！儘管每屆聯大開會時，共黨集團照例要提北平政權入會問題，而每次投票表決時，反對的票數始終佔壓倒性優勢。如所週知：一九五一年的六十個會員國中，有卅七國反對北平，而贊成的僅十一國，十二國棄權。一九五二年的六十國中，有四十二票支持中華民國，而贊成毛共的減至七票，十一票棄權。一九五三年為四十四票對十票，六票棄權。一九五四年以四十三票對十一票，六票棄權。一九五五年則以四十二票對十二票，棄權者仍為六票。一九五六年，因聯大會員國已增至七十九國，而對毛共入會問題的表決結果，則為四十七票對廿四票，八票棄權。一九五七年的八十二國中，支持中華民國的為四十八票對廿七票，七票棄權。一九五八至五九年的兩屆大會表決時，均以四十四票對二十八票，九票棄權。

中共有資格……

企圖利用核子訛詐

自一九六〇年起，聯合國的形勢突然為之一變。由於非洲國家的陸續獨立，使聯合國的會員一躍增至九十九國；加以毛共當時極力滲透非洲的緣故，因之，支持中華民國與贊成毛共入會的票數，一度僅相差十票左右；棄權的則增至二十二國。這跡象顯示那些缺乏政治經驗的新國家，多為毛共所惑！至此，台北與華盛頓都開始為此而感到憂慮！前美總統甘迺廸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就職後，即和他的智囊們商

在某種情況下讓中共加入聯合國，而中華民國仍佔住安理會的常任理事。

㈡是要求聯大通過一項議案，規定中國代表權問題列為重要問題，必須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才能予以表決。

——前者因中華民國強烈反對，而決定取銷；後者則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廿一日，以六十一票對四票通過。這項表決對於以後的大會，儘管沒有決定性的拘束力，但畢竟樹立了一個先例，使各會員國對一個列入憲章的創始國的代表權問題，趨於嚴重性從而奠定了中華民國代表權的穩固基礎。

在十六屆聯大綜合委員會除表決上述美國提案外，並通過將有關中國席位的兩個項目列入大會議程：其一是由紐西蘭代表提出，名為「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問題」，曾以十五票對零票通過，五票棄權。另一項則由蘇俄所提，名為「使中共取得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力問題」，則以十票對三票通過，十票棄權，因而首次決定加以辯論。但結果仍以四十八票對卅六票，阻止毛共入會。其後，每屆大會均循例將中國代表權問題付諸辯論並加以表決，而毛共連年慘敗！

一九六四年十月當中共試爆第一顆核子彈之後，周恩來便狂妄地分函英、法、美，夢想召開一次世界高峯會議，企圖藉此作為北平政權闖入聯合國的張本。可是此舉不徒遭到美政府的拒絕；而美國輿論也指出北平那次的建議有兩大陰謀：㈠是欲以和平販子的姿態展開宣傳；㈡是進一步地作核子敲詐，乘機混入聯合國。因之，洞悉其奸的前美國務卿魯斯克幽它一默：「聯合國並非感化院！」這是說聯合國是世界和平組織，不容任何侵畧者滲入。

正由於北平利用核子訛詐的結果，令到過去同情它的國家，也都有着不良的反應。例如：㈠英國代表狄安當時在大會發表談話稱：「中共上週核爆，使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都感到不安！」㈡跟老毛稱兄道弟的前印尼蘇加諾政權，也曾對北平發出嚴厲的譴責，說它存心危害世界！㈢第一個提議准許

未獲大陸人民擁護

尤其到了一九六六年，毛共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之後，對內一直陷於動亂不安的無政府狀態；對外更日益陷於孤立的地位。雖有唯一的「馬仔」阿爾巴尼亞，照例替毛澤東這個野鬼孤魂「擊鼓鳴冤」，可是連它的親人如俄共集團，也不願爲它幫腔；因此，中華民國在過去的兩、三年中，不費吹灰之力而將毛共擊敗了。

去年八月杪，當廿五屆聯大開幕之前，討好毛共的比利時代表團，曾草擬一項工作文件，作爲打破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僵局的新建議如下：

㈠在聯合國機構中，台灣的中華民國應代表其所控制的土地，即台灣及沿海島嶼；㈡在聯合國機構中，北平中共政權應代表其所控制的土地，即中國大陸；㈢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三條規定：中國爲安全理事會五個有否決權的永久理事國字樣，應視爲北平的中共政權——質言之，中華民國與毛共均加入聯合國爲會員，而安理會則給毛共，一如美國最近所提「一台一中」的建議。

談到「兩個中國」和「一台一中」的問題，不特中華民國政府一向表示「漢賊不兩立」的態度，任何中國人都不贊成；甚至連出賣國家民族的北平僞政權，也在惺惺作態。而企圖牽毛入會的阿爾巴尼亞集團，則陰謀驅逐中華民國，更是目無法紀！如果客觀條件於我不利，那末，國府可根據國際公法與聯合國憲章加以力爭，正義終於戰勝邪惡。

依照國際公法：一個新政權欲得到法律上的承認，必須適合下列兩大條件：㈠是必須握有獲得全民擁護的鞏固政權；㈡是必須遵重國際上應盡的義務。

就第一點而論：中共純粹是憑藉蘇俄武器援助與領導，而實行暴力竊據中國大陸的；實際上未能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亦未能鞏固其政權，迄仍陷於無政府狀態。而所謂有效控制，即顯然是暗示施行殘暴，漫無限制的恐佈鎭壓而已！爲了說明這一點，不妨借用「曼徹斯特衛報」一九五四年七

合國嗎？

胡養之

最近一個美國機構更指出：「中共在大陸上至少殘殺無辜達五千萬人以上。」

同樣，根據國際法：一個所謂「流亡政府」，只要它繼續努力以戰爭和經濟方式來爭取其對本國領土的控制，仍可被視爲該佔領國的合法政府。毫無疑議中華民國政府是合乎這一資格的，只是暫時把政府機關設在台灣，而毛共航運則受國府海軍的重大打擊。大陸上的公教人員，工會分子，農民，甚至毛共僞政權中的軍政頭頭，亦被指爲效忠國府而遭逮捕並加以公審處死的事實，到處皆是。

聯合國不能因爲台灣與大陸有一水之隔，而視爲兩個中國，正如人們不能因英倫有三島，即視爲三個英國。況中國的內戰尙未結束，國府係以台灣爲反攻復國的基地，它與二次大戰期間的法國、荷蘭、比利時比較，其潛力超過何止倍蓰？記得當時的法、荷、比等國，本土均已淪陷，政府流亡英倫；而在納粹卵翼下的各傀儡政權，正在執行其有效的統治。但彼時民主集團卻能敵我分明，團結一致，未因爲其流亡政府而予以否認；且對於實際控制其土地的納粹政權，則概不予以承認。

底違背聯國憲章

現時中華民國政府，始終未嘗流亡國外，其抗共鬪爭亦未稍懈；尤其在經濟方面的發展更欣欣向榮，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其與大陸上的毛共僞政權顯然成了强烈對照。故依照國際法慣例，國府在國際上及在聯合國的地位，應予絕對重視，而沒有承認其他政權的餘地。要之，正邪應有區別，和平與侵略不能共存，而承認「兩個中國」或「一台一中」之說，都是荒謬違法的。至於「尊重國際上應盡的各項義務」來說，自從毛共竊據大陸之後，它就的心目中，只有獨裁專制與擴張侵略，誠如毛澤東所叫的口號「槍桿子出政權！」進一步地要導致全世界的暴力革命！根本沒有遵守國際公法和條約義務的意念。綜上以觀，毛共顯然未能完成公法上關於承認的兩大條件，其不應受「法律上的承認」，實彰彰昭甚。如欲假借「事實上承認」的矇混名詞，則犯干涉他國內政之嫌！據國際公法權威拉特巴第教授的著作中所說：「當新舊政權對立時，只要合法之政府仍能繼續執行其職務時，則對其新政權便不能承認過早，否則，此項過早的承認，得認爲破壞國際公法的不法行爲！」

再說到聯合國的憲章吧，毛共更缺乏入會的資格。因中共首先被聯合國議決爲侵略者，它不惟公開侵略韓國並與聯合國軍爲敵；復在印支支持共黨叛亂，甚至陰謀吞併亞洲，破壞世界和平。這一貫侵略的行爲，徹底違背了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精神。聯合國乃以維護世界和平安全，防止威脅侵略爲目的，爲憲章第一條所規定。憲章的第四條載明：「一、凡其他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爲確能並願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爲聯合國會員。二、准許上述國家爲聯合國會員將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以決議行之。」

——參照上述規定，第一、中共既經聯合國判決爲侵略者，當然不是愛好和平的政權。第二、中共既非愛和平者，當然不能接受其憲章所載之義務。第三、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怎能認爲中共確能並願意履行憲章所載之義務呢？更何能通過它代表中國爲會員？又憲章第五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業經安全理事會對其採取防止或執行行動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停止其會員權利及特權之行使。」又第六條規定：「聯合國之會員國中，屢以違犯憲章所載原則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將其除名。」

依據五、六兩條規定，對照中共在國內外的一貫殘暴和侵略行爲，即使已經成爲會員國，也應依法將它驅逐，何況它是一個早有案底的海洋大盜，怎可讓它那血淋淋的雙手，插入這世界和平組織？

抗日戰爭史話（三）

第二次長沙大捷

史劍非

第二次長沙會戰，發生於一九四〇年九月，距第一次長沙會戰已兩年，距上高會戰則僅五個月。由於第一次長沙會戰，敵酋一見敗勢，即速撤兵，故損失不大；上高會戰，雖受重大傷亡，但一向驕傲不可一世的日軍，總以爲是一時不利，並未反省連戰皆敗的原因。所以新敗之後，不及半年即發動二次長沙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敵軍遭遇侵華以來最大的慘敗，不單因爲戰術之失敗，亦因整個政畧、戰畧的徬徨不定所致。

會戰前國際形勢

第一次長沙會戰前，德蘇勾結簽互不侵犯協定，遂出兵瓜分波蘭；而第二次長沙會戰，同年六月德蘇已易友爲敵，爆發大戰。德蘇戰爭爆發，使盟軍對歐洲形勢獲得喘息，英美兩國乃對日本之制裁漸趨積極。並先後貸款中國，支持我國對日作戰。美國宣佈禁止汽油輸日，並派軍事代表團來華。

當是時也，日寇徘徊於「北進」和「南進」的歧途，舉棋不定。七月上旬增兵東北，欲揮軍進攻西伯利亞，與德軍夾擊蘇聯；可是七月下旬又乘法國之危，派軍佔領越南，準備投機掠奪南洋。九一八以來，海軍主南進，陸軍主北進，至是對立更爲尖銳，相持不下。依當時的形勢，日軍如進攻西伯利亞，分蘇聯之兵力，德軍可在歐洲戰勝蘇軍，則大局完全不同；後來當德軍登陸非洲，迫攻亞歷山大、開羅之際，日軍如自越南、緬甸西下印度，與德軍會師紅河，則歐洲盟軍將被擊敗，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就很難說了。日本人向來是見利忘義，投機取巧，貪近失遠，因小失大。遂有戰敗亡國之禍

撈刀河畔大殲滅戰

日軍在徬徨苦悶，舉棋不定之際，乃決定在中國戰場表演一次勝利，以振聲勢。這是他們蔑視中國軍隊，蔑視中國人的充分表現。當會戰開始之後，中國派遣軍總部即發表得意忘形的讕言，欲招待西方記者坐飛機遊覽長沙。想不到吃了一個侵華以來最大的敗仗。

茲將兩軍對戰的戰鬬序列畧作介紹。

敵軍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帷幾大將爲總指揮，配屬有神田正程的第六師團，青木成一的第四十師團，北野憲造的第四師團，高橋多賀三的第三師團，以上四師團爲主力；另有三十二師團及十三師團各一部分兵力，獨立第十八旅團、十四旅團及砲兵聯隊和工兵聯隊。配屬的海軍有兵艦二十餘艘，汽艇二百餘隻；空軍戰機百餘架，總兵力約十五萬人，並在湘鄂各地強徵民伕十餘萬，搶修道路，修築工事，運輸給養。

我軍由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指揮，副司令長官第十九集團軍司令羅卓英，副司令長官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王陵基，副司令長官第三十集團軍司令楊森。下轄楊漢城的第二十軍，歐震的第四軍，孫渡的五十八軍，韓全樸的七十二軍，蕭之楚的第二十六軍，陳沛的第三十七軍，傅仲芳的第九十九軍，李玉堂的第十軍，鄒洪的暫編第二軍，夏楚中的第七十九軍，王耀武的第七十四軍，夏首勛的七十八軍，楊宏光的新編第三軍，郭伯禮一九五師等。

敵軍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採取分進合擊的大包圍戰術，被我軍以反包圍戰術（分兵包圍六股六

毀滅我軍士氣，然後再掃蕩戰場。但是敵人這一戰畧，事前被第九戰區當局料中，遂在撈刀河佈下十面埋伏，待敵軍主力撲至長沙城郊，乃以大包圍的形勢，展開大殲滅戰。

殲敵四萬餘人

長沙周圍有五條河，四橫一縱。四條橫流之河，自北至南曰新墻河、汨羅江、撈刀河、瀏陽河，均自東西流入湘江滙於洞庭湖。縱流之河最大，自南往北流是爲湘江。二次長沙會戰，敵軍集結湘北之岳陽，進攻長沙必須强渡四條河。敵軍分三路自北南下，中路主力以裝甲部隊爲先導，中央突破直抵長沙近郊；右翼兩棲部隊由洞庭湖向湘江口進攻，企圖沿湘江迫攻長沙城郊；左翼迂迴長沙市，渡瀏陽河，以包圍長沙。

由於我洞庭湖、湘江口的防禦部隊，奮死抵抗，右翼之敵始終未能進入湘江，使長沙免去水路的威脅；右翼敵軍則被阻於瀏陽河畔，未能渡河包圍長沙。兩翼敵軍既未達成任務，中路主力即成孤軍。我軍利用新墻、汨羅、撈刀三河地勢，重重阻擊，步步爲營；當中路敵軍抵達長沙近郊時已疲憊不堪，其便衣隊縱於九月二十七日混入長沙城內，終亦不能動我軍反守爲攻，包圍殲滅的優勢。敵軍的彈藥運輸軍車五十餘輛，遭我軍截擊擄獲後，後方運輸線又被我伏兵切成寸斷，於是敵軍乃突圍潰逃，沿途遭我軍的威力伏擊，傷亡之慘，歷所未有。

戰後我軍事當局檢討戰果：「本會戰殺傷敵四萬餘人，俘獲步槍一千三百四十七枝，機槍三十八挺，山野砲六門，步砲九門，騾馬八百七十一匹，裝甲車八輛，俘敵軍士兵二六九員，擊落敵機三架，擊沉汽艇七隻，及其他軍用品甚夥。」

是役之大勝，另一原因是第三第五第六諸鄰近戰區，策應進攻敵軍佔領區，使敵方不能從江西、湖北調兵前往增援。我軍士氣之旺亦爲歷次所無。堅守湘陰之曹克人營長，遭敵敗軍萬餘人圍攻，全營官兵彈盡援絕，與城俱碎，淒絕壯烈，動人魂魄

中共實力軍人齊匿跡

魯遲

總後勤部長邱會作、海軍政委李作鵬，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這五個手握槍桿子的老粗，今年春節期間，曾連袂高踞主席台上，代表「黨中央」和「政府」接受中共乒乓球隊的滙報表演。迄八月一日爲止，共軍仍在搞三支兩軍，整個大陸置於軍事管制之下。黃永勝在八・一招待會中致詞時，帶頭貶毛，明示共軍效忠的對象：第一是人民，第二是黨，第三才是毛路線（而非毛本人，此點大值得玩味）。軍人專政的面局，已經表現得十分清楚。

可是自從九月中旬中共突然停止籌備十・一在天安門前閱兵以來，爲少壯軍人之首的黃永勝即不公開露面了，繼而其餘四個政治局裏的軍人也跟着不再露面。不僅如此，卅日之夕及十・一連稍有實權的二三流軍人如副總參謀長閻仲川、陳繼德，北京衛戍司令楊俊生，砲兵司令張達志，空軍司令王輝球等一概不公開露面了。連與實軍人接近的，一向非常活躍的政治候補委員紀登奎也不露面了。只由副總參謀長之中地位最低的王新亭及無實權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出來應差。可以說，自十・一前夕起，實力軍人全部退出了公開活動。這是什麼原因呢？

毛企圖發動二次文革？

以情理來推測不外三個原因：(1)是毛澤東復起攬權，恢復以黨制軍的傳統，將軍人從政治舞台上打回軍營裏去，結束了軍人專政的局面；(2)實力軍人對毛派採取了重大的打擊行動，如撤換林彪爲毛的繼承人，堅持徹底清算康生、謝富治、葉羣、汪東興等，引起毛澤東的憤怒，提出要求將黃永勝等撤換，或企圖發動二次文化大革命，由於周恩來的「和稀泥」，實力軍人暫時停止活動，以避免毛澤東不顧一切，大出洋相，毀傷「黨國」的體面。

從文革以來的發展來看，第(1)種可能性很小。毛澤東如果有力量搞掉這羣實力軍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風暴時，或一九六七年的大武鬥時，早已把他們解決了。反之，奉毛命進行衝擊軍區，揪鬬首長的毛派核心分子，幾乎全在奪權鬬爭中倒下去了，例如中央文革小組的中堅分子王力、關鋒、戚本禹，全軍文革小組的台柱楊成武（前總參謀長）、余立金（前空軍司令）、傅崇碧（前北平衛戍司令），全都被他們的死對頭黃永勝、許世友等打垮下台了。接着是毛澤東的核心集團陳伯達於去年九月「二中全會」上被打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與不能正常執行職權，林彪、葉羣露面越來越少；這都說明毛澤東在軍人壓力之下，步步後退，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那麼現在毛澤東有什麼法寶可以復起當權呢？唯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實力

爲止，還看不出有此跡象。

軍隊不在毛派手中

第(2)種可能性則甚大。

第一、十・一天安門臨時突然取消閱兵，主要是因爲毛澤東、林彪不能公開露面。看情形並非實力軍人不讓他露面，而是激怒了他，在心灰意冷的情況下，沒有心機露面。

例如，十・一前夕，在各大城市大事拆卸毛像；二十二日共軍電台以秘碼通知各地部隊留營候命，採取戒備。可知軍隊並不在毛派掌握。黃永勝等人既仍然握着槍桿子，毛派便奈何他們不得。

第二、黃永勝等如果眞的罷官下台了，那麼他們將和鄧小平、陶鑄等人一樣，從此不會再於公眾面前出現，宣傳機關也不會再予以報導。可是十月五日北平的電視卻播映，七月間的一套紀錄片（阿爾巴尼亞足球隊來大陸訪問），黃永勝和李作鵬陪同周恩來參觀比賽，黃和周恩來的特寫鏡頭很多。如果黃永勝已垮台，此事絕不可能。反之，播映這一紀錄片，意在顯示黃永勝和周恩來仍是親密戰友，周恩來的背後仍有槍桿子支持。

第三，爲了掩飾權力鬬爭的緊張局面，政治老狐周恩來放了很多烟幕彈。

在十・一前後，他拉着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大毛派頻頻出現。這是爲了彌縫毛澤東十・一不露面。表示毛仍健在，並沒有受什麼委屈。

十月四日夜周恩來會見約六十名美國人，說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以掩飾毛並沒有大權旁落。

第四，上一期筆者曾從中共的內外政策來分析，毛派並未復起得勢。果然，十月五日中共與美國同時發表，美總統尼克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加，爲了安排尼克遜訪問中共，將於本月下旬前往北平與周恩來會談。基辛加透露，自從上次訪中共，雙方一直保持外交接觸，並且斷言，中共發生的內部變動不會影響中共與美國的接近。

現在的問題是黃永勝等這羣實力軍人，今後是否在政治舞台上不再公開活躍了呢？據筆者觀察，這須等待權力鬬爭告一段落，毛派的反擊力量完全被壓制，或者與毛派取得新妥協之後才能明朗。

前面已經說過，實力軍人倒台的唯一可能性是自已鬧分裂，果有此事發生，則是毛派重新抬頭的機會。不過，毛派要想扭轉新當權派對美對蘇的緩和方針，則勢無可能。

香港閒話

侯寶林賣關子（相聲）

趙聰

（侯寶林、郭啟儒在爆料豆般劈劈拍拍掌聲中上台）

侯　學徒侯寶林。

郭　學徒郭啟儒。

侯　我們哥兒倆，自從逃出大陸，生計無着，不得不——

郭　重操舊業，暫時餬口。

侯　我們的玩藝兒，雖然謬採虛聲，實則糞土不值。

郭　還望同志們——

侯　這兒不這麼稱呼，得叫累得死按緊頭悶。

郭　二十年來在大陸說慣了，一時改不過來，卻忘了這兒是講自由的地方，士各有志呀。說着說着，你看我這個記性，又給忘了，應該怎麼稱呼來着？

侯　累得死按緊頭悶。

郭　這可比同志難說得多了。還望累得死按緊頭悶多多提意見。

侯　你怎麼老改不掉那壞習慣，這兒也不興這一套，什麼意見不意見的！

郭　那……應該怎麼說呀？

侯　要說多多包涵，多多指教，多多捧場，都成。

郭　他都說出來了，就不用我再重一呢？

（聽眾中有人高呼：先說說你們怎麼逃出來的吧！）

郭　好啊，來吧。

侯　說說可以，不過這不是相聲，也很簡單。

郭　先說文化大革命。

侯　各位恐怕都已知道了，紅衛兵把我們鬪得死去活來，打成黑幫。

郭　關入牛棚。

侯　還說不說相聲呢？

郭　誰知道你呀！

侯　說，可不是逗樂的相聲。天天得這麼說：我是反革命。

郭　我說的是，我是牛鬼蛇神。

侯　說了三年這樣的相聲。

郭　從牛棚裏解放出來。

侯　又叫編新相聲來說。

郭　得歌頌毛澤東思想。

侯　這可難了。想了兩年，竟在「認眞讀書」的號召下，來了靈感。

郭　什麼靈感？

侯　我想，賭博輸了錢，不正是賭輸嗎？

郭　可賭輸和讀書字不同呀？

侯　我們不是寫，光是說，音同就得啦，誰還管它字同不同呢？；我把它說成賭馬、賭狗、賭貓。

郭　馬是馬克思呀。

侯　總是一個馬呀。

郭　列是列寧呀。

侯　列和打獵的獵音同呀，獵就是獵狗啊！

郭　不過，那兒有賭貓的？

侯　是呀，解放軍也這麼問我。

郭　你怎麼說？

侯　我說，你們那裏知道，香港賭馬，澳門賭狗，全是老一套，如今呀，出了新潮派，要打倒舊傳統，建立新玩藝，破舊立新嘛，於是就賭起貓來了。

郭　哈哈，眞有你的！

侯　就這末一個新潮賭貓，說得邊境上把守的解放軍樂得前仰後合，他們說，去你的吧！就憑這句話，我就過了深圳河。

郭　來到了香港？

侯　那還用說？不是你也跟在我的屁股後頭來了嗎？

郭　人家九死一生，冒大險，犯大難；你卻是不費吹灰，輕輕鬆鬆，快快活活。

侯　這不過是說彈詞的開篇吧，咱們

侯　什麼新鮮呀？

郭　咱們說說如今大陸上發生的大事吧！

侯　你知道？

郭　我不知道，你可該知道呀！

侯　我怎麼就該知道？

郭　你不是花果山水廉洞裏猴王嗎？

侯　人家姓孫，名叫悟空，和我扯不上邊兒。

郭　想不到博覽羣書，無所不知的侯寶林，竟連這個也不懂。孫是猢猻，猢猻也就是猴兒，所以姓孫的、姓胡的、姓侯的，五百年前是一家。

侯　就算是孫悟空，又怎能知道大陸上發生的事呀？

郭　你生就的火眼金睛，用手打起涼蓬，向北方一望，管保十萬八千里，近在眼前。

侯　可惜我這隻眼睛，給紅衛兵打得一點兒也不靈了。別說十萬八千里那麼遠，就是你呀，也不在我的眼中。

郭　別胡打鬧。這末說，你不知道大陸發生了什麼大事？

侯　眼雖不能望遠，卻能知道遠事。

郭　你怎麼知道的？

侯　你剛才不是說猴王嗎？

郭　是呀。

侯　我雖不是猴王，我可是見到了猴王。

郭　胡說！

侯　一點兒也不胡說，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郭　多新鮮哪！

侯　不但見到了孫行者，還同時看見

趕快送青山醫院。

侯：好哇，我們一同說相聲，混碗飯吃，你倒當場指我是瘋子！

郭：你想，那唐僧乃唐朝有名和尚，當年西天取經回來，唐太宗封他做御弟，你算算，從那時到現在，少說也有一千幾百年了，唐僧還活着？你不是瘋，就是活見了鬼！

侯：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唐僧早已修成正果，了卻生死，天上人間，來去自如。三位徒兒，也是如此。

郭：那末，怎又到了香港？

侯：那天我到新界去玩，偶然進入一家佛教寺院參觀，不想遇見了四位在那兒掛單的和尚。

郭：可就是唐僧師徒四眾？

侯：一點兒不錯，正是他們。

郭：你怎麼認出來的？

侯：我見一位和尚，眉清目秀，面貌堂堂一表，趺坐在那兒，口中一個勁兒念叨着南無阿彌陀佛。

郭：哦！

侯：另一位頭戴金箍帽，跪在那位和尚面前，疼得他高呼「師父饒恕，下次老孫不敢了。」

郭：怎麼會疼？

侯：你沒見過這兒的箍頸黨嗎？就是跟唐僧學的，念一聲佛，那金箍就緊一緊，一緊就疼，再緊就暈了。

郭：那末，這一對就是唐僧和悟空。

侯：沒錯兒。

郭：豬八戒呢？

侯：站在一旁，捣着嘴偷偷地笑。

郭：沙悟淨呢？

郭：哦。

侯：我小時讀過西遊記，知道就是唐僧他們，便上前深施一禮，說：師父請了，弟子侯寶林前來參拜。

郭：你怎麼也稱起弟子來了？

侯：向唐僧學道啊！

郭：就憑你這個德行，還想修煉？

侯：別那麼小看人行不行，我的德行不如你？

郭：我可沒想學佛呀！

侯：那唐僧本來閉着眼的，一聽我說話，便杏眼圓睜，望着我打量，道：怎麼你也姓侯，快拿金箍帽來，給他箍上！

郭：那還不如你說姓郭哪。

侯：可改口來不及啦。說時遲，那時快，那沙和尚一聽他師父吩咐，立即拿一頂帽，給我箍上。

郭：疼不疼？

侯：還說呢，算我倒霉，遇見箍頸黨了。剛要喊疼，還沒喊出來，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郭：這可不得了了！

侯：沒什麼，幸好沒帶錢，一會兒金箍帽給豬八戒替我摘下來，我就醒了。

郭：豬八戒倒行好事。

侯：原來孫猴子把唐僧氣糊塗了，一聽我姓侯，他以為是孫猴子變的，所以就把我箍上，八戒說：師父別惹禍，人家是遊客呀！

郭：老豬倒比他師父精明。

侯：這證明他的道行不高。

郭：怎麼說？

侯：這你不懂。照修行說，越修越糊塗，修到忘我忘人，渾渾噩噩，境界，像八戒那麼精明，還差得太遠。他好吃懶做，貪財好色，同你差不多。

郭：別遭改啦。

侯：唐僧一聽八戒所言，便緩緩立起身來，道：貧僧有眼不識泰山，施主恕罪則個。

郭：嗬！真有你的，階下囚一變而為座上客。

侯：我就說啦，師父哇，現在是太空時代了，應該廢除體罰，你這金箍帽，已經給阿飛學了去，結成黨，亂箍人，鬧得社會上人人不安，他們要知道是師父發明的，管保都找你算賬。

郭：你給孫悟空講情？

侯：敢情是，就這麼一說呀，唐僧饒了猴兒，並宣佈今後永不給他再戴金箍帽了。

郭：那猴兒應該謝你。

侯：還用你說！他呀，直樂得抓耳撓腮，屈膝打躬，手舞足蹈，口中喃喃，多謝宗兄打救。

郭：你們就這樣連了宗了？

侯：連了宗好說話。

郭：說些什麼呀？

侯：老弟你怎麼跟着師父來到這兒？

郭：是呀，問得對。

侯：那猴子說，師父原在崑崙山頂，開壇說法，普渡眾生，不想我們這位師弟闖了大禍。說着指了指豬八戒。

郭：什麼大禍？

侯：在聽講佛法的芸芸眾生裏面，八戒發現有一隻北極熊前來隨喜，他覺得那傢伙碩大無朋，非常有趣，便過去逗他耍子。

侯：八戒要和他鬬力，兩人你一腿我一蹄的打了半天，最後八戒把他摔倒在地。

郭：熊不如豬力大？

侯：他是假裝的，八戒心實，就當了真。

郭：他想做什麼？

侯：他對八戒說，你這麼力大，卻掀不起那無底洞口的鐵板？

郭：這是激將法。

侯：誰說不是？那無底洞在湖南湘潭韶山沖，南方氣候熱，北極熊受不了，不敢去，所以要激八戒去。

郭：老豬去了沒有？

侯：他那股好強的勁兒，哪有不去之理，他大踏步一會即到目的地，毫不費力，就把堵着無底洞口的鐵板掀開了。

郭：然後呢？

侯：不用然後，隨着鐵板揭開，立刻就有無數妖魔鬼怪，魑魅魍魎，牛鬼蛇神，飛奔而去，佈滿大地。

郭：這些東西豈不是要禍害人間嗎？

侯：還說呢，這個禍可闖大了，老豬一看不好，便從身上拔下一撮毛，撒在這些妖魔頭上，想消滅他們。

郭：滅了沒有？

侯：八戒的道行平常，怎能見效，不但沒了消滅鬼蜮，反倒便利了他們，頂着豬毛橫行起來，要不怎麼人們叫他們朱毛呢？

郭：噢，噢，原來不是朱毛，而是豬身上的毛啊！

侯：老豬向他們抗議，說你們橫行也

侯　罷了，可不准犯我的諱，取名叫豬毛。
郭　結果怎樣？
侯　他們經不起老豬死纏不放，終於改了。
郭　改叫什麼？
侯　改叫馬列毛。
郭　這是誰的毛？
侯　馬的毛。
郭　那末，只叫馬毛就捷了，幹嘛還馬列毛？
侯　這個列字，原來應該寫做鬣字，上邊是頭髮的髮字上半截，下邊是打獵的獵字右半邊，這是馬頸兒頭上長的向上直豎的鬃毛，所以叫馬列毛，列不過是簡字罷。
郭　這些馬列毛們後來怎麼了？
侯　他們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竟然袍笏登場，做起皇帝來，擁戴新潮派所賭的那個貓兒為王，於是乎貓著、貓思想、貓詩詞都出現了。
郭　貓會這麼兇嗎？
侯　他不是捉老鼠的貓，而是白天不出來，夜裏吃死人的貓頭鷹啊！
郭　是不是咱們北方人說的夜貓子呀？
侯　對。咱們那兒有句俗話，不怕夜貓子叫，只怕夜貓子笑。他一叫，必死人，他要是一笑啊，嘻，嘻，那就要千萬人頭落地嘍！
郭　唐僧他們怎麼辦？
侯　崑崙山頂本來清靜無比，可是馬列毛們常常來干擾，混亂法壇，學夜貓子叫，叫得唐僧無法忍受了，師徒四眾駕雲到了月球。
郭　哦！
侯　誰知月球上也不清靜，常常有太空船來，有人下來檢石頭，將來仍然會受到干擾，這才來到香港掛單。
郭　他們有何打算？
侯　他們還是準備回大陸開壇說法，普渡眾生。
郭　怎麼能回去？
侯　佛法無邊，回頭就是岸。
郭　他們有何準備工作？
侯　因為這是八戒闖的禍，如今八戒自告奮勇，天天往大陸探聽情報去。
郭　可探聽到什麼情報？
侯　多得很，像最近發生的變故，誰也猜不透是那麼一回事。老豬耳朵又大又長，聽得眞，聽得詳，無愧偵探名手。
郭　你可不可把這消息轉告給各位聽聽？
侯　當然可以。不過現在已經過了鐘點，下次再見，拜拜！
（侯、郭均一鞠躬下）

傅孟眞要

傅孟眞是五四運動最驃悍的大將之一，在那個思想文化的轉型期中，眞是朝氣淋漓生龍活虎，發揮了春秋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儒文俠武的精神。這是宋明以來久已枯寂久已僵化而突然復興突然活躍的現象。

不過，站在歷史立場來評判，他們所破壞的，確不啻一股十號風球的狂飆；而所建設的，似未能完全符其所望，且招致矯枉過正的相反結果。這當然是有待於後起者的補救和發展，不能苛責於初創規模的開路先鋒，故本篇短文，不想插入這些討論。

傅氏出身北大，國學根基，早已深厚，當時教授如劉師培、黃季剛、陳漢章……都對他非常讚許，有意羅致私人門下，衣鉢相傳。傅氏初也有點徘徊，莫知所適。可是後來他終於把握了時代的趨向，走上胡適所倡導的革命文學，這一選擇，無論所伴隨的流蔽怎樣，大方向是很明智而正確的。

傅氏在學校的第一砲，是對那位講授文心雕龍的朱蓬先教授，指出他的錯誤和提出問難，列出三十多條，呈交蔡元培校長處理，蔡元培不相信他們是出於自己的學力，恐怕後面有人主使，經傅氏及其連署當面試驗，才允他們愼重考慮，把課程重新調整，一聲不响地就將這一件不大不小的風潮平息了。

傅氏在留學回國後，沒有置身官場，仍然從事學術研究，及擔任各大學的教職。他在中央研究院，主辦過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

為學術是國家的公器，職掌雖然有別，而討論研究，應該是大公無私的，只要心中的有所見，不妨公開交換，以求至當。何況學問並無止境，必須鍥而不舍，自動發掘。怎可固步自封，各守本位，如行政事項之奉行公法，但求無過，不求有功。他常有兩句格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尋東西。」毋怪他的學問修養，既博大而又精深了。

當中日事件發生，華北特殊化的呼聲，甚囂塵上，日本的諜務活動，毫無忌憚，不肯依附順從的，馬上就有生命的危險。北平市長蕭振瀛，有次在招待教育界人士的席上，居然也是一派親日的口吻，很露骨地似替日人向他們招降，至少也是警告他們，以後別多嘴說話。在場的人，都感到惶惑不安，噤閉窒息，不敢作聲。在這種冷流凍結的氣氛下，只有傅氏和胡適之先生，獨按捺不住，挺身而出，義正詞嚴，給蕭振瀛教訓了一頓，使陰霾恐怖的空氣，為之一變，消極黯淡的文教界，還能透出一線明亮的曙光，成為左右北平時局的重心。日人對之，莫能奈何。民族國家的愛苗，總算沒有完全扼殺，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護庇和潛力滋養之功了。

傅氏在抗戰期間，一直被聘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每在會議場中，與人激辯得聲色俱厲。有次為了反對提倡中醫問題，與孔庚大開論戰，孔庚說他不過，不禁惱羞成怒，用粗言穢語罵他，他也氣得發抖，聲言孔庚侮辱了他的人格，必於散會後與孔決鬪。及散

，確會看到他用這個方式，打勝過人，並不是吹牛唬人的。

傅氏嫉惡如仇，尤於公職人員的貪污，抨擊不遺餘力，有次爲了發行公債一案，他在會場，檢舉那些買辦階級的劣蹟，語語鑿實，詞鋒尖厲，至使對方的辯護人，亦感置身無地。他在會議結束時，更鄭重地聲明此案如無適當結果，他將把所有證據，提供法庭，與之起訴對簿，實究虛坐，必有其一，決不稍容姑縱或朦混。可見他的發言，也如在圖書館中，做科學上的實驗工夫一樣，絕非聞風生事，專放砲之流。

抗戰勝利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忽然傳到後方，傅氏高興得幾乎發瘋，他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拿着棍子，在街上大喝大呼，棍子上挑着一頂帽子，如皮球的亂舞，後來帽子掉了，棍子也丟了，他便雜在民眾和盟軍中，又鬧了好一陣，直到精疲力竭，才回家睡覺。

他與毛澤東是早在北平相識的老朋友，三十五年參政會推舉代表五人，到延安去視察，他是被推代表之一，在延安與毛澤東，單獨談了好幾次

覺初

，破爛了，不得不再買一件，但不得超過港幣一百元，人說像樣的上衣，必需港幣一百五十元，傅孟眞臉上就很有難色。這樣的窮學者，恐怕誰也不會相信。

他的血壓本高，而感情又容易激動，羅家倫勸他「你這樣的勁，是最有害於身體的，遇有不合理的事，便如蟋蟀張着翅膀。」傅氏卻說：「人應該要有思想和行動的，徒有思想而沒有行動，那是不能生長不能發熱的月亮。革命人物，當如太陽既能發光，又能發熱；思想是光，行動是熱，沒有光與熱，就沒有精神和血性。這還算是一個健康的人嗎？」

綜觀傅氏爲人處事，其人格最突出的地方，不外一個「動」字，一個「眞」字。「眞」是待人之誠，求知之切；「動」是任事之勇，好學之勤，實爲針砭現在一般讀書人的毛病，即筆者除「對人之眞」，其他都是幾十年來，陷入膏肓莫可救治的錮疾。因寫此文，不覺檢討自訟。

孔子的謙虛與幽默

——爲孔誕節而作

縉山

易曰：「滿招損，謙受益」。這是中國人傳統美德，人人皆知。以老子之聖，對孔子猶說：「……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孔子世家）。誰皆承認老子是聖人、仁人。但他自己卻謙虛說：「竊仁人之號」。秦始皇人皆知爲一梟雄，然也知自量，承認德不及周。「秦始皇本紀」說：「始皇推始終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縱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孔子是聖人之後，而他本人無人不尊他爲聖人，但他卻不承認，只說：「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

但西方不然，一些帝王最喜在自己名字上加一「偉大」字樣，然也只加一個The Great，而未聞加上四個「偉大」之多。慈禧太后雖也喜歡個人崇拜，在她名上加上幾十個奉承字樣。但比較典雅，不太露骨，血淋淋的刺眼。最令人看了惡心的，是蘇加諾、毛澤東，名字上必冠以四個偉大，這比賣狗皮膏藥小販不如，因小販只誇他的狗皮膏藥如何好，而非他本人；蘇、毛則是誇他本人。我眞爲他們臉紅，然他們本人卻不覺得，因心黑臉皮厚也。

崇洋者總以中國人不懂幽默，其實大錯，因他們讀線裝書太少，如多談些中國書，便知隨處皆可發現幽默。

一般人必以爲聖人一定說話只說聖話，如男女性交不說性交，卻說「行周公之禮」、「敦倫」，因如此才顯得典雅。

其實，孔子說話卻十分自然，想怎說便怎說。他對門弟子也常發脾氣，罵人，如「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一杖叩其脛」等等。只是無廣東人的三字經而已。

我覺得最有趣，是他自認爲「喪家之狗」。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即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普通人聞之必大怒，但孔子卻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世家）從孔子回答，足以表示孔子一方面不接受人家奉承、吹捧，但承認事實而自道之。這才夠得上眞偉大，「大哉孔子」！今之小丑自我偉大，豈不要羞死。





南越——古怪的地方

天涯客

它每年出口數額是一千四百萬美元，進口額卻是七億二千六百美元；它的人口只有一千七百萬，卻擁有一百一十五萬大軍；它除掉部份農產品，幾乎一切民生物資都靠進口；它的一個警察幫辦月薪只有十八美元，卻能花二萬五千美金「請託」上司留用他一年……

一個人只要沒有機會死得太早，大概是總會糊里糊塗地撞進一些使他哭笑不得的境地的。——今天的南越，就是一個最能使人哭笑不得的場合。也許是我神經過敏，我總覺得：在那裏遇到的人，只要不是個看來像人，而實際卻是條癩皮狗的怪物的話；大致總有點笑來像哭，哭來像笑，惹得你在反應上十分爲難，不知是咧嘴好，還是低眉好。

尤其是那些胸懷大志，不遠萬里而來，拚命寫一篇內幕重重，一針見血的報告文學的外國記者們，只要稍微深入一下，馬上就要下個決心：在三條大路中間，任選一條：

上策是：在充滿了美國佬和南越大亨的「無上裝酒吧」裏鬼混到底，把自己的大腦完全冷藏在威士忌裏。

中策是：躲在越共不會放「菠蘿」的別墅裏，在放浪形骸之餘，用美國軍毯蒙起頭來大睡特睡，直到下一架七四七型珍寶機在等着他上機的時候。

下策是：大喊一聲：「親愛的南越呀，我實在不了解你！親愛的老板呀，我實在叫你白花了這樣多美金！」然後從露台上湧身一跳，就此節省了越共一卡「湯姆生」槍彈，也節省了老板若干的報紙專欄。

說句老實話，要想寫一篇眞正不騙人的「越南

們，每過幾天，就會包一架小飛機，專飛香港，帶來大批的南越鈔票，在「自由市場」上用高價賣給專門收買它們的「京派」銀行和代理人，然後再轉道河內運回南越去，做爲越共搞地下活動的經費。

又譬如：南越這個一向被稱爲「東南亞米倉」的地方，現在雖然非僅不能輸出大米，而且還要每年輸入六十五萬三千噸，但是西貢私家車的數量，卻與日俱增，現在已經超過了九十萬輛。每個到南越來的歐美旅遊者，看到這種車水馬龍的盛況，那裏還會不由衷嘆服「南越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

實際上，就是這種汽車「經濟繁榮」，也是經不住仔細推敲的，一部從日本進口的機器腳踏車，在幾個月以前，還只值九萬五千「皮亞斯特」，現在已經漲到了二十一萬五千。一架小型的法國式轎車——在越南，把牌子換成了「達拉特」——居然要賣到六十五萬「皮亞斯特」。

恰恰相反的是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收入。據統計：一個郵差，即使已經工作了二十年，也不會多到四十五元美金；一個普通的士兵，每月只拿得到九元美金的餉銀。

在這種情形之下，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越南人口——居住在城市裏的人——只好靠駕駛「的士」、在飯館裏洗碗、做娼妓和導遊、做看門人和守夜人

」的南越「地下活動分子」，光是潛伏在政府機構和公共團體中的，至少就有三萬多人。

一向認爲任何事都可以用美金來解決的美國人，當然在南越也不會放棄「美金攻勢」。光是去年一年間，他們就花了五億一千萬美金的經濟援助，和八千萬美金的旅遊者用度。可是，結果呢？

結果，南越的經濟，依舊在破產的邊沿上掙扎得狼狽不堪。每年的出口額，平均只有一千四百萬美金，而入口卻多到七億二千六百萬美金。——長此下去，就是一個鐵打的國家，也不會支持得住。

更何況腐蝕南越經濟最危險的一個障碍，就是美國部隊的所謂「軍中百貨公司」（ＰＸ）。幾年



有些南越人把他看做「救星」——推翻過吳庭艷的孫將軍。

五百萬美金的稅款收入。

這筆錢，看起來似乎不太多，卻幾乎等於八百萬南越兵的月餉。不要說八百萬兵，只要能多八十萬兵，誰都會想像得到：今天的越南局勢，又會是怎麼一個局面？

的確，南越是一個古怪的地方，從一九四六年起，就幾乎天天在打仗。內內外外的問題，多得像一團亂絲。四十幾個合法政黨，七種不同的宗教，沒有一個能提出一點解決問題的方法來。他們唯一的答案，總離不開那句老話：

「有一天，能夠眞正和平，就什麼都容易解決了。」

然而，南越眞的在企望和平嗎？在這個一千七百萬人口的「迷你尺寸」的國家裏，養了一百一十五萬大軍。在裝備上和一切制度上，全部美國化。據專家估計：爲了適當而及時地做好這支隊伍的後勤工作，華盛頓的大人先生們，在最近一兩年內，還應當把所有的「基地」和「兵站」，都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裏。而光是這一項供應、調配和保衛的工作，就會害得五萬美國的少爺兵，暫時還不能回國去當「花花公子」。

在這裏更用不着提：自從戰爭擴大到寮國和柬埔寨以後，南越感到了如何的驕傲和滿足。「遠征異域，揚威國外」的那些活動，似乎把一切丢了的面子，都一下子檢回來。無論是政府大員也好，軍中將士也好，社會名流也好，都彷彿在這種「戰爭出口」政策中，重新找到了自信心，說起話來都要大聲得多。最高興的，當然要算是華盛頓那一批正在爲自己的選票發愁的大亨們。這樣一來，就證明南越的軍隊，「的確已經具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能力」。因此，如果在美軍自動撤退以後，有一天南越居然也會「紅旗飄飄」的話，那就只能怪南越的部隊打得不起勁，而不能怪美國的部隊撤退得太早了。

也正因爲南越是一個古怪的地方，所以除掉一部份農產品以外，幾乎樣樣東西，都是從美國，日

汽車和電單車，油烟管裏噴出來的長龍，眞眞正正把這座城市搞得漆黑一團，烏烟瘴氣。

在南越，也可以到處看見美國水平的「超級公路」，和美國平水的長途汽車。然而，最要緊的是：它們千萬不能出一點毛病。一出了之後，南越人是毫無辦法的。只有坐待美國送「專家」、「材料」和「零件」來。多久不來，這條公路就有多久要「停用待修」；這輛長途汽車，也就有多久要拋錨在停車場裏。

也就在這個古怪的地方——政府在不久以前，實行了一種「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把二十萬「大地主」的莊園沒收了來，均分給八十萬佃農，貧農和小農。而且因此把公佈分田的一天，正式規定爲



美國教官＋南越營養不足的青年＝今後南越反共戰爭的支柱。

些眞正應當爲得到了「實惠」而高興的農民們，卻反應得異常冷淡。這又是爲了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在正式把那些土地分給他們以前，大地主們早已被越共嚇得離鄉背井，絕不敢再在本土出頭露面。他們帶不走的土地，自然而然地也就被留在那裏的「佃農，貧農，小農」，不客氣地加以瓜分。瓜分之後，既不必向政府交「田賦」，又不必向地主交「租錢」；誰分多少，也根本沒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這種人人得其所哉的情況，在正式地實行了「耕者有其田」以後，就有了很大的變更。

首先是：正式分來的地，在河谷區是三公頃；其它地區是一公項。而實際上一個普通的南越農民家庭，現在大概需要十公頃的土地，才能夠無憂無慮地吃飯。

第二是：以前不需要繳納的賦稅和地租，現在卻變成了經常負擔。誰敢不繳，誰就有「反動嫌疑」。再加上稅吏們的勒索，更弄得種田人們個個唉聲嘆氣，恨不得「馬上變天」。

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那些稅吏們的腐化。眞正想靠薪水來吃飯的傻瓜們，每個月的正式收入，恐怕只夠買兩包香烟。政府的大亨們，把自己的親朋故舊，委來收賦稅，其目的也就是要「調劑調劑」他們的生活，讓他們在農民身上發一筆橫財。更何況「走歪路來謀發財」，已經成了南越上上下下一種近乎「天經地義」的東西呢？

在南越，一個肩膀上星光燦爛的警察幫辦，每月的薪水也不到十八塊美金。就連堂堂的陸軍上校，也每月只能拿到三十五塊美金。大學裏的名教授，在待遇上，是「第一級」的，每月可以拿到七十美金。但是，要想眞的保持一家溫飽的話，這位名教授起碼還要再想法賺來七八十美金才行。

所有的風氣，一向是上行下效的。因此，就連最低級的警察，公務員和士兵，也有他們自己的辦法，而且在數目上絕不會太寒酸。——最近，就有一位西貢的警察幫辦，請求他的上司，把他留用一年，條件是：兩萬五千美金。據熟悉內幕的人們透

露：只要精明的話，他這筆投資，起碼可以賺回兩倍以上的利錢。

因此，有名的「越南衛報」，才會在自己的社論中，喟然慨嘆道：

「最傷腦筋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國家，只能用錢才動員得起來！」

大家既然都只是在想賺錢，一切當然都成了問題。在西貢近郊，有一座養了一萬五千隻外國鷄的農場。從理論上來講：只要添購兩三種裝備和儀器，它馬上就可以多養三萬五千隻鷄。但是，「擴建」的計劃，需要「專家」來擬定。沒有什麼當場就可以兌現的好處，「專家」是根本不肯來的。

從一年前起，西貢政府就下了一個決心：要在每個省城，建立一座醫院，每一區建一個「醫療所」。結果呢？醫院和醫療所，都在美國的支持下，如期地建立起來了。但卻根本毫無用處。理由很簡單：南越現在既沒有人想當醫生，更沒有人想當護士。「待遇太清苦」，就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為了要賺錢，軍人們更是不遺餘力。各地的「督軍」，實際上都把他們屬下各省的賦稅，上了腰包。有些將軍們甚至於還包了飛機，把南越鈔票大批地運到港澳的黑市上來，高價出售。——他們也許還不知道：最大的買主和出價最高的人，永遠是一些京派的大銀行。買來之後，馬上又空郵回南越去，做那些「地下分子」們的活動經費。

唯一還沒有被「賺大錢」的思想所完全影響的一羣，也許就是那些光頭黃衣的和尚們吧？他們對南越現在的一團糟，也深深地感到了無能為力。雖然有數不清的青年，為了逃避兵役，情願到寺院裏來「剃髮修行」。就連一向最左傾，最激烈的那些僧人們，也都開始眞的有了「看破紅塵」的思想。

他們的理論是：

「戰爭已經攤瘓了我們。每一個南越的人，都有他自己的刼數。」

他們的領袖——一個向來很喜歡搞政治活動的大方丈，也相當消極地說道：「越南人民如果能在中國的統治下，經過了一千二百年，而沒有淪於滅亡的話，那麼，就是現在讓美國統治十年，大概也不會發生什麼太了不起的問題。」

為了要在競選中得到勝利，華盛頓的大亨們，目前大概根本就沒有什麼再「統治南越十年」的打算。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

「不管南越將來的前途如何，最好不要在三五個月內就發生問題。否則，美國就很難辭掉『撤退過速』之咎了。」

因此，美國現在的政策，就很使人莫測高深。一方面是大量動用那些「八管噴汽式」的「B——五二型」超級轟炸機，在北越、寮國、柬埔寨的萬尺高空，表演象徵型的「面積轟炸」，根本收不到任何實際的效果。另一方面就是讓「中央情報局」使盡了全身解數，來支持南越目前的政府，不讓任何別的集團登台。因此，光是「政治犯」，在南越就有兩萬之多。平均在每八百五十個人民中，就有一個。

許多南越人，都把他們的希望放在那位一手推翻了吳庭艷的，高頭大馬的孫將軍身上。但是，他能不能眞的重新爬上政治舞台？大概只有天知道。據說：為了防避他的「捲土重來」，中央情報局的「專家」們，居然替南越政府搞了一份「三十六策」，詳詳細細地供獻了一些讓他「無論如何也起不來」的辦法。所以，那位退隱了的孫將軍，至今還表現得很消極。更何況他自己就是丘八出身，深明「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道理，在沒有抓緊槍桿子以前，說什麼都是廢話。而南越的那些槍桿子，又是非美金不可。誰沒有足夠的美金，誰就最好免開尊口。

這樣一來，南越的執政者們，雖然既沒有一批眞正的「班底」，更沒有熱烈擁護他們的羣眾，但卻依舊能興高采烈地幹下去的話，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總算滿足了華盛頓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把這個亂嘈嘈的局面，支持了下去，直到人們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的時候。

南越是一個古怪的地方。——對它的問題，思考得越多，就會越糊塗。對它的外在美，越懂得欣賞，也就會越覺得它值得憐惜。有良心和有頭腦的人，現在最好還是少到那裏去。



南越現在最常見的風景——漫天的美軍直升飛機，奔赴前線。





在僅[illegible]家的共產國家[illegible]拉夫。

據電訊說：參加南斯拉夫柴格萊布國際博覽會的中共館，門前突然貼上「暫時關閉」字樣。關閉原因雖說是「重新安排展覽品」，其實是由於反美起的。

中共館的「暫時關閉」當然是非常冇癮的事，中共若非碰壁，不會這樣輕易關門。

美國駐南斯拉夫領事館官員向主辦當局投訴，指責中共違反國際展覽會精神，因爲中共館內陳列了很多反美宣傳品，除了大罵美帝外，並把南越境內的美軍形容爲「强盜」。

其實，中共這種反美宣傳，絕非破題兒第一遭，而且在西方自由國家中，行之有素，且每次都弄到美國佬無法招架，只有這次觸雷地點卻在共產國家的南斯拉夫，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走修正主義路綫的南斯拉夫是個非常投機的國家，過去美國利用它來對抗蘇聯，南斯拉夫雖是共產國家，和美國間的交情卻維持得不錯。

可以說，美國也是南斯拉夫的米飯班主，美國對南的援助，是一個頗大的數字。現在，這展覽會在南斯拉夫舉行，對這位米飯班主，多少該給點面子，因而，美國的投訴，南斯拉夫不會置之不理。

中共觸雷，是因爲他們太過不識時務了！

亞洲均勢要保持

出席聯大的日本代表團團長愛知揆一在世界事務辯論會上說：中共加入聯合國固是迫切的願望，但不可忽略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保留國府在聯大的席位，可以作爲保持遠東均勢的臨時性措施。

台灣雖小，但在亞洲卻是一枚舉足輕重的碼子，在天秤上，它放在那一邊，那一邊便佔了優勢。即是說，台灣在自由世界方面，自由世界可以保持現有形勢；倘若落在共黨之手，整個亞洲有被紅流淹沒的危險。

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爲了討好中共，憧憬着和中共做生意，不惜出賣台灣。其實，台灣若一旦落在共黨勢力範圍之內，亞洲的均勢打破，便會形勢大變。那時，西方國家只有退出亞洲。

西方國家可以退出亞洲，但亞洲的國家是無法退出的，他們只有坐待赤化。因此，西方國家可以口輕輕，把台灣奉送給中共；身處亞洲的日本，明知此舉等於自掘墳墓，埋葬自己。因此，愛知揆一有這麼一個意見提出，這要看能不能把矇查查的西方國家說服了。

愛知揆一也許不是有所愛於台灣，但形勢很顯明，自由世界守不住台灣，也即是守不住日本，台灣落在共黨之手，日本也難免赤化。

愛知提議保留國府席位，作爲保持遠東均勢的「臨時性措施」，爲什麼只是「臨時性」措施？因爲，日本的立場也是「中國只有一個」，最終，他們只承認一個中國政府。目前，爲了保持均勢，才承認兩個中國。說實在的，日本也不過爲了本身安全設想，並不是基於什麼道義立場。

他們這個「臨時性」措施要保持多久？一是國共不論談判解決或者武力解決，一個政府消滅了另一個政府，在中國領土上只有一個政府。另一是在日本軍力重建，足以抵禦共黨進攻之後。

這一個「臨時性」的措施，對日本非常重要。國際之間並沒有道義可言，卻必須正視利害。犧牲台灣，在目前來說，對日本百害而無一利，如果這是對日本有利，愛知揆一又會說另一番話了。

楊振寧聰明抉擇

曾榮獲諾貝爾物理奬金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一向是中共爭取的對象。不久前，他從美國回大陸，探望父親的病。當時引起許多忖測，認爲探病不過是藉口，他可能留在大陸，像錢學森那樣，從此「爲人民服務」了。

可是，楊振寧卻終於回到紐約工作，這頗出一般人意料之外。當然，中共不會不爭取他，而且必定用盡一切方法去爭取。但他終於悄然離去，在這當中，當然經過一番思想上的鬬爭。

據報載，中共曾利用兩個人企圖說服楊振寧，一個是楊振寧的父親楊武奇；一個是楊振寧的岳父前國軍將領杜聿明。

周恩來巧妙地安排了種種機會，讓楊武奇和杜聿明兩人先後向楊振寧先後遊說。據說，楊的意志初時有點動搖，但他在大陸多歎了一些日子，漸漸看出這「新社會」不能容納他的自由思想。同時，他又覺得大陸的科學研究設備非常落後，核反應爐、迴旋加速器以及小型的狄格拉夫式加速器等，均已過時，連初步研究也不適合。

不過，中共留不住他的最大理由，還是大陸的思想極不自由，學術研究不自由。

他在大陸的一段時間，親眼看到和聽到一些過去的老師、教授、專家，大多數被批判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發揮他的專長，只有下放參加勞動。

中共無法爭取到楊振寧，當然是一個巨大失敗，不過，五十年代與七十年代顯有不同，錢學森與楊振寧亦大有分別。也許錢學森大感懊喪後悔，文化大革命這個險關，對他精神上的磨折太大。

中共透過楊武奇、杜聿明勸說楊振寧，要他携同太太杜致禮以及兒女們，舉家回到中國大陸。

可是，楊振寧想：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因爲受不了中共的思想壓制，才出盡千方百計，帶同家人，逃出生天；他是過慣自由生活的人，帶回家小，自動地投入牢籠，恐怕後悔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他經過週詳考慮後，終於回到紐約，自由地進行他的研究工作。

人不如狗

人為萬物之靈，世界上的動物雖有千千萬萬，而主人公卻是人類，不管虎、豹如何兇猛，象、牛如何高大，總還戰不過人類。至於猪、狗之流，只能供人宰殺烹食，根本無法和人類相比。

在秦漢以前，狗的命運和猪、羊一樣悲慘，也是人們食品之一。「禮記」的「月令」和「儀禮」的「燕禮」，都有「食犬」「烹狗」的記載；而漢高祖的大將舞陽侯樊噲，在未跟着劉邦造反時，根本便是以「屠狗」為職業。可見那時殺一隻狗和殺一隻猪或羊是同樣的稀鬆平常。但是如果有人殺死了人，卻非要償命不可。由此可知人類的性命，比狗類的性命珍貴得多。

中國儒家的施政精神，也是先人後物的，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最優先的是人，其次才是物。有一天，孔子上朝之後，家裏的馬廐失火焚燬了。孔子回到家裏聽到此事，第一個反應便問「傷了人沒有？」對於是否有馬匹燒死，卻一句不提，表示他是「貴人賤畜」。這是東方人對畜牲的態度。

至於西方人對畜牲的態度，便完全不同了。

報載：英國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發生暴動，當英軍和暴徒們槍戰正酣之際，忽然有一隻名叫史古菲的小狗，為烟火所困，站在烈火熊熊的建築物窗口，茫茫然不知如何逃生。這時，英軍和暴徒突然興起了人類最偉大的同情心，雙方暫時放下武器，停止斷殺。由一名偉大的同情者，爬上梯子，救下了史古菲。等到小狗獲得安全之後，雙方再拿起武器繼續斷殺，恨不得把對方一一殺光。

單看這段消息，也許有人認為這是記者的揑造，可是兩幅圖片證明它是千眞萬確，西方人這種「狗命第一，人命第末」的「紳士」作風，的確使東方人大惑不解。

西方人自以為文明進步，主張破除階級、種族、國家各種隔閡，而以互相尊重，互相扶助，謀求人類全體的幸福（包括愛護動物在內），名之為「人道主義」。賣油郎以為這個「人道主義」不夠响亮，應該改為「狗道主義」，因為「人」一遇到了「狗」，便矮了半截：人可以殺死，狗卻不能燒死；虐畜有罪，虐人活該。這一切都在說明人不如狗！改為「狗道主義」不亦應該之至乎？有詩嘆曰：

一、烽火連天塵土揚，軍民互殺似瘋狂；
槍聲雖住非休戰，為救狗兒出戰場。

二、人命怎如狗命高？

有事趕快做

鄧拓先生在他著名的燕山夜話裏，曾勸導人們「有書趕快讀」，「補讀平生未見書」。「以免將來要用，臨時『抓瞎』」。「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幾乎是所有讀書人共同的感慨（自大狂者例外）！至於「半部論語治天下」云云，只是趙普之流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當然是荒唐透頂的。「有書趕快讀」，道理淺近易懂，可是做起來卻不容易，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的懶性，有書往書架上擱而不讀，實在是十分平常的事，不說別人，就在下來說，書架簡陋得不能再簡陋，可是上面也有許多書是未曾讀過，或未詳讀的，有許多人藏書數十萬卷，但能「閉門遍讀家藏書」的畢竟少之又少，大多數人只不過把書視為裝飾物。在他們的心目中，擺在書架上的書，與擺在玻璃櫃裏的玩具，擺在露台的盆栽，其價值是相等的。

從「有書趕快讀」，使在下很自然地聯想到做事。中國的文化傳統似以保守著稱。崇尚「老成持重」，提倡「三思而後行」，僅贊成緩變，堅決反對突變。上一輩的人絕不會教導我們去做冒險的事，去造反、去革命，而是誘導我們走上他們的「循規蹈矩」的舊路。什麼「欲速不達」、「小不忍則亂大謀」，都不外勸人有事不要急於去做。要看清楚風向，計算清楚利益得失才去做。因而在任何朝代都是袖手旁觀者眾，而做先鋒者寡。孫中山先生提創革命初期，也被他同時代的「長者」稱為孫大砲。孫中山先生同時代的人之所以不能接受革命思想，完全是中國傳統的保守思想作怪。而保守思想對國家民族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害多於利的。因而在下認為，當今之世必須提倡「有事趕快做」。「萬里前程始於足下」，既有了目標就必須朝着目標「開步走」，而不應站着等待。即使第一步走錯了，也比站着好。走錯了可以在前進的過程中糾正方向，但站着不走，很可能就這麼站下去，站一輩子。

也許有人會問，看清楚方向再走不是更好點嗎？有事不急於做，等到弄出了一個全面規劃再做不是更易成功嗎？這些話表面上看來似有道理，其實卻是全無道理。須知我們的目標，並非距起點只有十尺八尺，前面有多少塊石頭，多少株草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們的目標距起點數萬里，即使站着觀察研究一輩子，也無法知道前進途中有多少道溝多少個坑、多少座山多少條河。只能在前進的過程中不斷發現，不斷克服各種困難，世界上也從未有過萬無一失的計劃，諸葛孔明奪巴蜀為基地，出祁連而問鼎中原的計劃，不謂不周詳了，但結果卻不得不感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希望有一個「萬無一失」計劃才動手做事

自由花，眼看發揚光大！

假術·假左派

笑而又可憎的。假的友誼，假的愛情，冒牌的商品，早已有之，不過每回出現，可以說都是花樣翻新，絕少雷同，總還是有人受騙。正因爲假的東西要裝作眞的面孔出現來騙人，所以才使人覺得它可笑又可憎。如果它裝的不像眞，是絕沒有人會上當的。

在現代社會中，假術大行其道。女人爲了髮式漂亮而戴假髮，這種假是因爲愛美的天性使然，而且人們幾乎又能一目了然，它又不會對他人和社會造成損害，所以這種假無可厚非。這大概是與虛僞及欺騙沒有關係唯一的假。但大多數的情況下，假術都會涉嫌與騙有關。不想騙，實在沒有假的必要。鈔票有假，珠寶有假，友誼有假，愛情有假，商品有假，這種種色的假，作假者的出發點就是爲了騙，損人利己。

對於世上的假術、假嘢，筆者設想，如果有人深入廣泛加以調查研究，肯定會得「洋洋大觀，層出不窮」的結論。但筆者在這洋洋大觀中，卻發現一種可稱之爲此時此地的特產，那就是「假左」。這種不是精神、物質上的假嘢，而是政治上的假嘢。

誰都知道，香港這一隅之地，由於鄰近大陸，左派仁兄的活動非常活躍。近日，他們慶祝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規模雖比往年遜色，但仍可見他們的活動。

這些「左派」仁兄，其中當然有老毛的信徒，但卻並非全部是全心全意擁共的，間中有些人是曚查查之輩，不知所云地跟着老左的屁股跑；有些是迫於某種原因跟着老左跑；而有的簡直是爲了個人的目的，搵老左的笨。類似這些人，可一律以「假左」視之。用中共的術語說，他們概可稱之爲「假革命」。

對於這些「假左」，使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憐。例如有的「假左」，接到大陸家人來信，猛追救濟，心裏未免對中共不滿，但在左派的圈子裏，又昧着良心跟人瞎說「形勢大好」，這不正表現了他們可笑復可憐的形象嗎？

更有一種「假左」，由於對中共的極權統治不滿，逃亡來港，竟也對人開口「馬列」，閉口「革命」，倘若叫他回大陸「革命」去，他馬上會說「咪拘」，這類人就更令人感到滑稽了。

對於這類「假左」，愚意認爲他們最好活學活用一條毛語錄，那就是「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當剝去」，這樣他們大概可以想像到「假革命」和「反革命」相距有多遠了。

英菲

卻有退步的現象，繼又指出本港的刑罰制度及「破案率」與其他城市同樣進步，但暴力罪案依然不斷增加，認爲這是令人擔心，及應予「反擊」的嚴重問題。

雄辯與事實

次日，社會福利署即針對這個嚴重問題，向社會人士作了一次反擊和自辯。發言人謂社會人士一直以爲感化等如縱容，並將罪案激增歸咎於感化無效，實由社會人士對感化工作認識不深，發生「誤解」。

接着，一位議員在立法局席上說：「市民對生命財產沒有安全感，法庭對犯罪青年太着重於感化，因而裁判失當，往往失之過寬，難收懲戒作用，勢非採取更嚴厲有效的措施不可。」

三方面的不同見解，就像一場無形的舌戰，港督的擔心，社會福利署的自辯，議員的抨擊，各有不同的理由和立場；但，社會人士一直認爲感化制度不足以遏阻青少年犯罪浪潮，絕大多數主張以嚴刑代替感化，這究竟是否眞的如社會福利署所說，由於他們對感化工作有所誤解？我以爲不妨從事實裏找出答案來。

事實之一：一名二十二歲何姓青年，犯案兩次，判入感化院，期滿後，十月四日在東區再次暴力行刦；其二：一名二十歲吳姓青年，三年前被判入教導所，最近又在香港仔地區糾黨犯罪，一星期內持刀行刦兩次；其三：一個仍在「簽保」期中的十七歲青年，連續糾黨行刦六次，十月八日失手被捕。

隨便翻翻數日內的報章，即找出上面「簽而不保，感而不化」的事實，這幾名被判簽保感化的小鬼，其犯案及被揭發日期，都恰在社會福利署的自辯發表之後，不知道他們是否存心攞景，故意使社會人士對感化工作加深誤解？他們都曾經交由感化官調查身世，認爲「可以」感化才進入教導所，但甫離教導所，又再重蹈法網，這究竟是社會人士對感化工作的誤解，還是感化工作本身的失敗？眞正對感化工作誤解的恐怕並非社會人士，而是怙惡不悛的積犯，他們將法庭恩賜的「給予一次自新機會」誤解爲「給予一次再犯罪的機會」，機會難得，因此一有機會，即再次爲非作歹，以報答法庭的恩賜了。

且再看另一事實：報載一名青年搶刦被捕，在法庭上自言十年前即開始偷、刦、藏毒，先後被捕八次，但都因法官念其年輕而判感化，以致愈來愈大膽，因而自動要求重判。聽了這番坦白陳詞，一向被社會人士誤解的感化工作者，不知有些什麼感想？

江城子

故國中秋非佳節

·待旦·

四年前的中秋也像今年一樣，無月無餅，我在順德近南海邊界某一村莊的小樓上，度過幾天自我幽禁的生活。那個小樓也像順德其他村莊的樓閣一樣，鋪着雜木樓板，走動起來閣閣作響，窗戶雖有但小得可憐。雖說清風明月不用錢買，但小窗的外面恰有一間更高的樓閣，遮去了半邊天，月光雖然還能透進來，但卻無法看到懸於中天的明月。而我既不敢走到樓下的庭院賞月，也不敢在樓上隨意走動，因爲每走一步樓板都閣閣吱吱地作響。這不異於告訴別人，樓上藏匿着一個「反動分子」。長巷裏常常有人走來走去，偶而也有人闖入樓下找我的「房東」，所以我只好乖乖地躺在樓板上不動，而陪伴我的卻只是一柱炆香。那年的中秋天氣似乎沒有今年這麼涼，蚊子多得很，不分晝夜老在耳根邊嗡嗡地叫個不停。那一段自我幽禁的日子裏，白天還好過一點，可以翻翻幾頁書，夜晚則是最難熬。這倒不關什麼「每逢佳節倍思親」的事，主要是不敢點燈，連書也不能看，只能躺着讓炆子肆無忌憚地吮吸我的鮮血。

這間房子的主人年紀比我del大，近四十歲了，據說是七八級機械技工，黑黑瘦瘦，身體相當結實，眼睛大大，常閃着一種刺人的光芒。脾氣很古怪，我在他家裏住了四天，但兩人恐怕還說不上十句話。因而我對他的事情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從新疆回來的，他的家人都在港澳，而他正在設法找船，準備偷渡。他對我們「兩條腿走路」的偷渡計劃毫無興趣，認爲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雖是「同路人」，但也沒有什麼好談，他唯一和我說話的時候，就是弄好吃的東西叫我去吃的時候，吃完之後我回去樓閣，他又出去四處走動了。

據說他這間房子許多年都沒有人住，我猜想那是不會錯的。因爲他的樓閣直到我去住的時候，還像是一間陳年的破廟，傢俬雜物亂七八糟地堆在一起，上面蒙着一層厚厚的塵埃，塵埃的上面又蒙着一層蜘蛛網。只有我睡的那幾尺樓板，有帚掃掃過的痕迹。樓下則比樓上稍好，雜物雖然也亂，但至少沒有那麼多蜘蛛網。我想，這或許是不習慣農村生活的王老五家庭的典型吧！

這位不知名的朋友，雖然以前沒有見過我，但當我的朋友阿阮帶我到那裏，並說明來意的時候，他根本沒有考慮就同意讓我在他家住幾天了。他和阿阮是新疆的老朋友，當天他們談起在新疆時的往事，一直談到近黃昏，阿阮才趕去搭最後一班開往佛山的汽車。

在大陸有不少騙子利用偷渡這個題目去行騙，欺騙那些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人的最後一塊金錢，其卑鄙無恥不遑多讓此間的老千。但眞正搞偷渡的人，卻又是最講信用，最有義氣的一羣。不但信任自己的老朋友，也能信任新的朋友。正因爲這樣所以許多陌路人才能一塊逃亡。四年前我離開那個被塵埃和蜘

本來阿阮是打算和我們一塊走的，可是臨動身前阿阮卻不得不退出，因爲行動計劃意外改變，不適宜集體行動，要花整爲零，阿阮他們只好讓我們三個處境最惡劣的人先走。想不到我們平安到達了，他們卻錯過了這一次機會。每想起留穗的曾共患難過的朋友，不僅有一種懷念之情，而且也頗有歉意，因爲自己逃出生天後對他們未曾有過任何幫助。阿阮是一九五六年赴新疆支援邊疆建設的青年，他和所有「支邊」青年一樣，去時滿腔熱血，歸來已心灰意冷。因爲黨向他們描繪的遠景，以及許下的許多諾言從沒有一樣實現。他們在冰天雪地裏熬了十年八年，結果什麼也沒有得到，還得花不少唇舌才能把戶口遷回老家。戶口雖然遷回，但又只能擱在派出所，未能入戶，既不能享受糧食和其他副食品的配給（戶口遷回頭三個月有配給，三個月後取銷配給），也不能尋找工作。擺在他們面前只好兩條路，一條是回新疆去，另一條就是偷渡去香港。結果當然是大多數的人都走上了偷渡的道路。

阿阮先初有多少猶豫，因爲他僅是在廣州長大的北方人，在海外沒有任何親人，只有一兩位中學時代的同學，對外面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又恐懼。另一方面他的妻子以及未滿一週歲的兒子還留在新疆，不易硬起心腸一走了之，然而想不到「文革」卻幫助他輕易作出決定。

因爲「文革」使他在廣州市入戶口的希望成爲泡影，除了逃亡之外別無他法，我和阿阮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相識的。

廣州市游泳風氣之盛不減於此地，每逢夏季，各泳場和河灣必告客滿，「文革」期間也並不例外（指武鬬最猛烈時期之外）。泳客之中有一部份是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苦學苦練。這類人，內行人很容易看得出來，因爲他們並非把游泳當作娛樂，而是當作任務。一頭鑽下水就來回游六七千公尺，游完上水吃點東西便回去，很少玩水。

而大多數泳客卻只是玩水，而不是游水，游二三分鐘便上岸，上岸玩了一個半個鐘頭又下去游二三分鐘。阿阮的泳技很好，姿態優美，速度又快，未認識他之前我就常常注意他了。後來在海角紅樓泳場見他和我一位在「市人委」工作的朋友在一起，略爲介紹便認識了。認識後我們雖然時常來往，也很談得來，但他在我們一羣搞偷渡的朋友中，始終不是重心人物。

但想不到四年前的中秋，許多老朋友無法代我解決的問題，卻由阿阮幫助解決了。倘若阿阮不帶我到順德躲那麼幾天，說不定早已死去，只剩下一堆白骨，或者如今正在北大荒或大西北勞改。這也就是我在中秋之夜

寒窗雜憶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九、納粹德國外交部長要來莫斯科訪問

他先把我們從各地召喚到他身邊去。但是，當我們去謁見他時，他正站在曬台上，就像沒有看見我們一樣，只是自言自語地說：

「我是完了。——我簡直誰也不敢相信了。就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

這段自言自語，對我們來說：簡直可怕極了。像我們這些「親信」，都是隨時可以被他丟進垃圾箱去的。當斯達林還相信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有資格繼續生存，繼續工作。如果他完全失掉了對別人的信任的話，他就會疑心越來越大，直到有一天非幹掉那個人不足以使他自己安枕的時候。那就是我們的末日到了。

他這個自供，使我們也更加了解過去在他的政權下演出那些悲劇的眞正背景。

斯達林在精神上和身體上的衰頹，變得一年比一年更明顯了。有一次，他轉過身去向布爾加寧指示些什麼，但他卻忽然忘記了對方的名字。他聚精會神地盯了布爾加寧很久，然後才問道：

「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布爾加寧。」

「當然是布爾加寧呀！我剛才要叫出口的，也正是這個名字。」

每當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斯達林總是覺得非常不自然。他很不願意讓別人看出來他的這些毛病。

在南方渡假的時候，斯達林忽然認爲：莫洛托夫可能是個美帝國主義的特務！

莫洛托夫在訪問美國的時候，曾經坐了火車，從華盛頓到紐約去。——斯達林一口咬定：他坐的是一輛自己私有的火車。買這輛火車的錢，莫洛托夫又是從那裏來的呢？當然一定是美帝國主義給他的了。

我們拚命地多方解釋：莫洛托夫絕不可能在美國有一輛私有的火車。但是，斯達林不相信，他還是打了一個急電給蘇聯駐聯合國的大使維辛斯基。回電馬上就來了：「莫洛托夫在美國既沒有一輛私有火車，也不可能有。」

在第十九屆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莫洛托夫和米高揚，都開始走了下坡。他們的被打入冷宮，使我覺得很難過。但是，在開頭的一段時期，由於習慣的關係，當我們和斯達林碰頭的時候，他們也總還在場。

有一天，斯達林說：

「我不高興再看見這兩個傢伙。」

過後，莫洛托夫和米高揚，邀了貝利亞、馬林科夫和我，談過一次話。我們答應：盡力而爲，想辦法讓斯達林回心轉意。因此，每當我們陪着斯達林去看電影的時候，他們也總還是在「敬陪末座」。

不久，斯達林就看穿了這個把戲，認爲我們在和他們兩個狼狽爲奸。

於是，他就向我們大發了一通脾氣，更向着馬林科夫咆哮道：

「你們以爲我不知道：你們專門把我要去看電影的消息，洩漏給莫洛托夫和米高揚!?

從今以後，不准你們再向外面講一個字：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否則的話，我就要不客氣了！」

我們知道：這樣一來，再搞下去，也幫不了他們兩位什麼忙了。——我深深地相信：如果不是斯達林死了的話，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是絕不會得到善終的。

我自己也一天天地膽寒起來了。斯達林已經進入了一種非常「難處、難纏」的年紀。我並不願意咒他早點死。其實，我倒眞有點怕他死。他死了之後，誰知道大局又會變成什麼樣呢？

在斯達林的晚年，貝利亞變得對他越來越不尊重了。我對這點很不滿意，但我也很小心。我知道：他這樣做，也許是在故意引誘我上鈎，等到我也向他一樣地亂講起來，或是對他說過的話表示贊同的話，他大概馬上就會跑到斯達林的面前，去打我的「小報告」，把我打成一個「人民公敵」了。

同樣的把戲，他也在布爾加寧的面前要過一套。但是，布爾加寧也沒有」嚐。

有一次，布爾加寧在晚宴回家的路上，說過幾句話，對於我們當時的處境，眞是描寫得淋漓盡致，他說：

「我們坐在斯達林的餐桌上的時候，大家都是朋友。不過，飯吃過以後，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自由自在地回家？還是會坐免費汽車到監獄去？」

這一天晚上，他雖然很有點醺醺然，不過，他說的這幾句話，卻的確是我們這一般「親信」當時的心情。

× × × ×

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忽然要到莫斯科來的消息，我是在他抵步以前一天才知道的。

我那天正在斯達林的別墅裏。他忽然向我說道：

「里賓特羅甫，明天就要飛到莫斯科來了。」

他一邊微笑着說，一邊全神貫注地看我如何反應。

我呆呆地看着他，還以爲他是在開玩笑。所以我才會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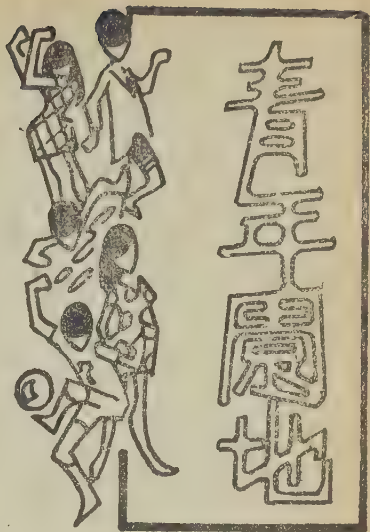
「他到這裏來幹什麼？難道是以流亡分子的身份，來請求我們的政治保護麼？」

斯達林說：「當然不是。希特勒給我們打來了一個電報。原文是：『里賓特羅甫將來奉訪，請予接談。一切具體建議，均當面洽。』」

我們已經回電說：歡迎他明天到莫斯科來。」

我告訴斯達林：我本來要和布爾加寧元帥，部長會議副主席馬林科夫，國防部長伏羅希諾夫，一道去打獵。現在應當怎麼辦呢？

（未完）



校花

何策

一間學校中最美麗的女同學，大抵可以稱之為「校后」。但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是尊之為「校花」的。

我要講的是一位「校花」的故事。那是許多許多年前的事了，但它不是我父親一輩經歷的故事而是我自己經歷的故事。

她是一九五〇年前廣州八桂中學的「校花」。

我不是八桂中學的學生，但那時候廣州剛「解放」不久，寒暑二假，「青年團」都要辦「學園」。我自然被吸引到了「學園」裏。那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在設在維新路四邑華僑中學裏的「中區學園」，剛巧這位「校花」和我是一個組，是以得睹芳顏，至今印象猶深。

我形容不出她的美麗，因為還沒有寫女人文學的文學訓練。只記得男兒們說：「個阿薇眞靚！」

阿薇是這位「校花」的名字，聽起來和講起來都很甜蜜。「靚」這個感覺，本身就是甜蜜的，她用別的名字恐怕也一樣叫人甜蜜。當你叫「阿薇。」她嫣然一聲「吓！」的時候，使人感到生活實在有一種清新和美麗。

我得趕緊聲明，我對美麗的阿薇從來沒有過好逑之心，免得我家中那位找我晦氣。因為我那時還只不過十三歲，而阿薇，已是二八年華的姊姊，芳齡一十七歲了。

好色之心人皆有之。郭沫若十二、三歲就想和嫂嫂通姦，你雖係細佬，一的念頭都冇動？青天老爺在上，我是什麼身屍𠺢當皮，敢和郭沫若相比！人家的文章寫得和烏鴉一樣好，而且是「中央委員」，而我算老幾，不過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

不過坦白的說，我是常常懷念着微姐的，記起了那些日子，就使人感到她所留下的淒楚。

「阿薇姐，你同我唱啦！」在「學園」很喜歡玩「擊鼓傳花」的遊戲，鼓停花傳落誰手裏誰就要被罰唱歌。那一回我坐在阿薇的旁邊，或者說她坐在我旁邊。因為在全組二十多人中，我年紀最小，生得圓圓渾渾，成個忝皮樣，大家對我看來還喜歡，把我當作小弟弟。特別阿薇，或者為了避那些好逑男士，常常把我拉來坐在她的旁邊，她把那花掉了過來，那鼓就停了，自然是嘻哈大

不想這一說，立即得到一陣歡呼和贊同，我笑了。現在細細想來，誰喜歡聽我唱歌呵？當然是喜歡阿薇的鶯喉婉爾嬌啼了。不過她也實在唱得好，我雖然還是孩子，不解情，但聽她唱歌，聽了一曲仍然再想聽一曲，比起現在香港聽一些「歌后」比賽，她的歌喉，令人有希望，有幻想，也有豺開把口，劏豬咁叫，簡直不可比擬。她深沉的生活的歡樂。我想，當時至少有四、五個君子為她顛倒。

「同學們，請大家到禮堂，聽『解放軍』『虎膽英雄』團長同我地做報告！」

正當我們玩得蠻高興的時候，廣播器忽然一開，一遍一遍的在那裏叫。是的，那時我們都喜歡聽「戰鬬英雄」講「戰鬬故事」，於是我們就到禮堂去。在禮堂，負責「學園」的「同志」不知怎麼找到了阿薇，把她叫到前排去坐，後來一眼看見我，也把我叫了去，總共叫了五六個人，交待：「『虎膽英雄』講完報告就上去『獻花』！」

我已經記不得這個「英雄」報告些什麼了。大抵是說他在一次戰鬬中，指揮他的團如何突破，殺了多少人，他自己被「敵人」的砲彈轟去了雙脚……他的確是一個沒有了雙脚的殘廢「英雄」，滿面酒糟暗瘡，很胖，圓滾滾像隻馬桶，哨着一棚烟屎牙，口水花噴噴，話音似湖南頭，看樣子至少有四十五歲。

我們上去「獻花」的時候，別人的他都放過一邊，唯是接過阿薇的花時，立即就拉手，咧着咀笑，那雙眼，套用一句「古典文學」的形容詞：「個豺狼雙眼賊灼灼迫人！」本來阿薇是臉帶笑容的，這一下嚇得面也白了，不知如何是好。幸而陪着「英雄」來的老辣，立即過來笑着說：「『虎膽英雄』感謝你們的花！」那「英雄」大概也感到了自己太猖狂，連忙點頭也縮了手，這才使阿薇脫了身。老實說，那時我看得清楚，也知道為她揑一把汗了。

但是這汗是白揑了。此後阿薇就沒有到過「學園」。如今我能夠記憶的，只殘存着她面部的驚惶，和她窈窕的倩影：一件非常稱身的白恤衫，一條平膝的紅花裙，一雙白襪，一對白皮鞋，一雙坦誠盈盈的大眼，一對令人怡然迷醉的笑靨，一個筆挺的鼻子，一口潔白的牙齒，兩條溫柔地垂在肩上的辮子，和

本港有些年輕（也有不輕）的朋友，不知是活在自由之中感到不耐煩，還是未雨綢繆，為個人的前途着想，鎮日價思索着如何去「適應」未來的中共的統治。

友參考，那便是在中共到來之後，立即「向黨交心」。

一九五八年春天，中共在表露了自己的「陽謀」姿態，掃蕩了數百萬「右派分子」之後，立刻再接再厲，

愛戀，應當奉獻在她美麗的腳下，如泰戈爾所說，讓那有福的人輕輕地吻去她腳蹠上的一星塵土！

誠然，我這些不是「無產階級感情」而是「小資產階級」竟或「臭知識分子」的感情。但是，並不是我向她求婚而是「虎膽英雄」向她求婚了……

「報告」後的第二天，「團市委」學生部黃書記親自出馬陪着一個「解放軍」到了阿薇的家裏，代表「虎膽英雄」向阿薇求婚！

不幸的是阿薇的父親是「資本家」，他戰戰兢兢的說：「我女兒尚未滿十八歲……」

「哦！虛齡十八嘛！得，沒有違反婚姻法！」黃書記熱情的說。

「我們的首長虎膽英雄是全國的戰鬭英雄，」那求婚者的代表「解放軍」說：「他雖然沒有了兩隻腳，但他是爲了『革命』而損失的，是光榮的；你女兒嫁了這麼一位英雄，是頂大的光榮，你全家都光榮。」那「解放軍」稍爲停了一下又說道：「再說，你女兒和我們首長結了婚，對你們一家都有好處，再不是資本家，而是『光榮』的革命軍屬了，這對你本人和她的兄弟的『前途』，都很重要呀……」

阿薇呢？阿薇！阿薇說寧死也不願意！她想起了那「馬桶」就噁心！阿薇一家人抱頭痛哭。

她慈愛的媽媽泣不成聲：「女，你前世種了什麼孽呵！」

然而那些求婚者一天來幾次，早上來！下午來！晚上來！後來索性分兩批人，一批人把阿薇的父母叫到派出所「動員」，一批人在家和阿薇做「思想工作」……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大抵美人嫁英雄，也是自古已然的。我不知道後來阿薇是怎樣和「虎膽英雄」「結婚」的。不過我確乎知道她和他結了婚！而且在婚後第一夜，她就被那位名滿天下的「虎膽英雄」打得死去活來，因爲她竟不解房事。「英雄」力大，雖然沒有腳，打起阿薇來卻很有辦法，阿薇常常因爲不能滿足他的獸慾而飽餐老拳……

我寫文章，大概省畧號用得最多是這一篇了，下面最好我想還是乾脆省掉算了吧！因爲阿薇已經不在人世了！我見到她的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夏之間，我簡直不復能辨認她了，又黃又瘦，逢首垢面，一雙呆滯失神的眼睛。這竟是她麼？我倒寧願不曾見過這一面的好。我不希望汚辱了我的回憶！呵！在「學園」時，她常是那麼親切的叫我：

「小胖，帶你去游水！」

她是喜歡游泳的，她的豐滿的身體熱愛珠江，愛珠江夏天的太陽。也許因爲這緣故吧，所以她的屍體就輕盈的飄浮在珠江上了！

在死並不是什麼希罕事的人間，本也並無可留戀，但一顆童心的哀痛，常常使我妄想要求，如當年般再天眞無邪的叫她一聲：薇姐！然而那境界距離我是多麼的遙遠！

「交心」

言永

……中間發起了一次「向黨交心」運動，作家如葉聖陶（「文化部副部長」者，對黨的美意也不禁雀躍三百，立即在「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八頁）寫了一首以「把心交給黨」爲題的「新詩」。詩曰：

把心交給黨。
把心交給黨。
我們六萬萬人，
最偉大的交響樂隊，
我們演奏社會主義進行曲，
全神貫注地
向樂隊指揮。
把心交給黨，
把心交給黨。
脈搏，心靈，跟樂隊指揮息息相通，
吹，彈，敲，打，應着他手裏的指揮棒。
號角，喇叭，管，笛，鑼，鼓，
鋼琴，豎琴，小提琴，大提琴……
全要絲絲入扣，發出最美妙的聲音，
還要彼此和諧，表現全面樂章的精神。
這幾件悠揚宛轉，
這幾件激越奔騰，
一會兒獨響，一會兒齊聲，
這就叫「百家爭鳴」。
如果拿花兒來比各種樂音，
色彩和姿態全不一樣，
聽呀聽呀彷彿看見萬紫千紅，
這叫做「百花齊放」。
但是「百家爭鳴」爲了演奏全部樂章，
好比「百花齊放」爲了組成一片春陽。
把心交給黨，
把心交給黨。』

葉聖陶應該算是一個眞正知識分子了，他當然不會如此間的冒牌貨，只會叫人家回歸，自己卻賴在殖民地不肯走者可比；他在叫人「交心」之餘，自己也必定十足地把心交了給黨。

至於是不是正因爲他交心交得太賣力了，才會被紅衞兵鬭垮，則恕無從查考了。

張三李四的對話

兆華



李四：老三，兩週不見到你，近來忙什麼？今天有空嗎？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張三：好極了，實在也不是什麼忙，不過香港人擠，不是事前約定，實在很難碰着的。

李四：今天遇到你眞好，我知你雖然不是什麼「中共問題專家」，但你向來分析事物，非常獨到，這半月來對於大陸中共一連串的意外表現和突發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將你的看法見告一二。

張三：你是指今年中共取消國慶遊行閱兵，領導人物不見露面，毛像毛語錄減少，軍機墮毀外蒙等等嗎？

李四：正是正是。看報紙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大陸宣佈是這樣，東京傳來是那樣，台北和香港發出又是另一樣。總之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你看中共今年取消國慶遊行閱兵，是眞的爲着經濟節約，和變更慶祝方式嗎？

張三：我看不是的，中共向來雖然强調勤儉建國，但一年一度的大慶，他們是不會吝嗇的。他們做事至講利害對比，利多於害，雖然極度困難也要實行。國慶遊行閱兵，不特是開國廿一年的向例，而且是象徵團結，炫耀實力，宣揚生產，鼓舞人心士氣，顯示領導方針等等的最高度表現，所謂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即三面紅旗時的人爲災害），和最動亂的文化革命紅衞兵造反時期，也毫無例外的依舊舉行，反會在國內外形勢大好，朋友滿天下，工農業生產更勝往年的今天，突然而來這一轉變，太不合中共利害取捨原則了。因之經濟節約固然不是，變更慶祝方式自更沒有理由。

李四：你這分析眞對，我覺得中共安排這些例行節日程序，從來不會這樣臨時突變。你說對嗎？

張三：正是如此。中共做事，向來標榜有計劃、有步驟、不打無把握的仗的。你還記得嗎？擴大慶祝建國廿週年紀念那一次，前一年的慶祝剛過，馬上就跟着作出下年擴大慶祝的通告，要人民特別認識、學習、和加强準備。到這年五六月，全國報刊又一再强調擴大慶祝的意義，和作好各項的準備等等。你看慶祝而畧加擴大，尚且提前的隆而重之，這次慶祝而取消遊行閱兵，那有留到十五日前才宣佈（並非正式宣佈，只是外賓取觀禮證時透露）。然則人民對此事不要認識、學習，和心理準備嗎？再說遊行使用的生產建設模型花車，是要兩三月工夫才能完成的，十五天前突然取消，則一切準備，豈不是白廢而浪費？如非發生事故，素講勤儉節約的中共，會這樣幹嗎？

李四：傳說取消遊行閱兵，是因爲領導人物籌開大會或正在開會，你說怎樣？

張三：國慶一天半天的遊行閱兵，那會阻碍領導人物的籌開大會或正在開會。

李四：有人說因爲中蘇邊境緊張，因而停止遊行閱兵，你說又怎樣？

張三：這也不成爲理由，即使眞的中蘇邊境緊張，也並不等於開戰，韓戰進行期間，也要遊行閱兵，只係傳說的邊境緊張，就要將一部份慶祝方式停止，你說中共變了紙老虎嗎？

擊天安門，怕全國領導人物受突襲，因而停止遊行閱兵，你說有可能嗎？

張三：這個說法等於「痴人說夢」，只是用來沖淡事端，轉移視線的，莫說中蘇兩國，至今仍是共產國家，雖然中共常罵蘇聯是蘇修，這是政策和見解的不同問題，既不是開戰，又不是處戰時狀態，怎會突然砲擊天安門呢？退一萬步講，蘇聯此着眞的成功，但怎樣向共產國際交代，怎樣向蘇聯人民交代，怎樣向世界各國交代，怎樣向中共人民交代，即使甘冒大不韙和甘受世人唾駡也不止，這會成爲中共人民永世之仇的。大鼻子雖然愚蠢，恐怕也不會幹出此事。

李四：有人說中共如此變更和防避，也是必要的，你說對嗎？

張三：我上面不是說過嗎？中共不是變了紙老虎，因邊境緊張而加緊佈防，尚有可說。天安門領導人物怕轟擊，而取消遊行閱兵，則是不成理由的，這恐怕連小學生也不會相信。不過此間明報則曾以三天社評論述此事，不特强調大有可能，理宜防避，還列舉日本偸襲珍珠港事，和大陸昔年有人策劃砲轟天安門等等，以爲佐證。於此我又得再一次說他們的大主筆，不是對此事的無知，便是別有用心了，日本仔當時偸襲珍珠港的時、地、形勢、利害、得失，怎樣能以目前中蘇共的一切相比呢？十八年前大陸有人策劃砲轟天安門，是怎樣一回事？這不過是中共當時鎭壓反革命的手段和宣傳而已。其目的是叫人民提高警惕，當日報紙曾將砲位射程製圖刊出，大事吹擂一番，這與中蘇共兩國的形勢，實風馬牛不相及的。

張三：毛或林其中一人已死或患重病，憑臆測是不實際的，如果他們不宣佈，你可能永遠不知，但美國懷特醫生及其他專家趕往醫病之說，則肯定是荒謬，中共能請尼克遜來華訪問，但絕不會請美國醫生替毛或林醫病。

李四：有人說如果毛患重病或已死，江青那有閒情招待日共代表和出席集會，你說如何？

張三：共產黨的事很難說的，它是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只要對黨對組織有利，什麼你也得爲，況且「一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是共黨至高無上的要求（黨領導恐怕也是一樣吧！），「揩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同伴的屍首，繼續前進」，又是革命進行中的豪情抱負，以此例彼，即使毛或眞的有事，江青自動或被動的亮相，也絕對不出奇。

李四：老三，我看毛像毛語錄減少，可說是漸漸減少個人崇拜，但十·一報章不登毛林照片，兩報一刋國慶日無聯合社論，更沒有發佈慶祝口號，則是破廿一年來的往例，你看如何？

張三：這又是不合中共原則的，宣傳是中共緊握的武器，取消遊行閱兵，可推說節約人力物力，但刋登領袖照片中和發表聯合社論，與及發佈慶祝口號，都是同載於報刋上的，有何浪費可言呢？十九是變起倉卒，找不到要談的中心，或前定要談的中心，現在給突發事件破壞了，因而迫得放棄，所謂變更慶祝方式，這幾點宣諸文字，登於報章的事，也絕對不會變更的。

李四：此間所見，也有一點異於往年的，就是左派機構的國慶裝飾，本來很早就已經準備，但九月中旬以後，突然動作慢起來，到九月廿八九，才又臨時周張，免强點綴，也有一再改換的（如大公報之彩畫標語等），單純這點現象，煞是耐人尋味，你又以爲如何？

張三：不錯了，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你有沒有看三角碼頭德信大厦的彩畫嗎？這幅畫原本九月廿一日已裝好，且將五分之二蓋着的竹笪移去，露出來的是各族人民在遊行呼口號，其餘五分之三仍半身毛像，直到廿五日下午才行揭開，中間曾隔了五天，你說又是什麼一回事，恐怕內裏是有文章的，過了兩天到廿七，隔鄰招商局大厦，也掛上毛的巨像了。

李四：大陸中共既然發生幾件並不尋常的突發事件，此間左派慶祝國慶，也由先前的熱烈準備而歸於平淡，兩相配合，中共內部是必然發生事故的，但聽你的說話，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然則你的高見又如何解釋？

張三：我個人的看法，肯定中共這個月來，領導上層必然發生一件大事，屬於人的方面，毛或林二人，其中之一，不論病重或死，必定不能同時出於九月八、九、十日後，全不見踪影，如此則十一天安門亮相，連毛林以下的二三流人物，也無法安排交代，因而迫得將遊行閱兵取消。屬於政策方面，極左派與當權派，可能因目前的微笑外交發生歧見，槍桿子的軍人，也可能與極左派發生衝突，是否因籌開「人代」，安排人事，訂定綱領而引起，自難確知，如更牽連到劉少奇的逃蘇出走，情形更見複雜，這次突然取消遊行閱兵，主要原因或在於此的。

李四：老三，你說得很對，今天太躭你時間了，改天有暇再找你談吧！再見了。

張三：不要客氣，再見！

英國新聞事業中心 倫敦艦隊街

艦隊街在倫敦東區，它的成爲英國新聞事業的心臟，已有三百年的歷史了。今天，它不但是英國官方和反對黨的總數一千六百萬份報紙印行的所在地，而且也是各種雜誌刋物的總社，國內外各地報紙的辦事處，國際性的通訊社以及新聞從業員的滙集之區。因此，它們在業務上競爭的激烈，是別處所看不到的。

大約在三百年前，倫敦發生一場大火，許多報館都燒掉了，爲了方便，就慢慢集中到這裏來。

在艦隊街第一家發行的報紙是「每日新聞」。它也可說是英國的第一張日報。五十年之後，先後出現了十七家報館。不過彼此之間忮恨極深，互相攻訐，同行如敵國。幸好有一位深明大義的奇里亞·華倫爵士覺得這不是好現象，就自己拿出錢來蓋了一所「晨鐘俱樂部」，讓各報館的報人有一個共同消遣的場所，同業間也好常常交換意見，這就頓然改變了過去積不相容的作風。到了今天，這個俱樂部還成了報人們出賣消息和文稿的場所。艦隊街三百年來不知產生了多少傑出的報人，像蘇格蘭籍的尊哥頓，是「星期日快郵」的編輯，從十四歲幹練習生起，直到退休，從沒有離開記者的崗位。再如曉治吉烈，他是「每日鏡報」的總編輯，他以文字優美著稱，他的第一條新聞標題，是被人當作座右銘般來傳誦。

（資料室）

十六年前一頁悲壯的史詩

匈牙利自由革命回顧

本刊資料室

本刊二〇八期出版的第三天，是匈牙利革命的十六週年。我們認爲與讀者一起回憶一下這段血腥的歷史，頗有現實意義。

二萬人命一覺自由夢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布達佩斯街頭聚集了三千名學生，開始遊行，他們要求自由民主，擺脫蘇聯的控制。到了五時，參加遊行的人數擴大至原有的一百倍。三十萬市民，包括工人、職員，喊出「趕走俄國人」、「我們要納基」、「我們要自由」的口號。後來軍隊也加入了示威行列。他們分成兩股，有二十萬人包圍了正在舉行會議中的國會。匈共頭子吉羅走出陽台，企圖平息洶湧的羣情，但被喝倒采。他召來坦克車隊，射擊示威羣眾，死一百五十餘人，傷無數。暴動遂告發生。另一股十萬人集合在斯大林廣場，把二十二呎高的史大林銅像拉倒並毀壞。發出自由的呼喊，匈共被迫當夜起用納基，但蘇軍的坦克和飛機卻出面干預匈牙利人民的革命。可是被人民與起義的匈軍擊退。十一月一日，納基宣布匈國中立，要求聯合國及四强保證。眼看革命大功告成。十一月四日蘇軍數十萬夾着數千坦克輾過匈牙利全境，匈牙利人民的自由美夢遂告破裂，重

萬多匈牙利人民成了冤魂，三千五百蘇軍也成了他們的陪葬者。

周恩來也是元兇之一

據一九六七年的北京紅衛兵報紙透露，正當一九五六年十月下旬，匈牙利眼看要擺脫共黨魔掌而獨立之際，毛澤東頻頻電請蘇共全面干預。十一月四日蘇軍的第二次大舉進攻匈牙利，便是在與中共總理周恩來協議之下促成的。紅衛兵的報紙還誇耀這個一般人心目中的「溫和派」說：「周總理在最危急的關頭，乘着蘇軍坦克，進入布達佩斯，制止了這場由帝國主義策動的反革命政變。」

原來這位「周總理」的雙手早就沾滿過匈牙利人民的鮮血，卽如一九六八年沾滿中國青年（兩派紅衛兵）的鮮血一樣。然而尼克遜總統卻不避腥污，時刻準備着和他擁抱。

聯合國的結論

聯合國這個無能的組織，在那幕人類悲劇上演過後，也由澳洲、錫蘭、丹麥、突尼西亞和烏拉圭等五國組成委員會，負責調查這次革命的眞相。經調查後，寫成報告書，在聯大表決，以五十九票對八票（蘇集團）壓倒通過，十票棄權。

報告書分四部分，十七章，七百達二千頁。證人包括從匈牙利逃出來的內閣閣員、首都布達佩斯市市長、衛戍區司令員，還有大學教授、公務員、外交官、作家、記者、學生、軍警，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大多數證人都在三十五歲以下。

報告書的結論共有十三點：

一、這一次匈牙利事是自發的民族革命，原因在於匈牙利人的長期不滿和痛恨蘇聯的壓迫。二、所謂這次事件是匈牙利的「反動派」鼓勵成的，而且獲得西方「帝國主義的支持」的說法不足採信。三、革命並非經過事先的籌劃。四、「早在十月二十日蘇聯當局卽已採取行動，準備採取軍事干涉」。五、匈牙利政治警察先對人民開火，跟着蘇聯的坦克出動，迫得當時的和平示威變成武力革命。六、納基的否認「邀請」蘇軍出動，及其否認獲知邀請各節，確係事實。七、納基出任總理初期，並不能充分行使職權，等到革命勝利使秘密警察的控制因而減弱時，納基才能採取獨立的立場。八、匈牙利人民享受自由的那幾天提供了充分證明，證明革命順應人心的。九、

合作者。十、革命期間工人委員會採取行動，使工人得以眞正控制國有工業機構，並廢除「勞動模範」等不合理制度。十一、十月二十三日以前，及十一月四日以後，匈牙利人民的人權備受蹂躪，他們中許多人包括婦女確被流放到俄國，若干人迄今未歸。十二、十一月四日蘇聯第二次干涉以來，到現在並未發現卡達爾政權得到人民普遍支持的證據。十三、「鑑於外力干涉的程度，聯合國的討論匈牙利問題，法律上完全適當」。

聯合國的文獻一向只有檔案的價值，除了各國政府和研究機構，很少有人購買，獨有這份報告書是例外。它在公開發行後的第一個月，就銷掉五萬冊，不僅收回印刷的成本，而且它的盈利足夠委員會五個月的開支。



俄共傀儡卡達爾（右）和周恩來共同簽字表示讚成蘇聯軍隊屠殺匈牙利戰士。

中州風雨

「而目前，我們或許要與野兔爲伍。」徐諾也幽了一默。

「是的，未來的日子是艱苦的。但一個革命者，是以苦爲樂。」汪培志口若懸河。

「所以我們的任務是光榮而艱巨嘍？」徐諾笑着說。

「你說得不錯，我們處在大轉變的年代中。老徐同志，你是搖筆桿子的，我們期望你通過這火熱的鬬爭，深入生活，與工農羣眾結合在一起，寫出無愧於我們這個英雄時代的作品來。」

「這倒很難說，有時候一個作家即使置身於火熱的鬬爭中，他也如身入寶山空手而回，寫不出作品。」

「我不是文藝工作的行家，但我懂得一點馬列主義。按說，這主要原因是作家的立場觀點沒有改變，也就是說，屁股沒有移過來，他們當然對新事物格格不入了。你說對嗎？」

「老汪同志，看來你對文藝創作似乎挺內行，說得頭頭是道，比許多行家還行。請問，你從前是幹那一種工作的？」

「我麼？」汪培志點着一支烟，吸了兩口，「在省委宣傳部裏工作，管的是政治宣傳教育。」

原來如此！這眞是一個出色的宣傳幹部。

車隊通過一條山溝，拐灣下行，這段路更不好走。公路上揚起的灰塵捲入車廂裏，幾乎弄得人要嗆咳起來。

車子顚簸得厲害，汪培志對徐諾的政治宣傳也暫時停止了。其實，徐諾對於汪培志談的這些枯燥無味的東西，也提不起勁去多回答。這種悶人的談話，加上車子的顚簸，灰塵的嗆人，眞覺得這十來公里的行程非常辛苦。

車隊緩慢地爬過了一座青石砌的狹窄的拱橋，汪培志打開了話匣子：「這一道河就是洛陽兩道有名的河流之一的澗河，另一道就是洛河。過了這道河，就進入我們將來的工業區澗西區了。」

徐諾透過給灰塵黏得滿滿的車窗，看到這一道蜿蜒狹窄的河流，他不知道這道澗水爲什麼會在歷史上留下它的名氣。

爬上河岸，眼前豁然是一片平原。遠山腳下，有幾座小小的村莊。田野一片光禿禿的。山嶺呈現灰紫色，顯出了初冬的蕭殺景象。

車子停在田野上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面前，大家魚貫下車。

各人擰着行李進了這座四合院。這裏地名叫作七里河，是這批工業建設者的工作基地。他們將要從這裏開始一種新的工作，向這片平原開戰。

× × ×

徐諾被分配和一個叫柯雲的河北人、一個叫朱源森的上海人、一個叫劉金魁的河南人住在一起。

七里河的工地指揮部已經成立起來了，一個十級的老幹部嚴向榮當指揮部主任。

汪培志被任命爲政工科科長。

傍晚時分，汪培志踱入徐諾的宿舍裏來。

徐諾正在給他的妻子寫信，寄去遙遠的南方。他沒發覺汪培志進來。

柯雲正在看「莊子」。

汪培志先開了腔：「柯雲同志，怎麼你喜歡看老莊的東西？」

柯雲忙把書合起來，招呼汪培志。

「閒得無聊，看看寓言消磨時間。」柯雲笑笑說。

柯雲過去是幹新聞出版的行政工作。個子高高的，人很文靜，年紀已經三十過外了，據說還沒有結婚，他的未婚妻，卻在遙遠的大連。

「一個青年喜歡老莊的思想，恐怕是心有所寄吧？」汪培志的臉上閃過了一絲不易覺察的詭笑。

「談不上什麼寄與不寄，我只覺得莊子的寓言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想象力很豐富，含有許多哲理，因此有興趣看看罷了。」

「好，我們不談這個。你可別誤會反對你讀這類書籍，但我卻不贊成青年們去接觸這類宣揚虛無主義思想的東西。」

徐諾這時已停下筆，望着汪培志說話。

汪培志轉過臉，看到徐諾手裏還拿着鋼筆，桌子上鋪着信箋，微笑地問：「寫信回家去？呵呵，怕你年輕的妻子惦念嘍？年輕人就是有一股熱情。」

「是的，到洛陽來已經一個多星期，我才第一次寫信回家哩。」徐諾回答。

「這是人之常情，誰不惦念家呢？不過，你們離家前後也不過十來天，一時大概不至於達到『家書抵萬金』的地步吧？」

徐諾心裏在嘀咕，他進來幹什麼呢？了解幹部的思想情況嗎？還是來閒聊？

（四）

歸聲劍影錄（六十八）

他爽直的說：「好極，我是首次走這條路。路途不熟，追隨，追隨！」

因為他禮貌得滑稽，明明是他領先，還說是追隨我，於是我也開他的玩笑的說：「路是人行出來的，現在不是我跟老哥去闖天下嗎？」他也發覺我們對答的針鋒相對，也停腳報我一笑，我才看真他是具有一身強健的體魄，一對衝勁的劍眉，他見我盯着他一身上下，另找一個話題，來轉變這個場面，便問我：「貴姓？是去何地？」因為未了解對方眞象，只得拿出應付李小芬那套來應對：「我姓宓，新會人，從曲江返回老家。閣下貴姓？到那裏公幹？」「陳應武，台山人，軍校畢業，由重慶回台山，應台山縣長陳燦章之召，返家鄉任國民兵團的中隊長。」我順口說聲：「恭喜，陞官、發財。」他已放慢腳步，與我並肩而行，聽我所說，笑一笑的道：「陞官不計，發財不敢。」從這兩句表現出他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可能還是充滿傻勁的小伙子。由於談吐漸漸引起的好感，彼此也談得攏了，我們邊走邊談，而他的挑伕已脫離我們的視線，我突然想起，問陳應武有無留下挑伕的身份證，他說沒有，我恐他的行李會有問題，便催他追上挑伕，否則挑伕會跑了他的行李，他也覺得瞄頭不對，說聲更樓再見，便追上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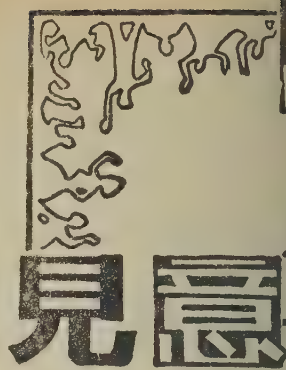
這時，太陽雖已西斜，但炎熱未減，我也不想趕得太急，照上午的步伐，輕輕鬆鬆的走着，但到更樓墟外的古徑，已是鳥投林，牛歸欄，暮色四合的時分。挑伕早在鎮前相候，為了即須找旅店，與挑伕會合後，要挑伕先隨我去開房間，安頓行李後始給工資，怎知鎮裏的旅店都已客滿，賬房掌櫃陪個笑臉，說聲對不起，便要找別間，別間也是一樣

為高明縣偏僻的一個墟集，逢墟期才有人趕集，平日則甚冷淡，但抗戰以還，肇慶成為西江重鎮，新、開、鶴的商客亦只能從陸路赴肇慶，赴肇慶又必經更樓，大概從單水口到更樓走一天，從更樓到肇慶也走一天，因此更樓成為中站，是貨運、客運必經之路，於是飯店、旅舍、運輸公司如雨後春筍，造成空前繁盛。所以，我想起更樓目前在高明既成重要市鎮，必有本鎮的鎮公所，鎮公所必有職員，找得鎮公所便能找得解決住宿的辦法。果然，我的想法生效了，當我在挑伕引導之下，到達更樓鎮公所，門口站着兩個自衛隊在守衛，我告訴他我是由曲江專程趕往四邑巡視，要找鎮長會面，那士兵不敢怠慢，急忙跑入去傳達，一忽兒，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文員出來，自稱是鎮公所的書記，一面請我進入公廨，一面吩咐一個自衛隊去請鎮長快些到來，書記告訴我鎮長是本鎮的商戶，也兼自衛隊的隊長。不久，鎮長來到了，是一個很能幹的中年人，我拿出中央團部的公文，說明要往四邑巡視糧荒災情，並代廣東省糧政局密查救濟糧平價放發情形，可是今晚到達更樓，所有旅舍都已客滿，請鎮長替我解決住宿一宵的困難。原來那鎮長也是旅店老板，聽我提出要求，即滿面笑容的說：「眞的，眞的，今日因為有幾大批木油客到來，明早要趕路，隔晚雇定了挑伕，一律開旅舍房間，集中招待挑伕，以便平明趲程，所以，本鎮旅店今晚全是客滿了。鎮公所右廂恰有兩舖客床，長官如果不嫌屈駕，今晚請在這裏歇宿，但恐招待不週的啦。」照鎮長的口氣，連挑伕也一起招待了，我便問挑伕要不要在這裏過夜，但那挑伕卻是附近的鄉下人，他須回家，不在這裏逗留了。我便給挑伕工資，另多給些賞錢，

，不受任何招待，我明日清晨便起程，先在這裏道謝，明晨不再打擾向他辭行了。那鎮長原擬今晚邀請我晚飯，後來經我婉辭，知我態度是很堅決的，也不再客氣，稍陪我談談，要自衛隊替我安頓行李，整理床帳之後，也告辭了。我洗洗臉，才告訴守門的自衛隊要到外面吃飯，便踱到街上找間飯店祭祭五臟廟，連日奔波，覺得有點累，於是畧飲小杯五加皮酒，活活血，吃飽了帶着微有酒意的腳步，結了賬，走出飯店，打算返回鎮公所，忽然後面有人高叫：「宓先生，」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陳應武，這時，軍服已扣好了鈕，頸也不纏毛巾，只是手拿手巾袋，但腳步還是那末快速。我見他急促行來，也只得站着候他，首先問他的行李有沒有問題，他又是展開那金牙大笑道：「挑伕怎跑得過我！」我隨即問他住在那旅店，他卻搓搓手，搖搖頭的說：「遲來一步，旅舍的房間都開光了。」我問他的行李放在那裏，他則說暫寄存在一間旅店的賬房裏，自己則四處奔跑去找住所，我問他既不是住那旅店，怎肯替他看管行李，他又笑一笑豪情萬丈的說：「我是軍佬，他們敢說個不字？」我也暗笑，原來二尺八布的軍服，有如此的大效用，我今日闖進鎮公所，那自衛隊奔走駭汗，做傳達，找鎮長，也是仗二尺八草青的威風。我見陳應武既然因「夜求一宿」而苦惱，而鎮公所橫竪還空着一張床，慷他人之慨的順水人情，樂得幫他的忙。於是對他說：「今晚住的問題，我可以替你解決，你要不要回去取行李呢？」他以為既托了那旅店保管，還托那旅店明早代雇挑伕，不必再去搬動，樂得明早去會同挑伕便起程，跟着我便走。我偕他直往鎮公所，到門首便向守門的自衛隊交代一聲，說明這位陳先生是我的朋友，也因旅店客滿，所以帶他到這裏過夜。那自衛隊連忙叫喚夥伴，替陳應武整頓床舖。陳應武取出手巾洗洗臉，回來問我用什麼辦法找得這末好的臨時旅舍？

萍水相逢，不必說得那末詳細，也打趣的說：「軍

宓琴



黑暗世界顯現一綫曙光
天下爲公戰勝階級鬭爭

○山緡○

自古以來，世界便存在着重大的問題。什麼問題呢？各個人看法不同。馬克思說是經濟的；佛洛耶德說是性的；布克曼說是道德的。怎樣解決問題呢？馬克思說要階級鬭爭；佛洛耶德說要性自由；布克曼說要絕對無私，也卽「天下爲公」。這個時代可說比我們戰國時代更熱鬧，各有各的見解，也各有各的信徒。究竟誰說的正確呢？值得一述。

從經驗所得，馬克思的見解，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在共產極權暴力之下，勞資階級鬭爭是少見了，但是代之而起的，是「新階級」（共產貴族）內部權力鬭爭，另一是新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壓迫。人民自然不願意永久做牛馬、奴隸，就會時起反抗，也就是革命。最顯著的，如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波蘭等的革命運動。因爲，這種革命一時被赤色法西斯用大砲、坦克鎭壓下去了，但問題依然存在，隨時隨地皆會復燃，不僅上述國家如此，凡共產國家皆有之。

佛洛耶德以爲只要實行性自由，社會問題便可解決。果然如此，那麼，在現代這個時代，自由戀愛、自由離婚、自由同性戀，乃至……社會應十分安寧了。但事實不然，男女關係問題反而愈多愈亂起來。遠比不上宋代貞節牌坊時代。所以佛洛耶德和馬克思見解一樣，皆非有價值辦法。

若然，這個世界的病，只有束手無策嗎？那又不然，依布克曼的辦法，是改變。改變人性。人性本來就有善惡，君子與小人的分別，就在性善的比重，君子善性多於惡性，小人反是。改變人性，蘇聯本來試行過多年，但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並非絕對不能改變，而是他們方法錯誤。因爲他們不把人當人改造，而是把人當物質，焉得而不失敗。

改變人性最有效辦法，還是以中國儒家的反省爲最佳。他們教人「吾日三省」，卽每天反省三次。普通人也許不能反省，於是就需要外力，也卽社會力量刺激他、影响他，激起其天良發現。因良知人人皆有。最好的例證，是晉代周處。這是一社會蟊賊，擁有相當大的惡勢力，不易剷除。於是有一位賢明的地方官，就裝扮一個窮苦老人，特意在周處出沒地方哭泣。周處見而問之，老人以實告，地方有三害，虎、蛟（卽沙魚）、周處。周處聞之大驚，良心發現，乃自告奮勇除三害，卽一方殺了虎、鮫，一方自己改變，由惡人變爲好人。布克曼改變方法也卽如此。溯自布克曼創始MRA以來，眞不知改變世界多少人，其中有資本家、政客、共產黨徒、勞工領袖、演員、作家……。布克曼逝世雖已多年，然他的影响力，至今卻仍在澎湃發展中。

今日世界的混亂，共產黨固然是主要禍源。但此禍源也非無根而生，它的根，就是人性的自私。布克曼雖提出四大道德標準：仁愛、純潔、誠實、無私。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無私，卽不自私，天下爲公。自私的資本家，供給出子弟讀大學。子弟有了知識，再讀馬克思派經濟學，想想他們的父親，便成爲書中革命的對象：資本家、剝削階級。所以他們自然就做了共產黨徒。共產黨徒並非皆貧窮子弟，資本家子弟也甚多。政客亦然，依仗權勢，自不免專橫跋扈，故其子弟多成阿飛、太保，無惡不作，也會加入共產黨、或黑社會，俾多一層依靠，所以達官要人子弟是共產黨徒的預備軍，因爲父不正，缺乏正當教育（道德教育），焉能不走入邪途。但我們也不必悲觀，因MRA已給世界帶來了新希望。

今年夏瑞士柯峯大會（世界MRA大會），就其會議情況觀之，足徵世界性大資本家、政客、勞工領袖、工人、青年等皆已醒悟了，卽皆是在力求改變。

荷蘭飛利浦機構全世界擁有二十五萬工人，今已退休的飛利浦董事長在柯峯大會演說稱：「世界的混亂，不能全歸罪於共產黨，我們資本家的太自私也有責任。我決心從現在起，先改變我自己，然後希望推及於全機構員工。」

西德福士汽車公司（製造甲蟲汽車廠）總裁發言，也與老飛利浦論調相同。

美法的爭執，主要是國際貨幣問題，卽法郞不願受美金控制，一方反對美方加附加稅百分之十，一方自己不願法郞升值。法國雇主聯盟主席在大會演說稱，法國人愛國心强，無可厚非，但只愛自己國家，而不顧及他國利益，就是自私。這種自私，積之既久，自然會引起國際戰爭。過去法德戰爭，就是爲此，法德人民皆知各愛己國而不愛他國。

蘇格蘭克拉河（Clyde R.）流域，是英國造船中心，伊麗沙白號輪卽在此處建造。近年來由於勞資互相自私，時時搞風波，故造船業逐漸衰微。因此該河下游造船廠，乃學習布克曼辦法，勞資雙方改變，不再自私，只顧自己不顧他人。因此下游造船廠逐漸有起色，至今又勃興起來。但上游造船廠，因未改變，所以業務日漸低落。因此上游造船廠也正在企圖

仿效下游造船廠，實行改變，以挽救危機。澳洲屬新幾內亞的亞浦爾因發現銅鑛，所以要求獨立，以獨享銅鑛之利。出席大會的黑人代表說，亞浦爾人獨享銅鑛之利的思想，是絕對自私，不應該。所以，我們願把銅鑛貢獻於全世界人用，全場鬨後大鼓掌。該小島有黑人三十餘萬，華人六千人，工商業皆落在華人手中。不久，也將宣佈獨立了，中華民國可能首先予以承認。

意國北部一唾棄共產黨的工會領袖說，世界前途，只有兩途，一是共產主義，一是MRA，但前者共產主義是黑暗的，後者MRA是光明的。它給我一新希望，所以經過多年考慮，我唾棄共產黨而到柯峯來。

地中海馬爾太兩青年領袖說，政府首長只為國家收入着想，而不顧及地中海整個均勢。假使太提高英國軍事基地租費，迫英國撤退，不僅對地中海均勢不利，對馬爾太也有危險。現在所以我們特來柯峯，尋求答案。現在我們找到了，就是改變我們的自私，為自己國家也要為別的國家。我們將帶回這個答案，以說服國人。

思想是行動的引擎，只要正義思想深植人心，世界就會發生大變。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這是絕對正確的，如東漢管寧在遼東，明代王守仁在貴州的故事，就是因一人而改變整個社會。此種例證在世界史上不勝枚舉。今在柯峯開會代表多者是代表數十萬人（如飛利浦氏），最少也可代表數千人，一個影响一個，很快就普及全世界每一角落。MRA超越的思想形態二十年前本已散佈於五大洲及各小島。這次大會決議特別加緊推行。聖雄甘地之孫，拉治瑪·甘地在印度的奮鬪，所表現出的偉大成績，就是一例。過去凡傾心於共產黨的青年、工人，今則大多數皆改變入小甘地領導的MRA集團。美國、日本MRA展開爭取青年運動，而歐洲各國MRA則集中力量爭取上層社會資本家、政黨領袖、作家、編輯。

前次論世界前途一片光明，可見決不是空想，而是有絕對根據，願我知識分子，認識這一條光明之路，勿再向邪途鑽牛犄角。 十月四日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簡訊（八）

「時間就是考驗」，是蟲是龍，都可在時間的驗證下分得清清楚楚，好壞之界限，也可隨時間的消逝而分明。今天，我們很高興地告訴朋友們的，就是事實證明，本會由開始至今，其表現實在是靜如伏虎，動則如龍，其事業更是正義。回想本會誕生於極度艱難的局面中，見現在正以雷霆萬鈞之勢濶步前進，可以斷言，其前途是光明的！

我們深深明白，本會所走的路是奮鬪的路。就現在言，一切工作都按着艱苦奮鬪的方針，我們有信心相信，本會的一切都會從無到有、從小到

作作風的籌委；是我們有眾多熱誠的死黨們底支持、鼓勵和鞭策；有長輩以及社會賢達的無私幫助和指正，如港九街坊研究委員會會長甄子傑先生、香港鍾聲慈善社前任社長現任監督劉梅軒先生，既以長者之風，予我們諄諄教誨，又慷慨解囊，甄先生捐贈會所全部傢俬，劉先生捐來五百元作為我們的基金；家庭主婦黃蘊綜女士更熱情感人捐來一百元，以充實我們的基金。這一切都對此作了很生動很有力的說明。

的確，萬人協會的成立，無論從什麼角度說，都是萬人矚目的盛事，

期待已久之萬人協會終於成立了！」是的，萬人協會已經成立了。但是，我們以為這成績卻不能說完全是「諸委員群策群力精神」的結果，至少，這樣說是不夠全面的。事實上，我們開宗明義強調過：萬人協會是大家的，實際上彼此原本就是「一家人」，很明顯，萬人協會的一切就是大家的一切，其成績無疑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奮鬪的結果。聶先生客氣「夾」好意，我們只能心領了！

一位黃先生來信給了我們無比的鼓勵：「組織開始接受申請了，願各位在忙碌工作後，注意休息！」也許

迫於無奈，才在這裏作了簡單的、一般性的答覆。對此點，祈望朋友們多多原諒。

關於申請入會問題：

1.資格：凡是萬人雜誌讀者，不分性別、國籍、種族、膚色，不分階級，贊成本會會章，填寫入會申請表格，志願申請，經執委會審核批准，即可成為本會會員。

以上所述是我們會章上就寫着的。因此，許多朋友視本會為「高不可攀」的團體，而躭心不夠資格，結果不敢申請，這是我們極感遺憾的。我們冀望有這樣想法的朋友，應該立刻從新確立對萬人協會的新觀念。萬人協會實在就是我們這些流落海外而具有共同語言、共同觀點的朋友們底一個大家庭。我們大家一致努力，使彼此都過得幸福、活得快樂、生得有意義。

2.關於介紹人：就我們所接觸到的朋友及來信看，對這個問題弄不清楚佔了大部份。這點，我們首先沒有做好說明工作，誠是莫大的過錯。死黨們說得對：協會剛剛開始，彼此間大多數都素未相識。雖然人人知道萬人傑、曾憲光，奈何都只限於文字神交的多。說句實話，相信我們之中並沒有多少人知道萬、曾兩位的高矮肥瘦，介紹人又談何容易！就算他們兩位眞的高抬貴手，為老弟充起介紹人，如老弟認不了多少人的人，因為找不到介紹人，就眼巴巴地被拒於門外麼？

[illegible]工作在剛剛開始對此强調誠是强求，在此，我們除向諸位熱心人士表示深深歉意外，並馬上修正。惟得聲明的，此項修正只屬暫時性質的，換言之，現在凡是找不到「介紹人」的朋友，可將「介紹人」一欄暫留空白而有效。但在本會認爲實際情況需要再重行考慮此一修正，恢復「介紹人」而發佈公告時，屆時本會仍需按規定辦理的。

在這裏說明一下關於介紹人的資格問題。凡屬本會籌委都可作介紹人，除此外，凡已批准成爲會員並且辦妥入會手續者，都具備了介紹人的資格。

關於會費問題：

根據反映所得，對這問題可以說成了兩個極端，奇怪的事兒可以從以下所摘錄的三封來信的片斷見到，一個自言爲「打工仔」的朋友這樣寫道：「格於我們的會要辦得有聲有色，大掃一般社團之暮氣，樹立榜樣，每人十元到底能搞出什麼名堂？都有疑問，又怎能辦得有聲有色呢？我建議會員月費應該提高，所謂提高，其數目也是少喫一頓茶而已！處此時代，莫說一頓茶，就是一天不食飯也沒有問題呀……」一位已在事業上大有成就的朋友這樣說：「對於會費，每月我保證不會少於十元，但我們應該打開大門，讓負擔重的朋友進來，使我們這個團體眞正符合萬人的本意，因此對會費問題，希各位能再行考慮！」一位執教鞭的先生來函中這樣說：「須知學生能力有限，他們還是消費者，十元的月費，我認爲不應讓他們[illegible]

「打工仔」收入有限卻以爲非增會費不可；老闆級的先生卻爲貧苦的朋友「請命」，教師先生爲學生提建議。各有道理，也各有見解。基於此，我們的確費了一番功夫，反覆研討，總算有了一個初步的頭緒，公諸如後，還望各位提更多意見，以便求得十全十美之境界。

原則上，會員的月費暫定十元爲每月會費的基數，對於樂意繳納此一基數以上者，格於會章超過部分將作對本會之捐贈入賬。至於學生，除繳交二十元入會基金外，每月會費暫以五元爲基數，惟允許能力許可的學生繳納十元或以上的月費，其超過十元之金額，同樣作捐贈項下計算。惟每月月費到底是高抑低了，仍須待本月二十四日第二次籌備委員會去討論、去決定。

在這裏，需再三强調的是，對於貧苦學生和負擔重的朋友，不管是其本人說及或本會了解到的，一經查覺[illegible]因爲我們說過，也在會章中鄭重地記着的，那就是吾人之所以組織萬人協會，是要在解決會員們生活上及工作上的困難方面，做些工作。我們既然決心實行承諾，決心爲此而工作，就遠不會遠不能因會費問題而拒朋友於門外。我們誠懇地冀望朋友們，打消此一顧慮，一齊到萬人協會來，互相[illegible]奮鬥中成爲朋友；成爲知己，共同進步！

最後，希各位熱心人士和籌備委員們時時來自己的會所坐坐談談。

本會地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辦公時間：上午十時至晚上十一時。

有關中共的掌故 印尼讀者有補充

岳騫先生：

拜讀「萬人雜誌」第二〇三期大作「中共政權成立的幾件掌故」後，就所知，畧進一言。

㈠當年中共在北平召開「新政協」會議時，有人提議仍沿用「中華民國」爲國號，因怕改換國號，難以取信於海外華僑，爲折衷辦法，謹修改其中之一部份，不敢放棄「中華」兩字，藉以取信於華僑，此乃中共訂立及盜竊國號之由來。㈡至於國旗問題，會中亦有人提議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其用意與訂立國號同，討論至再，最後乃改用污腥旗。㈢關於中共之國歌問題，迄未解決，因當年臨時找不出適當的歌曲，仍採用抗日時民間最流行之義勇軍進行曲暫代之，故迄今中共仍無正式之國歌。

上述諸點，均刊載於一九四九年上海中共所辦之「解放日報」及「人民日報」，僅就記憶所知，畧書一二，藉作參考，敬祝

反共勝利！

印尼一讀者上九月二十七日

悼念張海山先生

2×2臭豆腐一方，已漲到一角五分，黃昏一刻喚賣收入，養活老婆兒女不用愁。

25×25原稿紙兩張，寫千字不過十文，日思夜想血乾力枯，遺下妻寡兒孤怎樣捱！

老太婆讀者

千辛萬苦逃亡來港
仍替共黨搖旗吶喊
這種人簡直是莫名其妙

編輯先生：

大陸易手後，同胞們均是過着食穿限制，行住拘束，政令苛酷的非人生活。我不願度着這毫無人生意味，不自由的悽涼日子，便在一九六一年尾偕同幾位朋友偸了公社一條漁船，渡過綠水巨波，驚濤駭浪，逃出水深火熱的大陸，進入充滿自由空氣，大陸同胞所稱「天堂」的香港。

日前接到老師來信，信中說自我來港後，村中的生活過得更悲憂。許多同學曾當過紅衛兵的都已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沒有參加紅衛兵的同學，也均回家加入生產，過着農民生活，每年四尺布證，每天兩斤半番薯和二両大米，受那草包幹部的强迫勞動監視。滿紙都是憐憫與酸楚之情。信中又說，這幾年來農村中許多爲了溜他的青年，都想要參軍，但參軍條件很高，能夠如願的爲數極微。

這位老師在某中學任教，爲人和藹，對學生也無微不至。我離開學校來港時，在一農村擔任「炊事員」（打理食堂伙食）工作，那時正鬧饑荒，黑市糧食極昂貴，米每斤兩元，番薯一元兩斤，他曾找我，我盡力給他幫助。由於逃難來港的人被中共指是「逃港没敢一的大敕類，所以我就不

載以來首次給我寫信。他本是共產黨員，信中對我逃港之事沒有絲毫責備，反覺歡慰。

與我同船逃來香港的幾位朋友，均已參加左派組織，六七年港共暴動時，他們曾去過港督府抗議，搗亂治安，挑撥民眾，說港英剝削同胞，竟忘了當年在大陸所受飢寒之苦。其中一人乃地主成份，父親現在還在青海勞改，家中祗有一個老母與兩個哥哥，在評階級時，被人打得死去活來，那時他雖年幼，也嘗了不少拳打腳踢的味道。

他曾對我說，中共永遠是他的死敵，但最近與他見面時，他口氣變了，說香港目前雖是英國殖民地，但我們的生命始終被中共抓在手中，若現在有參加左派組織，將來中共收回香港時，就不致危險。當時給我一番駁斥，我認爲身爲中國人，不能貪生怕死，應有堅强不屈勇氣。

當政府對國家、對百姓不利時，人民應怒目而視，絕不能畏懼投降。凡事有利國家、有利人民的，我們一定要擁護，雖沒什麼力量，有一顆心擁護它就夠了！

榮瑞上

職業拍照者
製造熱鬧氣氛

萬先生：

這兩晚我經過中區「中國銀行」門口，總看見十個八個攝映者揸着相機，來來去去拍照。該經裝飾之大門口，照理拍了就纍人，但他們好像依戀什麼似的，久久不去，仍一下拍這一下拍那。

經打聽結果，才曉得那一撮人原來係「職業拍照者」，目的在作狀，企圖在該地區製造熱鬧氣氛，使得過路的人發生一種錯覺，中共國慶場面熱鬧，但這個把戲卻騙不過雪亮的人民眼睛。

萬先生，你的眼光最厲害，對中共的面貌瞭解認識最清楚深刻，對我的看法是否係主觀偏見，請到上述地址一睇，就獲得證實。萬先生，中共這種騙人伎倆，我們在大陸睇得太多了，很想透過你那偉大正義之筆，勾畫出它醜惡面孔，讓未到過大陸的或對它認識不清的人們瞭解，是外善內惡。

逃亡者

（十月三日）

韓國民謠　贈港左仔

萬先生：

茲值僞慶之期，沒有靈魂的左仔一定在他們主子的指引下，狼吞虎嚥。現抄下朝鮮民謠一首給他們助興。

『金樽美酒千人血，
玉盤佳肴百姓膏，
燭淚落時民淚落，
歌聲高處怨聲高。』

請他們再三靜思家鄉同胞們的處境吧？

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憲光主委：

臨時會所迅速落成辦公，老兄領導有方，眾委員落力拍演，勞苦功高，那是我們不可或忘的。

今在茶樓聞讀者談及難找人介紹入會的事，使我想起了一些問題：相信各籌委是有資格做介紹人，但對申請人未必熟悉，貿貿然充當起來，恐怕亦會流於形式！

愚見以爲應有明確表示「未能找到介紹人的，亦可申請」，免得廣大有志入會爲此而感頭痛。

既然已確定了籌委爲本屆委員，可否發揮他們的力量協助審查工作，按就近地區讓他們和申請者約見，經過一番了解然後簽字擔任介紹人，這比較切合實際，很可能那些人就是籌委們的老街坊或是熟人，同時可以增進今後委員和會員間的感情聯繫和深入了解等等。

又對經濟環境有困難的，應准其在申請時並可申請減免會費，相信這些人一定很少，但本會以前曾作過此承諾，故應有所表示。

區區之見，請費神考慮，此祝

籌安

弟黎民上十月八日

附上回郵信封，請賜下申請表數份。

× × ×

曾先生：

自萬人雜誌創刊以來，我便是讀者，至今可謂雙料老讀者（人也老之故），所以「萬人」有什麼消息，總不會少我一份知道，自籌委會刊出叫讀者參加籌備工作，我便想立即參加，但又靦覥不夠膽（不認識一個人），其實我何等渴望有一個忠耿熱情，博學的友群，如「萬人」眞是萬種階層、萬種知識的泉源，我不該放過。我是無膽鬼，每期看到通訊，我都思想躊躇，今天，心想遲早參加總有一次不認識人的起頭，還是寫信參加吧，我是一個閒人，大概因我少有殘缺，受棄於僱主們吧？但我自信對工作是絕對負責，如有可用之處，請隨時吩咐與指導，決盡全力效忠於「萬人」。此祝

台安

黃蘊琮謹上九月十七日

× × ×

遝啓者：

你們的來信已收到，對於你們的見解——中國人應該團結一致之宗旨十分贊同，過往我很少與外界接觸，是由於恐防別人會認爲我是個左校學生而歧視，而你們卻不是這樣，而且還把在我心中之憂慮打消，正所謂茅塞頓開，當然十分開心，因此我對加入「萬人俱樂部」更覺興趣。

你們問及能否作一次會面，其實我早已有此渴望，現在當然求之不得，我希望能在×月×日星期六上午，到時你們是否有空呢？在什麼地方會面呢？敬希能速回信通知。此致

曾憲光先生。並祝安好！快樂！

你們的朋友阮××敬上

七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 × ×

曾先生：

我是一個於一九六八年二月逃亡到港的難民，共產黨對我七億同胞的血腥統治，我身受目睹其罪惡之深重，眞是罄竹難書。

今日自由世界，以尼克遜爲首的、媚共的歪風，看來七億同胞任由宰割的淒涼歲月將是了無盡期……。

本人願在工餘時間，無條件參加「萬人籌委」工作，（星期一至六每天下午七時三十分後及星期日全日）祇要有利反共事業，加速毛魔集團早日覆沒，就是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計。

如蒙錯用，可在雜誌萬人意見角中代郵一聲，即呼即到！

敬禮

萬人雜誌讀者 李殺毛

中華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李兄：大函收閱久矣，苦於無處可聯絡耳，可否請即賜下閣下之通訊地址——籌委會秘書處。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通告

敬啓者：茲定於本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正假香港洛克道四〇二——四〇四號樂中樓B座三樓（按3字）

本會會所（即大三元飯店背後），舉行第二次籌備委員會，商討會務之開展，會員之吸收及選舉本會臨時之各職員事宜，敬請各委員依時出席，特此通告。此致

萬人傑、趙　聰、岳　騫、戎馬書生、董力行、胡實、嚴以敬、焦毅夫、葉子章、胡養之、待　旦、方　程、馬行田、田　韋、藍海文、李有光、鄭秀堂、羅自强、鏡魂、曾冠華、劉栢權、趙興、曾振基、王代民、許恨紅、徐鉅川、馬　影、黎　民、陳漢輝、曾傑成、江灝川、譚昇、彭　戈、紫　楓、方　矛、袁暘照、李志堅、林　眞、麥　壘、周朗（女）、陳定生、盧樹榮、沈文珠（女）、方志明、黃約瑟、郭碧琳（女）、陳達科、王惠民、林之材、葉飛鵬、張仲仁、謝少羣、孫俊如、高錦波、楊耿人、葉國森、張振雄、黃海城、林金聲、鄺耀文、黃天翎、梁　莊、莫若鵬、鄭　崧、岑安民、鄭詩玲（女）、余雲義、袁　發、葉開榮、葉永如、萬壽泉、林金聲、黃蘊琮（女）、林國豪、古鶴翔、鄧德茂、洪世圖、方滿錦、林浩、蓋華（女）、張植森、關燦基等委員台端。

籌委會主任曾憲光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E地址		電話		
人通訊址		電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 "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蔚君，自澳來信，附七律一首，囑呈壇主斧正，茲將原稿錄呈，請加品藻爲盼。」

秋感

文蔚

身世煢煢百感叢，仰觀天際列征鴻，
三更寒杵淒涼夜，一枕孤燈冷淡風，
魂繞邊城紅樹外，心懷故國白雲中，
蘭成哀怨江南賦，似我窮途寄慨同。

文蔚先生之詩，平仄不錯，音韻亦佳，對仗極其工穩，而且一氣呵成，無二三十年研究，不能有此佳作。其中好句，「仰觀天際列征鴻」，「紅樹外」，對「白雲中」，白雲爲故鄉，紅樹指共黨，白雲親舍，即是父母所在之地，「蘭成哀怨江南賦」，庾信作哀江南賦，懷念鄉關，「信」，小字「蘭成」，該賦在「昭明文選」，鄙人曾經誦讀，爲歷史有名作品。

詩之對仗宜遠不宜近，例如「紅樹」對「白雲」則極好，「淒涼」對「冷淡」，微嫌其近耳。該詩格律嚴謹，有唐詩規範，非飽學之士，不能有此作品。

登樓待月

袁暘照

(一)廿層高閣暮登臨，隱聽蛩鳴鳥噪音，
山色遠遮今夜月，風聲激動老臣心，
莫嫌綠鬢經霜染，可借金樽伴客吟，
翹首樓頭瞻北廓，愁雲苦雨路陰森。

袁先生詩，最佳對仗。「山色遠遮今夜月，風聲激動老臣心」，「今夜月」，對「老臣心」，既遠又工，且有含意，「山色」對「風聲」，「老臣心」，用得最好。

(二)百刼身心志未移，登樓作賦動鄉思，
擎杯逸興秋迎月，托筆謀生夜詠詩，
潮泛可憐家陷後，花開莫笑我歸遲，
髫年底事勞追憶，引領臨流望義師。

旨和目的，是用簡少有限之文字，作深刻生動之描寫，言雖寡，而意無窮，是文學之中，兼有藝術，造句宜新，對仗宜遠，七字能言三事，小中見大，以淺而深，詞短意明，典雅清麗。例如陸放翁詩，「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老鷄多事强知曉，落葉無情先報秋」，既遠又新，小中見大，假如改爲

「小樓一夜聽春雨，
大樹三秋起夜風」。
「老鷄多事强知曉，
小鳥無端每報晨」。

如此對法，工則工矣，但一見便知爲俗人之筆，對仗雖工，俗不可耐，其毛病，即在於「近」耳，香港跑馬地，某墳場，大門對聯：

「今夕吾軀歸故土，
明朝君體也相同」。

言雖有理，但俗到可笑，構思雖佳，然失之太「近」，當年撰聯之人，定有地位，否則不會輕被採取，有權採取之人，可能是英文文學博士，自英文觀點視之，該對聯是驚人創作，雖不能壓倒「莎翁」，亦可媲美「拜侖」，中國詩人見之，則哈哈大笑矣，聯語之意是死人罵活人。其原因，即是不明「遠」字之故也。「今夕」，對「明朝」，「吾軀」對「君體」，以同樣事物作對，失之太近。等於「老鷄」對「小鳥」，遊戲則可，對聯萬不能用。

袁先生詩，「莫嫌綠鬢經霜染，可借金樽伴客吟」，「霜」對「客」，遠而且新，深得放翁筆意。壇主評語。

聞法國廣播

董力行

日前法國廣播，訛傳毛澤東死訊，果爲事實，中共內部，必有紛爭，台灣可能不失時機，而有伐喪之舉，欣喜之餘，因成二律。

廊廟蹉跎新戰策，衣箱檢點舊征袍，
南來盡洒英雄淚，北上先磨壯士刀，
豈望淩烟留姓字？五湖歸去泛輕舠。

(二)放眼南疆百尺樓，樓中按劍唱涼州，
赤眉黨羽風波起，白日旌旗歲月優，
聯國何知分漢賊，羣胡誰爲別曹劉，
昨聞酋首天誅訖，望斷兵符又一秋。

該詩已送星島晚報，一二日內，即可刊出，並有徵和小啓，和詩收到之後，將來在本壇次第發表，會友以文，亦人生消遣雅事之一也。

頃接山打根詩友，本刊讀者，吳湯禮先生來函，畧稱：「本人家鄉粵東增城，隨堂叔做建築工程，大陸內亂頻頻，爲生計前途，隻身南下，韶光彈指，二十餘年，五口之家，仔肩甚重，工餘暇日，無以消遣，自年前壇主提倡復興文化，發揚國萃，增闢萬人詩壇，因得涉獵觀摩之機，並承不棄，斧正蕪文，獲益實非淺鮮，曾記前年，壇主附言，身居海外，若能歸至香港，共擧壺觴，亦人生一大快事，惟本人依人作嫁，願與情違，有負壇主之雅意，此心悒悒，感愧殊深，茲奉上拙作一首，以表敬意，藉伸仰慕之忱。」

仰慕

山打根 吳湯禮

仰慕經寒暑，參商未識荆，
心儀馳附驥，海角聽吟聲，
莫問黌宮事，身遭戰禍行，
蕪詞酬雅意，木鐸替詩評。

吳先生之函，篇幅所限，不能照錄全文，雅意高懷，見於行間字裏，近來詩學，確實大有進步，以吳先生之天才，假以時日，前途未可量也。來函客氣太過，愧不敢當耳。壇主敬答。

萬人雜誌

（第二〇九期）



戰鬥四週年！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毛記王朝形勢不穩

政治這個東西，瞬息萬變，最難逆料。自今年四月周恩來掀開乒乓外交，一改文革時期兇神惡煞的醜樣，向西方國家明拋媚眼、暗送秋波，許多國家居然被它打動了，不但將五十年代助桀爲虐，在韓國發動侵略戰爭，與聯合國軍作戰的血債忘得乾乾淨淨，並且對於中共在印支半島，支持四共黨集團繼續造亂的現實也視而不見，居然主張邀請中共參加聯合國。最可笑的是美國人，冒着打倒美帝的叫囂，竟硬着臉皮到北平去訪問談和！

西方國家接近中共主要理由是承認現實，可是今天中國大陸的現實又如何呢？九月中旬以來的形勢說明，毛記王朝內部的權力鬭爭，突現高潮，已到圖窮匕現的階段了，說不定會出現紅色新軍閥混戰的局面。這不是聳人聽聞，確有許多跡象證明以上的看法。

林彪地位風雨飄搖

關於今年「十·一」，中共突然取消天安門閱兵的問題，曾引起紛紜的猜測，但是到最近爲止，看法已經逐漸集中，多數觀察家認爲所以取消閱兵，因爲林彪不能出席，而自文革以來，他是照例十·一在天安門上致詞的。林不能出席致詞，暴露繼承人的地位動搖，也就等於暴露領導層的權力鬭爭的醜態。

關於林彪繼承人地位之動搖，有幾點消息最値得注意，一是北平自十月中旬起，開始拆除塗有林語錄的標語牌。二是自九月十二日以後，中共文件中不再使用以毛爲首以林爲副的「黨中央」一類字眼；三是今年「八·一」，兩報一刋的聯合社論提及共軍時，比往年少用了一個形容詞。往年的社論慣說爲毛「親自締造」，由林「直接指揮」的。今年取消了「直接」二字，顯示他與軍隊的關係已經疏遠，這也是失權的跡象。四是九月十八日在北平出版的「中國畫報」（外文），刋有毛林二人的照片多幀，單是林彪的照片即有七幅，可是發行後不幾天，卽停止發賣。

當然我們還不能根據上述跡象，卽斷定林彪已經垮台，不過他的地位已臨風雨飄搖，中共內爭已接近最危險的階段則斷無可疑。

大陸班機仍在停航

九月十日當中共停止天安門閱兵的籌備工作時，中國大陸內綫的民航機會傳說停止飛行了三天，可是太平洋美軍司令麥肯上將十月十四日招待記者說，中國大陸上一切軍事和民用飛行班次，目前依然停頓。他說：「我對中共這次何以停航，茫無所知。過去五個星期以來，中國大陸內部很少，甚至沒有飛行班次。」

他預測「這可能是因爲內部不和，或諸如此類的原因。」麥肯是太平洋美軍總司令，他不能隨便亂說話，他們有很多情報系統可以偵知大陸班機停航，據知大陸飛機並未完全停航，仍有少數班機載運出入邊境的外國人，可以說是陷於停航狀態。爲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呢？筆者推測有兩個可能。一是防止空軍人員駕機逃往蘇聯或台灣，二是阻止前往各地遊說，爭取支持的派系活動。無論是那一個原因，都顯示中共內部正危機四伏，惶惶不可終日。

廣州軍區情勢緊張

三是實力軍人的消聲斂跡。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這四人都是政治局委員，是實力軍人集團的核心，他們自九月中旬起不公開露面，已經一個多月了。而以往他們是經常陪同周恩來亮相的，尤其是黃永勝，幾乎無會不與。現在竟根本不露面了，這是大大的古怪。有人說他們已被罷官了，有人說他們正暫退幕後，進行反擊；有人說：他們和毛派正陷於緊張的僵局。不論是任何一個原因，都表現中共政權已臨新的爆炸點。

從各省市的人事動態看，實力軍人的陣容毫無變動跡象。據路經廣州的外國人報導，當九月中旬黃永勝等開始不露面時，黃的老巢廣州軍區（轄兩廣及湖南三省地盤）的部隊曾有異常的調動。周恩來和李先念乘歡送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曾到廣州進行安撫。周恩來雖回北平，李先念似留廣州疏通。

毛記王朝形勢不穩，說明中國的前途仍在劇烈的變動，政府及時振作，仍將大有可爲，吾人可拭目以待。



尼克遜北平行安排妥當
對中共是禍是福尚難判定

劉人傑

盛傳「大陸變故」是主張和蘇聯和解的一派與主張和美國接近的一派引起鬭爭。觀於基辛格再度訪平時保安措施的嚴密，顯然是防範反對派搗亂。目前雖然鴿派得勢，但如果尼、周談判一無所成，則鷹派又會有抬頭機會。因此，尼克遜訪問北平之行，對中共是福是禍，尚難遽下斷語。



新聞以外

香港前途光明

卸任港督戴麟趾爵士離港後說：中共是否可以進入聯合國，對香港都沒有影響。

他認為，香港前途一片光明，唯一足以打擊香港的是西方國家的限銷。

戴麟趾爵士在任七年，對香港的形勢看得比任何人清楚，他的觀察也比任何人可靠。在最近的將來，香港暫時不會受到國際情勢轉變的影響，這是許多人都同意的；至於美國推行新經濟政策，由百分之十的附加稅而迫令香港作城下之盟，簽署了紡織品的限銷協定；同時有些國家如丹麥也步美國後塵，徵百分之十的附加稅，這一來，使香港的工業遭遇到危機重重。

不過，因此而對香港經濟前途過分悲觀也可不必，正如戴麟趾爵士說，香港的經濟發展正穩步向前，除非遭到更大的打擊，否則還是可以維持原狀，繼續生存下去。

基辛格

正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中力爭席位時，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國家安全局顧問基辛格率領了代表團，再度進入中國大陸。公開任務是為未來的尼克遜訪問作出最後安排；但外國電訊對他和周恩來所作的會談，認為有政治上的討論。不過，肯定雙方會談的內容不會公佈，他們的會談涉及政治問題，也可以想像得到，不足為怪的。

目前，世界人士目光集中在基辛格身上，美國

濟政策一樣，最大目的在來年的競選。

尼克遜有極大野心想連任總統，他的新經濟政策和訪問中國大陸，是要使美國人有一個印象，他可以為美國帶來和平與安定。相信，由於他這次史無前例的親到中國大陸，會贏得不少美國人的選票。

一切為了選票

不過，尼克遜此行是否可以解決美國與中共間的問題？最大關鍵是台灣的地位，在基本立場上是無法尋求到一致的意見。

日本人認為要保持亞洲勢力的均衡，台灣的現狀必須維持。否則，整個東南亞會為紅潮淹沒，相信美國對於這形勢也不會不清楚。儘管有出賣台灣之心，但除他們準備退出亞洲，否則此舉將直接影響本身安危。

台灣問題的大前提無法解決，尼克遜北平之行的成就，已可預見，只可視為一種試探性或表演性的行徑，這表演可能使他獲得四年連任，再成為白宮主人。連美國人也不否認，尼克遜此行不會有任何成就，那麼說，他這一着棋，完全為了本身利益

旗袍。她視這為一次旅行遊覽，或者是出風頭的機會。從她這種部署，更可看出他夫婦倆的「表演」性質很濃厚。

解放裝與嬉皮士裝

為了訪問中國大陸而趕製中國旗袍，尼克遜夫人實在淺薄無聊。不過，女人究竟是女人，她並不關心丈夫此行對世界影響多大，只關心中共要員為他們安排的「盛會」，因她穿上中國旗袍而受到讚賞，換來幾句恭維的話，使她穿旗袍的這張照片，在世界所有報紙上刋登出來。

不過，老萬就心尼克遜夫人穿上五光十色的旗袍到中國大陸，會使到她大失所望，且還會受窘。她會發覺，大陸女人穿旗袍的已少之又少，中國「第一夫人」江青，也不過經常穿一套「解放裝」，如果尼克遜夫人在北平和江青碰頭，她穿了美麗的中國旗袍，而江青卻穿了不男不女的解放裝，豈不令她啼笑皆非？

老萬認為，尼克遜夫人訪問中國大陸時，最佳服裝應為嬉皮士裝，還要在胸前掛上一個大大的和平標誌，一來可以表示他們此行任務是尋求和平；二來嬉皮士裝和解放裝比較調和一點，相信江青對新奇的嬉皮士裝比旗袍更感興趣。

大陸變故

當基辛格率領的先頭部隊到達大陸時，中共的

站崗，同時，一切其他交通均被中止。

這種措施很明顯是防範有人搗亂，什麼人會搗亂？斷不是人民，中共政府雖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但人民對美國並無敵意，斷不會奮不顧身地向基辛格襲擊。他不過是個二流人物，絕不會有柯錫金訪渥太華被襲的情形發生。襲擊老柯的是匈牙利青年，十六年前，蘇聯在匈牙利的血腥鎮壓，屠殺無數匈人，這血海深仇，使到匈牙利移民聞而憤激，襲柯之事，並不奇怪。中國人民和美國並無仇怨，他們還希望能一秉公義，解他們於倒懸，萬無搗亂之理。

親蘇與親美

中共防範的顯然是內部的反美派，以毛、林為首的反美派一向視美國為第一號大敵，毛澤東語錄中罵美國的句子十分多，現在，中共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居然由周恩來發出「邀請」，把頭號敵人的大頭頭請到北平，這一決定，非把持相反態度的分子壓倒不可。

中共軍人大多是主張與蘇聯和解，因為軍人都[illegible]只有和蘇聯和解之下才可以獲得，即使與美國接近，消除了敵對態度，也不可能得到美國裝備及技術訓練。事實上，如果中共和美國接近，必然引起蘇聯猜忌，積怨愈深。他們所要得到的，就更加沒有希望到手。

不過，基辛格兩次到北平，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中間的障碍掃清了，由第一號敵人變為第一號嘉賓，這中間一定經過一番鬬爭，由主張和美國接近的一派，壓倒主張與蘇聯和解的一派。不過，親蘇派雖然暫時被壓住，卻一定在伺機翻身。

「打倒美帝及其走狗」

因此，瞻望未來的尼周會談，即使談得毫無結果，也必然保持「友好」氣氛，以便將來有機會作進一步的接觸，因為，談判沒有成就，反美便振振有詞。

許多熟悉中共內情的觀察家認為，不論對自由世界影响如何，尼克遜的訪問中國大陸，對中共是禍是福，現在還很難說。為了中共內部有這些矛盾存在，尼克遜的訪問，將會加深矛盾，由此引起鬬爭。

希奇的事。中共中下階層人士會感到非常迷惑，莫名其妙。以前是「照毛主席的話辦事」，但毛主席並沒叫他們跟美國打交道，只叫他們「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現在領導階層卻推翻這原則，實在叫他們無所適從。

利害參半

過去，中共靠高呼「打倒美帝」來維持士氣，現在，這頭號敵人已不存在，而且做了他們的訪客，成為他們的貴賓，他們的「打倒」已沒了對象，因此有人躭心，中共的「鬬志」會由此消沉下去，再刺激不起來。

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固然可以分解自由國家的團結，使他們引起幻想；同樣，也會降低本身的士氣，因此，中共此舉，只是利害參半而已。

時局不斷在變，美國一方面在聯大中力保中華民國的席位，一面卻要跑到北平和中共打關係，許多人感到迷惑，其實，美國一切的行動，都不過為了本身利益。

林·彪·失·勢·了·嗎？

中共內部有變的傳說，仍不絕如縷。但因為共產黨的一切消息，都關上一重鐵幕，所以一切傳說都不過是忖測之詞，即使是事實，也難找到有力證據。

最初傳說毛澤東病危或死亡，已因塞拉西訪問北平，老毛亮了相而證明不可靠；接着傳說劉少奇逃亡蘇聯，黃永勝墜機身亡，看來也不會是事實；後來又傳說林彪病已垂危或死亡。這一切，都是雖有可能性卻無法證實，無非估卟而已。

最近，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局長克拉，肯定了林彪已失勢。在共黨政壇中一個紅人突然失勢的事，屢見不鮮，無足為奇；但要證明克拉的話，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我們只能根據一些表現出來的事實加以推測。相信此一說的人舉出有力證據：中共代表團訪北韓時，北韓官員舉杯祝毛主席林副主席健康，中共官方通訊社卻刪除了林副主席。羅馬尼亞代表到北平，也曾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舉杯，林副主席的名字同樣被刪除。

本來，刪除名字不能說就是失勢，不過，共產黨的習慣，名字出現得多或少，通常是表現得勢或失勢。失勢的人，不但在公開場面中沒有亮相機會，官方報導也甚少提及他的名字，因此，林彪名字被刪除，並非偶然的事。克拉作出他失勢的忖測，也合乎情理。

不過，也可能權力鬬爭還在進行中，未必已到失勢的階段，說不定什麼時候又可翻身，尤其有槍桿子在手的人，更不容輕視。

根據英國中共問題專家的看法，林彪遇到麻煩，主要原因與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有關。專家認為，林彪是代表軍方，軍人主張與蘇聯和解而反對與美國接近。

軍方負責人都希望能使他們的軍隊裝備更加現代化，此事唯一可以辦得到的是與蘇聯和解，接受蘇聯的軍事裝備和軍事技術援助。

可是，與蘇聯和解的主張顯然不會為毛澤東所接納，因此影响到毛澤東和林彪間的關係。不過，這雖屬專家之言，實情是否如此，也很難說。

香港閒話

研究紅學

（相聲）

趙聰

乙 這會子你幹什麼去啦？

甲 問你自個兒，你也好久沒出來亮相啦。

乙 取消天安門閱兵，還亮他媽的什麼相？

甲 躲在家裏生病嗎？

乙 那是林彪。

甲 你哪。

乙 我？我埋頭苦幹，研究一門新學問。

甲 喲，眞瞧不出，你還是學者哪！

乙 哼，那還假。這是秘密，讓你瞧得出，豈不洩露天機。

甲 八成是比飛彈厲害的殺人武器。

乙 那是錢學森、楊振寧的事，咱們可不弄那個。

甲 那末，是什麼學問？

乙 紅學。

甲 紅學？這算什麼新學問，簡直是老古董啦。

乙 你說的是紅樓夢吧？咱們也不弄那個。

甲 不研究紅樓夢，怎麼能叫紅學？

乙 咱們研究的這個紅學，叫做第二紅學。

甲 噢，第二紅學。新鮮，新鮮。

不相同。

甲 這我知道，砲兵是迫擊砲、榴彈砲；第二砲兵是原子彈、核子彈、氫氣彈。你這第二紅學既非研究紅樓夢，又是什麼呀？

乙 中共問題。

甲 中共問題也算學問啊？

乙 怎麼不算？你不知道，如今世界上出了多少中共問題專家呀！不是學問，能出專家嗎？

甲 就算是門學問，你怎麼管它紅學呀？

乙 中共尙紅，以紅爲尊。

甲 怎見得？

乙 譬如說，「紅旗」、「紅燈」、「紅衛兵」、「紅色娘子軍」、「東方紅」、「全國一片紅」、「又紅又專」，全是紅，紅就是好的，所以研究中共問題，就是紅學。

甲 不，應該說第二紅學，和研究紅樓夢分開。

乙 不然。雖說叫做第二紅學，卻不能和紅樓夢分開。好比第二砲兵，也離不了砲彈啊！

甲 這怎麼能和紅樓夢扯到一塊堆？

甲 我不知道。

乙 因爲他是林黛玉的後代，受了遺傳！

甲 我說呀，你就拉倒罷，別叫人笑話啦！

乙 怎麼，誰笑話咱們？

甲 林黛玉是小說裏的人物，哪會眞有這個人？

乙 研究第二紅學，必須先熟悉第一紅學；這末說，你連第一紅學都不懂？

甲 第一紅學又怎麼說？

乙 曹雪芹寫紅樓夢，是寫他的自傳，小說裏的人物，都有眞人做模特兒，不信，你問問俞平伯和周汝昌去。

甲 就算林黛玉眞有其人，可是她沒結婚就死啦，哪裏來的後代？

乙 這你又不懂。研究第二紅學，得用毛澤東的一分爲二法。

甲 怎麼一分爲二？

乙 就是把林黛玉一人分成兩個人，一個林黛玉沒有結婚，一個林黛玉生了兒子。

甲 生兒子的這個林黛玉結婚了沒有？

甲 既然林黛玉生了兒子，那曹雪芹怎麼沒寫出來？

乙 破私立公嘛！

甲 別扯淡啦，難道曹雪芹在二百年前就學了毛澤東思想？

乙 你把歷史弄顚倒了，只要再顚倒一下就成了。

甲 怎麼顚倒？

乙 原是毛澤東思想就出自紅樓夢，是毛澤東學習了曹雪芹思想，不是曹雪芹學習毛澤東思想。

甲 有什麼證據？

乙 多得很！

甲 舉兩個看看。

乙 我來問你，這「東風壓倒西風」是誰說的？

甲 偉大的領袖啊！

乙 非也！是紅樓夢上林黛玉說的。還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是誰說的？

甲 難道也是林妹妹嗎？

乙 不是，是王熙鳳。

甲 那末，……

乙 那末，毛老澤的破私立公，就是看了曹雪芹沒寫林黛玉生兒子悟出來的呀！

甲 那末，林妹妹就成了副統帥的高、高、高……曾祖奶奶了。

乙 一點兒不錯，她那肺病就一直遺傳到現在重、重、重孫兒身上。

甲 林妹妹不光病，還受了折磨，林彪已定爲毛老澤的接班人，位在一人之下，八億人之上，可沒受折磨呀？

乙 林黛玉受誰的折磨？

甲 王熙鳳啊。

乙 ……一點也不錯。你想想看，全世界三十六萬萬人，有幾個毛老澤？

甲 只他一個。

乙 三十六萬萬分之一，他這個毛，豈不是鳳毛麟角？鳳毛者，即王熙鳳之毛也！

甲 眞有你的！

乙 王熙鳳想出了個壞主意，把薛寶釵和賈寶玉撮合到一塊兒，故意把林黛玉氣得病重了。

甲 這怎麼能扯到毛老澤身上去？

乙 怎麼扯不上？毛老澤決定讓周恩來進行乒乓外交，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林彪的病重就由此而來呀！

甲 林彪爲什麼生氣？

乙 你想，林是毛的接班人，位在周恩來之上，此時雖然還沒有接班，可是必須建立威望。如果尼克遜到了大陸，和尼會談的當然就是周恩來。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周恩來是什麼東西，竟然和第一大國的國家元首平起平坐，豈不也成了國家元首。林當元首，還得耐心等待毛死，如今毛卻活得越有勁兒。可是周恩來現在已經實際上做了國家元首了，林彪哪能不氣？

甲 林彪既然坐第二把交椅，難道不能抵制周恩來嗎？

乙 有老毛給周撐腰，他怎麼敢抵制呀！

甲 難道不能向老毛說去麼？

乙 你知道毛澤東思想中有一條是偷的馬克思列寧的嗎？

甲 不知道。

乙 ……意義，他就來了個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把唯物論辯證法改成違吾論便正法了。這樣一改呀，唯物論辯證法，意思就成了違背我的主張便殺頭。林彪對毛思學得最好，用得最活，他哪裏還敢說話！

甲 照你這麼說，那老毛爲什麼要折磨老林？

乙 老林掌握槍桿，如今大陸是軍人的天下，不折磨他，老毛怕他忽然心血來潮，等不到毛死接班，就來一個軍事政變。

甲 連說話都不敢說話，怎麼敢搞政變？

乙 說話是文鬪，政變是武鬪。說話他搞不過老毛，武鬪他最擅長，老毛不是說過，將百萬大軍吾不如林彪麼？

甲 你又弄錯了，那是劉邦誇贊韓信的話啊！

乙 可又叫老毛偷來了。

甲 那末，薛寶釵就是周恩來嗎？

乙 性格相同：面帶忠厚，內藏奸詐。

甲 有什麼證據？

乙 我正在研究中，證據還沒有找出來。

甲 扯不上邊了。

乙 尼克遜倒是賈寶玉呀！

甲 怎麼說？

乙 這個大國的首領，移樽前來就教，他又是美人，誰也想爭着一親芳澤，林、周爲他爭風吃醋，不恰像林黛玉和薛寶釵爭戀賈寶玉嗎？

乙 寶玉說，男子是泥做的，他嫌自己骯髒。尼克遜雖是美人，卻是男子，所以他索性姓了尼。

甲 泥巴的泥不是尼姑的尼呀！

乙 天底下哪裏有姓泥巴的泥的？去了三點水有什麼關係？

甲 可也沒有姓尼姑的尼的呀？

乙 怎麼沒有？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不是姓尼麼？

甲 莫索里尼應該姓莫呀？

乙 外國人的姓都在後頭哪。

甲 照你這麼說，外國人和中國人也有血統關係嗎？

乙 要不就中外通婚嗎？

甲 別瞎扯了。你這第二紅學研究到哪兒了？十·一爲何不慶祝，不發社論？

乙 這叫做雷鋒精神。

甲 什麼是雷鋒精神？

乙 就是專門利人，毫不利己。

甲 取消慶祝，怎麼會是利人？

乙 ……社論慶祝；自己國慶卻全免了，不是忘己而利人嗎？

甲 哦。

乙 取消國慶，節約下金錢，無息無期，借給埃賽俄比亞的拉賽里皇帝五萬萬港幣不是專門利人嗎？

甲 江青又活躍起來了，這又是怎麼個說法？

乙 迴光返照罷了。她要好，得改名「江紅」或者「江赤」才行，這個「青」字，明明是黑幫兼國民黨特務。

甲 還有黃永勝……

乙 一個多月沒出現，誰知道他……

甲 你不知道怎麼行，你不是研究第二紅學嗎？

乙 沒錯兒，我是研究紅學。可他姓黃，不在我的研究範圍內呀。照說也應該有個黃學，專門研究姓黃的！

甲、乙：再見，拜拜！

抗日戰爭史話（四）

第三次長沙大捷

史劍非

第一次長沙會戰（一九三九年九月）距第二次長沙會戰（一九四一年十月）爲時兩年，而第二次長沙會戰後不到三個月，於同年十二月卽發生第三次長沙會戰。

日軍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動用十五萬兵力，但第三次長沙會戰，僅出動十二萬兵力。

日軍第一次攻長沙所用戰畧是分進合擊；第二次的戰畧則是兩翼掩護主力，中央突破，錐形突入；第三次則是四路縱隊，平行並進，長驅直入，逕取長沙。

讀者不免要問，爲什麼日軍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慘敗，吃了大苦頭，整補不及三個月，而第三次進攻長沙竟減少兵力，而且掉以輕心，孤軍深入呢？這主要由於日軍的情報判斷錯誤。

蓋十二月八日，日軍奇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遂卽攻佔星加坡，並進軍九龍香港、緬甸、菲律賓，所向披靡，不可一勢。我國由於英國重開滇緬路，乃派兵援應英軍。抽調第五、第六、第六十六軍往雲南，準備入緬策應英軍作戰；另以第四軍、七十四軍由湖南增援兩廣，支持香港的英軍作戰。日軍誤以爲粵漢線我軍主力已抽調一空，實力大減，因此乃乘虛進攻長沙。不知我軍已另調生力軍加入長沙戰區。

此外，日軍鑒於德軍進攻蘇聯，使用電擊戰，屢戰屢勝；乃東施效頻，試行「雷擊戰」，欲以優勢裝備，機動兵力，在最短時間內尋求決戰，殲滅敵軍。二次長沙會戰自九月上旬到十月上旬，打了一個多月，而三次長沙會戰，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下旬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上旬，不足三週，可見出日

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仍是敗軍之將阿南帷幾。下轄豐島房太郎的第三師團，神田正種的第六師團，靑木成一的第四十師團；以上是主力。此外有第三十四師團的野口支隊，池上賢者的獨立第九旅團，第十四師團的澤支隊，獨立第十八旅團的外園支隊，獨立砲兵一聯隊，山砲二大隊等。

我軍最高指揮爲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副司令長官羅卓英下轄夏楚中的六十九軍，蕭之楚的二十六軍；副司令長官王陵基，下轄夏首勛的七十八軍，傅翼的新編第五十師；副司令長官楊森，下轄楊漢城的二十軍，孫渡的五十八軍，此外戰區直接指揮的有：陳沛的三十七軍，傅仲芳的九十九軍，李玉堂的第十軍，彭位仁的七十三軍，歐震的第四軍，楊宏光的新編第三軍，王耀武的七十四軍，韓全樸的七十二軍（僅三十四師參加作戰）等部。

積第一第二兩次長沙會戰的經驗，我軍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薛司令長官擺下天爐戰法，本孫子「避其朝氣，擊其惰歸」之言，在日軍進攻途程處處設伏阻擊，消耗其戰力，以勁旅堅守長沙，使其屢攻不下，耗盡糧秣彈藥，然後合兵圍殲。

日軍自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進兵，據擄獲的阿南帷幾下達的作戰命令，十二月二十九日全軍一齊渡過汨羅江，因遭我軍阻擊，中途變更計劃，三十日分四路渡江南竄。一九四二年元旦撲抵長沙外圍地區。開始圍攻長沙。熟料攻城之戰，僅三日，一月四日夜晚即不支潰退。

從戰死的加藤中佐屍體檢獲的第三師團作戰命令得知，敵軍出發時所發彈藥情況：步槍一百二十發，輕機槍一千發，重機槍四千發，小砲一百〇五發，山砲九十發，擲彈筒二十發，步兵各配手榴彈一枚。這僅足十日到十二日之用，因此到了三日晨，敵機即不斷空投彈藥接濟軍火。從這件事可知，我軍的阻擊戰已充分奏效。這是致勝的一大原因。

三軍視死如歸

國軍另一致勝原因是「天爐戰法」之成功。阻擊部隊達成任務後，即刻轉進外圍陣地，或側擊敵

自九月中旬前後到現在爲止，差不多已經一個月，中共的實力軍人迄未露面了。僅有政治局候補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十月十日羅馬尼亞軍隊藝術團在北平表演開幕儀式上亮了一相，但是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四政治局委員則仍未露面。

另一方面，自九月下旬起，江靑、姚文元、張春橋這幾個殘餘的毛派忽然活躍起來，露面多了起來。

根據上述一消一長（表面上）的現象，很多外國觀察家認爲，毛派已經打低了軍人集團而翻身復起了。雖然從中共的內外政策來觀察，毛派並未得勢。關於這一點筆者已再三作過分析，但是爲什麼軍人不露面，毛派突然活躍起來了呢？我認爲這是兩派對峙陷於僵局的表現。這可以從左列幾點跡象見之。

毛派

起碼到十月六日爲止，並無改組的可能。

因爲十月六日夜，北平的電視節目，還播映七月間阿爾巴尼亞足球訪問時的紀錄片，總參謀長黃永勝，海軍政委李作鵬，都陪同周恩來出現螢光幕上，而黃永勝與周恩來的特寫鏡頭特別多，黃、李等如果垮了，斷不會播映這套紀錄片。

最有趣的是毛澤東，不在十·一亮相，十月八日卻露面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塞

任何大戰役，都有一勁旅擔任關鍵任務，為整個戰役的靈魂。如上高會戰及二次長沙會戰中的七十四軍。三次長沙會戰的主角則是堅守長沙的第十軍。在數倍敵軍的猛攻下，堅守作戰四晝夜，使敵軍屢進屢仆，終於氣餒敗走。

以第九戰區原有的兵力，雖可擊退敵軍之進犯，然未必能獲取抗戰中最偉大的勝利，因此最高軍事當局遣調七十三軍、七十四軍、第四軍三部生力軍加入作戰，使我軍之總反擊和殲滅戰，始有雷霆萬鈞之勢，此外更有調砲兵第一旅（十五吋口徑榴彈砲）配置岳麓山陣地，使近十萬敵軍成為砲靶，發揮了最大的殲敵效果。

是役也，自薛岳司令以下，咸抱成仁決心，與敵軍作殊死戰。薛氏在一文件中稱：「岳若戰死，即以羅副長官代行職務，按照預定計劃圍殲敵人」等語，三軍為之感奮。

盟軍連敗國軍獨勝

敵軍四日在發動最後一次總攻擊失敗之後，即不支潰退。在我軍重重包圍殲擊之下，且戰且退，到十六日敗殘部隊始脫離我軍追擊。

是役敵軍遺屍遍野，死傷達五萬六千餘人，被生俘者三百九十餘人；擄獲軍馬七百八十四，步槍三千三百枝，輕機槍三百餘挺，重機槍三十九挺，山砲三十餘門，擲彈筒六十餘隻，無線電機二十七部，鋼盔七百八十餘頂，防毒面具八百四十餘具。

當時敵軍橫掃南洋，所戰皆捷，亞洲英軍美軍荷軍皆一敗塗地。不意在長沙敗於國軍，因此當時國軍聲望之隆，國威之高都前所未有。

一月三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撰文讚揚長沙大捷：「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變）以來，盟軍惟一決定性之勝利，係華軍之長沙大捷。」又每日電訊報社評論：「際此遠東陰霾密佈中，惟長沙上空之雲彩，確見光輝奪目」。對國軍之勝利，讚揚備至。

第三次長沙大捷，使中國大陸日軍一蹶不振。滅亡中國，征服中國之迷夢至此驚醒。抗日戰爭之勝利，實由此役奠定。

意（周恩來的勸說？）出面會阿皇，黃也就在電視中亮相表示仍然在位當權。

出頭充場面的幾個軍人

在實力軍人不露面的期間，代替他們出頭應付場面的有幾個軍人，他們是葉劍英、王新亭、蕭勁光、彭紹輝。葉劍英在文革期間會為四川問題與江青發生嚴重衝突，去年十・一毛派故意搗亂，在報導十

局僵

集團。王新亭也是文革期間的挨鬥派。但海軍司令蕭勁光，副總參謀長彭紹輝，則是毛澤東的親信，蕭勁光是由毛澤東主持湖南黨務時，送往莫斯科留學的；文革之後受制於海軍政委李作鵬，變成一可有可無的人物；這次乘機出頭活躍，頗值得注意。不過在公開集會上他的排名低於代外交部長姬鵬飛及「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說明他是硬着腰皮強出頭，仍無實權。彭紹輝是湘潭韶山冲人，是毛的小同鄉，自幼跟隨毛打游擊，「鬧革命」，可以說是毛最親信的軍人之一。但文革之後即失勢，在近十名的副總參謀長當中，是最無實權的一個，這次他和蕭勁光出頭充場面，可能是周恩來為了買毛歡心，勸毛出頭會阿皇，保持外交體面。他的排名還在蕭勁光之後。

失權毛派並未復權

毛派如果復起得勢，被軍人打得東倒西歪，不能正常執行職務的大毛派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必立即重新上台，公開活躍；甚至被以「劉少奇之類的政治騙子」罪名清算的陳伯達，亦必可平反雪寃，復出任職。他們仍然不能復職當權，說明毛派並無實質的擴展。江青、姚文元等多露幾次面，筆者認為是周恩來為毛與軍人緊張對立局面，所加的滑潤油。給毛派點面子，平息毛澤東的盛怒，維持對外的體面。周恩來自九日起，隨同阿皇離開北平，訪上海、廣州，顯示北平的緊張局勢，大決裂的危機已成過去。如果是黃永勝等人眞的垮台，軍事領導班子實行大改組，周恩來斷不會在此期間離開北平。因為以黃永勝為代表的實力軍人集團，不但在北平盡據要路津，如强加改組必然發生劇烈的震動；同時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這三年來，這個軍人集團，已經在各地方，消除了異己分子，切實的掌握了「革命委員會」（政權）及省市委會（黨權）及軍區。如果他們的核心黃、吳、邱、李垮了，他們在地方，不會毫無反抗。須知黃永勝一九六七年八月被調往北平，留到十一月才放回廣州，在那三個月的期間幾乎被揪鬬罷官，他所以能渡過難關，主要是由於廣州軍區將領的堅定不移的支持及周恩來從中斡旋。在他被扣期間，叛他投向江青的黎原（廣州軍區轄下一軍長，率部到長沙「支左」，被擢為湖南革委會主任），一九六九年即被打倒，以親信卜占亞出任湖南軍區政委。這兩年來，他與許世友的南京軍區，陳錫聯的瀋陽軍區，韓先楚的福州軍區，楊得志的濟南軍區，已將勢力伸張於各省市。除非他們彼此爭權鬧分裂，否則毛派絕無機會打倒黃永勝。

對美緩和路線不變

周恩來並不是毛司令部裏的人。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他幾乎被戚本禹領導五・一六兵團打垮。他所以能在文革之後掌握實權，主要由於實力軍人的支持。同時他也是毛派與實力軍人之間的橋樑，但是鑒於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汪東興、黎原（湖南）、劉格平（山西）、王効禹（山東）、李再含（貴州）等毛派紅人之紛紛垮台，毫無疑問的他是站在實力軍人一邊的。如果實力軍人集團垮了，周必被削奪實權，對蘇聯、美國的緩和政策，也必然受到打擊。鑒於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加，十月下旬即往中共訪問，可知周及實力軍人的聯合陣線並未垮台。

柳亞子揭發石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允文允武頂尖兒的人物，他的政治意識，似也不同於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那般人的膚淺。他是眞的爲民請命，具有强烈的民族觀念。他的家財頗富，年紀又輕，原可發奮功名，從科弟步入仕途。但他終於毁家起義，擬佐洪王推翻滿清，恢復漢業，無奈天朝甫建，北伐未違，而內訌即起，眼看新創的王業，危在旦夕，因於韋昌輝把他全家殺害之後，縋城出走，毅然與天朝斷絕關係，別圖發展，盱衡當時形勢，他只有向西南邊區尋求立足據點，如南明永曆帝的流亡政權一樣。雖然永曆帝的結局，十分悲慘，但那是清朝方盛之勢，又是吳三桂藩封的邊緣，不比這時，清朝的統治力量，已形脆弱，東南兵事方殷，自無餘暇兼顧邊疆，只要突過長江上下游的湘軍封鎖線，一到四川雲貴，不難與苗傜土司合作，建立一部落式的獨立王國，未必不可苟延時日，徐圖進展。

不知胡林翼目光如炬，對他這一軍事行動，絕不放鬆。同時，韋昌輝已遭了洪王的整肅，他的弟弟韋志俊帶了殘餘部隊，叛歸清廷，所有天朝虛實，曾國藩胡林翼都瞭如指掌，胡對四川尤爲注意，深以總督曾望顏闒茸無能，軍務不振爲慮，竟向清廷奏請撤換，以曾國藩帶兵入川。滿以淸廷必以曾國藩繼任總督。不料廷旨一到，只飭曾氏帶兵入川，總督人選，全無下文，倒把胡林翼嚇了一身冷汗，心想與其叫曾氏在四川作客，哺餵由人，反不如留在江南湖廣各省，尙可得到地方人士與官吏的協助。於是又大膽地請求收回成命，另派湘軍二等從兵大員劉長佑入川，淸廷卻只接受收回曾氏的成命，統兵入川大員及總督一席，卻出人意料地指調駱秉章由湖南巡撫遷任。駱秉章在湖南的政績，誰都知道，完全是靠着左宗棠的籌劃指揮，他只是簽署畫諾而已。是時左又以樊案得罪以去，駱秉章只得仍向曾胡借將要人，於是遂以素未擔當大任親澁戎行的書生劉蓉，荐充帷幄。劉的才具，本亦優長，但以資歷而言，實爲湘軍中下駟之選。可是駱秉章的福氣，簡直是特邀神助，他到四川不上兩年，居然能把天朝智勇傑出天字一號的大將石達開，輕輕地全部消滅，與曾左同膺懋賞，而劉蓉也以不世之功，迅速地擢升到陝西巡撫，比起曾國荃的南京之役，眞不啻輕易百倍了。我們無以名之，只能說是石達開的自投絕地，送給他一張頭彩馬票。

我所以徵引這段史實，第一，在表示曾胡兩人對於石達開流竄四川的重視。第二，胡林翼之公忠體國與愛護曾氏的肫誠，第三，清廷對於曾胡，表面上雖甚爲倚任，而骨子裏卻深存疑忌。以後蘇常淪陷，江南江北大營完全垮光，戡定洪楊之役，才不得不全權相授，發表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了。第四，石之失敗，駱之成功，似於人事條件之外，實有天意存焉。因爲那

自稱湖南

湖南自遜清道咸以來，風氣大開，人才輩出，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以及民國初建時的黃興、蔡鍔、宋教仁……無不功業彪炳，史冊昭垂，百世以下，自當尸祝不忘。繼此而後，則應以譚畏公的德望，爲湘中人士的冠冕，他如趙炎午的勞謙自牧，何雲樵的謹厚冲和，亦不失爲一時方面之選。唐生智雖野心好亂，輕躁多疑，然其治軍臨陣之才，似不無蔚非一節之取，故再黜再起，總統蔣公，每予度外容優，並非屈法徇私，奬奸助慝。只有那個愚而好自用，賊而好自專的程潛，這一生的官運，卻使人看着氣煞，想不到國家的名器，竟是這麼濫與而濫受也。

說他是善於做官的馮道嗎。老實說，鄉德也得有小行小善可取。馮道雖以柔媚無恥見稱，但他的清介廉潔，在五代那樣的亂世，也就不可多得了。程潛的虛播庸妄，好利貪財，是誰都知道的。他在上海，就有兩幢美輪美奐的洋房，一間自己住，一間租給梅蘭芳住，待人接物，傲慢不堪，非有求於他的，誰也不願與他親近。說他是老於戎行的將才嗎？程潛除在北伐時，擔任過南昌之役的右翼指揮及攻南京的江右指揮外，很少親臨過戰場，但南昌之役，就因他的輕敵失計，在牛行地方中伏，以致敗得很慘，他幾乎被俘，逃於民間的豬欄以免，故有牛行豬欄的笑話。以後南京之役，他既倖運地冒了人家的功，卻又鬧出了「下關事件」的案子。他的無能和弱點，可說已暴露無遺了。

可是他的官兒，卻用不着一步一步的爬，自武昌首義成功，南京建號立國，他卻隨中山先生出任要職。到了民國十五年的廣東政府，他的資格，已經老到不必流汗了，更無論戰地驅馳槍林彈雨中去流血，敍功敍勞，全是空格，品官論爵，卻佔鰲頭，毋怪他的晚年，居然要以湖南家長自命。當時唐生智聽到，就有點不滿，在由東安原籍赴南京途中，每於長沙各界歡迎席上，必發表談話道：「湖南的家長，乃是湖南的人民，誰也不夠資格自封自受的。」總算給他一陣當頭捧喝。

程氏在廣東，與譚畏公甚不相能，在畏公三次督湘及迭任湘軍總司令，他陰懷忌妒，常在暗中搗鬼，畏公佯作不知，泰然置之。有一次，駐紮郴縣棲風渡的防軍，截獲程氏與北洋軍閥私相交通的密件，呈交譚畏公。時畏公正任中山先生的秘書長，照理，這是畏公最好打擊他的機會，但畏公匿不以聞，仍對他接待如故，毫不表露形色，畏公的意思，以謂這種色厲膽薄投機取巧的反側子，在革命勢力漸漸壯大的局面下，決不敢有所異動，不過狡兔三窟，預爲他日失敗時的接靠餘地而已，何必揭發他的陰私，使之無地自容。可是程潛卻仍懷着鬼胎，處處提防，生恐畏公對他不利。民國十七年，湘省主席出缺，畏公荐程潛接充。不數月，

……之謎

覺初

攻取無前，沿途所遇的湘軍，尚不能扼守險要，阻其飄忽，只要他一渡河，脫離了四面楚歌的重圍，必可撫揖蠻荒，重開版土的。歷史上原不乏這樣的例子，而一成一敗，無非是在上帝最後五分鐘的取舍。至於流俗所傳，石達開已脫身爲僧，臨陣所擒者，乃是他的義女，爲他早已預備的替身，恐怕是後人崇拜民族英雄的心理，僞造此說，聊以互相慰藉。正如坊間書局出版的石達開詩文集，石達開日記等，都是愛國志士，從事革命工作，別有用心的假託。茲錄柳亞子兩篇有關太平天國文獻考證的題跋於下：

題殘山剩水樓刋本石達開遺詩後

「殘山剩水樓刋本石達開遺詩，共二十五首，自答曾國藩五首見於梁任公飲冰室詩話外，餘二十首，悉出亡友高天梅手筆，時在民國紀元前六年，同講授滬上健行公學，天梅爲余言，將撰翼王詩贋鼎，供激發民氣之用，遂以一夕之力成之，並及敍跋諸文，信奇事也，封面題字，亦天梅所書，當時醵金印千冊，流布四方，讀者咸爲感動，於是旡生詩話，龍潭室詩話，說玄室述聞，太平天國野史，競相轉載，而盧前輯石達開詩鈔，羅邕沈祖基輯太平天國詩文鈔，亦依據之，異哉！二十八年春蠶題於上海。」

題盧冀野輯石達開詩鈔後

「飲虹園丁盧前（冀野）所輯石達開詩鈔，民國十六年十一月泰東書局出版，記五六年，冀野講授暨南大學，余因衣萍之介，曾共一醉，遂掌是書閱之，內容什九，爲天梅所作贋鼎，而頗多脫句誤字，復缺二首，蓋冀野未見天梅原刋本，弟以旡生詩話及龍潭室詩話得之，採輯可謂勁矣，飲冰室所載五首赫然首列，頗有人疑出任公僞造，與天梅不謀而合，又入川題壁詩，據羅邕沈祖基太平天國詩鈔，謂見梵天廬叢書，而致石龍軒四首，則冀野固未言出處，咸莫辨眞贋也……二十八年四月春蠶記。」

這當是第一手的見證資料，用不着任何理由的懷疑了。

筆者讀書，向無胡適博士所强調的考據耐心，正犯有差不多先生不求甚解的毛病。然於飲冰室所錄石達開答贈曾國藩的五首，早就不敢貿然置信，石達開是否中過舉人？及是否與曾國藩同科？都毋由細考，因爲石達開死時的年齡，還不過三十歲，這一年，他曾回到桂平家鄉，大做其生日慶典，自己還撰了一副長聯，語氣甚爲寫意，我曾鈔入日記簿中，惜在搬家時遺失，又無記性可以錄出。那時曾國藩已是快要五十歲的老頭了，比石達開幾乎大過一半，曾國藩中鄉試，是在二十二歲，如照詩意，是在同一年中舉的，那麼，石達開是在三四歲的年齡就中舉了。世界上儘有不學而能的先知，決沒有乳毛初燥尙在牙牙學語，就能考中舉人的神童。即此一端，顯見那五首詩，都是僞造的。

程潛……

王良

吹毛求疵，在電文上玩弄小聰明，小伎倆。」說得他氣憤不過，正苦沒有辦法，恰巧楊杰從蘇俄使館罷職回國，特來上海看他，楊是他北伐時的參謀長，有過僚屬之誼，他留楊住下，因向他問計，楊勸他向中央認罪輸誠，於是就由楊的奔走活動，竟得繼承朱培德的參謀總長遺缺。直到抗戰軍興，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代河南省主席，繼調西安行營主任；抗戰勝利後，又以武漢行營主任，轉任湘省主席。

這時之共產黨的滲透技術，已由中央深入到社會各階層，中共元老之一的林伯渠，他的弟弟叔康，原來就是程氏的女婿，憑着這一淵源，不難一拍即合，把程氏套入彀中了。同時，一般別有企圖的爬蟲式政客，一方面利用程氏的昏瞶無知，及在國民黨的老牌歷史，鼓勵他出面競選，明知絕無把握的副總統，藉此製造黨內的分裂。另方面則利用湘省人士的不平情緒，所謂「內不入閣，外不封疆」，對中央有個時期的人事遷除，大感向隅，遂爲程氏結成一股競選的資本，進一步的作用，即爲共產黨政治渡江的先驅，使湖南在不知不覺中，變成華中剿總在軍事行動上的最大威脅。論程氏的初心，但求競選成功，過過副總統的癮，他那裏知道這種手法的演變結果。然競選雖告失敗，而程氏卻越捧越高，他在桑梓間本無什麼深厚的好感，湖南人是不相信外强中乾的資望的，但由於助選不成的刺激，也就索性把他認爲家長了。這樣一來，程潛那有不如醉如痴，由着他們牽起鼻子，跳火坑，翻筋斗，像玩洋娃娃似的都無所不可了。何況握有一部份實力的陳明仁，亦因中央賞罰失刑，怨望之餘，對程氏也有生心外叛願聽驅使的表示。

不過，這只是中共所收買的外圍工具，包圍程潛左右的小集團，叫囂吶喊，策動陰謀，造成一片陰霾恐怖氣象；大部份的湖南人民，在心理上，並不擁戴程氏信任程氏的。據一位曾在華中剿總服務的衡陽朋友說：「我們有次，向白長官建議，準備以湘西首先獨立，湘南從後響應，不惜重演武漢分會那一幕的一段，先將程氏「誘捕遞解」。但爲白氏左右的穩重派所反對，他們的理由㈠陳明仁叛迹未著，中央尙欲彌縫，已派他的同鄉鄧××，前來接洽，如此一動，恐怕要激怒陳氏。㈡程氏現避居長沙水鷺洲，警戒森嚴，未可輕動，即令用計誘擒，但中央的處置，是否完全同意？政治場面的把戲，常是千變萬化的呢。㈢湘西獨立，或無問題，湘南就不簡單，蟄居東安的唐生智，最少他的態度，對湘南是有相當影響力的。」此議究否可行？我們不必論他，但確是有過這回事的。後來，湘西的尹立言，還是宣告獨立，發表通電，不承認程氏在湖南的統治地位。程氏對之，終不敢採取强硬的制裁，只有派人，與作權利上的談判。可見程氏這幾十年的政治作風，就是吃硬不吃軟。

「萬人協會」今後將做些什麼？

曾憲光

「萬人協會」今後將做些什麼？更確切說：「萬人協會」之朋友所關心的問題；是所有重視「萬人協會」的讀者十分重視的課題。

如所周知，「萬人協會」是一個在共同思想感情基礎上，組合起來的聯誼性和互助性的團體。因此，今後我們協會的中心工作，將通過萬人協會這個組織，把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團結得更緊；與此同時，在會員間，開展互助及其他福利工作：

㈠設立職業輔導機構。在職業輔導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為了積累經驗，籌委會已初步決定，從明年（一九七二年）一月開始，開設免費「國語學習班」、「日語學習班」、「英語學習班」，到取得一定經驗後，將舉辦各種各樣與職業輔導有關的學習、訓練班。

㈡全面做好會員的就業工作。由於我們的會員有一大部份是低薪職員和工人，他們經常受到失業的威脅。因此，我們必須大力協助他們就業。（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會員入會申請表」，要求詳細填寫的動機和原因，目的是要全面了解全體會員所從事的行業，以便事先作好安排就業的準備工作，例如當我們曉得甲會員是開設工廠的，那便可與他商妥：必要時給我們突遭失業的會友，安插工作：：再者，此一來，也有助於會員間私人業務的往來。但在此要聲明的一點是，若有的不願填寫得太詳細者，簡單一點同樣歡迎，甚至有個別的人，不填寫履歷一欄，改由口頭直接向會長談，亦無不可，反正會員入會申請表將由會長親自保管的。）

㈢維護會員正當權益。當會員在社會上及工作單位中遭到不合理的待遇時，會方有責任運用自己的影響力，極力維護會員的正當權益。

㈣成立[illegible]診療所，為了能盡快實現這一措施，熱心讀者中的醫生們聯絡，一經談妥，我們便將逐步付諸實現。所謂逐步是指，在本會的經濟不怎麼充裕時，可能會收最低最低的（譬如說一或二元）的診金藥費，餘者由會方津貼。但我們將爭取早日實施會員免費醫療制度。至於「萬人診療所」之所以力求分佈港九各地，是便於會員診病時的路途往返，及節省時間。

㈤定期舉行學術講座及時事報告會，特別是學術研究方面，會方準備經常（定期）聘請有關專家學者演講，此外，對一些與吾人有切身關係重大問題，會方亦準備為會員舉行座談會。

㈥開展康樂、文娛活動。這一活動所包括的範圍很大，而協會特設專為會員身心健康服務的「康樂部」，今後我們準備組織歌舞班、旅行團、合唱團、話劇團……在條件容許時，還準備關康樂室、及圖書閱覽室等。

㈦致力於香港社會秩序安定和經濟繁榮。為此，我們準備在會內成立一個「香港政策研究小組」，經常對香港政府及其他有關部門，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和合理化的建議。

㈧促「萬人日報」早日面世。在本刊一八一期的「萬人雜誌、萬人俱樂部、萬人日報」拙文中，我已指出過：「組織起來，確是團結壯大『萬人』讀者的最佳辦法，是儘快把萬人日報辦起來的有效組織形式。」而今，我們的協會已籌備起來了，那就得充分發揮其性能和全部潛力。這樣，有了充分理由相信，萬人日報的面世，既不再是「浪漫的狂想曲」，亦不會是遙遠的將來，而是指日可待的必然結果，蓋因通過萬人協會的活動可深入地了解每一成員，而替以後的徵股工作舖路。到時，我們必能積聚起相當強大的力量（編務方面的、行政方面的）。至於我們之所以要全力促「萬人日報」早日

萬人」精神一樣的報紙。

㈨擴大為海外會友及「萬人」讀者的服務方面，由於我們「萬人」的朋友遍天下，如何來加強今後對他們的聯誼，如何來進一步為他們服務，是一項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有意義的工作。為了有效地做好此一工作，我們協會特設立「海外聯誼部」。在這裏要先向各位報告的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已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即有兩個埠的僑領，已主動提出在他們居住的埠，成立「萬人雜誌」（當然也是日後的「萬人日報」）發行站，及表示大力支持我們協會的工作。

推行上述工作，需要相當的人力和財力，不過，人多力量大，我們團結起來，就一定能夠將事情辦好，因此，我們是有充分的自信的。我們要團結起來，集中人力財力，為我們的共同利益奮鬭，那麼，將「萬人雜誌」鞏固、發展起來，是我們不可忽畧的，因為「萬人雜誌」不僅是我們賴以交通、認識的橋樑，且是我們每一個人內在心聲的喉舌。因此，為了使我們今後能有更廣泛的溝通；為了使我們今後能有更深入的瞭解，為了使這個喉舌在今後能代表我們發出更多更昂揚的正義呼聲。愛護、鞏固、進一步發展「萬人雜誌」，便具有頭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上述只是初步的計劃，還有待隨着會務的發展而充實和提高。

或曰：「太不簡單了吧，恐難有實現之日」。

但我個人的看法，不，應說親身體驗，卻恰恰相反，即上面的九大工作，將很快一一切實地付諸實現。理由是：憶本年八月十二日本人得老萬信任，以籌委會主任身份，在本刊發出呼籲時，還只是「空軍」司令一名。但在翌日響應前來請纓的來信，便如雪片飛來。到九月十八日我們舉行第一次全體籌

應前來申請入會者及處理申請入會者的來信，目下我們會已有六位臨時義務秘書，日夜不停地工作。

全體籌委會議了。會上我們將選出會的負責人，以後本會在會長領導下，會務一日千里地發展，是可

快參加到我們自己的大家庭——「萬人協會」裏面來，團結互助、携手前進！

寒窗雜憶

階級歧視兩三事【一】

・旦待・

生活在大陸的時候，我相信美國的種族歧視非常厲害，相信黑人被白人壓在生活的最底層。因為我對於美國種族歧視的認識，完全來自兩本著名的小說，「飄」、和「白奴」。特別是「白奴」把美國南部黑奴的悲慘生活刻劃得淋漓盡致。我雖知道林肯總統「解放黑奴」，但認為傳統勢力是根深蒂固的，人們思想上的偏見不易糾正。以為今日美國的黑人還處在被壓迫、被奴役、被歧視的地位。來此之後才知道美國的種族歧視遠比我想像中要輕得多。黑人不但可以爬上上層，當議員、當將軍、當教授，同時黑白通婚現象也相當普遍，而且有不少白種少女下嫁給黑人。

不同程度的種族歧視還是普遍存在着，因為每一個民族都有着她的文化傳統，並引以為榮，這種民族主義感情是很自然的，世界上存有嚴重的種族歧視現象的國家畢竟並不太多了。但從種族歧視卻令我連想起，唯獨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才有的階級歧視的現象。

在封建社會中，中華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樣，講究高貴血統，講究出身門第。喜歡强調「將門無犬兒」，更喜歡誇耀什麼「世代書香」。可是隨着社會的進步，任誰都知道，聖人的兒子長大了未必能成為聖人，賊的兒子長大了也不一定做賊。可是想不到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做標榜的共產黨，竟會相信賊的兒子必定做賊，聖人的兒子必定成為聖人。公然高舉「老子英雄兒好漢，父親反動子渾蛋」「唯成份論」的旗幟來搞文化大革命，眞是既可笑亦可悲。

誰都知道在「社會主義祖國」，被壓在最底層的就是「黑四類」（地、富、反、壞）後來加上右派分子成為黑五類，「文革」期間則擴展至「黑七類」。這些人的悲慘遭遇，即使寫三幾部如「戰爭與和平」那麼厚的小說，也未必能說得詳盡清楚。簡單地說，就是這類人沒有任何權利，有的只是義務。他們沒有行動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除了下田勞動以外，每走動一步都必須向幹部報告，獲得批准才可以動身，趁墟買二両鹽要報告，回娘家去轉一轉也要報告，有親戚朋友來訪也得報告。每一場政治運動到來，都必定被人們鬥爭一通，運氣好時僅被鬥而不被打，運氣不好時可能在鬥爭會中被打得半死，或者被打死。一言以蔽之，這類人的際遇比奴隸社會的奴隸還要悲慘，比南北戰爭前美國南部的黑奴還要悲慘。因為奴隸只有一個奴隸主，但「黑五類」卻是有許多奴隸主，所有的貧下中農，農村幹部都是他們的奴隸主。奴隸社會裏一個奴隸主有千百個奴隸，不易監視得到每一個奴隸的行動，那時的奴隸只要不反抗、不偷懶就不會受到懲罰。但「社會主義祖國」的黑五類即使不反抗、不偷懶也一樣要被懲罰。生產隊的農作物或財產被人偷走了，但抓不到小偷，可以硬說某一個「黑五類」是小偷，拿來鬥一通或押送去公安局。生產搞不好，但找不出原因或不便公佈眞實原因，往往也把責任推到「黑五類」身上，說是「黑五類」破壞生產、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找幾個來鬥爭或者送去勞改。人們常把艱苦的生活說成「牛馬不如的生活」，祖國大陸黑五類所過的卻眞正是「牛馬不如的生活」。因為牛馬雖苦但人們還要飼養牠，也有多少愛護牠，不會無故鞭打折磨牠。「黑五類」除了被奴役之外，還得做反面教員，常常被拉上鬥爭大會去示範。黑五類生活如此悲慘，這是大家都看在眼裏的。可是在祖國大陸沒有誰敢向他們表示同情。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曾有兩次被迫參與迫害「黑五類」的行動，其中有一位受害者既是我同學的哥哥，但在那種制度的環境中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一九六四年我參加廣州市四清工作團，開赴北郊江村、石龍、瓦窰三個公社搞四清試點工作，那裏發生了一樁可以編為「事件」的事。我明明知道事情的眞相，明明知道我們是在冤枉好人，但卻不能揭開眞相，也不能「平反」，因為我們必須貫徹所謂階級路線。

六四年初陶鑄為了把廣州轄屬的花縣建成模範縣，打算把瓦窰、石龍兩公社以及江村公社的一部份劃入花縣。但由於當地農民表示激烈的反對，故暫未實行劃分，僅由農村幹部醞釀討論。但農村幹部們的思想也沒有完全弄通。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石龍、瓦窰一帶的村莊與花縣那邊的村莊，存在歷史性的世仇。這種世仇是封建時代，爭水爭地而產生的，但一直到六四年還未能冰釋。瓦窰、石龍兩公社的農民不願劃入花縣受「世仇」控制。另一方面廣州郊區享受城市配給，糧、布、油、副食品等配給量都遠比縣一級農村為多，一但被劃入花縣，他們也就只能享受農村配給量，不異於把他們的生活水準降低。自從聽到要把他們劃歸花縣的風聲，他們一直都密切注意着，但當局既沒有宣佈，自不能發作。不過農民們私下確已做到充分交換意見，而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表示堅決反對。

農民的意見，省市委也略有所知，便督促公社幹部設法進行思想教育工作。六四年二月某一天夜晚，江村、石龍、瓦窰三公社借用瓦窰農場的會議室聯合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會議的消息不知如何洩漏了，當地的農民以為幹部們企圖秘密出賣他們。數以百計的農民（男女老幼都有）一怒之下，就拿起鋤頭扁擔，衝到瓦窰農場把會議室包圍了，責罵正在開會的幹部。就這樣觸發了一樁農民鬧事的「瓦窰事件」。



瑞典「進步」作家筆下的大陸農村

天涯客

瑞典的「進步」作家燕美爾達，九年前曾經訪問過一次大陸，在陝西的柳林鄉間，住過相當時候。

文革大風暴的那幾年，不管他怎樣申請入境簽證，北京總給他一個「拖」和「置之不理」。弄得他幾次計劃要寫的書——「文革中的大陸」，始終都沒有寫成。

但是，不久以前，中共忽然完全解凍了。不但讓他以「文革後第一個踏上大陸」的西方作家的資格，回到柳林鄉間去住了幾個星期，「自由自在」地蒐集他的寫作材料，而且還主動地請他把太太帶去，一面替他做伴，一面替他準備寫的書照相。

燕美爾達似乎也很想做第二個愛德伽·斯諾，所以，把書的出版時間趕得很緊。剛才回到歐洲幾個星期，就在瑞典以「一鳴驚人」的姿態出現，而且馬上就有了德文和法文的譯本。不過，為了和內容配合，這位「進步作家」忍痛放棄了「文革」這個響噹噹的招牌，把書名改成了「革命還在繼續中的中國」。

這部書，着重地指出了兩點：

一、在文革的風暴之後，就連最偏僻的鄉村，也改變了它們的面貌。

二、「文革」非但沒有使大陸削弱，倒反而「更加强化」了。

事實上，眞的是不是像這位天眞的瑞典人所說

村，一共有七百零九個居民。都住在窰洞裏。——九年前，全村只有兩座磚窰，其中一座是村政府，另一座是學校。賸下來的，全部都是土窰。文革後的今天，磚窰添了很多，只有一半村民，還住在土窰裏。

從前，人們飲的是塘裏的水。現在，卻已經有了幾座新挖的井，替全村解決了飲水問題。

這位瑞典作家，頭一次到柳林的時候，許多消費品都要「憑證購買」。這一次卻不同了。除掉棉布以外，別的東西都已經取銷了管制。——每個人每年配到的「布票」，也從二米五，增加到六米。

此外，在這個小村子裏，還出現了不少從來沒有過的東西。

其中包括：一個「醫生」，一座割禾機，一座電動磨米機，一座麵粉工廠，以及十條狗。

這些狗的出現，使得那位瑞典作家嘆為奇蹟。因為大陸上為了節省糧食的緣故，幾乎把民間的狗肅清得一

許這些「完全不能生產，也不能參加工作」的畜牲，來消耗「人民的糧食」，而且一養就有十條之多，由此可見：生活水平的確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了。

再加上村裏的蜂巢、猪隻和自行車，也比九年前多了不少。村民們的職務雖然各有不同，他們拿到的「底薪」卻人人一樣。「計件工資」的制度，早已就取消了。從前那種「凡事奉命而行」的行政制度，也被村民們自己當家做主的新方式，取而代之。



解放軍扛着鐵鎬和鐵鏟，用人海戰術去建築「國防公路」。爲什麼獨不見推土機？

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來：西方的所謂「中國通」，多麼不了解東方的複雜性——他只知道一半農民已經住進了磚窰，卻忘記了調查：那些人是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呢？還是眞正的非黨羣眾？他只知道布票比從前多了一倍以上，卻忘記了調查：有布票的人，是不是一定可以眞的買到布？他只知道村裏添了一座「麵粉工廠」，卻忘記了調查：廠裏的產品，是供本地的消耗呢？還是要上繳，實際上是在替「國外市場服務」？他只知道：狗的出現，是反映糧食比從前富裕了，卻忘記了這些狗不會是養來玩的，而是用來看門守院的。

一個小村莊裏，一下子就養了十條守夜的狗，豈不是證明那裏的治安已經大成問題，遠不如從前了麼？

最使這位外國人感到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文革的風暴，雖然掃蕩了許多舊人，舊事，舊習慣；但卻不能把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消滅掉多少。——就拿柳林來說吧，一個男性的勞動者，每天可以拿七個到九個「工分」。而一個女性的勞動者，即使做的是同樣的工作，也只能拿六個到七個「工分」。理由當然是有的，而且非常冠冕堂皇：

「女性每天的勞動時間短得多嗎！——她們要拿出幾個鐘頭來攪家務，這只是一種和個人有關的工作，當然不能請集體來付給她工資。」

但是，婦女們在「文革風暴」中，當然也有她們自己的一套。據柳林的革命委員會委員梁秀貞——一個爐灶工人的妻子，向這位「歐洲來客」說：

「我們根據『毛語錄』，正式地提出要求：天下大事，我們都要分擔一半。村裏無論有什麼決定，我們婦女都要參加意見。

最初，那些死腦筋的男人們，堅決不同意。他們口口聲聲說：小孩子們沒有媽媽招呼，吵得實在太厲害。

所以我們就說：『現在該是你們學着招呼小孩的時候了。學會了，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樣一來，大家只好通過：

照顧孩子。』」

另外一個使「女權」在柳林不能不提高一些的原因，就是因為村裏只有一個從大都市下放來的助產士——「齊美英同志」。她不但要替每一個孕婦「接生」，而且還要指導全村的「節育工作」。

根據她的經驗：要想叫一個男子，開始使用避孕的東西，實在要比說服一個女子困難得多。不過，「文革風暴」在這方面也取得了成果，許多當丈夫的人，都開始看出來：每年生一個孩子，實在是和自己做對頭，遠不如三五年才生一個的好。加之，大陸上由於要解決供應問題，拼命地鼓勵人們節育，而且很慷慨地把「男子避孕器」的價格，減到一元人民幣一百個。

一方面照顧了那些既沒有劇院電影電視，又沒有公園歌場舞廳享受的農民們的消遣；另一方面也防止他們製造出更多的消費者來。

然而，最使這位從大都市來的助產士感到頭痛的是：那裏的人們既不肯洗澡，也不情願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他們認為這都是些無所謂的小事情。直到有些「積極分子」，忽然在「毛語錄」中，找到了一些可以和「打掃廁所」相互聯結的名句的時候，人們這才恍然大悟，連忙集中全力來弄乾淨他們家裏的糞坑。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這裏非引證一下那位瑞典作家自己的話不可。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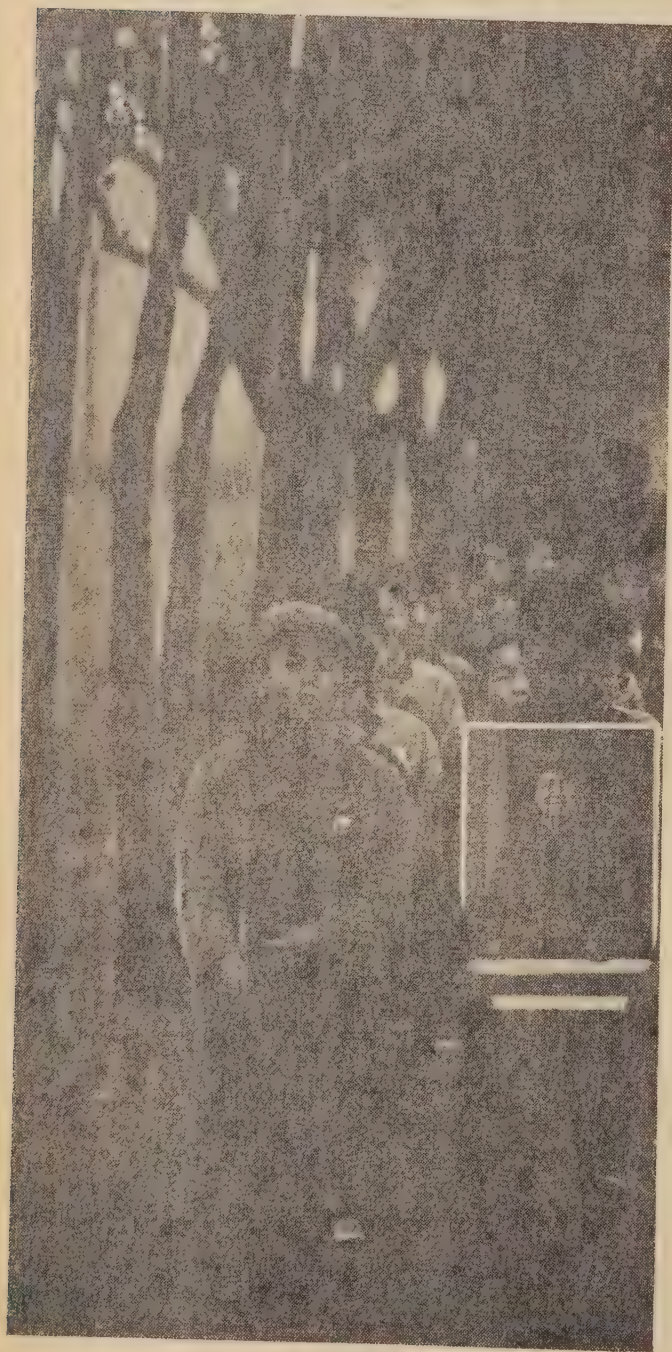
「把『毛語錄』和糞坑聯結在一起，看起來當然像個笑話，其實都大大不然。

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毛澤東說』這四個字，等於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事實上，現在把中國緊緊地抓在一起的，並不是什麼制度，或是什麼政策，而是大家敬如神明的所謂『毛澤東思想』」。

到現在為止「毛澤東說」這四個字，就等於聖旨。但是，將來是不是夠用呢？這一點，誰也不知道。

更正

上（二〇八）期「南越——古怪的地方」文內提及「孫將軍」，應為「楊將軍」。特更正。



請不要誤會這是出殯行列，那僅是「紅小兵」們舉着紅旗，捧着毛像去田間勞動而已。

道。——柳林的人們不知道，這位瑞典作家不知道，興高采烈地讀過他的大作的讀者們，當然也不會知道。

當這作者在柳林鄉間，大談其「文革果實」的時候，他遇到了十八個「下放來的」紅衛兵，把他的人生經驗，又豐裕了一番。

這些十幾歲的六都會兒女們，曾經是「打爛舊制度」的先鋒，爲了「毛語錄」上的片語隻字，萬死不辭。到頭來，等待着他們的唯一出路，卻是「下放」和「改造」。——其中，運氣好的，只要一年，運氣壞的，就是一輩子。

如果僅是柳林這個只有七百居民的小村莊，就要容納十八個「被流放的」前任紅衛兵的話。那麼，在七億人民的大陸上，會有多少被流放的前任紅衛兵呢？

流放到柳林的紅衛兵，有一個十八歲的女高中學生江秀英。她是從「文革風暴」開始的時候，就一直在場的。她向那作者說：

「一九六六年初，我們頭一次看見了『毛語錄』。但是，學校的領導卻把我們貶爲『教條主義者』，禁止我們再去讀它。我們當然不管這種禁令，依舊把它鑽研下去。

不久之後，我們就組織了自己的紅衛兵。而校中的黨委也馬上請來了一個『工作組』，不但禁止我們離校他往，而且說我們是反動分子！我們當然就『造反』了。但是，我們既沒有任何指示可以遵循，也找不到一個眞正的領袖，直到毛主席正式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們以後，我們才更加奔騰澎湃地開展起來。」

另一個被放逐到柳林來的前任紅衛兵，本來是個水利工程師，叫做高義清，今年還只有二十七歲，他的經驗是這樣的：

「我們那個大學的紅衛兵，把我選爲到北京去串聯的代表。在那裏，我非但會見了全國各地來的紅衛兵，並且也有機會見到了毛主常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們。

周恩來和陳伯達同志，常常向我們轉達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叫我們下放到工廠和農村去，把革命進行到底。

我參加過兩次『長征』。我那一組是七個人。長征的路線，都是根據一個大計劃，事先規定好的。——有些地方，條件比較有利，奪權的鬬爭，並不需要暴力。但也有些地方，那一小撮『走資』的當權派，死也不肯放手，就非要用暴力不可了。」

那時，全世界的人，誰也不知道：大陸會讓這批紅表兵攪翻到什麼程度？那些小伙子們也自以爲「奪權成功」，「革命的形勢大好」。誰知道接着來的，就是一大串他們所夢想不到的東西，——他們的「使用價值」已經完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以「代罪的羔羊」的身分，「下放」到農村中去「改造」。

表面上，當然誰也不敢說他們是「流放」到那裏去的。一談到他們，大家都很小心，絕對不敢用錯一個字。就連柳林的黨委書記老范，現在雖然重新大權在握，對這批砍掉了翅膀的紅衛兵，卻依舊小心翼翼，很有點顧忌。據他對這位瑞典作家說：

他們初來的時候，當然困難很多，既不能很好地種莊稼，又有很濃厚的鄉愁。

因此，我們就替他們想盡辦法，使他們有時能夠回家去探望一下親人。——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從明年起，我們準備正式吸收他們做「生產隊」的成員，像我們一樣拿「工分」。因爲不管做什麼「苦活」，他們都幹得下來了。

「這些年青人們剛到的時候，什麼都要從頭學起。

他們最怕的就是：到糞坑去掏糞來當肥料。有些人簡直怕得要死，好像糞桶會吞掉他一樣。現在就連這些工作，都已經成了家常便飯，再也難不倒誰。

他們的確已經變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自己的決心。」

在這種「大好」的局勢下，柳林這個偏僻的村莊，正在大步地前進着。據負責這村子的「規劃工作」的老董，告訴這位瑞典人：

「我們現在正在『大修水利』，已經買了一批電動水泵，用井水來澆田，每個水泵和馬達，要花三百塊人民幣，可以澆兩公頃地。所以，我們今年的收成，也比從前多了一倍。

我們現在正在開山填窪，想辦法把它們也改造成莊稼地。」

最使那位天眞的西方作家驚佩不置的是：老董這個「規劃專家」，直到文革以前還是個文盲，只是在大風暴期間才開始「學文化」的。而現在卻居然能夠擔任這麼一個舉足重輕的工作！

其實，「一葉知秋」，如果大陸上的規劃工作，都是由這樣的半文盲來攪的話，那可就眞的是「阿彌陀佛」了。

談羣狗咬死女童

有許多人認爲，狗是人的最好朋友，把狗視爲寵物，不過，狗有時又成爲人的威脅。

童陳小燕，被七隻狼狗及小狗活活咬死，全身衣服破碎，肚破腸流，情形甚慘。

雖然有些小狗很乖、很聽話、很懂人性，但並不是所有的狗隻都是如

照當局的規定，養狗一定要領牌，放出街外時，必須戴上口罩。爲了人們的安全，當局的這個規定必須遵守的。

如果在沙田坳道的這七頭狗都有

，但他放了七個兇手到外邊，不能說沒有責任。

香港是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人已住得那麼擠迫，還要與狗隻共處，除了對狗特別喜愛的人，都會

否應該養狗，應加以研討。一幢大廈，往往有數百單位，如果有大部住戶養狗，這一幢大廈的秩序就會大受影響，住客中的小童，更感到威脅。在馬路上，有些人可能遵守當局規定，給狗隻戴上口罩，但在大廈的電梯或公共走廊間，就不會有這種防範，但在這種地方，狗還是一樣會逞兇的。

限制在大廈養狗的確有其必要，小小的玩具狗不會影響別人，但如果是一頭大狼狗的話，那的確十分可怕，養狗的人，也應想到對別人的不便。

如果在郊區居住，有曠地可供它們活動，養一兩條狗倒不會妨碍別人，只要在安全上多作防範就是。如果住在市區，而又經常把狗隻放出街外，這些狗主，確應受罰。英國人是特別愛狗的民族，因此香港也只有防止虐畜會，絕不會有防止虐人會，人吃狗肉要受罰，狗吃女童腸臟卻無從處罰，這說起來十分滑稽的。

沙田坳道這一宗慘案發生，當局對養狗的管制，應當加以考慮了！

加強對毒品作戰

無可置疑的，香港已成爲國際販毒的中心，過去，在香港縱然偶有發現鴉片、海洛英等毒品，也不過是極少量的，但，近年來在報上看到，除非不檢獲毒品，如果檢獲，往往價值達一千數百萬之巨，由此可見，香港的販毒生意，已愈來愈大宗，不再是小兒科，而成爲一宗數目龐大的黑市買賣。

的名流，竟然是販毒頭子，他們在背後活動，表面上還是一名紳士。

利之所在，什麼作奸犯科的事都有人去做，販毒，當然是賺利最快的生意，身爲名流紳士的人，對金錢的胃口，當然比一般小市民大得多，他們也參與毒品的買賣，一點也不稀奇的。

據報載，美國要求英國政府確實保證香港不會代替馬賽成爲一個大規模的海洛英煉製廠及轉運中心。可見，香港在國際販毒組織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值得香港居民深切



注意。

美國國務院高級毒品顧問戈斯現正在倫敦尋求英國的協助以控制毒品，利用英國傳統性的力量，切斷從緬甸運入的海洛英。他認爲緬甸對國際毒品控制是個最後障碍。最近，美國務卿羅傑士已獲得泰國及寮國的協議，加強執行掃毒工作，只有緬甸仍未執行此一法例。

目前，土耳其政府已答應減少種植罌粟，法國也清除了馬賽的毒品製煉，因此，目前他們只躭心緬甸和香港會成爲重要的毒品入口中心。

際間對香港的印象，受了這個影響，也無不視香港爲一毒窟，當然，這對香港美好的聲譽蒙受了很大的影響，更嚴重的是香港本身的市民大受其害。

據官方發表的統計，吸毒者正日漸增加，不但一般市民吸毒，而青少年吸毒者的增加，尤使人憂慮。更可怕的是毒品滲入學校，莘莘學子，竟有不少成爲癮君子，想到下一代的未來，實在無法不使人感到萬分憂慮。

美國的要求，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不該忽視，爲己爲人，香港都應加强對毒品作戰！



大陸劇變港共憂

今年中共「國慶」大陸出現了不尋常情況，使到本港的左派頭頭十分躭憂。有些人爲了本身的利益，諸多顧忌，今年不敢接受邀請回到大陸，恐防變生倉卒。目前，他們正焦急地在等待着中共政權發生變化的眞確消息。

中共「國慶」已過去了，場面冷落，爲過去所未見，這當然不是尋常的事，也決不如中共所說，只是「改變慶祝的方式」，大家心知肚明是有巨變發生。

天安門的閱兵取消了，「人民日

場關閉，由海外回國的旅客被禁進入福建，這一連串的事件，都有待事實的解答。

最感失望的要算是本港的左派人士了，他們自六七年經過一次重大挫折之後，今年剛剛情勢好轉，原本想趁「國慶」之日，大大的「威水」一番，誰知一切籌備成熟之際，突然接到最高指示，不許舖張，這彷彿在們他的背上澆了一盆冷水，使他們的熱潮都降低了；不過，問題還不在這兒。

他們感到疑惑及震驚，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原因。紛紛向頭頭查詢，但頭頭本身也蒙在鼓裏，一無所知，他們向高層人士接觸，也得不到什麼結果，只知道中共當局作出此項決定，有他的隱衷。因此，香港的左仔對大陸的變故只能估估吓，不知道葫蘆裏賣什麼藥。

香港雖然不致受奪權鬭爭影響，可是那一派得勢，那一派失勢，對他們也會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憂形於色，備極關切，也是難怪的。

香港有許多漁民，曾於九月底前往大陸的公社，準備慶祝國慶，其後獲悉公社大都取消慶祝，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和香港左仔一樣冇癮。

目前，香港左仔私下裏談論着的，也和一般市民一樣，總想打開「大陸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這一個謎，最想知道眞相的，恐怕還是本港左派的頭頭，因爲這個變化，只有他們受到直接影響，一般市民卻不過基於好奇心罷了。

遺愛與去思

報載：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於本月十九日任滿離港，全港人士爲了感謝他七年來的勛勞，特於十七日下午在政府大球場舉行盛大的歡送儀式。主要節目計有：㈠致送中英文去思頌。㈡獻玉如意。㈢由十間學校的學生，利用不同顏色的帽子，而表演的彩色砌圖，分別砌成「歡迎」、「七年勛勞」、「萬眾同欽」、「豐功盛德」、「永在人心」、「再見」等祝頌語句，以示惜別之意。使平時只容三萬人的政府大球場，雖臨時又增五千座位，也是座無虛席。情況可謂熱烈得很。

報紙上的評論，差不多都是讚揚的，認爲在他治港七年之中，使本港工商業繁榮，居民生活水準提高，勞工福利改善，尤以一九六七年處理大動亂的容忍態度，更爲難能可貴。所以能夠留任兩次。

從前中國的官吏，如果能得到地方人民的愛戴，任滿之後，捨不得放他走，常常發生「攀轅臥轍」的動人場面。漢朝的侯霸爲臨淮太守，被徵調離任時，百姓或拉住車子、或臥在車輪前面，不讓他走。又東漢時的第五倫（第五爲複姓），爲會稽太守，正直無私，奉公盡節，極得民心。後來因案牽連，召回京師訊問，百姓無論老少，一同攀車叩馬啼哭相隨，每天才能行數里。第五倫不得已只好表面答應留下，而暗中卻坐船偷偷溜走。百姓曉得了，千餘人一直追到京師，向皇帝上書請願。這種挽留出自全體人民，決非現代之出自少數官紳者所可比擬。

召公奭周之同族，成王時爲三公，爲政甚得人和。召公巡行鄉邑，決獄、治事於棠樹之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死後，人民思召公之政，愛甘棠而不伐，作「甘棠」之詩（即「詩經」甘棠三章）以歌詠之，即後世「甘棠遺愛」的由來。

太史公司馬遷對循吏的看法是：「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所以古時對於有德政的官吏，離任之後，爲之立碑留念，名之爲「去思碑」。寓有去後思念之意。也有在任立碑的，謂之「德政碑」，這種碑大都出自「拍馬屁」的士紳之手，不受人重視。據說，戴麟趾爵士最後一次德政，是批准在沙田建馬場，將來在那裏舉行賽馬時，馬迷飲水思源，大概會想念他，是亦「去思」之謂歟？賣油郎有詩曰：

一、狂徒列隊氣如虹，土製菠蘿震耳聾；
不是指揮忒鎮定，工商那得又繁榮。

二、小輪加價違人民，

雜文與稜角

一位寫文章的朋友對在下說，他生平最怕寫雜文，因爲雜文從天上扯到地下，不異把自己的牌底翻開，肚子裏有多少滴墨水，別人可一目了然。與其獻醜不如藏拙。朋友的話自有他的道理，寫雜文（非扯談）雖然不是丟書包，但雜文從哲學到文學，從中國到外國，從遠古到現在，無所不可以談，的確容易露底，也容易出錯，尤其是雜文專欄。因爲既爲專欄到時就必須交稿，有題材得寫，沒有題材也得寫；有感觸要寫，沒有感觸也要寫。

學而不博，記憶力不好，也就難免「錯把馮京當馬凉」，鬧一些笑話。即自己所知，在下已鬧過兩次笑話，一次被左報嘲諷一番，另一次被朋友指正。既有錯，也就只好老實承認，因爲賴是賴不了的。

寫文章而出錯，當然不是光榮的事，但引摘經典時張冠李戴，弄錯了一兩句話，也不必害羞得不敢見人，以後勤點翻書就是。這畢竟比抄襲或剽窃好，錯了也是自己寫的。

博學多才，記憶力好，見聞廣，經驗足對寫雜文固然有相當幫助，但卻不是唯一的條件。在下以爲對雜文作者來說，比才學更加重要的就是稜角。

雜文是有刺的，沒有刺的所謂「雜文」，只能算是扯談。一個沒有稜角的，四面圓滑的人，即使他再博學多才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成功的雜文作家。因爲他不願去刺痛任何人，也不願去得罪任何人，反而寧願放棄眞理。這樣的人所寫的「雜文」必定圓滑如塗上油的滾珠。沒有刺怎能算是好的雜文。魯迅先生是雜文名家，因爲他的雜文有刺。鄧拓先生是雜文名家，也因爲他的雜文有刺。

年青人大都有着鋒利的稜角，但這些稜角卻會被現實生活逐漸磨鈍、磨滅，變得圓滑起來。隨着年歲的增長，青年人會發覺得罪人將會得到一種什麼後果？而討好人，討人喜歡又會得到什麼後果？爲了過着更豐富的物質生活，爲了得到令人羨慕的「名譽」、「地位」，許多人也就磨滅自己的稜角，放棄眞理。

魯迅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爲他直至老死還保持着他的稜角，保存着一片赤子之心。鄧拓之所以偉大，也是因爲他保持着他的稜角和一片赤子之心。不畏強霸，不向權貴低頭，說眞話，說他們自己想說的話。因而他們的雜文，有如利箭匕首。

有所不懂，並不可恥，翻出自己的二仔底獻醜，也並不可恥，可恥的反而是犧牲眞理的圓滑。因而願我的朋友們保持着稜角，多寫幾篇有刺的雜文。

只要一聲召喚

藍海文

政治，頭髮服飾有政治，生孩子也有政治，總之一切都有政治，吃飯是人們生活的大事，當然更有政治了。

吃飯的政治

很容易理解，一切帶上政治，在它統治下的老百姓就得服從中共的政治需要，這就是說，服從「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那麼，顯而易見，人們一言一行，無不在受着專政之中。因此，我們常常指出中共實行極權統治，並非空穴來風。

那麼，如果受着中共統治的人說，這些衣食住行的問題那有政治啊？這種說法會被視為「反毛澤東思想」，你不想問中共這些政治，中共的政治就來問你，一旦被他們那些政治問上，頭痛的事情就接踵而來了。

說到大陸人民的吃飯問題，眾所周知，最厲害的一招就是糧食定量供應。那意思很簡單，叫大陸人民「統一」肚皮，勒緊褲帶。豐收也好，歉收也好，定量都是那麼多。問題在於，這種定量遠不能滿足人們吃飽的需要，因此，大陸同胞經常在挨餓。這種措施就是政治，他們用「掐喉嚨」的糧食政策作為統治人民的手段之一。

中共的幹部和糧食管理部門經常向人們宣傳斯大林的一句話：「糧食是寶中之寶」，其宣傳的意義並不單純為了指出糧食生產的寶貴，不應蹧蹋糧食（事實上，在定量供應的政策之下，那談得上蹧蹋浪費？），其深遠之處在於可以利用這人們生活天天必需的東西來達到使人們聽命的目的，所以控制掌握糧食，自然是他們進行統治的「寶中之寶」了。凡是受過中共糧食政策「恩賜」的人，莫不對此記憶猶新，有些人還因此念念不忘。

有一位從大陸逃亡來港的人士，就是不堪飢饉而來的，來港之後，經過十多年的勤奮經營，生活已達小康，衣食不缺，住有房，出有車，享受着自由賜予的幸福。但這位先生有一條自己的嚴格遵守的「規矩」，煑飯放米下鍋，堅決「量肚」，從不浪費。為什麼呢？且聽他的議論：「讓白生生的米飯浪費掉了，叫人心痛，雖然在香港有錢就可以買到糧食，但我們不能忘記在大陸生活時挨餓的慘痛，體味一下那種滋味，我們就覺得糧食的可貴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升斗小民的平凡之論，但我覺得這位先生吃飯有政治，他不忘過去的痛苦，就更能體會享受自由之樂。這正是「憶苦思甜」的一種具體表現，有這種政治態度，我們是不能以「迂腐」視之的。

這種「吃飯政治」正是中共這個反面教員「教育」的結果之一。

英菲

祖國，當你遭遇飢饉的時刻，
我們更要高舉你的聖火，
因為這世界只有你才能拯救，
只要一聲召喚，我們馬上就到！

……又有一人不慎由高處墮下，倒臥血泊，送院急救，報章上也有如此一句：「情況令人滿意」。

每讀到這六個字，對這句由英文譯過來的習用語就老大不滿意。試想撞車重傷，一足折斷，雖然死不了，卻要殘廢一生，又有什麼滿意不滿意可言？「滿意」一詞，通常是指希望事情會如此，而結果真的如此，得如所願；對意外、禍害及壞事而言，不論其禍大小，必定為人所不願見到，決說不上「令人滿意」。身負重傷的乘客及不幸跌傷的人，在醫院呻吟大呼不值時，如果讓他們看到報章上那句「情況令人滿意」，想必啼笑皆非。其實英文原句並無「令人滿意」這個涵義在內，意譯為「尚無大碍」之類還勉强可以，譯為「令人滿意」就似乎有點幸災樂禍了。不過這句新聞術語給用慣了，就一直不作修正，以後若有人被砍十刀八刀，只要死不了，大概仍舊會照例加上一句「情況令人滿意」的。

情況令人滿意？

而最最令人不滿意的，是「情況令人滿意」這句慣用語，竟然被人移來作為遮羞和解嘲的遁詞。

不久之前，有議員鑑於新區罪案劇增，起而質詢有關當局採取什麼態度和步驟，以遏阻這種惡劣趨勢。負責答覆質詢的某公，先是列舉一連串的統計數字，然後作出一個妙不可言的結論來，結論是：「照人口比例計算，新區犯罪率不高，情況令人滿意」。

質詢的重點在於「新區罪案劇增」，答覆的重點卻巧妙地移到新區以外的犯罪率去，命題變換了，但不足以否定新區罪案激增這一事實，反而說明了新區以外的犯罪情形更加可怕，但，議員閣下質詢的只是新區，新區以外恕不作答。最妙的是「情況令人滿意」這六個字，不但可以替當局挽回面子，問題的嚴重性也輕輕勾消了。

新區情況「令人滿意」，全港的罪案數字卻愈來愈高，當輿論形成另一次的質詢時，此公又在玩統計遊戲了。他這次說的是：罪案增加並不單為本港問題，而是世界性的，與世界各地比較，香港犯罪率不算太高，破案率也不太低。說到最後，又是一句「情況令人滿意」！

談新區罪案時，借「犯罪率」把問題扯到新區以外；在談全港性的罪案時，卻又借「破案率」把問題扯到香港以外。此人的聰明處在此，其不肯正視現實亦在此。一位住在慈雲山新區的朋友說，晚上七時過後，他絕不敢單獨外出。看來這位朋友太不知足了，新區犯罪率既然不高，而罪案的增加又是世界性的，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江城子

雜感二則

蟾蜍的懷念

藍海文

蟾蜍是最醜的東西，因爲在月宮出現以後，那副尊容才尊貴起來。

大城市中的少女，很多都把牠們遺忘了。但是，當你提起「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的時候，她們大概還想得起來。

癩蝦蟆的確很醜，醜得恐怖，男子有牠那副長相的，女人都要遠離他們。大城市的女人都怕老鼠，老鼠雖醜，但比起蟾蜍來要美得多了，所以鄉村的少女除了怕蛇，大概是怕蟾蜍了。

然而，這世界上最醜的東西，我卻深深地愛上了牠了。每當看見牠們，或有人提起牠們的時候，我都肅然以一種虔敬的心情懷念着牠們。

我之於蟾蜍，有如釣者對於魚，獵者對於獸，屠夫對於猪羊。

在一九五九年夏天那段悲傷的日子裏，當居民們把稻田裏的茯茱、水浮蓮吃完了，又挖完了所有的蕉頭、猴頭，我和他們一起上山去採山樟樹葉，千斤樹葉，黃板叉葉，將它晒乾，磨成粉末以作充飢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蟾蜍，終於對不起牠們來了。

晚上，牠們都從洞裏爬了出來，這時，母親手把松明，我拿着火鉗，提着水桶，在野外的荆叢處處，捕捉起牠們。一個晚上總可以捉到二百隻左右。回來，我便蹲在天井下面，一個一個宰起牠們來了。

我剝下牠們的皮，這醜得恐怖的東西，突然顯得異常可愛起來，牠們的身體和田雞一樣的嫩滑，只是牠稍瘦了一些。母親站在身旁，命我把蟾蜍背上的筋抽了，這樣便不會中毒。外祖父是有名的醫生，母親的話是有些來歷的。

內，普天之下，我是吃蟾蜍最多的第一人了。朋友們嚇我，說我死後，那些蟾蜍會爬滿我的身上來。十多年來，我身上癬瘡不生，大概也因吃得蟾蜍太多的緣故。

每當我看見蟾蜍，或有人提起牠們的時候，我都默然以一種抱歉的心情懷念着牠們。

我對於蟾蜍的悼念，有如螳螂之哭蟬，鷹隼之哭小雞，貓之哭老鼠。然而，卻是至眞與至誠的。

「上官」與「下官」

中國人大概是喜歡做官的。做了官就有官威，走起路來舉着四方步子，大搖大擺。做官的一出門，整條街都是他的，小百姓們要「迴避」、「肅靜」，路上沒有其他的人，只有他一人坐在轎上，由別人抬着，有人爲之開鑼喝道，有人爲之卑躬屈膝。

做了官，立刻就有奴才可喚，就有驚堂可拍，難怪很多人要捐起官來。

外國人的官癮如何，我不曉得，中國人官癮之大，確實令人驚訝。做「官」而有「癮」，由來已久，道德未必可以遺傳，但「官癮」可以遺傳。

七十年代的香港，此風不但未見稍減，而且正在大吹起來，終於吹到了專做「善事」專謀「福利」的機構裏來了。

「慈善機構」本來就與「官」字風馬牛的，因了官癮太重的緣故，竟然也自封起官來。官帽子亂送，一夜之間，所有職員都「莫名其妙」的做起官來。

於是乎，「慈善機構」也就變成官僚機構了。

做了「官」，就需要有人出來「捧」。「官」是要被「捧」着走的，走起路來才舒服，捧的人越多，也就越發覺得舒服。

於是，進不慣官場、不慣看人臉色吃飯的人也就倒霉了。平日平起平坐，無拘無束慣了的，突然要在也是職員的官們的面前「立正說話」起來，到

從前的稱呼，這更苦煞了也是「官」們的職員們。然而，「大學生」畢竟是「大學生」，終於想出一個最妙不過的稱呼來。以「上官」尊稱上司，以「下官」卑稱自己，這倒使「上官」們很陶醉了一陣子。

然而，「上官」們終於也覺到這種稱呼有點不對了，慢慢地聽出一點諷刺的意味來。爲了怕這醜事被宣揚出去，於是趕緊對「下官」宣佈，這「官」只是對內不是對外。

這麼一來，既可以做「善」事，又仍然可以過過官癮，想得如此週到，倒眞虧了他們。

一分爲二的哲學

近代的英國天才舞星鄧肯，曾經寫信給蕭伯納道：

「我看：我們兩個最好能夠結爲夫婦。然後，生下一個女兒來的話，艷麗如我，聰明如你，豈非天下第一奇女子乎？」

過了兩天，蕭伯納的回信來了。大意是：「但是，如果我們的女兒，奇醜如我，奇笨如你，那可又怎麼辦呢？」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啟事

茲定於十一月一日萬人雜誌四周年紀念聚餐期間，假幸運酒樓設立臨時辦事處，辦理有關本會之一切質詢、申請入會以及有關聚餐之招待事宜，尚祈有意協助該日工作之籌委或熱心讀者，準於該日下午四時到達，以便商洽工作之開展，特此週知。

此啓

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啓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總有一天我們是會捲入戰爭漩渦的

斯達林說：

「你儘管去打獵好了。明天你就是在這裏的話，也沒有你什麼事情。我準備和莫洛托夫一道聽聽，里賓特羅甫的葫蘆裏，賣的是些什麼藥。

等你回來之後，我再告訴你：希特勒到底在搗些什麼鬼。」

……第二天晚上，斯達林再召見我們的時候，他的情緒簡直好極了。當厨房裏正在烹調我們幾個人打回來的獵物的時候，他告訴我們：里賓特羅甫帶來了一個「德蘇友好互不侵犯協定」的草案，來請我們簽字。

斯達林志得意滿地說：如果在最近的將來，那些至今還滯留在莫斯科，商談條約的英法代表們，知道了這件事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氣得馬上「打道回府」的。

我們都知道：他們對和我們訂條約，並不太感覺興趣。他們一向努力的目標，是鼓動希特勒來打我們。所以，我們都很高興，他們這次要「敗興而返」了。

斯達林又說：

「這其實是個我騙你，你騙我的把戲。要緊的是：到底誰眞的騙了誰？

希特勒以爲我上了他的當。其實，上了當的並不是我，而正是他自己。」

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總有一天，我們是會捲入戰爭漩渦的。不過，斯達林很希望：希特勒和英法是會打得兩敗俱傷的。……

大多數的黨內人物，都在心內中認爲：這個作法，在戰術上是很高明的一着。但是，作爲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反法西斯戰士，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昨天還被罵成萬惡匪幫的希特勒德國，今天忽然變爲我們的盟友了。所以，不但在黨員大會上，我們不敢提一個字，對一般的羣衆，當然更沒有一點說服的希望。

這時，我們就開始集中全力來對付那從「北方來的威脅」。於是，也就發生了芬蘭問題。

芬蘭的邊境離列寧格勒很近，隨時都可以用重炮打到它。芬蘭的元首曼納漢元帥，曾經做過沙皇軍中的將軍，一向是和蘇聯誓不兩立的。因此，芬蘭隨時都可能成爲別的强國進攻蘇聯的一個基地。

我們建議芬蘭：把邊界線加以修正，使得列寧格勒不會再處於芬蘇邊界的大炮射程之內。芬蘭斷然地加以拒絕，於是，戰爭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當我重新回到莫斯科去的時候，斯達林請我到他的家裏去吃飯。莫洛托夫和芬蘭共產黨領袖庫西寧，也都在座。……他們三個人，顯然一致主張：向芬蘭提出最後通牒，如果再被拒絕的話，就馬上採取軍事行動。

這是斯達林的計劃，我當然不能表示反對。說句老實話，我也的確同意這樣做。因爲除此以外，並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問題。如果我們磨刀霍霍的話，芬蘭倒很可能軟下來。否則，也只需要我們開一聲炮，芬蘭就會高舉雙手，跑出來投降的。

當時，我們都這樣想。所以，斯達林說：

「好，我們馬上開始行動！」

誰知：我們一開炮，芬蘭馬上還擊。……我們本以爲芬蘭之戰，要不了多大犧牲，就可以功德圓滿的。事實上卻大大不然。芬蘭人打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滑雪方面，他們簡直在學會走路以前，就已經學會滑雪了。所以，他們的滑雪部隊，行動飄忽，神出鬼沒，處處給我們很大的打擊。

我們馬上也拼命充實自己的滑雪隊伍，把出色的滑雪運動員，都換上軍裝，送上前線。不料他們卻個個乘興而去，馬革裹屍而返。

那一段時期，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像個惡夢一樣。

不說陸軍，就連海軍也毫無成就之可言。我們的一艘潛水艦，在海上發現了一隻瑞典的貨船，誤認爲是芬蘭的軍艦，馬上進行襲擊，但卻彈彈虛發，使那艘貨船安然逸去。

這件事和蘇聯軍隊在芬蘭連吃敗仗的消息，就引起納粹德國的恥笑。他們紛紛用一種嘲笑的口吻說道：

「如果局勢眞的這麼不利，連艘中立國的船隻都打不沉的話，也許我們可以拔刀相助，替你們幫一個小忙?!」

芬蘭人甚至於躲在大樹上，放冷槍。就像打靶一樣地，把我們的戰士們一個個地送上了西天。他們的僞裝，又是那麼好，根本就在冰天雪地中看不出來。

斯達林把他的氣，全都出在軍人身上，尤其是那位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在這一點上，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

有一次，斯達林對着伏羅希洛夫大發雷霆，而伏羅希洛夫也面紅筋脹地回罵了一番。他說：

「這都是你一個人的錯！你把我們軍隊裏的名將和良將，都槍斃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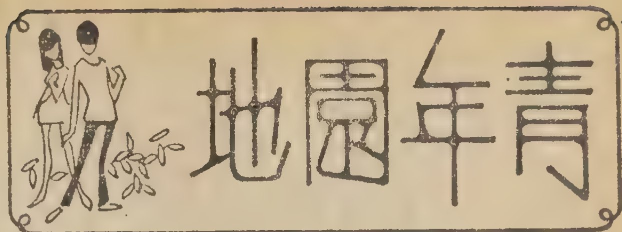
在斯達林向他回罵的時候，伏羅希洛夫忽然舉着燒烤乳猪的大盤子，連盤帶猪，摔在桌子上。——這是我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親眼看見有人敢在斯達林的面前，發這麼大的脾氣。

過了幾天，鐵摩盛科元帥就接替了指揮在芬蘭作戰部隊的任務。

直到這時，我們才掌握了對芬蘭戰爭中的痛苦經驗，開始用所有可以集中的力量，來對付曼納漢防線上的水泥工事和據點。在大規模地陸炮空協同攻勢下，一個個的工事，被打下來了。……

芬蘭終於和我們訂立了一個和約：把邊界撤遠了十五公里，而且把杭高半島上的海軍基地，讓給我們。……

……（未完）



垃圾佬之言

魯民

「死佬揸住掃把」這句歌仔，街頭有得聽，街尾有得唱，聽落雖嫌刻薄，但簡單一句，便把垃圾佬此行形容得淋漓盡致，此句歌仔與「失戀真係痛苦」及「郁親手就聽打」有異曲同工之妙（按：後者為某闕粵語流行曲中一句）。

垃圾佬此一行，為許多行業中之下下者，可謂集各種污穢之大成。雖云職業無分貴賤，法治之下，人人平等，此話說得挺漂亮，在外國，行得通之至，可是在香港，設身處地，就會感覺到這些無非盡是欺人之言，以我來說，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偶然參加一些喜慶場合（根本個人就不喜歡這些千篇一律的飲宴，自慚形穢，心理作祟是其中原因之一），有新朋友詢及，「魯先生，你幹盛行？」

當時的我，該如何回答才好呢？厚黑學雖已讀過，可是尚未能領畧其中要訣。問非所答乎？不，不，這太虛偽了，有失我做人的宗旨；猛吹牛皮乎？更不行，憑自己這副尊容，怎樣吹也吹不到那裏去，何況他日道左相逢，到拆穿西洋鏡時，試問情何以堪！

「啊，說來慚愧，我是做掃街的。」假若真的照實說，相信對方雖不致會像古人那般拂袖而去，但臉色一沉，跟着露出不屑神色，那是意料中事。我就因為太過忠實，不會掩飾自己身份的緣故，好幾次結識異性時，有多位小姐都給我嚇跑了。受了這些教訓，以後我學乖了，每每有人問起我的職業時，我便顧左右而言他。有時有些不通氣的，老是追問着，我無法再支吾下去，唯有咬實牙齦，很辛苦的拚出了「量地官」這三個字，我心裏暗想，這三個字總比「垃圾佬，掃街」好聽得多吧？

許多人見面都會滿口恭維語氣（事實上，在香港搵食，滑頭及面皮厚是不二法門），聽來好聽，可是細心迴味，那還不是一些油腔滑調，對甲經理這樣說法；對乙主任亦復如是，加上一派諂媚神情，活像在演「花子戲」，這些人身份雖然高貴（高貴這一名詞，是我稱高了他），衣服是這樣光鮮，可是，論起心地，就比我這個垃圾佬好不了許多。

也許你會問：垃圾佬，上面所說是你憤世嫉俗之語，還是你自己眼紅人家撈起？雖然不是，那又何所見而云？

憤世嫉俗，我不敢，垃圾佬當然不能做到像劉禹錫謫居於黃崗時，口中還今着「亦滴居之勝概也」那種豪放的詩句，更不能如陶淵明那樣「不為五斗米

我孑然一身，論學識，還沒資格拿筆桿，唯有一點和陶先生是相同的，那就是「田園將蕪」——可是「胡不歸」呢？唉！山河變色，有家歸不得，遑論什麼「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的天倫之樂了。

上文所說的恭維語氣，在我這行工友之間就不易得見，老實說句，我們不是「肝膽相照」的「難兄難弟」，更非什麼仗義不仗義的「屠狗輩」，只是有碗講碗，有碟話碟，工友之間相處，絕無半點花言，因為大家既是知己知彼，說那些滿口恭維，不着邊際的話，又有何用？

好天晒，落雨淋，工作辛苦是另一回事。我就是這樣靜悄悄的過活，說我與世無爭，倒也不算過份。

唯一能夠使我笑逐顏開的，那不是出糧的日子，而是在垃圾堆中發現的「垃圾」，「垃圾」是本行術語，意指名貴或值錢的物件，這些「垃圾」，有些是比面額更值錢的郵票；更有些是鈔票……。

你或會再問：身為公務員，竟然「拾遺不報」。難道「知法犯法」乎！

非也！非也！不過，將這些無傷脾胃的雞毛蒜皮小事，比起那些名流紳士又如何？名流紳士，口中大談除幾多害，反對七七，贊成物物運動；可是反對吸毒者，他的整副家當，有很多都是靠販毒得來；而贊成什麼肅飛運動者，他家裏養的兒子，有幾個不是太保？

推而廣之，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約十年前，一個×氏宗親會理事長在會議席上，大談其福利計劃，搞好本會七七物物等語。使人聽來，大為讚許，可是在同時，卻發生了一件新聞：一個享年一百零三歲，與理事長同姓的人瑞，由於饑寒交迫，倒臥街頭，照情形觀之，這位「咸豐小姐」準是失散子嗣，以致這般田地，這種情況是亟需他人援助的。可是理事長並沒有伸出同情之手（他當然知道這件事）；而老人會更沒有一視同仁（可能有錢就是人瑞，冇錢就是人渣），只採取置之不理態度。理事長畢竟忘記了，他忘記了自己在會議席上所許下的諾言。

後果如何呢？出人意料，這位「咸豐小姐」並未因同姓宗親會和老人會不加援手而倒斃路旁，相反，卻為一個新界異姓鄉民，請其回自己家裏，當作婆婆般供養；更難得的是，該鄉民鄉中父老以至家中大小，也都一一贊成。這樣：這位「咸豐小姐」才可免去她晚年的劫運（也許有人以為，人這麼老，不死何用？但站在人道立場，卻不應作如是觀）。

試想想，老人會不收，理事長在大談福利計劃之時，知道自己的宗親姐姐垂危而不加以援手，反而為一個異姓鄉民，能有如此古道熱腸……理事長的臉孔究竟放到那裏去？

上述一件事，相距不過十來年時間，讀者如非健忘，當可記及。假若我垃圾佬是理事長的話，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人家把這件事引為話柄的。

痴人說話，牢騷特多，是不滿現實，是借題發揮？不，全不，口沒遮攔而

邊去採摘石羌瑚和艾，用來掛在門楣上。天剛朦朧亮，爆竹聲已給這寧靜的村莊帶來了熱鬧。

天下着細雨，全家吃過了飯，聽爸爸講述哥哥的來信，同時媽媽拿出前幾天哥哥託人帶給我的泳褲，準備今天同爸爸到河裏去洗午時水。頃刻鑼聲，吆喝聲，人的哭泣聲混成一片，當我正欲去看究竟的時候，三個民兵撞進我家裏來，不由分說，把我爸媽綑綁帶走，我哭喊，抱住媽媽的腿，兇惡的民兵把我踢倒，揪着我的頭髮狠狠揍我，「地主仔你想死」！一個民兵在怒罵。我聽見媽媽哭着哀求。我爬起來，媽媽用衫抹去我口裏的血，說：「仔，聽話，不要哭，媽媽就快回來。」我目送爸媽離開了家門。就這樣誰人能預料這是永遠的訣別呵！這是一九五〇年的端午節，我剛剛度過了十二個春天。我家被評爲地主，爸媽被綁去鬪爭，坐在特製的仙人掌式的櫈上，鮮血淋漓，在鬪爭會上，父親不能繳交二百擔穀的罰款，拒絕簽字，結果遭到了槍殺的下場；媽媽也被折磨死了。

死訊傳來，我飛奔跑到操場，見爸爸躺在血泊裏，母親雙腳倒吊在韆鞦架上，我撫着母親屍體在哭喊。第二天，農會封屋，我被驅逐出來，從此我失去了家。晚上睡在祠堂裏與鬼爲鄰，日間與牛兒爲伍，寄人籬下，過着悲慘的日子。每天，天剛亮便起來清理牛欄，打掃房屋、拾柴、割草，吃過了早飯到山上放牛直到日落西山。有時伯娘心情不好，那麼我還要吃掃把棍去代替晚餐，夏天，任由風吹雨打，冬天，不管寒風刺骨，我還是衣衫單薄。

歲月的無情，苦難的生活帶走了我少年的時光，我漸漸長大了。我知道誰毀滅了我的家，誰殺死我的父母，誰使我過着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我要記住。一九五六年我開始作逃亡香港的打算，十一月的一個風高月黑的夜晚，我終於踏上了征途，由於路途不熟，在通過北嶺鐵廠的時候已給民兵截查扣留，星夜押交坪山區公所，審問過了，第二天還押惠陽公安局，在獄中，我想，大難即將降臨。我等待死亡的判決，吃不下嚥。經過四十五天的獄中生活，被判勞動管制，押解回鄉。家鄉幹部當晚特爲我開個鬪爭大會，我跪在碎玻璃的地上，幹部們的拳打腳踢，辱罵，二個多小時的鬪爭大會結束，我遍體鱗傷獲得「寬大」的釋放。第二天忍着傷痛回伯娘家裏工作，但伯娘不予諒解，我被趕出家門。那時眞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傷殘了的身體不能勞動，饑餓的威迫，過着討乞的生活。

長期過着悲慘的日子，除了幹部的呼喝凌辱之外，還要受巨大的精神威脅與殘酷的肉體折磨。這樣又過了十四年。一九六九年舊曆十二月初五的晚上，我偷偷地離開了家，月亮皎潔，我與王生開始了艱苦的歷程，再會合了先約好

難忘的日子

葉永如

，月亮已經落下去了，抽過了一支烟，又開始走路。由牛屍夾向北嶺進發，已經順利地走過了這可怕的鄉村，沿銅鑼徑走，在這時誰人都不能預料在這半山的路上受到了一場虛驚！恰巧在這曲折的山腰上也有人逃亡在等候自己的同伴，用先發制人的向我們喝止停步，官保聞聲往山下跑，丟掉了乾糧，我們以爲民兵阻擋，也跟着向山下走，在山腳下，三人商量對策，我主張只有前進，不能繞道，萬一用生命搏取通過。大家都認爲要找尋掉下的乾糧，因時間不早，就此我領先沿路一步步地往回走，誰知他竟是我們的同路人呵，我們三人與他談過了後商量怎樣走，怎樣通山子下，經西坑到梧桐山去。這一帶我們三人不熟路，惟有他熟識這路程，大家討論了很久，也不見他的同伴趕來，我催促他帶路起程，我們三人跟在後面，急步走過了山子下向牛凹仔破田破地走，不覺接近了馬路，抬頭看見了交通牌才知道就要跨近西坑了。我們小心翼翼地走，這時快天亮了，我們分不出那是梧桐山，只向山上猛爬，大家要在天亮前登上了梧桐山，不怕山陡，拚命往上爬，跌倒了爬起來又前進。終於在疲倦中在一個密林的山休息，結束了這晚的行程。雖然沒有登上梧桐山，但躲在這裏也覺得安全，我們愉快地呼呼入睡。

寒冷，饑餓，疲倦，恐懼……，這樣又過了兩天兩夜。

第三夜，無情的雨下個不停，天亮了，濃霧籠罩着，迷失了方向。這天東走走西撞撞，又下山又上山，口渴得要命，全身凍得發抖。大約在下午一時左右，我們四人在一個炭冚裏休息，頃刻見有人慢慢的向我們走來，成年人，青年人，男的，女的一共十八個人，我清楚地辨認出這是同難中人，我上前和他們招呼，大家坐下來談談。他們告訴我是惠陽整隆人，其中一個已偷渡三次了，他們已經餓了三天，要求我們分乾糧給他們吃，保證帶路。好吧！我們同是苦難中的逃亡者有何不可？約三點鐘，我們下山啦，更陡的山，似刀背那樣，一步步小心滑下，不到一個鐘頭已接近山腳，時間太早了，放牛的人仍在趕牛呢！我們不得不停止掩蔽。很久，月色初臨，大家繼續下山，我們不向沙頭角那邊走，因爲那邊防守的很嚴，空曠地帶很多，所以不能不爬上小梧桐向連麻坑前進。經過許多羊腸小道，高低的山嶺，猛登小梧桐。衝呀，前面就是番界砲樓的探射燈亮着，我們坐下來借着探射燈的光看看動靜。就在這時被守軍發覺，喝令站住，我不顧一切，一骨碌滑下馬路，縱身跳入深坑，拚命向番界那邊爬，眼前出現一個人影，呵！是同路人，我們繼續的往前爬，現在已脫離共黨的邊防地區了，坐在柏油路上，等候王生他們，許久，聽見邊界上有狗叫，守軍不時在怒罵，在我估計他們被捕了，今晚廿多人，幸運者究竟多少？我爲他們擔憂，也爲自己逃出了魔掌而慶幸。（稿酬捐給萬人協會）



毛澤東——與——林彪的恩怨

胡養之

對於中國大陸上，毛共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經過好幾個星期的揣測與分析，目前似已露出了端倪。因爲：㈠十月初旬當依索匹亞國王塞拉西官式訪問北平時，只有毛澤東出面接見，而毛的繼承人兼「親密戰友」林彪，則杳無踪跡。㈡過去毛共的報紙往往把毛林的名字聯在一起，如：「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句子，最近卻已改變。自十月一日以來，毛共官方提及領導階層時，只提到「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而畧去了另一句「和林副主席」。日前羅馬尼亞代表團在北平的一個宴會祝詞中，亦未提及林彪的名字。這給予人們的印象是：林彪很可能病死或已失勢！

毛林勾結狼狽爲奸

尤其令人懷疑：據說九月十二日在外蒙境內墮毀的那架中共軍機中，共有九具已被燒焦了的屍體；加以毛共「總參謀長」黃永勝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等人的消聲匿跡，是否與毛林間的權力鬬爭有關？更成爲一般觀察家研究的重點。他們認爲：北平領導階層中至少發生了劇烈的鬬爭，否則斷不至於接二連三地出現不尋常的現象的。由於一九六六年，當大陸推行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之初，林彪即扮演了一人之下的角色；所有毛共的報紙刊物，不僅描繪林彪是毛澤東獨一無二的忠實信徒；並把林彪與毛澤東的名字相提併論，稱爲「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而老奸巨猾的毛澤東，也經常拍着林彪的肩膀，並口口聲聲地稱他爲「最親密的戰友」；特別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

然早已成爲北平魔宮的「儲二」，等到老毛「瓜直」時，他便榮登「大寶」。

林彪之所以有今日，他的確有一套手段。誠如「鐵幕人物」中評論林彪的文字所說：「林彪在中共的一羣領導人物中，原是最懂得毛澤東心理的一個，也是神化毛澤東運動的政策主要執行人；不論在井崗山在延安或北平，他都能夠常常迎合毛澤東的心理，因之，林彪一直獲得毛的寵信。」又龔楚所著的「紅軍與我」一書也曾指出：「一九二九年間，井崗山會發生擁毛反朱或擁朱反毛的權力鬬爭——後者以陳毅爲首，前者則以林彪爲最力。所以，林彪後來的官運特別亨通。……」

林彪又不僅善於神化毛澤東，同時也會神化他自己。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四日的「解放軍報」刊出林彪一段神話，頗爲有趣，它說：「一九〇七年某月，爲林彪誕生於湖北黃岡一個小鎮的前兩晚，他的母親忽然夢見一道虹光自天而降，接着一陣大風把那道虹光吹散了。他母親醒來覺得腹痛，足足痛了一天一夜才生下他來，故事立刻傳遍鄉里，迷信的長輩認爲不祥，要求把他送到城裏育嬰院去，幸好他那慈祥的祖母不忍釋手，而拒絕了長輩的要求；並認定此子必不平凡。……」又說：「林彪幼年在黃岡某中學唸書時，就竭力反對迷信，反對那些維護資本主義的學校老師們，因而除了率領同學毀棄了廟裏木偶之外，也曾領導運動，驅逐地主階級的老師出學校。……」

林彪原爲「國際派」

落草設寨時期，一定缺之軍事幹部，於是他就背離了國民黨而投向中共，確曾獲得毛澤東的歡迎。當朱德、陳毅等人發動南昌暴動的時候，林彪還是營、團級幹部。後來跟隨毛澤東長竄。再後因傷去莫斯科治療，並接受過俄共的嚴格政治訓練，因之，林彪一向被列爲「國際派」中的人馬。他一度在延安主持中共的軍事教育機構「紅軍大學」，訓練出一批紅軍幹部，從而成爲紅軍中的重要將領之一。

抗戰期間，林彪的聲望逐漸凌駕於陳毅、劉伯承、賀龍之上；至抗戰末期，林彪的部隊駐在華北，當時蘇俄遠東司令馬林諾夫斯基所率領的俄軍，已自外蒙推進熱河後，不獨打開了華北與東北間的走廊；且已佔領了我瀋陽等各重要都市與交通線，而盤據在關內的毛共游擊部隊林彪及李昌運等部，乃趁機由多倫、古北口、赤峯一帶地區，分別向關外的東北流竄。

這些中共游擊部隊，於抵達東北之初，因爲裝備惡劣，衣裳襤褸的緣故，所以給予東北居民的印象是：「一羣告化子兵」（粵諺「乞丐」）！就當時的情形而言，中共部隊不惟不能跟裝備良好的日軍作戰，及勝利後也不能發動叛亂。但不旋踵間，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林彪和李昌運的「告化子兵」則否極泰來，由俄軍所接收的日軍全副武器及其他軍事物資，首先給予林彪所部以充分的裝備。據國民政府所統計：當時日本關東軍遺下的武器彈藥及其他軍事物資共有飛機九百廿五架，坦克車三百六十九輛，裝甲車卅五輛，野戰砲二千六百六十二門，機關槍一萬三千八百廿五挺，步槍三十二萬枝，無線電機一百三十三座，汽車二千三百輛，拖車一百二十五輛，騾馬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乘馬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匹，卡車三千〇七十八輛，補給車二萬一千〇八十四輛，特種車輛八百一十五部，指揮車二百八十七輛，彈藥及補給品倉庫七百四十二所，手榴彈一萬一千〇五十二枚，地雷七千五百四十六枚。

由寵信而發生裂痕

共大舉叛亂中一枝最强大的主力。當林彪所部自關外入關時，北平和天津守將傅作義，既未作堅强的抵抗，而告「和平」易手；濟南方面亦未遭遇大戰，直至徐蚌會戰國軍失利後，林彪與陳毅兩主力軍即乘虛過江，分別出擊東南和中南，陳毅竊據蘇浙兩省而入福建，林彪則下江南，趨武漢，過長沙，分向兩廣直達海南島。這一顛覆運動，顯然以林彪的「四野」爲其骨幹，自此林彪爲國際所重視，其聲威亦凌駕於朱德之上，而更爲老毛所寵信。

惟其如此，故於一九五九年毛澤東清算了彭德懷後，林彪便得脫穎而出，蒸蒸日上。截至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爲止，林彪所兼任的職位之多，爲毛共各頭頭之冠。計有：「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軍委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及「國防部長」等要職，佔有毛共中黨、政、軍大部份的權力，誠如「日本時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八日的文章所說：「中共解放軍像一列長長的火車，林彪是火車的司機，而指揮這列火車的則是中共頭子毛澤東。」——這譬喻是形容毛林合作成一個堅固的整體。但自一九六七年一月，當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及共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軍方頭頭，於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同被整肅後，使毛澤東與林彪之間已發生了重大裂痕；特別是各省、市、區分別成立了所謂「革委會」之後，由於軍權壓倒了黨權的緣故，因之，毛林間更產生權力衝突。

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全大會」前後，林彪已暗中加强了自己的實力，除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區裏面，凡較爲重要的「軍區」或「革命委員會」之中，都分別安置了他的親信副手，如雲南「革委會」主任兼昆明「軍區司令員」譚甫仁（已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維吾爾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龍書金等人外，即在改選後的新「中共中央委員會」中的「中央委員」或「候補中委」，也有過半數是擁護林彪的軍人；於是乃有「整黨

利害關係迅速惡化

然則毛林之間既是「親密的戰友」，爲什麼又會發生狗咬狗骨頭的現象呢？蓋古今來「共患難易，共名利難」是也。就中國歷史上言，始終相共，合作到底的除了春秋時齊國的管仲與鮑叔牙，三國時的劉備、關羽、張飛之外，實屬鳳毛麟角。如戰國時的龐涓與孫臏，原是共筆硯的同學，後來爲了名利之爭，龐涓設計誘殺孫臏，而孫幾死於龐。

古代如此，近代尤然，洪、楊之發難於金田時，其始非但共籌謀，共險阻；且以「天兄」、「天弟」之稱，結果亦因名利之爭，而北王之韋昌輝與東王楊秀清輩，各懷異見，各謀私利，而一旦決裂，竟至瓦解！不過，這一連串的例子，都不如今日北平僞政權中，毛林間關係之迅速惡化罷了。其實，這一點也不稀奇，歐陽修的「朋黨論」中明白指出：「……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小人所見者利祿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其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蘇洵的「辨姦論」中也說：「……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

毛澤東當年之所以要拉攏林彪，不惜稱他爲「最親密的戰友」，且以「接班人」相許，純粹利害關係，爲了推倒政敵劉少奇一羣人，企圖奪取其政權，便暫時利用林彪的武力作後盾，憑其「槍桿子出政權」，正如蘇俄「文學周報」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七日的文章所說：「毛澤東自『百花齊放』和『大躍進』的災難結果，已使他在黨、政、軍各方面，都失去其領導的效能，要想重握權力，勢非依賴林彪的軍事力量不可。……」而林彪也有利可圖，他希望利用毛澤東的招牌，抬高自己的地位。該周刊又說：「林彪願意趁此複雜局勢之利，以加强其地位。……在文化革命期間，毛林兩人顯然都已達成其基本目標——林彪希望的代價是被委爲中共

是表面的，錯誤的印象。如果從許多跡象去判斷，那末，毛林兩人都是不滿意對方的。……」

軍方反對勾結「美帝」

在毛澤東的一方來說，認爲答允給林彪以「副主席」和「繼承人」的支票，已經兌現；即是說林彪應得的「贓物」已到手，怎可「得隴望蜀」？但在林的一方看來，這是兩張冷板凳，而老毛仍在「萬壽無疆」的口號下，怡然自得，表示他有生之日絕不讓位，縱使等到老毛「瓜直」之後，也毫無把握，故林彪不願再等了。「文學周刊」也有同樣看法：「作爲副主席的林彪，正垂涎主席寶座；一旦有適宜機會，即準備在他的軍隊協助下，迫令行事。而毛澤東對政治鬬爭，也並非新手，他意識是什麼氣候，計劃將軍隊改編爲有支配性的政治力量，並賦予無限權力，但他現在卻已恐懼，試圖設法限制它的影響力：……」這即是說在過去數十年間，毛澤東會鬬倒無數的中共要員，今藉林彪的槍桿子來鬬倒劉少奇，進一步地去約束林彪的軍事權力。於是乃有「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新行動，以牽制或監視各地的駐軍。

本來，林彪懔於老毛數十年來所使用「過橋抽板」的毒辣手段，早已感到警惕！因之，林在「文革」期間僞裝效忠，盡量捧毛，實則爲自己佈置實力，準備於老毛進行大烹功狗之際，以與他作最大的火併的！但毛利用其妻江青、陳伯達等人，先後搞垮了林的心腹如蕭華、陶鑄、楊成武等一批高級副手；甚至連譚甫仁，也遭擁毛的昆明「紅衛兵」組織所暗殺，表示毛林間的權力之爭已達到了白熱化！加以毛澤東最近利用「紹興師爺」周恩來與「美帝國主義」緊密勾結，代表軍方的黃永勝等人，不值毛周輩之所爲，則極力反對此舉，林彪乃乘此機會企圖發動另一次的「文化大革命」，鬬倒周毛；相傳林黃等曾計劃乘「十一國慶」閱兵時發動兵變，將毛周一批人一網成擒呢！想不到老毛的情報靈通，先下手爲强，林彪一羣人便失敗了。

中州風雨留

「我只不過寫一封普通的報平安家信，並告訴她我們的通訊地址。」

「呀，有一個問題，我們得注意，你們千萬不能向香港及海外寫信，以免洩漏國家的機密。」汪培志神情嚴肅地說，「關於這個問題，遲兩天工地保衛科會向大家宣佈。」

徐諾覺得很奇怪，這裏目前還是光禿禿的一片空地，通訊地址用的是信箱號碼，有什麼機密可言呢？但他也明白共產黨在對幹部信任上的一貫作風。

「老汪同志，指揮部已經成立了，下面的幹部分配了工作沒有？」徐諾問。

「我現在來就是跟你談這個問題，我想分配你到政工科裏來工作，你有沒有意見？」

徐諾的「革命世故」告訴他，對幹部工作的分配其實已經內定，有沒有意見都是一樣的。誰也沒有選擇的自由，還有什麼意見好說呢？

「可是我從來沒有幹過政工工作，你看我能行嗎？」

「其實這政工科就是工地的宣傳科。民工進場以後，人數很多，我們準備辦廣播站、出版小報，你是弄筆桿子的，這工作正好適合你做。」

「就光我一個人幹這門子工作？」

「不，給你配備兩個人，一個做你的助手，一個擔任廣播員。助手可以在幹部裏頭挑，但廣播員一定要會講河南話，我們打算讓你在民工中的女孩子中挑一個，這個廣播員當然要有一定文化才行。將來你挑選好了，報給我研究一下。」

說實在的，能不能勝任這工作，徐諾沒有底。他想：姑且幹着瞧吧。

× × × ×

澗西平原上蓋起一座座蓆棚。遼濶的工地佈滿了挖土方的民工。這些民工是從附近幾個縣徵來的農民。

工地上沸騰起來了。

徐諾奔忙於工地上，他帶着崔婉姬——他的助手——到各個工區去採訪新聞。

小報已經辦了起來，且廣播站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廣播員，每天只能

一聲老夫人哪，過河你拆橋樑……」

天空中飄蕩着豫劇名演員常香玉所唱的「拷紅」。民工們幾乎停了手中的鐵鏟，駐足而聽。

當這段梆子播放完了，工地上響起一片叫好的聲音。

徐諾不懂梆子，但常香玉優美的唱腔也吸引了他。他看到工地上民工聽了這段唱腔的情景，對崔婉姬激動地稱讚着：「藝術的魅力，偉大的藝術魅力！」

「不，這裏不是劇院！」一個重濁的聲音在徐諾的後面傳過來。

徐諾回頭一看，是政工科長汪培志。

汪培志的話使徐諾馬上敏感到，這位上司對他的工作不滿意。

「老徐同志，咱們到工棚裏去聊聊。」

他們一同走入一座蓆棚裏。那裏是工地的廣播室。

「汪科長，我剛才讚美常香玉的唱腔錯了嗎？」

「不，常香玉的唱腔是無可比擬的。問題是，這裏是工地，不是劇院。」

「你是說，在工地裏，不適宜聽她唱的戲？」

「你說對了，她所唱的畢竟是講古人的東西，沒有政治意義。」

徐諾明白汪培志是指這些地方傳統劇起不了政治宣傳作用，但他仍不表同意：「我認爲藝術還可以起娛樂的作用，當人們工作疲勞了，聽聽優美的戲曲和音樂，可以使人精神輕鬆一下，得到良好的休息，這樣也是有利於工作的。」

汪培志勉強地笑笑：「這或許對。但你注意到民工的情景嗎？他們如醉如痴地停下來聽，幾乎把工作都忘了，這就不能說有利於工作了。」

「但他們聽過以後，情緒很熱烈。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明他們受到藝術的感染了。」

「這就是你們作家藝術家沒有置身於羣眾鬬爭所容易犯的毛病。」汪培志說，「你注意到了沒有，民工們的工作情緒疲塌，工地上的土方工程，根據統計科的數字，遠遠沒有達到進度計劃。」

「這情況我知道。民工的私心雜念很多，思家、要求改善待遇——包括改善伙食、住房、跟幹部一樣發烤火費等等，所以在工作上提不起勁頭

。」崔婉姬插進來說。

「這份辛苦還有你，是嗎？小崔同志？」汪培志面對着她，笑了笑。

崔婉姬給說得有點不好意思，紅着臉說：「我算什麼？我對這項工作不熟悉，出的力很少，都是徐同志忙的多。」

「問題是，」汪培志舉起右手，伸出食指點着說，「我們應該爲革命貢獻更多力量。目前，我們的宣傳工作做得還不夠，廣播站還沒有發揮作用，這個我也有很大責任嘍。」

停了一停，汪培志接着又說：「宣傳工具掌握在我們的手裏，就是一個戰鬭武器。我們應該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民工們來自農村，自私、落後，資本主義思想非常濃厚，我們應該針對他們的思想進行宣傳教育。廣播站應趕快物色一個人辦起來。三工區的指導員李德安說，他們那裏有一個小苗——苗淑霞，現在當紀錄員，唸過中學，或許可以擔任播音的工作，你和小崔去找她談談看看。今後我們的廣播節目得加强政治宣傳，工地新聞報道，表揚好人好事這一環了。」

徐諾和崔婉姬聽着他們上級的指示，沒有表示什麼意見。

「你們有什麼意見嗎？」汪培志臨離開工棚時問，他已站起來，準備移動腳步。

還有什麼意見可提的呢？提了也多餘。

「那位苗淑霞我們會去找她，結果怎樣，再向你報告。」徐諾跟汪培志一起走出工棚。

「好，你們忙吧，我到指揮部去。」汪培志說完，走向停在公路旁的吉甫車。

「這科長挺厲害，」崔婉姬和徐諾在往三工區的路上說，「這宣傳工作我實在幹不來，如果不是幫你的忙，我應該要求調動一下工作。」

徐諾明白崔婉姬的心思，對她投以感激的目光。

北風呼呼地從他們身邊掠過，天氣很冷，他們把棉衣緊了一緊。

「其實，我也覺得很難挑起這副沉重的擔子。政治宣傳，這碼子事和我格格不入。」徐諾望着遠山，頭也沒有別過來。

「心裏不好受是嗎？嗯？」崔婉姬關懷地問。

「沒有的事。」徐諾的聲調顯示言不由衷。

「別瞞我了，你心裏惦記着愛人和剛出生的孩子。」

「亂彈琴！」說了這句話，徐諾覺得很後悔，怎麼能這樣粗暴對待一個女人？

崔婉姬剛一聽這句話，心裏一陣不舒服，但一霎眼間，又理解徐諾因爲心裏實在煩擾，所以出言無狀而諒解了他。

「唔，其實你就是心情不好嘛。這是難免的囉，我的心就常常煩得要死。」

他們已經看過這種現象了。目前，這種分離的事實已經降臨到這兩個都是結婚不久的青年身上，將來會演變成怎麼樣？那是很難想象的事，但有一點已經爲他們所承認的，他們得承受精神上的一種試煉。這給他們帶來了一種煩擾。

人在寂寞時多麼需要眞實的友誼，他們就這樣互相同情地建立友情。這使他們在生活的旅途上得到一種慰藉。天空浮着濃密的灰色的雲層，氣象的蕭索，使徐諾的心情也舒展不起來。

他沒有再說話，想起他到工棚去採訪時和民工們的接觸，他的思潮就黏糊糊的像一桶漿糊，他似乎接觸了一些現實的東西，但又說不出是什麼回事。

民工們都是來自四鄉的農民，他們經過土地改革，分了地，現在多數又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們就得聽命於政府隨意差遣，這說明什麼？

他們同工人以及幹部一樣在工地上工作，甚至所負擔的工作更辛苦，爲什麼在待遇方面竟如此懸殊？這些民工是以主人翁身份參加工作的建設者？還是被剝削的廉價勞動力？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主人翁嗎？不然對工作爲什麼這樣疲塌？

…………

工地上低窪的地方還留着殘雪。前兩天，這裏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現在積雪已經逐漸溶解了，天氣更是徹骨的寒冷。

徐諾想起了開始下雪那天晚上到第二工區去訪問民工時的情景——

澗西風雲

昨天晚上刮起了東風，今天一早彤雲密佈，像要下雨的樣子。老河南說，刮起了東風，就要下雨啦。到了黃昏，天色更晦暗，沒多久，天空果然紛紛揚揚下起雪來。這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一般廣東客沒見過雪，覺得新奇，傻裏傻氣跑到院子裏去看下雪，任由雪花打在頭上和衣服上。幾個稚氣的女孩還在蹦跳怪叫。雪越下越大，電燈的光芒映在雪花上，發出一閃一閃的晶瑩光點，像是從天上掉下一顆顆珍珠。

可能是由於心理上影響了緣故，崔婉姬覺得下雪時天氣特別冷冽，她坐在屋子裏望下雪，沒有出來。實際上除了那些好奇的廣東人，誰也不會在這樣的天氣裏走出屋外。

「小崔，你在幹嗎？」汪志培像一個幽靈突然出現在房門口，隔着門叫喊。

「誰呀？」崔婉姬問。

「我，老汪！」聲音有點重濁。

（五）

啼聲劍影錄（六十九）

這晚，聯床共話，聽他的口氣，總是不滿現實，對政治更多抨擊，我問他那年在軍校畢業，是畢業中央軍校抑是特別班，他告訴我是民國三十年在中央軍校成都分校畢業的，我覺得一個在軍校畢業，而未滿兩年的經訓青年，不該對政治有這麼多的不滿，有點像共產黨徒的口吻，有了這點懷疑，和他談話便含糊了。旋大家也沉沉入睡。一覺醒來，陳應武起床洗臉了，我也起來盥洗，陳應武告辭，要去旅舍取行李交挑伕擔運，說聲再見，飛毛腿便走出鎮公所。我盥洗之後，到街上小吃店吃碗早粥，然後找個挑伕，談好了工資，囑自衛隊向鎮長道謝，便又啓程遄赴宅梧了。但一路上總遇不上陳應武，因而覺得這個青年確有點神秘的，他自認初次走這條路，卻能像急先鋒的跑了去，而且在軍校出身的人，畢業未久，竟而猛烈抨擊政治，希望他不是誤入邪門，否則國家訓練出來的人，會危害了國家。直至抗戰勝利之前，我也沒有和陳應武再見過面，雖然，我在新會、開平巡視之後，隨即深入糧荒災情最慘重的台山，連陳應武的家鄉上澤也到過，南至廣海，返至台城，當拜會台山縣長陳燦章的時候，也忘記問陳燦章有無中隊長陳應武其人，此後亦漸漸忘懷這件事。

抗戰勝利，法國的租借地廣州灣交回中國，改爲湛江市，郭壽華兄奉派爲首任市長，我也奉檄南行，于役雷州。一天，於湛江市的赤坎，在街上忽見陳應武與楊祈侯兄聯袂同行，談笑甚歡。楊祈侯者中央調查統計局湛江站主任也，楊兄和我則在湛江始相識，見到了我，楊兄和我握手，陳應武也和我握手，楊兄介紹時則稱爲陳書記長，這位書記長風度如昔，穿軍服、劍眉、紅臉、一派豪爽，陳應允武，竟做起黨老爺，彼此也哈哈大笑。道左相逢，匆匆一別，此後又沒有再碰頭了，有一次偶和楊祈侯兄聚在一起，談起陳應武，楊兄說他是葉先生的妹夫，始知陳應武頗有來頭。

民國三十九年的初冬，赤浪滔天，大陸沉淪，我流亡海角，於中聲日報常見署名陳寒波的文字，筆調雄邁而辛辣，抨擊中共的卑鄙，入木三分，罵得痛快淋漓，又從他的文章中，知道他是一九五一年從上海逃出來的中共特務，以身歷其境的事實，控訴中共滅絕人性，眞是一面照妖鏡，使世人可以看眞了中共的兇殘面目，爲海外崛起的反共鬪士，心儀其人。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的晚上，在黃大仙發生了兇殺案，轟動港九，翌日的日報和晚報競相登載，死者爲反共文化鬪士陳寒波，報上刊出死者遺像，原來陳寒波竟乃陳應武。我對陳應武的死，哀悼一個文化鬪士爲反共而流血，他，洒的血變作火花、火炬，照耀爭取民主自由的旗幟，引導着無數後死者的努力，那是烈士，烈士之死，浩氣長存。陳寒波之死，將垂二十年，但陳寒波三字未爲人所遺忘，則陳寒波死而有價了。但對陳應武之事件，反映着大陸沉淪的結癥，則感慨繫之：

陳應武之反共也，中共律之爲叛徒；以中共而言，反共可恕，叛徒難饒，故在廣州第一個槍決者爲姚寶猷，陽爲清算國民黨分子，實則執行紀律，懲戒背叛。行動兇殘，紀律如鐵，在組織而言組織，嚴密始可以健全，殺人以求嚴密，唯共產黨始能有此殘忍，故只共產黨才有絕無鬆懈的組織，殊不容易滲透也。反觀陳應武之當梅菉書記長也，以中共的特務而掌國民黨的縣級機構，操基層於手上，情報，也爲其所查悉，兩者比對，嚴密與鬆懈之情形，何止相去於千里，故國共之戰，不是判勝敗於徐蚌疆場之上，而國府早敗於爲共方滲透所乘也。葉先生明知其妹夫爲共黨分子，由於溫情，曲加庇護，縱容其腐蝕，你念親情，他忘大義，容私而誤國，在國民黨而言，何止葉先生一人而已，特未爲人所揭發耳。痛哉！

十五、人爲糧荒的造成人間浩刼

據說黃種人的繁殖力，只有黑人比得上，所以，亞洲的人口的總和，爲全世界各洲之冠。在中國，於乾隆年間的人口調查，總數四萬萬，但到了抗戰時期，中國人口已突增至四萬萬七千萬的紀錄；其間已經歷嘉慶年間的白蓮教之亂，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紅羊之刼，也經過民國十三年以前，軍閥的地盤之爭，那幾次大戰亂，鋒鏑所至，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士兵固然要陣亡的很多，但老百姓死於屠殺者確也不少，況兵荒馬亂，死於流離饑饉者亦有之。由於戰亂而所造成的死亡數字，當甚龐大，而百餘年間，人口不特不受戰亂而退減，反激增七千萬，則中國人的生殖力可想而知。

根據馬爾薩斯人口論强調：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糧食增加是算術級數，故全世界不論某地區，最初人口和糧食相等時，但經過了若干年後，則人口便會突增，而使糧食不足供應了，因爲人口的繁殖力是遞增，而土地的生產力則否。所以，在亞洲，中國和印度因人口增加的威脅，每每發生饑饉的災害。

中國的黃河流域產麥，長江和珠江流域產米，而長江流域的產米量，卻佔全國的一半；長江的產米區，則以洞庭湖的湖濱一帶爲

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曾憲光先生：

萬人矚目的萬人協會，自今年「九．一八」開過籌備大會後，可說是順利的誕生了！本人是萬人擁躉之一，可以當得上一個老兵而無愧。我的目標在反共，一切都祗要對反共事業有幫助有貢獻，都樂意為之。寫文章我並不行，有時候可以說是拖泥帶水的，因此之故，就從未正正式式的投過稿，拿過稿費，但滿腔熱血無處宣泄，每每有意見時，就間或用一個筆名將我的意見投向萬人意見欄，四年來連我自己都難於列出我自己用過的名字和投寄的次數，因為時間已相當的長了。

現在我寄這封信，沒有別的，我因為多年來沒有好的工作，所以收入就很少，再加上我淪落在鐵幕的家人需要我不時接濟，所以就等於忙於把自己的時間賣給人而獲致薪酬，蓋我明知生今之世，在香港二十餘年而沒有成家，一切心血就祗有把留在大陸而受苦受難的家人，將微末之所獲而接濟他們。寫到這裏，我也記得三年前香港時報副刊編輯先生回給我的話：你自己個人匆忙逃走，把妻兒子女老母家人就一古腦兒抛在大陸，今日你回頭望望，就知道他（她）們掙扎在生死邊沿，當然你力所能及，不接濟他，你也會有所不忍，其實你自己也必然會想到一着之差，而至畢生懺悔莫及，——即是說當時沒有帶他們同胞。

曾先生：我正因處在這種情形和環境下，所以我忙了，就忙到一直至今日，才寫一封信寄閣下，我年已五八，可說是効勞的能力無多，俱勿謂籌委會或什麼工作，總之我是萬人協會的會員那是自認為算定的，請為我又從未用過的一個名字留下吧。

胡××上民國六十年十月四日

胡老兄：可否賜下地址，以便聯絡和就教——籌委會秘書處。

× × ×

曾憲光先生：您好。

為響應萬人俱樂部籌委會工作，我與母親一同參加，可惜時間有限，祗可在每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小妹才疏學淺，以後希各位多多指導，幸甚！

小妹在港出生。二十歲。籍貫上海。畢業於何東女子職業學校。現在××航空公司辦公室任文員。耑此，

並頌

愉快！

小妹××叩上　八月三十日

× × ×

曾先生：

你好，閱萬人雜誌知閣下籌組「萬人俱樂部」，如弟能有幫助的話，請隨時呼喚可也。

弟是萬人雜誌之長期讀者，一九五九年由廣州來港，自「萬人雜誌」出版第一期起，一直忠實的閱讀至今，弟今在觀塘區——工作任工廠管理職位，通訊電話是（畧），家住×××新區，電話是（畧），未知弟可能對籌組萬人俱樂部有何幫助，祗要是在弟可能範圍內，請閣下對弟任從差遣可也。此致

快樂

「萬人」讀者劉×上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

× × ×

曾先生：

欣逢萬人俱樂部由 先生負責籌備中，茲特函達弟願意參加一份，以盡棉薄之力，藉此團結就是力量。

抗戰時是軍人，勝利後是商人，在港做難民替人家工作了十幾年，現在做中醫，年將半百，最遺憾者是才疏學淺不會寫文章，故不能參加萬人筆陣橫掃牛鬼蛇神，但萬人俱樂部則有資格參加的，原因是我會掃地搬櫈椅，何況我們團體係由各階層人士所組成，主席也要人做，工人也不可少，然否。

如有差遣請預早通知，以便安排時間前來進謁，並盼指導為感，即頌

近祺

弟張振楠啓八月三十一日

× × ×

曾憲光先生：

鄙人從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由廣州跑來香港，在港叔載至今天都是以做手藝為職業，對一切「社團」、「工會」絕不參加，惟因自己在大陸之時，受盡共魔折磨，在港恐怕一不小心，失足成千古恨，同時自己又沒有好的機會，讓我們志同道合的四海朋友，聯合在同一的戰線上，共同生活，為將來重見我們偉大的自由平等的中國。

今蒙先生百忙抽空，為萬人雜誌的讀者成立大眾樂園，萬分高興，唯望先生能否達成鄙願，參加萬人俱樂部，今請問先生，關於俱樂部的組織，需何手續，或證件，方可為證。請早回覆，待我有此準備。頌

秋安

萬人讀者楊×謹上

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 × ×

敬啓者：「萬人俱樂部」籌委會，在萬人傑先生曁閣下以及諸位熱心君子，倡導之下成立。本人有感於組織萬人團體，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期以萬眾一心，向共同之目標前進，謹上函報名參加，並自我簡介：

林××（男）五十一歲，廣東惠來縣人，小學畢業，曾經當兵，參加抗日剿共，勝利後結束軍人生活，漂流香江為時二十餘年矣，現業零售米商，庸庸碌碌，歲月無情，不知老之將至矣！此啓

曾憲光先生賜鑒

弟林××

中華民國六十年八月十四日

萬人意見



投靠中共悔之晚矣

現在毛共正展開微笑對外政策，一些不清楚毛共本來面目的人，會漸對毛共有好感，成爲新左，這情況現在還不斷增長。這些思想錯誤的人，會不知不覺間被毛共利用，對自己的前途影响很大；在這裏我舉出幾個事實：

紅線女一時思想錯誤，給當時當權劉派遊說，極力拉攏，終於回大陸。劉派利用她作爲宣傳工具，大力提拔，她的地位日見高升，當了廣東粵劇革命文學歌劇院院長。紅線女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大拍馬屁，關係密切，劉少奇一家人到海南島避暑，紅線女便假借到海南島給海防軍隊人員演歌劇勞軍，其實祇爲劉少奇一人。回到大陸的她，時常歌頌毛共血腥暴力壓制人民建設出來的成果，詆謗中華民國聲譽，證明忠於毛共。當時左報時常報導有關她在大陸的消息（例如在大陸寫的日記），眞是意氣風發！曾幾何時，好日子不及十年，毛、林、江青發動文化革命奪權鬭爭，對劉派徹底淸算，紅線女也成爲淸算目標（淸算她的包括她女兒），本來被劉派讚美過的她，所演和策劃過的歌劇，都被毛派批爲大毒草，修正主義宣傳工具。她的生活（包括在香港）被指爲資產階級懶蟲生活，關

以前在香港的名譽、地位，保證她一定悔不當初，自己根本不是共產黨材料，何苦？

在紅線女被淸算同期，香港又有一批人被共黨利用，煽動無知工人破壞社會秩序，引起暴動，土製炸彈到處發現，用銀彈政策，鼓吹工人罷工，後來有些給定罪下獄，有些失業，港共沒發救濟金，使他們陷於困境，這是人所共見的事。

近閱工商日報，看到一名逃港知識青年，原在香港喇沙小學畢業，後因思想左傾，回大陸讀書，成爲電器工作人員，被派往武漢，他反對，給開除黨籍，送去勞改，勞改完後，在廣州掃街二年，最後和幾個青年一同逃到香港。

上面不過是眾多例子中之一，已足以證明共黨對同胞的行爲。

（岳亮）

澳洲老讀者 賀萬協人會

萬人傑先生：

遙祝你們安好！

鄙人移居各事佈置就緒，茲付上港幣三十元，爲「萬人協會」之慶。

亦有引用「三人成眾，今諸侯有五，可謂眾矣。」協字爲言，寓十全十美，集眾力之意，期望將來必臻完善。不佞雖閱貴刊入會簡章，但遠隔千里，加入與否，在不必要之列，謹恭祝前程發展，爲社會人群造福，特先行預賀。

不佞林哲齋謹上

（民國六十年辛亥十月十五日）

讀報有感詩二首奉瀆

恩恩怨怨不相同，
丹心爲國効微功，
奈何狂徒持政柄，
好似烏雲遮長空！

（難見天日）

其二

只搞鬬爭逞蠻橫，
忘卻德義效貞忠，
治國原有通鑑在，
安邦必需賴儒宗。

（司馬溫公著資治通鑑）
（歷朝儒將治兵，必致昇平，呈現政治，執行禮、法也。）

毛若已死算他幸運 否則必受人民公審

萬、葉兩先生：

關於毛林的生死，近來報刋連篇累牘討論不休，實在多餘。因爲毛林早已斃命了。何以言之？先說毛澤東，①遠在一九六六年春，我在美國時代周刋看到一圖片，是毛、江青、林彪、鄧小平、周恩來、……及一洋人共九人的立像，別的共酋無大改變，毛澤東卻不同了，簡直不敢相信就是殺人王。因爲毛兩眼無神、形容憔悴，活像一架乾屍。當時看後，既驚且喜，驚者驚其變化如此之大，喜者喜其快見閻王了。②一九六八年秋，據一逃港共幹告，毛見客時，須由兩女護士攙扶，告他坐然後坐，很少開口，開口也只能唯唯否否。又說日常只

給毛治病，過港雖絕口不談毛病，但回美後，對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必要作報告的。傳說，毛的病甚多，決不止心臟病而已，隨時皆可嗚呼快哉。

再說林彪，人皆知他久患肺病。照今日醫藥進步，普通肺病是可以醫好的，林何以這麼多年還不見愈呢。原來他患的不是普通肺病，而是肺癌，這是絕症，上帝也沒辦法，何況他不信上帝。最近一位荷蘭友人Dr. Dirk Van Tettecode從印度來訪我。他是醫生，也是國際問題作家，因爲他特來向我探詢大陸內幕，以故談到毛林劉諸人。他告我，本年四月歐洲報章，刊載一段消息，說：「林彪患的是肺癌，在四月開過刀」。據

年了，還會活嗎。

又有一特別消息，這是自大陸傳來的，說數月前，毛約林到北戴河別墅會談大事，在深夜兩人談到興高采烈時，忽然間飛來一個炸彈，當場把毛林炸死。兩人會談，一定警衛森嚴，刺客何能進入。如有其事，必是衛隊叛變，或為大陸謠言之一，不必信以為眞。總之，毛林是斃命了。衣索匹亞王塞拉西來訪，也未見相迎，更可證實。中共政權，久已由毛管黨，林掌軍，今同時斃命，這是天意要這

躍，企圖坐第一把交椅。但此人只能做毛澤東的馬仔，決無資格，也無氣魄能擔當首席大任。所以，大陸今後局面，必是各省軍閥割據之局，一直等待國軍揮軍返大陸統一之為止。

關於劉少奇或逃或死揣測，皆不足信，我以為必仍在北平或大陸別處。因劉的死對頭是毛，毛既斃命，劉黨羽滿大陸，正是他報復的好機會。何必逃。不管毛林劉三人生死如何，每人皆有私人派系勢力是眞的。此三派系，當然皆想做「偉大的領袖」，固然要混水摸魚，然不僅摸不到魚，可能會被大鮫吞食。

前輩周福全博士今已九十四歲，現正在周遊世界中，他八十五歲時寫一健康秘訣，印贈各親友，我也得一份。他的秘訣簡單說，只有兩點：㈠是運動，㈡是心理衛生，也即孔孟老莊佛耶之道。像毛林這般惡魔終日在想謀害別人，心理永不平衡，焉能長生，不被公審、腰斬，已算是幸福了。質之萬葉兩先生以為如何？

華白敬啓雙十國慶前夕

僑美中國機械工程師懷疑楊振寧的「觀感」

摧殘兒童身心的作法不值得稱讚

萬人雜誌葉先生：

讀者由同事那裏得一傳閱之簡報特刊，題為楊振寧談中國大陸。眾所週知，諾貝爾獎金物理組得主之一的楊振寧教授會於今年回中國大陸探親（詳細日期記不得了，約在五月或六月），回來之後，對訪問他的人發表了一些觀感。

讀者是學機械工程的，且為美國紐約州註冊之職業工程師，於看完這份簡報特刊後，個人覺得有文不付實之感。專以在新教育制度標題下的三個例子來說，就有值得深究之餘地。就我在大學所做的工廠實習以及這十年工作經驗，要大學生們在四年讀書之過程中，在不放下書本之研讀和繁重的課本習題，而又能學好翻沙鑄模的技術，使所鑄出來的汽車引擎毛丕沒有氣孔和冒汗現象（毛丕於機器加工後要試水壓，檢查是否漏氣。如有氣孔，則會有水珠滴出，是謂冒汗），而且又能技術到精密加工，實使人難以相信，這尚不包括熔鐵熔鋼之設備和技術以及各種金屬材料之供應和加工在內。另一個例子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學，學生來做儀器中的Printed Circuit（我譯之為模印電路），這更是不可能的事，試想一個中學生能懂得多少科學知識，而竟能做這種專門的電氣產品。更不能使人相信的事例，是一家小學的學生，因為靠近一家卡車工廠，便來生產卡車上需要的電線，線路。試想一個小學生能有多大，就算入學晚一點，最大也不會超過十五歲，他們又能做出來什麼東西呢？他們如眞能做出東西的話，我想和民主自由的國家所已嚴禁的童工所能做的相差無幾。在民主自由的國度裏，小學生的年齡，正是兒童的黃金時代，生活無憂無慮，不愁衣食，一切均由父母親照顧得好好的。而在楊教授所說絕對是好的中國大陸，即使連年幼無知的小學生，也逃不過中共的壓搾勞力。這根據中共外長陳毅的名言，寧要核子不要褲子一樣，這種不顧人道和不顧人民的起碼生活的政權，又有什麼值得稱讚的呢。

這份簡報特刊所列舉的其他事情，讀者因學識淺薄，經驗及見解有限，希望萬人雜誌的作者和專家們，能

不要使海外華僑上當。

隨函寄上讀者所獲得的一份簡報特刊楊振寧談中國大陸。

敬祝

編祺

美國讀者楊喬治謹上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

編者按： 謝謝楊喬治先生寄來的資料與寶貴意見。楊振寧博士訪大陸回美後，發表過兩次「觀感」，此間的左報也會轉載及着意渲染過。本刊二〇七期「每週評論」亦會就此事發表過意見。

無疑，楊博士也有自己的苦衷，他還有老父和親人留在中國大陸，當然不會一時感情用事，發表出自己的眞實觀感，以致引起親人的麻煩。他在「談話」裏不也勸告留美中國學生，不要「感情用事」，貿然回到中國大陸去嗎？只不過說得含蓄一些罷。

正因如此，他所發表出來的「觀感」的內容，其中的不盡不實之處，也就值得人們原諒了。奇怪的是，楊喬治先生寄來的那份資料，名為「紐約保釣會釣魚台簡報特刊」，全「刊」找不到一句與「保釣」有關的文字。而且，對楊振寧博士的談話也只是「節錄」地加以歪曲的評述，連此間左報敢於發表出來的有關「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清華大學校園時，死了五人傷數十人的一段，也沒有膽量「節錄」進去。這樣，該「保釣特刊」的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

敬請楊喬治先生今後仍能對本刊多加指教，更希望提供紐約方面有關華人動態的消息。再一次謝謝。

台灣學生造火箭發射成功效果好

編輯先生：

閱八月二十一日台灣「中國時報」獲悉我國學生自行研製並發射火箭成功的消息，這消息引起我的很大興趣，但卻未見本港報章報導。

據「中國時報」的消息說，台灣大學工學院一群在學的青年學生，在學校撥給十萬元新台幣的經費，並由中山科學院輔助，在教授們的指導下，不到一年的時間，製造完成了六枚被命名為NTU型一號的小型火箭，由於最初二枚的發射成功，另四枚繼續於九月十九日在彰化地區發射昇空。

NTU型一號火箭，主要構造分為彈頭與彈身。彈頭內部裝置了飛行記錄儀及追踪或遙測儀器，彈身部份則分為降落傘室，彈頭分離裝置，定時開傘設備，開傘炸彈室，發動機以及尾翼，另有發射台供發射使用。

預定發射升空一萬五千呎，發射升空後，由飛行記錄儀記錄飛行狀況，並由地面雷達追踪，當其落下至某特定高度時，彈頭分離裝置的炸藥室炸開，將彈頭分離，並將降落傘彈出，緩緩降落地面，彈頭收回後，計劃由飛行記錄儀的記錄，求得彈道，以作進一步的研究。

NTU型一號的發射非常成功，完全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它等於十五製成的火箭。然而，日本動用了國家的大批資金，並由國家正式的科技人員負責製造；而NTU火箭，祇是由台灣大學的一群在學學生，以課餘活動的時間製造成功的。所花的費用，也僅僅是一萬多元港幣而已！這次擔任火箭製作的是台北三重市「台明機械廠」。

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是令人激動、令人熱血澎湃的時刻，當人們看見NTU型一號火箭，在預定的時間升空時，也彷彿看到了中華民國科學發展的美麗遠景。

相信讀者們聽見這個訊息的時候，心中也會激動！

同胞們，我們的學生也能製造火箭了！我們為這一代年輕人所表現的氣質，也為我們國家光明的未來感到驕傲！我在此向台灣大學「火箭研究社」的青年人致敬！希望着你們，針對今日國家的處境，適應國家最迫切的需要，把火箭放得更大、更高！雖然這火箭還不能和載送太陽神的火箭相比，但是，我們畢竟踏出第一步了。

花鑑泉上（十月十一日）

中國之命運 英譯者不可能是孫大雨

編輯先生：

鄙人是貴刊長期讀者，一向十分擁護貴刊的立場。值此國際姑息主義者氣焰正盛，本港部份短視者受毛共笑臉所惑，我們正需要更多像貴刊這樣熱愛祖國，堅決反共的雜誌，以打擊姑息主義，揭穿毛共及一些漢奸的醜惡面目。日前讀到貴刊一八五期中有待旦君的一篇新月派詩人孫大雨中有云：「抗日戰爭，孫大雨曾把『中國之命運』翻譯為英文，使其遠傳海外。」據我所知 總統手著之「中國命運」一書是在中英中美新約簽訂後，發表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日的，那時已經是抗戰的第七年，據云那時孫大雨已淪為漢奸，絕不可能翻譯中國之命運一書，孫氏也不可能在中國之命運出版前將它譯成英文本，所以據愚見以為孫大雨翻譯中國之命運一事，可能為誤傳。未知待旦先生尊意以為如何？最後請「老編」代為轉達對各位作者，特別是向岳騫先生致敬意。

讀者陳志忠啓

九巴加價後服務未改善

萬人傑先生：

請求先生為我們九龍、新界市民發表批評，九巴自再加價後，至今仍未見改善服務。在加價前好話說盡，到頭來得個講字，廠內不是不夠員工，就是不讓車輛出廠行走，爭取收入，因此怎樣再加價也要蝕本，九巴是「死症」，這班高級飯桶不走，永不會搞好九龍及新界交通。新組織之委員會也並深入了解，祇不過從財政上着手調查，其他不夠時間審查，並實行你好我好，兩方好政策，所以非報章攻之不可。

何謂全桶水？——讀者質疑

萬人傑先生：

你好！

弟經常參閱大作「牛馬集」，對一些事情有一些意見。

先生所說的「全桶水」（經常出現大作）不知爲何物，是否完成了大學課程就是了呢？不過，讀完大學，能否稱爲全桶水，倒成疑問。完成了大學課程，祗能說是懂多一點事情，即使是博士，也是懂得該學科的大部分知識而已，社會經驗也許未足，怎可以稱爲全桶水？

剛讀過大作南越的獨脚選舉，先生認爲南越總統阮文紹之當選乃是公正的，這可能是事實。但爲什麼楊文明及阮高祺會退出競選呢？若阮高祺說的是實，阮文紹操縱選舉，他獲得大部分票數將不成問題，而阮文紹爲什麼不接納阮高祺的意見，辭職後而三人再行競選呢？希望先生能爲我解釋一下，因我不是你說的什麼「全桶水」。我很贊同先生之南越大敵當頭，不應權力鬬爭之見。

關於釣魚台的事件，身爲中國人，自應把着一份熱忱去保衞國家的領土，但先生有沒有想過美國的處境呢？美國正想和中共打交道，交給台灣，怎可以呢？交給中共，在所謂「國際友誼」上又說不過，所以，既然是由日本手中拿來，交給日本也是理所當然的，自己亦可脫離這漩渦。弟在八月曾往台灣一行，沒有人爲釣魚台示威，祗是各大小飯店、商店都標貼了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的橫額，可見台灣對此島嶼也不重視，而且在國際上，根本沒有友誼，祗有利害相關，勢均力敵，才會有「友誼」存在。

學生，不錯是衝動的一群，他們的社會經驗未夠祗有一番熱忱，自然容易受人利用。不過其中也有不少是「全桶水」的。

以上的問題，希望先生能盡快在貴牛馬集欄答覆。

半桶水劉文杰（十月六日）

改進本刊 讀者提意見

萬人傑先生：

恕我不說客套話，弟是自五十六期至現在，還沒脫期，可算「看齡甚淺」，現有意見如下：

㈠貴刊可否增加「萬人信箱」，由讀者發問近代史問題，由萬先生或岳騫先生等解答問題。

㈡我們年青一輩確實對淸朝以後史料、名人、大事等知識太少，可否增加篇幅，由岳騫先生多介紹這些有關國家之名人及大事？

㈢我雖然不懂欣賞音樂，但對現在的所謂「時代曲」深感厭惡，不是眼淚，就是愛與恨，陳腔濫調，像罵街潑婦，無振作淸新格調，相信先生也有同感。我提議最好增加一項每週或每月新歌，他們能濫填歌辭，難道我們不能塡一些有意義、有鬬志的時代曲嗎？名爲萬人歌壇，不知先生意爲如何？

熱血飄零客上

（編者按：對於熱血飄零客君的建議，希讀者發表意見。）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三地址		電話		
通訊址		電話		
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崖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 "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大多爲各方詩友所寄，並非某一人作品，政治有集體領導，詩文亦當有集體寫作，鄙人從中畧加評語，詩中有話，話中有詩，新面別開，藉饒雅趣。

目前積稿已逾十餘萬字，印之成書，其厚盈寸，雅俗共賞，洋洋大觀，就中取材精審，頗費推敲，水準高低，後人自有評價，現正考慮付印，不日當有眉目，希望共促其成。詩詞一道，在作者本人，每自謙爲雕蟲小技；但在國家文化，是爲國學精華，民國六十年來，文字衰退，一日不如一日，一代不如一代。

古人所謂「文章華國」，其解釋，即是文章可以增加國家光華，時代興衰，由當時所作詩文，即可見到，國家興盛之際，所產生之文人，人才鼎盛，詩文風格，迥然不同，國家衰亡之際，文妖當道，邪說横行，亡國先機，灼然可見，其原因，朝政不綱，宵小胡幹，政治領導人物，文化不高，不能鑑別是非，不明文化教育路線，既不懂提倡，又不知禁止。漸次演成，人才絕跡，國家隨之以亡。

以唐詩爲證，有初唐、中唐、晚唐，三個不同風格，因三個時期，盛衰不同，所產生之詩人，筆調口氣，亦因之而有異，同一唐詩，後人讀之，即可分別，何爲初唐，又稱「盛唐」，何爲中唐，何爲晚唐，淸淸楚楚，無法掩飾，千古名人，早有定論，並非在下胡言。

今日台灣，高呼反共，不明「文章華國」之義，不知反共大業，應從文化着手，中共打倒文化，改革文化，吾人卽當建設文化，保留文化，教育能指導國民思想，製造奮鬬精神，轉移風氣，培養復興人才，可惜者，台灣教育，仍守舊日作風，不知採取對策，目前教育方針，應兼讀古文與詩詞，使青年學生，有國學基礎，明辯是非，究竟共產主義，是否能造福人類，卽使全球共產，人類幸福，又將如何？舉出證例，人人知曉。如此則人人頭腦淸醒，不爲共黨所欺騙。

正，共黨施謊言騙術，吾人信實不欺，共黨製造文盲，吾人培育學者詩人，共黨六親不認，吾人重視人倫，共黨不知尊卑，吾人提倡禮貌，共黨主張殘酷，吾人對人慈善，注意小學教育，在兒童之齡，養成高尚純正心理，詩人胸襟，一旦長大，卽是天生反共戰士，不必領導，自知反共，因人類有天賦「良知」，文化水準提高，是非善惡，內心卽可知曉，政治壓力，只可威脅於外形，而不能鎭懾其內心，秦始皇刑罰雖嚴，終不能禁人民揭竿而起，用教育方法，文化潛力，國家政治方針，個人救國使命，灌輸每一青年，英雄豪傑，代有其人，「陳勝」、「吳廣」，比比皆是，中共雖欲長期統治，而不可能也。否則空言反共，不從文字教育着手，不從文化復興努力，老人死去，青年無知，盲目反共，不得其門矣，譬如人也，身攖重疾，未知何病，一羣庸醫，處方雜進，不察病源，亂投藥石，非特無效，適足以促其死亡。

鄙人三十年來之觀察，凡屬能詩，皆有學問。頭腦不淸之人，對於律詩，無法對仗，平仄音韻，不能兼顧，顧此而失彼，有時字對而意義不對，有時意義頗佳，平仄又不能符合，故作詩必具有精密思想，詩雖不能救國，但思想精密之人，對共產主義，洞如觀火，共黨是小巫，詩人是大巫也，詩人最懂辯證之法，條理分明，是非立判，所以共黨最怕詩人，毛澤東反對文人，卽是此因。

政治者，騙人之事也。凡能作詩之人，頭腦淸醒，政治難以欺騙。本雜誌是有正義刋物，產生於艱苦鬬奮之中，風雨飄搖之際，撰稿諸人，多半詩人學者，對共黨政治均有高明見解，鄙人忙裏抽閑，助其臂力，復興文化，提倡做詩，對青年詩人，特別擁護，繼承國萃，爲國家培育人才，以盡匹夫之責。地盤不大，來稿頗多，佳作收到，每致延期發表，對本人自己作品，力求減少，等於宴客，主人侍立一

首都」一律如下：

辛亥中秋懷首都

董力行

六代名湖舊莫愁，台城弔古憶中秋，
秦淮水淺淸歌發，牛渚山高明月留，
幾輩魯連浮粤海，廿年杜牧夢揚州，
江南別後豪情在，攬轡猶堪佔石頭。

鄙人寫「明日黃花錄」，只是書生結習，弄筆消遣，迄今十載，垂四十萬言，半生碌碌，一事無成，潦倒功名，虛度華年，乃將自身之所閱歷，耳目之所聞見，著之於書，以傳後世，寂寞無聊，用以排悶，軍人末路，可笑也夫！有詩云：

閑寫黃花故國雄，新詩有恨賦焦桐，
擎觴愧對前窗月，覽稿羞存腕下風，
十載著書愁悶裏，半生撫髀寂寥中，
此身自笑成魚蠹，憤擲毛錐入太空。

以上二詩，蒙楊海天先生賜和如下：

亥辛中秋步董力行先生原玉

一覽樓主楊海天

斗酒難消萬古愁，蛩聲鳴徹小園秋，
孤舟湖海鴻泥在，匹馬關山夢影留，
世變驚親眞國士，月華冷照赤神州，
人間忍見行邪說，欲到瓊樓最上頭。

咤叱誰堪一代雄，靜觀月色洗高桐，
奇書展讀黃花錄，濁世難求赤子風，
人去離情牽海畔，酒來好句落杯中，
嬋娟悄對欲何語，思入蒼冥百念空。

海天先生和詩，風懷大雅，勝過鄙人，上期聞法國廣播二首，亦曾步和，篇幅所限，下次刋出。

丘國珍著

十九路軍興亡史

再版已經發行
定價港幣三元

前讀丘國珍著「十九路軍興亡史」，全文十餘萬言，在本刊發表時，曾哄傳海內外，詳敍四百餘陣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籌組建軍之經過。自淞滬、福建、重建，整頓，以至閩變失敗之內幕情形，多是前人所未道的第一手資料，如「一‧二八」上海抗日一役，對於惠東翁照垣將軍固守吳淞，浴血抗戰之經過更為精彩，因作者自始至終在該軍參贊戎機，身負要職，論人論事，均是親身見聞，非道聽途說者可比，故內容豐富，資料翔實，乃獨一無二的一部信史，並附珍貴圖片。經售處：㈠灣仔芬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八〇〇；㈢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萬人傑新作「雞尾小姐」出版

萬人傑新著「雞尾小姐」，是「人海百態」第二輯，包括有趣小故事數十則，篇篇充滿人情味，不但可博一笑，也可作為做人處世南針，文筆鋒利，入木三分，愛讀萬人傑雜文的，本書令你滿足，每冊三元，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經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三——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及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歡迎函購。

萬人傑語錄　每冊定價三元
左道旁門　每冊定價三元
大人物與小人物　每冊定價三元
牛馬二集　每冊定價三元

萬人傑上列著作亦可郵購。

思明新著 **副　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兼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㈠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㈢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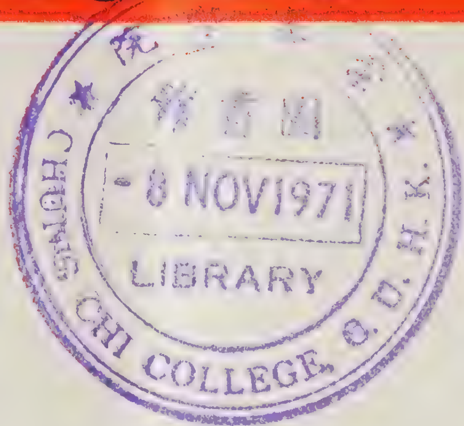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書名	定價
㈠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㈡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㈢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㈣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㈤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㈥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㈦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㈧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雜誌

（第二一〇期）



無題

中共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張贛萍遺著介紹

張贛萍先生生前嘗對人說自己是「半途出家的爬格子動物」，這無疑是他自謙之言。其實，在本港文壇，張先生的作品無論在質、量和銷數方面，比起許多專業作家都毫不遜色。他的筆名很多，比較常用的便是這個代表其籍貫（省、縣）的筆名。可惜天妬英才，正當張先生的寫作活動到了盛產期，便不幸早逝。茲將其遺作擇要介紹如下：

抗日名將關麟徵 四元
歡場兒女 三元六角
終身大事 三元六角
戰地春夢（再版本） 六元
一夜之間 六元

血淚斑斑 六元
陳寒波生前死後（筆名三郎） 五元二角
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再版本） 五元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與馬森亮合著） 四元
彈雨餘生述（一——六冊） 每本二元四角

經售處：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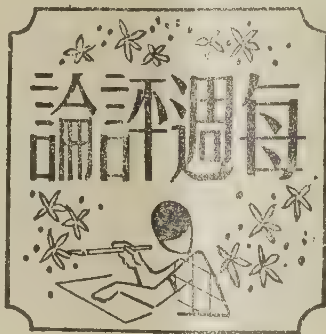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十一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中共混入聯合國



由左右兩派國際政治掮客所製造，牽中共入聯合的醜劇終於十月二十六日演出了。聯合國的四大創建者之一的中華民國，被迫退出這個自毀憲章、自甘墮落的國際組織。這是戰後國際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國的一件大事，每個中國人都受到衝擊，那是不消說的。不過並不值得驚慌。

台北的初步反應

台北當局對此事的反應甚是沉着。行政院長嚴家淦在國民黨中央的會議上說：「我們應將憤怒化為力量，以達成收復大陸和建設國家的最高目標。」又說，台灣人民的目標，並不能由聯合國決定：「我們的目標，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對於聯合國則說：「我們沒有理由仍留在這個最高理想已經滅亡的世界組織裏。」這些話堅決嚴正，非常得體。

不過，這不是講的問題，要看今後如何去做。在野的國民固然有責任，主要責任還在當局。

我們一再分析過，今天中華民國的興衰的關鍵在內政不在外交，先政治後軍事，苟能奮發、與民更始，仍大有可為。問題的焦點在於實踐。拿定正確的方向開步邁進。

所謂正確的方向是什麼呢？實已包含在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之內。分別言之如左：

㈠是中華，特別着重在華字。華代表中華民族，也代表中國文化。

中共迷信陳腐的馬列主義教條，摧殘中國傳統文化，文革以後變本加厲。這是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的忤逆和背叛；這是中華民國反共建國一大有利因素。因為中華民國一直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象徵。今後我們更應加強這一象徵，盡量利用這一優勢擴大影响。希望當局擬定具體計劃，諸如多舉辦中國文物展覽、世界性的漢學會議，獎勵各地華僑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問題，發行定期刊物來報導和宣揚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成就等等。

有進無退能攻不能守

㈡是國。中華民國偏安寶島已經二十二年，這在地理和政治形勢上是一個弱點。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後，這一弱點無形擴大。我們如果不願意被人看做一「地方政權」，那麼就必須突出和充實這個國字。如何突出和充實呢？本刊已一再強調，必須採取某種形式，建立一個朝野一體的全國大聯合的組織，使海內外中國人的耳目一新。那樣的話，中華民國的力量和聲勢，就不局限於台灣一地，而完成反共復國大業的責任，也就不限於政府當局；同時使世界人士知道，台灣所代表的力量，不止於在台灣的一千五百萬中國人，而是散在各地的七億五千萬中國人。

要知道今天中華民國的形勢，能進不能退，能攻不能守。因為事到今天已無可退已無可守。如果退縮不前，保守現狀，只求穩固和繁榮台灣，那就不堪言想了。因此，要進要攻，必須及時，莫再蹉跎！

警醒民心集結民力

㈢是民。孫中山先生曾言：「國者民之積，人者心之器」。突出國家的氣派和聲勢，不能單求之於政治排場，根本之圖，在於警醒民心，集結民力，凝合民意；三者缺一不可。

警醒民心，是要莊嚴沉痛的宣告，中共混進聯合國是反共復國大業新的起點，是中華民國存亡興衰的關頭，也是孫中山先生民治、民有、民享的崇高理想普遍實現還是消沉低落的關頭，所有的中國人必須站起來正視這一現實。

凝合民意，先要伸張民意，使政府的施策，要經民意的批評和檢查；然後才能政通人和，得到民意的支持。換言之，政府要比以往更能尊重輿論，廣開言路。

民心醒了，民意伸了；然後民力才能集中團結，國家才能成為民國。民眾之國、民主之國，才是朝野一致，力量蓬勃之國。這樣的國家復何憂何懼！不但可以自保，並且可以軍民協同，併力西向，光復大陸，解放同胞！

新聞以外



萬勿中「心理戰」陰謀 不可沮喪！不可氣餒！

劉人傑

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席位，並無改變國府實際地位。中共和姑息分子豢養的小爬蟲乘機作出「心理戰」攻勢，企圖瓦解反共人士鬥志。我們要擁護蔣總統號召，不可沮喪！不可氣餒！埋頭苦幹，加强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把逆流冲退！

引狼入室

聯大通過阿案，中華民國宣告退出，許多人認爲，這是美國外交上的一次嚴重挫敗。美國和中華民國都是聯合國四個創辦者之一，美國的提案，居然被小小的阿爾巴尼亞擊敗，使美國朝野哄然，認爲奇恥大辱。但細心分析，卻是美國人自取其辱。這形勢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尼克遜的宣佈訪問中國大陸，採取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及基辛格兩度飛平，使到一些游離國家傾向中共，表決提案時，自然看風駛艃，這結果可說一半是美國自己造成；其次是聯合國走向邪惡，喪失創立時的精神。

不過，這一切都是既成事實，不必談了。問題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形勢將會有怎樣的變化？從壞的方面看，中共取得這個世界組織的席位後，政治輸出更方便，即使一時未能與美國建交，但中共的聯合國代表，駐在紐約，大可進行滲透傾覆工作。這一決議，不但聯合國引狼入室，對美國影响尤大。

省了一筆寃枉錢

但中共進入聯合國對自由世界也不是全無好處。這麼多年來，台灣太過安定，太安定人民就耽於逸樂，鬭志消沉。

聯合國席位的喪失，對他們產生巨大衝擊作用，喚醒他們不要再過醉生夢死的生活。當聯大消息傳到台北，中國人民的强烈反應，是一個好的現象[illegible]

一向，中華民國爲了擁有聯合國席位，一切要保持正統，政治上的改革，有太多顧忌，少了這束縛，今後可大刀濶斧，大事興革。

每一年，中華民國爲了保衛聯合國席位，金錢人力，消耗不少，患得患失，傷透腦筋。早在七年前，前外長葉公超就主張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但未獲當局接納。有識之士認爲，聯合國席位的保留與否，除「面子」外，對本身並無多大作用。

還有，每一年在聯合國這席位上，中華民國花去千萬美元，這是一筆不少的數目，省了這筆寃枉錢，拿來作國際的反共宣傳經費，相信較之做聯合國會員國有用得多。

最重要一點是：丟了聯合國的席位，沒有了精神上的負擔，今後可以一心一意，埋頭苦幹，努力增强實力，發展經濟，到自己壯大起來，國際間的投機者就搶着要跟我們交朋友了。

中共下一着棋

可以預料得到，中共於進入聯合國後，跟着的一步棋自然是要美國「退出台灣」。在明年初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中，這問題一定被「認眞討論」。這一討論，當然不會有什麼實質的結果，但今後中[illegible]，務要迫走美國爲止。

不過，由於美國在聯合國中遭遇挫敗，美國參院在討論保留一九五五年台灣決案中，以四十三票對四十票通過予以保留，該案是授予總統以廣泛權力，使用美國軍隊保護台灣及中華民國的其他島嶼。

即是說，中美聯防協定仍然有效，如果中共武力進侵台灣，會遭受美軍的「協防」。美國部分議員認爲，這可能影响未來尼克遜在北平的談判。但也可能是美國對中共討價還價的本錢，因爲，尼克遜的路子顯然是要促使國共雙方的「談判解決」，如果此議能夠實現，中美聯防協定也可以放棄了。

萬一美國退出台灣海峽

有人躭心：萬一美國「被迫」退出台灣海峽，台灣就會遭受中共進攻；但有資格的觀察家認爲，美軍的撤退，對中華民國來說，未必是禍，卻可能是福。

因爲所謂中美聯防協定，不但「保護」了台灣，也「保護」了中共，這協定簽訂十六年，由於條約的限制，中華民國已喪失無數次反攻機會，不但喪失機會，還要捱罵，人們認爲國府沒有發動反攻是懦弱苟安，其實較大的原因是顧忌美國，不敢破壞協定。

曾經有過這樣的事實；中國空軍減少練習飛行，盡量把飛機汽油節省積貯下來，準備有所作爲，但爲美方所悉，不再繼續供應，直至存油用罄爲止

上對中共也有保護作用，否則，在「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陸動盪，國府又怎會放過反攻的大好機會？

如果美國在「被迫」的情況下退出台峽，就將和在南越一樣，不會把作戰物資帶走，全部移交給國軍，國軍不受制肘，又有充足物資，力量不但足以防守，也可以發動進攻。

兩篇社論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見：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對台灣的現狀和地位不會有多大影響，最重要的

不過，台灣朝野人士，對此早已有心理上的準備，並無驚恐的表現。蔣總統還再三勉勵：不要沮喪！不要氣餒！

在今日，沮喪與氣餒的確是最大的危機，如果因為喪失了聯合國席位而頹喪下去，接連而來的不利形勢便會更多更重，應當挺起胸膛，冷靜應付，打出中華民國的新生路。放出「台灣無希望」論的人，當然別有用心，這是一種惡毒的心理戰。

其最明顯的，是明報的兩篇社論，一篇是說台北當局只有三條路走，老萬為免浪費筆墨，特轉載了陸海安先生的反駁文章。

時機未成熟，若說有無力量攻台，則有到極，他說：就陸軍而言，當然綽綽有餘，十個台灣也拿下，問題在海軍與空軍。中共空軍已勝過台灣，海軍實力或許差不多，也可能是中共強些，但未佔到壓倒優勢，並無百分之百把握。「不打無把握的之仗」是毛澤東的軍事指導原則。

看了這段社論，老萬一來佩服老查的軍事情報靈通，勝過專家，兩者的比較，瞭如指掌；二來不免產生疑問：當日以色列以劣勢軍力，幾天之內把龐大的阿拉伯國家打垮，老查有沒有替他們「比較」過？

異哉，明報的「三條路」！

陸海安

明報社論說，今後台北當局只有三條路走：

一條路是向中共投降。

一條是接受「一中一台」。

一條路是槍桿統治到底。

並且說，台北當局不會願意走第一條路的，除非是迫到「最後關頭」，無路可走，才會走這條路。

這說法可笑已極，廿二年前，敗退台灣，喘息未定，共軍啣尾進迫，情勢危殆，一片慌亂。但台北當局並沒有想到要投降，首要人物也沒有打算逃到外國去；到今天，力量已加強到如此地步，在東亞的自由國家中，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一支最強力量，而竟會向中共投降？再說，什麼叫做「最後關頭」呢？套流行俗語一句，「明報社論作者有有搞錯」？

第二條路，明報認為走不通，因為台北當局恐怕台灣「本省人」會起來，推翻掌握在「外省人」手中的政府，更說這二十多年來，台北當局沒有在消除「本省人」與「外省人」畛域這一項問題上做工夫，例如沒有鼓勵通婚等，甚至說到任何人都不敢向台北當局提到這一項問題，以至台灣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關係，遠比不上香港的廣東人與上海人（廣義的外省人）之間關係那樣的良好。

這一個說法，可以稱為閉着眼睛說瞎話，台北當局不僅沒有漠視這一項問題，反之，二十多年來，對消除省界隔膜以及建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正確意識這一方面，努力不懈。首先是國語的普遍化，光復之初，台灣省同胞普遍說日語、閩語，今天，三十歲以下說日語的已經不多，而都說國語了，這能夠說不是一項重大的成就麼？更有一項「源流遡祖」的工作，對本身同胞的祖籍，都追查出來，不是來自閩南晉江、厦門……就是廣東的東江上游客家人聚居地區，讓大家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大家都是來自大陸，不同之處只是早來或遲來而已。最早在台灣的，還不是閩南人或客家人，而是今天已經漢化的高山族。至於鼓勵通婚，這是妙想天開的想法，更是落伍已極的觀念。今天的觀念有是男女相悅才結婚，這是結婚的當事人的事情，別人不得加以干預，除非是極權的政府，才可以對人民的婚姻也予以左右——假如台北當局採取這一項政策的話，不被罵得狗血淋頭才怪，而且，批評者一定會包括明報在內。而今天的事實如何呢？儘管政府沒有鼓勵，不加干預，「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通婚，再平常也沒了。再說，三十歲以下的青年男女，那裏還分得開誰是「外省人」，誰是「本省人」呢？大家都說國語，都會說閩南語，膚色外貌，都根本上沒有分別哪！明報社論作者自己不到台灣去看看眞實情況，就議論滔滔了，豈不是很遺憾的事情麼？何以不珍惜羽毛至此！

說台北當局害怕投票選舉，也犯了同樣錯誤。今天台灣已實行地方政治，經常定期選舉，國民黨人與黨外人士競爭激烈，何嘗鬧出什麼不愉快的後果來？

第三條路，明報是指維持目前的「槍桿統治」的現狀，仍自命為代表整個中國的中華民國；但說這條路也不會持久的。

假如世界局面永遠不變，中國大陸局面也永遠不變，整個亞洲局面也永遠不變的話，那麼，明報的看法就會是正確的。但歷史告訴我們，天下大勢那有不變之理！

丟掉破包袱·開創新機運

岳騫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我駐聯合國代表團因美國提案被否決，而宣佈退出聯大。消息傳出，所有愛國的中國人皆感到心情沉重，香港二十六日晚報當被搶購一空，二十七日早報，到了十點鐘，除去兩份正牌左報及不刊登新聞的報紙外，也全部賣光，足見香港市民對此事的關切。雖然香港無線電視安排的街頭訪問，一些被訪問的左派青年皆說是好事，但由於股票的下降，可以看出港九市民並不以為此是好事。

就筆者個人來說，當時雖然也感到憤慨，但冷靜下來，覺得此事在利害得失相權之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扔掉了聯合國席位這個破包袱，正是國運轉禍為福的契機。

目前先說害的方面，毛偽政權加入聯合國之後，可以中國政府的身分在世界上進行統戰，許多目前仍然與我保有邦交的國家，也會轉而承認毛偽政權，我們在外交上將陷於孤立，因而要影響到對外的貿易，尤其是東南亞各國華僑眾多，一旦某一國家承認了毛偽政權，我國失去護僑的力量，忠貞僑胞將受到毛幫的迫害，此是政府當局最感到頭痛的事。

其次，也許有人以為毛偽政權取得聯合國席位之後，更可堂而皇之派兵進攻台澎金馬，我國軍在孤立無援情況下，是否能抵抗住毛軍的攻勢。

除去經濟與軍事之外，還有是政治攻勢，毛幫可能又放出和談空氣，擾亂我方民心士氣，再利用台獨分子，從內部製造紛擾，使台灣陷於混亂狀態，然後可以兵不血刃或者不費太大力量就可攫取。

在外交方面說，當然今後會逐漸陷於孤立。但並不是說除去正常外交，就沒有活動餘地，尤其是貿易，更與外交無關。最顯明的例子如意大利承認毛偽政權，但我國與意大利的貿易反而增加；奧地利也與毛幫建交，但奧國商人曾申請到台灣設廠。目前趨勢政治與經濟已逐漸分開，各國皆把貿易看得比外交重要，沒有一個國家會因外交而犧牲貿易，周恩來向日本提的四原則，只有嚇日本一批短視的商人，用於整個日本已不可，更不必說全世界。

當然最值得顧慮的還是各國僑胞，今後將會受到毛幫特務的迫害。但此種情況，也只能出現於過去蘇加諾執政的印尼，施哈諾執政的高棉。一個具有良知的政府當局，都未必會准許毛幫任意迫害本國的外僑，例如加拿大，已屬於狂人總理的統治，但是僑胞愛國活動，也絲毫未受到限制。

攻台不攻台與聯合國席位無關，毛幫未竊得聯合國席位之前，也曾對金門發動數次巨大攻勢。最著名者如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古寧頭之戰，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砲戰，毛軍皆出了全力，結果卻在我國軍反擊下而慘敗。是毛幫固無時無刻不打算進攻台澎金馬，入不入聯合國與此事完全無關。我們如果無力扼守金馬，保衛台澎，即使聯合國席位不出問題，對於局勢並無裨益。

或者有人會問，毛偽政權進入聯合國之後，可以要求美國第七艦隊撤出台灣海峽，到時情形又當如何？

關於此一問題，必須檢查過去的紀錄。古寧頭之戰，正是政府剛撤退到台灣，總統尚未復職，中樞無主，美國人已發表白皮書，聲明與我方斷絕關係，論到民心士氣之沮喪，應以那時為最。但是戍守金門的司令官胡璉將軍（現任駐越南大使），指揮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將軍（曾任參謀總長，現任總統府參軍長），十九軍軍長尹俊將軍（現任台灣警備總司令）奮起應戰，一舉全殲毛幫第十兵團二十八軍，兩萬餘人無一兵逃回厦門，這次大捷，對內穩定了人心，對敵則造成毛幫內爭，陳毅以後未當上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就與此役有關，因為陳毅未坐上華東第一把交椅，終於引起清算饒漱石的事件，到今天仍然餘波未息。

更特別要指出的是古寧頭之戰，我軍當新敗之後，雖然有兩個軍，但兵員不足，武器缺乏，更重

兵坑作爲掩體，就這樣打的。在那種情況下，居然造成空前大捷，二十三年後的今天，金門已經成了堅不可破的堡壘。筆者五天以前還在金門，可以向讀者報告兩件事，第一，金門有多少國軍，我們當然不知道，有說八萬，有說十萬，不問是幾萬，但這幾萬人經常在地面上出勤，讓人看到的不會超過一千，其餘的人那去了，金門地面上沒有營房，全在地下，許多人參觀金門之後，常說金門有兩個，一在地上，一在地下，確實是如此。第二，金門的擎天廳，是在太武山腰掏通的，可以容納五千人，平時演電影、唱戲，戰時就是醫院，這個大廳的確擎天，相信原子彈也炸不透。

反過來再看毛軍，三十八年古寧頭被殲的二十八軍，是共軍悍將葉飛一股，眞眞是「老八路」，大部分參加過抗戰期間作亂及勝利後的叛國戰爭，戰鬪力之强，在毛軍中也是第一流，居然被全數殲滅。而今日的毛軍，皆徵自農村，其本人對共黨已沒有過去的狂熱，家庭又都處於飢餓生死邊緣，這批人對毛澤東沒有愛，只有恨，所以當兵，實在是爲了生活，因爲當兵可以吃得飽，要這批人去拚命，像二十三年前的共軍二十八軍渡海攻金門，即使在後面機槍壓迫下，不能不冒死前進，但基本戰力也要打一個大大折扣，以鬪志薄弱，缺乏實際戰鬪經驗的毛軍，進攻金城湯池的金門，雙方力量比起二十三年前此長彼消，已經差了若干倍，除非毛軍不發動攻勢，否則將比二十三年前更慘，因爲二十三年前共軍二十八軍雖然全軍覆沒，畢竟還登上金門本島，這次一定會葬身海中，想藉作俘虜的機會而投奔自由，恐怕都很難。

以上還是就一般形勢而論，再就毛幫內部來說，目前毛幫情況，越看越似北洋軍閥時期，毛澤東已似袁世凱末年，對各省軍閥沒有約束力。而各省軍閥情況，則似民國七年段祺瑞下令南征時期。當張勛復辟失敗後，段祺瑞再起組閣，聽了進步黨人梁啓超建議，不承認原由國民黨人佔大多數的舊國

國父出任大元帥，組織護法軍政府，中國正式分裂爲兩部。段祺瑞指南方政府爲叛逆，下令討伐。就當時情況看，無論兵力對比，政治形勢，北方皆佔絕對優勢，在段祺瑞命令下達後，各省軍閥煞有介事，一齊踴躍出兵，由曹錕任第一軍總司令由漢口南下打正面，張懷芝任第二軍總司令由南昌攻側背，兵力集中在鄂贛兩省，但是，都不願前進，只有曹錕部代理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奮勇前進下長沙，陷衡陽，佔了湖南大部，但由於各部均不肯向前，吳佩孚到了衡陽也就不進，南征之舉告吹，北方引起內亂，終於同歸於盡，十年後，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今天共區情形亦復類似，就各省紅色軍閥來分，頭號大軍閥應有四人，一、廣州方面之黃永勝、劉興元、丁盛一批人，二、福建方面韓先楚、皮定鈞一批人；三、瀋陽軍區陳錫聯，四、南京軍區許世友。其他尚有幾人，或因兵力不多，或因地區不重要，只能列入二級軍閥。這四大軍閥之所以形成，半由其本身兵力，半由所處形勢，他們當然明白自己一切權勢皆建築在槍桿子，如果沒有了槍桿子，就會失去一切，可能包括生命在內，處此情形下，要叫某人出動全部兵力攻金馬，敗了自是萬刼不復，就算僥倖得逞，也把本錢全部蝕光，將步彭德懷、賀龍的後塵，共產黨內部情形，他們了解得比我們淸楚，到了目前地步，要想他們眞替毛澤東賣命，連毛澤東自己也不相信，否則毛澤東也不會向史諾說，他是一個撑着破傘，冒着風雨在獨木橋上踽踽獨行的老和尚了。

再其次，說到政治方面，可以預見不久將來，毛幫將在海外發動謠言攻勢，揑造一些消息，說我政府將與毛幫舉行和談，藉此以瓦解反共人士的同仇心情。實際上，這種謠言，壓根就不值一笑，茲簡單指出兩點：第一、如果我們同毛幫和談，條件如何先不說，起碼要把中華民國國號取消，請問誰敢負這個責任。其次，今日在台灣及海外的中國人，無論在朝在野，人人都領教了共產黨的手段，在

，他求你的時候向你磕頭，你求他時，他就搖頭，到了他覺得你沒有利用價值時，就殺頭。這個三頭政策永不會變，無論表面上怎麼玩花樣，共產黨仍是共產黨，不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誰當政都是一樣，除非有人肯伸着頭去給共產黨殺，否則沒有任何人會對共產黨的和平攻勢有興趣。所以，今後如果有任何和談的謠言，只能當成是毛澤東躺在床上發高熱，說囈語，等待馬列寵召而喘出的最後一口氣。

不論就任何方面分析，我們失去聯合國席位，都不會影響到國家的根本，無非是引起人心一陣波動，相信很快就會定下來。

丟掉聯合國這個破包袱，壞處很少，好處可就多了。當本文正在起草時，看到報上一則消息，前外交部長葉公超七年前就主張退出聯合國。葉氏是我國最成功的外交家，就筆者個人看法，也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最好的一位外交部長，他提出退出聯合國的建議，自然有其根據，雖然有許多機密非我輩所知，但可以看見的就有很多問題，例如我國對聯合國的會費負擔，初創時列於第五位，至今依然，每年固定會費達美金六百多萬元，其他臨時攤派尚未在內，加上派駐聯合國代表團人員的龐大開支，每年負擔超過美金千萬，以這麼多的金錢，換一個虛名，究竟有何意義。

金錢的損失尚是有形的，無形的損失就更多，爲了保持聯合國席位，每年撥出大量援外的人員與金錢，例如在非洲的農耕隊，就是一大負擔，雖然援外是好事，但總要自身有力量，我們那有力量去援助外人，說來說去還是爲了聯合國席位。

總之聯合國席位的喪失，對我們實在利多害少，但是，並不是說漠不相關，我們應當痛自反省，國家的生存要靠自己，不能再將國家命運寄托在別人身上，如果我們能在這次失敗獲得了眞正的教訓，朝野上下，一心一德，共同爲國家前途努力奮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轉禍爲福，正在今日。



日本著名的出版機構「講談社」，所編印的現代周刊，十月十四日一期出了中共問題的專輯，報導大陸各地武鬥的情況，頗值得參考。

該刊報導稱，今年三月到五月，吉林省發生多次暴動，直到十月還沒有完全平靜。江西省七月一日曾發生有人散佈反毛傳單的事情。

雲南和西藏的領導層內部曾發生激烈鬥爭。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譚甫仁並非病死而係被殺害。西藏革委會主任曾雍雅則被反毛派打倒。

中共內部的武鬥未已

五四軍一部曾叛亂

去年秋天，駐防四川的五十四軍，一部分約三千人曾叛變，建立反共組織，拉入山區打游擊。他們組織民兵，襲擊火車，搶刼軍火庫，擴大武裝力量。成都軍區曾派師級兵力前往討伐，但是屢戰無功。軍區司令梁興初，親自指揮部隊進剿，吃了大敗仗，身受重傷。

文革期間與毛派紅衛兵對立，發生無數次流血武鬥的「產業軍」，一九六八年雖被軍隊鎮壓，但是並未消滅，多數潛入地下繼續活動，許多黨政幹部仍暗中與他們通聲氣，使派駐當地的支左部隊，時刻戰戰兢兢。但是該刊未說明「產業軍」與上山打游擊的叛軍有何連繫。情報來源是一個從四川出來華僑。

報導特別指出成都軍區和昆明軍區的空軍部隊，內部的兩派鬥爭特別嚴重，互相襲擊、暗殺，至今未已。據此該刊推論，今年十．一所以取消閱兵，是由於空軍情況不穩，中共頭子如果齊集天安門上，反叛分子可能實施空中攻擊，有被全部殲滅的危險。鑒於中共軍機九月十三日神秘墜毀於蘇蒙邊境一事，這一推測並非全無可能。

該刊綜合報導說，今年發生武鬥的地區計有湖南、江西、湖北、新疆、貴州、雲南、西藏、四川、寧夏、黑龍江。武鬥規模最大，情況最嚴重的則有西藏、雲南、黑龍江、四川四省五區。

該刊分析發生武鬥的情況，認爲不僅發生於新當權派與毛派之間，也發生於舊當權派與毛派，新當權派之間。支持舊當權派的主要力量則在四川。

以上的報導雖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是值得參考。

軍人進攻毛派核心

以現實情況來對照，頗多吻合。以「整黨建黨」來說，自六月三日雲南省建立新黨委之後，即突然停頓，本應在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五十週年之前全部完成，可是拖到八月中旬，隔了兩個多月，餘下的西藏、寧夏、四川、黑龍江地區。其中四川、西藏、黑龍江且是武鬥最嚴重的地區。

再從人事的升沉來看，陳伯達之垮台，康生、謝富治之不能公開露面，使毛澤東的核心集團已被打成片片碎，如非遭受不可抗拒的壓力，老毛絕不會容忍這種情勢。新當權派所以敢向毛的核心進攻，是因爲在經年的武鬥之後，在各地已制服了毛派分子有組織的反抗。換言之，毛派的政治資本——擁毛幹部和羣眾——已經損失殆盡。目前他們剩下的武器，唯有老毛個人的權位和「聲望」。但是這一點也不可侮。因爲新當權派是在文革中，打着擁毛的旗號起家的，現在要將老毛一腳踢開，實在太不容易。

據上述情勢可知，爲什麼削弱毛個人崇拜的行動，遲遲其行，欲行又止。十．一毛不出面閱兵，筆者認爲是對抗新當權派的手段。暴露他們打着「紅旗」擁毛的虛僞，以在黨和軍隊中間引發新的騷動。

九月二十三日北平電台一度停播毛語錄，後來又間歇的恢復了。黃永勝等實力軍人消聲歛跡了。這都是向毛讓步的表現。

毛正極力掙扎反撲

新當權派最大的顧忌是毛派乘美總統尼克遜的助手基辛加及尼克遜本人到北平訪問時興風作浪。從毛的爲人看，他是不顧一切的，他能搞「文化大革命」，把黨、政、軍的體制打成「稀巴爛」，不怕「美帝」進襲，不怕「蘇修」犯邊，也不怕國軍反攻；只爲了把劉少奇打倒，這種盲目的、瘋狂的，毀滅一切而不惜的毒烈性格，什麼事情都能作得出來。

假使在基辛加或尼克遜訪問時，毛派出其不意搞出大亂子，中共的國際體面不但要撕成粉碎，同時可能引起與美國的戰爭，或中共的內戰，那是不堪設想的事情。在毛澤東這一威脅之下，新當權派雖曾在實力上，無論在中央或地方都佔壓倒優勢，但是不能不暫時收歛氣焰，對毛妥協。

至於妥協到什麼程度，則資料不足尙難確知。毛的要求可以推想出來，要扭轉「槍指揮黨」（實際上是指揮毛）的形勢，恢復文革前「黨指揮槍」的舊軌，以恢復他的獨裁權力。欲達此目的必須打倒實力軍人集團，而必先打倒盤踞政治局裏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四條大蟲。他可能使用分化計策，增强周恩來的權力，壓制軍人干政；也可能不究其他任何人，只要把黃、吳等罷官，自己即甘願不再多問政事，孤立黃永勝等，以自己的一切孤注一擲與黃等四人拚命。當然他也可能挑撥地方的實力軍人許世友、陳錫聯等和黃永勝反目，支持陳、許接任總參謀長。這些辦法他都能想得出作得出。只要出這口氣，天塌了都不顧。

不過經過文革的教訓，周恩來固然對毛如見其肺肝

魯 達

抗日戰爭史話（五）

湘西會戰與全面反攻

史劍非

湘西會戰發生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上旬到六月上旬。是時也，印緬國軍實與滇西的遠征軍會師於芒友，打通了滇緬公路，盟國的軍援正沿公路大批湧入；國軍三十六師接受美式裝備，滇緬遠征軍的精銳正趕調本土戰場，即將展開全面反攻。即在此轉守為攻的前夕，日軍突集結三個師團進攻湘西。其作戰目的有二，一是攻佔芷江，因為芷江機場，是最接近前線的空軍基地，當時中國大陸及日本本土的制空權，已完全操在盟軍手中，攻佔芷江即可使華中華南的敵軍消除空中大部威脅；二是企圖殲滅湘西的第四方面軍的主力，以摧毀國軍的反攻佈署。當時國軍新建陸軍總司令部及四個方面軍，正積極準備從滇黔高原北下，分向兩廣兩湖反攻。而第四方面軍的部隊則是最接近敵人的部隊。

湘西會戰是國軍最後一個守勢作戰，也是日軍最後一個攻勢作戰。過此以往，日軍即節節敗退，以迄投降為止。

日軍使用新戰術

湘西會戰敵我陣容如左。

敵軍總指揮官為坂西一郎中將，配屬菱田元四郎的第一一六師團，渡邊洋的第四十七師團，作健雄的第三十四師團，提三樹男的第六十八師團，上野源吉的獨立混成第八十六旅團；此外還有第六十四團一部軍兵，合計約八萬之眾。

國軍的最高指揮官為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王耀武的第四方面軍，下轄胡璉的第十八軍，李天霞的第一百軍，施中誠的第七十四軍，韓濬的七十三軍，另方面軍直轄的趙季平的暫六師，新力三的第十三師。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下轄牟庭芳的九十四軍，丁治磐的二十六軍，廖耀湘的新六軍（趕到戰場國軍已獲大捷，實際上未參加作戰。）另王敬文的第十集團軍，亦僅第二十一師參戰。國軍參加部隊僅十八個師。

參加湘西會戰的國軍部隊半數以上已獲美式裝備，戰鬪力大為增强，其次是盟軍已在冲繩登陸，日軍已臨日暮窮途，故我軍士氣特旺。這可以從多數預備部隊未及參戰第一線部隊，即將敵軍擊潰見之。日軍在湘西之役所採戰術，既非分進合擊，亦非中央突破；而是將兵力分散為十數股，每股數千人，如水銀瀉地一般滲進，交叉行軍，如穿花蝴蝶。在預定時間，數股部隊突然會合圍攻某一戰畧據點。這種分股滲進的戰術，是抗戰後期日軍戰術的特點。因為分進合擊，中央突破那兩個招式，已被國軍摸透，吃了很多次敗仗，不得不改弦更張了。

我軍士氣特旺

日軍這種新戰術，在同年的豫中會戰、長衡會戰中曾嚐到甜頭，這次又重施故技。這種戰術本來很有威力；第一進攻矛頭太多使人眼花撩亂，摸不清主力所在，也摸不清進攻重點所在；第二，國軍的裝備和訓練遠不如日軍，必須以六對一的兵力相抗，而缺乏交通工具，機動力弱，應付數大股敵人，機動力的弱點容易克服，如果應十數股東竄西突的小部隊，則機動力的弱點便充分暴露。

可是在湘西會戰時國軍的情況大不相同了，半數以上的部隊已獲美式裝備，在火力上與日軍拉平；同時日軍已失去控制權，地面部隊的戰力打了折扣，反之我軍在空軍掩護下戰力突增，因此使用兵力遠較過去為少，反倒較易獲致勝利。

我軍的作戰計劃是分兵阻擊來犯之敵，同時堅守據點阻延敵人前進，預定在新化與武岡之間的雪峯山區與敵軍激戰。

是役我軍士氣如吞斗牛。筆者時在後方求學，每天詳讀新聞報導，有一事至今猶深切記憶。一連國軍據守雪峯山區一據點，遭十數倍敵人圍攻數週之久屹然不動。白天有空軍掩護，敵軍蟄伏不出，一入夜敵人即從四面八方摸營，數次以白刃戰，擊退敵軍。最後期間靠空軍空投糧彈，士氣更旺；迄會戰完了為止，據點未失。另據守武陽城國軍一連，全連戰至最後，壯烈殉國。

十八軍千里馳援

湘西會戰從四月上旬到六月上旬，激戰了兩個月。為抗戰期間維時最長的會戰之一。以往我軍作戰，多半採取退卻決戰，即主動放棄若干據點，拉長戰線，誘敵深入，在預定地點設伏力抗，同時採取外線大包圍；這一次則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敵軍每進一步都要付出代價。因此這些敵軍不但未能攻佔芷江，連芷江的邊都沒有接近，到達雪峯山區時已筋疲力竭，死傷載途。敵軍的攻勢僅繼續到五月中旬，從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則是我軍反擊和追擊的階段。敵軍力盡潰退，又無援兵接應，數股部隊被我軍包圍全數殲俘，情況之慘歷所未見。

當五月初敵軍攻勢達最高潮之際，當時揚威印緬戰場戰力最强的新六軍，從昆明空運抵達芷江，但不及小試牛刀敵人已潰走。湘西會戰獲大勝的另一原因，是我軍的最高當局指揮表現了卓越的判斷力。敵軍主力雖然在邵陽，為了牽制常德地區的國軍馳援，故派兩股部隊自寧鄉、沅江向益陽、桃源竄犯；軍委會斷定這兩路敵人是佯攻，不為所動，毅然抽調駐守常德的勁旅十八軍，以急行軍南下馳援，及時加入作戰，致獲豐碩戰果。

總計是役斃傷敵軍二八一七四人，俘敵軍官十七人，士兵二三〇人，戰馬三四七四，砲二四門，機槍百挺，步槍一三三三枝，其他戰利品約廿噸。

敵人軍官受武士道訓練，向來忠勇不屈，不待被俘即剖腹自殺，這次竟有十七人被俘，顯示士氣已經崩潰。因此即若同年美國不投原子彈，我軍亦必可完全擊敗日本。抗戰勝利，殊非倖致。

心理學常識二則

你是否一個意志薄弱的人？

何方

「意志薄弱」，其實和「良心好」是兩回事。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意志薄弱」的人，不知道會吃多少虧。

你大概總不會是個「意志薄弱」的人吧？這裏就是西方的行為心理學權威，設計出來的一個方案，它可以測驗你意志堅强到什麼程度？甚至於可以告訴你：如果有人對你大施其催眠術的話，你大概會不會上鈎？

下面就是這二十一個問題：只要在答案上任打一個圈就行了。

(1)你會「打坐入定」的方法嗎？
答案：　肯定；　否定。

(2)愉快和美滿的回憶，是否能使你帶來一種陶醉的感覺？
答案：　肯定；　否定。

(3)當你正在集中全力在完成某一項重要而迫切的任務，但是，如果有人在你附近密語的話，你也許會不由自主地加以偷聽的。
答案：　肯定；　否定。

(4)入睡對你沒有什麼大問題，頂多只要數一數數字就行了。
答案：　肯定；　否定。

讓別人來帶頭。
答案：　肯定；　否定。

(6)你對任何事都很容易發生興趣，但也很容易忽然興趣索然。
答案：　肯定；　否定。

(7)當你等待一位來客的時候，你會常常聽到腳步聲走近，連忙趕着去開門。
答案：　肯定；　否定。

(8)有時，你忽然會發現你只是對一位正在講話的人，發生了很了很强烈的好感；但卻並沒有注意到他正在講些什麼。
答案：　肯定；　否定。

(9)當你在一個討論會中間，忽然發現大多數人都和你的意見相反，你是不是會漸漸喪失信心？
答案：　肯定；　否定。

(10)你是不是在觀察一件物體的時候，一定要把它撫摸一番？
答案：　肯定；　否定。

(11)你是不是有本領光憑作者的名字，或是書名，就可以斷定一本著作有多少價值？
答案：　肯定；　否定。

俠小說的時候，是不是會被那主角引入勝境，恍然身歷其境一樣？
答案：　肯定；　否定。

(13)如果有一個人，使你非常崇拜或信仰的話，你是不是會無保留地接受他所要求的一切？
答案：　肯定；　否定。

(14)你總是需要有人和你做伴，談話。否則，你就會覺得自己的生活非但異常空虛，而且也有說不盡的無聊。
答案：　肯定；　否定。

(15)你即使在最冒火的時候，也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答案：　肯定；　否定。

(16)當你在報上看到了一張罪犯照相的時候，忽然有這種感覺，這個罪犯你是一眼就看出來了的。
答案：　肯定；　否定。

(17)當你在「紅燈」下，停車不駛的時候，忽然發現正背面有輛汽車風馳而來；你是不是會突然開動引擎，在紅燈下毅然而過呢？
答案：　肯定；　否定。

(18)當別人向你敍述一件事經過的時候，你很容易地就想像到了當時的情景。
答案：　肯定；　否定。

(19)你是否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答案：　肯定；　否定。

(20)你是不是會有計劃地、有步驟地造成別人對你的良好印象？
答案：　肯定；　否定。

(21)有時你沉迷於幻想中簡直不再注意週圍環境有些什麼變動？
答案：　肯定；　否定。

全部問題，一共二十一個。如果肯定的答案超過了十四個的話，那你便是一個在意志的堅强程度上很有問題的人，似乎應當找個好的心理治療專家去討論一下。

但即使你眞的在這測驗中，得了很高分的話，也一點不必發愁。——據專家們統計：現在世界上「意志薄弱」的人，大概還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芸芸眾生，所在皆有。更何況在達官顯宦，巨商大賈之中，據統計：「意志薄弱」的人們，倒佔了一半以上呢！

有些孩子為什麼總不肯開口？

爲什麼有些孩子，越來越緘默，心理學家們認爲：這和父母們的

，因此，他們就擬定了一個自我測驗的方案出來，讓父母們自己尋求一下正確的答案。

如果在這二十八項預先擬定的答案中，表示同意的地方，在十九項以上的時候，就是表明爲了使孩子的性格，能夠更正常和更健康地向好的方向發展，這時做父母的人，最好去請教一下心理治療專家們。

這個測驗，一共包括八項問題：

(1)在你們家裏，孩子們能不能發言，是不是完全由你們自己的情緒好壞而定？尤其是當你們全家在

A、吃飯的時候。

B、剛才下班回來的時候。

C、有客人在的時候。

D、看電視的時候。

(2)你們的孩子，在什麼情形之下，可以比較自由地發言？

A、當你們對他有所詢問的時候。

B、當你們向他特別聲明：「有什麼話都可以講出來」的時候。

C、當他事先仔細地想過：要向你們講些什麼的時候。

(3)你們是不是常常在行爲方面，對孩子發生一種「示範」作用？

A、父母們常常互相禁止對方講話。

B、父母們常常相對默然，或者公開認爲少講話最好。

C、父母們常對對方特別溫存和藹，只要對方保持緘默就行。

D、父母們向孩子表示特別喜歡那種話講得很少的人。

(4)當你們和朋友們談話的時候，孩子總想插嘴進來，你們的反應如何？

A、不准他插嘴。

B、你們在他保持緘默的時候，加以稱讚。

C、你們根本不理他，依然和對方照舊講下去。

D、你們給他一點東西吃，或是一點東西玩，來轉移他的注意力。

(5)你們有客人來的時候，孩子拚命躲在你們的身邊，不肯大大方方地出來打招呼。你們的反應如何？

A、你們用處罰來威脅他。

B、你們對他施以安慰，客人也對他備至溫存，使他成爲注意力集中的焦點。

(6)你們帶着孩子坐上公共汽車的時候，他哇啦哇啦地講個不停，甚至於還對別的乘客評頭品足，你們的反應如何？

A、你們告訴他不要再講下去，或是講得低聲些。

B、你們用處罰來威脅他，叫他馬上閉嘴。

C、你們向他說：如果他馬上緘默的話，他就是個好孩子，可以得到獎勵。

(7)當孩子做錯事情的時候，你們責備他，他還大加辯論。你們的反應如何？

A、你們對他大加譴撻，如果他不再分辯。

B、你們禁止他加以分辯。

C、你們馬上丟開他，憤然而去。

D、你們把比較緘默的兄弟姊妹，或是別的孩子，來作爲他的「好榜樣」。

(8)你們叫孩子到隣居的地方去借一樣東西，但是他一再都空手回來，因爲他不好意思開口。你們的反應如何？

A、你們對他的愚蠢無能，缺乏勇氣，大加譏笑。

B、你們可憐他的無用，一笑置之。

C、你們叫他再去借，借不到不准回來見你們！

引狼入室

子寒作



記第二次籌委擴大會議

新建成的樂中樓，十月廿四日那天下午，門前忽然熱鬧起來，車水馬龍，俊彥雲集。隔鄰亞婆，二叔公探頭探腦張望，估料這裏必有一伙人家大排筵席，怎想得到那是「萬人」的籌委趕來開第二次籌備會議呢。

「辦事處」的地方雖然不大，但是秘書處好像量過尺寸，剛好擺下七十多個座位。裝修粉刷一新，辦公枱椅整齊，給人以一種新的感覺，也象徵香港出現了一個新的社團；新人物，新作風，定會給這個社會帶來新的貢獻。

開會時間未到，七十老人許恨紅先生已在座，他是逢會必到，逢到必早的。這一次在他來說算是遲了，然已比別的青壯年輩行快了幾步。而許老先生的「人生七十仍在奮鬥」實在值得一讚。

每個出席的籌委都得先領個寫上自己姓名的紙牌，掛在襟上，秘書處設想得很妙：看看桌上剩下來的牌兒，便知道那位委員還未到；大家望望別人襟上的大號，心照不宣，無須請教；發言的時候又免了「來將何名」的疑問。

香港人有句嘲笑破落戶的話兒，說的十分尖酸——「汽車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但是老萬和老曾卻向我們許下了願：「一定要把我們的會址越弄越大！」我們是有理由相信的，目前的場所，說實在，活動的地方是不夠的！

濟濟一堂，談談笑笑，有些人在忘形中意味到開會時間過了些，不約而同的「疑是手錶壞，舉頭望時鐘。」就在此時，老曾已宣佈開會了。而醒目的老萬，則立即插上一句：有幾位熱心朋友都說要送個鐘來，但是「送鐘」和「送終」同音，到底覺得有點那個，還是會裏自購一個比較好，當堂惹得大家齊聲笑個不亦樂乎。

岑安民兄一見茶壺水滿，杯底朝天，馬上便斟

議論會費最後決定該收多少的問題，大家談得最熱烈。的確，這個問題最頭痛，可不是嗎？收多了恐怕影響到會員的經濟，收少了，又恐將來工作人員「巧婦難爲無米之炊」！

有人提議來個三級制，即五元、十元、二十元三種，讓會員各就各的能力來負擔，有人說香港的社團，會費最多的不過兩元，但立即有人又認爲收兩元肯定只能應付房租，職員薪金，什用開支，關於福利措施，康樂活動等等將無法開展；收十元的話，相信廣大的擁躉中，不少人會有困難的，適中一點，還是收五元較爲標準。

馬影先生說得好：分級制雖不敢說是給會員們「劃分階級」，但多多少少的總有個階級陰影存在；收十元對經濟有問題的會員也覺得是重了些，五元較爲恰當。經過一陣的「咬耳朵」，付諸表決的結果是：會員月費定爲五元，學生二元，作爲照顧屬於分利者的學生哥（入會基金仍定爲二十元，學生十元，貧苦者可減免）。

「吸收會員」案，曾主任說：許多人都說「入會申請表」要求填報得太多。但有人卻主動把祖宗三代和自己吃奶時期寫到現在，又有人不願意把一切弄在白紙黑字上，只願來面向老萬老曾詳述的。因此籌委會不能不改變初衷，准許申請者從詳、從簡或面訴都可以。其實各人大可放心，到目前，所有申請表除老萬和老曾看過之外，是一概保密的，以後也只有負責審查的部門（實其負責此一部門者

丁默村的

丁文江曾經說過，搞中國的政治，必須書生加上流氓，才可應付自如，不致上下都不討好。這話或許也有幾分道理，最少在以往及現階段的情形，確是如此。如抗戰期間的汪精衛，他那個偽組織的兩大台柱——陳公博、周佛海，論資望、論私交，周都不及陳之深且久，可是實際上的權力，陳卻遠不如周。原因呢？就是周除掌握財政部一席外，還擁有兩個特務頭頭，丁默村和李士羣，儘管他們後來幾乎火併，周在夾縫中大感左右爲難，但使周的權勢，煊赫一時，僅次於汪精衛這個傀儡，不能不說是他們兩人血腥恐怖之力。不過，這種人的結局，到頭來沒有不走上悲慘的途徑的。正如中國有句古話，「生當五鼎食，死當五鼎烹。」李士羣的死，我們用不着說了，他比丁默村尤不值得，他是死於日本人的毒手，用計誘殺的。同時，他究竟是個徹頭徹尾的流氓，不比丁默村的身上，多少還帶有一點書生氣味，雖算不得陳公博一流的佳人，總也犯不着走上做賊的勾當。

丁默村，湖南常德人，家世寒微，父親是個縫衣匠，早已去世，遺下三子一女，默村居長，原名勒生，因爲家貧，不能循着正常的階段，進入學校讀書，全憑他的小聰明，東遊西闖，標竊一些書本上的知識。所以他的履歷，根本就寫不出是任何大學出身，他本是共產黨的黨員，陳獨秀創辦嚮導周刊，他是該刊推銷最力的經紀人，在常德地方，開始佈下了共產黨的種子，如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及工讀互助團，都是他所策動而成立的業績，在湘西的第二師範和第二中學，實爲共產思想孵育

清秀，蒼白得似患有貧血的肺病型，這當是幼時缺乏營養之故。

常德是桃源的鄰縣，每天坐船去，不管逆水順水，總不過半天時間，那時省立的第二女子師範，就設在桃源，桃源雖不是交通四達繁榮富庶的雄偉名邦，但男女間的社交風氣，卻特別進步，就以剪辮爲例，據說二師學校的女生，早比長沙一師爲多。現在還很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多」一曲，不啻是該縣的恰好寫照，丁默村就藉着推銷嚮導周刊的因緣，在該校結識了不少的女朋友，其中有位歐陽小姐，竟

底」！大家認爲籌委會及時採取[illegible]手續，不分[illegible]明智之舉，「保密」措施是應該的，更要愼防無孔不入，狡猾如狐的牛鬼蛇神鑽進來！

「我們既然具有高度的警覺性，算它有本領混來了幾個魑魅魍魎吧！也不難被衆人心中的照妖鏡打出原形的。」馬影又興奮得給妖魔鬼怪下了一聲「喝令」。

由於「吸收會員」是永恒的事，得出個「申請從寬，審查從愼」的結論之後，其他枝節交由將來的執委會去設計便了。

選舉正副會長的時候，鄭秀堂委員一馬當先，提名老萬老曾爲正副會長。話猶未了，連珠炮般的掌聲已表示一致通過。事實上，大家心知肚明，我們是通過老萬所創的萬人誌雜團結起來的；而老曾一力擔當籌委會的旗手，腳毛跑掉幾斤，克服籌備期間的種種困難，飽嚐了「一夜白頭」（不是在醉鄉裏）的滋味，夙興夜寐的精神，實在令人景仰，如果有人再提別兩位，那簡直是「奇蹟」中的「奇蹟」啦！臨時執行委員會，依章是由正副會長聯合提名產生。但是動人的事發生了，因爲會前會中都有人來個「未選先辭」：如葉永如委員，經常到辦事處工作，甚至連煲茶什務都照顧到，但卻請求老萬老曾不要「點他」；袁暘照委員又即席慷慨陳詞，聲明決心効忠，獨婉謝執委之任。那是搞社團很少見的禮讓事情。不過這一來，可把正副會長的提名腹稿打亂了！他們不得不從新草擬，調整一番，然後用書面通知被提名者，再在以後的會議裏進行通過「追認」了！

大家都同意這番建議，反正各籌委並非爲名爲利，不管誰人當選，都是羣策羣力，沒偏見，沒私心地去弄好這個大家庭。

上次會議，有些委員沒有到，有的認捐了籌備經費沒有帶便錢，會後他們立刻大掏腰包，各自量力獻出一筆。我說老會的荷包又報漲了，老曾笑道：「說不定你就是未將的財務主任，到時我不會輕易放過你的，對會員負責嘛！」大衆一陣哄笑，互相握手。拜拜！

稿酬捐萬人協會

黎民

退婚悔約。這在封建社會的舊觀念，原是引以爲恥的。就是現在的香港社會，還不是一樣的勢利，只是論斤論両，重在財富之多寡而已！家世是否清白，倒不在意，果屬腰纏萬貫，即是賊盜世家或刑期剛滿的現刑犯，也毫不爲異。嚴格說起來，比較歐陽小姐，恐怕更要難堪了。

但丁默村經此打擊，亟圖結婚的美夢，並未完全觸礁，反而得到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垂青，一位交大出身的女子張希明，原是歐陽小姐的同學，聽見他們婚事告吹的消息，大爲不平，情願屈身下嫁，且變賣飾物，資助丁默村到北平去求學，這對於丁默村的安慰和鼓勵，應該是受寵若驚沒齒不忘的佳偶，可是後來還是發生了婚變，許多朋友駡丁默村忘恩負義，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丁默村卻拒不接受，認爲他

車哲學

初覺

丁默村在司法行政部任內，有一天，偕她去鎮江旅行，兩人正先後下車，待要走出車站，同車中忽有一位女的，指着頭等車廂喊道：「妖怪！好難看的妖怪！」張希明順眼看去，原來是同鄉覃小姐，滿身奇裝異服，妖妖嬌嬌，她不好裝做不見，只得向前招呼，不想丁默村早已不見，轉入車廂內與覃小姐似乎談得很親熱。張希明也是一塊爆炭，不由分說，一把將丁默村拉下車來，一直向鎮江公安局走去，偏値這天是星期六，大家都未辦公，一個熟人也沒有，教育廳長周佛海，也回南京去了，夫婦兩人，竟在公安局內糾纏了一夜，丁默村由是啣恨在心，終於籌了一筆款子，作爲她的贍養費，兩人從此脫離，所生一子，也歸張希明帶去撫養，這件公案，雖由張希明的醋勁，過於暴躁，而丁默村的輕薄無行，及反眼無義，竟不稍留餘地，也可想見他的一生了。

後來丁默村還是在另一次的旅途中，同樣地在車間裏，成就了相偕到死的婚姻，這就是他所說的火車夫人，也就是他做漢奸時的部長夫人，那次，由南京到上海，他坐的是二等車，好像是故意有所預謀的，不久，車到蘇州，上來了一位蘇州小姐，恰巧坐客已滿，沒有空位，丁默村在這些地方，確有一套，馬上收拾零星物件，騰出一個空位，請她坐下，於是這一頭獵物，就在短暫的偶然間，建立了他們的婚姻關係。婚後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毋怪丁默村嘗以獵取艷物的手段自豪，他說：「坐火車最好是坐二等車廂，因爲頭等車廂的女人，大多是有其高貴的身份，你不能向她試獻殷勤。三等呢？品流太複雜，很難得到適當的對象，只有二等車廂的單身女人，不亢不卑，恰如其份。」這便是丁默村坐火車的哲學，可爲追求異性者的寶貴參考。

北伐前，丁默村曾做過李之龍海軍政治部的秘書，爲了中山艦的事變，被迫離開廣東，西征唐生智克服武漢後，他做了劉文島市政府的秘書長，大概就在這時，他與共產黨，斷絕了來往，是他自動脫離呢？還是共產黨把他開除，這卻不能肯定，他在上海閒了很久，才由賀耀祖和邵力子的介紹，到山東去找陳調元，被安置於民政廳，做了爲期不滿四個月的視察，那是月薪僅只二百元的冷官，當然是不滿他的胃口的，廳長朱熙，雖是湖南同鄉，對他似不怎樣照顧，他仍然回到上海，也許由於他曾與共黨打過交道，有關方面，因把他羅致於情報工作，表現頗爲積極，自爲共黨所深忌。及抗戰發生，國共第二度合作，丁氏心中不免有些疙瘩，而與周佛海抱着同樣的感觸，加對抗戰前途沒有信心，一推一激，便自然而然跟着佛海去下水了。在汪政權的小朝廷中，他由特工主持人，不數年間，歷任社會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長，眞也紅得發紫，尤其是上海極司非爾路的七十六號，是他與李士羣當年所盤踞的魔窟，許多人一提起他，便不禁談虎色變，簡直是墨索里尼的捧喝團，蘇聯的柏格烏，日本軍部的梅機關，然而，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魔鬼，還不是隨着歷史的淘汰，一個一個地葬身於血泊之中，徒然在人民的裁判下，留着永遠唾駡的可恥名字，何況是丁默村與李士羣那樣的魔鬼小醜呢？



非洲薛平貴 越南王寶釧

——中非總統夫婦團圓記

天涯客

「槍桿子裏出政權」這七個字，大概是老毛「語錄」裏，最叫座的一句話。——就連在黑得一片的非洲，也沒有例外。

就拿中非共和國的總統，「金必德·波卡沙閣下」來說吧：二十一年前，他還只不過是法國駐越南部隊裏的一個班長。十年之後，就升成了上尉，變成了法國軍隊中唯一的一位黑人軍官。也許就憑着這一套與眾不凡的資格，在他的故土從一個法屬殖民地，變成了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中非共和國」的時候，第一任「參謀總長」的要職，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頭上。

又過了五六年，這位「參謀總長」已經把全國的「槍桿子」，都抓進了自己的手裏。所以，乾脆就來了一個「政變」，把原來的總統轟下台來，自己「取而代之」。

從此以後，這位喜歡穿法式軍裝，喜歡接受羣眾歡呼，喜歡戴滿了勳章的黑色巨人，就成了非洲的風雲人物。他所最引以為自豪的，有兩件事：第一，他胸前的那兩三打勳章，並不像那些「王夫」和「元首」一樣，是從床上得來的；而是在法國軍隊中，眞眞正正一刀一槍地換來的。第二，他是「自由法國」的老戰士，所以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法國老總統戴高樂的「老戰友」，在法國人的圈子中，特別吃得開。

二十一年前，當波卡沙總統還只不過是法國部隊中的一個黑人「班長」的時候，他在西貢邂逅了一位「一見鍾情」的越南女郎「伴虹」小姐。

在「伴虹」小姐的堅持下，正在熱戀中的這一

們的女兒——瑪廷娜·波卡沙，也是一九五三年三月在西貢生的，而且拿到了一份註有當天日月的「第一二六號出生證明書」。

可惜的是：女兒生了還不到兩個月，爸爸就被調出了越南，派到非洲剛果去作戰。從此以後，事態變遷，滄海桑田，可憐的波卡沙班長，就連他的越南太太和女兒，究竟在戰爭中流落到什麼地方，都完全不知道了。

過了幾年，被他委託的法國駐西貢總領事館，忽然正式通知他道：

「已尋得尊眷，請速來。」

但是，那時的他，卻根本沒有錢到越南去。他手邊有的只是一位非洲的漂亮姑娘。所以，不久之後，他非但沒有飛到西貢去探妻見女，反倒在剛果做了個「再度新郎」。

自從他成了「中非共和國的元首」以後，忽然戀舊之情大熾，馬上一疊連聲地通過「外交途徑」，讓法國在西貢的外交官，負責把他在越南的妻女，找得個水落石出。

終於在去年冬天，法國領事館裏的人們，總算對這位非洲巨人，有了個交代。那封電報，又是和幾年前一樣：

「已尋得尊眷，請速來。」

波卡沙總統馬上送了兩張頭等機票到西貢去，靜待全家團圓。而且還進一步地把他女兒到非洲的那一天——十一月二十六日，宣佈為「國慶日」；把所有的外交使團和內閣大臣，都按時邀請到機場上來參加「歡迎儀式」；而且特別派了全國最好的軍樂隊，在機場上演奏國歌，十幾萬觀眾也站在飛機場的附近，來表演夾道歡迎。

立第十二週年的那一天，波卡沙總統還親自把他的「越南女兒」，介紹給十幾位飛來道賀的非洲國家元首。

然而，在聖誕節的前夕，「聖誕老人」卻給這位「兒女情長」的黑人領袖，帶來了一個非常不平常的聖誕禮物——一封從越南報紙總編輯打來的急電：



中非總統首次迎接到「越南女兒」的情形。

假冒，證據源源寄上。」

這個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電報，其實也並沒有太使那位「總統閣下」感到驚奇。理由很簡單：在越南一共有一萬七千多個越南人和黑人的混血兒，而「瑪廷娜」這個名字，又偏偏是當時最流行的一個女名。

所以，自從波卡沙總統父女團圓的消息，在越南報紙上傳出來以後，已經有十七位枯守閨中的「怨婦」，分頭向記者們發表談話道：她們才是那位負心的黑郎二十年前的眞正愛人。

眞正和他結過婚的那位「伴虹」小姐，這時也向報館寫了信，而且還寄來了幾張當時的照片，來做爲證明。

一看見這些照片，馬上就燃起了「總統閣下」的舊情。他十萬火急地寄了兩張飛機票到西貢去。請「伴虹」小姐母女兩個立刻登程。

這一次，波卡沙小心得多了，既沒有什麼「國慶日」，「外交團」，「軍樂隊」，「政府首長」，也沒有任何歡迎的儀式。只是在第二天的早晨，「伴虹」小姐的母女，才被正式邀請到「總統府」


伴虹姑娘當年與法兵班長——今中非總統的照合。

見到她們的時候，波卡沙總統只說了一句中非土人對情人的方言：

「莫——卡——貴」

意思就是：「到我懷裏來！」

「伴虹」小姐馬上淚下如雨，一步步地走向她二十年前的情郎。波卡沙總統的臉上，也滴下來了幾顆英雄淚——謝天謝地，找了十幾年，這一次總算眞的找到了。

但是，問題也就跟着來了，對那個已經政府首長，外交使節和全國人民都正式承認了的冒充「令媛」，又應當如何處理呢？

無可懷疑：這一次，又是老毛的「語錄」，替他解決了問題。——對於中共來說，不管有什麼大

[illegible]」，「反動派」，「階級敵人」；現在又加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和「劉少奇一類的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身上一推，就萬事大吉了。

這位黑人總統，也選擇了這條最乾脆俐落的路子，讓他的共和國政府內政部長路易士·克帕多公開宣佈：

「那位冒充是總統令媛的越南女子，實際上是一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女間諜。

爲了要使中非共和國，成爲美帝的一個基地，國際特務們才把她加以訓練，送到這裏來進行活動。幸虧英明的領袖波卡沙，及時地發現了這個陰謀，採取了斷然處置，才粉碎了帝國主義者顚覆中非共和國的計劃！」


伴虹姑娘與女兒（眞公主）重見夫、父的合照。

關於「瓦窰事件」似乎沒有作詳細介紹的必要，簡單地說其過程是這樣的：

當晚農民們把正在開會的農村幹部包圍之後，幹部慌忙打電話向廣州市公安局要求，誇大其辭，把他們當時的處境說得十分危急，公安局也馬上把這件事向市委報告。但農民們並沒有襲擊幹部，也沒有毀壞公共財物。雖然他們的情緒很激動，但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十五年，他們非常清楚襲擊幹部將會產生什麼的後果，所以都抑制自己，僅僅圍在會議室外面叫喊，並沒有破門而入。至於用小石塊擲破數扇玻璃窗，那只是頑皮的小孩子趁熱鬧時幹的好事，根本不是什麼蓄意破壞公共財產。「瓦窰事件」沒有演變成流血事件，最主要是因為這是一場完全出於自發的事件，沒有組織、沒有領導、沒有計劃、也沒有思想準備。大家把會議室包圍僅是為了弄清楚幹部們在開什麼會？希望獲得不把他們劃入花縣的承諾，還不打算造反。可是平日趾高氣揚的幹部們，看到憤怒的人群就「怕得要死」不敢出來和農民們講話，只是緊鎖大門，致電求救，卻又誇大事實，結果事情反而鬧大了。

廣州市黨委接獲報告，便派市委一位副部長級幹部（姓名忘卻，女性）偕同市公安局十來名武裝警察趕到現場。市黨委那位女幹部由於相信農村幹部們的報告，根本不知事情的眞相，下車伊始就衝到會議室的台堦上，大罵農民們「造反」，命令農民們馬上散開，並恐嚇說要嚴厲懲辦帶頭鬧事的壞分子。這一來，反而激起農民的憤怒，你一句，我一句之理論，可是人多口雜，無法聽清楚，只聽得一陣陣激動的叫喊。公安警察雖然站在四周保護着市委那位女幹部和會議室，但也無法離開現場。於是第二次致電市委求救。市委接報後經過很短時間商談，鍾明副市長（僅憑記憶，或許有誤）便漏夜趕赴瓦窰，只帶三名隨員和廣播器，不帶武裝軍警。

鍾明抵埗後便利用擴聲機向農民介紹自己的身分，一再解釋市委、省委從未有把北郊三公社劃歸花縣的計劃，並再三保證，以後也絕對不會把他們劃歸花縣。在鍾明的解釋、保證和規勸之下，農民們激動的情緒逐漸冷卻了，再加上夜已深沉似難於僵持下去，也就動搖起來。有些自動離開現場，回去睡覺。一個人走了，大家也便紛紛走散。但事情並非即此結束。

因為一覺醒來，他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覺得鍾明副市長所講的話可疑之處很多，擔心鍾明欺騙他們，又擔心被農村幹部打擊報復。平日較為要好的人，也就交頭接耳，商量應付的辦法。想不到竟又上演一幕棄家出走的活劇。

階級技

棄家出走的事是在無聲無息中進行的，初時實在不易察覺。等到發覺的時候，瓦窰新村生產大隊，舊村生產大隊已有四百多五百人鎖着大門，攜妻挈兒，挑着被蓋沙煲，流入廣州市區。廣州市的騎樓底下，公園和廣場也就出現了這樣的人群。

橫眉語

阿飛輪姦兩少女

本月十日，大角咀兩名少女遭六名飛仔輪姦，眞是駭人聽聞。家有女兒的人，聞之無不憂心忡忡，誰也不能擔保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女兒身上，萬一遭遇到這樣的變故又將如何？

六名阿飛當日在大角咀樂羣道邂逅該兩名少女，硬指對方曾毆打其細妹，脅迫她們到附近一大廈的天台，六名阿飛就此大施强暴，其中一名少女因發育未健全，飛仔無從逞其獸慾，另一名則遭蹂躪六次。

但飛仔們意猶未足，其把兩少女拖下，轉到旺角洗衣街一家公寓，再度輪姦，將她們從一時禁錮至六時半才把她們放走，兩名少女已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在報紙上讀到這則新聞，令人髮指。打刧、箍頸、殺人、傷人，飛仔的所行，已罄竹難書，現在，竟聯羣結隊向兩個年僅十七歲的少女施强暴，在阿飛罪行中，又添一頁。

阿飛的罪行有傳染性的，許多阿飛會學樣，有如箍頸之成為大部份阿飛行刧手法一樣。

犯罪的阿飛愈來愈多，他們的罪行也愈來愈嚴重，可是當局對防止阿飛犯罪，與嚴懲阿飛罪行似乎並不積極，因此，在政府姑息政策下，阿飛，就會覺得香港的青少年很乖，比起歐美的阿飛，簡直小巫見大巫！

照他的說法，似乎香港的阿飛罪惡還不夠，應該加以獎勵，使他們幹得更有聲有色。

有位朋友說：如果作此論調的大人先生，有一天他自己的十七歲女兒遭到阿飛輪姦，他的論調又會怎樣？

誰無兒女？不是身受的人，不知道痛楚。有過一位朋友被飛仔箍頸，幾乎窒息，他認為這是畢生難忘的一回事。反對嚴懲阿飛的大人先生，如果他也被阿飛箍頸甚至被利刀刺傷，他們才會曉得嚴懲是必要的。

我們要求政府拿出辦法來有效地遏止阿飛的暴行！

黑豹黨魁大陸行

在尼克遜正派出基辛格再到北平，安排他訪問大陸之時，美國黑豹黨首領紐頓，卻搶先一步，到中國大陸走了一遭。他在大陸期間會過什麼人，作了什麼事，並無消息。相信他在大陸「受歡迎」程度會超過尼克遜，因為，紐頓是「把革命帶到美國去」的一顆種子，這顆種子可能像細菌般發展，使整個美國「腐爛」下去，這正是共黨所期待的。而在美國，最堪利用的就是種族間的歧見，黑人最容易受挑撥。

和紐頓同行到中國大陸的，還他他的保鏢李安納貝爾，及黑豹黨宣傳主任伊連法蘭。據說，他們在大陸的十天訪問中，曾經見過周恩來，自然，他們談話內容不會發表的。前天他結束訪問，經由香港回美，也顯得十分神秘，新聞記者找他不着，原來他

中還是在中山公園。公園四周都住這些農民。由於中山公園（後門）對面就是廣州市黨委會和人委會，治安當局認爲農民們是利用這種方式請願。於是「認眞對付」。

一方面派軍警到流溪河畔封鎖公路橋樑，不准瓦窰的農民沿廣州江村公路南下廣州。凡是行人過橋一律檢查證明。此一措施似還及時，因爲瓦窰一帶的農民看到別人走了，也慌慌張張跑回家去收拾行裝上路，從瓦窰到雙崗到江村一帶的公路上都是這些出走的農民。由於公路和橋樑被封鎖無法通過，只好折返。

另一方面廣州市委派出工作人員，說服那些已進入市區的農民，重複鍾明副市長的保證。凡同意回去，一律發給車票。經過多次說服堅持不回去的，就取採强迫辦法，出動公安警察把他抓上汽車，一車一車地車回去。並繼續封鎖公路橋樑。事情也就這樣解決了。

待旦【下】

寒窗雜憶

一九六四年十月四清工作團下到這三個公社的時候，卻又舊事重提，追究起半年前瓦窰事件的責任問題。而我當時恰巧駐在瓦窰，是一名小組長。

根據調查的結果，這件事應該是由一位六十多歲的烈屬負責，因爲是他煽動農民去包圍會場。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幹部們正在開會的時候，恰巧有幾個小孩和一位七十歲左右的「黑五類」在附近牧牛，小孩子們聽到幹部們討論關於把北郊三個公社劃歸花縣的消息，無意告訴了那位「黑五類」。

收工後「黑五類」原封不動地把這個消息告訴他的朋友，那就是那位六十多歲的老烈屬。誰料那位老烈屬聽見這個消息便怒火衝天，認爲幹部出賣他們了。

拿起銅臉盆當鑼敲，一面敲一面走，一邊走一邊嚷，說幹部們在開秘密會議，商量出賣鄉親們，要把他們劃入花縣。不一會，全村以及附近村莊的人都得知這個消息，大家都很憤怒，嚷着去找幹部評理。人群浩浩蕩蕩地朝瓦窰農場衝去，釀成了「瓦窰事件」。

我們雖然調查出事情的眞相，但卻不能把那位老烈屬揪出來鬬垮鬬臭。經過再三的討論，也請示過上級。奉上級口頭指示，只好歪曲調查的事實。說那位「黑五類」造謠，利用宗族感情，煽動不同宗族之間的仇恨，挑撥群眾與幹部的關係。還說根本沒有把北郊三公社劃歸花縣這一回事，當時幹部們開會根本不是討論這個問題。那位年近七十的「黑五類」自然被抓上台鬬爭一番，還幸當年的鬬爭會，尚能做到不毆打被鬬者。若像「文革」時期那樣鬬法，那位「黑五類」恐怕一上台就被打死了。這件事件明明是我們那批「四清幹部」上下串連來歪曲事實，但那位「黑五類」被鬬兩場而能平安地走下台，這是我當時感到唯一感到安慰的。

警員，回美後，於十月十二日在加州奧克蘭地方法院受審，現在他是以五萬元保釋出外的。

黑豹黨一向受到共黨幕後支持，共黨並非厚愛於黑人，也並非同情黑人的遭遇，只是黑人最適合他們利用。在美國境內，有紐頓這麼一位闖將，他可以號召很多黑人參加革命行列。在美國內部爆發革命，當然比在越南或其他地區和美軍作戰更爲有效。

其實，這是美國姑息政策造成的結果，可說是自作自受。黑豹黨在美國本來沒有多大作爲，可是得到共黨撑腰，情形便不同，有老細照起，當然大有作爲。

紐頓到大陸之後，可預見的，美國黑豹黨一定會更大規模的進行新的戰略，把美國攪得愈亂愈好。

美國當局怎樣對付黑豹黨作亂還不知道，不過，以美國這樣一個「民主」的國家，對付暴力可說絕無辦法，因此，今後黑豹黨在美國國內的發展情形，至堪注意。美國未必因此倒下來，但麻煩必然愈來愈多。

中共第三號敵人

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後，日本首相佐藤急於想效法尼克遜，謀求與中共接觸。早些時還說要先派出一個日本基辛格打頭站，可是北平方面一直沒有反應；後來更透過親北平的日本訪客表示，佐藤是不受中共歡迎的人物。

佐藤爲此深感失望及忿恚，在日本報業俱樂部主辦的午餐宴會中，大大地發了一些牢騷，這些牢騷話在我們看起來實在有點可笑！

佐藤說：「我眞不明白，爲什麼蘇聯是他們的第二號敵人），但北京邀請最大的頭號敵人，卻不理會較次的第三號敵人。」

在座人士問他：日本會不會像美國一樣，盡最大努力跟北京接觸？佐藤說：日本與中共間經已有較美國更爲密切的關係，例如互相進行貿易，和交換人員等等。

佐藤已經七十歲，但聽他的話，可看出這人還十分「唔化」。中共既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當年視蘇聯爲老大哥，今天卻成爲他們的第二號敵人；同樣的，美國由第一號敵人變爲第一號友人也一點不奇，因此，中共也未必會把日本永遠視爲第三號敵人，他們仍然有機會變成爲中共友人的。

正如佐藤所說，日本目前和中共也有不少接觸，不過這些接觸不是和佐藤進行，而是和日本的親共分子進行罷了，如果佐藤肯出賣台灣，中共也會同樣歡迎他。

其實，和「中共接觸」未必有好處，主要無非爲了個人的政治地位。尼克遜如此，佐藤目的也如此。他們以爲到北平一行，就會提高了在國內的聲望；其實，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尼克遜北平之行，可能得不償失，自從他宣佈訪問大陸後，美國有更多人反尼克遜，尤其保守的議員，對尼克遜的所作所爲，表示反對，他們不喜歡投降主義，而尼克遜紆尊降貴的跑到中國大陸去，他手上，其實是拿了一面隱形的白旗呢！

萬人傑

不平則鳴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他所舉出的四種例子，其實眞正因不平而鳴的，只有最後一種，草木、水和金石的鳴，都和不平無關。

人因爲有思想和智慧，最不能忍受欺侮或歧視。一個人受到另一人的欺侮，便要發生語言上的爭執，或力量上的角鬭，如果發生在國際間，那便是一場戰爭！大大小小的糾紛，大多數都由不平引起，也只有人才會不平則鳴。

報載：本港三間師範的學生，又在以靜坐方式，抗議教育當局的「教師新薪級制」了。他們的宣言是：

一、自去年十一月至今，教師薪酬仍懸而未決，此證明政府有意漠視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地位。

二、譴責當局莽然未經達成協議之新薪制以聘應居教師。

三、我們一再強調政府應尊重教師之地位，並鄭重考慮任何對教師不公平之待遇，會直接影響本港未來之教育。

四、因新薪制尚未被接納及合法，如政府以「新薪制」套入薪俸委員會內，本學生會將堅決反對。

五、不滿當局忽視特一制同學之薪級制度。

一種尚未完成立法手續的法規，居然先行實施，這眞是號稱「法治」國家的最大諷刺！

近年來由於物價高漲，幣制貶值，所以一次一次地但看見政府公務人員加薪，從未聽說有人減少；惟一例外的，只有「得天獨薄」的教書匠！

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們，並非不食人間烟火的活神仙，一樣也要穿衣、吃飯、住房子，但薪俸方面卻是「人皆增加我獨減」，這種不平任何人也難以忍受，無怪乎他們要大鳴而特鳴了。

諺云：「百年樹人」，教育乃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計，不能單看目前小利的。所以每個國家的教育預算，都在歲出中有相當大的數字，這是爲人民的未來打算。如果只算目前的盈虧，那麼，所有學校都該一律改爲賭場。恐怕地球上還找不到這樣的例子吧？減低教師待遇，無異摧殘教育！

既要減薪，便應該大家減！詩曰：

一、馬兒要好不吃草，人盡加薪我減少；
提倡教育竟如斯，種豆求瓜本末倒。

二、國家事務要公平，
處理不公招大鳴；

商化業與文藝批評

香港是一個商業高度發展的社會，商業的交易原則自然而然是入侵人們的腦海，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新的道德標準。人們衡量一切問題，首先考慮到的就是可從中獲利多少，農業社會固有的各種做人原則，早已被擲入「鹹水海」矣！

然而事實也確是這樣，當今之世已無一不是交易。經濟活動固是交易，政治活動也是交易，甚至娶老婆生兒女都是交易。娶老婆要奉上禮金若干萬，乾家坤家討價還價，這與買貨何異？生養孩子更明顯是一種長期性的投資，希望二三十年後本利歸還。當然也有不少是「血本」無歸的，但世界又有什麼投資是必定獲利的呢？

香港既進步到商業至上的社會，商業哲學自然會入侵文化教育範圍，商業的交易原則自然而然地取替了文化教育以往固有的原則，撕下它神聖的假面具，讓它赤裸裸地暴露於陽光之下。教育方面的表現是大興學店，校長成爲店主，校舍成爲生財工具，教師成爲顧員，學生成爲顧客。文化方面的表現當然也一樣，肚滿腸肥的文化老板，把作家視爲顧員，把讀者視爲顧客。

顧客永遠是對的，讀者想看造愛妙文，就叫作家寫「造愛篇」；讀者要看打打殺殺的文字，就叫作家安排他筆下的人物整天打殺。而作家之能否成名，卻視他是否是一個聽話的好顧員，乖乖聽話的，老板當然樂意捧他成名，不肯聽話的自然要千方百計把他壓下去。如此一來，商業的交易原則也就自然而然地入侵到「文藝批評」的範圍，影響到作家的做人態度。於是此地也就成爲一個沒有「文藝批評」的社會，而有的卻只是有計劃的「互相吹捧」，和有計劃的「黨同伐異」。根本不管什麼是非黑白。

要批評一篇作品或文章，不是看文章的內容，而是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不是看作者說對了或是說錯了，而是首先考慮批評它自己會得到什麼或失去什麼？

凡是敵人寫的或小圈子以外的人寫的文章，一發現有什麼錯誤，就鳴鼓而攻之。若是小圈子內的人寫的，即使錯誤重大也閉起眼睛，假裝不見。若是小圈子內的「名流」寫的，圈子的人更是噤若寒蟬，唯恐得罪「名流」，而「名流」又串連其他「名流」，反戈一擊或圍而剿之。

要讚揚一篇作品，當然也要看作者是誰，對自己會不會有利，如果是大牌紅人的作品，自然要大讚而特讚。若是無名小卒的作品那就「睬佢都傻」。

故在下奉勸諸位，千萬別被書評牽着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洪爐，合鑄自由之路。

再談吃飯的政治

這是一件世人皆知的舊聞了。筆者之談這個問題，是因爲它涉及的東西很多，能說明中共殘民以逞的本質。

每一個人都愛自由，應該享有自由，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中共爲了極權統治，當然不給人民以自由，而要達到這目的，除了施以武力控制以及各種條例限制以外，恐怕沒有糧食問題這樣重要的了，把糧食管理權掌握在手中，等於掌握了老百姓的生死。老百姓要行，沒有他們發給的糧票，到了別的地方吃不上飯，你就行不得也哥哥，這吃飯政治就起了限制老百姓行動自由的作用。老百姓長期歇在一個地方，就能容易了解他們的思想行動的動態，便於牢牢的統治。對國內老百姓來說，這就等於套在頸子上的一條繩索。

中共向老百姓宣傳說，實行糧食計劃供應，可以保持人民生活的安定，物價的平穩。表面上看來，似乎是這樣，大陸的物價的確變動不大。因此，有些走馬看「畫」（其不說「花」者，因爲中共對一些表面現象善於裝門面是也）的西方人士，缺之深入研究，認爲大陸的人生活安定得很，殊不知這是在刺刀和繩索下的安定。

只要我們想深一層，大陸的國民收入奇低，購賣力奇弱，主要生活必需品又是實行不能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計劃供應，即使大米、肉類、食油平通全球，老百姓還是沒法得到多一點的物資享受，無法改善生活，這種安定、平穩對於民生又有什麼意義？

所以毛澤東指示其嘍囉說：「必須把糧食抓好」，這絕非他們關心民生，而是抓着糧食，乃統治人民的關鍵之關鍵。

也由此可見，所謂社會主義能給老百姓創造幸福，乃是一種騙人的鬼話。

大陸的老百姓通過二十多年來的切身體會，眼睛擦亮了，深深地看清了中共統治老百姓的手段，所以暗地裏流傳着兩句歌謠：「共產黨，三件寶，糧食、戶口加刺刀。」

這兩句話揭露問題本質之深刻，眞比西方那些所謂「政治家」、「中共問題專家」、「中國通」强似十倍。

物極必反，中共越以殘暴手段對付老百姓，越使老百姓覺醒，終有那麼一天，老百姓必然因爲這吃飯問題而採取政治上的行動，起來摧毀中共的殘暴統治，粉碎戕害人性的共產主義制度，維護自己生存的權利。

英菲

當局的施政只能說是「多彈少讚」，決非有彈無讚。即如最近宣佈興建本港第二個跑馬場，這事便值得在下一讚了。

報載：行政局在原則上批准賽馬會在沙田興建新跑馬場，預算費用爲一億五千萬港元，一俟「財務委員會」撥出經費，即計劃在沙田東北填海興建，新跑馬場可容納三萬五千馬迷，日後又擴充至容納五萬觀眾，比現有的快活谷馬場多容一萬人。預計沙田馬場可望四年後建成，屆時，馬兒不必歇暑，馬迷也一年四季有馬可賭，跑馬輪流在新舊馬場舉行。

此消息一經公佈，在下還來不及喝采叫好，鄉紳名流等已大感興奮，視作特大喜訊，紛紛發表意見，認爲此舉受到鄉民歡迎，沙田跑馬既能使農村生活改觀，使沙田居民有更多就業機會，又可讓市民享受「世界最優良之高尚娛樂」，更能令沙田這一衛星城市趨向繁榮，發展商業，提高地價……總而言之，「有百利而無一害」。

何不多建馬場

鄉紳名流已代表鄉民及在下，先一步表示了歡迎，在下就只能百分之百附和贊同了。不過，沙田跑馬既然有說之不盡的好處，我也不妨補充一兩點如下：

香港的娛樂場所都是港九皆有，唯獨御准之跑馬則向在港島舉行，因此每逢賽馬日，港島道路交通即壅塞不堪，將來沙田馬場落成，港九兩地輪流賽馬，甚或同時舉行，對賽馬日之道路交通，必能收疏導之效。

鄉紳名流不久之前也曾指出，本港當務之急在於移風易俗，引導青年納入正軌，這話言猶在耳；而今在沙田建新馬場，將「高尚娛樂」擴展至新界，使農村生活改觀，這大概便是「移風易俗」的方法之一了，既屬當務之急，事不宜遲，愈快愈好。興建馬場不但愈快愈好，而且愈多愈妙。衛星城市不只沙田一處，單獨在沙田興建馬場，未免厚此薄彼，照鄉紳們的說法，跑馬能使居民有更多就業機會，使新界迅速繁榮，則何不一視同仁，在荃灣、元朗、大埔各區也興建跑馬場，令所有的衛星城市也得到相同的發展？因此，馬場只嫌太少，不嫌太多，愈多愈好。馬場一旦在新界各區普遍設立，則新界居民就業問題必能迎刃而解，人人倚靠跑馬爲生，不愁失業。馬經掛帥的報紙也必然多出幾十份，間接推進出版事業，馬票小搖彩亦可多銷幾十期，新界地價提高千百倍，港府直接增加稅收，一舉何止兩得？又豈止「百利」而已？利之所在，難怪那麼多人聞訊雀躍，表示歡迎了。至於多建馬場會不會使賭風更熾，會不會使新界民風受到惡劣影響，在「繁榮」的大前提之下，鄉紳們似乎不必顧慮吧？

江城子

俄共代表人面豬腦

縉山

立言不能脫離理法，在聯大發言，是對全世界人說話，更不能離譜，否則便是自降國格。俄國本無傳統文化，它的文化除蒙古殘酷統治術外，就是馬克思主義及彼得大帝時代從西歐學習一點歐洲文化皮毛。故俄人只認識拳頭，決不懂理法。理就是道理。法就是國際法、憲法、民法、刑法、商法，凡人必須講理法，不講理的是狠，不講法的是強盜。

此次聯大開會，對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俄共代表發言，竟謂台灣是中國之一省，台灣從未入聯合國，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應該排除。這就是不講理法，任意胡說。自古以來世界各國，多有因叛亂而形成分裂之局，中國如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蒙古南宋、滿清南明、滿清太平天國，羅馬有東西羅馬帝國，日本也有南北朝，美國有南北美（南北戰爭時期）。

至於戰爭時期，第二次大戰時，倫敦不是設有許多國臨時政府嗎，大約有七八個之多。我國民政府也屢次遷徙，由南京而漢口、重慶。這就是說，一國的政府可以任意遷徙，在其國內固然，否則遷到國外也不能就算失掉它的國家主權，只是暫時喪失而已，好比自己兒子被綁匪擄去，兒子還是自己兒子，綁匪還是綁匪。

國民政府因日寇侵略，可以遷徙漢口、重慶，因共黨叛亂當然也可遷徙台北。當遷徙重慶時，淪陷區固仍然是中華民國領土，今也如是，大陸雖被中共竊據大陸之地，人民固依然是中華民國的國頭

也是主要之一單位，俄共代表何以連這一點常識也沒有？所以我稱他爲人面豬腦，最恰當不過。

聯合國理想甚高，但因歷年由於俄共作梗，從未做出有效貢獻，將見又蹈國聯覆轍。這次又讓中共加入，聯國不異變成共產黨國際巢穴，等於復活莫斯科第三國際。至此，我以爲民主國家最好皆退出，一任其腐爛下去。不，美國應即將聯國大厦收回，可改設國際大學，如是，聯合國名實便皆完蛋，大鼻子只好退回莫斯科胡說好了。

哀悲的蛋雞

藍

中國人假如仍然有皇帝，或者這末世皇帝不是外族滿清的話，中國大概可以免除一百年的災難，至少可以死少一億人！

天下的「聰明人」，大都是「事後諸葛亮」，事前孔明是很少人相信的。所以，天下的寃鬼大都是枉死者，大都是陪葬者。

漢族是不能被外族人統治着的，包括也是中華民族的蒙古人與滿族人。滿族人統治中國，不但給中國帶來百多年的災難，而且這災難將繼續一百年！

大概「世界總是難以逆料」，半路時常會「殺出個程咬金」來；孫中山才把滿清推翻，又搞出一個毛潤之

骨也便就堆積如山了。

來到這世上的中國人，大都命苦的，大都是來赴難的，難怪人們說，嬰孩原本不願出世，是硬被趕着出來的，所以嬰孩一出娘胎就拚命大哭，表示他（她）們的不願意，而且屁股上還留着被打的記印。枉死的中國人究竟有多少？沒有人去計算過，也許永遠不會有人去計算了。

少年時，我想，我眞幸運，生長在一個「地大人多，物產豐富」的國度裏。「地大人多」，垃圾也多，罪惡也多，慢慢地也就嘗到這些垃圾的苦頭了。

外國人迫害中國人，並不可怕，中國人迫害中國人那才可怕；「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並不可怕，打着「民主」的旗幟，行其極權政治，迫得你家破人亡，將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的中國「同胞」們才眞正可怕。

公雞與公雞相鬪，並不可悲，但搞到雞蛋與雞蛋以及雞蛋與雞蛋的雞蛋相鬪的時候，大概是到了眞正的世界末日了。

與其要受極權統治之苦，寧願中國回到二千年以前去；皇帝與極權統治者，兩者必取其一的話，皇帝還好些。一登大寶，萬民臣服，既然「服」了，地皮便可以刮幾次，至少，雞蛋與雞蛋並無仇恨，也不想鬪爭，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了。

中國人假如沒有受蒙古人與滿洲人的幾百年統治，沉默得不會這麼久，忍的功夫不會這麼到家。

大概「世事總是難以逆料的」，但願經過一場瘟疫以後，能夠眞正健康起來。也大概光明之到來，是要經過最黑暗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一、伏羅希洛夫喜與女演員們鬼混

據我估計：在這一戰中，我們大概損失了十萬人。我們的老百姓也不曉得：這一場戰爭，大大地挫折了我們的士氣和鬭志。表面上卻恰恰相反，我們在全國各地，都舉行了盛大的「祝捷慶功大會」。

法國戰敗投降的時候，我正在克里姆林宮。斯達林對這消息感到非常緊張，他一面痛罵英法的不中用；一面因為芬蘭的教訓，對於我們自己的國防力量，簡直憂心如焚。

我始終搞不清楚：到底是缺乏武器，還是軍官的質素太差，弄得我們的軍隊如此之不堪一擊。

在肅軍的時候，最優秀的軍官，都被搞掉了。最高統帥部的負責人，一連更換了三四次之多。被提拔起來的新人，雖然忠實可靠，但卻經驗毫無。——就是因為新人太多，作戰時，軍隊付出了大得可怕的代價。

其實，我們早就應當把工業，為了適應戰時的需要，而加以改良。在我們後來遭遇到的各種困難中，有一部份完全是因為：斯達林堅持要把機械化部隊全套裝備的生產工作，都由他自己來親身監督。這就使得除他以外，沒有任何一個人眞正了解：我們的軍備到底優劣到什麼程度？

我是斯達林最親密的助手之一，連我也搞不清楚：我們究竟有多少步槍、機關槍、坦克車、大炮。直到後來才事實證明：就連沙皇的軍隊，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軍中的武器，也比我們的紅軍，在德蘇開戰那一天，還要多得多。

我認為：這應當歸咎於伏羅希洛夫。我們為國防工作，一向花了許多錢。斯達林對於軍費的逐年膨脹，也從來沒有反對過一次。但是，伏羅希洛夫既沒有向政府要求過足夠的經費，也沒有要求過足夠的裝備。這種做法，實在是一種罪惡。他的部下一定曾經向他反映過：當時裝備的貧乏，他卻完全把它們當做了耳邊風。

恰恰相反，他把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和女演員們鬼混，以及欣賞戲曲上。就像斯達林一樣，他在小孩的時候，在教堂裏的「唱詩班」唱過歌。所以，在他貴為國防部長的時候，雖然已經半聾了，但卻還以「戲迷」和「歌迷」而沾沾自喜。總而言之：伏羅希洛夫，最喜歡的是在宴會上，以颯爽英姿，週旋於如雲的士女之間。什麼軍隊裝備和用兵計劃，都還是次要的事。一天到晚，他都是在幻夢中渡過的。而斯達林的一切軍事情報，都是從他那裏來的，因此，他對客觀的現實環境，根本一無所知。

直到鐵摩盛科元帥，接任了國防部長以後，國防部才慢慢地有了點起色。繼鐵摩盛科之後，出任基輔軍區司令的朱可夫將軍，在戰爭中，表現得異常出色。雖然我們後來分道揚鑣，但我卻至今還對他這個人異常尊重。

可惜的是，像鐵摩盛科和朱可夫一類的人，在軍中是一種例外。有一次，鐵摩盛科帶我去參加國防會議，讓我親眼看看內部的傾軋和鬭爭。我簡直不明白像公安部隊的密哈里斯將軍那樣地一個飯桶，怎麼會得到斯達林那樣無條件的信任。

我們能夠在戰爭中不被滅亡，而且取得了勝利，這完全是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武裝部隊的功勞！但是，他們所付的代價，是多麼大啊?!

德蘇戰爭爆發前不久，我在莫斯科。斯達林常問我：

「為什麼老是那樣急急於回到烏克蘭去？你還可以在這裏多躭擱幾天。」

不過，我卻認為：待在莫斯科，實在無聊，事可做。

這種宴會，實在讓我煩得很。它雖然給了我很好的機會，從很近的距離，來觀察斯達林，但是，我看得越多，就越不滿意。同時，我也覺得：他對於我們武裝部隊的戰鬭力，已經完全沒有一點信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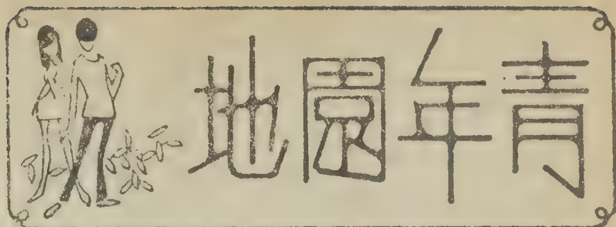
所以，我終於向他說道：

「斯達林同志！戰爭隨時都可能爆發。如果那時我不在烏克蘭，而在莫斯科的話，豈不是非常糟糕?!我看最好還是讓我現在就回基輔去罷！」

「你說得對。」斯達林同意了，「也許你在那裏比較妥當一些。」



這幾位脂肪過剩的紅色貴族，和本刊二〇五期刊出的饑民圖比較起來怎樣？據說他們在實行着「共產主義」呢。圖中的男為米高揚，中立女子為斯大林的女兒。



沉淪

田韋

六月天。當午時分，熱得像盆火。

天井裏老榆樹上，「知了」有氣無力的呻吟着，斷斷續續的，聽得人好心煩。

王志華光着膊子，只穿着內褲，懶洋洋的躺在地下竹蓆上。

外面傳來「沙沙」的腳步聲，輕輕的，聽得出是朝這屋子走來。他眉頭慢慢擰成了一個結，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條縫，臉上的那股神情，使原本清秀俊朗的臉孔，煞時變得難看起來，冰冷得可怕。

腳步在門外停了。接着響起一聲輕微的推門聲。可是，好一會都沒人進來。

剛歇聲的「知了」又拖長了聲音「吱——唔」。

王志華眼也不睜開，沒好氣的道：「又回來幹什麼?!」

「……」「知了」又停了。沒人答應。

「誰？」王志華覺出有點不對，從地下一個鯉魚挺跳起身，大聲喝道。跟着一個箭步跳出廳裏。

秋嫻站在門口，一隻腳剛踏進來，一看見他，像被蜂子螫着了，立即縮回門外。

王志華楞在那裏，結結巴巴的：「是，是你，秋嫻，你……你……」

秋嫻低着頭，眼裏閃着一星淚光，「是我。」她輕輕的道，聲音苦溜溜的。

「你……進，進來嗎……」他手足無措起來，

把房門「砰」地帶上，抓起衣服，手忙腳亂的穿起來。

隔着門，秋嫻道：「文輝來了。他叫你過去坐坐，在村口小舖子裏。」說完轉身就走。

王志華衣服還沒穿好就追了出來：「秋嫻、秋嫻，你等會兒，秋嫻，別去，我有話要說……」

可是，秋嫻全不理他，低着頭，一陣風似的跑遠了。

他站在屋門口，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終於垂頭喪氣低下了頭。好久，「嗨！」的嘆了口氣，拳頭狠狠的擊在門框上。

老榆樹上的「知了」，嚇得「吱——」叫了起來，沒命的飛走。

屋子裏就只他一個人，空蕩蕩的一片死寂。他一屁股坐在地下，雙手捧着頭，手指拚命的扭扯着頭髮。

門外又響起一陣腳步聲，沉重穩實，顯然是個男人。

「志華！」一個身材魁偉的男人站在屋門口。

王志華抬起頭來，目光呆滯的望着他，「文輝。」好一會才應道，那聲音就和臉上的神情一般；頹唐而呆板。

文輝只比王志華大了兩歲，可是，看上去卻蒼老多了，額頭三條又深又粗的皺紋，國字臉，濃眉大眼，胳腮鬍子刮得光光的，下巴泛着一片青，那模樣，誰也不會相信他只是二十五歲的小伙子。

他跨進屋子，把門帶上，銳利的目光盯了一陣

八糟；床上也一片凌亂，被子一半拖在地上，衣服、枕頭、髒毛巾、一團團的草紙，丟得一天一地，瀰漫着一股酒氣和莫名難聞的氣味。

文輝皺着眉頭：「不像話！」拿起檯上的半瓶酒，搖了搖：「『東北人參酒』！嘿，老弟，你的享受可眞不賴哪！」他拉了張板櫈坐下來，袋裏掏出烟絲、烟紙，仔細地捲着「尖嘴嘜」，點着火，深深的吸了兩口：「我在小舖子裏等了你大半個鐘頭，老不見你來。」他吐了口烟，看看捧着腦袋的王志華，「怎麼，是不願見我嗎？」

「頭痛？」文輝搖晃着手中的半瓶酒：「酒喝多了當然會頭痛，尤其是這種酒，哼！」

王志華默默地看了他一眼，又垂下了頭。

文輝一口接一口抽着烟卷，兩人默默無語。

文輝打破了沉默，沉緩的道：「我聽到了許多流言蜚語，關於你的。可是，我並不相信，我不信一齊長大的好兄弟、好朋友會變成如此……如此……」他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詞句，難於措詞起來，「後來，我見到了秋嫻，我問她，可是她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默默的流淚。今日，我是特意來的，希望你能告訴我，事情究竟是怎麼的？」

王志華臉頰肌肉節奏地抽搐着，仍是不說不動。

「你不要老是不聲不氣，這並不能解決問題。」文輝皺皺眉頭。

終於王志華抬起了頭，清澈深邃的眼睛浮動着淚水，像蒙上一層薄霧。「我並沒有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該解決的都已經解決了。」他的聲音是這麼的苦澀，苦澀中夾着悲憤。

文輝心裏湧起一股氣惱：「你說的什麼話?!我要知道外面所傳說的一切究竟是不是眞的！你應該告訴我！」

王志華牙齒咬着嘴唇，臉埋在雙掌中。

文輝丟下烟頭，目光炯炯的盯住他，臉上閃過一陣古怪的表情，許久，話才從牙縫裏擠出來：「那末，一切是眞的了！沒見到你之前我還不相信，

是？你說啊！」

王志華全身發冷街的顫抖，十個指頭深深的陷入肉裏。

「想不到，你會變得如此的下流、卑鄙！想不到，你竟是墮落至此地步！你，你還有什麼可說的！」文輝倏地站起，手指點着他，惱怒得話不成句。

王志華滿頭大汗，汗珠沿着指縫往下滴，襯衫濕透，緊貼着身體，一綹綹結實的肌肉痙攣般的抽搐跳動。像一頭受了傷的野獸，在痛苦的掙扎。

文輝望着他，一下子，滿腔的怒氣洩了，他長長的嘆了口氣，頹然坐下，嘶啞地自言自語道：「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那樣做？爲什麼？以前，你不這樣的，不是這樣的！你會說過：君子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你難道忘了曾對秋嫻說過：永生永世，愛情不變！可是，你變了，全變了！變成另外一個人，再不是從前的王志華了！你的作爲令人齒冷，流氓、爛仔、男妓……」

「不要說了，求求你，別再說下去！」王志華忽然發了瘋般叫起來，雙眼通紅，臉上肌肉扭成一團。

「不，我要說下去！」文輝咬着牙，一字一句從齒縫裏透出來：「我不說再沒有人對你說，我不說對不起良心，對不起你！我和你有結拜之義，不能眼看你往絕路上走！你前面是懸崖、是深淵！再不回頭就要粉身碎骨！那女人是什麼好東西？誰不知道她是個淫婦、賤貨！她和在福建沿海炮戰中打死的老公還不是混上的！老公死了，她是烈屬、是幹部，整天儘和男人勾勾搭搭，數得出來的都有好幾個，而你，你卻……呸！」文輝一口向他吣去：「你是高中畢業生，好歹也是個知識分子吧，初來到農村你還挺有志氣，可是，兩年一過，我就覺得你在變了，唉聲嘆氣，愁眉苦臉，曾說過你，曾勸過你，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坎坷、黑暗是不免的，我們要有信心、有毅力去奮鬪、去爭取！秋嫻送給你的日記本子第一頁就寫着『詠竹』詩：情！可是，你卻掉入泥淖，越陷越深，竟至弄出這種事來！你說，你對得起她？對得起良心？你是貪圖那賤女人給你的人參酒、燉鷄?!你是藉此逃避現實？終日關在這發霉的屋子裏，脫離社會！你不能的！你辨不到的！那女人愛你這下放青年什麼？嗯？她是貪你年青力壯、貪你一張臉！她是在嫖你，是在玩弄你！現在，你是她的人參酒、燉鷄！待她玩膩了你……」

「別說了！」王志華狂吼着從地下蹦起，拳頭瘋了般的猛擂檯子，碗碟乒乓紛飛，他抓起那半瓶酒盡力一摔，叭的一聲，碎玻璃四散飛射，濃烈的酒氣噴鼻。他伏在檯上抱頭痛哭起來。

一陣風吹來，濃密的榆樹葉子簌簌地抖動。整間屋子都掩蔽在樹蔭裏，雖是午間，也是陰沉沉的，牆腳長着厚厚的苔蘚。這一廳二房的小屋孤零零的座落在山下，離村圍好遠，自三年前，王志華從城裏「下放」到這荒僻的山區來，就一直住在這裏。初時，這小屋還挺熱鬧，十個「下放青年」擠在一堆，整天價喧喧鬧鬧的，日子一天天過去，屋子的人也越來越少；有的溜回城裏去了，有的跑到外面做「流浪仔」，當然，最愜意的還是小歐，跑到外站腳的地方也沒有！出外流浪吧，那種飄浮浪蕩的日子可不好過，日裏風吹日晒，晚裏茅棚棲身，有一頓沒一頓不算，「白狗」不把人當人，動輒要關要殺，整日提心吊膽！當然，像小歐跑到香港去那是最好，可誰包你就一定去得了！失事被扔到「勞教場」呆上一年半載都有份！況且，在香港無親無故，也不知如何是好！

還有一個令他離不開這小山莊的原故就是秋嫻；秋嫻也是從城裏來的「下放青年」，他們有着共同的感情，深切的愛。可是，這大半年，他變了，他覺到自己沒有資格去愛人，尤其是秋嫻，他覺得不應該「拖累」了她，浪費她的青春，擺在他面前的前途是一片黑暗，他怎麼能去愛她！不，不能的！他不能愛、不敢愛，儘管心裏是多麼的痛苦，他也不能愛的！他裝得忘卻了過去曾經的戀愛，故意與她疏遠，終日耽在醉鄉中，希冀在迷濛中麻醉自己，妄想使空虛的精神得到寄托，脫離這哀愁苦惱的現實。但，最後則醉倒在大了他成十歲的女隊長懷裏，他英俊的臉孔，結實壯健的身體，早已使她顚倒，當王志華掙扎在矛盾的心境下，當他自暴自棄在醉醺醺的迷夢中時，精神的苦悶，生理的需要，終於，和她發生了關係！那女人讓他得到盡量的發洩，給他肉慾的享受和滿足，讓他舒服，給他酒喝，給他錢花，不用他再去賣力，對他曲盡奉承。漸漸，王志華失去了做人的勇氣，失去了一切的自信，他明白，自己是在沉淪、在墮落，他覺得羞愧和不安，可是，他跳不出去，只是終日躲在這孤零零的小屋子裏，不願見人，也沒有了見人的勇氣，「人生、夢幻般的幾十年，朝露似的人生，何必太過認眞！」有時他會得這樣的自我安慰；但當他踏出被樹蔭緊遮的小屋子，刺目的陽光令他目眩，「老鼠！我是陰溝裏見不得陽光的老鼠！」他心底下湧起陣陣的悲哀，慚愧得抬不起頭。

文輝緊鎖着眉頭，屋子裏瀰漫的酒氣和王志華痛心的哭泣使他覺得頭暈，眼前像浮散着一層烟霧，迷糊縹緲，爲什麼？這是爲什麼？三年，來到這

窮鄉僻壤的山區已整整三年了，這千多天的日子是怎麼過去的？砍山開田、燒炭伐木，糞擔，鋤頭，滿手的老繭，磨爛的肩頭，還有……還有什麼呢？再教育、改造，「當一輩子貧下中農的小學生」……還有……還有的是滿腔的積鬱、無限的悲憤和徬徨、痛苦而已！突然，心裏築起的堤防就要崩潰，他也想哭，像王志華般的放聲痛哭一場，鬱在內心的痛苦像洶湧的浪潮，非沖破堤圍一瀉千里不快！他在王志華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那可憐的、悲憤的、强自支持的影子，是的，三年了，三年就這樣過去了，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成就？意義成就？啊……在山溝裏、在糞擔中、在那些一肚子臭泥的「幹部」呼來喝去聲中，在晨昏喃喃的「毛咒」聲中、在阿Q式的「開會」「學習」裏、在渾渾噩噩中過去了三年了！未來的日子？他不敢去想，他不敢貢正的去觸及！說起來容易，唱起來好聽，什麼前途、光明，什麼毅力、信心，全是鬼話！

「一朝紅日起」，這世界還有紅日起的時候？自己又還能看見這紅日起的一朝？不，不！他突然發覺自己原來是這樣的虛僞、這樣的懦弱、這樣的阿Q！自己和王志華還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又有什麼資格教訓別人？啊……啊！他覺得腦袋發脹，脹得要炸裂，眼前金星亂舞，他雙手捧住額頭，指頭用力按着太陽穴，不由自主發出陣陣喘息、呻吟……

不知什麼時候，榆樹上又飛來了一只「知了」，一聲聲哀鳴着「吱——唔，吱——唔」。

文輝慢慢抬起頭，像發過一場惡夢，臉色晦暗，雙目滿佈紅絲，短短的兩個鐘頭，似乎衰老了十年，來時的神氣，全失去了。他手指帶着顫抖，歪歪扭扭捲成一支「尖嘴嘜」，點了火，深深地吸了兩口：「志華，原諒我的粗魯吧。我了解你的苦痛……我，秋嫺，還有許多我們一樣的青年，生長在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許多人，誰沒有這樣的苦痛，可是……我不知道該怎說……」他聲音嘶啞，顯得異常的沉痛，「我不能不說！別這樣下去！聽我的勸告，別這樣下去吧！你也知道你自己在幹什麼……你在玩火，你在沉淪，你在墮落，你，你在毀滅自己……志華，別這樣……」他語不成句，喉核急速的上下滾動，掙扎着。

王志華癡癡的盯着地下破碎的酒瓶子，雙手痙攣地緊握着，像一尊沒有靈魂的石像……



史量才

「申報」是出版於上海的一家報紙，在中國的報業史上，它並不是出版最早的一張報紙，即以上海一地而論，也有比它創辦更早的「上海新報」。至於銷數，有一段頗長時期，「申報」的銷量也不及上海的「新聞報」。

但是，說到名氣，「申報」卻超越在「上海新報」及「新聞報」之上，過去數十年間，在我們中國，無論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凡是稍通文字的，只要提起「申報」，直到目前仍是無人不知。「申報」二字能夠深入人心，我想其原因大概不外有二：一是由於「申報」出版的時間連續達七十七年之久，在中國的報紙中，壽命之長，無出其右。二是身爲「申報」

史量才遭受暗殺的新聞轟動全國，就更使中國各階層人士，無人不知道上海有一張「申報」。

也許有些人還不知道，「申報」這張在中國報業史上壽命最長的中文報紙，其創辦者乃是英國人。「申報」創刊的日期，是清朝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年）三月，籌集開辦股本的是英國人美查；因此，美查也就順理成章做了「申報」第一任老闆。清朝末年美查退休，由原爲「申報」買辦的國人席福裕（子佩）接辦，是爲「申報」第二任老闆。

但「申報」在席福裕主辦期內業務並不好

二萬元（分三期將款項付清，每年各付四萬元）轉讓與史量才，故史量才實際是「申報」的第三任老闆。有些人以爲「申報」是由史量才創辦，那是大錯特錯的。

史量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泗濱鎮，是清末的一個秀才，二十歲到達上海時，曾投身教育界，先在「南洋中學」任教，後來創辦一所「女子蠶業學校」，並曾在「廣方言館」任理化教師兼授生理學，直至接辦「申報」之後，才脫離粉筆生涯，正式從事新聞工作。

史量才原是一名窮秀才，家無恒產，在上海當教師時，一年四季都只是穿一件藍布長衫，他怎麼突然有這樣龐大的財力，能將「申報」接辦呢

傳說。實際上，史量才接辦「申報」的金錢，乃來自一位名妓沈秋水的手上。因此，要敍述史量才接辦「申報」的經過，必須先介紹沈秋水這位清末民初的上海名妓。

辛亥革命前夕，沈秋水有一位恩客名叫陶保駿。陶是南京人，爲清廷的直隸候補道，曾由兩江總督端方委任他充當南京某軍務要職；端方去職後，陶保駿仍一直混在南京。辛亥革命砲聲一響，陶又和革命元老陳英士拉上關係，起過內應作用；但他卻在南京貪污了一筆十幾萬元的軍餉帶到上海，居住在沈秋水的妓院裏，並將隨身攜帶的錢財交由沈秋水保存。不久，任滬軍都督的陳英士探悉陶保駿有乘機割踞鎮江自任都督之意，便以

在上海妓院的沈秋水聆訊後驚駭萬分，終日如坐針氈，深恐陶保駿寄存在她處的那一筆金錢為當局偵悉，而惹出大禍來。

眞是無巧不成書，原來史量才與沈秋水本來相識，而史沈的相識，卻又緣於陶保駿的關係。辛亥武昌起義，上海同盟會中人進攻高昌廟製造時局，由於曾借用史量才所辦的「女子蠶業學校」為據點，故史量才與陳英士、李燮和、陶保駿等人均相識；而陶保駿生前，更介紹沈秋水與史量才見過數面。故史量才聆悉陶的噩耗後，即赴沈秋水處探聽究竟。沈秋水以實情相告，並請史量才代想一個安全之策。史量才當時靈機一動，立即安慰沈不必害怕，只要將金錢交他保管，便一定會平安無事。沈秋水不但照着做了，而且衷心感激，認為史量才救了自己。這樣事情就簡單，跟着是沈秋水以身相委，史量才人財兩得。這就是史量才能夠接辦「申報」的財源。

史量才經營「申報」的前期，可說純粹以謀利為目的，極力避免將「申報」捲入政治漩渦。但到了「九一八」事變前後，卻突然作了很大轉變，這也許是由於日本軍閥的瘋狂侵略行為把他激動了吧！這時，他不僅熱衷參加政治活動，而且公開反對內戰，力主槍口對外。「九一八」淞滬抗戰，上海民眾團體組織後援會，推史量才為會長，於每次開會時，史量才多慷慨陳詞，大聲疾呼：「日寇處心積慮，甘居戎首，現在兵臨淞滬，十九路軍已奮起抗戰，我們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如果畏縮退避，恐也不能保得身家性命，不如一齊奮起，勇往向前，軍民合作，抗戰救國。……」同時，在「申報」方面，他也採取了不少為當時政府當局所不喜歡的改革。他和黃炎培等非常接近，並還延攬了李公樸之流。

此外又把專門寫風花雪月遊戲文章的周瘦鵑趕出了「申報」副刊「自由談」，改聘黎烈文為「自由談」主

報易風

編，把一個叱咤風雲的副刊編得有聲有色，全部是「進步」面貌，魯迅、茅盾、巴金等名作家的作品經常在「自由談」發表，痛罵高坐紫金山頭袞袞諸公的文章，也常在「自由談」出現。為了這些事情，許多親友都替史量才擔心，紛紛進言勸阻，希望他別處處開罪權貴。但史量才似乎極「進步」，堅持自己的作風，並自恃有二百萬讀者，筆桿必可抵禦槍桿，大言炎炎，將當時一班紅得發紫的大員都不看在眼內，如宋子文在他的筆下一直被喊為老弟，即為一例。當時任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的吳醒亞，便曾一再警告史量才，要他改變態度；吳醒亞有一次並當面要史量才撤換「自由談」編輯黎烈文，推荐張梓生出任該職，但史量才卻氣燄萬丈對着吳說：「感謝諸公為『自由談』惠臨賜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不自由談吧！」

據說史量才有一次因事到南京時，陳立夫、何應欽等十幾位黨國要人，曾在南京設宴招待史量才，向史解釋安內攘外的重要，希望史能與國民政府合作；但史卻不假以辭色，狂妄地說：「我只能在報言報，約略估計，申報有數百萬讀者擁護，為了這數百萬讀者，我是不會改變辦報方針的。」

正當史量才以「進步」面貌出現，儼然成為中共同路人的時候，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即被幾條大漢在滬杭公路上用亂槍殺害。

這是一件不平凡的暗殺案，尤以被暗殺者是新聞界的紅人，故事情轟動全國，極為各方矚目。事發後，國民政府曾發佈懲兇緝匪的命令，責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限期緝兇歸案，並對史量才的家屬函電致唁。而魯滌平這位體重達三百磅的「胖公」，也異常賣力，督率部下緝兇，結果仍是徒勞無功，石沉海底。史量才被暗殺的眞相，至今仍未能徹底明瞭，但卻可以肯定，史量才百分之百是因為「申報」而送命的。

史量才主持「申報」期間，「申報」對國家民族是功是過姑且不論，但在中國的報業史上，史量才確不愧是一個出色的報人。

挪威的維金人

挪威是北歐的瀕海山國，全國高原、石地、池沼，就佔了總面積的四分之三，森林佔了四分之一，而且氣候嚴寒，終年積雪。由它往北，便是北極。北部的主要民族就是來自亞洲的維金人。他們世代就靠着捕魚和航海來生活。

挪威的水手是享譽世界的。早在九世紀時，他們的船舶已到過俄國的白海，並在冰島和格陵蘭建立了殖民地。他們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前五世紀，北美洲就有他們的移民，管它叫葡萄國。

半夜看太陽最好的地方是挪威極北端的北角港。那裏長年照耀在陽光之下。

雖然挪威的海岸是那麼陡峭，港灣是那麼曲折，岩石的形象是那麼陰森怕人，海洋的生活又是那麼辛苦，但呼吸在這個荒寒的環境中的維金人，可出奇地清秀，而帶着幾分稚氣。有說這跟午夜的陽光有關，也有說這跟他們遠離世界，日子儘管艱苦，卻很單純有關。那裏的女人不只是壯健，而且她們的淡黃色頭髮，玲瓏的臉型，顯得十分美麗。

紅色是那裏最流行的顏色。女孩子的大氅，兒童的滑雪衣，男人的帽子上的鑲邊，沒有一樣不是紅色的。為的紅色可以抵銷那裏黑白單調的景色，紅色可以和緩那裏灰暗的濛濛的雨霧；紅色可以使生活有了光彩，使漫長的黑夜不致於枯寂。

鱈魚是那兒海上的名產，每個村落到處是晒着鱈魚的魚棚。但最大的收穫是鯨魚，一條鯨魚好賣幾千美元呢。

（資料室）

中州風雨

「啊，汪科長，我開門給你。」

門開了，一股涼風灌進來，使崔婉姬打了一個寒噤。

「請坐。有什麼事嗎？」崔婉姬問。

「沒別的事，今晚下雪，你同徐諾同志到民工住地去訪問一下，做點宣傳工作，安定一下軍心。」

「去那個工區？」

「二工區，這工區的民工多是來自郊區，離家近，恐怕他們乘下雪時明天回家就熱炕去。如果他們散了，開工時就不好收攏了。探墓工程就要受到巨大的影響。」

崔婉姬在工地幹了那麼些日子，已很清楚工地上的特點。

探墓的民工說，洛陽地下的死人比地上的活人還多。因爲洛陽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繁榮的都會，人口眾多，數千年來埋在地下的死人不知凡幾；而且因爲黃河泛濫，地面屢被黃水淹沒，泥沙淤積，所以地底的墓葬分成好幾層，難怪民工們有這種說法了。

要在這樣的地層上建立廠房，當然要防止地下空洞的墓葬下陷，以免危及廠房倒塌，所以在沒有正式施工以前，就要探清那處地下有墓葬，發現了就把它刨開。

而探墓這種特殊的工作，便由有盜墓特殊技術的洛陽郊區的農民來負擔了。因爲洛陽地下的墓葬有許多是歷朝的達官貴人，陪葬的寶物多，洛陽郊區的農民由於盜取這些寶物，積歷代的經驗，訓練了探測地下墓葬的特殊技能。

澗西區動工時，首先便通過洛陽市郊區人民委員會徵調了一大批這種「特種民工」來工地幹活。在目前來說，他們掌握着整個廠房建設工程進度的關鍵，所以汪培志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徐諾同志知道了，他在會議室等你。」

在這風雪之夜到曠野上去，崔婉姬眞是犯了愁，天氣寒冷使她有點畏縮，而野外說不定還有餓得發慌的野狼出沒。好在有徐諾同去，使她的心稍爲定安。

「穿多點衣裳，最好穿上雨衣，雪花會打濕衣服的；要帶上手電。」

「哎呀，那裏跑來一個三K黨？」徐諾一見到她的這副扮相，跟她開了一個玩笑。

「看你，還有心思開玩笑，人家又怕風又怕雪，才這樣穿着嘛！」崔婉姬故作微嗔。

是呀，年輕的女人都愛美，她這副裝扮又臃腫，又難看，在她底心中，可能認爲掩蓋了自己的秀美，難怪不喜歡徐諾取笑她了。

走出四合院，他們冒着風雪，亮着手電向黑暗中的曠野中走去。四圍漆黑，崔婉姬雖有徐諾同行，心裏還未免有點提心吊膽，她只好靠着徐諾走。崔婉姬在徐諾高大的身軀之旁走着，似乎有一種安全感。她覺得在這異地徐諾成了她的守護之神。

「你習慣在黑夜裏走路麼？」徐諾問她。

「說習慣也行，不習慣也行。」

「爲什麼這樣說？」

「別裝蒜，你難道不理解年青人談戀愛的時候有時喜歡靜悄悄地黑夜中走路？」

「哈哈，你倒很老實。」

「唉，」崔婉姬嘆了口氣，「但那種滋味跟現在不一樣。」

「那種心甘情願，幾近忘我；這種是興味索然，而且不大情願。」徐諾笑着說。

「小資產階級情調！」崔婉姬不知是在說徐諾，還是說自己。

「哦？」

「哦什麼？難道不是嗎？」

「其實在你心底裏喜歡那種情調吧？」

「唉！」崔婉姬又嘆了口氣，「你不想，說老實的，誰不想跟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啊！這是人之常情啊。」

「那麼，你就不該給我扣帽子囉。」徐諾語氣溫和地。

「唔，你剛才那句話是發牢騷？」

「哎呀，你的帽子倒給我扣回來了，有你的。」

「怎麼跟一個壞人在一起心裏會着實些？」

「……」崔婉姬一時一時不知所答。

徐諾很明白崔婉姬微妙的心情。他從崔婉姬此刻挨近她的情態看出這個女人心裏已多少有點失去平衡。但他能做什麼呢？伸出手臂去環抱着她的雙肩嗎？這樣她將獲得更多的安全感，在這種情況下，她也不會拒絕。然而，這是不能的。野外的風雪飛舞，吹不掉他們心頭的鬱結，也冷不卻他們對遠方的愛人的懷念。

「咳！我想到什麼地方去了？眞見鬼！」崔婉姬暗自罵自己。

她倏然放開了徐諾的手臂。

徐諾感覺到，她的內心在自我鬭爭。無論如此，這需要很强的毅力，她在內心上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在崔婉姬吸鼻子的聲音中，他意識到這個充滿追求幸福的幻想的女人在這凛冽的風雪中落淚了。

他也不禁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唉，可憐了女人！不能怪她心裏一時會失去平衡。

× × × ×

二工區離指揮部有三四里地，民工們就住在用麥楷糊泥巴搭起來的低矮的棚子裏。徐諾和崔婉姬早已來過這個地方。他們找到指導員溫樹樵。溫樹樵也是跟民工住在一個地方，以便就地領導。

溫樹樵看見徐諾他們進來，道：「呀，半夜三更，烏天黑地的，你們眞是難得的稀客。來，鋪上坐，暖和暖和。」

溫樹樵是跟徐諾一起從廣東上調來的。兩顴高高的，顯得有點清瘦，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鏡，樣子蠻精靈的。他因爲是共青團支委，派在二工區當指導員。

徐諾和崔婉姬拍打身上的雪花，坐在溫樹樵的草鋪上。

「老溫，汪科長叫我們來，向民工做做宣傳工作，安定一下軍心，免得他們趁下雪天往家裏跑。這裏民工情況怎樣？」徐諾用廣東話問。

「唉，這些農民自私、落後，媽的，下雪天幹不了活，有幾個就乘機溜了，眞他媽的不是味兒。」溫樹樵談起來就有點氣。

「你跟他們談過話嗎？」崔婉姬問。

「談過啦，也許是我那蹩腳的普通話，盡是廣東話的腔調，他們聽不明白，當我的話風吹過耳，眞急人！」

「其餘的民工情緒怎麼樣？」

「很不安定，很不安定，老想往家跑。毛主席說的不錯，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們自私、落後、散漫，光想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卻沒想到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就是爲了他們的利益，他們的

雪還沒有停，地上已經積起幾寸了，走在上面發出輕微的「嗦嗦」聲響。

他們鑽進民工所住的大工棚，在昏黃的電燈光下，一些人已經睡着了，一些人坐着端着烟鍋吸着旱烟在閒聊。

「民工同志們，今晚下了場雪，天氣是冷了點，指揮部關懷我們工地上的民工，派了政工科的徐同志和崔同志來看望我們。」溫樹樵說。

民工們有的抬頭冷眼望了望，有的乾脆沒吭氣。

「同志們，你們好！」徐諾堆起笑臉向民工招了招手。

一個戴着破棉帽子的老頭猛吸了兩口烟，才慢條斯理地說：「凍不死，餓不壞，工地上有飯吃，有房住，自己又沒發燒頭疼的，怎麼不好？」

徐諾一看這個人，五十歲開外，臉色黝黑，長着大鬍子，眼睛流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老大爺，我們代表指揮部來看望你們，大家在生活上有什麼不夠舒適的地方，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你們知道，黨和政府非常關懷咱老百姓的。」

「知道啦，咱的土地給政府徵用了，就安排咱在這工地上掏墓，吃饃饃，賺零用錢。可家裏的老婆孩子他們吃啥？幹活的把式跑了，自留地顧不上，那裏去打糧食？」還是那個老頭說。

「老頭哥說的簡直說到咱心眼去啦，不瞞你同志說，咱就怕咱家的人沒吃的，到工地來以後，就不興咱回家看看。譬如今日下雪啦，明天可能就不能開工，咱想回去，指導員也不讓。咱那婆娘恐怕柴禾也沒有啦，不回去怎成？」一個中年漢子說。

徐諾說：「這位大叔說的好，咱們有意見可以直說，我們反映到上邊去，對大家盡量照顧，使大家更好工作。」

一個小伙子忽的從被窩伸出頭來，說：「我說呀，那位女同志，爲啥不放馬金鳳和陳慕貞唱的戲，這兩個人唱的太捧啦！沒戲聽，工作沉沉悶悶的。」

破帽老頭瞪了他一眼：「鐵柱，戲是好聽，可咱們光聽戲也不會聽得暖和。」

徐諾覺得這老頭似乎滿肚子意見，便問：「老大爺，你老貴姓？家在哪？」

「姓吳唄，住老槐樹腳。」

「有多遠？」

「七八里地。」

「諸位的家都是住郊區的？最遠有多遠？」徐諾問大家。

「最遠的嘛有四五十里。」

（六）

歸韓劍影錄（七十）

其次便以鄱陽盆地和江蘇的三角洲為主，所以，長沙、九江、蕪湖是中國的三大米市，廣東一向是缺糧的省份，國內靠湘米接濟，國外則靠越南、泰國、緬甸的米來接濟。自抗戰軍興，洞庭湖的湖濱區成為大戰場的所在地，武漢的保衛戰，長沙三次大會戰，都影響了農作，敵騎進犯的時候，焚燬了糧倉，兩湖自顧不暇，當無餘糧接濟廣東。自日寇偷襲珍珠港，不旋踵而香港、越南、泰國、緬甸已為日軍侵佔，喘息於獸蹄之下，印度支那半島的糧，無法供應廣東，在內外交困之中，只有自力更生。提倡冬耕，種麥豆、小麥、甘薯；開闢山坡為棉田，種木薯、旱稻。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無法應付人口的激增，倘有計劃的統制糧食，分配糧食，縱有糧食恐慌的事情發生，也不嚴重，不致餓殍載道，可惜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太自由了，有些發國難財的人，就利用這份超限的自由，去謀個人的利益，而造成人為的糧荒，人為糧荒的產生，完全由下列因素所造成的。

1.囤積居奇——物以少為貴，廣東向屬缺糧，鄰區又無法調撥，外地又無法運來，巨商富戶，看透這點，便從事於壟斷，於低價時買入，大量吸進，囤積起來，以奇貨可居的心理，糧價稍漲，不肯拋售，以控制市場，等待漲至頂點，只顧鈔票紅紅綠綠的滾進口袋，不理饑民面如菜色的倒下路口。這些囤積居奇的人，固然是地方上的有勢力分子，或者是串同有勢力分子，虎而冠者，誰敢過問？串同炙手可熱之人，老百姓更噤若寒蟬，像天公地道的大量囤積，提高市價後，更揸緊不放，以達居奇的目的，而造成粒粒皆珍珠，野有餓殍，他們還是漠不關心。可憐哉，一般小百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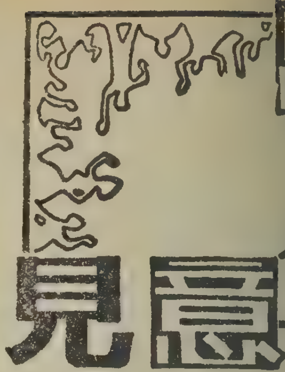
利，而且高到出乎常態，要你還的不是錢，而是要稻穀，連本帶利，聲明要還若干擔穀，等到收割的時候，他已到門坐收，你敢拖欠不還嗎？那債主，不是土豪，便是劣紳，都是橫行鄉間的人，只有把口糧從口裏吐出來，眼睜睜的任那勢力者索去，莫奈伊何，誰叫你舉債!? 放禾青者把收回的高利貸穀，又入倉囤積，從事居奇，舉債者捱餓，放債者兩益——既得高利，復能囤積，哀哉，任吸血鬼吮血的人。

3.偷運出口——廣東缺糧，廣東淪陷區也缺糧，何況日寇偽軍在淪陷區又暴斂橫征，搜刮軍糧，於是糧價飛漲，且日本的軍票，偽府的儲備券，都得不到淪陷區人民的信賴，大家拋出鈔票而購糧食，造成糧價比自由區更高，利之所在，於是偷運出口者又乘時而起，在自由區搜購稻穀，私運到淪陷區去銷售，以獲厚利。站在戰時的法律觀點而言，那是運糧資敵，以軍法裁判，定判死刑。可是敢能冒這大風險的，必不是一般商人，而是特殊階級的人物，可能是擁有武器的大天二，或者是游擊區內的武裝份子，或者是權威人物的眷屬，居然派出武器護送，偷運出口，關卡軍警，不便過問，雖云偷運，實公然出口也。偷運者恐機會無多，因不想過於碰硬，所以，每次出口其量必大，漏卮不塞，外流日甚了。

自然糧荒，受害已慘，加上人為的糧荒，雙管齊下，便成災害。受災害者不只一家，而是一路了，故此次粵南六邑糧荒，以我親赴新會、開平、台山等縣，深入各鄉觀察，其災情的慘烈，開僑鄉空前的刼難。茲將人為糧荒所造成的災情，有直接性的，也有間接性的，分述如下：

粥，濕氣下聚，便於脛部肉損傷而潰爛，雖敷藥膏，亦不能生肌埋口，越爛越濶，長流黃水，漸漸雙腳浮腫，腫至膝部，人即死亡。死於爛腳者數目驚人，每每因家徒四壁，無以為殮，陳屍道左，為地方善堂所收葬。後來，發現吃狗肉可以救爛腳，於是「三六」又擋災，在墟集上的「狗肉飯」大行其道，惜為時已晚，前死之爛腳冤魂，赴枉死城已成羣成隊了。另有一種致死的病症是腹脹，由於糧價太貴，人們乃找代替品充饑，如木薯、野菜、麻糒等也拿來權充主食品，只求裹腹，不計營養，怎知為時過久，竟然腫脹，便便之腹，宛如孕婦，大概由於食物所刺激，而致成肝脾腫脹之病，腹部腫脹的徵狀，不外肝脾所影響。如不及時治療，則肌肉日漸消削，腹部日見膨脹，面黃，眼濁，形如蠱脹。不久，又成人造糧荒的冤魂。

人肉膏渣——糧荒到極峰時，台山縣城，在街頭小吃攤位，有炸豬膏渣出賣，價廉、物美，縣城人爭購之，旋即搶購一空，但賣者又從家裏送來剛剛炸好的一批，於是一批批的賣光了。起初，人沒有留意，但餓死倒斃的死屍，晚上便失踪了，翌日，在塌屋廢園裏，卻又發現這具屍體，可是臀肉、股肉、臂肉卻已失去，留心檢驗，又不是野獸或羣犬的拖屍噬肉，怎麼會失去屍肉，那當然是給人割去了，但仍是一個謎，誰吃人肉呢？有一次，在炸豬膏渣的攤位，忽然起了騷動，因為有人在吃膏渣的時候，發現了膏渣裏夾着人的手指甲，於是大嚷起來，不是豬膏渣，乃是炸人肉，立即羣情洶湧，那賣主的勢色不對，藉詞回家取豬膏來證明，便逃去無踪，那些伙伴也溜了，到人潮湧往那賣主家裏追查的時候，也舉家走光。這時，屍肉割去才真相大白，竟是慘絕人寰，餓殍人食。到我赴台山深入調查時，把這件事問台山縣長陳燦章，則否認其事，詢之當地士紳，亦不承認，真事乎？謠傳事？只有當年居住於台城的人，始可以作證。照我估計，這事如果屬實的話，則那些被割



萬人意見

逃亡失敗被抓 關進「收容所」

簡直是人間活地獄

曾經逃亡的同志，都知道夜行晝宿的滋味，還有不少人在腦海中存在，永遠不會磨滅。重溫當時的景況，就想到在大陸的艱苦，想起同志是怎樣與毛共的邊防黃狗（解放軍）灰狗（民兵）的鬪智經過，你會不寒而慄。從死亡綫上求生是多麼困難，在鬪爭過程中不幸在中途犧牲性命的，不知凡幾。我也是從大陸逃亡到來的，不過當時只用了一晝夜的時間，不覺得怎樣艱苦，可是有的單是爬山已經是用了十幾晝夜時間，大陸人民爲什麼要以生命逃奔港澳和其他自由地區呢？爲什麼不見港澳兩地的人逃亡到大陸呢？這眞是可笑！同樣是中國土地，爲什麼有天堂地獄之分呢？這是鐵幕與自由的分界。在大陸死而不知什麼，生如牛馬，那裏能夠生存下去呢？

港澳兩地專做大陸生意的奸商和毛共的應聲蟲，他們口口聲聲說中共如何如何了得，大陸人民比港澳的人生活更好，你們說大陸沒有吃，我回到大陸吃的穿的用的不用愁，這不是證明大陸有過剩的物質嗎？說他不夠是反動派。左仔你在大陸住的時候有多久？住了多少年啊？你們回大陸，人民已經恨透你，你們吃了他們的血和肉。你既然講得那麼漂亮，爲什麼不回大陸工作，過大陸的生活呢？爲什麼死心塌地在殖民地過奴隸生活呢？你們眞不爭氣，眞蠢才！丟盡中國人的臉。左仔不要瞞住良心講話，這一套拿去加拿大或美國還可以騙一騙無知的青年學生，用在港澳兩地，除了無良心的左仔相信，其他的人不會上當。我們從來未見過從大陸寄包裹食物到港澳，反而港澳同胞寄錢接濟大陸親人。

現在大陸青年知識分子偷渡到香港還可以得到收容，如果偷渡到被左仔控制下的澳門，就等於個零。被澳門當局水警發覺，非被捕不可。被捕不打緊，解回大陸最要命，據我所知，自從左仔搞過一二·三後，遭遇不幸的已經超過一萬人，人爲什麼要這樣沒良心，誰所造成的呢？是左仔、是中共草菅人命造成的。當我看到澳門當局秘密把偷渡者解回去時，就覺得中國人眞是應了自相殘殺這句話。有的還大罵該死的水警，你也爲中國人，爲中共作倀，顧住狗頭被我們擲碎，萬惡的水警，不該把我們欺騙。你們大可以把我們放了，西洋鬼怎會知道呢？如果他追問，只說一聲不見就可以過骨。

九月二十二日有四個男女從廣州逃亡到澳門，一位男同志不幸在泅渡中發生抽筋，其他的同志盡量幫助他，以求達到目的，最後終於拖到新口岸泳棚登陸。當時是早晨八點多鐘，路人看見也不理。他們在岸邊看清楚這位出事的同志已經接近死亡，爲了救人就不顧本身利害，大叫救命，雖然有熱心人士幫助急救，但已經還魂無術，一命歸西。驚動了警方，把人捕捉，把死者搬到山頂醫院，由於見不得光，把死者秘密埋葬，連他的同志求到山前作無物的拜祭也不許，這是人道嗎？這還不是左仔對中國有正義感的人的仇視！用盡種種下流手段，迫使西洋鬼這樣做。

死者黃敬恕，他的至親骨肉在香港，住在紅磡碼頭圍道，是死者女友告知我的。

據廣州來的青年講及有關廣州市收容站的黑牢生活，站內的工作人員，個個雙手染滿鮮血，把站內的同志折磨得像鬼一樣。

有刑罰的學習

魔鬼們常常在學習毛語錄時，把一些無辜的同志反鎖起來，聲言這些同志上次學習時開小差，這全是由魔鬼們說的，誰要是被他點中，誰就倒霉。一群凶鬼拿了手銬，把這批同志推到廣場上，喝令站住，不許動，然後用兩個或者三個「魔鬼」把同志的雙手分作一上一下，由肩上反過背後，用力拉到下邊腰部，下的由腰部反上，用力拉到背肩部位，這樣拉到你發出陣陣痛楚時，他就用條繩子把你雙手反綁。反鎖在背後的手不到二十分鐘時間，雙手血液已經漸漸不通，開始麻木起來，呈現紫黑色；三十分鐘過後，人已經失去知覺，講話也顫抖得很厲害，很多同志還咬緊牙，忍着痛，一聲也不響。有些同志已經痛得冷汗直流，有些發出呻吟聲。狼心狗肺的共幹，還唱着歌兒在歡笑。站內的難友緊張萬分，一顆心兒在跳動，誰也不說話，靜默下來。數十分鐘過去，「魔鬼」走過來說話，開口就說共產黨最講仁慈的，最愛人民學習毛著，你們不學習，專心爲資本家工作，「偷渡」「叛國」是犯罪行爲，現在人民政府寬大處理，把你們集中起來，加以教育，使你們今後不再犯罪。費了很多時間幫助你們學習，你們非但不聽話，連黨的話也不聽，就是反黨的表現。把一大堆「垃圾」似是而非的歪理講完後，就假仁假義地說：現在我把你放了，以後應要好好學習。放了後，對所有的管教員多謝道歉，否則你休想睡覺。吃過一次眼前的苦，瞞住了良心講瞎話，只講共黨好，以逃過目前的痛苦。

站內同志如車輪，吃過苦的是知道的，有些新同志靠血氣之勇，不肯屈服，魔鬼就將他們押到柱邊或者大樹旁，喝令雙手抱柱，這些柱是製定對待犯人的，雙手不能環抱，魔鬼就用三個人，一個拉住左手，一個拉住右手，合兩「魔鬼」的力，拉到緊緊，沒半點虛位。另一個則將繩綁緊。

這樣過些時候，受制的部位呈現紫黑色，痛得像尖刀割一樣，漸漸痛苦減少，失去知覺，昏迷過去。假作仁慈的魔鬼就解繩，然後迫着他講多謝共產黨教導。粗聲警告，以後不要惡劣態度復前。

放飛機迫供

「魔鬼」害人花樣非常多；花招也多，有時性起，把新來的同志放飛機，把同志的四肢四個拇指及趾頭用繩綁緊，四個索頭分開四邊，然把人按在地上，四個人同時拿住四條繩，用力把人拉起，綁在已經準備好的架上，四肢向上翹起，身體向下墜。痛楚由四肢輸入心臟。過些時，四肢和身體像插滿針子，全身冷汗直流，不到十五分鐘，被飛機吊起的人全身發黑，血液開始凝結，再過幾分鐘，全身發黑，知覺全無，像死了一樣。「魔鬼」為達到目的，就粗暴地說：還不認罪，就叫你再受一下。

堅强的同志還是一聲不响地忍下去，把死字抱得緊緊，直到暈死也不响一聲。

「魔鬼」們見他暈死了，就用冷水把他潑醒，受刑的人還是吊着，不肯放下，用粗暴的聲調問死未？還不說，我們把你吊死！他媽的，死了還好，不用我們提心吊膽的管教你們。

這些抱着死字而不放的同志只有死而後已，把一切放在腦後，直到第二次暈死過去。

魔鬼眼看毒刑失敗，把他放下來，不用冷水潑他，命令同志將放下來的難友放入厠所，等他吸收臭氣。然

。還有，絕不准急救，同志們只有呆呆地看着，希望早點甦醒，好得有點睡覺。眞是一個受刑，累了大家。這正是毛共的陰謀。

巡更的「魔鬼」走過來，問他醒了沒有？

「還未醒。」

「他媽的，還不醒！死了還好，食枉廣東米。」這話用來指共幹最適合。

同志甦醒，大家七手八腳把他扶進裏，換上乾內衣，給他點水飲。等他安靜地睡，同志們整晚沒有睡覺，做到有益同享有禍同當的革命精神。

下流無恥的行徑

卑鄙下流的共幹不分日夜，偷偷摸摸走進女同志睡房，偷看女同志大便、小便、冲涼、睡態，種種不軌企圖，如被女同志發覺時，他們這班魔鬼便惡人先告狀，你們這幫流氓，想引誘我們，我們不會上當，還沉不住氣破口大駡「賤人」「野雞」到香港去做妓女吧，共產黨不會容許你的。女牢內沒有厠所，大小二便只有用痰桶；冲涼房也沒有，總之，一切方便了魔鬼，作出下流勾當。

有時「魔鬼」們用一條竹枝，一頭醮了屎，另一頭用手拿着，將有屎的放在女同志的鼻上，問：這是香的還是臭的？當然屎是臭的，女同志照實說是臭的，魔鬼們就大怒道：屎是香的，不是臭的。然後將屎塗在女同志鼻尖上或臉上，說你們的思想是臭的，所以你們就該聞一聞屎的香味。還粗聲說不准洗去，如果食飯時見到

不老實，這屎明明是臭的，你說是香嗎？就讓你聞一陣屎香吧！依然是將屎塗到你鼻尖或者臉上。照上述警告，女同志為了有經驗，以為下次說是香的可以過關，怎知魔鬼是有預謀而行動，大呼上當。為了不願再受刑罰，只得把屎留在臉上，等到食完飯才去洗淨它。

連水也不給喝

收容站內所有同志，過的生活比原始時代還不如，從早晨開始工作到晚上，這段時間工作必須飲開水才行，可是共幹魔鬼連半點水也不給喝，有些同志偷偷走到田基邊飲髒而又未煑沸的生水，一不小心被魔鬼發現，馬上抓起來，給綁在柱上晒太陽，活像生晒人乾，人被太陽晒到發暈，兩片口唇乾到脫皮，還不肯放人。放了人，照樣要講思想交代，多講共幹的教育。

放工後到站內吃飯，當然有開水喝。同志們見了水如見再生父母一樣，搶先要喝水，如果稍不小心，站在旁邊的魔鬼看得不順眼，就大聲喝着走開，同志只好走開。魔鬼走到水桶邊用雙手把水桶找住，用力把水桶傾斜，將水倒在地上。一點也不給飲。

還粗聲地說，你們這班腐臭的傢伙。偷渡不見辛苦，不見你們搶水飲，拼命地跟着山路猛走，在教育期間還不聽黨的話，不守本站紀律，就不給你們水飲，要飲到香港去飲。偷渡時不見你他怕苦、怕死，在站內樣樣都叫苦，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吃完飯快去學習，否則今天晚餐沒有飯吃。

難友同志們只得忍住氣走去學習，他們表面上是學習，實際上是想着如何走得出這人間地獄呢？再來一次生死的鬬爭。

所謂收容站就是等於黑獄。我們這些同志在黑獄受盡折磨，對了下次偷渡就增了不少勇氣。因為同志們知道共黨是說一套做一套。看穿共黨的假民主，人們只有為共黨做牛馬。在鐵幕裏生活的中華民族正等待我們的青年人去救他。千方百計拿出自己寶貴的生命去逃亡，希望有一天拿着槍桿子打回老家去，救回不能逃的中華百姓，這就是他們逃亡者的抱負。

到過收容站的同志是知道的，他們很結實、很健康地走進去，出來時是弱者，瘦得皮包骨，活像一位僵屍、餓鬼，同志個個都說入了鬼域不死才是命大。

澳門讀者張文

老宋公開家書
為香港青年誡

萬人傑先生大鑒：

後學以老而慵惰，未能對「萬人

准，正式成立，開始接受入會申請，

到時後學能得身為「萬人協會」會員

想其中或對此間青年亦有助益者，爰附影印本，備供「萬人雜誌」補白，此頌
文綏
張贛萍的朋友老朽宋德科敬上
（十月七日）

新生：昨日收到你九月廿八日信，當時即寫回信給你。因你在信中談到國事，驚你誤信邪說而漸入歧途，心有所危，所以再寫此函。

你應當很瞭解如何結交『益友』以及如何拒納『損友』。在我們觀察一個人的善惡，第一個標準當然要看他是否誠實，如果一個人言而無信對人一味欺詐詭騙，就算他說的天花亂墜，具有眞知灼見的人也不會被它蒙蔽，也會認識它的狡猾本質而不和它論交的。反之一個訥訥於言而埋頭於堂堂正正的工作，不事花言巧語的人，容或有點遲鈍，他畢竟還是一個有人性而本質良善不欺不詐且可共事的

何嘗不如此。一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專以焚書坑儒、殺人放火、愚弄百姓指鹿爲馬爲能事的男盜女娼政權，如果能使國強民富，那不是夢話嗎？一時的魔術障眼法，可以哄哄小童而已。至於國際之間，無非爾詐我虞，所謂『朋友』並非一國強富之佐證。況且即令一個男盜女娼集團眞的是富強足以敵天下，受盡天下人的恭維，能是我們堂堂正正中國人的光榮嗎？

我在年輕時也曾受過那男盜女娼集團的拉攏和聳人聽聞的煽惑，幸而我人性尚在，天良未泯，一眼把那些狗男女看穿，得以免上賊船。否則一落陷阱不但本身墜入十八層地獄，而且還要累及妻兒子女由人身變爲無知禽獸永居幽谷，如此雖萬死亦難贖其罪辭其咎矣！我以過來人身份語此，一切望多思考多觀察，勿爲虛妄所惑，善爲自處。如今那些當年爲虎作倀的文人下落可爲殷鑑！

正言報污衊張贛萍
墨西哥讀者表憤慨

萬老編：

本年六月十五日曾閱三藩市「正言報」，痛悉張公贛萍不幸於同月一日病逝，同人等奔走相告，悲痛莫名。我等雖從未與張、萬兩位老編謀面，惟對「萬人雜誌」及張公作品，閱讀至多。

咸以張公反共立場堅强，持論正確，其對共黨暴政揭發無遺，雖權勢、威武與恫嚇所不能屈，處身於竹幕邊沿而鬪志激昂，遍視復國基地之台灣，亦未見立論如貴刊者。

藉正言報「唐人街閒話」驚聞噩耗之餘，發覺該作者「閒人」荒天下之大謬，竟皂白不分，既同屬反共報刊，因與馬君區區私怨，而作此「含沙射影」「親痛仇快」之謬論，其文筆極盡尖刻，非但對馬君肆意譏諷，

贛萍之清譽，橫加詆譭，似此曲直不分，是非不明，有失「文人」品德，同人等頓興不平之心，本欲即據實向老編奉陳，以正視聽；奈感張公屍骨未寒，張嫂夫人初罹亡夫之痛，遂斂激昂情緒，除即行「罷讀」該「正言報」（以其空具正言之名）以示抗議外，並將該報小段妥爲收存，茲隨函付上，懇借貴刊篇幅刊載，藉此週知於萬人讀者。

同人等除對張公之喪默致哀思之外，謹掬誠集資美幣四十元，聊表千里鴻毛之意，謹隨函夾呈，有勞代撥入貴刊所發動之「張公子女教育基金」，此區區之數，未敢云助，但求藉此得以號召海內外廣大讀者之同情，聞風響應，俾集腋成裘，則張公子女教育有着，非但張公可含笑於九泉，尤希藉此栽培四位眞正反共志士。

謹以愚誠，向萬老編奉陳鄙見數點於後：

㈠發動獻議中華民國政府追謚張公贛萍爲反共烈士。

㈡並獻議中華民國政府對張公子女教育予以切實支持。

㈢請將隨函付呈正言報小段在貴刊讀者欄發表，俾便各位愛護張公讀者得以「鳴鼓而攻之」，以維正義。（附註：正言報所指「金山第一枝筆」、「翻生魯迅」、「名家」、「此間有人」及「某人」即指馬森亮君；作者「閒人」即黃毓樞筆名「嚴斧」。）

㈣請惠賜「萬人雜誌」多份，俾代分贈各僑胞閱讀，冀藉此多增讀者。

㈤編、作者爲秉承張公遺志，應再接再厲，主持此「萬人讀物」各位衷心崇敬張公讀者，尤應以愛張公之誠，加倍支持「萬人雜誌」，使能永久巍然獨立於反共陣營；今後如貴刊遭遇任何困難，請萬老編不吝將情賜告，當盡棉薄。

㈥敝會會員暫有四名，俱屬無黨無派之士，雖處身異域，而心懷故國，尤不齒毛共禍國殃民暴政，對此反攻復國爲職志之國府，則愛之深而責之切，所見與「萬人」立論相符，敢願爲擁躉，深信海外僑衆與我同感者，當大不乏人。肅此敬祝

撰安

墨西哥下加省崇擁「萬人雜誌」暨張贛萍作品會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六月十日　正言報　星期四　第五年第卅八期　3

唐人街閒話　閒人

舊址，已由都扳孖結租了用以開設分店。但據該孖結董事李桂山先生說，該新店與都扳孖結並無關係，而是另一個新的組織。既然如此，本人乃將李先生的話引述出來，作爲對該事的一個小小的交代。

△據西報說，本市蒙頒救濟金爲活的人，計有六萬餘衆之多。換句話說，每六個有工作的人，要養一個攞救濟的人，難怪今日花旗，練精學懶的人，越來越多了。

「△一年前自稱爲「金山第一枝筆」，「翻生魯迅」的「名家」，今日攪到要自動「休假」了，但休假有眞假與長短之分，未知這位「名家」，是眞休假還是假休假？是暫時休假還是永久休假？不過唐山倔員被炒魷魚，亦美其名曰「休假」，而酒樓收水，卻說「修整爐灶」。

△香港作者張贛萍先生暴斃了，此間有人，哭之甚哀，如喪考妣。其所以欲哭無淚也，自有原因，最顯明的理由是張先生死了，今後難覓捉刀之人，黔驢技止，再想欺世盜名也不能了，難怪哭得太過傷心，不得不要「休假」了。

△張贛萍這個名字，在金山時報[illegible]轉載其所寫的小說「一夜之間

[illegible]人不欲多說，但本[illegible]其人，先觀其友，讀者可從這句話中意味出來。

△某人又關心到亡友的孤兒寡婦，但他以前曾寫信給張贛萍先生，說他已在大埠開設了「書店，印刷廠及報館」，既然咁好世界，每月寄三五百元返香港，豈不攬掂？何必空口講白話？

△一年來閒人對某人所作的預測，現在總算幸而言中，十九應驗。此無他，吹牛拍馬之徒，縱然得逞於一時，到頭來終歸瓜直，身敗名裂，理所當然也。」

△落水狗打得多了，不如識趣句輕鬆的話吧！唐人街現在有句口頭禪：「李道慎請餐，越吃越人多！」何以如此？乃因李先生爲人有拘論，因而朋友亦有拘論，不請自來，所以一圍菜，越吃越人多，有時坐出十五六人。

△今日華埠，不比龍蛇混集，而兩頭蛇亦不少。該等兩頭蛇也，對甲逢迎，對乙討好，當面說的是一套，背後做的又另一套，自以爲精仔，面面俱圓，但結果呢？到處不討好，因爲你曉得耍權術，人家亦一樣會耍權術也。

△有人以爲美國華僑太過老實，可以隨便捉豬，於是不擇手段，揼住來搶。殊不知華埠一掌之地，如不忠實謀生，一旦名譽掃地，以後便永無翻身的機會了。奉勸狂妄之徒，醒定一點！

△[illegible]專欄，刊第六版，請注意

「萬人協會」簡訊（九）

朋友，在這裏告訴大家一個消息——特大的好消息，本會之註册已於十月二十二日正式爲社團註册處批准了。

寫下這個標題，不勝感慨。想我們在籌備之初，擎旗者與打鼓者，主任與跑腿之間，什麼打雜、信差，正如老萬所云：「只是一個小會擔當而已！」可以說，在稱「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那一段日子裏，會務之能飛快開展，自嘲爲「空軍司令」的曾憲光，雖未自誇「胸有十萬甲兵」之勇之能，然其居功至偉，是毫無疑問的。九・一八會議的召開，六十多位籌委多未相識，然彼此濟濟一堂，坦誠的商討，力量是强大得多了。九・一八會議的結果是令人振奮的，會章（草案）原則性之通過，會所的租項開銷也有了着落，而「萬人俱樂部」這個易爲人誤解、又與本會宗旨不相稱的名，也在絕大多數的籌委們一致要求下，更名爲「萬人協會」了！不過，時至本月二十四日第二次籌備委員會擴大會議時，雖然開得出乎意料成功，遺憾的是，在「萬人協會」之下，仍得留下怪不願聽到的「籌備委員會」這塊招牌，而會長、副會長的頭上也出於無奈地戴着「臨時」這頂怪不好看的帽子。

事實上，不論從什麼角度看，吾人之條件均已成熟，籌備委員會的使命事實上也告完結，可是註册仍未正

「萬人協會」獲准註册

朋友，在這裏告訴大家一個消息——特大的好消息，本會之註册已於十月二十二日正式爲社團註册處批准了。這顯示我們爲正義而組合是得到廣泛支持的，說明了「萬人協會」從這一天開始在地球上豎起了新的一塊招牌，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這招牌下將組成一個大家庭；這顯示了「萬人協會」之會務將有了一個新的起點，且以這起點向前邁進！是的，我們長期期待的「萬人協會」宣告成立，證明了團結就是力量，眞理永遠勝邪惡的不變法則，證明了我們長期間的努力顯沒有白花，由這一天開始，由文字之神交變到促膝長談，也有了一條光明正大的途徑！

萬人的事萬人協作

想想過去，看看現在，展望將來。要說的話已溶化在激動中。過去，多少朋友義務工作貼車馬費，曾憲光先生花在日常應酬中的金錢也不知凡幾，雖然他們都一再表示「用了算數」。但是，這樣下去終非善法。看現在，我們的工作即將全面開展，成績將更大，困難也將多，這就需要大家至同心協力！

我們始終這樣認爲，一個正確的決定，最終爲大多數人所接受。我們把會員月費由十元降爲五元，把學生會員的月費減爲二元，把學生入會基金減爲十元，可以說正是各位籌委意見的綜合。正因如此，我們相信是正確的。

我們知道，本會非但有萬會長、曾副會長的領導，而且也有很多很多熱誠的會員朋友。

因此，我們能人之不能，能集散沙爲堡壘，使大家團結在本會周圍，共同努力，互助互愛。正因如此，許多有關會務的問題，當然也就取決於大家了！在這裏，更願朋友們記住：以萬人之意見爲意見是少犯錯的不二秘訣，用萬會長的話來說則是：「萬人協會是大家的，凡事都須協商解決！」二十四日第二次籌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熱誠的朋友們提了很多意見，可以斷言，這對我們以後的會務將是很具價值的參考！本會將永遠歡迎批評和質詢，更感謝各位對本會的無限信任。

在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葉冠雲、凡夫二位先生，與本會只限神交，但他們那股熱情，那種爽直的作風，那種愛本會有如愛自己的精神，二話沒說，各捐來五百元，連感謝都不受的行動，不能不教人感動！

踴躍捐欵熱情可感

我們曾不止一次在這裏說過，那是我們具有共同語言共同的思想感情做基礎，因此，大家都有了當家作主的手立即伸過來，許多朋友認爲本會剛剛開始，經濟當然是困難的，因此不管是平時和會議時，我們都收到來自各方面的捐款，在這次會議以前，有王覺初先生寄來五十元支票一張。在會議進行當中，曾先生只「順筆」帶過財政開支，江灝川先生、葉子章先生、譚昇先生、葉其眞先生、陳念華先生就熱烈認捐，計江灝川捐四十元，葉子章先生捐五十元，葉其眞先生捐五十元，譚昇先生捐一百元，陳念華先生捐二百元。値得在此提出的，是陳念華先生一個月以前，在我們還未謀面時就捐來過一百元的。許多朋友見會所的櫈子不夠，於是又自動發起捐櫈子運動，計岑安民先生三十元，曾傑成先生二十元，李志堅先生二十元，黎民先生二十元，鄧德茂先生二十元，方志明先生二十元，陳定生先生十元。對此，我們一併表示萬二分謝意！

我們相信，萬人協會有了好的開頭，也肯定會有更好的將來。我們自籌備至今，不曉歷過多少困難，也不曉感過多少幕動人的場面，心情之激動是不可言喻的。

萬人協會是正式成立了，我們期望在這個大家庭中，大家同心協力，會務之開展肯定是飛快的，前途也肯定是美好的。

這裏預先告訴大家一個消息，萬人協會學術部將於本月二十一日（星期日）組織一次郊外短足旅行，由岳騫先生漫談當前形勢與香港前途，歡迎讀者參加。具體參加辦法在下期本刊公佈。敬請注意。

標語四年猶不刷　霸佔車位亂大籠

編輯先生：

　不寫信給萬人意見欄很久了，現有兩問題，隨意寫下，請修正刊出，給讀者研究研究。

　㈠搭十號巴士路經保良局左右，遠望保良局圍牆外，仍存有模糊大字標語「屍骸」，擦得不甚乾淨，如果不是猜錯，諒必係一九六七年有人寫上的標語，到而今足夠四年，還未有粉飾過，使「屍骸」滅跡。每屆總理們、主席們，除非不入保良局之門，否則不會不見有這「屍骸」，他（她）們每年所用報紙及刊物宣傳廣告費、恭祝費、奉賀費多少？粉飾保良局是否有規定年限才可粉飾呢？不然的話，何以總不注意到這些「屍骸」？或者覺得這是小之又小的事，比不上演戲籌款，招待紳士名流重要，或特意保留這「屍骸」，以便香港市民記憶當日的恐怖，以作警惕？

　㈡我住北角堡壘街數年，近年看見建華街、堡壘街一帶，馬路兩邊，成為私家車各自佔據車位地方，毫無秩序。聞說這等道路係私人所有，政府無權干涉。當日輿論已有甚多批評，至今亂籠如故，各自為政，無人管理。茲有數點意見，謹述於後，以供參考：⑴該數條街房屋，建築時已建有汽車車房於樓下，專為擺車之用，但實際用來擺車的，可說絕對沒有一間，均由業主租賃為住家、小商店、小工場之用，既無衛生、防火、窗戶等設備，此種租賃，是否合法，適合政府條例，有關當局，有無查究？⑵馬路既屬私人所有，當然有權各自佔霸，惟新佔地方，毫無劃一標準，有大有細，圍繞所用材料，五光十色，車位空置時，慌死有別車利用，將鐵筒鐵鍊鎖好。車既駛回擺妥，則將鐵鍊鐵筒任意亂放，以致路上奇形怪狀，途人若不小心踏着，非常危險。有關當局是否有權干涉，以整市容？

　堡壘街另有一段，設有汽車閘門，僱有專人看守，寫明「私人道路，車勿駛入」字樣，街內車位，劃界分明，清潔齊整，何以其他各路，不照樣辦理？⑶有關人身保障，以致發生危險事件，曾有友人來訪，適大雨無傘，急奔過路，一不留神，為鐵鍊攔阻，仆倒街中，變成湯鷄。另一群小……，亦云慘矣。這種責任是否有追究之必要？為何不將鐵鍊鐵筒特別使路人容易看見？⑷據街坊傳說：竟有業主「生人霸死地」，只有一車而强霸兩車位，有人霸車位而竟無車，及將車位租與別人，「生財有道」。雖云路……劃一路政，設置收銀機，同等待遇，以示公平？⑸勸告讀者們切勿駛車前往這一帶探訪親戚朋友，因甚難找得泊車之地，即使見有空車位，亦不得駛入「禁地」也。

梁一皿上（十月十九日）

萬人協會組織一覽表

會長：萬人傑

副會長：曾憲光

執行委員會

主席：曾憲光（兼）

副主席：戎馬書生、嚴以敬

委員：萬人傑、趙聰、岳騫、董力行、戎馬書生、胡實、焦毅夫、曾憲光、嚴以敬、郭碧琳（女）、胡養之、方程、鄭秀堂、曾振基、周朗（女）、許恨紅、馬影、黎民、曾傑成、沈文珠（女）、黃天翎、袁暘照、李志堅、陳定生、黃宛珍（女）、盧樹榮、方志明、余雲義、洪世圖、鄭詩玲（女）、陳達科、曾冠華、楊耿人、岑安民、林國豪、李有光、張植森、葉永如、陳念華、葉冠雲、麥磊、陳挺拔、符强、張仲仁、周長欽、彭戈。

候補委員：待旦、馬行田、田韋、王代民、藍海文、徐鉅川、鄧德茂、江灝川、林之材、鏡魂、葉飛鵬、葉國森、關燦基、叢華（女）、葉子章。

審查部：萬人傑（兼）曾憲光（兼）

秘書處：彭戈、方程、黎民、楊耿人

會務部：馬影、陳念華、葉永如、林國豪。

福利部：盧樹榮、岑安民、陳挺拔。

公共關係部：曾振基、洪世圖、沈文珠、周長欽。

海外聯誼部：趙聰、余雲義、葉冠雲、符强。

醫療部：胡養之、袁暘照、張仲仁。

婦女部：周朗、郭碧琳。

康樂部：焦毅夫、麥磊、鄭秀堂、鄭詩玲。

學術部：岳騫、李志堅、方志明、曾傑成。

財務部：胡實、陳達科、黃宛珍。

稽核部：許恨紅、張植森、陳定生。

青年部：黃天翎、李有光、曾冠華、李崇威。

附註一、上列所設之十三部，包括臨時設立之青年部在內。

二、各部負責人職別，按排名先後分別為主任，第一、二、三副主任。

三、執行委員及候補委員排名不分先後。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地址		電話		
通訊址		電話		
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B座三樓電話：H754935

嶺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廣播原玉　　一覽樓主　楊海天

(一)末世妖魔說姓毛，怨聲直透廣寒臯，列寧馬克立邪派，學子農人著破袍，板蕩神州誰草檄，飄零絕島士橫刀，多情月魄垂清照，擊楫中流泛夜舠。

(二)金風吹裾上高樓，萬里銀空望九州，四海才人傷冷落！一園紅紫喜偏優，王師復國期天意，鐵腕誅秦有漢劉，玄武掛冠經廿載，驚心雁字又橫秋。

讀景般學長歐遊影事詩集感賦

黃之棟

東嶽下望眾山小，極目八荒天地窄，公輸繩墨得奇方，往來盡是遠遊客，萬里江河一覽收，奚囊詩料蔚成冊，閒庭展卷作臥遊，麗詞狀物見規格，枚國詩人倒繃兒，兩洲縮地同咫尺，汗漫遊踪四九天，眼界重開今夕隔，凱撒大帝振餘威，日不落國無長策，金甌殘缺苦刀兵，贖武收場分赤白，氣象謙冲伯爾尼，皚皚山光湖水碧，埃菲鐵塔凱旋門，北約羈縻成往跡，廿年景物認依稀，島國聲名時勢易，道德顛倒壞藩籬，忍教國祚甘輕擲，悠悠千古一棋壇，我到人間觀博奕。

自註：詩集中有句，「蠖屈機籠十七時，數須繃帶作孩兒」。伯爾尼，瑞士首都。法國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退出北約組織。

壇主評語，黃先生此詩，是為名作。

辛亥重九

曹文錫

又是葭蒼白露天，賞心佳節集羣賢，詩題妙句名山壁，菊採東籬小澗邊，萬種閒愁憂底事，一壺美酒樂陶然，王侯帝子吾何羨？來聽清音滴石泉。

頃接林一村先生來函，畧云，「前呈拙作，荷蒙壇主斧正，銘感五中，鄙俗之詩，得登十一月一日[illegible]聯歡之際[illegible]以表謝忱，茲又錄呈數首，敬祈評正，晚生林一村拜上。」

春遊

林一村

暮寒細雨落飛花，朱閣琵琶烟柳遮，一曲清音遊子醉，尋聲且看是誰家。

秋思

林一村

半生離亂客天涯，萬里長空聽雁哀，日落籬邊啼絡緯，難眠淡月入簾來。

憶江南

林一村

鄉居日，無事樂山遊，幽谷雲深迷野道，松蔭石上聽清流，牧笛隔山悠。

十六字令

林一村

山，古寺松雲隱太蒼，霞如醉，日落晚鐘寒。

十六字令

林一村

山，茅舍籬花水一灣，聲聲吠，客過小橋間。

壇主致語

詩有五言七言絕句律詩之分，詞與詩所不同者，句有長短，字有多寡，名目繁多，而有「詞譜」，作者必須按譜填之。詞之字數，雖有長短不同，但氣勢與音韻，與詩大致相同，工拙之分，好壞之別，一讀便知，詩之佳者，在於一氣呵成，詞亦如之。詩有韻，詞亦有韻，詩不可出韻，避免重字，詞亦相同，李白「清平調」，即是七言絕詩，「詩」「歌」「詞」「調」，均是歌唱之用，古人每當酒後茶餘之際，名士美人，一曲高歌，配以絲竹演唱，宋朝名填詞家柳永，與朋友宴會，即席填詞，由女歌人（即是今日女歌星），當筵奏唱，風雅之情，非今人所能意想。

[illegible]，鄙人曾在電影中，見到插曲，聲調顛倒，歌詞無韻，唱者既不順口，聽者又不悅耳，粗淺而無餘味，其毛病，即是作曲者不會填詞，不懂詩韻，製片人不知音律，任由胡唱，良好之片，為之減色，廣東大戲，修詞雅典，符合音韻，尚存古代文學遺風，小調則不然矣。近數十年，因文學革命之故，歌詞亦隨之退化，令人太息。

詩詞文學，與歌唱音樂，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中共文化低淺，詩詞一道，除毛澤東略知一二，其他有名之作家，殊不多見。當政權僭立之初，乃將「義勇軍進行曲」用為國歌，是為莫大笑話，近年來，自知不妥，漸不聞矣。歌曰「唱」，詩曰「吟」，大聲曰「唱」，細聲曰「吟」，如果平仄不調，而又出韻，唱出阻口，且不好聽。

林先生「春遊」「秋思」二詩，用字工穩，音韻亦佳，「憶江南」詞，中有兩個山字，算是毛病，最好以後避免。

十六字令，又名「歸字謠」，名作者，計有周晴川、袁去華、張孝祥等人，均是宋代名家，字數為一七三五，共十六字，古人唱歌用作歌詞，林先生之「十六字令」，開頭是「山」字，是「十五刪」韻，二句「蒼」字錯，蒼在七陽，第四句「寒」字又錯，寒在十四寒，蒼寒二字，必須更換。第二闋，「山」、「灣」、「間」，全部十五刪韻不錯，「客過小橋間」，是為名句，讀來頗覺優美。

十四寒，與十五刪，聲音雖然相近，但有嚴格劃分，絕對不許通用，連毛澤東也弄不清楚，長征詩之不通者，即是犯有此病，請看本刊一七〇期，鄙人有詳細註解，港九俊人書店有售。

無論作詩填詞，只要平仄不錯，又不出韻，再無重字，好壞與否，旁人無法指摘。

茲代林先生修整如下

「山，古寺松雲掩映間，霞如醉，日落晚鐘還。」改換並不見好，只是符合音韻，「蒼寒」換作「間還」而已。

萬人雜誌

（第二一一期）



還沒過河，好像就要水深沒頂啦！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二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中共對香港的政策

最近由於國際政治掮客把中共拉進聯合國，部分香港人感到有些不安，擔心中共會改變與香港共存的政策；具體言之，擔心中共會很快收回香港。我們不認爲這種憂慮是杞人憂天，大陸距香港這麼近，中共又這麼殘暴不仁，文革以來中共政策又這麼忽左忽右，波動不停；都足以使人有這些憂慮。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以猜謎的方法瞎猜一陣，僅能用最古老而比較可靠的方法，卽鑒往知來的歷史方法——來作探討。

來自錯誤看法的憂慮

中共自吹是搞世界革命的，是唯一的馬列主義的正統；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最堅決、最積極。可是爲什麼容許香港、澳門這兩塊殖民地存在呢？如果沒有非常重大的理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有些人認爲中共所以容許港澳存在，是因爲怕美國採取軍事行動，此說絕不可靠。中共雖然在韓戰中嚐過美國機械化部隊的滋味，但是還談不上耗子見貓；而且盡人皆知，美國絕無意爲香港對大陸用兵，中共當然知道得更清楚。

對於中共進聯合國而感到不安的人恐怕正是誤信上述看法的人。中共以前之與港澳並存是由於怕美國，現在尼克遜決定訪問北平，中共進了聯合國和美國和解了，那麼當然要收回香港了。這種看法和基於這種看法的推論，可以說都是瞎子摸象、胡思亂想。

中共對香港的需求

另一種看法，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的，中共容忍港澳的現狀，主要是爲了外滙收入。中共每年的外滙收入約三十二億美元，其中約六億是直接或間接從香港獲取。佔總外滙收入約五分之一，比例數字之大實在驚人。

中共一旦收回香港，每年便要減少近五分之一的外滙，這的確不是一件小事。而中共渴需外滙，而又無其他辦法增加外滙。這因爲工業落後，可以輸出換錢的產品少得可憐；今後三十年必須集中發展工業，爲此要用大批外滙購買外國設備；另一方面要搞世界革命、要經援外國和美蘇兩國爭風頭，在在需要外滙。

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香港是中共特務活動的總基地。中共工作人員從大陸以正式外交手續到各國去，會受到特別監視；但是如果扮成香港人，到各國去則可免去特別的注意和監視。對已建交的國家如此，對未建交的國家更需如此。中共一旦收回香港，便失去這種對外滲透的便利。

鑒往可以知來

中共當前的大敵並非美國，而是屹立台灣的中華民國。如果中共在軍事上有把握攻下台灣，一刻也不會猶豫早就動手了。自一九四九年的夏天，中共軍攻打金門全軍覆沒以來，迄未敢進攻台灣，「非不爲也，乃不能也」。現在雖然混進了聯合國，但是對台灣的形勢依然未變。軍事進攻台灣，在海空軍上仍無把握。今後要加緊進行的是政治滲透，統戰活動。而對台灣進行滲透，香港實在是理想的跳板。在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居民都是中國人，除了少數人左、中、右的立場分明以外，大多數是逃避紅色暴政的難民，只求自由生活，逃避政治，有利於中共混水摸魚。

中共如果收回香港，便失去對台灣進行政治滲透的跳板，這是中共絕對不能割捨的事情。

由於中共有上述三個原因，因此寧可給毛澤東路綫抹上一塊黑，也要維持港澳的現狀。中共這一政策，絕不會因爲混入聯合國而有所改變。

一九六七年中共在澳門騷動得手，當時收回澳門，易如反掌，但是竟把含到嘴裏的肉又吐了出去。老實說中共並非對澳門當局有什麼姑息，而是怕影响了香港。換言之，姑息澳門，是爲了維持香港的現狀。

港共的騷動，雖然氣勢洶洶，但是始終得不到北平堅決全面的支持，結果搞到落花流水，失盡體面，而自消自滅。

共產黨人是極端現實的。在香港有利用價值的時候，香港可以安心的保持現狀；任何人挑撥都不起作用，卽使丟臉的事也能忍受；反之香港如一旦失去利用價值，連一天也不會多延長對香港的容忍。以往的紀錄如此，今後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聞以外



中共在經濟上政治上仍有利用價值 香港現狀仍將繼續保持

梁人傑

中共不致發動軍事攻台，但對台的「政治作戰」，香港是個最適合的地方。卸任港督戴麟趾在夏威夷說：像中共那樣一個大國，極需要有香港這麼一個「有利而無害的小地方」，藉此中立地帶與其他大國進行協商。因此，香港居民暫時不用為安全問題躭心。

何必人心惶惶？

如果從股票市場的反應來說，中共進入聯合國，已使香港人心惶惶。但，實際上股市的沉滯與下瀉的另一因素，可能是某些大戶操縱的結果。

從長遠來看，香港不可能永遠保持現狀的，但它的地位和中共未被接納進聯合國之前沒有兩樣。因此，縱使眞是人心惶惶，也不過心理上的影响，香港的前途，十月二十六日之前，和這一天之後並沒若何不同。

香港人心的不安，可能受一些推波助瀾，不負責任的報紙信口開河，大發謬論的影响。

明報從中共進入聯合國之日起，不論新聞報導、社論以至副刊，大量製造台灣無望論。大部分香港人明白，台灣是香港保持現狀的保證，中共的態度一向先解決台灣問題，然後解決港澳。即是說，台灣一天沒有給中共「解放」，香港一天可以保持不變。中共「解放」整個大陸後，香港仍可存在二十多年，就因為還沒有辦法拿下台灣。

現在中共雖然進入聯合國，但如果台灣拿不到手，香港仍然可以在現目的情形過下去。

軍事攻台行不通

那麼，我們看香港的安全問題，先得看台灣的安全。一件無可置疑的事是：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後，下一步驟就要全力奪取台灣。問題就在，中共有沒有辦法奪得台灣？

任何觀察家都認為中共在目前沒有軍事攻台的

未有這優勢。

台灣前哨的金門馬祖，到過的人都曉得金門已成為堅强的地下堡壘，中共要攻台，單在這前哨堡壘上就要付出巨大代價，或十倍百倍於當年古寧頭的傷亡數字。雖然中共對人命並不珍惜，但這種戰爭不是人海戰術所能奏效的。

因此，幾乎所有觀察家都同意，中共奪取台灣的方法，大半是從外交和政治上着手。中共全力混進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以及減低條件，普遍和西方國家甚至反共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目的不在大開門戶，而在孤立台灣。政治上，中共運用統戰手法，分化國府，挑撥離間，比方發出和談消息；發動謠言攻勢，說某些國府大員正力搞台獨等等，目的在瓦解台灣反共鬬志。如果國府在這些攻勢下垮了，中共就不必動一兵一卒而將台灣置於囊中。

搖旗吶喊的人

香港的報紙放出台灣無望論，老萬不敢說是中共統戰工作的一部分，但至少對中共的統戰有搖旗吶喊作用。由於這些報紙的無知謬論，自然引起香

變目前地位的。

談香港前途最有資格的人物，應該是剛卸任的前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他在香港任職凡二十一年，任港督七年半之久。據他在夏威夷對美聯社記者的談話，以及在夏威夷大學的東西中心發表一連串的演講，對香港問題有極中肯的說法。他的話，比任何人有份量，這些話，值得四百萬香港居民注意而毋須自相驚擾。

他對美聯社記者的談話說：中共視香港與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中共仍認為香港的現狀對他極為有用，而且中共可能保持香港目前的有用地位一個長時期。

他又說：中共這樣一個大國，需要像香港這「有利無害的小地方」，藉此中立地帶與其他大國進行協商。

戴麟趾之言

在夏威夷大學中的演說，戴麟趾爵士强調英國有極重大的道義責任留在香港，直到香港居民找到其他解決之道，或要求英國撤離的時候來到。

他說，根據中共政府表示，香港遲早要歸還中國。但他說：此舉目前並不適宜於中共，因為收回香港使中共覺得一個無眞正市場的工業城市對她並無實際用途。

「英國人留在香港並非為了商業上或『帝國主義』的利益，因為它們根本不存在。」他說：「英

會從中共統治的香港賺取等量的貨物。

戴麟趾爵士提及中共對香港的立場問題。他指出中國政府一直都認爲香港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

他說，香港所面臨的一項問題就是「香港的面積與地理位置」。他指出，除了香港島之外，新界及九龍半島的一部分皆租用中國，租期將於一九九七年屆滿。

道義上的責任

戴麟趾爵士的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中共在對香港仍有可利用的價值就不會改變它的地位；二是英國對香港四百萬居民有加以保護的道義責任

一九六七年在戴麟趾港督任內發生的暴亂事件，充份表現了他能肩負起這道義上的責任，使香港轉危爲安。他的表現與澳門方面的表現有太大的距離。香港現狀能保持多久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對這地方的利用價值。在過去，中共從香港得到的利益是經濟方面居多，每一年從香港獲得數億元的外滙收益，等於購買了安全保險。

在目前，香港給予中共的經濟利益仍然巨大，雖然說中共會漸漸擴展直接貿易，但香港對中共仍是有利無害；在今天的情勢下，除了經濟上，更有政治上的利用價值。

「政治作戰」基地

要對台灣進行「政治作戰」，從乒乓外交，以至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聯合國席位的爭奪，都是在孤立中華民國。從保衛釣魚台演進爲指責台北當局出賣國土，貪污無能，則是打擊海內外擁護中華民國的民心士氣，打擊中華民國的聲望。

香港，是中共進行這種「政治作戰」的最好地方，對台灣以至海外發動瓦解中華民國民心士氣的心理作戰，最適合是在香港。港台間交通利便，聲息相通，與東南亞及美加華人社會也關係密切。正當中共進行對台政治作戰之際，絕沒有改變香港地位之理。

除了戴麟趾爵士的分析外，這一點因素也值得注意。

明報，非交代不可

是無知，抑另有用心？

陸海安

十月三十日的明報社論「無此把握，不會攻台」，立論兩點：

①軍事力量的比對，中共「就陸軍而言，當然是綽綽有餘，十個台灣也拿下了」，但海空軍未佔壓倒性的優勢。

②美國「大概」不會出兵援台。

第一點，軍事力量比對，紙上談兵，各有見解，毋庸爭論，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日戰爭」，以色列以劣勢兵力打敗優勢兵力的阿拉伯國家，要是紙上談兵的話，那裏會出得這樣一個結果來？

第二點，明報說（原文如下）：

「……第七艦隊的海軍，駐在台灣的空軍，會不會當中共海空軍進攻之時，協助台灣作戰？那是美國未揭露的一張牌底。這張牌底其實已經揭過一揭了，大家看到是：『不打！』不過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還是故作神秘，又將底牌掩了起來，作莫測高深狀，讓中共猜上一猜。

「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在討論援外法案時，於七月廿一日會加上一條補充條款，規定廢除美國總統有出兵保護台灣及附屬島嶼之權。授權給總統出兵保護台灣，是在一九五五年通過的，國會中對於這項授權近來已頗爲不滿，主要怕中共攻打台灣之時，美國出兵保護，因而捲入了一場巨大的戰爭之中。

「但在前天，參議院正式表決援外法案時，又推翻了外交委員會附加的補充條款，即不必廢除授權總統出兵的決議，也就是，美國總統仍舊有權出兵保護台灣及其離島。美國總統得到授權，當然不一定運用這權力，但在策略上，總是勝於明白的不准他出兵。」

這一大段話，不僅是廢話連篇，根本上，就犯了最大的錯誤，廣東話「攞了大烏龍」！

怎樣的「大烏龍」？

美參議院外委會在七月廿一日所要廢除的一九五五年「授權總統出兵保護爲防衛台灣所必需的附屬島嶼」法案，與「中美聯防協定」是兩回事。

「中美聯防協定」規定美國協防台灣與澎湖，並沒有把金門馬祖等外島列入協防範圍之內。

「授權總統法案」則是指美國總統可以看情勢的需要，採取行動來協防金馬等外島。

明報社論作者是根本不知道這兩者的分別呢？抑或故意朦混讀者？

即使取消「授權總統法案」，也只是指中共一旦進攻金門馬祖時，美總統沒有採取協防行動的依據而已，與協防台灣澎湖無關。

除非「中美聯防協定」廢止了，那才可以說美國不會出兵協防台灣。

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十分巨大，若是不知道有「聯防協定」與「授權總統法案」兩者不同的存在，又怎能談國際問題，寫社論呢？以中立與客觀爲號召，明報社論一向頗有讀者，執筆者應該很有份量才對，何以會犯下這樣的不可寬恕，無可解釋的錯誤？

若是明報社論執筆者承認無知的話，今後就應該放下筆桿，重新研讀，待學業修滿，資料充足，再來執筆。若是明知有兩者之間的不同，而朦混讀者的話，那麼，用心何在？要執行瓦解中華民國民心士氣的任務，製造「台灣無望」的空氣，爲中共打前鋒麼？

假如明報眞是一家有份量、有地位的報紙的話，對這一項問題，非交代清楚不可！

中共闖入後的聯合國前途

胡蒼之

現任美國副總統艾格紐十月二十七日說：「這次聯大表決，通過了阿爾巴尼亞提案後，聯合國已成為紙老虎，左傾分子的傳聲筒！」而前任美國務卿魯斯克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二日，為了拒絕中共入聯合國時則幽默地表示：「除非聯合國是感化院，否則不能容納侵略者，及企圖利用核子訛詐的中共入會的。……」今聯合國竟容納了這個侵略者，觀察家們認為：它已變成一個邪惡、無恥、愚蠢、怯懦的組織，它的存在，再不會發生對人類、世界的積極意義與價值，抑將可能帶給人類世界以嚴重的災害！

聯合國大厦活現「萬人塚」

換句話說，這個作為人類世界和平組織的聯合國，有了毛共為政權的闖入，將很可能成為人類世界的一座墳墓！實際上，矗立於紐約東河河畔的那座聯合國大厦，其外型活現一座龐大的公墓。因為這大厦是由兩座建築物構造而成的：一座是圓形的建築物，並不高，只有地面上的四層，地下三層；因此，它的形狀很像一座「萬人塚」。

——這座建築物是專為各會員國集會的，統稱為「聯合國會議廳」。裏面除了大會會場和安全理事會、經社理事會、以及托管理事會等三個較大的會場外，還有十幾個大小會場，以備聯大開會期間各委員會——即聯合國附屬機構——所需。其餘是代表團飯廳、酒吧、咖啡室及休息室等。

另一座是長方形而扁狹的建築物，其形狀恰似一塊墓碑！這是聯合國秘書處的辦公室。該建築物比前者高得多，它一共有三十九層，秘書長宇丹的辦公室便設在第三十八層。此外各層，則分為各機構的職員飯廳、休息室、娛樂室及會客廳等等。當這座聯合國大厦落成的時候，若干「風水」家都覺得：這種設計，實象徵着聯合國前途的不吉利。

國府在憲章上名列第一

但當聯合國誕生之初，對中華民國來說是有着無上光榮的。由於一九四五年春，在舊金山舉行聯合國籌備會議時，首先便由中華民國、美國、英國、蘇聯等四强為邀請國，隨即發出請柬，邀集其他各國參加。當時的法國有着多種原因，只肯答應參加會議，而沒有列入邀請國的名單內，其後才被列為五强之一的。而聯合國的憲章，則由最先加入的五十一個會員國，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在舊金山橡樹園會議中所簽訂。

當時以中華民國抵抗日軍的侵畧最久，犧牲最重大，因此，我國被出席會魏道明、張君勱、李璜、吳貽芳（女）等在場。

在舊金山聯合國憲章會議中，正式參加簽字的會員國，起初為五十國，計有：中華民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里維亞、巴西、白俄羅斯、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尼加、古巴、捷克、丹麥、多明尼加、厄瓜多爾、埃及、薩爾瓦多、阿比西尼亞、海地、希臘、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亞、盧森堡、紐西蘭、墨西哥、荷蘭、尼加瓜拉、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沙地阿拉伯、敍利亞、土耳其、烏克蘭、南非聯邦、烏拉圭、委內瑞拉、南斯拉夫等，而波蘭則是後來補簽的，合共為五十一國。其後逐年均有申請參加，迄今已增一百卅餘國。

根據憲章第一百一十條第三款的規定：「聯合國憲章獲得中、美、英、法、蘇五强，及其他簽字國過半數的批准後，即發生效力。」美國因近水樓台，於同年八月八日最先批准；其次是法國於同年八月卅一日批准，中華民國於同年九月廿八日批准，英國於同年十月廿日批准，蘇聯則於十月廿四日批准。截至是日為止，除五强外，其他簽字國批准者亦已超過半數，故此，這憲章乃於同年十月廿四日起，即宣告生效；且以此日為「聯合國日」。

協助消除連串國際糾紛

回憶二十六年前，當聯合國憲章起草時，第二次大戰尚未全部結束，因之，一個基本的假想原為戰時盟國——特別是五大盟國——中、美、英、法、蘇的繼續合作。但戰後美、蘇的衝突，則顯然不是憲章所能預先注意到的問題，故聯合國之所以不能應付今日的世界局勢，也可以說是「先天不足」的。

記得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當聯合國舉行第一屆大會時，前蘇聯首席代表維辛斯基，曾矢口稱讚「聯合國係一莊嚴偉大的世界和平組織」。但到了一九五〇年冬，因為有十六個會員國出兵朝鮮，從而阻止了共黨擴大其武裝侵畧之後，維辛斯基則指「聯合國已變成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然而，蘇聯集團仍須留在此工具之中，正如前美首席代表洛奇所說：「蘇共領袖們不能控制聯合國，不能撕毀聯合國憲章，亦不敢離開聯合國。……」其實，在聯合國創立後的十多年中，除了「集議」之外，也會做過不少的實際工作，茲舉其犖犖大者如

排解。㈣幫助利比亞（前義大利殖民地）籌建獨立政府，前後為此召開過數十次會議，終於一九五二年成為非洲新國；此後若干歐洲在非洲的殖民地，也陸續在聯國協助下，而紛紛宣告獨立。㈤以和平方式處理柏林、敍利亞與黎巴嫩、希臘及伊朗等問題，使其未能發生衝突。㈥訂立以技術援助發展各落後地區的大規模計劃，訂定促進各國充分就業計劃，協助各國改良農產品及農業技術，協助各國改良社會福利設施，以及救濟難民等等，不勝枚舉。

聯合國當年在上述一連串的國際糾紛中，所以能夠表現其相當的功能，多半沒有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直接參與處理。而聯合國底下的十三個附屬機構中，大多由會員所領導，因之，美國對於許多事件的態度，都不屬於聯合國安全範圍的問題上努力，而往往以間接的方法來消除其戰爭的因素。美前駐聯國首席代表奧斯汀，會以國際聯盟為例指出：「當年的國聯雖然未能防止第二次大戰的爆發，然其對若干社會性的工作，則裨益人類非淺，今聯合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工作計劃，遠比國聯所會擔任的為大，其成就亦較恢宏。」

聯合國將步「國聯」後塵

美國原有的目標，是對聯合國的趨向，似乎成為一個「國際社會服務處」，兼「國際辯論台」，一切大小國家有意見都可到聯合國去發表，提請世界輿論評判，爭取國際同情。如果沒有這一個評理的國際機構，則難免許多的弱小民族，不能得恃公理而自立，單從這一點來看，聯合國本來有存在的價值。

然而，有了俄共及其附庸集團置於聯合國機構裏面，要想它們遵照或發揚其憲章的精神：「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信念」，實屬困難。如所週知：幾無日不在雙重的重大威脅之下苟延殘喘。其一是蘇俄為了自私自利而不斷地施行否決權；其二是美蘇兩大集團，經常繞過聯合國的行為。——二十多年來，由於蘇俄動輒使用否決權，令到許多重大議案無法通過；尤其是前克里姆林宮頭子赫魯曉夫，因企圖迫使秘書處改組未遂，而於一九六〇年的大會中，竟公然脫下皮鞋，猛擊會議廳的台面，此舉不獨有失大國領袖的風度，更損害了聯合國的尊嚴。

至於美國所領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蘇聯所包辦下的華沙公約組織，儼然成為聯合國以外的兩個「小型聯合國」。儘管美國當局一再說明：「北大西洋條約的簽訂，與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集體自衛權相符合，而並不違反憲章。」但就其條約的本身而言，似乎對聯合國為一大諷刺。因為它足以說明「聯合國之不足恃」也。尤其蘇俄更挾華沙公約的名義，曾先後公開以武力鎮壓匈牙利的革命運動，和侵佔捷克；並且不許匈、捷兩國向聯合國伸訴，委實未把聯合國放在眼裏。

雖然，直至現在為止，美蘇兩國都沒有退出聯合國，或放棄聯合國的意向。這個組織固然是有名無實的組織，美蘇仍須利用其殘餘價值。如一九五〇年

國亦隨之出兵，等到蘇聯代表返來，否決已來不及了！形勢既成，蘇聯對美倒無可如何，卻遷怒於前聯國秘書長賴伊，不斷地迫他辭職。繼任秘書長韓馬紹，亦因阻止共黨干涉剛果內政而遭蘇俄仇視，會要求撤銷秘書處，幾使聯國陷於危機！這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為了侵略中國東北，而終於退出國際聯盟；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為蹂躪「凡爾賽條約」而杯葛國聯；及六個月後的一九三四年，墨索里尼因侵略阿比西尼亞，也曾嚴重地打擊國聯，終於導致第二次大戰，實在沒有多大分別。

和平機構將變成「瘋人院」

事實上，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二年這段期間，蘇俄確曾有意搞垮聯合國的。蓋蘇俄在此十一年中，曾先後使用過七十六次的否決權；其目的即在陷聯合國於混亂狀態，而不能發揮其任何效能。如果美國對聯合國一旦消極，則這個機構必將枯萎而死！因聯國的經濟來源，表面上是由所有會員國分擔，實則百分之卅五為美國所墊補。假定美國一旦退出聯合國，或削減其對聯合國的津貼，蘇聯不獨不肯擔負這筆龐大的經費，況且在一九六五年前曾長期地拒絕繳付其會費，使聯合國負債纍纍！直至目前，共黨集團仍欠聯國數億美元，豈非拆台而何？

唯其如此，二十多年來使聯合國成了一個苟延殘喘，而失去效能的國際機構，但美、蘇則一直繞過聯合國各自培植力量，互相對抗來維持其勢均力敵的局面，以致裁減軍備計劃始終無法實現，而重陷世界人類於恐怖狀態之中！這種原則與壓力競爭的結果，顯然使到聯合國早已失卻平衡；特別是在近十多年中，對世界許多重大問題如匈牙利事件、西藏事件、捷克事件……都不能亦不敢過問。他如中東的以、阿危機，亞洲的印支半島危機等，也一直成為懸案。誠如「紐約時報」兩年前曾形容聯合國始終坐在中東、亞洲、非洲、柏林的四個火山上，無力阻止這些火山的隨時爆發。本屆聯大雖已解決了「中國代表權問題」，可是對聯合國本身來說，不但毫無裨益；且有大害。

因為有了毛共偽政權混入聯大，這個所謂世界和平組織，將無疑會變成不和平，甚至會變成世界瘋人院。據「經濟學人」雜誌的推測：中共將在聯合國裏糾合較小國家，組成第三勢力以對付美蘇。同時，巴黎「世界報」也認為：「北京政權一時的柔軟外交，並非意味着整個外交政策的改變，而是為着混入聯合國的一種手段罷了。但今後它很可能立即恢復其本來的猙獰面目！」一九六七年周恩來就會表示：聯合國機構必須根本加以改革，排除大國主義；並企圖大力支持北韓偽政權入聯合國呢。尤其於中東的以阿危機中，更會進行火上加油。北平偽政權會一致保證充分支持巴勒斯坦游擊隊，以消滅以色列。總之，有了毛共偽政權的代表置於聯合國之後，將使這個世界組織永無寧日。而類似墳墓的聯合國大厦，亦將可能埋葬未來世界的和平與自由。

不可枉作小人

岳騫

作小人尚不可　況枉作小人乎

自從毛僞政權闖進聯大之後，十天以來，看了許多有趣的新聞，恍似見到一些醜惡的面目，投機取巧之徒，紛紛出籠，向毛幫吹拍，希望能從中得點好處，其行爲固然可鄙，其心理尤其可誅，必須予以指出。

「人類包袱」的醜態

未談個人之前，先說兩個國家。第一個是印度，這個永遠是「人類的包袱」的國家，自從立國以來，經過「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赫魯創下規模，當政人物很少能脫離小人的範疇，作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遠的都不說，即以這次聯大表決阿案之後，阿爾巴尼亞、敍利亞、巴基斯坦代表一齊起而狂舞、歡呼，印度代表也夾在一起跳舞歡呼。阿爾巴尼亞代表歡呼是絕對應該的，不僅因爲它是提案領銜國，而且它的一百四十萬人口，十年來全靠毛幫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餵養，爲了定期運送食品去接濟、毛幫特地訂造遠洋輪船，開了一條航線，阿共那個代表不論身上穿的，肚裏吃的，都是毛幫賜與的，一旦主子得進入聯合國，他當然歡呼狂跳。敍利亞多年來也靠毛幫資助，加之其國內執政的復興社會黨比共產黨還左，當然也歡欣若狂。巴基斯坦目前屠殺東巴同胞的武器，大半來自毛幫。而這種滅種行爲，也爲情義所不容，本屆聯大勢必提出，以後也將有許多次控訴案件進入聯大，巴基斯坦正處於千夫所指的情況下，一旦毛幫闖進聯合國，巴基斯坦多了一個專門屠殺自己同胞的先進導師，頓有吾道不孤之感，而有關制止巴基斯坦政府屠殺同胞的[illegible]議，經過安理會時，毛幫可以舉手表決。因此，

，究竟跳得什麼玩意。

尼赫魯一開始就訂下媚共自保政策，拚命爲毛幫作馬前卒，但結果證明媚共並不能自保，毛軍仍然攻入了印度，把「五原則」撕得粉碎，尼赫魯隱恨死去，以後印度與毛僞政權即處於敵對狀態。蘇俄乘機拉攏印度，毛幫則討好巴基斯坦，到了月前蘇印訂了二十年友好條約，使整個形勢趨於明朗化，毛幫對印度已成勢不兩立敵人。故此次阿爾巴尼亞提案，聯署共二十三國，印度並未被邀。印度處此情況下，即使不能不投阿案贊成票，投票之後也應當如蘇聯代表一樣，無言走出，仍不失風度。誰知這個摩囉差竟然也高興得大跳大叫。他究竟爲什麼跳，爲什麼叫，站在一個正常人的立場來看，眞眞是無法解釋，只能說這個摩囉差及其所代表的政府太過賤格。

拍錯馬屁枉作小人

其次再說以色列，以色列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表現，人人皆贊它有志氣，但是，獨獨對於毛僞政權的表現就太沒志氣。以色列承認毛僞政權在一九五五年，十五年來始終未能建交，毛幫從未把它當作友邦，但以色列卻鍥而不捨，舉凡國際上有關中國問題爭執，它多數支持毛幫，這次毛僞政權進了

此禮節，以色列自討一個大沒趣，究竟所爲何來，實在使人不解，也許是由於猶太人一種趨炎附勢的天性吧！

以上是兩個枉作小人的國家，現在再談談一羣人。

「立功」不能「贖罪」

毛幫加入聯合國之前，香港有些人已在看風駛悝，逐漸在變，這批人大概可以分作三類：第一類是過去會經從事過反共的工作或對毛幫作過文字上的攻擊，昭昭在人耳目。眼見毛幫一入聯合國，可能馬上就要接收香港，頓覺大事不好，就想乘早轉變，立功贖罪。第二類也是反共分子，但因爲許多原因爲反共陣營所不容，於是向左轉，扮出極左的態度，以自我陶醉，其實與毛幫根本沾不上邊，但由於自以爲左，對於毛幫的勝利，也覺得光榮，於是就歡欣鼓舞，不可一世。第三類則是青年學生，因爲受到美國新左派派來專家有計劃的組織，以左傾爲進步，對於大陸青年被下放的事實視若無睹，對於逃港難民及大海浮屍則認爲是垃圾渣滓，此種言論可以某月刊一位在美青年姓姚的文章作爲代表。對於這三類人，筆者願意根據毛幫過去所作所爲，對他們提出一項忠告。

撇開整個大局不談（其實大局並不如他們所渲染的那樣悲觀，筆者上期已經談過），就算如他們所說，毛幫即將接收香港，他們這種作風也是白費力氣，其結果與我們「反動分子」不會差到那裏去。

根據毛幫過去的一貫作風，筆者特別要告訴一些人，「立功不能贖罪」，在大陸全部淪陷之前，許多原來反共的報紙、報人，受到毛幫地下工作人員的蠱惑，以爲立功可以贖罪，紛紛向左轉，倚仗他們個人的關係，向毛幫提供情報，爲毛幫作宣傳，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新民報的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及文滙報的徐鑄成。

陳、鄧夫婦是國民黨中堅分子，多年來靠着黨

龐大集團作背景，很難選出。男人尚且如此，何況女人，鄧季惺一個女人居然當選了立法委員，背景不問可知。但此時，鄧季惺與陳銘德卻作了識時務的俊傑，正如此地某些人一樣，企圖立功贖罪，當時新民報之左，比大公報尤甚，政府基於新聞自由，又因爲主持人陳銘德、鄧季惺一向是黨內忠實同志，對之無可如何，一任它走自己的道路。

中間也曾經鬧過一次巨大風波，那是何應欽將軍在立法院秘密會議報告剿共軍事，立法院秘密會議一向是關上門開會，新聞記者不准進入，道地是秘密會議，而且不准將會議內情向外透露，那天何應欽在秘密會議中報告，將當前敵我態勢，國軍不利的情況，全部報告給立法委員聽，因爲這是政府的責任，再秘密也不能不讓代表國民的立法委員知道。當何應欽報告時，鄧季惺就掏出筆記本邊聽邊記，大家雖然看到不開心，但是屬於她個人的自由，也無可如何。誰知第二天，新民報發表了剿共戰爭的實際情況，與何應欽報告完全相同，其中有些消息相當不利，一旦刋出舉國震驚，對民心士氣有極大影響，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是鄧季惺根據何應欽報告而改頭換面發表的，在立法院會議中，也有一部份委員提出質問，要求徹查消息走漏的原因，可是這個潑婦根本置之不理，誰也無奈她何。

像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爲共黨出的力，決非目前見風轉舵的報人可比，而他們兩人的罪，除去是國民黨員之外，也不似一些人在一九六七年香港大暴動時，給予共產黨打擊之大，如果可以贖罪的話，則毛幫竊踞大陸後，他們是應該受到優遇的，但結果如何呢？這對寶貝夫婦在毛幫佔領下，幾乎就沒有度過一天的自由生活，報紙首先被接收，人被逮捕，完全照反共人士處置，未到毛僞政權成立，他們已經失了踪跡，二十二年來，他們的名字不但在共區報紙上消失，也從人們記憶中消失了，筆者也因爲看到某些聰明人的行動，而忽然想到他們。

正宗黨棍也難倖免

至於上海文滙報的社長徐鑄成，與陳、鄧又不他本身也是共產黨員。可是，在毛僞政權成立後，徐鑄成除去弄到一些不相干的政協委員之類頭銜，並未能隨着全股鷄犬升天，仍然當他的文滙報社長。這也沒有關係，可是，徐鑄成逐漸發覺「黨」對他不信任，派來一些莫名其妙的毛頭小夥子來領導他，奪去了報社大權，而這批人又都是外行，徐鑄成嘔了這口氣平時講不出，到了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徐鑄成也鳴了幾句，其時也只是輕描淡寫的攻擊外行領導內行，自認自己名義上雖是社長，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顧問而已。就這一段話闖下大禍，過了幾日毛幫一翻臉自認大鳴大放是「陽謀」，徐鑄成被列爲右派的大老虎，欽定爲右派分子，以後也失去下落。

這是報界兩個最顯明的例子。還有就是文革時被清算的一批「變節投敵」分子，自楊獻珍、安子文以下僅公佈名單也達百人，陳伯達可能也過不了這一關，這批人都是過去在政府區作地下工作被捕，根據政府寬大政策塡了一張悔過書，登一次報也就完事，他們不但未作出對不住共黨的事，而且從頭到尾都是替共黨工作。即以薄一波爲例，在北平反省院被釋放後，回到山西投效閻錫山，被任爲晉東南專員，竟然煽動新軍十幾個團叛變，使共軍兵力增加幾達一倍，當時認爲是不世奇勳，「七大」即當選候補中委，但此時又變了罪狀。如果說薄一波都算變節投敵，則此間凡是與毛幫發生過半點關係的人都要注意，一旦落到毛幫手上，罪名決不會比起薄一波輕。

投機取巧自尋死路

我不知道毛幫在港人員有沒有向這些人遊說，勸他們立功贖罪，如果有，也萬不可相信，因爲大陸淪陷前夕，毛幫也曾唱出「自首不是叛變，潛伏勝於作戰」，召號自首分子回去，結果回去的人無一倖免，殷鑒不遠，戒之愼之。

至於第二類人就更無聊，以爲擺出左的姿態，將來就可以得到毛幫青睞，這完全是自作多情。在有大砲之稱的立法委員劉不同了。在共軍進入南京後，他坐在家中等候，一心以爲會有鴻鵠將至，結果如何，過了幾日在「組織」安排下，扛起一肩行李，下鄉勞改去了，此後再也未聽到這位大砲的聲音。

至於第三類人，比較可以原諒，因爲他們不太了解共黨本質，再加上近年來受到美國派來的「專家」策動、組織，無形中入了圈套而不自知。不過，他們若能平心靜氣想一想，共產黨在大陸施行的教育政策，把大學畢業學物理、化學的學生硬放到農村去挑糞，限定他們一世要在農村安家落戶，毛幫如此蹧蹋人才，是不是罪大惡極，換了自己在大學畢業後，也被下放去農村，站在糞坑裏挑糞，又作何感想，自己肯不肯接受這項任務？現在眼睜睜看着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被下放到農村折磨，竟然把他們冒死向海外逃亡說是垃圾、渣滓，未免太愧對自己的良心了。像這樣長期左傾的結果，終有一天會自食其果的。

知識分子的良心

總之，作爲一個知識分子，主要是對自己良心負責。眞的相信共產主義，願爲其獻出生命，這種人雖然誤入歧途，作出危害國家民族的行動，但其品格是可佩的。筆者在大陸時，曾經交過這一類朋友，雖然彼此立場絕不相容，但並不影響彼此友誼，因爲都佩服對方是硬漢，在他們作地下工作時，我救過他們；到了大陸陷共後，他們作了地方官也故意裝糊塗讓我逃走，相信有一天我們克復大陸時，大家再有機會碰到面，握手哈哈一笑恩怨全了，仍然是好朋友。

但是，對於看風駛舵的朋友，我不能不再說一句，人生不過數十寒暑，都過了大半，就算共產黨眞的成功，也不必變來變去。眞是轉變之後能以保產保命，倒也罷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前面所舉例子，已是說明一切。爲小人尚不可，況枉作小人乎。

抗日戰爭史話（六）

忻口大戰與平型關之役

中共在每年七七蘆溝橋抗戰紀念日，都自吹自擂八路軍和新四軍如何積極，國軍如何的不抗日；把抗戰勝利的功勞都寫在自己的帳上。這大大的謊話，迄無人正式揭破。大概身歷抗戰的人們，因感到中共的謊話太不着邊際，可不揭自破，就懶得去理它。殊不知蘆溝橋事變迄今已經三十四年，四十歲以下的人對抗戰眞相已不能了解，而在海外生長的青年更無從了解。編寫一部通俗的抗日戰史，實在是當務之急。

忻口大戰的形勢

對中共之自吹抗日戰功，我們可以從兩件事來直指其非。第一、抗戰初期國軍共約二百五十萬人，而中共所有軍力不過三萬人，試問三萬人如何能對抗百萬日軍的進攻？第二、根據中共自己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光輝事蹟」一書的記載，在八年抗戰中共軍只參加一次戰役，那就是一個是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平型關之役。這一戰吹成爲中共宣傳的標本，吹到半天雲上去，其實它只是太原會戰中的一個小戰役。是忻口大捷中的小插曲。

自從七七炮響，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南北兩戰場積極增兵，在南戰場我軍與日軍血戰，相距三個月；在北戰場，日軍主力分兵兩路，一路沿平漢線南下，陷石家莊後沿正太鐵路西下，另一路沿平綏線西下，陷大同之後沿同蒲路南下，企圖會師太原。

忻口在太原之北，雁門關之南，平型關西南。從平綏線敵軍分四路南下，第一路由朔縣、寧武直撲忻口左後側；第二路（主力）沿同蒲線經雁南關，攻忻口正面；第三路經亂石關，北投口入內長城

峪。

當時八路軍一一五師（林彪指揮）即在平型關與日軍打了一仗。這一路日軍在四路中實力最薄，是側擊部隊；中途在靈邱又分兵兩路，實力再爲減弱。只因該路日軍爲第五師團，師團長坂垣征四郎，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罪魁，特別的使人憎恨，因此特別引人注意。

華北戰場首傳捷報

忻口大戰雙方陣容如下：日軍指揮官爲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坂垣的第五師團，鈴木的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轄第一、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獨立混成旅團（實力相當於兩個半到三個師），千田機械化兵團，附僞蒙軍九個騎兵師，實力約二十萬人。

我軍指揮官爲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配屬部隊有劉茂恩的右翼兵團，轄孫楚的三十三軍（一師二旅）、劉茂恩的十五軍（二師）、高桂滋的十七軍（二師）；王靖國的中央兵團，轄傅作義的三十五軍（三旅）、王靖國的第十九軍（一師二旅）、陳長捷的六十一軍（一師二旅）、郝夢齡的第九軍（二師）；李默菴的左翼兵團，轄李默菴的第十四軍（二師）、陳鐵的八十五師、杜春沂的六十六師、郭宗汾的七十一師。

十月十二日，我軍各部進入忻口以北龍王堂、界河舖、大白水、南峪各處的既設陣地。十一月十三日開始猛攻，我軍一面堅守陣地，一面分兵逆行反擊，與敵軍反覆衝殺，敵軍傷亡逾萬。我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皆壯烈殉國，官兵傷亡亦極眾。但是終使敵軍攻勢頓挫，使戰事膠着下來。

其後因正太線敵軍於十月二十六日攻陷娘子關

中共

對美妥協[illegible]向不變

聯合國大會十月二十五日的表決結果，雖使與聯合國軍作戰的侵略者——中共得躋入聯合國，但此事並無助於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北平的上空依然陰霾重重，中南海裏依然劍拔弩張，毛澤東的政敵依然未倒，周恩來依然後顧有憂！

陰陽怪氣．層出不窮

爲什麼說北平上空依然陰霾重重？因爲陰陽怪氣的事情仍在層出不窮。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四大天王」的實力軍人，自九月中旬起仍不能露面，可是十月六日，北平電視廣播，卻播映七月間阿爾巴尼亞球隊訪問的紀錄片，黃永勝、李作鵬赫然出現螢光幕上。還有據外國記者的報導，十月二十七日出版的一份畫報上，載有黃、吳、李三人的照片。

十月八日前後，北平開始拆除塗有林彪語錄的標語牌；中共宣傳文件中不再提以毛爲首以林爲副的字樣；印有七張林彪照片的「中國畫報」（外文）突然於十月十八日停止發行；可是二十七日出版的一份畫報中，林彪的圖片又再度出現！

仍在激烈進行，未分勝負。

在實力軍人不露面的同時，毛派人物也寂然無聲，除了毛澤東的侄女婿（王海容之夫？）姚文元偶爾亮相以外，其他毛派也一概消聲斂跡。繼續活躍的僅有周恩來、李先念這兩個政治局委員。這種情勢顯示，黨和軍的重要人物都隱藏幕後，唯有行政部門的官員從事公開活動。

，太原形勢危急，忻口守軍始奉令於十一月二日自行轉移陣地。

抗戰初期的華北戰場，因為日軍在平津原已有駐軍，七七之後更急速增兵，展開閃電急攻，我軍有措手不及之感；又因若干地方部隊原是軍閥，不聽節制，如山東韓復榘，大同守軍司令李服膺，皆因臨陣脫逃，被軍法判決處死。影響津浦，平綏作戰甚大。故日軍長驅直入如秋風掃落葉，及至忻口始遭受第一次重創，顯示了我軍的堅强戰力。

平型關之戰眞相

平型關戰役只是忻口大戰的前衛戰之一，而第八路軍一一五師只是平型關戰役配屬部隊之一。

一一五師只是參加平型關戰役的一個單位，主力則是高桂滋的第十七軍（轄八十四、二十一兩師）、劉茂恩的十五軍（轄六十四、六十五兩師）、劉奉濱的第七十三師。

當時在平型關指揮作戰的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十七軍、七十三師等主力部隊堅守關城口，平型關正面，後來得到十五軍的增援；乃派兵側擊敵軍，並切斷敵軍運輸線。一一五師是被派出的側擊部隊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坂垣部隊未發現我側擊部隊，貿然進攻平型關，我軍側擊部隊由兩翼包抄反擊，敵前頭部隊進退失據，蒙受重大傷亡敗退。

平型關戰役，九月二十三日已經開始，日軍與國軍進行激烈砲戰，二十四日日軍主力開始進攻；二十五日我軍奉令出擊，一一五師是出擊部隊之一，據中共文件記載：「一支部隊接應國民黨軍從正面出擊，一支部隊切斷日軍後路……」。不過一一五師很幸運，他們埋伏的山區，恰趕上坂垣師團的輜重部隊經過，百多輛汽車二百多輛大車，一列長蛇在山溝中爬行，被一一五師埋兵居高臨下圍擊，死傷甚重。中共自吹將山區四千餘日軍全部殲滅，當然是誇大，大概日軍死傷約千餘人，因為擄獲的步槍僅千餘支，但被服足夠一師人穿用，日幣三十萬元，這說明輜重部隊戰鬬力弱，而所攜物品又特多。

史劍非

強反「蘇修」、「反美帝」的鬬爭。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周恩來會談，首先鬆弛了反蘇修的鬬爭；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大會（蘇代表團被邀出席）上發表反美聲明，明顯的擱置反蘇鬬爭，號召聯合一致，集中反美。結果，今年四月周恩來使出乒乓外交，接着是基辛加訪問北平，決定邀請尼克遜訪問。擱置反蘇毛澤東已做巨大讓步，緩和反美，邀請美帝太歲尼克遜訪問，到此毛澤東

未明朗

以周恩來為代表，以實力軍人為後盾的中共新當權派，將激烈反蘇反美的毛路線煞車，束諸高閣，這是毛澤東憤不能平的根本原因。其次是毛氏夫妻兩大近臣陳伯達（毛的捉刀人）和康生（江的同鄉），前者已被打倒在地不能翻身了，後者則被打得經年只能露一面（今年六月初修西斯古訪平時），對毛來說是最失威丟臉的事情了。

毛路線被擱置，陳康二人的失勢，是密切相關的。而進入聯合國一事，則是宣告毛路線的死刑。為什麼呢？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對美國親共記者史諾說過，聯合國是美蘇的工具，中共不必參加聯合國，亞非新興國家運動會卽是一聯合國，又胡說大陸少數民族甚多，中共本身也是一聯合國。

毛澤東為什麼這樣蔑視聯合國和反對加入聯合國呢？因為一加入聯合國，就要受聯合國憲章的限制，而且必須向美國暗中低頭妥協（這次中共得以被邀加入，與基辛加二次訪問北平大有關係）。它必須進一步對外軟化，要做到看起來像一個「國家」，不能再高舉毛思想「紅旗」，張牙舞爪的在全世界搞「階級革命」。如此的話，毛路線和毛澤東自己都必須被雪藏。否則像蘇加諾時代的印尼，必然被迫退出聯合國。

周恩來聽到聯合國大會的消息，在伊朗使館的招待會中得意忘形，端着酒杯到處敬酒。並且對某西方外交家說：「對中共有意想不到的好處！」什麼好處呢？無非向毛澤東表示，他的乒乓外交已收全功，有利於他的權力鬬爭。

假使毛的政敵——實力軍人集團已經垮台了，中共的乒乓外交，積極鑽入聯合國的發展定被腰斬，現在能夠繼續進行，說明毛的政敵依然健在。

周恩來的後顧之憂

為什麼說周恩來仍有後顧之憂呢？因為文革之後，與他形影不離的幾個實力軍人黃永勝等，仍不能公開露面；這些軍人究竟為了什麼不能露面，還不能確知，筆者觀測有左列幾個可能。

(1)毛澤東使出新策略，一面全部同意周恩來對外全面緩和的路線；另一面則堅持必須結束軍人干政，恢復以黨制軍的傳統，不能再讓黃、吳、李、邱「四大天王」，帶着槍桿子大搖大擺的晃來晃去。具體言之，突出周恩來、李先念等文職人員的地位，同時貶低實力軍人的地位。

(2)毛澤東使出捨身戰法，寧願自己「退到第二線」，不過問日常工作，但同時堅持黃永勝等這幾個眼中釘，也必須同時退後，不得干預日常政務，使黃永勝等和自己一同不再干預日常的黨務政務。

(3)毛澤東也可能為了康生、謝富治、汪東興這幾個被打得不能露面的毛派分子，與實力軍人攤了牌，可能在中央軍委會議或政治局會議中對黃等四人提出了嚴重的攻擊，並且要求處分，會議可能沒有通過，但是鑒於毛的拼命姿態，這些軍人不得不暫時隱忍退讓，以待形勢廓清。

無論是那一個情況，都顯然是對黃永勝等的沉重打擊。毛澤東這些詭計能否成功，則要看實力軍人集團能否團結一致。如果被分化，則毛始有機可乘。

魯遜

反面教員的接班人（上）

「接班人」的問題是「八屆十中全會」後才正式提到日程上來的，蘇聯第二十次黨代會和第二十二次黨代會所提出的「修正主義」綱領，和對斯太林的挖墳鞭屍，使毛澤東警惕到相同的事情未來可能在中國上演。毛當然不願身後遭受到與斯太林相同的待遇，因而也就注意到「接班人」的問題，毛否認「修正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規律，認爲蘇聯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交錯班」，把班子交到存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人手裏。爲了防止蘇聯的修正事件在中國大陸重演，也就決定提出選定「接班人」，培養和教育「接班人」。但「接班人」卻不是三兩個人的事，全國各個階層各個部門都需要培養一批「接班人」。於是社會上也就出現了類似封建社會襲承官爵的影子。大家都說，工人子弟接大鎚，農民兒女接鋤頭，軍人子弟接槍桿，首長兒子接大印。貧下中農的下一代還是貧下中農，滿身泥巴，半腿牛屎，領導幹部的子女又是領導幹部。處於下層的人們又是「永世不得翻身」。

什麼行業、什麼階層的班子都有人接，可是「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們的班子要不要去接？有沒有人接呢？許多人以爲，這些階級在中共的眼裏是敵對階級，也是將被消滅的階級，越早消滅越好，當然不必去接他們的班，不必要準備接班人。其實這種想法卻大錯特錯。

一九五一年「土地改革」的時候，中共有一套理論說，打擊的對象是敵對的階級，而不是屬於這些階級的人。「反革命分子」服刑滿期獲釋，其身份就變爲人民，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份子，經過五年勞動自食其力，改造思想，其成份就可改變，得以與一切勞動人民享受相當的待遇。

至於地、富、反、壞的子女，不受其家庭成份的影响，而是其本人的職業，職業是工人的屬於工人成份，在校學生屬於學生成份。這類人所享受的政治待遇和其他勞動人民完全一樣。

正因爲這樣，「解放」初期許多敵對階級的子女都甘願背叛他們出身階級，和他們的父母劃淸階級界綫，投身入「革命」行列，到北韓「抗美援朝」，到西北開山挖礦，到各個陣綫「爲人民服務」。而那些會一度被鬪得死來活去的「階級敵人」，在生活中被壓於最底層的「階級敵人」，大多數也默默忍受生活的煎熬，規規矩矩遵守中共的法令，那是因爲他們還存在一綫希望，希望經過五年苦，改變成份，獲得新生的機會。

「反右」運動前，中共基本上還遵守着這套政策辦事。地、富、反的子女讀書就業都不受到歧視。（儘管參加黨團比別人難一點）五六年底和五七年初的確有許多階級敵人脫下帽子，改變了成份。而周圍的人對他們的態度也稍爲

以「白頭宮女」

黨國元老吳稚老的勳業文章，爲舉世所欽。他卻以「白頭宮女」自況，不獨出之於口，而且還筆之於書呢！這是怎麼回事呢？謂予不信，他這種自況：

戰時，中央訓練團在重慶成立，在該團擔任講師的，都是黨國碩彥，吳先生主講的課目，是「國父行誼」。他不僅是革命元勳，而且又是個不慕名利、名士氣很重的文人，人們對他早已敬仰了，因此，學員們無不以早日能瞻仰他的丰采爲快。

終於，吳先生主講的課目時間來了。那時，吳先生已是稀疏的白鬢，老態畢露了，他到講台去，是張治中和康澤兩人在左右攙扶的，他穿一襲舊得可以了的藍布長袍，越顯得有些「文弱」的樣子，正當人們懷疑他講話是不是聽得到的時候，他開始說話了，儘管那時的課室可以坐得四百人那麼濶，而且又沒有裝置擴音器，他的嗓子雖不怎樣大，但，每一句話都能夠清晰送到每一個學員的耳中。說：

「……『國父行誼』這個題目太大，實在不好講，可是，我是國父的信徒，又不好推卻，所以祇好硬着頭皮來講。你們班主任（那時的班主任是張治中）叫我講這個題目的原因，大概是因爲我追隨國父很久，而且年紀又和他差不多，知道他的事比較多，好罷，現在我就像白頭宮女，說開元天寶舊事一樣，來談談他好了……國父品格自然偉大，學問自然淵博；度量自然寬宏……。」

幾個「自然」，就把國父作出了具體的介紹，使學員對他越增加幾分敬意。但，他引用「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而自況白頭宮女，雖然是十足的書生氣，卻有一部份學員事後在私私竊議：

「吳委員自比白頭宮女，難道不怕人家誤會他把國父比作玄宗！」

後來，這私私竊議，還是私私竊議，並沒有誰敢公開提出來討論。其實，他這種比喻，不過是形容「舊人說舊事」，私私竊議者，祇是吹毛求疵，鑽牛角尖罷了。

吳講得興致淋漓的時候，口沫橫飛，常用衣袖揩嘴唇，那種冲和自然的風範，充份表現他的書生本色。在講話中，他常自稱是「老百姓」，講演完畢，還派給每個學員一本講詞的小冊子，上面也是以白頭宮女自況呢！

吳先生是個革命者，也是個十分瀟灑風趣的書生，他生前許多逸聞，政壇傳爲美談，茲述一二，以博一粲。

北洋軍閥中，獨吳佩孚最爲人敬仰，原因是：他不住租界，不結外人，不借外債，是一個標準的中國人，戰時，他在淪陷區裏，無視於敵人的威脅利誘，拒絕出任僞職，贏得舉國一致喝采，他逝世的消息傳到重慶後，政府曾爲他舉行

間就萎謝了。「反右」風暴的來臨，不僅吹折了民主風氣的幼苗，而且也吹轉了中共基本政策的方向。毛澤東雖然在他近期的著作（論人民內部矛盾）中，承認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被消滅後，階級鬬爭也必將逐趨緩和。但卻又繼承了斯太林階級鬬爭的理論。認爲階級鬬爭是長期曲折的，有時仍然是非常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

於是階級出身也就成爲劃定右派或非右派的主要標準之一。階級出身不好的，說錯（其實並不錯）一句半句話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階級出身好的人說錯了話，除少數影响惡劣者外，一般都當爲非本質性的一時錯誤，不追究。這一來，「唯成份論」也就逐漸抬頭。

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竟把階級出身視爲升學的主要條件。階級出身不好的學生，高考成績再好也不被高等院校取錄，階級成份好的學生，高考成績再差也能進入高等學校就讀。如此一來「唯成份論」也就到處汎濫。階級歧視的情形也更加嚴重了。如今其嚴重的程度有甚於南非共和國白種人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歧視。而且這種歧視，不僅落在敵對階級份子的身上，而且也落在他們的子女身上。（筆者按：比如一個地主家庭，其家長以及「解放」時已成年並依賴家庭供養的子女爲地主階級分子，未成年的子女或雖成年但在校讀書或在外工作不依靠家庭的人，則不是地主階級分子，只是地主階級出身。其本人成份視其職業而定。）

會記得一九六一年陳毅對「北京市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的講話」中，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關於剝削家庭出身的青年的問題，我也要說幾句話。對於剝削階級出身的青年學生，不應該片面强調他們的家庭出身問題，他們和掌握他們家庭命運的人是不同的。一個青年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還是工農家庭，是不能由他們自己選擇的。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青年並不妨碍他們成爲革命者，黨中央領導同志中就有很多人出身中上層家庭，眞正工人農民家庭出身的人並不多，但是這並不妨碍他們成爲黨的領導人。因此，對青年只是看到和一味强調他們的家庭出身，這種『唯成份論』是不對的。……現在的學生都是我們黨的、人民的、民族的兒女。如果自己努力，再加上我們教育得好，就會成爲我們的幹部；如果他們自己不努力，我們教育得又不好，即便是工農子弟、幹部子弟，也可能變壞。

「對各種家庭出身的子弟我們都要像對待工農子弟一樣，當成我們自己的子弟來教育，不應該在工農青年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間劃上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不僅陳毅這樣說過，陶鑄在華南師院和中山醫學院對廣州市應屆高等院校畢業生也這樣說，共青團中央也這樣說。可見中共當時是有意扭轉社會上愈來愈嚴重的「唯成份論」的。可是「四淸運動」一來，「唯成份論」更逐漸變成天經地義的事了。

寒窗雜憶

待旦

吳稚暉

王代民

起大家笑不可仰，跟住，他又把胸脯一拍，說：

「現在，我們姓吳的，可値得驕傲了，因爲，子玉先生的偉大人格，給我吳門帶來了光榮！……」

這話一出，立即博得雷鳴般的掌聲。

民國初年國慶的時候，袁世凱以大總統的身份，想以「酬勳」的方式，來籠絡革命志士，吳先生也是他「酬勳」的對象，他聽了這消息，立刻給袁一封電報：

「頃聞有授勳與書生之議，敬恆狂妄，於勳位名目，向極端反對，何論授我！我等在民國爲百姓頭銜，自謝慳品，安肯受公等公僕的勳位者，令朝下，夕痛詬矣，非惟不謝不感也。至於勳之一字，他人吾不知，反問敬恆，實愧汗如雨，何來此不祥之聲，令我騰笑舉世，即剉我骨，揚我灰，使最高明之化學家，分析化驗，必不夾雜一絲毫此等夢想之分子，不然，如何敢抱一頭雙腿，强顏遊行於青天白日之下耶？切盼公等，寶貴精神，專注於國難，勿更以揶揄爲清閒，侮弄書生。」

當今之世，夢寐以求「勳位」的人，觸目皆是，吳先生不僅敝屣這份尊榮，而且在嬉笑怒罵中，正氣凜然，這是多麼難能可貴呢？

某年，吳先生的壽辰快到了，中樞的要人，擬發起替他祝嘏，他聽了這消息，馬上發表一封推辭的信：

「恆聞先祖母言，恆生時，脇旁有小疤，言是閻王勾魂使者所創，恆前生犯罪，不應轉世，勾魂使者奉公不力，得以逃脫，僥生人間。公等今爲恆祝壽，事必張揚，一旦聞於陰府，閻王勢必追查，知恆竟在人間，豈非促恆速死，萬乞停止，保存殘軀。」

此信一出，人們爲他祝嘏的計劃，便立即取消，這一篇奇文，曾傳誦一時呢。

傳說：（不知是否出於張治中之口，事隔三十年，已不復記憶了）。吳先生未參加革命前，是江蘇很有名氣文人，他投入國民革命陣營，並不是他主動，而是某一位元老慕他的名，把他拉進來的。這一說是否可靠，有待於研究黨史者的參證，然而，即使可靠，也無損於吳先生畢生愛國愛民的偉大人格。

但，從吳先生上述的逸事看來，卻不難知道，他的名氣之濃，和革命氣概，是等量齊觀，當年革命，是被邀參加，或者有幾分可靠，因爲，他是個放浪形骸，不喜歡受拘束的人。

吳先生書法，自成一家，筆力遒勁，決不在于右任先生之下，可惜不見流傳。「碧海蒼天夜夜心」，一代完人，而今祗有從浩渺烟波中去憑弔了（因爲他是海葬）！



「無烟大砲」支撐着的「埃及精神」

天涯客

儘管埃及的總統沙達先生，在阿剌伯人們的面前，總是在力竭聲嘶地大吼：

「就是犧牲一百萬戰士，我們也一定要在今年年底以前，解決以色列問題！」

實際上，在埃及想用戰爭來了結這個問題的人，眞是少而又少。不相信的人，只要在開羅的市中心區，繞一個圈子就夠了。「戰時燈火管制」，雖然還在繼續有效，但是就連政府機關，國營商店，百貨公司，也都完全忘記了這一套，一過黃昏，就處處燈光閃耀得像紐約街頭的聖誕樹一樣。用淺藍色「防空燈光」的汽車，也在整個城裏找不到幾輛；而且深淺各有不同，讓人一看見就知道：車主的用意，只是在替自己的車子加上點化粧品，和什麼防空不防空，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有的公共建築門口，四年前辛辛苦苦堆起來的「沙包工事」，當然都已經垮得乾乾淨淨。代之而起的是一堵堵的牆，並且也早已變成了埃及的「民族資本家」們貼廣告的地方——在「愛祖國，用埃及貨來打擊帝國主義」的口號下，陌生的遊客們，可以不費力地知道：在哪裏可以買到保證「金槍不倒」的性藥；那裏可以找到「年青、純潔、活潑、衛生的尼羅河畔玉女」；那裏可以看到「全世界最銷魂的肚臍舞」。

唯一還保持着一些戰時景象的地方，要算是情報部了。這大概是因為外國記者們照例要和它打交道，又豈能露出一點和平氣象來乎？那裏不但有「沙包工事」，而且經常有兩三個埃及兵埋伏在沙包後面，分頭大看「米凱鼠」的連環圖畫。遇到沒有

「嚇，朋友！你有沒有幾枝駱駝牌，送給我抽一抽？」

離這座充滿了火藥氣息的「情報部」不遠，從早到晚，都有數不清的年青人，攜着他們的情侶，坐着租來的小舟，在尼羅河上蕩漾。——糟糕的是：他們「情侶」的眞正「情侶」，這時大概都正在蘇彝士運河邊的戰壕裏，痴心妄想着早早地掛滿了勛章，回到開羅來做一個「凱旋的新郎」。

據阿剌伯聯盟的新聞局長秀克若挪博士估計：有着這樣幻想的新郎，在蘇彝士運河前綫，至少也在五十萬人以上。——他們大部份都是憑着一股「愛國熱」去參了軍的大中學生，家裏也都相當過得去。現在眼看回家之日，遙遙無期；自己的「情侶」，又整日在尼羅河上和別人蕩漾，焉得不五內如焚?!

這一批人就成了沙達總統最頭痛的問題。他們拼命想打，打完了好回家。但是，埃及是不是眞的能打呢？

身為國防部長的穆罕默德・薩狄克將軍，最近在電視上，臉不紅氣不喘地喊道：

「我們的武裝部隊，具有充份的把握，用武力把我們的失地，全部解放出來；把以色列侵略者的問題，加以根本解決！」

事實上，這位將軍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四年前的武裝部隊中，還充滿了老兵，不像現在那樣多的大學生、濶少爺、嬉皮士、同性戀者、「中性人」，混在裏邊。像這樣的陣容，如果是對老處女或是「慕男狂」的女人作戰，也許還大有可為。一旦碰上了硬梆梆的以色列，除掉投降之外，頂多只有死路一條。

因此，沙達總統在高呼「今年年底一定要解決以色列問題」之餘，也在他的「阿剌伯社會主義聯

且雙方都極其瘋狂！」

他接着又在埃及國家「保衛工作人員全國會議」上，一點不客氣地告訴他們：

「如果眞的打了起來的話，我們一生中最艱苦的時刻，就來到了！」

為什麼口口聲聲要用「武力解決」的沙達總統，在「自己人」的面前，忽然又會變得這樣踟躕不前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曉得：

㈠如果一打起來的話，眞正會聞風響應的阿剌伯國家，大概只有一個敍利亞。別的地方不是裝聾做啞，就是坐觀成敗。

最值得擔心的是約旦，它如果不來個陣前起義的話，就已經值得埃及額手稱慶了。沙地阿剌伯也根本對「大戰以色列」毫無興趣。必要時拉一下埃及和敍利亞的後腿，並不是不可能的。

現在還公開支持埃及和敍利亞，用武力來解決以色列問題的阿剌伯國家，只賸下了一個色厲內荏的利比亞。——那位少不更事，莽撞如牛的獨裁者，伽達菲上校，就是在最左派的阿剌伯人眼中，也成了一個「大砲」，只能把小事搞大，好事搞糟。

㈡半年以來，阿剌伯國家和蘇聯的關係，搞得越來越糟。埃及、敍利亞和利比亞，已經不再把莫斯科看做它們最可靠的後台；甚至於很擔心會在戰爭眞的爆發的時候，突然停止了軍事援助，或是只在嘴裏空喊幾句而已。

負責捍衛蘇彝士運河的主力，一向是蘇聯的飛彈部隊，和東歐國家組成的「沙漠兵團」。最近幾個月內，飛彈部隊的實力，非但沒有增加，倒反而在「換防」的藉口下，減少了一些人員。東歐國也紛紛暗示：長期地駐軍在外，民怨兵疲，使他們「不大好交代」。看來「沙漠兵團」的逐步解散，也許會成為一個定局了。

經驗，而且大部份都是從大都市裏來的少爺和一半嬉皮士」，除掉在臥榻上以外，恐怕絕對創造不出什麼英雄的戰績來。

㈢蘇聯和以色列的關係，已經不聲不响地改進了許多。雙方曾經半公開地交換了重要人物的訪問；而且也在東巴的「解放軍」訓練上，合作無間。最值得注意的是：代表蘇聯出頭，來和以色列偷偷打交道的人物，不是來自國防部，就是來自「國家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是絕對不會批駁的。

這就證明：蘇聯不但是在遠東和拉丁美洲，就是在中東，也已經不再「一面倒」，而是努力地在「腳踏兩隻船」了。

由於這種種跡象，就使得新「阿聯」的三個成員國——埃及、敍利亞、利比亞，在真正接觸到「和戰問題」上的時候，也有「大禍臨頭，如履薄冰」的神氣。首先，他們肯定了自己的任務，只限於

主義」戰略相抗衡的，純阿刺伯氣質的戰略」。接着又小心翼翼地宣佈：在決定和戰問題的時候，如果三國之中，有一個提出異議的話，原案就作為罷論。」——阿刺伯有句諺語：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三個相互之間完全同意的阿刺伯人。如果是三個人的話，他們不分成三派，也至少分成兩派。」

這不是很明顯地回答了我們的問題麼？

漏網新聞

詹森復出有條件——只限做一任
反對劫機成學術——行行出狀元

△不久以前，在瑞士的聖伽倫，舉行過一次「國會議員足球隊大賽」，參加比賽的有瑞士、奧國和西德三個國家。

「錦標」是由這三國的國會議長合資捐贈的。

結果是瑞士得了冠軍，西德當了殿軍。


國會議員足球賽

△歐洲有些公共汽車的女售票員制服，已經包括「熱褲」在內。


熱褲售票員

為了防止東歐的國家起而效尤，「華沙公約集團」的經濟合作委員會，特別在莫斯科發佈了一項「決議」，規定所有的女同志們的裙子和褲子，最短也必須遮住膝蓋。

△印度的貧困，是世人皆知的。而當政的人們都認為這完全是外國記者們拼命加以宣傳的緣故。

因此，他們就大大加强了對外國記者們的限制。主要的是：(A)西方的記者們，如果經常在印度工作的話，不准使用「無綫電傳眞照片」。(B)專門來拍攝電影和照片的記者們，必須事先把「說明文字」的原稿，送交檢查。在拍攝的時候，由印度派人加以監視。在放映的時候，不得加以任何更易。

△據美國前總統詹森的哥哥透露：美國民主黨的後台老板們，都極力想把詹森再捧出來，和尼克松競選。據說：詹森提出的條件是：即使選上的話，也只做一任，因為他是決心要在七十歲以前，退休享福的。

△潔克蓮的現任丈夫，希臘船王歐挪西斯，最近向心腹朋友透露：埃及和以色列的當權人物，都向他私下表示：準備重開蘇彝士運河。

歐挪西斯也馬上向埃及政府大賣其人情，拍拍自己的胸脯，願意負擔疏濬運河的一半費用。

理由很簡單：運河一重開，他手下的大油船，都不必再繞路走了。

△丹麥的社會問題管理局局長塞瑞若甫認為：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因此也就有自殺的自由。他準備由公家來建立一座「自殺醫院」，專門輔導那些決心自殺的人們，「不惹人注意和毫無痛苦地了此殘生」！

有資格進這醫院的人必須是在公家盡量給予了他的心理上、醫學上、經濟上的支援以後，依舊決心自殺的「志士」們。

△赫魯曉夫逝世以後，他的「回憶錄」，又開始走紅，就使莫斯科的大亨們，改變了一些看法。據說：最近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已經批准從前的經濟部門大頭頭米高揚，外交部門大頭頭莫洛托夫，出版他們的回憶錄。

△美國紐約州的「美安眼鏡工廠」，最近發明了一種最新式的眼鏡，任何水蒸氣、霧氣、灰塵，都沾不上玻璃，根本用不着再拿絨布或是藥水來抹拭了。

△蘇聯的皇牌間諜——前任英國新聞記者基姆費爾比，八年前從西方世界逃回莫斯科，一直在替特務機構當高級專員。最近又出任了蘇聯官方通訊社的「西方宣傳部」部長。——他們的新聞工作和間諜工作，原是不分家的。


蘇皇牌間諜

△自從「空中騎劫」大為流行以後，這種行為，也成了學術界一個最新的研究領域。二十二歲的意大利人吉恩里‧狄西蒙，最近在羅馬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的論文題目是：「空中騎劫與國際公法」，共長一百四十一頁。在這論文中，他也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防止「騎劫」的辦法：在飛機裏，到處都裝上噴射麻醉劑的裝置。唯一不裝的地方，只有駕駛艙。一旦發生「騎劫」的時候，只要一按機紐，全部乘客都馬上被麻醉，昏然入睡，連騎劫者自己也逃不掉這一手。

（天涯客輯）

吹鬚碌眼

讀史書常有吹鬚碌眼，拍案戟罵的時候。

有人說，研究歷史是一件平心靜氣，鈎玄提要，溯本窮源的事。爲什麼你林眞說得像仇人見面，直眉瞪眼？

假如眞有這麼一問，道理便容易說個明白。記不起是那個史學家說過：「歷史是我們祖宗的眞實生活，其中有善行，也有醜事，有經國之務，也有布帛之言，一切都和我們有直接、間接的關係；那扮演的角色，無論是叱咤風雲的英雄，還是平庸樸實的老農，都同那美髯飄飄的關公和白髮蕭蕭的祖父一樣眞實，時間空間雖然相差甚遠，人情物理卻依一樣；若用這種心情去體會歷史，一定可以覺得它和『三國演義』與祖父講的故事是同樣有趣。」所以，當看到歷史上的醜行，或某些史學家指黑爲白，混淆是非時，又怎能不初而吹鬚碌眼，繼而拍案戟罵！

就以明末投降滿淸的洪承疇來說，這是個沒有民族氣節的大漢奸，作爲一個史學家即使不斥責他出賣祖國，出賣民族，也不應替他塗脂抹粉，把他裝扮成一個忠臣烈士。偏偏在我們的史學界中，就出版了一本「洪大經略奏對日鈔筆記」，替他說盡好話，好像他做漢奸是應當的。

編撰「淸代通史」的蕭一山，對洪承疇這個漢奸也盡了砌詞洗脫的責任，在他的「淸代通史」中，也替洪承疇說了不少好話。

假如像洪承疇這樣的漢奸都値得說好話的話，中華民族的民族氣節在蕭一山等輩手裏該是變成「曲線救國」了——請問，這樣的事實該不該吹鬚碌眼？

洪承疇的是非功罪比較明顯，讀史的人容易看得出來，還不致給蕭一山等輩帶入迷津。但有好些是非功罪不夠明顯的人與事，給歪曲了也不容易看出來，問題就更嚴重了。

以鴉片戰爭初期，跟英國人在穿鼻港談判的琦善來說，他的功罪就比較模糊，給史學家將是非混淆了也不易看出來的。

那個曾經做過中華民國外交官的史學家蔣廷黻，就在他的史著「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和「琦善與鴉片戰爭」中，替他施過手術。把這個危害國防，喪權辱國的滿淸官吏說成是「開明的外交家」。他這麼寫道：

「…：佔了珠山以後，英國交涉員就率領艦隊到天津去，在天津負責交涉者是琦善，他對英國武備加以研究以後，就認定中國絕不能與英國戰，於是不能不和。適英國政府致中國宰相書爲琦善開了講和之路。

「該書要求條款甚多，沒

我爲

。但要求的理由就是林文忠禁烟方法的橫暴。琦善把這個交涉當作一場官司辦：英人既說林欽差欺負了他們，那麼查辦林則徐豈不可以了事？以中國皇帝的命令去查辦中國的疆吏不但無損國體，反足以表示中國的寬大。

「義律以琦善的態度開明

橫眉語

反共言論遭壓制

美國最近引起一宗頗爲特殊的官司，由美國一批公民組織的民間團體「百萬人委員會」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提出申訴，指控美國的三個電視網和九個電視站，因爲他們曾經向這些電視機構要求購買節目時間，以播送有關美國中國政策而遭拒絕，百萬人委員會認爲電視機構此舉太欠公平。

美國百萬人委員會一貫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而反對中共的，主持人勃克萊是一家保守雜誌「民族評論」的編輯，他的哥哥是紐約州保守派的參議員。

控訴書中說：這些電視機構拒絕出售一小時的時間，讓勃克萊講述「美國的中國政策正處於岐路危險中」。

百萬人委員會認爲，這些機構之拒絕播送此一節目，違反了一般公眾獲悉新聞報導的權利，阻止了他們對國家重大利益問題的有力辯論，也違反了負責各團體如該會者接近公眾的權利。該會目的只不過要促進公眾的討論而已。

讀了這則新聞，使人引起許多感慨，也深深替百萬人委員會慶幸。

爲什麼還會替他們慶幸？他們的節目最後也沒有播送出來，這明明是

，那比美國壞得多了。

美國的傳播機構，如電視台、報紙等，大部分是受了鴿派控制，因此一向有利共黨的消息大力傳播；反共的言論則加以控制。從百萬人委員會這次的觸雷事件，可以見之。

在香港，其實也有這種情形，不過可能不是美國鴿派那樣有計劃的控制；而香港民心也和美國略有不同，香港人大多受過共禍，親共媚共的言論，很難引起共鳴。如果電視台、報紙拚命替共黨塗脂抹粉，一定爲觀眾、讀者摒棄，沒有生意，因此只能用「偷鷄」的方式替中共宣傳。因此，在本地電視台中，間中可見到中共拍製的宣傳紀錄片；每次播送，也都有不少觀眾表示不滿。

中共的傾覆活動

報載，中共在香港及新加坡印製印尼幣，運到婆羅洲及蘇門答臘，支持在東南亞活動的地下軍。

這方法，除了使當地共黨游擊隊經費有着，還可擾亂印尼金融，可謂一石二鳥，利益不只一端。

不久前，有關方面揭發了在中共獲得加拿大承認前，曾私運不少毒品進加拿大，一方面毒化加人，一方面使在加的滲透分子經費有着。

對印尼的一套，與對加拿大的手法，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印製印尼幣偷運進印尼外，更把槍枝、彈藥以及恐怖分子送到婆羅洲。

其實，這種活動，由來已久，已非新聞，不過，現在印尼當局查悉部分印尼僞幣是在香港印製，派遣了高

隊回廣州再議。林則徐闖出大禍，致定海失守；琦善憑三寸之舌把英軍說退了，宣宗就罷免林則徐派琦善去查辦。

「琦善到了廣州，義律又舊話重提。琦善仍主和。英國政府給代表的訓令要他們要求中國割一島；如中國不願割地，則加開通商口岸。這點選擇是中國外交惟一的機會。

鬍碌眼

「琦善看到了這個機會，主張不割地，只加開通商口岸。清廷不許割地，也不加開通商口岸；義律則一心要香港。於是主和者的琦善也與英人決裂了。軍事失敗，以後就訂穿鼻草約，割香港與英國。清廷得信以後，就把琦善革職拿問。」（見蔣著：「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在這篇史著裏，便把琦善應負的責任輕輕開脫，抹去了琦善的罪行。其實琦善在軍事上和外交上都犯了極大的錯誤。跟蔣廷黻所說的剛剛相反。

這裏單以他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說說：

第一，他到了廣州，便下令把林則徐設在尖沙咀和尖沙咀附近的官涌兩座炮台的大炮和八百多名駐兵撤到新安縣城，任由英人把這兩座炮台佔據。

第二，琦善對鄧廷楨在橫檔海面安設的二道排練不重視。在沙角、大角兩炮台失守後的第二天，第一道排練因被英人暗算飄流出口，他竟不設法修復，對守排練的官兵也未加處罰。

第三，琦善在軍事調度上失策，在頂重要的虎門要塞上，他僅增兵五百；等到形勢緊張的時候，他派往沙角炮台的援兵也不過四百名。這才做成「軍事失敗」的。

這些詳情，具見於「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卷十和卷二十的。蔣廷黻在編「近代中國外交史料輯要」的時候，故意把不利琦善的地方刪去，想抹煞證據。他既替琦善施手術在先，又替琦善抹煞證據於後。用心之狡猾，手段的卑鄙，可見一斑了。——請問，這樣的事實該不該吹鬍碌眼？

讀歷史要求眞，所以在讀史的時候一定要懂得辨別史料的眞僞。記不起那一位日本歷史學家在他的史料柜上面貼了張紙條，上寫着：

「小心謹愼，此地處處都有騙子！」

這字條看似滑稽，其實卻把史學家的烏烟瘴氣揭露出來，使後來者不致掉進陷阱。

說起史學界的騙子，我就想到現時台灣有名的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近十年來所發表的考古論文不多，但其中大部份是抄自大陸出版的古蹟發掘報告的，同時還把許多重要的地方都抄錯了。一個已經在史學界取得了地位，以往對史學有過一定貢獻的史學家竟淪落到變成「騙子」。——請問，這樣的事實該不該吹鬍碌眼？

除此以外，値得吹鬍碌眼的事還多。因此，這個「吹鬍碌眼集」，可以看作是我讀歷史的箚記，也可看作我對史書、史料和史學界的批判。

林真

只能偷偷進行，印製僞鈔，偷運軍火人員入境都要費很多工夫，如果建立了邦交，派遣龐大外交使團，這些人可以公然入境，不必像現在那麼千方百計偸運，而他們實際上就是滲透分子。

東南亞的國家以爲討好中共就可倖免，其實，這不過更方便的讓他們散下赤化的種子，雖可避免武裝攻侵，卻難逃傾覆的惡運。

從印尼這件事，東南亞諸國家應有所警惕，他可以用這種手法進行傾覆印尼，也可同樣傾覆其他國家。赤化世界既然是他們所定目標，他們決不會放過，怒目相向，大聲夾惡，或擺出笑臉，聲聲親善，其目的都是一樣，如果以爲笑臉可親，大開門戶，只有上了大當。

受共禍最深的馬來西亞，就採取向中共討好的政策，以爲得計，但其最後命運可以預卜。

香港勞力價不廉

過去十五年間，香港工業發展迅速，在國際市場上爭得一席位，優勝條件之一是廉價勞力。因爲工資低，產品成本平，因此香港貨在世界市場上可與其他地區貨品爭衡，因爲「夠我靚唔夠我平」之故。

不過，由於十五年來的發展，工業急劇擴張，每一季，工廠的增加，數以千計，所需工人，自然隨之增加。因工人缺乏，使工資上漲，勢所必然。因此，廉價勞工已不再是香港工業的優勝條件，香港工資，目前僅次於日本，不再低廉了。

過去，香港多出產廉價貨品；由於工資不斷上漲，此路已不通，近年所需，同時，過去經營方法，也不足以應付新的經濟形態。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全港工業就業人數爲三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一人；到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已增至五十九萬三千四百九十四人，五年間增加二十二萬人，勞工的缺乏，可以想見。

補救勞工缺乏的唯一方法是「自動化」，許多新開設的工廠都注意到這一點，他們採用最新式的自動機械，減少人力；但許多舊廠仍以人力爲主，要解決勞工問題，應改革設備。在强烈競爭下，設備簡陋的小工業，一定受到淘汰的。

其次是採取工作帶的生產，工業先進國，早已採用，香港遲早也要走上這一條路。工作人員分別擔任一項簡易工作，湊合成爲完整的產品。他們毋須經過技術訓練，會使效率大增的。

更有一個方法是輸出生產設備，在東南亞設廠。香港不但勞工缺乏，工資不斷上升，廠房租金也跳升甚巨，在在均是香港工業的巨大打擊。因此，目前已有不少香港的廠商輸出生產設備，和東南亞一些當地人士合作，設廠生產，這一來，勞工、工資、廠房問題都解決，未始不是香港工業發展的新途徑。

另有一些廠商創立精密及新技術水準較高的工業，也是減少勞工威脅的一法。

梁人傑

電影的末路

報載：美國電影演員協會主席查爾登・希士頓，在提供參議院小組委員會議一份建議書中透露，美國電影觀眾已由每週八千萬人，減至一千七百萬。他說：「電影工業是美國的四項主要收益之一，但現時卻非常急需國家的援助。」他並表示美國電影與外國電影之間，面臨强烈競爭，但他反對限制外國電影入口，因爲那樣做可能會導致外國報復。

電影在最近半個世紀，由默片而有聲、而彩色、而濶銀幕身歷聲；繼文學、音樂、繪畫、演劇、建築、雕刻、舞蹈之後，而列爲第八藝術，成爲男女老幼人人喜愛的大眾娛樂，進步、發展之快，眞是令人震驚。尤其是美國荷里活的八大公司，幾乎壟斷了世界的電影市場。

但是曾幾何時，那些規模龐大的大公司於減產之餘，又在紛紛拍賣道具了。電影的由盛而衰，電視的日漸普遍，固然是原因之一，我以爲那些「新潮」片、胡鬧片、脫衣片拍得太多、太濫，才是主要的原因。

據說，西德在兩三年前，性電影非常流行，現在卻吸引不到一般青少年了。在最近舉行的一個「性展覽會」中，觀察家發現觀眾中的少年人還不及老年人多，而且他們只看不買。義大利的蓬勃色情生意，最近似乎也到了飽和階段，因爲那些東西已失掉了誘惑力。瑞典和丹麥人，對於色情事物的興趣也在降低，最近哥本哈根舉辦的一個色情展覽，結果虧本，售價雖然打個對折，也很少人光顧。

色情玩藝兒對人是有刺激作用的，但如常常刺激便成習慣了。例如：南太平洋某處的女子上身赤裸，走起路來胸前雙乳顫顫巍巍，在文明社會中的男子看來，會弄得心旌搖搖，但在當地男子的眼裏，卻視若無覩。據說天體營中的男女，大家赤裸裸地相對，也不會引起綺思。日本的男女同浴也是如此，這都是由於習慣之故。

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孟子說：「知好色則慕少艾」，雖然人的天性好色，但皇帝有時會對着三千美女而絲毫不感興趣。那也是由於看得太多之故。如果讓他當兵三年，他便會「見了母豬當貂蟬」了。物以少爲貴，多則賤，這是一定的道理。寄語荷里活的大亨們，如欲重振雄風，非改變錯誤的製片路線不可，賣油郞有詩嘆曰：

一、美人生得艷如仙，能把靈魂勾上天；
若是長年裸玉體，也應興味盡索然。

二、影都昔日世稱雄，製片遍行寰宇中；
新片何如舊片好，
說來說去起頭風。

矇查查做人論

葉其眞

聖經說智慧是一顆毒果，亞當偷嚐了智慧之果才被逐出伊甸園。莊子也說過一個相類似的故事，據說有一名爲混沌者，無口鼻眉眼，也沒有耳朵，彼居於甲乙之間。甲、乙屢次往來，均獲混沌殷勤招待，至爲感激，故磋商如何報答。遂決定爲混沌開鑿七竅，使之見明暗，聞聲音，辨香臭，知苦辣，不料七竅成而混沌死矣，由此可見無論中外，古代有知之士都認爲，知識並不是什麼好東西。

在下無意鼓吹「愚民政策」，但說一句眞話，「幸」與「不幸」是必須通過主觀感覺出來的，並非單純爲客觀所決定，而且感覺「幸」或「不幸」的深淺程度，卻與知識爲正比，越是有知識的人其神經系統也越敏感。俗話曰：「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那麼有知識者也就常常感到不如意和不幸。反而有如混沌那樣沒有七竅，啥都感覺不出來，倒還可以心安理得地過他的胡塗日子。

看到社會上許許多多醜惡的東西，本想把眼睛閉起來，佯作不見，以免惡心。可惜一出娘胎已有七竅，其不見只能是「佯作」而已，「惡心」和「作嘔」當然是免不了的。而更令人感到可悲的卻是，一切醜惡的都將繼續存在下去，自己根本沒有改變現狀的能力，將如何自處呢？在這裏我又要說莊周的故事了。

有一次莊周帶他的學生上山去，看見伐木工人專擇那些又粗又高又直的樹木砍，幼小的樹木便不砍，他問伐木者爲什麼這樣，伐木者告訴他，因爲高大的樹木有用途，可以做棟樑建房屋。第二天，他去探訪朋友，他的朋友非常高興，叫兒子去殺鷄招待莊周，朋友的兒子問：殺那一隻呢？他朋友說，殺那隻不會啼曉的公鷄。於是莊周的學生給弄胡塗了，樹木不成材得生，公鷄不成材卻被殺，那麼做人到底成材好還是不成材好呢？莊周笑着回答：「我將處在成材與不成材之間。」莊周老先生倒不失爲聰明人，其想法也很妙，但問題卻在於怎樣才算是「材與不材之間」呢？

對於這一問題狡猾的莊周沒有說個明白。不過我想「材與不材之間」或許就是處於「半吊子」、「半桶水」狀態，介於懂與不懂，知與不知之間吧！夜郎國王知有漢而又不知何爲漢，故可以「夜郎自大」，飄飄然以爲夜郎是天下第一大國，不但可以自慰，而且可以自豪，那不是很妙的事嗎？

我願介乎懂與不懂，知與不知之間，可以矇查查做人，讓美與醜，是與非，善與惡在自己眼裏都矇查查起來，這樣對於世間許多事物，自己也可以介乎

古調今彈

憂患

紐約火柴盒（聯合國）的籌碼遊戲演成了一個國際政治陰謀，悲劇性地排除了一個創始會員國。陰風瀰漫，逆流洶湧，陰謀家們，國際上的牛鬼蛇神正得意忘形地跳着草裙舞；一些偽君子扯開了「道義」這塊遮醜的面紗，向邪惡投降。

如果說，當年慕尼黑會議是世界政治史上一個臭名遠揚的陰謀，那麼，聯合國這回的籌碼遊戲就更加卑鄙無耻。這簡直是人類的耻辱，它蔑視了文明人的起碼道德，背信棄義，取消了任何原則，而只是把聯合國作為政治賭場，為了某種利益而投出政治籌碼。

愛自由、重公理的中國人民對這表示他們的憤慨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必然的。中國人民為戰勝法西斯，建立聯合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我們沒有凌駕一切的民族優越感，但是勤勞、勇敢、正義的中國人民，為自己對世界的文明，為維護人類的尊嚴所作的犧牲和貢獻感到應有的傲驕。

這些日子來，中國人民表示了對這種政治籌碼遊戲應有的態度。

我們感到有被侮辱的感覺，一些人自然而然地感到我們國家正面臨更深的憂患。

是的，憂患正接踵而來，但是我們是悲觀？還是發憤？

捷克民族曾經因為慕尼黑的陰謀而受亡國之災，但是這歷史決不能在中華民族身上重演，今天的中華民國作為反共的堡壘屹立在世界上，偉大的中華民族永遠也不會為別人所擺佈。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擺佈中華民族的命運。我們民族深厚的力量是任何勢力也摧毀不了的。

背信棄義也罷，惡意的毀謗也罷，這一切將無損中華民族的尊嚴，我們將在憂患襲來的時候，發憤自強，為戰勝一切邪惡，為實現中國的自由民主，繁榮富強而不息地戰鬪。一切的憂患將是中國人民的良好教育，使我們更懂得如何去掌握自己的命運。

人在憂患之中，也最容易引起對一切消極、懷疑，因而產生悲觀、放縱，這是危險的。清代楊名時曾經說過：「風霜之威，天之殺物，正以成物；禍患之降，天之困人，正以成人。草木不經霜雪，則生意不固；吾人不經憂患，則德慧不成。」這些話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

憂患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自為的憂患，那就是懶惰、悲觀、放蕩、不求振作。

英菲

開。維護自由燃聖火，
仍恃吾台！

大人物訪港

對其行踪活動，卻瞭如指掌。執筆時，這位大人物剛結束訪問，離港在即，但尚未聞發表過她的訪港「印象記」、「觀感談」」，相信她此行即使對香港留有什麼印象，這印象也是似是而非的。

這位皇室要人去年訪問美國時，對包圍她的記者羣及猛閃不停的鎂光燈，表示「不能忍受」；來港之前，也曾說打算藉訪問而多與市民接觸，以深入了解香港情況。因此，本港的攝記被規定只可作遠距離攝影，不能拍取近鏡特寫，而大人物行踪過處，小市民也只能駐足遠觀，亦談不上「接觸」。七日之內，能夠與大人物接觸的既非記者，也非市民，只是一羣嘉賓，及一羣負責攔阻驅散市民的治安人員而已。小市民而能與大人物「接觸」，就只能見諸預先安排的民間訪問了。

而大人物訪問民間所得的印象，恐怕只是一種假象和錯覺。後漢書：「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觀乎大人物這次官式訪問之中加插安排的民間訪問，正替這句話作了註解。

新界一個鄉村，在大人物訪問之前，村內的食水供應設備本來並不完善，只在一早一晚限時供水，但為了歡迎要人光臨，短短四日內即迅速裝妥全部水管，並且實行全日供應食水；村內大街小巷也迅速打掃乾淨；房屋外牆也粉刷一新；積水攞搉一掃而空。當局辦事之快捷，工作效率之佳，於此表現無遺。

另外，大人物在遊覽港海時，發現海面染有油污，這些油污不久即被清除淨盡；在大人物必經之路上，也特派「掃街車」及大批穿著整齊制服的工人，展開「清潔運動」。於是，大人物行踪所至，肉眼所及，不論市面海面，清潔程度無懈可擊，絕無油污、積水、攞搉，小鄉村亦簡而不陋，食水長流。

香港攞搉之多，早已「膾炙」遊客之口，清潔運動據說困難重重，未能展開；偏遠鄉村供水亦有困難，一直只能限時供應。然而，這些困難在大人物訪問時卻一一克服了，連長久未能裝妥的水管，四日內也立即全部搞掂。

看來，大人物確乎值得歡迎，多幾個要人來港作官式訪問，至少可以刺激公僕們的工作情緒。至於在訪問結束後，是否一切回復舊觀，那便不得而知了。以後若有人因為看見攞搉山積、蒼蠅飛舞、蚊蚋滋生而表示「不能忍受」時，除了翹首盼望大人物再度光臨，大概別無他法。

江城子



過與不及

錦江

「文人多浮誇。」記不清是誰說過的了。倘使，眞正有才華，事實又能寫出不朽的傑作，雖然狂放一點，亦無傷大雅。「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人們並不感覺絲毫狂妄；反而拍案叫絕，讚嘆他的才氣縱橫。惟有李白，才有李白磅礴之才。何以故？因爲李白，畢竟是：「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偉大詩人。歷史上誰能找出第二個呢？

至於，「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俗不可耐，恬不知恥，東施傚顰的毛澤東，簡直荒唐透頂，打腫臉皮充胖子，懶婆娘裹脚布又長又臭，讀之使人噴飯。

古人的學養成就，遠勝今人。是故「泰山不攘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古人勤求力學，精益求精，虛懷若谷，更是今人望塵莫及。

聖人如孔老夫子者，猶言：「學不厭，教不倦」；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尙且：「焚膏油以繼晷，嘗兀兀以窮年。」

學問文章，浩如淵海。「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雖窮畢生的精力，所得亦屬有限。「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只有不學無術，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夠膽認爲學深學透。

榮譽的聲價，是客觀的賜予；決不是主觀狂妄的武斷。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曹雪芹的紅樓夢，王實甫的西廂記，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漢姆雷特，小仲馬[illegible]

他們生前，不敢自封爲不朽的傑作。千百年後，人們給予崇高的榮譽，實出他們意料之外。何以故？因爲他們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傑作，不愧名符其實的偉大作家。

世界上，從來沒有自封文豪和作家。據說當時，有人把高爾基和魯迅，譽爲文豪。但他們沒有勇氣承認。可見，在文學的成就方面，受人尊敬的。他們不失爲謙虛偉大的作家。

在浮誇成風的現實中，自稱文豪作家的人，也許會有。但必須有其名，而又有其才；如徒有虛名，並無其實，硬要裝腔作勢，擺空架子嚇唬人。或者東抄西襲，不擇手段盜取虛聲。簡直是斯文中的敗類，作家云乎哉？

倘使又因爲發表過一點四不像的東西，或者編了一本微不足道的刋物。便飄飄然，目空今古，或者大喊大叫不顧臉皮，儼然以天下老子第一自居，謬然標榜爲當代文藝的主流。其人不是失常，就是癲狂。否則實在難以理解。

總之，靠滾靠騙，在文學領域，是永遠站不住脚的。滾得一時，滾不得永久；騙得一時，無法永遠行騙。人的眼睛是雪亮的。騙子的命運注定，終有一天身敗名裂。

論學養的成就，古人委實過於今人；倘論狂妄自大，臉皮之厚，則古人實在不及今人遠甚！

閑話示威

藍海文

有人反對示威，有人擁護示威，只要這「威」示得正確，示得有力，我是雙手贊成的。

釣魚台是中國的，琉球是中國的，而且還有好些地方也終於是中國的。

外蒙古成了蘇聯的殖民地，中共承認了，可是未見有人示威；示威者獨厚愛於釣魚台，我覺得有點兒莫名其妙。

維園的示威，舉舉拳頭，張張嘴巴而已，釣魚台舉得回來嗎！東洋鬼子仍然在街上大搖大擺，他們仍然來賺中國人的錢。

所以，熱情的示威者們，雖然表達了愛國的熱忱，但是，仍然不夠慷慨，做不出大事來。

辦「示威」可以成爲職業，從前祇聽外國才有，現在，香港也「興」起來了。大概香港的青年都很愛國。都願省衣節食，把錢捐將出來。

然而，東洋鬼子不會被鬬倒，幾乎是可以肯定的事實，眞正把他們嚇得縮了回去的，不是維多利亞公園的示威，而是我們英雄的鑑緣。

所以，我很放心，我的朋友也很放心，我們的政府從來寸土必爭，外蒙古現在仍然清清楚楚地列在我國的版圖之內，就知道時辰未到，時辰一到這筆賬統統是要算的，而可想到將來我國出版的日本地圖，琉球也必定不會劃歸日本。無論如何，釣魚台他們是拿不去的。

看有些人「示威」，就好像看他們「吃飯」一樣。「示威」既然可以吃飯，而又有什麼會的，看來是要把它當成職業了。洋鬼子要借題發揮，大搞特搞，想藉此以困擾中國政府，他們有錢能買到幾個黃臉皮的奴才，那是他們的事。但是，愛國的「領導者」，總應該不是「偷呃拐騙」的人物才好，即使不賣給外國人，拿着「救國」的錢當飯餐，去進舞廳，去嫖女人，也是太過缺德的。

我不反對示威，我常常想去示威，但示威示得那麼兒戲，那麼軟弱，不如找個「蘿蔔頭」罵得他狗血淋頭痛快。但是，假如愛國者們要去替人修理一下使館，我會擔上一擔石頭。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二、戰敗被俘的將軍一律被貶為賣國賊

第二天，我就回了基輔。而當晚就又接到了莫斯科傳來的警報：戰爭可能會在最近幾天之內，甚至幾小時之內，就要爆發了。

同時，我們在塔隆坡的邊防司令部，也打電話來報告：剛才有一個德國逃兵，跑來向他們告密道：第二天一早，三點鐘的時候，德國軍隊就要進攻了。所有的進攻部隊，都已經預先發放了三天的口糧。

對於這個消息，我們是一點也沒有懷疑的。

在黎明的時候，邊境上報告：德國炮兵已經開火了。但是，從莫斯科來的訓令，卻是「不准還擊」。這個很奇特的指示，是直接從最高統帥部來的，因為他們還認為：這是個別的德國軍官，擅自從事的挑衅活動，希特勒本人大概是不知道。

斯達林對於戰爭恐懼到這種程度；使得他直到最後關頭，還夢想希特勒會恪守諾言，不會向蘇聯進攻。

緊接着我們就接到了報告：德國飛機有向基輔空襲的模樣。不久之後，基輔的飛機場就被炸了。飛機庫也起了火，幸虧裏面是空的，一架飛機也沒有。

局勢很快就變得很糟，莫斯科簡直就不給我們什麼後援。我打電話去要求：配發武器給志願參軍助戰的人們。但是，打來打去，我只能找到馬林科夫來接電話。

「請你告訴我：什麼地方可以搞一批槍來給他們？」我急急地問他。

「你不要夢想我們會有槍發給你！」馬林科夫說：「所有能夠發給民防組織的槍枝，全部都要送到列寧格勒去！」

「那麼，我們拿什麼來打仗呢？」

「那我們怎麼知道？長矛、大刀，凡是人人自己能夠造兵器，或是在你們工廠裏還生產得了的東西，不都可以派一下用場麼？」馬林科夫說道：「你們一定要自己想辦法，來克服困難。譬如：把汽油瓶丟在坦克車上，讓它起火，不也可以麼？」

德國軍隊的進展，勢如破竹。烏克蘭的陷落，就使我們失掉了最大的穀倉和最重要的礦產區。我們汽車工業的生產，也損失了大半，因為德軍已經佔領了莫斯科大門前的工業區。列寧格勒也成了重圍中的危城。

這時，在斯達林和我之間，常常發生意見上的爭執。即使他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我也還是堅持下去，希望能夠說服他改變初衷。——這種舉動，遭遇的困難，次次都很大，而又非常危險，但有時我也偶爾會獲得些成功。

在「莫斯科會戰」勝利結束以後，斯達林忽然讓我去見他。現在的他，又和過去那幾個月完全不同了。他已經重新冷靜和鎮定下來。沉着得很像一個真正的老兵，同時，還開始把自己看做一個偉大的戰略家。

這樣一來，和他意見有分歧的時候，要想說服他，就更加困難了。

在我的面前，他是裝不了英雄的。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被希特勒完全嚇癱了，就像隻兔子在條大蟒的面前戰慄一樣。——從那時起，我從沒有改變過對他的這種看法。

在戰爭初期，最危急的那幾個月裏，我發現沒有一個文件、一個指令，是由斯達林親自簽署發佈的。

就連莫斯科大捷以後，斯達林又重新恢復了他的自信力的時候，這種情形，也還是沒有改變。

一次又一次地，他拼命用恐懼和暴力，來使整個紅軍部隊，從小兵直到將軍，個個都要乖乖地聽他的話。許多戰敗被俘的將軍，都在他的規定下，一律被貶為「賣國賊」。他們的家屬，就都馬上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對被俘的下級官兵，也是這樣。

當一位司令官，向斯達林報告他的部下能力太差，或是犯了錯誤的時候，他總是照例地會問一句：

「你賞了他一個耳光沒有？下次如果他再犯的話，不用讓他講話，先賞他一個耳光再說！」

開戰不久，前線指揮和我，就不得不把我們的總部撤離基輔。但是，這時我卻忽然接到了斯達林一個電報，罵我「臨陣退縮，棄城而逃」。

這是一個非常下流的誣蔑。我倒真想讓他自己到前方來嚐嚐這個味道！看看我們的斯達林同志，怎樣能夠從德軍的包圍中衝出來?!

在最初的幾個月裏，我常常和朱可夫將軍碰頭。每當他坐了飛機，趕到前方來親自督戰的時候，我總有一種「喜從天降」的感覺。

事實上，並不是每一個到前方來的高級將領，都像他那樣地和衷共濟，待人以誠的。

有一次，老元帥布琼尼到基輔來視察。那時，德國軍隊已經幾乎把這座城市圍得水洩不通了。

在會議席上，我們的作戰科長巴格拉敏年上校，做了一篇當前局勢的報告。

布琼尼元帥忽然尖聲地打斷了他的話，大吼道：

「我看，你恐怕根本已經對自己的部隊掌握不住了吧？我們應當馬上把你拉出去槍斃！」巴格拉敏年分辯道：

「為什麼馬上要槍斃我呢？如果你認為我不配當作戰科長的話，請你給我一個師，去打幾場仗來戴罪圖功。現在即使槍斃了我，也不會對大局有什麼幫助！」

可是，布琼尼既不肯撤他的職，也不肯降他的職，只是一口咬定，要請他吃衛生丸。而且還講了許多長篇大套的理由，來說服巴格拉敏年本人，為什麼他非要挨槍斃不可。……

好在說服工作，是在會後的大宴中舉行的，一面進行說服，一面大吃大喝。所以，巴格拉敏年終於還是保住了他的命。他直到今天還健在，但願他與松鶴齊壽。……

談「紙老虎」之來與中共之變

兆華

「打倒美帝國主義」，「美帝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中共「立國」以來，一直叫至現在。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整個大陸自上至下，也叫了將近廿年。

有人說「紙老虎」長了核子牙，中共馬上說：「紙老虎」即是「紙老虎」，有核子牙也一戳就穿。

「尼克松政府是反動的政府」，「尼克松是最最反動的敵人」，自尼克遜當選總統後，一直叫至今年七月。「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年五月廿日由毛澤東喊出，更成爲最時髦的欽定標語，也一直叫至現在。

這是中共廿多年來進行反美的口號，也自始至終是這樣的教育人民。中共何以一開始就要反美呢？我們在大陸初時確有點不了解，因爲我們讀中國近代史，所有侵畧中國、殘殺同胞，做成很多國耻事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英國、俄國、法國，美國雖然也參與八國聯軍打入北京，但之後明刀明鎗的對中國進行侵畧很甚少見。抗戰後期以至抗戰勝利後幾年，中共相反的更得到美國很多的幫忙（美援物資直接供給八路軍，馬歇爾軍調和談之袒護中共）。既然有這種關係，何以中共仍一直在反美呢？不特强調反美，而且擴大反美，肯定美國爲首號敵人，更鼓吹所謂三視美帝（仇視、鄙視、蔑視），讓全國人民個個懂得，永記於心，很像要做成天大的民族仇恨。

原來據後來了解，因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和中國最大交道的國家，日本是投降的戰敗國，當時不必說了（目前自不同看法）；英國雖然是戰勝的盟邦，但戰後元氣大傷，且已降爲三等國；法國則更從敗亡而復興，自顧不暇；俄國當時是中共的「兄弟之邦」，更有「牢不可破的友誼」，剩下來的就祇有美國。美國不特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盟主，平時也是民主國家的領導中心。因此在中共的心目中，這時如能將美國打倒（抗美援朝是牛刀初試，但甜頭不多），或以後將美國拖垮，則世界之大，就祇有自己和社會主義盟邦之蘇聯。如此對世界革命，或進而領導世界，當是輕而易舉之事了。

可是世界之事，有時也變得出人意料之外。五三年史大林死後，中共和蘇俄「牢不可破的友誼」，有了破綻；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大衛營，談判之下，認爲美蘇兩國，可和平共存，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激怒了毛澤東，認爲對馬列主義的反叛，於是蘇俄不久之後，就變成「蘇修」了。

毛澤東雖然說過爲着馬列主義的論據，可以和蘇俄罵戰一萬年，但人民一

事業的進步了。真要第二代第三代才過好日子嗎？社會主義教育即使極其普及，全國人民恐怕也難有這種無我的高度認識，何況更要應付你不進步，人家進步的外來敵人。

文化革命是百分之百的奪權鬬爭，有膽拼將百萬人頭落地。但勝利的一方，非老即弱，雖有毛澤東思想爲幌子，其奈力不從心何？權力到手又怎樣？劉少奇真的是「劉修」嗎？讓他幹下去，中共會復辟資本主義嗎？一切的一切，都是奪權鬬爭的口號和手段，部分紅衛兵起初大概是相信的，另一部分紅衛兵是被逼相信的，大部分則是在鬬爭罅縫中莫名其妙的陷進去。廣大人民也是一樣。但後兩個因素，比前一個因素大得多，因爲人民眼睛畢竟是雪亮的。

廿多年來一個運動去，一個運動來；一個鬬爭未完，一個鬬爭繼續；一幫敵人倒下去，一幫敵人又起來。何以國內反動勢力這樣多，口中雖說鬬爭永無停止，但心中究竟那個是眞理，今日是者明日非；目前是香花，稍後又變成毒草。他們回頭想想，恐怕也是茫然的。

一場大鬬爭、大變革之後，進行中的人力、物力、生命和國家元氣的損失不計了，但政權鞏固了嗎？政治清明了嗎？一切都進步了嗎？不。然則更翻演變到幾時呢？恐怕不只毛林周完了，連後繼一二代的接班人也完了，都一樣找不到答案。

台灣被目爲一個小小反動集團，光喊「解放」廿二年了，至今依然立着，「美帝」撑腰當是最大的原因，原本「美帝」是腐敗透明的一類，在理它本身也會倒下的，但事情並不如此。是有歷史因素的嗎？這樣看來恐怕硬拼不成了，「美帝」是反動而愚蠢的，何不用軟的一套，坐下談的鬬爭，有時反會佔得到便宜，何不找個機會試一試。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口號，去年在日本乒乓球賽喊響了，今年四月中共正式展開乒乓外交。何以會同美帝拉關係，北平解釋美國球隊的訪問，是雙方人民的外交。中共與美國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都是朋友，祇有帝國主義政府和反動統治者，才是我們的敵人。不料言猶在耳，七月間基辛格秘密飛北平，十五日雙方同時發表公佈，尼克遜接受周恩來邀請，於七二年五月前訪問中共。幾個月內的變化太大了，周恩來邀請尼克遜訪問，是兩國人民外交嗎？美國現在已不是最大敵人「美帝」嗎？尼克遜不是最最反動的統治者嗎？一戳就穿的「紙老虎」，爲什麼不「紙船銀燭向天燒」的作瘟神送，而反爲要請他來訪問。

這一切的一切，不特海外人士不了解，連大陸人民也不了解，甚至中共中下層幹部和非決策的上層幹部也不了解。這一變和絕大多數的不了解，是會關

了一百八十度，怎樣向人民交代，今後及其他的政策、路線，叫人如何遵守實行，看來今次也確實是「搬石頭打自己腳」。

由此而導致的變，確實很多了。顯著的是取消十．一「國慶」遊行閱兵，取消國讌招待外賓；停止發佈慶祝「國慶」口號；兩報一刊停刊聯合社論；國內外報刊停登毛林照片；林彪以下二三流頭目，「國慶」和招待衣王不見露面？是因為「紙老虎」的來，而釀成派系之爭的變嗎？我想是極有關係的，長久的自關鐵幕，閉門造車，關來關去，廿多年來結果如何？統治者們是心中有數的。希望和世界接觸的時候了，但長期麻醉了的腦筋，一下子也不易反過來，有人依然以為打倒「美帝」和改造界世是件很容易的事，結果形成中共今日的神秘局面，看來後面還有好戲上演的。

王湘綺譏彈袁世凱

王湘綺為清末民初的大儒，文章詩賦，都不失為一代宗師。梁任公三百年學術思想概論，說清朝的文學，都沒有創造性的成就，未免貶之大過，清之桐城派，誠無足道，然如曾國藩所領導之作家，確能以時文體，運古文氣；而湘綺老人，則能化駢為散，或寓散於駢，實突過宋元明三代，他的詩，雖為齊梁選體所囿，未能暢發他的偉大天才，以致影響詩壇甚微，殊為可惜，但究非元明諸家可及，即以他的學術而論，有謂康梁變法，亦與之有間接關係，原來康之今文學，是淵源於四川廖季平，廖為湘綺入川講學時的及門弟子。不過，這些話是屬於專門性的學術範疇，非本文所以討論，姑且略而不提。

但老人在清朝並不那樣得志，愛才若渴的曾國藩，就不高興推薦他，他做過肅順的幕客。肅順是慈禧太后初期爭奪政權的死敵，故肅順失敗後，家產自然遭到沒收，妻子流於貧困，末路王孫之苦，誰也不敢加以照顧。湘綺老人獨以鬻文所得，賙恤備至，毫不以當路猜忌為念，人謂老人九試春闈，不能取得進士，恐怕即由於此。

老人不但對故主如此，凡是窮賤故交，無不竭力酬助。敝縣先賢晉丞亮，清介絕俗，平生最欽佩彭玉麟之為人，嘗冠「雪琴」兩字，撰聯以贈之曰：「雪裏梅花多傲骨，琴中流水少知音。」頗能肖其為人。字體秀勁，甚負時名，曾做過某親王府的教習，未及敍用而死，身後蕭條，僅遺一子，為人牧羊糊口，老人聞之，即為之收養家中，親自課讀，奈孩兒祿命太薄，未幾，偏又一病去世，老人嗟嘆不已！深以天道無知，賢者無後為憾。

老人不拘小節，自稱魏晉間人物，晚年喪妻，便不復娶，以女傭羅媽周媽日夜隨侍，形影不離，尤以周媽韻事最多，公私場合，出對入雙，儼然一黑市兼差之候補夫人。可謂千古以來之浪漫文人，別開生面，他在日記中寫道：太史公傳司馬相如，摹述卓文君私奔一則，正是有關世道，叫女人力謀自主自救。

張之洞在黃鶴樓請赴宴會，時天氣酷熱，老人畏暑不禁，當將上身去掉，裸裎而飲，之洞見之大訝，說道：「古來有不穿衣裳的聖人否？」老人答道：「怎麼沒有，伏羲神農，不是沒着衣裳的聖人麼？千秋不過繪往以開來耳。」

民國初年，適他八旬大壽，湘督譚延闓特往致賀，老人卻紅頂花翎，衣袍褂、拖辮髮而出，謂譚氏曰：你不要怪我胡服垂辮，比起你的西裝光首，不是同樣的異地貨色嗎？均非本國體制，又何分文野之別？必欲重視漢官威儀，那也只是優孟衣冠而已。」這些地方，可見老人的放浪不羈，談吐風趣。

他還有一首自我嘲笑的聯語曰：「遍稽齒錄皆前輩，幸有牙科步後塵。」原因清末最後一場科考，朝廷為撫慰他這個蹭蹬坎坷的老名士，特賜翰林出身，列名於留學德國那個牙科博士之首。雖着墨無多，而牢愁之態，溢於言表。

然老人雖貌似逍遙，詼諧雜出，其實心中甚為嚴正，每有所言，無不寓有諷諫世俗的深意，他與袁世凱，本有道家之雅，他的得意門生楊晳子，又為袁所寵任，但他卻深惡袁之為人，外面裝得非常謙謹，心計則險毒難知，袁初任總統，馬上電邀老人入京，予以高等顧問，旋又發表為國史館長，用他自己所坐的車子，迎送老人館中，在經過新華門時，老人故作昏花不辨之狀道：這上面所題的，得非「新莽門」字樣？為何用這個不祥的名稱？他且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嵌字門聯：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極盡嬉笑怒罵的能事。

世傳袁氏將要登極，陰託晳子請老人上表勸進，許以萬元重價，既而帝制不成，袁氏賴而不與，老人因使周媽北上，索取該項筆費，致有大鬧公府一幕，這話是否可靠，按以上面所述，不能沒有問題，或者晳子向老人代致袁意後，老人未予嚴詞峻拒。晳子於是代撰表文，冒稱他的名義，一方面在討好主子，表示所授的任務成功。一方面在為恩師敲一筆不大不小的竹槓，一萬元在袁世凱說來，當然是渺不足道的數目啊！

何況這樣的醜劇，熟讀中國歷史的老人，不難預見其滑稽胡鬧一場，不走上新朝王莽的慘局，算是袁的僥倖好運了。周媽索債一事，或非捏造，老人對袁，固輕而鄙之，有什麼顧忌不成？必說老人要做劇秦美新的楊雄，那就未免過於膚淺，大欠知人論世的明哲。

不過，袁世凱雖非曹孟德之雄，畢竟不是黃祖魯莽之輩，像「新莽門」的譏彈及「總統」一聯的刻薄，終不敢把老人送到鸚鵡洲上，與禰正平做了先後同歸的冤死鬼，誰謂民主時代，軍閥們的刀鋒，仍無視於文人的筆鋒？

王良

四週年三結合

聚—餐—側—記

方程

△十一月一日下午四時，阿方以「神行太保」速度由碼頭跑到幸運酒樓，滿以為這次讀、作、編者三結合聯歡大聚餐，阿方到得最早，入場後才知道比我更早的人多的是，萬人傑與十多位熱心讀者早已佈置妥當，把關恭候。老萬不知是嬉笑還是怒罵，說了句「乜咁早呀？」阿方不禁面紅耳熱，心想佈置工作已由熱心讀者搶先搞掂，神行太保畢竟遲到一步。

△酒家禮堂懸上一副由讀者送來的對聯：「萬古留香，賢才慧業；千秋犀照，人傑地靈」。嵌上萬人傑姓名，鐵劃銀鈎，不知出自何人手筆？在萬人雜誌照耀之下，牛鬼蛇神、妖魔怪物四年來紛紛現形，這副聯語可謂工整貼切。

△雖然餐券上寫明七時入席，但五時過後，讀者已魚貫入場，萬人讀者有增無減，參加生日宴的也年年增加，在酒樓聚餐而能不限名額，相信便只有萬人雜誌。

赴宴讀者來自五湖四海，來自各階層，身份由老闆、工人、律師、教師、建築師、司機、司理、文員、海員、探員、醫生、學生、白領階級、藍領階級而至明星、球星、歌星；信仰由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而至回教；年齡則由小弟弟至老太太。「百家姓」全部到齊，若將與會讀者的年齡加在一起，何止「萬歲」而已！

△七時正，司儀馬影及岑嘯雷宣佈聚餐開始，先由萬人傑致開場白，老萬莊諧並重，指出世局愈陷低潮，萬人精神愈是牢不可破，萬人鬪志也愈形

註册手續，正式成立，呼籲萬人擁護踴躍參加。萬、曾二人一「老」一「小」，話雖然說得少，讀者的掌聲卻多得很。

△司儀隨即介紹作家羣像，出席的作者比去年更多，計有胡養之、岳騫、趙聰、戎馬書生、胡實、董力行、必琴、曾憲光、嚴以敬、焦殺夫、覺初、待旦、塞山碧、藍海文、馬行田、莫非、田華、鏡魂、葉其眞、江城子……有些挺身而出、有些抱拳拱手，更有對着鏡頭作狀，裂齒怪笑。讀者為了爭看作者廬山，紛紛在「主席台」前集結，鬧得水泄不通。最後亮相的是半年來主持「精神糧食」批發的「小編」葉觀基。寫稿佬、公仔佬出台亮相後，讀作編隨即入席，編者作者分別加入讀者羣中，一邊據案大嚼，一邊「進行親切談話」，同時欣賞精彩的餘興節目。

△助興節目第一便是抽獎，由於今年讀者太多，抽獎改用「配給制」，獎品包括書、畫、文具、禮券、衣物、食品、紀念品，加上幸運酒樓羅老闆送出每桌一份，名副其實的「幸運獎」，頗為豐富。抽票、唱票及「派彩」各有專人負責，秩序井然，忙而不亂。唱票的「小雲雀」沈小姐人靚聲甜，跟聲如洪鐘的「大隻佬」馬影、幽默風趣的「客串諸星」岑嘯雷，成為出色的司儀三寶。幸運酒樓菜色豐富，阿方雖然沒有得獎，兩手空空，但是肚皮飽滿，值回票價有餘。頭獎抽出時，待旦應聲而出，大家以為他中了頭獎，還來不及道賀，待旦連忙說明，只是抽獎券忘了放進箱裏而已。後來他抽得銀行禮券，轉贈「萬協」基金，其他抽得禮券的讀

呂苾籌

故國府主席譚畏公，雍容和悅，愷切慈祥，見之者無不如挹春風，如懷冬日，他的幕中，確也不少這一類型的清流雅士，如跟隨他三十餘年的秘書長呂苾籌，就不失為六朝人物的作風。

呂氏名苾籌，號蘧生，別署問陶，嗣以譚氏別署無畏，故又別署無悶，以示景仰親淑之意。他是湖南益陽人，與畏公原有戚誼，畏公胞弟瓶齋（澤闓）的太太，就是呂氏的胞姊，呂氏工書札，善聯對，字有趙歐筆意，擅寫八行，娟秀可愛，但不能作擘窠大字，終日沈緬於酒，每飲必醉，且喜有客相陪，眞有孔北海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豪概。他既出身清貴，婦家又是湘鄉潘姓，岳翁（忘其名）曾做過新疆巡撫，據說他初次出山，即在岳翁幕中掌管機要，卒因酒醉誤了乃公大事。一天，他赴友人宴會，臨行時，適有「親譯」密電送至，譯電員不敢翻譯，交呈呂氏，呂氏匆卒間遣諸馬褂衣袋中，未予理會，揚鞭赴飲而去，不料一醉歸來，完全忘記此一要件，一個月後，忽奉廷旨「新疆巡撫潘××，着予罷職」，他這才省悟過來，忙把那份電報拿出，翻譯原文，乃是岳翁受了御史台的彈劾，廷議交陝甘總督升允查明具覆，升允雖是滿人，這回對潘撫，總算還講交情，特將彈章各節，用密電摘錄相詢，令其逐條答辯，以便據陳上復，為他設法開解，那知等了好久，不見潘撫的復電，心中甚為不悅，認為潘撫全不瞧起他的好意，一怒[illegible]

最大過失，自從這一次酒醉誤事後，迄他在畏公幕中，幾十年來，再未聞有過同樣的事，可見他的心中，實深存着隱憾而常加警惕的。

他與畏公，確也有些針芥投契之處，譬如畏公能詩，呂氏亦頗工吟咏；呂氏好飲，畏公亦雅喜杯酌；外人不懂的，或以官場一般行情，謂畏公亦重視姻婭，那就未免厚誣賢者，而以小人之心，來度君子之復了，

發，坐下來便爬起格子，一闋「萬人頌」的龍舟小調即席譜成，實行自編自唱，成爲突出的助興節目，「急智歌王」一副豆沙喉唱來有板有眼，雅俗共賞，韻味無窮，寓意深遠，阿方這個粵曲迷聽出耳油，拍爛手掌。寄語「堂兄」，不妨參加電視台的天才表演，準可成爲「四燈人馬」。

△歌星朱芝芳小姐剛到香港，抽暇趕來捧場，徇衆要求，清唱名曲多闋。一曲「凱旋歌」，唱來慷慨昂揚，一位老太太聽了，感動到流出熱淚。可惜助興節目裏沒有「相聲」一項，如果明年五週年餐會上，能由岳騫與趙聰拍檔客串，現身說法，必然更受歡迎。

△司儀岑嘯雷送出錄音機一部，加插了一個有趣的「神秘之音」猜獎遊戲，其實播出的錄音帶並不神秘，很多讀者立即猜出那是六七年間，大丈夫林彬先生在空中批臭左仔的正義之聲，結果由老萬抽出幸運讀者一名，成爲錄音機的二手得主。

△助興節目接二連三，不能盡錄，今年的三結合聚餐在佈置、秩序、節目上能夠如此成功生色，讓讀者飽嘗口福耳福，極盡視聽之娛，除了老萬指揮若定之外，熱心讀者及「萬協」成員出錢出力，奔走幫忙，亦應記下一功。

△曾經給造謠專家誣爲「軟體動物」的老娘讀者，剛巧與阿方同席，阿方有眼不識老娘，聲聲以小姐相稱，後來才得知大名，見其謙虛溫文，一點也不像「托大腳」的軟體動物。同座的還有一位楊導演及另一位楊老闆，前者百忙中分身前來，酒菜剛上席，便匆匆趕回片場；後者不便進食，只畧嘗點心水果，相信還有人像他們一樣，赴宴目的不在飲飲食食，楊老闆說得好：「能夠看看讀、作、編者濟濟一堂的熱鬧場面，即使不吃東西，已可値回票價！」

△十點鐘，四百多人盡歡而散，部份讀者還在依依不捨，殷殷道別，相約後會有期。一年一度的感人場面，非阿方拙筆所能形容萬一，這次因事不暇參加讀者作者聚餐會的朋友，明年盍興來乎！

稿酬捐萬人協會

翁的官

覺初

旋，儘管酒後放言高論，絕不涉及黨國時事，或顯貴軼聞，所說的，只是前朝掌故，及詩壇吟侶的佳章雋品，這種冲和謹密，不忮不求的品格，正是綢繆帷幄掌管機要文書，最好的幕僚人才。

民國九年，畏公駐軍郴衡，呂氏常和幾個較爲親密的朋友，在馬嘶巷一個公館聚飲，不慊於畏公和呂氏的人，便製造謠言，盛傳呂氏在搞以他自己爲中心的小組織，叫做馬嘶團，專欲包圍畏公，把持人事，他們的用意，在先以呂氏爲箭巴，動搖畏公的信心，把他排擠而去，然後再進一步地去打擊畏公的聲望，這裏面，當然是大有人在，爲之幕後主使，如上面所提到的程潛，就是此中

純粹是私人性質的往來，於是上述那些人士，又編造一句「馬嘶芳草地」的諧笑語詞，把衡陽的馬嘶巷與芳草街聯綴起來，中國的政海風波，每每就是這樣一推一激而釀成的。假使不是畏公的容量和器識，這些陰霾鬼蜮的伎倆，難免不發生或多或少的不利影響。又假使不是呂氏的溫溫儒雅，持之以定力，迎之以無猜，若稍存偏激之態，必起紛擾之爭，那麼，事情的錯綜複雜，亦難免不因一髮而牽動全身。民國六年，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何曾不是雙方所親信的幕僚長，構造而成的，他人不足責，獨惜徐樹錚以文武專畧的霸才，徒以修養欠缺，大露鋒芒，致使段氏盛名頓挫，已亦遭受殺身之禍。如果再追溯上去，以諸葛亮的明哲，竟不能使楊儀與魏延的內訌，消化於無形，制服於機先，終於屍骨未寒，肘腋之患便起，根據眞正的史家記錄，魏延實無叛蜀投魏的異心，完全是楊儀的褊淺忮刻而迫成的。我引述這些史實，並非爲呂氏加工染色，强調他的身份，旨在證明一個偉大人物的事功，與他左右親信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何況是處在偎膝密陳無事不管的幕僚長地位。

至於芳草街的半俱樂部，其實是另有其東道主，與畏公的政治圈子毫無牽涉，他們只是以鄉親的聯繫，在這裏打牌吃酒而已。筆者毋妨順便拉敍一下。

說起那個東道主，可也有些怪癖動人的地方，他姓王名素文，湖南長沙人，他來粵很久，並非想在畏公麾下，謀得一官半職，也不願時常出入他的門庭，躋諸清客閒聊之列，他是憑着一手好字，與譚畏公的筆跡，直可亂眞，求譚字不得的，便只好求於他，惟下款必須冒充畏公，因此，他每月的賣字收入，最少也在三百元以上，比當時上校官佐的薪金，已差不多，便樂得以此渡日，他娶了一個粵籍女人，精於烹調，起居言語，一切都已廣東化，呂氏同他固然要好，就是那些湘省的流亡議員，無論過去識與不識，也無不把他視爲鄉誼最隆的居停，俱樂部的由來，實源於此。

他假冒畏公的名義去賣字，也不是誆騙招搖之流，因爲畏公幕中，就不少這樣的代筆人，如參謀長岳森、秘書譚文啓、副官羅毅，都是刻意模倣譚字，常爲畏公代勞的。畏公爲了應酬不來，也巴不得有這些會作贋品的好手。因此，呂氏曾將王素文賣字的內幕告訴了畏公，並介紹王氏謁見，畏公的恢宏胸襟，對王字冒己署名，不但毫不爲忤，且滿懷高興地獎勵王道：「字苟可傳，又何必譚延闓王素文之强爲辨別呢？」雖爲笑談，實大名言。不過，自畏公離粵後，王素文便沒有在下款冒寫他的名字了，求書者只好叫他空着，拿回家中，再請他人塡上畏公名字，故粵中凡是譚字署款惡劣者，必是王素文在此一時期中所寫的。

王素文是在抗戰時廣東淪陷，一夜，擬避往婦家東莞，不愼失足落水而死。享年不過五十，比呂氏畧少數歲，呂氏則於畏公逝世後，出任浙江民政廳長，抗戰前，卒於任所，年亦不滿五十有餘。緬想風流，惆悵慨慕，客窗無俚，因就記憶而記述之。



中州風雨

留

白，咱們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吃點苦是值得的，咱們是為了自己和後代的幸福。譬如說喝，咱現在刨土建廠房，是為了造機器，造出了拖拉機，咱以後就像蘇聯老大哥那樣用機器種地啦，你說那多美！咱以後參加集體農莊，多打糧食，多種棉花，就不愁沒吃沒穿啦。」徐諾向大家做起宣傳工作來。

「對！」温樹樵接着說，「所以咱現在就要積極工作。可是有的人就不那麼想，他們沒想到自己是農民階級一分子，是國家的主人翁。大家要知道，工農聯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支柱，咱們幹部、工人、農民都應該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今晚一下雪，有些民工就想到家裏的老婆孩子熱炕頭，嚷着要請假回家，這是光想個人不考慮國家利益，假如人人都這樣不顧工地的紀律，咱的工作誰幹？工地雖然冷一點，只要咱們以艱苦奮鬬的精神來戰勝困難，不就挺過去了？」

那姓吳的老頭聽不下去了，說：「你們倆說的都對，但社會主義建好，恐怕咱們老的，骨頭好做打鼓捧啦。再說，這棚子涼的像個冰窟，沒火烤，實在獃不住……」

「吳大叔說的對，」一個中年漢子把被窩一掀坐了起來，「這棚子冷的實在受不了，可是幹部們每人七塊的烤火費，獃在屋裏烤火，暖和暖和的，那能知道咱民工在野地裏挨風刀，夜裏睡在漏風草棚子裏的滋味？」

「咱的工作比幹部還辛苦，也應該發烤火費。」有人在叫着。

徐諾看看這些民工，穿的都很薄，蓋的也多是破舊的薄棉被，在這冰天雪地中，的確是夠嗆的。

「要把咱民工住的房子弄好一點，不要像個豬圈似的。」

「大雪天不能幹活，要讓咱回家！」

「伙房弄的伙食太糟啦，饃經常是涼的，鹹菜也沒弄乾淨，叫人怎麼下咽啊！」

「工地上的活要輪班，幹了一個時期，讓咱們回去，換別的人來，社會主義大家有份，不能光叫咱出力吃虧。」

民工們打破了徐諾他們剛進來時沉默冷淡，七嘴八舌地提起意見來。

[illegible]時，徐諾提高了聲音道：「同志們，你們剛才熱烈

「咱們七〇一工地開工已經將近一個月了，這段時間經過大家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是大家的功勞。但是我們的任務還非常繁重，探塞的工作還急須進行，以爭取按計劃進行建廠的工作。探墓的工作沒做好，只要還留着一個隱患，咱們的百年大計便有危險。所以咱們所負擔的工作是目前建廠關鍵的關鍵，這任務是光榮的。所以，咱們應該有遠大的眼光，不要因為個人的某些利益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就不管國家的利益。大家應該安下心來，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咱們的困難是有的，但咱們應該面向困難，克服困難，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他不管民工們聽不聽這番話，能不能理解這些話，像唸八股似的說了一通。實際上，對於政治理論和現實生活發生的許多距離，他感到困惑。社會主義在農民的心中已隱隱感到是一個畫餅麼？不然他們為什麼不大起勁？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出力出錢所爭取的成果，在進入合作化及工業化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是不是已全部化為烏有？他們不是實開始成為在一種權力控制之下的失去自為的勞動者嗎？

工農聯盟的口號純粹是一種策略？工農的生活相差何其大啊。

「唉呀，這種想法太危險了。」徐諾又暗自提醒自己。

野地的風勢很大，風雪捲着風雪，在呼呼的風聲中，徐諾的腦海裏也像在嗡嗡作響。

心靈的交流

工地的廣播站已經辦了起來，開始播音。

「七〇一工地廣播站，現在開始第一次播音……」天空中飄蕩着苗淑霞那清脆的河南腔。

苗淑霞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工作，在徐諾找她談的時候，她曾經坦率地表示了不願意做農民，希望通過做播音員的工作能夠成為她當幹部的階梯。這種思想的存在，徐諾並不認為奇怪，農民與工人及幹部之間的生活，存在很大的「剪刀差」，因此，在不能於求得溫飽的情況下，在農村裏生活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進城去爭取當一個工人，有文化的想當幹部。

廣播站的建立，使徐諾和崔婉姬疲於奔命，尤其是徐諾，更感到窮於

……可以稍微減輕他工作壓力的，是崔婉姬的不遺餘力的幫助。這位女同志對工作熱情，但是不得力。因爲她到底不是幹宣傳工作這塊料。小苗更插不上手，只能在播音室裏照本宣科。

徐諾的兩頰清瘦下去了，在他瘦削的臉上，很少看見笑容。有時受了點風寒，還引起咳嗽。

「呵，這大概就是火熱的鬭爭，」徐諾在播音室裏喝了兩口藥水，苦笑着對崔婉姬說，「按現在情形看，我怎麼去寫我的小說的第一章？嗨，熱火朝天哪，萬馬奔騰哪，英雄業蹟哪，我看這只能求助於浪漫主義？眞可笑，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走到工地來，說我泡在實際生活中，一定有許多體驗，汲取了創作的源泉，叫我寫一本長詩，還給我規定了題目——『洛陽頌歌』，又是歌頌新生活囉，又是迅速反映生活囉，說了一大堆教條的東西。我能寫麼？不說給這些勞什子的工作纏住騰不出時間，實際上我不知從什麼地方『頌』起；要違背現實嗎？那麼，我當然可以用蒼白的感情製造出來，我可以浪漫主義一番，用馬雅可夫斯基的格調寫：

我

歌頌現在

我

一百倍地

歌頌未來……

妳瞧，樓梯式，有節奏，富於鼓動性，但空洞無物。看來，即使生活三年，我一篇作品也寫不出；要麼，只可能找到雜文小品的題材。教條主義，庸俗社會學……」

崔婉姬瞪着大眼睛望着徐諾，她雖然模糊地理解徐諾爲什麼發出這樣的議論，但一時又拿不出什麼話來跟徐諾談。

沉默了一會，她只能勸慰徐諾：「老徐，我明白你內心與現實產生許多矛盾，但我希望你盡量避免它。你看，你已經消瘦許多了。眞可怕！」

崔婉姬的好意，徐諾沒有理由拒絕，但他覺得，這位同志的思想太單純了，她不明白一個人的思想與現實發生巨大距離的時候，內心要經受什麼樣的煎熬。

「謝謝妳，我會保重身體的，」徐諾對崔婉姬投以感激的一瞥，「可是，妳太不明白人的精神世界。」

崔婉姬覺得有點委屈，她自認與徐諾之間，已有了不算一般的友誼，她的眼睛眨了眨，長長的睫毛在上下閃動：「我不明白你？或許是……」她把臉別過一邊去。

「唉，」徐諾嘆了口氣，「其實我不該無端端的在妳面前說那番話……」

崔婉姬覺得徐諾一下子跟她距離遠了，她又把臉轉過來，兩個水汪汪的眼睛望着徐諾：「其實你不是無端端，你是心裏彆的耐不住了，才發洩兩人的距離又一下拉近了。徐諾覺得他們內心上有了交流。

「妳眞的覺得是這樣？」

「是的，不瞞你說，我認爲你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但我似乎覺得有許多無形的東西束縛着你，使你發揮不出應有的才幹來。至於什麼，我說不出，這大概是你所說的，我不了解人的精神世界的緣故吧？但正因爲我理解的不是很深刻，就促使我努力地加深理解，所以我時常發現你會對我傾瀉你心中的某些東西。按理說，如果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不是有深厚友誼的話，他不會向人家吐露心中的隱秘。正因爲如此，我覺得你對我很友好。」崔婉姬說話的時候眼睛凝視着徐諾，像要發現他臉上表情的變化。

徐諾給看得不好意思，把頭側着昂起來，望着播音室的棚頂。

又是沉默。

「喝口水吧，這樣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平靜些。」崔婉姬邊說邊提着熱水瓶倒了一茶盅開水給徐諾。

「謝謝妳。」徐諾的內心有點激動而又惶愧，他覺得這位同志並不是完全不理解他。

「女人的特性！有時候她們多麼觀察入微啊！」徐諾的心裏暗想。他感激地接過開水，喝了兩口，心裏似乎好受些了。友誼的暖流流遍他的全身。藥水瓶擱在徐諾的辦公桌上，崔婉姬朝它望了一眼，輕輕地嘆了口氣：「老徐，我希望你能保重一下自己，注意休息。列寧怎麼說的？你應該比我更明白，唔？」

關切，眞正友善的關切。

徐諾苦笑了一下：「可是我休息得了麼？」

「你是說，工作的繁重使你無法有更多的休息時間？」

「對的，像這樣幹的確夠嗆！」

「可是，我知道你經常在熬夜。」

「那是因爲我要讀書、看雜誌。」

「你不能看少點，早點休息嗎？」

「如果我不讀書，沒有這點精神上的寄托，恐怕我的精神早已崩潰了。況且，讀書是我一種積極的休息；我還得趁年青時多做點學問功夫。」

徐諾說完，張開兩臂，表示他這樣做實在也是無可奈何。

崔婉姬又嘆了口氣，微微聳起肩，做了一個奇怪的表情：「獨身漢，沒人管，沒人理，過的就是沒有規律的生活。」

她流露了情緒，不僅是對徐諾的同情，也包括遠在南方的丈夫。

「沒辦法，單身男人的生活很少能有規律化。」徐諾苦笑了一下，「我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但革命卻要我不能享受家庭的溫暖。正如妳也一樣。革命要求你犧牲個人的利益，你就得犧牲；革命要求你從事與自己意願完全違背的工作，你也得服從。我們都像一團麵，任革命揉，任革命切。這就是革命！」

（七）

歸聲劍影錄（七十一）

因爛腳者至死時，軀壳已萎頓不堪，其膏渣必不「搶手」。腹脹者死時已肌肉瘦削，無肉可割。死後爲人割作豬膏渣者，其人生前自尊心必强，恥食嗟來，遑論向人求乞，更不願覥顏作小偷，爲人冷齒，寧可餓死，一旦餓火中燒，無法支持，倒下道旁，初則奄奄一息，因無人救助，乃作寃魂，仍有鮮美之肉可割。

霍亂流行——語云：「饑不擇食」，當枵腹雷鳴之時，食物在前，安有計較其清潔與否？信手拿來，塞入口裏，怎知附有霍亂菌，嘔吐隨見，繼而水瀉，上下齊來，餓民之軀，久乏營養，抵抗力的微薄，不言可知，且無力延醫，隨便以民間藥方以療治，奈藥石無靈，一命嗚呼。於是輾轉傳染，成了流行疫症，爲勢甚劇，這種虎烈拉，眞是談虎色變，只台山縣城的東門，一天的時間，竟有五十八個棺材扛出，天慘地愁，是誰致之，孰令致之！我將帶來的霍亂防疫針，趕快設站免費注射了。

其時，香港也爲日軍所佔領，僑滙中斷，僑眷處境，日益艱困，假使僑滙暢流，僑鄉有的是錢，即使有人爲糧荒，其災情不致如此慘重，但僑滙斷絕，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上述乃人爲糧荒直接造成的災害，而間接影响於僑眷者則大矣，家庭離散，及抗戰勝利，華僑重歸家園，竟有家破人亡，凄涼欲絕者，簡述如下：

僑鄉婦女，首重貞操，故只有怨婦而無離婚婦人，但自外滙斷絕，而人爲糧荒隨之而來，僑眷婦女，乃挑故衣，北走西江，南下兩陽，以求餐粒，其中有不勝其苦者，乃下嫁於新興、羅定、雲浮、陽江、陽春的大耕戶，甘爲人妾，過着牛馬的生活，以保殘命。僑鄉向重子嗣，苟添一丁，視如珍寶

怕當兵，乃買「豬仔兵」頂替。但自僑滙中斷，僑眷生活，陷於困苦萬狀，人爲糧荒之時，餐粒不繼，前之買「豬仔兵」者，今則自己去當「豬仔兵」了，向發國難財之暴發戶領安家費矣。

當我週巡新會、開平、台山，深入鄉村調查災情實況的時候，開建、封川的餘糧，已緊急運到，救濟糧本身的數額原不龐大，但其作用之大則無法估計，囤積居奇的吸血鬼，以爲政府的第一批救濟糧到了，第二批又隨之而來，那末，他們的囤積，不特無可居奇，反存了跌價糧。於是也將囤積的稻穀推出，市價乃陸續下降，才把這人爲的糧荒阻遏了，但在粵南六邑的鄉土史上，有過這頁悲慘的紀錄。糧價雖然下降，但米珠薪桂，仍恐還有饑民，乃登報廣招願往廣東省實業公司農場工作者，登報之後，陸續有男性前來登記，自二十歲以至五十歲的人都有，我乃率所屬的「青年劇社」巡迴在三埠、赤坎公演話劇「血灑晴空」及「野玫瑰」等戲，以籌募饑民前往曲江的旅費，結果，籌募了一筆款子，乃通告應招農場工人，定期集中單水口的李家祠，以便分發旅費和介紹證明書，使其到曲江廣東實業公司報到。那天，我準時偕同職員携款到達李家祠，已有饑民在那裏等候，原來登記的有八十多人，但來領款及介紹書的，只得八成的人數，大概因爲糧價已下降，或可渡過難關，不願拋妻別子，遠赴粵北。人數既減，我將籌募的款，照實到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有足夠赴韶的旅費，每人分給介紹書一份，最後，我致送別的話：「此次招各位遠赴曲江，也是仿效古人的逃荒方式，使各位逃過饑饉的威脅，到曲江後，農場會有一份工作安置你們，但如果有親戚朋友在韶，另有職業可以介紹，那末

此次，我最抱歉的，只能發給各位的旅費，而沒有發給各位的安家費，致令各位的家人仍在饑饉線上掙扎。（我講到這裏，聲音已沙啞了，饑民中也有垂頭飲泣。）最後，祝各位一路平安，各位早日歸來，與人團敍。」我說完了，饑民紛紛挑上行李，來向我道謝，魚貫就道，作逃荒去。我望着他們的背影，鬆一口氣，算還了一場心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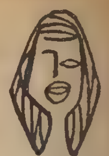
十六、可歌可泣的中國爛衫兵（一）

作戰必須以士氣爲主，所謂氣者乃精神也，士氣旺盛，則鬪志旺盛；士氣消沉，則軍隊毫無鬪志了。世界的陸軍中，以日、德兩國的士兵，作戰最爲英勇，這完全是軍國民教育的昇華，以捐軀爲國乃爲英雄的表現，養成視死如歸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日本不只陸軍的不惜犧牲，空軍的神風隊，海軍的自殺魚雷艇，瘋狂性的攻擊行動，完全是軍國民教育而鑄造大和魂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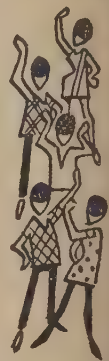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三年，是中國抗戰最艱苦的一年。由於日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使日軍防守蘇聯的軍隊，也可調動入關，把這些軍隊，投入中國戰場，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再打通粵南幹線，使能直達海南島，來挽救給麥克阿瑟元帥反攻戰敗的日寇，由南洋退到瓊崖，再由瓊州退到雷州半島，然後撤入國內大陸，以謀保有陸軍及陸戰隊的損失，於是年的五月即發動長衡大戰。

剛愎自用的史廸威，以美國第十軍軍長，任中國戰區參謀長，自恃爲美國悍將，又有馬歇爾爲其撐腰，傲慢專橫，驕凌中國戰區長官，以緬北之失，失於其手內，必欲由其收復，乃抽調中國部隊赴緬作戰，力攻密支那一地，中國婉拒軍隊的調動，史廸威便以物資分配官的身份，壓抑戰畧物資，停止供華，

安琴



萬人意見



「聯合國」牽毛入會 可悲！可恨！可嘆！

萬先生：

昨天閱報，聯合國允毛共進入後，本人心情沉重，難寫出來。毛共進入聯合國，對大陸苦難同胞又加上一條鐵鍊，毛共在聯合國內可以好話（謊話）說盡，壞事做絕。那些贊成毛共進入聯合國的國家，顯然受了不少毛共好處，他們是中國人民的眞正敵人！他們在毛共手裏拿去了中國人的血汗錢，而毛共則使中國人過着飢寒交迫的生活，你們良心何在！

可悲啊！大陸上的同胞們。可恨啊！禍國殃民的毛共。可嘆啊！投同意票給毛共的國家代表們。

這個世界就沒有一個眼光遠大的政治家麼？明知毛共是強盜，仍要瞞着良心為毛共助勢，有一天毛共的嘍囉們擺你們的命時，我會鼓掌！

尼克遜這個小丑總統，為了要再當四年總統，不惜犧牲老友，這是多麼可恥的行徑啊！當兩次落選總統時，給你最大安慰的是中華民國，現在你且要出賣他。我告訴你，你如意算盤絕不可能達到的，別夢囈！

蔣總統已說過：我們的命運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不管國際怎樣變化，我們堅定信心、立場，光復大陸是我們的國策。萬先生，我們應永遠支持這一不變國策！

蓋華上

大陸秘聞有此一說

萬人傑先生：

久仰盛名，至深仰慕，想近況多福為頌。弟適自台返港，聆舊長官談話，悉近日大陸政壇多變，其中之傳聞種種為我人所會未聆悉者，謹以函告盼將一切，用先生之生花妙筆，為港人優先報導，以為僑胞作心理上之準備至感。

㈠據云毛澤東已在文化大革命前一月死去，現存者乃替身。

㈡文化大革命乃林彪劉少奇之爭，亦即黨與軍爭，結果黨權旁落，組織盡毀。

㈢最近（本年九月十日左右）林彪死去，繼承者（康生）以宮廷政變方式，誘殺黃永勝、吳憲法、李作鵬等（林之心腹）於林彪病榻旁。

㈣周恩來乃飯桶（傀儡），康生以作應聲蟲，因康不敢即將眞相公佈，恐惹起軍變。

㈤台灣已在積極部署反攻，並連絡××共軍區司令策反中。

㈥可能有一天共方某一軍區司令宣告反康生獨立，即為國軍反攻之時。

請以生花妙筆，報導於「萬人雜誌」，為一切反共人士告，並盼將蔣總統前之文告，各共區起義人員官居原職之訊重覆刊三四次於「萬人雜誌」中。

弟吳畏上（七一年十月廿五日）

大賊當警察 世界將大亂

誰都知道警察的責任是維持社會安寧與秩序，就是唯恐天下「亂」；他的目的在維持大多數人的利益。

大賊是一種自私自利，打家刼舍，擄人勒贖，奪取他人生命財產的壞傢伙；時時想製造事件，破壞治安，擾亂社會秩序，搧動人心，以達其最終自私目的。是眞眞正正的一個唯恐天下「不亂」的打刼者。所以他常說社會「越亂越好」。

兩者是各走極端的，為何將他們相提並論呢？就因為民間有諺云：「三日不偸雞，就可做地保」；有人認為社會不寧，用警察的力量去維持，是無法和平的，要妙想試用大賊的力量去代替警察工作。即是「三日不做大賊，就可當警察」了。

照上面一段警察定義來講，可知警察是一個社會導師，民眾褓姆。應當是一個公正慈祥的人，所以做警察的一定要思想正確，並具優良品德，靈活頭腦，敏捷身手，才能勝任。

日前無綫電視台有問必答節目裏，有位督察報告：「做警察的一定要身家清白才可。」並非三日不做大賊就可當警察的，可見香港考警員的嚴格。做賊的人，具有與生俱來的賊骨頭，永遠不能更改，正所謂賊性難移，無時不想將別人的財物奪為己有。用到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去維持天下太平，永遠靠不住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各國感到戰爭的可怕，由中、美、英、蘇、法五國發起組織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聯合國，目的是維持世界和平。即是一個世界性的警察力量。

想不到成立了二十六年的今天，竟有人發起招請專門破壞世界和平分子──中共政權加為聯合國會員國，並許與安理一席。若不幸成為事實，今後世界將變成怎樣，眞不敢想像。

這種殘民暴力，能夠混入聯合國，世界和平當然不會有希望。他們不但壓搾國人便了，還要壓搾全世界人類；他們要與「天公共比高」，那把你紙老虎看在眼內？

到他們成功時，世界的災禍無窮。人類要等待地球以外的太空星球寄郵包寄糧食來救濟，那就悔之晚矣！

（李標）

毛幫混進聯合國 對香港害多利少

正義同胞必須進一步加强團結應付不測

編輯先生：

消息傳來，中共已獲准進入聯合國組織，一般香港市民以爲從此天下大定了，其實這是絕大的錯誤。就以香港的本身利益而言，中共的獲准加入聯合國，對香港總是害多利少。①在政治方面，香港是生存在國際「微妙」的關係中。在香港，因爲有一批右派人士的存在，不斷的與中共針鋒相對，使中共不敢對香港施加壓力，形成香港的生存。但假如台灣一旦不保，則香港右派勢力消滅，相形之下，左派抬頭，「右報」被迫停刊，到時左仔得勢，橫行霸道，你想拿份「右報」出街也不敢。②經濟方面：中共進入聯合國，亦即等如承認了中共殘暴的政權。在奸人當道之下，身處大陸邊沿的香港人，耳聞目睹大陸同胞的遭遇，於是談虎色變，有錢人遠走他邦，外國資本家也挾資回老家，剩下來的香港會怎樣？並且中共已進入聯合國，可以大肆招搖，與各國進行貿易，還需要香港這個「轉口站」嗎？因此奉勸香港人對中共獲准進入聯合國不要瞎歡喜，相反的香港在預見的將來必定會受到打擊。香港的同胞們，只有台灣屹立的一天才有香港存在的一天，只有中華民國的生存，[illegible]須堅持團結起來，以應付不測。

弟玉麟十月二十六日

食住價格昂貴 苦了低薪之人

萬人傑先生：

日前閱讀星島晚報先生刊出一文「從斗零到一毫」說斗零蒜頭豆豉已買不到，薑葱在買菜時非但沒有得送，而且一毫將來也沒有得買而要二毫。事實是這樣，物價飛漲，做生意的商人貴來貴去，倒無所謂，苦者是打工仔，尤其是白領階級，工資調整不及工人階級高。

先生說用品便宜，人們生活水準因而提高，這點我未敢苟同。當然如果站在享受可有可無，非人生必需的用品如汽車、電冰箱、照相機、錄音機、電視、洗衣機等立場，那就當然是對；但因食物在這十多年來，尤其是近兩三年，價格高漲得厲害，我們打工仔只有節食。以前能享受得到的，現在已少吃得多，營養因而不及以前，雖然用品大平，又何益之有呢？

我們政府公務員，十年前三級文員起點薪金爲三百七十元，現在是四百四十元。現在香港幸而主糧米價穩定，其他副食品較十年前貴得多，至於中藥及海味，更遑論矣。近來水果、香蕉、龍眼、荔枝等已少吃，因爲比較戰後初期及十年前貴得多。以前上茶樓飲茶有菊花，現菊花成高貴藥品用；以前上酒樓一元有一碗江搖柱飯，現在江搖柱很貴，鮑魚、髮菜更不用說了。現在有病也不敢看中醫，因中藥太貴。十年前家常吃的紅衫魚，不及一元一斤，現在一元才數兩，要數元一斤。蔬菜更貴，香蕉較爲好的，一元只可買兩隻，以前恐怕可買十隻。至於鮮蝦、石斑魚，較十年前更貴得驚人，那裏再敢吃呢。以一斤米一元計，以前一斤米之價値可買不少荔枝、龍眼，現在只可買數個。想及此，不如將錢留來作買米（必需品）之用，又忍口不敢及不捨得吃水果，或每年只吃數個算了，又怎能提高生活水準呢？

十年來，即使工人的工資，也不過漲一二倍而已，文職的人更只漲數成，但即使前者，也跟不上食品價格，只益了那些大富之人，享用便宜的工業品。是的，誠如先生所說，電視機、汽車、雪櫃、電器享受品便宜了，普遍化了，但這些對人的生活是可有可無，有享受又如何呢？而住屋又貴，食又貴，住、食才是影响人體健康的大問題。相信一般低薪的人，寧願要十年前的五百元，比現在一千甚至千五元好得多。比如那時二百元伙食可以養六個人，現在四百元買不到同樣多的伙食來養同樣多的人，只有少吃些了。生活是否提高呢，現在穿的用的人之比以前好，但這些對營養對人體壽命無影响的東西，便宜又有何用？影响人生命的東西，偏偏貴，眞慘也！

東南亞各地農產品便宜，工業品（即用品）貴，人們工資收入不及香港高，情況與香港戰前及抗戰初期大同小異。但食用蔬菜、豬牛、鷄肉便宜，住的地方寬濶，雖然穿的、用的缺乏，因太貴，買不起，用的比香港窮人差，但吃的比香港窮人好，低薪的人，寧願過戰前生活。

食品之貴，在大都市中是無可避免，但又不能久放，因易變壞，而不壞的工業用品（衣服及享受品）偏偏越來越平，窮人只有捱苦而已。

一名文員上（十月十九日）

聯合國成狂人俱樂部 國府退出何失望之有

我國由於聯合國內一批非洲野人國張牙舞爪因而退出後，從報章所見，不少「震驚」「失望」字眼。當我們冷靜觀察了解到這組織已變質，成爲了「狂人俱樂部」之後，對它就無所謂「震驚」了。然不能帶給任何國家什麼希望，既然沒有希望，又何來「失望」呢？

燄高張，張伯倫姑息忍讓，簽訂了慕尼黑協定，促使希魔錯覺以爲民主國家可欺，悍然進兵波蘭，釀成二次世界大戰，引起希魔日寇總崩潰。

回顧六七年間本港左仔暴動，不可一世，在督轅前表演「猴子舞」，使全港同胞感到中國有此等敗類而引以爲恥，於是伸出鐵拳，予左仔以致命一擊，遂使左仔跪地，至今不能再起。

基於上述兩項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毛共被踢入會，正是毛共廻光反照之日，因爲共黨軍事佔領我國後，所加諸我同胞種種暴行，西方國家人民可能聽到或從照片見到，未有機會親嘗其滋味。毛共厠身聯合國，當必更爲囂張狂妄，其猙獰面目，正好在聯合國公開展覽，使世人不再憧憬毛共之「血腥成就」，因此，吾人實找不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引致「失望」的論據。

（鄭殷）

感謝王海濱大夫針灸癒我肩凝痛

現在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感謝國醫王海濱大夫，他運用針灸和注射的雙重療法，治癒了我這可怕的「肩凝痛」。

所謂「肩凝痛」，即指肩膀關節部分的硬化而言。

我爲什麼會患上這種惡疾呢？由於未亡命香港之前，曾經過十年丘八生涯，不僅露宿風餐，且常受霜雪雨水的侵襲，是爲成因之一。來港後又以氣候關係，二十年來的爬格子生活化！過去幾年雖有些微疼痛，還不在乎；直到去年冬天，左臂已不能舉，痛苦日益加重。於是內子勸我去看西醫若干次，服食藥物，僅爲止痛的治標辦法，而不能治本。

今年六、七月間，在一個偶然的場合遇見王海濱大夫，針灸兩次，連續兩月並注射數劑之後，我的左臂便能伸直，活動自如，痛苦全消，使我喜出望外。尤其仁心仁術，診治特別認眞，而收費則格外廉宜，更屬難能。

胡養之十月二十三日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旺角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航海客萬里之外遙祝萬人四週年

編輯先生：

自尼克遜宣佈將有大陸之行後，全世界逆流洶湧，連反共國家如菲、韓、泰等國也溺身其內，言之實爲痛心。在滔滔濁浪中，「萬人雜誌」可以說是一座導航明燈，屹立中流。你們的工作日漸艱巨，自亦在意料之中。使弟氣結者是星、馬各中文報紙一派靠攏，完全像一九四九年時期的歷史重演。照理中共赤化大陸後，二十養年來勞役人民的作風，絕無改變，三歲孩童也清楚看到，外國人可以說爲了鈔票無道義可言，但身爲知識分子的中國人，應該有所警惕，豈爲了兩頓飯便要如此墮落？實在有愧於十數載寒窗苦讀也。相信香港也不乏這些斯文敗類，希望你們加强董狐之筆，向此輩作無情棒擊。黎明前之黑暗，正是亮節高風如你輩大顯身手的時候，願爲你們勉之。

四周年三結合聯歡會弟正遠處在萬里外地區，未能參加，至以爲憾。由於工作屬服務部門，連寄奉一點禮物的時間也沒有（公積金也因此要返港始能繳交），祇奉上一紙秀才人情，倘能及時趕到，請於開席前宣讀，以表讀友間心心相應，不情之請，幸毋見哂，敬祝

健康

弟江勤敬啓（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寫於巴基斯坦卡拉蚩市）

各位作者、各位讀友：

本人一向執業於航海工作，也是「萬人雜誌」創刊以來一期不漏的長期讀者。在您們目前濟濟一堂之中，來了我這樣一個紙上不速之客，應該不算太意外吧。

其實「萬人雜誌」讀者雖然遍佈世界各地，因爲志同道合，對這個一年一度的編、作、讀三結合的聯歡盛會，總是形影相隨，心聲相應的，儘管他們爲了種種原因未能親來參加。就以我來說吧：如果航期沒有阻滯，我現在將會是與各位相隔於萬里外的中東地區，但我興奮的心情和您們是一模一樣的。相信其他因各項原因未能參加的讀友心情也沒有例外。

由於我的工作屬服務部門，每日由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這段時間一定要駐船工作。因此想寄一點禮物來聊表敬意也不可能，祇憑這一紙秀才人情，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說來實在非常慚愧，謹致歉意。爲了不想多花各位寶貴時間，就以我的三大心願作爲這個盛會致賀：

第一願：萬人俱樂部成立。

第二願：萬人日報出版。

第三願：第十周年三結合聯歡會改在廣州舉行。

還有，

中共再度作二萬五千里長竄，逃返陝西延安。

航海客敬賀（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於巴基斯坦卡拉蚩市）

道歉

本刊上（二一〇）期第九頁漫畫「引狼入室」，作者誤把聯合國縮寫UN畫成UK，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啓

「萬人協會」簡訊（十）

我們的籌備工作，由開始到現在，只有短短的兩個半月時間。沒想到第三次籌委會議還未召開，忽然「平地一聲雷」，促使我們急忙把「臨時辦事處」的招牌卸下。

大家且勿先自嚇一跳，以為我們受到重大挫折，宣佈「收檔」！相反的，那是堂哉皇也地換上「萬人協會」的大招牌，因為它已於十月二十二日被香港警務處批准成立。

執行委員於十月三十一日到辦事處開座談會時，大家見到本會的「社團註冊證」，果有似夢還真，驚喜交集的感覺和表情；當「萬人聚餐會」上宣佈這個好消息之後，在座擁躉即時爆出如雷掌聲，歡呼若狂！可不是嗎？以區區數十天時間便告籌備完成，實在少見！

我們不是「通天教主」，沒有撒豆成兵，呼風喚雨的本領，值得驕傲的地方，只是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滿天下；我們的擁躉具有無窮的潛力！

香港有關方面對我們的重視和協助，是值得一提的。想當然，那是相信了我們的大方向——將來確實能夠「為香港社會的安定與繁榮而努力」的緣故。擁躉們熱烈的支持，也因徹底明瞭我們「把志同道合的朋友連結起來，發揚互助互愛精神，促進會員福利……」的宗旨所致。今天能創出這輝煌戰果，這兩方面實為決定的因素。

一般社團組織，大多早已拉定「編配齊全。但我們籌備之初的秘書處，只一兩丁人。絕大多數籌委，都是響應籌委會的呼籲，「毛遂自薦」而來。這說明了我們一開始便表現了超凡脫俗的氣魄，實行「招賢納士」走民主路綫。事實證明，從擁躉中來的籌委，都能竭智盡忠：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多少時間調動多少時間，視會務如本身工作，把名利拋於九霄雲外。在這樣的基礎上，老萬和老曾再根據各人的興趣、專長、表現而提名產生各部門職員。不難想像，我們的路綫是走對了的，將來走上成功的道路，那該是沒有疑問的事！

回想籌備初期，我們首先就遭受到經濟問題的困擾，因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時我們又不願意接受「外援」，並非硬擺「大丈夫不受人憐」的架子，而是決意讓我們大家親手來建成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在第一次籌委會議席上，一下子便籌集了四千多元的經費。不到幾天，就把臨時辦事處建立：傢俬檯椅皆由擁躉捐贈；粉刷裝修亦是他們義務工作。一片勤儉興家，白手創業的風格，將會為我們將來的經濟穩定下了保證！

「聚餐」前夜，執行委員們開了一次座談會。岳騫先生提請大家注意：切不可犯一般社團職員「互爭名利」的毛病；我們的口號是：「對會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馬上獲得全體委員衷心的贊同，大家保證無條件地為

地，各就本位熱烈發言：負責會務方面的提供了吸收會員的辦法；康樂部門說了他們組織旅行、歌唱隊……等初步意見；福利部門談及種種福利輪廓……。相信這次不是「紙上談兵」式的座談，各部門很快就會擬出詳細計劃，提交執委會正式研究和付諸實行，到時再向大家報導吧！

擁躉們心知肚明，本會的組成，全賴萬人雜誌把我們連結起來。因此對「四週年聚餐」我們動員一切力量，務求辦得一年比一年好。「一身兼二主」的老萬，費盡苦心也要弄來幾百份獎品。雖然沒有什麼「房車」、「電視機」之類的名貴物品，總不外乎「秀才人情一本書」或是「秋風起矣一毛衣」等等廉價東西，本意只為酧謝朋友們的愛戴，不料卻得來「投桃報李」的收穫！

許多抽得「銀行禮券」獎的人如葉潤生、待旦……等人，紛紛「原銀奉回」捐作本會經費；曹晉珊先生得到嚴以敬的油彩畫一幅，愛不釋手，但結果還是拿出來當場拍賣，由孫一專先生以六百五十元高價購得，將款獻作本會基金；馬影先生殺得性起，脫下手錶拍賣個四百，更出人意料的是梁冠中先生「原璧歸趙」，親手將所投得的手錶，戴回馬影先生的手上。總計這晚包括抽到衣料物品獎、義賣撥給本會的數目，約達三千元。在此之前，岳騫先生捐來一百元，這裏一併致以謝意和敬意。

這比起一只足球義賣一萬元似乎相去遠甚，但我們的朋友非屬名流巨賈，多是窮小子一名。他們無所謂希望「大幅新聞照片刊登」，只願表示

娛樂助興方面，我們準備得粗枝大葉。但是，朱芝芬小姐的幾首歌娓娓動聽，尤其是一闋凱旋歌更能鼓舞起大家的愛國情緒，在此謹表示萬分感謝。葉金生先生感動之餘，隨將剛以二百元義「買」得到的衣料奉贈，又代我們盡了主人之禮。得再三提出的：第二天一早，葉先生親將該二百元送來本會外，更將嚴以敬先生所繪那幅畫之畫框重加設計而不收分文。

幸運酒樓給我們的殷勤招待又值得一讚，在目前的物價水平上，二百四十元一桌上菜，酒水小賬一腳踢，大酒樓多是不肯包下來的，能做到不計成本，不負眾望，只為了該酒樓的主事人，也是本會贊助人的緣故！

最重要的收穫是朋友們在酒酣耳熱之際，紛紛領取入會申請表，有些人還顯得急不及待，索性飯後即席揮毫，填表交到，寧願相片後奉。也就是說，吃過這餐「自助宴」之後，又多了一批新血加入我們的行列。

本月份內，我們決定籌辦一次旅行，地點青山紅樓，曾是國父革命活動時期在港的居停地。際此辛亥革命六十週年，和國際逆流洶湧的日子裏，大家到這個地方去走走，該是蠻有意義的！何況岳騫先生，在百忙中，更抽出時間為大家漫談當前國內外形勢呢！

至於已領去入會申請表的朋友，務請儘快填好寄來本會。更希望本着愛護母會的熱情，廣徵親友參加。香港人對社團活動多是不感興趣和諸多疑慮的，大家應該耐心說服，向他們報導本會組織經過；說明我們的方向和宗旨；解釋清楚「萬人協會今後將做些什麼？」（詳見二〇九期會憲光

文」；我們不會引誘會員去「攻打四方城」，更絕不會率領他們去「衝擊菠蘿陣」！務求加深人們對本會的認識，消除他們的疑慮，使更多志同道合之士踴躍參加，那是我們所殷切的期望的！

通告

本部「萬人協會旅行團」已決定舉辦第一次旅行，現將有關此次旅行內容列後，歡迎會友及「萬人」讀者踴躍參加，特此通告。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十一月四日

附：萬人協會第一次旅行內容。

一、旅行日期：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二、出發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集合，準時八時四十五分出發。

三、出發地點：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對面。

四、遊覽地方及活動項目：

1. 青山紅樓（上午十時至十時三十分）攝影及漫遊。
2. 泰園漁村（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午膳、集體遊戲、抽獎、學術講座（由岳騫先生主講當前國內外形勢）及攝影。
3. 勒馬洲（下午二時至二時二十分）遠眺、獵影。
4. 粉嶺蓬瀛仙舘（下午三時至三時三十五分）瀏覽、攝影。

五、回程時間：

約於下午四時二十分抵達九龍尖沙咀碼頭散隊（沿途經馬料水、沙田可以自由落車）。

六、費用：

每人收費九元正（包括午膳及其他一切費用在內）。

七、參加辦法：

凡有意參加此次旅行之會友及「萬人」讀者（歡迎携眷參加），可到下列各站購買「萬人協會旅行券」，憑券參加。

1. 香港區：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2. 九龍區：
   青鋒文化社（青山道三弍一號五樓）
   博羅同鄉會診所（上海街八十號上海大厦三樓G座）。
3. 荃灣區：東海大飯店（新村街二十四號）。
4. 香港仔：田灣嘉利街十三號三樓盧樹榮宅。

八、截止購券日期：本月十九日。

，有意者請來本會聯絡。

萬人協會職業輔導組啓
十一月四日

代郵

梁冠中先生請即電H七五四九三五會所連絡。

女讀者送禮物

萬先生：

非常抱歉，我不能親身來參加「萬人雜誌」四週年的聯歡盛會，與諸位分享這熱鬧愉快的時光。但我卻不願默默然渡過這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所以送上薄禮四十份（因爲是四週年之故），爲與會的朋友們增加幾分歡欣，以表心意。因爲我自己是女人，故送上的禮物多數適合女人用，這點尚請與會的男士們多多原諒！

禮物列下：女裝衣料二十件，綢及紗圍巾八條，毛巾四條，照像簿三本，毛衣及背心三件，皮包及手套二件。

一讀者李麗蓮敬上

讀者響應熱血飄零客倡議
一馬當先撰寫新時代歌詞

熱血飄零客君致萬先生信中建議之一，云他甚厭惡令人志氣消沉之時代曲（哭），從而提倡令人振奮雄心的愛國鬪志歌詞，此舉本人亟表贊同，身爲負責萬人協會康樂部之一的我，今後對這項工作更當責無旁貸，尤幸萬人讀者中着實人材鼎盛，不難找出幾位擅長音律的歌唱家和作曲家來，共同搞好這項神聖的工作任務，現姑且先由本人試寫歌詞，敬請同人費神譜曲，逕寄萬人雜誌編輯部酌奪刊登以娛讀者，或寄來萬人協會籌備會康樂部收，以便將來推廣或作音樂歌唱教材，更希同人們今後多創作一些鬪志激昂的愛國歌曲寄來萬人協會康樂部，以資採用是荷。

歌詞（其一）

二十一年往事，緬懷眞幻相和，萬戶蘆笙歡子夜，一輪皓月盪碧波，輕舟滿儎歌。

詎料江山色變，平添歲月蹉跎，浮生逐日消磨易，落葉知秋驚覺多：「還我漢山河」。

（其二）

歲月如梭偷溜去，大好青春，空自等閒度，懊惱枝頭鳴杜宇，聲聲歸去心如刺。

笙歌沉醉香風裏，喚醒國魂，盡賴賢君子，馬首是瞻程萬里，英雄刻印心嵌處！

鄭秀堂　十月二十八日

聘請職員

新界青山某商號聘請櫃面，年齡三十至五十，識珠算，懂簡單記賬，要在店住宿，月薪四百元起，供膳食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爲「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爲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僞政權的來龍去脉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值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　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　齡		
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在地址		電　話		
久通訊址		電　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　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個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島隅秋感（六首）

藩君

(一)
霧掩蒼崖楓染林，島隅秋晚氣蕭森，
驚聞虎旅分符檄，忍見蟲沙陷陸沉，
海角月明歌舞夜，河源日落黍禾心，
登樓無限新亡恨，飄泊難爲梁父吟。

(二)
赤嵌波澄景色淸，翠華南渡飾昇平，
燎原篝火熸秦社，帶礪山河悼漢京，
花草有情懷故國，樓台凝碧譜新聲，
鶗鴂望帝秋光老，葛長旄丘歲幾更。

(三)
橫海星旛護莒京，鬼神前席誤蒼生，
時來猴沐承新統，運去龍潛失舊盟，
望斷秦庭涕淚盡，夢迴漢闕典謨更，
劇憐江上行吟客，哀怨猶餘不了情。

(四)
鷸蚌尋仇豈偶然，風雲瞬息恨難塡，
蛇分沛澤留灰燼，鹿走周原變萬千，
雁滯蒼溟覊絕域，鷹迷瘴霧困巖邊，
孟津魚躍空期待，草蔓神州景易遷。

(五)
海市蜃樓刼外天，笙歌午夜擾孤眠，
神遊玉闕驚麋鹿，魂斷銅蠡泣杜鵑，
北國冰封人入夢，南都氛漫月如烟，
金戈紅粉催霜鬢，淚跡塵寰學醉仙。

(六)
載酒江湖强自驕，東風沉鬱百花凋，
蓬山漂渺勞青鳥，錦瑟依稀憶舊袍，
夢覺揚州空有淚，情移洛浦太無聊，
月明幾度思環珮，耿耿星河蹕路遙。

壇主評語

藩君先生，致書鄙人，畧云：「對詩學極感興趣，雖藉寫作謀生，但多限於英文及譯作，近來對時事及身世，有所感觸，試作數首，公開問世。自覺汗顏，前閱萬人雜誌，見先生所主持之詩壇及大作，甚爲景仰，其中尤以經先生所修改者，數字之易，頓成佳品，更不勝云。

讀藩君先生以上六律，驚爲名作，傷時憂國，感喟萬端，格調之高，殊不多見，鄙人讀之，敬佩無已，其中佳句，畧加註解，以便青年文友，藉此觀摩，而明深意。

第一首：「驚聞虎旅分符檄，忍見蟲沙陷陸沉」，是言當年，徐海戰後，國民黨內部，因有歧見，對剿共用兵，不能同心戮力，蔣總統憤而辭職，李宗仁上台，符檄遂分，符檄，兵權也，蟲沙，即是沙蟲，小人也，指毛澤東，因國軍兵權分散，力量減低，沙蟲始能將神州陷於陸沉，國民黨失敗之因，在兩句詩中，即可全部道出，詩人之筆，偉大矣哉！

第二首：寫政府播遷，台灣有赤嵌樓，南渡二十年，粉飾昇平；篝火，是「陳勝」「吳廣」故事；譜新聲，是說台灣發展歌舞；旄丘，典出詩經，「黎侯」爲狄人所迫，居「衛」，望衛人出兵相救，未能如願，黎侯之臣，勸黎不必指望他人，最好自身回去，與敵人戰鬪，意言台灣，應當自力反攻，不可指望美國，空費光陰。旄丘二字，竟有如許含義，不必註解，青年未讀詩經，何能知曉。

第三首：對仗極工，「猴沐」對「龍潛」，「涕淚」對「典謨」，既遠又新，「劇憐江上行吟客，哀怨猶餘不了情」，屈原被放，江上行吟，哀怨而作離騷，作者用以自慨，收尾此二句最好。

第四首：「孟津魚躍空期待，草蔓神州景易遷」。孟津在洛陽附近，余曾往遊，周武王伐紂，大會諸侯於此。意言台灣，期望三次大戰，共同討共，於今希望成空。神州草蔓，景物全非。

第五首：作者寫自身感慨，「神遊玉闕驚麋鹿，魂斷銅蠡泣杜鵑」，玉闕指南京，荒廢而走麋鹿，銅蠡指故鄉。家中門上銅環，作叩門之用，典出玉台新詠序。魂斷，泣杜鵑，言有家難歸，以酒消愁，淚跡塵寰學醉仙，與鄙

第六首：「情移洛浦」，作者在港可能另有情人，「青鳥」指家中通信，「錦瑟」，「舊袍」，「環珮」，指家中原有之人，月明之下，幾度懷思。

藩君先生，風懷大雅，是爲詩學名家，以上六律，比諸錢牧齋、王漁洋，亦無遜色。造句工麗，典雅清新，中國詩學之偉大，是含蓄隱微，能令人心知其意，口難解說，該詩之註釋，非簡少文字所能竣事，若逐字註解，恐需萬言矣，茲從簡畧，尚有六首，容再刋出。

為萬人雜誌擬就「國是芻議」有感而作藉呈岳騫、董力行詞長索和

許之遠

破家亡命少年時，風險江湖一劍知，
强項自憐甘市賈，滿腔孤憤欲橫眉，
居朝敢擬擎天柱，在遠猶揮大漢旗，
報國文章千萬字，廟堂誰識治平規。

之遠先生，自加拿大，寄詩一律，具志士之衷腸，懷忠臣之肝膽，雖然在遠，猶揮大漢旌旗，若使居朝，必建輝煌功業，文章報國，孤憤滿腔，身在江湖，心懷廊廟，讀之令人欽敬。

目前中國所遭困厄，眞知灼見，究有幾人？天下嚚嚚，善惡不辨，中原板蕩，愛國無人，若許先生者，實不可多得之人也。茲承雅命，奉和一律。

和許之遠先生「國是芻議」元韻

董力行

紅羊末刼此其時，燕雀嚚嚚幾輩知，
歌舞薰風迎旅客，反攻大纛付蛾眉，
九州胡羯齊張目，三院兒童只賣旗，
家國興亡何與事？多君獨自望宏規。

滄桑閒話汪政權

古龍著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爲「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衞；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爲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僞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値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總經銷：①中環德輔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③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每冊定價 三元六角

孽障

俊人著

單行本 已出版

塑膠封面
名貴美麗
餽贈親友
最佳禮物
每冊定價
三元五角

俊人新著長篇小說「孽障」，在報上連載時，備受讀者歡迎，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俊人小說者，不可錯過機會。如欲購買，請到各大書店選購。

中國冒險家 金馬龍故事

董狐著

董狐著「中國冒險家金馬龍故事」是本世紀最詭秘說部，不特以香艷曲折取勝，對世界每一角落的奇風異俗，山川名勝，更多介紹，使讀者如置身其間，別饒風趣。現已出版者有下列各書，每書故事獨立，可以全讀，也可以選讀。

鬼湖艷迹 定價二元　　瘋狂女鳥人 定價二元　　淫慾之城 定價二元

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萬人雜誌

（第二一二期）

「尼克遜主義？」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一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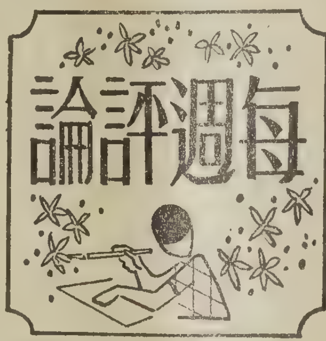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血的匱乏與民族尊嚴

多少年來香港的醫院都在鬧血荒，近年人口激增，救傷活命需血情況也更爲迫切。最近主持血庫的紅十字會，進行多方的宣傳，一方面解說捐血決無碍健康，血庫貧乏的現狀；另一方面透過各種關係發動人們前往捐血。

在這一捐血運動中，一有道高僧，雖經醫生檢查，不適於捐血。但是爲了以身作則，開導風氣，鼓勵佛教徒多捐血，竟堅持自己先行捐血，其崇高的精神，慈悲的情懷，使人肅然起敬。

難道中國人沒有血性？

關於血的重要，人人皆知，無需多說。多少年來香港的血庫空虛也是事實。這一事實與每一個香港居民都有密切關係，因爲任何人都有可能意外受傷，或施行手術需要輸血；即使你自己不需要，你的親人也許需要；因此人人都有捐血的義務，這一點也不在話下。可是爲什麼大多數居民不踴躍捐血呢？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需要輸血最多也是中國人，可是中國人捐血的紀錄是這樣差。顯示中國人眞沒有血性！當我們從電視、報紙的報導得知，香港的血庫，歷來仰仗外國水兵、遊客捐血維持，每個中國人都應該以這件事爲重大羞耻，這太傷損民族尊嚴了。

不過仔細考察血庫空虛的原因，倒也不能完全責怪華籍居民太吝於捐血。集血的技術和設備太不完備也實在關係甚大。

例如一個住在柴灣的人，要他化費半天的時間特意到夏慤道紅十字會去捐血；除非這個人是家中富有的失業漢，否則那是很難的事情。第一他要返工，不能在工作時間抽身前往輸血；第二即使不需返工的婦女，因爲有孩子，不便出遠門；抱着孩子出去又怕歹徒撬門入戶，即使沒有這些問題，交通的可怕擠擁，也足以使人裹足不前。

如果，政府在柴灣區的某一醫院中設立一集血站，那麼柴灣區的居民，要捐血的人便隨時可以達到目的。

必需擴展集血設施

鑒於上述情形，我們建議香港衛生當局，在集血工作和設施作如左的擴展。

①在各區的較大醫院或健康院，設立集血站，便利居民就近捐血。派人往各設站單位，訓練取血、驗血人員，設立小型血庫。

②設立若干流動的集血工作隊，往事前洽商妥當的機關、工廠、學校，接受集體捐血。此法運用得宜，必可使血庫存量大增，使港人永無匱血之憂。爲了提高工作隊的效率，可定購附有抽血設備的流動車輛。

③爲了便利各國遊客，應於機場及海運大厦，特設一小型集血站；對於捐血的遊客贈與某種廉宜而有意義的紀念品，以示感謝。

④擴大捐血的宣傳，將捐血無害、予人予己有益的情節，以圖畫表明，張貼在每一機關、學校、工廠及公共場所。

假如能採取以上的措施，我們相信捐血量必可大增。

拿出大國民的風度

但是在有關當局未擴展設施之前，我們仍希望佔本港居民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應該踴躍捐血；以洗除華人只需血不捐血的污名。希望熱心人士，能夠偕同朋友或家人，齊赴紅十字會，作集體捐血，這樣較個人捐血效果更大。

幾年前一個到台北留學的美國人，學成回國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人情味與公德心」，他在文中盛讚中國人有人情味，對朋友親切周到，扶危濟急，十分慷慨；可是卻批評中國人缺乏公德心，隨處吐痰、拋垃圾等等。這篇文章曾引起台北青年學生的議論，發生了廣大的反省作用。

今天居住香港的中國人，也有同樣的情況。而捐血一事不僅是公德心的問題，實切關自己及家人的利害；更重要的是有關民族的尊嚴。我們呼籲居港的同胞，拿出大國民的風度，盡速捐血。



中共展開向「天才論」總攻
林彪被整肅已無疑問

萬人傑

中共二十九個省市電台中的二十四個自十月底就集中攻擊「天才論」，矛頭指向林彪；人民日報十一月二日也發表文章，指責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馬克思從不認為世界上有「天才」這種東西，林彪卻口口聲聲把毛澤東說成天才，是搞不通思想抑或暗示毛澤東違反馬克思主義？

殺毛不遂反自斃

由於十月一日中共取消天安門閱兵和若干慶典而引起「內部有變」的猜測，經過這一個半月顯露的種種迹象，很明顯的看出，問題出在林彪身上。這個曾被毛澤東欽定為接班人的副主席，一般外國觀察家都認為他已經完蛋，甚至說他死於蒙古的墜機上。不過，一切猜測都無法取得事實證明，誰也不能肯定林彪已死；只是，從目前所見的種種迹象，已可證明他被整肅無疑。

這消息在世界上許多報紙都報導過，也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最使人注意的是倫敦泰晤士報的報導，倫敦的泰晤士報是英國最有權威，歷史悠久的世界性報紙，發表消息，一向非常審慎，如不是來自確實方面，他們不會刊登。但在十一月十日該報刊載一則有關林彪因何被整肅的「內幕新聞」，這項新聞立刻由電訊社發出，傳遍世界。

這則消息聳動聽聞，據說林彪數度企圖暗殺毛澤東不遂，反遭擊斃，其餘林系的重要將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等亦同遭殺害。

來自交易會的消息

據倫敦泰晤士報說，這項消息的來源，是美國政府所得的情報。但記者要求美國國務院證實此項情報時，發言人卻說：「對中共國防部長林彪已在政治生活中消失而作評論，是不適當甚至無禮貌的。」不過，倫敦泰晤士報發表的那一項「驚人新聞」，實際上並不驚人。在半個月前，從廣州交

消息流傳於交易會中，參加過廣州秋季交易會的，這是眾所週知的消息。或者美國的「情報」，正是從這裏得來。姑勿論消息來源如何，這一說有許多不能使人盡信的地方，只可存疑，作為參考。當然，也不能說是「絕無可能」的事，或者過一段時間，可以取得事實證明也說不定，如果林彪真的已不在人間，這「秘密」又怎可以永遠保守下去呢？

因此，許多較為冷靜的觀察家經過分析研究後，認為較大的可能性是：林彪仍然未死，但在政治上則出了嚴重問題。

聲討林彪的檄文

人們研究中共內部鬥爭的問題，通常從兩報一刊的文章中推敲，許多事情可以從字裏行間推測出來。這種研究方法，有類於測字，只是臆估而已，不過許多時卻相當準確。

十一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心聲」，其中有這麼一段話：「那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們，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先驗論的立場上，完全否定了奴隸——勞動人民——在歷史上的主導作用。他們造歷史，奴隸們一錢不值。他們頌揚別人的天才是假，把自己打扮成『天才』是真；高唱馬列主義是假，大搞修正主義是真。」

這段話雖沒有指名道姓的攻擊林彪，但稍為注意到文化革命動態的人，都可立即看出，這裏所批判的「天才論」，就是針對林彪的。

林彪歌頌毛澤東為「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不下一百次，毛語錄序言中也有這句話。最露骨的一次，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他說：「毛主席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斯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毛主席是天才，二十世紀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拿這段話印證，可以毫無疑問地肯定了「人民日報」的文章，就是聲討林彪的檄文。

大陸二十四個電台，從十月底開始就不斷攻擊「天才論」。九月下旬紀念魯迅誕生九十週年的許多文章中，已特別提到魯迅反對「天才論」，認為強調天才是錯誤的，一個人一直到死還要學習。

粉身碎骨

中共這種指桑罵槐的事例很多，半年前開始批判陳伯達時，就大肆抨擊「小小老百姓」，也因為陳伯達自稱為小小老百姓之故。

又當年林彪整肅部下的楊成武時，主要的罪名

權威」的這句口號。當時林彪和江青認為一絲對權威」的觀念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想不到今天林彪也以天才論賈禍，世界輪流轉，生活在共產世界裏，隨便一句話都可能召來殺身之禍，這種事例，不勝枚舉。惹到這種禍事的，林彪並非第一人，這是中共進行整肅的一貫手法。

在十一月二日「人民日報」的文章中還有一段：反動派和共產主義運動叛徒只不過是幾隻碰壁的蒼蠅，擋車的螳臂，這類人只會落得個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還是當年的可恥下場。

由於「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這兩句話，一般認為，這就是林彪墜機身亡的暗示。

這篇文章是由中共軍武漢部隊某部吳大啓寫的，「人民日報」可能從「解放軍報」轉載過來。

先下手為強？

不過，若說林彪被整肅是「數度企圖暗殺毛澤東」，則頗使人懷疑，因為林彪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並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明確地載在九大黨章上的，有了這個「儲君」的資格，林彪遲早可以繼承大統，相信不致急不及待地去謀殺毛澤東吧？

如果林彪「數度企圖暗殺」毛澤東是事實，唯一的解釋是：毛澤東發覺林彪野心太大，恐怕他跋扈難制，因而逐步收他的兵權，林彪發生恐懼，決定先下手為強，將毛澤東幹掉再說。

不過，這可能性也似乎並不太大，要解開這個謎，只好從以後的事實尋求迹象吧。

奧國首都維也納 國共大使常碰頭 和談謠言由此起

莫斯科和東京皆曾傳出謠言說國共兩黨可能舉行和談，雖經中華民國政府發言人力斥無稽，但這類謠言仍時有所聞。

我們身為局外人，當然無法知道這些謠言究竟有多少眞實程度。但有一點卻是我們淸楚知道的：在一處遙遠的地方，有一位大使銜的中華民國外交官與一名中共的大使銜官員「共存」於同一個城市中，並且這兩人都很喜歡到當地的一家中國餐館吃午飯。

這個地方是歐洲中立國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這兩位大使之一是中華民國駐在設於維也納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大使銜首席代表劉藎章，他是在今年八月間抵達奧京的；另一名是中共駐奧地利大使王越毅，他是在十月九日抵任的。

維也納是今天世界上唯一有「兩個中國」大使的地方，因此每當有關新「國共和談」的謠言傳出時，總不免使人注意到這個奧國首都。

劉藎章大使與王越毅經常到當地一家名為「梅龍鎭」的中國餐館吃午飯，他們究竟是對這家餐館的酒菜有所偏嗜抑或別有原因則亦非我們所能得知。但據一位在維也納的華僑朋友來信告知，他曾親眼目覩這兩位國共大使在「梅龍鎭」大廳吃飯，各有隨員兩三人，但他們分坐於大廳的兩端，而且根本不打招呼。

奧地利國會於今年五月一致通過與中共建交，由於奧國與中華民國並無外交關係，因此與中共互派大使絕無阻難。王越毅於十月九日抵達任所，當天下午即向奧國總統裘納斯呈遞國書。中共顯然是由於缺乏外交經驗，以致揀取了一個最不適宜的日子，因為奧地利大選在十月十日舉行，所以誰也沒有對第一任中共大使之來到奧京予以特別注意，當地報紙也只以花邊新聞報導總統府霍夫堡宮的呈遞國書儀式中，奧地利軍樂隊高奏「東方紅」。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報導對這名中共大使渲染吹捧。

外電曾發出過一條「靠估」性質的報導，說中共可能利用奧京為歐洲間諜網中心。但此說不甚可靠，因為迄今為止並無任何迹象顯示中共準備在奧地利設立龐大的大使館。在維也納的中共外交官只有十名，而且還沒有找到永久性的館址，仍寄住在當地一家旅館中。

中共大使王越毅抵任已將近一個月，至今仍「居無定所」。一名中共大使館發言人在答覆記者詢問時說，為了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他們希望找一幢有圍牆的花園洋房做大使館。但是在維也納這種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花園城市，根本沒有一座圍牆高築的房屋，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想找一間四週都有大片草地的房屋。但困難的是中共大使館不願出面搵屋，因為怕「敵人」裝設偸聽器之類的東西。（至於誰是敵人，則很難說，因為他們的敵人實在太多了。）所以只能委託「可靠」的當地人士出面搵屋，這就更煞費周章。而在維也納的中華民國大使劉藎章，並非駐奧大使，而是駐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大使銜代表，該機構總部設於維也納，因此在維也納有了「兩個中國」的大使。

「劉藎章辦事處」（這是當地華僑的習慣用語）實際上是一所變相的大使館，只是由於中華民國與奧地利沒有外交關係，因此不採用大使館之名。這個「辦事處」內附設有一般大使館內應有的部門，自從中共大使來到維也納後，「劉藎章辦事處」已進行改組，加强反共宣傳活動。上月初，台灣省政府新聞處公共關係科科長虞為調到維也納，擔任劉氏辦事處的新聞處長。而原任劉氏辦事處新聞處長湯德衡（據說是台灣保安部門的一位將領）在調回台灣後，又立即以某晚報特約的通訊員的名義回到維也納。因此這次改組並非普通的人事調動，而是加强對敵鬪爭的陣容。

儘管外界盛傳國共兩黨可能在維也納進行某種幕後接觸，但事實上（或至少在表面上）「兩個中國」的大使從未有任何交往，並且雙方皆力圖避免在官式場合中碰頭。例如十月十七日原子能機構舉行一次社交宴會，曾向王越毅發出請柬，但這名中共大使拒絕應邀。又如最近蘇聯大使鮑塞波夫調任回國，惜別酒會曾向劉、王二氏發出請柬，但劉氏拒絕參加。

現代說客——基辛加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職業說客，每以布衣，獵取卿相。蘇秦、張儀、蔡澤、商鞅等都曾是最著名的說客。

孔子、孟子也曾周遊列國，遊說君主；但是他們決非說客。說客是兜售富國強兵之道，統馭羣臣，壓搾百姓的權術；目的只在獵官，因此必須委屈婉轉，巧爲說詞，使君主着迷，任用他；孟子所謂「妾婦之道」。

孔孟之說君主，在實現王道和仁政的政治理想，得君在能行道，不在獵官，道不行則絕袂而去，絕不戀棧。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正是這個道理。孟子則力言：「說大人則藐之，毋視其巍巍然」。在遊說那些君主的時候，不要被他們那套官腔官勢嚇倒，要有凜然不可犯，站在平等地位說話的氣概。孟子眞了不起，在二千多年前說出這麼脊骨筆直的話來。

十餘年前受知尼克遜

話說美總統尼克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加，可以說是現代的說客。尼克遜之與他相識和任用他爲助理，頗似古時的說客與君主。

基辛加今年四十五歲，進白宮之前是哈佛大學教授；原是德籍猶太人，二次大戰逃美國入籍，七年前離婚後，是桃色新聞最多的人物之一。

他初受尼克遜賞識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外交政策」那部書。當艾森豪政府對蘇聯的核子威脅實行杜勒斯的「大量報復」政策。基辛加當時僅是二十九歲的青年，在書中指責杜勒斯政策的缺點，主張以力量均衡來維持國際和平；尼克遜當時還是副總統，正在搜羅人才，培養資望；便拍了一封電報稱讚基辛加的見解。

一九五九年他在紐約時報周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警告當時與蘇聯舉行首腦會議的危險性；而同月正趕上赫魯曉夫訪美，在大衛營與艾森豪舉行會談。果然不久即因U2飛機事件與赫魯曉夫翻了臉。尼克遜對該篇文章，又寫了一封信表示讚賞。

可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尼大選時，尼克遜很想招致基辛加爲選舉事務所的幹部；但是基辛加御拒絕了邀請。不過當尼克遜當選總統之後，基辛加馬上就要求與尼克遜會見，並且表示願意擔任總統的外交顧問，或者國家安全會議的總統助理。

尼克遜沒有馬上見他，把約會拖後了兩天，使基辛加大感失望。

尼克遜打聽一下此人的底細，第三天才召見他，並且決定任用他。

基辛加也很機警，並未辭去哈佛大學的教職，僅申請停職兩年，表示他對尼克遜的[illegible]言[illegible]，如果不能言聽計從隨時可到哈佛去當學究。

王海容

崔刃刃

中共對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反應極爲迅速，十月二十六日接到邀請電報，十一月一日即派出駐聯大的代表團。

代表團的人選都是熟頭熟面的人物，團長喬冠華是周恩來貼身幹部之一。喬氏一九一三年在江蘇省出生，清華大學畢業後，曾留學德國，抗戰時期在重慶受周恩來的領導，任職「新華日報」。大陸變色，一九六四年任外交部副部長，一九六九年十月任對蘇邊界談判代表團長。此人一直追隨周恩來，周恩來出外訪問必偕此人同往。在文革期間曾被毛派紅衛兵揪鬬，不滿毛澤東罷陳毅的外交部長。是最熟悉周恩來作風，最不爲毛澤東所喜的人。他這次任代表團長往聯大，等於周恩來親往。

中共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燕京大學畢業，江蘇人，年五十六歲，現爲中共駐渥太華大使。代表團其他成員如符浩、熊向暉、陳楚、唐明照、安致遠等文革前都是職業外交幹部，其中唯有王海容這個不解外交也不懂外交的肥女人，是文革期間造反起家的分子。對於這個女人，傳說是毛澤東的姪女，又傳說是毛派紅小生姚文元的老婆，眾口紛紜迄無定論。

遠新誤爲軟新？

毛澤東的姪女爲什麼姓王呢？在共產黨人並不值得奇怪。例如毛與江青在延安生的女兒名李納，在文革期間任職「解放軍報」，做「黨核心小組」領導人時，又名蕭力。她是毛的親生女兒，而姓李姓蕭，並不感到反胃。因此姪女姓王，又有什麼奇怪呢？

不過，問題在於毛是否有這麼個姪女。毛兄弟三人，毛是老大，老二毛澤民，抗戰期間死於新疆，老三毛澤覃，在江西蘇維埃時代死於福建。毛老三死時年紀尚輕，還沒有生子女；唯一的可能是毛老二的女兒，可是毛澤民有沒有這樣一個女兒呢？

據北京出版的一本「紅旗飄飄」（中共黨人回憶錄合編）毛澤民故於新疆時，遺下未亡人朱丹華和女兒「軟新」。有人認爲王海容實即毛澤民的女兒毛軟新。但是文革期間的「皇家」造反派小頭頭，有一個毛遠新；現掛名「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遼寧省委副書記」，確是鬚眉男性，而非女性。大概「紅旗飄飄」的作者，把「遠新」誤記爲「軟新」（國語發音極相近，一般人分別不出），同時把男誤記爲女。

從字義來看，軟新根本無意義，遠新的意義則很明顯，而且符合當時的環境。新是「新疆」，遠新是遠在新疆。如是「軟新」，又軟又新，則完全解不通。所以可以斷定，軟新是遠新的訛傳。據此訛傳，可以推測，把兒子誤記爲女兒，也不是不可能的。因爲當時毛遠新還在襁褓中，兵荒馬亂

一原則無法妥協時，總是以力量的均衡爲基礎來考慮局勢的安定。」

「基於力量均衡的安定」，這種理論本是西方國際政治的老傳統，戰前有所謂「列强均勢」；戰後列强消逝，唯剩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基辛加乃將「均勢」置於美蘇二國之間。這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無論是列强均勢，還是美蘇均勢，都是徹底的强權政治，都是不顧國際道義和其他國際權益的。在列强均勢時代，列强會坐視日本侵畧中國，意大利侵畧阿比西尼亞；在美蘇均勢時代，聯合國無力過問印支三邦遭受共黨侵畧。美國人爲了自身利益，做半途而廢的軍事干涉（不越過邊界打垮北越，只在南越挺着挨打，千古所無的怪事），又被迫撤退。除了關係切身利益的國家如南韓、澳洲、紐西蘭，別的國家因事不干己，根本不加理睬。這和在社會中，如見一婦人被暴徒强姦，而不加援手，連報警都嫌費事，完全相同。這就是「强權均勢」、「美蘇均勢」國際社會的眞相！

冷酷的利害打算

因此，基辛加之訪問中共，美國支持中共入聯合國，並非對中共有什麼好感，而出於冷酷的利害計算。將來有一天，中華民國反攻大陸，山河重光，美國必將派特使來勸駕參與聯合國，而將中共一脚逐出，這在以勢利爲眞理的美國，做起來毫不感難爲情。

說起來非常可笑，基辛加爲什麼牽着尼克遜積極接近中共呢？只因爲中共發展核子武器，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共對抗蘇聯，以便在歐洲、中東問題上取得優勢的發言權。在尼克遜本人來說，有一完全自私的打算，那就是爲明年的大選鋪路。

在基辛加的心目中，今天的世界，現階段在軍事上仍是美蘇兩極（超級大國）均勢的局面，但是將向三極（加上中共）的局勢發展；在政治上則是多極的時代，包括美、蘇、日本、中共、歐洲共同市場國家。

所謂「均勢」，即斯文的分贓。即是世界大事，交由立足均勢圈內的國家來共同處理。中共口口聲聲不做「超級大國」，和「中小國家一律平等」，可是卻不顧兩個小國盟邦北越、北韓的反對，邀請「超級大國」的元首到北平訪問。其勢利眼較之美國，有過之無不及。這與我國在戰後，對日本之「不念舊惡」、「與人爲善」，對南韓「光復軍」的「濟弱扶傾」，能表現中國傳統的王道精神，有霄壤之別。

七月初基辛加初次訪問中共，以極秘密的方式完成，到了七月十五日，中共和美國雙方同時發表公報時，世人方知有此一事，基辛加立刻成爲舉世聞名的人物。目前駐華盛頓的各國外交官，對於美國外交官員的言論可以忽畧，但是對基辛加的言論都一字一句拍電回國報告。基辛加大有當年蘇秦、張儀的威風。在基辛加的旋風裏，美國務卿羅傑士成了一個不受注意的人了。

（抗日戰爭史話暫停兩期）

受蘇援的根據，盛世才狗急跳牆，將毛澤民等中共人員一網打盡，逮捕入獄，並向國民政府輸誠。後來毛澤民、陳潭秋等都死在獄中，其妻朱丹華帶着孩子逃往陝北。

毛澤民原來的妻子叫淑英，朱丹華是第二個妻子，朱丹華究竟生過幾個孩子不得而知。不過她生性風流，毛老二死後，她就和方志純姘居，毛遠新還做過一個很長時期的「油瓶仔」。抗戰後方志純調東北工作，朱丹華也都跟隨一起。方文革前是江西省長和省委書記。有人推測王海容可能就是方朱二人的愛情結晶。但是這種推測可靠性甚小。

鑒於方志純在文革期間被揪鬭之慘，證明絕不是「皇親國舅」。王海容果是方朱二人所生，則根本與「皇」家血統無關，絕對扯不上是毛澤東的姪女。

共代表團

王叔南之女或外甥女

那麼王海容究竟是何人呢？據筆者考查，可能是「王叔南四嫂」的女兒或姪女。應是毛澤東的外甥女。

據毛澤東的族人毛華初所寫「四十年前的爐邊談話——毛主席青年時代一段故事」（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本港文滙報），內中有這麼一段話。

一九一七年寒假，毛澤東從長沙回到家鄉韶山沖，一天夜裏看報紙，突然從樓上跑下來，向王叔南四嫂說：「好消息！好消息！」四嫂問什麼好消息，毛說：「俄國已經共產了！」在座還有毛的一個表妹姓賀，稱毛澤東爲：「三表哥」。這位王叔南四嫂又是作者毛初華的母親。可知王叔南是毛家人，是毛澤東同族中的一個嫂嫂。賀表妹稱毛爲三表哥，說明表明並非親表妹，因爲毛澤東親兄弟三人，他是老大；現在被稱爲「三表哥」，這是照族中兄弟排行的結果。

筆者懷疑王海容可能是王叔南四嫂的娘家姪女，也可能就是她的女兒毛華初。她所以棄毛改姓王，是中共黨人輕視傳統姓名，表示革命表現。

王叔南四嫂，雖然與毛澤東沒有什麼直接血統關係，但是因爲同住一樓中，感情特別親近。王海容就憑這點裙帶關係，文革期間在外交部大造其反，一九六八年七月，一般的造反分子多被打垮，受處分，唯有王海容、毛遠新、江青這些「皇家」人馬依然無恙。

話說這次中共代表團，爲什麼派王海容去湊熱鬧呢？這又是老狐狸周恩來的心計。這有兩個作用：(1)給外國人看，毛澤東並未垮，毛的親戚可以到聯大去招徭；(2)給毛看，使毛感到體面，緩和九月中旬以來與軍人鬧彆扭的緊張形勢。

魯遲

中國的前途·香港的前途

岳騫

自從毛偽政權獲准加入聯合國之後，世人皆注視中華民國所在地的台灣及仍在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台港兩地前途如何，不僅關乎中華民族的國家氣運，民族命脈，也與整個東南亞的安危有關。

首先可以確定一點，台港兩地確實是唇齒相依，如果台灣眞的被毛幫攻下，香港決不能維持下去，有人認爲卽使台灣陷共，香港仍能維持目前的局面，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與事實並不相符。

反過來看，只要台灣屹然存在，毛幫也決不會向香港插手，今天有許多人對台灣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甚而故意造些不利於中國政府的言論，這批人也許是大性勢利使然，但是，卻犯了近視的毛病，除非甘心接受毛幫統治，否則絕不應該對保衛中國文化及台澎金馬港澳中國人自由而奮鬬的中國朝野軍民，予以打擊、諷刺，或者造些不負責任的謠言。

台灣方面絕無問題，筆者在本刊二一〇期曾有詳細報導。台灣沒有問題，香港自然也沒有問題，聯合國席位的得失，對於整個中國大局來說，除去引起人心一陣浮動之外，也確沒有任何影響，筆者並非故作樂觀論調，實在有堅强的根據，二一〇期所談的限於中國本身，現在舉出幾項外國人的資料，以證此說。

外資對台信心堅強

一、最近奧地利一間鋼鐵公司代表在台灣投資建設鍊鋼廠，已與中國政府簽訂了合同，這間奧地利公司出面的投資，背後得到德、法、比三國財團

毛偽政權的國家，在西方國家中，對中華民國最敵視者是法國，直到今天，大西洋公約國家儘管大部份已同毛偽政權建交，但是，公開支持毛幫取得台灣的，只有法國一國。法國人到台灣投資，決不是有愛於中華民國，而是爲了作生意，想賺錢，賺錢就必須當地環境安定，如果法國人估計毛幫能攻下台灣，則這筆投資要被沒收，一如在大陸的商業，則法國人斷乎不會冒這個險。

二、西德一個經濟代表團將抵台灣，考察當地工業現況，準備大規模投資於各部門，目前已決定貸款三億美元興建原子發電廠。西德不是聯合國會員國，與中華民國也沒有邦交，完全爲了作生意。正如上面所說，作生意必須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任何財團皆不會到南越或北愛爾蘭去投資。

中華民國在台灣屹立不搖，間接就保衛了香港不致受到毛幫威脅，但香港本身，也有幾件可以使人安心的消息。

台灣安定香港沾光

一、國際上知名的蜆殼石油公司準備在南丫島興建龐大煉油廠，準備投資十五億元，這要算是毛偽政權闖入聯合國之後，最令人興奮的消息。蜆殼公司投資十五億元建設煉油廠，主事人一定要作了幾方面的估計，第一，要估計到香港的安全，如果香港二十年內會有問題，相信蜆殼公司都不會投下此龐大資本。我們雖然不能對其營業情況作出估計，但從投資到開始煉油，若要收回十五億元成本，最少非二十年不可。因此，蜆殼公司老板一定要估計香港有二十年以上的安定局面，否則不會貿然投

把台灣情況估計進去，如果台灣二十年內會淪入毛幫之手，蜆殼公司也不敢在香港投資。以蜆殼公司如此龐大的財團，他們擁有的人才不僅是財經專家，還有國際問題專家，甚至對中國問題（指中華民國及毛幫兩方面）也有專門人才作過詳細的研究，因此，他們作出的結定，比起我們看法還要正確。第二，蜆殼公司在南丫島設煉油廠，還要估計一個因素，就是原油來源地也不會發生問題，香港不產石油，煉油的原油皆自中東運來，如果中東陷於混亂，或者在毛幫策動下而被共產黨人奪取了政權，自不會讓原油運到香港來。則蜆殼公司也非關門不可。因此，蜆殼公司的行動，也間接否定了毛幫的世界革命陰謀會有成功的可能。

二、中國愛國船王董浩雲所屬航業集團「中國航運工程公司」，已把設在日本的世界最大浮塢「中山號」拖來香港，停泊在青衣島海面，目前已經拖到五分之三，另五分之二將在十二月份拖來香港，拼攏之後，明年二三月卽可投入生產。董氏航業根據地一向在日本，日本比較香港總要安全得多，董氏在此時把船塢拖來香港，對香港人心，起了巨大鎭定作用，我們任何人都可以想到，如果香港不安全，爲什麼董浩雲從安全地日本，拖來正受威脅的香港。

香港對毛幫仍然有用

三、前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舊金山發表談話，對香港前途也有樂觀的看法，戴督因爲個人的地位，尙不能暢所欲言，引申其意，重要有兩點：首先，毛幫對香港有巨大商業利益，一旦奪去就變成死

行，時値也許過億，但毛幫奪去卻一文不值，出賣，自沒有人敢自共產黨手中買地產，作生意，毛幫本無正當商業，也用不了這麼多的門面，除非仍然開銀行，眞有那一天，中區一條銀行街，家家皆是人民銀行，筆者曾以此點詢問去過上海的朋友，據說上海情形確實是如此。所以說，香港在目前情況下，是毛幫的財源，一旦要落入毛幫之手，就變成一項包袱，此一點，毛幫不會不了解的。

其次，香港可以作爲毛幫向世界滲透的基地，向外運銷特貨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向台灣滲透的唯一途徑，所以台灣存在一天，毛幫也就不可能奪佔香港。

以上所談都是消極的，而且是假定毛僞政權能長期存在。但事實決非如此，筆者堅決相信毛僞政權決不能存在二十年，蜆殼公司是否有此假定不得而知，但筆者個人的信念從未動搖過。筆者此一信念決非盲目樂觀，而是經過二十年冷靜觀察，所下的結論。

暴政必難長久維持

翻開中國歷史看，一個暴虐不仁的政權，在其鼎盛時期，也都威風八面，但是，往往一夜之間就會崩潰。何以故，實因爲人民積怨太深有以致之。試以周、秦、漢三代爲例，周代自平王東遷之後，國勢凌夷，要靠强藩保護生存，但是周代微弱政權居然延續了六百年，甚至到了秦滅東周時，「周民尚且東亡」，胡三省注通鑑，加以批曰：「義不爲秦民也」。可見一個行仁政的政府，無論如何微弱，仍然受到人民的愛戴，即使到了亡國時，仍有許多義民與之偕亡，漢代亦復如是，西漢自武帝以後，國勢已凌夷，朝政落於權臣之手，但仍然延續一百多年，不但向中國發號施令，且及於西域各國，到了王莽篡漢之後，人民紛紛起而反抗，列代子孫一旦出而號召，馬上就成爲巨大力量，光武帝劉秀之外，尚有劉聖公、王郎、劉盆子皆以高帝子孫名

復如是，劉備憑此號召在四川建國屹立四十多年，雖由於對手太强，未能混一，但也延續了漢代四十多年命運。此項成就，不能全歸功於個人，只緣人心思漢。

再看秦代，論到控制力之强，不必說早於秦的三代不能比，即以後任何朝代也不及。明淸兩代統治雖嚴，仍限於京師，像秦始皇帝能一紙命令焚燒天下書籍，在博浪沙遇刺時竟大索天下十日，此種威嚴，爲中國任何帝王所無。胡亥即位後，秦代紀綱未墜，對全國控制依然如故，何以陳勝、吳廣率領幾百戍卒，振臂一呼，竟然顚覆了歷史上空前的大帝國。此事看來似奇蹟，但卻有其必然因果。

毛幫業已岌岌可危

再以目前情形看，今年開國六十年國慶，全世界華僑趕到台北參加慶祝者將近九千人，共到三百一十多僑團，有遠從巴西與留尼汪（筆者孤陋寡聞，到現在尙不知留尼汪在何處）趕來的；至於澳洲、加拿大均有僑團趕回慶祝，不說別的，光是一筆旅費要花多少錢，至於旅途的勞頓，飛機都要換幾次，更不必說了。爲的什麼？爲的自己國家，這是眞正的人心思漢，非任何人力所能左右。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遇到無法說得通的事，就指爲國民黨特務活動，實則國民黨特務若有這個本領，大陸也不會丢了。不必說去活動了，光是這麼多的僑團到台北的接待，已使僑委會手忙腳亂，許多僑團對於僑委會今年的辦事能力大爲不滿，認爲遜於往年，不知以前每年只到四千多人，今年到了九千，多一倍猶多，安得不亂。

反觀毛幫既然進入聯合國，又自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今年十一如何，不必說海外無人前往，自己也不慶祝了，兩相對比，究竟誰得民心，誰是中國人嚮往擁護的政府。

再看毛幫情況，有類於三個朝代的末年，就其暴政迫使民衆無路可走，勢必要招致武裝反抗，陳

就其大頭目內鬨，一個接一個被整肅，沒有兩人可以推心置腹合作共事，甚至夫婦之間亦是你防我，我防你，衾影干戈，有類於太平天國。洪秀全不堪楊秀淸之逼，命韋昌輝殺楊秀淸，楊派又起而殺韋昌輝，終於迫使石達開出走，大局逆轉，終致崩潰。

今天情形，毛澤東似洪秀全，劉少奇則似楊秀淸，林彪則扮了韋昌輝的角色。周恩來會不會如石達開，最後一逃了事，不得而知，但毛劉鄧林一連串的整肅鬬爭，從基本上動搖了毛僞政權的統治則是事實。

就其紅色軍閥割據而論，已到了北洋政府的晚年，此事筆者已經談過，不再贅述。

以上三種情況，出現一種足以滅亡，而毛幫竟然三病齊發，猶如一個患有心臟病的病人，又患上高血壓，再加上癌症，就算是上帝也救不活它。所以無論從消極方面看，香港應可保二十年平安；從積極的看，毛僞政權不會有五年壽命。不能自保，安能傷人，我們又何必杞人憂天。不過，香港眞正可慮的是內部，毛幫利用同路人所進行的學運工運工作，想從根本上擾亂香港，使香港變成澳門，完全聽其擺佈。此一問題之嚴重，不下於軍事進攻，因爲各國財團所以肯向香港投資，是看到香港安定，如果發現香港情況日益趨向混亂，即使毛幫不加兵，大家也不敢來投資，不但新的投資不來，舊的投資也要撤走，工商業蕭條，失業人數必定增加，內部將出現惡性循環，最後將使香港無以自存，毛幫是不是奪取反而無關緊要了。因此，目前要作的是保衛香港內部安全，不使奸宄之徒得逞，至於外來的威脅，根本是沒有的。



國共兩軍質素拉雜談

·鍾鍾·

明報社論說，毛共陸軍勝於國軍多多，如果以陸軍攻臺，十個臺灣也拿下。空軍也勝於國軍，海軍或許會打成平手，或勝於國軍。若以兵力的多寡而決定勝敗，那當然是毛共佔優勝。如果照明報「查專家」估計，臺灣早就應「解放」，毛澤東也就不容臺灣存在二十二年了。臺灣的存在，就是毛共眼中的刺，背上的刀。那容忽視。可是臺灣的確存在二十二年，在二十二年中，毛共也曾發動幾次攻臺的戰爭，但結果呢？毛共還是損兵折將，最後還要喊出「和平解放臺灣」。這是一幕自我掩醜的宣傳，多麼可恥。以毛澤東那種殘忍、陰毒的性格，果眞攻下臺灣，不進行大屠殺才怪，那會用上「和平」的字眼。

當民國四十七年，毛共發動「八二三」砲戰，毛共的空軍，曾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指臺灣本土而來；但當國軍空軍健兒昇空迎戰，曾以二十二架軍刀機迎戰六十八架米格十九，造成「九三」大捷，一口氣打下毛空軍二十四架米格十九的紀錄，從此臺峽制空權控制於國軍手。毛共的峴橋和蒲田機場再不見有戰鬬機升起。這一頁史實未知明報社論的執筆人是忘了還是不敢提起。

根據民國五十三年和五十五年投奔自由毛空軍劉承司和李顯斌的報告：毛空軍的訓練是着重於政治，並不是以技術訓練，他們平均飛行紀錄是十個小時至十四小時畢業。而我國軍的空軍飛行員的訓練，從空軍幼校三年，空軍官校、四年，飛行學校兩年，飛行的紀錄在一百五十小時至二百小時，就是這等技術在亞洲是數一。就以雷虎小組那種「插花」飛行，美國空軍曾撞毀過後，就一直沒有嘗試，這又是毛共空軍能望其項背!?民國五十六年馬祖海面五十浬，閩江口十浬海面，也曾上演一幕國共海軍大戰，國軍以四艘「八五」式戰鬬巡邏艦，對付毛共南海艦隊一部閩海主力，結果毛共魚雷快艇沉沒六艘，機動帆船沉沒十艘，俄式戰鬬艦一艘。國軍除了兩艦受傷回航，一艘不能發動自沉外，另一艘還可發揮最大戰鬬能力，完成任務，安然回航。從此，國軍的海上游擊隊更是活躍，所以有「反共救國軍」突擊山東半島，在海南島設立軍事基地。

現在再把陸軍作一比較：國軍的建制是「三三制」，以步兵來說，一個排有三個班，三個排一個連，加上連本部，一個火力班，一個迫砲排（兵器排），照毛共的建制來說，應該是「四四」制。三個連加一個本部連一個勤務連是營。三個營是一個團，另有一個獨立火力連。三個團爲一個師（旅制已取消），三師爲一軍，內裏包括有師砲兵、工兵營。軍團屬下三個軍。（正式建制）軍團組織是龐大的，有師砲兵、有軍砲兵、軍團砲兵，另有一個砲兵群，砲兵群的組成是依照當時砲兵的口徑而組成，通常在八十個砲兵營至一百二十個砲兵營。師以上已有後勤組，包括軍需補給、衛生措施、醫院。化生放戰隊，通

毛共的建制是「四四」制，通常以步兵作爲標準，一個步兵排有四個班，四個排爲一連，四連爲一營，有一個兵器排，隸屬於營本部，四個營爲一團，有一個衛生連，隸屬於團本部，四團爲一師，（也取消旅制）三師爲一軍，三軍爲一兵團，裏面包括有師砲兵、軍砲兵、兵團砲兵，附屬有後勤補給處、醫院設施。兵團裏有一個「軍中政治指導處」，通常是以「政委」兼任處長，換句話來說，就是共產黨的特務組織，所有兵團以下的人員，都在這個政治指導處控制，包括思想攷核，人事的升調。可以使一個軍官或士兵「失踪」，無需向兵團司令員備報。所以在共軍裏，是時常用這種恐怖手段，收到組織上一定的效果。

國軍所用的武器以步兵來說，是半自動步槍、卡賓槍，作戰時每人多發兩顆手榴彈，兵員的質數，是來自農村和城市的青年，他們除了具備一般中學水平知識外，通常深奧的操作，也很快能領會貫通，新兵入伍通常訓練四個月至六個月，注重的是術科訓練，射擊的技能在一百碼內，眞是百發百中。除了政治課程，能夠使他們知道本身爲何而戰外，並且是灌輸德育的涵養。軍官的訓練，是大部份招攷當時應屆的畢業生（高中畢業），就讀於軍官學校四年，在四年中，除了軍事知識，並且接受一般大專術科的教育，畢業後授於理科學士學位。並且在畢業後，授於專家的訓練，例如砲兵、通訊、裝甲等一些專業技術。並且每位軍官要受如下三種訓練：一是輕航空訓練，這是隸屬於陸軍飛行訓練。二是空降訓練，就是每位軍官要接受跳傘技能。三是突擊訓練。包括爆破、突擊不能攻下的工事，從事敵後破壞等。國軍士兵是來自臺灣的民間，年青一輩的軍官也是十分八九是臺籍人。如照明報「查專家」說，臺灣「本省人」是應該推翻「外省人」的政府。可是二十二年來，臺灣本地人與大陸人，融和一家，不曾發生過排外人的事件。他們的潛意識裏，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許「查專家」會問，如此一家人，爲何會發生「一二八」事件，我可以肯定的回答，那時是陳儀和謝雪紅共諜所導演的一幕醜劇。現在謝雪紅還不是在毛共偽政權裏擔任什麼「臺灣××委員」，這就足以說明毛共那可恥的統戰。再拿一件事實證明，當「八二三」砲戰時，國軍砲兵各砲手，多是臺灣高山族人擔任，他們爲了完成任務，他們用雙手去抓進膛的彈壳，當戰爭完後，才知道雙手已燒爛。又如守第一線的步兵，多是臺籍，當八月二十四日傍晚毛共試行强行灘頭登陸，當打到白刃戰時，有一位臺籍士兵用軍刀就砍下三十個毛軍的頭顱。又突擊山東半島回來的八個軍官裏，就有四位是臺籍人，他們沒有受過毛共的暴政，在臺灣有親人，爲何拼命去戰!?這無他，因他們感覺自己是堂

[illegible]，現在他們要解救在鐵

幕裏倒懸的同胞，在血液裏，我們同是流着中華民族的血。他們祖籍來自福建、廣東。也要回到老家拜祭先人，這是源遠流長國魂的復蘇。

毛共軍隊的武器，以步兵來說，大部份以瀋陽兵工廠改良的「七九」步槍為主，另一部份是「八一」自動步槍。這是他們正規部隊所能使用（民兵不在此限），他們軍官是從士兵中挑選送去武漢軍官學校受訓一年，回到連部隊就擔任排級幹部。而大部份的士兵是來自農村，教育水平參差不齊，最高有可能中學畢業，最低可能只識寫名字。因毛共的徵兵制的對象，是以思想「紅」為主，他們當兵的目的，是因部隊能有好的米糧，並且家裏有一定的好處，所以他們才樂意去當兵。新兵是由各軍區徵集，然後送到各連自行訓練，而連級的訓練，是以政治為主，其他是以基本操作。術科由於物資缺乏，步槍射擊是每年射擊一次。當毛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向老毛建議「軍隊現代化」，遭老毛拒絕後，軍隊就一直停留在井崗山那種打游擊的土戰術。後經羅瑞卿所倡「軍隊大比武」，只是曇花一現。後林彪接長偽國防部長，取消軍銜制，有所謂「四好連隊」，是以突出毛思想為主，術科更談不上了。當民國五十五年有吳氏三弟兄投奔馬祖時所表現的，只是一套政治口號，而關於術科像是半吊子。當筆者有一次突擊福建連江縣時，曾遭遇毛軍一百碼狙擊，也能安然逃出。這就證明毛軍是「水豆腐」。自從韓戰毛酋消除異己軍人後，剩下的老幹部已談不上頂尖部隊。

在國際上，毛共的軍隊是龐大，世人惑於他的數量，而忽視他的質素。不曾與毛軍交過手的人，當然害怕他是「强大」，但國軍並不會被嚇倒，小小的金門和馬祖也拿不下，更何足以攻臺？正如萬先生所說，中美防守協定保護了毛共，並不是保護臺灣。拿破崙說：「軍隊第一打士氣，第二是士氣，第三士氣」。國軍士氣如虹，我們如馬援的革，祖逖的楫，張巡咬落的牙，蘇武的旄，勾踐的膽。而毛軍士兵無鬬志，維繫他們的只是一種恐怖的組織。而美國的少爺兵在越南鎩翼，是敗於他們的決策人，打這種窩囊仗，美國笨蛋才能消耗。所以當美國提出國軍出兵越南，蔣經國先生反提出，中國軍隊要越過北越，直取廣西，配合滇緬國軍反攻，美國又裝出和平使者姿勢，這是咎由自取。現在又自圓所謂「越南化」，自動撤兵，可悲哉美國佬。正如尼克遜見到毛共有十二個軍區，四大軍區，又有核子武器，扯着白旗到中南海談，是可憐又痛心。他不知中國有句名言：「哀兵必勝」。毛共三百萬部隊，國軍六十萬，以一比五，在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田單復國，三戶亡秦，一旅興夏，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嗎？書至此，使我想起步兵校歌，正如當年北伐一樣的寫照：「訓練幹部建國軍，以寡擊眾技術精……。」在國際姑息逆流下，我們像中流柢柱，如總統嘉言：「拼我生命，流我鮮血，還我河山，還我自由！」正如岳鶱先生所說我們丟下聯合國這個爛包袱，解除中美防守協定，我們就要反攻回去。可拭目待之。

漏網新聞

自力難更生，中共大購老爺機
猛人營醜業，上樑不正下樑歪

△歐洲的飛機製造業，最近透露：中共還在繼續搜求「二手」的噴氣式大型客機，準備用來建立大陸和阿爾巴尼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剛果、坦贊尼亞各國之間的新航綫。

△前任美國副國務卿契斯特·鮑勒斯，最近向美國國會說：美國之所以被捲入「印度支那戰爭」，是被法國強迫的。因為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如果美國不馬上以二十五億美金的戰費，來支持法國在越南作戰，法國就拒絕參加「北大西洋集團」。

△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教授，埃斯·瑞奮拜格說：「人類世界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那時，至少在人們的眼中，空氣還是乾淨的，性是污穢的。」

△美國的前任副總統韓富瑞，已經決定參加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為了祈禱一切順利，他還正式選定了一樣東西，來作為自己競選中的「祥物」。那就是在兒童連環圖畫中的名犬「斯諾皮」。

△梵蒂岡的消息靈通人士們透露：教廷中的確鄭重地討論：是否可以用天主教的名義，把已故的戴高樂將軍，宣佈為「聖人」。

堅持這樣做的人，是法國的紅衣主教丹尼羅。

△據聯合國的「世界保健組織」的調查報告：

在過去十二年中，歐洲人中因為心臟病而死的，比亞洲和美國都要多得多。比起十二年前，荷蘭人每年死於心臟病的，竟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之多！次之是芬蘭和法國。

△正當尼克松總統夸夸其談地宣稱：要為「徹底消滅誨淫行為而鬥爭到底」的時候，他手下的第一號宣傳家——「美國之音」電台的總裁，坎尼斯吉登士，卻忽然被發現是阿拉巴瑪州一個強大的「影院綫」的老板。這個「影院綫」的生意，做得極其興隆。放映的影片，不是「春宮」，就是「同性戀」的傑作。

日本自明治維新到現在，不過百幾十年的歷史，中間就發生過許多次的戰爭，單獨與我國，即有一八九四年甲午之役，及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之役。每次戰爭，他都獲得了不少的勝利果實，因此造成了他的好戰黷武火中取栗的狂妄冒險，以致在一九三一年，對中國無端開隙，製造九一八事件，步步進迫，終於發生蘆溝橋的神聖抗戰，使他泥足深陷，受到了二次大戰的慘敗教訓。這一頁史實，本來已在中日和約中，結束清算了，用不着再來提起。可是我們不可忘記的是：這筆醜惡慘痛的爛賬，主要的責任，當然是要由日本人深切檢討而悔改的，但我們自己，也不能一腦兒推卸乾淨，完全以一副弱者的心情，指摘人家太不講理，太不稍存仁慈，一味蠻橫欺侮，這種心理，實在是過於卑怯，過於軟弱求憐，有失中華民族的氣質和人格。我們不談別的，單以那段時期的和平運動而言，雙方所犯的錯誤，盡管錯綜複雜，不暇一一分析，究其流產的總原因，則日方的最大過失，只是軍部氣燄囂張，盲目愚昧而已。然其重視國家民族的利益，服從天皇的忠實情操，儘管他們各異其趨，各行其是，決不爭功妒能，破壞他人已成之局，所謂條條道路通羅馬，終極的目標還是一致的，雖談不上什麼政治道德，絕不會因爲一己的利益，損害國家的前途，這一點比較中國人來，似乎還足以自豪，國家雖然敗壞在他們的手裏，昧盡良心叛國出賣的勾當，實無所聞，何況他們決不推諉，引罪自殺的更史不絕書。不像中國那些搞和平運動的，上馬者卻是過稱孤道寡的癮；下馬者則是范文程張元之流，因不能得志於本國，便巴不得奴顏事敵，藉口和平運動，以快其忿懣之私，使中樞崩潰，國家分裂，造成許多附庸式的僞政權，以便混水摸魚，大做其淪陷區的國難官，發國難財，究其本心，何曾是爲人民減輕痛苦，爲民族保留命脈着想，那只是一句漂亮的口號而已！所以中國一到外族侵入的時候，漢奸就特別之多，甚至如慈禧太后，「寧送强鄰，不與家奴」，怙權戀位，遇事必由他一手包辦，不許他人插手過問。功不在身，計不出己，便必須不擇手段，以摧毀其成功，寧在無形中助長敵人的氣燄，予以間接的變相支援，這種卑劣觀念，也是中國的統治階層所常有的。只是或隱或現，方式各有不同，戲法因時而異，嚴格說來，自袁世凱盜國不成，遺下來的北洋軍閥，誰個不是這樣性質的政權，只有吳佩孚一人，較爲例外。

吳佩孚對中日和談的

日本的少壯軍人，自然看透了中國這幾十年的政治行情，因而大啓野心，發生一連串的侵略行動，利用土肥原、磯谷廉介、今井武夫，這一些中國通，分頭活動，以和平運動來分化中國人的團結，塑出許多僞政權，企圖達到比用軍事力量還要廉價的收穫，可是中國的人民，並不麻醉，只是形式上的消極屈服，在精神意識中，根本就不會接受那些在外人卵翼下的潛僞統治，如東三省的熙洽，北平的王克敏，南京的梁鴻志，何曾在淪陷區產生過眞正的和平效力，這是日本在華的初期和平運動，徹頭徹腦的失敗。於是他們發覺此路不通，想在中國尋求一有力的人物，建立一個統一的和平組織，以代替重慶的抗戰政府，指定土肥原肩負此項重命，所爭取的對象，北爲吳佩孚，南爲唐紹儀。吳佩孚確不失爲關岳一流的人物，他義正詞嚴地表示和平運動，乃是中日兩國同樣所要求的，但必須在互相尊重的平等條件下，始可開議，且聲明要以蔣委員長爲主，他只能作雙方介紹的橋樑，土肥原極力拉他出山，每次晤談，吳氏輒以東拉西扯拒之，始終不得要領。唐紹儀呢？恐怕就不免有些惺惺作態了，大概快要開鑼登場，唐氏忽被刺死。土肥原這一着棋，又落了空，乃將拉吳下水的任務，交託助手大迫貞通，自己則暗回到東京候命，不想大迫貞通，對吳氏操之過切，先從吳夫人大用工夫，借爲內線，不知吳氏的性格，在家務方面，可以任由太太武斷專行，他甚或眼開眼閉，裝作不聞不問，這也許是他處窮之道，挹注之方。至於關係國家的重大問題，就不會容許她如汪精衞的陳璧君了。有一天，大迫對吳氏，居然迫到攤牌的地步，氣氛甚爲緊張，吳太太從裏面跑出來，婉言相勸，吳氏不待辭畢，厲聲喝道：「婦道人家，曉得什麼國家事，快給我滾回厨房。」隨以一掌摑在吳太太臉上，弄得大迫侷促不安，只好興辭而出，這原是吳氏借題發作，暗示逐客之令。從此，大迫再不敢上吳氏的門。

這時，土肥原已回到了上海，亦不再存吳氏出山之想，正欲改弦更張，拉上重慶政府談判之線。經由孔祥熙的代表轉述三個原則：㈠停戰，㈡議和，㈢撤兵，同時，必須天皇下詔，鄭重詔告，以免日本內閣和軍部，二三其德，反覆無常，土肥原對孔祥

「反常慾念」

時代越進步，心理上有毛病的人也越多。最廣泛，最有害，而又最不被人眞正當做一回事的病象，就是：「反常慾念」和「無名恐懼」。

有些人明明最討厭髒東西，但是越髒越想看，越看越不舒服，當然是自己找麻煩。——不看，是不是可以呢？辦不到！就像心裏有個鬼一樣，非逼着他看一眼不可！

有些人自己都說不清楚：爲什麼會怕小老鼠，怕蟑螂，甚至於怕聽見劃玻璃的聲音？一個平常氣象萬千，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居然會爲了一點點小東西，變得比豆腐還軟，連跑開的力量都沒有，只是僵在那裏，目瞪口呆，無能爲力。

理由其實很簡單，這就是「反常慾念」和「無名恐懼」在作祟。

熙的提議，也認爲可以同意，電報板垣陸相轉呈首相考慮。

原來孔祥熙與日本軍部，如磯谷廉介、喜多誠一都很要好，喜多曾對人說：「如果孔院長（祥熙）不是出國賀英皇加冕，七七事變可能大事化小；八一三事件，可能不會發生，中日決不致全面戰爭，可惜他回來得太遲了。」故當八一三戰鬬正酣，孔在槍林彈雨中，竟能與喜多時常會面，直接交換意見，及七七事變，雙方正式宣戰，孔在上海的房子，獨受到日人的保護，沒有任何損壞，可見日人對他的敬意和好感了。

但就在這時，高宗武已與今井武夫頻頻接觸，爲汪精衞鋪下了和談之路，第一次是由陳璧君與今井在上海晤商，不久，汪即離開重慶，發出艷電，土對孔祥熙的活動，也完全停止下來，原有的一切提議，也就胎死腹中，冷藏擱起。這卻可見日人能以國事爲重，大氣龐然，沒有絲毫門戶之見，不像中國人那樣酸溜溜的爭風吃醋。

或說汪精衞的和平主張，本想以在野領袖的身份，前往法國，努力奔走，但在國際間造成一股和談的空氣，實無意於叛離政府，到南京去復都。以後的改變初衷，這從上海到東京，一方面固然是受了陳璧君等人的影響，另方面卻是曾仲鳴的被刺，爲他替死而激起的，故近衞磨衞聽他出走河內的消息，初猶疑不決，以爲他與蔣委員長必有默契或交代，不免以日本人的角度，來觀察此幕劇情的發展。那會料到汪氏的立場，已漸漸地變質，而與梁鴻志，王克敏，幾乎成爲一丘之貉了。此中癥結，還不是我在

態度

覺初

上面所說的，一言以蔽之，都是基於個人權力之念，國事必須由我包辦，是於一推一激，一成一敗，無非是在外人左提右挈之中，遂其漁翁得利之計。

吳佩孚初聞孔祥熙的和談三步驟，極爲讚佩，後聞汪精衞脫出重慶，又讀到他的艷電，也頗稱許他的勇氣和主張，惟對於他之離開抗戰陣營，另組南京政府，則大表失望和憤慨，失去了自己的據點，減少發言的份量，不但於中日事變，不能發生有利的作用，且爲抗戰前途橫生許多障碍，因爲以汪的聲望和地位，究竟不同於法國的貝當，因此，他於汪氏蒞平，日人爲他兩人安排會見，吳氏就老不客氣地拒絕了。

風骨嶙峋，正氣凜然，毋怪吳氏的死，外面流傳，是被日人買通他的義女乘機毒害的。只有本港一間雜誌，竟指吳氏與日本實有勾結，由於舊部星散，派人四出招收，訖無響應，遂索性謝絕不出，顯然係捕風捉影，砌詞誣賴。動機所在，不難推想而知，猶如妓女看見人家建造貞節牌坊，無論如何，心裏總覺有些疙瘩，牙癢癢地不大自在。

吳氏嘗對日人半開玩笑地說，你們原是中國吳太伯的後裔，裕仁天皇，還是我的姪兒輩呢。」這是故意的奚落，還是眞的倚老賣老，頗使日人感到啼笑皆非。

·「無名恐懼」也傷神

何方

驗。

馬格麗是一個三十二歲的有夫之婦，九年前，當她生大兒子的時候，就忽然感到了一種非常强烈的「反常慾念」——，要想把那個剛生下來的小孩，用剪刀，菜刀，或是長長的鋼針，弄得他的頭上鮮血橫流。後來，又想把他從九層樓上的窗戶裏，摜到馬路上來。

過了五年，這種「反常慾念」，已經發展成爲一種「自虐狂」——她不但把自己的手指，塞在縫級機底下，讓它刺得血濺肉飛，而且還亟於想把自己的眼睛刺瞎，終於很悲慘地結束了她的性命。

然而，怎樣才能及時地排除這種變態心理，重新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爲一個非常正常的人呢？

下面就是一羣新聞記者，在訪問漢斯卡·雷納教授時的談話精華：

記者問：——如果患有「反常慾念」和「無名恐懼」的人，對這些病態，根本置之不理的話，又將如何？

雷納教授答：——如果他非常幸運的話，過了五六十歲，這種病態心理，也很可能漸漸地無藥而愈。

記者問：據統計：在這方面的病人，平均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完全恢復健康，賸下的三分之二，又怎麼辦呢？

雷納教授答：——說來也許不會有人相信。這三分之二的人，也許要藉LSD一類的東西，才能把他們眞的治好。否則的話，就只好動手術了。……把腦中的神經核心和聯絡網的某些部份，加以切斷，使那種「反常慾念」的威脅，不能影響到整個腦部。從而就使這種「反常慾念」，不再能對任何行動來發號施令。

然而，缺點就是：即使在動過手術以後，有時，這種人的老毛病也還是會忽然之間重新發作的。

記者問：是不是有什麼藥品，來對抗這種病態？

雷納教授答：——藥是有的。不過，都是只能減輕，而不能消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記者問：你認爲每個人的腦中，都有一點「反常慾念」在作祟。這是不是又可以利用「自覺自學」的辦法，來把它加以解決呢？

雷納教授答：——基本上，當然是可以的。因爲這種「病態」，並不是一種「精神病」，而只是心理開展上的一個故障和抗拒。它既可以用詳細的心理分析，來加以解決；在必要時，也可以藉LSD一類藥物的幫助，來使你「恍然大悟」，不再受到什麼潛伏意識的影響。



利比亞獨裁者「大砲」伽達菲上校的妙事

天涯客

上期拙文提及「現在還公開支持埃及和敍利亞，用武力來解決以色列問題的阿拉伯國家，只賸下了一個色厲內荏的利比亞」，並說及那位少不更事，莽撞如牛的獨裁者，伽達菲上校，就是在左派的阿拉伯人眼中，也成了一個「大砲」，只能把小事搞大，好事搞壞。這一期再談一下有關那位大砲的妙事。

爲了業務上的關係，一年要去許多次中東和遠東。每逢經過利比亞的時候，阿拉伯人也好，外國人也好，精神上都不由要緊張許多。就連飛機上的駕駛員，似乎也都沒有例外。——我總覺得：那幾百哩的航程，飛機飛得比往常要快些，連想放慢下來喘口氣的功夫，都從來沒有過。

一提到比利亞，誰就都會想起那位二十九歲的獨裁者伽達菲上校來。在稱呼一位國家元首的時候，不尊之爲「大元帥」，彷彿有點「失敬」的嫌疑，其實卻大大不然。西方世界中對他的評價，根本遠在六十分以下。就連阿拉伯人自己，也對他不大敢恭維。——黎巴嫩的報紙，把他選爲「今年的絕代狂人」！約旦也公開把他稱做「阿拉伯歷史上空前絕後，最幼稚的一個國家元首」。在埃及政壇上，人們私下裏叫他「鬪雞精」。最恰當的一個外號，也許是那些阿拉伯的職業外交家們，送給他的「尊稱」：「超齡童子軍」！但是，在這個只有一百九十萬人口的沙漠國家裏，誰不想和腦袋分家，就要乖乖地叫他一聲「人民領袖」和「革命導師」，或是乾脆稱之爲「小挪塞爾」。——因爲直到今天，這位上校先生最佩服的人，除掉回教的始祖默罕莫德以外，大概就是在「七日戰爭」中被以色列殺得割鬚棄袍的那個「埃及怪傑」挪塞爾了。

然而，就連納塞爾自己，也對這位「超齡童子軍」，沒有什麼好感。當去年秋天，阿拉伯國家的元首們，爲了調停約旦的內戰，在開羅舉行「極峯會議」的時候，伽達菲上校咆哮得像一隻害了痔瘡的病獅，把約旦國王胡賽，教訓得目瞪口呆，面無人色。在場的「元首」們，也個個咧嘴橫眉，有如害了「便祕」。最後，還是納塞爾忍不住站了起來，大聲說道：

「這簡直不是個會議，而是座瘋人院！你們的肝火都太旺，還是早點去看醫生才好。」

然後，他又轉過頭來，向那位「超齡童子軍」大吼一聲道：

「你自然是第一個要住院診療的人！」

直到今天爲止，伽達菲上校非但沒有去看過醫生，反倒比一年前更要變本加厲了。——他的鄰居，無論是蘇丹也好，摩洛哥也好，約旦也好，個個都被他在國內放了幾把火，弄得亂成一團。

他又經常喜歡管閒事，不受邀請就貿貿然地飛到別的阿拉伯國家，去發表他那不大會受人歡迎的意見。就連到埃及和阿爾及利亞去商談「國際局勢」，他也照例不預先通知對方，只是在飛臨對方的首都上空的時候，才叫機師用無線電話通知當地的飛機場：

「在這架飛機的乘客中，也有利比亞的元首及其隨員在座。請立即準備接待！」

這樣搞了幾次之後，阿拉伯國家的「禮賓司長」和「飛機場長」們，一聽見有利比亞來的飛機，就要捏一把汗，深怕這位「神經稀稀」的「超齡童子軍」，會忽然自天而降。

蘇聯雖然費了許多力氣，來收買這位「上校階級的大猩猩」，卻似乎沒有收到多少效果。今年七月，莫斯科送給了他一筆十萬盧布的「列寧獎金」，把他在眞理報上捧成了一個「對世界和平有眞正貢獻的人」。但是，他們想在利比亞租借的海軍基地，還是沒有到手。伽達菲也依然還是一個最特別的「社會主義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伊斯蘭教和阿拉伯的民族傳統上。馬列主義又和它有什麼關係？」

因此，儘管莫斯科拼命在和他交朋友，成百成千眞正忠於莫斯科的左派分子，卻都被關在利比亞的地牢裏，永遠見不到天日。爲了怕得罪這位喜怒無常的「超齡童子軍」，「蘇聯老大哥」們看見他的時候，當然誰也不敢提半個字。

自從他所崇拜的納塞爾總統不幸死去之後，埃及在他的眼中也一落千丈，甚至於動不動就要用「斷絕接濟」來威脅開羅。自從蘇以士運河成了條灘死水的「陰溝」，利比亞每年都要從自己的國家收入中，電滙五千多萬美金到開羅去「支持反猶太主義的神聖鬬爭」。埃及今日的當權派，也瞭解得很清楚：這位「童子軍」，在錢的問題上，是頗爲「早熟」的。他已經在想盡方法，吞沒外資，搜刮民財；樽節外滙，當然更是明眼人的意料中事了。

開羅從幾個月以前開始，每過兩三個星期，就要咬牙切齒地大喊一陣「武力解決以色列問題」。主要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爲了要讓伽達菲上校繼續把美金滙給他們。至於是不是眞的想打？眞的能打？就又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在外國，既然敢到處闖禍和點火；在他的刺刀統治下的國內，自然連提都不必再提。爲了表現他的民族意識，這位「超齡童子軍」，把許多大城市裏的路標，路牌，商店招牌，都完全改爲阿拉伯文的東西，弄得成千成萬不懂阿拉伯字母的外國人，如入五里霧中。而這位「上校階級的大猩猩」，卻

因而得意到極點，宛如當年大改其街名和店名的中共「紅衛兵」一樣。

唯一的分別，就是：大陸上的那些「紅衛兵」，現在因為「使用價值」已完，不但要「終身下放」，做一個離鄉背井的孤魂野鬼；就連想不和妻兒子女生離死別，也很困難。而這位生長於沙漠的「社會主義怪傑」，卻非常幸運。——他在不久以前，因為盲腸炎，非入醫院開刀不可。曾經以「國務繁忙，不容稍休」的理由，逼着醫生簽字保證：「數日內必可出院，否則甘願軍法從事！」

結果，這位開了刀的「大猩猩」，還是比預定的日期遲了兩天才出院。——當然不是因為醫生的馬虎，而是因為我們的「超齡童子軍」，忽然在病榻上發現了一位艷絕人寰的看護，於是不顧身上的重創，馬上發動猛攻，不斷地以死相撲，弄得「金創迸裂」，只好為了重縫傷口，多在醫院住幾天。

這幾天當然沒有白住，他離開醫院的第二天，那位看護就「一步登天」，正式地成了國家元首的第三位夫人了。——可惜伽達菲沒有生兩根盲腸，否則，他根據伊斯蘭教賦予的男子特權，是還可以再找一位漂亮的看護，來當他的第四位夫人的。

也許是由於他富於「設身處地」的同情心吧？直到現在為止，這位獲得了「列寧獎金」的「社會主義者」，還從沒有在利比亞男子娶妻數量上，加過任何「社會主義者」的限制。而在對女人上，卻完全不同了。——不要說同時擁有四個丈夫，就連穿「迷你裙」都不行。每個利比亞的警察，都由國家元首授「權」，在執班的時候，隨身帶一桶紅色的油漆，一見有穿「迷你裙」的小姐和太太，馬上就把她們的玉腿塗成紅色，或是漆得紅白相間，「以儆效尤」！

就連把頭髮弄得怪模怪樣一點的小姐們，也大觸「超齡童子軍」之忌。一被街上的警察發現，就會被押赴警署，由軍中理髮師剪成「新兵」式樣，，弄得成年累月，無法見人。不過，這根那些喜歡留長頭髮，或是穿緊身褲的男士們，還要幸運得多；他們非但會被警察剃個光頭，而且還要在身份證件上，加蓋一個圖章：「攣童型」！

就連喝酒，一個聰明人也要懂得選擇地方。最好當然是各式各樣的外交宴會，招待會，或是國宴。要喝什麼，也許就有什麼。否則，就只有千篇一律地喝「伽達菲玫瑰酒」了。——那是一種非常不宜多喝的粉紅色汽水，恐怕除掉「利小便」以外，根本找不出任何好處來。

這位「超齡童子軍」，非僅敢把紅色汽水，改名為「玫瑰酒」；而且也不由分說地就把國際通用的「海空航行術語」，根據自己的好惡，大加刪改一番。——由於他是個不喝酒的回教人，就把利比亞和國際電訊中，對「W」這個字母的代號，從「威士忌」改為「信仰」。弄得許多初出茅廬的外國無線電報員，簡直摸不着頭腦。

自從伽達菲上校「登基」以來，利比亞的國家收入，實際上完全是靠石油，每年平均總在十三億美金左右。但是，支出卻永遠還沒有超出過六億，其他的外滙，都被這位「超齡童子軍」的內閣儲存起來了。因此，直到現在，這裏的「社會主義」人民，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百分之三害着嚴重的結核病；伽達菲上校似乎還完全沒有理會過。

美國精神糧食的危機

根據美國「雜誌出版人協會」的調查：在美國浩如烟海的定期刊物中，銷路佔四十三萬份以上的，一共有一百家。它們的總發行數字，一共是二億零七百六十七萬多份。

其中佔第一位的是讀者文摘，每期銷路：平均一千七百五十八萬六千多份。

著名的生活畫報，實際上只佔第三位，銷路是八百五十六萬多份，比前者少了一半以上。

「展望畫報」佔第五位，銷路又有七百八十三萬多份。

「地理雜誌」雖然看來道貌岸然，頗似曲高和寡。而在銷路上卻高據第十位，每期要銷六百四十多萬份；比玩家雜誌「花花公子」，還要超出一百多萬份。——這大概是許多人都沒有想到，而且也不會相信的。

這個花花公子佔第十二位，每期要銷五百三十八萬多份。比起「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來，還要高高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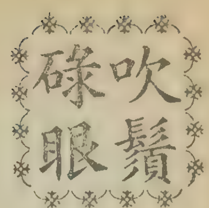
這兩個全世界家傳戶曉的新聞雜誌，一個的銷路是四百一十三萬份；一個是二百五十四萬份。和它們完全走同一路線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只有一百八十一萬份，在一百家大雜誌中，佔的是第二十五位。

專門介紹電視節目的「電視指南」，是美國最能銷的刊物，發行數字之大，僅次於「讀者文摘」，每期要賣一千四百五十六萬多份。「家政與園藝雜誌」，在銷路上佔第六位，行銷七百八十萬份。接着就是佔第七位的「婦女雜誌」，第十六位的「農村雜誌」，第十八位的「美國退伍軍人會刊」，第二十三位的「父母雜誌」，第二十四位的運動畫堅，第二十九位的「普及科學」，第三十位的少女時裝雜誌，第三十六位的攝影雜誌，第三十六位的「嗜好雜種」，第四十一位的攝影雜誌，第六十一位的「商業雜誌」，第六十六位的「現代愛情小說雜誌」（銷路：七十五萬三千份），每個都有其一定的對象和範圍。

可惜真正有深度的學術性雜誌，夠水平的純文藝刊物，有一定標準的文化雜誌，在這一百家大雜誌中間，一份也找不到。

從這件小事上，大概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些美國在精神食糧上的危機；也可以看到「美國文化」當前的眞實水平。





雜種皇帝

說也奇怪，歷史上開基創業的皇帝，幾乎都有一種怪癖，一做了皇帝，便吩咐自己的史官大肆造謠，硬說自己母親不貞。指她跟某種神物發生過不正常的性關係，因而受孕，才生下他來的。換句話說，就等於承認他自己是一個私生子或「雜種」。

司馬遷是漢朝的史官。他在「史記」中記述本朝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出生時的情形，鄭重其事地寫道：

「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見「史記：高祖本紀」）

這就是說，劉邦不是劉太公的兒子，而是蛟龍的兒子。在當時的人並不以爲褻瀆，反認爲是尊榮，因爲天子應該是龍種。假如劉媼不跟蛟龍野合，而只跟劉太公敦倫，則生下來的兒子就不可能成爲漢朝的開國皇帝了。

在漢代以前，承認自己是雜種的君主很不少：

伏羲氏的母親就「感履蒼帝靈威仰之迹」而生伏羲的。（見王嘉「拾遺記」）

神農氏的母親是「感華陽有神龍首而生神農」的。（見「繹史」）

黃帝的母親則「感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而生黃帝」的。（見「繹史」）

少昊的母親是「感太白之精，下流華渚而生少昊」的。（見王嘉「拾遺記」）

顓頊的母親是「感瑤光之星，如蜺貫月，其色正白而生顓頊」的。（見「繹史」）

堯的母親是「感三河之赤龍，負圖而出，與之合昏而生堯」的。（見「繹史」）

甚至連最講究禮和耻的孔子也是個雜種，他的母親顏徵在是「夢黑帝」野合，才懷孕生他的。（見「家語」，「春秋演孔圖」和「史記：孔子世家」）

歷代的史家似乎也看出這樣硬把自己的皇帝寫成雜種是不當的，就把這種野合美其名叫「感生」。這些「感生」的上古帝皇及偉人，「在我們現在的人看來，都覺得荒誕不經；但在古人不但不覺得奇怪，且因而增加那個帝皇或偉人的尊崇。以爲天生偉人，必有其特異之處。」（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

近人章太炎在「國學概論

故事來挖苦漢高祖。嘲笑他甘心情願承認自己是個雜種！

其實，這些皇帝肯承認自己是雜種，最主要的根據是君權神授的思想。在古代農業社會中，農業漸漸成爲社會的主要生產，人民因爲靠天吃飯，所以便養成極端敬畏天帝的心理。董作賓在「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一文中寫道：

「殷人以爲天神具有最高權威的主宰者是『帝』，天上



戴麟趾看法正確

卸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在檀香山接受美聯社記者訪問，談到香港的前途問題，値得正爲中共進入聯合國而感到惶惑不安的香港人注意。

許多人有一種錯誤的感覺，以爲中共進入聯合國後，香港的地位很快就會改變，也因爲這種心理的影響，社會顯得有點不安，股市的反映，尤爲敏銳，多日來就一沉不振。

香港眞會「有事」嗎？如果能冷靜的分析一下，絕不用這麼驚惶失措。

長遠的看法，香港當然不會永遠保持現狀不變，但它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日子裏不致改變它的地位。

戴麟趾爵士說：雖然中共視台灣和香港同爲中國的一部分，但中共仍認香港的現狀對它極爲有用，而且中共可能保持香港目前的有用地位一個長時期。

他說：像中共這樣一個大國，需要一個像香港那麼「有利而無害的小地方」，藉此中立地帶與其他大國進行協商。

戴麟趾在香港服務二十年，任港督七年半，他對香港所處的微妙地位，以及中共對香港的態度，相信比任何人清楚了解，他對香港前途的看法，也比任何人正確。

台灣會因爲喪失了聯合國的席位而馬上完蛋嗎？儘管明報的主筆先生鼓吹台灣無望，祇睇五年，但了解實情的人，知道台灣在亞洲仍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仍是反共基地，不會這麼輕易垮下來的。

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在它邊緣上的這個殖民地，能夠存在二十多年，中間不斷受到蘇聯老大哥的嘲笑，四百萬中國人還能在這兒呼吸着自由空氣，這不能說不是奇蹟。

但有些人還不明白這個奇蹟是因爲台灣的屹立不動而造成的，如果台灣垮台，香港也早就給中共「接收」。連明報的主筆在內，香港人都不願在赤化底下生活，明報的不斷鼓吹台灣無望，究竟是何居心？

美政策走向孤立

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尼克遜政府的援外法案，尼克遜雖然力圖挽救，看來已回天乏術。從這一事實的發展看，美國人民已厭惡介入世界事務，一般人擔心的「新孤立主義」看來要眞正的抬頭了。

促成美國參議院否決這一法案的另一原因是：聯合國的反美行動。反美行動其實早已遍及世界，不過在別的地方進行的反美，美國人沒有目覩實情，而聯合國內進行的，他們都看得清楚。

他們心裏一定會想：爲什麼他們接受了美國的援助，卻在美國國內反美？反正要反美，爲什麼還給他們援助，浪費納稅人的金錢？這心理的影響，便使參議院以多數票否決了這一項法案，結束美國對外的援助。

上帝，他的權能有五種，都可以影響到人間：

「第一，是命令下雨。例如卜辭中『翌乙卯，帝其命雨』？『今二月帝不命雨』？『帝命雨弗其足年』？雨是農業社會的命脈，不雨，就沒吃的，就要餓死，所以只有靠天吃飯。

「第二，是降以飢饉。『庚戌貞帝其降莫』？莫，就是饉，其實饉是『不命雨』的結果，所以卜辭有『不雨帝其莫我』。

「第三，是授以福祐，『我伐舌方帝受我又』，受我又，即是授我以福祐，使我勝利之意。

「第四，是降以吉祥，『我其已賓，則帝降若』？『我勿已賓，則帝降不若』？若，訓順、訓善，有吉祥之意。

「第五，是降以炎禍，『帝其降禍』？

「歸納起來，上帝是消極的可以給人降禍，積極的可以給人降福。」

權政治（上）

由此可以看出，殷代社會，乃是一個爲神意所籠罩的社會。凡政治社會的建立，必須以當時强烈的社會意識作基礎，才能取得全體人民衷心一致的擁護。我國古代的政治家看出這個要點，便特別强調君主是天帝的兒子，他的權力也是天帝所授的。這是早期的君權神授的學說。「詩經商頌、玄鳥篇」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這幾句詩，正好做了君權神授學說的最好註脚。既然有了這種君權神授的學說，作爲開國之君的唯恐別人說自己不是天帝的兒子，便不願「孝道」，先拿自己的母親開刀，硬派她曾經與靈物發生過不正常的性關係。作爲母親的，爲了讓兒子把帝位坐穩，明知這是寃枉，也只好啞忍。於是，這個自認是「雜種」的人，就成了堂堂正正的「天子」。

人民因爲靠天吃飯，生怕開罪了天帝，來一場大風，或一場豪雨，或是長期的乾旱。對於這個自認是「雜種」的傢伙，也敬佩有加，便乖乖地做他的子民。

如果以羣衆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政治騙局。因爲這些皇帝是否眞的雜種，根本無法查考。他的史臣這麼記，人們也這麼聽。他的史臣說：皇帝是龍的私生子；人們就認爲他是龍種。他的史臣說：皇帝是龜的私生子；人們就認爲他是龜種。慢慢的積非成是，這種由史臣製造出來的神話，便與人們底恐懼天帝、崇奉天帝的迷信心理結合起來，成爲一種强烈的社會意識。也慢慢由畏懼天帝、尊敬天帝，變而爲畏懼皇帝，尊敬皇帝了。天帝是天上最高的主宰，皇帝就是人間最高的主宰。我們只要細味一下，「設神鬼而禦王道之不足」的這個「設」字，就可以看穿那些自認雜種的人所玩的政治魔術了。

（未完）

林真

到聯合國直接受到影响。

美國削減聯合國的資助看來也勢所難免，他們認爲，美國盡力支持聯合國，而聯合國卻反對我們的國家，那麼，如果我們繼續支持聯合國，豈不是培養了一種力量來反對自己的國家？這究竟值不值得？

不過部分議員認爲聯合國經費，中南半島各國以及救濟東巴難民，這些錢都不能削減。這是聯合國的一綫希望，如果美國決定制水，則聯合國實行釘蓋無疑了。

人們所關心的是：中共進入後，聯合國又會如何？無疑的，答案是：將使這世界組織更陷於困境。

中共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便掌握了否決權，拿到這個武器，一定可以大派用場。美國在這世界組織中會遭遇更多困擾，勢所必然。

目前的聯合國已經有互相排擠、爭吵、攻訐的情況，而且情況愈來愈惡化，加進一個有否決權的中共，從此不寧，可以預見。何況，他還要在這裏面攪「人民戰爭」？

國軍的努力方向

中華民國喪失了聯合國席位，對國府來說，未必是禍，或可爲福，因爲二十多年來台灣太過安定，朝野人士，耽於逸樂，經過這一事件的衝擊，會使風氣一變，大家振奮起來。

從國防部長黃杰發表的談話，可見到這一推論是一點不錯的。他在立法院國防委員會秘密會議中報告國防軍事施政時，有幾句話特別值得注意的。

黃杰說：「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又面臨一次國際悲劇的重演，三軍官

：嚴密控制台灣海峽，確保金馬前綫哨站，鞏固基地安全，精練部隊戰技，繼續更新國軍裝備，擴建兵工生產，務使國軍邁向現代化，完成動員準備，俾能因應變局，以萬全的準備，隨時執行作戰任務。

國軍這個努力方向是正確的，雖然中共目前尚難有攻台的時機，但國軍的反攻，機會卻反而增加。

二十多年來，在政治、經濟上台灣都是十分安定的，但中共的運動卻一個接連一個，弄到社會動盪，人民不安，紛紛逃亡，這本該是國軍反攻的大好機會，可惜因爲中美聯防協定所限，無法動手。但，今後這種機會仍然有的，最近所傳大陸有變，目前雖未知變在那裏，但這事可能繼續發展而變成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巨變，這回國軍就會不再放過機會了。

要復興中國，仍是非「打」不可，中共這個政權是靠打回來的，國府要恢復大陸的政權，也非打不可。

黃杰在秘密會議中表示：國軍軍事整備，仍一本既定的國防方針，以「鞏固基地，厚植戰力，創機反攻，消滅中共」爲目標。

他揭示的這個方針，和老萬上面說的正相吻合，要中國再成爲一個自由國家，就非把中共消滅不可，要消滅中共，就祇有全力反攻，作旋乾轉坤的一擲。

黃杰的這個方針是受到擁護的，今天，世人生活處處受到中共的威脅，要消除這種威脅，唯有反攻。

劉人傑

便宜莫貪

社會上有一句普遍流行的俗話：「光棍教兒子——便宜莫貪。」光棍是社會上的無賴，也就是一般人口中常說的地痞、流氓、阿飛、爛仔之流；這種人是無法無天專撿人便宜的，爲什麼反而不讓自己的兒子撿便宜呢？因爲他深深知道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便宜事，所有的便宜都是誘人上鈎的圈套，他自己便經常以這種手法騙別人上鈎，爲了免得兒子將來上了別人的當，所以他便諄諄告誡「便宜莫貪」了。

報載本港一位議員，在市政局週年辯論大會席上，再次促請香港政府設立一個反欺騙行爲部門，藉以遏止商業欺騙行爲，保護市民權益。因爲在過去一年中，被騙的市民太多了。例如：㈠投資基金事件，吸引不少的市民投資，及至在香港主辦的機構停了業，證券不能兌現，所有的投資便隨風而逝。㈡某股票經紀的失踪事件，由於經紀行的停業，亦令許多客戶蒙受重大損失。

最近銀會組織，遍佈港九，除了總公司之外，又有分公司普及到每一角落。他們以受薪階級的普通市民爲對象，以利潤特高，週轉容易，取款快捷爲號召；月會款額由五十元至一千元，予參加者以「方便」。據說，每月百元之會，從標會者出標所得的利息，居然高達四十元（即百元之會金，每月只供六十元）。

這種較高利貸的利息還要高的銀會組織，其可靠性可以想見，而香港政府批准註冊的居然有四十家之多，眞令人莫測高深！

果然，兩月以前，上水一家「銀會」的會頭，收下會銀一萬五千零七十元之後，突告失踪。許多想以六十元換一百元的會員，不但未得到分文利息，反而連本錢完全蝕掉，眞是「偷鷄不着蝕把米！」

這種「銀會」的名稱，雖然很新，但它卻是中國社會的古老組織，在賣油郎的家鄉叫做「搖會」，由十人組成的名之爲「十全會」。因爲大家都是熟人，「撻會」的情形還不多見。即令遇到不能繼續供會的人，最後總會付還本金。在農業社會中算是一種合作互助組織，自然有其存在價値。現在這種「銀會」組織的會員，竟肯付出百分之四十的利息，試問，這批資金如何運用才能賺回那些高息？如果許多已「標會」的會員到時供不起會又怎麼辦？賣油郎有詩曰：

一、偷鷄不着反蝕糧，都爲心貪目又盲；
若是便宜容易檢，乞兒早已住天堂。

二、蜀道艱難不可攻，
秦人妙計誘愚蒙；
[illegible]

投筆從X

也許在文化圈子混的時間長了一點，人也認識多了幾個吧，也許朋友們知道我潦倒如昔，想幫一幫我吧！近日當編輯的朋友常常向我約稿，其盛情我已心領，但說到寫稿，卻又令人啼笑皆非。因爲我正打算把這枝禿筆擲進毛坑裏呢！這一次並非發發牢騷，說說而已。而是作過認眞考慮之後決定的。我之所以能夠做這樣的決定，倒要感謝前任港督戴麟趾先生，如果不是他在香港製造了「繁榮」，把物價刺激得突飛猛進的話，或許我還會一直這樣混下去。人類畢竟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多多少少都會保留着動物的懶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保守性，安於現狀，不願變革，故子曰：「窮則變，變則通。」一定要到非變不可的最後關頭，才肯打破現狀來一個變，人旣是如此，以人爲細胞的人類社會組織也必然如此。我們的「自由祖國」和「社會主義祖國」恐怕也逐漸走近了「窮則變，變則通」的境界了。但問題卻在於怎樣變？正像我雖然決定「投筆」，但投筆之後從戎？從賊？從小販？從老千？這個問題還未解決，直至目前還是「投筆從X」這個未知數。不過這也已是一種進步。

我不敢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也知道有一些作家單憑一枝筆寫出洋樓汽車來。但卻深知自己不是這種料，沒有這樣的本事，因爲平均每天擠出二、三千字已是我能力的頂點，想多擠一點也擠不出來了，故對朋友們的約稿僅是唯唯而已，其實我那有本事寫那麼多。

每天寫二、三千字當然是一個可憐、可恥，合該餓死的數字，可是在這位被人們歌頌的戴麟趾先生，爲社會的「繁榮」而大刮香港地皮之前，物價平穩，依靠每天二、三千字還勉可餬口，但物價一飛揚，馬上捉襟見肘，假如自己不想餓死，也不想讓老婆孩子餓死的話，像我這樣的料子，除了「投筆」之外是別無法子的。我深知自己無論如何都未能「以量取勝」，或許這是另一形式的「江郎才盡」吧！

然而，投筆從什麼呢？這是一個頗費思量的問題，我若像許些朋友那樣，是讀理工的，讀醫的，讀土木的，投筆之後自然撈回本行，倒霉就倒霉在我竟是讀中國語言文學系的。

本來我大可效班超投筆從戎，但卻又是干戈寥落廿一年，敵我隔海相望，雖未能共處，倒還和平。若是「投筆從戎」，風餐露宿，抛妻棄兒，置生死於度外，僅僅只以爲了執干戈於海濱相望兮，惟驚雷若炮之隆隆，那又有什麼意義可言呢？更何況故鄉盡在胡塵裏，更何況我已超過服兵役之年齡！

「投筆從戎」已成爲歷史上的美談，且將繼續成爲美談。於是我也就自然而然

古調今彈

葉其真

集團互相傾軋的徵象。

儘管目前外界的人還沒有足夠的材料具體說明中共內部發生了什麼大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它的領導結構發生了變化，宮廷內部你死我活的奪權鬬爭從來也沒有停息。

許多新聞界人士認爲，一個多月來，中共的種種動態表現反常。愚意並不表示完全贊同。從表面現象看，中共的活動也有屬於他們正常的那一套；而從本質看，中共歷來的表現，無時無刻不是悖於常理的。因此，看待中共問題，應該以毛澤東所說的「一分爲二」的方法來分析。

有一點說明，這裏提出用「一分爲二」，並不是要人們去學習所謂「毛澤東哲學思想」，而是我們只有通過中共所提倡的哲學觀點去看中共問題，才有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中共的「變」

中共是進行極權統治的，這個「權」字在他們的領導階層中視爲比什麼都重要。毛澤東就直言不諱地承認，有了「權」，就有一切。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他們所强調的「抓印把子」、「抓槍桿」。所以爲了抓這個極權的「權」，着適應這種政治的需要而在他們的政策、方針、策略、措施，無不爲變；在領導階層裏，也爲了抓權，數十年來，根本就沒有停息過你死我活的鬬爭，隨着這種鬬爭，宮廷也不斷在變。這種變化隨着鬬爭的高潮或低潮，有時顯得明朗，有時比較隱晦。實際上，中共的內部無日不在變動之中。

只有掌握中共這種「變」的規律，我們才可能把中共問題看得比較準確。因此，我們不能以一般的「常理」來推測中共的種種迹象。因爲它是在不斷地變，有時量變，有時質變，在質變發生時，來得急劇，一反常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反常」。其實，「萬變不離其宗」，一切的變，都是圍着「權」字轉，對老百姓進行殘酷的統治也好，宮廷裏的互相傾軋也好，莫不如此。

因此，不論是否林彪、黃永勝等人被整肅也好，是否毛周得勢也好，是否取消林彪的「接班」資格，實行集體領導也好，或者是否把毛澤東奉爲沒有實權的偶像也好，都表明其領導集團內部正在起着新的變化。而外間所看到的一鱗半爪，僅是這種變化的表徵罷了。

當中共幹部的，常常會發這樣一句話，所謂「思想跟不上形勢」，大陸的老百姓也常說「共產黨鷓鴣形」，所謂「鷓鴣形」，即「多花紋（多花樣）」與「善隱藏」之謂也。這實在是對中共現實的深切體會。沒有實際生活的體驗，是產生不出這種經驗之談的。

英菲

同情，其人莞爾笑曰：實無其事，但求工整，强行湊合耳。

江南對塞北，舍弟對家兄，可謂字字工整，可惜的是並無其事，這裏面全是虛偽！竊以爲寫詩塡詞，表現手法尙在其次，最要緊的是要有眞實的感情，不但詩詞如此，凡是文學作品也須如此，對仗雖是文學技巧的重要手法之一，但若爲對仗而對仗，不惜扯謊瞎說，生安白造，則寫成的詩詞即使工整之極，不出韻，不雷同，亦毫無價值，因爲它缺乏了作者的眞實感情。

宋代詩詞名家秦少游在旅舍塡了闋「踏莎行」，裏面有一句「杜鵑聲裏斜陽暮」，黃庭堅看了，指「斜陽」與「暮」爲重複，要改爲「杜鵑聲裏簾櫳暮」，范元實不以爲然，駁他說：「孤舘閉春寒，似無簾櫳」，黃庭堅竟然答道：「雖無簾櫳，有亦無礙。」斜陽暮三字連用，是否犯了詞意雷同之嫌暫且勿論，但若如黃庭堅主張，僅僅爲了避免雷同而不惜無中生有，生安白造出一個簾櫳來，這種寫作態度實在不敢恭維。

工整與作偽

在下一位朋友寫了首詩，我看了詩中的「畫堂」、「闌干」和「玉階」等字眼，起初還以爲他發了達，買了花園洋房，及後到其「畫堂」拜訪，既不見「畫」與「堂」，亦無玉階闌干，他住的仍是十乘十的一個小房間，詩雖然工整，感情卻完全虛偽，就像黃庭堅主張的一樣，只是爲工整而堆砌！最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名家詩詞，雖然寫得工細，但作者的感情是否眞實，常令我感到懷疑。例如在一首長調裏，作者寫他自己在深夜思念友人，從牀上爬起來塡詞寄贈，最後幾句是「暗銷更鼓……幽單最苦。强起披衣，自修斷譜」。恕在下孤陋寡聞，不知香港仍有「更鼓」這個玩意，大抵作者爲了叶韻，不得已而把久不存在的更鼓搬出來，將就將就，但與其爲了工整而作偽，倒不如不寫，讓斷譜永遠成爲斷譜好了，何必「强起」呢？他聽到了更鼓，才感到孤獨，因而憶起友人來，既然更鼓並不存在，則他的思友之情，看來也是作偽。又有一首律詩，作者用「三更寒杵」對「一枕孤燈」，工整是工整了，可惜古人用以搗衣的砧和杵已不存在，二十世紀的詩人如果再寫什麼「千家砧杵共秋聲」、「斷續寒砧斷續風」，則他的所謂「秋思」，也必是作偽無疑。

最有趣的是，竟然有人在香港寫起什麼香雪催詩，小樓聽雪作詩翁的名句來，詩中的雪，不知是不是「人造雪」？用假感情或者根本沒有感情而寫詩，寫出的即使典麗工整，決非佳作。如果做不成詩翁，反而變了詩囚，則這樣的詩興，眞是不「催」也罷。

江城子

苦悶加露出不文加找死等於中國學生？

阿當

一個街頭瘋漢

因爲我過去讀書太少，所以現在在工餘之後，仍得在夜間趕去上學。

每次，當我經過土瓜灣馬頭圍道的時候，一定會碰見一位年青的神經壯漢。看樣子，他年紀頂多不會超過三十歲。他在那個地區出現已經很長時間了。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他總是徘徊於那個地方，也都是穿着差不多一樣的服式：幾件厚絨的大關刀式的西裝上衫，叠在一起穿着，偶而再披上一件長絨大衣，下身就是那麽一條熱褲，還裸露着雙脚。寒風凜冽，或是炎日當頭，他身上都掛着那幾件東西，風雨不改，而且還袒胸突肚。這個人，頭髮蓬鬆，下顎留着一小撮鬍子，說長又不長，就是那麽一小撮。儘管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神態頹唐，但氣宇間隱隱地露出俊俏之態。看來，他一切與常人無異，就是腦袋失靈；腦子不靈，不免就會喜怒無常，哭笑不定，語無倫次的經常做出一些怪誕的動作來。

我有時看到他蜷縮在道傍沉思不語，有時他又躺在石櫈上，仰望長空，一烟在手，悠然自得地在吞雲吐霧；有時候他會突然狂呼：「我不要活，我要死，我要去大陸，保衛釣魚台，我自殺！唉！我正在戀愛！」有時又見他雙手揪着自己頭髮，提着腦袋，哈哈大笑地對路人叫喊：「我是太空人，我是太空船，我是慈禧太后，走開，走開！走！我升空！」頸頸是伸長了，但軀殼從未能升高地面半吋。有時見他詩興大發，在對途人高聲朗頌：「啊……啊……，你是天邊的月亮，我是月邊的麵包，啊，啊……」雖然詩無倫次，但有韻律，算是有點詩意；難得的是，其氣派倒十足像個大詩人。有時候，看到他孤零零的在悲傷哭泣自語：「我會死，我唔想死，生不如死，死才知生，不，我不要死，不！」嗚咽一陣之後，他竟然走入夢鄉去了。有幾次，我還看到他，蹲在路傍，用粉筆寫下了「無法可思」幾個挺秀的大字，地下還攞有一個向行人乞錢的塑膠盅。噢！他懂得乞錢以自存？原來，他終不願意死！

一切都說明，這個人的大腦思維功能混亂了，腦子殘廢了。每次，我走近他身傍時，心緒沉重，自然地產生一陣莫名的悲哀。我想，這個年輕的瘋漢，在這之前，一定是受過相當教育，一定有過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甚至有過熱戀。他，會不會因爲自命不凡，憤世嫉俗，要超脫於人？抑或是閒無聊賴，儘找刺激以至腦部受創而殘廢呢？不管我怎麽想，他現在是殘廢了，眞正的殘廢了。對這類人，我每次看到他攞在地下的乞錢盅，都會下意識地伸手去掏掏口袋。我是一個小工，而是歷來對有謀生能力而到處伸手乞錢的人是一毛

我常常在想，一個人，頭可斷，血可流，但腦決不可廢。要是腦子廢了，行動就會怪異，言行也必然十分刺激。瘋漢，初則雖然頗能引人圍觀注意，但漸漸，漸漸只剩下他自己一個，最後人們把他忘了。整個社會把他遺忘了。

因爲暑假，我有一段時間再沒有經過那個地方，對於那個瘋漢的印象，也就隨着時間的消逝而淡漠了。但這幾天看了幾期學生周報，在幾篇文章中，似乎又看到了這個瘋漢的影像。這次所見的不止一個，而是一羣。請看他們的精神狀態吧。

「囘中國」和戀愛

有一個人，他在周報寫了一篇標題叫做「七七，和或者再見香港」的文章（見中國學生周報九九二期）。這個題目，誰得知道她在說什麽？原來，她叫嚷：「我正在激動，我很容易激動，除非我不要自己激動」，又說：「我忍不住的哭了起來。我哭了起來，最重要的是爲了自己而哭」，「他說我只會哭，我常常哭，我並不是只會哭」，「我的膝蓋肉跪在地下懇求完父親，又懇求母親不要傷心，不要失望而脫皮」。看！這個人又哭又跳又跪，不但情緒異常，而且還嘟嘟噥噥地說了很多令人難予看懂的話。她說：「可是，父母往往是一系比山更厚，更無言以對的實在」，「我疲倦，我的四分五裂。父親寒夜裏風前立足無家可歸的影子」，「請容忍於單單對於我來說，那畢竟，到底是無法的事」，「我剛好在國貨公司購得的碗上放下白飯時，一句天大的話從母親的口掉了下來。」她究竟在說些什麽？讀之確令人拍案叫苦！

她有時疾呼：「我明明一直在深愛着中國，關懷着釣魚台」，有時又表示：「當我在一些電影裏看到一些眞正活在中國的人民時，心情波動又波動，我已經無法再忍受下去了。愛這些，乾脆，我回去」，「我立刻說，我下星期就要回中國去了」，「我在原計劃中提前半年，那是我感到更不能呼吸」。說得如此慷慨激昂，我原以爲她一定是個不愛紅妝愛武裝的人，誰會想到，她是在戲弄讀者呢，她叫嚷了老半天，最後才說：「我在想我該不該眞的十八號離香港？我沒有錢，我正在戀愛」，「到了來年我還是儲不夠錢回去，或者爲了其他理由，或者捨不得父母，愛人，朋友什麽什麽，也是自己」……。這個愛「中國」大陸如此之深，嫌香港如此之濁的人，查實，她那裏也不想去；不但今年不去，到了來年也不打算去。因爲她要留在香港談戀愛！

哭怒無常，語意雜亂，前言不對後語，精神狀態處於極度矛盾之中，這也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

四三期）。對於詩，我歷來是門外漢。原因是，一來讀書太少，無資格去讀詩；二來自己天生下來就是粗卑之格，感情乾枯枯的，全無詩意，所以從不敢去欣賞詩，尤其那些新潮詩。不過，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現在的新潮詩別緻得很，横讀也解得通，直讀也解得通。他還說，新潮詩創作靈感豐富之極，可以隨意發揮，隨心所欲。我聽了之後，雖然還不十分領悟，但直覺地以爲，所謂新潮詩，大概和時下的奇裝異服差不多吧：男也可以穿，女也可以穿，不倫不類，雌雄莫辨，撲朔迷離，以怪譁眾。「蛇」詩，我看大概也屬時下的新潮詩吧！

「蛇」，是爬蟲類動物之一。廣東人好食蛇，廣東俗語說「蛇」是懶惰之意。唐朝柳宗元也寫過一篇「說蛇」的文章，不過他是用蛇來評述當時的苛政猛於虎的。但，當今詩人寫蛇卻別開了生面。請看，他寫些什麼：

我是蛇的一部分
我的一部份
是蛇
我是蛇
…………
啊，父親和母親
我的羞恥
是公園裏的
是板凳
是不管什麼人
都可以
擱屁股的
地方
…………

等待一聲驚嘆
我是一個
悶葫蘆
…………
啊，父親和母親
我掏出，掏出
生殖器
像那個小孩
狠狠的
翻起包皮
露出了
龜頭
瓩
…………

我抱着一個
大蛋
…………
啊，啊，

又是大蛋，又是屁股，又是……。一個頭腦健全，但思維平庸的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出這些東西來作詩的。這種詩，居然還有人對周報建議，要用電視去映現；要用大特寫凝鏡來表現「蛇」詩的各個環節。我的天！要是眞箇把大蛋，屁股，生殖器都搬上螢光幕去播演的話，請問，要把觀眾當作什麼！

我想起了有一個署名叫做「曾憲灶」的人。他在九龍市區，甚至遠及新界的大街陋巷，地面，橋腳和很多牆壁都用大毛筆塗上一些大字眼：什麼天荒荒，地皇皇啦，朱古力麥片糖啦，什麼三皇五帝、豬、牛、羊啦。別人看不得懂，我想他是不管的，反正，他自己認爲精彩就行了！他甚至還會覺得，別人愈不懂，愈證明他的詩超俗。這個人，很努力，而且夠勇氣，加上有大量的地盤任他塗寫，目前他的創作，已遍及九龍市、郊各個地區。這樣一個人，應該算得上是一個街頭詩人吧！所不如蛇詩者，就是曾君還不夠勇氣當街拉褲鍊！

由蛇詩想到曾君的街頭詩，由街頭詩想到新潮詩。原來，寫新詩不但要感情充沛，富於想像，更重要的要胡思亂想。因爲這一來，才能寫出一些驚世駭俗的詩句來，才能譁眾。

我不懂詩，但我以爲這些都是新詩的最大特色！

找死

又有一個人，在周報寫了一篇叫做「偶然與絕對之間」的文章。（見中國學生周報九六〇期）這篇文章是專談死的。對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學生去講死，是不是嫌他們生命力太旺盛，擔心他們「唔知死」或「唔識死」呢？我不明作者的意向。

每一個人，要不是確已到了「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都是不願死的。我最怕死，一聽見死就腳軟，所以從來不敢去領畧死的滋味。日常看報，知道社會上每天都有人死。有的人被環境所迫，走頭無路去尋死；有的人失戀之後去死；有的人被殺死，病死老死。種種。這些死都絕非出自其本人的意願，百分之百是個人的不幸，社會的悲劇。

「偶然與絕對之間」主張，「完成自己的死亡，是把絕對的自然規律掌握到自己手裏，要把客觀限定的絕對，改變爲主觀決定的絕對，死——還得由我自己來決定」，「人生最高境界，仍然是自己掌握生死之道」。他的意思是說，不要讓自己老死（絕對的自然規律），最好，每個人都去自尋死路（把客觀限定的絕對，改變爲主觀決定的絕對，死——由自己決定），所以他在向人們歌頌自殺。他說：「世界上仍然有人自殺，以至有人歌頌自殺，就是因爲死亡由自己操縱，好像是作爲一個人，他的主觀意志決定一切，他在絕對中掌握絕對」。他甚至還着力去描述，自尋死路的美：

「當一批人臨死的時候，大家高高興興，躺在醫院的床上，室內奏起和平和輕快的音樂，有許多鮮花，還有香氣繚繞，……死時一切都表現得快樂，到一個無感觸的狀態」。（編者按：這意境似乎襲自海涅的一首詩。）

「例如，兩個人，擁抱在一起，最愛的時候，都服了毒了，死了之後，還是牢牢的分不開。是不是眞美！芥川龍之介答：是的」。「說兩個愛極的人，不能一刻分離，在海上游泳的時候，他們也擁抱着，這一次，眼睛凝視着眼睛，抱得緊緊的，直往下沉，沉下去，他們不分開，沉呀，沉下去，海水都透明了，眼睛呈現一個天地，就是亮，亮，透澈的亮。他的臉上像天使，微笑着」。……「唯一的辦法，最美的時候就死，那是讓美停駐的斷然方法，那也是絕對的絕對的絕對的掌握」。

「有一次，她竟然說，讓我們死吧。那剎那我們都在床上，她高興的時候，總是向我撲開來，緊緊從頭髮到腳尖都貼着我，使我感到每一根膚毛都進入她全身的毛管。……我把她扳過來，輕輕抱着她，左手接過她的瓶子。說：『死了之後，他們還是把我們分開的』，她說：『那就不同了，我們已到了別的

地方了」。

恐怖的死亡，被描述得如此之美妙：擁抱、碧海、藍天，繚繞的香氣，輕快的音樂。我抄着、抄着，竟然也陶醉起這些境界來，生的困境一下子好像得到了徹底的解脫。但摸摸心口，自覺呼吸依然沒有止息，希望和憧憬又在心裏恢復了過來。不管別人怎麼說，我最後還是怕死。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爲了生存就得掙扎，任你想得天花亂墜也逃避不了這種現實。

人會老去而消亡，是絕對的自然規律，是絕對的絕對；自殺只不過是絕對流向中的一條小支流，它永遠無法去把客觀限定的絕對，變成主觀限定的絕對。尋死是對生命規律的一種消極抗爭，是某種客觀限定的結果，並非由自己決定。

偶文一共有十部分，內中主要材料是引述別人的話，一小部分是自己的見解。雖然有些地方似乎是在反對自殺，反對無謂的死，但他的基本見解是：死——還得由我自己來決定；完成自己的死亡，自尋死路。至於他自己呢，他說：「我自己要走什麼路呢？那倒是一個秘密」。說了老半天，原來他還是要賴在這個世界上，等待着將來「無可奈何花落去」。他不打算死讓自己來決定。

× × × ×

在學生周報看到這幾篇文章，似乎見到了那個街頭瘋漢；見到了那個街頭瘋漢，又想了這幾篇文章。我看，當今的世界，謬誤與正確，是與非，眞與假，已很難分辨。反正每個人都有選擇生活方式和表達方式的自由。人們可以隨便動，隨意說，隨心寫。但我以爲，個人的自由應以不妨害別人爲原則。瘋漢在街頭糊說，不過只博一笑，文人在學生周報亂道，可就貽誤後輩。這兩者之間效果的區別，就在於此。

學生周報的主要讀者是青少年學生，它期望予一些文人能在這個刊物「傳道，授業，解惑」。是故，名家的一舉一動，詩人的一首詩，文人的一句話，都將給後輩品味，觀摩和倣效。但，可惜的是，有等作者在撰稿時，多只想到寫得晦澀些，難懂些，刺激些，卻很少打算寫得有意義一些。結果，矯揉造作，無謂的掩飾，粗俗的自是，無聊的瞑想，在作品中都發揮了出來。這種做法，欺了自己也愚弄了青少年。

孔子說過：「人之患，好爲人師」。社會上，好爲人師者，大有人在，但他們浮游於市，易以辨認，惟佔有地盤而爲所欲爲，喜在中學生面前賣弄文字遊戲者，其害處可就難估了。

有一則笑話：一位頗識之、乎、者、也的教師，與東家約明，年米一石爲束修。到年底，散館回家，他僅得四斗。其妻問之，他道，王四嫂去了兩斗，嫖不嫖，嫖哉嫖哉去了四斗，一共去了六斗。原來，他們約明是，錯讀一字扣一斗（孟子王四叟，他錯讀了王四嫂。論語觚不觚，觚哉觚哉，他錯讀了嫖哉嫖哉）。這一來，他的太太還以爲他是搞女人花去了六斗米呢！這位先生，半通不通的，居然做起教師來。類此人者，在我們這個社會委實不在少數。他們常常喜在青少年面前，大搖大擺，酷像師哲名家。開口閉口這個主義，那個哲學的一大套，慣寫些似通非通的話；人談問題，他也談問題，人說文學，他也說文學。細讀他們的寫出的東西，實在有「王四嫂」，「嫖不嫖，嫖哉嫖哉」之嫌。我想，學生週報並不希望像街頭瘋漢一樣的作者在賣弄文騷，也不需要類似「王四嫂」的教師，它熱切期望的是，文人能在這個刊物，盡盡他們的社會責任。

猿猴·上帝·人類

藍海文

人據說是由「類人猿」進化而來的，我從小就懷疑。

小學時，歷史老師指着人猿那副尊容，說是我們人類祖先的時候，我總覺得是一種侮辱。後來讀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仍然未能改變我的看法。

從小時候起，我就喜歡吃香港人叫作「涼瓜」的苦瓜。因了吃苦瓜而想起的緣故，直至現在，仍然無法相信人猿可以「進化」爲人類。

我曾經做過一個實驗，選擇最新鮮最青綠的苦瓜，把它[illegible]包了起來，放了一些日子，

於是乎，彷彿到了原始大森林中，看見那被派爲「人類祖先」的人猿，他們的前肢仍比後肢長，身上的毛也未見得短去許多。

我終於無法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服膺起來。

我始終認爲：猿就是猿，一億年前也是猿，人就是人，一億年前也還是堂堂正正的人；「始祖鳥」並非鳥類的「祖先」，只是鳥類的一種，蝦就是蝦，蟹就是蟹，無論如何，猿不能「進化」爲人，蝦不能「進化」爲蟹的。

人類已經「進化」得前肢比後肢短，頭部如此[illegible]

「猴毛」也不見了，而深山裏的「祖先」們，則依然故我，連身上的「猴毛」也未見得短了一些，億萬年來，牠們竟一點也不「進化」，天下人豈非盡做了「傻瓜」嗎？

「進化」論是錯的，這世界無所謂「進化」，科學、知識的擴展，那是「進步」，與猿變爲人是風馬牛的。

從苦瓜的實驗，我認回了自己的祖先，尋回了人類的尊嚴，我考究一切事物必從一個特定的關係而產生，因而寫下了「關係論」。

雖然我不服膺於達爾文，可是我也仍然未服膺於「上帝」，因爲「上帝派祂的獨生子來到世間」，大概「上帝」是應該結過婚的，但是，未聽說過上帝有老婆，上帝的老婆在那裏？誰能告我？

朱可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三、明知是德軍的陷阱仍然掉了進去

斯達林對我的不滿，在他感到整個烏克蘭會淪入敵手的時候，就達到了最高潮。他雖然是最高統帥，但他不願擔負失敗的責任，一定要另找一個替罪的羔羊來代他受過。我既然是烏克蘭的黨委第一書記，又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在他的眼中，實在是一個很理想的「替死鬼」。

當反攻卡爾可夫的戰役，在慘敗中結束的時候，也是我個人面臨着身敗名裂的邊沿的幾天。

誰也不知道：究竟是誰提議發動這場反攻的。我不否認：我是應當負責任的人之一。但是，作為前線總司令的鐵摩盛科元帥，才是眞正有最後決定權的人呀！

可是，斯達林認為：

「這完全是你一個人的主意！鐵摩盛科只不過是中了你的花言巧語而已！」

反攻開始的初期，一切都似乎很順利，我們輕而易舉地就突破了敵人的防線。不過，我卻覺得：它輕易得有點奇怪。果然，不久就證實了我的懷疑——我們進了敵人的圈套裏來了。

這時，我們就要求最高統帥部，准許我們：停止反攻，把部隊撤回原陣地。我們一面頓兵不進，一面準備轉攻為守。

早晨三點鐘光景，我在掩蔽部裏脫了衣服，剛才想休息一下的時候，作戰科長巴格拉敏年上校，氣急敗壞地衝進來，惶恐萬狀地說：

「莫斯科根本不考慮停止反攻的問題！

我們要是再向前進的話，就一定會遭遇到全軍覆沒的命運。

我求求你，把這個局勢，親自向斯達林解釋一下！」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驚惶失措到這種程度。所以，我馬上打電話給最高統帥部。接電話的是總參謀長華西列夫斯基。

「請你馬上根據軍用地圖，向斯達林同志解釋一下：如果我們再繼續反攻下去的話，將會發生一些什麼後果。」我向他說。

「這可辦不到，」華西列夫斯基說：「斯達林同志已經做過了決定，並且也已經發佈過了命令。」

一說完，他就馬上把電話掛上了。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直接和斯達林通電話，請他重新考慮一下。不過，這個做法，對於我自己是絕對危險，凶多吉少的。

我打電話到斯達林的別墅去，馬林科夫接了電話。——我對那個別墅裏的房間和設備都很清楚，所以馬上就可以想像出來：那時大概有那些人坐在那裏？斯達林坐在離電話機有多遠的地方？……

馬林科夫向我說。

「斯達林同志說：你要想向他報告些什麼，就向我說好了。我會轉告他的。」

我已經可以嗅到，暴風雨就要來了。

我堅持：「我一定要和斯達林同志講話。」

馬林科夫轉達了我的請求以後，又向我說道：

「斯達林同志還是這樣交代，有什麼話都請你向我說罷！」

我於是把前方的緊急局勢……向馬林科夫報告了一番。馬林科夫去了一陣，又回來向我說道：

「斯達林同志知道：你停止反攻的決定，是沒有得到你前線總司令的同意的。斯達林同志也知道：停止反攻，是你的主張。

他反對你的意見，斯達林說：這事根本沒有再繼續討論下去的必要。攻勢非繼續下去不可！」

「好，我絕對服從命令！」我說：「其實，現在繼續攻下去，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因為我們前面根本就沒有敵人擋路。

就是由於太順利了一點，所以使我有些擔心。」

我一說完，馬林科夫就掛上了電話。

巴格拉敏年在旁邊，氣得眼淚都流出來。他當然可以預料到即將到來的悲劇。所以，他為了我們整個部隊自殺，不由自主地流下來了眼淚。

幾天之後，預期的事果然到來了。我們的部隊弄得幾乎全軍覆沒。

慘敗後幾天，我忽然被「召見」了。誰大概都可以想像得到：我當時的心情，我們損折了幾萬人馬，元氣大傷。現在別人想把整個責任，都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所以，當我去的時候，已經有了萬一的準備。

在最初的幾分鐘，簡直看不出來。斯達林到底是怒火中燒呢？還是對我的處境，多少還有些同情？他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演員，外表上，鎮定得和平日一樣。

「德國軍部公報上說：他們在卡爾科夫戰役，俘虜了我們兩萬人，這是眞的嗎？」

「我想這大概是事實，斯達林同志！我們的部隊，大部份都犧牲了，賸下的都做了俘虜。」

斯達林不說話了。不過，誰也看得出來：他的血已經在沸騰起來。不能斷定的就是：這火山什麼時候會爆發？會連累誰倒霉？

我還在莫斯科逗留了幾天，靜候斯達林對我的決定。——使人在「一切難以逆料」的感覺中，受盡煎熬，一向是斯達林最得意的拿手好戲之一。他現在既然佔了上風，我不管做些什麼，也於事無補。唯一的辦法就是：聽天由命。

第二天晚上，陪着他吃飯的時候，他裝做不經意地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們的部隊在東普魯士被德國人殲滅以後，沙皇把那位指揮官軍法從事，判了絞刑。」

（未完）

中共出席聯合國代表團成員的背景

資料室

中共第一次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團一共十個成員,其中副代表邢松鶴、張求寬兩人的名字是第一次見報,可能是負責翻譯工作的。至於團長喬冠華、副團長黃華,代表符浩、熊向暉、陳楚和,副代表唐明照、安致遠、王海容的背景和身份,大致如下:

團長喬冠華,現任北京外交部副部長,江蘇鹽城人。一說他是一九〇八年出生,今年是六十三歲;一說他是一九一三年出生,今年是五十八歲。香港某尾巴報持後一種說法。

喬冠華畢業於清華大學政治系,留學德國是學的軍事。在抗戰初期,曾任國民政府第四路軍總部參謀。廣州淪陷後,余漢謀撥款在香港辦一張「時事晚報」,就由喬冠華任主筆。他開始用「喬木」的筆名撰寫「如所周知」的評論專欄,分析國際大勢。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喬冠華先在漢口與范長江組織新聞通訊社,後來到了重慶,開始跟周恩來發生關係,並為賞識。他除了在中共辦事處工作,也經常給中共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和「羣眾」周刊寫國際評論。後來他曾把所寫的評論輯成兩本集子,一本叫「從戰爭到和平」,另一本叫「替美國算命」。

沒有資料顯示他在何時何地加入中共,只知道他到了重慶才正式公開參予中共的工作,稍後他跟在八路軍總部駐重慶辦事處當英文秘書,極活躍的女記者龔澎結婚。

抗戰勝利之後,喬氏夫婦仍跟隨周恩來在上海馬斯常路中共辦事處工作。一九四六年回到香港,主持新華社華南分社,並創辦了一張以國際新聞和評論為特點的「正報」,有時也給在香港復刊的「羣眾」周刊寫稿。龔澎則擔任「中國文摘」的編輯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新聞局局長」、「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長」、「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主任」以及「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務。第二年出任「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一九五四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雖然,喬冠華直到一九六四年才升任副部長,但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六年間,除了擔任由伍修權率領的中共代表團的顧問出席聯合國之外,他曾以代表團顧問身份,跟隨周恩來和陳毅出席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的日內瓦會議和一九五五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亞非會議,又跟隨劉少奇、周恩來、陳毅訪問過蘇聯、東歐、外蒙和非洲各國。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喬冠華和姬鵬飛都受到造反派抨擊,詳細的罪狀不清楚,不過從外交部長陳毅抗議紅衛兵暴行的講話透露出來,去年九月去世的龔澎會受到鬪爭,而且被免職和開除黨籍。

龔澎一九四九年以後就擔任「外交部情報司長」,一九六三年升任「部長助理」。她的姊姊龔普生,曾任「外交部國際司司長」,姊定章漢夫也是「外交部副部長」,都是在「文革」期間整垮的。

喬冠華在一九六九年年底出任中蘇共邊界問題談判的中共方面代表團團長。

中共代表團的副團長黃華,也將是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也是江蘇人,現年五十七歲。他跟龔澎是燕京大學同學。一九三六年黃華是共黨操縱下的北平學聯負責人,從事「一二九運動」。因被當局通緝,輾轉逃到延安,入延安抗日大學受訓。畢業後入新華社工作。埃德迦・斯諾訪問延安,就是黃華擔任翻譯的。斯諾也是燕京大學英文系講師,教過黃華的。抗戰時期,黃華被派充葉劍英的隨員到重慶。一九四六年任軍調處中共方面的翻譯,第二年任新聞聯絡官。一九四九年先後負責過天津、南京和「上海軍管會」的外事工作。一九五三年朝鮮板門店談判,黃華是中共方面代表。一九六六年派到非洲,先後擔任過駐加納和阿聯的「大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黃華是中共駐外使節中唯一沒有被調回清算的,而且外交官中也只有他和耿飈二人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黃華去年出任駐加拿大第一任「大使」。

中共代表團團員符浩,原是中共軍師級幹部,曾任社會部(特務)秘書。一九四九年任「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機要處專員」,一九五一年調到外交部工作,一九五四年當過「亞洲司司長」。一九五五年中共貿易代表團訪問日本,符浩以顧問身份隨行。一九六〇年調任駐印度「大使館參贊」,一度代理大使。現在的職務是「外交部辦公廳主任」。

反面

一九六一年陳毅對北京六專院校應屆畢業生發表談話後,「唯成份論」的趨向確有多少改變,大躍進時代由於照顧階級路綫,而招收大量不符水準的工農子弟,成績追不上而留班的,一律勒令退學,整天叫政治口號而不讀書的風氣迅速糾正了。五七年的右派也獲得釋放和脫帽。可是維持不夠兩年,一九六三年底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其原因當然很複雜,不過我認為有兩點是值得一提的。

一、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他們在故鄉受到輕蔑和歧視,而唯一可以使他們擺脫這種處境的途徑,就是發奮讀書,考入大學。因而貫徹無產階級路綫之前,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在大專院校裏所佔的比率很大,以清華大學為例,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學生是出身於剝削家庭的。這批人畢業都當了「國家幹部」,這樣一來,中共也就不能不擔心未

年他出任駐倫敦代辦處代辦以後。一九五四年他曾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一九六〇年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廳主任」。

團員陳楚，也是中共駐安全理事會常任副代表。他原是中共宣傳幹部。一九四九年前後，曾任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一九五四年調任「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一九五五年代表中共出席歐洲和平安全會議。一九五八年出任駐蘇聯「公使參贊」。一九六〇年任駐加納「大使」。現在的職務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

副代表唐明照，廣東人。美國華僑，主編過紐約唐人街「每日新聞」，一九四九年回到大陸，一九五〇年出任「抗美援朝總會聯絡部副部長」，一九五三年代表中共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一九五四年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又被派為出席日本廣島紀念原子彈爆炸大會。

唐明照有一個女兒叫唐聞生，紐約出生。一九七〇年毛澤東接見斯諾，就是由唐聞生擔任翻譯兼速記的。據斯諾發表在「生活」雜誌上的文章說，斯諾當時並沒有作筆記，後來中共方面送給他一本唐聞生的速記副本。

副代表安致遠，只知他在一九六三年時，曾任駐蘇聯「大使館參贊」。

副代表王海容，是中共出席聯大代表團唯一的女性成員。她現年三十四歲，現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據一九六八年紅衛兵報紙透露，她是毛澤東的姪女，也是外交部造反派頭頭之一。至於她為什麼姓王，說法莫衷一是，一說是她母親改嫁給姓王的，就姓後父的姓。

顯然，這個代表團的陣營是不算堅强的。這因為經過「文化大革命」，北平外交老手差不多都沒有過得了關，原「外交部的副部長」像章漢夫、王炳南、劉曉、曾湧泉、徐以新全被整了，羅貴波一度站出來，但沒有多久又垮下來。加以近來北平外交關係擴大，需要外交人員激增，在委派使節時，已顯得困難，像最近派駐奧地利「大使」王越毅就是一個毫無外交經驗的前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

班人

待旦

精神似乎是與生俱來的。終年勞勞碌碌，每天只有三兩米和幾條蕃薯吃，與牛馬的生活實在不相上下，本來是應該感到痛苦，也應該起來反抗的。可是一旦發覺有別人比他們生活更苦，他們「條氣馬上順晒」，覺得自己雖苦，但畢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還是安份守己好，要不然，行差踏錯被打成「壞分子」，成為階級敵人那可更苦了。於是大家也就忙着鬬爭階級敵人，藉以發洩胸中的積憤，而不敢追究和正視造成農民生活苦的眞正原因。正因為階級敵人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中共絕不會讓他們就這樣消滅，而要培養他們的接班人，以便他們死後接替他們的位置，繼續當人民的反面教員。

「四清」運動一開始，這個問題也就正式提到日程上來。這場運動是一場全民性的運動，計劃搞十多二十年，誰都不能幸免。凡是搞「四清」的地區，每一個人都必須重新填寫十份八份表格，重寫自傳，以便調查核對。那時的名堂叫做「查三代」，就是調查父系、母系三代人的社會關係。包括祖父母的兄弟姊妹，父母的姑、表、姨、舅，以及自己的朋友、同學等。倘若你三代人的親戚中，有人是階級敵人，即使你平日並沒有與之來往，也一樣影响你的昇級和前途。倘若你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那就得隨時準備被趕回去接班。

一九六五年我在順德縣均益公社搞「四清」時就碰到一件頗令人尷尬的事情。

有一個大隊的貧下中農協會向我們提供一份名單，要求我們通過上級機關，把名單上的人趕回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監督生產，勞動改造。名單上有三個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其一是我的同學，另兩個卻是她的哥哥。農民們提出這個要求時，正是她的母親死去的第三個月。大陸的農村幹部，常常喜歡把本隊在外地工作的人，拉回農村和他們一塊挨苦。每一個地區，每一場運動，他們都會提出這類要求。而他們的要求往往又是不符合「政策」和不合理的。「四清」運動以前，各單位對這類要求，大多數都是置之不理。

但在「四清」中卻不能不理，因為「清階級」是運動一項重要內容。研究過有關資料，我知道，我同學的哥哥一九四七年起已離開家庭獨立謀生，若按照以前的政策，是沒有任何理由把他驅逐回農村的。但現在的情況不同，現在需要他來繼承他母親的地位，當人民的反面教員。至於他的弟妹則暫時不必回來。

我們的意見經上級呈轉，三個月後，我同學的大哥果然垂頭喪氣地回到原籍。當他到隊部報告時，眼光留在我的臉上盤旋了好一會，我相信他是認得我的。因為在以往的日子裏，有許多個星期日都是在他的家裏度過的。那天晚上，我找機會和他作過一次個別談話。表面上是說服他安心生產，不要亂說亂動，其實卻是想瞭解他以及他妹妹的情況。

他告訴我，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女暫時住在她娘家，但那邊的公社卻不准他們入戶，他還告訴我半個月前，他妹妹工作那個單位也曾找過他妹妹談話，他問我怎麼辦好，我非常坦率地把我的意見告訴他。我認為他的一家是沒有法子可想的，將來他的兒子也可能成為專政的對象，至於他妹妹倒不必愁。目前不會叫她回來，不過最保險的方法還是趕快結婚，因為女孩子結婚後是跟丈夫的成份的。可以擺脫那條地主家庭的尾巴。

那天黃昏我和他在江邊坐了幾個鐘頭，那兒江面很寬，對岸就是新會縣。太陽西斜，帆影江色，田野農舍盡在一片夕照中。景色眞美，在那裏逗留過一段日子不短。卻從未注意過如此風光，假如不是被侮辱和歧視，任何時候我都願意放棄城市繁華的生活，去那兒勞動生產；但被强迫生產，被侮辱被歧視，其味道卻完全不相同了。

寒窗雜憶

中州風雨

他越說越激動，這使崔婉姬感到吃驚。

「我知道你心裏很激動。冷靜點，老徐，情緒的激動更會損害你的健康。」

在情緒的激動中，徐諾果然嗆咳起來。

崔婉姬趕忙靠近他，兩眼帶着焦慮的神色：「老徐，不要緊吧？要不要再看醫生？」

「沒關係，我還有藥，服用完再說。」

崔婉姬用鞋尖劃着地上的泥土，低着眼簾望着撥動的鞋尖，幽幽地道：「可惜我不能多幫你一點忙，使你減少一點操勞。」

「看妳，又說這句話了，妳的心意我知道的。」

崔婉姬忽然噗哧一笑：「唉，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有時會像老太婆一樣嘮叨。」

嘮叨？不，這正表現了這個善良的女人對自己的關懷：徐諾心裏想。

忽然，播音室的門口一閃，走進一個人來，是苗淑霞。她一進來，看見崔婉姬和徐諾坐得這麼近，好像是在娓娓而談的樣子，她頓時呆住了，揚起了眉毛，微微張開了口，楞楞地望着他們，沒有說話，似乎在責備自己的冒失和感到進退失據。她誤以爲他們是一對情人，又那裏知道他們只不過是朋友。

她跑的直喘氣，臉上浮着北方少女特有的紅霞。

「播音的時間又到了嗎？小苗？」徐諾說着，並看了看手表。

「嗯，是的。」苗淑霞的聲音有點不大自然。

「呀，眞的是播音時間到了。小苗，廣播稿就壓在桌子上，妳就邊放兩張革命歌曲的唱片，邊看一遍吧。」徐諾說。

「好的。」苗淑霞應着，走向放播音器的桌子。

現在，她的情緒平靜了些，但剛才的一楞，使她臉上還留着紅暈。

崔婉姬的眼睛在苗淑霞的身上遊轉，清秀的臉、兩朵紅暈，拖着兩條修長的辮子，頭髮烏黑發亮，穿着孔雀藍底大紅花的衣褲，黑面白底的布鞋，她也不禁在心裏讚嘆，這姑娘多美！

「[illegible]是個小伙子，一定追求妳。」崔婉姬終於把

「喲，連徐同志你也……」她微微側過頭，合着嘴，把天眞的笑意留在鼻子和嘴唇上，瞟了徐諾一眼，臉上更紅了。

「哈哈，」崔婉姬像銀鈴般笑了起來，徐諾流露出的心情的輕鬆，使她也感到高興，「害羞了？老徐這樣讚美妳，如果他沒有愛人，一定會喜歡妳的。」

「哎呀呀，老天爺，妳怎麼捎帶一槍，給我也沾上啦？」

苗淑霞又不禁朝他們望了一眼，觀察他們的表情。「啊，原來他們不是一對？」苗淑霞在暗自嘀咕。

「怎麼樣，我說錯了嗎？唔，」崔婉姬瞇起眼睛，把頭幌着，「十八姑娘一朵花，那個小伙不愛她？」說到這裏，她把眼睛張開，望着徐諾，「這般漂亮的姑娘，誰不動心？」

她敏感到現在的氣氛，已把徐諾心中的陰雲驅散了，所以故意說這些話。

苗淑霞眞是窘極了，咬着下唇。

「好啦，好啦，小苗受不住啦，咱們到工地去吧，又得去『發掘』一些『好人好事』的新聞了，不然等會小苗一報告，下次播音可得宣告『脫期』了。」

崔婉姬看見苗淑霞的窘狀，在走出播音室前，對苗淑霞說：「小苗，說了幾句笑話，請妳別介意。」

說完，和徐諾走出播音室的門。

工地上，陽光燦爛，照得他們身上暖烘烘的。而純眞的友誼，也形成一股暖流在他們的身上流着。

旗鼓在前

一場大雪以後，工地上積雪一尺多深。

家在工地附近的民工，自然是走了十之七八了。遠地如新安、靈寶、偃師的民工因爲掏不出腰包，沒辦法買車票回去，大多數還困在工棚和附近莊子的民房裏。

探墓工程是暫時無法進行了，這意味着整個廠房建設的計劃進度將要

「我們要與天鬥，與地鬥，只有階級敵人才不高興我們搞建設，一下了點雪，人都幾乎跑光了，這像話嗎？這是階級敵人在從中搗亂，是兩條路線鬥爭。」嚴尚榮在分析着目前的情況，也決定了工作的措施。市委是在「責成」啊，這壓力多大，自己能不有所表現嗎？

「小劉！」他呼叫着。

「有！」通訊員小劉掀起棉簾子走進來。

「叫汪科長和李科長來這兒！」嚴尚榮交代了任務。

「是！」小劉應了一聲，正想轉身出去。

「還有，」嚴尚榮又叫住了小劉，「把徐諾也叫到這兒來！」

「是！」小劉出去了。

這工地指揮部的四合院並不大，一會兒，汪培志、李元森、徐諾都到嚴尚榮的辦公室來了。

徐諾一進門，看見這年紀已五十多，身體胖胖的主任緊繃着臉，意識到氣氛不大好。

「請坐！」嚴尚榮硬梆梆地說。

三人找了位子坐下來。

嚴尚榮掏出一支烟捲，點着，長長地吸了一口，把烟用力噴了出來，才開始說話。

「同志們，今天市委開了一個重要會議，討論了工地工作的問題，責成我們要狠狠地抓民工的工作。今天晚上，將召開指揮部黨組會議研究具體的貫徹措施。現在，在沒有開黨組會議之前，你們執行具體工作的同志要做好下列工作，」他掏出記事本，「請記錄：一、整理一份民工思想情況的彙報資料，這工作由政工科負責；二、準備一份敵情報告，由保衛科負責。工地上員工複雜，難免有階級敵人在搞煽動破壞，你們保衛科，」他用眼瞧瞧保衛科的李仁傑科長，「鼻子要放靈點，千萬不要患傷風，鼻子不通。」

他吸了一口烟，繼續說：「我們搞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裏包含了鮮明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執行無產階級路線呢？還是執行非無產階級路線？也就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二者必居其一。」

「毫無疑問，我們要走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沒有社會主義的大工業，我們無從發展國民經濟，無從鞏固國防，無從領導農民走上農業集體化和現代化的道路，我們就有可能走回頭路。甚至導致無產階級政權的崩潰。所以毛主席說：『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我們應該認識自己肩上責任的重大。

「兩條路線鬥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狠抓階級鬥爭。可是，我們有的同志卻在思想上缺乏階級鬥爭觀點，存在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情緒。

「現在一下了雪，民工都幾乎跑光了，這就暴露了我們工作上的問題

苦，你們的立場那裏去了？政治工作沒有做到好，是我們工作失敗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代表工地指揮部，責成政工科的徐諾同志必須銳意改進工作，別再為民請命了，你應該對民工強調政治，在民工思想上確立階級鬥爭的觀念，這樣，許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如果你還不去掉右傾思想，將無法做好這一革命工作，那麼，你就要拿着檢討來見我！」

他滔滔不絕，越說聲音越大，似乎很有氣。在點到徐諾的時候，目光老是閃着厲芒注視着他。看樣子，他對徐諾的印象很糟糕。

徐諾也以眼還眼。他的思想像放電影一樣，迅速地閃過一個片斷又一個片斷，在回憶着這短短的階段中工作的開展情況和自己的表現。

「為民請命難道錯了麼？工地上對民工的照顧根本就很糟糕，難道為民造福的社會主義事業要建築在他們的屍骸上？反映了民工的實際情況就是右傾？就要準備寫檢討？……」徐諾的腦海在翻騰。

「還有，」嚴尚榮大概說得口乾了，喝了兩口茶，「保衛科要深入了解一下，抓壞典型，我準備開一個批判鬥爭大會，鬥爭一兩個破壞分子，壓壓敵人的氣燄。目前是敵人在掌握着民工，而不是我們在領導民工，敵人要他們跑，他們就跑光了，敵人在煽動怠工，民工就懶洋洋。這問題非常嚴重。我們決不能對敵人手軟，應該狠狠地給他們迎頭痛擊。這鬥爭會的事就由李科長着手準備。聽說二工區有個姓吳的老頭很操蛋，妖言惑眾，應該整理他的材料。」

徐諾聽到嚴尚榮這一提，知道他所指姓吳的老頭是誰，心裏震動了一下。誰滙報吳老頭的情況，徐諾心裏明白，這決脫不了共青支委、工區政治指導員溫樹樵這個積極分子。他正在創造條件爭取入黨，自然應該在政治上表現積極。

吳老頭該挨鬥？這簡直是莫名其妙。他是道地的貧農，說了幾句批評尖銳點的話就當作階級敵人了嗎？指揮部叫人去慰問民工，發動人家「言無不盡」，現在竟把人家說的話當作罪名，這是甚麼邏輯啊？

想起那天晚上他去二工區慰問民工，引起吳老頭發牢騷，徐諾在良心上產生了負疚的感覺。

× × × ×

經過洛陽市委通過各區鄉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催迫，在一個星期之後，民工畢竟陸續回到工地上來了。

徐諾站在工地指揮部的大門口，望着公路上民工的人流。

他們有的背着破包袱，有的揹着破蓆子。他們沒精打彩，雙手在袖筒裏，縮着脖子，在踽踽而行，那樣子就像一羣遠戍的囚徒。

雖然雪霽，但是天空還不很明朗，雲層還是灰濛濛的，說不定隨時會變成陰晦，又飄起雪花來。

（八）

嶺聲劍影錄（七十二）

但中國把精銳部隊抽調出國，致使三湘七澤的防軍力量，頓見不足；而日寇打通交通線，又志在必得，故鄂贛日寇，傾巢而出，進犯長沙，且避免三次大敗的覆轍，側重兩翼的大迂迴，不採中央突破的戰略，以免重蹈入袋形殲滅戰的陷阱，當日軍兩翼迂迴的大功告成，在撈刀河會合後，一路指向長沙，一路再迂迴淥水，張德能以一着之錯，棄城守岳麓，坐失名城。我軍轉進衡陽，於是乃有方先覺苦守衡陽四十天的壯烈。

當長衡大戰初期，日軍為謀達到牽制的目的，在粵北的日軍，作進攻韶關的模樣，在粵南的敵軍，則沿江會進犯四邑，企圖直指陽江電白。這樣的幾路蠢動，使我軍不知其所攻，盡其牽制的能事。

民國三十三年的三月二十九日，為第一屆青年節，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飭令全國四間大學的中級直屬分團，舉辦暑期服務，每一直屬分團撥大洋十萬元，以作暑期活動的經費，這時的大洋還未惡性貶值，所以，十萬元的數字，可算得為數頗鉅。

我主管那個分團，恰是奉令辦暑期服務的四大學中之一，奉令後即召開籌備會議，先舉辦區隊長暑期服務工作講習班，使幹部明瞭農村服務及市鎮服務的要則、服務態度、服務要領等項，然後計劃成立服務的工作程序。於五月中旬，籌備工作業已就緒，決定於七月中旬暑假開始的時候，即付之實施，由所屬區隊長即率領團員——大學生，於授旗後，便出發服務。

五月下旬，敵人蠢動的消息，已為我方情報人員所探悉，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李江中將即號召軍民合作，一致抗日，並強調黨軍政三位一體，統一意

，其時，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和廣陽指揮部之間，已有不協的現象，賴馮金高先生調和於李潤黎與黃心堯二人之中，故不致表面化的尖銳。三位一體的號召，不只為對外的口號，亦是對內的一種作用。我見這地區已入戰時狀態，暑期服務，已不適應現實，爰改變計劃，把暑期服務改為戰地服務，一面召集區隊長會議，研究戰地服務的進行，劃編為救護、通訊、慰勞、宣傳四組，分配工作，一面呈報中央團部，陳明改辦戰地服務的必要及其工作目標，並且報由我親兼戰地服務隊的隊長，以昭鄭重。

適第一區黨務督導專員響應守備區指揮官的號召，發動各縣黨部及青年團組織戰時工作團，由黨務專員親兼團長，我負責的機構，乃直屬中央，在組織的系統上，和黨務督導專員沒有編制的關係。但其時三位一體，統一力量的口號撼動了這個地區；而且我平日對這位督導專員很是欽佩，便將所辦的戰地服務隊也參加入戰時工作團，亦是表示響應李江指揮官的號召。李指揮於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十六期奉調為第一大隊長，我也同時受訓，有同期之雅。我於出席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廣東省省訓練團教育長陸冠瑩兄，邀我重遊舊地，到復興關一行，在宿舍介紹我識黃秉勛（心堯）先生，蓋其時陸黃二人，同奉調參加中訓黨政班高級班受訓。

我以李潤黎先生為同期前輩，黃心堯先生為舊相識，黨務督導專員又為夙向欽佩的朋友，況大敵當前，在公在私，應合之為一，何必另樹一幟，故我將所組成的戰地服務隊加入統一領導之下。承黨務督導專員的重視，即邀我擔任該團駐在最前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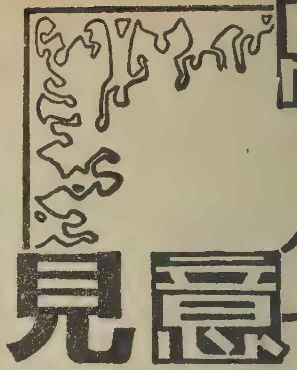
掌，我不便推辭，奉派後的第三日，我即親赴司前大澤一帶，召集第一大隊工作同志，舉行工作會議，指示當前急務，以配合第一線的需要。但總想不到參加原屬政工性質的工作團，後來竟使我以白面書生，組織民眾武裝抗日自衛的聯防隊，指揮武裝民眾，和敵人苦戰一年零一個月，直至抗戰勝利，過着丘八的生活。但我所指揮的卻是服裝不一，全副土裝短衫褲的爛衫兵。

在抗戰期間，中國和日軍作戰的部隊，可分下列五類編制的兵力：㈠海陸空正規編制部隊。㈡別動軍或中美合作所的特種部隊。㈢各省的保安團隊。㈣各守備區的游擊部隊。㈤民眾抗日自衛隊。正規部隊或特種部隊的武器火力勝於各省的保安團隊；各省的保安團隊的武器火力勝於守備區的游擊部隊；各守備區的游擊部隊的武器火力又勝於民眾抗日自衛隊。但在粵南六邑一帶的民眾抗日自衛隊卻有點例外，兵器火力可能比不上保安團隊擁有擲彈筒、小鋼炮、槍榴彈；但比游擊部隊則勝一籌，大多擁有捷克的輕機關槍、湯姆生的手提機槍、快掣匣子槍，甚而也擁有重機關槍，步槍則是以七九為主，故火力並不薄弱。

因為這地區是華僑故鄉，當年為防禦土匪，各鄉各族，各村各里都建有碉樓，也由華僑集資滙錢回來購置新式武器，以保護他們的家鄉，故武器競求充實。而且僑鄉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土匪每每糾眾攻村，打家劫舍，擄人勒贖，各鄉各族都有懸紅賞獎，擊斃匪者，活捉賊者均有獎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粵南六邑民眾的作戰力非常旺盛。但自抗戰軍興，這一帶的土匪，凜於民族大義，洗手不幹，一致對外。那些綠林豪傑，搖身一變，成為游擊英雄。

「散仔」寧願當豬仔兵，也不肯再打家劫舍，致影响後方的安定，江湖義氣，令人可敬。但後來卻有自稱什麼縱隊的土共，從未向日軍發過一槍一彈，卻專事打家劫舍，擾亂地方秩序，談到民族氣節，眞是連[illegible]也不知了。

安琪



「人民滿足快樂」為何冒死逃亡？「沒有秘密警察」難道額頭鑿字？

糾正楊振寧博士在兩次講演中若干觀點

物理學家諾貝爾得獎人楊振博士，於今年七月經歐洲由莫斯科轉大陸，探視其父母外，在上海、北京等地逗留了四星期，返美國後曾兩次公開講演。第一次於八月二十五日應邀在康乃爾大學高能物理學會上；第二次是九月二十一日在其執教的紐約州立的石溪大學。

自楊振寧博士離美後赴歐洲，未說出其目的，世界各地人士關懷這諾貝爾得獎人的動向；為人難「忠、孝」兩全，所以宋朝岳母在其子岳飛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字。前年楊氏來港接受中文大學贈與榮譽博士銜，曾在大會堂講演一次，中共特准其父母妹妹等離開大陸來港團聚，要知道中共是有作用的，想引誘這諾貝爾得獎人投往大陸。在共區內（大陸）很多人申請來港探親不准，何況楊博士的父親是大學教授。誰知：數名衛護人士寸步不離，新聞記者不可能與其接近，中共白費心機；因美國政府若干人士知道以往鑄成了大錯——准許錢學森（中國原子彈之父）回大陸，使中共以「核子」訛詐美蘇——「要核子、不要褲子」，使大陸七億人民生活上受痛苦，怕再蹈覆轍。

楊教授在兩次講演中，可說「忠孝」兩全。入共區探視父親病，盡了「孝」，但其父親眞病或假病，非局外人所能知道的；為了減輕其父母精神上負擔，因中共不斷地動員勸說，引誘其子回大陸，所以楊氏不得不替中共說幾句好話——宣傳。先把其在康乃爾大學所講摘錄數條：

「人民生活水準：大陸人民生活在食物方面已能自足……公社伙食，雖談不上精美，但以楊教授的標準來說已經相當可口……人民穿着樸素，僅以防身禦寒，談不上美觀……」請問楊教授：人民生活在食物方面已能自足，為什麼中共向加拿大購買大量的小麥；大陸的「配給制」仍沒有取消，油、米、糖、魚、肉以及布疋仍然限量供應。希望楊教授能來香港往各區郵局看看，寄往大陸的包裹數量。楊教授自己當然不知道「給別人牽着鼻子走」；據筆者所知國外人士往某地視察，或參觀工廠等，事先通知公社、或工廠，整理清潔，如在公社用膳，公社食堂預備了菜肴（這菜肴當然與普通不同）；如參觀工廠，該工廠副經理或副廠長係資方，則黨書記或公方廠長命資方人員着西裝（舊有的）給西方人士知道中共對於資產階級是優待的：他們的「衣、食、住」並沒有干涉；引導西方人士參觀紡織業鉅子榮毅仁的家，或永安公司（上海）的老闆郭家的房屋——當然花園洋房了——其實眞情如何？其他資產階級所住的房屋怎樣？則不引導去參觀了。楊教授僅參觀一公社，何不去蘇北、西北、東北等內地？「……由於勞動和生活簡單，人民看上去都很滿足快樂」香港每天有青年男女，冒九死一生由大陸泅水偷渡來港，在大陸人民生活既很滿足快樂，為什麼這些青年男女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泅水偷渡？希望楊教授來港和那些偷渡的青年或老年的人談談。

「社會制度：家庭制度仍然存在……」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被迫地離開他們的家：如在上海的送往雲南、貴州、東北、西北、新疆、外蒙古等地勞動，別省的青年男女送往上海等地；高等學校或中等學校的畢業生，大多數不能留在本地，如不服從分配，則戶口被取消，就拿不到配給證，這等於要消滅他；請問「家庭制度存在」那裏？若謂楊教授的弟弟仍與父母住在一起，這是中共對你父母特別優待，目的要引誘楊教授——諾貝爾得獎人投入共區，中共可對世界人士作廣告——宣傳，同時它想可引誘國外的科學家進入它的圈套。

茲摘錄楊教授在其執教的紐約州立的石溪大學講演若干點：

楊氏在演講會中，一再聲明自己不是社會學研究者。因此楊氏對許多問題避不答覆；這是楊氏故意不願意評論中共制度——政策是否良好？因恐影响其父母的安全等。

「大陸上沒有秘密警察，任何人有『問題』，他週圍的人會幫忙他、糾正他」。這是可說楊教授「道聽途說」，自己沒有經歷過，誰敢對你講有問題時所受到「幫忙」（鬬爭）的內幕？難道不怕自己戴上了帽子——「反革命」？每項運動結束，若干人被戴上了帽子——或管制、勞動若干時期，或判刑——當然不受處分的亦有，但精神上免不了要緊張，在小組或大會上不能一言不發，僅聽他人發言亦要受批評。

況且，以楊博士匆匆一瞥，怎能斷定「沒有秘密警察」，難道「秘密警察」額上鑿字的嗎？

楊教授太天眞了，中共對你另外看待，楊教授那裏會知道：如家中來了親友，住數天，如第二天不去派出所報戶口，里弄居民委員會治安組人員即來詢問：「這陌生人有沒有去報戶口」，跟着戶籍警便會登門來訪問……。

楊教授盡了「孝」入共區探父親病，亦替中共講幾句好話——畢竟楊教授還是科學博士，根據客觀的事實，不得不忠於自由世界。

當其被要求將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的生活作一比較時，楊教授說：他沒有到過台灣，但他相信台灣人民的

生活勝過大陸。希望楊教授去台灣視察，走走；人民的生活除好過大陸的人民外，其他教育、政治等，那裏有大陸如此專制、獨裁，沒有一點自由可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共這樣的橫暴對待人民。

其次當被問及大陸是否歡迎留學生，他說要看「留學生是否能適應大陸的生活環境」。這確是事實：中共在一九五〇年及一九五一年，初掌握政權時，引誘了兩批留美學生回大陸，進入了大陸要「學習」——思想改造後然後分派工作，但這批留學生思想上就後悔了。認為不該回大陸，但悔也無用，僅可適應環境。中共的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當需要你的時候，把你捧上了天，但你要如一條羔羊馴服地跟共黨走，否則的話，把你壓進十八層地獄；例如：上海復旦大學一位文學教授，稱其為「中國的沙士比亞」，供其住十三層高的公寓，鳴放反右時，判為右派分子後，被逐出公寓，且把莫須有的罪名——「在路上調戲女工」，予以逮捕；中國早期的地質學家，翁文灝（前國民政府官員）在台時其下屬犯了錯誤，受人指責，被中共誘往法國，投往大陸，誰知其亦免不了要思想改造：「坦白」、「檢討」，他所寫的檢討書到第七次的檢討會才通過，予其當一名地質研究所研究員；現在美國的音樂家，馬思聰教授在大陸文化革命（紅衛兵造反）時，受紅衛兵種種虐待。知識分子如此地被侮辱，為中外歷史上所未有，他所有的虐待，想在美的報紙或雜誌亦有記載，諒楊授亦看到或聽到：其也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遭殃；留

生活，要回到中共統治的「專制」、「獨裁」和生活條件差的大陸，當然很難適應，所以留學生願回大陸去的如在海洋中撈針——除了受騙。

所以楊振寧博士要講：「我愛中國，也愛美國！」我們由大陸逃難來港兒的同胞，未嘗不嚮往大陸是我們的祖國，七億同胞在大陸水深火熱中生活。筆者希望楊教授能在明年來港察看：「十・一」偽慶，污腥旗掛了多少，和「雙十」中華民國的國慶，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到處飄揚——尤其徙置區，楊教授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如旗海，便知道民心嚮往誰——國民政府。

（雲烟）

擁護國府退出聯合國
我們正義朋友滿天下 要挺起胸膛衝破逆境

人傑先生：

今天的聯合國已經在世界上那些愚昧無知，卑鄙下流之徒，被姑息幽靈操縱之下，成為陰霾籠罩的地獄，也成了共產黨徒輸出毒素的舞台。正義經已蕩然，人權亦將毀滅。這種藏污納垢的場所，眼看成了蛇鼠的溫床，步昔日「國聯」後塵，將不遠矣。

回憶二十六年前，今日，中華民國的優秀兒女在 蔣委座領導下，為了正義，為了生存，在英勇的浴血抗戰中，渡過八年歲月，犧牲千萬以上炎黃子孫，用我們的鮮血，寫成光輝的史績。聯合國的組成，不能離開我們中華民國同胞的血肉，構成支柱的一部分。也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的責任。

二十六年後的今日，這維護人類自由，尊重人權自主的神聖機構，已為魔鬼佔領，亦成了殘殺中國大陸六千萬以上同胞的劊子囂張跋扈的樂園界少數無賴之徒於一窩的場合，還值得留戀嗎？所以我衷心擁護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的明確措施，凜遵英明領袖 蔣總統訓示：「莊敬自强，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方針，堅定立場，永不自餒，此身尚在，此志不移，為獻身國家而戮力！

故土沉淪，已闊二十二載，大陸同胞在暗無天日下，啼飢飲泣，亦度過二十二年。吾人處身於自由之區，除感謝當年的盟友給與一枝之托外，絕對不能躭樂於紙醉金迷，而墮其志。清夜尋思，軫念閭里之荒蕪，親朋戚友之悲苦，國際下流人士給與吾人之蹂躪，興念及此，心何以堪？吾人應有自尊之心，有復興國家民族之責，誓志追隨 英明領袖，反攻復土，殲滅禍國殃民的匪徒，重興國譽，為解救大陸同胞於倒懸，使三民主義弘揚於世界而奮鬪。

自毛共被牽入這失去維持正義和

憂心，有些消極，甚至有些提出「明哲保身」。這些存心，相當錯誤，吾人應有發揚辛亥革命精神，繼承 先烈遺志，努力奮鬪，為生存而戰，為正義而戰，雖然在國際舞台上的一撮無恥之徒，正在用遙長的吸管，以分享毛共搾取大陸同胞血汗的殘羹，而甘為毛共賣力，但他們並不代表其國內之人民，我們的正義朋友滿天下，凡有血性之人，莫不對毛共憎恨入骨。

今天是我們堅定立場，挺起胸膛，刻苦奮鬪，絕不畏懼，絕不妥協，用我的力量，收復我們失去的河山，絕不受外人所左右，更不存依靠別人之心，中華民國頂天立地之男兒，奮鬪吧！

弟袁暘照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三十一日

左仔標語已刷去 拜安妮公主之賜

編輯先生：

今天買到了貴刊二一〇期，見已將蕪函刊出，有關「標語四年猶不刷」之一段，即係保良局外之圍牆標語「屍骸」，因安妮公主履臨本港，參觀保良局之故，竟然將「屍骸」粉飾一新，面目全非矣。此舉不能不拜謝安妮公主之賜也。

查標語「屍骸」，經於安妮公主未到港之前三四天，弟已發覺粉飾過，本擬再函奉告，又恐前函未必一定刊出，毋庸多此一舉。今特函上，以正視聽，而有澄清之必要。亦可知面子問題為如何重要也。

剖腹手術不准留醫 傷口惡化拒絕治療

編輯先生：

毛共整天吹噓「為人民服務」，我就目睹一事，以證明毛共的「為人民服務」。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到廣州的省人民醫院就醫，當時省人民醫院已成立革委會，已經把那些「反動學術權威，崇洋的走資派老爺們」，趕下台去，由革命派掌握了領導權，更聲言徹底地為貧下中農及工人階級服務。門診大樓都張貼着：貧下中農憑革委會證明優先診治，由於醫生及藥物缺之，在「優先」的候診室內，排隊仍要輪候大半天，可能是「貧下中農」太多了。如果市民不是工人，而是牛鬼蛇神及五類分子的話，或普通的市民，則休想診治。在節約藥物的原則下，即使得到治療的也只配到數粒阿斯匹靈，在醫治的隊伍中，也有不少五類分子，因為他們托親友在革委會寫證明，在證明上寫上貧下中農。這樣也享到了「優先」之列了，這些「革命」醫療人員還以為在為貧下中農「服務」，而在這「優先」的人群門診中每天人數仍是數以百計。

就看他的「為貧下中農服務」，有一個番禺縣鍾村公社的貧下中農，到省人民醫院醫治，其治療的是切除膀胱石，這農民根據一般人說，一星期療程可以了，他就寫證明一星期，省人民醫院不給這農民留醫，叫他在門診的手術室進行手術，由這些造反派闖將開刀，手術後要親人扶回友人家暫住，每天要派人去輪候取藥，估計一星期拆綫即可康復回鄉。誰知這些革命小將，在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闖勁」下，使這農民傷口紅腫發炎，可能是消毒工作馬虎之故，那農民着慌起來，要求留醫，不負責任的醫院竟然拒絕了，而農民卻痛苦難堪地每。一星期過後，第一天，省人民醫院竟然不人道地拒絕為這農民診治，理由是證明已到期，需要再寫證明方能診治。陪這農民來的人駁斥道，昨天仍看病，病歷表還在你們處，而且傷口仍在發炎，如再回鄉寫證明，那人性命你們是否負責？結果吵到了醫院革委會，這軍管負責人仍堅持要再寫證明才能就醫。沒奈何的農民只好把病人扶回友家，星夜搭船回鄉再寫證明，而病人沒得到藥物治療，傷口更惡化起來。在場的人嘆氣不已。請看那些革委會，就是這樣徹底地為貧下中農治病的，這簡直是視人命如草芥的魔鬼。「貧下中農」所得到的待遇尚且如此，其他病人的遭際也就可想而知。

新生

中共進入聯合國作用不大 張惶失措便中了攻心奸計

編輯先生：

中共於本月二十五日混進聯合國的消息傳出後，數天來一直引起本港許多市民的議論紛紛，人人談虎色變。這也難怪，因為他和她們大多數是普通市民，對世事一時未能看清楚；同時，此間左報故意誇大宣傳，把中共進入聯合國說成彷彿是主宰了世界那樣，暗示中共今後可以隨時置任何異己者於死地，這也造成市民們的恐怖心理。

事實上，聯合國這機構從未做過對人類有益的事，在韓戰之時，雖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爭得一點「迫和」對方的所謂「成績」。至於匈牙利、捷克事件，和目前仍在發展着的越戰災難，以及中東以埃的長期交惡，聯合國簡直束手無策，可說和旁觀者差不多。試想想，進入或退出這樣的組織，實在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或曰：中共入聯合國則不同，它可以左右各會員國，從而搞風搞雨，為所欲為。這不過對中共估計太高，中共絕無此力量。但中共入聯合國，其首先目的是為了宣傳，虛張聲勢，

才有條件做其他的事）。

因此，如果我們能冷靜地不為中共的宣傳所動，那麼，中共即使進了聯合國，除了繳交會費外，什麼目的也達不到。否則，倘若我們張惶失措，中共使乘機「攻心為上」，那就糟透了！

讀者仇松敬上（十月三十日）

台灣無望論 文丑放臭屁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一個長期讀者，先生的大作，我差不多通通讀過。先生的見解，真使我五體投地的佩服。

昨天（六日）你在星晚發表的一篇關於台灣前途的文章，更加使我欽敬不已。

新近有些文丑大放其臭屁，什麼台灣無望論，台灣就要解放等等的喪氣話，往深裏一層看，無非想瓦解我國的軍心士氣，喪失鬭志。如果聽信他們的屁話，正是中了奸計。所以先生說我們要有堅定的信心，不懈的鬭志，將來才能有復國的希望。

我們有訓練有素的海陸空軍六十多萬，外加美國盟友的第七艦隊和空軍部隊，以此剿匪，何匪不滅！以此反攻，何堅不摧？何況日本盟邦也可拔劍相助，國軍軍威所指，必然望風披靡，就殲可待。有蔣總統我們怕什麼？有萬先生在，中國大大有希望！

曹汝侯手啓

「萬人協會」簡訊（十一）

「萬人雜誌」四周年紀念聚餐會上，萬人讀者、作者、編者，濟濟一堂，而「萬人協會」註冊批准成立的消息，也就在這歡騰的時刻告訴了朋友們。

又是一個星期過去了，對於協會本身來說，這是一段更爲緊張而愉快的日子——我們的會務要迅速地落實開展了：接受會員繳交入會基金及月費，各部工作人員商討今後工作大計及實施的辦法……，於是，協會會所，燈火徹夜通明，曾憲光先生雖然一身數役，仍不辭勞苦分早午晚三次到會所直接部署各項工作，每天超過七小時，各工作同人佩服之餘，無不戰戰兢兢。

本月二十一日的環遊新界旅行，康樂部打響了會員康樂活動的第一炮。

倉促間去組織一次頗具規模的旅行，我們不免要想到「能者多勞」了，旅行團既聲稱不限參加的人數，那麼，有三四百人乃至四五百人的大隊伍呢？答曰：有辦法。既是這樣，康樂部的朋友便得作好適應各種情況的準備。首先是交通工具，這都包在岑嘯雷先生的身上了：「五十人配車一輛，五百人就配它十輛好了——當然，那是花費低過一般的價錢！」這眞令人對他發生呼風喚雨之嘆！

爲了這次旅行必需弄得出色，皆大歡喜，朋友們盡可能作出豐富而細[illegible]各項節目，而印製旅行參加券及填字遊戲表格等等，都由康樂部各同人分工解決的，沒有花費協會的一仙一毫——這是重要的，目前協會的有限金錢，主要是各籌委、執委認捐得來，那麼，白手成「家」是一項事實，勤儉持「家」便是我們今後必需貫徹始終的了。

這次「萬人協會旅行團」的第一次活動，康樂部同人苦心經營，我們看了旅行的秩序表，也就十分了解了。因此，我們呼籲各會員、萬人讀者及親友，踴躍報名參加——今天是報名購票的最後一天了！茲再錄是次旅行內容如下：

一、日期：本月二十一日

二、集合地點：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對面。

三、出發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四、遊覽地方及活動項目：

1.青山紅樓國父紀念碑（上午十時至十時三十分），進行攝影及漫遊。

2.泰園漁村（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三十分），午膳、集體遊戲、抽獎、學術講演（由岳騫先生主講當前國內外形勢）及攝影。

3.勒馬洲（下午二時至二時二十分），遠眺祖國大地、獵影。

4.粉嶺蓬瀛仙館（下午三時至[illegible]影。

五、回程時間：約於下午四時三十分返抵九龍尖沙咀碼頭散隊（沿途經馬料水、沙田可以自由落車）。

六、費用：每人收費九元正（包括午膳及其他一切費用，不足部份由協會津貼）。

七、參加辦法：凡有意之會友、「萬人」讀者，可到各售票站購買旅行券，憑票上車，歡迎携眷參加。

八、售票地點：

1.香港區：「萬人協會」會所（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三樓B座）。

2.九龍區：俊人書店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青鋒文社（青山道二十壹號五樓）。

博羅同鄉會診所（上海街三八〇號上海大厦三樓G座）。

3.荃灣區：東海大飯店（新村街二十四號）。

4.香港仔：田灣嘉禾街十三號三樓盧樹榮宅。

是次旅行，「大張旗鼓」，我們的會旗由書壇奇才嚴以敬先生設計，以藍、白、紅三色構成萬人會徽，上書「萬人協會」，藍底白字。這面旗幟第一次出現，將領引我們暢遊。二十一日上午八時，我們的會旗將在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對面豎起，參加旅行的朋友，到時就集合到我們的旗幟下出發。

我們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我們的「招牌」是一次一次地換，從「萬人協會籌備委員會」到「萬人協會臨時辦事處」以至「萬人協會辦事處」[illegible]軌道的過程；上了軌道，我們就可勇往直前，勢不可擋！

已經爲我們做了幾次招牌的盧樹榮先生，現又再次義務完成一項「大工程」，將「萬人協會」四個大字，鑲鉗在會所臨街的牆上。

入會申請表正陸續寄到會所，其中有遠自台灣、加拿大寄來者，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這句話我們是有資格說的。我們在執委會議中決定會員月費爲五元，而我們要做那許多工作，只靠會員月費是大大不夠的，但各執委一致考慮到少花錢多辦事，也就這樣定了下來。有見及此，便出現在我們的會員中如凡夫、譚昇、聶紹生等自願每月交會費十元以上的好人好事。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聘請職員

▲新界青山商號請櫃面，年齡三十至五十，需識珠算及簡單記賬，要在店內住宿，月薪四百元起，供膳食。

▲藥廠營業代表，與港九各大藥房聯絡，年齡二十至三十爲合，月薪四百元起。

以上工作有意應徵者請與本會職業輔導組聯絡。

萬人協會職業輔導組啓

「萬人協會」通告

逕啓者：茲定本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七時半，在本會會所舉行各部負責人會議，商討會務開展事宜，請各正副主任依時出席，特此通告。

此致

趙聰、岳騫、董力行、戎馬書生、胡[illegible]

[illegible]

周郎（女）、許恨紅、馬影、黎民、曾傑成、沈文珠（女）、黃六翎、袁暘照、李志堅、陳定生、黃宛珍（女）、鄭詩玲（女）、陳科、曾冠華、楊嵐、岑嘯雷、林國豪、李有光、張植森、葉永如、葉冠雲、麥壘、陳挺、蓋華（女）。

萬人協會會長萬人傑（正）
曾憲光（副）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曾先生：

閱刊敬悉萬人俱樂籌建中，委會需用人手參加工作，本人一向以萬人雜誌爲立場鮮明、中肯、反共的正義刊物，視爲每日必閱讀的精神食糧，現知萬人俱樂部籌劃中，此乃團結萬人讀者的組織，本人願盡一切力量來參加這一祈望已久的良好組織，但自知才疏學簡，難負重任，祇求能夠做到的，必義不容辭，以盡棉力。本人現在大角咀某廠任貨車司機，學識簡淺，祇爲初中程度，二十一歲，廣東人。謹此奉察，順祝

安好

本人爲生活工作，祇能在工餘時間（約下午六時後）才有閒，敬請原諒，但很想能一齊參加工作，已如償願。

陳漢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 × ×

憲光先生：

閱第二百期我們的雜誌，有關萬人俱樂部籌委會之簡訊後，知道了萬人俱樂部的成員將是來自各階層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起初因爲自念是一個工人，學識淺薄，人生經驗又不足，雖極盼能參加萬人的籌備工作而未敢報名，但看過本期的簡訊，才知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

我們二人都是生長在香港的青年，一個是玻璃工人，一個是理髮工人，雖然並沒切身受到中共的暴政折磨，難憑辨別善惡的本能，亦知道我們國家今日的苦難，都是由共產黨所造成者。我們希望能夠在工作之餘，爲我們的萬人俱樂部盡一己之力，祇要「萬人」有需要的話，任何粗重的工作也無妨分派給我們做的，以求爲我們的戰鬪明燈盡一分力量，希望能儘快聽到你的差遣，並祝

工作愉快！

劉×權、趙×興謹上
六十年八月二十七日

× × ×

曾憲光先生鈞鑒：

啓者，本人茲申請參加「萬人協會」，希望得以志同道合與互相同心協力，以求大家發揮群衆團結之力量，得以向彼此間一致的正義之途邁進，而致大家能充份聯絡，使生活可以得到美滿而有活潑生氣的興趣。故此才不失爲現社會上有意義的人生。草此，懇請照准是荷。並留意爲盼。祝

會務進步

萬人讀者何××啓十月二十六日

× × ×

團結就是力量

我們的團體的目的，「是反對國際間及本港各形各色的牛鬼蛇神……」

我們的組織的工作，「注定是多方面的，會員的就業、醫療……」

鮮明的立場，崇高的理想，是「萬人協會」唯一的宗旨，亦是萬人協會有別於其它組織的特徵，誠然，要表現我們這愛明分憎和從大多數海外[illegible]的精神，萬人協會的骨幹——全體籌備委員會員，必須首先具備純潔、眞誠和全心全意爲組織服務的優良品質！

「萬人協會」的籌劃工作已從一個新的階段進入了另一個嶄新階段，一方面是由於受到全體萬人雜誌愛護與的支持和鼓勵，另方面也是在萬、曾先生指導和全體籌備委員會委員努力下的結果！

爲着使我們組織的工作能順利進行到底，爲着把我們組織搞得更好，充分發揮我們的作用和影響力，我希望全體委員能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踏實地工作，切記團結就是力量！

一委員葉××上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對國府有利的一服苦劑

萬先生：

本來有許多衷心話要說，卻不知從何說起。總之，我對先生崇拜敬重之情，非一朝一刻滋長。時間既然不短，相信彼此印象（紙上）根深蒂固了。縱然狂風暴雨，改變得了初衷嗎！除非不由已，否則，維持有始有終原則。

今晚讀星島晚報「牛馬集」大作「紙上談兵」，可謂一針見血。我心中要說，久久未能吐出，悶悶不快。幸先生洞燭機先，予以揭發，快哉！以客觀理論，駁倒對方，實是一劑良藥。不錯，中共加入「聯合國」在心理上固然起了一定影响，乃暫時性的。先生說「吃了這一服苦劑，對太過安定的台灣是利多害少。」我對先生觀點，完全一致，此也是多數人的共同觀點。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許多事情，多不可以常理推測。書生之見，套用先生的話，無異紙上談兵，或作嘩衆取寵，危言聳聽。

中共內部混亂不已，民心早喪，有目共睹。中共今日處境，實臨衆叛親離的末路。

我們無權無勇，稱之爲在野民主人士。國府一切策略，我們所知的是一點皮毛，其實，國家機密，普通百姓不會知道，批評國府得失，祇不過憑個人主觀，片面之見，就算言之有理，也祇是說對了片面而已。

晚方矛上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縣　街／村	號　樓		
E地址		電話		
人通訊址		電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考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騷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㈠迴天妄詡魯陽戈，辭廟倉皇恨幾何？計誤龍蟠輕社稷，難憑蛙怒復山河，花飛阡陌歸期誤！望斷蓴鱸去日多，得失楚弓關國運，怕聽野老話銅駝。

本首有兩個「誤」字，為避免重複，「期誤」，可否易為「期晚」，「望斷」易為目斷」。「花飛阡陌歸期晚，目斷蓴鱸去日多」，花對目亦工，不知藩君先生，以為如何？龍蟠係指南京，本首最佳之句，亦是「花飛阡陌歸期晚，目斷蓴鱸去日多」。壇主推敲。

㈡海角春迴舊夢溫，落紅遍地映涕痕，風雲板蕩曾持節，猿鶴飄零豈負恩，道喪乘桴逋客淚，師燔裹革國殤魂，棲遲衡泌人如醉，釵滿高樓酒滿尊。

「衡泌」二字，須加註解，否則青年詩友，多半不能知曉，衡門，泌水，簡稱「衡泌」，典出詩經，意謂可以隱居自樂，而無所求也。後人稱隱居之地，即用「衡泌」二字代表，藩君先生，當風雲板蕩之際，曾充使節，雖然衡泌棲遲，尚是高樓美酒，室有釵環。其情形與壇主畧同，當年鄙人到港，脫去軍服，從事陶朱，飲酒賦詩，未改本色，有跳舞詩云：

誰信投荒似謫仙，高樓詩酒雜絲弦，窗迎碧海危帆遠，雨過青山草樹妍，嶺號摩星齊北斗，街名屈地著南天，流人到此心如醉，狐步輕旋入舞筵。

藩君先生，我輩同道中人，戲書之，以供一笑。

㈢碧波明月泛蘭撓，越女吳姬競艷嬌，金粉南朝弦管盛，玄黃北國羽書囂，尊前歌哭三生恨，眼底乾坤半壁遙，獨返小樓難入夢，靜聽鼓角渡寒宵。

最佳之句，「尊前歌哭三生恨，眼底乾坤半壁遙」。囂字用得亦好。

㈣烏桕紅翻幾度霜，江山文藻憶蒼茫，鶯啼吳苑春如錦，鶴返華亭海已桑，灰凝蠟炬星槎渺，月缺花殘欲斷腸。

第四首之後四句，為懷念情人，「星槎」指人在外國，「渺」，難尋也，「鶯啼吳苑花如錦，鶴返華亭海已桑」，造句之功，歎為觀止，與李商隱無題詩相比，當無遜色，壇主評語。

㈤畫圖省識總銷魂，歷盡塵緣證宿根，柳岸浣紗尋舊跡，槐蔭夾道憶侯門，荒台雲雨千年夢，別院芙蓉一夕恩，萬馬秋濤天際湧，落霞如火照江村。

「荒台雲雨千年夢，別院芙蓉一夕恩」。詩情之佳，達到最高境地，風流典麗，壓倒羣倫，使人百讀不厭。

㈥朱旗閃爍耀新朝，霧隱台城日影遙，危幕早知巢燕刼，積薪忍見釜魚焦，橘踰淮涘嗟成枳，詞譜沁園鄙射雕，數盡英豪問興廢，芸芸鷄犬盡天驕。

藩君先生，以上六律，有金玉之聲，騷壇大雅，其詩文彩風華，非同凡俗。第六首寫毛朝，大小共幹，鷄犬升天，鄙人目覩興亡，身經成敗，與共黨交鋒對壘，彼此深知，毛某並無奇能，亦非英雄豪傑，其所以囊括大陸，而有今日者，是中國無人，致使豎子成名耳，毛若早生百年，其對手為「曾」「左」「彭」「李」諸人，井崗山小小野猴，絕無冠沐之可能，自歷史眼光觀之，是為奇事。壇主綴言。

雙十感賦二首

蒼廬主李懷蒼

㈠佳節臚歡序漸涼，山河倒影蔽秋光，頭顱虛擲哀先烈，在莒徒呼惜晚香，隨俗浮沉人似夢，傷時歌哭我成狂，撫膺不禁興長歎！洒盡新亭淚幾行。

㈡刼後紅羊感獨深，千秋事業鬱丹心，豈因憔悴多愁思，不慣飄零作淚吟，萬里河山原在望，一元家國費追尋，年來今日添惆悵，觸目傷懷節又臨。

懷蒼先生，附書有云：「國事淩夷，江河合國，滿腔悲憤，無淚可揮，吟成二律，聊當一哭耳！」

雙十國慶

梁　莊

海陸旗林隱劍戈，盈空雙十懾羣魔，掀天民氣冲霄漢，大地人心激怒波，百座高樓飄國旆，八方志士礪横磨，乾坤已定誅毛賊，待看王師奏凱歌。

登自由祖國阿里山觀日出

袁暘照

輕衣跋步歷寒中，傲骨强驕撲面風，秉節無慚心似石，登峯有興氣如虹，將身比樹年還少，立志除奸力尚豐，國運喜隨蒸日上，可教投筆再從戎。

袁先生詩：「將身比樹年還少，立志除奸力尚豐」，既新又遠，是為名句。

辛亥重陽偕獵疆劍平二兄登道風山絶頂

一覽樓主楊海天

蘆白楓紅菊正黃，霜風吹鬢又重陽，山登絕壁非華土，伴結同心盡楚狂，眼底烽烟憐破國，望中雲水惹愁腸，年年何事旌旗杳，竟讓羣魔舞廟堂。

楊先生最佳之句，「山登絕壁非華土，伴結同心盡楚狂」，對仗既工，新而且遠。

辛亥中秋 用杜甫鄜州月原韻

韓粹然

㈠辛亥中秋月，窺窗且共看，雪深掩北闕，霰起溯西安，有核心腸硬，無裳骨肉寒，望雲不見雨，等過廿年乾。

㈡辛亥中秋月，妻兒剝食看，一身無長物，四口賴平安，相彼居移氣，於予誓約寒，光明逐黑暗，形外見中乾。

韓先生希望諸文友賜和，其文章筆名「春聲」，為報界先進，亦為本雜誌撰稿人之一。

萬人雜誌

(第二一三期)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入室之狼大發兇性

自從美國在聯大維護中國代表權「未盡全力」，致使中共混入聯合國以後，美國當局心中暗喜，以爲得計。因爲既已達到牽中共入聯合國，承認現實之目的；同時也算對中華民國有了交代，表示並未背棄友誼。可是這種兩面玲瓏的戲法，終於露出了馬脚，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普錫在十五日的大會中，竟也追隨阿爾巴尼亞諸國之後發表歡迎詞。同時，這些天對中共人員居停、交通各方面的照顧，也非常殷勤周到，充分露出「鬼怕惡人」的心理。

美國人以爲只要肯進聯合國，便自然受到約束，料不到喬冠華十五日在聯大中的一篇演詞，潑了美國滿頭糞尿。在美國的紐約攻擊美國，比在北平攻擊美國，効果要厲害多了。美國人現在嘗到了滋味。

今天美國與中共對立的問題有二：一是台灣的問題，二是越南的問題。中共對這兩個問題絲毫沒有敵意，對美國的攻擊則變本加厲。

美國絕不可靠

喬冠華在演詞中對台灣地位問題重提過去的濫調：「美國用武力侵佔中國的台灣和台灣海峽，絲毫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美國的一切武裝力量一定要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

這雖然是濫調，但是這個濫調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中唱出來，其意義有很大不同。增加了宣傳的効果還是小事，重要的是美國如對此演詞不作反駁的聲明，便等於默認中共的混帳。

今天台灣已經沒有美軍部隊，僅有數千人的軍事顧問團，中共誣指美軍佔領台灣；聯大美國代表團竟默不作聲，喬冠華致詞後，還隨着一部分左傾國家的代表鼓掌湊熱鬧。

從這一情況得知，今天台灣的命運，完全掌握中華民國當局的手中，美國絕不可靠，假如沒有六十萬精强的國軍，台灣早就被中共佔領，所謂「中美安全協定」實在已沒有什麼用處了。

挨罵成癮，越罵越舒服？

關於越南問題，今天中共已擴大之爲印支三邦的問題。喬冠華的演詞淩厲指責：「美國政府武裝侵畧越南、柬埔寨和老撾，蹂躪這三個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加劇了遠東的緊張局勢，遭到了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

美國在印支的行動，除南越美軍是應西貢當局之請前往作戰之外，並沒有軍隊駐在高棉和寮國。中共這種血口噴人的攻擊，並無事實根據，可是美國竟也容許中共在聯大如此撒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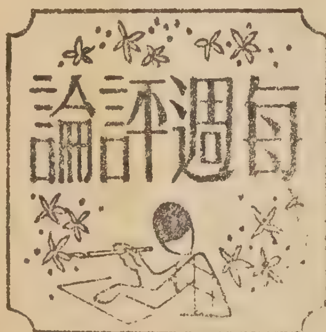
支持印支四左派政權抗美，這是說在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對於這樣一個兇惡的敵人，美國朝野竟把它的代表引起聯合國裏，當着一百三十個國家代表之面，指着鼻子罵美國，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前例的，美國自獨立戰爭以來，也沒有受過這種侮辱，對今天華盛頓當局這種超人的「忍辱負重」，使人實在費解。莫非是挨罵成癮，不罵不舒服，越罵越舒服嗎？

向聯合國「興師問罪」

台灣地位問題，切關中共利害，因爲中華民國存在一天，中共集團割據不合法的、違背民意的；對中共來說如刀插肋，非急圖除之不可。它一時無力除之，迫得和美國做政治投機生意，中共必須把價錢抬得高一點，這本不足奇；越南問題，雖然與中共沒有直接利害，但是與毛路綫的面子有關，而北越是近鄰，中共在聯大中表明一下立場，也是司空見慣的共黨把戲。從美國人的立場說，這些都可以諒解，可是喬冠華在致詞中，竟提出中東問題和朝鮮問題，未免節外生枝，對美國的敵意尖銳到了極點。

關於中東問題喬冠華說：「中東問題的實質是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在超級大國的支持和縱容下對巴勒斯坦和阿剌伯人民的侵畧。」對朝鮮問題則說：「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今年四月提出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八點綱領；堅決支持它提出的廢除聯合國關於朝鮮問題的一切非法決議和解散『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正義要求。」這簡直是對聯合國「興師問罪」了。

聯合國的政治掮客們引進中共這隻狼，現在這隻狼兇性發作了，不知道你們如何措手。





新港督麥理浩上任
給四百萬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劉人傑

他認爲世局劇變，對香港有利。香港的前途繫於經濟繼續繁榮，而達成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是政府健全、政局安定、治安良好，由此而建立本港居民的信心。不錯，必須香港的居民有信心，香港才有前途，在人心惶惶下，香港很難達到經濟繁榮。如經濟衰退，則不待中共「討伐」，香港便已完蛋！

安靜和諧的氣氛

第二十六任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本月十九日抵港履新，正式宣誓就職。他的到任，使香港因中共進入聯合國而引起的不安人心，產生安定作用。從去月二十六日起一直疲淡的香港股市，人們在觀望，他們關心的，是要聽聽麥督到任的談話，希望由此吃一顆小小的定心丸。

現在，麥督已上任，話也說過了，麥理浩是一位職業外交家，或者由於職業上的習慣，他的話也充滿外交家口吻。對大家關心的香港前途問題，他說：英國與中共的關係日趨改善，對香港大爲有利。

在此之前，麥理浩在倫敦的談話說：「當此中共返回國際生活之際，英國剩下來最大殖民地可能成爲倫敦與北平間關係健康發展的橋樑，或一種障碍。這些發展代表承認國際生活的事實，我希望他們（中共）在整個地區將產生一種安靜和諧氣氛，在這種氣氛中，香港只可以有利，在貿易和其他方面。」

修好政策

這些話，在安定香港民心上會產生多大作用？

一九六七年戴麟趾時則暫緩行動，而盡力和中共「和睦」相處。

不過，這僅是麥督的「願望」而已，主要還看中共政策如何。如果中共繼續保持「笑臉」政策，大陸和香港間才會產生和諧氣氛。如果回復文革時期的外交，則六七年的暴亂，又會捲土重來。

六七年的暴亂得以消弭，香港地位未受動搖，全賴市民與政府合作，以及戴麟趾堅强的立場，否則早已和澳門同一命運。香港被奪權，則澳門也沒有恢復繁榮可能，港澳今日會產生一個新局面了。

但望今後中共仍擺出笑臉，不再有六七年的暴亂發生，否則麥督的「和諧」政策，恐怕不能有效地遏止那種浪潮。

港督無權辦外交

倫敦委派麥理浩繼戴麟趾出任香港總督，爲了麥理浩是一位職業外交家，因此引起人們猜測，認爲港督今後的「外交」任務會較爲繁重，行政經驗反而居其次。所謂外交，當然是因香港處於一個强大共產國家的邊緣，今後會有許多事情需要和中共接洽交涉。

民地的外交問題，是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處理，比較嚴重的，則由外交部處理。實際上，港督沒有「外交」責任，有什麼事，要向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請示，自己無權和外國交涉。

第一個外交官任總督

至於英國爲什麼派一位外交官出任港督，這位熟悉英國政情的人士說：「過去英國有『日不沒大不列顚』的豪語，這話的意思是全球都有英國屬土和殖民地，如澳洲、加拿大、緬甸、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印度、南非、羅德西亞等三十多個地方。過去許多英國政務官在香港出任要職後，調到其他殖民地任輔政司或總督，過幾年可能調到其他較重要殖民地如印度、新加坡或香港等地做總督。如第二十三任香港總督柏立基，就曾任香港輔政司，調任新加坡總督，任滿後再調到香港任總督的。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三十多個聯邦及殖民地已先後自治、獨立，不再受英廷委派總督，因此英國殖民地政務官日少，能適合出任香港總督的政務官更少，因而才選到麥理浩，相信不是因爲他的外交才能而選用的。」

眞實情況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這位觀察家的話說來也頗有理，姑錄之供參考。

地位問題，經濟發展是人民生活的命脈。大家都知道，四百多萬人能夠在小小的香港生存下去，主要是靠工業。香港並無天然資源，工業原料都從外邊輸入，靠本地人力以及進步的技術，造成製成品後，輸出外地，賺取利潤。要香港四百萬人生活過得豐裕，水準提高，端賴出口的增加，海外市場的拓展。自從國際間產生金融及貨幣危機，美國實施新經濟政策，國際間有掀起商戰趨向，這種趨向對香港至為不利，因為香港無法採取「報復」行動，只有在國際商戰中成為犧牲品。

香港的繁榮發展，只能在自由貿易制度下才可獲致。麥理浩出任港督雖不能改變國際趨勢，但政府協助拓展香港產品的海外市場是可以辦得到的。對這一點，麥理浩抵港時已強調表示，他決盡所能以謀求香港的進展。

香港地位特殊

香港另一引起爭辯的問題是政制的改革。許多熱中代議政制的香港人士，認為香港目前的政制已「不合時宜」，有人主張加以重大改革——更有人認為應走向自治、獨立途徑。

但麥理浩爵士在倫敦時，已就這問題表示了意

理由是「香港地位特殊」。

香港有傾覆力量的存在是事實，而且這種力量來自不同的各方面，任何重大的變革，會給予陰謀者極大機會。香港政制的變革，是大部分人所希望的，大家願意見到一個更民主更自由的香港。可是，目前四百萬香港市民所更希望得到的是安定的生活，要保持安定，就不能有太大的變革。兩者權衡之下，相信大部分市民選擇安定，這也是香港政制不擬作巨大變革的原因。當然，小的改變不會有太惡劣的影響。

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

麥理浩强調香港前途繫於經濟的繁榮，而達成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是政府健全、政局安定、治安良好。

在這三個必要條件中，香港政府儘管有許多地方受到批評，大致說還不失為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政局安定與市民的信心息息相關，市民有信心，政局才可安定，市民缺乏信心，惶惶不可終日，便怎樣也安定不下來。

香港目前的治安實在壞得很，關鍵在對人道主義的觀點上有歧異。新港督對此是否有所改變，對

到不可收拾，問題在司法者肯不肯放棄他們的固執。只要他們肯以嚴刑峻法處理刼殺罪案，把香港治安納入正軌，相信不會有多大困難。

世局劇變對香港有利

麥理浩這時接任香港總督，不論在任何方面，他的責任都十分繁重，他處理的事務，稍有不當，便會直接影響到四百多萬市民。因此，他絕不能犯錯誤。通常來說，外交家多數不是行政長才，不過倫敦方面選派他擔當這艱巨工作，當然認為他才能足以應付。

麥理浩在就職時發表的演說，其中有這麼一段：「今日本人抵港履新，適逢世局劇變，尤以太平洋地區為甚。此種情形，對本港有利，其主要特點是對國際間的現實情況加以接受。由於此點，該區內彼此間的關係得以更趨和緩而互受其惠。本人深信香港在此種新形勢下，將可繼續獲得繁榮與進展。」

以他外交家的眼光判斷，認為「世局劇變」對香港有利，他的話自然有相當份量。希望這對香港民心產生安定作用，大家有信心，香港才有繁榮可期。

林彪受到整肅．紅旗又有端倪

曚杳查的大陸問題評論家至今仍在「以負責態度」搜尋證據，以求證林彪究竟是否已受整肅，現在再讓我們提出兩點證據，以供專家慢慢研究。剛抵港發售的「紅旗」雜誌第十一期，有一篇文章批判「大節與小節論」。文章說：「毛主席說：『降低對共產黨員的要求，把違反五條的思作想風，說成是小節，似乎無關重要，這種說法是極其錯誤的。什麼是小節？什麼是大節？對這個問題，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唯物辯證的分析』……在如文化革命中已經批判過那樣，劉少奇一類的政治騙子曾經打着『注意大節』的幌子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大節。」這篇文章就是指着林彪的鼻子責罵他是「劉少奇一類」，因為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之中，只有林彪曾公開談過大節與小節的問題。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說：「這裏有兩種幹部政策，一種是注意小節，不注意大節；一種是不注意小節，但主要的是看大節。有的同志小節不那麼好，生活作風、男女關係、工作態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但是他們突出政治，擁護毛主席，有革命幹勁。還有一種幹部，小節毛病不多，沒有亂搞男女關係，人緣也好，是和事佬，他也不偷雞摸狗的，但是他們反對毛主席，反對突出政治。我們的幹部政策是注意大節。」第十一期「紅旗雜誌」上登了丁學雷（毛澤東的筆名之一）的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胡說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功績是重新發現了『人』。我們到眞的發現了這個『人』，他雖然以『先知先覺的人物』自居，其實卻同他的前輩一樣，是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國民黨分子……」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那份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最大最大，損害最小最小」的指示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大成就」，其中第四點是：「文化大革命發現了『人』。」他的意思是指重新肯定了人的價值。

林彪垮台與毛共前途

岳騫

最近一月來最熱門的新聞，倒不是毛偽政權混入了聯合國，而是毛澤東親密戰友及接班人林彪的倒台。截到目前為止，林彪倒台雖未經毛幫自行宣佈，但已無人再對此發生懷疑。筆者也確信林彪已經垮台，茲說一說這件事的後果並推測其原因。

一、林彪垮台的原因

林彪之垮台，原因相當複雜，大體說來有遠因，亦有近因。遠因出在接班人的身份上，毛澤東立林彪為接班人，究竟是出於毛之本意，還是林彪自己提出要求？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此一舉措開中外古今未有之例。中國三千年歷史中，宮廷喋血皇帝殺太子，太子弒皇帝事，隨便也可舉出十宗八宗。而皇帝與太子之間，骨肉至親，到了權力衝突時，尚且不免要拚個你死我活，何況林彪與毛澤東並無血統關係，而確具有皇太子的身份。尤有進者，過去的皇太子多數不得過問朝政，除去皇帝因病命其裁決軍國事者例外。而林彪今日不但具有皇太子身份，且綜理軍政事務，黨羽遍居要津，從偽中央至各省，林系力量要超過其他各系的總和，是林彪以皇太子而兼宰相而兼兵馬大元帥，歷史上的太子除去唐太宗為太子時，有此權力，似乎尚無先例。唐太宗為太子也是經過玄武門喋血爭來的，而且說毛澤東與林彪能以全始全終，稍有常識的人皆知不可能。筆者在數月前出版的萬人雜誌上曾說過，只要這兩人都活着，遲早總有一天要火拚。這倒不是什麼先見之明，而是勢偪處此，說得文雅一點，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如共產主義已在世界消失，共產黨必然也要退出歷史的舞台，這是必然的，否則太陽眞要從西邊出來了。

以上是遠因，是基本因素，此外也有幾個近因，促成了這次火拚事件的提前發生。

上大力宣傳要由黨指揮槍，不能聽槍指揮黨，並且進行建黨工作，先從各省省委會的第一書記應由黨務人員或革命幹部出任，根據規定，各省黨委第一書記，例兼軍區第一政委，有大軍區的省份，省委第一書記也例第一政委；設有中央局的省份，則由中央局第一書記擔任。毛澤東以為這步棋可以達到以黨治軍的目的，誰知中共中央決定之後，各省根本就不理會。拖到最後，還是毛澤東讓步，准許由軍區司令員兼任第一書記。於是，省委會相繼組成，結果二十九省市，由軍人出任省委第一書記的竟佔二十二名。此種情況，不僅為共產黨國家所無，即使北洋政府時代的督軍團亦無此囂張，二十二名軍人第一書記中，屬於林彪系也在十名左右，毛澤東認為此事是林彪一手作梗，因為林彪地位靠槍桿子得來，自不願槍桿子失去權力，但毛澤東則確實感到威脅，認為不能同林彪和平共處了。

二、陳伯達被整肅，至今未正式公佈，毛幫報刊所透露出的罪狀，無非是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之爭時，站在周揚一邊，甚至陳伯達說過我是一個小小老百姓，也作為罪名之一。但就已公佈的罪名來看，以陳伯達的地[illegible]辦理過自首的事，與劉少奇有勾結等一類罪名，使毛澤東不能不犧牲陳伯達以保自己，但事件過去之後，毛澤東飲恨在心，就要替陳伯達報仇，整垮林彪。

我們都記得在文革後竄起的主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突然被整肅之後，林彪手下的蕭華及楊成武（楊成武雖然不屬林彪直系，但在林、江、周三系中，仍然接近林彪）賠了進去，因為雙方勢均力敵，如同下棋一樣，吃對方一隻馬，自己就要賠一隻砲。

林彪鬭垮陳伯達，當然是有心剪毛澤東的羽翼，減少「接班」的阻力。但毛澤東必然感到威脅嚴重，認為林彪已迫不及待要在他生前「接班」，死後也一定要鞭屍，這是毛澤東冒了最大危險要整肅林彪的主因。

三、這次尼克遜訪平，可能觸發了毛幫的內爭。假定邀請尼克遜訪問共區是周恩來提議而得毛澤東同意，或者根本就是毛澤東的意見，其基本動機自然為了對付蘇聯，不願與美國敵對，以減少兩面作戰的危機。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以林彪為首，以為毛幫反美反了二十多年，在韓國也同美國作過戰，直到今天仍在越南同美國打仗，此時邀請美國總統來訪，對官兵實在很難交待。更有一項重大原因，以林彪為首的軍人也許以為毛幫一旦

可能，雙方在邊界上劍拔弩張對峙久了，遲早將會發生戰爭，戰爭一旦發生，蘇軍必然要炸掉毛幫的核子基地，這些都關係到毛幫的生死存亡，林彪不主張接納尼克遜的要求，而毛周則採用以夷制夷的辦法，希望以美國的力量能平衡蘇聯的壓力。

這一問題可能是爭執的焦點，目前來論此問題，究竟誰是誰非，自然還難下斷語，但毛幫因親美而與蘇聯變成勢不兩立的仇敵，決非良計。

在毛幫竊據大陸的初期，外國人習慣地把劉少奇與林彪算作國際派，指爲毛幫內部親蘇分子。自從俄毛鬧翻之後，已經無人再談國際派，但在毛幫大頭目中，林彪與蘇聯關係密切，也是事實。抗戰期間林彪由於夜行軍與山西部隊誤會開火被擊傷，去蘇聯養病，接受軍事訓練，並曾參加蘇軍對德戰爭，據傳有名的史大林格勒戰役，林彪即在其中。也就因爲此一淵源，勝利後毛澤東始派林彪率共軍入東北，接收蘇聯大批武器及俘虜，壯大了共軍，終於竊有大陸。此一段舊事，林彪當不致忘記，林彪自不會對蘇聯感恩圖報，但就軍事觀點看，激惱了一個近在咫尺的大敵，交上一個遠在天邊的盟友，是一件太不上算的事。毛幫不親美，雖反蘇尚無礙，一旦同美國勾上再反蘇，蘇聯自不能容忍，可以想到有一天俄毛戰爭眞會爆發，也必然要摧毀毛澤東的統治。根據這一點，要說林彪反對尼克遜訪問，大體是可信的，這是毛林火拼的最大導火線。

二、林彪何以被鬪垮

毛澤東鬪爭手無寸鐵的劉少奇，鬪了一兩年的功夫，才算把劉少奇鬪倒。此時對付手握重兵的林彪，怎麼會輕而易舉把所有重要黨羽一網打盡，很使人不解。實際說穿了也很簡單，林彪雖然擁兵百萬，但在北平城內卻是孤家寡人，情況與劉少奇相同。毛澤東雖然沒有直接指揮的部隊，但保護中南海的共軍，由汪東興統帶卻是聽命於毛澤東。逮捕劉少奇是這一股毛軍；逮捕林彪一伙也是這一股毛軍。這是毛澤東的御林軍，身在中南海以內的人，生命皆操於毛澤東之手，除非事先脫出樊籠，早作打算，否則毛澤東一翻臉，就很少抵抗之力，劉少奇如此，林彪如此，周恩來將也要走上這條路。

可以推想毛澤東下令逮捕林彪一定相當機密，而且還是臨時決定，也許事先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可能是在開完軍事會議時下的手，否則不會把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一網打盡。四野系在北平的頭目絕大部份失了踪，可能是同時被捕。據一個未證實消息，當時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鄭維山會企圖舉兵反抗，臨時被制伏了。鄭維山出身紅四方面軍，並非林彪嫡系，仍然要反抗毛澤東救援林彪，足見毛澤東此舉很難使共軍頭目信服。

自從林彪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就傳出許多離奇怪誕的消息，如彪林彪乘機逃亡，墜死外蒙古，又說林彪三次行刺毛澤東，未成被捕。

前一傳說自不能斷其必無，但是卻也不能使人相信，因爲林彪如果眞死了，毛幫自沒有匿喪的必要，更應該早日宣佈，斷絕了林系共軍頭目的念頭。上策是予以公開表揚，正式出殯，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林彪是壽終[illegible]機跌死，也可以宣稱去東北視察因天氣惡劣墜毀外蒙古，無論別人信不信，終算了結一件事，比起匿喪要好得多，時間愈久，愈難公佈。

再進一步研究，林彪眞的乘機逃亡，也應該不會逃去蘇聯，武漢、廣州兩軍區是林彪親信盤據，林彪若逃到武漢，以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再加上四川、青海聯成一線，即使不公開反毛，毛澤東也寢食難安，正可從容以觀其變，爲什麼要逃向蘇聯，一旦逃去蘇聯，不過變成王明第二，林彪何至一愚至此。

林彪眞的死了，毛澤東的上策是表揚，中策是公開清算，也比起大天打啞謎罵「天才」要好得多，目前所行者正是策之下者，毛澤東也不會這[illegible]蠢。

至於後一說法，只能算是天方夜談了，林彪眞的拚上自己一條命去刺毛澤東，可以說是百發百中，因爲兩人近在咫尺，無論用槍用刀，只要林彪出手，毛澤東必然嗚呼哀哉，但是若叫人動手，就根本作不到，不論誰動手，也決不可能刺三次，一之爲甚，豈可再乎。

三、毛林火拼後的局勢

若把毛僞政權比太平天國，毛澤東自是洪秀全，劉少奇是楊秀清，林彪則扮演了韋昌輝的角色，可以相信在林彪倒後，毛幫找不出一個李秀成的人物，周恩來根本不入流，作一個幫兇可以，作一個渠魁則不夠。所以說毛澤東此時鬪垮林彪，似乎割斷了自身的命脈，毛僞政權肯定是不會再傳了。但問題尚不止此，韋昌輝被殺[illegible]殺光即無後慮，林彪不同，林系軍事頭目在各省區擁有權力超過半數，他們決不甘心林彪被整肅，雖然由於鞭長莫及，無法救援，但今後也一定要力求自保，割據之勢從此形成。

據傳，毛澤東擊倒林彪之後，即調僞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率兵入衛，目前許世友可能接替黃永勝的職務，根據電台廣播，南京軍區司令員已換了廖容標，許世友自不致罷官，當然是升了官，他本來擔任僞國防部副部長，入平代理僞國防部長亦屬可能，如此則共軍分頭分成兩大陣營，一方面是紅四方面軍出身的許世友，陳錫聯、韓先楚、李德生，一方面是紅一軍團出身的劉興元、丁盛、曾思玉、劉賢權、楊德志。此種情況不由得使人想起袁世凱死後直皖二系的分野。以後直皖內部又分化，大軍閥併吞小軍閥，終至同歸於盡。

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是「一分爲二」，對任何問題都作如是觀。毛澤東有沒有哲學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不是眞能成一個體系，姑且不論，但他將一分爲二的法術用之於共黨內部鬪爭，卻使中共內部永無寧日。當中共七全大會將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時，誰都以爲中共內部沒有政爭了，誰知先分出高饒，次分出彭黃，「文化大革命」把重要頭目分出去四分之三，剩下都是毛澤東司令部的人，應沒有問題了，誰知接着是王、關、戚、蕭華、楊、傅、余、陳伯達，又來到林彪，下一個必然是周恩來，眞不知最後只剩毛江二人，是不是還要一分爲二。像這樣分下去，最後剩下毛澤東一個人，就不知由誰動刀了。

偽善的笑

北平偽政權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的所謂「代表團」，一行抵達紐約之初，即擺出了偽善的笑臉外交。據來自紐約十一月十二日的「時事社」電訊指出：「中共首席代表喬冠華，剛由巴黎飛抵紐約甘迺廸機場時，便發表了簡短的聲明說：『中國基於和平五原則，過去為促進與各國建立正常關係，曾作出很大的努力。……美國人民為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間有着深遠的友誼。我們將利用這個機會，向美國所有各階層人士與全體美國國民傳達我們的誠意。……』喬冠華和黃華等人始終面帶笑容，充分表現出老練外交家的風度。……」

代表團中多是特務分子

毫無疑問，這種笑是「笑裏藏刀」的獰笑，偽善的笑臉外交攻勢！大家都知道：中共二十多年來，一直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第一號敵人，難道今日的美國人民就突然變成了「偉大的人民」嗎？我認為與其說喬冠華等人「利用這個機會，向美國所有各階層人士傳達他們的誠意」，毋寧說是「他們正利用這個機會，將向美國所有各階層進行滲透，務必赤化全體美國國民，讓美帝瞧瞧毛共特務的厲害吧！」與其說「喬冠華等人面帶笑容，充分表現出外交家的風度」，毋寧說喬、黃之徒的「笑容，充分表現出老練特務們的陰謀！」

實際上，毛共這次派往聯合國工作的四十六名男女（王海容一名女性）外交人員，其中至少有四十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務、間諜及統戰分子。就拿喬冠華來說，他便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統戰頭頭。由於一九三七年當喬冠華自德國留學歸來，即跟隨周恩來幹統戰工作，抗戰期間，他被派到重慶「新華日報」任職，實則是當時周恩來在重慶搞統戰物色的馬仔。因此，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喬冠華當時便與中共女特務龔澎（原名龔倩萍，安徽合肥人，北平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已於去年九月二十日病死北平，卒年五十九歲）同居。一九四六年，正當中共瘋狂叛亂時，鑒於對外聯絡搞統戰任務重大，喬冠華、龔澎又被派來香港「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兼任中共「港九總支部組織部長」。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偽政權後，喬、龔兩夫妻均被安置於偽外交部，分任「國際司長」及「情報司長」等職。一九五一年，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在聯合國提「控美案」，需要北平派員列席聯合國大會作證，結果派伍修權率團前往，喬冠華、龔澎則分別擔任該團「副團長」和秘書，其任務在偷窺美國情報。一九五六至六五年間，他兩夫婦歷次隨周恩來出國訪問，也是負責搜集各國情報。

美國情報局所存的檔案顯示：中共派往紐約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的先遣隊隊長高粱，是一名重要的特務分子（芝加哥太陽報十一月十日報導）。並指摘高粱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作掩飾，分別在亞洲、非洲及歐洲等地，從事[illegible]的情報工作。一九六〇年他曾被印度驅逐出境

騙人的「五原則」和「八原則」

至於喬冠華的所謂「和平五原則」，即指中共十多年前藉以對外展開欺騙的假面具。由於一九六三年以前，中共對於亞、非各國以及歐洲各地，曾戴上所謂「五原則」的面具，普遍性地展開其外交魔掌；尤其是對非洲各新興國家的偽善攻勢更為積極，其主要原因如下：㈠由於人類科學技術與新武器的進步，區域與集團防衛的範圍，需要積極的逐漸擴展。而非洲和其他各洲在距離上大致相等；在位置上則正扼西歐與南美的咽喉；共黨要想迂迴西歐，而直接插入南美的話，非洲便是一條捷徑。西方國家要想對共黨集團發動有效攻勢，或為鞏固其側翼與後方安全，也非佔有非洲不可！㈡由於現代工業技術的進步，對土地財富的基本觀念，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據科學家的探查：非洲大陸所蘊藏的財富，並不亞於其他各洲；而且是一塊廣大尚未開發的處女地。誰能控制非洲，在未來的世界財富對比上，誰就佔着優勢。

於是，中共對非洲的垂涎染指，早於韓戰停火及越南被瓜分前後，它便奪得了東南亞共黨，和一些不加盟國家的領導地位，從而開始將其目標轉向中東、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地。一九五五年的亞非「萬隆」會議，中共已佔有主動的領導地位。

一九五七年七月，當埃及宣佈沒收蘇彝士運河時，蘇俄雖然為其主要幕後支持者，但表面上搖旗吶喊得最響亮的，則以北平為第一，它曾表示要派「志願軍」馳援埃及，以抵抗英、法的軍事壓力。所以，有人認為中共從那時起，已着手於非洲了；特別是當莫斯科與北平發生思想分歧之後，中共更毫無顧慮地進軍這黑暗世界。

一九六三年冬，正當法國醞釀承認北平之際，周恩來立即宣佈訪問非洲說法語國家，並於同年十二月十七日，挾其富有誘惑性的所謂「八原則」，首先飛往開羅，隨即展開對達荷美、象牙海岸、塞內加爾、上佛爾塔、尼日爾、幾內亞、蘇丹、毛里塔尼亞、索馬利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十國，宣傳其「八原則」如下：㈠中共以互利原則援助外國；㈡尊重受援國主權，不附任何援助條件，亦不要求特權；㈢無息或低息的貸款援助，必要時且可以延長還款期限；㈣不以造成受援國對中共依附為目的，而以協助受援國自力更生及經濟獨立為原則；㈤將使受援國能增加收入，積累資金；㈥中共援外物資如不合雙方商定的規則與質量，可以退換；㈦在技術援助方面，將保證受援國人員充分掌握這些技術；㈧派到他國的中共專家，應與受援國享同等物質待遇。

偽善的陰謀面具被揭開

上述「八原則」經中共喉舌「新華社」透露之後，世界各地反應不一：東京的觀察家認為：中共當時趁其國內農業情形畧見好轉，便開始

實際上，許多說法語的非洲國家，對中共顛覆力量的恐懼，更甚於對莫斯科所進行的同樣行動。一九六二年一月，喀麥隆在聯合國公開指責中共曾對該國的一羣學生洗腦，後來這羣學生返回喀麥隆企圖進行顛覆陰謀時，因携有中共的顛覆指導文件而被捕。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馬拉加西總統寒蘭南拉在巴黎公開表示：儘管他與戴高樂總統的私人友誼甚篤，但他不能追隨法國承認中共的榜樣。因為中共的顛覆陰謀，比猛獸更可怕！

尤其到了一九六五年以後，中共簡直變成了一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往日支持它的，也分別對它加以揚棄；使北平逐漸陷於孤立的狀態中。因之，曾預定一九六五年六月在北非阿爾及爾舉行的所謂「亞非會議」，北平方面自認在亞非國家中不符喪失其領導作用，更成為被人斥責的對象，故中途變卦而使會議胎死腹中！

然則中共在亞非國家中，為什麼會搞到一敗塗地呢？

據倫敦「每日電訊」報的共黨問題專家康斯坦特，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以「中共愚蠢的求愛者」為題的論文指出：「中共眞正的危機，可能不是它的頭子們為具有超人狡猾的狂妄者，而是它們在政治上犯了極大的錯誤，並且一誤再誤，甚至於它自己以及別人均蒙受無可估計的損失！即以北平竭力慫恿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的戰爭態度而論，實為兩邊不討好。中共起初慫恿巴國對印作戰，但在根本上說，巴國無力維持長期戰爭，而北平之所謂支援，除給印度以兩次『最後通諜』，和製造一次邊境恫嚇之外，毫無作為。這對巴基斯坦不但無益，反受其累。使到巴國主戰派對中共推人落水行為，大表不滿！」

毛澤東是世上最醜惡的

中共那兩次所謂「最後通諜」，表示北平政權干涉印、巴的爭執，而西方國家與蘇俄集團則竭力促成印巴停火，提供了蘇俄與美國合作的基礎。於是「安理會」限令印巴停火的決議，受到所有亞非各國一致擁護，使中共枉作小人而「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同時「經濟學人」雜誌，也以「多謝你（中共）犯的錯誤」為題的文章說：「中共公開干涉印巴衝突，已露出了它那醜惡的猙獰面目！它過去戴着偽善的面具，跟印度稱兄道弟，而大罵巴基斯坦為西方走卒，現在則唆使巴國對印作戰，其卑鄙下流的行為，一一公諸於世人之前。……」由是證實中共的對外策略，純粹是利用、虛偽和欺騙，一如對內的鬬爭：「愛之欲人生，惡之欲人死」！正如巴黎的雙周刊「政治與社會」雜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文章說：「尼赫魯與蘇加諾都做過毛澤東的馬仔，自西藏事件發生，及印尼共黨發動政變失敗後，便意味着由北平——新德里至雅加達的軸心，即告瓦解！中共在亞洲失去了兩大支柱——印度與印尼。加以中共無力阻止美國空軍轟炸北

……陰謀

胡蓑之

可估計的挫折。因此，波恩的「明鏡周刊」較早時，曾以「就中共與非洲的關係」為題的文章指出：「不久之前，北平獲得非洲各新興國家的歡迎運動，似乎可能成功；但非洲領袖越來越認清了中共的偽善面孔，從而提出反對中共的意見。」紐約「大觀雜誌」的華盛頓分社主任安德遜，也以「醜惡的中共」為題的文章寫道：「在以『被壓迫者之友』、『有色人種的鬬士』、及『解放之師』自居的毛澤東的假面具被揭開之後，則是一副最殘酷、最醜惡的面孔！例如：

㈠現時北平派駐坦桑尼亞的大使何英，便是中共在『武漢軍校』訓練肯雅青年從事游擊戰計劃的幕後人。

㈡在達荷美、桑西巴各地，亦已發現中共特務正對它們進行滲透顛覆等陰謀。

㈢美國中共問題專家於一九六三年九月，根據鹵獲中共的秘密文件，加以研究所得：時機成熟時，赤化革命的浪潮將席捲整個非洲，而對歐美採僵持政策。

中共支持的美國新左派

中共為何要派這許多特務和情報人員到聯合國去呢？因為聯合國在美國境內的紐約，為了要滲透到美國各階層，非派去大批的老練特務和「統戰」頭頭不為功。所以，一般認為：中共的目標不在聯合國內而在美國，喬冠華為出席聯合國代表，但他所發表的聲明則是對美而言的。十年前，中共的特務已滲入美國，煽起黑人暴動。

如一九六四年在紐約、亞爾巴馬及伯明罕等地的種族衝突中，警察都分別搜出毛澤東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所發表的聲明書，內容是「全世界聯合起來，支持美國黑人革命！」這是由駐北平的黑人共黨頭子所發出，其目的在打擊當時金格博士推行的「非暴力爭取民權運動」。

毛澤東企圖在美國心臟放下計時炸彈，前後支持新左派組織計有：「進步勞工黨」於一九六二年成立，黨員約五百人，黨領袖都到過北平。一九六三年成立的「極端民族主義黨」，為黑人團體中的極左派組織。一九六五年四月，毛共特務發起運動，企圖於美國南部五州建立一個純黑人的「新非洲共和國」。一九六六年在加州成立的「黑豹黨」，是個強調黑人權利的極端組織；現有三十個單位，黨員約一千五百人，曾獲中共大力支持。

一九六八年成立的「全國學生協調委員會」，主張使用暴力，已為北平所利用。特別是「革命聯盟」（又稱紅色聯盟），和「紅衛兵聯盟」兩組織，均由北平直接支持，其黨員多為華裔。人數約三百名，總部設在舊金山，紐約及華盛頓各地均有分部。它與「進步勞工黨」密切合作，去年四月發動反戰示威行列中，該派竟出示毛像和「五星旗」。現在尼克遜政府引狼入室，未來的美國社會是很危險的！

香港閒話

林彪哪去喇？（相聲）

趙聰

乙 這一個節目，該咱們的啦！

甲 該咱們的，就得給咱們。

乙 你怎麼就是羅鍋腰上山——錢上緊？不是該咱們的錢，是該咱們說相聲！

甲 說相聲？那成，成。

乙 可是，我昨兒晚上忙了個不亦樂乎，沒預備，這怎麼辦？

甲 忙些什麼？

乙 打大陸馬將。

甲 打馬將就打馬將完啦，怎麼還大陸馬將？

乙 這你不懂，大陸馬將與眾不同，另有一套。

甲 怎麼個玩法？

乙 三大元不是中發白嗎？

甲 這我知道。

乙 大陸馬將全給改了名，不叫中發白了。

甲 叫什麼？

乙 叫三根毛。

甲 什麼叫三根毛？

乙 毛澤東、江青、白毛女。

甲 白毛女代表白板？

乙 嗯哼。

甲 誰代表紅中？

乙 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中。

甲 江青怎麼能代表綠發？

乙 紅極了發紫，綠極了就發青。

甲 毛澤東、白毛女，才只兩根毛，江青哪兒有毛？

乙 江青是誰？

甲 毛婆也。

乙 可有啦，這不就出來毛了嗎？

甲 光改了三大元？

乙 沒那末簡單。四風改了三風。

甲 一定是東風沒改。

乙 沒錯。

甲 西風改的是什麼？

乙 尼風。

甲 尼克遜的風麼？

乙 老兄眞聰明。

甲 南風一定是蔣風了？

乙 對，對。

甲 那末，北風呢？

乙 黑風，黑者，赫魯曉夫也。

甲 還有嗎？

乙 多了去啦。像加番開槓的那些玩藝，什麼春夏秋冬啦，松竹梅菊啦，宴樂嘉賓啦，大陸馬將全給改嘍！

甲 改了些什麼？

乙 牛鬼蛇神、地富反右、政治騙子、自力更生、黨指揮槍，這些抓到加番。

甲 這是誰改的？多麻煩！

乙 你想還有誰？毛婆江青唦！這就叫做革命現代馬將。

甲 我說呀，你這完全是瞎扯，我不相信，大陸現在還有馬將。

乙 老兄有所不知，如今政策改變了呀！

甲 盡管改變，也不會恢復賭博呀？

乙 毛主席說過，矯枉必須過正。如今不是恢復，而是超過了恢復！

甲 什麼叫超過了恢復？

乙 這用大陸術語來解釋，就是比資本主義更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

甲 越說越糊塗了。

乙 所以，你必須接受教育，不然，你那花崗石的腦子永遠不明白。

甲 大陸馬將這麼麻煩，你們玩這個幹什麼？

乙 學習適應啊！不然的話，有朝一日回歸到大陸，不會打革命現代馬將，豈不落後？

甲 什麼適應呀，回歸呀，這是什麼玩藝兒？

乙 賣身投靠的新名詞，你哪兒懂？

甲 別這麼說下去了，你的新名詞兒

乙 咱們得說點兒逗樂的。要不就不成相聲了。

甲 着哇！

乙 着哇！着哇！沒預備怎麼着？

甲 憑你那個偏才，現抓哏，包不會窮詞兒。

乙 豈有此理，天才不是偏才！

甲 天才不能說，林彪就是說毛澤東是天才，受到批判。

乙 如果林彪說毛澤東是偏才，早就完蛋啦！

甲 哈哈哈哈哈……

乙 什麼引的你？

甲 有啦！

乙 你不是女人，怎麼會有啦？

甲 不是有孕，是有了相聲的標題。

乙 什麼標題？

甲 剛才不是說起林彪嗎？咱們就談談林彪哪去喇吧。

乙 這有什麼談的？林彪在北京躺着哪！

甲 可是這兩個月來，中外人士都在問：林彪哪去喇？

乙 那是因爲他從六月十三日以後沒出現。

甲 不光他，還有他的親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打九月十日以後也沒露面。

乙 他們和林彪一樣，全在北京躺着哪！

甲 躺着？都生病了？

乙 比生病還厲害些。

甲 那是爲什麼？

乙 給周恩來鬬倒啦。生病還能起來，鬬倒就起不來了。

甲 那末，不是他想殺毛澤東？事敗逃走，飛機在外蒙古墜毀？

乙　那是周恩來故意使人供給美國人的假情報。

甲　這就對了。

乙　對了什麼？

甲　怪不得這次喬冠華到紐約，有人問他，他哈哈大笑啊！

乙　哈哈大笑是什麼意思？

甲　否認呀！

乙　喬冠華是周恩來的親信，周恩來散佈出來的謠言，他怎麼敢否認？

甲　不否認，笑什麼？

乙　笑是同意，跟點頭一樣。你沒見過唐伯虎點秋香嗎？笑，表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心知肚知，不說也知，就是不讓人知。

甲　那秋香，有三笑呢！

乙　喬冠華也不會少，已經有了兩笑啦。

甲　那一笑是什麼？

乙　也是在甘迺第飛機場上，有人問他，高梁可是特務頭子？他哈哈大笑起來。

甲　意思也是承認？

乙　那還用說？

甲　還有一笑？

乙　等着瞧。再一笑就成了。

甲　成了什麼？

乙　周恩來私通美國，奪毛澤東的權啊！

甲　不過，周恩來爲什麼要鬬林彪？

乙　他早就讀通了毛澤東思想。

甲　這與毛澤東思想有什麼關係？

乙　日本人講話：大大的有。

甲　怎麼說？

乙　咱得長話短說。相當年毛澤東住延安窰洞的時候，夜裏一隻老鼠

級鬬爭一篇文章，伸手搔癢，沒想一把抓住了那老鼠。

甲　這和周恩來鬬林彪有什麼關係？

乙　別心急呀，毛澤東思想就出在這隻老鼠身上。

甲　那就快說吧，別盡轉彎抹角的。

乙　毛澤東把那隻老鼠關在籠子裏，第二天拿食物餵牠，那老鼠卻張不開嘴了。

甲　這是怎麼回事？

乙　原來老鼠這種動物，非不住地啃東西不行，牠啃東西並不是全爲着吃，而是爲着磨牙。一不啃東西了，那牙就馬上長長了，封住了嘴。

甲　噢，噢。

乙　因此，毛澤東發現了一條眞理，就是：老鼠要維持生存，必須不停地磨牙，一不磨牙就完蛋；共產黨人要維持生存，必須不斷地

甲　周恩來就把這條眞理學到了手？

乙　所以他勝利。你知道，劉少奇爲什麼失敗嗎？

甲　還不是提倡鬬爭熄滅的謬論？

乙　着哇，你不愧是孔子的學生。

甲　怎麼講？

乙　子貢聞一以知二嘛！

甲　周恩來就用這條毛澤東思想鬬倒林彪的嗎？

乙　還有更重要的一條。

甲　是哪一條？

乙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甲　這條毛思想也是從老鼠身上悟出來的嗎？

乙　不是。

甲　從什麼身上悟出來的？

乙　蛇。

甲　這也有一段古嗎？

乙　當然有。咱還得長話短說。相當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出版

趙聰著　　定價二元

趙聰先生在本刊連續發表的「卅年代文壇點將錄」，現應讀者之請，將巴金、曹禺、老舍、冰心、丁玲、夏衍、田漢、郭沫若、茅盾、周揚、魯迅、陽翰笙、鄭振鐸、葉紹鈞、胡適、洪靈菲、何其芳、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瞿秋白、何思源、黃廬隱、白薇、謝冰瑩、蕭紅、蕭軍、聞一多、朱自清、王實味、胡也頻、沈從文、臧克家、劉半農、林語堂、蔡元培共三十六人的小史，輯集成册出版，是知識青年最好的一本參考書，欲知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動態，與所列各人的生平事蹟，及中共利用與殘殺知識分子的情形，此書不可不看。爲照顧一般讀者的購買力，每册定價二元。總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九龍旺角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

蛇，每逢入夜，就在地上爬來爬去，找東西吃。老毛忙着寫文章，看見也不理牠。不想江青半夜醒來，一見那蛇，便慌忙下炕，用腳踩住了蛇尾。

甲　啊？敢情把牠踩死啦？

乙　哪能呢？蛇這種動物，只能抓牠的頭，抓尾沒用。所以江青雖然踩住了蛇尾，那蛇頭卻順着她的大腿，爬上去啦，不知咬了她哪裏的一塊肉，疼得她高叫一聲，便昏倒在地。

甲　後來呢？

乙　老毛一聽江青尖聲高叫，一見那蛇正在龍游芳草地，鳳掃牡丹池，於是火從頭頂出，怒向膽邊生，一把抓住蛇頭，提溜出來。

甲　這末說，毛澤東懂得動物學？

乙　在北大圖書館嘛，偷看了一點。

甲　那爲什麼他又不懂得老鼠？

乙　他不研究老鼠。

甲　爲什麼卻研究蛇呢？

乙　老毛喜歡讀小說，也喜歡女人，小說家筆下，常用蛇來形容女人，像水蛇腰啦，蛇蝎心啦，所以……

甲　不要「所以」啦，還是接着談他怎麼悟出那條毛思來的吧。

乙　當時毛對江說：一連幾夜，牠在地上爬來爬去，沒有事，你這麼一踩牠，牠就咬起你來了，你這條蛇呀，究竟不是眞蛇啊！

甲　江青怎麼說？

乙　江青說：人家這裏疼得要命，你還打趣我！

甲　說得是呀！

乙　老毛說：不是打趣你，是恭喜你

，雖然付出了代價，卻向蛇學了一條眞理：人不犯我……

甲　這樣說來，毛思全是從一些小動物身上學來的呀！

乙　要不怎麼老毛罵牛爲鬼，尊蛇爲神，說牛鬼蛇神呢？

甲　那周恩來鬬林彪就是引用這條毛思？

乙　不止鬬林彪，就是四年前鬬劉少奇，去年鬬陳伯達，也全用這條毛思。

甲　你又胡說了，鬬劉少奇是老毛鬬的呀！

乙　可是老周在背地裏出的主意啊！

甲　他爲什麼出主意鬬劉少奇？

乙　劉少奇要讓彭眞做國務院總理呀！

甲　鬬陳伯達又是爲啥？

乙　五一六兵團鬬周恩來，就是要擁陳伯達做總理呀！

甲　可五一六兵團早垮啦！

乙　陳伯達卻沒垮呀！

甲　鬬陳伯達，人都說是黃永勝這般軍人幹的。

乙　這是老奸巨滑的周恩來，用的借刀殺人計。

甲　難道林彪也要奪他的總理嗎？

乙　一點也不錯。

甲　你這又是瞎扯了，林彪已是老毛的接班人，還屑於再幹總理嗎？

乙　接班，哈哈，那是個空名義。林彪要抓軍權，非當國防部長不可，要是周做總理，他就不能再擔任國防部長。

甲　爲什麼？

乙　副主席嘛，怎麼能做周的部下？

甲　如果林做了總理？

乙　我這才明白。

甲　明白了這個，你就明白了一切。

乙　什麼？

甲　我是說，關於近兩個月來大陸發生的事故。

乙　那末，如今林彪的確完蛋了？

甲　還沒到完全鬬垮的地步。

乙　靠邊站了？

甲　他有病，不能站着。

乙　躺着。

甲　是靠邊躺了。

乙　那末，誰在當中躺着？

甲　我看呀，大概是閣下吧？

乙　別遭改啦，說眞個的，怎麼林彪還沒完全鬬垮？

甲　各地還有他的槍桿子。

乙　你可知道老周怎樣鬬倒老林的？

甲　借的老毛這把刀唄！

乙　怎麼個借法？

甲　一天，老周慌慌促促向老毛告密，說老林和黃永勝等密謀造反。

乙　老毛聽了怎麼着？

甲　老毛登時兩眼上翻，幾乎升天。

乙　啊！

甲　還虧江青騎在老毛身上，口對口地來了次人工呼吸，才把老毛救活。

乙　眞是大命的。

甲　天不滅毛啊！

乙　天不滅曹。

甲　可曹操早給天滅了。

乙　救活之後，

甲　江青就說啦，都是你呀，你說馬列主義千條萬條，歸根結柢，就是造反有理；你說林彪學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活；如今他眞個用你的話造起你的反來了

乙　老毛怎樣？

甲　老毛問老周有什麼證據。

乙　問得對。

甲　老周說，黑材料一大箱。

乙　可是眞的？

甲　哪裏會是眞的，全是假造。

乙　老毛能信嗎？

甲　老毛不信，卻信江青的話。

乙　江青怎麼說？

甲　這娘兒嘴可快着哪，她說，他要殺你，已經有三次了，都是總理制止住的，不敢告訴你，怕你生氣，你還要問證據，再看證據，恐怕就來不及了！

乙　江青怎麼會這麼說？

甲　還不是老周叫她這麼講的。

乙　她會聽老周的？

甲　娘兒們嘛，老周有的是辦法。

乙　這可眞是個大秘密啊，如今這些猜謎的，竟然都沒猜着。

甲　想不到叫咱們給猜着了。

乙　怎麼，咱們這也是猜的嗎？

甲　不猜，怎麼能說相聲？

乙　那末，林彪究竟哪去啦？

甲　天知道！



早在十．一停止天安門閱兵事件傳出之前，筆者即已屢次推測，林彪地位不穩，可能垮台。筆者作此推測，是根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以來的跡象。最重要的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編輯部文章，題目是「緊緊抓住四好不放」，批評「突出政治」是「單打一」。當時林彪被確定爲毛的繼承人不過八個月，是「兒皇帝」，如果不是受了巨大的打擊，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其次是自去年七月起，毛出見外賓時，由林彪陪同的次數越來越少；同時林妻葉羣露面也越來越少，去年和今年的「八．一建軍節」，葉羣都沒有出席，而且她的在政治局排名忽自前十名，跌落後十名。政治局中兩個姓葉的，葉羣向排在葉劍英之上，而今年五月十一日起，葉羣則排在葉劍英之下。

林彪已經垮定了

魯遁

七項垮台跡象

現在我們說，林彪已經垮定了，有哪些事實根據呢？綜合最近幾天的新聞報導列述如左：

(1)在這以前，中共在公開文件中，向稱以毛爲首以林爲副的「黨中央」，可是自九月中旬以來，取消了「以林爲副」的字樣。

(2)十月八日起，北平開始拆卸塗有林彪語錄的標語牌。

(3)十．一以來阿爾巴尼亞致中共電文中，及在北平使館舉行的酒會的致詞中，不再提林彪的名字。世界近百共產黨，中共僅有一個伙伴那就是阿共，阿共的消息最靈通，他們不提林彪，必有可靠事實根據。

(4)十一月初起，北平街頭陳列的林彪像片突然不見了，而同時陳列的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大林、毛澤東的照片依然可見。

(5)被稱「林語錄」，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選集（皆爲林彪講詞），已自北平書店中消失。

(6)「毛語錄」及中共九大「新黨章」亦同時在書店中消失。「毛語錄」是林彪編印出版的，而且印有林彪的序文。「新黨章」中則明文規定，林爲毛的接班人。

(7)十一、十二月兩期「紅旗」雜誌中，皆未提林彪名字。

以上七預事情，任何一項都足可證明林彪垮台了。

毛周整林之說不可靠

現在的問題不在林彪已垮，而是以黃永勝爲首的少壯軍人，九月中旬以來已兩個月不公開露面。對於這件事，許多人一直認爲，這些軍人與林彪是一個集團，他們已與林彪同時被清算；十一月九日華盛頓合眾社的電訊說，毛澤東周恩來聯手打倒了林彪及黃永勝集團。據筆者一貫的觀察，認爲黃永勝少壯軍人集團，不但與林彪無關，而且是與林彪對立的，反之毛林是一個集團，林的垮台絕非毛之所願；反過來，周恩來與黃永勝是一個集團，黃之倒台，亦非周之所願。可是爲什麼，現在林已垮台，而黃永勝等仍不能公開露面呢？這個問題糾結太複雜，須分別來說。

首先說林彪，他是毛澤東五人小集團分子之一。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最初密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個人是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康生和江青。這五個人之中，林彪是唯一的實力人物，陳伯達是毛的捉刀人，康生是無實權的光棍子，林則是國防部長，而且自一九二八年古田會議起，即一直是毛的不二之臣，與毛的關係最密切。而陳伯達原是受劉少奇領導的人，一九三七年始由劉少奇介紹給毛澤東；但自那以後，陳毛的關係卻遠超過陳劉的關係；康生則是一個國際派出身，而國際派是毛在三十年代的死敵。王明、張聞天等被鬬倒之後，康生算國際派的餘孽，但是他命不該絕，因爲是山東人，與毛妻江青是同鄉，據說是毛江結合的牽線人，因此而成爲毛的爪牙。就上述五人而論，除毛江二人，其餘三人林是毛最賞識的信任的人。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會中，當劉鄧總結「三面紅旗」錯誤時，陳伯達和康生都不敢替毛說一句話，唯有林彪起來爲毛辯護。他對毛的忠貞是經過多次考驗的。文革之後確定他爲繼承人，也是毛力排眾議的結果（因爲林對毛拍馬屁，對一般人踞傲，人緣很壞）。

毛連挑錯兩接班人

由於上述的緣故，在新當權派的打擊之下，毛派五頭頭，首先垮的是陳伯達（去年八月），其次已垮（仍未垮到底）的是康生（去年十一月）；林彪拖到現在才垮，顯示毛澤東已盡了維護之力。林之垮，非毛所願，但無可奈何。可以說，林之垮台，實是毛致命的打擊。即使如某些人所說，打倒林彪出於毛的主意，亦是對毛極嚴重的打擊，爲什麼呢？因爲證明毛太有眼無珠，不夠料了。他先選定劉少奇爲繼承人，結果發動文革打倒他；文革後選定林彪爲繼承人，現在又將林打倒，這不是精神病嗎？

關於黃永勝等少壯軍人集團，筆者以往曾無數次說過，毛澤東不易將他們打倒，除非該集團窩裏反鬧分裂，毛才有機可乘。現在種種跡象顯示，許世友的南京軍區正與黃永勝集團不和。今年春，尤太忠率駐蘇州的部隊，調往內蒙、河北，五月間尤出任內蒙黨委第一書記，顯然是一項對黃永勝不利的佈置。因爲內蒙與河北皆距北京甚近，北平局勢如有異變，尤太忠可立即指揮軍隊入衛。

到現在爲止，我們還無法證實黃永勝已經垮到底，因此還不能作進一步的推論。但有一點可以定論，那就是周恩來今天的權位，建立在毛與軍人的對立平衡之上，如軍人一方垮到底，毛派翻身得勢，周的地位必會動搖，現在的微笑外交也必將倒退。

蘇聯皇牌間諜西德獄內成婚記

天涯客

西德的京城波恩，四年前曾經出過一個名震全球的攝影師。他之出名，並不是因爲照相照得特別好；而是照的對象特別古怪，——在十一年中，他的照相機，洩露了一百三十六件西德的「國家最高機密」。無論是他在莫斯科KGB特務機構的老板，還是「北大西洋公約集團」的反間諜專家們，都異口同聲地說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就最大的一個紅色情報員。

西德的反間諜機構，雖然被他神出鬼沒地騙了十一年，到頭來依舊捉住了他。在賣國的罪名下，法官判了他七年徒刑——單獨禁閉。

誰知道不久以前，這位被單獨禁閉着的紅色情報員，又替報紙製造了一條很能賣座的新聞，——他在監獄裏結了婚！新娘是個「國際救援會，請求他們「予以正義的支持」。

無巧不成書，這個救援會就把寡居的少婦，結絲娜·若謝德，送去給他作爲爭取「人權」的「顧問」和「代言人」。

這位「卓文君」，一向是對人以嚴厲著名的。但是，一見了莫斯科的這位大字第一號「情報員」，就忽然像堆爛泥似的軟攤下來。她不但從此相信：「他把西德的最高秘密，洩露到蘇聯去，只是爲了要向莫斯科證明：西方世界是絕不想發動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的。」而且也養成了一種每隔兩星期就來照例訪問他十五分鐘的習慣。

可惜的是：按照德國監獄的規定，接吻和拉手，都在禁例之內。在兩人的座位之間，也隔着一層

比他要小二十歲。

這位不斷在製造頭條社會新聞的間諜，叫做韋塔·索特林。今年四十九歲，已經結過一次婚了。

他的前妻娌歐諾爾，是西德外交部裏的一位高級女職員。爲了要得到更多的「國家最高機密」照片，莫斯科訓令他：「馬上想辦法和她結婚，使她也有機會很好地爲人民服務！」——從此，他們就成了夫婦。她以爲丈夫眞的在熱愛她，所以他說什麼，她就做什麼。他的丈夫卻完全兩樣：和誰結婚都是一樣，莫斯科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從結婚的那一天起，娌歐諾爾就也成了莫斯科的「自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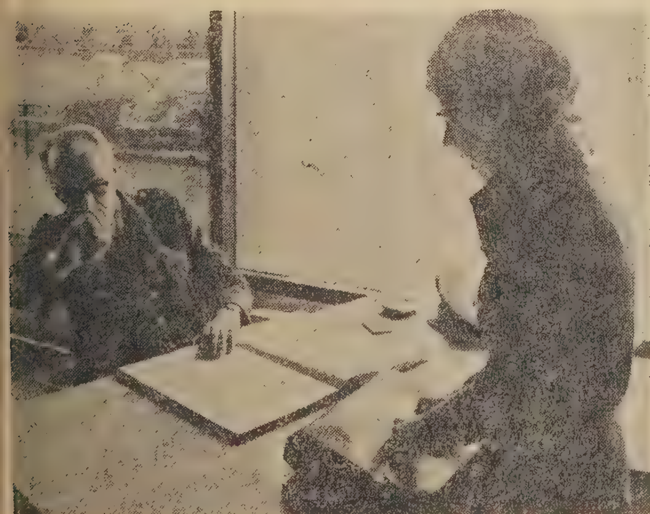
每天下班的時候，她都在一個雙層的手提包裏，替她的丈夫帶回來了一些莫斯科會感到興趣的「機密文件」。平均下來，幾乎每兩天都有三份。前前後後，一共三千二百多份。

這一對間諜夫婦，雙雙落網以後，西德的反間諜們，爲着要「以牙還牙」，就想盡方法證明給娌歐諾爾看：她所熱愛的那位攝影師，終於和她成爲夫婦，並不是因爲他眞的愛她，只不過是遵從莫斯科的命令而已。

這件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還沒有等到法院正式開庭，娌歐諾爾就在看守所裏，自己上吊死了。

賸下的只有一個，就是韋塔·索特林。法院判了他七年徒刑。他不服上訴，並且口口聲聲地說：這是個「冤獄」。誰知高級法院，比原判的法院還要兇；非但要關他整整七年，而且要罰他「單獨禁閉」。

這位「紅色情報員」，當然很熟悉於西方制度



「新娘」匆匆地趕到監獄來結婚，進門時先要領「出入證」。

犯們見客的時候，是永遠有一個「看守人員」在場的。

有一天，這位「囚犯救援會」的代表，忽然在臨走的時候，回頭一笑道：

「你的律師說：如果我們兩個現在結了婚的話，什麼都要好辦得多！」

那位喜出望外的間諜，馬上高聲回答道：

「我當然沒有問題。——不過，你眞的肯嫁給我嗎？」

她當然肯眞的嫁給他。一離開監獄，她馬上就忙着寫「申請書」，請法院、監獄、婚姻登記局批准他們這個「千載良緣」。

那些看不過這個「賣國賊」的人，當然也看不過這種「鐵檻深情」。所以，從此以後，對那個口口聲聲以維護人權爲職志的「小寡婦」，也非常不客氣起來了。——婚禮舉行的時間，是由監獄裏規定的。但是，直到兩小時之前，才正式通知新娘：

「請你今天下午兩點半，準時到這裏來結婚。」

當局批准的整個行禮時間，只有一個鐘頭。

那時，這位新娘剛才拔了一隻牙回來。連忙狂奔到美容院去「美容」了一番，然後又忙忙地換了一套乾淨衣服，買了一大把「胡姬花」，一個火鍋大的蛋糕，趕到監獄去。

在禮拜堂上站着的，除掉新郎以外，只有兩個表情木然的看守員，一個被「婚姻登記局」派來執行「主婚人」任務的小職員，還有兩個臨時被「拉夫」來做「證婚人」的「囚犯救援會」會員，他們本來以爲這位新娘只不過「閒來無事」，想請他們「飲盃茶」而已，一到了那裏，才知道上了大當，所以雙雙氣得面無人色。

這對新人雖然覺得很失望，德國的監獄，究竟不像瑞典那麼大方——能讓他們兩個共渡一次「洞房花燭夜」——。新郎得到的唯一優待是：脫下囚衣，換上「晚禮服」，能夠和新娘坐在一起吃「喜糕」。預定的「行禮時間」一過，看守員馬上又把他帶回重門深鎖的監房去了。

自從結了婚以後，這位前任間諜，對於自己的「無罪受屈」，更加信心百倍了。——他現在又在上訴，要求重新審判。他的理由是：由於他告訴了蘇聯一些國家機密，才使得莫斯科「知難而退」，避免了戰爭爆發的危險。因此，他不但沒有犯罪，而且是一個「眞正對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的人」！

「鐵檻情深」的這對新夫婦，在婚禮舉行後的合影。



新郎和他的第一位太太，在婚禮舉行後的合影。



娘」來行禮。

吹鬍碌眼

雜種皇帝

君權神授的思想並不是中國的特產，在一些古老國家都有這種情形。

古秘魯的印加帝國 Inca 便是一個專制帝國的典型。印加的皇帝自稱為太陽的兒子，使他的君權趨於神化。他們把國家的政權分為三部分，即宗教，政治和軍事，但這三種權力都握在皇帝的手裏。

埃及的法老（國王）被視為神人，他的權力跟天神相等。阿西里亞及波斯的國王，被視為上帝的代理人，他是替代上帝管理這個國家的。

漢代朝鮮半島的新羅開國者赫居世（公元前五七年），高句麗的開國者朱蒙（公元前三七年），便自命是卵生的。——由此可見，這種「感生」的神話一直震撼着人心，成了某些人政治鬪爭的無形資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說：「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這段話，正好為君權神授的思想作一注腳。

在初民時代，社會的組織差不多是靠兩種東西來維繫的：其一是神力，其二是血緣。所以在一個部落中，巫師的權力是跟酋長相等的。「尚書・洪範篇」說：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卜筮便與君、卿士、庶士各為一個單位，共同決定國之大事，而以三個單位之同意為之。卜筮在這三者間就有巨大的決定權。那時，負責卜筮的巫、卜，就成為最高尚的職業。帝太戊之時，巫咸輔王室。帝祖乙立，巫賢輔之。從這些記載中，便可看出巫的地位是如何重要。

「禮記」卷四載：「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鄭玄註道：「此蓋殷時制也。」「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鄭玄註道：「此亦殷時制也。」六大以祭祀之官為主；五官以軍事之官為主，即在殷代，祭祀比之軍事猶為重要。

當一個政權要推翻另一個政權時，必須利用另一個神權觀念前來代替神權的影響。商湯伐桀之前，便替自己的祖先契捏造一個神話，說契是玄鳥所生的，乃是神的兒子，而湯之伐桀亦是秉承上帝的意旨。

在他誓師的時候，便說：

夏桀罪行太多，上天要我殺他的。」（見「尚書・湯誓篇」：「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王伐紂的時候，也學了湯伐桀的樣，宣稱自己是秉承天命的。「尚書・泰誓篇」說：「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其實這只是一種宣傳手法，跟梁山泊那支「替天行道」的大纛一樣。要是宋江這一百

橫眉語

中蘇共互相傾軋

從一件事實可以看出，中蘇共之間仍然你猜我忌，一有機會，便鬧蹩扭。以最近克姆林宮慶祝十月革命來說，雖然中共發給蘇聯的賀電，特別强調兩國的爭論，不該影响到彼此的關係，可是，不愉快的事情，仍然發生在慶祝的集會中。

在克姆林宮的慶祝會裏，一名蘇聯的政治局委員發表了講話，敦促中共建立正常關係，但他又抨擊中共領袖實行反蘇的分裂路綫。

為此，在座的中共代辦感到十分尷尬，馬上起立離席，表示抗議。

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表示蘇聯雖然口口聲聲說願與中共言歸於好，實際上，近日對中共的抨擊，有增無已，尤其在中共邀請了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後。

不過，中共的反應也只是止於代辦退席而已，並沒有進一步的表示，冷靜得出乎意料之外，也沒有反唇相稽。中共持這種態度十分罕見的，一般人認為，中共所以對蘇聯這樣低首下心，是另有理由的。

據觀察家說：中共如此態度，主要是避免克姆林宮抓到藉口，先發制人，摧毀其剛具雛形的核子設備。因為，中共深知一旦與蘇聯交手，還是打不過人家，雖然目前中共源源增兵[illegible]

[illegible]身卻在加緊軍事部署，在面對東北及新疆邊界，和外蒙境內，陳兵四十九個師，還把行政中心向內遷移，更教導邊境居民一旦遭到核子攻擊時如何進行疏散。

據觀察家的估計，蘇聯約需兩年半時間的部署，就可以向中共施行核子攻擊而無須作後顧之憂。不過，他們也認為，在尼克遜未訪問中國大陸之前，中共與美國尚未達到接近就動手，是最適宜的時機。目前的時間太迫切，這個時機，恐怕他們一定要錯過了。

同時，克姆林宮還有很多其他的顧慮，因此下令進攻中共，還是猶豫未決；在這個時期，中共也當然要極力避免給予他們以可乘之機。

日本仔看風駛悝

美國提案在聯大表決中遭意外慘敗，使到在聯合國中力保中華民國席位的日本忙亂了手腳。因為這次的失敗，使到佐藤政府遭到國內的極大壓力，因而使到日本政策作了巨大的轉變。

據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說：日本在某一個時期將會廢除與中華民國所訂的和約，因為，日本要和中共談判建立正常關係，中日和約是一大障碍。目前，日本的外交政策顯得混亂，一時還拿不定主意，但顯然要極力討好中共。

除了有廢除中日和約的打算外，日外相福田赳夫還說：將訓令日本駐聯合國代表研究廢除一九五〇年譴責中共為侵略者的聯合國決議案。

日本在國際上一向是扮演投機角[illegible]

權政治（中）

泰誓」改一改，說：「宋朝惡貫滿盈了，上天要我將他殺掉。我要是不替天行道，老天爺就要降罪於我啦！」薩孟武在「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中指出，宋江獲得九天玄女的三卷天書的傳說，其意義與皇帝們自認雜種相同，都是以神話方式來加強宣傳，在人民心裏塑造一個「神」的形象。

「孟子．萬章章句上」寫到孟子和萬章的問答，就把這種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

萬章問孟子：「堯將天下讓給舜，有這件事嗎？」

孟子說：「不是給與的，做皇帝的不能夠將天下讓給別人。」

萬章說：「照這麼說來，舜有天下，是誰給他的？」

「是天給他的。」孟子繼續說：「從前，堯將舜保荐與天，天就受了他，表明舜的好。於老百姓，老百姓也受了他。所以說：『天不說話，只是暗地裏指示將天下給舜就是了。』」

其實這是個千古的大騙局。舜的帝位是搶來的。舜是個武力主義者，他處理家庭問題，政治問題，都訴諸武力。在儒家的經典中，把舜描繪得善良、賢明，活像一個大聖賢，幾千年來不知騙了多少人。劉知幾在「史通，疑古篇」中就提出了疑問，他認為舜把堯放逐到平陽某地之後，曾經擁立過堯的兒子丹朱為帝，但很快便把丹朱推翻，奪去他的帝位。跟着說：「觀近古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其父而立其子，或黜其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韓非子對舜的不仁不義早有批評，他說：「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妻，妻其主女也。」（見「韓非子．忠孝篇」）

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法先王」為主，因此他不能不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王和武王描繪成「賢聖之君」，來使人信服。近代鋤頭科學越來越發達，把埋藏於地底的古代文物發掘出來，使我們對古代史的研究跨進一大步。由城子崖的發掘中，我們可以看到舜是黑陶文化的代表，這種文化是殷商所承襲的文化，而孔子的政治思想又承襲殷商文化的。在這種關係下，他把舜裝扮成一個賢君，是毫不出奇的。況且舜在奪得帝位之後，懂得利用人們敬畏天神的心理，把搶來的帝位說成是「天與」的，說不定連孔子也受了他的愚弄，把謊話當成事實。

做皇帝的連雜種也肯承認，就是再多說點兒謊話，又有何不可！

（未完）

林真

」，事實上是害多於利。

如果有一天台灣被中共拿下，赤化了，在亞洲國家中首先直接受害的是日本。日本與台灣是唇齒相依，由於聯合國形勢的轉變，日本不但要討好中共，而且以打擊台灣的手段去討好中共，這是不智已極的做法。

在準備中的一連串行動是：日本不繼續把貸款給予中華民國；日本把在台灣的投資陸續撤回；日本準備廢除中日和約；日本擬請聯大取消中共「侵略」的罪名。可惜這一連串的秋波，未能獲得中共的一顧，日本的政客們也可謂心勞日拙了！

佐藤要派一個「日本基辛格」到北京去，作為他訪問北平的先頭部隊，妥為安排，可是他這願望只是片面的，北京方面，一直還是不理不睬。當然，這可能不是佐藤的原意，佐藤的政策一向是對中華民國表現得相當友好的，但他受到內外的壓力太大，使他步調大亂！

看來，佐藤倒台的命運似乎無可避免，而繼任的人一定是親中共的，看來，日本是自甘走向墮落之路了。

從球場亂事說起

政府大球場東方對流浪的一場足球賽，由於球迷不滿球證判東方門將何容與出場，發生鼓噪，更因此而鬧出禍事，場內場外，引起十多處火頭，在東院道聖馬可學校門前，一部黃色跑車遭推翻焚毀。

除非不發生騷動，一有亂事，汽車必然首先遭殃，七七維園事件，也有人燒車。在香港歷次亂事中，其實沒有一次不殃及汽車，不管亂事起因如何。可以肯定，這部黃色跑車不會事件，未必與示威者有關一樣。

在香港有一種人像兀鷹似的窺伺着，一有可乘之機，就起而鼓動、搗亂，愈亂愈好。因此，維園示威或球迷鼓噪，都成為他們利用的機會，當然，最無辜的是被焚汽車的車主。

有朋友說笑的道：如果我是有車階級，一定不把車子停放在公園球場這一類可以集結羣眾的地方。想不到汽車竟那麼令人憎恨。

大球場這一幕騷動雖然攪得相當杰，但究竟平安度過。在外國，更有因球賽而引起內戰的，當然，這必是有人從中利用的結果。

如果香港的羣眾也知道時時刻刻有人想利用機會來搗亂，就應該保持冷靜。球證將何容與驅逐出場，當然使部分球迷條氣唔順，但燒掉一部車主是誰也不曉得的車子，就可以眞正洩憤了嗎？並不！

當然，在激動中的羣眾無法恢復其理智，他們在憤怒中，見到任何東西也想破壞，汽車是馬路上最現成的東西。

香港是個情況特殊的地方，一切比別處更敏感，如有任何騷亂，都可能變質，因此，一定要想辦法防止一切的騷亂。一場球賽引起的騷亂，可能變成香港的致命打擊。香港前途如何且不要問，但要保持目前的生活必須安定，這種亂事的避免，一定要不可給予搗亂者以機會，要不是警方壓制及時，誰能保證亂事不會擴大？保持香港安定，凡屬居民都有責任。

素人傑

我看打鬪片

賣油郎別無嗜好——吃喝嫖賭都不夠資格，就是愛看電影。雖然最近這種興致大為減低，但那是由於片子的內容不値一看的緣故，有了好片子，依舊是興趣盎然。縱然如此，還有兩類國語片子最不感興趣：一類是歌舞片；一類是打鬪片。前者不在本題範圍內，暫且不談，現在單說後者。

近年來在世界電影業的不景氣中，國語片裏的打鬪片，卻是一枝獨秀，賣座紀錄常常遠駕西片之上，也造成不少「百萬」人物，使平素根本不映國語片的一些電影院，也看在「錢」的分上，而改變了態度。

我對打鬪片是很有興趣的，如西片的「原野奇俠」、「龍城殲霸戰」、「第一神槍手」之類，總是屢看不厭；因為他們是「假戲眞做」，令人看來有眞實感而不像做戲。至於我們的武打片則不然，它處處令人覺得是在做戲，而毫無眞實感。我以為它們的共同缺點是：㈠像火箭般地一飛冲天，或凌空橫越數十丈，簡直像卡通片或神怪片。㈡像京劇中的開打和「亮相」。這些不合理的動作，一在銀幕上出現，便足以使人倒盡胃口了。他們之所以樂此不疲，不加改進，大概是認為這樣做也能賺錢之故。

報載：李小龍主演的「唐山大兄」，截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已收入三百零五萬餘元，打破所有中西片在本港的賣座紀錄。美國片商正在和嘉禾公司洽商，希望取得全美國的放映權。看來該片不難正式打入國際市場。

賣油郎看過該片之後，認為該片之所以如此受觀眾歡迎，可能基於下列原因：㈠沒有神怪（飛）和京劇的戲劇動作，使人有眞實感。㈡打鬪新奇，動作逼眞，不落一般做戲俗套。㈢故事動人，善惡對照强烈，惡人常佔上風，善於培養氣氛，贏得觀眾同情。

不過，嚴格說來，「唐」片的編導並非十全十美，例如：㈠那樣的大惡霸，竟然沒有手槍之類的現代武器（警察有）。㈡人體撞穿墻板，竟會造成刀削似的人形。㈢打鬪中和跳墻時仍有飛躍鏡頭。當然，這些小疵不致影響賣座。在近年所有的國語打鬪片，我以為張會澤導演的「紅鬍子」最具眞實感，可惜它的票房紀錄並不太高。有詩嘆曰：

一、銀幕英雄非等閒，橫飛百尺上冲天；
雖然賣座稱百萬，只在卡通神怪間。
二、動作逼眞數大兄，三脚踢去快如風；
平庸也可勝神怪，

古調今彈

葉其眞

投筆從賊（上）

作家而「投筆從賊」似乎難於置信，但在這個無奇不有的香港卻已成為事實。去年一椿銀行搶刼案兩位主犯，一報稱作家，一報稱記者，確實是「投筆從賊」。這兩位先知先覺的仁兄我雖不認識，但朋友中卻有不少人是認識「記者」其人的。多多少少知道那位仁兄的作風和為人，當然也知道他「從賊」的動機。若非如此，我對他「投筆從賊」的勇氣必定表示欽佩，對他的被捕或許也會表示同情。

賊者盜也，鼠偷鼠摸是賊，汪洋大盜也是賊。甚至貴為天子者實際也是賊。古語有云：「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天子與流寇實際僅相差一線而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與天下英雄逐鹿中原之日，倘若鹿死於他人之手，他們早也成為流寇！歷史學家自然會在他們臉上抹灰。是故做人而為匪、為寇倒也未必就是可恥的事。可恥的並不在於「竊」，「偷」這兩個動作上，而是在於你偷、竊什麼東西，「竊國者侯，竊鈎者誅」。誰叫你不去竊國而要竊鈎？

人類社會就是這個樣子的了，大官比小官好當，大生意比小生意好做，做强盜當然也是做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的大盜比小偷小摸好。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所謂「刑不上大夫」的眞義之所在了。每一次改朝換代，上朝的小兵小卒多數被殺得一乾兩淨，但帝王將相不但可以不死而且可以照樣享福，只要不學李煜那位胡塗蟲那樣喜歡賣弄文墨，不寫什麼「故國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國破家亡還不把筆桿子拋掉，李煜未能一直享「上將軍」的福享到壽歸正寢，可謂咎由自取。可不是嗎，連自詡「革命最徹底」的毛潤之紅朝也一樣執行着自古以來這條「刑不上大夫」的戒律，指揮八十萬大軍與毛潤之先生部將作殊死戰的杜聿明，如今不但健在，而且風采不減當年。但是杜聿明的連、排長和士兵，以及千千萬萬個國民政府時代的區、鄉、保長在二十年前早已被殺得乾乾淨淨了。

改朝換代如此，做强盜當土匪也是如此。小偷小摸一被捉到，不被殺頭也會被官府和民眾打得半死。但像宋江那樣攻打州府，洗奪村莊的山寨大王，卻都蒙朝廷的招安，不但用不着死，而且還可以得一官半職，由土匪强盜，搖身一變，成為官老爺了。

既明此理，倘若我有本事搞到一千幾百支槍，四五十挺機關槍；倘若我振臂一呼，可以聚集一千幾百名綠林好漢，那麼我將毫無猶豫地「投筆從賊」。既可以學英國紳士的先祖去打刼輪船，當汪洋大盜，也可以學習宋江當山寨大王。霸佔獅子山坐收買路錢，甚至可以趁天下大亂之際，到中原逐鹿

白易懂，就是指出自由比生命和愛情更爲可貴。

裴多菲的精神曾經影響了在暴政統治之下的匈牙利人民，首先影響了作爲羣眾的先覺者的知識分子。儘管當時匈牙利勞動黨的統治如何殘暴，拉科西如何專橫，但是人民要求自由的意志卻不可阻擋，知識分子組織了發揮自己自由意志的「裴多菲俱樂部」，動員了輿情，終於爆發了血與火的反對暴政、爭取自由的革命。蘇聯和中共唯恐匈牙利人民爭取自由的鬬爭在共黨陣營打開了缺口而引至整條堤壩崩潰，血腥地鎮壓了這次革命。匈牙利人民犧牲了無數生命，只換來十多天的自由。

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的革命雖然失敗了，它有許多血的教訓。但這次鬬爭對世界發生過巨大的影響，使人們認識到，在共黨暴政統治下的人民，終有一天像火山爆發那樣起來推翻壓在他們頭上的惡魔；同時也使人認識到，要爭取自由，就得付出慘重的代價。

自由的代價

我們不能指望誰能作自由的賜予，自由必須靠自己去爭取。對於一個國家或個人而言，都是如此。國家要獲得自由，不能依賴任何人的賜予，應該依靠全體人民團結一致去奮鬬。

關於這點，中國古有明訓，那就是要「自强」。現今當道袞袞諸公，也明乎此理，以此緒政，實國家之幸。但要奮鬬，就得準備付出代價，甚至是慘重的代價。只要奮鬬目標明確，有戰鬬的風格，我們就能丟掉歷史因襲附在我們身上沉重的包袱，輕裝前進，即使要大寬轉，或者夾縫中進行，我們也可以達到目的。基於目前情況來說，我們是處在逆境之中，這更不能幻想獲得全民族的自由能一蹴而就；不能指望出現什麼奇蹟，在某一天早晨夢醒的時候，自由已經君臨在我們身上了。我們要在這種處境之下爭取民族的自由，就得準備長期的奮鬬，那麼，思想上就得準備付出更多、更沉重的代價，甚至是慘重的代價，血的代價。

丟掉了破銅爛鐵值什麼？我們不要去留戀。聯合國的撲克牌遊戲值什麼？終不能阻擋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前進的步伐。我們民族深厚的力量，任何邪惡的勢力也不能阻擋、不可戰勝。一切憂患也值不了什麼，將更激勵我們的人民神勇地戰鬬。「三軍不可奪志」，志高，則氣壯，則勇矣，任何困厄將把它腳下踩！

中共的暴政將更從反面教育人民，激起人民爲爭取自由而與之鬬爭；生活在海外自由的中國人，也同聲相應地爲爭取民族自由而戰鬬。行將見付出沉重代價而得到自由的中華民族，像巨人一樣屹立在世界上。

英菲

「強迫教育」

「讀書之樂樂何如？」「讀書之樂樂無窮！」一位朋友把這封面剪了下來，放進他底小兒子的書桌玻璃之下，那個唸着中學，正爲應付學校考試而大忙特忙的孩子看了，大筆一揮，把歌詞中的樂字塗掉，改爲「苦」字。這雖是個笑話，卻並非小孩子惡作劇那末簡單，在現行教育制度之下，「讀書之苦苦無窮」實在是無數學生的寫照。

學校，當然是教人讀書的地方，但倘如一所學校沒有培養出學童對讀書的興趣，反而使他們視讀書爲苦事，那便是學校教育最不可恕的失敗！填鴨式教學法之爲人詬病，正因這種教學法採取强迫方式，只知一味灌輸，而不理會學生能否接受。事實上，本港的不少學童非但完全失去「讀書之樂」，而且視讀書爲畏途，只知爲了應付考試而死讀書，即使不能消化吸收，也要被迫生吞活剝，「博學强記」。於是，這些「苦學生」們輕則成爲深度近視眼的書獃，嚴重的則讀至神經失常，精神分裂，甚至因落第而厭世自殺，因疲苦過度而吸食毒品，上演種種可怕的悲劇。

然而，那些自稱爲教育家的學校主持人，似乎對一切都視若無覩，仍舊想盡辦法實施他們填鴨式的「强迫教育」，想盡辦法要令學生望書本而生畏。最近，報章便揭發過這種迫學生作書獃的「教學法」。

據報載，某些學校强迫學童購買指定之課外書籍，並規定以自修方式死讀，然後由教師測驗，成績與校內課程合併計算。這種「別具用心」的措施，已引起家長的反感。

本來，鼓勵學童閱讀課外書籍，增加課外知識，此舉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學生應付填鴨式的校內課業之外，是否還有時間去讀課程以外的東西？某些學校勒令學生購買的課外書籍，名爲「參考書」，實則與課程毫不相干，一本厚厚的參考書，校方只指定日期限令學生自行研讀，便算完了「教」的責任，據說如此便可以提高學生的程度，更可以提升「校譽」，其實這只是藉口而已，因爲學生並非全是無師自通的天才，被迫兼顧課外書籍，結果必然顧此失彼，加重精神負擔，加深對書籍的畏懼。

既然這種「强迫教育」對學生並無好處，又易引起家長反感，何以某些學校仍要强制執行？說穿了很簡單，那是因爲某些學校與書商之間互有默契，以提高程度爲名，推銷存貨爲實，這樣一來，所謂參考書與課程毫不相干，也就不足爲怪了。爲了區區微利而不惜折磨學生，其心可誅，學生們又焉得不苦？

江城子

風馬牛

藍海文

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但是，並不是每個人的腦袋都是拿來想的。

聰明人與傻子，常常半斤八両，大概是「聰明人」想得太多，過份計較，計較到適得其反的結果，「傻子」則隨隨便便，逆來順受，忍得到家，以柔克剛，終於成全了自己。

「聰明人」與「傻子」都是動腦筋，智力發達的人，道不相同而已。然而，眞正吃虧的到底還是「傻子」們，所以這世界總是兇悍者爲王，總是善良者遭殃。

學歷未必等於知識，閱歷卻是眞的知識。行萬里路者，畢竟少數，聽君一席話之人卻比比皆是。牙痛過的人，告訴你這痛比大病還要辛苦；坐過牢的人，告訴你裏面比地獄還黑暗，這些都是眞話。但是，偏偏有賤骨頭要親身嘗試才能相信。所以這世界，對物質的態度是「現實」的，對精神的態度卻是「天眞」的，天眞得令人吃驚，令人氣塞。

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但是，並不是每個人的腦袋都是拿來想的。所以，魔鬼滅亡不那麼容易，雖然沒有舊「朋友」，但不斷會有新「朋友」。

「政治幼稚病」患者，並非都是「知識貧乏」之人。事實上「感性認識」比「理性認識」給予人的教育更爲深刻。善與惡，有時是不必去「求證」的。「滿腳牛屎」之人，往往比「知識階級」更加「大悟大徹」。

一條「長江大橋」，一個「淮河水庫」就把許多知識分子們迷了。這些政治幼稚病者，一提到那種政權的時候，總把「長江大橋」的「偉大」與那種政權連在一起。

長江大橋的確偉大，淮河水庫也的確偉大，親眼看見它們建築的，或親身參與其建造的人，更要

然而，長江大橋和淮河水庫「偉大」得過「萬里長城」嗎？秦始皇的名字與萬里長城連在一起，但是秦始皇仍然是個暴君。埃及的「金字塔」不是更加偉大嗎？直至現在，人們還不能知道那些巨石是怎樣用人力把它們搬上去的。然而，建造「金字塔」的帝王也仍然是個暴君。淮河水庫可稱爲世界第四大水庫，全是人力建築起來的，而且沒有動用過一分錢，的確夠偉大了，但是，如果要你去參加建築淮河水庫，沒有工錢你願幹嗎？假如要你自願去幹，但是，沒有工錢還要你帶着飯餐成年累月的去幹，你也肯答應嗎？大概全世界幾十億人，沒有一人願去幹的。

淮河水庫從動土到竣工，就是由人民帶飯餐成年累月以原始的勞動去建造完成的。

這種「辦法」只有奴隸政權才敢使用，假如這種「辦法」，大家都認爲可以使用的話，別說「長江大橋」「淮河水庫」，就是更偉大的工程國民黨也能辦到，不但國民黨可以辦到，就是任何政府，任何統治者都能辦到。

長江大橋、淮河水庫的確偉大，但這偉大應屬於中國人民，與統治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所以，人的腦子不能去想，「想一想」就要想出個天下大亂來。

向「學聯」大陸觀光團提點建議

據報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屬下學生二十七人，已獲准於月底訪問中國大陸，作爲期三週的觀光旅行。

消息說：申請前往大陸旅行的學生原本超過九十名，每人均須填寫一張詳細的表格，但經審查後，中共旅行社只批准二十七人前往大陸。

據港大學生會長羅蘭士·馮稱，他曾獲中共旅行社告知，該批學生進入中國大陸將沒有麻煩，這次旅行，每人約需費一千四百元，包括訪問廣州及北京等數個大城市，主要活動包括參觀公社、工廠、大學及遊覽名勝，至於正確行程，需要等待中共當局的安排。

這是一件很好的事，目前許多外國人都紛紛要求到大陸各地去參觀訪問，看一看大陸在共產黨統治下，二十二年來的建設以及人民的生活實況。何況香港的大學生都是中國人。而且大多數同學想必都是在這個殖民地的臭港生長，同時所受的是奴化教育。因此對於大陸的情況當然是mcc，若果僅憑道聽途說，對於大陸社會情況如何？難免鑽到牛角尖去。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眼見爲實。所以民生活怎樣幸福是具有一定意義。

但若果只是玩玩大城市，在中共預定安排好的參觀，走馬看花的遊一遊，而花費一千四百元港幣，等於大陸城市人民四年生活費用（大陸城市人民生活標準每人每月十二元，鄉鎮每月八元）不僅寃枉，且變成一具受人擺弄的木偶，那就失去這次觀光的目的與意義了。

同學觀光後，也必然有一些觀感發表，而共產黨經常强調的是對於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都要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以實事求是態度，沒有深入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具此理由，特建議專上院校參加大陸觀光團的同學，不僅要參觀大城市而更應深入接近廣大人民大衆，尤其是工農群衆，到工礦、農村去與工農進行一個短時期的三同（同食、同住、同勞動），這樣既可體味一下勞動人民幸福的生活，同時也可作爲準備今後香港「解放」時適應共產黨的統治，作一初步的嘗試，特別在返港後對同學們以及香港市民發表大陸的觀感時內容必定更加豐富充實，價值也就會更大了。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四、處理雙方陣亡官兵的屍體並不容易

「斯達林同志！」我說：「我覺得這是沙皇一生中所做的唯一好事。那位指揮官瑪雅斯尼可夫，當然非殺頭不可。因爲他是『賣國賊』，是個私通德國的間諜。」

斯達林不再說話了，我的心裏也像滾油在煎一樣。他明明暗示我：對於卡爾科夫之役，他非要「嚴懲負責人」不可。我似乎應當對此早作心理上的準備。

唯一的曙光，就是當初我曾經想盡方法，要求斯達林中止這個攻勢。……馬林科夫就是我的見證。同時，我相信，貝利亞、米高揚、莫洛托夫、甚至於伏羅希洛夫，這些當時在別墅裏陪着斯達林吃飯的人，也都一定知道這回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些人不但不能用來作爲他把我開刀時的幫兇，反而倒成爲不利他的證人。

因此，過了幾天，斯達林忽然叫人通知我，可以回到前方去了。

我心上的一塊石頭，總算放下去了。不過，我也知道，遠離「平安無事」，是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的。

我親身聽到過，很多人都是在斯達林的「欲擒先縱」之下，胡胡塗塗地斷送了自己的。——他是常常在使人重獲了「安全感」之後，讓特務把他們抓去坐牢，或是槍斃的。我總算很幸運，第二天早晨，居然能夠平平安安地飛出莫斯科，回到前方去：……

在「斯達林格拉戰役」開始的時候，我們的部隊還相當缺乏機關槍、重炮、高射炮、戰車防禦炮。所以，還要接二連三地吃敗仗。

德國人非但打到了伏爾加河畔，而且還把「斯達林格拉」切成了兩段。我們的航運和鐵道運輸，都因而陷入了停頓狀態。

這時，斯達林忽然給我來了電話：

「聽說：你已經下令人們要全部從市區疏散出去了。這是眞的嗎？」

「斯達林同志！誰想到疏散？誰告訴你我們在疏散？這完全是謠言。」

他不再說話了。因爲他已經完全達到了他的目的；向我暗示他對疏散的態度。——這種做法，就是斯達林在指揮戰事的時候，最喜歡用的一招。

「斯達林格拉」成了一片火海：……。我們和瓦爾加對岸的聯絡，也被完全切斷了。負責守衛的指揮員葉瑞明柯將軍和我一樣，我們都認爲：再在斯達林格拉支持下去，是一種很不智的舉動了。

然而，沒有得到斯達林的同意，我們半步也不能移動。在打了一個申請撤退的急電以後，一天都沒有回電。於是，我們又打了一個急電，又沒有回電。

這時，斯達林忽然爲了別的事情，打來了電話。我於是馬上向他請示。

「斯達林同志！我們兩次用急電要求，把司令部搬到伏爾加河的對岸去。現在情勢更緊急了，是不是可以請你准許我們搬家？」

「絕對辦不到！如果士兵們知道他們的司令部已經搬走了的話，斯達林格拉馬上就守不住了！」

我向他解釋：事實上恐怕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我告訴他：

「朱可夫的第六十二軍，已經接了斯達林格拉的防。」

「好。」斯達林說：「如果能夠保證，前線上一定守得住，你們的總部可以搬到伏爾加河的對岸去。

不過，你們一定要留一個總部的代表在斯達林格拉，專門負責聯絡。」

我和葉瑞明柯將軍，一致決定：讓果里柯夫將軍，在斯達林格拉留下來。誰知這位先生，忽然嚇得面無人色，不住地的哀求：

「斯達林格拉是個有死無生的地方。求求你！千萬別把我丟在這裏，還是讓我跟你們一道去罷！」

在整個戰爭中，我還從沒有看見過另一個軍人，像他那樣地魂不附體，抖不成聲的。

來的軍官，向我們報告：這位果里柯夫將軍，嚇得成了個半瘋子。我們把他撤職以後，他馬上到莫斯科去見斯達林，控告我們排擠和暗算他。

敵人還在不斷地且戰且進，我們的部隊也寸土必爭，步步爲營。每逢局勢最危急的時候，馬林科夫、華西列夫斯基和沃隆諾夫將軍，以及總參謀部的代表，就會飛到前方來督戰。

我知道：斯達林把馬林科夫送進來，單單是爲的監視我，這使我很不痛快。……斯達林當然也想讓馬林科夫告訴他：爲什麼這裏的局勢這樣糟？一完全不可收拾的話，他當然是不會爲這方面的失敗，來負任何責任的。

馬林科夫顯然想在回去的時候，打幾個很出色的「小報告」。……他雖然對軍事一竅不通，但是在翻雲覆雨，興風作浪上，他卻絕對是一名好手。……

終於有一天，他和華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去了。從此，在我們司令部裏的氣氛，才又重新平靜下來。

秋天到來之後，我們包圍了德國鮑盧斯元帥的第六軍。到了冬天，他們就全軍覆沒了。……

爲了避免瘟疫的發生，我們的部隊，立刻爭取時間，處理雙方陣亡官兵的屍體。……這種工作，其實並不容易做，因爲地上結了很厚的冰，屍首往往就凍成一個大的冰塊。成千成萬的屍首，都一層層地堆起來，像個寶塔一樣。在每層的中間，都隔着一些從鐵道上撤下來的鋼軌。等到屍首直的堆積了許多層以後，就從下面點火，把它全部燒掉。（未完）

「天下事未可知」・左仔且慢歡喜

縉山

「天下事未可知」，是出自項伯勸阻項羽勿「烹太公」語。當時楚漢相爭，漢顯然處於劣勢，但項羽一聞此言而心驚，乃從之。這句話極含深奧哲理。因宇宙間萬事萬物，皆時時在變，怎可以一時的僥倖自滿。在變中，有順逆之分，順變（常變）猶如天體運動，是經常如此，是合理的。逆變猶如地震海嘯風暴，不過暫時現象，是背理的。伸言之，順變是正常或由不合理進於合理，或更合理（進步）；逆變就是不正常，宇宙出了病症，須要動手術或自然治療後，也就會恢復正常。這就是宇宙的自然律、上帝的安排。然而，這並非憑空玄想，卻有史實證明。

先從國際戰爭說，㈠元軍征日：蒙古西征雖勢如破竹，一帆風順，但征日卻遭慘敗。蒙古調遣南北兩支龐大艦隊，本來已從博多灣登陸，佔領北九州，日軍只得棄甲曳兵而逃。鎌倉幕府聞訊大驚。手足無措，全國人心惶惶，只待末日來臨。但在大都（北平）的忽必烈，卻因得捷報，興高采烈，大事慶祝，高呼「我們又一次勝利」，滿以為併呑日本無疑義了。殊不知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元軍佔領北九州第三晚，突然來了一股「神風」，馬上把元軍艦統通吹沉。日軍遂趁機反攻，盡將登陸元軍殺掉。而艦上生還者，僅十餘人而已（一說六七人，一說無一生還）。故到頭來，北平的忽必烈只空歡喜一場。

㈡英軍赴北美平亂：一七七五年北美十三州爆發獨立運動時，英國正當强盛，方打敗法蘭西，而盡有其海外殖民地，故有「不落日國」之稱。以如一方是久經戰鬪的英國精兵，一方是「破爛、骯髒、赤身露體」的十三州革命軍，故前期戰事，英軍總是節節取勝，而獨立軍只有每戰敗北。但到後期戰局大變，革命軍忽然轉敗為勝，改守為攻了。一七八一年的克坦一役，英軍因而大敗，從此英軍不敢再戀戰。三年後，英美訂巴黎條約，英國承認北美十三州獨立。然革命軍何以取勝？主要因素有三點：(A)喬治華盛頓將軍領導有方，一面戰鬪一面訓練，寓訓練於戰鬪中；且能身先士卒，與戰友同甘共苦。(B)革命軍目的，是為爭取自由、平等、獨立而戰，士氣高昂，精神能團結一致。反之，英軍是壓迫者，為君主專制而戰；在無論太倫敦國會、在前線士卒，多有同情革命軍人士，意志懈怠，作戰自然不力。(C)華盛頓派赴巴黎的富蘭克林游說成功。法國當局最初不願支援革命軍，嗣見革命軍打過兩次勝仗，知其已站穩，故始允與結盟。且在此前，法國貴族少年拉法夷脫率領的一小隊義勇軍，對革命軍助力也不少，正所謂得道者多助。

㈢拿破崙侵畧戰爭：拿破崙侵畧歐洲、非洲，原已成功，成為歐洲皇上皇，把地中海變成拿破崙大湖。但野心仍無止境，既要征西班牙，又想併呑俄羅斯。結果皆遭慘敗，而尤以征俄失敗最慘，雖已入莫斯科，但是一空城，且發生大火。從此連遇厄運。他從莫斯科敗退下來時，聯軍乘機兜截，拿破崙因此潰退巴黎。奧相俾斯麥乃召開維也納會議，商討歐洲善後問題。俾斯麥向為拿破崙傍友，但此際卻被俾斯麥出賣。當拿破崙回巴黎後，不料收拾殘軍竟又出擊，居然還打了兩次勝仗。聯軍不支

麥突然宣佈閉會，同時也宣佈奧對法宣戰。拿破崙被放逐至地中海厄爾巴島上。一年後，不料拿破崙從厄爾巴島上竟偷回巴黎，再與聯軍作戰，但滑鐵盧一役，遇到由威靈頓率領的英軍與由布律協率領的普軍兩勁敵，遂又大敗。這是拿破崙最後失敗，從此再放逐於大西洋聖赫連拿荒島上，被砒霜慢性毒死，纏綿四年之久。雨果說他是「受上帝審判」，也即中國人所謂「天譴」。

回頭再從中國歷史說，㈠暴君秦始皇帝：文化最盛的，是周、漢、唐；版圖最廣的，是元、清；武力最强的，是嬴秦。然國祚最長的，是周、漢、唐；元、清次之；而秦則最短。始皇原期望「二世三世至於（千）萬世，傳之無窮」，豈知只二世而亡。秦之興，雖經過幾世經營，但亡卻是極突然的。始皇南巡北歸，在東海且射殺一條大魚（鯊魚），豈知在平原津（山東平原縣）便病倒了。始皇惡言死，總以為說「萬歲萬歲萬萬歲」，屢次派人入海求長生不老之藥，故當他病重時，羣臣也不敢言死事。但人無有不死，而暴君殺人王更應早死。扶蘇本是一賢明太子，而蒙括也是忠貞猛將，假使始皇不惡言死，早預備後事，秦祚可能延長數世。豈知就因如此，在趙高、李斯毒計下，先後把扶蘇、蒙括害死。秦實行的是極權政治，大權全在獨夫一人之手，故當始皇、扶蘇一死，政權缺乏中心，遂即刻發生動搖，只由兩戍卒發難，不數年遂把嬴秦天下搞垮。趙高欲做皇帝，先害死二世，及項羽入咸陽，孺子嬰也被斫頭。可嘆秦始皇枉費一生心機

枉，本是約項梁共同反秦起義的）後起義，勢力日盛，劉邦原不是項羽對手，只好居臣下，但結局，楚卻被漢滅，其故爲何？第一，項羽雖有獅力但是猪腦，既不能用人，而又狂妄殘暴。「少時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不好學的人，當然無思想。但野心卻很大，見始皇遊會稽，渡浙江時，冲口而出道：「彼可取而代也」。第二，凡殘暴嗜殺的人、集團，決不能成大事，這是盜匪行徑，註定必敗。首先他謀殺東郡守（相當今江浙區行政首長），郡守是欲與項梁聯合起事者，奈何殺之。原初利用楚懷王孫心（義帝），迨利用後嫌其碍眼，又殺之，此大不義。從來戰爭皆不主張殺降，但他一入咸陽先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取其貨寶婦女而去。第三，項羽雖善將兵，但不能用賢才，起事後人才本來鼎盛，但因羽不能容人、用人，過去輔項羽者，逐漸皆轉奔劉邦，甚至項羽季父項伯也棄楚歸漢。大小事業皆靠人，無人怎可以成大事？第四，劉邦則正與相反。劉邦雖也是老粗，未嘗學問，但蕭河是讀書人，且對孔老之學，有相當造詣，張良更不必說了。劉邦得此兩人才輔佐，宜其能取天下。一次項羽要與劉邦決鬬，劉邦說：「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這就是楚漢相爭成敗的大關鍵。第五，劉邦居山東時，雖也貪財貨，好美姬；但入關後，卻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這正與項羽殘暴完全相反。尤其難得者，不僅未殺子嬰，且不肯受降，以劉邦曾任秦職，至此，猶不肯以下犯上，或許還是蕭河教之。楚漢相爭結局，項羽自殺，且被漢軍分屍。主其事者，即項羽老部將呂馬童。此故事正與古羅馬大帝事相同，世上殺人王固必得此報，一點也不稀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就是歷史定律。

㈢洪楊之亂：洪楊之亂，寃死千餘萬生命，完全由於滿清官吏昏瞶，不明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之理。太平軍既定武漢，假使洪秀全不急於過皇帝癮

辛亥革命。洪秀全根本不是大材，只是一小丑。他的起事，原不是什麼民族革命，而是因屢次落第，考不取秀才。他因恨落第而恨孔子，恨考試制度，以致恨滿清。得勢後，想做皇帝，學耶穌要爲萬王之王「天下共主」。因恨孔子而反對中國傳統文化，愈來愈胡鬧，簡直發瘋了。他妒嫉楊秀清，使人殺之，因之發生內鬨，互相殺戮，內部既腐爛，再加之清庭起用漢人，曾國藩一道檄文——爲保衞中國傳統文化而戰，太平軍先由精神崩潰，卒至全軍潰滅。洪秀全自殺，其子逃出「天京」（金陵）城外也被捉住斬首，這就是胡作妄爲小丑、瘋子的下場。他的失敗，正與忽必烈、拿破崙、項羽完全相同，是天命註定的，結果必定失敗。

最後該分析共產黨的前途。共產黨是世界性組織，爲害世界最大，故應從根說起。

㈠共產黨由來：由於十六七世紀歐洲文藝復興，科學抬頭，機器發明，於是資本主義產生，造成社會貧富懸殊，資本家成一階級，工人成一階級，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工人日多，且有組織，於是野心家馬克思就想利用工人，組織無產教（社會主義聯盟），自任教主。其初也和今日稀癖士差不多，只是空想，但第一次大戰，帝俄失敗，列寧利用機會，就成立蘇維埃政權，共產黨才算有了基礎。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國際，即世界共黨特務總部。中國共產黨就是從這個特務總部支持下產生的。

㈡中共的興亡：中共的產生，可分三階段。一是蘇聯共特支持，與北洋政府的腐敗；這與馬克思理論毫不相干。二是日寇侵略中國，爲團結對外，國府把中共編爲八路軍，獲得政府支持。三是俄共檢拾東北，而將接受日寇的武器以裝備八路軍。機會中奪得的政權，自然談不到根基，註定不能久長。它的長成，也分三階段，一是日寇投降，國軍鬆懈，防範不及，以致中共竊據大陸。一是毛共突變，勾結「美帝」，昏人尼克遜居然受愚，要訪問北

周酋在平大宴外賓，狂言：「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試想毛澤東以一江南流寇，竄入延安只剩數千殘卒，因時局驟變，竟據北平開府，而佔領大陸，而入聯合國，其勢力可謂登峯造極。所以共酋及其嘍囉，猶如化子拾金，遂不知天高地厚，殊不知攀得愈高跌得愈重，這正是毛共的末日，猶如拿破崙佔莫斯科，洪秀全入金陵，樂極必生悲，毀滅也就在眼前。毛共本與太平軍相類，至今觀之而益信。第一，同破壞中國傳統文化，而接受外來宗教或邪說。第二，同樣殘暴，視人命如草菅，與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並無分別。第三，洪秀全與毛澤東同是神經錯亂，瘋狂的人，「天京」被圍時，洪教人民飲露水，說是「天露」，特喜用「天字」。毛要與天比公高，喜用「紅」字，特別尚紅。紅代表血，所以以殺人爲樂。林彪就像楊秀清，洪初利用楊秀清，封爲東王，僅亞於天王。毛初利用林，陸林爲「副主席」，預定爲「接班人」，稱爲「親密的戰友」。第四，太平天國內鬨，洪妒楊跋扈，使人殺之，引起互相殘殺，結果天王也自殺，太平天國乃滅亡。今毛林兩派內鬨也一樣。毛派想以黨治軍，因黨握在毛派手中。而林派則要以軍爲至上，即所謂「槍桿子出政權」。照月前報導，林非死即被整，但軍人擁兵自雄，毛派則毫無辦法，勢必蹈太平天國覆轍，毫無疑義。

洪秀全稱帝金陵時，清室原無勦滅太平天國把握，但因洪楊內鬨，清室起用曾、左、李，訓練湘、淮軍，政局遂大大轉變。今國共形勢也正如此，一方大搞內鬨，開始自相毀滅，一方實行「莊敬自强」運動，準備光復大陸。屆時，毛澤東如尚未斃命，連其大小頭目在內，必以叛國罪，同受軍法審判，這是歷史定律無可逃避。

所以說「天下事未可知」，警告左仔且慢歡喜。





毛澤東的棄妻賀子珍

史劍非

毛澤東一共結過四次婚，第一次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那年他才十四歲，妻李氏二十歲。這樁婚姻是怎麽個結局，已不可考，大約在一九一九年毛母文氏逝世後，李氏即已下堂求去了。

第二次婚姻是在一九二一年，與長沙第一師範教師楊昌濟（懷中）之女楊開慧結婚，時毛二十七歲，楊開慧年二十歲。一九三〇年楊開慧被湖南當局逮捕，一九三一年處死。

第三次婚姻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這第三個妻子即本文要說的賀子珍。當時賀年方二九，毛已三十三歲。

第四次婚姻是一九三九年在延安，與影星藍蘋（江青）同居，後結婚。

在毛澤東有紀錄的四次婚姻中，若論對「革命」貢獻之大首推賀子珍，她從十幾歲即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八歲已做永新縣青年團支部書記，與毛澤東結婚後，隨毛在江西打游擊，前後參加了五次「反圍剿」戰爭，一九三四年又隨共軍作「二萬五千里長征」，想不到隨軍抵達陝北後即爲毛所棄，送往莫斯科養病。據說至今仍在人間。

這些年由於「文化大革命」，江青成了政治新聞裏最搶鏡頭的角色，文革後並任「政治局委員」，地位且在老革命朱德、劉伯承諸人之上。從歷史上看，她沒有吃過一天苦，也沒有打過一次仗，無功受祿，高居人上，難怪中共軍人們要發牢騷「江青算老幾」了。反之，吃苦多，功勞大的賀子珍，

一夜密談閃電結婚

第一段記載見於早期共軍名將龔楚所著「我與紅軍」一書。龔氏曾目擊毛澤東與賀子珍閃電結婚的經過。

「這年六月初，紅軍攻下永新城，賀才十八歲，長得嬌小玲瓏，活潑可愛，是永新中學學生，該縣共產主義青年團團部書記，她親自挑了一擔肉去勞軍。第二天開黨團會議，她發言很多，深夜十一時才散會，毛請她稍候，說有事和她談談，那晚他們密談一夜，次日起來，毛春風滿面的當衆發表：『我和賀同志兩人愛上了，由同志的愛變爲夫婦的愛，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那時賀站在毛左邊，帶着羞人答答的笑容。……匆匆八年，賀生了幾個孩子，到延安後，毛常和她吵架……後以治病爲名遷往莫斯科，大陸易手後才返國幽居杭州。」

該書又載稱，賀子珍的妹妹賀怡，嫁給了毛的三弟毛澤覃。

毛和賀子珍宣佈結婚時，他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仍在長沙，賀子珍實際上是姨太太。一九三一年楊開慧死了之後，她才能算是正式妻子。

弱不禁風身經百戰

另一個記載，是在「長征」時期一個隨軍的醫生，名叫徐夢秋的記載。當時他常爲毛澤東、朱德

）的描寫，賀子珍是一驍勇善戰的女戰士。

「毛澤東夫人何志珍（按：筆誤，應是賀子珍）女士，在外表看起來，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常潑辣的。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着一套紅軍的制服，皮帶上掛着手槍；她曾與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綫上運傷兵。到後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戰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了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部退卻時，到處竄逃，直到陝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的身體上先後炸傷二十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到纍纍的創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卻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後，先教人抬着走，以後換人背着，用騾馬駝着，到最後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時又生產了一個小孩，她眞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爲江西永新縣雲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曾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弟弟澤覃。澤覃爲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她由小學校出來後，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二十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即由她領導。」

這可能是有關賀子珍的身世最詳細的敍述了。

不足，還不是人家說東就是東，說西就是西。糊里糊塗加入了共產黨，糊里糊塗嫁了毛澤東，又糊里糊塗被拋棄了。她眞是一個可憐的女人。

北望延安獨處心傷

有關賀子珍的第三個記載，見於張國燾夫人楊子烈女士所寫的「往事如烟」。一九三七年西安事變以後，國共合作抗日，中共已據有延安。當時楊女士自上海起身，經西安到延安去，在西安的第八路軍辦事處遇見了賀子珍。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是一個四合大院；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是兩層樓的小洋房，一中一西都別具風格。我的行李被搬入一間長方形的廂房，裏面有兩張木板床，一張四方木桌，三數個圓木凳，陳設簡樸。一位女同志躺在床上，見我進來，慌忙起身。她瘦瘦的身材，面容十分憔悴，臉色也很蒼白。不很高，也不太矮，因爲瘦的緣故，顯得有點文弱。顯超介紹說：『這是賀子珍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愛人。』同時介紹了我，兩人不禁熱烈的握手。

「第二天早晨，我和賀子珍同時起身，梳洗、早餐畢，就坐下聊天。」

「『子烈同志，你要去延安嗎？』她似乎不知道我何處來，到何處去。」

『是的！我要到延安去。你知道，我和國燾分別差不多七年，他去打游擊，我一直留在上海……！』

『好！快些去！國燾同志很好，他對你這多年不變！』

『你怎的住在這裏不回延安？』

『我的身體不好，希望去莫斯科醫治。』

『一時旣不能走，你何必住在這裏等？我們一起回延安好嗎？』

『我不回去了，澤東對我不好，我們倆吵嘴、打架，他拿板櫈，我就拿椅子！唉！我和他算是完了！』她歎了一口長氣。

趕明我到了延安，見了澤東同志，要他寫信給你，接你回去！』我天眞熱情地說。

她低頭微喟。

之後，劉群仙偷偷對我說：『藍蘋打扮得漂亮，又會演戲，到了延安，老毛對她十分好感，特別捧場，因此子珍吃醋，兩人爲這事時常爭吵，鬧得很不好。』」

敗仗（至今受制於實力軍人），但是奪愛則確是高強。

賀子珍雖然弱不禁風，但是卻敢拿椅子和毛澤東開打，顯示她鬪性不弱，可惜不諳戀愛藝術，當時如果她不是醋勁太大，能夠忍住，騎驢看唱本走着瞧，毛澤東頂多也不過和藍蘋鬼混一氣，事過境遷也就算了。

「回歸」的逆流

生死鴛鴦——逃港一週年

爲了麵包
爲了自由
更爲了愛情

愛情
不渝的愛情
偉大的愛情
雖然不曾花前月下
　低語
　黃昏攜手散步
更不曾「派對」裏共舞

於是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我們下水泅游
爲了麵包
爲了自由
更爲了愛情

你累了
快要支持不住了
海水又冷
肚子又餓
爲了麵包

爲了自由
更爲了愛情
你啊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竭力堅持着
竭力掙扎着

不幸
有病的軀體
戰勝不了大海
你痛苦絕望地
　嚥下最後一口氣

爲了麵包
爲了自由
更爲了你要葬在
　自由的土地上
我沒有時間哭泣
　沒有力氣哭泣
我抱着你冰冷的屍身
　游呀
　游呀
游呀
游呀

又游了整整六小時
我昏迷了幾次

爲了麵包
爲了自由
更爲了你要葬在
　自由的土地上
我一不怕苦
我二不怕死
　醒了又游
　醒了又游

終於
我游到自由的水域
　獲得了麵包
　獲得了自由
你也葬在自由的土地上……

　附記：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一對大陸年輕情侶老炳榮、潘宛莊相偕泅水偷渡香港，途中，男的不支溺斃，女的爲了心上人能夠葬在自由的土地，抱着他的屍身再游六小時；終於獲救，並且替他辦理後事。

鴻珊

中州風雨

「這就是報紙上常常報導的洛陽進行着的轟轟烈烈，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那些善於拍攝『××一角』的，睜眼說瞎話，靠形容詞組織新聞的記者啊！」

想到這，徐諾忽然記起自己的任務還沒完成。

汪培志指示說，民工進場後，要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渲染政治氣氛，教育民工樹立爲社會主義建設而獻身的政治觀念，突出階級鬪爭這一環。爲了宣傳，徐諾必須寫一系列的稿子，在小報上登，在廣播上播，要有理論化的，也要有形象的，總之，理論、故事、快板，樣樣都要有。

嚴尙榮的話還在他耳際響着，他不能怠慢，一個轉身，就到辦公室去開始幹起來了。

面對着一叠稿紙，他不禁啞然失笑，哈，自己不是跟那些瞎吹的記者一樣麼？剛才還在笑話人家哩。沒說的，幹吧，這是「革命的需要」！

他似乎心安理得，在苦思着寫起宣傳稿來了。

崔婉姬拿着一盒「鷄仔餅」嚷着跑進辦公室：「喂，幹家，請你吃鷄仔餅，阿李從廣東寄來的。數月不知餅味，一定好吃極了。」

這「幹家」兩字是崔婉姬給徐諾起的別號。徐諾工作多，幾乎日夜幹，崔婉姬就這樣半開玩笑地給他叫開了。

徐諾聽見這熟悉的聲音，抬起頭：「妳眞幸福，老李老是懷念着妳。」

崔婉姬現出不快的神色：「這算是羨慕還是打擊？」

徐諾笑笑：「當然是羨慕囉，玲芸就沒有爲我關照得如此周到，沒說的，到底是新婚夫妻，感情特別甜蜜。」

崔婉姬一本正經地把盒子藏在背後：「你有東西吃着，我這餅不給你吃了。」

徐諾詫異地：「我有什麼東西吃？」

崔婉姬噗哧一笑：「你嚼舌頭！」

「唉呀，這眞是新鮮事，我第一次聽見妳罵人。」徐諾臉上掛着一絲笑，把頭點着。

放在徐諾面前。

「我還能吃嗎？我還嚼着自己的舌頭哪。」

「看你，說了你一句，老嘴巴不饒人，眞小氣！」

「嗨，又罵了。」

「唉，你這人眞麻煩。不，我眞麻煩。不知不覺又罵人了。給你賠個不是，得了吧。」

「好好，我們不忙吃餅，也不要再開玩笑了。妳來得正好，給我幫點忙。」

「又是寫稿子呀！嗯，好——吧。寫什麼？」

「來一段有鼓動性的快板。」

「我的媽呀，我不知什麼是快板、慢板，唱段中板還可以，寫快肯定要撞板了。」

徐諾覺得崔婉姬今天的心情特別愉快，說話也風趣輕鬆。一看到桌子上那盒餅，他明白崔婉姬受了什麼感染。

「別的時間我不敢說，不過，今天妳一定能寫出來。」

「爲什麼這樣說？」

「今天妳的心情愉快嘛！」

崔婉姬嘆了口氣：「有你的。好吧，我試試看，不過，我寫好了，你可得給我瞧着點啊。」

「行，行，大家研究。這工作也不光是我的責任啊。」

「哼，你眞會推。」

徐諾取了一叠稿紙給崔婉姬，崔婉姬便坐在她的辦公桌上寫起來。

「打竹板，响連天。

我把說話表一遍……」

崔婉姬一邊寫一邊哼着。

「唉，又是老套。」她在嘆着氣，抓着頭皮。

唸了兩回，太不滿意，「嘶嘶」地把原稿撕了。

筆帽頂在嘴唇上，兩眼望着天花板，又重新思考思考着。不時低下頭寫一兩句，寫了了，嘴裏輕輕地哼着，右手的指尖敲着桌板，斟酌着拍

崔婉娅似乎爲自己能爲徐諾減輕點負擔而高興。

徐諾給她的稿子修改了幾個字，唸了起來：

「北風吹，天氣寒，
大雪下了一尺零。
民工不怕風和雪，
冒着嚴寒來上班。
好民工，英雄漢，
撥開積雪找灰點，
爲了掏光古墓葬，
打了一鑝又一鑝。

老天爺，乾瞪眼，
那怕你又發瘋癲？
不怕苦，不畏難，
不貪享受不爲錢；
全心全意搞建設，
社會主義在眼前。
你聽歌聲又揚起，
東南西北幹的歡。」

徐諾唸完了，又讚賞了兩句。

崔婉娅喃喃地說：「我能寫出這東西，是跟你的幫助分不開的。不過，我懷疑，這是不是放空砲。」

「管它放不放空砲，上級要求要有鼓動性，這樣寫就對了。這稿子就登在小報上，並拿給小苗廣播。好啦，再來一篇別的。」

「你得寸進尺。唉，好——吧！」

兩個人又伏在案頭上寫起宣傳稿來。

寒夜

冬天的太陽升得晚，它露出一抹紅霞時，已是上午八點鐘。到下午四點多鐘，太陽已經西沉。白天的時間很短，幹活必須起早摸黑，披星戴月。

任務的繁重緊迫與時間發生了矛盾。工地指揮部黨組對這個問題開會作了研究，除決定充分利用白天時間外，並決定加班加點開夜工。因此，責成基建科限期在工地上安裝射燈。

而要採取加班加點的措施，必須調動人的因素，才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工作動力。要調動人的因素，就必須狠抓階級鬬爭，兩條路線鬬爭。也就是說，以階級鬬爭爲綱，帶動一切。階級鬬爭是革命機器運轉的潤滑油、是燃料。不用說，徐諾搞的那個攤子，是工地指揮部的喉舌，他得運用宣傳工具爲製造這些奇妙的潤滑油和燃料鳴鑼開道。因此，廣播節目、小報上的言論都充滿了火藥味。

苗淑霞在廣播站聲竭力歇地「報喜」，各工區的政治指導員在廣播站進進出出，不停地把他們所在工區的戰報送到廣播站來播發。工地上似乎有了你追我趕的熱鬧景象。然而，小苗報的「喜」，只是天空裏的聲音。地上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幾支強大的射燈照耀下，工地上光如白晝。這幾支射燈能及時安裝題和值得報導的東西。工地指揮部決定以這個工區爲工作的重點，因爲這工區人的思想問題多，而他們負擔的又是工程的關鍵。

探墓鑝有氣無力地朝地下插，然後又慢吞吞地把土掏出來。民工對於開夜工這回事，顯然思想不通。

那個曾經對徐諾說過怕老婆沒柴禾燒的中年漢子和吳老頭蹲在一個土堆後面避寒，端着烟鍋吸着在聊天。

吳老頭那頂破棉帽的兩邊帽耳搭拉下來蓋着臉，脖子上圍着一條發了黑的白毛巾。佝僂着身子，抱着雙膝，現出氣定神閒的樣子。

中年漢子蹲在吳老頭一旁，他只在頭上包了一條毛巾，一件小棉襖有幾處也露出了棉絮。他瑟縮着，看來他所穿的不足以禦寒。

其實，在氣溫零下的曠野中幹活，刮着風刀子，確是夠嗆的，加上工作時間長，寒冷、疲累，使民工的情緒更爲惡劣。吳老頭和那中年漢子便乘幹部監督不嚴時歇工。在幹着的，也只是在磨洋工而已。

「吳大叔，你好！」徐諾給他招呼了一句，走近土堆，蹲下湊過來。

吳老頭也沒抬，只把眼皮子吊起，望了望徐諾。

「啊，原來是老徐同志你呀。野地上那麼冷，你們南方來的娃子吃不住吧？怎不回指揮部的暖房子烤火去？當心凍壞了手腳啊，要是生起凍瘡來，那就麻煩啦。」

吳老頭說完，在鞋幫上敲了敲烟鍋。

「謝謝大叔你的關照，我會注意預防給凍壞的。不過，咱初到北方，冷的實在也夠嗆。」徐諾說話時，兩手藏在袖筒裏，鼻孔呼氣時直冒白色的水氣。

徐諾對吳老頭剛才說的那些話並不感到含刺的。他覺得這位老農民爽直，說話不拐彎，而且心地善良。這正是北方農民的性格。

吳老頭嘿嘿地笑了笑：「你說話還老實，咱就喜歡老實人。有些南方來的同志，他們給冷得直掉鼻水，還硬着頭皮說不冷、不冷，又何必硬充好漢？」

那中年漢子也開了腔：「咱的指導員可不像老徐同志，他硬說，他是南方人，還不怕冷，問咱們民工爲啥老嚷着冷的難受？天知道，他穿的是棉大衣、皮帽子、大皮鞋，兩手不出袖，怎知道咱風裏來雪裏去，穿的又單薄那種滋味？」

吳老頭瞪了他一眼，粗聲粗氣地說：「人家是幹部嘛，他是幹啥吃的？咱又是幹啥吃的？人家不起個帶頭還行？」

徐諾苦笑了一下，難道抵寒也有個帶頭作用的麼？他理解吳老頭說話的意思，如果叫溜樹樵脫下棉大衣，看他怎帶頭法？

「大叔，要是凍壞了手腳咋辦？對這咱一點經驗也沒有。」徐諾誠懇地問。

（九）

歸鞭劍影錄（七十三）

　廣陽指揮部，除王德全兼指揮官時代，統率基幹部隊外，其餘歷任的指揮官，所指揮的僅是配在兩陽的挺進第二縱隊，配在六邑的挺進第七縱隊，配在中山、順德、南海敵後的挺進第三縱隊。或者偶有保安團隊調到，歸屬指揮，如廣東省保安第七團，就曾在新鶴線作戰時，全受廣陽指揮部的節制。但上起中順，下迄兩陽，地區遼濶，以幾個縱隊的游擊隊兵力，防守力實嫌薄弱。所以，各縣的國民兵團所屬中隊，各縣抗日自衛聯防隊，也是隨時出動，配合作戰。

　廣陽守備區為了迎頭痛擊敵人，指揮部下令疏散，我們大學為了配合疏散計劃，也提前舉行學期考試，考試完畢，便即提前放暑假，以便學校疏散。參加戰地服務的同學，也到戰時工作團報到，出發工作，大家敵愾同仇，一腔熱血跑赴前線，大有氣吞河岳之概。果然，民國三十三年的蒲節前夕，日寇分水陸兩路進攻，水路沿潭江進犯，向陳冲進攻封鎖線；陸路沿新開公路進犯，向大澤、潮透進攻，於是，在前線展開劇烈的爭奪戰。

　由於日寇在湖南爆發了長衡大戰，又作牽制模樣，似有進犯曲江，以遂南北夾攻的目的，我軍為了保護大幹線，無法增援廣陽守備區，只有游擊挺進第七縱隊擔任攻防戰，廣陽指揮部派副指揮官何全標為督戰官，親赴前線，指揮作戰。我方的情報人員已發現江會之敵，擁有一個聯隊的兵力，一旦進攻，挾雷霆萬鈞之勢，我方僅以挺七的三個大隊和一個中隊的實力，當有眾寡懸殊之苦。惟我軍奮不顧身，前仆後繼，戰況慘烈。適連日傾盆大雨，日夜滂沱，我在風雨交加中，奔走於泥濘道上，指揮戰時服務的兩個工作大隊，（因第二大隊配屬於。）輸送傷兵，疏散婦孺，並指定精幹人員，搜集情報，送挺七司令部，以作研判敵情的參考。於蒲節後一日，日寇竟以優越的火力，用山炮轟擊我們學堂山的工事，烟硝障天，死傷枕藉，突破我學堂山的防地，學堂山失陷，便無險可守，我軍逼得乘黑夜轉進，向皂幕山地撤退。我只可配合挺七的行動，率領所屬的工作大隊，和挺七司令部撤退到山區。這時不特和戰時工作團總部失卻聯絡，也不知廣陽守備區指揮部的所在。

十七、可歌可泣的中國爛衫兵（二）

　日寇攻勢猛銳，水路突破陳冲封鎖線，直薄牛灣，我們右側方為敵軍向新會談雅迂迴，截擊我軍新開公路的退路，逼使我軍乃向鶴山茫山轉進，而撤退皂幕山脈以南的地區。日軍的陸路突破學堂山我軍陣地之後，直逼司前，然後進至天等墟，與水陸迂迴談雅之部隊會合。於是潭江南岸的日寇，沿麥巷而攻陷公益埠；潭江北岸之敵，則沿新開公路，進犯單水口，在泮村塘艮一帶，我挺七特務中隊曾據險頑抗，予日軍以打擊；但日軍利用騎兵衝鋒，而我軍則後援不繼，傷亡亦重，乃撤向山區，與挺七司令部會合。敵軍乃在大雨滂沱中攻陷單水口；翌日，長沙、荻海、新昌也同時失陷。這一次日軍以猛銳的攻勢，沿新開及沙水公部進犯，連陷沿新會、開平、台山沿線的重要市鎮，才暫停進攻。在這喘息機會中，我方從新佈署，才知道守備區的指揮部向羅漢山地區撤退，戰時工作團的總部也隨同在一起。過了幾天，挺七司令部又奉令調到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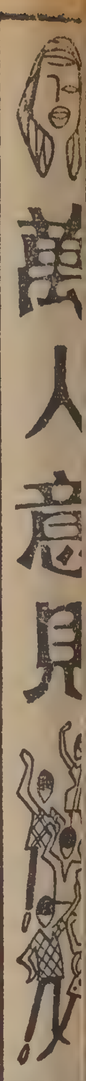
　我奉令擔任最前線地區的戰工團主任，我雖然不是帶兵官，也不是地方行政的官員，不負守土的責任。但這個地區絕未完全失陷，敵人只佔了點，我們控制線，佔領面，我們不應完全放棄，形同淪陷。

　我須要留下來，領導這地區的老百姓，捍衛他們的家鄉，保護他們的田園廬墓。因此我下決心不走，仍以這地區的戰時工作的主管人和所轄的工作大隊，留在皂幕山脈以南的地區。但這地區太遼濶，上起自新會的大澤，鶴山的茫山，西迄開平的沙崗、黎洞，南迄台山的大江，而以開鶴十三鄉為核心，但所帶的都是丘九，而不丘八，更無作戰的實力，有力不從心之感。

　橫在當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如何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來保衛這廣袤的地區。挺七縱隊留下第二大隊在十三姓一帶佈防，但挺七的第二大隊僅擁有兩個中隊，不是一營的人數，實力也很是脆弱。爰即會同挺七第二大隊的何大隊長，召集這地區核心之核心的六鄉正副鄉長，舉行組織民眾自衛隊，實行六鄉聯防會議：㈠成立六鄉聯防辦事處，組織六鄉聯防大隊。㈡六鄉分別自行組織抗日自衛隊，每隊員兵不得少過五十人，六鄉合計約有三個中隊。㈢一鄉有警，六鄉傳鑼，聯防大隊出擊，五鄉馳援。㈣聯防大隊及六鄉自衛隊均由六鄉聯防辦事處統一調動，必歸我指揮。所以，我所掌握的乃有相當於挺七兩個大隊的實力。後來六鄉聯防成功，我乃擴大為開鶴十三鄉的聯防。

　聯防大隊的隊員，由六鄉按照各鄉人口比率分配徵集；各鄉自衛隊又按照各保人口比率分配徵集。所有隊員薪餉則由原遣送單位負擔，至於隊長薪俸及隊部經費，則由各鄉或各保平均攤派。僑鄉子弟原來最怕當兵，過去有「好仔不當兵的」口頭禪。但自日寇偷襲珍珠港，並揮兵南侵，香港失陷，僑滙斷絕，僑眷生活，空前艱苦。

　故往日不當兵的觀念，已為現實所打破，很多人已



靡靡之音勿再唱
要用雄壯歌聲喚起同胞

萬人傑先生：

閱二〇九期貴刊萬人意見頁有熱血飄零君提出之建議，鄙人認爲該意見的確寶貴，敬望先生於貴刊設法早日付之實現，幸甚。

萬人雜誌中有萬人詩壇，何嘗不可以來個萬人歌壇呢？鄙人來港十年矣，感到這個自由的社會處處充滿死寂、頹廢、不振的氣味，人們爲生活而只知掙錢，土生的青年一輩只知求享樂找刺激，什麼「兩個中國」、「代表權問題」、「反攻復土」等等，都與他們不相干。

最可悲的是我們這班遠離親人抛下妻兒，離鄉背井，以九死一生的勇氣衝出鐵幕，流亡在港，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無依遊子，感到徬徨，欲哭無淚。

所謂「時代曲」、「流行曲」這類東西，整日裏叫人討厭的不停充塞耳鼓，這種悲哭聲、呻吟聲既無教育意義，亦乏鬪爭意志。它滅人銳志，把青年的一代從蓬勃的幹勁逐步推向沉沉的死胡同裏去，那些有家仇國恨的人亦日久而鬪志被其冲淡下來，眞是爲害不淺。

際此國家多難之秋，瞬息萬變之日，我認爲更應喚起年青的人，猛省回頭，勿忘家仇國恨，振作自强，認清當前形勢，堅決團結在一起，遵從英明領袖的昭示：莊敬自强，處變不驚。聽總統的召喚，隨時隨地準備着戰鬪，打回老家去，摧毀萬惡的毛共叛逆集團，消滅流寇，把殘暴血腥的赤根子拔個乾凈。

萬人歌壇應以抗日時期的那種雄壯歌調爲主，必須充滿雄赳赳氣昂昂殺敵討賊的氣魄，隨時配合國軍的行動，把青天白日滿紅的鮮明旗幟揷到南京城樓上去。我更建議命名爲「現代萬人歌壇」，先生以爲然否？並望我們的戰友們提出寶貴的意見吧！

流亡未歸人上

（六十年十一月三日）

無題

馬天

可憐的人們！
醜陋的人們！
不是嘆惜，
而是憤怒，
而是痛心；
長長的辮子，
統治我民族二百六十八年，
二百六十八年我民族從無醒悟！

愚昧的人們！
醜陋的人們！
不止痛心，
而且流淚，
不止憤怒，
而且欲死；
瘟君政權殺我人民六千萬，
六千萬的冤魂啊，我民族仍未醒悟！

聚餐會中感觸多
老娘來信述所懷

贛萍先生：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號萬人雜誌四週年聚餐會，我們去參加了。外子因爲沒有空，坐一會就走，我一直到散會時才走，這是我對您生前的諾言。自從三週年那次沒有參加，您來電話告訴我有許多朋友希望見見我，當時我就感到對您有一種歉疚，好像間接替別人證明所謂「老娘」實無其人，乃是您老編生安白造的。

贛萍先生：我生平不做虧待人的事，這次卻造成了我永恆的內疚。在電話中我曾答應您以後每期聚餐會我都參加，即使買不到餐券我也來，想

……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您的親人與朋友！我們爲您難過了好一段時期，流過了多次的淚，您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堅强鬪士，一位可愛的豪邁朋友。

這次聚餐會中雖處於熱烈狂歡親切的氣氛中，在內心中卻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

我曾靜靜地探問您夫人來了沒有，我想見見她，好像沒有來。

當見到萬人傑先生時，更有無限的感慨，與他併肩作戰的志士少了一個，而今所幸還有繼承者！

記得否？在電話中您曾答應在這次聚餐中爲我介紹方程君認識，我很欣賞他的文筆，想不到巧逢其會的方君與我們同桌聚餐，莫非先生英靈不冥，導引方君來相見？您知嗎，當我見到方君時，心中只想流淚，無限傷感。

應承介紹的人，言容笑貌猶存，而人已去矣！至今我還難以承認現實，您已走了，永不能再見，您在人們的心中永遠是活着的！

過去曾經爲了一字我希望您糾正就是那個「餂」字，這不是我的固執，實在是對方下流無賴的不能當它是「人」，而今您走了，它還作一些無聊無恥的譭謗您的英名事，這點證明了過往我的看法是對的，這種動物只能當之禽獸，不能稱之「人」。如今提及，我都嫌汚了我的筆！

如果這次聚餐會有您參加在內一定更加熱鬧，而今故人安在哉！

讀者老娘（這是遵從張老編遺囑必須註明）

毛酋害林彪早已設下陷阱
排除異己慣技是欲擒先縱

萬人傑先生大鑒：

我是一個勞苦大眾，不會寫文章的，但很歡喜讀反共文章，特別先生的牛馬集、萬人雜誌、戎馬書生、曾憲光，已故的張贛萍各人的反共文章，我每天看一次才痛快。近來有關林彪失勢的消息，本港各反共報章，各有報導，西方的中共問題專家亦諸多猜測，本人認爲大多不合邏輯，現本人有一意見，呈送給萬人傑先生作參攷，如認爲有價值的話，請刊在先生的專欄（牛馬集）或萬人雜誌，告知世人。

劉宗之十一月十四日

× × × ×

近來本港各反共報章，紛紛報導有關中共國防部長——林彪被整肅失勢的消息，使我們反共的中國人，無不關心此事。本人每天看反共報章，看到有關林彪失勢消息非看個痛快不可。每每看到西方各通訊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自稱）報導林彪殺毛不遂而被殺的消息，我這個讀者，亦感到好笑。特別華盛頓、倫敦的權威報導，紛紛猜測，莫衷一是。他們的隔牆看山，那裏知道那山有多大呢？

我們要報導中國大陸情況，特別這次有關林彪失勢消息，首先要瞭解共黨本質，及毛酋個性。我們翻查一

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鄧小平而至今日的林彪，每次高級頭目被整，完全是毛個人做成。毛酋在共黨數十年來，一向是以鬬爭起家，毛酋思想最獨裁，不相信任何人，自己獨霸權力，還不相信部下。毛酋每次整肅部下，都是很明顯，用三十六計之一「欲擒先縱」四個字，我們翻查一下「文革」整肅劉少奇、鄧小平，就可以知道今日整肅林彪的因由。

在一九五八年，毛酋最殘暴的「人民公社」、「總路綫」、「大躍進」這「三面紅旗」下，全國人民走到餓死邊緣，黨內各頭目，紛紛反對毛酋這政策，反對至烈者，是劉少奇、鄧小平，毛酋在無可奈何下，下野讓出「國家主席」給劉少奇，保留黨主席，退居第二綫，是形勢迫使的。但毛酋那裏甘心失敗呢，又使出欲擒先縱的法寶，還對劉少奇加以吹捧，捧到劉少奇得意忘形，醉生夢死的時候，毛酋這時詐病，到上海休養。

在上海進行部署，反擊劉少奇。而召見林彪，當時傳說空軍司令劉亞樓，在杭州醫院，毛酋探望他，劉亞樓在臨死前，告密毛酋，說劉、鄧作反，要整肅毛酋。這是傳說罷了，其實毛酋開始部署，反擊劉少奇，而召

劉、鄧在黨內數十年，根深蒂固，特別鄧小平是黨的總書記，共黨歷來是以黨統治一切，每樣施政，都是由黨下達命令，各省、市黨委執行，這就形成眾多的是劉、鄧分子。毛酋要整垮劉、鄧，一定要用軍方，才夠力量。軍方最大力量是林彪，林彪是國防部長，毛酋就利用林彪軍力，引林彪入圈套，開出繼承人的祟子給林彪。

當時林彪飄飄欲仙了，這是每個共產黨人的通病，權力慾，一口答應毛酋。毛酋又命陳伯達擺計，陳伯達就擺佈用紅衛兵（學生）摧毀劉、鄧黨委，林彪的軍方做後盾，毛酋當時曾說過「越亂越好」。這是文革進行的如火如荼了。終於劉、鄧敵不過槍桿子，從此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

在文革大功告成的時候，林彪的權力慾急了，爲將來繼承王位，佈下棋局，先將自己親信——黃永勝放到總參謀長職位，亦向毛酋提出成立「革命委員會」。當時毛酋本不願意林彪的做法，毛酋亦看出林彪越來越兇，但在形勢比人強之下，不得不答應林彪。

所以全部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十之八九都是軍人當頭頭。這是林彪爲未來繼承王位而放下親信，毛酋看不過眼的。但有言在先，不得不順從。以毛酋的獨裁個性，怎可以丟下權力，而讓給林彪呢。又是用上對付劉、鄧的手段，來對付林彪，爲着反擊林彪，恢復自己權力，又耍出「欲擒先縱」的絕招，在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屆

共黨報章，每每刊出毛主席爲首，以林副主席爲副，使林彪得意忘形，坐穩繼承人的位置。

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毛酋提出整黨建黨，亦即要林彪的槍桿子，將權力交還黨。

但毛酋要鬪垮林彪，可不容易，毛酋想到利用周恩來了。周恩來無條件幫忙毛酋，反擊林彪嗎？毛酋又出絕招，放手周恩來搞微笑外交，借日本名古屋的乒乓球賽，向帝國主義大送秋波，隨着美帝乒乓球隊訪問大陸，今年七月基辛格秘密赴平，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完全是毛酋一種手段。

爲着鬪垮林彪而引周恩來入圈套，毛酋可算陰險，毛酋這次同意周恩來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引起外界諸多猜測，以爲中共改變溫和政策，引至各國投機政客，紛紛靠攏。以策，邀請最大的敵人——美帝頭頭到訪？完全是毛酋爲着鬪垮林彪，引周恩來入圈套的手段。

最明顯的是用周恩來名字邀請尼克遜，而毛酋自己不出名，這是毛酋故意讓周恩大幹一番，也可說是預設的陷阱。毛酋的用意，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使周恩來在無意中，又走上林彪的老路，將來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成與敗，不關毛酋本人事，亦可作將來整肅周恩來的藉口。

林彪這次失勢被鬪爭，是肯定的。現在是開始，還未到激烈的時候，這次鬪爭林彪，其激烈程度，恐怕要如「文革」一樣。等着瞧吧，毛、林的權力鬪爭，好戲還在後頭。

最後，我要提醒偏安台灣的國府，收復大陸的機會來了，六十萬的國軍，整裝待發吧，號令一响，可解救七億苦難同胞，還我河山。

劉宗之

「萬人協會」婦女部首先提出工作草綱

婦女部工作草綱

1.鼓勵已入會之會員廣泛介紹親友參加萬人協會。

我們感到上述行動是最重要，一個社團之會員多寡是可以左右將來會務之發展，因此我們覺得吸收志同道合的會員是最主要的「開路先鋒」。

2.促進婦女會員間之友誼及經常保持電話、書信之往來，如時間許可，則每月集會一次。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會員們初時參加會的熱情是濃、是淡，我們都希望能使會員對協會的愛護越來越濃，萬不可使會員們覺得參加就算，此後對會方或協會對會員都不相聞問，因此就要保持會方與會員間之聯繫，彼此關懷！

3.輔導會員間彼此合作，發展各之所長，如組織縫級班、文字部、烹飪班等。

以上所述各部對婦女界是很需要

餘各自找尋趣時消遣，就因爲她們工餘之暇沒有好去處，更受了些「暖洋洋」的時髦風氣所燻，又怎不教她們趨之若鶩呢！這樣的消耗光陰，太可惜了！因此本着萬人協會的宗旨，婦女部就隱約有種責任感，希望發掘會員中有上述專長的人，徵之合作，開辦上述各部，使有興趣的會員，工餘之暇有所打發，我們的指導方法是採用實事求是的速成，不是傳統式的八股。本來開設各班是需要「地方」的，但我們要以經濟爲原則，就以縫級班爲例，會員們多數家有衣車的，暫時就以會所的辦公桌也可以充充場，當然要選擇對會沒有妨碍的日期、時間才可行。至於文字部，我們不是想開識字班，請勿誤會！祗是想給一些想學寫作而無法投稿的學習，要知道香港的報章、雜誌，有那間肯爲初學者設想，特設篇幅方便初學者？有些學生園地祗有豆腐乾一般大小，稿投了去如泥牛入海，能接到原稿退回已瞑目了，還要想編輯老爺提出意見修修文章，簡直妙想天開了！因此我們很懷念張贛萍老編，這位出類拔萃的主編，香港能有多幾位這樣的編輯，我們這群初學者有福了！現在我們祗有寄望於「萬人日報」！

我們很有信心「萬人日報」快要面世了，爲了將來加强「萬人日報」的陣容，文字班開設是少不了的！參加者不分男女。

希望萬人協會方便幫幫我們的忙，爲我們委派一位文字部的導師，以便指導班內的會員寫文章，如有佳作，可轉給「萬人雜誌」刊出，不設稿酬，志在學習。

不分男女」，自願合作者，則計劃成立萬人製衣廠或時裝店，廠之收入，除支付一切基本開支外，餘款即奉捐爲萬人協會基金。

這一提議希望不要譏我們婦女部不自量力，我們認爲這遲早都要實行的，因爲協會的收入單靠月費是不足夠的，因此各部門儘可能想辦法開闢資源，發展會務，希望將萬人協會發揚光大，以便將來响應偉大的號召，因此我們千萬勿給人譏笑「做戲咁做」，我們要群策群力的大踏步，千萬勿讓人聽到「如要停步，乃可在此」的痛心話，希望我們的提議得到有力的幫助支持。

婦女部周朗、郎碧琳、蓋華

電視事問後生仔 中坑意見被忽視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多年來忠誠讀者，希望你在星島晚報或你的雜誌諷刺中共入聯合國與及預測將來聯合國及中國大陸是否有許多亂事發生。本人是一個普通市民，國際事本來不必我們關心，但回想六七年遍地菠蘿，險些被炸瓜，眞是往事只能回味。現在我們正享受聯合國衣料、烟酒、生菓、肉類，將來事無須顧慮，最希望 萬先生的諷刺中共及毛澤東，許多讀者亦心情暢快！

萬先生：我經常在天星小輪過海，爲什麼電視台採訪記者唔問及年紀大些的人，偏要殖民地仔及年青人，他們不知中國是什麼，隨聲話好。

黎不凡字

「萬人協會」簡訊（十二）

本月十四日星期天，「樂中樓」外有人居高臨下，搭起棚架來，路人駐足仰視，指指劃劃，以爲是什麼公司正在佈置香港節或者聖誕節裝飾之類，及至看見掛起的原來並非圖案燈飾，亦非聖誕老人和香港節徽，而是一副白底黑字、極爲醒目的巨型光管招牌，上書「萬人協會」四個大字，萬人協會洛克道的街坊們刮目相看，萬人協會的招牌從此獨當一面，正式面世。

謝謝福利部主任盧樹榮伉儷，他倆看見萬人協會成立之後，會所有了，社團註冊證有了，電話也有了，單獨缺少一面招牌，有而且只有大門上那一片寫着「萬人協會辦事處」的小牌匾，於是立即自掏腰包，訂製了價値三百多元的巨型光管招牌，並且親力親爲，幫忙搭棚工人將招牌安裝妥當，他夫婦倆不但互相恩愛，也愛護本會，出錢出力，熱忱於此可見一斑。

會所「掛牌」之日，正是旅行團「糾察小組」舉行會議之時，那天，室外吹着强烈季候風，冷得可以，會所雖然沒有裝置暖氣設備，卻是溫暖如春，熱情洋溢。三十多位年青會友知道了旅行團需要糾察人員，特地抽空跑來應徵，主動爭取工作。

會議由康樂部代表麥豐，及會務部代表葉永如主持，歸納衆議之後，即席分組分工，盡可能預先估計旅行時的各種場面情況，劃定工作範圍。[illegible]疏忽，務求參加旅行的朋友都能有「最低代價，最佳選擇，最高享受」的收穫，玩個痛快舒服，盡興而歸！

康樂部主任焦毅夫先生雖然忙着主編他的「中文文摘」，沒辦法分身來主持「糾察小組會議」，卻捐來現款一百元，撥作協會經費；另外，聯興珠綉毛衫廠的楊兆儒先生，曾經在聚餐席上爲協會捐出衣物義賣，現在又送來一百塊錢，另一位區樑先生捐來百元大鈔，數目雖然不多，但熱情可感。本會財政完全公開，在此謹向焦、楊、區三位先生鞠躬致謝。

自從本港各大日、晚報發表了「萬人協會」註冊成立的消息，會所登時熱鬧起來，親臨本會索閱會章，領取申請入會表格的朋友絡繹不絕，協會的郵箱也日日爆棚，塞滿信件，郵差大佬背着郵袋，彎腰曲背的踏入樂中樓，離去時卻如釋重負，郵袋立即解放，原來郵袋裏面的信件都放進萬人協會的郵箱去了。郵差大佬雖然沒有提出嚴重抗議，我們在這兒也該敬致歉意和謝意，辛苦了他們，替本會帶來四面八方的熱情和祝賀。

會所的電話更是日夜響個不停，不少朋友看到報紙之後，依照電話號碼打來詢問各種事項，有些在電話說心聲，有些在電話提供意見，各界人士、各地方言彷彿不約而同，集中到協會的電話線上，七五四九三五這電話線因此成了最忙的「熱線」，想打[illegible]有人負責接聽。秘書處雖然因此平添不少工作，但幹勁冲天，愈忙愈起勁。

遠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李士謂先生給本會寄來入會申請表，我們大感振奮鼓舞，李先生是萬人雜誌的筆陣健將和駐加特派員，我們衷誠盼望李先生能多來函聯絡指導，更盼望能借重海外朋友的力量，建立一支萬人協會的海外生力軍，讓影響力傳播得更爲廣遠。

婦女部由周朗、郎碧琳、薔華這一支「娘子軍」主持之下，帶頭在本刊這一期發表了「工作草綱」，草綱上說的「彼此合作、各展所長」、「群策群力」，諒女性會友必然反應熱烈！草綱說得對，在十里洋場之中，婦女們大多在工餘各自找尋趣時消遣，或者認識雀友，做其雀局英雌，簽其四方城下之盟；或者競選七七小姐、物物夫人，發其明星之夢；或者開通宵派對，跳其新潮靈魂之舞。與其勞民傷財，費時失事，何不同來本會，大起爐灶，一顯烹飪身手，或者穿針引線，發揮縫紉天才？既可認識行內益友，又可讓行外會友得益。相信女性會友之中，除了烹飪、縫紉、寫作，有其他專門才幹的人也不少，加入本會之後，儘可拿出本領，使婦女部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婦女部帶頭發表了工作大綱，看來其他部門必然急起直追，不讓「娘對軍」專美於前，這樣一來，有得瞧了！

名畫家嚴以敬先生替本會精心設計了出色的會徽，構圖雖然簡單，寓意卻甚爲深遠。

會徽以人字形圖案作主題，中間[illegible]八達」、「條條大道通自由」的意思；「自由大道」當中，還繪有一個梅花形圖案，亦可說是船舵圖案，隱喻「乘風破浪」、前程萬里之意。會徽以青、白、紅三色調和，代表本會的立場。總括來說，便是：由萬人組織而成的萬人協會，今後將站穩立場，爲正義、安定與自由而努力奮鬪。

二十一日旅行團遊新界時，繪上會徽的萬人協會會旗也跟着環遊了新界一週，在青山紅樓、泰園漁村及勒馬洲等地迎風飄展，這面正正之旗，給會友們壯大了行色。

萬人協會是萬人會員自己的組織，希望會友們一有空便跑來，探望這個在成長中的巨人，萬人協會雖然顯得頭角崢嶸，日漸茁壯，但今後要栽培他成材，使他能快高長大，在邪風逆流中站起來，還需要大家的努力。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萬人」須改善
讀者提出意見

萬人傑先生：

客套話不說了，小弟現有數點意見，謹述如下：

㈠弟覺得「萬人」現在很缺乏戰鬪性的文章。反而那些討論中共內部人事、先人逸事（空洞缺乏熱情的）無用的雜論等佔了大部分；所以應增加些揭露小爬蟲及中共醜惡面目、鼓勵國民爲復興中國而奮鬪，記載往時革命先驅與抗日

執筆，專門討論在中共統治二十二年來，人民的痛苦與災難等（最好是近一年來的，文革前的已大多清楚）。每期刊出抗暴歌曲一首，如義勇軍進行曲、歌八百壯士等。

㈡現今世界道德淪亡，一部分人如台獨漢奸等致力於追求權勢、榮譽。一些人則追求錢財、享受，罔視國民利益。有些人不明白人生的意義，故大叫「頹廢」、「迷失」。所以希望「萬人」每期能抽出二、三頁，用以刊登些修養性靈的文章，談論人生的目的，國民的責任，揭開人生眞義，如「犧牲」、「新生活」等（但不要那些從普通修養書籍抽出的顯淺道理，如「不要過橋抽板」等。因為一個人如沒有正確的人生觀，說這些道理也是枉然），與談論佛學、道學、儒學、基督道理等，所佔篇幅不多，影響極大，可能會拯救無數誤入迷途的青年，不妨一試，因愛國青年中，可能有一部分是為了名利或個人的驕傲感；一部分仍存猜忌、鬬爭的思想，何況愛國青年不多？

㈢小弟認為「萬人」對保釣分子的態度不合理。因他們除一些共諜外，其中不乏眞正愛國青年，「萬人」對他們應該提醒，不應責備：「別有用心、愚蠢」。難道我們眞的要「仁恕」，連被人搶奪國土也可以仁恕嗎？日本攪台獨又怎樣？「仁恕」嗎？示威至少可以表示中國人民的心情，嚇阻日本（一點點）侵畧。「忍讓」下去可能使日本更加猖獗！

㈣關於萬人協會，以一個擁有數千甚至萬人的協會，對會員的聯繫會很困難，所以應盡量加强，勿如他會混入，故須極小心，勿受利用如「信箱事件」。

巫鳴敬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再者：請問萬人協會在九龍有無設分會？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有沒有出單行本？並希您能將釣魚台事動，理由等各出一單行本，以便參考。

（「萬人協會」暫未有九龍分會。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在印刷中，不日可出版。釣魚台事件等暫無出版單行本計劃。——編者）

正言報肆意詆譭·舊同事仗義執言

萬人傑先生：

弟是貴刊長期讀者，頃閱萬人意見「正言報汚蔑張贛萍」事，對黃毓樞之不當行為，極為憤慨，已即去函力斥其非，將之教訓一頓。

弟與已故宗兄雖未謀一面，惟向來閱讀其作品，覺其人之行文立論，正義凜然，確是報界難得之才，更是對國家忠肝烈膽之士，黃君不分皂白，惡意詆譭，居心安在？

此事實不難理解者，因他的週刊正言報，在三藩市六七年來一枝獨秀，但近來勁敵日增，來自香港的馬森亮君，為勁敵之一。

年前弟應邀赴美，在三藩市逗留十一天，在華埠都板街値之於街頭，共飲咖啡，言談間他邀弟寫一篇「香港近狀」，該稿隨於當晚書就，週四刊出（該報逢週四出版）。刊出之日，他約弟於翌晚七時相見，盡地主之誼，請去百老滙街欣賞脫衣舞，到夜總會消遣。

詎屆時踪跡杳然，越二日始與之再見，他諸多解釋失約原因，隨偕弟到新聲大舞台看電影，開映不久他又推有事先退，直至弟離美時，亦未與之晤面，於此可見其為人。

弟與之有六七載同事之誼，雖不同部門，但朝夕相見。遠渡彼邦，滿以為故舊相逢，必更添親切，詎竟遭此冷淡相待。

套用他的大作，「有人以為美國華僑太過老實，可以隨便捉猪，於是不擇手段，搩住來搶，殊不知華埠一掌之地，如不忠實謀生，一旦名譽掃地，以後便永無翻身的機會了，奉勸狂妄之徒，醒定一點。」簡直是自我道白。弟在美時一位僑領××曾對弟批評過他（下畧）。

弟張榮基啟（十一月五日）

踴躍參加「萬人協會」

（南音）鄭秀堂編撰

人人歡悅樂無窮，「萬人協會」今已慶成功，從此互切互磋朝夕共，恰似家庭和睦暖融融。福利康樂進行，項目繁多種，提高學術認識，更不放鬆。際此世界逆流，狂亂洶湧，心神不定，難免沾染腥紅。有些人就怕那萬惡强徒，會將聯合國操縱，滿城風雨亂搞一通。更怕香島安全，從茲斷送。有日再身陷牢籠鐵幕，難免抱恨千重。因此煩悶擔憂，誠惶誠恐。愁思終日，忐忑心中。好比三十一錢，分成兩戚，十五十六，計算無從。缺乏政治眼光，便會成大懵。所謂「一頭霧水不知蹤」。這就要學術加緊鑽研，政治眼光方能活用。前途遠景極目玲瓏。聯合國機構平庸，幾疑枯骨藏荒塚。參加與否，其實視之平泛極度輕鬆。問題關鍵在於本身，究竟中唔中用。若果民心振奮，禾桿草都會變作靑龍。古語話「富在深山有遠親」，政治外交亦屬情同一樍。銀鈔萬歲，成敗當在預料之中。弱國何曾有外交，常識淺而易懂。俾人睇小，皆由自己貧窮。若果發奮做人，當眞有種。前途方興未艾，我敢話必奏膚功。且看以色列富强，政治外交可將阿聯來玩弄。蘇俄妄誇强大，對佢都面露驚容。

再回顧中共派系分歧，爭權奪寵。生靈塗炭，最有陰功。屢動兵戎，時生內訌。最近林彪失勢，亦屬天理難容。僅靠老狐狸將朽局撐支，不是痴肥而是腫。大陸民心思漢，內表無限貞忠。亟盼早日反攻，擁護英明蔣總統。我等暫時流亡海外，精誠團結倍心雄。本港雖居虎口安如泰山，中共强蠻未必敢將國際來撳動。外强中乾心有數，實情極怕我反攻。鐵幕內情，我等比任何人都明瞭察洞。踴躍參加萬人協會，加强團結力量大無窮。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在地址		電話		
人通訊址		電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塡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塡寫"批准日期" "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本刊長期讀者，對詩壇一頁，最感興趣，壇主對青年後學，悉心匡導，更深欽佩，夫改詩工作，難於作詩，此爲過來人所共知者。茲付上拙作二律，懇賜斧正」。云云。

敬和董力行先生二律原玉

鄭六豐

中秋懷首都

年年此夕最多愁，露冷蓮房一半秋，
都道平淮簫鼓歇，獨憐鍾阜室家留，
魚書黯淡投鄉土，客夢依稀繞帝州，
皎月有情應解我，幾時相照板橋頭。

著書步原韻

鄭六豐

傳神文筆譜羣雄，馥郁黃花綴碧桐，
片葉知秋徵早覺，貞心亮節拜高風，
著書立說千年在，混世隨人一霎中，
四十萬言時十載，應同日月耀長空。

鄭先生詩中佳句：「魚書黯淡投鄉土，客夢依稀繞帝州」，對仗極工，魚書對客夢最好，既遠而新，意義亦佳。第二首：「馥郁黃花綴碧桐」，桐字押韻，亦頗自然，和韻之詩，不現痕跡，如同自己所作，殊屬難能之事，鄭先生於詩學頗有研究，對鄙人謬加獎飾，只增顏汗耳。

步和董力行先生二律原玉

袁暘照

中秋懷首都

騷客情牽去國愁，嫦娥帶雨濕深秋，
移薪曲突功何在，困涸枯魚苦尙留，
人老倍興懷舊闕，月明增悵照南州，
六朝金粉成陳跡，名士歌娘俱白頭。

著書步原韻

袁暘照

卸後征袍氣更雄，尙留書劍伴焦桐，
揮毫箋染忠臣墨，把酒懷傷隱士風，
南國輕寒花放早，西園雅興月明中，
任教息影蠻烟地，未減豪情貫碧空。

貞之氣，每由詩中見之。

詩中佳句：「六朝金粉成陳跡，名士歌娘俱白頭」，頭字押韻極佳，第二首：「南國輕寒花放早，西園雅興月明中」，「西園」之典，是宋朝詩人雅集之地，本壇一七二期，有詳細註解，不再重述。

袁先生在國內爲名西醫，昔年服務軍旅，有功國家，近來在港懸壺，因有國學基礎，醫理精深，心存濟世，是與良相同功，對人則謙虛和善，有道之士也。第二首對鄙人嘉許過甚，愧不敢當，茲爲酬答雅意，最後二句，改用「懸壺如我蠻家地，一樣豪情貫碧空。」更換數字，以袁先生贈我之詞，乃轉而用以相頌之。古代南方人少，故稱「蠻荒」，又曰「蠻烟」，今日南方繁榮，則不同矣。鄙人新用「蠻家」，蠻家二字，在詩並無出處，蠻家者，可以代表今人所稱「皇家」也，新立名詞，使符合時代，抑作詩宜新，不沿舊套之謂歟？

台北聯吟大會

楊濱華

茲有楊炳森先生，致書鄙人，介紹其友人楊濱華先生，在台北陳氏祖祠，參加聯吟大會，全球海內外愛國詩人，皆有佳作，限以四支八庚二韻，每韻一律，濱華先生二律如下：

(一)
萬里迢迢亦不辭，遠來祝嘏似情痴，
聯吟盡是屠龍手，擊楫猶傳博浪椎，
愛國心如葵向日，遺民淚似海無涯，
應求快掃犂庭穴，同奠陳公酒滿卮。

(二)
橫雲蓋日客心驚，載酒聯吟有別情，
元首添籌身益健，萬民稽首道能行，
山河破碎從頭拾，宇宙重光仗力爭，
天放晴暉期已近，新詩應起不平鳴。

濱華先生之詩，平仄音韻均佳，對仗工穩，其中佳句：「愛國心如葵向日，遺民淚似海無涯」，政府會頒與獎狀，以酬忠藎之忱，因聯吟地址，在陳氏宗祠，詩中故有，「同奠陳公酒滿卮」，陳公即副總統辭修先生也，壇主

和許之遠先生「國是芻議」元韻

梁樹森

沉疴挽救是其時，淬勵圖强國盡知，
復越廿年追往蹟，亡秦三戶自揚眉，
人心企望青天幟，魔鬼終降白日旗，
莫效新亭徒哭泣，揮戈振臂建宏規。

梁先生和詩極佳，憤怒之中而有豪壯之氣，「莫效新亭徒哭泣」，是爲名言，三戶可以亡秦，台灣六十萬大軍，聽命於美國無知政客，二十年毫無作爲，等於冰山之靠，美國人天眞幼稚，胡亂施爲，其自身亦將難保，而乃寄予厚望，托以生命，其危險程度，有不堪設想者矣。何如揮戈振臂，淬勵圖强，挽救沉疴，宏規重建，人心在望，魔鬼終降，再見青天白日之旗，飄揚於國土之上，救民水火。華夏重光，此爲梁先生詩中「國是」之言。亦可名爲「國是詩」也。

敬和許之遠先生國是芻議元玉

蒼廬主李懷蒼

分馳羽檄記當時，失敗由來應自知，
孤憤滿腔餘涕淚，昂藏七尺負鬚眉，
天涯尙守浩然氣，海角難忘大漢旗，
寄語廟堂諸大老，復興休按舊成規。

和許之遠先生國是芻議元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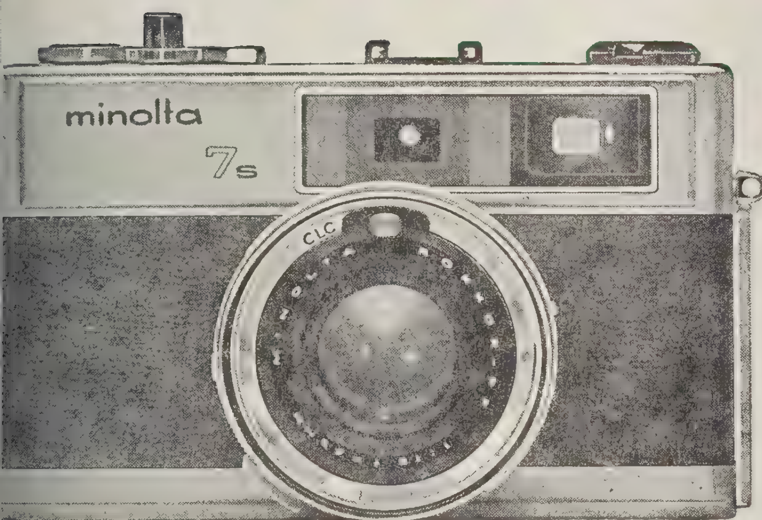
傅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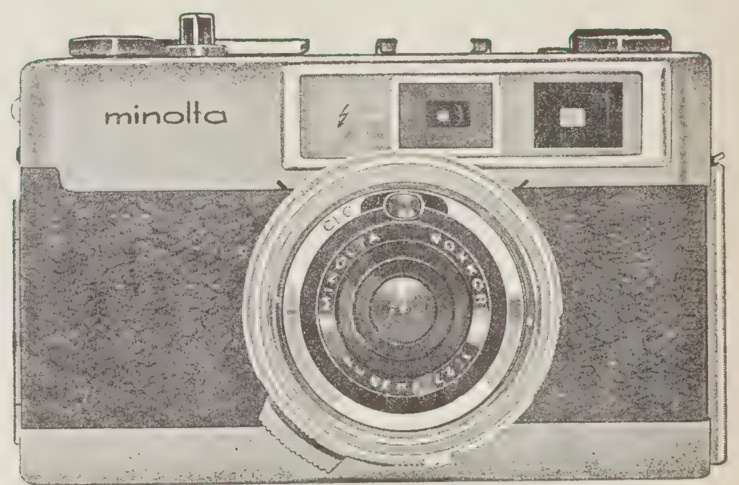
風雲緊急正斯時，成敗關頭敢不知？
興復有權平寇盜，反攻無力愧鬚眉，
幾人得意張匪目，一夜傷心下漢旗，
獨立蒼茫烟雨裏，問天誰可建良規。

傅裕先生和詩，最佳之句，「一夜傷心下漢旗」，當中兩聯，對仗亦佳，「寇盜對鬚眉」，「匪目對漢旗」，既工又遠，律詩之佳，在於對仗，杜甫、放翁，之所以能代表一個朝代，而稱詩聖者，即是對仗工穩之故也。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號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內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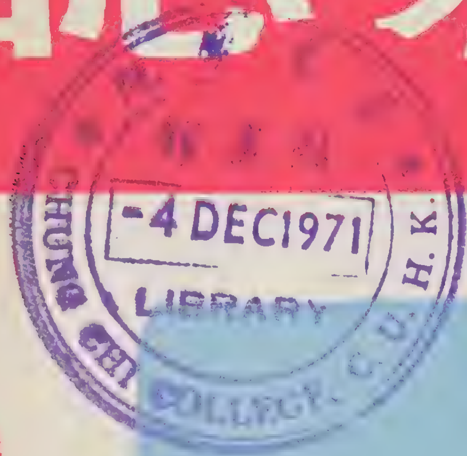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雜誌

（第二一四期）



無題

接班人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寄回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內亂方興未艾

大凡專制權力，都隱藏着不易防治的亂源，那就是權位的繼承問題。無論是古代的專制皇帝，還是摩登的獨裁者，也不論古今中外，名目不同，性質無殊，問題都差不多。

從古代的皇位繼承問題知道，爲了爭權兄弟鬩墻、舅甥喋血、母子反目、父子相弑；皆所在多有，史不絕書。何況是「親密戰友」呢？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對於最近林彪的垮台，也就無足驚異。中共自一九四九竊據大陸，已經打倒了兩個繼承人。一九六六年打倒了劉少奇；僅隔五年，現在又打倒了林彪。劉少奇是毛澤東自己打倒的，林彪是被誰打倒了，現在還不能斷定，據我們的觀察被「督軍團」打倒的可能性較大。而黃永勝之失勢，因爲他是「督軍團」的頭頭，大有做繼承人的可能，所以提前發生了問題。

清末袁世凱竊國專權，他死了之後段祺瑞率領督軍團作亂，可是當他大權獨攬時，馮國璋便出來拆他的台；馮倒台之後曹錕、張作霖等繼起爭權，於是天下大亂。今天中共的情勢正與此相彷彿。

禍始於「文革」

政治權力是一個大怪物，它像危峯上孤懸的巨石，必須有牢靠的鐵架子將它撐住，否則一失掉平衡，就會轟然滾落，天崩地裂，一滾到底，當者粉身碎骨。民主制度的價值，就因爲它是牢靠的鐵架子，撐住巨石，使它不滾落毀物傷人。

現在，毛澤東的權位已經滾落，他自己固然抓不回來；別人也抓不住，但是在爭搶着抓，於是不斷有人竄起來又倒下去。

巨石之滾落，始於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造反的「革命群眾」將黨政機器砸得「稀巴爛」，大陸陷於無政府狀態，毛澤東遂自行貼出「三支兩軍」這道絕命符。把一切權力暫交軍隊接管。他以爲文革過去，再出一紙命令將權力收回來，不料竟一去不回。已故英國大哲學家羅素說，權力像鴉片烟，越吃癮越大。

熟讀「資治通鑑」的毛澤東，當然也知道武人得權，是不祥之事，不過此人自我狂迷，以爲自己眞的是三頭六臂，可以撕毀歷史的鐵律。他心裏有一個如意算盤，認爲敢於和他對抗的軍人，不過朱德、彭德懷、陳毅、聶榮臻等那般「元帥」級的老戰友，只要把這群老傢伙「鬬倒鬬臭」，剩下的小傢伙們，會乖乖的聽命令。想不到小傢伙們那麼囂張。

毛逼軍人造反

水滸傳的主題是「官逼民反」，毛澤東的最大錯誤，是逼實力軍人造反。他一方面把「三支兩軍」的大權給了實力軍人，「三支」之中有「支左」一項，所有的革命群眾都要受軍人的管束，可是又同時指使「革命群眾」揪鬬軍人，使黃永勝等軍人感到，擁毛也垮、反毛也垮，索性自建山頭，反抗自保。

中共十三大軍區，在文革風暴中自保「山頭」者，僅廣州軍區黃永勝，瀋陽軍區陳錫聯，南京軍區許世友，福州軍區韓先楚，濟南軍區楊得志。因此文革之後，遂成爲這五大軍區當權的局面，他們除在本地稱霸稱王，並且由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

不過，這個實力軍人集團有先天的弱點，他們各有山頭，沒有一個孚眾望的領袖，一在分贓不均的情況就出現裂痕。黃永勝之失勢，並非因爲毛澤東有什麼法力，而是他們自己的裂痕造成。用武俠小說的話頭來說，這是借力打力。

問題在於所借之「力」，它能打黃永勝，也能打任何人。自己沒有實力，難免成爲他們的掌中物。

這使人想起漢獻帝的命運。初時受制於「十常侍」，無奈召董卓帶兵靖亂，結果受制於董卓；董卓自敗而亡，又受制於李榷、郭汜；等曹操把李、郭掃平，結果又成爲曹操的傀儡。

今天毛澤東，藉紅衛兵之力打倒劉少奇，又藉實力軍人之力掃蕩了紅衛兵；由於受不了黃永勝一派軍人的威脅，藉許世友、陳錫聯之力逼退黃永勝；今後他怎麼來對付許、陳等軍人呢？他會掙斷歷史的鎖鍊，逃脫漢獻帝的命運嗎？



新聞以外



行期將在明年三月初
尼克遜北平之行得個吉

萬人傑

中共正對美國展開猛烈攻擊，使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行增加不少困難。尼克遜也明知此行不會有任何收穫，仍然要去走一遭，當然有他自己的目的。不過，北平熱烈歡迎范文同於前；冷落尼克遜於後，他簡直自討沒趣。

童言無忌

在尼克遜的座駕機上，新聞記者正在訪問基辛格，希望知道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正確日期，這是白宮長期以來嚴格保守的秘密，基辛格當然不會透露。可是在座的他的十歲兒子大衛插嘴說，訪問日期是明年三月初。當時基辛格對他的兒子說：「你說得夠多了。」並命令他到機上另一部分的座位去。

雖然他拒絕證實大衛．基辛格的話，但新聞記者都相信孩子的話不是說謊，可能是在家裏或其他場合無意間聽到的。基辛格也想不到兒子會洩露出來，他在新聞記者面前的尷尬情形，可以想見。

專家認為，明年三月初訪問中國大陸是最適當的時間，因此認為大衛說的並非胡謅，除非尼克遜因此而改期，否則，他在三月成行是極有可能的事。

百密一疏

不過，他們怎麼會讓孩子知道這重大「秘密」？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疏忽？

基辛格從巴基斯坦飛入中國大陸，神不知，鬼不覺，保密工夫做得那麼好；現在竟然連尼克遜訪問日期也保守不住，敗在一個十歲孩子身上，實在百密一疏了！

一個曾經和周恩來會晤的美國人，引述了周的話：「美國人永遠不能保守秘密。」

他說：中共總理周恩來膝下猶虛，毛澤東則有子女，不過，他不會讓他的子女到處向記者談論國

格的十歲兒子大衛那樣。大衛洩漏了尼克遜訪中共的行期，周恩來可能再認為美官員對保守秘密的無能。

相信，為了大衛這一句話，一定使到基辛格和白宮感到非常頭痛。大衛是個孩子，他擔任了白宮非官方發言人的角色，官方不可能發表聲明去加以否認，如果那樣，章話便鬧得更大了。

行前的準備

白宮發言人齊格勒說：尼克遜訪問北平的日期，將於數天內宣佈。

如果他說的是眞話，顯然因為大衛的洩漏，迫得白宮非作出這項宣佈不可。

齊格勒又說：在尼克遜總統前赴北平及莫斯科之前，將先與美國盟邦領袖磋商。尼克遜已決定十二月份在亞速羣島和法國總統龐比杜會晤，之後，還會和英國首相希斯、西德總理布蘭特碰頭。

看來，世界重要國家的領袖，尼克遜都打算一一拜訪，然後才去和中共、蘇聯接觸。一來，他要消解西方國家對他的「誤會」；二來，他聽取其他國家領袖的見解，和中共和蘇聯接觸時，可以提出廣泛的意見。

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他自己卻還希望有奇迹出現似的。

要求愈來愈多

究竟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會有多大成就？

自從基辛格本年七月間飛赴北平安排了尼克遜的訪問後，也許尼克遜滿肚密圈。可是經過這四個月來的時局變化，對他這次訪問愈來愈不利，經過大力籌備安排的這次訪問，極可能得個到一個零。

倫敦「標準晚報」刊出駐華盛頓記者的專稿，據說：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安排現在正日益遭遇更多困難，因為，北平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愈來愈多。

北平要求些什麼，「標準晚報」沒有指出，看來這也只有北平和華府直接參加安排的少數人才會知道。

「標準晚報」認為，基辛格第二次到北平的任務，顯然是安排尼克遜訪問的行程，華府較早時會期待基辛格自北平返回美國後雙方會將尼克遜訪問日期公佈，可是基辛格歸來後，事隔幾個星期，未見端倪，這顯示出其中必有問題。

談談而已

尼克遜會在這時候一再宣稱：不要對他訪問北平之行期望過高。他不只一次的說明，他到北平去，不過是「討論雙方的歧見」。

這表示，尼克遜並不期望和中共達成什麼協議

從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所表現的態度，尼克遜當然不敢對他北平之行再抱持樂觀。

中共和美國長期處於敵對地位，一下子要將這個情勢扭轉過來，使兩個政治大對頭尼克遜與毛澤東聚首一堂，而能談出雙方調協的結果，才是難以使人置信的事。尼克遜初時所抱持的樂觀看法太天眞，現在他打定輸數，才是必然的結果。

也許現在他也明白，此行是多此一舉，不過勢成騎虎，不去也不成。在北平熱烈歡迎范文同後，尼克遜訪問所受到的冷漠待遇，簡直是自討沒趣。

利用價值消失

尼克遜訪問北平的最大目的，顯然希望中共說服北越，以談判來解決越戰。可是近半月來的事態表現，這希望冰消瓦解。

北越總理范文同訪問北平時，雙方發表的言論，已對尼克遜的這願望表示「有得傾」，因為范文同已明顯表示打到底，北平方面也聲言予以全力支持，這一來，尼克遜是注定要白走一遭了。

七月間，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其實是利用尼克遜，一來增加他們的「聲威」；二來藉這機會打進聯合國。

現在進入聯合國已經成功，聲威也因此大振，對尼克遜的利用價值已大減，正如「標準晚報」所說，當然要增加他們的「要求」，使尼克遜的訪問遭遇到更多的困難。

「英雄」人物

中共在目前的形勢下，沒有理由和美國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取得妥協的；中共的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中表現的強烈反美姿態，使即將訪問北平的尼克遜更處於尷尬地位。

中共自從和蘇聯發生理論鬬爭以後，就逐漸成為世界革命的領導中心，因此他一定要盡所能的保持與美國的敵對地位，才可以把全世界的反美國家吸引到北平去，中共的這個姿態，也決不是尼克遜訪問北平可以改變得來的。

尼克遜訪問北平不會有任何收穫，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尼克遜明知沒有結果仍然要去，當然有他的理由。不論事情成功失敗，在許多美國人心目中，他將一個「英雄」人物，在七二年的大選中，當然可以大大增加他的聲望。訪問大陸縱失敗，他競選連任成功的希望卻很大。

交際

從現在到明年三月的這幾個月中，尼克遜會忙於拜訪。近年來，各國元首頻頻到各地訪問，民主國家固然如此，共產國家也莫不如此。如蘇聯的三巨頭，南斯拉夫的狄托，分訪了東西方國家。

不過，這種訪問，巨頭與巨頭間的晤談，是不是就可以解決國際間的重大問題？這值得懷疑。如果說尼克遜訪問北平可以把二十二年來美國與中共間的敵對消解於無形，那是誰都不會相信的。

不愛出國訪問的世界元首要算中華民國的蔣總統了，就老萬記憶所及，只有過一次在抗戰勝利後，他訪問印度新德里，和抗戰時出國與邱吉爾、羅斯福、史太林舉行過高峯會議而已。有人認為，如果蔣總統也能分到外國訪問，交際交際，也許在外交上有點幫助。不過，老萬認為這不過是時興的玩意，實際上的作用不大。

聯大中蘇共展開罵戰 互相指責與美帝勾結

中蘇共第一次在聯合國中吵架，互相指責，不過，大家都相信，這不過是個開始，好戲還在後頭，中共和蘇聯今後會更多利用聯合國這個講壇進行罵戰。

當日，蘇聯雖然無可奈何的投票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但馬立克對此顯得並不熱心，蘇聯當然看得出，中共進入聯合國後，他們自然會多了一個罵戰的對手，而且這個還是罵街的潑婦，很不容易對付，現在，這個罵戰果然很快便開始了。

他們是在討論世界裁軍問題時爭辯起來的。中共指責蘇聯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尋求保留及利用核子獨佔，喬冠華正式要求聯大不要將蘇聯的建議提付表決。

馬立克則予以反攻，他說，像喬冠華這種反對，過去只有美國務卿羅傑士表示過。這是中共在聯合國首次的姿態，在玩弄着帝國主義的把戲，這是中共與美國對蘇聯建議召開世界裁軍會議唱反調的勾結。

中共指蘇聯勾結美國，蘇聯也指中共勾結美國，這是多時來中蘇共罵戰的方式。

中共要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對蘇聯的提議自然難免抬槓一番，也只有這樣才可以顯示他的「力量」，蘇聯遇到這樣一個角色，當然比應付美國更感困難。

這是中共和蘇聯交手的第一個回合，在以後的許多國際問題上，自然還會連續發生同樣事件。第一個回合的勝負，對中共有很大影響，如果開世界裁軍會議遭否決了，就是中共的勝利，這一個回合得到勝利，就會鼓勵了中共更努力去和美蘇抬槓，當然，以後的罵戰便更會頻頻發生了。

本來已經亂成一團糟的聯合國，中共進入之後，就多了一個破壞者，自必更亂。

舊國聯只是無能，聯合國不只無能，而且成為國際流氓鬬法的場所，因此，說聯合國走國聯的舊路是不對的，其實聯合國比國際聯盟還要差。

要將世界不同制度的國家置於一個組織之內，而希望他們團結共同維護和平，那雖然是偉大的理想，但事實上是很難辦得到的。

闢·幾·種·怪·異·說·法

岳騫

最近一個月來——十月二十六日以後——香港社會上流傳了一些怪說，出現了一些怪象，也可能迷惑了一些人，因此不能不予以指出。

「黑名單」之說無稽

第一項謠言說毛偽政權進入聯合國之後，進一步將與英國交換「大使」，在香港設立外交特派員。這種說法大體是不錯的，還不能算是謠言。不問毛偽政權進不進聯合國，英毛之間可能將目前的代辦升格為「大使」，一旦「邦交」正常之後，自然可以依照大陸陷共之前我政府設立兩廣外交特派員前例，派一外交代表駐香港。謠言在於下面的話：一旦毛偽政權在香港駐有外交代表，就可以向香港政府提出黑名單，把有問題的人解回大陸。因此，目前在香港萬不可再有反共行動，如果以前曾經反共的人，也要趕快改變立場。

這項謠言當然是毛幫在港人員放出，經由企圖立功贖罪的人轉播給善良的市民。有些老實人確實受到影響，實際上這是一個絕大的謊言。

我們都住在香港二十多年，對於英國的政治傳統有所了解，英國在外交上儘管現實，但是，基本原則卻絕對不會改變，其中包括保障人權，庇護政治犯的一項傳統。

英國在西方國家中承認毛偽政權最早，當民國三十八九年時，毛幫的氣焰高於今日，而逃亡來港百萬難民，對毛幫的敵愾之情更勝於今日，毛偽政

大壓力下從不屈服，反之，還有毛幫鼓動的「三一一事件」後，將領頭「迎親人」的一個訟棍遞解去廣州。此一訟棍回到廣州後並未受到「親人」的待遇，已經家破財空，妻離妾散。因為香港政府具有堅決維持地方安寧，保障居民自由的決心，香港始有今天的繁榮，二十年前的毛偽政權是一頭餓虎，香港被外國記者比喻為餓貓旁邊的一頭金絲雀，不問餓虎也罷，餓貓也罷，獸類在飢餓時總是最兇的。今天的毛偽政權算牠仍是一隻虎吧，也是脹飽了肚子，得了腸胃病的病虎。英國不怕二十年前的餓虎，而畏懼今日既飽又病的老（衰老之老）虎，寧有是理。所以說這一點是百分之百的謠言，不必說完全相信了，稍為對此有點懷疑，也就上了它的當。

其實毛幫要不要香港政府逮解反共人士，也與聯合國，邦交，外交代表無關。葡萄牙與毛偽政府到今天仍無邦交，但是澳門政府竟將羈押中的反共人士解送給毛幫。那是葡萄牙人幹的事。這裏統治者是英國人，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毛幫何嘗不是作的這個夢，但是香港政府卻表現了無比的堅定，終於粉碎了毛幫的陰謀。可以推想，英國人在必要時可以下旗回國，決不致於把少數人送給毛幫，因為這是作為民主國家的基本原則，英國人無論怎樣現實，決不能自毀原則。

，我政府設立一個兩廣外交特派員，負責處理香港方面外交，最後一任特派員郭某，長川駐在香港，但在當時，毛幫以香港為活動大本營，辦有報紙（不是今天幾份左報），大專學校。李濟琛的「民革」也以香港為大本營，所有反政府人士全部留在香港，作公開活動，以當時中英兩國的邦交甚篤，又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但對此類活動，完全無法制止，固然郭某不成器，只知道想辦法發財；但也由於英國的政治傳統，任何人皆無能為力。

總之，就此一問題而言，是決不可能發生的，不是由於毛偽政權加入聯合國，更不是什麼交換「大使」、派出外交代表一類的事所能改變的。因為此事牽涉到英國的民主傳統，英國人決不會放棄其立國原則。

「回歸」不是生路

另一個說法是出於較為中立人士之口，這批人過去都有反共紀錄，對共產黨仍懷有懼意，可是又急於想「回歸」，心中仍然懷疑莫決。照他們的說法，擺在香港人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靠向毛幫，一條是趕快再逃亡。

關於這一問題，照筆者的看法，有一半是對的，如果對前途沒有信心，為了解除精神上的威脅，而又有財力可以逃亡，逃到外國又能找到適當工作時，倒是早一天逃走好。至於另一條路卻是死路，今天的香港人，無論什麼立場，對共產黨是如何看

左派，企圖立功贖罪的反共分子不必說，我們只說今天一些正牌的共幹及正統共報的工作人員，他們比起文革以來被清算的白區工作人員又如何，那批人被整肅，一夜之間變成了罪犯，他們犯了什麼罪，就因為曾在白區工作，沾染了資本主義的惡習。所有希望「回歸」的人，不妨捫心想一想，在港二十二年，有沒有沾染了資本主義的惡習。就以那位最大左報社長來說，他的生活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到鄉村俱樂部喝一次咖啡要多少錢，去一次馬場要投多少注，這與毛幫目前的生活習慣能否融合，真正回歸後，會不會被清算。並不是危言聳聽，真的毛幫佔了香港，中國人不論左右中，不被清算的恐怕就沒有，因為毛幫清算的標準要延及三代，雖襁褓幼兒，甚至未出世的胎兒都未能幸免，請問這算一條什麼路，是道地的死路。

照筆者的看法，另一條路就是堅強起來與毛幫鬬爭，只要四百萬人同心反共，使毛幫不能在香港內部進行顛覆，有一個繁榮安定的香港，就可以保持自由幸福的生活，才是可行的一條光明大道。

筆者始終認為這是香港中國人唯一求生存的大道，所以從來未作離開香港逃去別處的打算，一定要在香港面對面與毛幫鬬爭到底。擺在筆者面前也是兩條路，一條路是在毛幫崩潰，中華民國光復大陸時，追隨現代的郭子儀、李光弼作一個小卒，打回北平去活捉毛澤東，順便向他請教幾個中共黨史上至今難明的問題；還有一條路就是毛幫「解放」香港了，真有那一天也好辦的很，香港四面環海，碧波萬頃，何處非葬身之地，踴身向海內一跳，乾乾淨淨，有始有終，無怍無愧，大丈夫當如是也。

不可假冒共產黨人

以上是兩種謠言。再說一種怪現象，就是最近數月來，社會上及社團中出現了許多冒充共產黨的人。何以說這批人是冒充，道理很簡單，真正毛幫地下工作人員，不必說在地下工作時不會暴露身份，即使到了他們可以出現在地上時，仍然不會輕易暴露身份。例如勝利後領導大專學生進行反飢餓、反迫害暴亂的共幹，到今天仍然不知道是誰。也許他們已被派來香港，或秘密去其他地區進行地下工作。凡是拍胸說我是共產黨的，必然是冒充，因為共產黨沒有這種傳統，作為領導的共幹，也決不允許手下嘍囉暴露身份。

因此，就不能不勸勸冒充共產黨的朋友，無論是受了某一方面派遣，作為有計劃的向共產黨滲透，還是一時高興作阿Q式的自我陶醉。但是，千萬要留心，共產黨可是冒充不得，以毛幫的幫規而言，被視為頭號敵人的不是反共人士，而是親共親到可以亂真的分子，我說這話有十條百條例子為證，現在只說一件。

當上海將要陷共時，突然出來一批特別左傾的民主人士，領導人是一位方某（筆者記憶力近來很差，想了一天未想出此君的大名），同謀的有正言報的主筆魯莽，還有幾位知名之士。這個小團體組成之後，倚仗各方面關係，比起老牌的「民主黨派」要活躍的多，當然他們那時也確同毛幫地下人員發生了關係，方某幾乎就成了毛幫的準代表，許多工商界人士及不肖官吏企圖保產保命，紛紛與方某拉交情。但是比較冷靜的人，對方某的身份雖不懷疑，但對方某的份量仍然要打問號，認為方某雖然是毛幫的一枚統戰棋子，但充其量只是一名過了河的小卒而已！不論橫行直行也只能走一步，即使有心要庇護別人，但其力量畢竟有限。

可能這個消息傳給方某知道，他忽然間對外宣稱自己是未來的上海市副市長，市長是陳毅司令員。今天來評論這件公案，方某的上海市副市長一定是他自己封的，雖然毛幫作風一向騙死人不償命，但上海市副市長究非小事，毛幫地下人員也決不敢輕易開出這張支票。至於方某拉上陳毅同他拍檔，靈感大概是從劉伯承當了南京市市長而來，不過這一點是被他猜中了。

方某自從當了「副市長」之後，身價果然不同，以後一段日子他確實過得舒服，不但要什麼有什麼，更重要的是許多有地位，有身家的人爭着掩護他，否則他很可能被當時的上海警察局長毛森捉去變成了「烈士」。

過了幾個月，上海陷共，所有毛幫地下人員皆冒出來，誰知毛幫佔了上海之後，第一件事就派人去捉方「副市長」，連同魯莽在內，捉去軍管會打得死去活來，魯莽後來放出來變成了殘廢，至於方「副市長」遭遇如何，魯莽不肯說，也沒有人知道，不過，他的大名以後未再見過。

毛幫是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進上海，一直到民國四十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大捕人為止，前後十一個月時間，上海人的生活情況與未陷共之前完全相同，家家戶戶有麻將聲，茶館內仍然在高談國政，也有人蹲在凳子上大聲罵毛澤東（此為筆者所親見親聞），事後明白這是毛幫的一項毒計，故意放寬上海一地管制，把全國反共人士，公教人員都吸到上海來，然後一舉逮捕淨盡。不過，在那十個多月中間，上海人是享受到任何地區所無的自由，當時留在上海的大員，文官特任，武官中將以上的總有幾十人，其中有些以後也逃出上海，現在香港、台灣的都有，毛幫完全不管，一任這批人作寓公，何以獨獨放不過方「副市長」，而且方「副市長」也確實為他們立了莫大的功勞。筆者當時也在上海，與幾位朋友、同學，閒着無事就此問題作過研究，最後得出一項結論，最大原因是「惡紫之奪朱也」，試看毛幫竊據大陸後，可以容下在廣州事變時親手殺死張太雷等一千共產黨優秀幹部的李濟琛，給予副主席地位，承認他的「民革」為合法的民主黨派，卻不能容許黃時進的「農民黨」存在，一定要他摘下招牌。

再擴大範圍看，社會黨與共產黨即使不是孖生兄弟，但起碼總是表兄弟，可是共產黨最痛恨的卻是社會黨，因此，筆者不惜苦口婆心勸勸一些人，反共雖然是一條正大光明之路；但既然有心親共也未嘗不可，陽關道與獨木橋在乎各人自擇，只有冒充共產黨一事，可是萬萬作不得。

中共能進

自從毛共混進聯合國後，一般就憂大陸共軍可能對台灣迅速採取行動；尤其是僞副外長喬冠華，十一月十五日首次在聯大發表演說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美軍霸佔台灣和台灣海峽，絕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美國所有軍隊必須撤出台灣和台灣海峽。……中國人民決心解放台灣，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擋。」因之，更令人覺得驚奇。

可是深悉毛共陰謀詭計的台北人士，對於喬冠華這樣的狂吠叫囂，顯然是一種恫嚇，不值得任何重視。據英文「中國日報」刋出國民政府發言人的談話謂：「中共絕對不敢這樣做（進攻台灣），根本無人注意僞代表喬冠華在聯大的狂吠。……」

事實上，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北平僞政權，向來說話是沒有信用的。其所謂「解放台灣」也者，只不過是一種不斷叫囂，徒托空言罷了。如所週知：自毛共一九四九年竊據大陸以來的二十二年中，從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林彪、陳毅、羅瑞卿等人，幾無一不叫破喉嚨！由「馬上解放台灣」、而「即將解放台灣」，以至「一定要解放台灣」……等口號，整整地叫了二十多年，於聲嘶力竭之餘，現在又輪到喬冠華之徒來乾叫了。

台灣形勢能攻能守

究竟毛共敢不敢冒險進犯台灣呢？在分析這一形勢之前，可以先借用毛澤東十一年前大駡俄共頭子赫魯曉夫的一句話：「氣勢如牛，膽小如鼠」來形容毛澤東所謂「解放台灣」態度。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向來是主張暴力叛亂，以「槍桿子出政權」的，假定它有足夠的力量侵犯台灣的話，那末，它是絕不會狂吠的，而早已偷偷地進行其犯台的野心了。就實際情形而言，直至目前爲止，連一個距離大陸沿岸僅咫尺之遙的金門、馬祖各離島，仍在國軍手中牢牢控制，而毛共尚無力奪取，何況相隔百餘海里的台澎呢？

換句話說，台灣與大陸之間，有台灣海峽相隔的距離約一百一十海里，成爲天然屛障，毛共不能飛渡；尤其是台灣形勢的險要，更雄視東南沿海大陸，它曾經由日本經營過五十年，過去且曾擔任過日本軍閥南進戰畧的總基地。其後又經美國的戰畧家們，把台灣劃入了世界戰爭的範疇，列爲西太平洋最主要的一環，使其東北連日本、朝鮮各島國，南接菲律賓、澳洲等地，大有進可以攻，退亦可守的效能。正如許多戰畧家所說：「台灣與澎湖列島，雖然戰畧上甚弱，但在戰術上最强。」而毛澤東也曾熟讀列寧的教條：「在戰爭之前，決不會曉得自己比敵人更强。」托洛斯基亦說過：「在血腥的戰爭中，一切的未知之數實在太多了！」因之，毛澤東便說：「不打無把握之仗。」

不錯，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毛共除了大聲吶喊之外，也確會在大陸沿海一帶，採取過一連串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例如：對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島，及大陳列島的戰事，毛軍都先後佔過一些小便宜的。但在古寧頭

對金、馬各離島也不敢冒險嘗試了。加以台、澎、金、馬各島，在生聚教養二十多年以來，其戰鬬的潛力，及其軍民的鬬志，遠非二十年前所可比擬。毛共妄想進犯台灣，那簡直是痴人說夢罷了。

毛共不能侵台的原因

在十多年以前，毛共還在蘇俄「老大哥」的大力支援之下，莫斯科當時所採的戰畧行動是：一方面向中國西南部伸入，摧毀西藏人民的宗教思想，從而監視印度、巴基斯坦及喜瑪拉雅山麓各小國；另一方面則準備使毛共向太平洋冒進，作爲克里姆林宮赤化亞洲及太平洋國家的貓腳爪，尚且未能實現其侵犯台灣的陰謀，現時毛共還能單獨勝任此一艱鉅嗎？誰也不會相信的。

根據內幕報導：當年蘇俄之所以不敢明目張膽地支持毛澤東發動對台灣進犯的主要原因是，它很害怕這一行動可能引起美國參戰，進一步地爆發世界大戰。因爲克里姆林宮握有軍事決定權力者，卻不能不考慮在上次的大戰中，俄軍共有戰車二萬四千餘輛，而當時的德軍只有戰車二千四百三十四輛；可是經過三個月的浴血苦戰後，俄軍方面竟損失了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戰車，而德軍則只有損失五百五十輛。何況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已與美國有了聯防協定，第七艦隊亦已駛入了台灣海峽，毛共要想進犯台灣，勢非發動一次核子戰爭不爲功！但俄共又恐怕此舉導致三次世界大戰，怎敢冒天下大不韙。

正因爲這樣，所以，毛澤東在他那呈遞克里姆林宮的所謂「世界革命新方案」（即其現時的所謂「偉大的戰畧部署」）中，便有如下一段不要臉的文字：「對於解放台灣，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任何帝國主義者都不得干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人民所作的保證：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必須歸併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目前要避免以武力奪取台灣，那末，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之後，或者有助解決此一問題。若再遇有嚴重阻碍，而不得把台澎列島立即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則可由聯合國先行代管台灣，作爲一個居停的步驟，到相當時期後，再行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可予以考慮的。……」由是足以看出毛澤東對於竊取台灣的陰謀是多麼明顯，多麼迫切！然而它的所謂「人民共和國政權」，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一直被拒於聯合國的門外，世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唯一政府。今毛共雖然混進了聯合國，但國民政府爲漢賊不兩立而毅然退出，使台灣問題成爲中國內政問題，聯合國無權過問，況且開羅和波茨坦協定，已將台灣歸還中華民國的。這卽是說台灣是中華民國的神聖領土，非馬列的私生子所能過問。

國共海空軍實力比較

記得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間，北平毛僞政權卽陰謀發動一次和平攻勢，企圖引誘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跟它舉行第三次的所謂「中

灣國民政府派代表回大陸談判，否則他願意親赴台灣去會談。」──這固然是毛共企圖瓦解台灣國府官員的心理，可是明知不可為而為充分表示其無能為力。

所謂「無能為力」，大致上包括着如下的各方面：

㈠為武裝力量──戰爭不是兒戲的，戰爭是火力的競賽。就毛共當前的海空軍力量而言，不獨不是美國第七艦隊的對手，也不及國軍的海空軍為強勁。遠在一九五六年間，國軍已擁有五百餘架戰鬪機。一九五七年五月八日，美國又以配有「鬬牛勇士」式導向飛彈的空軍先遣部隊運來台灣。前美第七艦隊司令殷格疏曾經說過：「這枝空軍先遣部隊是由人力與飛彈所組成。其威力足以控制中國大陸沿岸，及整個戰略中樞的神經！」特別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當毛軍砲轟金門島之後，美國更增援台灣國軍二百五十架飛機──一〇〇D軍刀式機，一〇四星式戰鬪機，使台灣國軍合共擁有七百五十多架新式的戰機，成為亞洲空軍力量最強的國家。至於毛共號稱二千五百架飛機，但多半是十八、九年前俄共送給它的破舊米格機，由於一九六〇年俄共技術人員撤離大陸後，這些破舊的飛機因缺乏零件，燃料及其技術之故，而多年來已不能起飛，直像一堆廢鐵；中共的海軍力量更弱得可憐，目前能派用場的不過四百艘魚雷快艇而已！像這樣的海軍怎能對台灣作強行登陸？無怪乎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九日，當台灣海峽上空發生空戰時，國軍曾以軍刀機擊落了毛軍的俄製米格機多架；同年九月三日，國軍曾以四艘軍艦，擊沉了共方十二艘魚雷艇了。

經濟崩潰與內憂外患

㈡為經濟力量──中共的經濟，早已陷於嚴重的枯竭甚而至崩潰狀態。雖然在「文革」末期，毛共「工業革命批評小組」所透露的資料表示：「為了集中全力發展國家重工業，加緊製造飛機、戰艦、運輸船、及裝甲戰車等等……」又說：「對於人民必需的糧食、燃料、電力，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材料，因為生產不足，便採取壓制或減少消耗，以為彌補。」但由於大陸上的鋼鐵、燃料及其所有原料，都感到嚴重的奇缺，故此，中共目前的汽車、船艦等所用的燃料都是柴油機。

談到大陸上的糧食，雖被毛共盡力搜刮，盡力儲存；可是根據倫敦「經濟學人」雜誌最近的估計：「中共現時對糧食的儲存量，仍不足以應付一次戰爭的需要。」原因是過去大力支援中共的蘇聯，現時不僅不支持毛共，反而變成了毛共的最大敵人！已使北平腹背受敵，四面楚歌！毛共之加緊「儲糧備戰」，其主要目標多是對付北面的蘇俄。是故毛共現時絕對不敢對台灣輕舉妄動。

㈢為人民的力量──二十二年來，北平無論對任何國家的恫嚇──包括着美國和蘇聯，開口是「中國的七億人民」，閉口也是「中國七億人民」。其實，大陸上的七億人民，早已成為中共的七億敵人，他們恨不得剝毛澤東之皮，

灣嗎？

胡養之

紐約時報」國際版發表以「中共不會久不起戰」
以為中共是一個亞洲巨人，實際上是個空心的紙老虎。由於一九五五年以後，大陸上的人民就跟中共政權敵對起來了，使毛澤東在大陸上的統治地位已一天一天地在被削弱，一天一天在失去人民的力量。因之，斷定它不敢像過去對朝鮮戰爭那樣，而冒險參加印支戰爭的。……」

同樣的，假定中共一旦對台灣發動戰爭，勢必對大陸人民作進一步地加緊壓榨，則人民的反抗力隨之增強，趁機爆發革命，全國蠭起，響應國軍反攻，內外夾擊，豈不更增加毛共偽朝迅速崩潰嗎？

一連串陰謀終難得逞

中共對台灣的處心積慮，可說出盡種種陰謀。在一九六〇年前，它便挾俄以自重，美國害怕克里姆林宮唆使毛共在太平洋挑起大戰，而有所顧忌；莫斯科的原有計劃，確是逐步使中共變成亞洲戰略系統最重要的一環，來執行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方針：㈠是運用各種手段以征服日本；㈡滲入東南亞和進出印度、緬甸，但為諧協中蘇共間的戰略計劃起見，自私的毛澤東則把進攻台灣列為第一。其對台灣的三種基本戰略是：

(1)為政略奇襲──偽裝狄托，使西方對台灣的防衛鬆懈，圖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來解決台灣問題。

(2)為戰略奇襲──乘國軍反攻大陸時，而施行一種強襲，反擊與突襲。

(3)為戰術奇襲──以特種部隊和特種兵器攻台。

但老毛第一次偽裝狄托，早已失敗；同時，國軍也不會盲目輕敵，在準備未有充分把握之前，則不輕言反攻。所謂特種部隊和特種兵器，若非蛙人、潛艇及飛彈等不能施其技。這些基本戰略失敗後，老毛會要求蘇聯發動一次核子戰爭，以解決台灣問題。然因蘇俄的拒絕，而今老毛大為沮喪，並促成毛俄間發生思想歧見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後毛共如何繼續擺出攻台的姿態呢？其陰謀如下：㈠企圖以大戰恐嚇西方國家，而要求通過聯合國，支持它收回台灣；㈡企圖迫美國促請國府撤退金馬，以解除其封鎖的威脅，而打消國軍反攻的念頭；㈢以進攻台灣為宣傳，來轉移那些不滿毛政權的共幹和人民的視線；並藉以打擊國府在世界各地及海外華僑中的聲望，俾便毛共對外發動外交攻勢，尤其搾取各地華僑。

其實，毛共目前正走以上路線，喬冠華在聯大故意強調「大戰危機仍然存在」，目的在恫嚇西方。要求美國從台灣撤退，而另一方面則邀請美總統尼克遜訪問鐵幕，無非企圖離間華盛頓與台北的關係，並企圖利用「美帝國主義」來搞垮中華民國。可是害人終害己，老毛的笑臉外交陰謀尚未得逞，而毛共內部的權力鬬爭日益加劇，「親密的戰友」林彪也與毛澤東鬧翻，其他共幹和人民的反毛情緒，更可想而知，因之，毛共自顧不暇，有如泥馬過河，它又怎能進犯台灣？

抗日戰爭史話（七）

蘆溝橋戰火的起因

史劍非

作者按：當執筆寫「抗日戰爭最漂亮的一仗」（上高會戰大捷）時，並沒有寫「抗日戰爭史話」的計劃；後來寫完三次長沙會戰，興趣漸增，遂決定蒐集資料，有系統的寫下去。本篇「蘆溝橋戰火的起因」，是從頭寫起的第一篇，以後當按八年抗日戰爭的時序，選擇說明關係重大的戰役和有關事情。

抗日戰爭結束不過才二十六年，筆者親歷抗戰的人，並且目擊七七事變日軍攻陷北平；但是現在有人問起，蘆溝橋戰火是怎麼引起的，如果不翻閱史料，經過一番研究，我實在答不出來。如果籠統的說，因爲日軍蓄意侵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裏十時，發砲攻擊我蘆溝橋守軍，遂引起中國全面抗戰，這樣說等於沒說，因爲任何人都已知道。本文所要說明的，七七那天夜裏中日兩軍的衝突是怎樣發生的，究竟是誰先開火的，在初次交火後，雙方是否已立即決定全面作戰，關於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人探討過。蘆溝橋事變，雖然罪責在日方，但是日本史學家卻另有說法，因此我們便不能忽畧當天夜裏雙方軍事衝突的眞相。

日本史家推諉責任

且先看日本人的說法。貝塚茂樹在所著「中國史」中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駐豐台日軍部隊一中隊（相當一連）在蘆溝橋西北北平郊區實行夜間演習，遭受從永定河對岸十幾槍的射擊，一名士兵又失了踪。日軍出動大隊（營）主力趕到現場再遭射擊。失踪士兵二十分鐘後已歸隊，中隊長因爲沒有向上報告，日本方面爲了尋獲該兵要求進宛平縣城搜索，因此引起了戰鬭。……陸軍內部戰事擴大和不擴大得不到決策，曾兩次取消動員令。……首先開槍的犯人有的說是中共人員，有的說是日本人，直到今天還是個謎。這一事件的擴大雖然主

三七年七月七日之夜，駐屯北平郊區的日本軍，跑到駐有中國軍隊的蘆溝橋附近去示威演習。在演習近結束之際，有十數步槍子彈飛越日軍頭上，隊長在點檢人數時因發現一名士兵失了踪，於是日軍的隊在八日採取行動佔領蘆溝橋，並迫近中國軍隊司令部所在的宛平縣城。中國守軍受到突然攻擊進行抵抗，於是引起小部隊的交戰。

「日本政府雖然知道失踪士兵『因生理要求而離隊』，判明事件的責任完全在日方，在七月十一日的閣議中仍決定派兵三師團到華北。還有在十一日那天，關東軍及朝鮮駐軍各派一部兵力去華北。其後兩週間，無論是在日本陸軍參謀總部或現地駐軍，關於是否應該擴大戰爭發生爭論，但是這期間華北的日軍兵力已增強到二萬人，着着進行擴大戰火。」

以上日方的資料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七七之夜在蘆溝橋畔演習之際，的確先受到槍擊，究竟是誰放的槍迄今不明。有人認爲是中共特工人員所爲，這一傳說雖不能證實，但是也有可能，因爲當時共軍正接受政府改編，很怕政府進一步加以控制，必須快速挑起全面抗戰，以獲得行動自由；另一個傳說，認爲是日本人自己搞的鬼。鑒於過去他們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在柳屯溝自己爆破鐵路，藉口出兵發動九一八事變，七七之夜當然可能歷史重演。不過有一點値得注意，他們沒有指責開槍者是國軍所爲。

第二，日本當局在事變發生後，仍然沒有全面侵華的決心，軍人內部也在發生爭論，認爲假定當時與日軍交涉的中國方面負責人宋哲元，如能判明形勢，全面戰爭或不會發生。有意推諉戰爭責任殊爲可惡。關於此說不能成立，後面當再詳加駁斥。

我國當事者的記載

我國有關蘆溝橋事變的資料，在這裏僅引用兩個重要當事人的記載。一是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

黃永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前後五任總參謀長計有聶榮臻、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到黃永勝，除了聶榮臻（任期甚短）善始善終之後，黃、羅、楊三人皆遭淸算下台，現在黃永勝又已呈露搖搖欲墜的跡象。這令人想起京劇裏的一句台詞：「曹營之事眞不好辦！」

實力軍人已告分裂？

這以前筆者曾說過很多次，黃永勝等少壯軍人如垮台，除非內部分裂，或被分化，才可能被各個擊破。否則上自「黨中央」、「國務院」下至「人民公社」、工廠、學校，全有軍代表常駐，處於軍事管制狀態之下，毛派要想翻身復起，難如登天。現在筆者認爲黃永勝等有了垮台的跡象，第一個證據就是該集團內部的分裂。

(1)中共的「紅旗」雜誌十二月號，刊出了兩篇攻擊軍人及「山頭主義」的文章

階級野心家」，指責他們「個人第一主義」，驕傲自滿，搞一言堂，說假話，脫離羣眾……」。這些文章雖然口氣含蓄，未指出姓名，但是在黃永勝集團主要分子不公開露面的情況做此攻擊，攻擊對象已不言而喻。最要緊的是兩篇文章的作者，江蘇

[illegible]在回憶錄中載稱：「七七之夜，約在十一時四十分，我接……林耕宇專員電話，謂據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說：本日有日軍一中隊在蘆溝橋附近演習。但在整隊時，忽有駐蘆溝橋之第廿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一名，並見該兵被迫進入宛平縣城。日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檢查。」又：「八日拂曉約五點，……即開始向城內砲轟，並掩護其步兵前進。……」

王冷齊根據當時筆記所寫回憶錄則稱：「事變發生於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夜間十時，日軍一中隊在蘆溝橋附近實行夜間習畢，集合回隊時，突然揚言有日兵一名失踪，在宛平城外到處尋覓不見，意圖進城搜索，並開槍數響示威。」其後的記載稱，因拒絕日軍入城搜索，在八日凌晨四時五十分日軍開始進攻蘆溝橋及宛平縣城，與防守的二十九軍部隊發生激戰。

侵華軍人的計劃行動

中日雙方記載，在發生戰爭的時間、地點都沒有多大出入；分歧的焦點在該名日軍的神秘失踪，以及什麼人先開槍向日軍射擊。

依據日方史書記載，該名士兵之失踪是為了「生理需要」，即是去找女人。此說極不可靠。在軍事演習之際，行動如此匆忙，而演習部隊僅有百餘人（一連），該名日兵甚少離隊機會；即使能夠離隊，在荒郊野外，如何解決「生理問題」？如果侵入附近村莊，意圖强姦良家婦女，負地方行政責的王冷齊必然接獲村民報告，而如此有利的抗日宣傳資料，王氏豈能放過？可知該大兵離隊另有原因。其次該日兵歸隊之後，日軍中隊長竟隱瞞不報，引來大隊主力進攻蘆溝橋和宛平城，說明該日軍中隊長故意使事件擴大，引發戰爭。據此可推斷，日兵失踪之說可能是揑造的，該失踪士兵可能即是向日軍開槍射擊者，是該中隊長奉命預先佈置的詭計。

從另一日方資料得知，當時日軍華北駐軍司令田代皖一郎，是反戰派，事變發生時正在天津臥病，並於七月十六日病故，若干日本記載稱，田代是被少壯軍人下毒毒死的。可知這是日本侵華派軍人有計劃的行動。

台的跡象

的態度，說明這三大軍區的團結發生了問題。換言之，許世友、陳錫聯如果堅決支持黃永勝，則黃斷無垮台的可能。

(2)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自九月中旬以後（邱則自九月下旬，因當時隨李先念訪河內）不公開露面；共軍元老葉劍英地位躍起，在公開露面場合排名於周恩來之下，眾人之上，儼然取代了黃永勝的地位。起碼已接替了黃永勝在中央軍委中的職務。葉劍英在文革期間也曾和江青發生過衝突，為了四川問題江青會大鬧葉劍英。另一方面葉劍英會長期與周恩來共事，慣於聽周的指揮。

[illegible]的黃永勝親信分子都已[illegible]，這包括副總參謀長閻仲川，鐵道兵政委宋維栻，總後勤部政委張池明等都隨着不露面；另外有「北京衛戍區」代司令員楊俊生等也不再露面。這顯不是幾個軍人的失勢，而是大批軍人被更調（或已清算）。

可能被暫時「掛起來」

縱有以上的事實，我們還不能斷定黃永勝等已經垮台，只能說有了垮台的跡象；這因為黃永勝的老巢——廣州軍區（轄粵、桂、湘三省軍區）的人事仍未變動，仍由劉興元、丁盛、黃榮海、卜占亞等這些黃的死黨掌握；此外貴州軍區的藍亦農，新疆軍區的龍書金，成都軍區的梁興初，也都是黃的班底人物。這些人沒有被趕下台之前，黃永勝還不至於被打成落水狗。因此他自九月中旬不公開露面之後，十月六日北平電視還播映七月間的一套紀錄影片，他與周恩來和李作鵬同在影片中出現，他與周的特寫鏡頭特別多。這件事可能有兩個可能：一是毛派故意安撫其他軍人，惟恐發生武力反抗，據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說，當時廣州軍區的部隊曾有異常的調動。另一個可能是顯示黃永勝並未倒台，他可能像康生、謝富治兩個大毛派命運一樣，暫時被「掛起來」，停止職務。而以後一個可能性較大。

黃永勝放牛出身，沒唸過書，知識太有限。他所有的學識不出毛思想的範圍。他能做到總參謀長，因為在軍中的人緣好，但是爬到總參謀長的位置以後（同時可能也是「黨中央」、「國務院」的軍代表），這些工作遠超過他的知識能力，要他拿主意做決定一定牛頭不對馬嘴；而他的最大錯誤，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以武力解決了毛派造反分子之後，未能乘勝追擊，將毛澤東徹底解決，他可能以為只要槍桿子在手，老毛不過是個牌位而已，殊不知政治這個東西是活的，小可以大，大可以小，劣勢可轉優勢，優勢也可以轉劣勢，順境可翻成逆境，逆境也可轉為順境。老毛在文革之後雖然不能控制槍桿子，但是他仍握有「教權」（全黨仍崇拜他的教條），在宣傳上他仍踞一人獨尊之地位，同時毛有極豐富的權力鬥爭經驗和技巧，非黃永勝輩所能測其高深。此外，黃永勝可能因過去集中應付「中央」毛派的波譎雲詭，而忽略了軍人內部的溝通和團結。許世友、陳錫聯兩人一轉身，他就站不穩。

周恩來權勢有增無減

黃永勝等實力軍人之失勢，周恩來的權勢仍能不受影響，而且仍有升騰之勢，足以說明這隻政治老狐應付權力鬥爭的漩渦確有傑出的本領。自文革以來，周恩來總搶佔風頭，首先他藉毛的文革打倒了劉鄧一派；接着他利用實力軍人，解決了毛派的造反奪權；現在他又乘實力軍人的分裂，換取毛派的支持，而掌握了內外大權。要知道實力軍人的分裂，對周並無害處，反之分散的軍人會更靠近他，增加他對軍人的約束權力，以往他只是軍人的代言人或軍人與毛之間的橋樑而已。毛澤東雖然打擊了為首的幾個實力軍人，但是各省市的黨權仍在軍人手中，軍人和周恩來共同的政治路線已經鞏固下來。他要想恢復過去的權力，以及毛路線的復活，又談何容易！

魯迅

黃克強器度恢宏

覺初

太史公李將軍（廣）傳贊曰：「……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忠實，誠信於士大夫也，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這幾句話，可以拿來移贈於中華民國開國元勳僅次於中山先生的黃克強將軍。筆者雖不及見黃氏生前，然據左舜生黃興評傳所描寫的「……當他走下跳板時，他給我的印象是：體貌魁梧，不算大高、而黃、畧帶蒼老和風塵之色，兩撇小鬍子，眼睛不大，步履安詳穩重，對歡迎的人，說話聲音低沉，態度和靄，像一個讀書人，更像一個恂恂的教書匠……假如我不知道他的革命故事，眞不能想像他是一個叱咤風雲的人物。」

的確，在公孫述井底蛙式的時代，好擺朝儀，好講氣派，一個偉大的開國人物，聲音笑貌，竟是這樣的平凡，實在有點叫人不敢相信。史達林也曾追憶與列寧初次見面的情形曰：「……他早就到達那間會議室，穿着學生一樣的制服，身材瘦弱，坐在屋角一邊，正與那個秘書談話，聲音微弱，像是老媽子的閒聊，如果不是那個秘書起來介紹，我絕不會以爲他是大名鼎鼎的列寧。」不知列寧勝過史達林的地方，就在這一方面的最大差別。讀過曹操與袁紹優劣論的，一定知道我這種說法的理由。

黃氏是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第二號領袖人物，以從事實際行動著稱，長於軍旅，善於撫御，每能以少擊衆，邁往無前。當同盟會成立不久，胡衢雲何如？」中山先生答道：「他們都各有所長，十分可佩，但都不及克强的魄力。」胡漢民的爲人，是最剛嚴精細不過的，亦對黃氏有過這樣的評論，「……余與先生共處數年，共從事於欽廉、鎮南關、河口、新軍、貴州諸役，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處世接物，則虛衷縝密，轉爲流輩所弗逮，先生使人，事無大小，輒曰慢慢細細。余耳熟是語，以爲即先生生平治己之格言。」慢慢細細，是湖南長沙人最流行的口語，胡氏引述這四個字，極刻劃出克强先生的臨事不亂，以簡御繁，不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的修養，決不能從容鎮靜，經常處於生死搏鬬的危疑震駭中。故章太炎的譚人鳳墓誌銘，雖對譚推重備至，亦有「撫循將校不如黃興」之語。又章士釗，在「與黃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說道：「余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認爲最難交者有三人：一、陳獨秀，二、章太炎，三、李根源，但吾與三人，都得保持始終，從無詬誶，吾答或問，吾恃以論交之武器，在無爭兩字，然持此以禦克强，則頓失憑依，手無寸鐵，何以言之，吾以無爭往，而彼之無爭，尤先於我，且彼於無爭之外，尤一切任勞怨而不辭，而我無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與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對方涵蓋孕育之中，渾然不覺，因而我敢論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黃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獨對吾爲然也，凡視天下之人，罔不如是。……」又曰：「克强平生自勵之語，爲事苟有濟，成之不必自我。」他所說的陳、章、李三人，不易相交，我雖不得而知，不敢據爲定論，但對黃氏的盛德大量，頗能深入透闢，孔子曰「克伐怨欲不爲焉，斯亦謂之禮也矣。」「做大事業的人，最難得的是不「克」與不「伐」」。能不與人爭功，及不驕傲自大，這種領袖風度，正是民主時代的最高典型。美國的華盛頓，還不是由於這些條件，故能領導羣倫，調和於傑斐遜與漢密爾敦兩派之間，發生制衡融懾的作用，久處高位而人不以爲僭越，遇事獨斷而人不以爲包辦，這是希特勒史達林所能辦到的嗎？何況遠不及希、史兩氏的獨裁妄人？華盛頓做了兩任總統，便自動下野，堅拒第三任的推戴，居然由他而成爲不成文的規定，除二次大戰的羅斯福是屬非常時期外，誰也沒有打破這個成例，做過第三任。

克强先生在民國成立後，僅做過臨時政府的陸軍總長，那是基於民國草創，與中山先生原是分不開的拉攏，一到袁世凱繼任，他就跟着退出政府，

李烈鈞

王艮

黨國元老李烈鈞，江西武寧人，辛亥武昌之役，李從湖口起義響應，因遂光復全省，被推爲第一任都督。袁世凱陰謀叛國，刺殺宋教仁，李奉中山先生之命，與皖督柏文蔚粵督胡漢民，同時宣佈獨立。失敗後，遁逃日本。及蔡鍔唐繼堯，在雲

棘手，惟有借他出來主持，最爲合適，因不得已，受任爲南京留守。沒有好久，稍爲就緒，他就請求裁撤了。同時，袁世凱授他陸軍上將銜，及勳一位，他都把牠退回去了，只留下兩匹英國種的棗騮玉點馬，足見英雄本色，淡於權利而愛名駒。

黃氏的事功，用不着我再來贅述，那已是史家紀錄，汗牛充棟，有口皆碑，我只是就他人格所突出的地方，特別加以强調，俾使靑年讀者得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世傳黃與中山先生，在宋案發生，二次革命失敗後，大爲失和，這完全是好事之徒，存心渲染擴大。事實上意見或有些不合，但黃絕不是叛黨禍國製造分裂的人。中山先生會把二次革命失敗的責任，指責過他，黃但溫溫自克，未以一語相校。中山先生要改爲民主集權式的黨魁制，黃與部份同志表示反對，但也只是消極的不同意而已，旋因疾病赴美就醫，行前與中山先生殷殷告別，中山先生特電美洲支部竭誠照顧，並以黨的協理虛懸以待。覃振周震麟等都是支持黃的主張而組織「歐事研究會」的，爲恐孫黃交誼，被人製造誤會，挑撥裂痕，結果他們都犧牲了原有的立場，解散該會並遵照手續，先後領表塡蓋指模入黨，及黃由美國回來，一抵上海，行裝甫卸，便去拜訪中山先生，握手言歡，情如手足，賢哲胸襟，何曾如他們所擬議的褊淺，且再溯同盟會的成立，黃氏不用投票方式，首先推舉中山先生爲總理，他自居協理，更可證明他於中山先生，早已忠誠無二了，或說這是某一方面的陰謀，想離間孫黃兩氏，攫取協理一席。雖未能確指其人，以中國政治道德的敗壞，空谷來風，當非無因。

黃氏的病，終於不久在滬逝世，以中山先生爲首，成立治喪委員會，明令國喪，備極哀榮。黃氏工詩文書法，民國元年，他由上海回湘，在船上度其三十九歲的生日，寫有感懷七律一首，詩云：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窮感，時有淸風振我衣。

大氣磅礴，慷慨悲歌，眞有曹阿瞞橫槊揚鞭之風，聊措一爪，可見一斑。茲併錄中山先生及湖南同鄉會聯語於後，以爲本文結束。

中山先生聯

嘗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縱九等論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爲問夷惠誰賢？彭殤誰壽？祇十載同盟有今日，後死何堪！

湖南同鄉會聯

隻手定神州，日月重光，力毅心雄，首創華夏四千年奇局。

大星沈歇浦，烽烟甫息，功成身死，淚隨洞庭八百里同流。

原諒

春聲

「人誰無過」，過爲冒失，不但不知不罪，而且可能更有益處。「人恒過，然後能改」，俗語說得好，「做過不如錯過，錯過不如錯得多」，因爲愈是錯得多，愈多改進。但同樣的錯，就所謂「貳過」，「貳過」最低限度也犯了失檢，更可能不管別人原諒自己與否，自己原諒自己的啊。

到過洗手間出來該不該洗手？應該。但在下卻會聞一些人說：「我到洗手間只小解，沒什麼髒的，某某大解過也沒洗手。」這樣自己原諒自己對不對？不對，失檢了！

香港近十把年來日至日治安愈壞，這是每個市民都有責任；責任最大者爲治安當局。治安當局豈不想消弭盜風？已盡了極大努力，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總不見有若何效果。於是有主張用重典，看當局也「從善如流」，刑已加重，可是「依然如故」，只好繼續努力，一方面加强警政實力，另方面呼籲市民合作。若以別處治安比香港更壞原諒自己，不正好像到過洗手間小解不洗手，而以某某大解也不洗手來爲自己開脫者一樣嗎？

雖然，社會上要做的事情不可以要求件件得圓滿，不過既然有了愆尤還矢口替自己原諒，不行！至於「鷄唔見鷄背脊」，別人「如見肺肝」呢。誰要自己原諒，誰更得不到別人原諒。大家同勉吧！

孩子扭纏法庭

勝利，李氏斡旋之力，實有關係。

李自解除兵柄後，即迭任中央監察委員。民國二十年，因事回鄉，作一短時間之靜養，由其廉俸所得，在鄰近臨川，建一別墅式之洋房，雖不算怎有華麗，但玉宇瓊樓，飛甍走棟，在那窮鄉僻壤中，當是最罕有的建築了，自不免令人羨慕，或由羨慕而生嫉妒。一天早晨，李氏輕裝簡從，由別墅出來散步，換換新鮮空氣，竟有一個撒野的孩子，指着他的房子駡道：「這都是壓搾老百姓的血汗，仗着權力貪汚而來的。」李氏只裝作沒有聽見，泰然自若，但他的隨從副官，可實在聽不入耳，就走過去，對那小子摑了兩記耳光。這裏面當然是有人在暗中唆使的，正恐天下不亂，於是帶了那小孩，逕往法庭控告。適當那個法官，是才從考取的新進少年，雖震於李之大名，感到有些尷尬，但終於發出傳票，定期開庭訊問，意在表示法律森嚴及他的執法不苟，李氏接到傳票，也毫不以爲忤，到庭應訊，首由衛生院檢驗那小孩，是否眞有傷痕？繼由雙方供述肇事緣由，法官即對原告人申斥告誡，着由監護人領回嚴加管束，而對被告人之李氏，則予以不起訴處分，並深表歉意地恭送如儀。李氏後在南京，每與同志談及，輒稱贊那個青年法官不置云。



希臘官場的一頁糊塗帳

法律竟向船王歐挪西斯低頭

雅典市中心廣場上的挪座司法女神石像，如果有靈的話，是一定會紅臉的。——希臘船王歐挪西斯，剛才在最高法院裏，打贏了一場大官司。

最奇怪的是：法庭的庭長，不僅鄭重地「以人民的名義宣佈：被告歐挪西斯先生，是個無罪的正直公民」；而且還更加鄭重地逼着所有在場的法庭人員、律師、記者、警察，「在上帝面前宣誓：決不向任何人在任何情形下，洩露這件有關國家機密的大事！」

因此，這件說來驚天動地的案子，在希臘的報紙上，卻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理由也很簡單：一提起來，恐怕連法庭牆上的磚頭都會臉紅，尤其是當人們知道了作為「被告」的歐挪西斯先生，在法庭上和庭長的這樣一段對話之後。據在場的人回憶：

歐挪西斯：庭長大人閣下……

庭長：請不要見外，只叫我「庭長」好了。請坐，請坐。您是不是還有什麼別的需要？

歐挪西斯：我需要的，恐怕你也不能給我。——我想喝威士忌。

庭長：嗯，抱歉之至，抱歉之至。——好在我們馬上就要「休審」十分鐘了。

在「休審」的時候，身穿皇家制服的法警，果然替被告歐挪西斯送來了一瓶「黑白牌」威士忌。這位一向視錢如命的「世界船王」，也馬上大大方方地給了他一百五十美金的「酒錢」——比起最高貴的夜總會裏一瓶「威士忌」的代價，還要起碼高十倍！

誰都知道：這位大鼻子的西門慶——歐挪西斯，不但佔有了世界船王的寶座和傑克蓮・甘迺廸的臥榻；而且也是「奧林匹克航空公司」的獨家老板。——現在的整個官司，就都出在這家航空公司的身上。

十四年前，希臘的國營航空公司TAE，在不斷賠累下，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只好把它讓出來「民營」。對這家公司有興趣的人，都是希臘最大的財閥：一個就是這位「西門慶」歐挪西斯；另一個就是和他一天到晚在搶生意的尼阿庫斯先生。

為了不得罪任何一個財神，希臘政府還在這航空公司之外，把一系列大船塢，用來做了賠嫁的東西。——歐挪西斯拿到了航空公司；尼阿庫斯添了一大批船塢。

合同剛才簽好以後，歐挪西斯就大聲地抗議起來，口口聲聲說：「希臘政府佔了便宜，這合同非要馬上取消不可！」這一來，嚇得當時的國務總理連腳都軟了，趕忙自動撥給他一億希幣的「國家貸款」，來緩和他的雷霆之怒。

過了不到兩年，歐挪西斯一面還在大力地擴充這航空公司；一面卻又以「賠累不堪，勢必停辦」的理由，向新上台的國務總理敲了一大筆。——首先是答應了他「二十七項新要求」；然後又撥給他一億希幣的「國家貸款」。

後來，希臘成立了軍事獨裁的新政權，另一位財閥尼阿庫斯先生，簡直紅得發紫。得意之餘，還居然有把「奧林匹克航空公司」，從歐挪西斯手裏搶過去的計劃。

新政權也一口答應他；只要能夠拿出歐挪西斯在這航空公司的招牌下，做過不正當營業的眞憑實據，希臘政府就準備馬上取銷他們和這位「西門慶」簽訂過的合同。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尼阿庫斯先生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前任民航局長杜卡斯將軍找了出來，列舉了幾十條歐挪西斯這家航空公司舞弊枉法的鐵證，送給政府參考。

同時，尼阿庫斯先生也使盡了全身解數，要求政府把這個「民航事業」，轉讓給他。

一個能夠把美國總統的小寡婦，搞到家裏來「侍寢」的「西門慶」，當然不會很簡單。他也馬上使出了自己的「殺手鐧」，弄得新政權的首腦們連忙向他「俯首稱臣」。

這位素來一毛不拔的「船王」，居然一口氣答應要在希臘的工商業中，至少投資四億美金。而交換條件卻也不少。首先是要接納他「四十項新要求」；再就是給予他批准外國飛機在希臘起落和假道的權利；此外還有一筆一億六千萬希幣的「國家貸款」。最重要的是：把希臘政府租讓這航空公司給歐挪西斯的合同，「無條件地延長到公元二〇〇六年」！

把希臘的軍事獨裁者軟化以後，這位前美國第一夫人的後夫，立刻又向公開檢舉過他的前任民航局長杜卡斯將軍，發動了反攻，要求賠償他的「名譽損失」。

在開庭的時候，法官問他：

「這個航空公司，到底是替你賺了錢呢？還是連累你賠錢？」

「西門慶」想了一下說：

「賺錢的時候，也有過一兩年。不過，每次都只不過是幾塊錢而已！」

法官又問他：

「那麼，為什麼你還想把它抓在手裏不放？」

「我難道應當把它丟到海裏去麼？」

被他頂得紅透了半邊臉的法官，喃喃地說道：

「這種說法是不合邏輯的。你一面認為這個公司根本無錢可賺；一面卻又拼命地把它加以擴充?!」

歐挪西斯不等他說完，就氣憤憤

地把手一揚道：

「做生意的人，根本就不能講什麼邏輯！如果我一天到晚想做得合邏輯的話，大概也絕不會有今天！——就是因爲這公司無錢可賺，所以我要擴充它。擴充了它，錢也許還會賠得少些！」

法官嘆了一口氣，只好換一個話題，問他道：

「你們公司一共有多少架噴射客機？」

西門慶不屑地聳了聳肩膀道：

「我怎會知道有多少?!我連自己有多少條油船都不知道！你大概不會認爲：我應當在沒有事的時候，坐下來像個小孩子似的數一數：我到底有幾條油船，幾架噴射機吧?!」

法官爲了自己的面子問題，只好使出最後的一招，皺起眉頭道：

「杜卡斯將軍認爲你藉這公司舞弊枉法有據，你知道麼？」

「西門慶」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如果老總理答應了我十項要求，給了我一億貸款，繼任總理答應了我二十七項要求，一億貸款，就算是『舞弊枉法有據』的話；那麼，現在的總理答應了我四十項要求，給了我一億六千萬貸款，又算是怎麼回事呢？」

法官美見他居然敢這樣大膽挑戰的時候，馬上嚇得屎滾尿流，連忙宣佈「停審」。

第二天一早，法庭就公佈了它的正式判決：「歐挪西斯先生完全無罪！」

作爲原告的前任民航局長杜卡斯將軍，也宣誓說：「歐挪西斯先生實在是一個正直公道的人！」

被告的「西門慶」，也稱讚這位將軍是個「最標準的正人君子」。當天晚上，雙方還舉行酒會，來慶祝他們的携手言歡。

最可憐的是希臘的新聞工作者們，爲了「祖國最高的利益」，誰要是不想馬上坐牢的話，就一個字也不能寫。

天涯客

世間小事

△保持走繩索最高紀錄者是尙·法郎修斯·格拉維力，他在一八五九年六月三十日第一次在尼加拉瀑布上所裝置的一根三英寸直徑繩索上走過。那根繩索長達一千一百英尺，所裝置的地點高在瀑布之上一百六十英尺。

△很多人知道愛爾蘭是沒有土生蛇生長的。其實沒有土生蛇生長的地方很多：像夏威夷、冰島、克里特、馬爾他、紐西蘭等地方都是沒有土生之蛇的，不過很少人知道罷了。

△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金塊，是一八七二年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的愛因特山峯上所找到的，那塊礦金共重七千五百六十安士。最大的天然銀塊則是在墨西哥蘇諾拉所找到，重二千七百五十磅。

△在西伯利亞蘇聯的勞動集中營裏，囚犯在零度以下工作着的。他們要工作方始有湯喝，有衣服穿。生了病的囚犯，他的食物便停止供應，即使不病死，也得餓死。死了之後，身上穿的那套單薄得可憐的衣服，就給其他囚犯剝了去穿，屍體隨便抛在屋後，等來年夏天天氣暖和再掩埋。

△蜜蜂在選擇花採蜜的時候，先注意的是顏色，至於那花的香味怎麼樣，卻是第二步時方始注意的事情。這可以算是虫類中的先敬羅衣後敬「人」。

△螳螂是昆蟲中有着最怪的習慣者。在交配以後，雌螳螂立刻會將雄螳螂的頭咬下……然後將之全部呑食，只賸一對翼翅。（資料室）

基辛格的情婦

王俊

美國總統之特使，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近數月來以擅搞秘密外交，爲美國總統訪問中共而鋪路。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壇上算是權傾公卿，名重一時之紅人，他對外交行動雖有一套保密功夫，但對其羅曼史卻欲保密而無從，與其外交之手法恰成反比，致使外間得以大爆其密戀情史。

基辛格雖無潘安之貌，但他在美國內是一個最富有新聞價值之人物，且是個已離婚而未娶妻之獨身漢，故成爲女性之偶象。

荷里活之女紅星史蒂布朗，她曾以主演「三人行」之性愛片而走紅，此外，她又主演過「籠中之女人」、「大玩偶家庭」，且常在電視中出現。由於她身材苗條，靑春貌美，基辛格便對她發生興趣，一個是外交紅員，一個是影壇紅星，正所謂才子佳人，當然是容易撮合。如柳永之「鶴冲天」詞所描述，正是他們秘密約會之寫照。

「才子詞人，
自有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
依約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
堪尋訪。
且恁偎紅倚綠，
風流事，
平生暢，
靑春都一餉。」

但基辛格不忍把浮名抛，故兩人每次約會，總是如其外交手法一樣保密。此位大名鼎鼎之女星史蒂布朗與基辛格秘密苟合將有一年，這種「地下約會」對一位有表演慾之紅星來說是難於容忍。長此下去，對女星史蒂布朗之自尊心，是一種頗嚴重的傷害。故史蒂布朗不甘作「地下情婦」，備受精神痛苦，她要求基辛格公開交往。但她的要求始終被基氏反對，並說史蒂布朗想利用他作爲出風頭的工具，因此，兩人發生齟齬。最近，基氏又與荷里活其他女星有約會，如瑪露、安芝、鍾安仙絲等，且被記者攝入鏡頭，已成爲公開之秘密，史蒂布朗女星一怒之下，爲報復而大爆內幕，把她與基氏之情史全盤托出。當記者向基氏探詢此事之虛實，基氏回答說：「當女人想利用我來出風頭時，我便決定終止這傳播之閒言廢語。」這種說法，既不完全承認，亦不否認，外交撈家嘴臉，於此暴露無遺。筆者賦打油詩一首諷之曰：「翠劍寶鏡訂三生，貝闕宮珠大有情。色不誤人人自誤，功名情愛兩難存。」（寄自美國·却酬）

吹簫碌眼集

雜種皇帝

先秦時代，感生之說雖然盛行，但神權政治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儒家的大宗師孔子是「不語怪力亂神」的，雖然他的政治思想是「法先王」，卻沒有染上盛行於上古的天命神權思想。孔子歿後，儒家的思想便有一個大變化，除了以「法先王」爲背幹的「託古改制」之外，還塑造了一套鬼神、禎祥、妖孽的鬼話。儒家的經典著作「中庸」，可說是這套鬼話的大本營。請看

「中庸」第十六章說：「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移。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中庸」第二十四章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龜蓍，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這種說法，跟孔子的思想是相反的，反而與墨家和陰陽家的說法相接近。這套鬼話發展到漢代儒者的手裏，便弄出好些以人配天，五德終始，天人相感的謬說來。偏偏這些謬說就構成了神權政治的體系。

我們今日研究漢代的政治思想，絕對不能忽視兩種東西：

第一，是流行於西漢時代的天人相感之說。

第二，是流行於東漢時代的圖書讖緯之說。

這兩種充滿迷信色彩的神權思想，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政治思潮，使它成爲兩漢政治思想的一種特色。

李漢三在「陰陽五行對於兩漢政治的影響」中說：「鄒衍的陰陽五行之學，在有秦一代雖然說不上對政治有多大的實際作用；可是到了兩漢，就幾乎發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威力了。」

西漢初年，張蒼作計相時，就根據五德終始之說，以爲漢當水德。「史記：張蒼傳」說：「抓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

張蒼這一看法很快便遭到反對，賈誼和公孫臣都認爲漢應是土德，其色尙黃，其數象五。漢文帝下其事與丞相議，經過一番激辯，張蒼站不住腳，便「謝病告老」。到漢武帝時，才明令改定漢爲土德。

班固在「漢書：郊祀志贊」中寫道：「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於孝文，始以夏郊。

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太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這套鬼話到了董仲舒手裏，便變得更有系統。他的學說是以陰陽、四時、五行這三種



美國中央情報局

由胡佛主持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向被認爲是最有效率的特務機關，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爲美國特務戰建下奇功。可是近年來和共產黨的作戰，卻每每處於下風，受到國內政客攻擊。

中央情報局對每一個政客都有極詳盡的檔案，他們私底下的生活，調查得一清二楚。掌握到這些資料，無異抓住所有政客們的把柄，因此，政客們對中央情報局恨得牙癢癢的；胡佛也受到來自各方的攻擊。

不過，胡佛仍是個不倒翁，沒有人能動他分毫。他把畢生精力放在中央情報局上面，幾乎可以說沒有別人可替代他的工作。

可是，最近連美國總統尼克遜對中央情報局也加以抨擊，促請作徹底改革。中央情報局果然糟到這田地嗎？也許是事實，也許是找個藉口來爲難胡佛。胡佛在美國政界中的牙齒痕太深，許多人想盡方法除掉他，在這些壓力下，胡佛是否應付得過去，很難說。尤其來自總統的抨擊，更吃不消了。

據新聞週刊說：尼克遜攻擊中央情報組織，有四項嚴重弊端：

㈠在去年寮國之役，未能預測北越的抵抗實力。

㈡毫不懷疑地接受了假情報，導區的地對空飛彈所在地。

㈣美國要偵察蘇聯是否破壞了一項軍備管制協定，白宮試圖分辨一些互相「矛盾」的報導，使裁軍談判延遲了八個月。

如果尼克遜舉出的這些「錯誤」是中央情報局所犯的，則中央情報局已失去過去的水準，非徹底改革不可了。中央情報局一向是世界上最突出的情報組織之一，連著名的納粹情報組織都鬬不過他們；可是共產黨的情報工作，比他還要高出一皮。不過，話又說回來，在極權國家攪情報和在民主國家攪情報大有分別，若在蘇聯或中共，絕不可能像尼克遜這樣，把內幕全爆出來的。

保護費五十萬元

中共代表團到達紐約時，留美中國人分成兩派，一派扛着毛澤東像在歡迎；另一派反共分子卻在機場上示威。

由於聯大表決時使美國受到了挫敗，許多美國人對這個代表團毫無好感，因此，美國爲「保護」中共代表團，耗費不少人力財力；也因此使到紐約市和聯邦政府間發生責任上的問題。因爲州政府感到這沉重負擔加到他們身上是不公平的。

據紐約州參議員古德曼估計，警方爲保護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所花的費用，每年五十萬元，他說，中共代表團來了紐約後，將使每年用於「外交看門人」的費用增加到三百萬美元。

因此，他認爲這筆龐大費用應由聯邦政府支付，不應由州負擔。他有意提出一項法案，「禁止紐約市警方

權政治（下）

觀念然甚破的。正如陳啟天所說，他的「政治思想由儒家而接近法家，更由法家而採用陰陽學說」。於是他便提出：「天人一也」的說法；這即是說，「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順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這種理論，便是「天人感應說」。跟着他便提出「官制象天」的辦法：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法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立，儀於四時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也；有上有中有下，一選之情也。三臣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不足選也。是故天選四堤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見「春秋繁露」）

照這一說法，便認爲天爲人之大鏡，人爲天之縮圖，天行人事，符應不差，所以組織政府亦應天象了。

董仲舒自己知道這套鬼把戲經不起辯論的，便來了一記釜底抽薪，請求罷黜百家，尊崇儒術，先在政治上打擊了別的學派。——後世的淺儒見他「尊崇儒術」，便認他爲「儒宗」，眞個把茄子扯到葫蘆藤上去了！

在董仲舒之後，孟喜、施讎、焦贑、京房等人，皆以陰陽災異來講「易經」，漸漸便變出了另一套新的鬼話——讖緯之學。儒家的大宗師孔子的地位也「由師而王，由王而神」了。他們還怕孔子的地位不穩，就替孔子造了一套「感生」的神話，硬說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夢與神交，才生下孔子這個聖人來。於是，講究禮與耻的孔子又成了雜種。

到了西漢末年，王莽把劉家的帝位搶到手裏，自以爲應讖而興，「易漢爲新」。劉秀將他推翻以後，又自以爲應讖而興，「易新爲漢」，百官進退，亦決於讖。讖緯之說，便支配了東漢時代的政治思想。

這套由漢儒搞出來的鬼話，對以後的倫理思想也有頗大的影響，宋代的理學家便拾了天人感應的餘唾，瞎說「人之神，即天地之神」（邵雍）；「人人有一太極，物與物有一太極」（朱熹）；「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陸象山）。最令人痛心的，就是這套鬼話由宋而明，由明而清，由清而至今日，還在束縛着我們好些同胞的思想。目睹此怪現象，怎不吹鬚碌眼也！

（完）

林熹

護處」的保衛人員保護。

其實，中共代表團到達美國，美國還不只耗費一大批保護費，更重要是本身的保安措施。在這方面，他們可能花更多金錢，只不過這方面是暗的，那方面是明的。

不久前，美國芝加哥太陽報專欄指出，中共代表團中有不少特務人員，高梁是其中之一。

由於中共藉這代表團派遣特務人員混入美國，而若干議員們又認爲他們在美國境內應可自由行動，不受限制。因此，對他們的活動，不能不加注意。顯然，中央情報局必然爲這事加重負荷，每年耗費，相信必大於五十萬的保護費。

美國不但在聯合國大會受到挫敗，而因爲這次挫敗帶來的「破財」，會使美國人條氣更加唔順。美國國會要削減外援，削減對聯合國經費來報復，卻不能不「保護」他們，眞是啼笑皆非！

保釣分子新花樣

香港有一批專以「示威」爲職業的青年，從反越戰開始，他們就一直用各種名堂在香港攪示威運動，譬如反加水費，中文合法化，保衛釣魚台，以及最近介入盲人工潮等等，攪手同是一班人。有些題目引不起香港人的興趣，結果攪不起來；但有些卻挑撥起民族情緒，沒人敢犯大不韙而加反對，如保釣運動，攪得相當杰，社會人士，或自命爲開明分子的，多數不明內幕，以爲他們確是出於愛國情操，其實絕不是那麼回事。

他們介入盲人工潮，藉市民對殘[illegible]

突然傳出消息，這一班職業示威者準備破壞香港節，擾亂和平秩序。

警方得接消息後，表示本港治安不容任何人破壞，如果這青年組織確有這麼一項計劃，他們必定認眞應付，他們相信有足夠力量去應付。

這班保釣分子正在商討如何破壞香港節的辦法，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破壞本月六日舉行的九龍花車大遊行。他們準備混集在觀衆中，當巡遊到達，一齊起來，作出示威行動。

此外，他們擬議中的破壞行動，還有下列兩項：

㈠當香港節舉辦反貧窮運動時，穿上爛衫爛褲在中區出現。

㈡帶引遊客到新區及木屋區，看看污穢情形，用意是使遊客留下香港辦香港節是粉飾太平的印象。

職業示威者的領袖表示，他們將不向警方辦申請手續，而是秘密進行。他們明知此舉是冒險，一定會被警方拘捕，但他們決定「判爛」，任由拘捕。

這一個激進的青年組織，分子十分複雜，有些人是以「學生」身分出現，有些則是不務正業的，有些是工人，不過其中卻有以攪示威過活的「特殊人物」。

近來香港治安不好，加上這一班攪事分子，有人就心香港會被這班人攪得更亂。

萬人傑

權利與義務

權利是依據法律規定，人民應該享有的利益；義務是依據道德標準或法律規定，人們所應負的責任。二者常常互爲因果，享受某種權利，就應該盡到某種責任，盡了責任，也應該享有某種權利。例如：工人拿了廠主的薪金，就必須做完他所應做的工作；反過來說，他盡了付出勞力完成工作的責任，他便享有獲得薪金的權利。

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也是如此：人民有向政府納稅的義務，他也享有受政府保護的權利；人民有守法的義務，也享有受法律保障的權利。二者如影隨形，幾乎是不可分割的。

一個工人只拿錢不做事，馬上便會被開除；一個廠主只讓工人做事，但不發給工資，馬上也會引起軒然大波；人民漏稅會被捉去坐牢；政府的官員，如果只拿薪水不辦事或辦得不好，這種官也決不能算是好官；在正常的情況下，人民會將他罷免——除非人民沒有罷免權。

一個有良心、知廉恥的官吏，決不肯尸位素餐的，「曲禮」說：「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壘是作戰時所築的掩體，城的四郊到處都是堡壘、掩體、戰壕之類，表示這個國家不安定，賊寇橫行，這是官吏們的恥辱。因爲這是他們無能，或雖有能力卻未盡到責任。

報載：警察人數愈來愈少，歹徒，惡飛與刼殺案件，則與時俱增。今後日趨嚴重的治安問題，誠屬可慮。直到現在，當局還未有有效辦法，來遏止罪案增長；只用其他大城市的罪案數字，來解釋本港的治安並非太壞。一般人對這種解釋非常不滿，因爲本港地方太小，環境特殊，平民對於治安特別敏感，而且市民遇刼不願報案者，爲數不少，治安如此之壞，負責當局仍用數字遊戲來粉飾太平，難怪市民對治安前途的信心，普遍發生動搖。據說：地方人士曾提出協助警察維持治安的有效辦法，請求准許地方團體組設自衞隊，但迄未爲當局所接納。一個政府沒有力量保護人民，人民自己想組織起來自衞，政府偏又不准，不曉得這班大人先生作什麼打算。

據說：官塘地區曾有非法組織向商民收保護費，交費之後便可免遭刼掠，聽說交費者大有人在。人民爲了保障安全，竟不求官而求匪，不曉得這是誰的恥辱！有詩嘆曰：

一、在位焉能祗素餐？保民應使得平安；
安良若竟無良策，何不讓賢早掛冠！

二、四郊多壘卿之恥，
況是滿街盜匪行！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投筆從賊（下）

當山寨大王誠然妙事，我確也甚樂意爲之，可惜撒一泡屎照過自己，知道自己耳小臉尖，無此福份，可是若去弄一支駁殼或曲尺，糾三兩匪類，衝入銀行或金鋪，「砰！」的一聲，搶走三五萬元，倒還易辦。但是屈指一算，頗覺得並不化算，因爲此舉迹近「竊鈎」，當列入該誅之列。卽使不被砍頭示衆，至少也必被判入獄十年八年，等於以大博小，冒着損失十萬八萬元的危險去換一萬元。當然不值得。因爲勞動一年，任誰都可以賺到一萬元。搶刼銀行金鋪，既認爲並不合算，化不來，那麼搶手袋，扒銀包當然更加不合算，如此說來，「投筆從賊」之路豈不是此路不通行？

非也！何以非也？且聽在下仔細道來：

法國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家雨果，在他的代表作「悲慘的世界」裏曾經接觸到這個「從賊」的問題，他筆下的主人公因爲偷一塊麵包而被捕，而被判入獄，結果坐了十多年監牢。這亦可謂是「禮不下庶民」了。眞想不到孔夫子的道理早已揚威異域被法國佬學到手了。單爲了這一點咱們中國人似老早就値得自豪了。

可惜雨果畢竟是基督徒，他以及他的法國同胞雖然接受咱們孔夫子的「禮不下庶民」的道理，但畢竟不夠徹底。後來他筆鋒一轉竟然把這位偷麵包的庶民，寫得大富大貴起來，不但當了大財主，而且當了市長。他由於曾受到一位神父的感化，也就一改以前無惡不做的本性，成爲一個眞眞正正的慈善家。以前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對雨果的描寫深信無疑，相信他的描寫是符合客觀眞實的，相信在生活中，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可是現在正當我認眞考慮「投筆從X」的時候，考慮是否「投筆從賊」，「投筆」從那一類賊的時候，我卻發覺「悲慘的世界」裏所描寫的，是現實生活所不可能發生的。至少倘若我「投筆」之後，別無可從，而必須「從賊」的話，我絕不會爲什麼撈什子感化而變成慈善家。但我仍然會向「悲慘的世界」的主人公學習，不是向他學習如何做善事，也不是向他學習發財致富的方法，而是要學習他偷麵包。倘若我必須「投筆從賊」，而又不能當山大王的時候，我一定去偷麵包，故意在警察先生的面前偷麵包。假如能夠通知記者先生，法官大人，而在他們之面前偷麵包那卻更妙。我可以通過這個方法，告訴向日後從「社會主義祖國」逃亡抵此的青年人提出警告，想活下去的話，千萬不要走我的老路，千萬不要寫文章，尤其是不要寫反共的文章。同時我也可以通過這個方法，向人類世界表示我的憤慨，表示我對現時的人類社會，包括共產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感到徹底的失望，那時

沉淪

。

這股濁流有如黃水肆虐，到處泛濫。而不幸的，我們是置身在這濁流之中。歌館樓台，飄出商女「後庭花」的樂曲；燈紅酒綠，散發着中人欲嘔的腐臭。人肉被拿到市上零賣，靈魂在魔爪中被撕裂。在濁流的漩渦裏，高尚的情操幾乎被淹沒，純潔的生命在掙扎。

濁流奔瀉，泥沙俱下。沒有腳跟的，沉淪了，被濁流汹湧之勢冲去了；而這瘋狂的濁流，仍日以繼夜的向着兩岸的泥沙冲涮，要把它們吞噬，使它們葬身海底。

這眞是一幕怵目驚心的景象。生活的狂流在嚴酷考驗着每一個人，試煉着他們的操守和良心。

我們無視這股吞噬人的罪惡。天賦良知的人啊，不能捨棄自己的職守，我們要有自己的力量與之抗爭，以維護我們自己高尚的操守和人的尊嚴，更何況，如果我們不抗爭，我們還有被急流冲走的危險。

有一位哲人說：人生最痛苦的事，是醒來無路可走。我們也可以說：人生最悲慘的事，就是自己沉淪。在逆境襲來的時候，如果自甘沉淪，那麼，太對不起天賦與我們的生命。

黃河上的船夫在急流汹湧中，他們能把穩舵，掌握着自己的方向，所以他們能夠衝破驚濤駭浪，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驚慌失措的舵手，由於沒有堅强的意念，自然要舟覆人翻了。我們也曾看過，當暴風雨襲來的時候，在穿雲裂石的雷鳴電閃中，那黑色的精靈——海燕，衝破一切險阻在矯健地展翅飛翔。

在古老的黃河，我曾經看過那驕人的中流砥柱。它昂然地矗立在滔滔黃水中，千百年來，任憑黃水驚濤拍岸，夾着萬鈞之勢向它冲擊，但它挺拔地屹立不動。

因此，每當我想起這些船夫、海燕，想起傲視濁流的砥柱，我的心情都激動不已，它們啓示着我們應該怎樣去迎接生活的考驗。

在逆境面前退卻的，是孱頭；在困境面前消沉的是弱者。唯有孱頭和弱者才會在生活的濁流中沉淪。要活得像人，稱得起萬物之靈的人，而不是沒有靈魂的軀殼，我們就該保持高潔的操守。

沒有沉淪的朋友，應該警惕；開始沉淪的朋友，應該自拔；我們不能自暴自棄，應該養吾浩然之氣，面對現實，即使在夾縫中生活吧，也要戰鬥，不能躺下等死。

在與生活進行的白熱化鬭爭中，正氣不立，邪氣就要乘虛而入，決不會有客口可言的。

英菲

流立，暴政果能長，西方出太陽！

歹不會是一紙上文章」，因爲近來不少法官在判案時，往往借一儆百，重複指出罪犯即使未到法定年齡，亦會被判處入獄；並且言行一致，一反以前動輒輕判感化簽保的習慣，而將未成年罪犯送到監獄去。這足以證明，法例並非一成不變，必須因時因地而衡量修改，以前任由一成不變的死板法例限制了法官的權力，間接助長青少年犯罪浪潮，遲遲不肯作出修訂，現在修訂了懲治條款，短期內未必能遏阻犯罪浪潮，但若能切實執行，必能收到嚇阻之效。修訂法例雖然遲了點，但當局面對現實，俯順輿情的勇氣，總算值得讚許。

不了了之

然而，在另一方面，當局在處理上似乎仍然缺乏勇氣。

數月之前，報載有不法分子要脅電影院商，聲言在電影放映時，派人攜帶小刀片入座，摸黑割破座椅，藉以勒索院商，如要「保護」，乃可付款。這種先破壞而後「保護」的騷擾行動，的確防不勝防，院方爲免因小失大，只好乖乖的奉上「保護金」。當時，大部分報章都有揭載這事，但當記者詢問有關當局準備如何對付時，得到的回答是「尚未接獲有此類事件的任何投訴」。以後便是不了了之，沒有下文。對這句長達十五字的「習用語」的眞正意思，在下一直感到大惑不解，也懷疑經由報章揭載出來的算不算是另一種形式的投訴？更懷疑是否倘如沒有正式的投訴，有關當局便可以置身事外，不了了之呢？如果以「尚未接獲投訴」爲理由而不肯展開調查，豈不說明了無意主動偵查可能發生的罪案，只是被動地負責已然投訴的案件？

最近，又有一宗類似的事，報載有一家自稱爲「安全服務」的組織，先向新區商店住戶寄發廣告式的卡片，然後逐家逐戶上門收取「服務金」，並揚言商店住戶繳交服務費後，若有被盜刼等損失，該組織負責賠償。

這組織是否合法雖不得而知，但新區住戶紛紛投函報章，證實確有這個組織存在。當記者要求有關當局發表意見，澄淸市民的疑慮時，得到的答覆仍然是這麼一句：「尚未接獲有關此類事件的任何投訴」！

該組織的卡片，印有「經理」及職員等姓名，已由報章製版刊出，住戶也一再投函證實，如果該組織非法，則可以說是對警方一種極大的侮辱和挑戰，當局答覆時不說展開調查，只說尚未接獲投訴，不了了之，似乎容易令人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誤會吧？希望今後出現類似事件時，當局能在「尚未接獲投訴」之後加上一句「正在展開調查」。是不能還是不爲，總該對市民有個交代。

江城子

假期雜感

古鶴翔

(一)尼克遜的臉皮還不夠厚

十一月一日，筆者曾在星島日報的一篇文章說：「聯合國應立卽宣佈，侵畧韓國的是聯合國軍，而不是中共。」

到了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喬冠華進入「聯合國」會議場時，蘇聯大使馬立克熱烈鼓掌，美大使布斯亦鼓掌，跟着喬冠華發表演說，攻擊美蘇兩超級大國，要求「聯合國」取消所有有關韓國問題的決議，並指斥以色列「侵畧」。

喬冠華大罵完畢後，美蘇兩國代表木口木面，沒有辦法再鼓掌了。曾電賀中共加入「聯合國」，而且投票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的以色列代表也不能厚着臉皮鼓掌了。

我想，「聯合國」實在應該乖乖地聽中共的話向中共道歉，並且修改「聯合國憲章」。要不然，怎能使尼克遜求得「和平」，並且連任美國總統呢？

尼克遜應該訓示駐「聯大」代表：卽使中共攻擊美國，美國代表也應厚顏無恥地歡呼和鼓掌，只有這樣，唯有這樣，尼克遜才可以獲得他心目中的「和平」，並且連任美國總統。

(二)「共產主義」行不通

「共產主義」本來是很動人的一個幻想，很可以欺騙心地善良而頭腦簡單的人。

可惜共產黨的領袖們都「大私無公」，因而證實了「此路不通」。

在蘇聯，列寧遺訓不受斯大林尊重，而且有人懷疑列寧之死與斯大林的陰謀有關。跟着，托洛斯基成爲「托匪」。到斯大林死後，貝利亞不明的白的死了，馬林科夫又「犯了錯誤」而垮台。隨後赫

在中國大陸，陳獨秀成爲「叛徒」，李立三、王明、瞿秋白、高崗、劉少奇、林彪都成爲「反黨」人物。

誰敢保證毛澤東和周恩來不會爲了權力，也卽「大私無公」而隕滅？

黃宗羲說：「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

黃宗羲這一段話，不是從人性上說明了「共產主義」的謬誤麼？雖然在明末清初時，「共產主義」還未誕生。然而，「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這一段話，簡直是指着世界共黨，特別是中國共黨頭頭的鼻子來罵的。

「奪權」也者，卽「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的注腳。共黨頭子自己「大私無公」，老百姓怎甘心永遠被奴役、剝削？

莫問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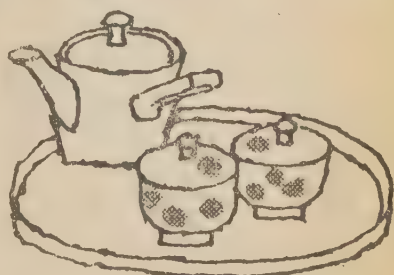
藍海文

中國人都想做「龍種」，其實世界上並沒有「龍種」。朱元璋原是癩痢和尚，希特勒是個畫報編輯，詹森是個騎驢上學的教書匠，但是，他們並非「龍種」，雖然他們後來都成爲主宰世界命運的人物。「和尚」與「騎驢」者竟能身登大寶；迷信不

莫問出處」。

然而，眞的「英雄莫問出處」嗎？

家裏要請個傭人，你知道她手腳是不乾淨的；學校要請教師，你知道他是販賣人口的；公司要請經理，你明知他是個老千；難道你會「僱賊掌屋」，請老鼠看谷倉嗎？只要看看公司請人的求職書上，依然附着「個人履歷」，就知道這仍然是句謊話。



這是對自己有害者而言。對於那些「和尚」與「騎驢」者，人們卻是不太理會的，他們之所以被人「莫問」的時候，大概已經是做了「英雄」了。

所以，要有人「莫問」，也非易事。

一切過去之事，眞能被人「莫問」，或者被人忘卻，卻是眞正的幸事，否則，陳年小事被人抓着不放，甚且挖起根來，到底不是開心的事情。儘管法官如何「公正廉明」，總是不見爲佳，上法庭見官，到底沒有進遊樂園那麼輕鬆愉快。

忘卻可以給人愉快，回憶也可以令人興奮，尤其在有閑或寂寞的時候，好像牛兒躺在樹下，悠閑地反芻，卻能細嚼出一些味道來。

但是，要是有人像鬼影一樣整日跟在你的身邊，記錄着你的一舉一動，像蒼蠅一樣嗡嗡嚶嚶，說着你的壞話，用「時間機」把歷史倒流到祖父那代，挑剔着你自己也想不起來或根本不知道的事情，用是非困擾你，用惡言侮辱你，用謠言中傷你，用陰謀計算你，用權力欺凌你，而你卻必須忍受，還要讚美他的「寬宏大量」，對一切侮辱表示感謝。你眞能一輩子沉默嗎？

所以，「不究已往」是假的，「究」深「究」淺，大「究」小「究」而已。「英雄莫問出處」祇是老百姓對老百姓說的，適合於小雞，不適於鷹隼。

夢，可以發，但不要發得太長，總要有醒來的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五、杜魯門的確沒有任何值得敬重的地方

記得是拿破崙，還是別的什麼人，曾經說過：「敵人焦首燒臭了的氣味，是一種異香。」我對這種說法，有點不同意。我覺得它實在臭得可怕。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去參觀過「火化敵屍」的把戲。

當我們在戰事結束以後，在市區裏巡視的時候，到處都發現了無數被槍斃的德國兵的屍首。我問道：

「他們是被處決的嗎？」

「不是，他們是陣亡的。」……

但是，我認為：這種違反紀律的事，不但在道義上講不過去，就是替敵人的宣傳工作，多添一些「蘇聯紅軍殺害戰俘」的材料，對我們也實在沒有什麼好處。

許多對我們不友善的人說：我們之所以能把鮑盧斯的第六軍打垮的緣故，完全是由於冬季的氣候幫了我們的忙。自從拿破崙在俄國全軍覆沒以後，許多人相信：冬季和嚴寒，乃是俄羅斯最可靠的一個盟友。

在庫斯克戰役中，德軍的慘敗，是和「冬天」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恰恰相反，那時正是烈日當空的炎夏。

羅柯索夫斯基元帥的大軍，原定是在七月二十日那一天開始進攻的。可是，我們忽然接到了一個電話：又有一個德國逃兵，跑來向我們告密了。他說：德國軍隊準備在七月五日早晨，向我們展開攻勢。

這時，離他所說的那個攻勢，還不到二十四小時了。所以，我就和瓦圖丁將軍親自審問了這個「衝鋒隊師團」的青年小兵：

「你是個納粹嗎？」

「我不是，我是反對納粹的。」

「每個『衝鋒隊師團』裏的人，都是納粹。你怎麼會不是？」

「從前是這樣，現在可不同了。——『衝鋒隊師團』，到處都在拉人，拉到誰，就要誰。我的父母，是阿爾薩斯人，我是自小受了法國教育的。所以我根本不想替希特勒來當炮灰。」

我們馬上把這個消息，通知了最高統帥部。後來，我又直接打電話報告斯達林。他靜靜地聽着，絕不像平常那樣地不耐煩和不能自制。只是在我報告完了之後，才問了一句：

「你看，我們應當怎麼辦？」

「我們是很樂觀的。——其實，我們倒很高興：德國人想明天進攻。我們的防務做得很堅固。他們要是眞來的話，一定會碰個大釘子！」

但是，敵人這一次似乎也很樂觀。在我們擄獲的一份德國裝甲部隊的文件中說：

「新型的『虎式』坦克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戰車，要比蘇聯的『T三四』好得多。有了它，德國部隊是一定可以把敵人打垮的。」

這種戰車的威力，的確很驚人。不過，我們的戰士們，很快地就學會了怎樣來和它週旋。我個人認為：庫斯克戰役，乃是整個戰事的轉捩點。

我們的軍隊打進波蘭以後，我還喜歡不時到前線去，參加追擊那些且戰且退的德國人。在基輔我也馬上開始了烏克蘭的「再建設」，一天到晚，簡直忙不過來。

朱可夫，有一次打電話到基輔來找我。他很輕鬆地說：

「過不了幾天，我就可以把希特勒這個畜生，放在籠子裏，帶到莫斯科去。我要路過基輔一次，停一停，好讓你領教一下他的尊容！」

在德國投降前不久，朱可夫又打來了一次電話：

「對不起得很，我原來答應你的事，辦不到了。

希特勒這個傢伙，已經自殺了，連屍首也燒了。不過，我們還是把他的殘骸找到了。」

就是這樣，結束了我們歷史上反希特勒侵略者的人民戰爭。

其實，我是應當預料到斯達林這時的心情的，當我打電話向他恭賀勝利的時候，他只是很粗暴地截斷了我的話，叫我不要為這個耽誤他的時間。——我當時的確驚訝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戰爭結束以後，斯達林常常說：

次又一次地，他誇獎過艾森豪威爾的正派，大方和俠義心腸。據他說：如果不是因為艾森豪威爾的關係，紅軍是佔領不了柏林。美國部隊本來可在紅軍先到達施普瑞河岸，但是，艾森豪威爾卻讓他的隊伍停止前進，使我們可以先進柏林一步。否則，今天的德國問題，以及我們在德國的地位，就都可能和戰後迄今的發展，完全不同了。

陰錯陽差，杜魯門變成了美國的總統。斯達林一點都看不起他，認為他是一個不值得一談的人物。我想這是對的。杜魯門的確沒有任何地方，值得人加以敬重。

在戰爭就要結束的時候，許多被我們追得疲於奔命的德國軍隊，都拚命向西方逃竄，以便向美國軍隊投降。斯達林馬上向艾森豪威爾提出交涉道：蘇聯官兵流了無數的血，才打垮德國人，而德國人現在竟然不降蘇聯，而轉降美國，這是不公道的。

艾森豪威爾果然下令給德國軍隊的最高統帥部，以後那些軍隊都應當向紅軍投降。

有一次，斯達林向邱吉爾也提出了同樣的請求。……但是，結果呢？斯達林很氣憤地說：

「什麼效果也沒有。英國統帥蒙哥馬利，對每個來投降的人，都連人帶槍，一併收容。」

斯達林邀請了艾森豪威爾，到莫斯科去參加「凱旋閱兵禮」，而且還頒發了他一個勝利勳章。

蒙哥馬利雖然也得了一個，但那卻完全是為了禮貌上的關係，絲毫沒有意義。

寒窗雜憶

過來人談躍進（相聲）

旦待

甲：好久不見了，看你紅光滿臉，精神奕奕……

乙：好說，好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家有喜訊傳來，當然高興囉！

甲：太太給你生小子？

乙：啐，快六十了，那還能生。

甲：那準是中了大馬票。

乙：我一輩子也沒買過港英的馬票！

甲：那你樂個啥？

乙：社會主義祖國農業大豐收，工業大躍進，雲南、貴州、廣東、廣西、青海、甘肅……都大豐收，畝產千斤，也生產了煤礦、鋼鐵，自供自給，個個有吃有穿，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可不是大喜訊？

甲：算不了一回事。（搖搖頭）想當年老子躍得更加厲害。

乙：你也大躍進（懷疑）？

甲：當然。

乙：說來聽聽。

甲：不是唬你，當年呀，躍得可厲害了。

乙：怎樣厲害法？

甲：畝產十萬斤，鷄毛飛上天。

乙：不信。怎能畝產十萬斤呢？

甲：人民日報的大字標題你沒看呀！幸虧你在這兒說，假如在大陸說，可要把你當成秋後算賬派，保守派，[illegible]

老哥是……是啥個來頭？

甲：是從中央來的。

乙：是黨中央？（甲搖頭）團中央？

甲：猜得差不多，團是團了，中央也猜對了，可是不是這麼擺法的。

乙：怎樣擺法？

甲：中央最大，該放在前頭，團放在後頭。

乙：那不是中央團？沒聽說過。

甲：中間還得加上三個字。

乙：什麼字？

甲：交響樂。

乙：中央交響樂團？那你是吹打佬。

甲：差不多。我是吹長號的。打打，嘀嘀打打（做吹號狀）。

乙：你是吹號的，大躍進關你啥事！

甲：我們也大躍進嘛！

乙：生產去？

甲：不，演出大躍進。以前一個月才演這麼十場八場，五八、五九年，一天就演十場八場。

乙：倒不壞！

甲：可壞了，大家都忙着鍊鋼，一場也沒空去看呀，黨委書記可急壞了，演出計劃已交到文化部去，不完成不行。還算他能發動主觀能動性，眉頭一皺，計上心頭。一吹哨子，嘀……嘀……嘀……

乙：幹啥？

甲：[illegible]

號，拉的拉，吹的吹，敲的敲，唱的唱，直往街上跑。

乙：演出去？

甲：賣票去！

乙：音樂家親自賣票？大伙一定圍着買了。

甲：不錯，圍攏起來的人可不少，這個說，唉！那可不是大提琴手李高個子？那個說，瞧！這是歌唱家李大胖。還有……說着就把我們給包圍起來了。

乙：那怎麼辦？

甲：我索性使出看家本領，喂！伙計慢打鑼，打得鑼多鑼吵耳，各位朋友要看把戲，有啥把戲！猴子打斤斛，狗熊坐飛機，哈叭狗扮新郎，小黑貓學釣魚。應有盡有，幕幕新奇。小朋友說，我要看，大姑娘說，俺着了迷。諸位想看的，掏定鈔票，拿穩銀子，來喇……這個朋友要一張，那位大姑娘要兩張……

乙：都賣光了？

甲：（毫無表情）一張也沒賣，工人說俺得趕回去鍊鋼。大姑娘說，俺得回去打耐火磚。我一看勢頭不對，先下手為強趕快把小朋友一拉，喂！喂！小朋友，別人沒空你一定有空，好，好，好，半賣半送，就收你一塊錢一張吧！

甲：當然高興，不過他說得回去拉手風琴。

乙：那他一定是音樂愛好者，你們總算找到知音人啦！

甲：他是說得回去學校拉風箱，拉小土羣的鼓風箱。觀眾沒有給拉來，我可差點給拉去了。

乙：給觀眾拉去？

甲：公安局！我正在想看還有沒有法子，忽然有人拍拍我的肩膊，「喂！你幹啥的？」我說耍把戲……，話還未說完，他就往我領上一拉（做拉乙狀），「走！」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公安幹部，知道不對勁，便問他「上那兒？」他說：「上公安局！你盲目流竄，又耍把戲，阻塞交通，可知罪？」原來後頭的汽車都在嘟！嘟！嗚號，中央首長的座車可能也在裏頭。

乙：你就給拉去了？

甲：倒不至於這樣，我拿出工作證，解釋一番倒是把那個公安幹部打發了，不過票子也不能賣了。因為在馬路上賣票阻碍交通，公安局不批准。

乙：那你們的演出計劃可不是吹了。

甲：有困難有辦法嘛！「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

乙：你唸語錄幹啥？

甲：提高我們的勇氣嘛，黨委書記聽了我們的滙報，在那兒蹦着腳，蹦蹦跳，蹦蹦跳（做跳狀）。

乙：焦急了？

甲：高興啊。

乙：票賣不出還高興？

乙：那爲啥事高興？

甲：演出計劃順利完成呀！

乙：你不是說沒有買票嗎？

甲：大躍進嘛！不打破迷信，不打破常規怎行？沒人買票一樣可以完成演出計劃。

乙：沒觀眾也演？

甲：誰說沒觀眾？黨委書記一聽我們的滙報可高興極了，靈機一動，想出辦法來。吹起哨子，鏑、鏑，全體集合。有的穿着睡衣，有的包着毛巾……

乙：沒布票做衣服？

甲：誰說，這是反動派的汚衊，他從浴室裏跑出來不包着毛巾，難道要光着屁股？這就叫行動軍事化。人一到齊黨委書記就說，五分鐘準備，馬上就要演出，大伙趕快穿好演出服裝，帶齊樂器，上了專車，嘟，嘟，鏑，鏑，……。

乙：幹啥？

甲：開車嘛，演出時間快到，不能遲疑，汽車全速前進。

乙：上戲院去？

甲：上墳堆去。

乙：演給鬼看？

甲：給工農兵羣眾看，那時大躍進嘛，北京郊外一片火海，墳堆旁邊這兒一個土高爐，那兒一個土高爐，比天上的星星還多。煞是好看。眞是高爐如星火如海呀！

乙：你作詩？

甲：作詩在後面，這回可是演出，我們一下汽車，就分散找目標，看到火光就撲過去。

乙：做飛蛾撲火？

甲：可以這麼說，我們快步如飛，跑鞠躬，各位同志辛苦了，現在中央樂團慰勞各位鋼鐵戰士，送戲上門，免收門票，現在演出開始，「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唱完了，拔起腿又向另一個火堆跑。先來一個開場白，又唱了「我是一個炊事員，人人說，這工作，沒出息，我可不是這樣認爲……」唱完拔腿又跑。又唱又跑，又唱又跑（做僵狀）。

乙：唉！唉！唉！你怎了，救命呀！

甲：別慌呀，我可沒死。

乙：那是怎麼回事？

甲：腿僵啦！從黃昏直到天亮，就是這麼跑這麼站，你說腿僵不僵？

乙：我看……不僵也得僵了。

甲：大伙七手八腳把我抬上汽車，黨委書記一看到我就笑了。

乙：笑話你？

甲：那有這回事，表揚我。

乙：表揚你腿僵呀？

甲：可以這麼說，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就演出八十九場，超額完成計劃百分之五十，不值得表揚呀！全年計劃演出三千場，一個晚上就超額完成了，總共演出四千六百七十二場。第二天敲起鑼鼓哆哆，噹噹噹……

乙：還演出呀？

甲：上文化部報喜去呀。舉着斗大紅字的橫額，超額完成演出任務，英姿風發，部裏也得另眼相看！

乙：算完了？

甲：沒有呀，還有作詩大躍進，作曲大躍進，鍊鋼大躍進，可多着呢。黨委書記一道命令，不交卷不許睡覺，我一天晚上就作了三百

乙：都寫些什麼了？

甲：鋼水流成河，火花滿天星，棉花堆如山，畝產十萬斤，一塊大躍進，鷄毛飛上天，情哥愛情妹，姑娘愛大軍，蘋菓像洋樓，高粱長上天。

乙：狗屁不通。

甲：通了呀！高粱長上天去，那就戳破銀河底，王母叫救命，連銀河也給戳通了呀。

乙：那作曲呢？

甲：可更厲害了，有一位姓……唉！對了是姓胡的作曲家，一個晚上作成了四百首曲子，比我還要躍進。天朦亮，他就把我一拉……

乙：拉你幹啥？

甲：聽曲子呀，我一唱，大躍進，大躍進（用「夜上海」調）唔！有點不對勁，他一楞，問我曲子怎麼樣，我說，你怎樣搞到「夜上海」去了？他自個兒一唱「大躍進，大躍進」，不錯，就是「夜上海」的調門，趕快嗶嗶拉拉。

乙：幹什麼？

甲：撕掉呀，我們倆你一把我一把趕緊把四百首新曲子都撕掉了。

乙：你們大躍進盡搞這些玩藝兒？

甲：還有呀，你急什麼，我們不但演出躍進作詩躍進，作曲躍進，還從事生產，也來了一個鍊鋼大躍進。

乙：鍊鋼你們也行？

甲：當然行，花了一萬多塊錢弄了個小高爐，把手風琴演奏員派去，拉呀，拉呀。

乙：又演奏？

甲：拉風箱，我們就拿着玻璃瓶乒乓

乙：伴奏？

甲：敲碎了，鍊鋼嘛，是要攏上鐵門、鐵窗、生鐵、熟鐵，還要攏上玻璃碎，石英礦……反正這玩兒你不懂，我們把這大堆東西都攏了進去，輪流拉風箱，眞是爐火通紅，鋼快出爐了，可是沒模型怎樣辦？

乙：慢點出嘛。

甲：那可不行，非出不可，可是有困難有辦法，拿起啞鈴叫大胖子歌唱家往地上大力一摔，地面給砸了個凹下去的啞鈴印，那可不就是模型。小心翼翼把鋼水往地上一倒，剛好灌滿，涼了一秤，十兩，馬上送到化工部化驗。化工部批下來，說是高炭鋼，黨委書記用紅繩一扎，又吹起哨了，大伙又集合，抬起紅橫額，吹的吹打的打又往街上跑。

乙：幹啥去。

甲：報喜去呀，向北京市委報喜嘛。我們一走上街，馬路上的人都望着我們笑。有些還指着橫額上的大字笑。

乙：笑啥？

甲：弄錯了呀！

乙：字弄錯了？

甲：字倒沒錯，清清楚楚寫着，中央樂團第一爐鍊出十兩高炭鋼，高字還寫得特別大呢。

乙：那什麼弄錯了？

甲：高炭鋼呀，高炭鋼是鋼中質量最差的呀，我們看到高字，以爲高就是好，沒想到鋼含炭過高就變成劣鋼，還去報喜，人家懂的，看了怎能不笑。（完）

難忘的八小時

萬人協會首次大旅行紀盛

方程

阿方來港四年，足跡遍及新界、離島，旅行不計其數，但多是獨來獨往，偶然也作興來一次「三人行」或者「四結合」，四五十人的中型旅行團卻只參加過一次，當時阿方躬逢其盛，已忙不迭的大嚷「茲事體大」；因此，第一次看見萬人協會三百五十人浩浩蕩蕩，並駕齊驅的旅行陣容，不禁脫口而呼，叫了句「場面偉大，無與倫比！」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上八時，阿方步上尖沙咀碼頭，遠遠便看見嚴以敬設計的鮮明旗幟，及岑嘯雷費夜趕製的旅行團橫幅，漢口道上，會旗之下，早已集結了幾十位「行友」，男女糾察員臂纏藍色布條，手持迷你小旗，分佈附近交通要道，引導會友行友陸續歸隊。八點半鐘，七部大型旅行巴士先後駛入漢口道，擋風玻璃貼上「萬人協會旅行團」七個大字，並且依次編號，會友行友魚貫登車，總領隊焦毅夫先生為了便於安排，跟幾位工作人員坐上一輛私家車作先頭部隊，其他不少身為有車階級的行友，聲言「投入群眾」，都棄私家車而同坐大巴，引擎一開，強大陣容準時出發。

車子經彌敦道、荔枝角道、青山道直駛青山紅樓，一路上，車內的人分別自我介紹，有講有笑；車外的人看見一部緊接一部的旅行車，和從車廂伸出的旅行團小旗，都把嘴巴張成弧形，在彌敦道的一處交通燈前，阿方聽到行人路上有人在叫「有冇搞錯？」另一位路人說的是「犀利咯！」

車行約一小時，安抵散石灣北角之青山紅樓，行友分頭參觀瀏覽，三百多人把小小的一角紅樓變得熱鬧起來，國父紀念碑前豎起了協會旗幟，帶有相機的行友馬上成為拍友，紛紛拍照留念，阿方向[illegible]三百多人的全體照，倒也夠阿方瞧的了。

今日的青山紅樓雖然已看不到當年的靶場和炸藥庫遺跡，阿方仰望國父塑像，想起七十年前的惠州起義，緬懷革命先烈，不禁肅然起敬。

逗留約半小時，阿方隨隊登車，走向大旅行車第二站——泰園漁村。泰園雖然「地大物博」，偌大的一個大堂卻給萬人協會佔去一半。那一邊是某某宗親會在舉行雀局遊戲，這一邊萬人協會在進行學術講座，分庭抗禮。

午膳之前，曾憲光與焦毅夫分別致詞，三言兩語之後，恭請岳騫先生主持講座，剖析當前國內外及香港形勢，岑嘯雷兄臨時充任「即時傳譯員」。岳騫先生指出，毛幫群醜登上聯合國舞台，對毛共來說，是禍是福尚難逆料，對國府而言，拋掉了舊包袱，正是轉禍為福的好機會；岳先生又強調港台一脆相連，只要國府屹立不動，香港決無問題。岳先生的一席話，無異是一服鎮定劑、一顆定心丸，也是給恐共媚共之流的一記當頭棒！

「青鋒社」十一名男女青年組成的合唱團隨即表演助興，合唱團由小萍女士指揮、趙先生風琴伴奏，並由馬影指導國語發音，唱出了「我的家在大陸上」、「家在山那邊」等幾首名歌。阿方冷眼旁觀，座中有幾位女士聽了慷慨的「青年之聲」，默默地在流出熱淚，一位楊太太還掏出手帕在擦眼睛，合唱團的幾位小姐融情入曲，頓時眼眶紅紅，成了「淚盈歌后」，歌曲感人之深，於此可見。阿方本來無淚可流，但看見這邊廂悲歌當哭，那邊廂的幾十桌麻將正在輸少當贏，殺得難解難分，聯想起「我的家在麻將枱上」「家在酒帘那邊」這些在海[illegible]

鄭秀堂唱罷「龍舟」，午膳隨即開始。席間還加插了一項填字遊戲，由小嚴即席抽獎，阿方一時興到，也依樣葫蘆的填了一份，居然中了個包尾安慰獎，領得名貴原子筆一枝，轉贈小萍女士，聊表敬意。填字遊戲以外，另有抽獎舉行，獎品包括暖爐火鍋、收音機、書簽文具等，全是真正的國貨。

飯後節目是集體遊戲及自由活動，行友們或玩水上單車、或釣魚獵影、或在人工堆砌的小橋流水之旁，進行親切談話，各適其式，各得其樂。

跟「泰園漁村」拜拜之後，車經下竹園、上竹園、米埔而至勒馬洲，大隊陟彼高崗，阿方亦步亦趨，登上小山崗北望神州，只見驕陽似火，深圳河岸闃無人影，恍如鬼域，這邊是安定繁榮，無數人冒死逃亡而來的天堂，那邊卻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的「幸福」鐵幕，行友感觸萬端，紛紛發表「一水隔天涯」、「一道河，兩個世界」之類的比較談。

阿方遙望陰陽河，想起青鋒社的歌聲，想起辛棄疾的「鬱孤台下清江水」、陸放翁的「慨歎胡未滅」、劉克莊的「男兒西北有神州」，心情激動雖未至於吹鬚碌眼，卻也欷歔沉吟，百感交集，唸了句「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箇秋」，隨隊下山登車，回歸尖沙咀去。

八小時內，糾察隊及工作人員食少事繁，席不暇暖，東奔西跑的滿場飛，也虧得他們戮力負責，「說幹便幹」，因此秩序井然，賓主盡歡。連司機大佬也感意外，認為「情況令人滿意」。據旅遊車司機的經驗之談：大半互不相識的三百五十人大旅行，而能順利圓滿結束，連小事件也沒發生，實在少有。

旅行途中，阿方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新朋友，連「失散」多年的幾位舊學生，也在這次旅行中給我尋到了，阿方以前只愛「三人行」和「四結合」，不喜參加大型旅行的頑固觀念也一掃而清。獨樂不如眾樂，以後「萬協」要是增強陣容，舉辦五百人甚至一千人的特大型旅行，阿方[illegible]

隱形尾巴奉「旨」造謠

上竄下跳‧畢露原形

—詠輝—

消息你決不能談論或傳播，否則會有惹禍上身之虞。「造謠」的罪名相當於「現行反革命」，那是一項可以丟掉腦袋的罪。「追查謠言」是歷次政治運動必然包括在內的一個項目。

但是，照筆者的記憶，有四次謠言卻受到例外的待遇。一次是「文革」前夕，前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間，大陸流行着一項謠言，略謂北平在二月間曾經醞釀過一次「政變」，策劃者包括彭眞、羅瑞卿、陸定一，幕後操縱者是劉少奇、鄧小平，「政變」的目的是推翻毛澤東。這個謠言一直流傳至「文革」以後，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間才由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予以否認。但從未追查過謠言的來源，也無任何人為了「傳播(這項)謠言」而遭處分。

另一次是「文革」開始以後，北平盛傳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在杭州住院，臨死前，毛澤東去探他的病，在病榻前，他向毛澤東透露了一項秘密，略謂劉、鄧正在策劃推倒毛澤東，並曾一度拉攏他參與其事，為他拒絕，遂被劉、鄧暗中用慢性毒藥陷害。毛聽了這段秘密，才着手籌策「文革」。謠言更謂劉亞樓死時七孔出血，顯係被毒死。這項謠言竟被毛派「紅衛兵」公然載之於報上。

第三項謠言也是在「文革」後，四川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張西挺夫婦開始向李井泉發砲之際傳出的。略謂原「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是在往四川公幹時被陪同前往的原「華東醫學院院長」薛邦祺用毒藥毒死的，因為柯慶施洞悉劉、鄧、李(井泉)的倒毛篡黨陰謀，並掌握了可靠資料，劉、鄧、李恐防柯聲張出去，遂設計將他毒死。這一謠言也曾載於毛派「紅衛兵」報上。當然也未被「追查」。

第四個謠言在最近傳播。十一月中旬華盛頓、倫敦分別傳出林彪謀殺(竟有三次之多)毛澤東不遂，反而被殺(另一說企圖逃走墮機死亡)。其實這「內幕消息」早在十一月初，香港左派商人自廣州參加「交易會」返港，即肆意加以宣揚。可以想見，美、英的所謂「內幕」新聞，無非來自廣州「交易會」，實則「明日黃花」。以中共控制之嚴，以左派商人之膽小如鼠，竟容許在「交易會」場中傳播謠言而左派商人又敢肆無忌憚地宣揚，甚且傳至「美、英特務」之耳中。則誰是謠言的製造者，已可思過半了。近日，毛澤東的特務——謠言製造者，竟明目張膽地通過此間一根隱形尾巴，把謠言具體化、形象化、藝術化，渲染得有聲有色。他們為什麼急於造這個謠，下面另作詳述。現在先把四次謠言聯繫起來分析一下。

四個謠言有如下共通點：一、在謠言中，毛澤東總是處在被動地位，是陰謀者謀害的對象；二、陰謀者的面目都被極度醜化，其手段都被描繪得陰毒無以復加；三、四次謠言都沒有舉出陰謀者非要陷害毛澤東不可的原因；四、四後，所有陰謀者果眞都被毛澤東整肅。

如果四個謠言中，任何一個單獨傳出，也許可以令人置信，但四次都那麼巧合，對毛澤東非但沒有任何「惡意詆毀」(筆者按：借用隱形尾巴語)，而且使他處於受公眾同情的有利地位，那就未免使人懷疑了。造謠者總不會是劉、鄧派，或「保守派」，或「逍遙派」吧。那末還有誰？當然是有人奉「旨」造謠了。

現在回頭談一下毛澤東的特務為什麼急於造第四個謠——「林彪謀反」。

首先，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澤東親自指定的。以毛的平生性格，他當然不容許有個在一旁虎視眈眈着他的大交椅的「接班人」，但「形勢比人強」，他要倒劉(也是「接班人」)，非邀林彪不可，但若不許林以「接班」的承諾，林便不會那末賣力，成為「活學活用」的「典範」。現林既將劉打倒，則毛必須另設他法去掉這個「接班人」。不過，若果明刀明槍地一舉拔掉他，卻難自圓其說——既然親手立了林彪，又親手去掉他，有什麼道理。終於想出謠言攻勢的慣技，先解決了他，然後對外邊說，「是他先想解決我，我才起而自衛。」

另外，林彪在高踞「接班人」地位期間，已在各地安插了大批黨羽；而且，林彪在軍中的勢力之大，是世人皆知的，貿貿然拔掉他，難保他的部下不譁變。現在先造出謠言，說他是因為「謀反」失敗而遭整(或殺)的，好使他的部下死了這條心，甚且認為他罪有應得。

最後，謠言把毛置於被動地位，可替他洗脫「不能容人」的惡名和掩飾其陰險的嘴臉。

至於為什麼要找隱形尾巴來鄭重其事地渲染一番，則更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毛正在世界上展露虛偽的笑臉。若拔除「接班人」的眞相一旦傳出，則會使現在正受其迷惑玩弄的各色姑息主義政客人等對他大失信心。現把事件染上傳奇性、戲劇化的色彩，便可沖淡事情的嚴重性，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另一方面，則可在海外毛蟲的心目中，仍然保留毛的「偉大」形象；起碼在毛蟲們被人以這件事做話柄來譏諷時，仍可找到解嘲的借口。

但為什麼此間擺着多條鮮明的尾巴不信任，而要把這重大的任務交付給隱形尾巴呢？此正是毛家宣傳人員的技巧。若由正宗尾巴傳出，則等於告訴人家「我在造謠」；而由這家擺出一付「獨立」(它們不叫「中立」)面孔而且又是言論「謹慎」的隱形尾巴傳出來，則自以為起碼可收「客觀」之效。一葉知秋，看來，隱形尾巴所肩負的任務將越來越重了。且看它怎樣繼續跳樑表現吧。

中州風雨

「手腳凍僵了，千萬不要馬上用熱水燙，這樣很容易生凍瘡，甚至要潰爛，應該慢慢的搓，使手腳漸漸暖和起來；或者抓一把雪擦擦也可以；如果要用熱水燙，也得慢慢的加熱。要是生了凍瘡，只有買點凍瘡膏敷敷了。」吳老頭很認眞地給徐諾解釋。

「怎麼？用雪擦上豈不是更冷？」徐諾有點詫異。

「呵呵，這個你們南方人就不懂啦，其實，用雪擦呀擦呀，會漸漸的暖和起來，血流的也通暢了，手腳也就不僵啦。」吳老頭微笑着說。

「原來是這樣。這裏頭有學問哩。」

「你們上洋學堂，喝了很多墨水，識了很多字，一肚子的洋學問；現在又學了馬列主義，咱比不上，可是咱莊稼漢的學問，你們有很多還不懂哂。老徐，你是弄筆桿子的，不知這話會不會開罪你？」

「那裏，那裏，你說的對，咱們和現實生活一接觸，有許多東西，就像擀面杖吹火——一竅不通。」

中年漢子聽了徐諾這句話不禁笑起來：「你老徐同志有個好處，跟咱們談得來。」

「哎，我還沒請教你姓啥呢。」

「咱叫索二鎖。」

「姓索的我倒沒聽過。」

「有——姓哈、姓買、姓過，啥姓都有。」

「爲啥叫二鎖？」

「這是咱奶奶給我起的小名。咱沒上過學，沒有學名，就用二鎖這名字了。咱奶奶怕咱養不活，說要用二把鎖鎖住我。老徐你別笑話，這大概是上一代人的迷信。」

吳老頭裝了一鍋烟，劃着火柴吸着，露出一絲苦笑：「你奶奶眞是諸葛亮，能知過去未來，這名字起的絕，現在你就給二把鎖鎖住啦。」

索二鎖明白吳老頭說話的意思，但徐諾卻摸不着頭腦。

「什麼二把鎖？」徐諾問。

「家裏的活，工地的活，這不是二把鎖？」吳老頭回答。

徐諾還楞着不知究竟。

吳老頭看見徐諾還不明白，接着說：「他家只有一個婆娘，帶着三個

二鎖帶着遲疑的神色問徐諾：「老徐同志，咱家實在離不開，能不能到指揮部要求打個條讓咱回去？」

「這問題我很難答覆你，你可試試看，或者和工區指導員談談。」

「喲，跟溫指導員談呀，不給他尅一頓才怪，咱可不敢。」

「你家這麼困難，基層幹部爲啥還要點你到工地來？」

「咱也不知道。咱婆娘曾經到農業社主任那裏哭哭啼啼的要求不要讓咱離家，可是給主任訓了一頓，咱氣不過，扛起背包就走。」

「你家是什麼成分？」

「貧農唄。」

「怎麼你們那農業社主任這樣不按實際情況辦事？」

吳老頭敲敲烟鍋，嘆了口氣：「同志，社主任他要完成派人的任務，再說，咱二鎖不會買交情。他家吃喝都顧不上，那有錢給社主任打酒？」

徐諾的心情頓時一沉，他眞不敢想像，小小的一個基層幹部，也會蛻化變質成爲騎在羣眾頭上的新貴族。

但對這個農民，他能做什麼呢？他只有這樣對他說：「你的情況，我反映給上級研究一下；如果情況屬實，又沒有妥善處理，我代你寫封信投到洛陽日報去。」

二鎖瞧着徐諾：「咱說的都是實話。但，你要是寫信給報社，怕不怕將來社主任找咱的痲煩？」

徐諾很理解二鎖的顧慮，安慰他說：「這你不必顧慮，不用你的名義寫，而是當旁的人給報紙反映情況。」

二鎖的眉頭似乎鬆了：「如果咱能回家去，咱可要謝你啦。」

吳老頭深深地呷了口氣：「咱二鎖實在也是可憐，一輩子沒過過一天好日子。現在解放啦，本該吃上一口飽的啦？可家裏人多，勞力少，還是累得透不過氣來。唉，咱們現在才開始建社會主義，什麼時候才能不受窮啊！」

徐諾聽了這話，不禁重新看了這兩位農民一眼，他似乎在他們身上看到幾千年來中國農民的形象；他們窮困、勤勞、純樸，既能容忍，也有反抗性。

幾千年來，辦民都渴望得到賴以生存的土地。土地是他們的命根子。

變成了與個體農民及大農場的農業工人性質均不相同的「社員」。他們沒有固定的工資收入，也不能自由經營發展，生產權和經濟命脈均操之受黨領導的農業社手裏，因而，他們雖然是在土地上勞動，但已感覺到自己不是土地的主人。

他們渴望過自由的生活，渴望擺脫窮困，渴望做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們的夢幻一個個地破滅了，他們已經從許多美麗的謊言中變得聰明些，因而對黨提出的許多美麗而又遙遠的諾言已經開始產生懷疑。

黨認識到這點，承認在推行各種政策中受到阻力和反抗，諄諄地告誡幹部：這就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鬬爭。

工地指揮部黨組指出，工地上也存在激烈的階級鬬爭，幹部的思想也存在着路線鬬爭。

這是不假的。徐諾很懷疑，建設社會主義是不是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樣，仍然要在農民身上打主意，要他們出人、出糧食？而眼前工地上的情況似乎是這樣，工業建設一開始，就從農民身上進行搾取。

這裏是中國的土地啊，不是昔日的黑非洲。

農民是國家的主人，而不是美洲的黑奴！

他能說什麼呢？他將用自己的筆反映什麼樣的現實？

天上，寒星點點，在凍僵了的天空中，星星似乎也在顫抖。

「呵呵，什麼『在美麗的星光下，我們建設着仙女的花園』？」他想起了發表在報紙副刊上的一首詩，不禁搖頭，啞然失笑。「空想，空想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的空想，簡直是扯淡，粉飾現實。」

星星在眨着眼，似乎也在嘲笑他。

從土堆旁站起來，抖了抖沾在褲子上的塵土，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要走去那裏，連自己也不知道。夜空籠罩下的工地是這麼遼濶，胡亂走，到處都可以看到戴着破棉帽子的民工；那裏似乎都有路，但又不是眞正的路；地上有一窪一窪的坑。

他走着，走着，在射燈的照射下，影子拉得很長很長。他看到自己的影子，像一個寂寞孤獨而又疲憊的旅人，在暗夜的荒原上躑躅。

他拍了拍自己的腦袋，想像抖掉褲子上的塵土那樣抖淨自己的腦子裏沾上的灰塵，但抖不掉。

暗夜中，他感到迷茫。

原本想採訪一點値得「報喜」的新聞那種想法，現在已像池子裏的水結了冰那樣在他的腦海中凍凝了。

胡爲

連日來，工地廣播站和小報上都加强了關於「階級鬬爭」的宣傳。各工區民工開會，政治指導員也强調這點。工地指揮部說，這是爲了以「階導員組成的幹部，進行工地的「政治建設」，他們在各路口、各地段、工棚都張貼了紅紅綠綠的標語，標語的主要內容是「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保衛社會主義」、「鎭壓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加强人民民主專政」、「加强工農聯盟」、「加强城鄉互助」之類的東西。

將近放工，天晚已經晚了，工地上的電炬齊明。

掛在木桿上的大喇叭傳出了苗淑霞清脆的聲音：「幹部同志們，民工同志們，等會下班時，工地上全體人員到廣播站工棚前的空地集合，準備開全體民工大會。各工區政治指導員集中該工區的民工，排隊到場。」

苗淑霞唯恐人家聽不清楚，再講了一次。事實上，各工區的政治指導員已經知道要在這個時候開會了，他們自然會召集民工到場，小苗的通知實屬多餘。嚴尙榮在開會以前，已經坐着吉普車來到工地，同來的還有保衛科長李仁傑、政工科長汪培志。他們用目光畧爲掃了掃工地。

嚴尙榮點點頭：「弄的政治氣氛還不錯。」

隨後，他吩咐通訊員小劉：「叫溫樹樵到這兒來。」

「是！」小劉應了一聲，快步跑開了。

他們走進廣播站。汪培志忙搬了一張板櫈和倒了一杯開水給嚴尙榮。

徐諾原坐在他的辦公桌前苦思地寫着宣傳「階級鬬爭」的稿子，看見這幾位上司進來，不得不站了起來。

嚴向榮一眼看見徐諾，問道：「徐諾同志，開大會前你們應做的工作做好沒有？」

「我們沒有什麼要做的，等一會把桌子一搬，麥克風一拉出去就行了。」

「我應當提醒你注意，這次大會開過以後，你們應該大力宣傳，以期收到政治效果。」嚴向榮指示徐諾。

「宣傳這次大會的意義和經過嗎？」

「對，反覆地宣傳，務期使工地上充滿政治空氣。要宣傳大會中出現的，也要宣傳大會中沒有出現的。」嚴尙榮語氣凝重地。

「沒有出現的？主任是不是指我們所了解的其他材料和論述大會的政治意義之類的東西？」徐諾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嚴尙榮。

嚴尙榮沒有立刻回答徐諾的問題，而是用凌厲的目光注視了徐諾一會。看來，他對徐諾不理解他的意思，有點不滿。

「同志，你是幹啥吃的？幹宣傳工作也不懂搞新聞以外的宣傳？你應該通過任何事情，都要有自己的『政治潛台詞』，把新聞充實，提高一步，這樣才能收到更大的宣傳效果，譬如說，我們鬬爭了吳老四，你應該在宣傳上把吳老四說成怎樣怎樣壞，產生了什麼壞的作用，我們鬬爭了他，民工如何如何擁護，表示今後如何如何努力工作，如何如何提高警惕，嚴防敵人破壞……等等，這樣宣傳才是完滿。」

（十）

歸韓劍影錄（七十四）

何況大敵當前，保護家鄉，義不容辭；由於敵愾同仇，大家都踴躍參加。所以，六鄉聯防大隊及六鄉自衛隊，很快便能依額編組成立。

各鄉的負擔也很重，但爲了衛國保鄉，那不能不全力以赴，絕不計較了。聯防隊及自衛隊除了薪餉之外，爲了鼓舞士氣，還定有獎卹條例：每次作戰，如果打勝的話，每人犒金若干；倘非作戰負傷，由原鄉負責醫治復原；如果不幸陣亡，則由原鄉原卹家屬，一般撫卹規定，陣亡者由祖嘗撥給稻田二斗至一畝不等，各鄉都是聯族而居，每鄉最多不超過三、四族，故分別由祖嘗撥出田產撫卹，較爲實際受益，因當時僑鄉屢有糧荒，田畝最有價值，以田產爲撫卹，寓有安家的用意，田能鼓舞士氣，奮不顧身，殺敵致果。

關於武器彈藥的配備，可說相當充足，聯防大隊擁有重機關槍一挺，隊員全部配七九步槍，亦有自動步槍。各鄉自衛隊則均擁有捷克式輕機關槍一挺，快掣盒子槍，湯姆生手提機關槍等都有，隊員每人則配七九步槍一枝，子彈則由各鄉祖嘗撥款購備，補充甚易。來源當然是由江會一帶的「大天二」所供應，只要有稻穀和現款，那是不憂購不到的。

談到服裝，則是最爲可憐，除了隊長有一套自置草靑布質軍服之外，所有隊員的服裝，一律是自携的土裝短衫褲，因爲限於經費，無法大量購置軍服；子彈帶也是林林種種，有布製的、有皮製的、有交义佩在肩上的、也有纏腰橫扎的。亦無軍帽，每人戴一頂竹笠，土人叫中山帽，旣可遮太陽，亦可擋雨。到了冬季，那些舊大衣更是五光十色，有

鄉子弟爲爛衫兵。

副食品和主食品也值得一談，這些民衆武裝的自衛隊，不是建制的軍隊，當然領不到軍糧，那砂、穀、米的紅糙米飯固然吃不得，但上等白米也吃不到，因爲戰時糧價動盪，各鄉各保科派的膳費，追不上糧價，故聯防隊和各鄉的自衛隊的食米，只能採購米朴或糙米造飯，雖無砂、穀的混合，但也非上米了。至於副食，那就更可憐的了，在歐美各國，國家動員之後，一切乳酪、牛肉、鷄蛋、豬肉、菜蔬、瓜果，乃以供應前線爲第一，老百姓實行管制，要若干日才買到牛油、鷄蛋、肉類。在中國，戰時未能做到管制，有錢的人，盡情享受，一個司機老爺的一頓午餐，三個上校科款來點菜，也相形見拙。士兵所吃的，與外國的士兵來比較，可以說得上「非人生活」。在作戰時，蹲守在散兵壕裏，霉氣的還遇上大雨，雨水流入散兵壕，還不能爬出來，因爲一動，便給敵人看到目標，無情的子彈會飛過來；只有繼續蹲在水裏，水浸過膝，特別快餓，在散兵壕裏，吃的西北風，捱肚餓的滋味，不足爲外人道。等到炊事兵送飯來，只兜滿漱口盅的飯，匍伏爬來送到士兵的手裏，士兵接了到那盅白飯，可是沒有菜，只得掏出腰間那樽鹽，用筷子往樽裏一插，拔出來便扒飯，利用一點點鹽的鹹味送飯下去。這一種吃飯法，美其名爲「春白灰」。爲國家賣命，而所得的待遇，竟低劣到這般程度，嚴格來說：中國人民對不起中國的士兵。一面是槍林彈雨，嚴肅緊張；一面是偎紅濺酒，無恥荒淫，實在使人浩嘆。聯防隊和自衛隊雖然是子弟兵，主副食費都是由各鄉供應，可能比一般部隊好一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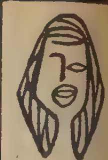
一次，使營養不致太差。記得有一次，縣的集結中隊，派到這地區來，本來在編制上不是我們的統屬，也非撥來歸我的指揮，但那中隊長到達了這地區，知道我是守備區指揮部的人員，而且頗得這地區人的尊重，幾次來請我到他們的中隊部巡視，我見他太客氣，只得走一遭，當我到達中隊部時，適值開始午膳，中隊邀我巡視其中一小隊的膳堂，所謂膳堂是鄉間祠堂的前檻，當我進入膳堂時，值日班長高叫「立正」，在軍隊進膳時的禮節，是必須由值星官高叫「立正」，再叫「坐下」，三叫「開動」，士兵始得狼吞虎嚥。這時，六人一席的士兵，聽令起立，我見地上放着一個分爲兩格的鋅製菜盤，一邊載豆豉，一邊載椰菜，椰菜雖然多一點，都是少得可憐，當然是豆豉炆豆豉，椰菜炆椰菜，全部素食了，我見兩味菜如此袖珍，便要那值日班長，不可再叫坐下，要士兵依然站着，我蹲下去，用筷子來撥開豆豉，數數豆豉的數目，總數僅是六十粒，每人平均十粒，而要送三碗大飯，幹的是出生入死的神聖任務，吃的比叫化不如，世上不合理的事，竟是如此，登時使我感慨萬端，飯後集隊，中隊長請我訓話，我劈頭就說：

「各位到前線來拚命，卻啖糲茹粗；躲在後方享受的，反是大碗酒、大塊肉。但各位的精神，忠貫日月，上無愧於祖先，下無愧於後代，其人格的偉大，足以自豪。何況，各位是爲捍衛國家，保衛家園而戰，高度發揮忠勇的精神，不計物質的享受，將來鄉土史上有這頁光輝的紀錄，各位應引以爲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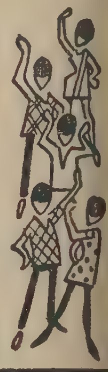
我簡單的幾句話，博得熱烈的掌聲。話雖是如此說，但中國士兵的待遇，如此清苦，如此賤視，是國家對不起士兵，人民對不起士兵，保衛人者捱苦，受人保衛者享樂，可謂公平乎？

配備不足，給養最差，而能苦戰八年，與一等强國的陸軍，週旋於疆場，前仆後繼，有開小差的散兵游勇，絕無集體投降的部隊

安琪



萬人意見



林彪肯定垮台·讀者替他看相

老萬主編先生：

九頭鳥那裏去了？垮台，臥病，外蒙墜機死：：到現在仍是個謎，沒有正確消息。毛幫對此事只是秘而不宣。總之，說他已完蛋了，頗覺順理成章呢。

現在報告你一個消息：九龍城衙前塱道一家左記的「國貨」公司，一踏進門口，便可見到一幅巨大的照片，掛於要上二樓的梯口處；毛老澤與他最最親密戰友，副統帥，「法定接班人」九頭鳥並肩站立着，手扶着天安門上的欄杆，其神態眞不可一世。

我在九龍城某公司工作，每日因工作需要，都必須從這間左記的「國貨」公司門口經過好幾次，一年來這幅巨照如常的掛着，奇怪得很，昨天偶然望進去，不見了，取而代之是毛老澤那首自鳴得意盜竊來的不通垃圾詩「滿江紅」。

那幅巨照何時取下來的補塡上滿江紅，我不知道，要是九頭鳥不出問題的話，為何要取下這幅特製的巨像呢？那可說不通了。任憑毛幫怎樣保守秘密，終有一天會現出原形的。

再看爛班子三人集團這張圖片（剪於九月三十日天天日報，現隨稿附上）是勾心鬬角，貌合神離的一齣好戲，毛老澤站立中間，像一身木偶。他已寃魂纏身，已將就木的人了，不必多論。周酋比毛老澤稍站後一些，側目斜視，盯住毛老澤，看那副對毛酋憎恨的態度露於臉際，分秒等着一舉摧翻毛酋的地位，取而代之，這不問可知。

最有趣的是這隻九頭鳥，已法定為毛老澤的接班人，眞夠令人捧腹噴飯，看他整副小丑相，假如用來扮演一丑[illegible]中的[illegible]：但正是十足惟妙惟肖，再合適不過的一個正宗小丑角色。

在任何場合裏，他跟在毛老澤的後面，例必手舉着那本邪書，表示對毛酋的尊崇。這種儍事，相信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所未見。

看這幅圖片，正像是陰曹的牛頭馬面，手提着捕板，奉森羅殿王之命，來把毛酋拉去見閻君呢。依相學論之，九頭鳥眉濃而眼不大，高只五尺許，相貌不揚，反賊流寇之相也，那配得上為億萬人之君？若以其來接這個爛班子，肯定倒班。再觀其下部尖削，地閣不豐，無福之人，晚年不佳，況且有病君之稱，說話上氣接不住下氣，丹田無力，現在不是已被閻君「寵召」亦天國近矣。

白雲敬上（六十年十一月十日）

七點歷史經驗證明與毛不能和平共處

在腐朽的聯合國宣佈接受中共加入聯合國的第二天，周恩來又鄭重地提出它欺騙世人的陳腔濫調「願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確這些話聽起來確使人痴迷，可是中共眞能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嗎？

人們只要不是健忘或稍有點思想的話，對於這一頭狼外婆的嘴臉就不難一目了然。共產黨的實質就是披着羊皮的惡狼，為了掩飾其廬山面目，不惜擺出任何卑鄙、下賤的低劣姿勢，迷惑人們對它的辨別力。使人們認為牠是一頭良善的羊。當人們對牠失去警惕性之後，就露出本來面目而置人死地。事實上這不是詆譭，我們雖不是什麼政治家，也非中共問題專家。但我們這一代人對於中共的所作所為卻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以及親身所受鐵一般的事實教訓，因而對中共的實質問題看法相信決不會mcc吧。

翻一翻中共二十多年來的歷史事實就更加清楚了。中共拿手的本領就是以萬變不離其宗的騙。這裏不防舉出幾件在國際上與國內大家所熟悉的事例。

㈠周恩來在一九五五年訪問東南亞時，在萬隆會議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後十幾年來，試問中共遵守了它的諾言嗎？什麼時候停止過對東南亞各國的滲透與顚覆活動呢？與印度之戰是一例；尤其明顯的是秘密策動印度尼西亞的政變事件。

㈡中共是蘇聯一手扶植起來的，當年中共聲嘶力竭的大叫老大哥，大唱一邊倒，大讚無償的援助，大吹蘇聯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可是曾幾何時，中共為了要在國際上稱王稱霸，爭取第三國際領導的野心，不惜與老大哥分庭抗禮，馬上翻起臉來大罵蘇修、社帝甚至在珍寶島動起武來。

㈢對古巴這個本來的同宗兄弟，口口聲聲，大叫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結果尚且要用每一斤大陸米換人兩斤古巴糖去搵笨，可是卡斯特羅也並不是一個完全笨蛋，為了這樣又鬧翻了。

㈣在日寇侵華，國家正處在危亡時刻，共產黨為了保存與壯大自己實力，利用全民抗日的招牌喊出了國共合作統一抗戰，接受國府領導。在重慶會議中，毛酋也不是高叫過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嗎？可是在它取得了合法政黨地位後卻千方百計盡量消耗國府的兵力與資源，利用敵進它退不抵抗的手段來保存與壯大自己的實力，以達到其赤化大陸的目的。

㈤在國內戰爭時期，以平分秋色的甜頭欺騙拉攏一些所謂民主黨派聯合統一戰綫作其幫兇，孤立與反對國府，結果在國府退守台灣，中共在大

陸鞏固了政權之後，再將所有的走狗黨派全部、徹底、乾淨的消滅掉。

(六)在其政權尚未到手之前，為了需要廣大工農為它賣命之時，大叫工農受到奴役與剝削。在打倒了地主資本家之後，卻將廣大工農踩在腳下任意剝削與摧殘，終年勞碌所得到的卻是每月二十多斤谷，每年幾尺布證，而且劃地為牢地完全剝奪人生最起碼的權利——自由，成為永世不得超生的奴隸。

(七)共產黨內部的所謂同生共死的同志，階級兄弟親密戰友又如何和平共處？例如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陶鑄、鄧小平等，甚至於「國家主席」劉少奇（日前連所謂最最親密的戰友接班人的林彪也完蛋），不管他們怎樣，總算是為毛偽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吧，只不過是在政策觀點上有不同看法。可是毛酋尚且當作眼中釘，肉上刺的要除掉，何況被列為革命對象的反動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又怎能和平共處呢？

可是那些鼠目寸光的一些政客，甚至號稱自由國家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對這些顯淺的道理與歷史事實都不懂與看不透，確實可笑復可憐。

中共這一枝搞屎棍入了聯合國，不但世界難以和平，恐怕只有加速聯合國的崩潰與各國的動亂，而首當其害的正是美國佬，這也正是小人的咎由自取。

尖鋒

為國家民族譜新歌

有心人的一個好建議

編輯先生：

我有幾點心裏的話，要與編輯先生閒談。

(一)現在「時代曲」都是些悲悽而無樂觀奮鬪氣氛，至於中共電台播放的歌，除了肉麻歌頌外，其他之歌，多是粗裏粗氣，土匪式唱調。看起來中華民族的歌曲完蛋了嗎？在下膽大草擬了十四個歌曲，可否在「萬人雜誌」公佈，徵求海內外作詞家、譜曲家編一些合乎莊嚴雄壯，自主、自由、喜樂、友愛、積極奮發的歌曲，藉以改變我們依賴、等待、麻木、媚共的習氣。

萬人雜誌社」舉辦徵求歌曲，作為獎金。

A、凡歌詞錄取者，給作者若干獎金。

B、譜好歌曲，錄取者給獎金若干。

（聘專家鑑核）

如果有二十首以上之歌曲，經專家審定後，可印單行本。印編歌本目次，我的意見：

編排目次——1.序言。2.軒轅黃帝像。3.孫中山像。4.蔣總統像。5.漢、滿、蒙、回、藏、苗各族携手一起，每人手上舉拿三民主義一冊圖。

歌曲。

印刷費由愛國善人捐獻，印妥採贈閱（因有些歌在本港不敢唱，台灣及邊區游擊戰士則無顧慮），多餘之歌本，由萬人協會保存，待光復大陸備用。

在下既不會寫歌詞，又不會譜曲子，純是粗人外行。

茲將草擬十四首歌名寫於后：

(1)反共救世歌。
(2)三民主義萬歲。
(3)偉大的中國。
(4)選賢與能。
(5)天下為公。
(6)青年進行曲。
(7)軍人保國衞民歌。
(8)全民大聯合。
(9)尊師重道。
(10)害人的共產黨。
(11)破邪降魔歌。
(12)僑胞眼睛是雪亮的。
(13)紅旗落。
(14)重建好家園。

(二)我們海外華僑，無論貧富，毛共認為是「黑七類」人物，我們流浪無家可歸的人，只有大家互助合作，把命運操在自己手中，不要受騙，堅決向「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方向邁進，讓三民主義思想永遠長存。我建議「萬人協會」除了會員之間連繫感情和生活、工作照顧外，應該把這種博愛精神擴大，如像在海外各地設分會，並設特別信箱，給大陸上「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同胞也取得連絡，讓他們產生新希望。

我只是出於愛國心，而把心中的話寫出來，占了你寶貴的時間，請原

「和平論」有先見之明

免費贈送給讀友

讀者余大通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

人傑先生：

六七年來欽仰已久，恨無緣識荆。

茲有懇者，因當年冒失印了「和平論」的初兩卷，由某書報發行公司總經售。但待第二卷交出後不到半年，被拒絕經售，於是對後部的四卷稿子也沒有付印。退回舊書存放在當時做事的工廠。那是六四年的事情。

六七年香港發生劇變，我自己也跟着有些變，到了現在這兩卷書的存放也發生了問題。因某這兩卷書在某公司本來還好賣，因某公司是注重社會科學政治經濟書籍的。前兩年經張先生介紹送了五本請俊人書店寄售，我想必定不好賣，因這書店注重文藝小說。

本來這書的好不好賣，我並不注意。提出了些對世界的理想，自以為算盡了心。那家公司的中途拒絕經售，當時並未質詢，更未交涉抗議。在此，我不能說該公司有何計謀，就該書的內容而論，有些部份影响它的立場，傳說它的經濟支持直接是金元，政治影响則是新幣。在第一卷內我着意中國的大勢內部不應再戰，「解放」與「反攻」都無補國家，卻害了人民，必須努力政治廉明與經濟發展，

加了一篇附錄「論政治戰爭與生活戰爭」，牽涉到美國的越南戰爭，指出了些政畧上的錯誤。林彪的「人民戰爭論」與尼克遜的「越戰越南化」先後提出，對第二卷附錄的論文都很相應。我不敢說英雄所見畧同，更不敢說有先見之明，但覺自己的話還有些意思。

近來美國上援外國家欺騙投票的當，大陸政府竟加入聯合國，國民政府卻被開除。今日孫中山誕辰，星島日報社論刋出「中國應走和平統一之途」，這想到我在第一卷內着意中國內部不應再戰，也沒有過失了。

素仰「萬人雜誌」硬骨氣，被台灣禁止入口還死心擁護堅持反攻。我本人是幼壯之時誤信共產主義，現在則覺「共」而不「公」，禍亂更多更劇，覺得瑞典那樣的社會主義公產制度比共產主義遠爲佳妙。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如能照此推進，相互間的矛盾漸漸消除，三次大戰可能不需要了。除非蘇聯至死不肯放鬆所佔的庫頁島與中國的廣大土地，不肯解除對東歐與波羅的海各國的束縛才會釀成大戰。爲了和平，我是反共而反對反攻，對「萬人」的立場有相合的地方，不合的地方現在化除了，故敢提請將存書贈送 貴刋長期定戶或萬人會員。同時想另寫一本簡縮的稿子，將前此六卷的要點提出來供研究討論，不知 先生肯否注意並在 貴刋發表。希示復。

弟周生（十一月十二日）

（如有讀者喜歡「和平論」可來信附郵票轉給周君，由他直接寄奉。）

讀萬人一期不缺 一號擁躉談感想

萬人傑先生大鑒：

執筆如負重擔，書之難免雜亂無章，此乃文化所限，惟不書不快，耿耿於懷，戰兢握管，不勝惶恐。

萬人創刋以來，鄙人堪稱第一擁躉，每期必購閱，甚至於遠行期間，亦囑家人遙遙千里，以二十五元餘郵資，寄付一本萬人雜誌及星島晚報一份往科威特，以十五元餘同樣一份寄喀喇嗤，雖說郵資昂貴，亦在所不惜。故萬人雜誌價格一加再加，鄙人還是堅決擁護到底，即使再加，也不能不讀，但求不至斷市，一角數分，又何足道呢？

近數期閱悉萬人協會在積極籌備中，對此鄙人感絕大興趣，惟又有所憂慮，只嘆墨汁所限，書來當感詞不達意。倘說萬人協會之成立純是促進友誼，聯絡感情，研究學術及康樂活動的話，那就鄙人決不相信，也決不要求參加，於此，恕請我以老讀者身份自居，說句實話，萬人協會之成立，是有另一重大意義和目標，此說大家心照不宣好了。

從來鄙人不加入任何團體工會社交活動，惟對萬人協會則極感興趣，大有非參加不可之念。對於會員身世品德等，問題頗費思量，對萬先生對保密工作是否有絕對把握，如防範敵人滲透等。老實說，倘如我是左派頭目，是×報主筆，是某教授夫婦，如不派人混入萬協就怪了。此是必然之理，想萬先生亦當計及此，希留神爲是。莫道杞人憂天爲幸！爲愼重計，同時爲了萬協健全，鄙人不得不多此一句。

目前在職執委，會否有一二名是臥底？此說容或開罪諸位同道，或有低估萬先生之嫌，或有智者不肯之感，尚希萬先生勿怪是幸。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刋出後，細閱表格，不禁有所爲難不安，倘照表格上各列一一均需塡寫的話，對我來說是一個難題。此點說來萬先生容或會誤解鄙人恐共，實則鄙人自有苦衷。說來話長，倘先生許可的話，我於此誠懇請求先生和會兄准許我這一個隱名的會員或神秘會員，若說介紹人是誰，那我就無從好說了。因爲我只是一個老讀者，與編者作者之間，素未謀面和通信，要嗎就只有把我數年來所積聚的萬人雜誌作爲介紹證好了。

十一．一鈙餐我已買了餐券，日的並非爲吃爲抽獎，爲了什麼，我也說不出來。前數次的鈙餐會都適逢我身在異邦，錯過良機，與我志同道合的同志，共敍一堂，歡樂暢談，時感遺憾與惋惜，此次欣幸在港，機會難逢，故早就購券待餐矣。多年來在萬人雜誌中與多位作者神交中，我最高興和敬愛的，可算待旦先生及老萬、老張，可惜今天張老編拋下我們安息了，雖然我並未和他通信過或認識，生的大作不可多得，目光如炬，認眞精采。岳騫先生及多位作者經常在文中無意間將毛共竊據大陸寫了「解放」字眼，鄙人覺得以後請留意運用爲佳，萬先生以爲然否？此點在某一期英菲君的大作中曾論及之。

又閱讀萬人雜誌多年，對台獨與新左之分野大有曚査査之感。既說台獨是由美日支持，何以又在美日使館示威？因之請萬先生寫一專論，將新左與台獨份子之分野，詳加分析，未悉可否？希望萬先生告知待旦先生，能否寫一些在大陸陷共初期，留日醫學博士羅樂斌其人其事之典故呢？如待旦先生手上有羅樂斌醫學博士其人資料，請於近期刋出。按羅博士乃陷共初期投共人士，名氣頗大，曾與北平大員來往甚密，及後甚不得志。

讀者魯仁上

賀萬人協會

馬天

四年輾轉苦懷妊，喜聽今朝墮地音，
風雨中生原不易，團圓雨後見天心。
如柳江山瘦不禁，悽零又遇西風眈，
殷勤共展栽培力，健絮他年泛嶺南。
忍教胡鼠隔商參，萬古關河萬物沉，
海外身存應奮發，同心同德競磨鐔。
西方盜寇莫相侵，我輩仍存大漢襟，
且看雲旗宣正義，一鑪熔會萬人心。
少年肝膽獻微忱，不讓韶光快似駸，
生計囚人閒事矣，諸君齊力定勝任。
但憑碧血掃紅塵，想見揮戈易水濱，
浩氣千秋猶貫月，楚雖三戶可亡秦！

「萬人協會」簡訊（十三）

好消息，萬人協會九龍辦事處不日開始辦公，地址：九龍旺角，胡社生行二一〇六室。

說句老生常談的話：一週來，我們還是那麼樣的忙個不了，也在忙個不了當中把一樁樁的事忙了過去！

首先不能不向大家簡括地報導一下新界旅行這回事，因爲這是我們破題兒第一遭的康樂活動。

在籌備這次旅行當中，全體工作人員無不小心着意地去策劃一切。眞有「產婦」般的心情，誠恐頭一胎便生了個「頭大腳細、歪嘴扁鼻」的怪物，而事實證明，這種緊張情緒，衹屬多餘，成績十分令人滿意，結果是「一炮打紅」！

七大卡車的堂堂之陣，靑白紅、條條大道通自由的正正之旗，陣容鼎盛，秩序井然，實在是値得興奮和感動。

慷慨激昂的歌聲，响徹靑山紅樓原野，擁躉們談笑風生，瀏覽了國父革命時期的居留處；同時亦使國父在天之靈得到安慰——看後代興高采烈地繼其遺志，夙夜匪懈，勇往直前！

泰園漁村的午膳，雖無「老鼠之斑」供奉，但集體遊戲、抽獎節目亦堪「醒胃」；岳騫先生主講的「當前國內外形勢」更是「提神」！

酸甜，各有所感！

整個旅程精彩熱鬧鏡頭，美不勝收，相信定有名家執筆報導，這裏不必贅列。總之：化一餐茶的代價，盡多采多姿的一日之遊，皆大歡喜，滿意而歸，此皆全體工作人員落力拍演的成就。

曾憲光先生事前染了風寒，身體已告違和，但由於他對這頭一回的活動，老是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般的躭心，到底還是「扶傷上陣」親自指揮，無恙歸來，獲致良果，樂得病情減半，旅行可以治病，勝過大念「咒語」多多了！

由於我們的歌詠組尚未組織起來，幸蒙靑鋒文社歌唱隊拔刀相助，大壯行色，一路振奮着大家的心情，使人疲勞若失，謹在這裏致以萬二分的謝意！

「埋單結賬」，這次旅行收支比對，會方虧負了一小筆，而區區之數，何足介意？會員們本是有享受這「小負大勝」的權利的。

有關旅行各款攝影，現已冲印妥當，懸掛在會所內，欲冲印照片留爲紀念的，請來會所參觀選擇，無任歡迎！

各部負責人會議如期於二十四日晚上開過了。我們把這次旅行的成績肯定下來，遺憾的是在各大報章刊登新聞稿的日子遲了些，以致有些未能

不爲奇。（大家對這次旅行有任何意見，希即來信本會，以便今後改進）

最近有千里達僑領陳肇榮及法屬皆因僑領何恕如兩位加入本會，一次過交來一年會費。以兩位的熱誠和號召力，將來在其僑居地定能發展更多的志同道合之士來歸，當可預卜！一位僑英讀者李錦銓來信入了會，並以其微薄工資收入另捐五英鎊給本會作經費，實在値得讚揚；中華少年先鋒社（由一羣初中低級生組織的）的七位主要負責人也志願參加本會，並要求我們給予該社領導和協助。這說明我們的會務發展，是迅速和廣泛的。本地擁躉紛至沓來；海外僑胞不斷响應；年青一代熱誠追隨，執委們未屆老柴之年，新血已經源源湧至，雖屬零絹斷錦，也足爲會務賀了！

我們打算辦國語訓練班，由馬影先生擔任義務教員，及日語訓練班，免收學費，凡屬會員均有資格參加，待籌備就緒，不久便可向大家詳細公佈。

財務方面：我們的管家陳科先生管得緊，一事一物，一進一支，樣樣都要講制度。是以結算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還有大把庫存，今又收到一位囑代隱名的會外人士捐款五百元。會員李占先生捐來一百元。大家如此盡心盡力，使會方水頭充足，將來多辦會員福利事業，何疑難之有。

除了各部門的報告，我們又討論過關於本會成立暨職員就職典禮的問題。大家一致贊同在農曆新年舉行。趁萬象維新的良宵佳節，使典禮來得合時和熱鬧，到時讓會員一堂歡聚，

特刊，俾加深社會人士對本會的認識，以加强會務發展效率。各擁躉能盡力替會刊接洽各類廣告，充實大會經費，實深厚望！

爲務求該次大會搞得响响亮亮，即席選出曾憲光、嚴以敬、馬影、葉冠雲、宋法科、陳達科、陳挺拔、葉永如等九人爲籌備委員；曾憲光、嚴以敬、方程、黎民、李志堅、黃天錫、嚴、曾傑成等七人爲特刊編輯委員。相信在全體執委的協助下，一定比四週年聚餐辦好更好，進展情形，容後續報。

由於會務日趨繁複，會所偏赴港島一隅，對九龍新界會員，確有「一水大涯」之隔，於是決定在九龍和荃灣分設辦事處，便利會員免了「過車」、「撲船」，費時失事之弊。九龍方面，即蒙葉冠雲委員，當仁不讓，慨將其創立之美輝旅運公司（彌敦道旺角胡社生行二一〇六室）附設本會辦事處。十二月份起開始辦公。荃灣方面，待覓得適當地點後侯次設立。每個成員都能克盡全力爲母會效勞的話，正是要啥有啥，說幹就幹，何愁大事不成。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招領：上月廿一日「萬人協會」郊遊時，如有在旅遊車遺失鎖匙者請來會所領回。

康樂部

來函照登

編輯先生：

今閱新出版「萬人」，發現拙稿

「拿破崙侵畧戰爭」段，凡寫「俾斯麥」者，皆為「梅特涅」之筆誤。粗心之至，頗為不安，謹向讀者道歉，並請原諒！

又：

「英軍赴北美平亂」段內「故無論在倫敦國會」誤植為「在無論太倫敦國會」；「在羅馬大帝」下，「愷撒」應為「愷撒大帝」。合更正。

縉山敬啓十一月二十五日

街頭小販義舉 買畫贈款協會

萬人傑先生：

大陸淪陷毛共已二十一年多，我在毛共統治下度過十三個年頭，所受痛苦，非我這枝鈍拙之筆可形容於萬一，由於人類有天賦求生本能，我們不甘心一輩子受毛共奴役，終於六二年冒死逃出人間地獄。記得初逃出國門時，懷着一股深仇大恨的憤怒心情，希望能有機會為反攻大陸貢獻一點力量，然而受夠冷酷現實生活環境所迫，縱是英雄，亦無用武之地。可自堪告慰的，堅信慘無人道的政權總有一天垮下來。姑無論國際形勢變化萬端，反共立場始終堅定不移。

六七年港共暴動，搞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你在各報說人不敢說的話，寫人不能寫的文章，與港共針鋒相對，把港共打得無還招之力，眞令人拍掌稱快。接着你又創

。本來很想把毛共對待同胞敲膏吸髓橫行霸道的滔天罪行，揭諸萬人雜誌，昭告世人。暗思自己不是寫文章的材料，獻醜不如藏拙，多年淤積苦水，在你銳利的筆尖下，猶如為我傾吐出來。

四周年萬人聚餐會中，所謂「鄉下佬進城」，是我生平第一次嘗到集體生活滋味，受到許多可歌可喜的啓示，令我敬服不已，因此激起反共不甘後人的堅强意志。

當晚歡喜若狂，至於我要上嚴先

會剛成立，經濟上聽說很困難，自問居港十年來，在反共神聖工作上交上一張白卷，就算拿一點錢出來，貢獻給萬人協會，搞好一點，共產黨不是垮快一點嗎？我個人利益和萬人協會息息相關，只要反共到底，生命身家（木屋一間），在所不計。第二、嚴先生把毛共醜惡面目，在漫畫中繪得「入木三分」，有時看了使我會心微笑，因此深深愛上他的畫。第三、梁冠中君、馬影君及幾位得獎讀友所表現出來的，我慚愧得自認傲鄉。

我是富商巨賈，其實我和各位一樣，同是天涯淪落人，有家歸不得。目前我還是一個街邊小販，居住在簡陋的木屋區，但不求聞達於富貴，過去我有過一個富裕的家庭，可恨共產黨來了，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今天金錢在我看來，正是古人說：「錢銀如糞土」、「仁義値千金」，希望今後萬人協會以仁義為中心思想，團結在一起，戰鬬在一起！

讀者耐凍啓

齊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萬主編先生：

當先生在港共危及本港時，拿起正氣槍筆，於南華晚新花間以外向左仔發射，不愧為「好嘢！」

三年前一天，得接「萬人雜誌徵求長期訂戶」來信。（是由狂飆時代作者文先生介紹）我因工作關係，雖不是長訂戶，而是長買戶，萬人雜誌積存至少有三英尺高。

當編、作、讀週年三結合，聯歡聚會，我不怕菠蘿影响，參加了這個大家庭，因為他們與我是「志同道合」的毛匪反對者。聚會上非常保持沉默、冷靜。最興奮之處，一班青年口喊萬人雜誌萬歲！結束這次週年聯歡。

第二次三結合，我也有幸參加了，我與讀者們，互相慰問招呼，並且與一讀者發起，要求嚴以敬先生即席揮毛匪凶相，引來一大批老嚴崇拜者，紛紛而求畫，造成交通阻塞，形勢雖好，難為了老嚴。我和那位讀者錯了，白白使老嚴吃了一頓悶餐！

萬先生，我寫到這裏已是十二時了，我每天都有十小時工作，是在一間胸圍廠車間管理任職。萬人俱樂部，辦萬人日報；還是「萬人協會」千呼萬喚始出來。如果，萬先生與曾先生能接納我申請加入「萬人協會」，我將會毫不考慮申請加入。並祝

閤安

讀者譚×

× × ×

曾憲光先生：

今天晚上閱讀「萬人雜誌」二〇九期中閣下之「萬人協會」今後將做些什麼？之後我才將我心中之大石搬開而毅然的申請參加「萬人協會」為會員。

我係「萬人雜誌」的讀者，且曾經參加「梅江飯店」之第一次三結合聚餐。不幸於今年年初患了頑疾而中斷了一個時期，現在經開始痊癒，但還是不能勞神，免刺激面部神經，故此未能自告奮勇為「萬人協會」工作，很引以為憾。

現在紅色魔爪已伸進那個所謂之「聯合國」，其實是你奸我詐的國際交易所。我中華民國為一向信守條約義務的國家，實不應與他們瑯幫國際販子同居一室，從速退出為妙，以免財力兩失。現在我們居港的同胞們應該及早團結起來，為國家同胞做我們所能的事，不要坐以待斃才對。

茲寄上本人申請書乙份，希請接納，如須調查清楚，請函香港上環郵箱三四〇二號，這是我的私用的信箱。專此敬頌

台祺

賴××鞠躬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八日晚

另附寄港幣五十元以作會費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別		年齡		
貫	省　市縣　街村		號　樓	
在地址		電話		
久通訊址		電話		
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趣和長		職業	（包括職別）	
職單位稱		在職單位地址		
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個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係，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潦倒塵寰二十秋，揚鞭何處識荊州，
窗前但共古人月，馬上難分天下憂，
頻看梅菊爭照眼，爲傷楊柳怕登樓，
生來愁病憑誰訴，輸與聽潮子夜鷗。

壇主評語

潦倒：不得志也。塵寰：指現在世界。揚鞭：謂服務國家，從事軍旅也。識荊州：李太白寫信與韓荊州，一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仰慕之辭也。天下憂：宋朝范仲淹說：大丈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以天下爲己任也。子夜：是晉朝女歌星，貌美而擅文學，自撰歌詞，自譜聲調，其歌共有四十二章，名「子夜歌」。聲音優美，蓋世無雙，當時全國奏唱，有文藝價值，政府重視，採入樂府，樂府爲國家管理音樂歌舞機關，所有官員，皆精通音樂，而擅文學，凡是低級歌調，樂府一例禁止，凡是淫詞穢語，均列爲鄭聲，恐防敗壞風俗，例如英國披頭四顛狂不文，台灣之歌大哭大叫，好像罵美國：「你負心……你負心」，是爲不祥之語，均足以頹喪民志。樂府衙門，絕對下令嚴禁，樂府隸屬內政部，今日官員，讀書不多，糊裏糊塗，學識有限，哭叫之歌，認爲有趣，任由向外發展，不知禁止，壇主偕友聞歌，內心大有感慨，友人聽畢，仰天長歎曰「完了，完了」。

外國歌，等於今日英文歌，唐宋之時，即已來到中國，見唐宋諸家筆記，英文歌當時曰「蠻歌」，多由外國女歌星來中國演唱，時曰「胡婦蠻歌」。

余考：「宋史樂志」載稱，唐朝教坊中妓女，唱「菩薩蠻」即是外國歌。又宋「大中」年代，女蠻國入貢，有女歌星，隨同而來，高髻金冠，纓絡披體，號「菩薩蠻」隊，與今日夜總會之外國樂隊及女歌星相同，「菩薩蠻」歌，即是類似現代英文歌，唐宋詞人，按其字數仿其音調塡入詞譜，即今日詞中所塡之「菩

字，下段二十字，共四十四字，每兩句同一個韻，唱來非常好聽，典雅大方，有文學價值，不比近代英文歌，粗俗無味，只知大叫，「汝也勒父油」。

鷗：海上水鳥，安棲水面，與人無爭，詩人每用以自比。

葉先生之詩，「輸與聽潮子夜鷗」，子夜，是作「午夜」解，並非人名。但詩人用字，凡能作兩種解釋者，應知避免，恐防讀者易作誤解也。「頻看梅菊爭照眼」，菊字是仄聲，不能用，必須更換之，「古人對天下」欠工，可以調整，開頭二句，「潦倒塵寰二十秋，揚鞭何處識荊州」。最好，氣勢雄壯，音節亦佳，「馬上難分天下憂」，是爲名句，該詩風格不俗，思想高超，惟對仗稍差，青年詩人，能有如此作品，已是難能而可貴，茲用搬遷之法，代作調整如下：

潦倒塵寰二十秋，揚鞭何處識荊州，
鷄聲起舞窗前月，馬上難分天下憂，
頻看菊梅爭照眼，爲傷楊柳怕登樓，
書生愁緒憑誰訴，輸與新潮子夜謳。

該詩如此調整，有放翁筆調，能登大雅之堂，擲地也作金聲。

「新潮」，人人皆懂，可以入詩，即「新潮流」，謳，歌唱也，「子夜」改作人名，古詩中很多典故，即是當時俗語，唐宋人每多採用入詩，今日之「新潮」二字，是爲近日名詞，亦可加入近人詩句，使後人讀之，多一古典，中國傳統文字，成語故事，即是如此產生。

葉先生函中有云：「可教則請教之，否則棄之可也」，如此才華，焉能棄置？推敲而已。「教」則不敢當耳，蓋作詩之苦悶者，難得推敲之友也，有時因爲一個字，不能解決，窮索苦思，搞之不掂，個人靈感，反爲苦思所阻，用腦過度，轉覺茫然，必有詩友，從旁指點，立刻恍悟，各代大詩人，均有推敲之友，互相琢磨，獲益最易，否則孤陋寡聞，難得進步，此爲壇主經驗之所得也。

第三集

李懷蒼

皈儒棄武學全眞，著作奇書力萬鈞，
牧野鷹揚抒偉畧，西湖驢背作閑人，
清談娓娓情彌摯，雅愛融融藹可親，
若問風流才子筆，不禁讀罷想丰神。

鄙人所寫明日黃花錄，原屬雕蟲末技，蒙懷蒼先生譽爲奇書，實深愧謝，只不過保存中國固有文學而已。

冬詠

鄭秀堂

苦值嚴冬失意時，孤零客邸乏相知。
罡正助紂摧荒圃，槁木逢春發嫩枝，
雲翳滿天原瞬息，歲寒三友競芳菲，
乾坤易轉沿時序，日麗風和自可期。

五十感懷

梁樹森

避亂投荒五十秋，猿啼鶴唳動人愁，
而今江上風波險，且向蘆花繫釣舟。

祝秋月公冥壽

陳木

(一)
欣逢冥壽念仁慈，忠存傳家祖澤遺，
長隴村中留舊範，兒孫不負慰相期。

(二)
黃童白髮俱承歡，辛苦當年創業難，
三載佳期逢盛會，虔誠拜祖祝平安。

彼岸

鄭六豐

台灣海峽水雲涼，二十餘年此夢長，
彼岸未登情未了，出師一表怎能忘。

鄭先生此詩極好，一氣呵成，區區二十八字，寫盡心中無限事，水雲涼，「涼」字含有深意，「二十餘年此夢長」造句自然，音節亦佳，絕詩僅有四句，雖無對仗，有時比律詩轉覺爲難，因每用一個字，均須得力，不能有閒字也，鄭先生此詩並無閒字，足證其對於詩學，研究不淺也。壇主評語。

台灣阿里山觀日

袁暘照

蓊葱古木接天齊，雲海深塡百刄溪，
熱血敢欺朝露冷，丹心不畏暮烟迷，
征駒伏櫪身忘老，逋客登峯志未移，
且待陽回春煖後，重升旭日照蘇堤。

袁先生當中兩聯，對仗既工，含意亦好。壇主評語。

萬人雜誌

（第二一五期）

「象形」？



戴以敎作

·萬人雜誌第二一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二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毛澤東與葉亞汗



古云：「物以類聚」，可謂「理有固然」。例如毛澤東積極支持殘民以逞的巴基斯坦總統葉亞汗，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於今天印巴的衝突，我們認爲雙方都應負責任；印度極想東巴獨立，促進孟加拉共和國的出現；這一方面可剪除宿仇巴基斯坦的羽翼，同時又使東巴爲錫金、不丹之續，成爲印度的保護國。印度這一野心甚可憎，亦可恥，應打五十大板。但葉亞汗更不是東西。

中共助紂爲虐

東巴問題的發生，由於地域的歧視。葉亞汗把經濟建設都集中在西巴進行，軍隊也以西巴人爲主，對東巴如同殖民地；因此引起東巴人的抗議，他們要求加強自治，獨立的發展東巴經濟。葉亞汗初時有意妥協，並與東巴領袖拉曼談判，可是隨即背信，逮捕拉曼，派軍隊鎮壓東巴人民，遂造成東西巴的分裂。東巴人民意不能平，乃冒險建立孟加拉共和國。遂引起葉亞汗更殘酷的鎮壓與屠殺；東巴人民被迫扶老携幼逃亡印度，年來竟達九百萬人！印度人再壞，也沒有辦法，引誘九百萬東巴人背井離鄉，流亡異國。他們所以如此，完全由於無法忍受猛於虎，毒於蛇的虐政！

事情至此，專橫暴虐的獨夫葉亞汗，仍不理東巴人民的意願，並且想藉外國的力量來鞏固他的政權，遂親往北平乞援，毛澤東等以國賓招待之，親與會談，並慨予支持。葉亞汗有恃無恐，回國之後對東巴的屠殺和鎮壓，乃變本加厲。今天中共對外政策有幾句口頭禪所謂：「人民要革命，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可是對於東巴人民的革命與解放，竟漠然無動於衷，反而大力支持壓搾、屠殺東巴人民的葉亞汗；到此中共已經自行揭開污穢的遮羞布，露出它兇殘醜惡的眞面目！他們所高唱的「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不過是要擴展反人民的專制暴政而已。

把武大郎當寶貝

如果僅是這一件事，有獨無偶，可能是罕見的例外。但是揆之實際，中共專幹這種反動勾當。另一個現成的例子是三寸釘施漢諾。這個世界政壇的小丑，在高棉國內，威行專制，怨聲載道，他的母親和妻子貪污納賄，聲名狼藉；最可惡的是暗中勾結北越和中共，把千年來和平的佛國領土，讓給赤色的虎狼踐踏，不但讓北越和中共假道輸送軍火給南越境內的越共和北越部隊，並且還任令北越在境內建立地下兵站、醫院、訓練基地以及駐軍。施漢諾這一空前的賣國勾當，議會及全國人民發覺之後，都堅決反對，可是他罔視國益民命，一意孤行；後來他雖已發現不妙，亡國之禍迫在眉睫，但是敵寇已深；二十萬北越大軍駐在國內，他已經奈何不得；於是不時發出北越侵犯高棉中立的呼聲，在高棉革命前夕，他還向美抛媚眼，準備與美國談判復交。可是，中共一向他擠眼睛，他便又自摑嘴巴，大罵「美帝」和南越侵畧。

多行不義必自斃，當去年四月施漢諾大搖大擺在歐洲遊埠時，高棉發生了政變，他一手扶植的龍諾將軍，激於民族義憤，順從民眾要求，領軍推翻了賣國欺民的施漢諾。這樣一個反人民的大敗類，毛澤東竟把他當作活寶貝，不但答應援助他奪回失去的「王國」，並且還不惜重金，供應他在北平設立流亡政府。天下醜事多，沒有比這更醜的事了！

毛的獨一無二紀錄

中共混進聯合國之後，某些人認爲對中共應該另眼相看了，其實聯合國算得了什麼？蘇俄一直都在聯合國裏邊，蘇俄有沒有變好呢？正因爲聯合國讓罪惡滔天，曾與聯合國軍隊惡戰的中共也混進去了，聯合國已經一文不值了。看事情要看本質。看中共要看它的實際作爲。

從中共對葉亞汗和施漢諾的事實可知，中共不但自己禍國虐民，並且在支持國際上禍國虐民的政治勢力 毛澤東和葉亞汗、施漢諾同氣相應，互相支持，一點也不必奇怪，他們原是一丘之貉！不過施漢諾還比毛澤東高一籌，他雖然賣國，可是從來沒有喊過向某一外國「一邊倒」！在這一點上，老毛創下世界獨一無二的紀錄！



「親密戰友」竟成「叛徒」

毛澤東衆叛親離難支大局

梁人傑

林彪生死雖尚是一個謎，但他被整肅，從戰友打爲叛徒，則是不易的事實。但，毛澤東即使把林彪鬪倒，如何削除他分佈各省市革委會中的爪牙，仍是頭痛的事，中共的新權力鬪爭僅在開始，並未完結，好戲還在後頭。在衆叛親離之下，毛澤東看來是難支大局了。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本刊上期「每週評論」分析中共內亂方興未艾，經過一週來的發展，事實愈來愈明顯。從河內消息，北越已獲中共通知，林彪正式除名；以及中共兩報一刊發表的聯合社論的猛烈攻擊，林彪已由「最親密的戰友」變爲「叛徒」了。

林彪已被整肅，是無可置疑的事，至於他生死之謎，不必重視，劉少奇被鬪倒後，雖然不死，軟禁在中南海，已不發生作用，就和死去沒多大分別；林彪被整肅，也很難有翻身機會。

在文革前，林彪獲得毛澤東的信任，可以從他兼職之多見之。文化大革命之前，林彪是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會第一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及國防部長等職，可說是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毛澤東，他佔有中共黨政軍的絕大部分權力。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共九全大會時，更正式規定林彪爲中共唯一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毛澤東的接班人。只要毛澤東一死，這江山安穩是老林的世界了。

駕駛員與指揮者

然而，誰都想不到，一向被中共報紙雜誌描寫爲毛澤東思想獨一無二的信徒的林彪，竟會一下子栽下來，如果不是有種種事實證明，簡直無法令人置信。

員，而指揮這列火車的則是毛澤東。」這個譬喻，把毛林之間的合作，形容爲一個牢不可破的整體。

然而今日的毛林已成冰炭，兩不相容。在這一場政治鬪爭中，紅極一時的林彪倒下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呢？相信毛澤東遽下殺手，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毛澤東是政治鬪爭的老手，劉少奇尚且不是他對手，一肚草的林彪，當然無招架之力。

毛林表面上是親密的戰友，實則自從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等先後被整肅，毛林間已有裂痕。在各省市分別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後；軍權壓倒黨權，毛林間權力衝突的現象便更明顯。今天的危機，在文化大革命後已經存在，今天，不過到了爆發點而已。

蘇報看毛林

在九全大會的前後，林彪暗中增强實力，各省市區的革命委員會裏固然盡量安置自己的親信，在改選後的中委會也有過半數的中委和候補委員是林系的軍人。這形勢老毛不會看不見，也不會任由他擴展，因而積極推行整黨建黨運動，目的是削弱林彪的實力。

「毛澤東自百花齊放及大躍進的災難結果，已使他在黨政軍各方面都失去其領導效能，欲重掌握政權，非依賴林彪的軍事力量不可。而林彪亦欲藉此局勢加强其地位；看來毛林都各自達成了基本目標。

「作爲副主席的林彪，正垂涎主席的寶座，一旦有了適當機會，即可能在他的軍隊協助下，迫令行事。然而，毛澤東對政治鬪爭也並非新手，他已將軍隊改變爲支配性的政治力量，並賦予無限的權力。但當他對軍隊的囂張發生恐懼時，則立即設法來限制了它的影響力。」

天方夜談式的「三刺」

過去，毛澤東曾鬪倒無數中共軍政要員，更藉林彪的槍桿子打倒劉少奇，現在，又因林彪勢力過於膨脹而加以約束，毛林間的鬪爭，來龍去脉，已十分清楚。最近盛傳林彪之受到整肅，起因是「林彪三刺毛澤東」，有些報紙更描述得十分詳盡，彷彿煞有介事。但了解毛林間上述這些恩怨關係的人，都相信「三刺」不過是天方夜談式的神話而已。

毛澤東何許人也？一刺而失敗，那還有機會再刺、三刺？如果這消息由北平發出的，就是作爲整肅林彪的藉口；如果快報所說的來源是眞實的，則香港和世界各地報紙的新聞記者和老編都上了他們的當，傳播了三個大陸青年揑造出來的內幕，成爲一大笑話。

共產國家一向垂下鐵幕，很難獲知內部實況，

跡去猜測，三個大陸逃港的青年有這樣好的資料，他們自然不會放過。經外國通訊社一發，使更多人相信了這些謊話。

六十四號密件

最近，香港出現了一份「中共中央密件第六十四號」的影印本，正是有關「林彪三刺毛澤東」經過詳情的。

據快報專欄說，這密件的形式和內容都非常「逼眞」，用中共的簡體字橫排，然後影印。據說，這密件是剛從北平挾帶而來的，密件中縷述叛徒林彪三度謀刺英明偉大的毛主席的「詳情」。

該報專欄作家預言香港將會有若干報紙根據這「密件」而大爆驚人內幕。不過他卻斷定，這不過又是那三名大陸青年的另一傑作而已，他們爆出的第一個「內幕」是劉少奇逃抵莫斯科。

快報專欄作家對這項「密件」加以分析：「林彪三刺毛澤東的第二刺，是在九月初毛澤東從上海乘火車回北平時，林彪派人在火車的空氣調節系統內放出毒氣，但毛澤東乘坐的車廂所享的冷氣，不是由全列火車上的中央空氣調節系統供應，而是單獨裝有一架冷氣機的，因此這一陰謀遂告失敗。」

「香港出品」的內幕

快報專欄作家認為，這該談談常識問題。

「林彪焉有不知毛澤東所乘車廂各項設備之理？大陸的火車是否有中央空氣調節系統，我們不知道，但如果眞有這種新型設備，則中央系統必定是供應全列火車每一節車廂的冷氣，如果中間有一節把中央系統截斷了，則整個系統便無法供應冷氣。這是冷氣工程中的起碼常識。」

他又說，在這份「密件」尚未出現之前大約多星期，曾有幾位大陸青年把一則類似的消息供應該報。現在可以知道，他們的目的是為那即將出籠的密件製造輿論，以便取信於人，善價而沽。

「當時他們以談話方式把『內幕』供應本報，在一問一答之間，充滿驚人內幕。本報老總看了全文，憑其知識與經驗，斷定這是『本港出品』，因此未予刊登。但天才究竟是天才，數天後這篇報導出現在其他報紙上，並且一如所料，由於內容驚人，迅即為外電引述。」

漏洞百出

那位專欄作家說：「這篇內幕報導大小漏洞百出。大者如說林彪乘坐的逃亡飛機是被中共飛彈攔截擊落的。據我們所知，目前世界上最新式的地對空飛彈（即用以擊落飛機的飛彈）是美國的『尼克宙斯式』，射程為三點五哩，而這架逃亡飛機是在距離中共邊界八百哩的蘇蒙邊界墜毀的，難道中共擁有射程比『尼克宙斯式』强二百多倍的地對空飛彈？

「小者如說被林彪謀殺的李天佑是『海軍上將』，查實此人是中共的陸軍大將。」

經過這一分析，我們知道，林彪被整肅是事實，決不是如傳說那樣，由「三刺毛澤東」而引起。林彪生死尚是一個謎，附錄在本文之後的一項消息，是最新的報導，也許有助於讀者對這事的了解。

蘇外交官故意洩露林彪死訊
使巴基斯坦勿過份倚賴中共

據來自北平外交界的一項消息說，一名蘇聯大使館的官員向一名經常和他一起打網球的巴基斯坦外交官員說，林彪已死，而且的確是死在那架於九月十三日凌晨緊急降落蘇蒙邊界時撞毀的英國製三戟式噴射運輸機內。蘇聯當局把九具燒焦的屍體進行了詳密的生物化驗，證明其中一具屍體的年齡與高度以及身體上的其他特徵確與林彪一樣，並且與林屍在一九五六年留醫莫斯科時病情紀錄對照，發覺屍體下顎少了三顆牙齒，也與紀錄相符。但蘇聯當局由於缺乏更具體的證據，並且不希望過份刺激中蘇共關係之繼續惡化，因此暫不公佈。

我們無法知道這項消息的眞實程度，但消息來源無論如何比「香港天才」製造的聳人聽聞的驚人內幕可靠得多。

消息來源說，這位蘇聯外交官是在巴基斯坦大使館的一個酬酢宴會上向他的球場老朋友洩露此事的。這個俄國人很可能是奉上級之命故意洩漏此事，以便使巴基斯坦當局明瞭中共領導層內亂得一場胡塗，不要太過份期望可以獲得中共的强大支持。

據同一消息來源說，毛澤東在去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舉行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親自提出了對林彪的批判。九屆二中全會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通過的公報中，指出黨內某些領導人忽視對馬列主義的學習，而以形而上學的唯心論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是「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所為。

因此公報號召必須加强馬列主義的學習，意思就是不要獨沾一味只學簡短的毛語錄。

當時有許多敏銳的觀察家已領會到公報中的這段話是有所指而發，但大家只知是針對陳伯達，而不知同時也針對林彪。

由於陳伯達一介書生，沒有實力後盾，因此一經批判立即垮台，而林彪則苦苦掙扎，企圖保住地位。也許老毛起初只打算對林彪作溫和批評，希望他在理論認識上糾正錯誤，但林彪的掙扎觸怒了毛澤東，決定在定於今年九月召開的九屆三中全會上嚴厲批判，林彪眼看風色不妙，企圖逃亡，卻在降陸時人機俱毀。在北平外交圈內從未聽聞過任何關於林彪謀刺毛澤東的傳說。

無形的戰綫——中共向美展開鴉片攻勢

迢迢譯

原題：「乒乓外交與鴉片」

華盛頓——今日，美國政府公開的指斥了有關「在越作戰的十萬美軍將士，沉溺於痲醉藥和海洛英，北京是主要的販毒者」之說爲無稽。但是不斷的報導和爭論將會促使美國外交部和痲醉藥品局起而討論共產中國鴉片販賣的目的。一部份下議院的議員亦以重視的態度提交內政部安全會議舉行公聽（註），無疑的這種種現象，是會破壞尼克遜總統的乒乓外交政策的。

提出共產中國販毒問題來討論的，不只限於右派的保守報紙而已，舉一例如下：依照中國觀察家廸維·谷巴在十月十六日發表於人類事件雜誌中的文章中寫道：「英國政府私下的分析，每年鴉片毒品的產量有五千噸之鉅，而三千五百噸是來自中國大陸，中國有二十萬畝的土地種植含鴉片的罌粟，因此北京由販毒所得的利潤，每年超過五十億美元。」

谷巴又引證了日本國立反對吸毒委員會主席提出的控告：「在一九六五年，北京已是世界上鴉片和罌粟的主要出產者，大部份的毒品運到東南亞，又大量的輸運往美國。」

谷巴又引證了積士其亞——法國痲醉藥毒品管制局的人員——在今年九月間的談話，他說：「本局隨時有

罌粟，海洛英有極大的關係。」

台灣（中華民國）官方曾有過一篇報告，現在正在華盛頓流傳。這報告舉出中國大陸三十處的海洛英製造所所在地，包括一個極大的製造所設在北越的邊界。但是美國官方卻不相信，指爲宣傳而已。

另一個保守派的華盛頓專欄作家寫道：「美國知識分子協會的人員曾經審訊一個投降過來的河內高級的宣傳人員，他說北越大量的罌粟產品都是送到中國大陸去提煉，而後分配轉運。」

足以概括各項令人震驚消息的，莫如倫敦的每日電訊報，在十月二十四日的報導，標題是：「周（恩來）怎樣用毒品來闘跨美國」，這篇報導是摘錄武漢密希爾考所著書的一章，希爾考是個卓越的埃及出版家，也是前埃及納薩總統的密友，以下便是希爾考的報導：「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晚宴上周恩來和納薩總統間的談話，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談及風紀敗壞的美國兵士，許多是吸食鴉片的，『我們在幫助他們，我們種植最好的鴉片，來供給在越南的美國士兵享用。』周說。

納薩總統不安的注視着周，但周繼續的說下去：『你還記得西方要征

毛派

五月十日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過訪北平時，毛澤東破例的閉門謝客，可是最近北越總理范文同到訪，毛澤東卻有興緻晤談。誰也知道，黎筍是北越第一號頭子，范文同只坐第四把交椅，毛爲什麼前踞大魚，後恭小魚呢？最近大陸的政局發生了變化，文革後一直被人騎着打的毛派，現在從地上爬了起來。因爲痛打他們的實力軍人集團內部發生了問題，盤據北平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九月中旬以後，相繼消聲歛跡了。

現在毛澤東不禁揚起眉毛，不過，嚥在肚子裏的一口氣，可還沒有吐出來。此話怎講呢？揚眉是表現在外的，氣則藏在裏面。這因爲文革後，中共領導層有兩條戰線，毛澤東及其左右在一條戰線上勝了一仗，可是在主戰場上正繼續潰退。

黃永勝失勢原因

所謂兩條線，是那兩條戰線呢？一是握有實力的少壯軍人，攬權專制激起與毛派，以周恩來、李先念爲首的官僚派，劉少奇、鄧小平系的舊當權派，中共軍中的元老派（主要是聶榮臻、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的怨憤。換言之，犯了衆怒。這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第一，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時開始的「三支兩軍」，到如今不肯結束；第二新建的二十九省市黨的領導班子，由實力軍人壟斷；第三，國務院各部已多被軍人把持，第四，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共軍元老始終處於被排擠的情況。他們受毛派的排擠，情屈命不屈，可是受後生小子的排擠，則感到痛入骨髓。

黃永勝等四人之消聲歛跡，是在衆叛親離的形勢下出現的。但是如果他們內部不發生問題，槍口一致對外，縱然衆叛也不起作用，無奈他們自己出了問題。

實力軍人集團，是以廣州軍區、南京軍區、瀋陽軍區爲主，以濟南軍區、福州軍區爲輔；這五大軍區的負責人，各有山頭，都想擴張自己的實力；同時沒有一個孚衆望的頭頭，一字並肩王，誰也不甘居於人下。在諸人之中，黃永勝年歲最輕，軍功最小，但是條件最好；（第一，原在北平的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都是黃的舊袍澤；第二，黃永勝紅軍第一軍團出身，較易爲毛林所接受；第三，廣州軍區實力之大爲各軍區之冠。）因此得任總參謀長，已經容易引起許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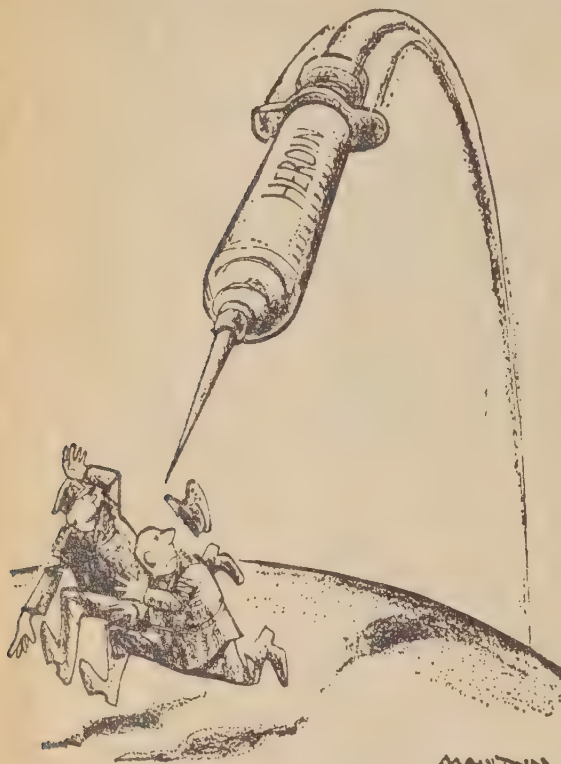
為我們鴉片的大主顧，這樣去敗壞美國，其效果將會使人無法估計。』」

當然，這種由於根據記憶而寫出的談話，並不能充份證明美國在東南亞的士兵，其吸用的毒品確是來自北京，但是沸騰的輿論，已不容美國政府裝聾作啞了。

四個月以前，我們聽到五角大廈的秘密文件被公開的事件，民眾喊出了「我們有權知道！東南亞究竟發生了什麼？」今日紐約和華盛頓的新聞界，都在竭力調查「美國官方駁斥有關共產中國國際販毒活動消息的無稽……」這一新聞的背後，究竟在玩什麼把戲。因為充份的懷疑已使美國民眾再次發出「我們有權知道！」的呼聲了。

譯後附記

以上是美國專欄作家琪梵、菲臘士十一月十四日的文章，我剛翻譯完了，今日報上又有一段驚人的消息：據到檀香山參加國際航空事業協會年會的美海關稅務司菴布魯斯稱：「現在土耳其已與美國合作，停止毒品之運輸，但東南亞之毒品卻源源而來，而以火奴魯魯為主要之入口站，企圖由此偷運入美之毒品，佔全世界百分之六十，故美海關現已用盡一切方法來防止利用檀



「我們應製造一種反海洛英毒品飛彈的自動彈道網。」

青年，而在文化方面，亦無孔不入。不久以前，一位美國教授就會指出，風靡一時的抽象畫，和瘋狂的現代音樂，共產國家內，絕對不容許存在；但有許多證據顯示，蘇聯在西方幕後卻大力提倡鼓勵，因為美術和音樂，正是一國的主要文化和精神表現，亦是一種有效的武器。抽象畫與瘋狂悲哀的音樂，使人瘋瘋顛顛，無異徹底解除了精神上的武裝，共產主義，才可乘虛而入。正如摩登女子喜穿坦胸露背的服裝，熱褲和迷你裙，正可給色狼易於下手的道理一樣。可惜許多青年朋友，淺薄者多，不去深思一下隱在背後的政治鬬爭，盲目的去追隨潮流，不去理會將來全人類控制在共產政權底下的悲哀。奉勸香港的青年，頭腦清醒一點，切勿上共產黨的當。

註：美國政府，大如國家大事，小如收賣一塊土地，皆舉行公聽，任何人皆可列席，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證據，政府收集贊成和反對的意見，以多數人的意見為主，而後作出決定。

吐氣

第二條戰線，是毛派與一切派系，包括實力軍人集團的鬬爭。毛派一直在打敗仗，一九六七年九月，垮了「王關戚」（文革的文人班子），一九六八年三月垮掉「楊余」（武人班子），一九六八年七月實力軍人解決了造反羣眾（全部下放，今天整個大陸的大專學校，僅有新招的一年生，文革前的學生全部上山下鄉入廠勞動改造）；自一九六九下半年到一九七〇年初，在地方革命委員會中的毛派分子王効禹、李再含、黎原、曾雍雅、劉格平等相繼垮台，一九七〇年九月毛的文膽，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垮台，十一月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失勢；自去年五月起實力軍人開始削弱毛的個人崇拜，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起，實力軍力開始打擊林彪，去年今年的「八・一建軍節」葉羣都不能亮相，今年九月林彪終於垮台。

毛澤東不自量力搞文革，自找倒霉，本來應該繼續倒到底，可是文革的暴發戶黃永勝等專權過甚引起了新的叛離，對比之下毛派已成落水狗，於是毛派與其他派系之間的矛盾暫告消失，合力對付專橫的實力軍人。

現在的情況是黃永勝一系的實力軍人已經失勢，但是黨政軍的大權，仍握在羣龍無首的軍人手中。最近老將葉劍英復起與周恩來拍擋，這只是一個過渡。葉劍英幹參謀長出身，自己沒帶過兵，在軍隊裏沒有「山頭」，易為各軍區接受。

「林彪謀反」不可信

最近好多流傳的「資料」說，林彪因謀反而被毛打倒。此事決不可信。為什麼呢，林彪為法定繼承人，根本沒有謀反的必要。如果只是為了要提前繼承而反毛，這個可能性太小了。歷史上太子謀反，多半因為皇帝要另立太子，繼承地位發生問題，否則放着穩坐皇帝的機會，而冒生命危險謀反，太不近人情。

林彪謀反之說，可能是周恩來等造出來的，目的在掩飾林彪被實力軍人打倒的眞相，維持老毛的面皮。因為此事對毛影響太大。掀起文化大革命，才打倒了一個繼承人劉少奇；現在又打倒第二個繼承人。顯示老毛實在有眼無珠，再不就是害了神經病。

如果說是林彪謀反，一方面可掩蓋這一尷尬，同時表示毛仍有權力。這都是心勞日拙。只能騙小孩子。毛如果有權，陳伯達、康生怎麼會垮台失勢？說林彪謀反，和說陳伯達反毛同樣都是烟幕。為什麼毛所親信的人，個個都反毛、謀反？

黃永勝一伙的失勢使毛派快意，但是林彪的垮台，對毛派則是致命的打擊。目前江靑、姚文元等特別顯得活躍，這不過是往臉上貼金，來掩飾肚子痛而已。

魯遙

中共永遠以知識分子爲敵

岳騫

最近香港及海外有部份知識分子又在掀起「回歸運動」，美國有一羣留學生不但坐而言，而且眞的起而行回到大陸共區去——有五個人，包括一位報社社長的小姐在內，都被我政府調銷了護照，今後這五位有志青年，大概是眞要回歸了，因爲再想回到美國去已無可能。

知識青年要回大陸，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爲他們回去之後，如果有機會再出來，就必然變成一個堅强的反共分子，受到了活的教育，比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還要有用得多。

不過，毛幫對於知識分子一貫視作仇敵，只要有機會就必定予以打擊。在江西時期，共幫雖然局面尙小，知識分子前往江西共區也不多，但是共幫對知識分子的荼毒卻是一貫的。遠的不說，就從毛僞政

以看出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本文試以八個人爲例，揭開毛幫殘害知識分子的事實。

一、王實味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發生了王實味事件，是毛幫接受政府招安之後，發生的第一次文字獄。

王實味河南南陽人，畢業北京大學英語系，俄文也很好，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翻譯過列寧遺囑，托洛斯基自傳，及其他俄文著作。抗戰開始，王實味去到延安，最初任職於馬列學院編譯部，專門翻譯馬、列著作，在延安成爲一個著名的文化人，一九四一年毛幫將馬列學院改組爲中央研究院，王實味擔任研究員。由於他翻譯了一兩百萬馬、列著作，所以受到特別優待，可以吃小厨房，穿幹部服，這在當時的延安，是特權階級的享受。

就王實味當時的處境來說，他大可以閉門不理外事，埋頭翻譯馬、列著作，但是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心，看見延安當時醜惡情況，不能隱忍，寫了一篇雜文「野百合花」，這篇文字不談政治觀點，就文論文，亦是民國以來最好的文章，以後鄧拓的燕山夜話，公認是諷刺毛澤東的最佳文字，實在較這篇文章還差得多，因限於篇幅，不能列舉。

野百合花的重心有三點：

一、透露延安大頭目的荒淫無耻，過的是「歌轉玉堂春，舞廻金蓮步」的生活，此點當然以毛澤東爲「偉大的導師」，因爲當時他已搞上了明星藍蘋，卽是今日在北平坐第三把交椅的江青。每週要

二、描寫一般所謂領導幹部的卑鄙自私。如：「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三、攻擊延安當時的階級分明，待遇懸殊：「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厨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就上面所舉事實而論，皆是百分之百事實，實際上王實味仍然保留了太多。雖然如此，已非毛幫所能忍受，經過幾次大規模鬬爭之後，王實味在人間就失了踪。

王實味是共產黨員，但是他有良心，要說實話，於是送了性命。

二、蕭軍

蕭軍是東北人，九一八事變後與妻子蕭紅一道流亡到青島，以東北抗日題材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寄給魯迅看大受讚賞，魯迅自己籌款替他出版，並且爲之寫序，比之爲蘇聯作家法捷耶夫（此君戰後也自殺了）的「毀滅」，從此奠定

了延安，毛幫當時對於這一位成名的作家，又是魯迅的得意門徒，自表示熱烈歡迎。但蕭軍到了延安住下之後，他開始感到失望，幻滅，因為他所憧憬的人間樂土，簡直比上海大世界遊樂場還要骯髒，大世界的骯髒是表面的，用掃帚一掃就掉了，延安的骯髒在內層，洪水也冲不去。他所景仰的大人物，被認為是「救世主」者，原來其作風遠不如上海灘的大流氓。蕭軍失望了，在延安呆了六年，幾乎就沒有寫過文章，不僅如此，他以東北人的衝動性格，對延安的人與事作了口頭的指責與漫罵，以後毛幫在鬪爭他時，指其「在延安五六年中的表現，就充份地暴露了他的反動面目。這就是罵共產黨，罵共同工作的同志，寫反動文章，要流氓手段，向革命要東西，向人民擺架子，甚至可以乾脆動刀子，而決不接受批評，改造自己」。由這些話可以看出蕭軍威武不屈的氣概。

不過在延安六年，蕭軍同毛幫並未撕破臉，問題出在抗戰勝利之後，毛幫大量滲入東北，人手至感缺乏，蕭軍是東北人，又是名作家，當被派去哈爾濱主持「文化報」。

蕭軍雖然在延安住了六年，所見到的也只是共產黨的醜惡面目，由於延安被共黨佔據得早，蕭軍到得遲，一切暴政都已過去，蕭軍尚未親見。及至到了東北，眼見共幹在農村以土改為名，鬪爭死無數善良農民，強迫全家「掃地出門」，苛政較日本更慘，蕭軍再也忍不住了，他在文化報撰文痛罵說：「……分人之地，起人之財，搶人之糧……甚至淨身出戶，此眞亙古未有之強盜行為，眞李自成，張獻忠之不若也。滿清雖異族，日本雖異類，尚不為此，胡共產黨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這種指責已經使毛幫難以忍受，蕭軍更進一步對於蘇俄軍隊在東北的暴行揭露，痛罵。今日的蘇修已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在當時卻是「老大哥」、「爺爺」、「米飯班主」，如何罵得，於是蕭軍就被捕下放到礦場作礦工，一作又是六年，但蕭軍毫不屈服，被釋放後，又以毛幫對工人的慘酷剝削壓搾寫了一本長篇小說「五月的礦山」，得到私人「充滿流氓性，瘋狂的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霉爛的思想。」再度遭到鬪爭，從此失去了下落，與王實味走上同一條路。

三、胡風

毛幫鬪爭蕭軍，王實味都是對個人，只有對胡風，卻是面對一個龐大的集團，所以牽連過大，所費時間也較久。其中經過即使寫一本書也說不完，此處不能詳述，只說胡風為人及其被鬪原因。

胡風是湖北人，眞姓名為張光人，出身貧苦家庭，很早就醉心共產主義，曾經考上北京大學，未讀又進入清華，在清華也未畢業，又去日本留學，因思想左傾為日本警察逮捕監禁三月遞解出境，到了上海，經馮雪峯介紹加入左翼作家聯盟，由馮雪峯而認識了魯迅，得到魯迅的器重，以後又經馮雪峯介紹加入共黨，魯迅死後，胡風以魯迅繼承人自居，在上海領導一批左翼作家活動，雖然他的思想偏左，活動方式也符合共產黨的要求，但是卻不願接受毛幫在上海的文藝總管周揚領導，於是種下了禍根。以後抗戰發生，胡風離開上海而武漢、重慶、香港，在香港逢到日軍攻佔香港，三個月後始逃出，到桂林，再由桂林去重慶，由於他同毛幫地下組織失去聯繫，毛幫乃取銷了他的黨籍。

大陸陷共後，胡風到了北平，也分到一些空名義的頭銜，但是卻受到排擠，此時正是周揚當權，文藝工作者皆要聽周揚的話，按周揚指示辦事，只有胡風不買賬，不但如常和周揚作對，並且又以個人名義寫了三十萬字的建議，呈給中共中央，指出毛幫對文藝的控制，是加在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於是，燃起火頭，在毛澤東指使下，周揚擔任大旗手，發動清算胡風，這次事件牽連太廣，比起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不遑多讓，文化大革命被整的皆是黨棍，胡風事件遇害卻是有成就的作家，胡風本人，打成反革命之後，也沒有下落。

四、丁玲

丁玲的為人不必介紹，丁玲對毛幫的熱愛也勝年的優待，還生了一個女孩，但是在藉口去上海旅行，仍然跑回延安歸隊，就其行動來說，不能不算是忠實黨員。因此，毛偽政權成立後，丁玲也受到相當重視。可是，由於丁玲還有人性，許多地方不合乎毛幫的尺寸，終於積在一起，爆發了清算丁玲事件，與她同時被鬪的還有一個陳企霞。

清算以後的丁玲並未處死，仍然勞動改造中，但這一個天才，卻被葬送了。

除去上列四人之外，還有田漢、吳晗、周揚、陳伯達四人，都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八個人只有蕭軍一人未加入被共黨，胡風失去黨籍，其餘六人到被鬪時都還是共產黨員，這八個人可以代表八個類型。

王實味是書生型，對人彬彬有禮，寫文章也力求含蓄，對事則是非分明，有強烈的正義感。

蕭軍烈士型，對事對物，愛憎分明，看不慣的雖拚上性命也在所不計，擇善固執到死，試看勞改期間仍能寫五月的礦山，其人之強可知。

胡風大將型，作事有氣魄，有辦法，更有號召力，他手下的人才實在超過毛幫所控制的總數，而大多數又死心塌地隨他到底，即使魯迅在世，也無此成就。

丁玲節婦型，自認為入了共產黨，即應生死以之，雖然國民政府對她逾格優待，仍不能改變他的信念。

田漢名士型。

吳晗學者型。

周揚惡霸型。

陳伯達謀士型。

這八種型態的人皆不能在毛共下面生存，論到他們為毛幫出的力，更非喊幾句口號的人可比。熱心回歸的知識青年，不妨把以上八人作為鏡子照一照，能不能脫出八種類型之外，他們尚且得到如此的結果，在海外的人可以再去跳火坑嗎？



抗日戰爭史話（八）

平津之戰

史劍非

在「蘆溝戰火的起因」一文中，已經提到，七七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侵華派軍人預定的陰謀。和「九一八」事變一樣，他們要以軍事行動造成既成事實，牽着大本營和政府的鼻子，擴大對華侵畧。九一八事變的目的，在奪取東北；七七事變的目的在侵佔華北。

當時日軍大本營內部分成兩派，一派以石原莞爾（總參謀部第一課長），陸軍部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華北駐軍司令田代皖一郎等都主張不擴大，求取現地解決。石原認爲日本的大敵是蘇聯，必須蓄養軍力對抗蘇聯，對中國不能進行長期的全面的戰爭。

另一派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第五師團長坂垣征四郎等及華北駐軍的青年將校爲中心，爭欲佔領華北，尤其是佔領察綏，以伸展其「蒙疆」政策。他們認爲國民政府會與以往一樣，不會發動全面抗戰，在遭受打擊之後，即再委曲求全。總言之，他們想再來一次「九一八」。這次他們估計錯了。

日軍估計錯誤

第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之後，中共輸誠自願取消蘇維埃、階級鬭爭等叛亂政策，要求政府收編紅軍，擁護國民政府抗日；同時由於日軍九一八以來侵畧行動的刺激，全國民衆抗日情緒已高漲到爆炸點，而素來割據的東南、西南各省，也一致擁護政府，全國政令達成前所未有的統一。最高當局明知，對日全面抗戰的軍事準備絕對不夠，但是政治形勢確已到最後關頭。

蔣委員長嘗言：「我們這一戰役的決定，也就是克勞塞維茨所說『政治決定兵術』的原則。我們及軍隊、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後，我們忍辱負重，與日本談判和平，六年之中，並不輕言宣戰。但是戰端一開，我們只有不惜『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作絕對性的戰爭。」足以反映當時的形勢。

日本人迫我們無所選擇了。因此最高當局於七七之後十一天（七月十六日），當日軍大舉增兵之際，電令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應乘機圍攻東交民巷日大使館，以消滅其發號司令台」。當時實際負責的秦德純將軍在回憶錄中說：「幾經考慮，認爲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林立，大舉進攻，勢將玉石俱焚。且東交民巷防禦工事堅固，日軍武器亦較精良，戰事曠日持久，恐將陷北平於混亂，因之決定進攻豐台。」

主將不在失誤戎機

集結全民意志，決定抗戰大計的廬山會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開幕，這個進攻北平日本大使館的命令即在同一天發出，這當然不是巧合；但是反對擴大戰端的駐華北日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也在這一天被人毒死，這就太巧合了。大概日本少壯軍人的激烈分子，已經不耐煩了，於是把田代幹掉；遂由侵華派的中堅分子淸月淸司中將接掌司令，全面大戰於是爆發了。

原來駐華北的日軍只有一個混成旅團，加上輔助部隊，實力不足萬人。主力駐天津，分駐於北平、豐台及北寧路沿線要點。我方駐察哈爾及河北兩省的部隊有四師，四獨立旅，二騎兵師，二騎兵旅及河北省保安隊。數量雖較日軍爲多，但是裝備遠遜敵人，而且分散在冀察兩省，而察哈爾亦正受到津的敵人。而日方自挑起蘆溝戰火之後，即日夜增兵。

最高當局所以在七月十六日下攻擊令，是欲乘日軍實力未充之際，打他個措手不及。但是一方面因集中兵力需要時間，同時冀察綏靖主任，兼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返山東原籍省母，七月十六日始趕返北平，以致二十五日始完成攻擊佈署，開始進兵。

佟趙兩將軍殉國

「廿五日拂曉，我派步兵一旅，附砲兵一營，向豐台進攻。上午，戰事極爲順利。至午刻，我已佔領豐台大部，頑敵僅據豐台東南一隅，誓死抵抗。午後四時，日方忽由天津調來大部援軍，參加反攻，以致功敗垂成。」

我軍出動太遲，此時日援軍有四師團，另兩旅團及一航空兵團，已陸續抵達，致我軍攻勢曇花一現，立即轉爲守勢。

日軍一師團約兩萬五千衆，當我軍四師，此時雖得到五十三軍一旅增援，但是衆寡懸殊。

二十八日日軍在集一師團另三旅團三十餘架飛機掩護下猛撲北平近郊的南苑，我軍傷亡慘重，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同告殉國。當我軍反攻豐台得手之際，北平城內學生正沿街募捐，支援前線，不料南苑一戰，局勢頓變，二十九軍主力當夜撤出北平，北平即成眞空。成爲引頸待屠之羔羊。

但是，二十九日突然傳來大快人心之消息。僞冀東政府保安隊數千之衆，在張慶餘率領之下反正，盡殲通縣日軍（人數不多），僞政府官員及日人顧問，携帶全副武裝回到政府懷抱。

但是，同日日本大戰犯，九一八事變策動者坂垣征四郎指揮的第五師團及海軍進攻天津及大沽，我三十八師堅守猛戰，攻佔東局子機場，毀日機數架，但迅即奉令向馬廠、楊柳青撤退。蓋因敵援軍大集，有全數被殲之危險。翌日津沽淪陷，平津之戰至此告一段落。

惜因冀察當局主官不在，行動遲緩，至未能乘日援軍到來之前，進行優勢攻擊，擴大戰果。但豐台之戰，津沽之戰均連獲捷音，我軍士氣直冲霄漢。當大刀隊衝鋒搏殺之際，日軍竟有跪地哀求饒命者，聞者稱快。至於平津之撤守，乃預定的計劃，並不違背長期抗戰的宗旨。

張亮基的遺愛

・覺初・

張亮基，字石卿，江蘇銅山人，清道光時進士，在翰林院與胡林翼齊名，才具開展，學識深宏，朝中大臣，甚推重之，咸豐初，洪秀全楊秀清從廣西金田村起事，聲勢甚盛，賓尙阿、烏蘭泰先後督師不利，秀全妹婿蕭朝貴最號兇悍，率精銳數萬猛撲長沙，期由長沙岳陽而取武漢，時張亮基正簡授湖南巡撫，風鶴頻驚，人心惶惶不安，張氏持以鎭靜，力籌守備，敦請左宗棠參謀幕中，文書報奏，盡以委之，張氏器度恢濶，與人無猜，撫待將士，眞有布衣昆弟之歡，湘中悍將田興恕林自淸，尤難駕御，歷任督兵大員，都莫能得其材用，只有張氏能使他們悅服聽命，田林兩人，或與他人發生衝突，必得張氏居間，片言調處，無不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以後張氏離湘，駱秉章繼任湘撫，便不能指揮如意了。而田林兩人的事功，也就沒沒無聞，遠不及後起的塔齊布、鮑超、李漢賓……那些人的表現了，可見將將之道，張氏確有過人之處。

長沙，在自古兵家的看法，並不見得有什麼易守的險要，何況張氏蒞事尙淺，積弊未除，在以蕭朝貴新起屢勝之鋒，不難一鼓拉下。誰知經過十幾天的激烈交鋒，城中人心日固，守者有餘，攻者漸絀，蕭朝貴且在天心閣的砲戰下，中彈而死，全軍敗退，改道而趨，爲洪楊起事以來第一次大挫折，從此不敢再窺長沙，長沙屹然成爲長江上游的重鎭，援皖授鄂，牽掣全吳，不啻爲打擊洪楊軍事的致命傷。故這次戰役的成果，關係大局，實非淺鮮，張氏之功，當不僅保障長沙一隅，免於兵禍，相傳那尊擊斃蕭朝貴的大礮，直到民國二十一二年，還被保留在天心閣的樓下，我在長沙讀書時，會到該處觀看，當地士人，猶指以相示，號曰張公礮云，這只有歷史興趣的人，才對它會發生一點感情上的想像和憑弔。

不過，張氏的官運，並沒有因爲這次的戰功，更臻好景，反而慢慢走向下坡，眼看同時輩流，後來居上，他本在湖南，幹得有聲有色，地方人士，亦無什麼不好的反感。不知怎的，清廷卻把他調往山東，由駱秉章接充湘省遺缺，沒有好久，又把他從山東調任雲貴總督兼署貴州巡撫，在體制上，總督比巡撫，是要高一級的，似乎不是左遷而是升擢；其實，雲貴在那時，還是一個窮荒僻遠的省份，民智未開，經濟落後，比原始社會的狀態，進步不了多少，自從鄂爾泰改土歸流，表面上看來，好像已强化了中樞的統治力，完全把他視同腹地一樣，可是種族間的積恨磨擦，仍然存在，在清朝盛時，或可勉强順服，不敢與地方官吏爲難。一到中原有事，國家兵力餉糈，籌措不暇，他們便乘機思逞，防不勝防，剿不勝剿，這原是歷史上每個朝代不能根本克服的問題。

這時，清朝把張亮基調補此缺，並不是重視邊疆，借用他的才具，如雍正信任鄂爾泰一樣，只是希望張氏不要魯莽滅裂，越搞越壞而已！他們往往是以癬疥之疾，無足輕重置之，何會在使張氏的能力，獲得適當的憑藉，有所展布。薛福成的庸菴筆記，即對此事深感不平。他認爲張氏如不離湘，允任到同治年間，他的成就，必不會在李鴻章、沈葆禎等人之下，即離湘而得如四川廣東等省之富庶，亦何至連駱秉章也不如，故以張之才智高人而不得長袖善舞，置諸蠻荒，形同冗散，那簡直是變相的排斥和貶逐。雖謂人之際遇，冥冥中似有定數，究竟是當國用人的人，處置不宜大失權衡的錯誤。

但張氏的晦氣，還不止此。

當他於同治元年簡授雲貴總督兼任貴州巡撫，次年三月，入黔視事，正値苗亂已深，大部州縣，俱已淪陷，兵饑民困，餉糈奇缺。張氏乃悉心籌劃，撫邮創痍，察吏安民，務崇恩惠，然軍中欠餉太久，炊灶無烟，傷殘無藥，一人煽惑，鼓噪喧囂，張氏只得親往曉諭，全憑一片赤誠，情調懇摯，終使全軍感悟，靜寂無譁，莫敢生變。時貴陽已危在旦夕，提督趙德光率領所部轉戰於冰天雪地之中，饑寒交迫，無法生存，趙德光悲憤塡膺，在衣袖間暗藏利刃，準備回到省城衙門，見了張氏陳明前方苦況後，即引刀自殺，以明素志，不料他一跨入衙署前門，張氏已一眼看見，馬上搶步前來，盯着他身上的戰袍，單薄破爛，冷得發抖，不禁淚流滿面，從自己身上，脫下貂裘，披在趙德光的身上，同時，親手扶掖他入內坐，加撥爐炭，羹酒相斟，然後步入內室，拿出他僅有的幾兩銀子，交給趙德光，請他轉告前方將士，無論如何，再忍幾天饑寒，苦撐到底，以免省城淪落，貽誤大局。就在這些簡單的語話中，樸質的眞情中，用不着怎樣撫慰，怎樣獎勉，趙德光已忍不住感激涕零，奮袂而起，一言不發地走到前方，把滿肚子的牢騷，化爲哀痛！化爲奮勇，什麼話也說不出口了，只有咬緊牙根，身先士卒，大呼兒郎們爲張公一死，爲地方人民一死。貴州省城的保全，就在張亮基這一幕啞劇的表演下，獲得決定性的成功。接着全省苗亂漸次平靜。

可是張氏不但功不見賞，反被讒人彈劾，於同治六年吏議革職，他原在湖南，與地方人士相處得很好，革職後，便舊地重遊，在長沙住了一個短時期，嗣以揚州風景特佳，遂在揚州卜居終老，再不作東山復起之望了。

× × × ×

這一段史實，是在抗戰時期，一位貴州朋友流落到我的家鄉，他見我喜談清代掌故，特舉此事以助餘興，因寫石達開遺詩之謎，偶然憶及，遂追記之。

美毛勾搭面面觀

繒山

第一次大戰後，世界出現了兩大惡魔：一是共產黨，一是法西斯。兩者本是一物，但本質稍有差別。法西斯是眞小人，不講理的狼；共產黨是僞君子、狼而兼狐狸。狼就是吃人的動物；狐狸不然，牠異常狡猾，會用種種陰謀詭計，欺騙人、害人，使人受害而不自覺，也就所謂「統戰」。毛幫過去原利用統戰，得以竊據大陸，以為得計。所以今年九月起，再施展統戰以玩愚美國及追隨美國的「資本主義國家」。

美國想結束越戰

美國是世界富豪，毛幫則是無賴、窮光旦。富豪本來不會有求於窮光旦。但也不盡然，窮光旦多半是無賴，富豪就怕這種人，因為他會暗殺、綁票、放火。

美國遠在西方，與毛幫隔離太平洋，況又有兩洋海軍及其最新式犀利無敵武器，美國何懼之有。可是，美國派遣數十萬大軍在幫越南對越共作戰，卻與毛幫接近了。不僅接近，而且毛幫支援越共，於是毛幫成為美國的間接敵人。

假使美國當局聰明的話，一出兵便採取希特勒戰術，不出半年就可以把越共整個解決。殊不知歷任總統皆是無能草包，拖延數載死傷數十萬人，迄無法結束越戰。

美軍當然也皆有父母，那個父母不愛其子。個個美國父母眼見兒子送入外國戰場，被殺、俘虜，自然心情焦急。他們只得向新聞界呼籲，向兩院代表想辦法。美國兩院議員是眞正各州民意代表，選民的私信，猶如上司的手令，焉敢不從，於是總統在示威、報章指摘、議員反對下，遂不得不實行撤兵。因為下次大選期又快來臨，尼克遜為要連任，

越共的後台，是毛幫、蘇聯。但蘇聯接濟越共困難，故對越共支援有限，所以最重要的後台，應數毛幫。尼克遜因此要與毛幫拉關係，他以為拉上毛幫，便可結束越戰，便可爭取選民的好感，連任有了把握。

毛幫想取台灣

在法理上講，只要中華民國存在一天，毛幫政權總是一叛逆集團。毛幫集團皆是中國人，況又久任國府軍政公務員，以下犯上，焉能不是叛逆集團。此其一。由每日冒死逃亡青年之多，足以證明，大陸同胞最大多數皆是反共者，海外僑胞更不必說。要之，凡全世界炎黃子孫六約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皆是擁護中華民國者。香港毛蟲左仔，凡談及國共問題時，總好以土廣、人口多來嚇人，他們根本不懂民意的背向與軍心的轉移，才是政權興亡的大關鍵。但只毛周少數人懂得，太平天國滅亡即一明證。故毛幫必以取得台灣而始甘心、安全。毛幫宣傳，主要敵人是蘇修，次要敵人是美帝。其實皆是言不由衷的話。蘇修決不會打毛幫，只支持毛幫的反對派為已足，目的不外使中共成為蘇聯的附庸，聽話的臣僕。美帝更不會侵略中共，誰皆知無此必要。故毛幫最大敵人，既非蘇，也非美，而實是祖國（中華民國），它知國府遲早是要光復大陸，所以必須千方百計取台。此其二。

毛幫如何取台？他們本來想以軍事解決的，但經過幾次海空大敗，全軍覆沒，吃過苦頭，自知以武力不敢再嘗試，所以只好採取政治手法統戰。第一是分化國府內部離異，如揑造張羣、何應欽、谷正綱的主張台獨，這是百分之百的造謠，實在幼稚可笑。因此三人絕對忠貞愛國者，萬無法挑撥得動

常態，盡力勾搭反共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既是反共、又是資本主義國家領袖，天天咒罵美帝，不料為了取台，居然竟邀美帝元首尼克遜訪大陸了。消息初傳出時，一般人總以為美毛外交政策大轉變，跟着毛幫大放謠言，一方說美軍撤出台海，一方說中共攻台。毛幫統戰伎倆，至此完全揭穿。

美毛政策皆不可能改變

毛幫此次「笑臉」、「乒乓」統戰手法，雖然混入聯合國，表面上像是一大勝利，殊不知當它的代表一經演說，又暴露出它的狼兼狐狸的本來面目，毫未改變侵略暴戾老調。於是美國人準備明年驅逐中共出聯合國，基督教團體又在聯合國舉行大示威，高呼「屠夫中共滾出去」。其他反共、資本主義國也大感失望，深悔誤交歹徒。這不過毛幫初入聯合國數日之事，竟已招各會員國如此敵視，將來更可想而知。這算是「勝利」嗎？將來聯合國變化，不外兩途，一是驅逐中共出會，一是因美國減削對聯合國支援而解散，或另組一新聯合國（以上皆見報章報導）。拆白黨徒眞面目未暴露時，淺薄無知的人總以為他是正人君子，多願與他交往，及一旦揭穿，人人自會躲避。毛幫原想孤立國府，實是自我孤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是千古不滅的眞理，至今照常生效。

毛幫外交政策既然未變，支援越共當然也不變，此次范文同赴北平，原怕被出賣，其實是多餘的恐懼，狼決不會變成羊，觀北平毛幫對范的聲明可以作證。豈祇毛幫外交政策不變，而美國外交也不會變。

美國自一七七六年十三州建國以來，一直是向外擴張：一七八三年得英國密西西比河以東領土；一八〇三年購得河西法國路易士安那；一八一九年從西班牙手中購得佛羅里達；一八四五年吞併墨西哥的德克薩斯；一八四六年將俄勒岡劃歸美國；一八四八年從墨西哥手中得到新墨西哥和加利佛尼亞；一八五三年從墨西哥手中購得加咨登；一八六七年從俄國手中購得阿拉斯加；一八九八年戰勝西班

威夷、威克島、關島；一九一七年購得丹麥的西印度羣島之維爾京羣島；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後，佔領舊日本所領之琉球、小笠原，代管馬里馬納、馬納爾、加羅林等羣島。二次大戰後，美國雖未再擴張領土，但卻在中東，尤其亞洲遍設軍事基地，如菲律賓、日本、南韓、琉球、台灣、越南、高棉、泰國等，皆有美國基地。同時改變了日本軍部專政憲法，使美國得以不再受威脅，在在也皆是擴張，故稱美國爲「美帝」也不爲過。各國只有外交政策，但美國獨有「世界政策」，歷屆總統上任，必伸述此點。世人只見美國逐漸向外擴張，除讓菲律賓獨立外，從未退縮過。台灣是包圍毛幫重要據點之一，怎肯讓步。琉球、高棉基地且牢牢不肯放鬆，何況台灣。

其次，尼克遜政府提出的三十四億援外法案，先被國會否決，但一經國務院詳細解釋後，也終於又恢復。鴿派雖主張從歐洲撤軍，但也被參院否決了。最近中東發生危機，於是美國又增加以色列五億美援。這說明美國世界政策，還是率由舊章，向外擴張。因爲美國如不堅持援外，勢將被赤色法西斯（俄毛）個個吞食。中東、亞洲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不願被赤魔奴役，所以也樂於接受美援。美援雖然也附有條件，但究竟比入鐵幕爲佳。毛幫欲以「笑臉」、「乒乓」統戰，勾搭尼克遜出賣台灣，豈非痴心妄想，幼稚無知。今美國仍爲高棉作戰中，且自九月以來，美國政府及私人方面向台灣投資，仍有增無減；此三個月中，據電訊零星報導約達十億以上之多。

或曰十九世紀美國不是發表過門羅宣言，通稱門羅主義嗎，對梅特涅說明不干涉歐洲事務。然此聲明，重點不在干涉歐洲事務，（當時美國勢力也不可能干涉歐洲事務）而在下句歐洲不應干涉美洲，說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實際上美國還是擴張，即把中南美劃爲美國的勢力範圍，歐洲人不得染指。由是以觀，美國不但不會退出台灣，且也決不會退出亞洲。

凡梟雄莫不排斥異己，原無足怪，而以共產黨人爲尤甚，不僅排斥異己，就是「親密的戰友」、恩友，當利用完後便會過河抽板也照樣排斥之。如馬克思之對恩格斯、薩拉爾，列寧之對克倫斯基，史太林之對托洛斯基。毛澤東接受祖傳劣根性，自然也不會例外。當他西竄至西北時，張國燾以同志待他，但入延安受劉志丹收容後，羽毛漸豐後，便首先逼走張國燾，次謀殺劉志丹。在江西做流寇時，通稱「朱毛」，足見毛澤東居朱德之下，但進據北平後，便把朱貶抑爲僕從，到「文革」時「紅衞兵」且要朱戴高帽，遊行示眾，幸周恩來力加掩護始免於入辱。他利用林彪向劉少奇奪權，把劉監禁，而自任「主席」。因林彪有「勤王」的汗馬功勞，所以毛澤東特以「副主席」、「接班人」酬勞林彪。可是今天林彪也被拉下台了，蜜月的日子並不久長。

毛澤東排除張國燾、劉志丹，是先翦除他們的心腹黨羽；排除朱德也是在共軍大改編之下，朱德已無忠貞幹部之後；而解決劉少奇則是利用林彪集團槍桿子；所以皆能順利一如毛的心願，而未招出大禍。但這次整肅林彪，便不與從前那樣容易了，勢必招出大亂子。根據各國電訊報導，最近報導，最近大陸內鬨，一說是由於林彪之三次謀刺毛澤東所引起；一說是由於中共軍方反對向美帝勾搭。明眼人皆知前說是毛幫捏詞陷害，明明是胡說虛構。試問林彪有何理由謀刺毛澤東？毛已是快死的行屍，何必行刺。萬一林眞要刺毛，一定可以成功，一刺便中，何用三次。故此說決不足信。因此後說，可信的成分卻比較多。然何以中共軍方反對勾搭美帝呢？不止軍方，劉派也必同此意見。第一，違反「九大」會議通過的外交路線，該路線其中有三反路線，即反對蘇修、反對美帝、反對資本主義。此路線曾一再向黨、軍、人民洗腦甚久，大陸人人皆以此爲正確眞理。不料，今忽然一反九大決定，毛周二酋固然明白是在玩統戰，但多數人卻不明白毛周葫蘆究竟賣的是什麼藥，自然羣相驚愕，激烈的反對，是必然的。第二、當出兵打韓戰時，口號是「抗美援朝」，聲澈雲霄，軍民就在此一口號下，拋妻棄子，奔赴前線當砲灰，結果韓戰雖未勝利，打了個平手，但卻提高了中共聲威，毛幫常以此自豪，不斷向世界宣傳，誇耀不已。今爲何偏偏邀請美帝元首尼克遜到北平訪問，豈非自打嘴吧，這是反美帝呢？還是向美帝投降？自毛周施展「笑臉」、「乒乓」外交以來，大陸幹部、軍人立即醞釀一片反對的聲浪，各處竊竊私語。林彪的後台是槍桿子，既然手持槍桿子的軍人提出異議，林彪自然不能不處理。因此，林彪可能面向毛澤東對此問題提出抗議。毛澤東早已變成希特勒，口啣天憲，毛語就是聖旨。今居然有人擅敢對聖旨提出反抗，豈非大逆不道。所以「親密的戰友」首當其衝，指他要推翻毛澤東，自然該「整肅」，因而林彪下落不明。

現在，我們只看出序幕，大戲還在後頭。但可以預料到的，這一定是一齣大悲劇，洪秀全、希特勒可能就是毛澤東本來的寫照。因爲：㈠林彪屬下持槍桿子的現役軍人佈滿大陸每一角落，他們頭目既爲他們的提議而犧牲，自非報復不可。㈡不僅林系軍人抱有如此決心，如朱德、賀龍等系老牌軍人，以及劉少奇派幹部也會趁機而動。古語云：「先發制人，後爲人所制」，如不先下手，勢必一一被毛幫宰割。

所以近來由大陸及國外傳出消息：一則說：「共軍幹部抗命無法遏止，公開吐苦水。」一則說中共高層權力鬬爭，情勢極端嚴重（見莫斯科、紐約、倫敦各主要報刊）。一則說毛幫禁止黨政軍民「竊竊私語」，私語即醞釀造反。莫斯科電台廣播，中共政治危機，涉及整個階層。美報指出毛幫權力結構，陷於嚴重紊亂。一則說，成都電台廣播，毛幫強調紀律統一指揮，一切行動聽命於中央。一則說，今大陸正搞「大破多中心論、無政府主義」。凡此種種皆可證明大陸正在醞釀大叛亂中，這正是國軍進入大陸的良機。



美國新

「犯罪也要男女平等」！這是目下部分美國女性心底裏的呼聲。新潮妓女迫姦男人、捉黃腳鷄、劏死牛……樣樣皆能。據官方的統計：目前女性犯罪率，比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六；而在十八歲以下的女性中，犯罪率居然比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可謂世風日下。

就像在其他的「三百六十行」裏一樣，做妓女的人，到了今天，也居然會有「正統派」和「新潮派」的分別。

不久以前，紐約的一批「正統派野鷄」，就曾經舉行過一次示威，來痛心疾首地抗議：

「那些新潮派的濫貨們，簡直完全破壞了我們這一行商業道德和信譽！」

原來在這座擁有八百萬人口的大都會裏，專業的、副業的、業餘的、玩樂的野鷄，雖然越來越多。但是那些潮湧而來的「接班人」，絕大多數都屬於所謂「新潮派」，認爲那種「隨鈔登床」的賺錢方式，實在過於辛苦；而且「所賺有限」！聰明的人，自有一套別的花招，來讓那些「花錢的老爺們」，乖乖地傾囊而獻。

換句話說：「新潮派」的野鷄們，不再高興用投懷送抱，來換鈔票。代之而興的「先進生產方法」，是乾乾脆脆的敲詐，搶刼，甚至於兇殺。

在這種「新潮」的奔騰澎湃之下，不但成千成萬的「急色兒」和「花花公子」，紛紛被整垮整臭，有時甚至於連內衣內褲，都被剝個精光。就連許多其志不在尋花問柳，只不過誤入了野鷄們的「誅仙陣」的知名人物們，也都成了屠案上的羔羊。其中最轟動一時的有：西德反對黨首領史特曹斯博士的被刼；意大利工業家馬雷諾蒂的被殺；著名的美國漫畫大家查理亞當斯，因爲「死硬到底」，不肯「向人民低頭服輸」，就被這些新潮的女「人民」，在臉上撒了半瓶硝鏹水，弄得他現在不能不改蓄長髮，來掩飾自己頰上的傷痕。

據犯罪學專家們的調查報告：這些罪行的負責人，都是「新潮派」的野鷄。這樣一來，弄得許多身懷巨鈔的富商大賈，政客遊客，紛紛見「鷄」而遁。

那些正統派的野鷄元老們，因爲顧客銳減，即使拼命採用「多快好省」的策畧，也還是日有斷炊之慮，追本求源，又焉得不對新潮派野鷄咬牙切齒一番乎？

謝天謝地，紐約的偵探老爺們，不知是根據電腦的計算？受害人的哭訴？還是他們自己的痛苦經驗？居然找出來了一套「新潮派」們最典型的花招。那就是：

㈠在最高貴旅館的樓下大廳中，坐候那些沒有帶着女伴回來的住客。然後，不動聲色地尾隨他上樓。過了一兩分鐘，才

口吃不



據專家們調查：世界上，口吃的人，比神經衰弱的人，還要多些。許許多多最成功的人物，都有過或多或少口吃的麻煩。數不清的英雄豪傑，也曾經在特殊的情況下，忽然口吃了起來。

「口吃」，其實並不是病，而是一種隨時可以消失的「發展故障」。只要明瞭了它的根源，及時地和適當地加以解決，這種小毛病，是絲毫不足爲患。美國的「心理治療學」與「談話治療學」的權威，格楚狄・魏雅蒂教授，最近在這方面公佈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給那些有口吃毛病的人，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在一個國際記者招待會上，她曾經答復了許多前人所未道的問題。下面就是這些問答的摘要：

記者問：——口吃是一種病嗎？

魏雅蒂答：——它並不是一種病理學上的過程，而只是在機能發展上的一個故障。就像所有的發展故障一樣，它可以因爲環境的好轉，自動地由大化小，由小化無。但也可能由於環境的不變，或是劣轉，而使整個故障滯留不去，或是更加惡化。

記者問：——口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魏雅蒂答：——小孩子們學習語言潛力最高的時候，是從兩歲到五歲。這時，他們會學到多得驚人的生字，以及多種多樣的造句方式。但是，這時，語言發展機能發生故障的危險，也比任何時候都要大。

如果他們週圍的環境，尤其是他們和父母之間的關係，在這個關頭，發生了大變化，就很可能帶給他們非常不良的印象，使有些孩子們在語言發展上，突然發生了故障。——也就是我們一向所說的「口吃」。

記者問：——父母離婚，是不是造成孩子們口吃的主要原因呢？

魏雅蒂答：——可以這麼說。基本上每一個教會那小孩說話的人，如果忽然和那小孩生疏，隔膜，甚至於不再見面的話，就都會使小孩忽然口吃起來。

小孩子和一個人關係很完善的時候，總是相信千秋萬歲也會這樣完善下去的。倘若那個人一旦有了別的孩子，或是長期進了醫院，或是發生了意外，或是出現了家庭中的悲劇……使得這個人和孩子之間的關係，從此發生障碍。那就很可能使這孩子忽然在語言發展上有了故障。

記者問：那麼，口吃並不是遺傳的？

魏雅蒂答：——一般地來講，不是的。但也有一種口吃，是基於神經中樞發生混亂，這種病態是會遺傳的。

記者問：——男人和女人中間，哪一種患口吃的比較多些？

魏雅蒂答：——男人是顯然比女人多的。二者之間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七十五對百分之二十五。一般地說來，女人在排除這種故障上，顯然要比男人成功得多。

非作歹

『救命，救命！非禮！』」

㈡冒充旅館中的女傭，或是走錯了房間的女售貨員，混進單身客人的房間。不到一分鐘，就有一位醋氣冲天的丈夫，手持兇器，衝了進來。

這時，那個野鷄就會全身戰慄地抓緊她的客人，苦苦哀求道：

「趕緊把你的錢拿出來給他罷，我的小乖乖！要不然，我們兩個一定都沒有命了。」

㈢進了旅館之後，正在「脫衣解帶」之際，原來埋伏在洗澡間裏的幾位野鷄，早已一湧而出，不但把那位「王三公子」的皮包，搶得乾乾淨淨，而且還會把他的全部衣服，一古腦丟進房間裏的「垃圾自動銷滅裝置」中去。

有時，這些「新潮派」，還會乘興在那位一絲不掛，一文不名的先生身上，用牙齒和指甲，留下無數烙印，使他的元配夫人，見了決不會善罷甘休。

今年，一共有兩位「好丈夫」，寧死也不肯在太太面前丟這個面子。結果，兩個人都如願以償。——一個被「新潮派」割斷了喉頸；另一個連刀都沒有用，是被幾隻「玉手」，活活扼死的。這樣一來，嚇得許多原來還想在紐約去「風花雪月」一番的外國人和鄉下佬們，個個屁滾尿流，非僅不敢和「神女」們去打交道，就連神女們常常光顧的大飯店，服裝店，咖啡館，酒吧間，黃色戲院一類的地方，都不敢涉足了。於是，在「正統派」的野鷄之外，又添了這樣一羣氣憤填膺的店家主人，發誓一定要把那些「新潮派」鬬垮鬬臭。終於驚動了紐約的市長林德塞，由他親自下令給警察們：「見了野鷄就捉！」

根據當地的法律：賣淫有據的人，只要自願付出二十五到五百美金的罰款，就馬上可以恢復自由。——這點錢，「野鷄」們當然毫不在乎。在「旺季」的時候，平均每夜，都可以賺到三百美金以上。肯「加班」的人，更是財源茂盛，鈔票如潮湧而來。

現在由於市長大人自己帶頭要「整」她們，社會輿論也大助其陣。於是，那些專門判她們罰款的法官們，也把臉一板，既不准她們用錢來贖罪，也不准「繳保開釋」。一個個都押進了看守所，很嘗了幾天鐵窗風味。在這種大風暴下，「新潮派」的野鷄們，自然只好見機而做，暫時銷聲匿跡，不再跑出來活動。不過，誰都看得很清楚：風頭一過，一切又依然還是老樣子。身爲娼妓救濟處專員的芙蘭．奎絲曼女士，自己本來也是「鷄」科畢業的，她說得好：

「如今這種做法，只不過是把垃圾掃到地毡下去蓋住而已。」

這種看法，連FBI也表示同意。他們認爲：「新潮派」野鷄的如此爲非作歹，是和美國婦女們近年來犯罪率的大高特高，完全分不開的。據官方的統計：目前的婦女犯罪率，比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六。而在十八歲以下的婦女中，犯罪率居然比十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看來，美國眞正是世風日下了！

天涯客

是醫生

魏雅蒂答：不是人人都可以治好的。從兩歲到五歲之間，要治好非常容易。在十歲以上的人，就一定要請專家來加以治療和指導了。

記者問：一個口吃的人，是不是可以自己來加以克服呢？

魏雅蒂答：這個問題，很難具體地答覆。一個口吃的人，如果在結婚以後非常幸福，口吃的毛病，雖然不會完全消失，但卻會十去八九。——只是在他過份疲勞，或是過份緊張的時候，才會偶爾發生些很小的麻煩。如果患口吃的人，是一個小孩子的話，最好的醫生就是母親。倘若那患口吃的人，已經在十歲以上，我們就要建議他的老師：隨時隨地，把他和別的學生們一樣待遇，不要歧視，也不要特別照顧，免得養成他心裏上的變態。

記者問：患口吃的人，是不是有什麼「自療」的方法？

魏雅蒂答：每個患口吃的人，都有一種很嚴重的「好戰潛伏感」。年紀越老就越兇。不過，他也時時刻刻在擔心：這種「潛伏感」的爆發，會把他的一切，他的親愛的人，以及他自己，都加以毀滅。因此，他就拚命地制壓自己的「好戰情緒」，不敢再開一句口。事實證明：如果一個口吃的人，能夠盡興發揮他的「好戰潛伏感」的話，他說起話來，是不會結結巴巴的。如果他一切都不在乎了的話，談起來也是口如懸河的。因爲他已經不必再費心費力地壓制住自己的感情了。我個人所提倡的「談話治療學」，其要點就在於：使口吃的人能夠盡量地發洩掉他們肚子裏積存的怨恨，然後再逐步地向他們證明：週遭的人並不是眞的個個都對他們輕視或是懷有敵意的。——誰都知道：如果在一羣孩子中，有了一個「口吃」的，他也一定是最不容易滿意的一個。

記者問：如果一個小孩子口吃的話，大約需要多久，才能由他的母親幫他治好？

魏雅蒂答：連三個月都不用。……據我的經驗，有許多孩子，是在六個星期到兩個月之間，就完全治好了的。

記者問：患口吃的成人們，是不是也有治愈的希望呢？

魏雅蒂答：在這方面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成人們大都已經養成了一種掩飾他們口吃的習慣和特技：有時忽然停頓一下，有時忽然換口氣，有時忽然故做滑稽之狀，使別的人不會發現他語言上的缺點。

因此，在幫助他消除口吃這個故障的時候，當然也有可能會把他所熟悉的那些習慣和特技，先毀滅掉了。



魏雅蒂教授

橫眉語

警方的數字遊戲

一些社會名流和街坊首長，指責警方只用數字比例來粉飾太平，而不採取切實有效的辦法來遏止罪案的激增。他們表示：官方經常引用其他大城市的罪案數字來解釋本港的治安並不太壞，這是不正確和令人不滿的。因為官方沒想到本港只是彈丸之地，市民對治安特別敏感，而且市民遇刧不報案的為數不少，這些官方數字是極不可靠的。

他們認為：本港的治安已壞到如此田地，當局不思遏止，卻只利用統計數字來諉卸責任，這會使市民對治安前途失去信心。

他們更憂慮到，警方招募工作發生困難，警務人員人手不足，刧殺案件會進一步增加。

因此，他們呼籲考慮接納社會人士提出協助警方維持治安的有效辦法。

一位街坊首長表示：坊會曾向當局建議，准許地方團隊在嚴密的監管之下設地方自衛隊。雖然設立地方自衛隊的管理問題值得詳細考慮，但時至今日，治安第一，當局似不應因噎廢食。

警方不時用數字遊戲來文過飾非，早已為一般有識之士所不滿，他們經常認為香港比起其他世界大城市的

案「並不嚴重」，也實在是違心之論。每一天，罪案新聞佔了報紙的大部分篇幅，打刧銀行，好似傳染病一般，這斷不能說是小兒科了。

當然，警方人手不足，會是罪案增加的原因之一，但這種困難並非無法解決的。

街坊首長提議的「自衛隊」，技術上誠然頗多困難，因為，自衛隊不能沒有武器，但武器落在並非百分之百可靠的人手上，所帶來的害處多過好處。

即使每一個自衛隊的成員都忠誠可靠，但如果這些武器被歹徒奪去或偷去，又會成為大害了。

如果能克服這些困難，民間的自衛組織，誠然是防匪最有效的方法，當局對此，還是值得考慮的。

香港的政制改革

關於本港政制改革問題，長期以來就被提出和討論着。香港政制應不應該改革，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在新港督未走馬上任之前，在倫敦發表的談話，他預期香港政制將不會改變，理由是「香港地位特殊」。為了他這一段談話，又引起了香港社會領袖的不同意見。

大致來說，意見有三項：㈠應該改革；㈡不宜改革；㈢可作輕微的改革。當然這三項意見都有他們的理由。

港大政治教授哈里斯認為麥理浩的意見，是代表英國政府的想法，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不希望香港有重大的改變，麥理浩不過把這項意見重申而已。

政治改革者的

吹霧碌眼集

在歷史上，那些敢於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或進行實際改革的人，不僅是毀多於譽，而且還逃不了悲慘的下場，王安石如是，張居正如是，甚至連改革以後使秦國富强起來的商鞅也如是。——這的確是個奇怪的問題。

從社會學觀點說，各種制度都是人類和經驗意志的產物，它的作用有二：一是為了適應人類的基本需要；二是強制人類的行為，維持社會的秩序。所以，當人類需要發生了新的情況時，制度也必然要跟着變遷的。在過去認為有效的制度，便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力量，必須將它大力改革。那些敢於提出改革主張或實際從事改革的人，論理是應該受到尊敬的，為什麼他們會得到悲慘的下場？

要說明這個問題，我想以秦代變法改制的商鞅為例。

公元前三六一年，即秦孝公渠梁元年，他想使秦國興盛，便下令求國中賢者，以便改革秦國的政制。那時候，秦國還是由領主制度支配着，世卿、世祿、世業制度也還存在，把吏稱為「百姓」（即百官族姓）。國家大權都落在庶長手裏，國君的廢立全由若干庶長作主，往往引起內亂。同時農民在沉重的勞役地租下，生產不很積極。使得當時秦國的經濟和政治都比較落後。秦孝公這才動起改制變法的念頭。

公孫鞅就在這時從魏國來到秦國。他本來是衛國國君疏遠的宗族，所以叫做衛鞅。他是學習法家之學的。到了秦國，由於景監的介紹，得見秦孝公。到了公元前三五九年，即秦孝公渠梁三年，秦孝公便任命公孫鞅為左庶長，下令變法政制（註一）。這是第一次改革，所改革的事有如下六點：

一、編造戶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獎勵對「姦」的告密，不告密的要腰斬，告密的可與斬敵首同賞。如果一家藏姦，伍、什要同罪連坐，與降敵同罰。

二、凡戶主如有兩個兒子，到一定的年齡必須分財分居，否則要加倍賦稅。

三、凡人民立軍功的，各按功勞大小賞賜。如果私鬬的，要按輕重處罰。

四、凡努力耕織，生產多的，可以「復其身」，即免除徭役。經商及怠惰而貧窮的，要「收孥」，即連同妻子沒入官府為奴婢。

五、凡宗室非有軍功不得有名位，尊卑爵祿的等級，要按軍功重新規定，各依等級佔有田宅，臣妾（奴隸）和穿着衣服。有功的才得顯榮，無功的雖富不得舖張。

六、焚燒詩書，重視法令。禁止私門的請託，鼓勵為公家服務，禁絕游宦之民，顯貴耕戰之士。（註二）

，當然他們也看到這一點，香港人都希望無憂無慮的過下去。

獨立、自治對目前的香港來說是行不通的，這一點，差不多所有的社會領袖都同意的，不過，大部分的人都認為，小小的變革，如改革市政局，這是可能的。

街坊首長余祿佑和方潤華表示躭心政制重大改變將使香港陷於混亂，而且將影響香港的政治安定及經濟繁榮。他們的這個見解，正代表了香港大部分的中國居民的看法，橫行無忌的阿飛，專門攪事的小爬蟲，都給他們帶來隱憂，他們都希望在現有的情況下維持下去，任何巨大的改革都會影響現狀的。

香港的政制是落伍的，不合時宜的。熱心香港有代議政府的人，自然認為政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這些人顯然忽畧了香港的特殊環境。

香港在一個强大的共產國家的邊緣，而這塊地方又是「殖民地」的地位，它的變革將帶來「禍」或「福」，卻很難預言的。因此，大多的人都認為一動不如一靜，靜觀時局的變化，再作打算好了。

銀行的防匪設備

鑒於刦匪邇來不斷向銀行下手，有些銀行甚至一而再的被光顧多次，因此警方促請各銀行採取防匪措施，這種措施是在櫃而裝置避彈玻璃，同時裝上電視攝影及錄影機。

據警方發言人說：這種措施在歐美各國已能成功地抑制了歹徒向銀行打主意。因此，他們認為這項措施值得在香港施行。

警方並要求各銀行的僱員，在刦

方。

發言人提醒各銀行，不要將保險箱及辦公室鑰匙置於當眼處，以免為歹徒所乘。

警方這一項措施，是對付刦匪的有效辦法。有人認為銀行刦案之增加，是警方保護不力。在刦匪猖獗到這田地的今天，加强警衛力量雖有必要，但全港這麼多銀行珠寶店，一一派出警員加以保護，窮警方之力也辦不到。

因此，必須利用科學方法，對付匪徒，防彈玻璃，電視攝影機，錄影機，一來可以防匪；二來也有助於偵查，對減少銀行刦案，當有幫助。

目前，因為匪徒兇悍，同時銀行也都買了防盜保險，匪徒打刦，僱員固然不會受到損失；銀行本身也得到保險公司賠償，因此遇到盜刦時，銀行職員甚至負責防衛的看守人，不會反抗，只任由匪盜予取予携。

匪徒當然看出這弱點，所以拿一柄小刀也可以做世界，不愁銀行的人和他們搏命；反而箍頸刦取私人財物時，會遇到一些不甘損失的人，起而反抗，或窮追不捨。有經驗的匪徒都向這些大機構下手，失手的成份反而低得多。

如果銀行依照警方勸告，裝置上述防盜設備，憑電視錄影機警方可能獲得有力綫索，加速破案。

避彈玻璃有裨於銀行職員的安全，兇悍的匪徒萬一開槍，他們也多重保障；同時，還可以藉避彈玻璃保護及時按動警鐘。

梁人傑

（一）以秦代變法的商鞅為例

看，公孫鞅這些改革是恰當而穩健的，本不應引起激烈的反對。但因為它嚴重地損害了領主貴族的利益，便受到領主貴族的反抗。據說，以太子為首，反抗這次改革的人數多達一千以上。

公孫鞅為了貫徹法令，便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子賈都處了刑，於是新法才能順利地推行。

為什麼公孫鞅這次變法會受到激烈反對呢？

原來秦在秦康公（公元前六二〇——六〇九年）以前，可以說純粹是遵行氏族社會的選舉制與兄終弟及制。這種事蹟，是根據「春秋公羊傳」考據出來的。「春秋，文十八年，經」說：

「春王二月，秦伯罃卒。」

罃，是秦康公的名字，他是秦繆公的兒子。在他以前的繆公、成公、宣公都是秦德公的兒子；而德公、武公、出子，都是秦甯公的兒子。「春秋公羊傳」說：

「春秋秦伯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休註道：「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境，擇其勇猛者而立之。」

由此可見，在秦康公以前，秦國尚在氏族財產公有的階段。在秦康公以後，秦的嫡庶制度已經確立，但庶長的權力仍然很大。公孫鞅這次變法，在第五點中改庶長而為爵制，還規定宗室非有軍功不得有名位。這就削減了王的母弟和公子的氏族勢力。同時又規定「要按軍功」重新估定「爵祿的等級」，而且「各依等級估有田宅，臣妾（奴隸）和穿着衣服。有功的才得顯榮，無功的雖富不得鋪張」。這個法律不僅削減他們的勢力，還限制了他們的財產，難怪連太子也起來反抗了。

其實，在公孫鞅變法改制的前後，許多國家都在進行政治改革了：

(1)魏國。在魏文侯時，李悝已在魏國基本上完成了政治改革。

(2)趙國。在趙烈侯時，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在推行法家改革政策。

(3)韓國。在韓昭侯時，申不害進行過改革。

(4)齊國。在齊威王時，也有了較大的改革。

此外如鄭國、宋國、楚國都進行了改革。雖然這些改革有的進行得頗為順利，有的遭到不少阻力，有的甚至引起激烈的鬬爭。但由此可以看出，公孫鞅在秦國的改革，並不是「瞎攪一通」的。

（註一）「史記：秦本紀」載：公孫鞅為左庶長於秦孝公六年（公元前三五六），此處係據「史記：商君列傳」的。

（註二）見「史記：商君列傳」及「韓非子：和氏篇」。

林真

如此華人專家

記得半年以前，教育司簡寧先生在電台廣播說：學校教國文時，應該用國語。這話當時頗為教育界有識之士所讚揚，認為他還能站在公正的立場講話。

不料，曾幾何時，他的態度忽然有了很大的轉變，而這種轉變據說是受了華人專家（？）的影響。

十一月二十七日報載：「香港公民協會助理義務秘書長陳世愷，昨日表示該會曾建議教育司，訂下一個十年計劃使國語在學校普及授課。而教育司簡寧，在函復該會時表示，極贊成公民協會促進國語運動之舉；但教育司署之華人專家，認為國語跟粵語有很多不同之處。要嚴格將國語列入學校課程，將會減少分配給其他主要科目的時間和活動。簡寧表示目前本港各學校普遍對國語缺乏興趣，各學生家長亦然，而事實上各家長及教師亦贊成在學校授課時，除英語外應用粵語，因大部份本港市民都用粵語交談之故。」

公民協會這個建議，對此時此地的青年們說，眞是太需要了，對於提高他們的中文水準確是一項有效的辦法，簡寧先生贊成該項運動，也足以表示他的賢明。想不到連外國人都贊成的用國語講授中文的計劃，卻為華人專家所反對。他的理由是：「要嚴格將國語列入學校課程，將會減少分配給其他主要科目的時間和活動。」賣油郎頭腦不靈，怎樣也想不通，為什麼用國語授課，竟會佔去其他主要科目的時間和活動。用粵語講授佔六小時，難道用了國語會變成十二小時？這種專家，所專的可能是英文，對於中國語文決專不到那裏去，因為現代語文的文法詞彙，都是國語的，用粵語講授費力多而收效少，除非是講古典文，記得教育司有位專家主張小學生作文言文的，這位專家和他的論調相差不多。如果說這種人是專家，應該是「開倒車」專家。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許多專家曾在香港大學舉行一次中國語言會議，教育界人士有一段話，可供那位華人專家參考：

「現在的白話文，基本上便是國語文學。國語不僅是我國代表性的統一語言，而且適應了語文合一的進步潮流。所以香港以廣東話教國文，實在是使語文分歧的落伍現象。廣東話教國文，使教與學兩方面都添了困難，因為有些白話文的語法和詞彙，廣東話是難以解釋的……更頭痛的要學國語文法、詞彙，來寫表達情感的作文，於是大小寫成大少……至於了、嗎、啊、麼、呢等語尾字，根本不會正確地運用……又怎能怪學生們的國文程度低落呢？」

從「混」與「撈」說起

北方人常常說「混」，混日子，混飯吃；在香港沒有人說「混」，只有人說「撈」，「撈世界」，「撈得風生水起」。「混」與「撈」的含義有啥不同呢？也許道地的廣東（香港）人會比我更清楚。僅從動態上看，「混」是消極的，被動的，而「撈」則是積極的，主動的。一個人被迫做一件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時，勉為其難，敷衍了事，可謂是「混」，而「撈」則並非被逼，乃自願為之。「混」日子的人，都把「混」當作過渡時期，是暫時性的，希望「混」過這段無可奈何的時日，便脫穎而出，踏踏實實地「幹」一通。幹自己認為應該幹和值得幹的事情。「撈」世界的人，則把「撈」當作處身立世的永恒手段，希望長久「有得撈」，永遠「撈」下去。「混」只是糊塗和不負責任，「撈」則多少必帶着欺騙或欺世的性質。北方人說「混」有其理由，香港居民說「撈」更有其充分理由。此十里洋場，原本就是一個你詐我虞的社會，且「你詐我虞」更是一天比一天來得激烈。根本就沒有讓你消極，被動地「混」的餘地，有的只是「撈」和被「撈」，不肯去「撈」的人，不但站着看別人「撈」，而且自己那份也往往被人家「撈」去。至於積極地「撈」着的人，個個都變成將兵的韓信，只嫌「撈」得少，不嫌「撈」得多。只嫌「撈」的門路窄，不嫌「撈」的門路廣。

「混」與「撈」既然性質不同，其必須具備之條件自然有異。「撈」必須具備什麼條件呢？這早已被人一言道破——「撈世界要醒目」。不過在下還想補充一點就是還要心狠手辣，單憑「醒目」只能「小撈」，尤其適合於做傍友式的「撈」，卻不能夠大撈特撈。至於說到「心狠手辣」，李宗吾先生早已有言在先，不容在下饒舌。正因為「撈」是積極主動的，香港七十二行之外還有七十二行，但仍未能滿足人們的「撈」慾，自然會產生「撈」過界這個問題，「界限」是人為的東西，是由人劃出來的，因而無論什麼「界限」，有時難免有多少模糊，若果越界而「撈」之，最好當然從這些模糊之處越過去。於是社會上也就出現不少「十項全能選手」。

目前擁有「十項全能選手」最多的，似乎是娛樂圈。常見一些本來是「撈」演戲、拍片的，儘管他（她）對自己本行業務也並不純熟，無論扮演什麼角色，看來都只像他（她）本人，卻敢於拿起麥克風，引亢高歌，作其「歌唱家狀」。有些本來是「撈」歌星的，儘管還唱不夠十一、二個音階，但卻夠膽量，說「唱而優則影」，也拍三兩套片，當當主角，作其「名演員」狀，有些七星物星不願「執輸」，竟也在報紙上弄個專欄，寫起文章，作其「名作家狀」，甚至有人竟掛起招牌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水過東家，存水圍圍密
似麻，可惜是鏡中花。

豈可投筆

歲，書讀得不少，事做過不少，書本知識與生活知識俱豐，精力尙盛，自然是在文壇中大顯身手的時候。其文章文采英華，讀者早有所識。因此，寒兄表示投筆，決非是寫不出。

誠然，生活指數的突飛猛進，跟時代的交通工具發展一樣迅速，因此，升斗小民即使竭盡氣力跟在它後面跑，常常望塵莫及。而「我口吃我筆」煮字療饑的作家輩多是叫苦連天。斯文叫化稿費收入的「可恥」，眞不堪與外人道。其所以「可恥」，往往使人聯想到這種收入還比不上賣淫。

在這種生活的壓力之下，寒山碧兄認爲，假如不讓自己及老婆孩子餓飯，別無他途，只有投筆志圖別業，從此收爐矣。由此可知，寒兄對於搖筆桿，非不能也，乃不爲也。寒兄並且在他文章中聲明，這並非發發牢騷，得個講字。並且是經過認眞考慮之後決定的，這更使人可以相信，他眞的打算收爐了。

一個作家在格子上打滾了不短時間，竟因生活的壓力而自動放下筆桿，甚至更異想天開去「從賊」，當山大王，闖蕩江湖，這並不是滑稽，而實在是一個悲劇，引起人無限的感慨。這大概是「物傷其類」的緣故吧？同時，我們也可以想象到，當一個作家被迫放下筆桿時，會產生正如戰士要失去武器那樣的難受。

有人可能認爲，如果一個有戰鬥風格的作家爲生活所迫而放下筆桿，是對生活壓力的一種退卻，但筆者認爲，這毋寧說是對生活的一種強烈抗議。這大概可以說是一種無聲的抗爭。

但生活中的種種色色既是如此的現實，每個人想規避也規避不了，它總是如影附形，堵立在我們前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處地方容我們與世隔絕起來。那麼，我們既生活在如斯的現實，就應該以嚴正的態度面對它。生活坎坷的作家，他對現實更有深刻的了解和體驗，對於人世間的許多黑暗、不公平、悲劇，往往能洞若觀火，倘若我們不願意視若無睹，不願意躺倒，不願意失去我們的戰鬥風格，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正是我們的射擊對象。

我們胸中的塊壘實在太多，如果讓它悶在心中發霉，那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生活對於我們的壓迫、嘲弄，使我們骨鯁在喉，豈能不吐？假使我們眞的在思想上患上了可怕的痲木症，對於現實無動於衷，那麼，作家眞正的生命可以說已經完了。筆是作家的戰鬥武器，因此，不管我們在那一個崗位上，我們還應該發揮它的戰鬥效能，絕不投筆。

英菲

寫稿佬與寫信佬

媳寫家書，我替她寫是免費的，有時連紙筆墨郵也隨函奉贈，經過她的義務宣傳，不多久，同一大廈的一些住客及街坊等，也常跑來要替他們寫些信件、單據、契約之類，我於是成了無牌寫信佬，說好聽點，是爲街坊服務的「大眾秘書」，這情形在我遷出那幢大廈之後才告中斷。

不知道寫信佬是「七十二行」中那一行，只知道有文盲的地方，便會有他們的踪影。現在，在我住所附近還有不少這種在街邊辦公的大眾秘書，只消領個牌照，掛上「代寫書信」的招牌，便可以開始營業。看見他們，我總會想起自己替住客街坊代寫家書的情景，也會聯想起與寫信佬相似的行業——寫稿佬。

這兩種行業相似之處很多：兩者都是揸筆搵食的自由職業，也可高攀一點說是文化事業；兩者都需要有地盤才能夠大展鴻圖；都是筆停口停，要多產才能夠養妻活兒；入息都不固定，待遇皆落得可恥兩字。不同的是，寫信佬按件計酬，以字數計算，比寫稿佬算是待遇優厚，而且有自己的假期，可以隨時收檔，而寫稿佬一天不寫，卻可能因脫期而失去地盤。寫稿佬唯一優越之處，是他們一旦成名，即可由寫稿佬搖身變爲名作家，而寫信佬的來往書信即使寫得如何爐火純青，如果不改行，終其一生也只是寫信佬一名而已。

雖然如此，我仍羨慕寫信佬這一行，他們因爲是「代寫」，資料由顧客供給，對方要寫什麼，他們照寫什麼便成，寫完了即可一手交貨，一手收錢，交易而退，皆大歡喜；顧客要求在信上捧人或者罵人，寫信佬不必理會其捧得肉麻還是罵得有理，照寫可也，一切嚴重後果自有發信人負責，寫信佬不過是槍手一名吧了。

寫稿佬卻不同了，除非甘願作文抄公或者應聲蟲，否則，他們要自找資料題材，而最重要的是，在交易而退之外，最後還要負上文責。

因此，倘如碰到不太尊重作者的編輯，寫稿佬就要倒霉了，文章未經同意即被大加刪削修改，刊出時走了樣，於是，讀者看完一篇文章，發覺作者有很多應說而不說、該提而不提、應交代而不交代的人與事，他們首先必然想到是作者的不是，焉知道寫稿佬本來已把應說的說了，該交代的交代了，刊出時某人某事變成隻字不提，寫稿佬是啞子吃黃蓮！一般報刊都註明「對來稿有刪改權」，但文章走樣之後，這「文責」是不是該由寫稿佬負起呢？寫稿佬與寫信佬最大之不同，在於前者有「我手寫我口」的權利，沒有了這權利，則寫稿佬大可改行在街邊代寫書信，何貴乎寫稿？又何貴乎地盤哉！

江城子

中共拿民脂民膏供華僑敗類揮霍

紐約保釣會分贓不勻內鬨眞相

最近，紐約一個由中共操縱的「保釣會」，因爲人事上的爭權奪利以及金錢上的分贓不勻，而鬧出一幕狗咬狗骨的醜劇，使華人社會對這批打着「愛國」旗號，而吸食中共抽自飢寒交迫的人民身上的血液的敗類，又有深一步的認識，進而鄙視、唾棄他們。

事情的內幕頗爲複雜。「紐約保釣會」是一個由中共駐紐約統戰部門津貼的檔口，不時組織一小撮無業流氓職業學生上街嚎叫一番，美其名曰「示威」，但它們無論在言論、行動上，都從未做過一絲一毫與保衛釣魚台有關的工作，所以明眼人早就看穿其本質。

這個檔口的「領導人」李我焱，是來自台灣的。據說，他曾在台灣大學讀書，但與共黨搭上關係，爲當局查悉，被捕入獄三年。出獄後誓願「改造自新」，並以出賣同黨爲條件，申請加入國民黨。不久，獲准赴美留學。據經常與李某接近的人表示，此公操行頗不敢恭維，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唯利是圖。他一方面與中共統戰分子頻頻接觸，一面卻秘密與××情報局人員眉來眼去；本身無任何正當的經濟來源，平日生活卻極度奢侈，同學們都爲之側目。雖然國民黨方面說他是「共特」，但同學們對他的眞正身分都有所懷疑。是否與某局關係更爲密切，一時尚難斷定。

不久前，李某公然「回國（大陸）參觀」去了，他是否暗中負有某局任務？同學們更議論紛紛。

李某「回國」後，「釣約保釣會」的領導責任暫由李某平日助手徐守騰「接班」。

不料，徐公又是一個視財若渴的先生。「接班

[illegible]

咬。徐公不但是個求「財」若渴者，而且是個「大大的野心家」（不是「小小的老百姓」），圖財之餘，竟急不及待地想正式取李某之位而代之。中共統戰分子接獲線報，認爲事情不妙，竟對徐、李的眞正身分都懷疑起來，恐怕他們是臥底分子，意圖拆垮「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因此，急忙在「羣眾」中組織力量，實行對他鬪垮鬪臭。「羣眾」發動起來了，與論準備工作做好了，於十月卅一日開了一次大會，企圖一舉將徐鬪垮。不料徐也老謀深算，在大會上作了一次公開檢討，對自己的「罪狀」申辯一番，卻絕口不談貪污津貼經費事。公開檢討其實是變相的自辯書。檢討書畧說：

「在『釣運』開始的時候，我推想釣運是兩三年的運動，我工作的準備也按這個時限打算的，所以，我不僅帶着溫和的臉孔出現，我也建議李我焱要處處藏鋒。我這種做法不是要把大家向後拉，或是向右推，……

「時局與釣運，有密切的關連，當我說釣運配合時局的時候，不是投機主義，不是右傾機會主義，而是工作運用的技術。就是在有利於我的時機全力攻擊敵人，在不利於我的時機，迴避正面攻擊敵人。這就是游擊戰術的『敵退我進，敵進我退』的原則。所以當聯合國投票動向不明，當李我焱被國民黨稱爲『共特』，我被『聯合會刊』抨擊爲『依附狀』的時候，是對『釣運』不利的時候，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使釣運渡過難關，所以我主張在九十期的簡報上用緩和的文字，不把簡報放在第一陣線去攻擊國民黨和中華公所等組織（何況Chinaloun已有特刊攻擊該組織呢），但是當釣魚台事件在美

[illegible]

Confuence 等會議，場地散發傳單，以事實爲證，抨擊國民黨，在有利於我的時機，去爭取羣眾。

「我爲『釣運』做了半年多的『管家』，再加上常常爲『釣運』出力奔走連絡，所以我對釣運的看法常常是多面的，不是從一己的主觀情感而出發的。這可能與諸位有相異之處，再加上一個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做事一定避免不了錯誤，可是我們之間的隔閡不是原則上的不同，只是做事方法上的不同，所以你們不應該對我有什麼『懷疑』和『調查』。即使有懷疑和需要調查也應該當面告訴我，不能在背後捕風捉影，散播謠言，打擊我個人事小，有損於『釣運』前途事大……。」

會方雖然對他的檢討大爲不滿，但是爲了不把家醜外揚，也默不作聲。這次大會若純以鬪垮徐某的目的來看，是失敗的。但在會後，中共統戰分子卻將在「祖國」奪權的一套謀術，搬了過來「活學活用」，實行用暗箭傷人的法寶，秘密發出大批信件，痛斥徐某所爲（秘密信件見電版）。

目前，這幕醜劇仍在上演中，據說，倘若徐某仍不就範，中共統戰人員可能對他採取嚴厲行動呢！但願他不要變成紐約的林彪才好。

（紐約讀者陸義供稿）

亲爱的　　同志：

近来革命形势大好，伟大的祖国已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保钓运动也已与群众结合，开花结果了。而我们革命队伍中的一株大毒草，潜伏的黑帮分子，自封为钓运的「管家」徐守腾，也显出了真面目。他专做表面工作，欺上瞒下，将一切资料、文件、指示，据为己有。把群众运动当作个人的事业，到处游行。又借「稳健」为名，坐失「敌退我进」的良机；偏袒右派分子，同情反革命分子。而且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深，讲究饮食，衣服都要舒到外面去洗去烫。

在十月卅一日的会议上不但为自己辩护，还在十一月二日订写一封信来自我表功，没有坦白的诚意，不肯彻底检讨虚心学习，还夸夸其谈，充分的显出了他的山头主义的作风。乘李我焱不在，就在文中批评他「不稳健」，想借此夺权。故意混淆视听，打击保钓中坚分子。

同志们！造反有理。我们要的是革命的热血，而不是说教；要的是积极分子，而不是作「依附状」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要的是群众，而不是「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特附上徐的所谓「自白书」大家一齐来把他揪出来，彻底的把他鬥臭鬥垮。即致革命的

敬礼

纽约保钓会造反总部启

十一月十日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六、串燒師傅獲勳章酒肉買辦當中將

總而言之：斯達林和艾森豪威爾的關係，搞得很好；和羅斯福，搞得更好；和邱吉爾搞得很壞，和蒙哥馬利，搞得更壞。……

不幸的是：我們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著作，由於畏懼和自大的作用，就使得著作的人們，只提供了一個不太完全眞實的影像，而抹殺了我們盟國所眞正起過的作用。

這種現象的發生，是因爲斯達林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根本是錯誤的和反現實的。他當然知道眞象，但他卻絕不肯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說出來。

戰爭結束以後，米高揚向我講述：美國供應過我們大量的軍用物資，船隻和糧食。直到斯達林逝世以後，人們在印象中還認爲：我們的全部炮兵，使用的牽引機，完全都是從美國來的。此外，美國還供應了我們大量的鋁、鋼和各種食品。……

我知道：盟國這樣地支持我們：：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着想的。只有大力援助我們，使我們蘇聯軍隊不會被打垮；使我們有充足的現代武器，來把敵人消滅，他們自己的安全也才會得到保障。

× × × ×

我和貝利亞常常在斯達林的家裏碰頭。最初的時候，我對他的印象很好，常常在一起聊天和開玩笑。但是，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他是一個僞君子。而且，每一個一向接近斯達林的人都有種感覺，氣氛和從前完全不同了。就連斯達林自己都發現了這一點。有一次，他親口向我說：

「貝利亞還沒有來的時候，你們大家在飯桌上，總是高高興興，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

現在可不同了。每一次他都要灌醉幾個人，讓他們東倒西歪，胡天胡帝，弄得大家都興趣索然。」

我當然眞的很同意斯達林的話，但是在回答的時候，卻不能格外留神。誰都知道：斯達林最喜歡故意挑動你來發牢騷，說眞話。如果說錯了一個字，那就什麼都完了。

我當然很明白，斯達林現在最接近和最相信的人，就是這個貝利亞。每個想在斯達林跟前不栽跟斗的大人物，想不敷衍貝利亞，是完全辦不到的。唯一的例外，也許只有兩個。一個是莫洛托夫；一個就是我。——因此，我們也就成了他的「眼中釘」。

他對任何接近斯達林的人，都有很濃的醋意，就連對斯達林的小舅斯坦尼斯拉夫．雷登，也包括在內。

這位斯坦尼斯拉夫．雷登，原是喬治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特務首腦。但是，貝利亞叫人把他引進一間酒館去，把他灌得大醉，亂叫亂搞，直到被酒館裏的人把他推出門來才完事。

貝利亞很快地就讓斯達林聽見了這回事。接着來的當然就是「撤職查辦」。——除掉這位「國舅」以外，還有許多大人物，也是這樣地丟了官，甚至於坐了牢，送了命。

貝利亞的勢力越來越大，他自己越來越狂。誰都知道；他一向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

「只要給我一夜的功夫，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會讓他承認，我會聽見隨便什麼我想聽的東西！」

德蘇開戰以後，斯達林還在心驚膽顫，一無所施的時候，貝利亞的權力和地位，卻一天天地高起來了。

有一次，我從烏克蘭戰線，回到莫斯科去述職。忽然發現斯達林的週圍，現在只有他的喬治亞老鄉了。一個專門替他做「牛羊肉串燒」的喬治亞廚師，已經「因功」升爲少將。每次當我從前方回來的時候，他胸前的勛章，總要比從前多一兩個。這大概都是因爲他在烤「串燒」的時候，特別英勇的緣故吧?!

有一天，我正在無意中鄙視着這位「串燒少將」的勛章，忽然被斯達林發現了。他只皺了皺眉頭，卻並有說什麼。他當然知道：我會想些什麼？我當然也知道：他會想些什麼？總而言之，在座的人，差不多個個都覺得和這位「串燒少將」並肩而食，是一種天大的侮辱，但卻沒有人敢開一……達林一個人搞酒肉供應工作的喬治亞人，居然被擢升爲「陸軍中將」，而且賞給他多種多樣的勛章，活像一個戰場上的大英雄一樣。

戰爭結束以後，斯達林忽然對貝利亞有起戒心來了。——他已經覺得貝利亞有點尾大不掉，將來也許會出大麻煩。

斯達林這種感覺，表現得最强烈的一次，是在他家裏的一個晚宴上。突然之間，他仔細地看看桌上的人們，一肚子不高興地吼道：

「怎麼會搞來搞去，都是一羣喬治亞來的人？」

貝利亞當然是個鬼精靈，馬上就回答道：

「斯達林同志！他們都是你最忠實的僕人，對你是絕對服從的。」

斯達林忽然大發脾氣起來了：

「照你這麼一說，別的是都是對我不忠實，不服從的。是不是？」

「話當然不是那麼說。」貝利亞貌似恭謹地回答他：「不過，這些人都是經過仔細挑選出來的，對你最忠實的同志。」

誰知斯達林忽然把臉一翻：

「我不管他媽的什麼忠實不忠實！叫這些人馬上給我滾出去！」

所有的喬治亞人，都只好馬上離開現場，就連那兩位「串燒少將」和「酒肉中將」，也都委委曲曲地「滾」了出去。喬治亞人被轟出去以後，塡空的都是些俄羅斯人。斯達林這時已經年邁蒼蒼，頭腦冬烘，自以爲這樣一來就鬭垮鬭臭了貝利亞。其實，他的身邊已經連一個眞正相信得過的衞士，也都找不到了。

「紅色娘子軍」的始末

待旦

「紅色娘子軍」已成爲無人不知的樣板戲，這當然要拜「江青同志」之賜。假如不是「江青同志」看中這個可以使女人吐氣揚眉的故事，把它搞成「樣板」，它是不可能有這麼大的名氣的。假如不是「江青同志」把中國大陸所有的劇本，都打成毒草，「紅色娘子軍」也不可能一枝獨秀。可是當中共大贊特贊「紅色娘子軍」的時候，有誰關心或知道劇中人——符琼花，以及「紅色娘子軍」連長的遭遇？又有誰知道「紅色娘子軍」的締造者和領導者的命運呢？

「紅色娘子軍」樣板戲到底有什麼藝術成就或是缺點，恕我不敢說，因爲我根本不懂芭蕾舞，但我卻敢斷言，「紅色娘子軍」那套電影，（由祝希娟主演）是相當成功的，編劇、導演、攝影，以及演員們的演出，都非常出色，絕非此間那些粗製濫造的國語片所能相比的。然而這個成功的劇本之被發掘出來，實在是一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我雖然沒有資格參加「紅色娘子軍」的攝製工作，但也曾爲它發掘和收集過多少原始材料。

「紅色娘子軍」雖然是藝術品，但在中共武裝鬪爭史上的確有過這樣一個全部由婦女組成的連隊，也有過劇中的主角符琼花其人。

中共唯一一支婦女連隊成立於一九三〇年，隸屬「中國工農紅軍」琼崖獨立師第三團，全連一百二十人，全部由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組成，最大的二十歲，最小的則只有十五歲。連長是馮增敏，指導員是王時香。

海南島是中共最早的「革命」根據地之一，北伐時期琼崖共產黨最活躍的地區，是海南島的東部、北部琼山、文昌、琼東、樂會（琼東、樂會現已合併爲琼海縣）、萬寧等縣，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中共在各地發動武裝暴動，組織工農紅軍，琼崖共產黨也掌握了零星的武裝力量。一九三〇年朱、毛在江西井崗山成了蘇維埃政府，爲了適應形勢需要，廣東省委召開黨代會，馮白駒參加省黨代會回到海南，就召開海南區黨代會，決定擴大紅軍，建立蘇維埃。那年夏天在定安縣內洞山進行整編各地紅軍，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琼崖獨立師，該師下轄三個團，第三團活動在樂會、萬寧兩縣交界處。第三團團長是王德春，團政委是馮甲。「紅色娘子軍」連就是曾在第三團和當時的樂會縣委（縣委書記龐世澤）倡議下成立的。

「娘子軍」第一任連長當時也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但由於她的哥哥是共青團樂會縣委書記，也由於她積極煽動年青婦女們參加紅軍，所以被委任爲連長。「娘子軍」能夠在樂會縣順利成立，是有多少特殊因素的。

三十年代初期，海南島地區還是非常封建的，重男輕女觀念非常濃厚，婦

對毛不可

十一月三十日北平兩報一刊聯合社論提出六個「要」，即：「要增强黨的觀念」、「要繼續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要增强黨的團結」、「要光明正大」、「要加强紀律性」、「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顯而易見，這六個「要」的反面，正是目下中共內部所存在的、急欲解決的問題。

本文不討論中共所存在的那許多麻煩，只談談「要光明正大」這句出自毛澤東之口的話的虛僞性。

毛主席從不「光明正大」

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擺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大言而不慚。但在事實上，毛澤東生平做人處事，從來就不那麼「光明正大」；恰恰相反，他卻是最喜耍陰謀，弄詭計。茲舉出幾件事例。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在漢口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那時國民黨已經發生寧漢分裂，寧方主張反共，漢方仍然袒共。「五大」舉行時，中共也分成兩派，一派以總書記陳獨秀爲首，包括彭述之、譚平山、蘇兆徵、毛澤東，主張仍然與國民黨漢方（以汪精衛爲首）合作。一派以瞿秋白爲首，包括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張國燾，主張終止與國民黨合作。不過，當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陳獨秀、彭述之制止在會上發表時，他即懷恨在心。但是，他卻不「光明正大」地說出來，只在背地裏窺伺着打擊報復的機會。那次會議陳獨秀仍然取得勝利，連任了總書記。可是，到了同年八月七日，中共在江西九江（一說漢口租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毛澤東終於爲了一報私仇，放棄原則，一改擁陳與國民黨合作的態度，暗中勾結瞿秋白，推垮陳獨秀。最無恥的是，現在這篇聯合社論一邊叫人不要耍陰謀，一邊卻指曾與毛澤東一起耍陰謀的瞿秋白爲「懲辦主義」。極盡過橋抽板的能事。

二、毛澤東清算劉少奇，從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論，到一九四九年的「剝削有功」論，到一九六二年的「三自一包」論，到一九六六年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所有「罪」都是在毛澤東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期間所犯，而且劉一直是毛的副手。毛明知劉犯罪而不「當面」予以指正，使他改過，而要玩弄手段，勾結林彪將劉「懲辦」，何來「光明正大」？

三、這次整林彪。林是毛指定的「接班人」，據周恩來說是經過「長期考驗、觀察」才「培養」出來的。後來卻暗中做好輿論準備，叫人「認眞看書學習」，提高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從不向林「當面指出」，一擧

[illegible]

因爲先有思想基礎，所以才能順利成立「娘子軍」連隊。

符琼花（劇本主角）的身世和電影所介紹的是相吻合的。她是富有人家的婢女，參加「娘子軍」時年方十五。所不同的只是她並不像電影所表現的那樣倔强，英勇和幸運。因爲她在一九三一年（十六歲）時，在一戰鬪中被打死。

琼花死後「娘子軍」也活不了多久就「壽終正寢」，一九三一年冬琼崖國軍大規模進攻蘇區，發動全面的圍剿。先搗毁琼縣、澄邁縣的共產黨根據地，再進攻樂會、萬寧縣蘇區。逼使共產黨把設在樂會第四區的紅軍琼崖獨立師師部，中共琼崖特區委員會，琼崖蘇維埃政府從該區撤出。一九三二年「紅色娘子軍」連，也在樂會、萬寧邊界東安嶺、牛旺嶺一帶被殲滅。連長馮增敏被捕，一九三七年自首後才獲釋回家。此後琼崖縱隊裏雖然也有女同志，但已不再組織「娘子軍」連隊。

「紅色娘子軍」原始資料的挖掘，實在是非常偶然的，原來的動機只是爲了另一位並非出身「娘子軍」的女戰士。琼崖縱隊裏有一位富有傳奇味道的女英雄——吳秋菊。她在「解放」前已經死了，但有關於她的傳說和故事，卻在琼崖縱隊的戰士中廣泛流傳。這些傳說，大多數都是說她如何機智、英勇。如何在敵人重重包圍中突圍脫險，怎樣單槍匹馬攻陷敵人的「砲樓」，據說她的槍法非常了不起，可以在千軍萬馬中取「上將」的首級（狙擊）。

一九五五、五六年間，反映海南島「革命」鬪爭的第一部故事片，「南島風雲」（李英敏編劇）已開始拍攝，上官雲珠、孫道臨等三四十年代著名的電影演員也到海南來拍外景。這也就觸動海南島文教、宣傳領導幹部的靈感。發動下屬以及廣大羣眾搜集琼崖縱隊英雄人物的資料，編寫成劇本。（「南島風雲」編劇李英敏，據說原任海南文教處副處長，由於他寫了這個劇本便調到省文聯工作。）當時海南文教處處長鄭放（文昌縣人）和海南戲劇改革委員會以及有關單位研究後，決定叫我們先搜集吳秋菊的資料，然後改編成琼劇，讓琼劇團演出一段時間，經過去蕪存菁，再拿上廣東省參加會演，準備一炮而紅。不料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竟然又挖掘出「娘子軍」的資料來。所有的資料上報給省後，中央文化機關的興趣，也就把這些資料接收過去，還直接派人到海南島調查和體驗生活，後來便拍攝了「紅色娘子軍」這套電影，從影片可以明顯看出，它是由吳秋菊的事情和「娘子軍」事迹硬拼湊一起而成的。符琼花和南霸天作戰是取材自吳秋菊的故事。但符琼花的身世和她參加「娘子軍」的經過，則是取材自「娘子軍」的故事。

「紅色娘子軍」放映後，反應奇佳，它的主題曲「向前進，向前進，婦女的責任重，戰士的意志堅……」，曾一度在大陸廣泛流行。不久「紅色娘子軍」又被改成芭蕾舞，趙菁（傳說是趙丹的女兒）主演，現在江青的樣板戲只是在這個基礎上，畧加修改而成，並非出自「江青同志」的創作。



「大…

詠輝

年寫給毛澤東三十萬上言書，這該算是「光明正大」了吧。這次兩報一刊社論叫人「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改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胡風當年不正是做到了這一點嗎？結果，胡風遭到了怎樣的下場？「反革命」，入獄。

二、龍雲是大家熟悉的雲南土皇帝。他投靠中共後，起初還獲得什麼「政協委員」「省長」之類的名堂。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大鳴大放」，叫人「幫助共產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正是要人「光明正大」。龍雲老天眞，說了幾句對蘇聯不夠恭敬的話。結果，毛澤東一聲「陽謀」，龍雲不但丟了官，還被扣上「大右派」的帽子，送往勞改。最妙的是，稍後毛澤東訪蘇時，與赫魯曉夫見面，因言語衝撞，被赫魯曉夫掌了一記耳光，毛一怒回國，從此積下反蘇的種子。再後公開與蘇決裂。龍雲反蘇在前，可謂先知先覺；而且，他對毛不可謂不「光明正大」了，卻仍遭萬刼不復。

三、也是在一九五七年，「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此公一向拍中共的馬屁，爲中共赤化大陸立了不少汗馬功勞。他聽見毛澤東叫人大膽提意見，便說了這一段話：「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這段話說得夠中肯得體，尤其是夠「光明正大」了吧？結果儲安平卻因爲這句話而招來「大右派」的罪名，也是萬刼不復。

四、最後說一說彭德懷。現在這篇社論特別指明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彭德懷在黨內的地位不算低了，是軍委副主席，而且又是「國防部長」。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他發言說了一句大躍進得不償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急燥冒進。這是在黨內會議上當眾說的，正符合「光明正大」這一要求。可是毛澤東卻容不了這幾句話，彭德懷因爲過分「光明正大」，反而成了「陰謀家」，「野心家」。

要舉類似的例子，別說兩千字，二百萬字也舉不盡。歷史經驗證明，在共產黨統治下，萬萬不可光明正大。只要公開說一句心底話，就可能遺禍終身。陳伯達不是三十年前說了一句「人性」而遺禍至今嗎？

筆者在此誠心誠意奉勸看見此文的中共分子或外圍左派朋友，千萬不要再跌進毛澤東「要光明正大」的陷阱。

自從中華民國宣佈退出聯合國之後，也許有人擔心國府在國際上可能陷入孤立地位，其實不然。由於台灣人力資源雄厚，社會安定，經濟基礎日益穩固，對於世界貿易具有甚大的吸引力。誠如外交部長周書楷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台灣省議會所說：「我們的外交並不只靠聯合國形式上所謂代表權來維持，只要我們把握正確的方向，在內政上加倍努力促進人民的福利，培植雄厚的資本，對外把握重點，促進雙邊外交關係；而對於沒有邦交的國家，也應發動民間的力量，加強貿易關係以及文化交流。……」

換句話說，只要自己站得住，夠條件，不怕沒有朋友；西德並未加入聯合國，就其工業經濟之突飛猛進，爲歐洲之冠。因此，它的國際地位日隆；甚至蘇俄也對它非常重視。今在國府統治下的台灣居民，其生活水準僅次於日本而居亞洲第二位。尤其在工農業經濟和建設方面，更是一日千里！如與毛共血腥統治下的大陸相比較，則顯然成了一大強烈的對照。

中共不斷向外購糧食

中國原本是一個農業國家，許多省份都被稱爲「魚米之鄉」，況毛共統治大陸二十二年來，除一度派志願軍參加韓戰外，尙未發生對外戰爭，人民應該早已「安居樂業」，國家經濟亦應繁榮起來。但據「經濟學人」分析：大陸的經濟不獨沒有增進且日漸衰退，而中共在韓戰期間之所以能夠支持三年多，因中國民間過去積蓄下來的金、銀、寶物及陳倉的穀米等財富，無可估計！自中共席捲大陸後，就使用史無前例的殘酷手段，將民間數千年來積蓄下的財富搜刮無遺，故能勉強支持了幾年。

韓戰結束後，中共的農業經濟便開始受到威脅！一九五四年的大陸糧食，儘管表面上尙可維持，實則大陸穀物產量已經下降。其後五、六年間的產量仍一蹶不振，中共則把責任歸咎於自然災害；特別到了一九五八年當中共施行「人民公社」後，更使農民對生產的競爭情緒爲之消沉；而大陸人口卻

等地洽購小麥，以濟眉急。

中共自一九六〇年起向外求購糧食，希望保持秘密；至一九六一年向澳洲和加拿大購買五百五十萬噸小麥，卻已無法掩飾。一九六二年又向西德、法國及阿根廷共買進二百二十餘萬噸，一九六四年二月，北平會表示在未來三年中，將向西方購買共値五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同時還可以向澳洲購買。然而迄至現在，中共對大陸人民的糧食配給，平均每天每人仍不過四兩米和四兩雜糧，平均每人每天的食物含熱量，只有一・八五〇卡羅里，而聯合國公佈的每個亞洲人，平均每天應獲得二・三〇〇卡羅里的食物含熱量，始能夠維持其健康。因之今日大陸普通百姓營養的缺乏，體力衰退到什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再看台灣的經濟進展吧，據國府經濟部長孫運璿今年九月三十日指出：「台灣地區的生產毛額，已由民國四十一年新台幣一百四十三億元，增加到民國五十九年的二千一百四十三億元；國民所得亦由民國四十一年的一千七百十六元，增加到民國五十九年的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元。這種成長率，在世界各國來說算是很高的。」

中華民國

台省府主席陳大慶，在慶祝台灣光復節所發表的報告書中指出：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已連續完成了四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使台灣經濟快速成長，國民總收入突增，茲統計如下：

㈠國民所得——按固定價格言算，在第一期經濟計劃開始時，只有三百四十三億零七百萬元，至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已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一億三千四百萬元。十七年間增加三・六倍。

㈡平均每年每人所得——剔除物價的變動因素，折成五十三年（一九六四）的固定價格計算：民國

八年則增至八千七百十元，增加二・二倍。

㈢經濟結構——農業因受耕地面積限制，發展較慢，自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至民國五十八年，平均每年成長率爲百分之五・四。製造業的發展則遠較農業爲快，平均每年成長率達百分之十五・九。所以，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淨額中所佔的比率，乃由民國四十年的百分之三五・一，漸次下降至五十年爲百分之三一・三一，五十五年爲百分之二五・七三，五十八年已降至百分之二〇・八一了。但製造業產値，在國內生產淨額中所佔的比率，則由民國四十年的百分之十二・九三而漸次上升。……至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已升到百分之二三・四七。

這顯示台灣的工業化，正在迅速地進展，製造業已超越了農業，成爲國內生產業最主要的產業。

以上的工農業經濟發展，並非台灣當局純粹的宣傳作用，而國際人士也認爲台灣人民的生活水準甚高。遠東經濟委員會去年所發表的報告書：「台灣國民生產總額成長率，從一九五三——六八年間都是百分之八點六，至一九六九年已增至百分之八點七；七〇年則達到百分之九的新紀錄。台灣國民所得，在一九五二年平均每人僅合美金四十四元，七〇年達二百七十元。」

社會安定與良好政策

記得一九六七年一月，「紐約時報」記者余明星在其經濟版中，分析亞洲的經濟發展說：「現在亞洲經濟全面不景氣，惟日本、台灣、南韓、香港等地，卻有顯著的進步。原因是這些地區很成功地避免了政治的鬬爭，社會的安定及不打擾它們的經濟領域，故能欣欣向榮。」尤其對台灣的經濟進步情況，分析更爲詳盡：「雖然農產品可能爲台灣的主要輸出品，但加工品諸如塑膠品、三夾板、水泥、玩具、天然纖維原料及電器零件等，在其出口品的比較下，已漸增多。經過十餘年來的美國經濟援助後，台灣於一九六三年已初次享有貿易的出超了。……一九六四年的出超，將近四億八千八百萬美

之七·五，超過本來希望的目標——百分之七。由於同年中的台灣農業生產計有：二百三十五萬八千噸稻米，五十萬噸香蕉，一百〇六萬六千八百噸木材，四百萬零七千五百噸魚類，三百二十萬頭豬。工業目標已指向發展重工業方面：如礦工業的產量，比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十四；製造工業增加百分之十二點九；建築工業增加百分之五三點一；公共事業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五。這是美國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宣佈停止其經援中華民國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成就。」

台灣每年對外貿易的數字比大陸爲高，今年三月國府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指出：「去年全年的對外貿易約三十億美元，今年可能再創下出超紀錄。近年來，香港已成爲台灣貿易的第三大對象。……」這說明了台灣的經濟進展及對外貿易，非大陸可比。

台灣經濟發展爲何如此迅速呢？一方面由於國府的努力，蔣總統在一九五〇年三月所決定的政策是：今後不管其他國家對台灣的觀念怎樣，必須先求自力更生，建立强固的反攻復土基地。同年四月，前遠東聯軍統帥麥克阿瑟也曾說：「亞洲是未來歷史的關鍵，而台灣則是亞洲一座光明的反共燈塔。……」實際上，這座燈塔二十二年來，不獨給予黑暗大陸的七億人民以極大的寄望；並且越來越光明，使這座美麗之島成爲亞洲最繁榮的地區。

台灣本身的優越條件

另一方面，台灣本是出產豐饒、氣候良好及土質肥沃之島，加以幾百年來的慘淡經營，有如錦上添花。因之，一般認爲：除國府努力建設外，而台灣本身也有必然的因素和優越條件，始有今日的成果。根據記載：中國經營台灣，遠在隋煬帝大業六年（公元六一〇），即遣將陳稜至澎湖島。宋代以後，福建泉州對外貿易興盛，海舶出入台灣西岸，以北港爲華人與土著交易之所。元代曾在澎湖設巡檢司，隸於福建同安，而澎湖屬中國版圖自此始。

明初鄭和航海，曾在台南登陸；明代中葉有袁思齊、鄭芝龍（鄭成功之父）招募泉、漳壯丁數千

建成就

胡養之

人，據有澎湖和北港，並築城於台南安平。惟時西力東漸，鄭、袁勢力尚未鞏固，而台澎則爲荷人所侵略。至明亡後，鄭成功爲了復國，曾以台灣爲根據地。由於他立法嚴明，愛民如子，故閩、粵沿海義士，聞風而至，島上華人逐漸增至二十餘萬；於是實行戰士授田政策，耕作操練，兵農合一，使島上幾野無曠土，軍有餘糧。除以米糧出口供給漳、泉等地之外，普遍植蔗熬糖，煮海爲鹽，大興貿易。

當時清廷雖嚴加海禁，而台灣的船舶則能橫渡重洋，往來於日本、呂宋、越南、暹羅、爪哇諸地通商，使台灣經濟逐漸繁榮。正如清初劉獻廷所說：「鄭延平的功業，在於利用海國的環境發展，能以一島養七十二鎮之兵而無匱乏之虞！」實已奠定了台灣的繁榮基礎，至台灣於一六八二年歸順清廷後，仍繼續進行開發工作。據台灣通史載：清廷對台灣的經濟開展以後是由南而北，由山前而至山後，由西岸而至東岸的；進而逐步達於全島經濟平衡發展的程度。因米、糖、茶及樟腦等都是台灣的特產，清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鳳山的施世榜、台南的楊志申各投以巨資，引渠灌田，以防旱潦，水利事業從此興盛。故糖、穀的產量與日俱增，成爲台灣對外貿易的大宗。

過去台島的出口，東販日本，北至平、津等地。當時台灣的船舶最大可載八百噸，南通領海，北達遼東。因而民力殷富，人文蔚起。咸豐十年（一八六一），淡水與基隆正式闢爲商埠，港口的外商雲集，自此進入了世界的商戰之林。雖然暹羅、越南之米，爪哇、呂宋之糖，大量輸入中國，以與台灣爭利；然暹島卻已漸拓漸廣，米糖運銷各埠，仍與泰越相抗衡。

土地改革計劃的成果

許多不明歷史的人，以爲台灣在二次大戰前後的建設勝於內地，可能與日人統治時期有關，實則大謬不然。通史明白指出：台北市的電燈和自來水，都在日人統治以前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淡水河上的鐵橋，從基隆到高雄的鐵路，甲午戰爭時已通到新竹了。由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至十一年間，前者沈葆楨，後者劉銘傳，都想把台島建成一個新政治的實驗省；而其現代化的規模，尤以劉銘傳的貢獻最大。他曾把西洋科學輸入台灣，獎勵生產和出口，內修鐵路，外築港埠，百廢待舉。後來日人侵佔台澎列島，只不過是因利乘便，繼續推展罷了。台灣於一八九六年淪爲日本殖民地，日人首先注重土地森林調查，發展糖業，在財政上採行「以台養台」政策。至一九一五年，台灣財政已達獨立地步；並且每年約有一億元貢獻日本帝國政府。第一次大戰期間，外國經濟勢力全部退出台灣後，日人獨佔資本獲得空前利潤。「九一八」事變後，日人爲適應戰爭需要，在台乃有重工業的發展，水力發電量達十四萬三千瓩；有了如此低廉而豐富的動力，對全島經濟繁榮的關係，至深且鉅。一九三八年台灣產米已達一百六十萬噸，其中半數輸往日本。同年的台糖產量一百四十六萬噸，出口達一百萬礎。日本全國所需之糖，均由台灣所供給。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時，全島人口僅五百六十餘萬，現已增至一千四百萬人以上。就人口計算已增加近兩倍，成爲亞洲人口較密集地區。好在國府遷台後，便埋頭苦幹，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等優越條件，及其原有基礎繼續進行發展。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土地改革計劃」，曾轟動一時。這項計劃始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三年完成，爲期十四年；前後費用估計約一千五百萬美元。近十年來，國府在外國分別舉辦的商展會所展出的工藝品，亦獲得好評。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台灣政治之上軌道，社會安定及有效的政策措施，在在壓倒了大陸無政府狀態的毛僞政權。儘管國際姑息主義者搞風搞雨，但事實勝過欺騙，只要國府自强不息，所謂「一旅興夏」，何況還有一千四百萬居民及兩千餘萬海外華僑呢？

中州風雨

哦！所謂「政治潛台詞」、「充實、提高」，原來是這回事。

但徐諾在內心上卻產生了牴觸，這豈不是欺騙麼？而且使人思想難通的，這吳老頭是一個道地貧苦、忠厚的農民，不過就是性格爽直點，敢說話，難道這就算是「階級敵人」？這樣就要挨鬬？而我卻要閉着眼睛說瞎話，昧着良心在他身上戳幾支政治投槍。不通！不通！思想實在不通——徐諾一時之間，心潮在翻捲。

他聽完嚴尙榮的這番話，才恍然大悟，用幾乎發顫的聲音說：「我明白了。」

嚴尙榮還滔滔不絕地：「你剛才不懂，不算奇怪。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世界觀跟無產階級世界觀不同，所以看問題往往只看表象，不看本質，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的。你們缺乏在火熱鬬爭的鍛鍊，思想沒有改造成無產階級化，因此，你們必須進行艱苦的學習，把腦筋換換，這樣你們才能更好地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徐諾對這種老生常談的理論已經聽膩了，所以他沒有表情地站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對上級的「指示」或「批評」，實在也無從置辯。

嚴尙榮還想說什麼，小劉已把溫樹樵領進來。他一看見溫樹樵，便把想對徐諾的話咽住了。

「老溫同志，你來了，很好。請坐！」他把手一擺。

其實，廣播站裏已沒有櫈子，溫樹樵只好站着。

「老溫同志，這一炮全靠你去打响它了，組織工作做的怎麼樣？」

「沒問題，照原來的計劃進行。」溫樹樵胸有成竹地說。

「具體一點。」

「發言的人我已佈置好了。」接着，他唯恐遺漏了這一句：「我首先發言，帶個頭。」

「都有誰？」嚴在榮有點不耐煩。

「嗯，除掉我，還有三中隊隊長，共靑團民工支部書記、民工代表鐵柱……」

「老溫同志，你工作深入、有政治敏感，積極肯幹，上級是淸楚的。」

「這……這是我應份爲革命貢獻的力量，不過，我還覺得爲革命貢獻得太少。」溫樹樵有點飄飄。

「好的，關於你申請入黨的事，黨一定會給予研究研究。青年團是黨的後備軍，每一個同志都應該有這種政治的上進心。我們希望你繼續爲黨多做工作，爲革命作出更多、更好的貢獻。」

「我一定作黨的馴服工具。」

嚴尙榮看看錶，見下班的時間快到了，對溫樹樵說：「快下班了，你馬上回去，把民工集合好，帶來會場。」

溫樹樵應了一聲「是」，轉身便跑。

× × × ×

民工拖着疲乏的腳步，集隊來到廣播站前面的空地上。在幾支電炬集中照射下，只見人坐的黑壓壓一大片，約有四千多人。主席台上，並坐着嚴尙榮、李仁傑、汪培志。「洛陽日報」的記者也掛着個裝有閃光燈的照相機站在場邊。

夜裏風大，而且寒氣沁人肌膚，民工們都在冷風裏瑟縮，戴棉帽子的都把帽耳搭拉下來，裹毛巾的也把臉裹得更嚴實了。李仁傑首先站了起來，走到麥克風前，宣佈開會。

「同志們，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咱們洛陽，也進行了，建設大工廠。大家知道，在澗西這片地上，咱們，要建設的，是，屬於，一四一項的六企業，咱們要建中國的，第一個，拖拉機廠，還有，規模全國最大的，滾珠軸承廠、礦山機械廠、熱電站，還有許許多多工廠。咱們這個九朝古都，快變成重工業的城市了。這是我們洛陽人民，値得高興的事情。

「所以，爲了這個，爲了建設，我們，人民政府，徵調了，大批民工，來到工地，負擔，土方和探墓工作，這個任務，是光榮的。

「民工們，來到工地，都，積極工作，做出了，偉大的成績，我代表，工地，指揮部，向，大家，表示深切的，感謝！

「可是，我們，在取得，偉大的勝利的時候，不要給，勝利冲昏，頭腦，不要忘記，有敵人，在暗中破壞。

「同志們，敵人沒有睡覺，他們，不高興我們，搞建設，千方百計，進行搗亂、破壞，散佈反動言論，企圖渙散民工，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

「根據羣眾檢舉，三工區的，吳老四，便是，其中一個破壞分子。我

吳老四的頭：「吳老四，走！」

吳老四側起頭，怒瞪了溫樹樵一眼，虎地站起，吼道：「憑什麼鬭爭我？走就走，咱上台給哥兒們說理，我怕啥？」

他挺起胸膛，氣宇軒昂地從人叢中走向主席台。兩個帽耳隨着他腳步的走動，一閃一閃。一走到台前，吳老四一車轉身，右手乂在腰帶上，左手一伸，發出洪鐘般的聲音：「哥兒們！咱犯了什麼罪，要咱挨鬭？大伙給咱評評理。」

「嚷什麼？住口！」溫樹樵吆喝着。

「怎麼，不與人說理？不給人公道？」吳老四面無懼色。

「會給你公道的。我們按黨的政策辦事，這就是公道。這公道就是要實行對一切反動分子專政，不讓他們亂說亂動。」李仁傑在主席台上說得冠冕堂皇。

「我是反動分子麼？你們把一個老貧農當作反動分子？眞是給共產黨臉上抹黑，丢人現眼。」吳老四理直壯地不退讓。

「你現在就是散播反動言論了，我們不容許你囂張，要剝奪你的發言權。」

吳老四氣得一張臉像猪肺，嚷道：「好，你們不讓我說，咱也有說話的地方，咱要到市委去說，到省委去說，再不行，告狀到北京去！」

溫樹樵罵了一聲：「反動透頂！」

接着，他按事先給吳老四羅織好的罪狀，向到會的人說起來：「同志們，這吳老四是披着貧農外衣的破壞分子。」他首先給吳老四扣了一頂政治帽子，「全體民工來到工地以後，在工地黨委會的正確領導之下，無不積極工作，表現了不怕工作繁重、不怕寒冷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可是，這個吳老四，跟咱們大伙不同，他思想十分反動，經常妖言惑眾，說飯食不好啦、住房不好啦、天寒地凍啦，說了一大堆，企圖渙散民工的軍心。在工作上，他拖拖拉拉，毫不積極，開夜工時躲在土堆後面避寒、聊天，對民工帶來極壞影响。由於有這些破壞分子在搗亂，我們的工程進度受到巨大的影响。同志們，什麼人不高興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呢？是國內外的階級敵人。吳老四就是這號人。我們對於破壞分子是毫不客氣的，所以我們舉行了這次鬭爭大會，要對破壞分子給予沉重打擊。以儆戒其他破壞分子。同志們，第三工區出現了這種人，說明我們工地上階級鬭爭的激烈。這個問題是大家都不能輕視的。我們必須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讓所有的階級敵人無所遁形。」

他說到此處，把臉轉向對着吳老四，繼續說：「吳老四，我問你，你在第一次下雪天晚上，工地指揮部派幹部來慰問時，胡說什麼吃的、住的不好，天氣冷挨不住，這是什麼意思？」

「啥意思？就是那個意思唄。」吳老四鎮定地回答。

溫樹樵碰了一鼻子灰，楞了一楞，接着把嗓音提高了：「究竟是什麼是這樣？」

「不，你說這話抱有目的！」

「這可奇怪了，同志上門跟咱聊，要咱提意見，咱口快心直，說了，就是爲了提意見嘛，還有啥目的？」

「你狡辯！」溫樹樵沉不住氣了，「你分明有目的。」

「聽你指導員說來，咱提了點意見可要遭罪啦？你說，我那兒錯了啊？」

溫樹樵張大了嗓門：「你沒錯？告訴你，你借提意見爲名，盡說怪話，煽動民工，還不承認？」

「哎呀，好大的帽子！咱煽動了什麼喲！」

「好，你不說，我來揭發你，你說什麼土地給政府徵用了，幹活把式跑了，自留地顧不上了，老婆孩子沒糧食吃了，這就是煽動民工想家，抽民工後腿，動搖軍心，你的陰謀可不小！」

「咱還有陰謀？……」

「不許說！」溫樹樵打斷了吳老四的話頭，「還有……」

「我偏要說！」吳老四聲若洪鐘的壓着溫樹樵，「咱說的完全是事實，政府徵調咱們民工到工地，鄉裏和農業社就沒有很好安排咱民工家裏的生活，這不該說麼？」

會場中响起了嚶嚶的說話聲，顯然吳老四說出了民工們的心裏話，引起了共鳴。

嚴尚榮和李仁傑交頭接耳說了幾句，李仁傑便站起來打着手勢說：「大家靜靜，大家靜靜！」

又朝吳老四沉聲地說：「吳老四，你很會說話；可是，你也應該清醒清醒，現在是開啥會。老實告訴你，這是在鬭爭批判你，不容你放肆。我代表大會宣佈，剝奪你的發言權，你可要老實點。如果你能接受幫助，覺悟過來，政府還會寬恕你，否則，你要考慮後果！」

溫樹樵定着神望着李仁傑說話。剛才他已感到在吳老四的反駁下遇着了困難，現在他想在李仁傑的話中找尋支持的力量。當他聽到李仁傑宣佈剝奪吳老四的發言權時，他似乎覺得增加了鬭爭的勇氣。

不錯，革命鬭爭就是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專政，既是專政，就要剝奪被專政的人的一切自由——溫樹樵記起好像在那本書中看過這樣的理論。

李仁傑在施出壓力之後，朝溫樹樵說：「繼續揭發鬭爭！」

溫樹樵還沒有發言，吳老四已氣湧如山吼起來：「咱是地主還是怎麼的？不讓我說話？有王法沒有？」

「不准說就是不准說，鬭爭你就是要專你的政！」

（十一）

蹄聲劍影錄（七十五）

反觀同時在歐洲作戰的法軍，當希特拉的閃電戰，揮軍攻入荷蘭，迂迴而夾攻巴黎，佈署在法國東部的馬奇諾防線的七十萬大軍，便捲甲而竪降旗，擁七十萬精兵而投降，在中國必認無上的恥辱。應奮身而起，戰至最後的一兵一卒。假使敵衆我寡，敵强我弱，挾雷霆萬鈞之勢，使我無法再戰，只會潰，不會降。這種不屈不撓的忠貞，當非由豆豉椰菜鼓舞出來，乃民族正氣的所在，傳統教育的薰陶啦！

不要小覷這隊爛衫兵，打起仗來是蠻有勁的，因爲由民國八、九年間直至十八九年的時候，在這十年當中，粵南土匪猖獗，打家刼舍，擄人勒贖。僑鄉除了築碉樓，購槍械，各姓各族還組成團防，守望相助，這地區的民衆，就以「爛打」出名的。作戰力之强，不讓於訓練有素的軍隊。所以，就憑這隊爛衫兵，配合挺七的第二大隊，擊潰了九次來犯的敵兵，堅守這地區一年零一個月，當然，在軍事上來說，這地區是線、點的死角，並非必爭之地，日軍自然不肯派大軍來進攻，否則以螳臂當車的局面，我們也無法站穩一年以上。

日軍向這地區進攻，什麼戰畧戰術都用過，拂曉進攻，中央突破，大迂迴，兩翼包抄，聲東擊西……等法寶都曾施展出來，卻奈何我們不得。其實，日本的作戰方法都是常規的戰術，不離三十六度板斧，如果沉着應戰，冷靜判斷，總可以找到日軍的意圖，待機反擊。而堅守這開鶴兩縣邊陲的地區，竟能固若磐石，也歸功於軍民合作，萬衆一心，不分畛域，一鄉有事，五鄉馳援，一致對外。沒有一個人肯做漢奸，爲虎作倀；而我們情報員，卻能入混入敵後，刺探敵人的動靜。所以，我們的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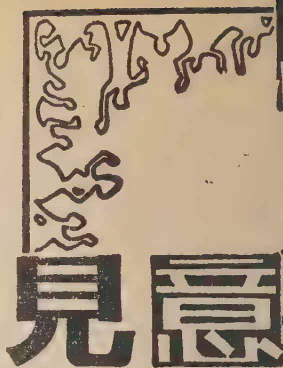
情報員已得了線索，報告送到我的手上。其中有兩個扮小乞丐的孩子最爲活躍，我們給他倆的渾號爲小鋼炮。

每逢日軍進犯，即鳴鑼告警，村村傳鑼，鄉鄉報警，縱横數十里，都是鑼聲，武裝自衞隊，跑步出發，在田裏工作的人，奔回村裏，拿着自己的武器，參加義勇隊，巡邏本鄉，或自動到第二線去作預備部隊。一次，日軍用迂迴戰術，從鶴山龍山墟迂迴進攻開平的金居，以小隊騎兵衝鋒，來勢猛烈，我把六鄉的聯防大隊，六鄉的自衞隊，都投入戰場，但敵兵的攻勢銳不可當，正在危急之際，而又無兵可調，恰巧一隊北鄉的義勇壯丁開到，我立派他們擔任攻擊，斜向日軍的左側進攻，那隊義勇壯丁，年齡均在二十左右，都是羅姓的青年，眼見同宗的金居鄉，快給日軍攻入，同氣連枝之情，敵愾同仇之憤，眼看那羣初生之犢，大吼一聲，一齊撲上敵人的左側，用密襲的步槍，連珠的湯姆生，奮勇向日軍進攻，日軍冷不防，空虛的左側方，給我方這羣義勇壯丁，奮不顧身的殺入，而又瘋狂的進攻，陣脚一亂，我方挺七第二大隊乘機反攻，日軍防我夾擊，倉皇敗退了——當鑼聲一响，接近火線的鄉村，婦孺老弱即向山地疏散。不久，即成一片闃靜，犬不吠，人不驚，只見武裝民衆，一隊隊的移動，除此之外則四野無人，那種氣氛，足使敵人驚心動魄。所以，有一次，日軍用山炮轟擊，攻佔了我們的高山陣地，挺七第二大隊的排長受傷，由南鄉的自衞隊掩護，一齊由山上打滾下山，日軍在高山向下眺望，看見縱横數十里，一片沉寂，鷄犬不驚，只有我方部隊作反包圍的移動，此外人影全無，恐有埋伏，不敢下山。

午，南鄉方面突傳鑼聲，那時，我恰和挺七第二大隊何大隊長正在茶樓吃午茶，聽到了鑼聲，我立和何大隊長會商，我渡河南鄉去指揮民衆武裝團隊，他回到大隊部去率隊馳援。但我們三天來都沒有接到情報，提及日軍進犯本地區的動向。所以，我和何大隊長都一致認爲必是僞軍張督武部的騷擾。我們決定：於擊敗僞軍之後，要乘勝追擊，把僞軍消滅，以免常受騷擾。我倆商量妥當之後，便在茶樓分手，我趕快渡河，匆匆到達了狗山，六鄉聯防大隊也開到了，我即命令他們佔領圓螺山陣地，擔任正面的防禦，南鄉的自衞隊已在左翼的馬山，和敵人展開劇烈的戰鬬；崗溪鄉的自衞隊也適時趕來，我要他們趕快開上馬山，以支援南鄉的自衞隊。何大隊也開到了，佔領黃牛拉車山地，在右側佈防。不久，正面槍聲大作，知道有敵人也從正面來犯，右側方的何大隊，也以密襲的機槍，側擊進攻的敵人，突然山炮轟來，聲震山谷。這時，我已知估計錯誤，來犯者不是僞軍，而是正式的「蘿蔔頭」，挾山炮而來，必是勁敵，恐我方傷亡必大。且爛衫子弟兵，並非久歷戰陣，乃不畏機關槍而怕大炮——正規軍的新兵也是這樣，以大炮的聲威懾人也。其時，日寇以山炮轟擊，攻勢必銳，誠恐有失，乃親到圓螺山陣地，指揮作戰。果然，日軍的攻勢猛銳，以山炮掩護進攻，壓使我正面不能抬頭，幸兩翼活躍，崗溪鄉的自衞隊到達馬山，左側的火力又大爲加强，始能撑支危局。及我到達陣地，才把正面的士氣鼓舞起來，六鄉聯防大隊那挺重機關槍，不停的怒吼，我又下令所有步槍的射擊，完全用排槍密襲的方法，十人一組，一齊放槍，其作用宛如機槍的掃射——日本兵怕機槍，而不怕七九步槍——眞個生效，數次擊退波浪式的進攻，才能站穩陣脚。

但試圖反攻，則給敵人的山炮壓阻得寸步難進。可是敵人想强迫進攻，則又爲我方「居高臨下」，交叉火網所粉碎，這末的由午刻戰至黃昏，成了膠着的戰局。

安琴



萬人意見

大主筆枉作小人
統戰手法・陳腔濫調

高山

聯合國被毛共混入後，似乎天下大亂即將開始，不但引起本港一些短視的人不安，也引起世界部份悲觀人士憂慮。誠然，毛共混入聯合國，是邪惡囂張，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由此引起，不幸的大戰一旦爆發，勝利一方絕不是毛共或共產集團，不談自由世界的軍力財力如何強大，就共黨國家的眞正人民經過多年極權殘暴統治，人人嚮往自由，個個想過較好生活，大戰一起，趁機抽共產黨後腿的人，就是共黨統治下的，這是肯定的。

眞正引起本港部份人心不安的，是毛共豢養下的統戰份子及一些「馬屁精」。這些傢伙平時口嗡嗡喊着民主自由，實際他們包藏禍心，另有用心，是反民主自由。趁毛共混入聯合國之機，那些大主筆閉門造車，大做文章，這種「馬屁精」該槍斃一百次。二十年來他享盡本港的繁榮，難道幾張白報紙之恩，竟信口雌黃，胡說八道，擾亂人心，可惡之極！

假如你去台灣走走，深入瞭解，你就不致把台灣看的那麼容易奪取。本人在台灣當兵超過十年，在這裏不欲談軍事佈署，武器進展，因為那是秘密，不能多談，只想告訴你今日台灣民心士氣。打仗不能只靠人多或武器，「士氣」最重要，「民心」更不可忽視。今日台灣每個中國人都抱着和毛共一拼的決心。老實說一句，多數人已等得不耐煩，對共產黨徒的仇視心理，不是你所能想得的。假如你還抱着二十年前在大陸時的眼光去衡量今日的台灣，你全錯了。

你的統戰手法，二十年來並沒進步麼？仍是毛共臭不可聞的陳腔濫調，反共的中國人早已領教。別說你大主筆的那一手，就是大頭頭周狐狸也不靈了，主要原因是毛共的殘暴，人心早已覺悟，毛共滅亡越快越好，對毛共的任何幻想已不存在。大主筆，你的調門不是早被正義人士揭破了麼？我覺得你還是站出來，如果你有骨氣的話，不必再躲躲閃閃。其實你的「正身」連我這無名小卒也已「驗明」了。

一些無知無識的人，也許會中你的計；立場穩，有見地，重志節的有識之士，不會被你動搖，你在枉費心機了！

眞的有一天本港被赤禍淹沒，你肯定的不敢留下過「幸福」生活，我要提醒你，新嘉坡的李光耀，可不會像港英政府那麼客氣！

讀者提倡廣用中華民國國貨

萬人傑先生：

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頭腦稍為冷靜的人都了解：中華民國前途並不在乎是否是聯合國一員，而在乎她對外是否能夠和美國保持盟國關係，對內是否能自強不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擴大財經上的影響力和成績，非常使人興奮。鐵的事實是這樣：一個人口祇有一千五百的台灣，今年對外貿易將會高達四十億美元，幾乎等於擁有八億人口的大陸對外貿易四分之三，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也是為什麼那些急於和大陸做生意的日本商行，寧可「一分為二」，虛與大陸委蛇，不肯放棄台灣商業活動的原因。（據本月十七日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日本對台灣輸出是美金七億四千五百萬元，對大陸的輸出是五億六千六百萬元。今年日本對台灣輸出最初這九個月增加了33%，而同一個時期對大陸的輸出減少了3%）。

現在，中華民國當局正更大力地展開世界性的貿易活動，筆者敢請台端，利用你的如椽大筆，向你的廣大讀者大聲疾呼，來一個購買中華民國國貨物運動，使中華民國對外貿易更為擴大。

台端的廣大讀者群中，相信很多來自大陸的中年人，他們有的遭受過

；更有不少家人還在大陸過着非人生活。

他們雖然違難香港多年，經過幾番辛古奮鬭，生活才安定下來。但國恨家仇，記憶猶新，祇要有人登高一呼，定然會引起各人內心共鳴，紛紛響應，我們不需要標語口號，也不需要示威遊行，祇要人人在日常生活上着眼，大家自問良心，履行一個最起碼的守則就行。這就是：盡可能購買來自中華民國的貨品，我們這些人，在家庭中是一家之主，我們的購買力非常巨大，祇要長期堅持下去，身體力行，日久自然有功。

我們中也許有人對台灣種種不盡滿意，可是我們大多數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底下長大成人的，西諺說：血濃於水，現在止是中華民國最需要每一個海外兒女對她協助的時候，筆者相信這是一個值得台端大力倡議的運動，因此不揣愚昧，抽暇寫這封信給你，不文處，尚祈見諒。

長期讀者（十一月十七日）

喬冠華聯大露狼子野心

促成泰國政變

泰國這次的政變，相信對東南亞及亞洲的自由盟國都有很大的功益。

由是，不但使泰國國運興昌，亦顯出乃他儂元帥的忠勇果敢，對君國示忠，對盟國示義。

很顯明的，泰國這次的政變，令到乃他儂元帥堅決統率所部海陸空軍警揭竿的，不是別人，就是喬冠華，這並非怪論，而係事實。

凡細心觀察和研究東南亞局勢的人士，都瞭解共產黨絕不會放過泰國的安定，當鑾披汶執政時，便想不擇手段滲透，培育赤色種子，意圖先赤化泰國之後才染指越南三邦，料不到乃沙立繼政，突破佛國殺生禁令，嚴佈三殺（共黨、販毒、放火賊），才使共黨不敢以身試法。到了乃他儂元帥當權，野心家們誤認他的作風比乃沙立溫和，一度死灰復燃，首從經濟及文化藝術滲入，甚且更企圖利用曾和乃他儂不睦的居留香港失意政客及工商巨子，進行以色作誘，幸他們理性未泯，覺悟得早，共黨伎倆又窮。加上連年的嚴密監視，共黨雖仍未放棄其分子由香港滲入泰國的計劃，惟格於控制力仍不得逞。

可是，自美總統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中共時，實對中共的海外統戰有很大鼓勵，數月來滲透活動，突飛猛進，由商而政，以至閣員議員，作有計劃的喧嚷，泰政府受到這種恃局勢的阻撓行爲，很感不安，恐其毒行爲，在東南亞及亞洲盟國道義上固然打了折扣，而迷共媚共的氣氛，在有形和無形中已使潛伏的顛覆分子如獲春雷蠢蠢欲動，使每個國家的執政者產生了不少困惑。尤其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親共分子更明目張膽，實已使泰國面臨到來自國內的多面痲煩。這痲煩倘不是喬冠華的猙獰面目早露，下去更不堪設想，野心家只顧自利，四處進行離間、挑撥，而以尼克遜的傑作爲護身符。

最低能的是喬冠華的僞善醜惡臉譜只有表演兩天，第三天便在聯合國席上暴露本來猙獰面目和中共陰謀，使正在矇查查的人提起警惕。

乃他儂元帥不愧一個允文允武的衛國護君忠心臣子，看清了喬冠華的面目——中共的陰謀，經過二十四小時的機密決策，一聲獅子吼，來個以牙還牙的政變，像一個明智的良醫，爲祖國打下一針固本清源的澈底治療藥劑。以鐵腕粉碎一切企圖顛覆泰國王朝和禍殃萬民的赤色毒計。乃他儂元帥此舉不僅救自己的君國，亦對東南亞及亞洲一般尚迷惘地高唱自掃門前雪或中立和平的人敲起警鐘，這因果完全可說是拜尼克遜和喬冠華之賜，倘沒有尼克遜的姑息行動，共黨絕不敢急速滲透；如沒有喬冠華的坐起櫈子露鬼臉，便不會使到着迷者如夢漸覺。

（乃古）

媚共言論令人齒冷

編輯先生：

古人有言，天下大患，莫甚於僞君子，而不懼於眞小人，眞小人吾知其所防，則禍尚淺，僞君子智者亦每爲所惑，其禍乃深。

今（六十）年元旦以來，本港某報向以忠貞自矢，以中華民國曆爲紀年，僑務委員會登記有案，又行銷國內，竟然每有發現在第一版及插圖中，流露出親共言論及新聞，也有醜詆總統的圖畫。自毛共被拉入聯合國後，某報更變本加厲，明顯的爲中共張目，如關於共方派駐聯合國喬、黃兩人荒謬演詞，忠貞報刊，雖畧爲刊登，必同時斥其僞裝荒謬，某報竟然「笑容可掬」，什麼「維護國際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並將二人相片在日報及晚報公佈出來，與共報傳聲筒無異。尤其令人憤恨的，蓄意製造中傷國府謠言，如中華民國人員表面上平淡，私下表示對前途感到失望及憂慮，這純是白日見鬼，妖言惑眾，不是向共方大送秋波而何？我復興基地，上下一心，正向着反攻復土，殲滅毛共之途邁進，民安物阜，決不受國際陰霾影响，這是我們海外返國僑胞所共見，非誇張而是確實的情形，何慮之有？某報自謂忠貞之立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我們以中華民國國民，向那些托告一言。毛共的奸笑是含有毒素的，他的繩索沒有能力套上你的脖子之前，何止「笑容可掬」，簡直好話講盡。如果墜入他的圈套，那時你所見到的，自然不是「笑容可掬」而是屠夫的面孔了。我們更警告某報主編，你以中華民國曆紀年，以僑務委員會登記之報刊，竟然爲共張目，就是內奸，就是出賣國家民族的敗類，爲國人所共棄，罪不容誅。

我們又希望忠貞的讀友，認清兩面手段的奸徒，並通傳親友，實行對付那些立場站不穩的僞裝報刊，聯同抵制，大加撻伐，使其自絕於人群，以表現我中華民族的正氣，凜然不可侵犯，亦不是僞裝敗類所能欺騙。

我們以炎黃子孫的剛毅精神，繼承國父遺志，効忠領袖，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矢志收復我們失去的國土，拯救我們受苦同胞，以盡我們的責任。

袁暘照、劉進才、何建安、梁莊謹上（十一月十六日）

聽歌

馬天

正當時代曲「如火如荼」之際，少不免去見識一下。華燈初上，行人如鯽，大部份都是下班工人；匆忙之象，從擠擁的腳步見之；車聲交錯，與人群鬧成一片。我有點慚愧似的走進歌廳，這是一所戲院，不見得怎樣高貴。聽眾形骸放蕩，有高聲而笑，有打情罵俏，或仰臥，或豎腿，粗言穢語，奇裝異服。暗問：究竟樂在何處？

正在閉目養神，悔之已晚之餘，

歌女不知亡國恨，隔江「好」唱後庭花，矯揉做作，聲刺心脈，令聽者，心如鹿撞，眼有微濕，鼓掌不下六十秒。

男歌星茸茸長髮，筆挺新潮西服，留一副中國面孔，昂昂然，挺起胸膛，珊珊然，走女兒家步。噢！我的天。「昂然慢步好容儀，引項高歌滿庭悲；學盡女人嬌體態，更無一個是男兒。」千軍萬馬中寫了四句詩。

罵得好，「更無一個是男兒！」想當年花蕊夫人目睹十四萬軍齊解甲交親零落故園沉」！「骨肉流離道路中」。我輩不思振作，而躭於逸樂，這是中國人乎？

吵足一小時，剛舒一口氣，走到街上，撲面風塵，心還是起伏不平。想起有等文丑，竟以歌星爲題材，某某談情，某地好去處，某食品滋味無窮，這又一篇，那又一篇，夜總會中可寫，痲將枱上可寫，毒害人心，勝於强徒大盜。大好才華，不從正而隨俗，不提正義而倡享樂，這些人要關進深山去！

你的讀者澳僑李寧謹上

（十一月十日）

時代哭無病呻吟 讀者要大加撻伐

近來風靡一時的所謂時代曲，可以講是千篇一律，聲調聽來，好像枝枝一樣，歌詞就唱來唱去都是愛呀、想呀、恨呀，嗌救命咁。不知是否鄙人無欣賞力，我覺得無辦法從曲中領畧到一點美和善，難道除了男女之私就無事物可以歌詠耶？

還有那個唱粵語時代哭王子，更加不知所云，生吞活剝，將不通的猥瑣字句，塞進歐西曲譜，聽見作悶，尤其他皺眉蹙額，作情種狀，眞像隔夜飯都反出來，但竟然流行起來，作孽孽了！

從前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閣下有一桿嚴正之筆，何以對此不肯大加撻伐？我希望老萬作歌評而妖詞淫聲絕，不知會妨礙　貴篇幅否耳。專此向

萬人傑致敬

香港前途只有看法

取決於本身的利用價值與奪取之難易

今天明報社論說：「香港前途並不取決香港本身，而取決於中共、英國、香港二者的協調。」我以爲香港前途正正是取決於本身的利用價值與奪取之難易。因爲香港目前對於中共尚有利用的價值，所以中共仍不敢殺雞取卵，以致得不償失。同時香港國際關係複雜，且有相當敵對的實力（包括有形與無形），使中共要取香港，非勞師動眾不可。好像六七年的暴動，就是因爲戴麟趾和市民的團結與堅强的對抗，使左仔無法得逞，終於知難而退。至於澳門之所以受控制者，一因國際關係單純；二因本身薄弱，中共可以不費一兵一卒舉手而得。但亦因有多少利用價值，仍不殺雞取卵。香港與澳門等到有一天失去利用價值，而且輕而易得的話，任何協調都是廢話。

聊生（十一月十五日）

台灣歌魔力大

左派工友登台高歌「月兒像檸檬」

主編先生：

本月八日讀時報柴娃娃小姐免費娛樂大文，使我有點感想。本人執大帚爲業，可能與本刊作者魯民先生同行，少年出身行伍，少識文字，不過時好與書報爲伍，今一時興起，將本人意見奉上，請　台修正及加標點，在萬人意見欄上發表。

關於年來台灣來港歌星所唱歌曲，各方批評爲靡靡之音者大不乏人，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對一般普通人確非常歡迎，本人也在內，連很多左派者亦口不對心。據我平日目見爲據，今年之×月×日左派××工會在上海街××茶樓會慶，餘興節目中，有某工友三杯落肚，即上台高歌月兒像檸檬一曲，令到當場譁然，試想影响力何等之大！同時，本港各電視、電台司儀，常常台灣最佳……台灣最佳……不絕於耳，使人認識台灣人民快樂自由，豈不也是一種宣傳嗎？

讀者留車人

「萬人協會」簡訊（十四）

萬人協會會章草案裏說得清楚：「萬人協會以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編者為基礎。」而半年前不幸逝世的張贛萍先生，生前在讀作編者聯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所耗心力至為巨大，萬人協會今天能夠順利成立，並且得道多助，飲水思源，就決不能忘了張老編！因此，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亦即張先生逝世的第一百八十日，曾憲光先生委派了主任秘書方程、會務部主任馬影、婦女部正副主任周朗、郭碧琳，代表本會前往探望贛萍先生夫人——張谷志蘭女士。同行的還有

生前友好，亦即萬人雜誌讀者「老娘」女士）。

我們表達了敬意和問候，請張太太談了近兩個鐘頭，聽着張太太傷痛地憶述張老編生前行事，愈發使我們對嚴以律己、誠以待人的贛萍先生，更為敬仰悼惜。張夫人已有工作，目前生活暫無問題，但是精神上的負擔卻放不下，每一想談起張老編，都顯得極為悲痛。希望張太太能在她現正研讀的佛學書籍中，得到精神上的寄託和解脫，也希望張老編魂兮有靈，護佑遺孤！

本會將不收任何費用，「老娘」也答允今後要是韋弦等姐弟參加協會舉辦的旅行及康樂活動，她無論如何，一定在百忙中抽暇作陪。

萬人協會成立為期雖短，會務開展卻「非同小可」，為了擴展會務及方便會員聯絡，由十二月份起，在九龍設立辦事處，並由會長萬人傑、及副會長曾憲光任命岳騫先生為九龍分會主任；凡夫、葉冠雲為副主任；黎民出任秘書。今後，家在九龍、或家在新界的會友要跟會方聯絡，可以直接駕臨旺角彌敦道胡社生行二壹〇六室萬人協會九龍辦事處，或者撥電話K三〇一〇八三，申請入會或繳納會費的朋友，不必舟車往返，可逕至上址辦理。協會成立日子雖少，但是雄心不小，除了計劃盡量在港九新界設分會，要讓萬人協會的自由大旗遍佈全球各地，相信努力之下，要在月球上設立分會也並非沒有可能！

去年，難胞潘宛莊抱屍逃亡，衝破鐵幕震動世界；目前，一位二十歲的難胞羅月娥也演了同樣的慘劇，羅女士跟乃兄一道投奔自由，途中兄長不幸溺死，羅女士拖着亡兄遺體勇往直前，終於冒死逃出生天。這一悲劇慘事經本港新報報導之後，本會及屬下的中華青少年先鋒社，立即分別捐出現金，託新報代轉羅月娥女士。先鋒社成員年紀雖小，卻發動了一群初中學生，節省零用錢作出義舉。本會的「職業輔導組」同時透過報章，通知羅女士，負責給她介紹工作。萬人協會宗旨在發揚互助互愛精神，在冷血爬蟲高叫「遣回逃亡青年」的此時此地，對那些從消滅人間仁愛的魔掌中逃出來的難胞予以接濟救助，本會責無旁貸。

週來氣溫突然下降，會友的工作熱情卻沒有絲毫減退，秋來了，冬天已然不遠，我們在熱情高漲、幹勁沖天的當兒，想起了那些「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寒衣未贖回」，在隆冬寒夜瑟縮街頭的貧病者，決定在今年冬季展開一項「寒衣運動」，為貧病無靠者傳送溫暖，並使社會人士對萬人協會認識了解：我們並非一個小圈子的組織，而是致力社會安定、為善不敢後人、不尚空談的一個團體。

「寒衣運動」正在積極準備，由曾憲光、盧樹榮、馬影、陳念能、黃天翎、岑安民、陳挺拔、葉永如、林國豪、周朗、沈文珠、郭碧琳、麥壘等十三人組成籌備委員會負責其事，

開這一「雪中送炭」的義舉，更希望全體會友能夠動員起來，協助募集及派發寒衣的工作，集腋成裘，相信本會的寒衣運動，比起其他的慈善機構毫不遜色。

公共關係部副主任周長欽委員，在寒流襲港時送來一百大元，謹此致謝。周先生不但出錢，而且出力，爲了協會計劃租用大會堂的事，周先生疲於奔命，在大會堂與樂中樓之間往返奔跑，跟大會堂經理搞好「公關」，設法在一連數月插針不下的排名租用期中，替協會找出適當日期。周先生的「任勞」精神，值得一讚再讚。

由馬影、宋德科擔任義務教師的「國語訓練班」，鐵定下月（七二年一月）七日開課。有意學習或進修「共同語言」的會員，即日起請向秘書處電話報名，學雜費全免。有意學習英語、日語等外國語言的朋友也請少安毋躁，一俟師資及地點籌劃成熟，本會即陸續舉辦各種語文訓練班，並將詳細情形公佈。

協會成立以來，海外朋友紛紛響應，英、美、加、日各地信件如雪片飛來，詢問入會申請辦法，秘書處不敢怠慢，雖然忙個不了，仍然一一奉覆。在這裏，謹向海外朋友「照會」：海員及僑胞申請入會，手續並無不同，資格無分性別、籍貫、地域，經「審查部」核准，即可成爲本會會員。申請表可由萬人雜誌剪下，或照格式以白紙填寫，逕寄本會，申請表上務請詳細註明「永久通訊地址」，以便郵件聯絡。

已入會的朋友，若有「喬遷之喜」或更改電話，也請盡速通知本會秘書處，切盼合作幫忙，使會方與會員之間的通訊聯絡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可免卻「洪喬之誤」或者刊登「尋人啓事」的麻煩。

又：凡有信件或入會申請表寄來本會（包括在籌備期間），但仍未接獲本會覆信或通知者，請費神來信或來電聯絡，因恐我們以往的覆信可能有的被失落也。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用詞不妥
電視台受抨擊

萬人傑先生：

此信本欲不寫，但終於忍不住又給你寫了。

在中共得加入聯合國的那天，我恰巧在無線電視看到重複的打出字幕：「中國加入聯合國，台灣被逐」。我有點不明白，該電視台何以用「中國」而不用「中共」？不用「台灣退出」而用「被逐」？該電視台即使是中立派人士支持，如此用字，亦值得商榷。迄今爲止，尚未見任何報章評及此事，故本人不吐不快，特提出並請台端一評此事。

讀者莫明甚

台灣好

萬人傑先生：

別後很久，諒你身體平安，工作順利。關於我入會問題，返港時才申請。萬人創刊四週年聚餐，我沒有參加，心感不安。因我隨同香港惠州健身學院回國祝壽勞軍團一起返國，十五日由香港出發，十六日晚上八時三十分抵達台北。每天我們去表演，二十二日南下參觀海陸空軍大表演。目前台灣生活非常安定，家家戶戶有電視機及冰箱，政治、交通、衛生，全世界無比。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小弟張廣平上

出版消息

青鋒社之青年刊物「時代先鋒」第十期經已出版，是期主要內容：心聲——「燃點起復仇的火炬！」灑血簽名，矢志効忠，「從頭收拾舊山河！」痛論聯合國之淪喪，專文報導青鋒愛國歌詠組演唱情況，「青鋒號角」讀友訴心聲等，本期增加圖片畫刊兩版，（出紙共張半），介紹十月慶典活動盛況，歡迎讀友索閱，請附回郵信封，詳列住址函寄九龍青山道三二壹號五樓青鋒社發行組，當即寄奉。

萬人協會「國語訓練班招生簡章」

第一期（一九七二年元月七日至三月二十八日）

採集體授課個別輔導的教學方法，要求學員完成三個月課程後，基本能講正確國語。凡「萬人協會」會員，「萬人雜誌」讀者對國語學習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免收學費。全期二十四講，每星期兩節。

講師：馬影、宋德科。　開課日期：元月七日（星期五）

上課時間：星期二——下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星期五——下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

上課地址：洛克道三九一號三樓C座，基督教協基會主恩堂（即協會對面）。

招生名額：五十名。

報名日期：即日開始至十二月三十日（額滿即止）。

報名地址：「萬人協會」秘書處及九龍辦事處。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附報名表如下）

「萬人協會」語言學習班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在職單位				住址			
是否「萬人協會」會員		是		不是			
選讀科目		國語		英語		日語	
電話				備攷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現在地址		電話		
永久通訊地址		電話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興趣和專長		職業	（包括職別）	
在職單位名稱		在職單位地址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個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塡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塡寫“批准日期”“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塡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塡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聞中共入聯合國有感

一覽樓主楊海天

播聲一聽一心焦，聯國如何把賊招？赤火遍焚山岳動，狂魔亂舞地天搖，自由神女芳魂渺，民主曇花綺蕊消，見說殷憂能啓聖，行將周鼎換新朝。

步海天兄原韻

曹文錫

無知聯國寸心焦，賊黨焉能手亂招？出柙虎狼防噬齧，害人魔鬼任逍遙，自由神像從茲覆，民主規模即此消，我輩毋忘身在莒，臥薪寧復畏狂潮。

海天先生詩，第二句「聯國如何把賊招」造句最新，頗饒趣味，文錫先生和句「賊黨焉能手亂招」，招字押韻亦好，自古好詩，多為白話，白居易之元和體，即是白話寫詩，婦孺均可明曉詩意，千古名人，一致稱許，蓋白話詩寫出，比較文言為難，文言可以襯託，如同女人化粧，敷以脂粉，掩醜為妍，白話詩是本來面目，樸實自然，毫無雕飾也。壇主評語。

登高感懷

林一村

風淚吼南海，愁雲困北山，英雄不上馬，何計破秦關。

北風

馬天

(一)慘烈凝全國，腥臊滿兩京，蒸藜皆欲死，怒海作餘生。

(二)宇內紅陽瘦，天涯曉霧輕，牛山黃屋小，夜靜有悲聲。

壽陳道行將軍七一榮壽

蒼廬主李懷蒼

遙祝嵩齡舉玉卮，蟹肥秋爽菊黃時，廿年故國難圓夢，百歲長庚定可期，偉略雄才堪作師，詩言勁節足為師，華堂合獻苔榮頌，海角傳吟大老詩。

春行

學生郭眞

萬方景物慰輕塵，總算佳時氣象新，引項春花爭著色，爛紅嶺上葆天眞。

蒐絲

郭眞

蒐絲珠淚濕女蘿，女蘿折斷悔情多，獨憐委棄蒐絲子，流落江湖奈若何。

陳崇興詞長，精研易理，博通經史，榮獲辛亥年，中華民國語文學術獎章，陳冠夫先生賦詩為賀，茲步冠夫先生原韻，以表賀忱。

梁莊

起衰濟溺鎮南天，嶺表宮墻仰大賢，三易貫通知啓後，六經淵博自承先，沂流洙泗宣文教，雨化菁莪述聖傳，樂育著書涵孔道，尼山德澤永綿綿。

香江晚眺

梁莊

歸舟蕩漾挹清風，帆影波光夕照紅，鯉峽晴烟飛水面，獅山斜日下巒峯，插天玉宇巍如岱，霸海艨艟勢若虹，北望燕雲傷去國，蠡濱誰復聽漁翁。

梁先生最佳對句，「插天玉宇巍如岱，霸海艨艟勢若虹」，詠香港之景，是為寫實之作，對仗既工，「霸」字用得又好，堪稱名作，壇主評語。

懷人

文蔚

淒風苦雨近黃昏，獨對殘燈黯斷魂，幾度自裁無慧劍，空餘孤枕淚痕存。

自感

文蔚

年來日日困愁城，悲苦淒涼莫與京，安得杜康同共醉，酩然不醒勝長生。

自詠

鄔非

(一)悲無至友與周親，湖海浮沉只一身，鄙薄風情難計較，碧雲綠水結為鄰。

(二)因無傍術可隨身，面目從來誰認眞，世俗橫加皆白眼，生當此地不宜貧。

無題

袁暘照

酸淚潛吞廿載過，還將瘦骨任消磨，萍飄痛感身無托，身老猶憐苦尚多，閉目懶窺新事物，傷心回首舊山河，艱虞獨抱孤忠節，放蕩痴狂學醉歌。

陰曆十月十六，為鄙人賤辰，自大陸淪陷，避亂南來，香港卜居，高樓蟄伏，雖靜極思動，委實無處可遊，每當星期假日，攜犬登車，渡海以後，漫無所之，獅子山頭，凭高縱目，鯉魚門外，破浪乘舟，有時，嶺眺摩星，街游屈地，九龍新界，多半曾經，又或浪跡沙田，訪閒園而茶敍，徘徊粉嶺，去安樂以談心。遊罷歸來，夜闌人靜，肴菜羅列，把盞開樽，三杯興起，展卷啜茗，正襟危坐，烟斗不停，十燈齊躍，大放光明，推窗北望，萬籟無聲，偶有車響，充耳不聞，忽然想起，今日生辰，撫躬自問，百感叢生，思潮起伏，下筆有神，不須詩韻，二律便成。

生辰感懷二律

董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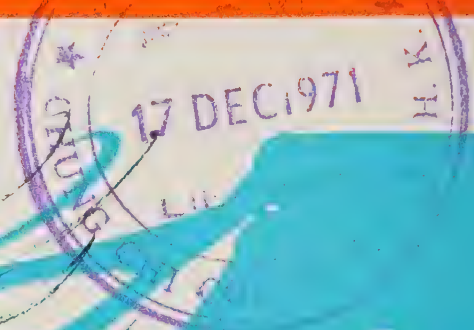
(一)年年愧上仲宣樓，北望江淮又幾秋，九域悲傷天地色，一身寥落國家仇，萬千魔刼何當了，三十功名似此休，劍氣宵騰人不寐，淒風苦雨黯神州。

(二)弱冠荷戈萬里行，鬢霜對鏡客心驚，中原久別眞成夢，嶺表初來最有情！書劍未荒人意冷，江山無語氣難平，自慚蓬矢桑弧志，落寞天涯一老兵。

該詩已抄送星島晚報，公諸文友，或有唱和。

萬人雜誌

(第二一六期)



火上加柴！

印巴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的敗家子作風

打腫臉充胖子

五四運動的急先鋒之一的羅家倫，在所著「新人生觀」中說：「强而不暴之謂美」。此話說得甚當。但是他未說明什麼「之謂醜」。我們認為「窮而充濶之謂醜」。凡是僞裝與自己實質不相稱或相反的事情，都可謂之醜。依此推下去，虛弱裝扮强大，寒酸故做濶綽；獨夫言必人民，專制硬說民主；自己選錯繼承人而揷贓繼承人造反；分明是爭權奪利，瞎說是文化革命；假鳳虛凰，沐猴而冠等等，皆「之謂醜」。諸君莫笑這是反共八股，切看事實證明。

大陸人民所得遠遜香港

據日本「遠東經濟」雜誌的調查統計，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人民每年平均收入僅有一百美元左右。對於這條消息，許多人乍聽幾不敢相信。因為香港居民的每一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九百一十九元，以每家四口人計算，每年每人平均收入為二七五七元，合美元約為四百六十美元，為大陸的四倍有奇！「人民祖國」生活如此，怪不得成千上萬的人，在毛共宣傳的偉大勝利聲中，卻冒九死一生之險衝過邊界逃向香港了。

以上的數字計算可能不夠準確，我們再看一九六九年聯合國的統計資料，一九六八年亞洲各國、國民所得數字如下：①日本：一一二二美元，②星加坡：二九八，③香港：二九八，④馬來西亞：二五五，⑤中華民國的台灣：二四六，⑥菲律賓：二三三，⑦南韓：一五五，⑧錫蘭：一三二，⑨泰國：一二七，⑩巴基斯坦：一二一，⑪柬埔寨：一二〇，⑫南越：一〇四，⑬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九九，⑭印度：七三，⑮寮國：六七美元。

從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三年來香港的經濟發展，使居民的收得提高了，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最近發表的資料指出：「目前，全港有一半人家的每月收入超過六百七十二元，而五年前一半人家的收入是四百八十二元。」不過現在居民每年平均所得，是否確已達到四百六十美元不得而知，但是必有大步提高，已斷然無疑。

再看大陸同胞的平均所得，一九六八年時是九十九美元，而一九七一年亦只百元，幾乎停留不動，毫無進步。這毫不奇怪，因為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使工農生產一齊「大躍退」使然。

從聯合國的統計看，中共在亞洲十五國當中，國民所得居第十三位，列倒數第三位，僅高於印度和寮國。中國大陸土地為日本二十六倍，而人口僅為日本七倍。大陸地下資源雖不富足，但亦應有盡有，而日本的工業原料則幾乎完全依靠國外輸入。但是在自由經濟之下，國民收入從一九五八年的二四八美元，到一九六八年提高到一一二二美元，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大國。而大陸則停滯於一百美元之下。什麼「大躍進」、什麼「紅旗」、什麼「多快好省」，原來全是野狐！不腳踏實地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奉毛思想為金科玉律，走「世界革命」的邪道，搞得大陸同胞一窮二白，被迫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悲調！哀哉，大陸同胞！

這還不算，最可惡，其醜無比的是窮措大硬充濶佬，也追隨美、蘇、日本之後，搞對外經濟援助，援助那些經濟生活高過大陸同胞數倍的國家。例如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古巴、巴基斯坦等這些受中共援助的國家，人民生活水準皆高過大陸同胞。這一窮二白的同胞，敲骨吮髓，援助外國，這是千古未聞的暴政！

在去年共產國家對外援助中，中共已躍過蘇聯居首位，蘇聯為三億多美元，中共則超過七億美元。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八年六月，中共對外援助總額達二十七億二千萬美元。大陸同胞有多少血汗骨髓，能供給這麼肆意揮霍！打腫臉充胖子的敗家子！

一窮二白迄未變色

在史大林時代毛澤東，曾宣佈向蘇俄「一邊倒」，對於史大林這個殺人如麻的大暴君極為傾倒。但是史大林唯一的一個優點（對蘇俄而言），他卻不學。那就是史大林一反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唱「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大事擴建大專學校，培養科技人才，遂使蘇聯由農業國，經二十年的努力而完成工業化。

反觀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竊據大陸時，是一窮二白，經二十二年至今天，還在厚顏無恥的高唱一窮二白！



新聞以外



印巴戰爭加深中蘇共惡感
國府應乘機活動有所作爲

劉人傑

中共對付西方國家雖然頭頭是道，但遇到師父蘇聯老大哥就毫無辦法。他支持巴基斯坦與印度鬪爭，顯然「預鑊」。所謂「第三世界」領導者，查實是紙老虎。國府應乘此機會，出而作外交上的活動，加深中蘇共間的矛盾，承認孟加拉共和國應列入考慮之內。

甕中之鼈

印巴不宣而戰，到本文發表時，已差不多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來的局勢，顯示印度的主要目的在解放東巴，消滅駐在東巴的八萬雅耶汗（每週評論執筆人用葉亞汗，是譯音用字不同，大部分報紙用雅耶汗，故老萬從眾）政權的軍隊，在西線則採取守勢，並嚴密封鎖海路，防阻西巴軍隊增援東巴。

由於印度軍隊力量較西巴軍隊雄厚，更因得到孟加拉游擊隊協助，在東線方面，大有進展，長驅而入，雅耶汗的軍隊已如甕中之鼈，如果他們沒有成仁的勇氣，就只有集體投降。

在執筆寫本文時，東巴首府達卡雖未陷落，卻已兵臨城下，達卡一旦攻下，孟加拉共和國政府就可以遷回首都，繼續肅清殘餘雅耶汗勢力。蘇聯印度樹立孟加拉國的目的，便可達到。相信到這地步，印度會停止軍事行動，在西線守住。

殘暴的西巴軍隊

印度進攻東巴，目的有二：一是協助孟加拉人獨立，脫離雅耶汗的殘暴統治；二是解除逃入印境的一千萬東巴難民給予印度的壓力及沉重負荷。

東巴和西巴雖同是信奉回教，卻不同種族，長期以來，東巴人受到西巴統治，在東巴橫征暴歛，而這些收成，卻用之於西巴，因此東巴人民窮困不堪，生活艱苦。孟加拉人獨立的要求，由此而起。

上較大的權利，還設計誘捕東巴孟加拉人的革命領袖拉曼下獄，更在東巴進行可恥的血腥鎮壓，屠殺數萬孟加拉人，用機關槍集體射殺婦孺，姦淫搶掠，無惡不作。更把孟加拉的少女和女大學生送入軍營中充當軍妓，她有了孕就强迫打胎，不肯打胎的，加以殺害。

這種暴行，激起孟加拉人的怒火，一方面組成游擊隊；一方面大舉逃亡印度，以避過西巴軍隊的兇焰。

可是孟加拉游擊隊力量單薄，只有一些窳劣的武器，那裏敵得過巴軍的堅甲利兵？這樣的革命運動很難得到成功，自是必然。

一分爲二

西巴的軍隊一天留在東巴，逃入印度的一千萬孟加拉難民就無法重返家園，他們一天不走，印度就無法拋下這包袱，雖然對於救濟難民美國和西德都有經濟上的援助，但這些壓力實際上加在印度身上，印度唯一的辦法是武力支持孟加拉獨立，孟加拉共和國站得住腳，這一千萬難民的問題便迎刃而解，讓他們回到自己家園，重過正常的生活。

同時，巴基斯坦一分爲二，力量就大爲削減，

印度終於揮軍進入東巴，主要因素有如上述。不過，揮軍進入別人的國土，究竟是「侵畧」行爲，因此，在國際間較難得到同情。不過，了解印度處境的人，會曉得印度此舉可說是迫不得已。任何一個國家，即使富庶如美國，也不可能一下子安置一千萬難民，爲了使這一千萬難民重返家園，印度除了替他們「打回老家去」，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好想呢？

印軍進展緩慢

不過，印度軍隊將領都是庸才，沒有傑出的軍畧家，因此雖挾優勢兵力，又有孟加拉游擊隊內應，進展仍十分緩慢，以致聯合國有機會討論這問題，更在大會中通過呼籲停火動議。雖然聯合國的呼籲沒有約束力，只表示世界各國對這事的「輿論」而已，不過，處於軍事劣勢中的巴基斯坦，立刻表示願意接納停火，如果印度置之不理，更得不到世界同情，在國際觀感上便吃虧了。

如果印度也有一位雄才大畧如以色列的獨眼龍達仁將軍那樣人才，六日而擊敗龐大的阿拉伯國家，佔領蘇彝士運河要津，造成既成事實，情形會比現在好得多。

如果印度也像達仁將軍一樣，六日而結束東巴戰事，則聯合國的決議，已成「馬後砲」，扶植孟加拉共和國的目的已達。

雖然，印度目的遲早可以達到，但受到聯合國到困擾，到底是精神上的一重負擔。

呼籲停火

大家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戰爭，戰場上雖是印巴軍隊搏鬪，實際背後各有撐腰人，印度和蘇聯在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後，便簽訂了友好條約；中共爲了針對這威脅，加强對巴基斯坦的支持，雅耶汗措到不少油水，中共從人民血汗錢中，給予雅耶汗這殘暴政權二億美元免息貸款。不久前，巴外長布圖到北平訪問，還得到周恩來「保證」，給予全力支持，這助長了雅耶汗的兇焰，也因此挑起印巴一場戰火。

中共和蘇聯在印巴戰事爆發後，當然要各爲其馬仔打氣，剛剛今年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在這問題上就可大大的發揮一番了。

中共在安理會中附和了「美帝」的提案，但遭到蘇聯使用否決權，一次又一次，無法通過，只好提交沒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大會，除了英、法等十國棄權外，以壓倒性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呼籲兩國停火，各退回本國國境」的動議，可是這動議只是「呼籲」而已，對印巴雙方都沒有實際約束力，不過是一紙具文。

各有一招

不過，軍事上節節失利的巴基斯坦就馬上抓住這機會，表示願意接受停火，他知道，只有停火，各自退回國境內才可挽救在東巴的厄運。

印度也會接受停火嗎？執筆時印度還沒有表示，不過，當達卡已然在望，大功快要告成的時候，相信印度不會理會聯合國的動議，而且會加速完成在東巴的計劃，建立了孟加拉國。現在，印度已承認孟加拉，且與孟加拉游擊隊比肩作戰，這一招，當然是應付「侵略」的譴責。承認了孟加拉國，他們的進軍，是得孟加拉的「邀請」而進行協助肅清國內非孟加拉部隊的，這樣，沒辦法指控他是「侵略」了。

印巴之戰，表面上不過阿差打阿差，但因爲兩個阿差背後都有一個共產强國，問題就不是那麼簡單。從安理會到聯大，中共喬冠華領導的代表團，和蘇聯馬立克領導的代表團互相潑罵，舌劍唇槍，成爲次大陸之外的另一「戰場」。

侵略者責人侵略

喬冠華在聯大中提出「譴責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議案」，可說面皮認眞夠厚。中共發動侵略南韓時，聯合國認定中共是「侵略者」，因而組織了聯合國軍，與中共戰鬪。直到現在，中共在聯合國的檔案中，還有「侵略者」的紀錄，罪名並未消除，今日，喬冠華竟要「譴責」別人侵略，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也許喬冠華對中共侵略的往事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但聯合國的老會員當然不會記不得，因此「譴責侵略」並沒提到，只是「呼籲停火」而已。

無疑的，爲了印巴之戰，已大大加深了中共和蘇聯間的鬪爭，聯合國本來就是一個國際嗌交場所，現在接納了中共加入，更加多一批嗌交專家，他們一方面同美國嗌，一方面又同蘇聯嗌，正如嗌通街的潑婦一樣。尤其印巴戰事爆發後，中共和蘇聯在聯合國中的罵戰更激烈，這些罵戰，當然使到中共和蘇聯的關係更惡化了。

不出兵．出把嘴

中共一而再地聲言「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現在巴基斯坦在東線眼看要被印度打垮，中共將如何「支持」呢？因此，「中共會不會出兵助巴？」這一個問題，成爲大家所關心。但所有觀察家差不多一致否定了這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內部因整肅林彪及其他軍事領袖，正呈現不穩，現在用兵，只有加深危機。二是中共如出兵，就要冒和蘇聯正面衝突的危險，因爲蘇聯與印度有「條約」，不能坐視。

因此，一般認爲，中共除了儘可能供應軍事物資給巴基斯坦外，挺多是在聯合國裏大力聲援。不過，用把嘴去聲援，究竟不會有什麼效果。中共進入聯合國時，以「第三世界」領導者自居，今回，他們面臨一個嚴重考驗，如果他們全力支持的馬仔，竟這樣垮了下來，則中共的威信便告破產，證明了中共不過是一頭「紙老虎」。

尼克遜袒巴責印

在印巴之戰中表現得最壞的是尼克遜，他一方面表示守中立，一方面則指責印度。既然中立，就不能指責任何一個單方，要指責，就責雙方；同時，尼克遜又馬上宣佈停止對印度的援助，停止軍火運印，這一切，都與他的「中立」宗旨相違。

雅耶汗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孟加拉人，使一千萬人頓失枝棲，並未聽過尼克遜片言指控，可見，尼克遜是偏袒巴基斯坦的。可能尼克遜並無厚愛於巴基斯坦，這姿態不過做給中共看，討好中共，希望在明年二月二十一日訪問中國大陸時會得到「成就」。如果尼克遜是抱着這個希望而袒巴責印的話，他是太過天眞了！

扮演爲人注目的角色

由於印巴之戰，蘇聯中共關係惡化，台灣和香港的形勢便更趨緩和，這是大家都看得出的。

年來，國府在中共乒乓外交的打擊下，不斷退縮，退出聯合國後，更顯出「蟄伏不動」的形態，把自己孤立起來，這是十分不智的。

國府應該利用中共正受到印巴問題困擾的時候，出而有所活動，扮演一個爲人注目的角色。因此老萬主張中華民國繼印度之後，宣佈承認孟加拉共和國，這一來表示同情民族獨立鬪爭；二來表示不做美國馬仔，不是美國反對的我們就不能承認；三來此舉也可以加深中共和蘇聯間的矛盾和猜疑。

同時，中華民國和許多國家都絕交了，賦閒在台北的「大使」多的是，承認了孟加拉國，至少可以使一些外交人員有一條「出路」。（這一段不過說笑話而已，實際上，國府把握時機，有點表示，總是應該的。）

從印巴之戰
談「毛澤東思想」

岳騫

最近發生的印巴之戰，已成爲世界頭條新聞，由印巴之戰引起的俄毛罵戰，在報上看到了也爲之大快，從來對於兩造爭執，旁觀者總會同情一方面，只有俄毛爭執，等於兩頭惡獸在鬪，無論誰死誰傷，對人類皆有好處，自不必對任何一方寄與同情。

印度終於做了一件好事

撇開俄毛因私見而罵陣的鬧劇不說，專就印巴之戰而論，筆者是百分之百支持印度。此事必須要先說明一點，就筆者一貫的觀點來說，印度是我最看不起的國家，尼赫魯是我最痛恨的人，一向稱之爲「二十世紀第一小人」，但就此次事件來說，印度畢竟作了一件好事、快事。尼赫魯有了甘地夫人這個女兒，也可稍贖其畢生所犯罪惡。

印巴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印度要送東巴一千萬難民回返家園，協助東孟加拉人民取得獨立自由。就事實而論，尤勝於美國及盟國參加的韓戰與越戰。因爲韓、越兩國本身尚有政府存在，東孟加拉連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都沒有，印度仗義興師，爲一個被征服、壓迫的民族建立新邦，雖齊桓晉文興滅國、繼絕世何以勝之。世風下墜，公理凌夷已久，印度立國以來，未作過一件好事，此次確實一鳴驚人，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聯合國中許多既窮又愚的國家，羣指印度干涉內政。如果說此擧爲干涉內政，則這一批爛仔集團日日攻擊羅德西亞與南非聯邦的種族隔離政策，是不是干涉內政？羅、南兩國所實行者爲種族隔離政策，充其量不過是歧視有色人種，並未將有色人種整批屠殺，許多爲羅、南有色人種鳴不平的國家，爲什麼不對七千五百萬被巴西佔領軍屠殺的孟加拉人民同情。當第一次雅耶汗撕毀了憲法，停止了孟加拉人民組成的阿華美黨活動，誘捕了阿華美黨領袖里曼之後，西巴軍隊開始在孟加拉展開屠殺，屠殺目標尤其偏重於知識分子，達卡大學的學生幾乎被殺光，有美國記者實地拍下的照片爲憑。到了這次印巴戰爭發生後，西巴軍更大肆屠殺，達卡附近有一個六千人的村落，村民大部被屠殺，村民十餘歲女孩子皆被姦殺，其暴行不遜於二次大戰時的日本「皇軍」，但日本軍隊獸行只用之於異國人民，不僅不會屠殺日本人，即對久已併吞的韓國人、琉球人也未進行過滅村的屠殺，是西巴軍的暴行已超過日本人，試問這種暴行，聯合國應不應該干預？聯合國不管，印度基於切身利害，無法供養一千萬孟加拉難民，興師把難民送回去，協助孟加拉人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印度有什麼錯。

如果說印度這種作法不對，則美國獨立時，法國拉非德領導的義勇軍助美抗英就更不對，因爲美國不但是英國的領土，美國人也是道地的英國人，則凡是援美的國家或個人，更是干涉內政了。美國當政者不惜毀棄了過去的光榮歷史，而向西巴劊子手屈服，尼克遜及其手下謀士墮落至此，華盛頓，林肯地下有知，皆當痛哭。

毛共阻止民族解放運動

現在回頭再說毛幫，也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筆者曾不斷指出並無毛澤東思想，如果其人有思想的話，就是梁山泊思想，强盜思想，看了毛幫在外交上的行爲，更支持了此一看法。

按照毛幫的宣傳，「毛澤東思想」終結是推行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基礎應當是扶助弱小民族，使其達到獨立自主的目的。但是，毛幫所行者，與此完全背道而馳，目前只擧三件事。

第一、琉球問題，美日私相授受琉球，剝奪琉球人民的獨立意志，筆者曾經屢次提出抨擊，爲毛幫着想，無論基於中國人立場，還是爲了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思想，都應當堅決支持琉球獨立。但事實不然，毛幫一開始就支持日本重吞琉球，所謂「沖繩復歸運動」，一九五八年周恩來同日本社會黨議員穗積七郎會面就鄭重聲明支持琉球「復歸」日本，十幾年來，毛幫一直守着這項政策，從未改變。在當時，當是爲了將美國趕出琉球，因而不惜犧牲掛在口頭上的原則，到了最近美國已決定將琉球交與日本了——毛幫又從美國留在島上的軍事基地作文章，鼓動左傾日人反對目前的美日交割琉球條約。

琉球不應歸還日本，不待智者而知，毛澤東思

想眞正是「解放」世界弱小民族，則第一個應當「解放」的就是琉球，這一點毛幫已經自打嘴吧。

第二個說到高棉，高棉那個小兒科的廢元首施哈諾，因爲作事乖張，禍國殃民，爲高棉人民一致廢黜。由於施哈諾聲名過於狼藉，蘇聯不敢收留他，把他送去北平，毛幫最初也未重視他，政變發生後，周恩來會命令毛僞政權駐金邊的外交代表向高棉新政府探詢，希望能取得施哈諾執政時的待遇，爲高棉政府拒絕，於是毛幫乃轉而支持施哈諾。目前施哈諾在北平受到外國元首的待遇，而且還有內閣，有駐毛大使，施哈諾又不時外出遊玩，遍訪中國名勝，每到一處，皆萬人空巷歡迎，即使眞的元首，也未必眞能受到這種待遇。

此處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共產主義，尤其是「毛澤東思想」是堅決反對工農以外的任何階級，劉少奇的「階級鬭爭熄滅論」成爲絕大罪狀，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河北省一個公社竟將所謂「地富反壞右」五種家庭男女老幼一夜殺光，雖襁褓嬰兒不免，毛澤東思想既然如此仇恨異己的階級（其實中國農村何嘗有階級，完全是毛幫硬予劃分的），對於小康的富農尚且要斬草除根，則對於作過國王，一直到垮台仍保持親王身份的施哈諾，何以要如此供養，這算是什麼思想，如果高棉眞的被共黨顚覆，建立了一個「人民共和國」，施哈諾怎麼辦，回去當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或「總理」，共黨分子自不會要他，就此「下野」，毛幫算不算顚覆「合法政府」，干涉柬埔寨（毛僞政權對高棉的稱呼）的內政。

像這一類的怪事，無論毛幫如何詭辯，在自由世界人士看來，總覺得毛幫絕無原則，毛澤東也沒有思想。

第三，再說到孟加拉的問題，筆者在前面已經說過，孟加拉人民所受的壓迫、殘害，不必說南非聯邦、羅德西亞的黑人不能相比，就是抗戰期間在日本人佔領下的中國人也不到如此地步。所以孟加拉人民爭自由的權利是天賦的，任何人類都該寄與同情。毛澤東眞有思想，毛幫的外交眞的有原則，應該正式發表聲明支持孟加拉人獨立運動，更可在聯合國仗義執言，如此才使人看到毛幫眞像一個「國家」，但毛幫計不在此，爲了要同西巴拉關係，共同對付印度，竟然昧起良知（實在說共產黨人也沒有良知）助西巴爲虐，儼然成爲西巴在安理會的代表人，人們不禁要問，支持一個民族屠殺另一個民族，是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印巴之爭，使毛澤東思想正式在世人面前出了醜，毛幫無論如何詭辯，決不能脫卸其罪行，我們可以爲「毛澤東思想」下一個定義，凡是對內屠殺自己的同胞，對外支持一個民族消滅另一個民族，即是「毛澤東思想」。

以上是說「毛澤東思想」的萬惡處，現在再來檢討一下其笨拙地方。

毛支西巴等於螳臂當車

毛幫宣傳人員經常誇耀「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這句話如果用於鬭爭劉少奇、林彪，甚至將來鬭周恩來、江青，大體是正確的，但用於對外卻變成了戰無不敗，別的不說，即以這次印巴戰爭而論，毛幫所作所爲就相當笨拙。

首先就形勢來說，孟加拉與西巴相距千里之遙，中間隔着印度領土，陸空皆不能聯絡，唯一聯繫只靠海軍，西巴海軍本來就微不足道，印度軍隊一旦封鎖吉大港，馬上東巴八萬守軍就成釜底之魚，以孤軍陷絕地，雖孫武，韓信復生，皆不能籌出良策，何況西巴這批軍人。

如果孟加拉領土與中國接壤，毛幫也還有施展餘地，中間又被印度領土隔斷，毛幫縱使出動空運，也不可能直接支持在孟加拉的西巴佔領軍。假如孟加拉人民自認是巴基斯坦人，支持巴基斯坦守軍，情形自然又不同，而事實則恰得其反，孟加拉人民之恨佔領軍，尤甚於印度，印度陸軍參謀長勸巴基斯坦佔領軍投降，指出一旦落入孟加拉游擊隊手中，情況將更爲悲慘，此言並非恫嚇，事實確係如此。

毛幫目前所能作到的就是以大量軍火運入西巴，進攻印度佔領之喀什米爾，實行圍魏救趙戰畧，迫使印度軍停止進攻孟加拉，轉而救喀什米爾。毛幫的想法也許不錯，但形勢則完全不同，西巴軍在毛幫軍火支持下，進攻喀什米爾雖然可以得到部份進展，但不是動搖全局。印軍在喀境者進攻即使不足，退守絕對有餘，只要印軍在喀什米爾暫時能守得住陣地，喀什米爾首府斯倫那加不至陷落，印度參謀總部根本就不理會，仍然全力進攻達卡。也許本文刊出時，達卡已經被印軍攻下，如此則孟加拉政府順理成章在達卡成立。目前雖然只有印度與不丹承認，相信孟加拉政府一旦遷入達卡，必然會得到大多數國家承認，到時毛幫怎麼辦，再支持雅耶汗打下去，恐怕毛幫雖然不惜以中國民脂民膏送禮，雅耶汗自己也沒有興趣再打下去了。世間有所謂枉作小人者，就是「毛澤東思想」的一種表現。

筆者個人總覺得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中國國運都到了轉捩點，毛僞政權最近一切行爲無處不表現着敗亡的景象，以內政來說，已經五年沒有了「元首」，此是自有人類以來古今中外所無的怪事。而今林彪等人一旦被整，所有「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等等，缺又復虛懸，找不到一個接班人，不是沒有人能接班，而是沒有人敢接班，以「國防部長」而論，前後兩任一被整肅，一被整死，死得粉骨碎身的雖然慘還落個痛快，被整的求死不得，被折磨了十多年，才眞眞不是人能抵受的，試問誰還敢作第三人。「總參謀長」亦是如此，除了第一任的粟裕當時平安下台，暫時還未被整，接着是黃克誠、羅瑞卿、楊成武、黃永勝全無好下場，再找第六人恐怕也難了。

再以外交來說，表面看來毛僞政權擠進了聯合國自是一大勝利；但卻與蘇俄多了一個短兵相接的機會，究竟是福是禍，雖然言之還早，但可以料到禍至無日，福則談不到了。還有尼克遜去北平事，



表面上看來是毛幫一項勝利，但尼克遜全部隨員達兩千人，這麼多的人在大陸走一趟，會散播下什麼種子，可就難說了。總之，多行不義必自斃，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都到了自斃之境了。

抗日戰爭史話（九）

淞滬大戰（上）

史劍非

七七蘆溝橋戰火擴大後，因國軍在平津的兵力單薄，僅有二十九軍所屬四個師，苦戰約一個月，到八月上旬遂告撤守。我軍本既定的長期抗戰宗旨，乃調集大軍，分兵防守平綏、平漢、津浦三線。此時國軍實力雖未充實，但是民初以來割據各省的軍閥部隊，無不踴躍効命，開赴前線；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閥步步逼迫，中國軍民所隱忍的恥辱和憤懣，現在皆化爲力量併發出來。於是緊接平津作戰之後，乃有淞滬大戰的爆發。這一次不讓敵人選擇戰場，一切由我軍主動。

政略勝利戰略失敗

八月九日最高國防會議決定全面對日作戰，八月十三日我軍開始進攻上海的日軍，開啓戰端，迫使日軍增援至六師團六旅團，血戰三個月，十一月中旬敵軍再增調柳川兵團（三師團一支隊）在杭州灣登陸，我軍方撤退轉進，其後遂進入南京防守戰。

當七七事變之後，日本軍閥曾揚言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淞滬一戰，在舉世注視之下，我軍圍攻日軍三個月，日閥大言被撕成粉碎，而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從此堅立。日軍並非三頭六臂，中國軍隊的戰力足以抵抗，國內民心，國際觀瞻即爲之一變。

所以從政略來說，淞滬之戰是絕大的勝利；但是從戰略來說，則爲一可痛的失敗。爲什麼呢？並不是因爲打了大敗仗，而是因爲在缺乏重武器情形下，堅持進攻，傷亡太重，使國軍元氣大傷。但是從軍略服從政略的原則來看，重大犧牲已換取了應得的代價。

「在鄉軍人」（即退伍的日本僑民）組成義勇團，合計起來約萬人。戰事開始後，日本大本營乃派松井石根爲上海派遣軍司令，原田雄吉爲參謀長，率四師團馳援上海，後遭我大軍壓迫再三增援，總兵力達六師團四旅團之衆。計開：第三師團、第九師團、第十一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六師團、第一一〇師團、台灣步兵旅團、第一後備步兵團、重藤支隊、僞靖安軍一、僞李春山軍一旅、僞于芷山軍一旅。以上是根據中華民國國防部所編「中日戰爭史略」所載；但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抗戰紀實」，對日本兵力的記載則有甚爲不同，茲亦列述如左供讀者參考。

一、飯田圓固的近衞師團，轄四聯隊，九月五日在虬江碼頭登陸；

二、藤田進的第三師團，轄四聯隊，八月二十五日在引翔港登陸；

三、第九師團，轄四聯隊，九月初旬在虹口附近登陸；

四、小室宗武的第十一師團，轄四聯隊，八月二十七日在吳淞登陸；

五、竹內旅團，九月二十三日開抵上海；

六、安藤旅團，八月三十日在蘊藻浜登陸；

七、重藤旅團，轄村上聯隊、石井聯隊；

八、鷹森旅團，轄黑田聯隊、西圓聯隊，八月二十五日在吳淞登陸；

九、天谷旅團，轄藤堂、小島兩聯隊，八月二十一日在瀏河登陸；

十、和田旅團，轄田上、川並兩聯隊；

十一、海軍陸戰隊；

十二、赤水重砲聯隊；

十三、杉山重砲聯隊；

照「中日戰爭史略」記載來計算，總兵力爲三十五聯隊；照「抗戰紀實」所載來計算爲三十個聯隊。但「抗戰紀實」未載僞滿軍三個旅。二書所列番號雖不同，不計僞滿軍，總兵力則相差，估計約二十萬人。

國軍精銳盡出

淞滬之戰，蔣委員長親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下轄三方面軍，序列如左：

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下轄兩集團軍。第八集

中共

最近香港某些報刊，發表了兩件有關中共內幕報導。一個是「關於中美關係問題」的一本小冊子，譯自日本「新潮周刊」；據說這本小冊子，在多事的九月中旬，曾於北平的書店裏出現，當天又被收回了。可是被一個日本華僑（左派），前往慶祝「十·一」者買了一本，帶回了日本，被「新潮周刊」發表出來。另一是本港左派商人，十月中旬到北平去看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子弟，由他子弟告訴他一大堆有關「林彪謀反」被清算的內幕。筆者詳細看過這兩篇報導，發覺「林彪謀反內幕」離奇熱鬧，內容多靠不住；「關於中美關係問題」那本小冊子，則透露了很多重大的內幕，茲摘要加以述評如左：

1. 猛烈攻擊周恩來的乒乓外交。小冊子說：「外交內政的延長。一部分領導人具有這樣糊塗想法，不認眞的正視現實，來解決國內存在的危機；而從事拉攏帝國主義，借重他們的力量，欲藉此來解決國內面對的困難形勢。這與吳三桂引清兵入

對內的壓迫，原來專制統治的慣技；藉對外緩和，提高「國際地位」來緩和內部紛爭，則甚少見，這可能是周恩來獨出心裁。他爲什麼要這樣作呢，因爲內部的困難太嚴重，同時，有如一團亂絲，治而愈紛。單以領導層的權力鬭爭來說，毛派與新當權派有矛盾，新當權派與舊當權派有矛

顧家齊第一二八師，戴民根第四十五師，盧興宗第五十二師，周燮卿暫編第十一旅，李國鈞暫編第十二旅，陳德法獨立第三十七旅等部。

中央軍總司令朱紹良，下轄第九第二十一兩集團軍。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配屬部隊：孫元良第八十八師，宋希濂第七十八師，王敬久第八十七師，李玉堂第三師，鍾松第六十一師，黃杰的稅警總團，朱耀華第十八師。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配屬部隊：第一軍胡宗南（李鐵軍第一師，李修身第三十二師，李文第七十八師），第四十八軍韋雲淞（賀維珍第一七三師，王贊斌第一七四師，區壽年第一七六師），楊俊昌第一七一師，李覺第十九師，彭松齡第十六師。

左翼軍總司令陳誠、副總司令薛岳。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配屬部隊：葉肇第一六〇師，譚邃第一九五師，周碞第六師，李延年第九師，萬耀煌第十三師，楊森第二十軍（楊漢域第一三三師，楊漢忠第一三四師），阮肇昌第五十七師。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配屬部隊：陳沛第六十師，彭善第十一師，黃維第六十七師，霍揆章第五十四軍（陳烈第十四師，夏楚中第九十八師），俞濟時第五十八師，王耀武第五十一師，劉和鼎第三十九軍（劉尚志第五十六師，羅啓疆獨立第三十四旅），歐震第九十師，汪之斌第十五師，陳永第四十四師，劉興第十五軍團（柏輝章第一〇二師，何知金第一〇三師，李韞珩第五十三師，李必蕃第二十三師）等部。以上共四十二師、六旅，此外還有江防軍六師。及戰區直轄的川軍劉湘第三十三集團軍五師，總計五十三師、六旅，加上砲兵等特種部隊，總兵力約七十餘萬人。從以序列得知，張治中的第五軍（八十七、八十八各師），胡宗南的第一軍，陳誠的第十八軍，都是當時中央軍的皇牌部隊，皆在淞滬之戰上陣。

淞滬大戰，是有史以來中日之間最大的一次戰役，關係抗戰勝敗，國家存亡的一場殊死戰。雙方兵力達百萬人，蝟集於上海一隅之地，反覆衝殺，屍山血河，寸土皆焦。清末以來我國抗禦外軍從未有這次這麼壯烈，亦全世界戰史上稀見的劇戰。

直追發展經濟，這一差距會越來越大，中共統治者臉皮再厚，也不能不正視這個大漏洞。可是文革以來直到今天，毛澤東還在那裏搞「整風」、搞「大批判」，使人民精力消耗於莫名其妙的鬪爭中；拖累着經濟不能擴展；政治與經濟不但有矛盾而且已成死結；這也是周恩來無法解決的。

嚴重

民之間的矛盾。必須放棄實際上斂取人民的『備戰備荒』政策，有効改善人民的生活，取消軍事訓練，恢復正常的經濟設建，停止學生上山下鄉的政策，使各學校恢復正常，應召回數千萬被驅往山區農村的青年回校讀書。這樣才能使社會安定，才能恢復黨在人民之間的威信。」

上面這段話極爲重要，簡直是今天中共統治的照妖鏡，使所有的淤膿爛血都照了出來。

毛澤東所號召的「備戰、備荒、爲人民」，原來是壓搾人民。關於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尤其是「備戰」措施，搞得中共傷筋動骨。大概一九六八年蘇俄揮軍侵捷克，嚇破了毛膽，又因自己罵蘇俄罵得太兇（當初何必一邊倒！），以爲蘇俄一定全力進攻大陸，其實他無知；蘇軍在入侵捷克之後，遭大多數共黨國家的反對；幾動搖了美蘇的和平共存，得不償失，對中國大陸豈能再輕啟戰端！中國大陸如此遼濶，戰事一起，非三年五載所能結束，而蘇俄方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所謂修正主義），絕不會和中共進行長期戰爭。毛見不及此，大修地下工事，弄得民窮財盡。口口聲聲罵日本軍國主義，可是不得不大買日本貨（因爲日本貨便宜），助長軍國主義發展，近三年來，日本一直是中共最大的外國顧客，去年貿易額達九億美元，打破有史以來的紀錄！再看下放青年問題，其嚴重性也出乎吾人意料之外。據知文革之後所有大專學生都被「下放」，至今不准返回城市生活，不能恢復學業；以至大陸的大專學校只有去年新招考的一年生。這些响應毛的號召，在文革中洒熱血擲頭顱的「革命小將」，滿懷怨憤，到處滋事，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但是中共至今不敢「解放」他們，一因怕武鬪重新爆發，二這些人恨死了毛澤東及其左右，恐怕多數已有了反共的自覺與決心。筆者認爲這是文革後毛派失勢，軍人專政的主因。因爲不用槍桿子來鎮壓，這數千萬「闖將」，立刻會搞得天下大亂。因此中共正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不解放這些下放青年，他們固然怒氣冲天亂蹦亂跳，如果解放他們，又怕他們形成反共反毛的巨浪，於是只有拖下去。

3.小冊子說：「現在重建的各級黨委，並非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重建的。這是宗派主義權力以分贓形式建立的，並非以革命群眾爲基礎。」關於重新建黨則說：「基本的前提首先要承認文化大革命路綫的錯誤，解放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非法扣上走資派、叛徒、工賊、特務的革命幹部，爲他們平反，同時適當的恢復黨指揮槍的原則，還有，有立刻取消『三支兩軍』的必要。……」

這段話證明了許多海外觀察家的分析，自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七月中共所建二十九省市的黨委，是「槍指揮黨」形勢下的產品。不過小冊子所說「分贓」二字，此處須作兩面來了解，一是實力軍人集團與毛派的分贓，例如張春橋、華國鋒分任上海，湖南第一書記；即是軍人讓步，保留毛派面子的一種分贓。此外是廣州軍區、南京軍區、瀋陽軍區三大軍人實力派的分贓，如南京軍區許所轄江、浙、皖三省之外，復取得內蒙、雲南兩省的第一書記及第二書記，廣州軍區於所轄粵、桂、湘三省外，復取新疆、貴州的第一書記等等。

大概正因爲分贓不勻，南京軍區的許世友、瀋陽軍區的陳錫聯和以廣州軍區爲根據的黃永勝發生了磨擦，改給毛派分化的機會，把黃永勝等排擠下台。

從小冊子要求結束「三支兩軍」一點來看，軍人專政也極不得人心，這是最近中共高唱「一元化領導」，提高黨的權威，是乘這個形勢。

但是否能成功呢？還是很大的疑問。

魯遲



香港閒話

未曾眞箇已銷魂（相聲）

乙　今兒個咱們伺候各位一段「未曾眞個已銷魂」。

甲　別價，別價！這個題目可有點兒黃啊，倘若你我給抓到差館裏去，落一個誘人做不道德行爲的罪名，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乙　怕什麼！這題目有來頭，如果說黃，那來頭先黃了。

甲　怎麼個來頭？

乙　當年五四運動那陣子，四川有個吳又陵，跑到北京寫文章，炮打孔家店，於是輿論大譁，羣起而攻之，他吓得把這罪名推到胡適身上，自己跑到八大胡同躲起來了。

甲　八大胡同？那不是有名的娼妓賣淫之處嗎？

乙　這，誰不知道，還用你說？——在那兒，吳又陵看上了一位窰姐兒，名喚嬌紅，然而他沒錢買纏頭，擺花酒，得不到手，便患上了單思病，寫了情詩送給嬌紅，中有一句，就是「未曾眞個已銷魂」。

甲　銷魂了，不就完蛋了嗎？

乙　誰說不是，吳又陵打那就一病不起，嗚乎哀哉！

甲　未曾眞個，已經如此，如果眞個呢？

乙　死得更快！

甲　咱們今兒個也說這末一個色情玩藝？

乙　不，不，不！一點兒也不涉色情，咱們這是借用這句話作個題目，用的是比喻。

甲　比喻什麼？

乙　你猜猜看。

甲　如果我猜着了，怎麼說？

乙　今天的包銀全給你，我一個子兒也不要。要是你猜不着啊，那可得全給我，你一個子兒撈不着。

甲　成，成。聽——了——

乙　公主請猜！

甲　公主早回到倫敦去了。

乙　四郎探母嘛！

甲　去你的！——我說呀，這題目一定是比喻的林彪，還沒等得接上班，就完蛋了，是不是？

乙　你這頭一猜麼？

甲　猜着了？

乙　猜錯了！

甲　怎麼猜錯了？

乙　如果是說林彪接班未成身先死，那不如叫做「貓王廢太子」，或者「波士鬬小開」，都比這個强。

甲　既然不是，那末聽着。

乙　聽什麼？

甲　聽我再猜呀！

乙　不成，不成，既然沒猜着，你就輸定了。

甲　人家鐵鏡公主可以四猜呀。

乙　咱可不是唱坐宮啊！

甲　不唱坐宮，就唱烏龍院吧，人家宋三爺可也是四猜呀！

乙　咱們什麼也不唱，人家是人家，咱們是咱們！

甲　那末，咱們幹什麼？

乙　說相聲！

甲　那就說唄！

乙　這未曾眞個已銷魂，說的是尼克遜應邀訪問中共。

甲　這怎麼能切題？

乙　太切了。你想，打從七月十五日，雙方公佈了這消息，中共內部就鬧起來了，鬧了兩個月，把接班人和他的班底全搞垮了，可是尼克遜還沒有去哩！

甲　照你這麼說，尼克遜眞了不起的呀！

乙　不是尼克遜了不起，乃是歪打正着，碰巧了，給林彪和周恩來製造了借口。

甲　這又是怎麼說？

乙　那尼克遜本不想搞垮中共，而是討好中共。

甲　他爲什麼討好中共？

乙　還不是想做下任總統。

甲　中共天天駡他，怎會邀請他去訪問？

乙　事情的節骨眼正在這兒哪！

甲　噢。

乙　周恩來想鬬老林，苦於找不到借口，基辛格一來要求啊，哈哈，正中老周的下懷。

甲　老周怎麼着？

乙　他派他老婆鄧穎超，把老毛的老婆江青請來，同她嘀咕了半天。

甲　嘀咕什麼？

乙　這是高級秘密，我怎麼知道！

甲　猜猜看。

乙　好。要不，這相聲就說不下去。

甲　正是呢。

乙　老周一見江青到來，便立即起身相迎，哈腰點頭，讓入內室。

甲　莫非他二人也有一壺？

乙　鄧穎超在，老周怎敢？

甲　那末，何必到內室去呀？

乙　秘密嘛！

甲　老周怎麼說？

乙　現有一件最最困難的事，不好決定，因爲你學習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所以請你來給拿個主意。

甲　這是老周說的，江青怎麼回答？

乙　她說總理不要客氣，什麼事呀？

——我說呀，咱們不要這末囉嗦了，乾脆你去江青，我去周恩來，咱們就表演起來。

甲　我嗓子粗，出不來女人聲音。

乙　揑着鼻子用鼻音。先試試。

甲　周總理呀，別客氣——成，你這是跟誰學來的。

乙　不是學的，是看會了的。當年金少山唱牧虎關，學他兒媳婦就是揑着鼻子的。

甲　那末，就來吧！

周　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來了。

江　來做什麼？

周　尼克松這傢伙執意要來訪問。

江　這怎麼能成！美帝是全人類的公敵，主席五．二〇聲明墨蹟還沒乾呢！

周　我也這末想。不過根本原則不能改動，政策卻可以靈活運用的。我們的目的，在打倒美帝，走直道走不通，走走彎路未必不能達到目的。

江　你的意思是答應尼克松來訪問？

周　是啊。

江　我看主席一定不會批准。

周　這就是我請江青同志來替我決定的原因。

江　我能決定什麼？

周　幫我先對主席說說。

江　那能成啊，你不是不知道他那個脾氣，一提美帝他就火，罵你兩句白聽着。

周　江青同志有所不知，我們現在的內憂外患都很嚴重，形勢不是一片大好，而是糟透了。

江　你怎麼能這末說呀？

周　社帝大兵壓境，美帝支持台灣、日本伺機進襲——

江　主席說過，歡迎他們來，大戰小戰無不奉陪到底，我們四境都有重兵把守，還怕他們嗎？

周　我們的重兵嘛，這正是我們的內憂啊！

江　怎麼說？

周　槍指揮黨的現象矯正不過來了，近來他們更加驕傲自大，各立山頭，政令下達，已不遵行，何況還有副統帥給他們撐腰板，他們目中早已沒有了主席。四境無事便罷，若有什麼風吹草動，實在不堪設想。

甲　我怎麼說？

乙　你看你，正搞到一個高潮，你怎麼停了？

甲　你不知道這個揑鼻子說話多別扭。咱們還是還原吧，江青怎說？

乙　江青一聽副統帥這三字，便入了心，她說：總理顧慮得眞周到，他們的確得提防。

甲　老周怎麼說？

乙　所以我的意思是答應尼克松來訪

，我們可以向基辛格提出幾個條件，好比停止支持日本和台灣，加速從印支撤退美軍，助我們進入聯合國。這樣，我們便無東顧之憂，把這一方面守軍北調，鞏固首都，以防不測。如果今年我們能夠進入聯合國呢，那就更好了，我們派一個龐大的代表團，長駐紐約，得以經常和他們的鴿派聯合，相信不久，這個紙老虎就給我們撕爛了。

甲　哎呀，你這塊材料也可以做首相，我推荐你作周恩來的繼承人！

乙　別遭改啦——那江青答應替老周跟老毛說去，事情就這樣成了。

甲　成了什麼？

乙　老毛批准尼克松訪問。

甲　這與林彪有什麼關係？

乙　關係可大了去啦！他不是林妹妹的後代嗎，疑心病重，又好吃醋。一見基辛格來，只和老周密談，他就不舒服。再打聽到周、江勾勾搭搭，嘀嘀咕咕，猜想不知搞什麼鬼。後來知道了老毛答應尼克松來訪，便聯絡他那些班底簽名反對。

甲　老毛如何處理？

乙　不用老毛處理，老周就自己處理了。事後，他對老毛說，反對老毛的決定，就是反對老毛，誰反對老毛，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副統帥反對老毛，正是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我已經命令公安部長把他們捉起來了。

甲　老毛怎麼說？

乙　老毛說：好小子周恩來！你怎麼把一個突出政治的接班人搞掉了，政治是靈魂啊！

甲　政治不單是靈魂，還要掛帥呀！

乙　老毛也這麼說。

甲　這時周恩來怎麼應付老毛？

乙　周恩來說：這不能怪我，只怪尼克松要來訪問，不是他，怎末會把靈魂銷了！

甲　老毛聽說周恩來把林彪鬪垮，是眞生氣還是假生氣？

乙　你眞笨，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了，還會生氣？

甲　那末，明年二月廿一日尼克遜眞個要去訪問了，還能見到老毛嗎？

乙　老毛可能見到，老林一定見不到了！

甲　這不是廢話？

乙　廢話？如今的人，誰不說廢話？

甲　那末，剛才我沒猜中，輸去包銀，也是廢話了？

乙　沒想到他在這兒等着我哪！

趙聰

中國軍事測量之父——黃慕松將軍

覺初

中國軍事地理之學，向無專書，只是附會於歷史巨著。顧祖禹的方輿紀要，頗有這種意味，以山川形勢爲經，而以歷代史實爲緯，但究竟軍事不是科學方法的學問，只能算是地理與歷史的混合創製。故眞要談到軍事地理之學，不得不以黃慕松將軍爲開山巨擘了。他是淸廷軍諮府選派留學日本的第一人，在校成績優異，又爲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考入陸軍大學的第一人，民國元年，各省民軍會集南京，進行北伐，黃氏卽爲主張設立兵站的第一人，當由黃膺白任名義上的局長，而以黃氏副之，實際上的業務，則完全歸他負責，因爲黃膺白是那時滬軍陳英士部下的師長，沒有精神兼顧。民國十九年，黃氏出使英國，爲萬國航空會議代表，第四屆萬國測量聯合會和第三屆萬國航空測量的代表，使他更有機會，吸收各國所長，銳意興革，建立完備的軍事測量的體制。

他在民國二年，曾啣袁世凱之命，遠赴蒙古新疆，以規劃國防軍事的考察委員身分，實地勘察。同行三人中，彭琦、陳宏蓴在陰山南麓的赤烽落馬而死，只他一人生還。袁世凱爲酬報他的勞績，特設陸地測量總局局長一席，這本是不必做事的冷衙門，但黃氏卻黽勉從公，訂製了陸地測量總局的規章制度，恥以尸位素餐的閒曹視之。

後來他看出袁世凱有篡國的野心，決心辭職，再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等到民國十八年，他終以此項軍事長才，又出任參謀本部測量總局局長，一抒平生抱負，幹得非常起勁，黃氏介弟鎭球將軍說他：

「……當挾輿地，窮歷僻遠，全國軍事測量，賴以蒇事，兄益縱覽關塞，熟於形勝，軍事地理之學，獨步當時。」

黃氏本人，不但被譽爲中國軍事測量之父，他的第三個兒子黃維恕先生，居然亦肯構肯堂，繼承乃父衣砵，精思力踐，發揮光大，眞不愧爲家學淵源，名父之下，必無犬子。自政府播遷海島，積資升爲測量學校校長，及聯勤總部測量署署長，服務軍事測量界，計歷時三十餘年，聯勤測量署的前身，還不是黃氏所首創的測量總局，父子同官，世業增美，殊爲民國史上所罕覯的佳話。

黃氏博涉多方，精通日、英、俄、德、法各國文字語言，一時軍人，實罕其匹，於邊務外交，研究尤深，足跡遍歐美諸洲，暨南洋羣島各地，國內則東三省，內外蒙古，西藏新疆，所以曠達多聞，孤懷遠識，本其親身所得，貢獻黨國，碩畫鴻猷，當非一孔之士，剽竊西洋文化皮毛者所可望其項背，毋怪軍界耆宿，都對他謙恭悅服，推爲熟途前馬。

民國二十二年新疆四一二政變，金樹任以新疆民政廳長，暗中策動樊耀南刺殺新疆督辦楊增新，由他取而代之。兩年後，金因處理哈密民變失當，督署參謀長陳中，及城防指揮官白受之，密謀推翻金樹仁，嗾使白俄歸化軍反戈相向，雙方一場混戰，結果造成了盛世才的漁翁獲利，與劉文龍出任新疆督辦及新疆省主席。中央聞變，以黃氏素號知兵，又洞悉邊疆情勢，乃任爲新疆宣慰使，前往綏靖。

黃氏一行，抵達廸化，盛世才的態度，甚爲曖昧不明，他把黃氏安頓後，卽匆匆趕赴前方督戰，及將馬仲英的回軍擊退回來，突於六月二十六日，以召集緊急會議爲名，將倒金分子的陳中、李笑天、陶明樾三人，槍決於黃氏駐節的鎭遠樓側邊，以示恫嚇，並宣稱不接受黃氏的和平擬議，隨向中央提出辭職，聲言率領部隊，前往塔城駐紮。消息傳來，舉國驚駭，有傳黃氏已遭不幸，中央因急電黃氏迅速回京。但黃氏卻從容不迫，鎭靜如常，故用明碼呈報中央，說明新疆僻處强鄰，情形複雜，盛世才劉文龍能於危疑震撼之中，勉力維持

戴麟

前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從面貌上看，頗像一武夫，有特點，最容易畫漫畫。現任港督麥理浩爵士不然，頗像書生，安詳沉靜，說話慢條斯理。

戴麟趾任滿回國，各報刋對他多有應酬式奉承文章，大都千篇一律。「寫稿佬」本來早有話想說，然又不願給人家掃興，所以始硬抑止住不寫。但最近找到了寫稿的陪襯，該可以發發我的牢騷了。

西方人及文化低落的人，他們懂得帝國主義、法西斯，但不懂共產黨。因前二者人皆容易看出是吃人的狼，但共產黨不然，是狼又是狐狸，便會令人迷惑了。

毛幫對同胞實施飢餓政策，卻把糧食輸送外國作統戰。因而外國人有許多昏人竟抱他當菩薩，居然竟眞心誠意和他勾搭，幫他入聯合國，且爲他鼓掌、跳舞。殊不知卻入了他的統戰圈套，便要宰割你了，今已開始在轟擊美帝、蘇修中。戴麟趾在檀香山演說，有句名言。

，大局幸毋敗壞，請予明令眞除，俾得安定人心。這樣一來，才使緊張的局面，急轉直下，中央既予明令發表，並申誡其「不可自生携貳，致墮前功」。盛世才立即覆電，畧稱：「……職守亦粗知大義，萬無携貳之理，皇天白日，實鑒此心。」於是優禮黃氏，專機送返都門。

就在同一年的冬天，西藏達賴十三世圓寂，黃氏正接任陸軍大學校長不久，又特派爲册封致祭的大典專使。自二十三年二月十日起，以訖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畢役旋京止，歷時一年零六天，中間行程約四個月，在拉薩滯留三月有餘，典禮完成後，又爲籌備駐藏辦事處，黃氏儀觀甚偉，藏胞夾道歡呼，拊循之餘，莫不嘖嘖嘆服。

民國十二、三年，中俄邊界談判，黃氏任爲界務公署參議兼中俄會議專門委員，他之深諳俄語，就是在這次交涉中學習成功的。

民國二十一年，國際軍宿會議揭幕，黃氏被派往英倫出席，同時，他還兼任三項國際會議的代表，每天開會，總在四五時以上。余漢謀將軍的文中，說他「日間往返奔波，與各國軍事、政治、經濟家謦欬一堂……暮則草擬報告，披覽撰輯……而對於考察，仍奮勇前進，乘會議之餘暇，爲半球之環遊。」因此，種下了他五十五歲的盛年，便告殞折的病因。他不顧醫生的警告，按照預定計劃，抱病環遊，遍歷瑞士、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再由英國越俄，循西伯利亞鐵路而返，爲中國軍人，正式從事國際壇坫的第一人。

黃氏是在廣東省主席任內逝世的，那時正值兩廣事變之後，余漢謀以起義反正之功，獲承其乏，余於黃氏有師生之雅，（黃曾任教廣東陸軍小學，余爲其學生）服膺有素，敬仰彌加，嘗爲文紀述甚詳。黃氏亦著有西藏遊記，新疆概述各書，均有極寶貴的史料價值，足資邊疆政治的參考。可惜該書不是賣品，流傳甚少，現在本港尚未見有寫邊疆掌故者對該書有所徵引。

黃氏在粵省的政績，因爲時甚短，自難有卓卓表現，惟有一事，似與浙江主席魯滌平的作風頗有相同，即不願任用同鄉親故。黃爲粵省梅縣人，在他主粵期內，供職各機關者，至以填寫梅縣籍貫爲諱；魯爲湖南寧鄉人，於同鄉請求差使，尤爲峻拒，以致死後旅櫬運回原籍，縣人阻住城門不納，以謂寧鄉怎能有此顯宦。然魯之居官廉正，行事肫篤，雖才猷不知視黃氏何如，而德操固均足以風世砭俗。

又傳黃氏有次到印尼訪問，僑胞集會歡迎，有一老年遠房親族，雜在眾人行列，一見黃氏抵埗，即大呼他的小名，黃氏審音諦視，見是一個鄉下老人，不禁狂歡大笑趨前擁抱道：「我已幾十年不聽見人家喊我的小名了，這是怎樣親切求之不得的聲言啊！」言下大有歔欷感嘆之意。由此觀之，黃氏原是一個人情味很濃厚的自由主義者，近世達官，很少這種風度，那麼，他之用人行政，特別迴避同鄉，當另有其難言的苦衷，何況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在權利思想最爲泛濫無恥的今日，恐怕這只是一句口頭可以說說的高調。



言與汚語

縉山

國大陸的生意，那是想錯主意，因爲大陸經濟政策，有種種嚴格限制，不可能有好生意可做（大意如此）。戴麟趾的話，凡我華人皆明，但我們說出，外國人必以爲我們有偏見、成見，然他以英國人，前港督身份說出便大大不同了，全世界人皆會注意，可能驚醒不少左傾人、姑息分子、安撫主義者。

毛幫政策，是只要核子不要褲子。大陸只有兩階段，一是「新階級」（共酋共幹共軍），一是奴隸階級。新階級可以盡情享受，凡資本主義國家的物質享受，他們皆備。奴隸階級凍死餓死有無褲子穿又有何關係。毛幫根本限制消費品、奢侈品入口，共酋可以乘勞斯萊斯，但奴隸買一輛腳踏車也非易事。再說奴隸根本無購買力，縱然偷入，也只能下倉。奴隸不能住大屋、坐沙發，否則便會有戴高帽、遊街示眾的危險。我友南洋某著名報人，即遭此禍。外國人不明此理，一廂情願要與毛幫做生意，源源抵港，準備一切，想進大陸，眞是其愚不可及。自古只有狼吃羊，焉有羊吃狼之理。

最近戴麟趾到了路易斯安那講演，又有一句名言。他說，中共有一定目的，政策決不會改變。按毛幫頭目及嘍囉，皆經過嚴格洗腦，他們堅決相信馬克思主義，認爲資本主義必定消滅，代之而興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赤化世界是所有共產黨人的使命，猶如基督徒相信聖經，耶穌說，要把福音傳佈於全世界。共產黨奪取政權已經半個多世紀，本來人人皆可懂，但竟有人不懂，總以爲可以安撫它，把它拉入聯合國在桌面上講道理，便可使它順馴了。須知馬戲團只有獅虎可以訓練，唯有狼則永遠不能，人們忘了共產黨人皆是狼呀。所以戴麟趾這句名言，無異給尼克遜及其追隨者當頭棒喝，他這兩次講演勝於全港「寫稿佬」一年寫的反共文章。戴麟趾不枉留學香港七年，總算對自由世界有所貢獻，故值得一讚。

戴麟趾在美說的雖皆是名言，但在港卻說了一句汚語，這句話永遠深印腦海中，永忘不掉。一次他在公開講演貪污問題時，他竟說：「貪污是中國人的傳統」，這未免太失言了。所以我首先批評他像一武夫。他何不說：貪污各地皆難免，不獨香港一處。爲何要說是「中國人的傳統」，罵盡了古今所有的中國人，眞是豈有此理。

不錯，中國人向有貪污不道德行爲，不然就不會有此「貪污」字、名詞。可是，這種惡行並非中國人所獨專，世界任何國家也皆不能免，連英國在內。英文中也有Bribery，在英國史上雖然少見記載，但歷代英國名作家作品中，描述英國社會、官場的貪污事蹟，卻甚多。戴麟趾爵士，何不自已照照鏡子。



七光棍大鬧國際金融界

天涯客

在英法海峽中間，有一座薩克島，面積只有五平方公里。上面住了六百個居民，七個「銀行家」；一百零二個國際警察，私家偵探，保險公司調查專員，美國軍部的偵緝隊專家，各式各樣的專家，以及從美國的聯邦調查局，英國的蘇格蘭警場派來的，甚至於還有兩位身穿漆黑生牛皮大衣的「公安幹部同志」，是專程從鐵幕後趕來的。

事實上，那七位「銀行家」，雖然都還在島上保留着他們的「戶口」，卻早在這一大羣偵探們光臨之前，就已經失蹤了好幾個月了。——這才使得受過騙的美國軍部，波蘭政府，國際銀行，瑞士工商業大亨，英國的千萬富翁們，紛紛派了代表和專家們，到這島上來「了解情況」。結果，正像美國聯邦調查局說的一樣：

「這個騙局，大概是歷史上眞正破天荒的一個！」

在沒有抓到這七個「銀行家」以前，那些偵探和專家們，唯一做得到的事，就是「打掃戰場」，「清點損失」。到現在爲止，最低限度的估計：也在三億美金以上！

兩年前，有一位島上居民約翰肯尼希先生，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忽然想開銀行。雖然拿到了登記證和開業證，這家銀行卻除了一間辦公室，三張寫字枱，兩個櫃子，幾把椅子以外，什麼別的東西也沒有。奇怪的是：光憑這幾樣道具，他就居然能賣了兩萬美金。——買主是一個英國人皮洽德，和六個加拿大人。

「銀行」轉了手之後，新的股東們並沒有讓它搬地方；也沒有再添什麼傢俱，只是替它馬上多裝了兩個電話，還租來了一部「打字式電報機」。另外又找了一位大名叫貝納德·格琳的美國人，來替他們把守這座座落在二樓，只有一間辦公室的「銀行」。從此，這島上的人，就再也沒有看見過那七位「銀行家」了。

不到一星期的功夫，他們已經在美國的聖路易斯印了大批非常精美的「薩克銀行」的支票、滙票、傳票、股票、單據和合同。

此外，他們還招募了一批「外勤人員」和「商務代表」，光是在美國一個地方，就有四百多個。由這些人帶了所謂「國際支票」，到歐美各地的銀行去兌現。——付款人的地址是：薩克島上薩克銀行。看見了這種支票的人，十有九個，馬上照兌無誤。即使有人想在兌現以前，查一下這家薩克銀行的話，也根本無濟於事。第一，這家銀行的確在島上和國際上，都已經正式登過記。第二，那位坐守在「銀行」本部的美國人貝納德·格琳，這時就會用「打字式電報機」，馬上通知來電查問的銀行：「本行現有資財，總計在七千二百五十萬美金以上……。」

接到了這種回電的歐美銀行，一面深悔自己的冒失；一面連忙把送來的支票兌現。——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光是胡斯頓的「南部各州銀行」，就被騙掉了七十萬美金。達挪城的兩家大銀行，也一共損失了五十萬元。

最妙的是：當這些銀行，老老實實地把支票寄去給「薩克銀行」的時候，它們就會收到一封很客氣的回信：

「隨函寄還貴行寄來之支票一張。辱蒙　賜顧，無任感謝。尚祈不吝時加惠顧，是所至禱。」

吃了啞吧虧的銀行們，深怕揚張出去，會成爲同行中的笑柄，影響自己在顧主中間的聲望。只好咬咬牙，一聲不響地「由它去罷」！據專家們估計：光是靠空頭支票這一件法寶，「薩克銀行」就在美國撈了兩千多萬美金。

這七個「銀行家」，還用「薩克銀行」做後台，在歐美開了一系列的貸款公司，保險公司，投資公司，拚命地大搞其風雲雷雨。

其中有一個叫做「康伯蘭保險投資集團」，曾經以極其「公平合理」的條件，同意借給加州一位牧場主人羅爾夫先生，五十萬美金的「貸款」。不過，一定要羅爾夫先生，先用現款付給他們三萬美金的「佣金」之後，才肯把那張五十萬美金的「薩克銀行」支票交給他。

羅爾夫先生想把這張支票，打個折扣，先從當地的「美國銀行」裏，預支一部份出來。爲了謹愼起見，這銀行還先打電報到薩克島去打聽了一下：康伯蘭保險投資集團的背景。

不到兩天回電就來了。電上說：

「本行對該集團極其信任，該集團之一切活動以及其董事長，均爲本行所素稔。該集團信用素著

，商業道德有口皆碑。……貴行如能對該集團遇事協助，誠屬幸事……」

可惜這一套說得似乎有點過火，反倒引得美國銀行的經理非常心神不定，終於沒有把這張支票兌現。那位失望的羅爾夫先生，當然也就釘着「康伯蘭保險投資集團」，要他們退還他的三萬塊錢「佣金」。——誰知就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候，這個「集團」忽然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全部職員也都神秘地失了踪。

過了不久，在聖路易斯又出現了一個「農商公共火險公司」，大賣其保險，條件也極其「公平合理」，弄得連非洲的埃索皮亞國營航空公司，鐵幕後的波蘭國營航空公司，若干石油公司，甚至於美國軍隊的若干基地，都紛紛向它購買了大量保險。

事有湊巧，不久就有兩架保了幾百萬美金「意外險」的波蘭飛機，失事墜毀。這公司賠償的卻不是美金，而是兩張「薩克銀行」的空頭支票。

還有一家「超陸傷亡保險公司」，專門保各式各樣的「意外險」，限制得一點也不苛刻。而且替全世界許多大型油船，油庫和油管，都保了險。後來居然還要替以色列政府的全部車船飛機保險，幸虧台拉維夫的當局，非常精明，認為天下那裏會有如此善心的保險公司！所以不肯和它訂約，打掉了「薩克銀行」很大一筆進賬。

後來，在西德和瑞士，又出現了一家規模龐大，專門推銷「第一解放基金」的公司。凡是在這種基金裏投資的人，都乖乖地把錢滙到基金所委託的銀行——「薩克銀行」裏去。

這七位「銀行家」，快快活活地撈了一年，這才慢慢地引起了國際警察，蘇格蘭警場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經過一番調查之後，初步統計：吃過薩克銀行虧的公司行號，大的有兩百多家，小商家和私人投資者，也在四百以上。偵探們除掉捉住了幾個什麼也不知道的小職員外，上天入地，都再也找不到那七位「薩克銀行」董事的踪跡。

就連那位專門在薩克島上看家的美國人——貝納德·格琳，也丟下了他朝夕不離的「打字式電報機」，裝做「公務旅行」，一溜烟逃到中東的什麼地方去了。

臨走以前，他給了一位一向和他「參歡喜禪」的女茶房阿瑞爾·莫爾坎小姐，兩百美金。請她暫時照管一下這家「銀行」。凡是有人打電話來的時候，這位十七歲的金髮女郎，就會用一種「女秘書」的口氣，「公事公辦」地回答道：「行長先生因公旅行去了，要過幾天才會回來。」

所有的郵件，也都由這位業餘的「女秘書」，轉寄到瑞士蘇利支城裏的一個郵政信箱去。

直到兩百美金，都為了買郵票而花得精光，這銀行的七位董事，還沒有回來的一天，好心腸的莫爾坎小姐，只好長長地嘆口氣，離開「女秘書」的辦公桌，重新回到小咖啡館裏去當茶房。

安理會否決權是怎樣一回事

蘇聯曾在一天內行使了十六次

本刊資料室

十二月五日，蘇聯在不足廿四小時之內兩次運用否決權，癱瘓了聯合國安理會使印巴雙方停火的努力。至此，蘇聯在安理會中使用否決權，已經創下一百零七次的紀錄。

在歷史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否權被行使的次數最頻繁的，是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五年梢，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因加拿大所發動，而由紐西蘭和巴西提出的「十八國整批加入聯合國案」，引起了一連串否決權的行使。中華民國的代表投票否決外蒙古加入，這是自聯合國否決權被行使以來最轟動的一票。蘇聯則於同一天的兩次會議中連續使用了十六次否決權，那時已有了六十次的舊紀錄的蘇聯，這是最多也最猛烈的一次。

否決權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東西？聯合國安理會上何以必須有否決權？它應該像一般人所主張的被廢止呢？還是會繼續存在下去？它有沒有被修正的可能？這些都是頗為有趣的問題。

制裁侵略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條的規定，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擁有行使否決權的權利，也只有它們有。除了所謂「程序問題」以外，其他一切的實質問題，都必須獲得這五個大國的同意，始能通過。安理會一共有五個常任理事國和七個普通理事國，無論什麼問題，都須以七票以上的多數通過。但除了程序問題之外，其他的問題的七票必須包括五個常任理事國的五票在內。譬如一個實質問題獲得十票的贊成，但卻有一個常任理事國反對，則這個問題便算被否決。過去蘇聯就時常這樣做，使對它無利或不利的事情都無從進行，也使它所不喜歡的國家無從進入聯合國。在紀錄上，聯合國安理會只會有一次迴避過蘇聯的否決，而得以實踐聯合國的宗旨：制裁侵略。那便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安理會援助南韓的決議。不過當時是因為蘇聯的代表馬立克正因中共席位問題而杯葛安理會，不然的話，美國的建議不會有通過的機會。

癱瘓狀態

除此以外，聯合國實在已因蘇聯的濫用否決權而陷於癱瘓狀態。自由國家的目的在於通過聯合國這一世界組織來促進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福利，而蘇聯的目的則在於利用聯合國來拆散自由世界的團結，遂行其擴張的企圖。雙方的目的既不一樣，對彼此的建議便都加以阻擋，西方因為經常擁有多數票，無須援用否決的權利，蘇聯則因經常孤立，（只有一衞星國波蘭為伴）便再三出之以否決。

否決權既然使聯合國陷於癱瘓狀態，於是就有許多人主張修改聯合國憲章，取銷否決權，使憲章符合於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之旨。

橫眉語

左派頭頭胡塗賬

報載：一位過氣的左派工會主席身罹惡疾，屢醫罔效，一大班左派友好和港共頭頭慫恿他回到「祖國」就醫，力言「祖國」醫術如何進步，希望他回到大陸，把病醫好，回來就可藉此廣作宣傳。

這位過氣主席深爲所動，便回歸「祖國」，進入廣東省人民醫院醫療。可是，時時在中共宣傳中出現奇跡的赤腳醫生，對這位過氣主席的病卻出不了奇跡，不久，他的病不但沒醫好，而且一命嗚呼，魂歸地府了。

他死後，由工會出面，替他在沙田圍祖居和工會會址分別舉行追悼會，以示關懷哀悼之意，其實無非貓兒哭鼠，假作慈悲。可是，一切籌備就緒，這位過氣主席的妻子卻拒絕出席，弄得一班左派人士無法下台。

死者之妻不肯參加追悼會是有原因的，原來他去世後，用他名義存在一家左派銀行的一筆款項，數目不小，死者之妻在丈夫去世後，携其存摺及印鑑提款，本來銀行大可通融付給，可是卻遭拒絕，一定要她循正式手續，向法庭申請領得遺產承受權後方行發款。

死者之妻認爲左派有意刁難，因此拒絕參加追悼會，表示抗議。

當然，左派銀行不讓她提出這筆款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他們就不敢付款。

上述的這一件「新聞」，其實也不算新，這種事情司空慣見，不足爲奇。對於錢銀帳目，左派一向胡塗，隨便可以舉出例子。

不久之前，「祖國」關懷香港風災災民，撥出了七百多萬港元，交給香港左派頭頭發放，可是，現在事過多時，災民到手的救濟金極其有限，而這筆救濟金的帳目，迄未宣佈，沒有了下文。

再追遠一點，六七年的鬬爭費，六八年的建校籌款，也都如此。這位過氣主席沒有把帳目弄清楚，其實也很尋常，和大頭頭們的救濟金、鬬爭經費，都是一樣，但誰敢去追究大頭頭的帳目呢？

東南亞五國中立

鑒於中共進入聯合國後，東南亞地區所受到的壓力增加，在這地區內的幾個小國，爲之惶惶不安，因此有「中立化」的計劃，希望通過這個計劃，能在超級大國之間，保持獨立自主。

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印尼等五國，在吉隆坡舉行會議，協議聯合起來，呼籲本地區內各國政府爲爭取永久和平而宣佈守中立，他們並準備明年初在馬尼拉舉行的五國領袖會議中批准一項「和平、自由與中立的宣言」。

這個中立化建議，是一九七〇年馬來西亞在盧薩卡不結盟國家會議時首先提出的，中立地帶除菲、馬、泰、新及印尼外，稍後並擴大包括緬甸、寮國、高棉及南北越。

爲交換美國、蘇聯、中共三國互

政治改革者的

中藥碌眼集

公孫鞅在這次改革中，他確實做到如下兩點：

一、「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見「戰國策：秦策一」）

二、「賞厚而信，刑重而必。」（見「韓非子：定法篇」）

這種刑賞態度，在「商君書」裏表現得更爲凸出。「商君書」據說是公孫鞅所撰寫的，在這本書裏，充份表現公孫鞅的政治見解。他認爲刑與賞是君主的兩種權柄，君主必須愼於運用，才不會發生弊病。倘若在行使這兩種權柄時，不是依據那人的功或過來施行，便會出現刑賞不與功罪相稱的紕漏，而使刑賞失去效用，社會秩序也必難安定了。——這是公孫鞅的主張，也是法家的主張。（請參閱「商君書」的「錯法篇」「禁使篇」「開塞篇」和「刑賞線」）

刑賞在近代「政治力學」中，也是個重要課題。馬起華在「政治適應動力學」第二章裏寫道：

「所謂獎懲作用，係指在權力行使歷程中所獲得的效果而言。此種效果或爲滿意的酬賞，或爲痛苦的懲罰。前者有增强行爲的傾向，後者有抑制行爲的傾向。此兩種獎懲的力量，直接影響動機。

命令與服從爲政治歷程中兩種普遍的行爲模式。命令或服從在同一場合裏是互相對待的，即命令者與服從者各爲不同的人。而在每個人的行爲中，都有命令動機與服從動機的存在，其來歷各不相同。要求强度，亦因人而異。大體上說，一個人在其命令他人的歷程中，若樂多而苦少或有樂而無苦，則增强了命令的傾向，常以發號施令爲樂事。反之，當其在命令他人的歷程中得不到愉樂或反而招致痛苦，則阻抑了其命令的興趣，或致放棄命令的要求。關於服從動機的來由亦大致同上述原理。其他求權的動機或行爲，大都亦可準此類觀釋。

其次，所謂苦樂是相對的，其强度每由對照而顯現。萬乘之主降爲千乘之君，自是一種痛苦的懲罰。反之，權力擴張和地位上都是可欲的。在同一機關工作的人員，一旦由平等地位變爲隸屬關係，地位低者往往不願服從。權力之獲得與行使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其喪失與剝奪則亦爲精神上之痛苦。」（頁二七——二八）

公孫鞅是知道這種由刑賞而增强或抑制的作用的，所以當第一次變法令下，由太子領導的反抗集團一起，公孫鞅便把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處了刑，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變法令才能逐步推行。比公孫鞅爲早，在楚國變法的吳起，便缺乏公孫鞅這種執法精神，不能將楚國底牢固

加入聯合國後，他們認爲此議更有可能。這五個國家和中共的關係各有不同，泰國的政變，卻會使這個建議受到威脅。

新加坡會警告說：過早和中共言好，會導致五年內該區可能引起的困擾。各國似乎已認爲可以從中共獲得保證，不必和北平發生外交關係。目前，這五個國家和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只有印尼一國，而這種關係在目前亦陷停頓中。

菲律賓、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五國宣佈中立，就可以得到「安全」嗎？這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

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在可預見的將來，不致受到中共的武裝攻侵；但並不等於就沒有危險。誰都知道，共產黨徒從來沒有停止過顛覆活動，馬共、泰共都非常活躍；菲律賓更經常受到左派激進勢力的困擾，稍爲安定的是新加坡和印尼，他們對共黨勢力的壓制也十分吃力，這種顛覆活動與外來的攻侵，其危險性是相同的。

中共內鬨表面化

中共兩報一刊發表了一篇聯合社論，題爲「加强黨的領導」，全文長凡二千六百字，這篇社論打破了三個月來有關中共黨內權力鬬爭的沉默，文中指責的「躲藏着的反黨和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從事陰謀詭計的機會主義者」，顯然是指林彪而言，雖然全文都沒有提到林彪的名字。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社論發表於中共宣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日期的第二天，許多人都認爲，中共在這個時間發表，有特殊意義的。

，可是其他反對毛周的人，仍然擁有相當勢力，因此毛周準備發動大規模的整肅，徹底地剷除他們的勢力。

社論透露，一些高級領袖進行政治顛覆活動，其中有些竟與外國建立非法關係。觀察家認爲，這是對林彪及其他軍事領袖的直接攻擊，所謂「裏通外國」，可能是證實了過去的一些傳說。

這傳說是：林彪等軍事領袖反對毛周跟美國打交道，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主張與蘇聯修好。據較早的報導說，林彪曾作過這樣的表示：周恩來邀請尼克遜來訪，我就要邀請蘇聯領袖布里茲尼夫前來。

西方和東歐共黨集團流傳着的廣泛謠言，據說由於林彪曾領導一項運動，圖把毛澤東抬高至神化的地位後，再讓自己登上最高的寶座，因此而被解除了權力。這些傳說雖然都無法證實，但從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卻不難尋出蛛絲馬跡。

這篇社論明顯地表示毛周要控制軍隊，要黨的指揮。社論中有一段說：「各級黨委成員尤其要增强黨的觀念，要把自己置於黨委之內，而不能擺在黨委之外，更不能擺在黨委之上。」可見大陸的地方黨委，許多都是軍人，毛周的矛頭，正是指向他們。

據說，毛周已抓得軍權，直接指揮共軍，但這權力顯然不出都門，要眞正奪權，還要一番鬬爭，這次的整肅必然比文化大革命更大，因爲，軍人有槍桿子，不像黨官那麼容易整掉的。

梁人傑

運

（二）以秦代變法的商鞅爲例

秦孝公十二年，又進一步實施下列五點改革：

一、遷都咸陽，按照魯國、衛國等國國都的規模建築冀闕宮庭。

二、普遍設立縣制，合許多鄉、邑、聚（村落）而爲大縣，共設四十一縣（註一）。每縣設置令和丞，以掌握全縣政事。

三、開裂田地的「阡陌封疆」，廢除井田制度，使人民得以將田地買賣。並且建立了轅田制度。

四、爲了統一斗、桶（斛）、權衡、丈尺，頒佈了標準的度量衡器。

五、爲了革除殘留的戎、翟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註二）

在這次改革中，第三點改革的作用是較大的。杜佑在「通典：田制論」中也曾指出過：

「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用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强，天下無敵。」

公孫鞅在這次改革中，要點是放在第三項上面。因爲秦國在那時還是戎、翟之國，地廣人稀，如果不把廣大的土地開拓，將荒地變爲良田，糧食是無法增加的。一碰到征戰，軍糧便成問題。所以，公孫鞅的注意力便移到地與民這一面來。他看到秦國鄰近的韓、趙、魏三國人多地少，便想到一個「徠民」政策，以利誘作手段，將三國的人民吸引過來，使他們在秦國土地上進行開拓。而秦國的人民則擔任了征戰的任務。在這樣的施政方針下，秦國原來的井田制度便給破壞無遺。

這種制度，在開始的時候的確起過很大的增强作用，使秦國的糧食增加得極快，杜佑才會說：「數年之間，國富兵强，天下無敵」的話。後來慢慢變質了，因田地可以自由買賣，便出現了土地被大量兼併的情形，使貧者越貧，富者越富，這一點則非公孫鞅始料所及的了。

（註一）說秦國在這次改革中共設四十一縣，在「史記」的記載中是有矛盾的。「史記：秦本紀」說是四十一縣，而「史記：商君列傳」則說是三十一縣。誰是誰非，有待考訂。

（註二）公孫鞅會說：「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對於這段話，有人認爲公孫鞅教秦人以禮，行的是德政；也有人認爲公孫鞅用禮教以文飾其破壞家庭之暴政。我個人是同意前一個說法的。

（未完）

林真

賣油郎幼年時候，還未開始讀書，舅父便教給我一首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小小的心靈中，自那時起，便已有「讀書高」影子。這個影子也根深蒂固地深深印在全國人的心中，因為如想做官那是唯一的一條路，而做官騎在人民的頭上又是每個人所嚮往的，所以大家拼命往書本裏鑽，窮人尤其如此，例如：漢朝的匡衡鑿壁偷光、晉代的孫康映雪讀書、車胤囊螢讀書、南齊的江泌映月讀書。這些人窮得連蠟燭也買不起，但依然想盡方法拼命讀書，希望將來能有金榜題名的青雲直上的一天。

到了二十世紀，雖然天子被打倒了，科學也廢除了，但由於千多年來這種「讀書高」的思想，早已牢牢地印入人的腦海，所以即連在英國人的統治下，依然輕藍領而重白領，縱然在待遇方面前者較後者更為優厚，也不能改變這種觀念——子女到了學齡，一定送他們入學讀書。

官小鬧學生荒

報載：「港島荷里活道警察小學，目前因為學生減少，被迫停課。據稱：減少的原因，係因該區人口移動的緣故，該所只有六間教室的小學，其學生已轉往公立荷里活道小學就讀。九龍油蔴地官立小學，已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停止招收一年班學生，以便該地點進行再發展。而下午班學生今年亦調上午上課，以利管理……據說：有等學校則額滿，有等則有不少空位。教育界若干人士指陳，不少家長喜歡送兒女入私立小學。但被認為好的學校，則出現人滿現象，另一些被認為辦理不夠完善者，則學生人數常感不足。」

賣油郎看了這段消息，不禁深有所感：人的天性好佔便宜，低價傾銷可以吸引大批顧客，如果一家商店的貨物比別家貴兩成，很快就會無人問津，此無他，貪圖便宜也。官立小學較私立小學費用低的多，為什麼許多家長寧願付出數倍的學費也要送子女進入某些私校呢？原來官立小學的管理多為官樣文章，學生無論成績好壞，讀夠一年便可升班，讀完六年級便可畢業。可是升中學要考試，升大學更要考試，而且考得難如上青天；一個連中學都考不上的學生還有什麼希望呢！因此，家長們便對官小望望然而去之了。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有利人人都要貪，相差那怕一文錢；
而今捨賤偏求貴，只為學宮不健全。
二、官小關門亦可哀，從今何處育英才！
外行偏管內行事，
都自愚人自用來。

古調今彈

河滿子——題香港節

葉其真

說話與寫文章

文字是紀錄語言的符號，寫文章實質上也是說話，所不同的只是，用嘴巴說的話，說過了便「隨風而逝」，再也無法尋覓，故曰：「口說無憑」。文章寫了出來白紙黑字，一清二楚，不容混淆，確是「有書為證」。

每一個人都只得一個嘴巴，但一個嘴巴卻可以說上千千萬萬種話，可以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可以當面說一種話，背後說另一種話；可以說比蜜糖還甜的話，也可以說比砒霜更毒的話；這實在是人類創造語言的時候所始料不及的。

語言本是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工具，想不到隨着社會的發展，語言竟然也變成人們用來掩飾思想感情的工具。語言後一種作用本是副作用，可是隨着農業社會的沒落，這種副作用早已「反副為主」，變成主要作用，因為今天，說假話的人，遠比說真話者為多；說廢話的人，遠比說有用的話的人為多；說一套做另一套的人，遠比說什麼幹什麼的人為多。

世界上唯有傻子才說真話，說有作用的話，也只有傻子才會說什麼就幹什麼。聰明人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為什麼呢？不必由我來饒舌，請翻翻魯迅先生的「野草」吧，你將會得到滿意的解答的。

人們說話是有目的的，不管你是忠厚老實的人還是老奸巨滑的人，不管你是說真話、假話，或廢話，你必有着你說話的目的。因為說話不單依靠嘴巴的擺動，而必須經過大腦指揮，胡言亂話，信口雌黃，好像毫無目的；那些專門找話來說，彷彿一刻不說話就要死掉的長舌婦人所說的話，也好像毫無目的，其實也是有目的的，只不過因為他們所說的話，未經深思熟慮，所以目的性不太明顯而已。世界上唯一說話不帶有任何目的的人，就是精神病院裏的瘋子。

寫文章既然也是說話，而且是說不能「隨風而逝」的話，當然必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性。寫文章即使與寫得再快，即使其寫作態度再隨便，也會比用嘴巴說話認真，它必須經過一番思構，才一句一句地寫出來。別的「作家」的寫作目的，恕我不加以批評。但我確知，這也和說話一樣，說真話，說假話，或說廢話，各自會有其不同的目的。至於我自己，我寧願做傻子也不願做騙子，自執筆以來，我都堅持要說真話，要寫出自己內心的真正感受。

關於這點我是不打算做任何讓步的。假如此生注定非拍別人的馬屁不能活下去，我也不會寫文章去拍文化老板的馬屁，而寧願去當肥商巨賈的「傍友」，用嘴巴去為他們朗誦「屁頌」。因為用嘴巴去拍馬屁尚可以「隨風而逝」，不至於像寫拍馬屁的文章那樣「有書為證」，令自己的子孫日後看了也會臉紅。

在我思想上遇到陷阱，受到困擾的時候，我常常記起聶魯達這句名詩。

我們是生活在眞實裏。這種眞實就是日光、空氣和周圍種種事物——物質領域和精神世界的一概在內。高樓和罪惡並存，揮金如土和流浪漢同時出現在街頭上。這些純粹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因此我把它們稱爲眞實。

人活着，必然有精神，精神包含感覺和智能這一類的東西，所以會對客觀存在引起反射，進行思考。除非一個人死了，像范縝老夫子說的那樣，形死而神滅，或者是神經痲木，否則不會對周圍世界不起反應的。

因此，有些人會在順境時，覺得「萬物皆具備於我」；在逆境時，會牢騷滿腹，或者光火，絕望。

不論是揮「樂」如土，或者對生活悲觀失望，都沒有眞正認識生命。因爲這種表現，實質上只說明了這兩種人還受着環境的擺佈。

再——生

但我們也在生活的眞實裏看到另一種人，他們就像沙漠中的一種剛草。任憑風暴、乾旱、暴寒暴熱的考驗，這種草還是剛强地在沙漠上生長着，它們把根深深地扎在土地上，保持着自己的生命。我們的先哲早已爲後人說出了「疾風知勁草」這個辯證的眞理。這種像剛草似的人跟各種險惡、嚴峻、艱苦的環境戰鬥着，甚至在一息尚存時還在掙扎着，往往使人從他們身上看到生命的眞諦。而這些戰鬥着的人們，也往往能通過鬥爭認識自己生命的意義。不管跟客觀世界鬥爭的成敗如何，就其主觀精神說，他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願讓自己給環境所擺佈。具有堅强戰鬥意志的人，即使在順境時，也不會「玩物喪志」，得意忘形。他們的信條是，生活實質上是一種無休止的鬥爭。

因此，有人對這種鬥爭厭倦了，覺得周圍的壓力越來越沉重，而疾呼人類本身是一種罪惡。

但人類本身的存在，就如太陽的存在那樣眞實，我們總不能因爲太陽在三伏天時炙得我們皮膚發痛就說它的存在是一個錯誤，而發射一顆威力無比的高空核彈去把它炸毀。我們只能以自己的知能去找出面對這種現實的方法，那就是改造這個環境，怕給太陽晒着，就打個傘吧，這也是改造。防止毒氣攻心，就該戴個防毒面具。

當我們從地獄中走到自由的土地上的時候，我們會產生再生的感覺，這時我們很自然地在思想上得到一個昇華，認識到生命的意義；這種感受應該使我們有繼續穿越生活激流而活下去的勇氣，使我們在絕望的憂傷中得到再生。

英菲

共濟，那來目下繁華？好景如思長駐，仍須捉鬼驅邪！

子的男人狺狺而吠，並且作勢撲噬，這時狗主沒有露面，也不曉得誰是狗主，終於那人被惡犬噬了一口，本能地舉腳踢去，就在他被噬的腳踢出時，旁邊一個人大聲喝止，「理直氣壯」地提出嚴重警告說：「這是我養的狗，你不能踢牠！」後來兩造如何爭辯，在下聽不清楚，也就不得而知了。

目覩這一幕「碼頭風雲」，當時我對那位狗主很有反感，因爲惡犬撲噬陌生人時，他是在旁目擊的，理應及時制止其愛犬傷人才是，但他置身事外，袖手不理，直到陌生人被逼自衛打狗時，他才感到痛心，出面喝止，而喝止的又並非其愛犬，卻是被咬至褲破血流的無辜者，在他的心目中，別人的人身安全，遠不如自己的一頭狗。

倘如我初來香港而看見這事，我也許會對這種不可理喩的人心人情感到大爲驚異，而現在，我卻是見怪不怪了。因爲，我知道這種人不如狗的觀念，並非普通市民才有，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證明在人傷狗或者狗傷人的案件中，執法者往往輕人重狗，人即使爲着自衛，也會被控罪犯虐畜，明理如法官也如此，又怎能責怪一個普通市民呢？我在碼頭碰到的那位陌生人，他如果跟狗主纏上法庭，我敢肯定他必然敗訴，被控虐畜之罪！

孰令致之？

在莫名其妙的法律和條例之下，一切莫名其妙和不可理喩的人心人情也就跟着出現了，試看另一樁「見怪不怪」的痛心事：

報載一位中年商人於日間回家，在住所梯間被兩賊截刼，匪徒搶去手錶，復將事主刺傷，附近住客聞事主呼救之聲而自屋中窺視，得覩刼匪行兇經過，卻無一人肯在家裏撥個電話報警，及至傷者被發現仆臥血泊，已因失血過多而不治斃命。港島偵緝主任戴維斯在現場對記者說，他對這事表示遺憾，如果早三十分鐘將傷者送院救治，情形可能不會如此嚴重；當記者問及戴氏如何對付「知情不報」的住客，他只默然報以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這的確是一樁無可奈何的事，香港人心之自私怕事，雖說由來已久，但不能否認這種自私之心及怕事的習慣，多少是由現行的法律條例所做成；長久以來，法律對被刼被殺的人維護得少，反而對犯罪者諸多維護，想出種種藉口以寬恕兇徒，又焉能責怪一個普通市民「救生不救死」、見死不救呢？更何況當局在鼓勵市民報案的同時，卻不願意簡化報案手續，直接做成知情不報的怕事風氣！

什麼虐畜條例、感化法例，倘如不好好的修改訂正，以强調「人」的生命價值，則類似的不可理喩的事，必然會一而再地令人遺憾下去。

江城子

散文二則

藍海文

沉默，沉默

沉默，像山一樣沉默，山是穩重的。

沉默，像大海的沉默，大海是深沉的。

受得起朋友的唾罵，受得起別人的侮辱，有人說你蠢才，就認「蠢才」好了，有人說你王八蛋，就認「王八蛋」好了。有人潑婦罵街一樣，你擔張櫈子，倒杯熱茶給他好了。

受得起親人的誤會，受得起長者的鞭責；沉默，沉默，在沉默中看這世界的一切。

高山是在沉默中長大起來的，雖然沒有聲音，但是並非沒有聲音；樹葉的婆娑，秋草的蕭瑟，祇是一種沉矜，一種對於宇宙參透的細語。

大海是在沉默中浩淼的，雖然祇有柔情的喁喁，一粒水面浮游的水珠，就是一粒水珠嗎？

沉默，沉默，在沉默中，種子長成了大樹。在沉默中積累，在沉默中成熟；像子彈上了鏜，像箭上了弦。

沉默，沉默，讓火藥塡滿喉嚨，讓痛苦磨去那歲月；當時針指着那個時辰，火山啊，你爆發吧！大海啊，你呼嘯吧！旗幟啊，你揮舞吧！喉嚨啊，你歡呼吧！節日啊，你瘋狂吧！

閒話

爭權奪利，由來已久，六根清淨的和尚，未必眞正乾淨，英雄與狗熊有時是不必去分別的；社會越進步，戲法便越進步，終於變得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起來。

情，據說那是與「愛國」有關的。從前祇聽說做交際花、做舞女可以「救國」，到底那是「外國已經有過」的，並不稀奇；眞正要算得上「國粹」的，大概要數「職業學生」這一行了。

戲法人人會，手段人人有。肯不肯用而已。

中華民族畢竟是敦厚的民族，中國的老百姓，畢竟是敦厚的老百姓，敦厚得吃樹葉，吃稻草，也不吭聲，像牛一樣累倒了再被牽進屠場，也不起來反抗，外國人是絕對做不到的。慢慢的，我有點懷疑起我們這個民族是否眞正能夠永遠「偉大」下去了。孔家店眞正要打倒的並非其他，而是對老百姓「忍」的功夫的訓練，把老百姓訓練得連骨頭也沒有了。

有羊的地方，就有狼。人家的狼是放出門外去的，我們的狼卻是專吃自己的羊的。

國產的狼越來越多了，這世界是蕃殖狼的世界，狼一多，羊就倒霉了。

然而，中華民族畢竟是善良的民族，中國的老百姓畢竟是善良的老百姓，善良得不但把狼當做朋友，而且簡直把狼看作是羊了。

讀書在乎明理，讀多讀少，沒有關係。聰明不能靠「裝」，有時越裝越胡塗起來。狼混進羊羣的道理，學校裏沒有一個人不懂得，但是，「職業學生」混進學校的道理，便不是讀幾本課本可以「大澈大悟」的了。狼始終是狼，化了灰也不會變成羊的；學生到底是學生，學院裏的狼嗥，竟會聽作雞鳴。讀幾本課本，就以為懂天下事的人，其實是給人賣了還不知道的「蠢猪」！

尾巴收着總比露着好，否則拍不開門來。百姓最純良的要數「學生」，所以，只要摸進門去，即使不小心露出尾巴，也不要緊，因為，誰都知道這尾巴是萬萬不能去踩的，怕一踩踩出一匹窮兇惡極的狼來。

戲法人人會，手段人人有。肯不肯用而已。做把戲總要有張布才好，那布是揭不得的，一旦揭開了，戲也就完了，世界也就沒有那麼熱鬧了。

屁股藤疼痛改無？

春聲

治安猶治病，「固本培元」，醫師之良心術如此的，但經投以理中丸罔效，且羣醫都主張試投白虎湯，明知殺伐會暫時傷害，不得已也。

香港刑政一向主張寬大，「蒲鞭示辱」或嫌有失人權尊嚴，尤其對「後生可畏」的青少年犯罪，更會從輕發落，逆料此仁彼不仁，弄到一團糟，坐牢嗎？吃皇家飯；入感化院嗎？感而同化；眞的非打不可！用什麼打？笞藤；打那部位？屁股；疼嗎？當然疼痛入心。讀者們啊，相信上了年紀，還會記憶童年時代或時令父母生氣饗以「藤蟮濕豬肉」笞藤？

又粵俗說得好，「打者愛也，愛者打多幾下」，因為飛匪不受軟向受硬，笞多幾藤，實在對社會有好處，對犯罪者也是暫苦，讓彼等「痛定思痛」，屁股藤疼痛改無？可是自從施用了笞藤後，青少年犯罪未見少減，豈非像舊社會惡主人婆般叫奴婢「摩厚身皮」而惡少「摩厚屁股」？不，「愛者打多幾下」吧！

至此，春聲以為笞了藤後，至好更在交通頻繁當眼地方「擺卦」示眾，使彼等無面目見人，還敢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七、列寧格勒的各級黨組織被打得稀巴爛

貝利亞的勢力越來越大，態度也越來越狂妄。無論是誰，要想和斯達林討論些什麼，事先不和貝利亞打個招呼，是根本不行的。

那時，在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之間，交情似乎很厚。連斯達林也常常在飯桌上和他們開玩笑：

「你們這一對難兄難弟。」

實際上，貝利亞根本一點也看不起馬林科夫。他就曾經親口向我說過：

「馬林科夫是個大飯桶。」

「……遲早反正是垃圾桶裏的東西！」

有一天，當我和馬林科夫在斯達林的「避暑山莊」裏散步的時候，我忍不住問他：

「你到底在作些什麼打算？我的老天爺，你眞的以爲貝利亞把你放在眼睛裏麼？

「他只把你當成個小丑來耍耍而已！」

馬林科夫很久沒有說話，後來才慢吞吞地答道：

「這個我也知道。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我忽然被調回莫斯科去。我想：這個決定，並不眞的是由於事實上的需要；多半倒是斯達林那時精神走向崩潰的結果。

有一天，馬林科夫打電話到烏克蘭來找我，我那時正在當那裏的黨政首長。他告訴我：斯達林叫我馬上到莫斯科去見他。

「有什麼要緊事嗎？」我問。

「要緊得不得了！請你明天一早就坐飛機來！」

我的心頭籠上了一重不祥的陰影——被斯達林召見的人，多半要碰自己的運氣。誰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再走出克姆林宮來？誰不知道：他還能不能再活着見他的妻兒子女一面？

謝天謝地，我總算是白擔了一次心。斯達林很高興地和我拉手說：

「你已經在烏克蘭藏了很久，是不是？看起來你眞的也有點像個烏克蘭的鄉下佬了！

「我看，你還是回莫斯科來罷！照舊做你從前那份差事！」

直到調到烏克蘭去以前，我一直是莫斯科的黨委書記。十二年的烏克蘭生活，也的確使我有點膩了。所以我就說：

「要是能回莫斯科來的話，那就實在太好了！」

「好！」斯達林說：「我們現在就需要你這樣的人，到莫斯科來幫着掌舵。目前的局勢，有點不大好。我們已經發現了好幾次叛國的陰謀活動。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也發現了反黨份子集團在搗亂。所以，我決定把莫斯科武裝成爲黨中央的無敵堡壘！」

調到莫斯科來以後，在工作上，常常和馬林科夫、貝利亞這一批人，不可避免地發生磨擦。我想：斯達林把我調來的原因，也許就是要打破這兩個人在這裏包辦一切的局面；而且還可以替自己多添一個耳目。

我認爲：斯達林是很想把貝利亞鏟掉的，但卻又不知從何下手？他雖然從沒有向我明講過，但我卻能很清楚地體會這一點。

斯達林對我是很好的。他雖然常常批評我，但是每當我對他有所要求時，是從來沒有碰過釘子的。

在和馬林科夫與貝利亞的關係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馬林科夫在戰後已經成了中央政治局的委員。他是一個標準的小官僚，公文至上主義者。這種人非常危險，無論對什麼問題，都要先仔細看一看，是不是和每一項條例規章，都完全符合？

那時，對列寧格勒的整肅工作，已經在大刀濶斧地搞了起來。斯達林究竟眞的對這一次整肅，有什麼目的？他既沒有講過，我自己也始終推測不出來。

那時，日丹諾夫的「最親密戰友」，庫斯尼左夫，早已鋃鐺入獄。列寧格勒的各級黨組織，也被無情地打得稀巴爛。

這次整肅的主要對象有三個：一個是庫斯左夫；一個是向來得到斯達林青睞的華斯尼森斯基；另一個就是現在的蘇聯總理柯西金。

在發動這次整肅以前，這三個年青而有才具的人，都被斯達林看做他「接班人的候選者」，把他們不次地擢升，予以重用。

我和庫斯尼左夫不太熟。不過，對華斯尼森斯基卻有相當深的了解。我調到莫斯科來的時候，他雖然還沒有坐牢，但已經撤銷了一切黨內外職務，晝夜都只是在靜候別人來抓他。

那時，他還照例到斯達林的家裏來和我們聚餐。不過，已經憔悴頹唐得一塌胡塗，再也看不到一點當年那種生龍活虎，移山倒海的氣概。——可嘆的是：也就是這種氣概，才使得他終於身敗名裂，不得善終。

他在「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任上，曾經毫不畏懼地和貝利亞大起磨擦，因而也就被這陰險的小人，在緊要關頭，狠狠地踢了一腳。

那時，斯達林還常常向馬林科夫和貝利亞說道：

「其實在我們搞清楚：究竟應當怎樣處理他的問題的時候，是應當先給他一份工作做的。」

每逢聽見了這句話，他們兩個就木然地點點道：

「您說得對。我們應當很好地考慮一下。」

幾個星期以後，斯達林又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

「也許我們叫他去當國家銀行的行長罷！他對搞金融，倒是很內行的呢！」

略記衡陽兩個以殺弭亂的警備司令

王良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正是農村秋收季節將屆尾聲的時候，盤據江西瑞金的共軍，忽向湘贛邊區侵襲，一時風聲鶴唳，湘南震動，攸、茶、安、耒的難民，群向衡陽湧進，共軍尖鋒，已到達耒陽的坪田，大有瞬夕即可攻取衡陽之勢。耒陽縣長羅澄，輕佻無行，廢弛政務，經常出入於民間，尋歡漁色，因此人心惶惶，地方秩序大亂，小偷巨盜，乘機思逞，以致搶刼公行，呈現一片眞空狀態，坐鎭衡陽的警備司令段珩，逆知共軍志在擄掠，收繳地方民團武器，並非大舉侵犯，固迭飭該縣加緊防範，綏撫民心，一面調遣軍隊，馳援截剿。大概羅氏恃有特殊背景，對於段氏所交辦的緊急文電，根本就置之不理，好像他是龐士元的長才，犯不着屈居這百里侯的縣令。

段氏本稔知他在任內一切行爲，惟以軍政分治，雖有節制之名，而無督責之實，何必樹怨招敵，弄得雙方不歡。無如局勢一天一天惡化，耒陽逼處衡陽腹背，不能不特別注意，段氏焦急之情，不禁怒火中燒，委實按捺不住，一天午後四時，突然專車來縣，令衛士持着他的名片，前往縣府，指望來旅邸就商對策，誰知又不見在，乃嚴飭縣府職員把他找來，一副朦朧初醒的醉態，段氏訊問幾句，馬上就席上宣佈他的罪名「鎭壓無方」，叫衛士牽出槍決。

這一霹靂舉動，頓使軍心大振，宵小歛迹，民間安靜無譁，各守本業，坪田一役，卒把共軍擊退，折回江西老巢。事定之後，凡是玷着黨派立場有所不慊於段氏的，總想構成他的罪刑。湘省主席何芸樵確不失爲休休有容的封疆大吏，暫把段氏調離軍職，勉徇眾議。那些好弄筆墨的小型報紙，不免譏誚冷落，甚至揑造段氏日記，模倣張獻忠七殺碑的口吻。然在我們一般天眞的中學生看來，反覺段

自段氏去職後，繼任者爲曾任湖北湖南主席及駐南韓大使的王東原氏，雖後來的升沈大異，官位懸殊，然在湖南各縣的人民說來，王的表現，實大不如段，也許這就是段氏不會做官的地方。民國二十五年，由於地方派系鬬爭日烈，政府幾不敢作左右袒，尤其是那個曾經龐士元弦歌撫治而卻訖無進步的耒陽，簡直的遍地腥汚，莨善雌伏，豪劣囂張，何健因復起用段氏爲衡陽警備司令，並兼代耒陽縣長，他一下車，好鬧派系包辦縣政的公職人員，都向段氏提請辭職，段氏一概不許，勒令各回原位，澆薄之風，爲之稍變。及到抗戰軍興，段氏被調往前方服務。他的籍貫出身及以後的政治生活，恕筆者當時未曾注意，現在更無從探悉了。

× × ×

民國三十六年，由於抗戰勝利，中央勵行精兵主義，整肅裁編，在軍官轉業的特種措施下，一般地方行政長官，常不勝其騷擾，遇有各項工作出缺，不管能力是否相當，必須儘先錄用，勒索要挾，不容有考慮餘地，或竟糾集流氓，兼充軍人，包圍專員或縣府，提出一些難以接受的要求。據我所知，衡陽就有一位慣以招搖撞騙的高參胡桂庭，他自稱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但這種自彈自唱的譜，在中國的留學博士中，原是一點不足爲怪，故誰也沒有興趣去查攷他。不過，他的少將高參，卻是貨眞價實，有本有據的，在抗戰期中，就憑着這塊金字招牌，躲在後方桑梓間，混吆閒鬧，抗戰結束後，居然給他碰上一群轉業的同行朋友，不啻絕處逢生，在毫無辦法中，又助長了他的氣燄，許多專員縣長一談起他，就要頭痛，他遇事必管，搶出風頭，一有不合，即糾眾滋擾，呼嘯而來，揚長而去，眞是奈何不得，只好暗自掏腰包，賠奉了事。

可是到了次年七月，行政督察專員兼衡陽警備

勒索成性的胡桂庭，這回卻遇到了尅星，不知爲了什麼事件，胡在要求不遂之後，又使出平生所習用的一套。歐冠陰戒衛士，嚴陣以待，一見胡桂庭那群人馬叫囂而至，即將其阻拒在外，很禮貌地請胡桂庭入見相商，胡不虞有他，昂然直入，歐氏早已高踞堂皇，一聲吆喝，立被摔倒在地，因歷數其作惡多端，法所不貸，隨即宣判死刑，就地槍決，從此政令風行，夙具潛勢力之豪門巨戶，也不敢阻撓生事了。可見治亂世必用重典，以中國歷代皇朝而論，地方政治之美，莫過於西漢宣帝，他就是一個最重法治的開明君主，對於地方行政，特別重視，每逢簡派這一類的人選，他必親自召問，看看他的才具，是否勝任。又如東漢龐參，在他發表漢陽太守的時候，特地去訪問隱士任棠，任棠不敢公開表示意見，只抱着嬰兒，當門而坐，門首放一盆清水，旁邊一大把薤菜，龐參一見會意，不語而去，且自我解釋道：「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這個故事，可作爲今日地方政治的藍本，尤其是治安大有問題的香港社會，別以爲不是民主時代的洋化產物。（歐氏在三十八年，受了程潛、唐生智的蠱惑，投靠後終被殺。）

× × ×

寫到這裏，我要順便提到我那個同鄉一樁頗相類似的事，他的官位，雖是微不足道的縣長，但我寫掌故的，只要事蹟可傳，不應計官階的高卑。那讓曲筆阿世的，去作他們的官譜，在下就不耐給這種人揩臉抹粉。而且我與這位同鄉，一向並不認識，因爲他在陝西做事，直到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才回來，最近是由他的親戚，聽說我要寫這些掌故，在偶然閒談中的場合中告訴我：

過父親的傳授，賦性純厚。雖然家道不裕，不願靠行醫職業上的收入，只好外謀生計，素隨祝紹周將軍於役西北，祝任陝西主席，依次擢升爲省府秘書。一次，祝母害病久醫未痊，遍請名醫，都束手無策，陸乃毛遂自荐，祝不得已，姑令試之，不料一劑而愈，因遂感念不忘。備蒙靑眼，沔縣出缺，即令他接充。沔縣有一惡霸曹某，恃其宗族强盛，親戚滿佈要津，在鄉無惡不作，强佔田園，姦人婦女，儼如水滸傳中的西門慶，歷任縣長，誰敢不賣他的賑。陸氏打馬上任後，自有本身雖非什麼優長的吏才，但既承主席的恩眷和信任，只怕無功，不患有過，儘可放手做一二件有德於百姓的事。因於晉省述職之際，便將某惡霸的罪行瀝陳無遺，請示如何處理。祝氏毫不遲疑，卽批「着予就地正法」。陸領了這道命令，適值雙十國慶，遂借擧行公宴爲名，邀請縣中紳耆赴會，那個惡霸毫不謙讓地生在首席。中席，陸氏突懷中拿出主席手令，宣讀之後，卽呼左右綑赴刑場正法，頓時歡聲如雷，無不頌爲神明。

沔縣本爲邊疆瘠縣，祝欲把他調遷一等大縣，沔縣紳民輒懇詞挽留，攀轅不許，陸感於官民相洽之深，乃將署中事務，委諸一二得力幹部，他仍以書生本色，常爲人民義務診病，到處家人父子，及祝離陝西，他亦隨之交卸，臨別時，合縣人民，擧行盛大歡送會，並贐貲贈送四寸長金像一座。三十八年回到家鄉，本是兩袖淸風，又無祖遺產業，誰想到竟因這件甘棠遺愛的紀念物，被指爲變相的官僚資本，成爲淸算鬪爭的大禍根，他的命運，可以想像而知了。雖沒有得到他的死亡確訊，總之，是絕無倖免的可能。

方志超投共反受辱

·江雲·

本刊二一四期岳騫先生「關幾種怪異說法」一文的末節，談到上海陷共時有一批左傾民主人士向中共靠攏，而領導人是方某，岳騫先生自謙「近來記憶力很差」，沒有詳細說明方某其人。方某卽方志超，筆者早年在杭州卽認識他，而且明白後來他領導一批人在上海投共的經過情形。

方志超，浙江諸暨人，上海某大學畢業。青年時加入國民黨，長期在杭州杭江省黨部幹黨務工作，口才頗佳，文筆也過得去。黨務工作很輕鬆，他閒來無所事事，便在杭州三間中學兼任國文、公民教師，可說桃李盈門。有時，他的散文也在東南報日的副刊上發表。但是，方志超似乎朝中無人，多年來他始終當一名中級黨官。他和朋友、學生談及政局，頗多牢騷。

抗日戰爭結束後，方志超時來運到，獲得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宣鐵吾的靑睞，而任警局行政處處長，掌握大權，因而結識不少權貴，而成爲上海市的知名人物，當時上海各種報紙上，常見其名。

國府實行憲政，方志超獲宣鐵吾大力支持，競選上海市立法委員，順利達到目的。他常常去南京出席立法院會議，風頭頗健。

宣鐵吾求名心切，而創辦大衆夜報，自任董事長，他就派方志超任該報社長。報館設在望平街口，和申報館相隔不過三五個舖面。報紙因有特殊背景，且內容也不俗，故薄有名聲。

迨共軍攻陷徐州，京滬出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毛森接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方志超失去靠山，報紙停辦。那時他是立法委員，又和國民黨淵源深切，照理他該隨國府南去廣州；無如他投機取巧，和中共駐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聯繫，準備結合一批民主人士向中共靠攏。以他推想，他能指揮一部份警察，又在社會上有號召力；則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許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長，當不會發生問題。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共軍入上海市區，方志超指揮數百名警察擧起紅旗，揚言起義。同時携帶大批汽水，香烟，麵包等向各路共軍展開慰勞；同時他發表談話，勸告一小部份國軍放下武器投降，國府各機構工作人員須站穩崗位，等候共軍和平接收。而他儼然以「副市長」自居，洋洋得意。

翌日，方志超推出前上海市警察局人事處處長徐某任警察局代理局長，說是爲了維持社會秩序。而方志超和徐某局長等一批人去警局辦公，靜待中共發下正式委任狀。

過了一天，三五個中共軍官來到警察局，面露神秘笑容，詢問一些問題後，對徐局長等慰勉有加，並囑安心工作。方志超仍一心以爲鴻鵠將至。

隨後接連兩天，常有中共軍官去警察局巡視，態度尚無異狀。第四天，中共上海軍管會派一幹部去警察局，帶領徐局長去某地開會。當天不見徐局長回來，方志超還以爲徐局長去南京開會，故尚無恐慌之色。

又過了一天，共軍正式接收警察局，方志超等一批人全被送進監牢。原來，共軍接收警察局人員說方志超等是國民黨留下來特務，蓄意搗亂革命秩序。

不久，共軍士兵向留用的警察透露，那位徐局長被帶去「開會」後，卽遭槍斃。

方志超入獄後，其親友多方面向軍管會說項，力證方志超確是存心起義，請求從寬發落。同時軍管會負責人和以前上海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聯繫後，雖明白方志超確非國特，但鑒於他的身份特殊，叫他在獄中改造思想。

半年後，方志超搞通思想出獄，軍管會幹部根據他的履歷，安排他在上海某中學當教師。今天方志超如健在，回首前塵，「副市長」有志未遂，當不免感慨萬千吧！

方志超一心向中共靠攏，而落得求榮反辱的下場，頗有警世的作用；特別是此時此地向中共拋媚眼之人，更應吸收此事的教訓，從而淸醒其頭腦。

近來有不少特別關心中華民國安危的朋友，讀了十二月一至三日的報紙後，卽滿腹疑慮的。由於華府正式宣佈尼克遜總統訪問鐵幕日期的電訊中表示：「尼克遜定於明年二月到中國大陸進行爲期七天的訪問，將集中討論改善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方法。」外交觀察家相信：「當周恩來與尼克遜會談時，將優先討論包括台灣、金門、馬祖等離島，及美國對中華民國所許下的軍事承諾問題。」尤其是「朝日新聞」駐北平記者二日的通訊報導更指出：「中共與美國和平相處的先決條件是，要求美國必須撤出台灣和台灣海峽；並可能要求美國强迫國府放棄金門、馬祖等離島」云云。

因此，有兩位知己於本星期天（五日）特地打電話給我，表示對以上問題——特別是關於金、馬防衛問題，非常地關注。我認爲這問題並不是在電話中三言兩語可以分析得清楚的；同時，也不十分明白尼克遜訪大陸之行究竟懷有什麼陰謀，故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金門的形勢及其歷史

我想：美政府一再宣佈總統尼克遜之訪問中國大陸，決不影響到其他盟國的權益；也不變更對中華民國現有的承諾。這表示美國不到必要時將不會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它又憑什麼「强迫」中華民國撤退金門、馬祖呢？誠然過去美國和西方國家，都企圖把金、馬這幾個島嶼奉送給北平僞政權，作爲緩和局勢的交換條件。但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以上各離島的防守決心是異常堅强的。因爲金、馬離島與台澎唇齒相關，如能長此固守，不僅成爲台澎列島的最前哨，可以控制台灣海峽；更是國軍將來反攻大陸的最好踏腳石。如果金、馬一旦失守，則台澎頓感唇亡齒寒！須知清初康熙時之所以能夠進犯台澎，便是逐島攻畧。

事實上，金門、馬祖等離島，的確有甚大的戰畧價值。單就金門島而言，它位於厦門之東，距離中國大陸僅有三英里，與厦門遙遙相對。這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以及心理上對中共僞政權都有着莫大的威脅。至少牽制它若干兵力，使它感到寢食不安！尤其對厦門及九龍江出口的通道，更可以完全控制，形勢極爲險要。同時，金門又是厦門和漳州進出口船隻必經的航線，爲敵我攻守必爭的咽喉之地。全島面積約一百六十平方公里，東西長約二十餘公里，南北最狹的地方只有四公里半，地形是兩頭大中間細，像一個啞鈴，又像一個馬鞍。島上的太武山一帶地勢最高，丘陵地佔三分之一，沙尾、金門城西東相遙對，和北面的古寧頭，形成鼎足犄角之勢；戰時也能互相可以火力掩護。

金門古稱濟洲嶼，又名仙洲。就其歷史來看，金門在唐代以前，就已劃入了中國版圖。據金門縣誌分域畧稱：「晉時中原多故，難民逃至島上居住者六姓爲：蘇、陳、吳、蔡、呂、顏。至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從牧馬監陳淵來者十二姓爲：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

金門馬祖

司，則專門訓練戰馬。文獻中有一段說：「驪黃牝牡，千百成羣，散食於島上，欲聚之，則伐鼓樹旗，馬自別旗色而立旗下。」元代在金門設有「管勾司」，也不過是管理監政而已。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時候，才派其心腹驍將周德興經畧浙、閩等省，並設守禦千戶所留駐於金門島上。明嘉慶三十九年，當倭寇入侵金門，登岸大掠，使島上居民遭洗刼而紛紛告急時，與安縣令譚維鼎卽率保安部隊馳援，大破賊寇；且迫令倭寇無路可逃而悉加殲滅，造成了金門防禦史上第一個大殲滅戰。當時收埋賊屍的「千人坑」，就是現在金門中學附近地區。

太平洋上的「西柏林」

明末的民族英雄鄭成功起義師時，亦以金門爲根據地。他自民國前二六五年開始，從事其反清復明的民族革命運動，先後屹立於金門島上達十六年之久；並與清軍歷經大小戰役十餘次，幾無一不勝。特別是在鄭成功父子所發動兩次大規模的反攻戰役中，更曾東薄南京，南下閩越，獲致輝煌的戰果，創下了金門歷史上光榮的傳統。直至清代康熙十九年，鄭成功之孫鄭克爽失敗之後，清廷始在金門設置縣丞，仍隸轄同安縣，並藉金門爲踏腳石而逐島進攻，台澎各島遂告陷落。

辛亥革命成功，閩省當局因恐同安縣地區過於遼濶，而金門島又阻隔海道，乃將金門與厦門的禾山，合併起來而設置了「思明縣」。一九一四年，金門則單獨設立一縣，劃大登、小登、大擔、二擔、烈嶼、角嶼、白塔、西樵等大小島嶼而成。

一九四九年冬間，當毛共竊據大陸大部份的時候，僞軍「三野」司令員陳毅驅使他轄下兩個師，企圖冒險進犯金門，國民政府的軍事司令胡璉將軍則沉着應戰，指揮他那三個師中的兩師部隊，在古寧頭給予僞軍以嚴重的迎頭痛擊，使其全軍覆沒，片甲不留！造成震撼世界的金門大捷；旋卽又有南日島大捷及東山島大捷，已使金門島在世界反共形勢上，儼然成爲太平洋上的「西柏林」。由於金門距離大陸僅三英里，孤島卓立，二十多年來一直爲台灣的最前哨。若一旦撤退金門，則台灣、澎湖等島，勢將處於孤立地位；加以金門距澎湖列島，不過一百六十里（八十餘海里），對於台灣國軍的防衛，將必增加極大困難；尤其是失卻國軍對中共心理作戰的據點，影響更大。

況且現在金門島上的居民已達七萬四千餘人，馬祖島上約有一萬七千至二萬人之間，都能安居樂業；兩島的耕地亦能達到糧食自給自足的程度。至於守軍人數的估計：金門爲有七個師，約六萬五千至七萬五千人，馬祖則爲三個師，約三萬五千人，合共約爲十萬人左右。加上二十二年來的防禦工事，都是鋼骨水泥的地下城市；照其上蓋平均有五至七英尺的厚度，可以抗抵任何大口徑重砲的射擊，以毛共現時擁有最大的

，不獨普通砲彈無法破壞；即小型的核子武器，也不致加以徹底摧毀的；何況金門的工事達七英尺呢。

金厦炮戰與馬祖形勢

一九五七年六月廿四日起，在厦門及沿岸的中共砲隊——包括一五二型、一二二型、七六二型各種大砲共二百餘門，曾四度向大小金門作擾亂性的盲目射擊，兩天之內共發射砲彈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四發，平均每小時達二百四十發；在二次大戰期間，德軍猛攻史達林格勒時，三百門大砲平均每小時只發射六百五十發；又著名世界的諾曼第登陸之役，盟軍二百門大砲，平均每小時也只有四百餘發。如果以金門的面積一百六十平方公里計算，則每平方公里約降落砲彈達十四枚。而每發砲彈的散佈面積——威力圈——約直徑五十至六十公尺，共計散佈的面積約六百八十七萬零四百公尺，造成自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的砲戰以來，首次發生最激烈的砲戰。

尤其到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廿三日至廿六日的四天中，毛軍砲公對大小金門先後發射砲彈共達二十萬枚以上，平均每小時二千零八十四發，每平方公里約降落砲彈一千二百五十發；砲彈破片的散佈面積更超過實地面積的若干倍。換句話說，金門在那幾次遭受共砲的射擊下，如果沒有那種地下城市的堅固工事作掩護的話，則島上每一角落的生、植物及建築物均被摧毀，而無一倖存。但儘管毛軍如此瘋狂射擊，對金門卻毫無構成威脅的現象，令到毛共大吃一驚，認爲這個强固的堡壘非火力所能攻破，於氣餒之餘，乃宣佈「單日打雙日停」，截至同年十月六日北平宣佈對金門停射爲止，先後共達八十餘萬發砲彈，金門屹然無恙。

雖然依據戰畧戰術的角度來看，金門島的三面均爲厦門灣所環抱，地勢未免過於凸出，很容易被敵人的砲火封鎖；加上毛共在金門附近水域約有新式魚雷快艇二百艘，另有飛機三百七十餘架，其中大部份爲米格十七型和十九型噴射機，均駐紮於金門對面的兩個基地。此外，作戰飛機約一千八百架，則分佈於距離八百五十英里內的大陸各地。同時，沿海岸一直部署共軍達三十五萬人以上。

談到馬祖形勢，它位在閩江口，東臨台灣海峽，南爲白犬列島，北瀕連江的黃歧、北菱；該島爲閩江與海洋航運的必經之地，可以完全控制閩江口船隻的進出，對中共以福州及馬尾爲進出口岸的貿易與運輸，實有決定性的影響。馬祖又可以制壓中共以福州及馬尾兩地，用爲侵畧台灣的陸軍和海軍根據地的一切蠢動。因此，馬祖的面積雖小，而在台峽所佔地位極爲重要。

不過，國軍始終能夠掌握着台峽的制空權和制海權，對金門、馬祖的海空援助補給，尚無任何困難。由台中、嘉義、台南到厦背後大陸（同安、角尾之線），利用超軍刀噴射機對共軍作戰，航程約二百八十里，僅需二十分鐘；由

署價值

胡養之

來反攻大陸的跳板。

強迫撤退係無稽之談

本來金門與馬祖，在一九五三年的「中美聯防」條文上，是沒有明文硬性規定由美軍直接協防的。因而這些離島問題，在中美間一直成爲複雜而微妙的問題。當兩國簽訂聯防協定之初，美政府不是不知道金馬對於防衛台澎戰畧上的重要性，惟以恐怕使美國冒戰爭危險的怨尤，乃對各島不作硬性規定。一方面避免素有恐共病的西方人士惴惴不安；另方面則讓共方去摸索而不敢輕舉妄動。

後來美政府鑒於國軍堅守外島的決心，美前總統艾森豪才要求國會授權，在共黨進犯這些外島時，將由美國當局就其性質而決定採取行動；也就是說美國的立場將以臨時的情況爲轉移（但這提案，未經美國會表決，直至今年十一月始通過，表示美國會實際上不願放棄金門馬祖，故於今年十月杪中共混入聯合國後，立即採此行動）。

其實，金、馬外島不惟沒有美軍駐守，且其守軍的糧餉，亦均由國府所負擔。然則美國憑什麼要求國軍撤退？由於一九五八年十月，華府因欲和緩台峽情勢，而派前國務卿杜爾斯赴台與蔣總統重訂協防條款，限制國軍反攻大陸及削減離島駐軍。

一九六〇年美國大選前夕，兩位總統候選人甘廼廸與尼克遜，在一項電視競選激辯中，甘廼廸主張美國只應防衛台澎以作太平洋的重要據點，而對那些對戰畧上無多大價值的若干小島則必須審愼，俾免美國捲入另一次大戰的漩渦，他並表示決不將爲金門馬祖而犧牲美國人的生命，或冒核子戰爭的危險。進而指前共和黨艾克政府政策的錯誤。

當時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遜則指甘廼廸以上主張，無非在迫使美國的盟邦中華民國無條件地退出離島；並將這些重要離島的人民奉送給中共去奴役，可是北平企圖奪取的不止離島，而是台灣本島。甘氏的主張將必引起一連串的反應，而使美國對世界各自由盟友的威信蕩然無存。可是昧於事實的美國若干選民，爲了暫時的苟安而對甘廼廸的聲明發生興趣，結果使甘氏當選。因此，民主黨人員以後每屆競選多半提出這一問題。

一九六八年二月廿日的台北「中國日報」專欄作家安德遜報導：「美國準備要求國民政府軍隊撤出金門馬祖等離島的行動，係在一月十一日檀香山美國官員的秘密戰畧會議中提出。那些贊成改變的人士認爲：防衛此等島嶼的費用大過其價值。」

但這項建議，結果被台北方面認爲是一種罪行，而遭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堅決拒絕。

現在中華民國自己捍衛自己的領土，任何人不得干涉。而所謂美國强迫撤退之說，實屬無稽之談。

中州風雨

「好哇，你們胡來！把咱一個响噹噹的貧農當階級敵人啦。告訴你們，八路打洛陽，咱也冒着炮火給部隊抬過擔架，部隊上也給咱評過模範，你們憑什麼說咱是階級敵人？」吳老四已氣得雙目盡赤了。

溫樹樵惡狠狠地說：「別拿這些唬人，這幫不了你什麼忙。就算你過去爲革命出力，但今天你已滚入階級敵人的泥坑，蛻化變質！在工地裏妖言惑眾，怠工，渙散民工的鬪志，這些都是你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罪狀，這是不可饒恕的。」

吳老四氣得盡打哆嗦，他已說不出話來。

溫樹樵卻以爲自己的話打中了吳老四的要害，使吳老四啞口無言，心裏發慌。他暗自感到在政治上露了一手，沾沾自喜，尤其是在首長面前，作出這種表現，這更有價值了，他似乎覺得朝入黨的大門又走近了一步。於是，他興奮地振臂高呼起口號來：「保衞社會主義建設！」

他的口號只得到冷落的反應，大多數民工只抬抬手，聲也沒吭出來。

「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還是冷落的反應。

李仁傑一看這瞄頭不對，知道溫樹樵再演下去，就會冷場，趕忙站起來說：「溫同志已揭發過了，請大家繼續揭發。」

這是示意溫樹樵下台，另一個佈置好的角色上台。

二工區民工隊長上來以後，照原先佈置的話說了一遍，無非是一大堆帽子。這個隊長原是一個農業社的社長，共產黨員。黨佈置的任務，他當然只有聽從。

二工區的民工隊長說完了，溫樹樵便叫索二鎖上台。

索二鎖歛着兩手，縮着脖子出來。他的臉色很難看，雙眉緊皺，嘴唇合攏，眼瞼上的肌肉在抽搐。那表情說不出是痛苦還是憤慨。

他站到吳老四一旁，頭也沒抬起來，吶吶地說：「我……我說老吳哥哇，你大腿也沒人家的胳膊粗，何苦來挺着脖子跟同志鬪嘴，咱莊稼人只曉得有啥說啥，懂什麼大道理？這該是咱們倒霉，瞎胡喳提意見，到頭來挖苦了自己，你有錯就承認是錯好啦，莫不成還要打這無頭官司？心眼放開點，氣壞了身子可咋辦？工地要不讓吃這口飯，你就捲鋪蓋回村子去，

下去了。」

他心裏暗自嘀咕：溫樹樵怎麼搞的？佈置工作做得這麼差勁？

索二鎖如獲綸音，走回人叢中去了。

民工人叢裏又响起嗡嗡之聲。

溫樹樵心裏一急，暗罵：媽的，索二鎖存心燒貓鬚，等着瞧，有你好看的。

爲了挽回局勢，他催促鐵柱上陣。

鐵柱登登登走了出去，拉開嗓門直嚷：「今晚鬪爭吳大叔，指導員叫咱來揭發他，咱說幾句。」

吳老四聽了鐵柱這句話，一時起了誤會，用眼睛瞪了他一下。敢情這小子就要胡說八道了。

李仁傑和溫樹樵聽了鐵柱這個開場白和看到他出場的氣勢，以爲鐵柱有好戲演出。

鐵柱接着說：「俺到工地來幹活，是頭一遭出家門，不知道啥世事。娘說，出門要聽哥叔們的教導，天涼要穿衣服，夜裏睡覺要蓋好被子，不要着涼弄壞身子……。」

溫樹樵一聽皺了眉，悄聲對鐵柱說：「鐵柱，簡短點。」

鐵柱瞧了溫樹樵一眼，接着說：「來到工地，跟吳大叔住在一個屋裏。咱是楞小子，啥也不懂，大叔他把着手教我打孔，夜裏給我蓋被子……。」

溫樹樵眉頭更皺了，幾乎擰在一起。

「咱以爲他是大大的好人……」

聽見「以爲」兩字，溫樹樵卻是眞正的以爲鐵柱要把話鋒一轉，眉頭鬆了些。

「可不是？大叔他是幹活把式，又關心咱們後生，誰能說他不是好人？可是，他火躁性子，咱們誰不對，就朝咱們瞪眼，心腸似乎又不那麼仁慈了。咱有時想，你又不是從前的老財，幹嗎對人這麼兇……」

「說得對！」溫樹樵悄聲說。

「對伙房他也是這樣，人那有不做錯點事兒的？伙房給咱們吃的飯涼

但民工們卻屏息以聽，索二鎖也點着頭。

「他跟咱們說，從前他支援前線，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為革命，到頭來把用生命奪來的土地又入了農業社，靠勞力吃飯，就好像從前給人家扛長工，現在建什麼社會主義，還不是像從前那樣出人，出糧食，就是建了大工廠，恐怕咱們也享不上什麼東西，咱們都覺得他說得在理，但又不知他有啥根據。今天，指導員跟咱說，這是妖言惑眾……」

溫樹樵又點點頭。

「可是，咱也不知大叔為啥要惑眾？還是他覺得為革命自己吃虧了？……有一回，咱在工地冷得直掉鼻涕，大叔脫了個棉褂子給咱搭上，說：『小子，穿上吧，別受了涼。』咱當時非常感動，這事指導員也看到啦。但現在經指導員一分析，說這是以假仁假義拉攏落後民工，咱才明白啦……」

「唉！」鐵柱嘆口氣又接着說：「都怪咱思想簡單——指導員告訴我說，這是思想落後，不明世事，看不出大叔他這樣就是破壞社會主義，誰是好人壞人，咱的腦瓜子可是弄迷糊了。大叔你又不是地主老財，為啥要破壞？

「咱本來不會說話，指導員教我說，我就照他意思說了，但也只說得二三成。完了。」

說完，逕自回到人叢中去。民工們的聲浪卻高起來了。

嚴尚榮聽了很不是味，和李仁傑低聲說了幾句，李仁傑只好站起來說話。

「同志們，咱們的鬭爭大會暫時到這裏結束……」

「不，我有話說！」一個彪形大漢虎地在人叢中站立起來。

「你要說什麼？」李仁傑苦着臉問。

「咱們這邊的民工有個要求！」

「說吧，但話要簡單扼要，不要脫離鬭爭大會的主題。」

「咱們聽了幾個人發言，還不知道吳老四究竟犯了啥罪，最好由指揮部宣佈他的罪狀，一條一條的來，咱們就會明白了。會場上有記者同志，讓他們寫了往報一登，豈不是更好？再說，咱們明白了吳老四咋會犯罪，以後也好有個警惕。」

「說的對，公佈吳老四的罪狀呀，不然咱們不知道怎樣才不會錯，可不敢隨便動彈，叫咱怎樣幹活？」人叢中有人附和。

「吳老四是咱們窮苦人為啥作為壞人，咱們可不明白，指揮部要說清楚。」

「指揮部有沒有經過調查？還是聽了誰的片面之辭？不說清楚，咱們可人人自危啊！」

「這事沒弄明白之前，咱們不敢開工！」

到隊裏再一個個找。」李仁傑在麥克風前大聲說道，想平息民工激憤的情緒。

「咱們不上這個當，這裏有報社記者，要說在這裏說。」

「咱們反對整黑材料！」

「反對陷害！反對冤枉好人！」

「………」

場面一發不可收拾了，嚴尚榮本來想在大會結束前談一番「階級鬭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理，現在只好被迫取消，眼珠一轉，想出一個主意：

「大家冷靜點，我代表指揮部說幾句話……」

民工們見嚴尚榮說話，果然安靜下來。

「關於今天晚上的問題，咱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裏面有沒有其他問題？我們肯定會作徹底調查。我再說一遍，肯定會向大家作出一個答覆的。現時間不早，大家還沒吃晚飯，我提議，現在散會，各工區明天照常上工，咱們要一邊革命，一邊生產。大家的革命熱情可嘉，對黨的工作大膽提意見，我們很歡迎，最好在明天由各工區選出民工代表到指揮部開會，聽取大家的寶貴意見。吳老四雖然犯了錯誤，咱們是為了教育他、挽救他。現在批判過了，我們也不為已甚，讓他回去好好工作。要在咱們幹部隊伍中誰有了錯誤，也是一樣要批判的。這是為了治病救人。我只說這些，散會！」

汪培志早已示意苗淑霞，等嚴尚榮的話一說完，就播出歌曲。雄壯高吭的「騎兵進行曲」在夜空中震蕩，各工區指導員紛紛集合他們的隊伍離場。

索二鎖和鐵柱跑出來，陪着吳老四回到隊伍中。吳老四的臉漲紅中帶紫色，緊緊的綳着。

夜空中，北風在發出淒厲的哀號。

（十二）

替罪羔羊

會議室裏的空氣很沉悶。這裏現在召開工地指揮部全體幹部會議，各科室幹部和各工區政治指導員都參加了。

會議還沒有開始，幹部們都在交頭接耳悄聲交談着。溫樹樵卻木然地坐在一旁，老是在吸着悶烟。柯雲仍和平日那樣恬靜地坐着，眼睛瞧着地板，抱着兩手，頭一動也不動地跟坐在他旁邊的徐諾偶爾談兩句話。

柯雲現在是在黨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他跟徐諾住在一間房子裏，彼此對文化工作興趣相投，因此平時兩人還算談得來。

嘯聲劍影錄（七十六）

當鑼聲傳警時，我怕敵人聲東擊西，所以着傳令兵分別到東鄉和北鄉，要該兩鄉的自衛隊長，就原防不動，等候命令。中鄉自衛隊則要調到冲渡，擔任冲渡的本地區正面防線的預備隊，故能增援的只有西鄉自衛隊，其實西鄉自衛隊於我登上圓螺山徑時，早已全隊開到，派副隊長來見我，候命作戰，當時，我見局勢惡劣，特要西鄉自衛隊在狗山佈第二線，以便於必要時，掩護我們退卻。漸漸的夜幕低垂，膠着的戰局，須求變化，打算把西鄉的自衛隊調上馬山左翼，使左翼有相當於一個大隊的兵力，以側擊敵人，掩護六鄉聯防大隊從正面出擊。便叫南鄉的一個後備隊長跟我下山，以便傳達命令，我倆剛走下山麓，忽見一個炊事兵跑下來，要擔架兵上去，並向我報告：我離開之後，一個聯防隊的班長爬到我站的位置，不料一隊日軍迂迴到對面的高山，密襲的機槍，便把那班長打傷了。原來那個位置，非常突出，我當時見戰事緊急，奮不顧身，到最前線督戰，我剛離開陣地不到十五分鐘，那班長補上那位置，便爾受傷，豈非死生有命乎?!

十九、可歌可泣的中國爛衫兵（三）

我固守開鶴十三鄉這個地區，是以「握守山地，居高臨下」的策畧為戰畧。靠這八字要訣，使這地區在一年零一個月當中，直至抗戰勝利，大燃爆竹，歡喜若狂為止，田園廬墓，得以保全。

當我指揮西鄉自衛隊登上馬山之後，便要趕回圓螺山徑，準備下令正面的六鄉聯防大隊乘黑夜出擊。因日軍的作風，一向是入了黑夜，便龜縮不出以後是我們的」，故黑夜出擊，是我們最有利的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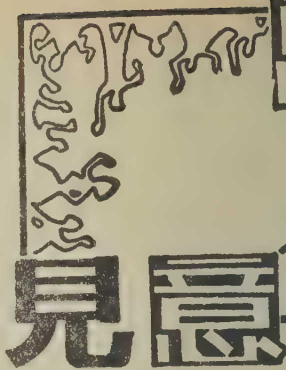
這時夜幕初垂，稍候些時便可下令行動了，可是，突然間前面的槍聲漸漸疏落，估計日軍已向後撤退，但我軍也不宜輕率追擊，應該重新部署，應付明日。但猛一抬頭，只見何大隊也自黃牛拉車山撤退，使我叫苦不迭的，是他們的撤退不沿原路，卻沿梁金山脈的棋山走去。這一來，便可引導日軍走這條路線，使居高臨下者，不是我軍而是日軍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翌日，拂曉之前，敵人眞個迂迴荷蕩塱，登上了梁金山脈的棋山，再佔據了鳳山之巔，俯覽我們這個地區，控制了全局，使我們吃了一次大虧，在十次作戰之中，嘗過一次敗仗。

我見何大隊業已撤退，則馬山和圓螺山的我方陣地，反成過於突出，容易給日軍包圍，乃要那個跟我的後備隊長到馬上傳達命令：㈠南鄉自衛隊於入夜後轉進百足山，就原地佈防。㈡崗溪鄉和西鄉的自衛隊於入夜撤退，返回原鄉休息，於明日候命出擊，但隊長副留候參加會議，然後返鄉。然後下令六鄉聯防大隊轉進鷄山的嶺上佈防，使與百足山的南鄉自衛隊，成為犄角之勢。當我在香山廟召集會議，六鄉聯防大隊，南、西鄉及崗溪鄉自衛隊的隊長副，均來參加，舉行檢討會議之際，才知道南鄉的自衛隊長許瑞生及分隊長許徐大不幸為國捐軀，也有隊員四人陣亡，為本地區抗日戰爭諸役中，死傷最大的一次。緬懷袍澤，不勝悲愴。許隊長曾任國軍連長，後因肝病告假返鄉，及六鄉聯防，組織團隊，族中父老以其曾任軍職，挽其出任隊長，許隊長以肝病已愈，而保衛家鄉，血性男兒，則認為責毋旁貸，乃毅然出任斯職，該隊成立後，嚴格表現殊佳。而許隊長亦每身先士卒，鼓舞士氣，為全體隊員所擁戴。

據副隊長許星報告，今天許隊長接前哨報告發現敵踪，即率隊馳赴馬山，抵達陣地，敵人已開始進攻，許隊長意欲以攻為守，並以為今日來犯者乃為僞偽軍，打算一舉而殲滅之，乃率隊員衝殺，分隊長許徐大隨其後衝去，詎為日軍所火擊，許隊長先中彈倒地，其後分隊長及隊員四人均力戰陣亡，後由隊員搶回忠骸及其用的槍械，許隊長及許分隊長所用的為湯姆生手提機槍也。時夜風呼呼，振衣欲寒，哀悼戰侶，無限悲酸。

檢討會議中，何大隊長派人來通知，已派該大隊黃排長留守百足山，配合南鄉自衛隊，其餘集中大隊部，以便明日機動使用。其時，適縣的集清中隊也派姓陳的排長率隊來見，聽我調遣，乃派他們也去百足山，以增强百足山的實力，以監視圓螺山敵人的蠢動。同時吩咐南鄉徵集工具，賁夜在鷄山及百足山構築工事。會議後，叮囑西鄉和崗溪鄉的自衛隊長，於明日平明時，率隊到挺七第二大隊部，向何大隊長報到，以便集中機動部隊，靈活使用。我們仍留南鄉度宿一宵，以便明晨在第一線指揮作戰。

翌晨，天還未露魚肚白色，忽然，山炮轟響了，知道敵人已拂曉進攻，急忙登上鷄山一看，天呀！我們糟了。原來昨日黃昏後何大隊撤退的路線，完全暴露在敵人眼底，昨夜日軍撤退至龍塘北邊，在今晨拂曉之前，分兩路進攻，一路迂迴荷蕩塱，登上梁金山脈的棋山，再爬過鳳山，佔領大佬頂的最高峰。朝向百足山攻下。一路依原探舊路進犯，竄到圓螺徑，便以山炮轟擊我鷄山和百足山的陣地，烟硝障天，幸昨夜趕築工事，有所掩蔽，否則死傷必大。且佔據大佬頂的日軍，以重機關槍密襲的火網，掃射我們陣地，鷄山的六鄉聯防大隊還不受威脅，但百足山的陣地，因距離非遠，完全在射程之內；且日軍已紛紛由大佬頂衝下，使百足山的我軍更為危



萬人意見

斥「和平統一」論

古鶴翔

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本港某日報的社論說：「中國應走和平統一之途。」

這社論認爲：「中共核子軍備漸具規模之後，國軍反攻不能不受到嚇阻；在另一方面，國軍的防衛力量已十分堅强，即使無美帝協防，在海峽天塹阻隔之下，中共如要跨海東征，亦須付出不可忍受的代價。」

這社論又說：「日本朝野覬覦台灣寶島者大不乏人，而直壓北疆的百萬蘇聯大軍，正等乘隙而入。在强隣環伺，危機四伏的情形下，國家如不統一，而反長期作鬩牆之鬪，則遲早將招致外侮侵凌。」

這社論還說：「本報站在老百姓立場，對我們國土上兩個現存政權都予以有條件、有限度的承認與支持。並進行有理由、有原則的批評。因此，在基本理論符合民主自由，政策措施比較溫和，而由孫中山締造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在基本理論上背棄民主自由，在政策措施上往往嚴重違反人民利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我們傾向前者，較多於後者。……我們將來對兩個政權的支持及反對，仍將視其具體政策措施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而定。我們懇切期望兩個現存政府都能更好地爲老百姓服務，更懇切期望兩個現存政府都能視國家人民的利益重於自身法統的維繫，都能把槍當作對付外侮的武器而不是進行內戰的武器，都能誠意採取談判途徑，以遂步達成中國的統一，並永保全國的和平。」

筆者應首先指出：刊登這篇社論的報紙不是臭名遠揚的打着「中立」招牌，以媚共爲實的某報；而是在報端印着中華民國年號的一份大報！

筆者還要指出：中國人民都不願內戰，都希望和平統一，中國人民都憎恨蘇聯、日本和一切侵畧者！兄弟鬩牆之擧，實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我們反對中共政權的原因是：這政權是人類史上最暴虐的政權，它殘殺了五千萬以上的中國善良人民，它奴役着數億的大陸人民，它的統治比日本軍閥更殘酷、更恐怖！

我們還要注意：這政權近日對外施展統戰手段，企圖在心理上瓦解中國人民反共的鬪志！

爲了這原因，這政權對外施展笑臉政策，勾結尼克遜，以大量金錢贈予外人，而使大陸人民在暴力壓制下饑寒交逼！

爲了這原因，這政權最近又爆炸核子武器，以鎭壓中國人民的反抗，以威脅自由世界。

我們清楚：這政權在外表上雖然十分强大，但在全國人民的反抗下，實在已經快要滅亡了。

我們且看看：自從「大躍進」失敗以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實在已被劉少奇奪權了。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實在已被林彪奪權了。

現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卻捏在周恩來手中了。君不見「東方紅」已停播？君不見「天才論」已被攻擊？而毛澤東不是想「與大公共比高」的麼？

中共政權不但已爲全國人民所唾[illegible]息，「人大」固不能召開，而且不斷呼籲「團結」，呼籲「集體領導」。由此可知，這政權已將近滅亡了。

在這情況下，中國人民必須緊密團結起來，積極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以革命手段，乾淨、徹底的消滅中共政權！我們決不容許這暴虐的政權繼續存在！

任何人企圖在精神上瓦解我們反共復土的鬪志，我們都把他視作敵人的爪牙，否則就是愚昧無知。

「和平」、「統一」，這誠然是好事；但多少罪惡假這美名而行！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的悲劇，不應重演了！

弱妹難兄終不捨 自由海岸抱屍歸

㈠糧絕山限向北悲，
家園此別無還期，
遺民有淚不輕哭，
斷我餘生竟是誰。

㈡投身浩渺巨寒圍，
歷久浮沉氣漸微，
弱妹難兄終不捨，
自由海岸抱屍歸。

我們都是有血肉，有思維的人，這是一件悲哀的事。前有生死鴛鴦潘宛莊與老炳燊，後有患難兄妹羅月娥與羅英傑。她們拖着屍首泅到天堂；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人類的悲哀。「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奉負，畏其不壽，生也何恩，殺之何咎！」萬民浮海，空前絕後。「祖國幸福」如斯？魔君做着把螻蟻拋下水中的遊戲。無聲的一群，還等待着魔君的熱鍋。試想：蒙古人要統治我們，金人要統治我們。我們無聲地被統治，直至數百年後，證明了我國民終會醒悟而振作起來。

茫茫滄海，海上刮着寒風，海裏滿插尖竹，仍鎖不住求自由求生存的同胞；下放與再教育仍打不倒偉大的親情。證明了我國民不畏死亡，不畏强權的精神。團結起來！以此精神，何事不成。

現在不是左右派的作戰，而是正義與邪惡的作戰，中國尚有人在，寄語海上的朋友，我們要爲你們雪恨，直至最後一口氣。

妙論佳作與廢品

趙聰同志：

奇怪我這樣稱呼您嗎？是您曾經說過「我們是同志」的，所以，現在我稱您為同志了。

最近看到您寫的一本書「天人」。您在「天人」一文中說那位「老張」住的屋「天熱，屋小，又加西晒」，這完全是我現在住的地方的寫照。怎的這麼巧，屋小不奇，又加西晒，這眞像是您看着我住處來寫的。

這一年多來，我搬了三次屋。我的東西不多，搬起來不怎麼費事，可就是搬來搬去總離不了屋小加西晒。所接受的光和熱都是來自西方的紅太陽。我與東方的紅太陽是有仇的。

我喜歡閱讀，卻不想學寫作。我這並不是像某些人說的為了這裏的文壇如何如何，文化圈裏什麼什麼。別人怎樣是別人的事，不需說。我之所以不想學習寫作，完全是從自己方面說的。沒有寫作才華是主要原因。此外，我總覺得不論什麼工作，用去了勞力（體力或腦力）和時間，必定會有勞動成果。比方我花幾小時或更多造一件手工，成績自己一定看得到。寫作就不同了，寫作雖然也是時間加勞動的產品，但你的勞動是否有效是由人決定的，別人可以任意地使您的勞動變為無效。您的勞動果實別人可以隨意拿來製造垃圾(投入字紙簍)。這種事像其他行業是不會有的，或許您會說：工廠裏不是也有出廢品嗎。或許品是決定於產品本身，就是說，一件成品造壞，不管是出自那一個工人之手，都一樣要報廢。寫文章則不是那麼回事，阿甲寫的一篇文稿被認為是垃圾，換了是由阿乙寫的可能被認為是佳作，這跟工廠的生產品相反，工廠的產品應否作廢取決於物品本身，而一篇文稿是否成為廢品則是取決於寫作者是誰。為了不讓別人蹧蹋自己的勞動，是以我不想學習寫作。讀比寫舒服得多，看到好笑的就笑吓。我有時學做點手工玩玩，很好。

今天買回二一三期萬人雜誌，您那篇相聲很有趣。

您現在比以前少在萬人雜誌寫東西，是忙不過來嗎？能抽空的話，最好不要隔的太久，經常寫一些。您是萬人協會的負責人之一，不要和讀者們太疏遠，應該讓讀者們常看到您的文章。這也是聯繫群眾呀！萬人協會是羣眾組織，您負責聯誼部，就更應該密切聯繫群眾了。這是我的意見，您以為對嗎？

敬禮！

澳門讀者七一年十一月廿八日

（趙聰敬覆：謝謝您的來信。如果我們相熟的話，您可能讀到老張的住處，就認為我寫的是您了。可見小說總是小說，而像老張那樣的住處，在現實生活中卻存在了很多很多。您說的佳作與廢品，的確是精彩之論，但那只限於低能的鑑定者如此，不會天下烏鴉一樣黑的，您若因此而不寫作，那就有點兒因噎廢食了。我是很忙的，除了本位工作外，很難抽閒再做別的事。您這樣勉勵我，敢不拜嘉！最後我想問問您：您信了耶穌沒有？如果還未信，我勸您要趕快信，因為這樣，我們才是眞正的同志呢。）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出版

趙聰著　定價二元

趙聰先生在本刊連續發表的「卅年代文壇點將錄」，現應讀者之請，將巴金、曹禺、老舍、冰心、丁玲、夏衍、田漢、郭沫若、茅盾、周揚、魯迅、陽翰笙、鄭振鐸、葉紹鈞、胡適、洪靈菲、何其芳、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瞿秋白、何思源、黃廬隱、白薇、謝冰瑩、蕭紅、蕭軍、聞一多、朱自清、王實味、胡也頻、沈從文、臧克家、劉半農、林語堂、蔡元培共三十六人的小史，輯集成册出版，是知識青年最好的一本參考書，欲知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動態，與所列各人的生平事蹟，及中共利用與殘殺知識分子的情形，此書不可不看。為照顧一般讀者的購買力，每册定價二元。總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

航海客盼國府改善部分政策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的忠實讀者，先生對台獨的評論，我亦有同感。我們均是黃帝子孫，尤其台胞皆係清朝隨抗清英雄鄭成功來台定居的漢民族，怎可出賣國家民族，搞什麼台獨呢？但現在台灣當局有許多不適當今的政策法令，確實是有急予改善的必要。

(1)如政府實施都市計劃，其本意本是建設市容美觀，以達國際水準，然受惠者都是有錢的地主，受害者往往是沒辦法的貧苦窮人，因都市計劃後地價一漲千倍，地主剛好借故請律師討回房地，並交相當金額訴諸法院強制執行，討回房地；受害的貧苦大眾，因其原住房屋大部份是在日治時代即開始向地主租地建屋，或借地築屋，要不是有都市計劃，貧戶本可安居樂業，但因都市計劃法拆屋開馬路，規定在拆屋後在六個月內若不修覆原被拆部份，逾期欲修補須地主同意蓋章，才可修補破房屋。你想，地主要都要不回去的情況下，會讓你修蓋住房嗎？尤其政府所補償的被拆除房屋損失金，更少得無法在六個月內立即修蓋好被拆壞部份，且又窮又無知識

(2)本省人志願從軍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退伍後，並得不到軍人退伍輔導會輔導職業，你若去找輔導會代找事做，他會官腔十足，說你是本省人土生土長，怎麼會找不到事做？難道本省人都有錢嗎？要不然，就叫你去開石化公路或什麼農耕隊員這類到處可找得到的事叫你去做，難道反攻大陸不須本省年青同胞，而再去召集大陸來台軍人？他們現都四五十歲以上，早退伍了。

(3)本省人在沒辦法之下，只好離家背井，去作遠洋船員，世界各國合同都是定一年爲期滿，續約與否自便，只有台灣專辦船員的販賣人口吸血公司（因其大部本身沒船員或只合股買一條破船，掛羊頭賣狗肉），規定出洋二年才可返台，合約期間未到返台，必扣船員飛機票，尤其船員借給外國受雇船員薪餉，每月本可拿到美金三百多元，但經吸血公司與有關機構從中回扣，剩下給船員每月只能領到一百三十元就很不錯了，只有台灣當局才不保障船員，世界各國都有保 [illegible] 器返家自用，機場、港口之關口人員，還盡量找麻煩，非交重稅不得過關。你想，船員在國外爲國賺外滙，所得限制不得帶任何東西入口台灣，雖有船員公會，但都指其爲流氓組織，因其只會要錢找麻煩以外，對船員可沒一點好處，不信可發通訊卡給每位船員，保險他們都希政府取消該流氓組織爲快人心。

故希萬先生代無數的船員請求政府另由台北國際勞工分局（現由交通部代任）及內政部民政司與中國總工會聯合中心辦理船員調用事項，而台灣船運空頭公司，若像以前那樣不與政府合作，可取消其公司執照，登報發予合格人士，組成航運公司經營，我想只要政府有決心，必定辦好，因目前船員賺回外滙，早勝過查蔴收入，故希政府早注重船員問題爲禱。

最後敬請萬先生原諒我是位沒讀書的勞工者，文詞不順，錯字必多，請萬先生代爲修改，借萬人意見小小篇幅賜予刊登。

正義者寄自日本（十二月五日）

譜新歌慷慨激昂

抛磚引玉願就教方家

萬先生：

我們退出聯合國，我再三對着周外長退出會場的照片悲憤莫名，我時時想着我能爲國家做點什麼呢？

在雜誌上見到徵譜的歌詞，也引起我的興趣。再加上這些日子的情緒激動，午夜夢迴，時常憶起抗戰時期的雄壯歌聲，於是就有一支這樣的曲子縈繞腦際（我知道四十年前所唱的國恥恨歌曲及抗戰歌曲都對我有所影响），我就哼着把它錄了下來。我自知，不管是節拍分配、音符配搭及其他方面都會是錯誤百出，關於詞方面，當然也更是粗劣膚淺，好在我求抛磚引玉，就教方家，並且準備一顆謙虛而且誠坦的心，接受批評和指教。

這應該適合雄壯的齊唱曲，如果獨唱，只有像青山那樣的音量和音色，能唱得壯（恕我太不自量了）。

爲了希望 先生大力斧正，再將歌詞全文寫在下面。

讀者楚彬上（十二月二日）

歌詞全文：

慷慨齊悲歌，極目中原，錦繡山河。
沐猴而冠魔亂舞，萬戶蕭索鬼唱歌。
休空撒新亭冷淚，徒嘆奈何？眾志成城！
男兒漢槍林彈雨彈荷戈，
馬革裹尸平生志，我輩青年責任多。
傷心事，中原淪落，悲憤塡胸往事那堪說。
反攻復國，弔民伐罪，拯民出水火，掃霭群魔。
瞬夕風雲變，處變不驚，盡其在我！

吹起反攻的號角，
戮盡竊國賊，淸除赤凶禍！
紫金山前慰總理靈，唱凱歌！
中華民族永享康樂！

一女焉能嫁二夫？

尼克遜欲左中右面面俱圓實妄想

從前戴眼鏡的人多是上了年紀老花，青少年而患上近視需要戴眼鏡很少。但卻二十年來就香港而觀日至日人們眾多患上近視，沒怪近視眼鏡大行其道了！

患上近視人們必須戴眼鏡，否則遠一點物體看不清晰，蜻蜓以為是釘子，釘子又以為是蜻蜓，會碰得一手血的啊！不過戴眼鏡越戴越深近視，從百多度近視，不久「大躍進」至千多度近視，「數見不鮮」啦！

溯自國府遷臺，淹有大陸的反賊出頭，初曾猛攻金門、馬祖要想解放反攻復土根據地，可是「師老無功」，就「退而思其次」混進聯合國。原來聯合國會員，在中國方面，中華民國為基本會員之一，但力量可以左右聯合國為美利堅合眾國。中共與美一為共產主義，另一為資本主義，正是「風馬牛不相及」，且美歷屆總統「疾惡如讎」的，尤其甘迺迪看得最透。

尼克遜做了總統，更想連任總統，為了搞好經濟，「尼、毛」從「眉來眼去」，「尼」先送「毛」秋波，毛幫有機可乘，便用乒乓球「執柯」，竟然彷彿像奸夫淫婦姘起頭來，支持僭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奈何中華民國，於是唱出「雙重代表」動議，這個賊兩方面都不肯接受，結[illegible]興邦與喪邦沒大關係，而子問題而已！相反地，聯合國敲響了自己的訃（喪）鐘。這訃（喪）鐘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組織的國際聯盟一樣瓦解，「枉己直人」，猶不可為，而況向惡勢力低頭要世界和平，非患上幾千度近視而何？

再從而觀「尼」若一女嫁三夫，一方面承諾國府助臺，一方面訪中共，又另方面訪蘇聯，三面討好，面面俱圓。雖然作「尼」顧問那個飾演紅娘型角色基辛格在二次拜門詳談替「尼」鋪路好往訪問，而且「一綫春光，不洩人間」，內裏定多蠱惑，忖度在「尼」任美總統期內一別解放臺灣，使局面為「一中一臺」；二出盡辦法阻止（牽制）國府反攻大陸；三緩和蘇共與中共火併。那麼，簡直若干年後，第三次大戰難免，因素固然複雜，「抱薪救火」，「尼」百辭莫辯啊。

又一般患上了近視看「世界之窗」，或會「惴惴其慄」國府孤立，將持續不久。其實「適得其反」，擺脫聯合國和安理會羈絆，甚至有一天美「背信食言」助臺，難道不可以自力更生嗎？我始終反攻復土的，讓世界怎變化，到底邪惡不可戰勝正氣，試拭目以俟！

（駁腳教師）

從澳門聽來的奇聞

編輯先生：

最近我在澳門得了一個消息，特為轉告。

消息云：(1)毛澤東給林彪開了幾張空頭支票「接班人」，老林等了一年，實在氣急了，預定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兵變，卻因不機密，以致林彪遭整。

(2)林彪被整垮，老毛又用假手法，叫周恩來接副主席職，老周知道老毛的陰險，只推說：「現在正忙於準備接待尼克遜事宜」，副主席一職，暫時不能遵命，毛澤東只是奸笑，所以周恩來目前的處境極為惡劣：

[illegible]

B、毛澤東認為周恩來亦甚奸猾，不易上鈎，自己許多陰謀詭計，都被老周識破。

C、老毛叫周恩來出名，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如果這次尼克遜訪問後，中共得不到多大利益，毛澤東的神經病發作，責任都推到周恩來身上，那還吃得消？

所以周恩來一面請求尼克遜提前訪問大陸，一面又與林系人員暗中談妥，待尼克遜走後，林系親信們才可以興師問罪，討毛報仇。

(3)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走後，周恩來即將以回敬拜訪美國為由，先到[illegible]，並計劃在美國作寓公，不打算再回大陸。所以老周也看穿共產黨的無人性，以及毛澤東的陰險，決心丟棄這個總理不幹了，還是保老命要緊！

周老狐狸真有一套，他竟然用「走」為上計向美國開溜！

讀者余大德

（七一年十二月七日）

（老萬按：這些謠可信的程度極低，大家看了信半成嫌多，只可當笑話。）

挑撥離間　左仔慣技

萬人傑先生：

十一月二十一日快報快趣版的「中外快訊」專欄報導：有三位自稱泅水逃亡者，在出賣假情報，以求達到卑污目的。筆者對毛共認識還算深刻，特指出其目的有二：(一)既可混淆國際視聽，又可為國內的政策鋪路。(二)動搖人們對反共逃亡者的信心，至於想滾銀紙，祇是特意做出的姿態罷。

近三年來，筆者接觸過很多自稱泅水逃亡者，筆者一貫宗旨是：不論他真假，一律當他是真正逃亡者加以幫助。但在幫助他的同時，可跟他多交談大陸情況，和他本人在大陸的情況，若發現有前後矛盾的情況時，先不要拆穿他的西洋鏡，再不斷收集其矛盾的事實，然後突然攻其某一個明顯的矛盾，他為了自圓其說而加以解釋，結果越解釋其[illegible]越亂，則越出現矛盾。以筆者的

覺間爲毛共的政策辯護的。筆者舉一個例子：一個自稱是前年泅水逃港者，在筆者面前說：「萬人雜誌好嘢，我也買來看的。」但過了幾個星期後，突然問他萬人雜誌多少錢一本？他居然答不出的。立刻明白他是有備而來的。再後來，他又爲一個已暴露身份的共特作掩護身份工作，給筆者當面指出，他立刻低頭不敢出聲。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毛共另一慣技是在群眾中製造一個偶像，再利用這個偶像的影响力，在群眾中挑撥離間，打擊異己，達到爲毛共服務目的。當然，挑撥離間者，未必是毛共，但毛共一定挑撥離間的。不管是與不是，挑撥離間者，決不是好人，是可以肯定的。

你的讀者高照（十一月廿一日）

說洪承疇是漢奸 讀者表示不同意

萬人傑先生：

客氣的話不多說。我雖非萬人協會會員，卻是萬人雜誌長期讀者。四年來，雖然不是每期都購閱，但觀看的次數，卻較其他雜誌如讀者文摘等爲多。

在今期（二一一）中，看到林眞先生所作的「我爲什麼吹鬚碌眼」一篇文章，對漢奸有着獨特見解，我祇是一名預科學生，對他人的文章沒資格批評，但卻認爲作爲一讀歷史的人，該抱有懷疑態度，對歷史，應以史實求其眞確。對林先生文中所說的漢奸——洪承疇與琦善，本人並不完全同意。關於琦善，我所知不多，但洪承疇則知道較詳。先生文中的「就以明末投降滿清的洪承疇來說，這是沒有民族氣節的大漢奸。作爲一個史學家，即使不斥責他的賣國，出賣民族，也不應替他塗脂抹粉，把他裝扮成一個忠臣烈士。偏偏在我們的史學界，就出版了一本『洪大經略奏對日鈔筆記』，替他說盡好話，好像他做漢奸是應當的。」一段，我並不苟同。

首先，我們對中華民族一詞要清楚，中華民族是包括漢、滿、蒙、回、藏五族；滿族既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當他們在中國政治上得到領導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替他効力。

在中國歷史中，所有朝代的變更，都是發生在中國本土，事實上，中國在過去五千多年來，並沒有爲外族所統治，有者，也祇是一小部份罷了如中日戰爭前的東北便是。那麼，作爲一個中華兒女，當替一個變更了的政權効力時，我們又怎能稱他爲漢奸呢？除非，這人所做的一切全都違反了大部份中國人的意志，不顧人民的死活，所做一切全爲了私心，如吳三桂等是。而洪承疇的處境與吳三桂完全不同，他是被圍失手而降清，就是他在降清以後，亦非對中國人有任何不好的建議，獻於清朝。關於這點，孟森先生在他的清代史中爲我們找出洪承疇向清統帥多爾袞的奏議：「此行特掃除逆亂，期於滅賊，抗拒者誅，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降者官則加升，軍民則秋毫無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誅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法在必行，此要務也。」在此文中，可知洪承疇之降清，其罪祇能以一叛徒視之，仍未至罪爲賣國的田地，那麼，我們又怎能說他是賣國賊呢？賣國賊可以加於往日之袁世凱，今日之彭明敏等人身上，蓋此輩均以出賣國土爲其最終目的也。

不錯，我們不能稱洪承疇爲忠臣烈士，蓋其人於主未亡而先降也；但我並不同意（林）先生的出賣祖國、民族一詞，蓋其人實未有此能力也。

陳鴻遠拜啓

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娛樂昇平（粵曲小調）

鄭秀堂

歌唱祖國富強日盛，春風蔚海拂吹勁，聳天房廠相呼應，精美商品在寰球館譽遍聲，遍聲，遍聲，工業發達見稱，認眞，認眞，認眞的是好光景，喜的是民心得一振，我中華，夢已驚醒。

人心振奮，齊聲鼎盛，神弱健兒本精英，萬里相傳霹靂聲：「聯合國會應看輕，復國大計休看輕」。民強國富，報國從命，祖國强盛，這都是，這都是，蔣總統領導英明。

江山變色褪靑，應該復興，亟須救拯，水深火熱民窘境，遭殃迫害瀕絕境，呼叫莫應，速快援拯，同心協力，反攻復國，高唱正義壯歌聲，一於將那萬惡凶魔碎屍萬段罪定，將那禍國赤魁盡皆勒斃命。心歡樂！心歡樂，終於報了天應。心安樂，身軀强健大家喜盈盈，從此自由永享太平。

（附註：如果有會員或讀者喜歡粵曲，而又不會唱者，可於每星期一、三、五、日，晚上八時半到萬人協會，由本人負責教唱）。

打家刼舍不過坐牢兩年 干擾老虎機可入獄十載

這是什麼法律？

編輯先生大鑒：

看到快報十一月二十六日刊出一段「干擾停車錶，可判入獄十年」的新聞，又同時看到工商日報載有「診所刼案兩被告，被重判入獄兩年」的新聞，從這兩段的新聞比較一下，我突有所感而卽寫此信奉上，希能在貴刊登出，使「萬人擁躉」大家研究研究。茲先抄錄兩段新聞原文如下：

獄十年」原文：

「駕車人士干擾停車錶事件日漸增加，警方有見及此，現在加强取締。警察交通部發言人稱：任何人士被發現干擾停車錶者，可能被檢控違反道路交通（泊車及等候）規例，經定罪後，可被罰款五百元，亦可能被根據盜竊條例以『騙取金錢利益』之罪，犯者可被判十年監禁。」

，被重判入獄兩年」原文：

「五名青年托詞求診，打刼牙醫診所，掠去財物三千餘元，其中兩人落網。昨在維多利亞地方法院提堂，承認所控罪名，雙雙要求法官勿判之入獄，首被告母親並出庭涕泣代子求情，高禮華法官將兩被告各判囚兩年，指出此刼案乃早經預謀策劃，並非一時衝動而做，兩被告以前皆有行刼案底，但都只是輕判簽保，香港現時已有太多刼案，法庭不能再對靑年罪犯縱容。」

根據兩則新聞的報導，刼匪經法官判囚兩年，無疑已成爲事實，而「干擾停車錶者」可能被罰款五百元及「騙取金錢利益」亦可能被判十年監禁。

雖然現在尙未有事實表現，但警

締之必要時，在「可能」與「亦可能」原則下而被重罰，亦有可能成爲事實之一日。

從法例之規定，法官根據犯罪之輕重，而判處被控者之輕重，無可非議，但就是違反道路交通（泊車及等候）規例，或盜竊條例以（騙取金錢利益）而處以極刑，所謂「處亂世用極刑」「殺一警百」的道理，我亦甚表贊同，不過以兩被告打刼牙醫診所，以前皆有行刼案底，掠去財物三千餘元，只被重判入獄兩年。我不了解，何以輕彼重此？何不用「處亂世用極刑」之道「一視同仁」，嚴厲判處所有破壞社會秩序，傷害人身之徒？

破壞庫房收入，損傷公物，事屬嚴重，處以重罰，殺一警百，固然罪有應得；但破壞整副停車錶所値幾何？騙取金錢有多少？盜竊全滿每副停車錶內金錢有若干？比之打刼銀行，盜竊鐘錶金飾行，箍頸窒息，白刀入，紅刀出等等案件，屬重屬輕。希望當局執政諸公一律處以應得重罰，以保民生爲要。

梁一皿上（十一月廿六日）

請領稿費：

十一月份稿費（二一〇至二一三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卽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詩壇

壇主 董力行

去國吟 十首

董力行

鄙人到香港以來，朱顏綠鬢，正値中年，轉瞬韶光，即逾廿載，世途多變，歲月磨人，家國牽情，頗多感喟，前日生辰，作感懷詩十二詠，其中二首，屬於生辰，已見本刊，尚有十首，名之曰「去國吟」，公諸同好，並盼賜以指正，力行附言。

一

秦關隴坻草離離，二十年來起舊思，
天水秋風停戰馬，延安夜月奪紅旗，
牢愁詩酒三杯解，生死鴻毛一劍知，
聞道反攻無善策，㫰辰悞我賦歸遲。

二

名花隨溷植山家，幾度狂飈帶雨斜，
零落仙株同野艸，沉埋志士是中華，
人如北海能尊客，事去東陵學種瓜，
絕世風流傾國貌，江州夜月奏琵琶。

三

亂世文章第九流，生涯淡泊亦無求，
眼觀碧落三千界，人在春風十二樓，
口舌焉能誅暴政，筆刀信可伐强酋，
赤眉銅馬司空慣，不用逃秦海上舟。

四

秦雲蜀棧入吟箋，禹甸蠻荒各有天，
豪傑辭鄉走域外，妖星對酒落樽前，
如山白骨玷青史，揮手黃金散暮烟，
無國無家無罣礙，人生到此是神仙。

共黨統治大陸，北平友人服務於僞政權者，秘密來函，告以「屠殺即將開端」，示意速走，遲則不可及矣，余將所有黃金分贈諸友，隱姓化裝，深宵出走，由四川，至西安，入湖南，經粵北，輾轉經年，始到香港，脫離暴政，備歷艱辛，爲時不久，共黨大肆兇殺，㫰善農民，俱難幸免，爲各朝歷史所未有者。古人云「願爲太平狗，莫作亂離人」，信哉斯言，「如山白骨玷青史，揮手黃金散暮烟」，寫實之作也。

五

井崗盜跖自登壇，戲劇猴冠一笑看，
廊廟先生皆憒憒，萑苻賊黨遂桓桓，
輕抛歲月悲歌晚，不戰河山返轡難！
青史欺人功罪筆，寇成王敗等齊觀。

中國歷史慣例，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後人著史，憑虛僞文書紀錄，未見當時實際情況，每將匪寇稱王，眞王亦能變寇，其區別，視乎時間之長短耳。中共果能長期統治，則正統之國民黨政府，由王變寇，大有可能，所謂青史欺人，殊可慮也。

歐陽修撰五代史，將黃巢匪部之小匪首「朱溫」，尊稱爲「梁太祖高皇帝」，朱溫殘酷不仁，罪大惡極，歐陽修亦所深知，其人道德品行，一無所有，史家是以時間爲根據，太祖尊號，是不得已而稱者。因其爲唐代接班人也。中共原爲井崗盜跖，今日則寇成王敗。國際洋人，等齊相看，近且欲等齊而不能矣，可笑也哉。

六

討賊還都事望成，廿年在莒費經營，
九龍未變青山色，一筆難鉤故國情。
運去鷹揚悲短夢，時來鼠竄詡長征，
台灣歌舞嚎啕曲，玉樹庭花即此聲。

毛澤東井崗突圍，抱頭鼠竄，事後做詩吹牛，名曰「長征」，逃竄二萬五千餘里，筆者隨軍追勦二萬八千餘里，多出三千里者，因繞道截堵之故也。所謂長征，即是逃命，狼狽之狀，鄙人目覩。後世史家，不知又作如何渲染矣，青史多半欺人，知道內幕者，可發一笑。

七

革命循環四十秋，祖宗華屋變山丘，
兩朝黨禍民增累，八載倭氛血枉流，
派系暗爭擁領袖，蛇狼互噬鬬林劉，
神州魑魅無寧日，痛哭蒼生志未酬。

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互相制肘，口頭則言擁護領袖，而又不能同德一心，遂有播遷之禍。中共黨員則更壞，一羣毒蛇猛獸，互相咬噬，林彪、劉少奇，被咬下台，淸算鬬爭，永無寧日，所苦者中國老百姓也。鄙人八年抗戰，爲國流血，上愛國家，下盡職責，因有小功，而獲微職，中共不念愛國勛勞，列爲國民黨小型戰犯，實際今日國民黨名册，並無鄙人名字，一方列爲罪犯，一方不知其人。前年遊台灣，親自查詢，方知其妙。據云未能歸隊，早已開除，魷魚炒去，尚不知也。戰犯罪名，則又永遠存在，功罪不分，令人浩歎，哈哈一笑，掃興而回，身爲中國人，何其不幸乃爾。

八

市隱陶朱俗慮忘，天南海港地名香，
萬家房小難容膝，百尺樓高獨擧觴，
貰酒有錢留劍客，催租無吏逼重陽，
聞歌選舞閒情寄，愛看佳人展靚裝。

鄙人在港，經營商業，詩壇之外，兼寫「明日黃花」，詩酒生涯，書生本色，有錢沽酒，無吏催租，觀舞聞歌，爲歡强自，眷懷家國，握筆興嗟，軍人末路，徒喚奈何。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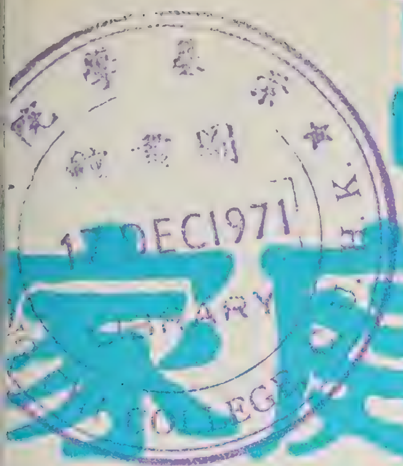
貴賤於今判壤霄，幾翻季子欲裘凋，
故園松菊荒三徑，塵海滄桑歷二朝，
書著黃花千萬字，人吹吳市十年簫，
英雄到此何堪問，潘鬢如星沉沈腰。

余以久歷滄桑，飽經憂患，大陸走港，由爵士變爲難民，貴賤升沉，演盡各種脚色，人生眞如戲劇耳。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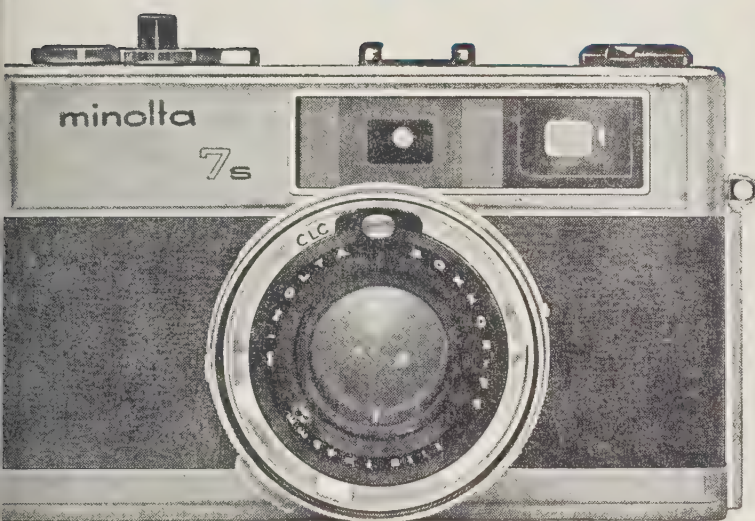
綠鬢朱顏歲月侵，書生悲憤寄閒吟，
才無李白生花筆，胸有劉琨報國心，
耻向新亭流涕淚，怕言宦海再浮沉，
陰陽剝復終窮變，多難興邦自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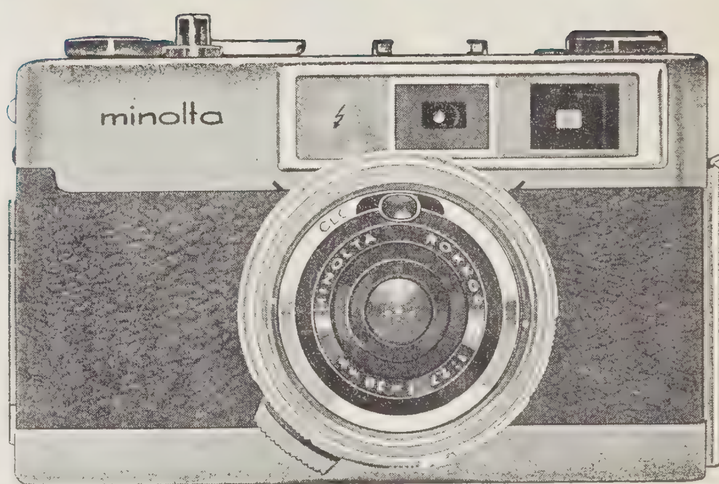
國家亦如個人，應自身奮鬬，以求自立，長期依賴美國友人，是爲失策，目前台灣，亦當製造原子，一半作爲商品，一半自衞，方可圖存，亦可爲以戰止戰之一法也。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號等。

Minolta AL-F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內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厦 電話:H 231588

萬人雜誌

（第二一七期）



無題

[illegible]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一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廿三日出版
一九七一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台北青年的呼聲

二月八日台北各大報紙一齊刊載了台大、政大和師大三校二十三名學生社團負責人共同署名的聲明，題目是「我們的呼籲」，詞嚴義正、氣壯山河。值得在這裏向海外青年作一介紹。

這些年來，台北的一般輿論有些粉飾太平的傾向，未能抓緊現實、警醒人心。這篇青年人的文字，的確顯出了青年氣概。文章一起始就開門見山：

「一年來我國在外交上所遭遇到的挫敗和打擊，而醒了朝野上下二十年來歌舞昇平的迷夢。大家開始深刻的瞭解到世上並無可信的強權，所可信賴者惟有自己的子弟和同胞；在目前這個驚濤駭浪的時刻，舉國上下激憤之餘；都憬悟到目前的杌隉不安或許是我們面臨重重坎坷命運的開端，現在，該是我們覺醒的時候了。」

這段話正大痛切，使人感到一股熱乎乎的力量。最可貴的、坦率的指出：「目前的杌隉不安」是「面臨重重的坎坷命運的開端」。一點也不遮掩現實。人有病不要緊，對症下藥，即可藥到病除。可怕的是「諱疾忌醫」，小病可成大病，可治之症，會變成不治之症。

今天中華民國遭遇的困頓，我們一向認為是可治之症，只要找到對症之藥，就可霍然而癒；對於聯合國變質，引狼入室一事，我們也一向認為是表面問題、枝節問題；根本問題在於能否解決中共。我們認為能夠，一定能夠。但是必須得其道、得其治。

造勢與乘勢

這篇文字值得注意，因為它並非無原則的偏激，而表現了激切的反省，堅強的信心。面對客觀局勢的困難，文章說：「而我們這群生養於斯的青年更深信，它將是我們克服萬難，開創新運的先兆；也將是我們延續國脈、復興民族的關鍵！」另一段話說：「我們相信，惟有在急亡的關頭才能激發一個國家和民族奮鬭生存的決心；也只有在面臨危亡時能記取教訓，……才能在歷史殘酷的巨輪下求得生存。任何時代的創造都操諸在人。」

痛切認識「危亡」才能猛然警醒，動心忍性，才能開拓復興的新運。這是不易之論。我們完全同感。尤其是最後一句話：「任何時代的創造都操諸在人。」我們說過很多次，事在人為。「文王百里可興」，國民革命軍，不滿十萬人，能從廣東一隅之地，而破敵百萬，統一中國；此無他，即「事在人為」。如何「為」呢？在造形勢，就今天說，要造反共大團結的形勢，要造成台灣大放自由民主之光，照耀大陸黑漆地獄的形勢。人先造威勢，然後就可乘勢，乘勢是「順乎天應乎人」，因此可以一抵百，以寡擊眾，以少勝多。此所謂旋乾轉坤！這一連串的進程，都必須從痛切認識危亡開始。台北三校青年的呼聲，實是一個好的開始。

從政通到人和

「我們的呼籲」提出了六項主張：

「呼籲青年的覺醒與自強。
籲請全民對政治的參與。
敦促政府強化行政効能。
剷除剝削民眾的害民賊。
消滅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維護國權的獨立與完整。」

這六項主張，都是原則，不夠具體。而且後四項都是政府份內的事，民間力量難有多大作為。有份量的是第一第二兩項。第一項要看這群青年自己的奮鬭，如何喚醒海內外的青年。最值得重視的是第二項：「全民對政治的參與」。它的具體意義應是集結全民力量。前面提到造形勢，集結民力實是造形勢的基礎。

所謂「全民」，不會限於台灣的同胞，應包括海內外甚至大陸的同胞在內。原則無可爭辯，問題在於方法、步驟。

中國古有「政通人和」的話。這個「通」字是個關鍵。任何國家朝野之間的見解主張都有距離，縮短距離，打破膈膜，使朝野一體，這便是「通」。我們認為「通」是全民參與政治的關鍵。

台北三大國立院校學生的呼聲，是時代之聲、歷史之聲、也是黎明之聲、復興之聲。希望有志君子能夠傾聽而正視之，希望從這湧出一個力量一個形勢。



空言支持害了雅耶汗 中共拆穿了是頭紙老虎

蕭人傑

東巴解放，雅耶汗軍隊宣告瓦解。中共對布圖說過「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結果，是喬冠華和黃華在聯合國大罵一場，雅耶汗還是栽了下來。現在，他只好同意停火，不敢再奢望中共「支持」了。全世界現在都知道，以「第三世界」領導者自居的中共，查實是一頭「紙老虎」而已。

結果一如所料

西巴駐東巴軍隊司令尼亞基中將，於十二月十六日簽署了降書，東巴首府達卡宣告解放，孟加拉共和國政府已遷回達卡；同時，印軍奉甘地夫人之命，在西線單方面停火。至此，為期十二天的印巴戰爭，即使未完全結束，也可說已告一段落了。

印巴戰爭結果如此，在戰事爆發之初，大家已預料得到。印度用兵，主要目標在東巴；西線方面，不過攔阻西巴軍隊對東巴增援而已。東西巴相隔千里，中間是印度國土，除了海空之外，巴基斯坦要增援東巴守軍，必須越過印度，沒有能力深入印境，則八萬東巴守軍，勢必成孤立，遲早被印軍解決。

最要命的是孟加拉人大部分反對雅耶汗政權，守軍不但完全得不到人民支持，且受到孟加拉游擊隊困擾，一方面應付外侵的印軍，一方面還要應付內應的游擊隊，因此，在短短十二天中，東巴軍隊便完全瓦解。

自知不敵

這結局雅耶汗當然可以料到，因此戰事發生時，立即改組他的政府，捧出阿敏來，希望和緩孟加拉人的情緒，可惜已經太遲，他在東巴實行的血腥鎮壓，使孟加拉人無法忘懷；他們所尊崇的拉曼，猶在獄中，他們不會罷手的。

不迭宣佈遵守聯大停火呼籲，還派出外長布圖到安理會，以為聯合國還會產生一些力量，執行停火，挽回東巴基斯坦失落的命運。可是蘇聯三度使用否決權，印度也置聯合國的「呼籲」於不顧，並加速軍事行動，完成解放東巴，雅耶汗挽救東巴命運的努力，便再沒有機會。

雖然，他在甘地夫人宣佈西線單方面停火後，初時還聲言繼續作戰，但不久便同意「停火」了。

相信，東巴基斯坦既成形勢，將不會有所改變了。

走蘇聯路線

當東巴戰事接近尾聲時，中共軍隊的邊境調動頻繁；美國最大的核子航空母艦企業號也從越南海面繞過新加坡廳六甲海峽駛往印度洋孟加拉灣，據說此舉目的在「撤僑」，其實，它的真正目的在對印度擺出「干預」姿態。不過，中共美國兩面的威脅，卻不能使印度產生畏懼而放棄原定計劃，原因是蘇聯的有力支持，使甘地夫人膽子壯大。事實很明顯，不論中共也好，美國也好，絕不會為了巴基斯坦而與蘇聯正面衝突。

走蘇聯路線。如果走美國路線，孟加拉人今日還在水深火熱中，逃入印境的一千萬東巴難民，至今還是印度的重擔，極其量美國運來一些救濟品，贈給一些正在貶值中的美元，對印度的實際困難，不會徹底解決。

今日，東巴解放了，孟加拉共和國成立了，一千萬難民也可重返故園，巴基斯坦國力大為削弱，不會再成為印度的威脅，在甘地夫人的立場來說，這個解決方法是最合乎理想的。

周恩來拍胸膛

印巴戰爭如此結果，當然直接受到打擊的是雅耶汗政權，而間接打擊的卻是中共和美國，他們所受到的打擊，可能比巴基斯坦本身更嚴重。

在印巴戰爭中，中共一直站在巴基斯坦一邊，當布圖訪問北平時，周恩來拍拍胸膛對他說：不用怕，大大有我。中共一再聲言「全力支持」巴基斯坦，因此布圖得意忘形，回到巴基斯坦對雅耶汗傳達了這個「喜訊」，雅耶汗才敢擺出戰鬬姿態。

中共究竟有多少「軍援」給予巴基斯坦，因為是軍事秘密，無法獲知。不過，在聯大及安理會中，就的確幫了巴基斯坦不少忙，至少喬冠華和黃華兩張嘴巴說個不停，譏諷謾罵，都出齊了，甚至附和了「第一號敵人」美帝的提案，可惜只出兩張嘴巴無濟於事，何況這位老大哥在安理會中擁有否決權，在安理會和聯大中

不斷爭吵、嗌交，究竟於事無裨，也挽救不了巴基斯坦的惡劣命運，弄到布圖憤然撕毀安理會的文件退席，痛詆安理會一番。

其實，聯合國是「廢物」，早經注定，巴基斯坦希望它能產生約束力，太天眞了。當日韓戰，中共何嘗受聯合國「約束」呢？

尼克遜不講道義

美國本來口口聲聲對印巴戰爭採取中立態度，可是事實上的表現卻一點也不中立。戰事甫告爆發時，立刻宣佈停止對印度援助，禁止軍火運印，接着對甘地夫人加以指責，決進一步把企業號航空母艦調到印度洋，這一切行動，都不是「中立」的姿態，而偏袒了巴基斯坦一方。

也許尼克遜並無厚愛於雅耶汗，他的袒護巴基斯坦，可能基於下列兩點：

一、蘇聯的勢力正侵入印度洋，如果他支持下的印度大獲全勝，則蘇聯今後在印度洋便可橫行無阻。二、克尼遜已定明年二月二十一號訪問中國大陸，中共既然宣佈「全力支持」巴基斯坦，爲了討好中共，在未來的訪問中產生和諧氣氛，因而在印巴兩者之間，袒巴責印。

如果尼克遜的主要目的是第一項，還値得原諒；如果是第二項，則太無耻可鄙而且不講道義了。

是敵也是友

當達卡陷落，雅耶汗除宣佈「繼續作戰」外，巴基斯坦還向美國及中共要求援助。中共發表了聲明，對巴基斯坦支持到底，不過，他們的支持只限於「經濟」和「政治」。至於美國，則撥給巴基斯坦二億五千萬美元，不過，這筆錢只是「人道主義的援款」，用以救濟東巴難民的。

由於中共和美國宣佈的對巴援助，好像中共和美國站在同一陣線上，這情形實在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在距離次大陸不遠的中南半島，美國和中共站在南越和北越背後作戰；而在次大陸則合作援巴。在中南半島上是敵，在次大陸上是友，難怪外交家們說：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蘇聯老大哥變爲頭號敵人；美帝卻有一天成爲「拍檔伙記」，誰會想得到呢？其實，中共和美國站在巴基斯坦一邊，都不過爲了害怕蘇聯勢力擴張，他們根本不問雅耶汗這政權本質如何，是不是値得支援。由此可見國際間只有利害關係，並無道義可言。如果站在正義立場上，雅耶汗這殘民以逞的政權，實在沒有加以支持的理由。

戰場搬到聯合國

不過，中共雖然仍大叫支持到底，雅耶汗卻看得出，中共不可能予以實質的援助，極其量不過用張嘴來替他再叫囂一番，他們這敗局仍將無法挽回，因此，他也突然地宣佈了同意西線停火。

當然，他明白再戰下去的結果是怎樣，在軍事實力上，巴基斯坦和印度懸殊實甚，雅耶汗之敢於和印度作戰，完全聽信布圖訪問北平後的傳達，以爲中共會不惜出兵予以援助，現在經過兩週的浴血戰鬭，所得到的不過是聯合國中一場罵戰，罵戰既挽救不了東巴的淪亡，如果繼續作戰下去，可能連西巴老巢也保不住。在權衡利害後，雅耶汗到底作出明智的抉擇，同意停火，尋求「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之道，當然是「談判」，印巴的談判，必然牽連到他們背後的中共與蘇聯，因此，可預料到的，今後爲了印巴問題，中共與蘇聯的罵戰必然更加激烈，而這戰場將搬到聯合國去。

虛偽與欺詐

巴基斯坦外長布圖，十二月十五日拂袖離開安理會議場的一幕，大家都可在電視機中看到。當時布圖非常憤激，坐在會議席上破口大罵聯合國「虛偽與欺詐」，說安理會成爲「時裝公司」，更指責英法兩國爲「騎牆派」，（因兩國在表決時棄權）說罷，把議程文件撕碎，率其代表團離場。當時各國代表木然。布圖罵得對，聯合國的確充滿「虛偽與欺詐」，不過，出自布圖之口，和現在才說出這番話，似乎有點不大恰當。

這事使人想起十月二十五日那天，當聯合國表決阿爾巴尼亞的提案時，通過把中共牽進聯合國，許多亞非國家代表爲此歡呼叫囂，手舞足蹈，或拍桌子狂叫，身爲中共馬仔的巴基斯坦代表，當然更爲賣力。在那時候，他們心中也許並非不知聯合國充滿「虛偽與欺詐」，不過昧着良心歡呼而已。

今天，聯合國對挽救巴基斯坦的惡運「無能爲力」，布圖便憤然怒罵，把聯合國罵得一文不值。實則，聯合國早在十月二十五日已經破產，布圖今天才肯說出良心話，未免「太遲」。

中華民國可以自慰

更可笑的是中共也發表聲明，說聯合國只能重蹈國聯的覆轍。其實，這句話是炒我們冷飯的，我們早就替聯合國未蓋棺而下此定論。

聯合國實則比舊國聯還不如，舊國聯不過無能而已，今天的聯各國卻給邪惡的勢力把持，何只「虛偽」「欺詐」而已，一切施爲，都違反了正義立場。於此，我們可以自慰的是：中華民國已及時退出這國際組織，有一天它被「埋葬」時，我們也不必「送終」。

曾爲中共進入聯合國而「歡呼」的代表們，認爲中共加入聯合國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的西方國家，現在都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中共加入了的聯合國怎樣呢？只是舌劍唇槍，一片混亂，對「世界和平」，何嘗有所裨補？

喬冠華踏上聯合國的議席時，大放厥詞，聲言要做「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博得小國的歡呼，視之爲大波士、大救星。可是這回對巴基斯坦的「聲援」卻一敗塗地，使到包括在「第三世界」內的小國都眼看出中共不過是一頭「紙老虎」，也是一根「生蟲拐杖」，靠不住的。巴基斯坦誤信他的「諾言」，弄到焦頭爛額，誰還敢倚他做靠山？

中共從蘇聯老大哥處學來的一套，自難班門弄斧，他敗在蘇聯手上，是意料中事。

紅朝外史



周恩來與毛澤東能全始終嗎？

岳騫

林彪問題到了目前，可以說是水未落而石已現，全世界無人再懷疑林彪已經垮台。所不同者只是林彪的生死，如果死了，是在何處，到現在仍無結論。

最近半年來毛幫的整肅行動，確實使人感到迷惑，例如陳伯達與林彪，兩人被整肅的時間如此接近，究竟兩人是不是一案，根據表面現象看，兩人決不可能同夥，而且一直立於敵對地位，要說整肅陳伯達是受了林彪的壓力，則林彪被整之後就應當爲陳伯達翻案。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林彪固然垮了，陳伯達也完了，共產黨的事情本來怪，毛澤東的行爲更不能以常情推測。

林彪，陳伯達都被毛澤東掃進了垃圾箱，不必再談。要研究的是下一個又整誰，會不會是周恩來。自從陳伯達、林彪垮台之後，毛僞政權的重要工作，完全落在周恩來肩上。雖然江青緊跟在他的後面坐上第三把交椅，但是，江青既無處理事務的能力，也缺乏號召力，在對外的統戰工作上，更打不出這一張牌，所以表面看來事權完全集中於周恩來一人身上，套句史學家的話：「周恩來危矣」。

誰說周恩來不想稱王

目前談到毛僞政權政情及周恩來前途，許多人都犯了一項錯誤，以爲周恩來平生不願坐第一把交椅，因此不遭毛澤東之忌，這個話其實似是而非。翻開周恩來的歷史看看，也不但坐過第一把交椅，而且還一直騎在毛澤東頭上，屢次想害死毛澤東。如果從頭算細賬，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大的對頭既不是陳獨秀、李立三，也不是陳紹禹等國際派，而是周恩來。

先說前者，當共幫被政府緝拿，潛伏在上海租界時，由於陳紹禹慫恿黨員告密，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一時羣蛇無首，周恩來曾經代理過短期的總書記，後來所以沒有眞除，是受了國際派的壓力，不得不讓與陳紹禹，可見周恩來不坐第一把交椅，是不能也，非不爲也。

到了毛澤東在江西落草，地盤逐漸擴大，勢力日漸膨脹，躲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不能控制，又派了周恩來去江西共區對付毛澤東。周恩來到地方之後，不但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也取消了他的黨權，把毛澤東果降級爲一個小角色。及至中共中央遷到江西之後，周恩來更同當時任總書記的秦邦憲，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聯合對付毛澤東，其間幾乎置毛澤東於死地的就有兩次。

周曾令毛吃盡苦頭

第一次是閩變，李濟琛等人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事先曾經派人與共幫接洽，訂立攻守同盟，共幫還派有代表張雲逸、潘漢年常駐福州爲聯絡員。福建正式叛變後，史達林也以爲是大好機會，就電令中共進據廈門，同時派出軍艦由海參威啓綻運送大批軍火至廈門，交與中共，這批軍火數字之大，到今天聽來仍然駭人，計步槍三萬枝，輕重機槍四千挺，砲二百門，飛機十架。大洋券一百萬元。但是，共軍在江西卻未出兵入福建，坐觀叛軍失敗，海參威的軍火船尚未運出，福建人民政府已經解體，除去一百萬鈔票（中國銀行及中國實業銀行）交到中共手中，成爲後來西竄的軍費，武器、彈藥及通訊器材全部在海參威未運出，一顆子彈也未運到共區。史達林勃然大怒，下令中共澈查責任，於是就查到了毛澤東的頭上。

這一場公案由於毛澤東以後始終不願正面提起，所以到現在仍然不太受注意。其實毛澤東有點寃枉，當時毛澤東擔任「中蘇臨」（僞政權）的「元首」

，在共黨的習慣來說，政是最卑的職位，毛澤東失去了軍權、黨權，國際派的秦邦憲、張聞天與周恩來合謀把毛澤東選任這個職務，基本上就是耍他。恰在閩變發生後，中共又舉行「第二次全蘇會議」，毛澤東拿着國際派周恩來擬好的文件在大會上宣讀，痛罵李濟琛、陳銘樞及福建人民政府。中共既然不認李濟琛是同路人，自然就不肯對福建叛方援助。結果在國軍快速攻勢下，叛軍將領大部份皆深明大義，歸順中央，只有少數幾個爲首的人逃去香港。所以就事論事，共軍當日未援閩，毛澤東的責任並不大，充其量也不過與周恩來、秦邦憲相等。但共產黨的習慣就是如此，勝則爭功，敗則諉過，出頭擔承過失的，必然是權力較弱的。於是毛澤東就被周恩來、秦邦憲等人公推爲罪魁禍首，幾乎送了性命，終於下放到雩都去督察蘇維埃工作，若不是共軍要西竄，毛澤東那時就完了，也沒有以後的禍國殃民之舉。

第二次是長竄之前，毛澤東這時被下放到雩都督導縣蘇維埃工作，對於共幫一羣當權的頭目決定西竄之事，絲毫不知，而在軍委主席周恩來主持下的會議，竟然決定把毛澤東留下打游擊，這是百分之百借刀殺人毒計。如果當時把毛澤東留下，他若是不步瞿秋白、何叔衡的後塵在逃出共區時被俘獲或擊死，就是學他那位三弟澤覃在作戰時被國軍擊斃，總之，毛澤東的一條命，實在是危乎其危。周恩來佈下的這步棋，套一句毛語錄「何其毒也」。毛澤東所以未被留下，主要得力於彭德懷、林彪也對毛支持，由於兩個實力派的軍事頭目支持，毛澤東始在雩都召回，命令隨軍一道西竄，一直到遵義又在劉少奇、彭德懷支持下，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從周恩來手上奪到了軍委主席的職位，一直幹到現在。目前林彪可能已死，劉少奇、彭德懷求死不得，周恩來卻高坐第二把交椅，儼然成爲毛澤東唯一的「接班人」，要說毛澤東能甘心把「班」交給周恩來去接，恐怕周恩來自己都不會相信。

毛不會讓周恩來接班，除去過去的舊怨，還有一些別的因素。

毛必欲周死在前頭

第一，毛澤東最怕的尙不是生前被謀殺，而是死後被鞭屍。史達林的例子對他印象太深，所以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也最痛恨，最擔心毛幫內部也出現赫魯曉夫。過去清算劉少奇時，就指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其實眞正像赫魯曉夫的不是劉少奇而是周恩來。毛澤東當然明白，如果眞讓周恩來接了班，非鞭屍不可，因爲不鞭屍不能平眾憤，周恩來能在江西硬把罪名推給他，想把他害死，自然能在他死後鞭屍，此是必然的。

第二，毛澤東除去怕鞭屍，更怕毛幫走向修正主義，鞭屍只是毀了他的名譽，走向修正主義則根本消滅了「毛澤東思想」，就毛澤東而論，對名譽向不愛惜，平日所言所行，一副流氓口吻，並未爲身後名打算。但是，對於他同陳伯達兩人合編的一套「毛澤東思想」，卻希望永遠在中國流傳下去，如同孔子思想在中國，基督教教義在歐美一樣。如果根據這一點來看，毛澤東更是非去周恩來不可，因爲周恩來近年所推行的乒乓外交，微笑攻勢，已是十足的修正主義，毛還未死，周已露出修正主義的尾巴；毛若死了，也許不待三朝就會變了。

第三，毛澤東的情形與史達林還有不同之處，史達林在斃命之前，已沒有妻子，兒女也都不在跟前，對政治更沒有影響力。毛澤東不同，毛妻江青目前已坐上第三把交椅，很可能接班，中間只隔了一個周恩來，如果去掉周恩來，江青順利接了班（現在這樣說並非說笑話，因爲毛幫內部除周恩來之外，已無人權力再高於江青），則鞭屍可望不致發生，至於是否會走上修正主義之路，仍未可知，但可以想到中間也要有一段距離。因爲毛澤東爲了自己身後，爲了江青的未來，都非去掉周恩來不可。

從毛僞政權成立以後來說，小規模的賊殺賊事件不計，大者有五宗：一、高饒，二、彭黃，三、劉鄧，四、陳伯達，五、林彪。

高饒事件正式公佈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被整肅最早不會早過二月，因爲是年元月，高崗尙在懷仁堂露過面。彭德懷出事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時，距離高饒事件已四年半。劉鄧正式被打垮要到一九六六年七月，距離上次約七年，陳伯達被整假定是本年初，也有四年半的時間。但是，林彪、黃永勝等人之被整，距離陳伯達已不到一年，毛澤東的節奏何以快了，此點值得研究。

當然其中也有客觀的因素，例如傳說中的林彪要造反，使毛不能不先下手爲強，但此一說法暫時還不能證實，我們只能從毛澤東思想（此處所指與毛幫所說的五個字意義不同）來研究，大概一個獨裁暴君或者大盜首領，愈到晚年愈殘忍，史達林死前據其女回憶錄說，沒有一個人敢到他的面前，硬是在寂寞苦悶中死去；張獻忠在離開四川時因左右親信都殺光，最後竟然把妻妾兒子都殺了。毛澤東今日心情與史達林、張獻忠的晚年相同，由於過去把自己吹噓得神聖了，變成了「生人勿近」，沒有一個朋友，再加上多次殺戮整肅，當年造反的老夥伴即使未死未被整的，也都躲得遠遠的，誰也不敢同他接近，至此時，毛澤東日日見到的只有江青及側近的幾個人，愈是寂寞、孤單，性情愈是偏激，既想及身「完成大業」，又想乘着一息尙存，把可能不利於己的人殺光，在此種情況下，一枝獨秀的周恩來，簡直沒有了躲閃的餘地，必然要成爲林彪的「接班人」，至於罪狀，可以說俯拾皆是，不必爲毛澤東操心了。

周恩來一倒毛幫便完蛋

周恩來一旦被整，毛幫必然要亂，因爲林彪垮台後，各省頭頭未有馬上就變，他們還有一種希望，周恩來在朝可以作爲他們的盾牌。一旦周恩來又完了，大頭目一個也未留，再闗只有江青了，在短期自不會有此事，則各省樹大招風的軍閥，如許世友、陳錫聯等人就必然要首當其衝，這批人都手握重兵，誰也不會引頸就戮，到那時，毛澤東的王朝就完了。

從中國歷史上看，稱王稱帝的大盜有的是，但是，卻沒有傳第二世的，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皆及身而敗。毛澤東自然逃不過歷史的定律。更奇怪的是黃、張、李皆以殺同夥而加速崩潰，毛澤東又正一步一步走向這條路。

毛共的赤化印度陰謀

胡養之

唯恐天下不亂的中共僞政權，一方面搾取中國同胞的血汗，公開拿去援助巴基斯坦獨裁者雅耶汗以殘殺孟加拉國（東巴）人民；另一方面暗中滲透印度從而企圖赤化次大陸。由於今年三月起，西巴軍隊已利用毛共援助的槍砲，仿效中共軍的殘暴榜樣，即在東巴展開恐怖的鎮壓行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東巴難民轉徙流離，死亡載道。這是有目共覩的事實。至於毛共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地企圖赤化印度的陰謀，則有許多驚人的內幕。玆搜集來自各方面的有關資料加以分析如下：

假如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去年一月中旬，當印度總理甘地夫人進行競選運動時，印共親毛派「納薩里狄」分子、馬克斯共黨及其他敵對黨派之間，曾不斷地展開猛烈衝突事件，不僅印度各大城市的房屋被縱火焚燒，而且先後共有三百餘人遭受不知名的毛派共黨分子所射殺！（見一月十七日美聯社電訊）

中印關係與華僑事業

所謂「親毛派」，即指印度共黨中親中共頭子毛澤東的一派組織而言。換言之，中共早已控制印共中的大部份實力，其目的在實行列寧那套「從中國大陸，經印度通往歐洲」的舊路線；而毛澤東二十年前擬訂的「世界革命新方案」（即所謂毛澤東的偉大戰畧部署）中的第九項也曾指出：「要想從亞洲通達到非洲、歐洲及美洲，必先使用和平方法透過印度。倘若使用任何武力，將會令阿拉伯各國對我們疏遠，因印度被認爲我們的朋友，故以和平解放爲佳。」

本來，中國與印度同爲東方文明古國，加以地理上和宗教的關係，中印兩國文化的交流，確爲源遠流長。在二千年前，中國已有商人通過緬甸，而抵達印度阿富汗等地，販運中國絲綢，獲利甚豐。後來又因佛教傳入中國，故在東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三九九），便有高僧法顯、慧景、導整等一行，由陸路入印度，研究佛經達六年，曾著有「佛國記」等書。繼法顯後赴印考查的高僧唐玄奘，則於唐貞光元年（七八三）抵達，並曾旅印十六年，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記」，便是研究印度哈薩王朝時代，及其各地佛教聖蹟等等。

西元一一六〇年後，鐵木眞崛起於蒙古草原，號稱成吉思汗，不久他的鐵騎侵入花拉子穆（今瓦基）等城市，其王查烏·定應戰大敗，逃亡於印度境內，成吉思汗企圖假道德里班師的計劃雖未實現，然而巴布爾蒙兀兒帝國始祖，卻於一五〇〇年已率兵佔領德里，建立蒙兀兒帝國，統治印度達一個多世紀。在這一時期中，先後留居印度的蒙古人實屬不少，現在印度阿薩密省西北面的大部份居民，多爲黃色皮膚；尤其强悍個性，更爲相似。

此外，旅印經商的華僑，從十七世紀末期起，也逐年都有增加。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較早時調查結果，旅印華僑約三萬五千至五萬人之間，以加爾各答爲集中地。他們的祖籍大致分屬於粵、閩、鄂、魯、蘇、浙、滇、桂及西藏等省（加上後來逃入印度的西藏難民，可能共達十萬人以上），而粵籍僑胞中，又以梅縣爲最多。他們對於工商教育文化及其他事業，均有日漸發展，最後達到繁榮階段。就加爾各答一地而言，計有：製革、製鞋、鑲牙、製紙花、絲綢、首飾，及酒樓、旅店、洗衣、服裝、理髮等行業。教育方面，在一九四三年前的加爾各答，已有七間華僑小學（其中以梅光、光國、培梅等小學爲最出色）。至於文化事業，早於一九三三年創辦了「印度日報」，平均日銷四千五百至五千份，成爲華僑喉舌。一九四二年出版「中華週報」雜誌。

抗戰期間，中國駐印度的遠征軍，也曾經在加城創辦過「軍聲報」、「新軍月刊」等中文刊物，均於勝利後而停刊了。

親毛印共實力發展迅速

一九四八年印、巴分治後，兩國都已成爲獨立的共和國；而旅印華僑也在經濟方面遭受到很大的打擊是：㈠印度獨立後的民族利益，對所有外僑的各種事業均加以嚴格限制；㈡華僑的工商業，除在加城近郊塔壩的製革業外，其餘多屬工業和小本經營的商業，資本既不雄厚，又失去了經濟的支持和政治的保障；特別是到了一九五〇年，印度政府承認中共僞政權之後，北平派駐印度的僞使館人員，旋即進入了印度，從此華僑社會便被滲入了赤色的毒素，又由於駐印「中國銀行」的投共，更令到許多華僑工商業的資金週轉不靈。影響所及，華僑工人大半失業，教育文化事業亦隨之發生困難。加上毛共特務的挑撥離間，很快地就分化了華僑的教育文化等機構，除若干僑校和僑報分別受到威脅外，尚有不肯投毛的旅印華僑領袖如李渭濱、余緒賢、廖崇聖等，竟由中共假手印度當局將他們逮捕下獄。其餘還有很多華僑都被列入毛特的「黑名單」內，隨後分批逮捕入獄或驅逐出境。

另一方面，中共對印度的滲透也特別迅速，據前印共領袖萊氏（托派分子）在「新共和」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印共在一九四一年時還不到二千名黨員；一九四六年後，由於中共勢力的滲入，則很快地發展到五萬餘名正式黨員。其外圍組織更加龐雜，計有：『印華（中共）友好協會』、『印蘇友好協會』、『國際和平委員會』、『進步作家聯誼會』等。其中有許多冒充作家的印共，常去北平聯絡，中共指示他們最重要的是實行割據地方，作爲活動開展基地。故印共曾在海德拉巴與德拉斯兩邦之間，佔據一百方哩土地。……」

尤其到了一九五一年，由於尼赫魯標榜印度爲「中立」，而同時與北平親近之故，更中了毛共的詭計。一九五二年當印度擧行普選時，印共勢力突

飛猛進，引起民主國家的極度關懷；當時中共誠然希望以和平方式來赤化印度，而不希望憑恃武力的流血行動。所以毛澤東指使周恩來使出渾身解數的手段，去拉攏尼赫魯。其陰謀是：㈠企圖借時間來換取印共實力的坐大，利用選舉方式以奪取各邦的政權；㈡企圖通過尼赫魯的影響力，拉攏亞洲的所謂「中立」國家，並架上一條「東西橋樑」，由尼赫魯擔任掮客，乃有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之舉。實際上，在中共大力支援下，印共實力到一九五五年後已相當可觀。據「印度快報」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透露：「印共黨員數字，始終是保持秘密的。大約少則十五萬人，多至三十萬人。雖然印共表裏幹部的數目可能不多，然其實力卻很龐大，除了國大黨外，印度再沒任何其他政黨，能像共黨那樣同時進行合法的兩種行動；並且能夠直接經由外國（中共）機構動員其羣衆的。……」

毛印衝突與印巴戰爭

印度共黨組織中的派別甚多，但大致上則分爲親莫斯科及親北平的兩大派。在印度西南各省的共黨組織，多是親俄的；而東北部的新興共黨組織，則全部屬於中共的勢力範圍。由於過去中共尚未與印度政府抓破面皮之前，北平還可以約束親毛派的行動，而親俄派則較爲活躍。如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七年的兩次暴動事件，均由親俄派所煽起，前印度總理尼赫魯於惶恐之餘，曾經對印共政治局發出攤牌的聲明：「共黨如敢作任何建邦企圖，則勢將爆發內戰！」

可是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自西藏人民發動反共抗暴事件，中共血洗拉薩而迫達賴喇嘛逃亡印度獲得庇護以後，北平與新德里的氣氛立即緊張了起來！且對印度採行三管齊下的政策：㈠是直接以武力威脅印度；㈡是指使親毛派印共分子在內部進行革命；㈢是加緊支援加那族人叛亂。自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至六三年爲止，中共曾遣派大軍壓臨喜馬拉雅山麓，不獨分別侵入印度外圍的衛星國如尼泊爾、錫金及不丹，並在印度北疆曾先後進行三次武裝流血衝突，導致印度軍隊一百三十餘人傷亡。經過一星期的交涉後，中共始將印軍屍體交還印度政府，造成藏印邊境地區一度陷於空前緊張的恐怖狀態中！特別是一九六四年七月自印度發生普遍糧荒之後，更給予中共以千載一時的機會。它在幕後推波助瀾，加緊指使親毛的印共份子，到處領導飢民進行搶糧製造暴亂！單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至一九六六年三月間，由中共對印度煽起的內憂外患，及其流血衝突事件如下：

㈠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共幕後唆使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對印度發動戰爭；北平曾兩次向印度致「最後通牒」，並在錫金邊境製造一次恫嚇。結果受到國際上的一致譴責。倫敦「每日電訊」報的共黨問題專家康斯坦特，同年十月六日以「中共愚蠢的求愛者」爲題的論文中指出：「中共頭子毛澤東是超人的狡猾的狂妄者，但它最近對印、巴在喀什米爾戰爭的態度，在政治上犯了極大的錯誤，使它自己和別人都蒙受不可估計的損失！」波恩「明鏡週報」中的文章更抨擊：「中共慫恿巴基斯坦對印度作戰，簡直枉作小人！」

㈡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中旬，中共挑起印度旁遮普省的錫克族，因爲糧荒和語言問題之爭，而導致劇烈的暴動情緒，除了造成全省的交通陷於癱瘓外，共有九家印度的報紙被迫停刊。

㈢是中共於同年十二月製造的加爾各答暴動事件，在持續兩週的時間中，親毛分子變本加厲地進行縱火、搶劫，使到這個印度第一大都市的工商業、交通、碼頭等全部受到摧殘，另有七十六人死亡，三百六十四人受傷，接着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中，卡拉拉省的親毛印共分子，藉口糧食配給而發動全省罷工暴動，進而導致了全國的嚴重危機，令到剛上台的新總理甘地夫人幾乎無法應付。由那次的糧荒問題而造成的動亂局勢，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項選舉中，卡拉拉省再度爲親毛的印共分子所控制。同年六月，因印度與中共在外交上發生空前緊張的惡化局勢之後，也正當中共對外輸出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於是北平更進一步地指使印共加緊製造騷亂，親毛派即發動西孟加拉省邊境農民進行叛亂，竟要求脫離中央而自治。

支持印度少數民族叛離

唯其如此，所以，印度中央聯邦政府決定罷黜西孟加拉的親毛省長維拉，又引起加爾各答的一場大叛亂！親毛印共暴徒所採的恐怖行動，純粹以毛共的「紅衛兵」爲榜樣。在一個月當中，先後共有一萬三千名親毛暴徒被捕，其中包括有四十四個親毛單位的頭頭，並一共搜出七千四百張毛像，和四千多本「毛語錄」。

談到毛共大事訓練，並以大批軍火支援印度加拿族背叛中央政府的行動，也是使新德里最感頭痛的問題。如所週知：一九六八年五月，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在國會報告中特別指出：「最近有一批約五百餘名的加那族人，曾經親赴大陸中共區攜返大量的武器彈藥。這是中共八年來接濟加那族叛徒最多的一次，北平的目的在支持我們國內的部落起來叛亂，從而要求該族獨立於中央政府之外……」

加那族位在中印緬三國交界處一個落後的部落民族，具有藏族的血統，全族約五十萬人，由一個世襲的酋長所統治。這地區屬於印度阿薩密省，而「近水樓台」的中共，於一九六〇年開始進行滲透。據「每日電訊報」指出：「中共曾使用少許金錢，引誘加那族青年赴共區接受洗腦，和游擊軍事訓練。每期約五百人，受訓一年；截至六八年止，前後已有九批加那族青年在共區受訓，每批返國時都公開携有中共武器及宣傳品。」

去年七、八月間，印度農民的一場搶地大運動，全由親俄派主持，而親毛派爲何袖手旁觀呢？由於一九六三年印共兩派分裂後，各走極端，其思想和「革命」路線大不相同。因之，自稱「納薩狄里」的親毛派表示：「搶地運動是一種消極行動，如果參加這種抽象式的運動，將會使革命羣衆放棄毛澤東所主張的槍桿子出政權的信仰。」是故親毛印共極力主張動用種種新武器，去向「階級敵人」尋仇，實行先殺人後越貨的手段。它們秉承北平的意旨，認爲印度窮人太多，爲共黨最易發展的溫床，不久將可消滅印度的「反動」政府，奪取其政權，而赤化整個南亞，打通進入中東的走廊。

抗日戰爭史話（十）

淞滬大戰（中）

史劍非

淞滬之役，從軍事當局的作戰命令來看，可分三個階段來說明。一是我軍進攻，敵軍堅守待援的階段；二是兩軍反覆衝殺，戰事膠着的階段，三是日軍柳川兵團杭州灣登陸，我軍退守南京的階段。

缺乏破甲武器功敗垂成

上海戰役，我軍雖於八月十一日先後制敵，展開攻擊，但到八月二十日正式成立第三戰區（蔣委員長兼任司令長官），始頒下作戰指導要旨，下總攻擊令。

作戰要旨第一條「方針：第三戰區以鞏固首都及保有經濟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圍殲上海市附近之敵，並打破其在沿江沿海登陸之企圖。」可見初期我軍戰畧是以攻為首，欲以優勢兵力殲滅駐紮上海的敵海軍陸戰隊。

在第一階段（從八月十一日到九月六日）的作戰中，我軍下了三次總攻擊令（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二十一日），均未得手。主要原因在於敵方靠數十艘軍艦以密集砲火掩護，阻遏了我軍的進展；以及我方缺乏破甲武器，而日軍據守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自一二八之役，已加修防禦工事已成為一座鋼骨水泥的要塞，我軍缺乏破甲武器，雖以肉搏幾次衝至附近，亦無法突入。八月二十一日之戰況為淒絕壯烈：「我軍冒海陸軍熾烈火力，衝抵滙山碼頭，敵憑藉强固工事及戰車阻塞路口，並於街巷冲水縱火，頑抗待援。我第三十六師陳旅長負重傷，營長李增陣亡，該營官兵三百餘忠勇突擊，全部葬身火窟，戰車第一連連長陣亡，致未竟全功。」

到此為止，敵軍隱藏工事之內，我軍連續十日肉博推進，傷亡過巨，戰事遂呈膠着。於敵第十三、第九師團之增援，戰事再形膠着。至此，必須調整戰線，改變戰畧，戰事乃進入第二階段。

雙方增援膠着血戰

第二階段（從九月六日到十一月八日）的戰事，又分為前後兩期，到九月二十一日止為前期，以後為後期。

九月六日第三戰區下令停止總攻擊，發出第二期作戰指導要綱。第一項「要領」列有兩條：

「(1)戰區以保持經濟重心，鞏固首都，而行持久之目的，就現在包圍敵人之態勢，運轉優勢兵力，截斷各登陸敵之連繫，限制其發展，並圍攻獅子林及川沙方面已登陸之敵，以打破其包圍我軍之企圖，而收各個擊破之效果。

「(2)如不能達到各個擊破敵人之目的時，則依狀況逐次後退至敵艦砲射程之外，以決戰之目的佔領陣地，乘敵海陸軍火力不能協調之際，發揚我精神與物質之威力，一舉將其擊破之。」

第一階段作戰，我軍欲乘援軍到達之前，殲滅上海駐軍，終以火力不足，敵援軍已至而結束。第二階段之作戰，則在打擊和殲滅登陸的敵軍主力。戰事重心已自上海市區移至上海外圍。在第二階段前半期，我軍固守北站、楊行、瀏河之線陣地，阻擊敵軍，反復衝鋒，搏鬭慘烈；敵第三、第十三師團迭行猛攻，經我軍增援反擊，殺傷敵第十三師團千餘人，並於錢家宅、南北塘口將來犯之敵擊潰，毀敵戰車三輛，擊落敵機一架，敵人攻勢告頓挫。

第二階段後半期。以我大批援軍開抵戰場，戰區當局九月二十一日乃下令調整部署。

一、第三戰區兵力分為右翼、中央、左翼三軍

捏造的傳說漏洞百出

上一期筆者在分析「關於中美關係問題」那本神秘小冊子時，曾提到同時期還有另一個來自大陸的傳說，所謂「林彪謀反內幕」。並且說：「離奇熱鬧，內容多不可靠」。但也有若干地方值得參考者，在此一併作一分析。

(1)報導說，去年九月「中共中央」正在開會鬭爭陳伯達時，接到報告說軍隊不穩，於是派公安部長謝富治和副總參謀長李天佑二人前往查看。結果兩人被迎面駛來的吉普車開槍射擊，李天佑傷重身死，謝富治重傷入院；衞戍司令溫玉成因此被撤職查辦。

就這事件本身來說，顯然是揑造的（但並非完全虛構）。例如李天佑據中共官方發表死於去年九月二十七日；而謝富治不公開露面始於去年三月十九日；而溫玉成之神秘垮台則在一九六九年初，「九全大會」之前。三人之倒霉時間相距差不多兩年，怎麼會是同日的一件事呢？但是李天佑去年九月死了是真的，溫玉成被撤職也是真的，謝富治是否被刺受傷不得而知，但久不露面也是真的。因此瞎子摸象的北平市民遂將三者混為一談，繪聲繪影，流為傳說。

其次，去年九月鬭爭陳伯達也是真的。決定鬭爭陳伯達是去年八月底九月初舉行

這也符合事實。「五・一六兵團」原是江青、陳伯達組織的，用來打擊實力軍人和周恩來的，在軍方力抗之下失敗，王力、關鋒、戚本禹，做了代罪羔羊，現在揪出陳伯達來，是應有的發展。

限冷

空軍炸毛的傳奇

八百壯士激發國魂

二、右翼軍以第八、第十兩集團軍組成之；中軍以第九集團軍組成之；右翼軍以第十五、第十九兩集團軍組成之。

三軍總兵力達七十萬人，而九月末敵第三次援軍已全數抵達戰場，總兵力達二十餘萬人。兩軍遂進行主力決戰。戰局重心在左翼及中央。

自九月三十日敵軍開始總攻擊，持續至十月二十日，敵軍在海空砲火掩護下，以戰車三百餘輛為前驅不斷進攻，但在我軍前仆後繼的阻擊下進展甚微，雙方傷亡均重。十月二十一日，我軍會拼力反攻，但曇花一現，即告頓挫。二十二日敵軍主力猛犯二十一集團軍（生力軍，增援中軍，受朱紹良指揮），戰事激烈，第一七〇師第五一〇旅旅長龐漢禎，第一七一師第五一一旅旅長秦霖陣亡。十月二十五日敵陷大場鎮，中軍主力遂退向蘇州河南岸，並留八十八師一部據守蘇州河北岸牽制敵軍。

十月三十日敵軍渡蘇州河南犯，留守閘北四行倉庫的八百餘人，堅不撤退，遂成孤軍。仍堅守據點，浴血死戰，屢挫日軍；這就是可歌可泣，振奮國魂的「八百壯士」。後經蔣委員長親自下令撫慰，告以掩護任務已經達成，可即撤退，並經英租界當局敦勸，始全軍退入英租界。這是淞滬大戰中最動人的一幕。

柳川兵團登陸戰局逆轉

十一月五日，敵柳川兵團（第十軍，轄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師團及國崎支隊），在杭州灣金山衛附登陸，直搗我右翼軍之背，不但形勢已非，且實力亦感不逮，遂不得不調整部署。第三戰區遂策定第三期作戰方針。

「戰區以打破敵之包圍企圖，而鞏固南京之目的，京滬線方面利用既設陣地；節約兵力，除抽調一部轉用於滬杭方面拒止敵人，同時抽調一部鞏固南京，待後續兵團到達後，以廣德為中心，轉移均勢，壓迫敵人於錢塘江而殲滅之。」淞滬大戰，歷時近三個月，到此已近尾聲。

戰局遂後乃進入南京保衛戰。

」，遂引起了毛和與會者的疑心，毛從此對他不信任。筆者認為這是熟讀「三國演義」的人，所編造的奇談。曹操兵敗赤壁之後，曾三次仰天大笑，笑孔明不會用兵，每次都是笑聲未已，伏兵即出；最後一笑，笑出關雲長來。林彪之笑的說法，是以曹操比林彪的心理反映。是有逾情理的。除非他已患了嚴重的精神病，否則斷不會這樣天眞。據所有關於林彪的記載說，他是一沉靜陰冷的人，見了人總提簡單的問題，聽對方發表意見，他心裏想什麼，很難捉摸。臉上從來缺乏笑容。得到繼承

海時，派空軍轟炸毛的別墅。這更近乎滑稽了。凡是行刺，首先要考慮的是刺而必中，期其必死；因為一擊不中，後果就嚴重了。用空軍轟炸的準確性問題極大，要克服的困難也極多，第一飛機起飛，雷達網必先察覺，第一雷達站可能被串通，所有的雷達站難以完全被串通；第二毛的別墅一定要防空設施，別墅一定經得起普通炸彈的轟炸，第三，上海是毛派唯一控制的地區（黨委第一書記張春橋第二書記姚文元），護衛必森嚴；第四，飛機投彈難以一彈即中，即使擊中，別墅也未必坍塌，毛也未必死。第五，李天佑、謝富治被刺之後，毛護衛必更加强。

林彪謀反」

林彪果欲刺毛，以小數突擊隊，於毛赴機場時中途攔截行刺，豈不把握要大得多？

其實林彪怎會刺毛？他已經是合法的繼承人了，為什麼還要搏命冒險？而且他自一九六〇年，搞崇毛運動起家，使他自己在黨內軍中皆已孤立，毛是他唯一的靠山，休戚相關，共禦外敵還來不及，怎會刺毛？筆者判斷，林彪謀反的傳說，是中共官方製造出來的，林的垮台與陳伯達的垮台，康生的失勢，是一條線下來的，即實力軍人的壓力，因為在文革期間，林、陳等指揮紅衛兵衝軍區，揪首長，結下血海深仇。林彪乃毛澤東的許褚、典韋，他怎會自剪羽翼？所以要造林彪謀反之說，乃掩飾毛澤東選錯繼承人的尷尬。

許世友尅制黃永勝

(3)報導說，近兩年中共升遷很多南京軍區及出身三野的將領，以減低「四野」的勢力，例如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張才千升任副總參謀長，蘇州駐軍首長尤太忠出任內蒙軍區司令，黨委第一書記等等，這倒是事實。不過，據筆者觀察，這並非為了對付林彪，林早在文革後處於孤立狀態，在軍中根本無甚勢力，只看跟他共事最久的三個四野幹部蕭華、陶鑄、羅瑞卿都背叛了他即可概見其餘。這些調動這為了對付黃永勝一系少壯軍人的。這一系軍人根據地在廣州軍區，在「中央」則以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人為核心。他們這次與林彪同時期失勢，是個巧合；（毛周故意安排？）林彪自今年六月已開始跌落，等到九月和黃永勝等一齊下台，可能故意叫人誤會他們是一黨。乘機打低所有軍人，恢復「黨指揮槍」的原則。

南京軍區與黃永勝一系軍人有矛盾確是事實，相信也是黃永勝失勢的基本原因。否則毛澤東、周恩來沒有辦法趕他們下台，唯有槍桿子能制槍桿子。

南京軍區早在今年一月，上海建立新黨委時露了出來。其他各省市，大多數由軍人出任第一書記，在文職幹部任第一書記時，軍人也一定任第二書記掌握實權，如雲南省委第二書記王必成（軍區司令），河北省委第二書記鄭三生（軍區司令）。唯有上海第一第二兩書記皆為文職幹部，警備區司令周純麟僅任書記，而排名第五。顯示了例外的謙虛。而上海在軍事上是屬南京軍區管轄的，許世友這麼做，在與黃永勝立異，同時是對毛派的妥協。毛派利用他來尅制黃永勝一系軍人，具充分可能性。

魯遲

曾紀澤出使俄國始末

覺初

曾紀澤字劼剛，湖南湘鄉人，清中興名臣曾國藩的長子，生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卒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襲封一等侯爵，充出使英、德、俄三國大臣，累官戶部刑部右侍郎，賞太子少保銜，諡惠敏。

× × ×

清朝自鴉片戰爭一役後，國勢不振，外侮頻仍，凡與各國所訂條約，都是在不平等的形式下，屈辱接受的。只有曾紀澤的伊犂條約，居然從俄國已經吞下的口中，迫他吐出來，達到改約的目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而較為光彩的事，誠如美國史家馬士所說，這是在外交勝利史上，開創不流血的先例。

筆者因就這一段史實的專書記載，特為摘錄出來，値茲國際間逆流迷漫，釣魚台事件，尤令人憤懣不已！愛國憂時之士，諒亦心同斯感，而於茲篇之作，必不以為茶餘酒後之閒談資料而讀之也。現在我們且先從崇厚的利伐第亞條約談起吧。

一、崇厚的喪權辱國

同治十年，俄國乘中國回疆大亂，派兵強佔伊犂，聲明一俟回亂平定，即當交還中國，在俄國看來，那時的清朝對太平天國用兵十餘年，元氣已虧，決無能力戡定回疆，所謂歸還，只是一句允假不歸藉詞拖延的話。不料左宗棠謀定後動，用兵穩速，不三四年，而克奏膚功，清廷因於光緒四年，派[illegible]的曾紀澤，但協辦大學士沈桂芬及軍機大臣寶鋆，以曾氏甫出任事，歷練不夠，為慎重起見，改由崇厚出使，特將崇厚官銜，由都察院左御史，命為全權大臣使宜行事，繼又加內大臣銜，可說是中國當時派遣使臣中官階最高者。

崇厚曾出使德國，遊歷美國，入總署又四年有餘，素有通悉洋務之稱，照理是恰當不過的，可是他的才具，實甚平庸，生性怯懦，畏洋人如畏虎。他不肯取道新疆，實地勘察形勢，逕由海道前往俄都，抵柏林時，令駐德公使李鳳苞迎於逆旅，大開店門，跪請聖安，萬目共睹，大失公使在駐在國之威儀。及與俄國談判，既不明瞭伊犂的實際情形，惟將交涉重心，放在伊犂首城的收復，其他都視為無關重要，於是給俄國看出了他的弱點，威脅利誘，勒索多端，他又惦念着北京患病的夫人，巴不得馬上締約回國，遂以全權大使便宜行事的名義，專擅自決，不等待總署的訓示，在利伐第亞簽署了十八項條款，中國僅得一座伊犂空城，而付出的代價，甚為高昂，損失國家權利甚巨，如將伊犂西邊及南邊的帖克斯一帶，割予俄國，重定新疆南疆喀什噶爾和北疆塔爾巴哈台的邊界，伊犂人民遷居俄國，入俄籍者照俄人看待，俄人在伊犂置有產業者，仍照舊營業，除喀什噶爾、庫倫外，俄國可另在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蕃、烏魯木齊、古城等地，設置領事及貿易行棧，俄商在蒙古天山南北路貿易，均不納稅，俄商運貨，可經張家口、嘉峪關、通州、西安、漢中，前赴天津和漢口，此外又附訂中俄瑷琿專條，准許俄人在松花江行船，遠至吉林內地柏都訥。

消息傳到北京，清廷大為震怒，台諫羣起攻擊，總署急電崇厚警告，分界通商的事，必須通盤專劃，以免流弊滋多，而喀什噶爾、塔爾巴哈台的邊界，大加變動，萬不可行，崇厚全不在意，遽將駐俄事宜，交與參贊邵友濂署理，隨即登程返國矣。

總署經將該約審議上奏，認為界務方面：割歸俄國的西境及南境中，內有通南疆八城的要路兩條，是與內地交通的孔道，今全被俄人控制，伊犂已成彈丸孤注，控守彌難，兼之俄人在伊犂置有產業者，仍然照舊管業，亦彼此人民混雜，種種弊端，難以枚舉，雖名為收回，反不如不收回之為愈。商務方面，則運貨、設官、免稅、設棧等等，俄國的利權，擴充太廣，有妨華商的生計匪輕，奉旨交與陝甘總督左宗棠，伊犂金順，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綸，直隸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沈葆楨覆議，再行面酌。

二、羣臣的反應及廷議的結果

反對崇約最力又負中外重望者，自以左宗棠為首，他的議論雖高，辦法卻很切實，分析敵情亦頗正確。一方而請另派使臣，與之談到改約，一方面則積極備戰，以為使臣的後盾。他在新疆，即與劉錦棠、金順、錫綸，着手籌備，廣屯田，濬餉源，堅城堡，足兵力，時時不忘戰之念，在在不露戰之形，其他清流派的人士，如張之洞、陳寶琛、李鴻藻……等則相為呼應，聯翩而起，且請嚴治崇厚荒謬誤國之罪，清廷頗傾向他們的意見。

主張接受崇約的，自以李鴻章為首，他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惟在換約時，能將商務界務，酌改數條固佳，否則亦可照約批准。另於立法用人等行政措施，預防其可能發生的流弊。他在給曾紀澤的信中，指斥左宗棠的備戰，為「不知彼己，不顧後患」，完全是一派洩氣的論調。前福建巡撫丁日昌及恭親王奕訢，附和着他的看法。劉坤一前則與李主和，後又轉變為主戰，他們的反應，雖不

一致，但在兩宮皇太后所主持的六部九卿會議，結果，決定廢約另議，並將崇厚拏交刑部問罪，據說當時本欲立予正法，因醇親王奕譞的請求，才改斬為監候。

不過，另遣使臣以求轉圜再議的人選，一時卻很費躊躇，在清朝那般大員中，最具此種資格的，自莫過於李鴻章，但他是反對廢約而主張批准的，當然會引嫌不就，他如西川總督丁寶楨，聲望足夠，且自告奮勇請行，奈於洋務向未講求，前任英法使臣的郭嵩燾，雖有辦理洋務的經驗，然因誣謗乞休，早已不問朝政，他曾致函李鴻章，推荐李鳳苞，李以處境尷尬，未予轉呈，且為時已晚。太后懿旨，已內定為曾紀澤，即由英法使館，啣命赴俄，較為近便。同時，為加強對俄軍事戒備，密諭李鴻章統籌營口、大連、烟台防務，彭玉麟、李成謀整頓長江水師，左宗棠、劉錦棠負責新疆防務，劉坤一、張樹聲佈置蘇浙閩粵等省防務，曾國荃則署辦內外蒙古及東三省的邊防，更令戶部通籌餉需及東北兩路邊防經費，眞是密鑼鼓，和戰並進。

三、曾紀澤的出使

當曾紀澤的使俄任命發表後，號為清流黨的寶廷、樊增祥先後上疏，表示不可信任，寶廷的措詞，還很含蓄，只是以曾氏的資歷太淺，不克勝任為慮，樊則放口謾罵，簡直是狂妄無禮。

他說曾氏「傾心泰西，見解既偏，雖使腹地遍地洋商，邊陲盡為俄有，彼將視若固然，而不復與之爭論……。」最後且請殺崇厚，以儆曾氏。「……故崇厚未即加誅，則曾紀澤以為得罪於俄國，恐遭非禮之侵凌；得罪於本國，轉可倖逃於法網。是使俄國得一忠臣，為崇厚得一護法。」可見氣氛的緊張和惡劣了。

李鴻章是與曾氏有深厚的世交的，也頗以此行為憂，但勉其絕域盡忠，如蘇武之不屈而已。他寫給丁寶楨的信道：

「山地以京秩頭等公使之職，旋即翻變，劼剛名位，視地翁相去遠甚，地翁銜朝命而出，尚不可靠，劼剛則由海外移俄，知其未曾面聖，親授機宜，又俄英猜嫌已深，劼剛與英人交密，俄必疑其與英人勾串，更格格不入，有此數節……恐於國事有損無益耳。萬國公法，即兩國失和，無凌辱使臣之例，但不接待，不與議事，辱國已甚，一誤再誤，其可追耶？」

只有左宗棠既能諒解他的困難，又能支持他的立場，整軍勵武，告誡將士道：

「使者之職，專對為難，況今時局紛紜，俄情叵測，劼剛所及，尤為不易，不宜責望過嚴。自應先事綢繆，以待其變，兵端一開，主守者必可與戰，主戰者必先能守，而後勇不至驕，愼不至葸，……吾輩身任邊事，固不能有所諉謝也。」

曾紀澤在使英時期，早對國際情形，悉心研究，他與英國朝野人士，又很相得，深知俄國自一八七七年與土耳其作戰獲勝後，內政和外交，卻遭遇着重重困難，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就受到俾斯麥的脅制，放棄了許多權益，巴爾幹半島各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促使他與奧匈帝國的友好邦交，瀕於破裂邊緣，德國與奧國，於一八七九年，訂立以俄國為假想敵的攻守同盟。英國呢？不用說，那是俄國傳統的敵人，故俄國在歐洲的國際集團，已陷於完全孤立的狀態，他的對外發展，原是以巴爾幹和近東，為主要對象，對中亞和遠東，僅在保持商業上的權利，究竟不如西方的重視，對於伊犂土地，實際上並無長期佔領的興趣。何況他的內部不安，社會黨、虛無黨的地下革命活動，隨時可以爆發，伊犂問題，根本就不想和中國惡化的，假使不是崇厚的懦弱顢頇，何致會逞其貪欲，鑄此大錯？

現在首先感到棘手的，是在採取何種方式，才能使俄國放棄崇約，重開談判，中國既不能打，俄國亦無用武的需要，但俄皇以大國帝王之尊，業已臨朝簽字，批准條約，本國鄰友，無不周知，一旦叫他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從新商議，這在面子上，本就有點為難，又加以英俄嫌隙，遇事猜疑，我原是駐節英國的，更會增加他的忌恨，遷怒到英國的幕後唆使。

因此，他向總署建議，力請寬治崇厚之罪，以免刺激俄人，在名義上，他應以兼任英法俄三國使臣為宜，預留談判不成的餘地，萬一他抵俄後，俄國接待疏慢，可以藉口英法有事要辦，時去時來，虛與委蛇，則雖駐俄都而不受欺侮，雖離俄境而不着痕跡，操縱在我，機局較為靈活，又與總署商定，署任英法使館的參贊，均不必請旨飭派，他赴俄的行期，也不必太急，當留英法以為急來緩受之基。又婉辭「全權便宜」等字樣，避免俄人的要挾或橫生枝節。

這些巧妙的安排，足證曾氏外交技術的圓熟，和慮事的周到。

四、談判改約的成功

先是俄國聽到崇厚開缺問罪，大為不滿，署駐華公使陽凱德，向總署提出嚴重抗議，後又謠傳處死，陽凱德更大肆咆哮，聲稱將下旗回國。俄國陸軍部的態度，亦很強硬，土耳其斯坦總督高伏滿，原是力主南進而以印度為目標的人，俄軍佔據伊犂，便是遵照他的命令行事的。俄皇也在這時，特頒給負責與崇厚議約的駐華公使布策，以頭等獎章，表示對中國處理此事的厭惡。

曾氏於赴俄前，請總署將崇約應駁應准各條，擬定一確切不移的底案，俾在談判時有所依據，不致討價還價，漫無標準，且免盈庭叫囂，莫衷一是。天下事最怕的是一般不計利害的愛國熱狂，其魯莽誤國，與賣國媚洋者幾無二致。他自己則精心擘劃，將界務商務賠償三項，分辨輕重而互為聯鎖，界務必勢所力爭，杜絕後患，商務則毋妨稍事遷就，去其大甚，而着以活筆。因為界務是永遠而固定的，商務是隨時可以修改的，至於賠償，只要前兩項的損失，得到挽回，數字可以酌增，但必不可以兵費的名目。

他初到俄都，俄國外相格爾斯，對之面冷詞橫，動以「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格爾斯旋隨侍俄皇到黑海避暑，由駐華公使布策和署使相熱梅尼，同他談判。中間幾經決裂，雙方調兵增防，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曾氏迭電總署，務須持以鎮靜，並否決李鴻章對商務全作讓步的主張，他運用英法的關係，出面調停，說服清朝開釋崇厚，使俄人藉

此廻旋，而以重界輕商，作爲始終不渝的談判原則。他的剛强，他的和婉，都表現着適當的尺度，不失爲一個有深湛修養的外交家，他對俄使布策的老辣手法，也很表欽佩，稱他眞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熱的神通，他對布策說：「俄國備兵設防，向中國索賠兵費，請問中國所費兵餉，又向何國索償？」有時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他祇以輕鬆而幽默的口吻，打趣布策道：「有許多事原無妨碍，而不知事理之人，只看面子，譬如吃咖啡時，或有先放牛奶，後斟咖啡，在明白人視之，原無分別，然拘執人見之，即以爲大謬不然矣！」引起布策會心的微笑。

直到光緒六年十一月，俄皇偕格爾斯返自黑海，談判突然好轉，在曾氏與格爾斯三度互訪之下，很順利地達成了協議。計就原約所修改者列爲七款：

(1)允將伊犂南境全部歸還中國，其西南邊與俄國的境界，允照同治三年（一八六四）伊犂將軍明誼所定的舊界劃分。

(2)喀什噶爾的邊界，允照中俄兩國現管地界勘定。

(3)塔城的邊界，允於明誼原界與崇約所定兩約之間，酌中勘定，專以劃分中俄邊境上聚居的哈薩克族爲主。

(4)嘉峪關通商，仿照天津通商的前例辦理。崇約所定由嘉峪關赴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通商的字樣，均刪去不提。

(5)松花江行船至都伯訥的專條，允爲廢除。但聲明「瑷琿舊約如何辦法再行商定」。

(6)俄國在華添設領事，限於嘉峪關、吐魯蕃兩處。（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添設）

(7)天山南北路俄商貿易事，允將崇約中「均不納稅」字樣，改爲「暫不納稅」，並添「俟商務興旺，再訂稅章」一句，以爲後日中國再行納稅的伏筆。此外，就原約所賠之盧布五百萬，加增四百萬。崇厚原約及所附專條與通商章程，全部作廢。

根據上面這些條件，在界務的收穫，已超過了總署的預料，除將崇約訂明長六百里寬二百餘里的土地交回外，還索回伊犂南境戰略要區長四百里寬二百餘里的土地。另於崇約所訂喀什噶及塔城的邊界，挽救亦多，商務的收穫，如四、五、六各款，亦是相當豐碩的。光緒七年四月十八日，新約便由雙方代表正式簽字，並完成了最後的換約手續。

檢討曾氏這一次改約成功，能以「重界」堅定立場，確保中國邊防的安全，而以「輕商」來把握俄人的心理，賠償則須在不失體面之下，承認其爲代守伊犂費用，各方對他的批評，無不予以驚奇的讚譽，國內自兩宮皇太后以下至總署諸大臣，咸表欣慰，稱他「顧全大體，不負委任。」西方各報，亦以「俄人力求擴展，日肆貪婪，所拓疆域，未有得而復失者，有之，自伊犂始。」最難得的，是俄國外相格爾斯，對於他的推重，一則曰：「我辦外交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才。」再則曰：「貴爵才智，不惟出眾於中國，亦罕見於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才也。」難道這都是虛偽的外交辭令嗎？



北訪預言——得個桔

五、曾氏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

曾氏於光緒十二年，交卸使務，調回北京，命爲總署大臣，幫辦海軍事務大臣，在那個太后淫威及親貴把持的政治環境，自不能有所作爲。兵部侍郎黃偉芳曾把他與李鴻章的外交作風，作一比較，認爲李鴻章的洋務知識，是得諸傳聞，曾則是親身經歷。李之暮氣太深，一切但求補苴苟且，曾則年盛氣銳，力圖振作，每與洋人辦事，能夠禦之以剛，左宗棠亦稱他「博通經史，體用兼賅，隨事執中，寬而有制，……張之洞雖名重一時，若論兼通方畧，似尚未能及曾紀澤。」專疏保荐，堪任兩江總

督。

可惜他的體力，素欠强壯，在俄又感受陰寒，得了中消之疾。光緒十六年，卒因積勞不起，享年還不足五十一歲，朝廷褒卹如何，平生事蹟，具見清史列傳，以非本文範圍，故從闕畧。

梁任公嘗謂曾氏與魏源、郭嵩燾，是中國近代早期講究洋務的先驅人物，但魏僅以著述等身，未見施諸行事，郭雖持節英倫，迭歷清顯，然以他的性格，坦誠率眞，直道而行，不脫書生學者本色，究非縱橫捭闔折衝樽俎的長才，比之於曾，似均不能並論。在中國近代史上，無可否認，他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

紐約市會否成爲美國第五十一州？

紐約 陸義

紐約市的人口在過去五十年間，由三百四十幾萬，增加到七百七十幾萬，幾乎是整個紐約州人口的一半；而且美國五十州裏頭，有四十四個州份的人口總數，遠不及紐約市的人口多。人口大量的增加，雖然給都市帶來大量的繁榮，但是也帶來了不少的問題。這是因爲膨脹的人口使得都市組織脆弱。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一個小小的地方脫節，都會演成嚴重的後果。比如在紐約，少數的幾個垃圾工人罷工，就會使得市面垃圾堆積如山，不但有礙觀瞻，而且造成種種衞生問題。當年，在人口比較少的時候，開始使用的教育系統，而今也有了不能夠應付需求的現象。諸如此類的問題層出不窮。

可是，在解決這種種困難的時候，紐約市政府卻沒有全權隨意所之，必須事先得到州政府的同意才行；而州政府採取的措施，必須顧及全州的利益，因而往往找不出解決紐約市種種問題的理想辦法。

基於這些複雜的情形，最近幾年以來有些人士呼籲把紐約市自成一州，成爲美國的第五十一州。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

早在三年前，紐約市競選市長的時候，一位候選人名作家羅曼·雷諾提出了一個口號，說他當選以後，要努力把紐約市改成一個獨立的州。結果，羅曼·雷諾敗給了林賽。可是他這個主張，卻有很多人贊成，而且漸漸的發展成爲一個大規模的運動。

主張把紐約市改變美國第五十一個州的人士，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由紐約市國會議員貝拉·愛博查女士領導，號召全市的人民努力，以期能夠將這個理想實現。

紐約市獨立成州，有三個理由：第一，是在政治影響性方面。紐約市大過紐約州和其他很多州，足於能夠成爲獨立的單位；第二，在經濟地位上，紐約市每年捐給州政府的稅收龐大無比，而從州政府所收回來的，卻是廖廖無幾。預計如果紐約市有了獨立權以後，每年可以省下六億到十億美元之間的款項；第三，是在自治方面。紐約市政府和州政府在行政方針上，有不少不統一的地方。如果紐約市成爲一個州以後，彼此平行，就不再受到干涉，而且直接的由聯邦政府所管轄。

在這三個理由當中，經濟問題佔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紐約市在全美金融界佔領導的地位。雖然紐約州的預算案大部分都依靠紐約市，而紐約市每年向紐約州政府要求的預算卻都大大的給削減了。因此，很多的開銷在市政府看來是應該由州政府負擔的，卻都得自己掏腰包。在營業、市民工作上，州政府的稅收也有多一層的負擔。所以在一般市民的眼光當中，既然紐約市自給自足，絲毫不用州政府的幫忙，與其因爲受制於州政府而受到束縛，反不如脫離州政府而自力更生的好。

自從紐約市獨立成州的口號發出以後，輿論界大爲響應，報界、廣播界都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值得商討研究。代表紐約大眾思想的一家雜誌——「紐約」，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一期上印出一張表格，要求讀者表示個人對於紐約成州的意見。它的結果發表在八月二十三日一期上。根據統計，參加這項意見調查的人一共有五千七百一十三名，其中百分之九十點二都贊成紐約市獨立。在細節方面，百分之七十一贊成獨立成州以後，應該把目前紐約市內的五區分爲五個城市，省會應該位於曼哈坦等等。

雖然絕大多數的紐約市民贊同建州的說法，要眞正實現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按照憲法的規定，凡是某地要從一州分出來獨立成州，就必須先得到那一州政府的通過。看情形，紐約州是很難同意讓紐約市獨立的。

還有一些名人專家們反對紐約市脫離紐約州的想法，他們主要認爲這是一個不合實際的打算。城市問題專家米高·哈靈頓認爲，紐約是要想解決目前的困難，眞正的徹底的辦法不是脫離紐約州，而是跟紐約州合作，尋找出一個和平共存的措施來，如此，雙方才都能得到利益。紐約市立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唐納·夏拉拉也認爲，一般的紐約市民都忽畧了一個要點，那就是現在大家都只顧往壞處想，而忘記了許多州政府在紐約市內所辦的德政。如果紐約市自己成了州，那麼州政府原設的這些機構都將拆除，市政府自己重建這些機構所花的代價是得不償失的一個舉動。

橫眉語

薛璞棄官從商了

報載：行將卸任的交通事務處長薛璞，此後將棄官從商，接任英國國際交通顧問工程公司維巴史美夫公司英倫總行的總經理職位。

薛璞在香港交通事務處長任內，曾經幹過許多「大事」，在許多政府首長中，除了港督之外，他的大名在報紙上見得最多，四百萬香港市民，無有不識薛璞，難怪他說，對香港留有深刻印象，雖然離去，永難忘懷。其實，香港人對他的「政績」又何嘗能忘懷？

可惜的是，在他任內訂下來的許多計劃，還未完成便要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貼印花停車，這個計劃，會被薛璞視爲得意傑作，可惜反對的人多，他的理想也缺乏切實可行的辦法，因此談了幾年，卻未實行。

相信薛大人雖然卸任，也會心心不忿的。薛大人在任期內，對香港的交通是功是過，自有定評，値得佩服的是他做事的勇氣。薛璞和法官鬬法的一幕，足以表示他「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揪下馬。現在他終於要走了，很可惜！

薛璞臨別時，還多多建議，看來，他對香港交通的改善，眞是盡心盡力，雖然下台，還是念念不忘的。

據他表示，他個人感覺到，對於管制經營公私型的交通工具，須有一

「强硬的行動」是薛璞大人的拿手絕招，可惜在他的「鐵腕政策」下，香港交通情況愈弄愈糟，今後，只好由別人來收拾了。

薛璞對於他的新職表示快慰，因爲在維巴史美夫公司任事，所擔任的也是交通事務。他說過去在香港任處長時，會多次請教維巴史美夫公司。不過，他擔任新職後，因爲是個商業機構，無法再施展其官威，相信什麼「强硬行動」都拿不出來了。他說：他的新職並非每天坐辦公廳，而是不時到各地去的，希望有一天會重回香港。是的，他見到擠塞馬路上的小巴，會自豪的說：這就是我的傑作。

香港節圓滿結束

爲期十天的香港節，安排了六百多項節目，六號的晚上，在盛大的九龍花車巡遊後宣告結束，要等到一九七三年才舉行第三屆。

儘管有些人希圖破壞香港節，但香港節的各項節目，畢竟帶給四百萬香港市民不少歡樂，尤其盛大無比的九龍花車遊行，吸引了二十五萬觀眾以上，可見，香港節的確可以達到與民同樂的目的。在香港節將屆尾聲的時候，保釣分子又發出一些「抵制抵制香港節」的宣傳品，其實，這些宣傳品等如廢紙，抵制香港節的，恐怕也只有這一小撮人，大多數的香港居民都珍惜這些歡樂的時光。

本來，這些激進分子是要「抵制香港節」，但他們莫名其妙的寫成「抵制抵制」香港節，意思就變成抵制「抵制香港節」的人了，怪不得他們的傳單收不到「抵制」之效了。

抵制的理由是：香港節粉飾太平

吹萬綠眼集

政治改革者的悲

對於公孫鞅的「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適會使他們分居這一點，後世的人都認爲是暴政。以爲他破壞了人們的家庭關係，削弱了父子兄弟之愛。其實這看法是不對的。正如薩孟所說：

「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共息必與分家有關。分家是使人人對其自己生活負責，即使人人都肯耕耘，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秦自商鞅（公孫鞅）變法之後，家族主義變爲個人主義，縱以父子之親，其經濟也是獨立的。」「更進一步觀之，封建社會是宗法社會，國家的構成分子不是個人，而是家族。國家的命令不能直接達於個人，只能透過家族，間接達於個人。家族團結的强弱又與國家團結的强弱成反比例。質言之，家族的團結愈堅固，國家的團結常隨之而鬆懈。春秋時代，强宗大族對於國家常成爲反抗的勢力。……强宗大族的勢力是以土地爲基礎，若能粉碎集中的土地所有權，而改造爲分散的土地所有權，而後强幹弱枝的目的方能達到。商鞅（公孫鞅）分家就是要剷除封建勢力，而使權力集中於政府。」（見「中國社會政治史」，第一卷，頁四〇）

原來在古代社會中，君主的權力是有限的；國內那些强宗大族隨時可以左右君主的權力，甚至幾個强宗大族聯合起來，把君主推翻而另立新君的。

這種情形在未曾變法的秦國更嚴重。公孫鞅看出秦國這個病根，在進行改革時就特別針對這一點。第一次改制時，就有這麼一條法令：

「凡宗室非有軍功不得有名位，尊卑爵祿的等級，要按軍功重新規定，各依等級佔有田宅、臣妾（奴隸）和穿着衣服。有功的才得顯榮，無功的雖富不得鋪張。」

第二次改制時，又有如下的兩個規定：

「一、普遍設立縣制，合許多鄉、邑、聚(村落)而爲大縣，共設四十一縣。每縣設置令和丞，以掌握全縣政事。」

「二、開裂田地的『阡陌封疆』，廢除井田制度，使人民得以將田地買賣。並且建立了轅田制度。」

這三大措置，直接打擊了那些世襲的貴族和强宗大族，他們爲了維護本身的利益，便起來反抗。這種反抗力量，在「政治力學」上就叫做「反動」。在公孫鞅改制的初期，連太子也加進了反動的行列。

對於反動者，必須施行强有力的控制，否則，改革便決不會成功的。

在目前，我們還沒法搜集足夠的史料來判斷公孫鞅在當時怎樣鎮壓那些反動力量，但據「史記」的記載，說是公孫鞅把太子的「師」和「傅」處罰了，迫使太子乖乖的就範。

花這筆錢攪香港節，在共產黨統治下，絕不可能有這種歡樂節目的。不過，四百萬辛勞工作的香港市民，攪些節目來輕鬆一下，花一點自己賺來的錢又有什麼不對呢？

香港節是香港居民自己的節日，香港這個小地方安頓了四百萬中國人安居樂業，偶然消遣一下，非常合理，幾百萬香港人花得起的。這一撮意圖破壞的激進分子，是因爲他們對香港現狀不滿，他們想「適應」，其實大可以回祖國爲人民服務，不應該破壞大部分人都感滿意的現狀。

他們認爲慶祝香港節是「奴性」，其實，香港的工資之高，是亞洲的第二位，僅次於日本，在這裏，沒有勞改營，勞工是天之驕子，不若極權統治下的人民，過奴隸一般的生活，而且，你慶祝不慶祝，有你自己的自由，你不高興，可以杯葛——但不可以破壞，因爲破壞是影響公眾安寧，犯法的。

西村被迫辭職

日本防衛廳長官西村直己，因爲在一個月前發表了被認爲「誹謗」聯合國的言論，在國會內受到抨擊，因而提出辭職，首相佐藤接納了他的要求，立即委任前防衛廳長江崎眞澄爲他的繼任人。

西村怎樣「誹謗」聯合國呢？在十月二十六日（即聯合國表決中共入會之日）向記者發表談話，把聯合國形容爲「鄉愚協會」，在這個機構中，一個小國也有投一票的資格。西村還說，中共進入聯合國會使這個世界組織沒落。可是，在野黨社會黨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上提出檢討西村的言

其實，西村的批評，是「誹謗」了聯合國嗎？他只是說出事實——而且說得太客氣了，如果要說得貼切一點，它不只是「鄉愚協會」，實際是個無賴集團；而它因爲中共的進入，更趨於沒落，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日本的政客對西村施加壓力，使到西村要「道歉」「辭職」，可以見得日本是個毫無正義感的國家。

西村的被迫辭職，並不是他本人的羞恥，而是日本的羞恥。作爲一個公民，本國的政府也可以批評？何況是聯合國這個國際組織？把批評作爲誹謗，日本這個國家也太不夠民主了。日本的媚共勢力相當大，左派經常進行暴力活動，自然在國會中的影響力也極大，這些壓力是西村所無法吃得消的——其實不只他，連佐藤也吃不消，否則他就不會「立即」接納西村的辭呈。日本在聯合國投票支持美國提案，西村的話並不違反政府的政策，有什麼不對？

中共在聯合國中，喬冠華第一天致詞就抨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相信以後日本在聯合國中會捱更多的駡，也終有一天他們發覺聯合國眞的「沒落」了。

西村的被迫辭職，是日本政壇一件可恥的事。目前，中共正向佐藤施加壓力，決不以佐藤爲「談判」對象，這一招，顯然要使佐藤也站不住而垮台。在日本媚共的勢力如此囂張的時候，誰能保得住佐藤能經得起這風浪呢？

萬人傑

（三）以秦代變法的商鞅爲例

紛歧，英儒霍布士，始倡命令主義說，謂法律者，以權力命令其屬下，令行禁止，使悉視法律爲從違。奧士丁起，力持此義而揚其波。奧氏之說曰：『政治上之優者，與政治上之劣者，既有畫然之區別，優者發表其意思以制劣者，斯曰法律。劣者苟不服從優者之命令，則受懲罰之惡報，而可以非常之權力强行之。』此其說偏駁不全。近世學者，抨擊之無完膚，宜也。雖然，當社會之初期，其說固有適於實行，未可遽非也。商君即本此主義以立論。其言曰：『法者，君臣所共操也。信者，君臣所共立也。權者，君主所獨制也。』（權修篇）此其所謂法者，殆如今世立憲國之憲法法律，爲君民所共當遵守；其所謂權者，即所謂憲法上之大權，爲君主所獨有也。然僅觀此文，則猶未知其立法權之何屬也。商君又言曰：『人主爲法於上，人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折而姦之。而況眾人乎？』（定分篇）由此觀之，則商君之立法權，專屬諸君主，而不許人民參與，甚明。」

從這一話的含意可以看出，公孫鞅在推行法令之時，爲了把政權施行順利，對於以太子爲首的反動力量鎮壓得相當厲害。

到了公元前三三八年，即秦孝公二十四年，支持公孫鞅變法的秦孝公死了。公孫鞅知道在秦國呆不下去，跑了。結果跑不出給他鎮壓過的太子底指縫，給捉回來，以車「裂其肢體」而死。

太子即位後是爲秦惠王。他看到公孫鞅的改革是把他的權力擴大，使他的國庫充實，就感到心滿意足，將公孫鞅的政制沿用下來。這在「政治力學」上，便是由「反動」變爲「認同」了。

據楊寬的研究，公孫鞅的法令在死後也還被施行，他這麼評議：「總計衛鞅（公孫鞅）在秦主持變法，先後十九年，使秦國成爲富强的統一國家，奠定了此後統一全中國的勝利基礎。此後，秦國就一直沿用衛鞅所制定的法制。衛鞅所頒佈的伍、什同罪的連坐法，一直沿用到秦滅亡爲止（晉書刑法志）。衛鞅所制定的度量衡，秦始皇也還用作統一全中國度量衡的標準（今存世商鞅量，有衛鞅造量銘文和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可知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時還沿用鞅量）。至於秦昭王時賞軍功，斬得五甲首的只賞給『隸五家』（即編戶一伍之長），比衛鞅所規定的賞賜要小得多，該由於秦『四世有勝』，斬得首級太多，不能不加修正。」（見「戰國史」，頁一〇〇）

上面所說的是公孫鞅變法的影響，跟着，我們便要談到改革者的悲慘命運了。

（未完）

林真

物以稀為貴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稀」為貴，以「難」為貴；反過來說，便是某種東西太多或太容易得到就不值錢了。這個道理，恐怕再過一萬年也無法推翻。

日本是個島國，四面環海，漁業最發達；所以在他們的眼裏，魚類是最賤的菜餚。可是在賣油郎的家鄉，一條鯽魚也和香港的老鼠斑一樣，遠在雞鴨、牛羊肉之上，此無他，物以稀為貴也。

沿海地區產鹽，價錢便宜得很，即令在人情薄如紙的香港，當你向包租婆借撮食鹽炒菜時，她也會慷慨地拿出鹽罐任你取用。可是在雲、貴高原或某些山岳地區那些缺鹽的地方，很多人頸子上長着大泡，簡直把鹽看得比什麼都貴重，也是同樣的道理。

地球上的空氣和淡水，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東西，誰也不會把它放在眼裏；可是當美國太空船「太陽神十三號」，在太空遇險受到食水和氧氣的威脅時，如果能用美金買到，我想即令索價十萬美金一磅，尼克遜也會毫不考慮地簽出支票的，這也是由於難易不同的緣故。

這道理同樣可用在男女關係上；從前那些「愛情至上」論者，心目中所念念不忘的，只有女人，所以他會吟出「只羨鴛鴦不羨仙」的詩句。有了愛人便會刻骨銘心地眞誠相愛，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在皇帝看來便完全兩樣了，他一天到晚生活在「後宮佳麗三千人」的溫柔鄉中，也是女兒國中的唯一雄性；而那些性飢渴的女人，個個都希望一嘗初承恩澤的滋味。可惜女人太多了，皇帝不但力不從心，甚至一看見便膩了，所以才產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那樣的怨女。在皇帝看來，也許他認為：女人是世界上最可厭的動物。

因此，賣油郎悟出一個了不起的大道理，那便是為什麼「性無能」會成為都市人的流行病。

北方有句俗話：「當兵三年，見了母豬似貂蟬」，性無能的毛病，決不會發生在「曠」了三年的六兵身上，這和「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一樣的道理，一個人吃飽之後，看見山珍海味也沒有胃口；而樹皮草根在飢民的眼中也其味無窮。現在的女人一天更暴露一天，所有「法寶」都對男人失去了吸力，自然會造成大批性無能的男病人了。有詩嘆曰：

一、南海佳人慣裸胸，土男看去最稀鬆；
須知玉體迷人處，盡在朦朧隱現中。

二、百物從來總貴稀，婢壓寵妾妾厭妻；
[illegible]

「無欲乃剛」

做人而不肯拍馬屁，我想，這是注定我撈不起的第一個原因。須知，人都是喜歡別人拍其馬屁的，掌天下兵馬的林彪，想當毛的繼承人，也不得不大拍毛的馬屁，把毛說成天才的天才，二十世紀的天才，偉大的天才。做人而要說眞話，我想，這是注定我撈不起的第二個原因。人類語言隨人類社會需要高度發展，其用來掩飾思想的機會，遠比用來表達思想的機會為多，認為寫文章介紹「架步」的肥「蟹」靚「蝦」，不如乾脆去扯皮條；寫文章騙人，不如去當「老千」的思想，已經是落後的不合時宜的了。而我卻正是全盤接受，什麼「立言」，什麼「伸張正義」這類落後教育的落後者。到現在還夢想說眞話，說心裏話。實在談何容易，因為文化事業今天已是純粹的商業，市場第一，叫好叫不好一回事，只要叫座就行。

固執的人當然可以不管老板的生意經，我「寫」我素，但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無欲」。有曰：「無欲乃剛」，這話很有道理。「無欲」就是無所求，就是淡薄。鄒忌之客人不敢說眞話，要歪曲事實說鄒忌比城北徐公更漂亮，那是因為客有求於鄒忌。陶淵明之所以能說眞話，敢於唱「歸去來兮」，那是因為他家有兩三間茅屋，數十畝地。每歲收成勝於五斗米多矣，可以無求於官府，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

做人淡薄點倒還容易，不想「做官當老爺」，不想成為百萬富翁，不想當什麼鄉紳族長，基本上也可以算是淡薄了。可是做人而無求於人，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生活在這個「你死我活」地競爭得如此激烈的香港。香港不會有陶淵明式的永遠不必交租的茅屋，也不會有可以自耕自食的田畝，即使再淡薄的人也必有所求，至少也要像顏回那樣，求「一簞食，一瓢飲」，求一個可以居住的「陋巷」。天生福相的「二世祖」對此當然不當一回事，但對於大多數勞苦大眾來說，卻是得來不易，大家營營役役，不外乎求「一簞食，一瓢飲」，依然應列入「有欲」之列。是故一個依賴稿費收入生活的寫作者，無論他是怎樣的倔強，脾氣怎樣古板，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做到眞正的「無欲」。即使不肯拍馬屁，不肯賣別人的賬，至少眞話也不能說得太直率，得罪人也不能得罪得太多，儘管發起脾氣時，或許不計後果，連自己的老板都罵一通，但平時在他的潛意識裏也自然而然地顧住自己的飯碗，於是也就不能太放肆了。我自信對這個問題體會相當深刻，所以總結出一個經驗，要做一個絕對說眞話的寫作者，必須是業餘作者，而且必須是不希望通過寫作而「撈起」的業餘作者，那時才可以眞正「我手寫我心」，東家不刊，寄去西家。如果是手中多金的業餘作者，那卻更妙，大家都不肯登的東西，乾脆自掏腰包自費出版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南歌子——飛禍猖狂，寬容者

」、「吹吹拍拍」之類，望文生義，這「拍」字一般是含有貶義的字眼。

但把「拍」作為一種人生哲學，加以妙用，則使一些人得到意想不到的效用，這幾乎又可稱為「藝術」了。

某些人要名成利就，常常靠另一些人給他吹吹拍拍，使他竄紅，此間的肉麻吹捧文章，比比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只有MCC之輩，才看不出吹捧文章的袖裏乾坤。

太平山下的諸色人等，對於「拍」的運用，技術之高明，常令人嘆為觀止。除了在文字或口頭為了某種目的而吹拍他人之外，人與人之間，則常慣於拍膊頭。

一般人認為，老友相聚，拍拍膊頭，乃友好的表示；其實卻不盡然，在友好的底下，往往大有文章。

拍的妙用

有事相商，拍拍膊頭，除了表示他與你友好親善之外，主要的還是為你請你幫忙，甚至要你為他揸揸義氣。這種手段大概可以稱之為「微笑外交」。用這種「微笑外交」手段的，大抵與被拍者有多少關係，而其中又以做老闆的最懂得用這種招數，老闆對僱員猛拍膊頭，是因為僱員「膊上出黃金」，叫你為他多出奇謀、氣力，希望能多刮龍也。故當僱員的，膊頭給老闆一拍，將來境遇如何，還在其次，起碼先要求你「加辛」，為他揸點義氣。

處世圓滑的人，常常以拍膊頭來拉攏對方，甚至有時可以使自己解脫困境，逢凶化吉。例如有所虧於人，人家走上門來催迫，要求人家通融通融，拍拍膊頭，表示老友，也往往能收「拳頭不打笑臉人」之效。

會經聽過這麼一個笑話：某人，以刻薄而圓滑著稱，他的絕招就是「拍膊頭」。外地老友來到，街上撞頭，例必對來客拍膊頭，說：「老友，好久不見。吃飯沒有？如未用飯，請到舍下去吃頓粗茶淡飯。」其實，這只是嘴片子功夫，他懂得心理學，知道人家給一請，未必至於像餓鬼那樣涎着臉去吃他的飯。假如有不知趣的，以為這是出意誠意，問他：「府上在哪？」他就會回答：「草舍在貼着『五福臨門』的那間便是。」貼「五福臨門」的宅院到處皆是，你找那一間？這分明是推搪，洞悉其心者也只能置之一笑。因此，朋友們常譏笑他說：「到我家吃雞吃鴨，到此地拍拍膊脚。」這兩句話實是淋漓盡致地描活了刻薄之人的情態。

動輒拍膊頭，久而久之，人們一定能看出其人的虛偽，懷有企圖而拍膊頭，日久也必失其效用。

英菲

鞭

怙惡憐青少，瘋狂起暴徒，果能尊範畫龍圖，包教蛇神不敢滿街遊。

街名雜談

個冷僻的字，節目主持人不敢肯定它的讀音，而辭海裏也只註上「音未詳」幾個字；又有一份報章，拍攝了一個路牌製版刊出，其中有一個用「乙」字包着「田」字的字，也是字典所無的僻字。這些連學者宿儒也給難倒的冷僻字眼，奇怪卻被本港那些負責替街道地區命名的官員揀上了，我看除了是「命名官」有意過過賣弄癮之外，大概別無理由。

其實港九的街道名稱，除了一部份用字冷僻，有很多也是值得商榷。

有些街道命名得很有意思，而且有系統，例如位於工業區官塘的街道名稱，多半嵌上一個業字；土瓜灣區十多條並列的街道則一律冠上祥鳥瑞物的名字，如龍、鳳、麟、鵬之類；深水埗和大角咀區的街道則多以樹木命名，而新蒲崗區則冠以數字如雙喜、四美、六合等；另名又有以中國省名、縣名作為街道名稱的。這種命名方法頗有系統，讓人一望而知街道的所在，而且容易記憶，值得一讚。可惜的是，在有系統之中，仍不免混亂，如油蔴地一帶，在寧波街、東莞街之類以縣市名稱命名的街道中，莫名其妙的出現了一條甘肅街，在下一直懷疑當年負責命名的官員，可能誤以為甘肅只是中國的一個縣市名稱。

此外，港九的街道名稱可謂毫無系統，不但不易記憶，還會引致混淆和不便，尤以那些由英譯中的街名路名為甚。就以中區來說，便有卑利街、澳卑利街、租庇利街、急庇利街這些譯名差不多的街道，加上九龍的庇利街和庇利金街，在下初來港時就會因此弄出馮京作馬涼的笑話。本來這些街道的英文名稱並不容易混淆，但一到「命名官」的手裏，卻變成一場糊塗，其翻譯能力之低劣，於此可見。又如九龍區的金馬倫道、金巴利道和港島的金馬倫山道，雖是差之毫釐，卻謬以千里。在下有次按照「九龍樂羣街」這地址找朋友，當時雖不知樂羣街在那裏，但想起「敬業樂羣」這句成語，而且知道敬業街在官塘，於是自作聰明，以為樂羣街也必然在官塘區，渡海跑到官塘去找，花了大半天時間，才知道我要找的樂羣街原來是在大角咀！如果有人因為想起「物華天寶」這個詞兒，以為物華街與天寶街必在同一地區，那便上了命名官一分為二的大當。

另外，雷同的街名也易帶來麻煩，引致郵件誤投的情形，如興隆街與文明里各有兩條，甚至一在九龍，一在港島。詩詞字句雷同尚且要不得，雷同的街名久不修改，實在難明，街道命名之後，多經各有關部門考慮斟酌才正式公佈沿用，但經過詳細考慮後，為何仍會出現混淆、雷同、甚至用字冷僻的街名路名，那便只有天曉得了。

江城子

照照鏡子你像王鼎臣嗎

介紹一九五二年一個大陸知識分子的典型

本刊資料室

如果你也有一點像王鼎臣，則中國共產黨認為：假如你不願接受改造一輩子，那就隨時「可能用反對國民黨的辦法來反對人民的國家了」。寄語嚮往「回歸」和準備「適應」中共統治的青年朋友，請冷靜地想一想，你能夠一輩子接受思想改造而毫無怨言；長時期在農村參加勞動並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心安理得嗎？

以下是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初期，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典型。這個典型是以讀者投函的方式，在中共「學習」雜誌（按：即「紅旗」前身）提出公開討論的。王鼎臣嚮往「進步」，工作負責，生活嚴肅，而且好學、坦誠，持着「理性」的態度看共產黨。但是，王鼎臣後來終於因為固執正義，而成了「革命的絆腳石」，被「掃進人類歷史的垃圾堆」。

熊熊的火光，無疑使人嚮往。但是，當烈火燃成災禍之後，你願意當救火的勇士，還是想做撲火的燈蛾？

·編者附識·

× × ×

王鼎臣是小資產階級出身，他的父親是一個高等知識分子，曾在大學裏當過講師，也在機關做過事，但並不得志。王鼎臣是他父親鍾愛的兒子，在教會中學畢業後，改進了國立××大學，解放前一年畢業，就參加了這個機關裏工作。據王鼎臣自己說：他在學校裏功課很好，大學畢業後原打算考留學出國，但是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家庭生活一日不如一日，為了維持家計，不得已才到機關裏來做事。

一般說來，王鼎臣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自從參加這個機關工作以後，上班是很少缺席遲到，解放後也是一樣。平日生活也還嚴肅，除了和愛人一道逛逛馬路看看電影而外，平常總是抱着他那厚本的洋裝書下心的研讀。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對國民黨官僚機關腐化的糜爛生活，很不滿意，他懷着「清高」的思想，不大與別人往來；解放以後，大家歡天喜地的參加各種運動，他還是站在一邊，不聞不問。他常同幾個比較和他接近的同志說：這樣跳跳鬧鬧會得出什麼結果，歸根結蒂還是學問要緊，有了眞才實學，那裏不是一樣工作，有了本領還愁換不到飯吃！他還說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想一想自己的前途，眞是「危險得很」！

他對於別人參加的所有的活動都不熱心，比如當時的和平簽名運動，當大家動員他簽名的時候，他很輕視地向大家說：你們就曉得這樣傻幹，難道你簽上一個名字，就可以抵住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嗎？他簡直不聽大家對他的解釋。有一位同志請他把報上的文章仔細讀一讀，這更引起他的反感了。他說，現在的報紙，千篇一律，實在絲毫引不起人的興趣。我實在不想看這些報紙。

他對解放後共產黨刻苦的精神很是滿意，他認為國民黨在這方面簡直不能相比，國民黨腐化官僚統治註定了失敗的命運，共產黨有了這樣的工作精神，才能取得勝利。但是他對共產黨的政策並不完全贊同。他說：共產黨既是為人民服務，就不應再向人民要東西，現在仍然進行徵糧，不是和國民黨一樣嗎？甚至停映美國電影，也表示不滿，他認為美國電影在「表演藝術」和攝影技術上有很高的成就，在欣賞「藝術」這點上，不放映美國電影是不應該的。

在這個機關學委會佈置學習時，決定先學習「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這使他的自尊心大受損傷，在學委會召開的會上，他公開的說：這麼薄薄的一本小冊子，還得花上三個月的時間來學習，只要兩個早晨就可以全部看完了，要學馬克思主義我們就來讀「資本論」。雖然他的意見並沒有影響到大家的學習情緒，但他本人卻在學習時間，仍舊看他的洋裝「西洋哲學史」，等於沒有參加學習。

還有，說到「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上，他也有他的一套說法。不久之前楊處長來這個機關作了一次報告，說到大家參加人民政府工作。就要建立起「為人民服務」的觀點，還說到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事後王鼎臣向其他同志說：「為人民服務」我就有很大的懷疑，難道一個人不應當為自己為家庭打算嗎？我就不相信天下眞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再說「為人民服務」還是要有他一定的職位，職位愈大才能更盡到「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像我們現在是一個機關普通職員，能為人民服務多少呢？王鼎臣就常常這樣「懷才不遇」，滿腹牢騷的。

大好覺得：這樣的一位同志，雖然工作上還算盡職，但是思想上的包袱卻很重，大家應當幫助他改造，因此就請一位比較和他說得來的同志同他進行談話，但是結果沒有生效，他向那位同志說：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思想又不是一張床一把椅子，可以隨便拆散重行裝過，思想是由腦神經來主持的，除非把腦子換掉，才能產生另外一個思想出來。

在一次他也參加的漫談會裏，大家提起小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的問題，他又發表了另外一通理論，他說：小資產階級是構成今天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革命階級之一，既然承認了小資產階級的合法地位，為什麼要改造他的思想呢？再說有小資產階級的存在，就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除非我們消滅小資產階級，才能消滅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改變成另一種思想。

（原載中共「學習」雜誌三卷一期）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十八、在「反黨」罪名下幹部紛紛被槍決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提出了異議。但是，這建議卻又忽然無疾而終。直到被捕下獄的時候，華斯尼森斯基從來沒有再做過一官半職。

我認為：這三位年青而有希望的幹部，遭受到整肅的原因，是因為克里姆林宮裏的元老派——貝利亞、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揚，不願意讓位給他們。為了斬草鋤根，就在斯達林跟前，唆使出來了這一場整肅。

對被捕的前任航空部長沙秋寧，空軍元帥諾維柯夫這兩個人，斯達林似乎還有網開一面的意思。——在我們聚餐的時候，他問馬林科夫和貝利亞道：

「沙秋寧和諾維柯夫兩人還在牢裏嗎？」

「是的，斯達林同志。」

他沉吟一下，忽然自言自語道：

「其實，把他們早點放出來，不也很好嗎？」

因為這只不過是在他自言自語，所以根本沒有人敢搭一句腔。

聚餐之後，照例有許多人，會藉到「洗手間」去的功夫，在那座豪華巨大的「洗手間」裏，私下交換一下意見。我有一次聽見貝利亞在向馬林科夫說：

「斯達林現在又談起『空軍事件』那件案子來了。如果真的放了人出來的話，難免不會發生一種連鎖的反應！」

什麼叫「連鎖反應」？原來貝利亞是怕放了沙秋寧和諾維柯夫出來之後，斯達林認為有例可援，又會把庫斯尼左夫和華斯尼森斯基，也一併放出來。

那樣一來，整個反列寧格勒黨組織的整肅工作，就非垮台不可了。

因此，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就想盡了方法，一定要把沙秋寧和諾維柯夫關住不放。

我搞不清楚「庫斯尼左夫反黨集團」的罪名，究竟是些什麼？但大概總不外乎「狹隘民族主義」和「抗拒黨中央」一類的東西。我承認：我自己也在判決他們「罪狀」的文件上簽名。

當時的慣例是：每逢這種「黨獄」即將宣判的時候，斯達林就會在政治局的會議上，把判決書拿出來，自己首先簽名，然後由在座者次第簽名。

我們已經養成了習慣，叫簽就簽，連裝模作樣地先看一眼，都大可不必，而且很有危險。這種做法，我們就叫它做「集體判決」。

有人向斯達林報告：華斯尼森斯基在聽到了「集體判決」他死刑的時候，曾經破口大罵過。……奇怪的是：柯西金非但是「三要角」之一，又是庫斯尼左夫的聯襟，但卻居然逃過了鬼門關，沒有被槍決掉。

（節譯完）

憤怒的山泉

錦江

這是一九五三年，發生在惠陽縣山區，曾經轟動一時的眞實故事。在中共惠陽縣委的檔案中，大書特書着：「黃坑村農民暴動。」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到，在鐵幕極權統治下，大陸農民的悲慘命運。

山泉，憤怒地奔流。像一匹永不馴服的野馬，在石叢中奔竄，吐出晶瑩耀目的水花，向着突出嶙峋的岩石，以雷霆萬鈞的氣勢衝去，發出悶雷似的響聲。然後，沿着迂迴曲折的山澗，咆哮着向嶺下的深潭奔去。

報曉的雄雞，剛叫了三遍。天邊殘星點點，閃爍着朦朧的光，東方灰色雲層深處，泛起一道魚肚白的橫雲，快要天亮了。

黃坑村的禾塲上，擺着幾筐裝着小半截谷子的籮筐。四五個裸露上身的農民，坐在扁擔上。古銅色的皮膚，在黯淡的星光下，映得分外黝黑。他們顯得非常疲倦。有的伸着腰打呵欠，有的燒捲烟，烟火一閃一閃的，映着臉上爬滿的皺紋，顯得分外深刻；他們似乎心事重重，蘊蓄着有口難言的苦衷。

在一條通入屋內的巷子，陸續有人挑着籮筐出來。黃牛生一撂下扁擔，吁了口氣，長嘆起來：「天災人禍活不成了！兩畝多地，割不上百斤谷子；還要追繳幾十斤公糧。唉！怎樣活下去啊！……」像是自語，又像向人訴苦。

正在吸烟的阿添伯，把烟蒂一扔，憤憤的說：「什麼土改？[illegible]，什麼解放人民痛苦？什麼翻身當家做主？全是一套騙人的鬼話。」越說越氣，臉孔紅得像火燒。「我們耕田佬，就是這麼大傻瓜，一年到頭，風裏來雨裏去，拖泥帶水，辛辛苦苦，種出的谷子，一籮籮像牛馬似的運到糧倉去。倉庫裏的谷子，一層層的，漚得發霉變質，長出秧苗，我們呢？始終勒緊褲帶嚷肚餓，究竟為誰辛苦？為誰忙啊？」

說着，又燒起一枝捲烟，狂吸幾下，又繼續發牢騷：

「唔！老子現在學乖了。天塌下來，也要留下種籽，沒有種籽，就等於沒有生命，甚至學亞慶抓去吃三両米（註）。橫豎這世道活着受罪，還怕什麼？」從濃密鬍子的嘴唇，噴出長長的烟柱，彷彿吐出無窮的怨氣。

沉默半響，他看着身邊垂頭喪氣的阿申：「你的公糧打算怎樣？」

阿申搖頭嘆氣：「唉！添叔，甕裏的谷種都倒光啦，還湊不上三十斤。」十分愁苦，彷彿心上壓着一塊大石：

「阿牛病了半個月，皮包骨頭，天天嚷肚餓，吵着要乾飯吃；可是亞牛的媽，怎樣也捨不得給他吃。唉！窮人偏又禍不單行，天災多病，鄉長三番四次，上門催迫公糧。說不交公糧，就是反革命，要抓去勞改，老母嚇得眼都哭腫了。唯有眼巴巴看着孩子啼飢嚷餓。唉！……」說到後來，已經哽咽不成聲。淡淡的星光下，眼睛依稀閃着淚光。

大家默默無言，浸沉在同病相憐的哀愁中。禾塲上一片靜寂。山風，送來山泉一陣陣洶湧澎湃的響聲。

一直沉默的黃強，耐不住心情的苦悶。陡地站起來：

「冤有頭，債有主。我們剛是嘆氣有什麼用？大家還不明白麼？今天黃坑村的苦難，還不是那個王八蛋造成的。為了爭取入他媽的黨，不顧大家的死活。」他屈着一個個手指在計算：「自從他當了鄉長，做出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有他一天，我們休想活下去。」他的眼睛冒出火星。非常憤怒憎恨。

「交糧也死，不交也死。有道是：『人窮不怕死』。老子乾脆不交，準備這條窮命跟他拚。」他的話像連珠炮震撼着大家的心。

「人家是刀，我們是肉，要把我們怎樣割就怎樣割。」

「亞强說得對！有了這個狗娘養的，我們休想活下去！」

「可惜那年，狗崽仔走得快，沒有把他扔入深潭去。」

大家提起鄉長黃亞苟，憤火中燒，七竅生烟，恨不得剮他的皮，食他的肉，才甘心。

黃亞苟是黃坑村人，「解放」前，在村裏無惡不作，强姦黃亞雀的老婆，偷過孤兒寡婦趙二嬸的雞。村中父老，對他恨入骨髓，打算將他扔入深潭，他得到消息，連夜逃走，走投無路，四處流浪。後來，跑去坪山，參加曾生領導的游擊隊。

五一年，他復員回鄉，區委書記林晃，認為他敢想敢幹敢鬭爭，立場堅定，做事大刀濶斧，具有足夠幹部的條件。於是，馬上派他回鄉當鄉長。

當地父老，眼見禽獸不如的畜牲，居然搖身一變，成為鄉長，只有敢怒不敢言。從此，黃坑村人，在黃亞苟統治下，便流着眼淚過日子。

× × ×

一九五三年，惠陽地區，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清明過後，一連四十多天，沒有下雨。東江河變成一條巨大的旱渠。烈日炎炎，河床裏的沙石，冒出騰騰的熱氣。田裏的秧苗，成了枯黃的稻草，農民叫苦連天。

黃亞苟日夜强迫黃坑村的男女老少，到深潭挑水亢旱。熬得個個火眼金睛，筋疲力盡。阿申的爹

七十多歲，臥病床中，黃亞苟聲勢汹汹，跑到他家破口大罵：「他媽的！老不死裝病，逃避抗旱。」生拉硬扯，把他拖到潭邊去舀水。申老爹顫顫抖抖地，一下子便淹死在潭裏。

莊稼失收，給黃坑村的生活帶來嚴重的威脅，村裏的人，上山挖山芋，摘泉稿樹葉充飢，生活非常艱苦。餓得鳩形鵠面，骨瘦如柴；普遍患了嚴重的水腫病，面目浮腫。由於飢餓，貧病交迫，村裏死了七八個人。

黃亞苟命令死者家屬，連夜把死屍，扔入深潭。對他們說：「共產黨領導下，不能有餓死人的現象。你們不能對外胡說八道。否則，嘿！有你們好看的。」大家只有啞子吃黃蓮，含着眼淚，把苦水往肚裏吞。

這時，正是六月季節。雖然旱災、飢餓，死人處處發生。中共惠陽縣委會，並沒有因此忘記徵收公糧。在惠陽縣城，召開縣、區、鄉三級幹部會議。會上，縣委書記黃中强，宣佈各區鄉徵收公糧的指標，斬釘截鐵，强調幹部不要因自然災害動搖徵糧的信心，必須要爲完成一九五三年夏徵任務而鬭爭。

另方面，指示各區鄉幹部，開展夏徵的同時，務必動員所有羣眾，做好清倉工作，把各鄉原有公糧，集中到區。

黃坑鄉的糧倉，設在村外的關帝廟。裝有幾萬斤谷子，搬糧那天，黃坑村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動，由黃亞苟親自帶領民兵監視。

廟門張開，只見丘陵似的谷堆，長起密密痳痳秧苗，看不見一粒谷，大家像觸雷似的呆了好久。

感情脆弱的亞申嫂，失聲痛哭，想起兒子亞牛，臥病在床嚷餓情况，同屋阿福伯、阿瑞哥、阿雄……活生生餓死的慘狀，歷歷在目。現在，眼見自己血汗結晶，寶中之寶，白白地給那些狼心狗肺的人蹧蹋了，觸景生情，不禁悲從中來。

耕田種地的人，沒有飯吃，甚至餓死；遊手好閒，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從老百姓手搶去的糧食，像垃圾一樣隨便拋棄，這是什麼社會？想着、想着，大家的怒火，熊熊地燃燒起來。

這次，各鄉清倉結果，都發現嚴重霉壞變質現象，全縣二十四個鄉統計，損失了三萬多斤谷。爲了掩蔽人民耳目，惠陽縣委，調動了三四輛大卡車，連夜把各鄉霉壞糧食，運去三鳥場，供豬、鴨、鷄、鵝作飼料，農民怨聲載道，罵不絕口。

中共惠陽縣委會，爲着安撫人心，派出工作組，到各鄉調查災情，工作組一行四人，大搖大擺，來到黃坑村，住在黃坑鄉人民政府辦事處。

那時，黃亞苟剛塡申請入黨表，認爲現在是爭取入黨的好機會，工作組詢問他，關於村裏受災飢荒情况，黃亞苟把餓死人的嚴重荒情，避重就輕，輕描淡寫，說成無關重要，他認爲這樣，才能站穩革命立場，符合無產階級思想。

後來，工作組又問到今造公糧徵收，有無困難。黃亞苟把胸膛拍得震天價響：「請上級同志放心，包在黃亞苟的身上。保證超額完成任務。」工作組根據黃亞苟滙報材料，帶回縣府。

中共惠陽縣委會，聽取彙報之後，馬上通報全縣各區鄉，大力表揚黃亞苟：說他國家觀念强烈，艱苦深入發動羣眾繳糧，徹底執行黨的政策，超額完成夏徵任務。是全縣幹部模範旗幟，同時，由縣委書記，親自批准他入黨。

黃坑村的民眾，滿以爲這次工作組調查災情，政府對今造公糧，無論如何，都會酌情減免，部份天眞的人，認爲政府對當前災情有一定救濟。

事實，終於粉碎了妄想，就在黃亞苟受表揚入黨那天，黃亞苟召開全村大會，宣佈今造黃坑村的公糧指標——一萬二千多斤。不但沒有減少，相反比去年增加了一千多斤，這是黃亞苟向工作組滙報時，說村裏還隱瞞了三畝多黑田，因此，要多徵一點。

一萬二千多斤的驚人數目，有如一枚重磅炸彈，投入會場。嚇得大家，失魂落魄，目瞪口呆。長時間的死寂，大家終於從慌亂中，甦醒過來，大家暗暗地計算，全村二十多戶人家，不折不扣，要繳五百多斤公糧。

「簡直迫人民走死路啦！什麼人民政府！」

「人都快餓死，還要繳公糧，國民黨時代，有這樣殘忍嗎？」

「眞是妙想天開！連谷糠都想搾出油來。」台下羣情鼎沸，高聲詛咒。

只見亞慶從人叢中擠出來，氣冲冲衝到黃亞苟面前：「鄉長，今造公糧，是根據什麼理由定出來的？大家實在想不通……」長期積壓在心頭的憤怒，一下子像防洪堤決口，滔滔不絕：

「亞苟哥，你總算不是外人吧？村裏當前的生活情况，照理你非常清楚，可是，你偏偏閉着眼睛說瞎話，你在工作組面前，一點災情沒有反映，只說好話，到底你的心腸是黑還是白？亞苟哥，你不怕嚼舌頭，不修今生，也要修來世。

難道你不知道？村裏亞福伯、亞瑞、亞雄……爲什麼死去的？

大家爲什麼上山挖山芋，摘樹葉充飢，難道是跟自己生命開玩笑嗎？你們口口聲聲，爲人民服務，關心人民生活。究竟你們怎樣關心？不要說繳五百斤谷，就是把全村人的肉割齊，怕也湊不到這麼多。……」

一連串的責問，氣得黃亞苟全身發抖，翻起吊睛白眼：「你……你……膽大包天。」手指着亞慶的鼻尖，狠狠地說：「你敢公然煽動羣眾，抗繳公糧。哼！看你長了多少個腦袋。」

兩天後的下午，黃亞苟帶了兩名穿軍裝的公安人員，拿着繩索，逕到亞慶家裏，不由分說，把亞慶五花大綁，押到縣裏，從此，亞慶再也沒有回來了。

當晚，黃亞苟在全村大會上，宣佈亞慶的判決：罪名是破壞夏徵運動，判八年徒刑。他威風凜凜，對大家說：

「誰再破壞，亞慶就是他的榜樣！」接着，高聲大罵：「你們這些戴着花崗岩腦袋的死頑固，翻了身就忘本，連公糧也不繳，整天裝窮叫苦，喊生喊死，不管怎樣，公糧一粒不能少。除非老子不當鄉長，有老子一天，決不放輕你們。」

散會前，他又再三强調：「你們聽着！後天就是交糧日期，一定把公糧準備好，在禾場集中，五

更起程，挑到縣裏糧倉去，如敢故違，勞改場就是你們的老祖家。」羣眾的肚皮差不多氣炸了，恨不得把他從台上拉下來，生吞活剝。

繳糧前一晚，村民徹夜翻缸倒甕，把長期珍藏着，捨不得吃，僅有的一點點谷種，小心翼翼地倒進籮筐，彷彿把他們心頭上的肉，一塊塊地剜下來一樣的痛心。他們懷着不捨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腳步，無可奈何地，挑到禾場上。

當屋裏傳來幾聲：「喔！喔！喔！」雄鷄的長鳴，東方天際，已漸漸明亮起來了。

幾個人坐在扁擔上面，長吁短嘆，談當前生活的痛苦，和今後的絕望，以及黃亞荀帶來的災禍，心裏蒙上一層悲哀的陰影。大家再三考慮，認爲：在這樣社會制度統治下，災難永遠無法解除，只有死路一條而已。

× × × ×

後來，經黃强指出，村裏的罪魁禍首，就是作威作福的黃亞荀，大家腦海裏，又清晰地泛起過去一連串飽含血淚的往事。又想起了連日來，黃亞荀催迫公糧時，窮兇極惡的樣子，大家更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公糧一粒不能少……」狼嗥似的聲音，依然縈繞耳際。眞是使人不寒而慄。因此，大家念頭一轉，即使繳了二、三十斤谷種，也無濟於事，還是脫不了抗繳公糧的罪名；尤其躭心的，今後糧食和下造種籽，又如何解決？

眼見附近嶺上的山芋，已挖光了，山上幾十棵茂密婆娑的泉稿樹，如和尙剃頭，一片精光。正是山窮水盡的時候，還有什麼辦法生存呢？與其挨餓繳出谷種，還要受罪而死，倒不如飽餐一頓而死，權衡再三，於是，大家下定決心，選擇了後者的道路。

人，就是這麼奇怪的動物，主意一經拿定，天塌下來也不在乎，簡直把一切置之度外，心情也感到特別輕鬆，連愁眉苦臉的阿申，臉上也舒展起來了。

這時，大家思想變得特別單純，彷彿有了默契，不約而同統一起來——隨時隨地準備拚命。大家心目中，只有一個公敵——黃亞荀。

他們的勇氣，宛如寒暑表，受着內心憤怒的熱力鼓動，剎時上升起來，他們毅然地挑着籮筐，從巷子走回家。

就在這時，黃亞荀由巷子迎面走來：「爲什麼往回挑？想抗繳嗎？」他楞了片刻。用勁按住添伯的扁擔，聲色俱厲地質問。

「什麼抗不抗繳，我們實在沒有辦法繳。」亞添伯沒有好氣回答。

「這些谷挑回去，是什麼意思？」他瞪起眼睛，像一頭準備噬人的猛獸。

「繳不清要坐牢，不繳也要坐牢；不如吃飽一頓去坐牢。」黃亞荀氣得跳起來：「老不死！你想坐牢，老子偏要送你上西天！」用力一推，添伯連人帶籮筐，翻翻滾滾，四腳朝天，谷子倒滿了一地，黃亞荀雙手叉腰，擺出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亞添伯在地下掙扎着。

黃强放下扁擔，氣呼呼地衝上前：「亞荀身爲幹部，怎能動手打人？」

「你這落後分子，有資格配跟老子說話嗎？老子偏要打給你看。」拍的一聲，一掌就摑在黃强的臉上。熱辣辣地，感到一陣劇痛，他的臉，馬上浮起五條紅紅的指痕。

「豈有此理，幹部毆打羣眾！」「黃亞荀行兇啊！大夥一齊跟他拚！」其餘的人，急急放下籮筐，握緊扁擔，一邊吶喊，一邊蜂湧上前。

「嘿！嘿！你們這班反動傢伙，敢不敢動老子一根毫毛？」他冷笑着，依然叉着腰，目空一切似的。

就在這時，一根扁擔，突然從他的腦門砸下。「哎喲！」他殺豬似的慘叫一聲。無數的血絲，從横肉的臉上流下。

「你們這些反革命，打老子。」一面用衫袖抹着血漬，一面咆哮着，像一條打得發瘋的狗，急得團團轉，在搜尋攻擊性的東西。他突然在巷角，抓起一塊火磚，對準朝他衝來的亞添伯擲去。添伯頭

無恥的詭辯

詠輝

十二月十六日，毛幫「政府」對印巴衝突發表了一項「聲明」，譴責印度「依仗蘇修」對巴基斯坦進行侵畧。其中一句說：

「印度政府對所謂實現東巴人民一九七〇年選舉所表達出來的願望表現得如此『關懷備至』，但是，人們並不健忘，印巴兩國早已同意在克什米爾進行一次公民投票來決定其歸屬，而尼赫魯父女兩代政權，就是自食其言，拒絕實行，印度政府爲什麼對克什米爾人民的民族願望卻表現得如此冷淡呢？」

這句話意圖替巴基斯坦踐踏東巴合法的民意之舉辯護；但，它卻是一項低能而無恥的辯詭。

第一，毛幫「政府」的聲明故意把西巴政府蹧蹋東巴人民合法的選舉結果和印度政府對克什米爾人民的「食言」混淆起來，而不表示自己對

。因爲在這篇「聲明」和整個事件中，它都是站在西巴政府一邊而與印度對立的。

第二，既然毛幫祖護西巴，認爲西巴毀棄東巴人民一九七〇年合法的選舉結果是正確的行動，則被它相提並論的印度政府對克什米爾人民的「食言」，豈不也是正確的行動？假若兩者的行動都是正確，那末，印度政府又有什麼值得它「譴責」的地方？

第三，退一步說，倘使毛幫認爲西巴政府和印度政府兩者的做法都不對，則它提出這兩件事作爲袒護西巴、攻擊印度的口實，豈不是也屬枉然。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依據公眾的常識和法理，西巴毀棄東巴人民合法的選舉結果是徹頭徹尾錯誤的；印度政府對克什米爾人民的「食言」也是同等程度的錯誤。但是，無論在邏輯常識上或公眾的道德觀念的習慣上，總不能以乙方的錯誤來爲甲方的錯誤作辯護或開脫。這是最起

護律師也太低能無恥了。筆者這樣指摘那個低能的律師，相信連毛幫的「反動資料研究委員會」的頭頭看了，也不得不承認有理；而他在點頭默認之餘，便應該省悟到：毛幫在印巴衝突中所扮演的，卻正是那個低能律師的角色。

槍，膝頭，走火

藍海文

有槍的人到底比沒有槍的人可怕。

槍被發明，不似「高升」純粹爲了娛樂，而是絕對爲了殺人的。

其實，人，辛辛苦苦的爬出來，應該是來找歡樂，不是來找煩惱，更不是來殺人的。人爲「萬物之靈」，怎能當作野獸、畜牲，被槍去打，被刀去穿的呢！可見這「萬物之靈」也者，亦仍是野獸無疑。

今天的人拿槍和以前的人拿刀，差不多的。刀和槍的用途仍然是殺人。可見物質已經進步，思想仍未文明，所謂「文明」也者，不是對精神說的。

小百姓大都怕事，也大都「怕死」，不怕死的，都去做「英雄」了。所以，皇帝誰做都沒有問題，只要不干預私人生活，能讓家人齊全；膝頭生來就是跪的，由跪李世民到跪朱元璋，從盤古就一直跪到現在。

拿槍的人到底比拿鋤頭、拿筆桿的人危險。槍玩得多了，應該小心「走火」。步槍走火事小，導彈走火就麻煩了。

「英雄」的膝頭也是用來跪的，有跪的時候，也有不跪的時候；該跪的時候跪下，跪得舒服，跪得氣順；不該跪的時候而強迫跪下，跪得寃枉，跪得憤怒。當「英雄」被當作畜牲，牽進屠房，而他並未跪着的時候，大難大概也就形成。

有槍可以殺人，可以自衛，但是，也可以自殺。

在地，再踏上一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老百姓沒有槍，沒有話說。但是，這種手段也用到軍人身上的時候，大概末日也就到了。

現在，我眞躭心那些導彈可能會突然「走火」起來，那方向恐怕不會是台灣，也不會是華盛頓或莫斯科。只怕從新疆打到北京，「吾與汝偕亡」！



毛幫的「人大」

資料室

由於內爭激烈，毛幫四屆「人大」至今不能召開。到底「人大」本質如何？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期間，瀋陽師範學院教師張百生、黃振旅曾在「瀋陽日報」發表一篇書面意見，對「人大」的制度作了如下評語：

「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上規定是『人大』說了算，而在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裏。『人大』只是走上形式，舉手通過完成立法手續。幾年來很少看見『人大』對國家大事進行過眞正的討論，很少看見委員提出重大動議，卻偶而看見他們的一些無關痛癢的考察記在報上發表。這豈不是笑話！更可笑的是號稱統一戰線的『政協』，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有關學習等問題的方面去，實際是不問政治，或者問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協。『人大』與『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着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與『政協』，責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來說，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這樣少數的專斷，肆無忌憚地發號施令，不發生錯誤倒是不可思議的了。而黨中央從建國以來就沒有進行過公開的自我批評。」

這段話，是能夠幫我們認識毛幫所謂「人大」這一制度的。

黃坑村人除害！」激烈的喊聲，似春雷轟響，震動了全村。

霎時，巷子裏閃出十多個，帶着刀棍的人，憤怒地吼叫着：「宰了這個狗雜種！」「替阿添伯報仇！」「替黃村人除害！」人羣像怒潮湧到黃亞荀身邊，把他圍得水洩不通，吼叫着，咒罵着，無數的刀光棍影，集中向黃亞荀的身上飛來。

這時，黃亞荀像一條負傷的狼，戰戰兢兢地，在刀棍齊指的迫逼下，退到巷子的盡頭。突然，一把刀子插進他的胸膛，殷紅的血，像噴泉四射，他倒在血泊中，兩脚不住地抖動。

「扔到深潭去！」「別讓他沾汚我們的地方！」有人用脚踢他的軀體。對！對！人羣餘怒未熄，大家馬上動手，有的拉手，有的拖脚，像拖一條死狗，從巷角直向山後深潭拖去。

屋後，傳來山泉奔騰澎湃的吼聲，和人羣憤怒聲，組成一枝激昂的雄壯的進行曲。

黃亞荀被扔進深潭的後一天早上，黃坑村出現了百多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屋前屋後，架着機槍，槍口集中瞄準屋裏所有的通道，儼然如臨大敵。然後洶湧地衝入屋裏，一條長繩縛了二十多個人，一路吆吆喝喝，押到縣裏去。

過了兩天，黃坑村辦事處的大門口，貼了一張用紅硃筆鈎劃着姓名的槍決佈告：

「查黃坑村黃强、黃添、黃申等二十四名，在夏徵期間，進行反革命暴動，謀殺幹部，抗繳公糧，實屬罪大惡極，本院爲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衛革命政權，堅決鎮壓反革命，並根據黨一貫政策：首惡必辦，特將首惡分子，黃强等三名判處槍決，立即執行。其餘黃來等二十一人，分別判處徒刑，以昭儆戒。」

× × × ×

東江河畔的亂草叢中，橫躺着三具發臭的屍體，成羣結隊的蒼蠅、螞蟻，在吮吸於烈日晒乾了的血肉。因爲被處決的是「反革命」，所以死者的親友不敢去收屍。

（註）共產黨的勞改政策，每天只給犯人吃三兩米。

中州風雨

「老徐，今天的會議一定會使我們看到一些值得深思的東西。」

「或許是，」徐諾回答說：「洛陽日報一直沒有把工地鬬爭大會的消息和新聞圖片發出來，我就預感到那事情幹得不妙。」

「你說得對，以我幹新聞工作的經驗看，那條消息無論怎樣處理也發不出來。你知道『新聞的階級性』這玩意，發表一條新聞是要考慮政治效果的。」

「像那樣胡來的鬬爭大會，記者同志有生花妙筆也不能扭曲事實眞相的。」

「其實那天晚上來參加大會的記者根本就對那個大會表示了不同意見，我在黨委會裏聽說，那記者回去不是寫報導，而是向市委寫了一個報告，市委研究了那個報告，派人到工地作了調查，非常震怒，便責成工地指揮部，工地指揮部黨組昨晚開了個全體會議，可能是把鬬爭大會得到反效果的責任推給溫樹樵了，所以召開了這次全體幹部大會。」

「我不明白，市委不是强調搞階級鬬爭嗎？」

「這很簡單，市委說，强調開展階級鬬爭，並沒有叫下面胡來。」

「然而鬬爭吳老四是經市委看過材料批准的，市委這麼一說，倒把責任推得乾凈。」

「哈，」柯雲輕聲笑笑，「同志，政治是講功利主義的，你沒見到工地上這兩天的情況？民工們還有勁幹活嗎？這與開展這個鬬爭原先的願望相反；而且，出了問題以後，便把責任一級一級往下推，照你們廣東話說，這叫『大石壓死蟹』。這種情況已是司空見慣了。」

「這事情恐怕還有下文呢，我不敢想像搞階級鬬爭會因出了點問題而中止。」

「這算給你說對了，但誰也不知下文怎樣接下去。」

正在這時候，嚴尚榮虎着臉走進會議室，室內的談話聲倏然停止。嚴尚榮巡視了會場一巡，發現了溫樹樵，注視他一下。

接着，他宣佈開會。

「同志們，我們現在開會。今天會議主要是傳達市委的指示，結合檢查我們的工作。不久前，市委會經指示我們要狠抓階級鬬爭。這個指示是正確的。我們黨委會曾為此不遺餘力地進行了工作。但是，」嚴尚榮開始在「且書一上敵功夫，「在我們的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我們不否認指揮部黨委會有責任，我們在工作中犯了官僚主義的作風，沒有深入下層；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下面負責實際工作的同志沒有對革命工作扎實負責的工作作風，他們好大喜功，虛報情況，對問題不作階級分析，缺乏政治頭腦，對實際情況作不出客觀的估計。在這方面，該工區的政治指導員溫樹樵同志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

他注視了一作溫樹樵。

溫樹樵像被宣判了一樣窒了一窒。

會場上的人也不期而然地望望這個平日非常活躍的政治指導員。

嚴尚榮又接着說：「黨一再教導我們，要艱苦深入，同羣眾打成一片。可是，溫同志怎樣呢？他完全浮在上面，完全不了解實情；他聽不到羣眾的呼聲，只會在上面誇誇其談，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劣根性——脫離羣眾。我們知道溫同志正在爭取入黨，對於願意為黨的事業獻身的人，黨表示歡迎。但我們要求爭取入黨的人，必須注意自身的布爾什維克化。可是，由於溫同志好大喜功的思想作祟，他只想在政治中表現自己，以作為入黨的資本；而不是好好地在政治上改造自己、充實自己、提高自己的無產階級覺悟。像這種政治態度，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一種反映。」

溫樹樵又一怔，他的表情已開始很難看。

「因此，」嚴尚榮接着說：「他不惜虛報情況，誇大事實，促成了鬬爭吳老四，而又在這個事件中使我們犯了錯誤。」

「同志們，溫樹樵的工作作風是有典型意義的，但這是壞的典型。我們需要典型，但我們是要好的典型，而不是希望出現壞典型。

「溫樹樵的工作作風影響甚壞，已給黨的利益招致極嚴重的損失。以個人主義觀點進行工作，莫不與黨的利益發生嚴重矛盾。這是與一個革命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的。溫同志的錯誤給了我們全體幹部嚴重的教訓。

「市委非常重視這件事，為此會召開了常委會議，責令工地指揮部黨委徹底清查這件事，作出相應的措施，以挽回黨在政治上的損失，而使社會主義建設能順利進行，為此，黨委決定：

一、黨委下面成立一個工作組，負責處理這一事件。

二、溫樹樵同志停職反省；其政治指導員一職暫指定劉金魁同志代

四、各工區政治指導員負責向該工區民工做好解釋工作，以調動民工的積極性，防止階級敵人利用了這一形勢。

五、黨委辦公室發出關於『吳老四事件』的通報，發給全體幹部學習，以吸取教訓。」

嚴尙榮講完了這番話，其他負責人表示沒有什麼要說的，也就散會了。

溫樹樵臉色非常難看，悻悻地離開會場。當他踏出會議室的門口，又被嚴尙榮叫住了：「溫樹樵同志，到我辦公室來。」

不消說，嚴尙榮要跟他個別談話。

徐諾平日雖然不以溫樹樵的工作作風爲然，但今天的會議分明是「大石壓死蟹」那類把戲，他又有點爲溫樹樵叫屈，造成這一事件難道應由溫樹樵負主要責任？這不過是找他做替罪羔羊。

「這或許算是『政治的功利主義』之一吧？」徐諾想着，不禁起了寒慄。

「老徐同志！」有人在呼叫徐諾。

徐諾回頭一看，是汪培志叫他。

汪培志走了過來，拍拍徐諾的肩膊：「來，咱們一起聊聊工作上的問題。」

兩個人便走到政工科的辦公室，各找了個椅子坐下。

「徐諾同志，」汪培志說：「剛才嚴主任的講話你聽淸楚了？」

徐諾點點頭。

「那很好，」汪培志接着說：「在目前的工作中，咱們也不能忽畧了這一環。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通過宣傳，調動民工的積極因素……」

「怎樣進行宣傳呢？」徐諾問。

「主要的是宣傳我們黨的政策，宣傳黨對羣衆的關懷，說明共產黨和羣衆呼吸是相通的……」

徐諾還流露出不解的表情。

「具體一點說，我們的一切，都是爲了羣衆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特別要强調上級對『吳老四事件』已作出正確的相應措施，來平息羣衆的不滿。所以我們不妨通過宣傳工具，多做解釋工作。」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了。宣傳工作的本身說明，它是政治的寒暑表，政治氣候莫不反映到宣傳工作上，所以我們搞宣傳工作的，應該具有政治敏感。」

「又是『功利主義』！爲着某種政治功利，可以進行欺騙蒙蔽，當然這也需要政治敏感的。」徐諾暗想。

「你對工作還有什麼意見嗎？」汪培志問。

「暫時沒什麼意見。」

「那很好。以後碰到什麼具體問題，咱們再交換意見。」

徐諾辭別了汪培志出來，到門口推了一架自行車，踏着向工地去了。他的內心空蕩蕩的，他不知怎樣去進行自己的工作。溫樹樵的遭遇使[illegible]心發生强烈的衝突。

會見王亞平

徐諾持着一封通知書，來到一條小巷——畢宅後街。

今天是星期天。兩天前，他接到洛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通知，要他在星期天參加一個創作座談會。

隨着工業建設的開展，洛陽的城市人口也逐漸增加。市文聯爲了能夠適應新形勢，在市委文教部的指示下，決定加强文藝創作，因此，市文聯發出通知，邀請市內的專業和業餘文藝工作者開一次文藝創作座談會。

徐諾從廣州來的時候，曾持有廣州市文聯的介紹信，那封信早已交給洛陽市文聯了。而且徐諾在報刊上也發表過一些作品，又在工地上辦着小報，所以在被邀請之列。

他來到這條小巷裏，走到一座古老的院子前面。這裏是畢宅後街七號——洛陽市文藝學術界聯合會會址。

這是一座四合院，正間是文聯辦公的地方。從建築的形式看，以前可能是一所有錢人的住宅。

徐諾掀開簾子，走進辦公室，裏面已有幾個人在坐着圍爐了。天氣太冷，生鐵爐子燒着煤塊，給室內增加了點熱氣。

辦公室的陳設很簡單，中間一張開會用的長桌子，十多把椅子，三張辦公桌，一個書櫃，和一個雜誌陳列架，一個報紙架，傢俬古老又陳舊。從這陳設看，洛陽文聯過去是閒置的一個團體。

一個中年大個子看見徐諾掀簾進來，忙迎上前跟徐諾握手。

「同志貴姓？」大個子問。

「我叫徐諾。請教？」徐諾回問他。

「文聯秘書李冷文。歡迎你來參加會議。」

幾個月前，徐諾到市文聯交介紹信時，只有一個叫楊凡的接待他，沒有見到這位秘書，所以他們彼此還不認識。

徐諾打量着李冷文，個子高大，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卡其中山裝棉衣褲，腳登棉鞋，戴着棉帽；臉胖胖的，皮膚黑裏透黃，看來整個形態顯出有些臃腫。

他是文聯日常工作的實際負責人，因爲文聯主席由市委文教部副部長李希邺兼任，只是掛個名。楊凡曾經向徐諾介紹過這個情況。

李冷文把徐諾引到火爐邊：「外面天氣太冷，來，先暖和暖和手腳。」

拉了把椅子讓徐諾坐下來，把向火的幾個人一一向徐諾作了介紹。

「這位是咱們文聯的主席、市委文教部副部長李希邺同志。」——那是一個很土氣的中年漢子，模樣兒就跟電影上看到的土八路那種形象毫無二致。「這位是大詩人王亞平，剛從北京來，要到這裏體驗生活，進行創作一部長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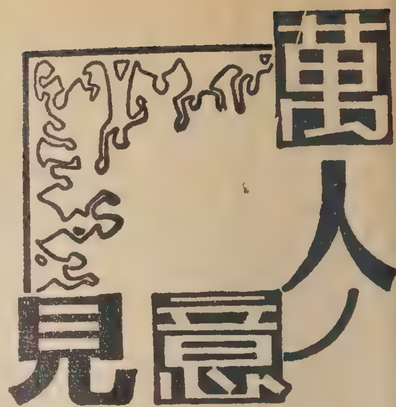
（未完）

蹄聲劍影錄（七十七）

這時，我發覺形勢不對，我方完全暴露在敵人炮火之下，還顧慮日軍從圓螺徑迂迴馬山，兩翼迂迴包抄，以達其包圍的目的，乃急下令六鄉聯防大隊，由牛大路轉進江尾渡，掩護百足山我軍撤退，然後渡河候命。同時，派一個傳令兵，冒險繞百足山陰的小徑，奔往通知何大隊的黃排長，火速率領百足山的我軍，轉進南鄉的龍冲一帶，依地形固守待援。在這種形勢緊急之下，而要靠人奔去傳達，實是無把握的危險辦法，也反映在戰時我方缺乏通訊工具的可憐。談到這裏，我想起一宗通訊的笑話，也在這裏一提：有一次，大概是在失陷單水口五日之後，那時挺七縱隊司令部還未調到蒼城，而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李江要挺七縱隊司令周漢鈴反攻單水口，這個傳奇式的人物，崛起三角洲，與袁帶齊名的「大隻佬」，老粗而有幽默感。他奉令後，計劃分兩路於拂曉鉗形進攻，一路從鶴山的龍山墟出腰品，一路從開平的博濟橋出松朗，兩路都要經過一度橋，博濟橋是華僑捐款回來建築一度很長的三合土建築的，我軍撤退時沒有破壞；但龍山墟外的麥村橋，卻已為我軍破壞了橋面。而博濟橋則為挺七的第二大隊構築工事，堆積沙包，作為監視單水口日軍的前哨，不便部隊通過，如果出擊部隊從橋面開出，也容易為單水口方面的敵偽所發覺。所以，周司令和我洽商，希望我派戰時工作團的團員，到麥村發動鄉民，於入夜後把麥村橋的橋面修復；並派戰時工作團的團員到博濟橋附近的鄉村徵集杉板，扎做木筏，以便部隊渡河，如果徵用蛋艇，恐船隻移動，暴露目標。我便派出兩組團員，每組六人進行工作，一組到麥村去發動修橋；一組到冲渡準備木筏。到三更將盡之時，兩組人員均回來覆命，麥村橋因橋面頗長，一般木板固然不夠長，也不夠堅厚，卒由麥村鄉長靈機一動，要鄉民臨時卸下祠堂的大門，門扇夠長夠厚，安上橋面，長短恰好，麥村橋便臨時可用了，待行動完成之後，才把大門扇安回麥氏祖祠。至於冲渡方面，因鄉間沒有木杉，只有床板可以運用，但保長則知在博濟橋前面那個大果園，以築園的關係，還剩下大批木杉，可以運用。於是由挺七的何大隊在前哨崗位，瞭望着監視敵人，另由何大隊選五個善泅水的士兵，我們團員中也推三人，冲渡鄉也派出八個善泳者，十六個人游過河去，爬入大果園裏，因兵荒馬亂，看守的人都走光了，果眞在寮舍側邊，堆了一堆木材，他們兩人扛一條杉，又游回對岸，不消一小時，已弄回數十條大杉，一排排用繩縛好，安上在冲渡徵借的床板，很快就做好五個大木筏，聽候使用。到了凌晨四時，我們便出發了，挺七第二大隊以木筏渡河向松朗進攻，挺七第一大隊越過麥村橋向腰古攻入，不久，單水口已發生劇烈的戰事。是日，挺七司令部全體都出動，我也隨軍出發，抵達冲渡的交杯山，天已露魚肚白色，單水口方面的炮火更趨熾烈，忽見田隴上有一個荷槍的士兵，從單水口那方面奔來，周司令斷定那個必是通訊兵，便要第五中隊警戒，暫停前進，等候送來的戰報，十五分鐘後那士兵奔到了，向周司令立正行禮，高聲「報告」，隨即說何大隊長派我送來報告，「大隻佬」伸手來要接報告，但那士兵也伸開左掌遞上，我剛站在「大隻佬」側邊，看得最清楚，天呀！原來那戰報是用墨水筆寫在左掌上，大概何大隊長在忽促間，找不到紙，只得在手掌寫了下來，可知戰況的慘烈，而不能從容正正式式的寫報告，但士兵拚命的跑步，握實拳頭的跑，五六月間的天氣，雖在平明清爽的時候，也跑得大汗淋漓，一掌手汗，把那戰報弄糟了，手掌一伸，一場糊塗。「大隻佬」看得光火了，搬出三字經：「××媽，何大隊長怎樣說？」幸而何大隊長也恐怕寫在掌上有岔子，所以還口述要點着那士兵牢記：㈠現已攻入單水口，巷戰劇烈。㈡日軍據市內碉樓及商店的天台死守，火力甚强，我軍頗多死傷。㈢請即派第五中隊從紅花鄉公所進攻市區，以牽制敵人。這時槍聲，漸漸離開市中心，可知兩路進攻，不特已被阻止，且被壓逼向後退的模樣。在抗戰期間，我軍最吃虧的，當然是通訊器材欠缺，通訊方法落後，最完備的只是靠有線電話和無線電報，最簡陋的則靠「飛毛腿」傳達。「飛毛腿」的通訊，就有這種笑話。

「大隻佬」正吩咐下達命令，要第五中隊盡速行動，突然江會方面的上空，傳來隆隆的飛機聲，說時遲，話時快，天空倏已出現四架飛機，旋即分為兩隊，兩架竄往單水口上空，兩架朝向我們這面飛來，可能已發現了我們，定為襲擊的目標，漸漸俯衝低飛了，我們急伏下山坡上，突然我給伏在我旁邊的「大隻佬」雙掌一推，滾下附近一個大凹窪裏，隨着「大隻佬」也撲下來，二人連忙爬匿在窪邊的小樹下，頭上的機槍格格作响，掃射下來。刹那間，飛機竄過了，我倆伸出頭來，看見在單水口上空的飛機，也低飛掃射。在我們這面的兩架敵機，飛到南鄉的東寧，又掉頭飛回來，「大隻佬」急叫我伏下，藉窪邊的小樹為掩蔽，瞬息間頭上的機槍又响了，如是者三次，這兩架飛機才逸去單水口上空，配合那兩架敵機，盤旋掃射。我們二人也從凹窪爬起來，拍拍身上的塵土，知道有兩個士兵大腿中了槍彈，已在施救中。周司令感覺制空權在敵人手裏，恐所部傷亡過重，乃趕急下令第五中隊在交橋山和博濟橋佈防，掩護第二大隊撤退，並要剛才跑來的通訊兵帶一道命令回去，命何大隊長從后溪退出，撤回原防。同時也派特務隊到犀岡佈防，掩護第一大隊從腰古退回原防。反攻單水口，因制空權操諸敵人手裏，而歸於幻滅了。

安琪



給市大中國同學會的信

馬森亮

最敬愛的同學們：非常感激並很樂意接受各位賜給我以「名譽顧問」。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而能得到高等學術組織的榮譽，這是我畢生的榮幸，故不揣冒昧，公開給各位一封信，縱寫來牛頭不對馬嘴，說得不三不四，亦算我一片摯誠。

「公開給留學生信」，在記憶裏有兩封寫得最好，一是梁啓超的，一是潘光旦的。梁啓超對留學生的期望是：「某竊以爲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異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爲後輩者，但能盡國民份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墮，因於時勢，爲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無之。……某竊嘗爲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台。舊舞台而可用也，則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台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

梁啓超所希望於受社會推崇期望的留學生，是挾其所學，改造中國。

潘光旦則說：「近年以來，因爲政治的不安定，社會狀況的不景氣，學校畢業的青年取得了出身，找不到出路，往往出身越高，出路越狹，於是，一部分家境比較過得去或有其他經濟機會的青年，便都飄泊上出洋的一條路。……此動機既然在逃避失業的痛苦，在脫離中國目前擾攘的社會，在想用不聞不問的方式來取得一些耳根邊的清淨。」更進一步指出：「要觀察一個新興的民族所由興起的道理。這一層既非社會科學的書本所能詔示，更非自然科學的儀器所能實驗，你非身歷其境，把美國人那種蓬勃氣象和此種氣象的種種依據，加以直接體驗不可。」

這兩位學者說的是一個如何救中國的大前提。但在這幾十年來，留學生對此大前提究竟有過什麼顯著表現？大家有目共覩，並不是留學生所學的不足救國，而是返抵國門之後變了英雄無用武之地。近代中國局勢的改造，都靠槍桿而非靠學術推動的，學術受限於專制政治與獨裁軍事，等如洋葱夾進士包子，變成「巧爲拙之奴」，梁啓超說的「舊舞台而不可用也」，則思所以築造其新者」，確是有感而發之高見，問題卻在於怎樣使那班好玩軍事遊戲的人把槍桿放下，槍桿一日未放下，新的舞台永遠築造不起，縱有冲斗牛之光，亦只能閃爍於暗室，仰天長嘯得久，徒見白了少年頭，這就是理想和現實的區別，理想是富詩意的，現實卻非常之殘酷。

救國，是每個有志青年的抱負。如何救國，怎樣去救國，相信大家都有此打算，作此準備，但有一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救國有沒有自由權」！幾十年來的事實昭示，救國已不是義務而是一種權利了，且屬專利權，換句話說就是「救國包辦性」。所謂排除異己，黨同伐異，從袁世凱的陰謀竊國包辦賣國開始，有那個年代沒有「請纓無路，報國無門」的青年吼聲？

廣東有兩句民謠，可作中國近代史的註解：當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接受大員瘋狂的「刼收」，大演出其「五子登科」（即女子、房子、車子、金條子、架子），把老百姓從希望頂峰拖落失望深淵，因而就有：「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民謠，及至再生出一個希望，結果共產黨來了，情形更慘，此民謠一變就是：「盼共產，望共產，共產來了冚家剷」。這才是眞正的民意反映，可見中國人的命運是如何之悲慘，國運如何之難救，熱血青年如何之悲憤，正是「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目前還是年青人徬徨抉擇的時代。

孫中山先生曾反覆告誡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此話確可圈可點。但事實表現又如何呢？卻是「青年立志不擇手段去做大官」，不願做大事」，中國所以搞到如是之烏烟瘴氣，全在此輩陽奉陰違者手上。這班人就是現在爲學生痛罵的對象，正如他們當學生時罵前一輩的官僚一樣，這種因果循環，已說出了一個問題，即魯迅所說：「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上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所以救中國這個大前提，始終停留在理想階段，始終是青年被麻醉或自我陶醉的解嘲話。

俗語有云：「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與其陶醉於美麗遠景，不如顧及眼前的生存和生活問題，那就得「適應環境」。

目前，留學生的環境相當複雜，思想極之矛盾，不管是移民來的也好，有所作爲而來「留學」的也好，掛名讀書想混張文憑來「遊學」也好，逃避現實想「流落」的也好，「投身入贅」也好，「萬里尋夫」也好，總之大家都是中國人，於此時此地，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作客」，社會地位是「少數民族」，應該意志要團結，不可以隨國內的政治分裂而分裂，更不可以拿國內的流血鬪爭方式施諸於同群，要知道中國目前和今後所需要的是忠誠爲社會服務而沉着研究科學的人才，不需要日夜奔走開會貼標語呼口號的「小領袖」。

過去的留學生非常關心國內政治，那些爲國事奔馳的又是最喜歡回國

做官和告洋狀，他們都想藉助外國力量來改造中國，於是留美的親美，留英的親英，留德的親德，留法的親法，留蘇的走蘇聯路綫，留日的走日本路綫，各成派系，積不相容，故蘇曼殊憤然而說「多一個出洋學生，則多一個通番賣國之人」。此話雖偏激，卻可見當日的情況如何，起碼國民政府今日所以偏處台灣，中共所以崛興的，完全是老一輩的留學生向美國告洋狀造成。

各位身出於禮義之邦，現習洋化之俗，遠託異國，昔人所謂悲者，卻為今人所喜，所喜者是避地為良，少見國內的眼寃之事，不聞鬬爭殺伐之聲，所悲者是此地「雖佳美而非吾土」，很難落地而永久生根。可以聚國族而居者，唯一就是「唐人埠」。

「唐人埠」雖非中國土地，但每塊泥土都滲入華僑血汗，維持了百多年，可算是華僑的精神堡壘，中國文化在海外的標誌，大家是中國人，應該把精神維繫於唐人埠，不管你跑到那裏去，亦不應把此維繫之牽綫割斷。但對於求生活方式，我倒有點意見獻給各位。

我認為：「賺外國人錢，回唐人埠使的是上等之人，在唐人埠賺錢，使在唐人埠的是中等之人；賺唐人錢，使在外地者是下等之人」。我希望各位都做上等之人，去外地賺錢回來繁華唐人埠，不要以為在此小天地裏可以「混水摸魚」，殊不知在此混水池裏不少鯊魚與鱷魚。

有些青年以為自己是歷史接班人，很快就會接到老一輩交下來的歷史戰鬪棒，此種想法未免太過天眞，幾

授棒者不把援棒者先打到頭破血流？

最後，我引羅家倫一段話奉獻各位：「青年的光陰非常短促而且寶貴，不可使它浪費，千萬不要給他們不純潔的印象，使他們腦裏充滿了低等唯物觀念，拋開學問而從僥倖裏找求出路的心思，要不然，便是斬斷了他們一綫的生機，國家的元氣，也因此受了無窮的損失。」

恭祝各位安好

馬森亮謹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給周恩來一封公開信

恩來先生閣下：

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不但中國人，即使紅鬚綠眼，黑膚白皮的外國人，亦無不注視先生之動態。我等均為中國的老百姓，祇願安分地生活在自由的氣氛下，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從事自己選定的工作而努力。我們不但希望個人獲得自由、民主和幸福，而且希望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獲得自由、民主和幸福。

我們深信由國父孫中山先生手創的中華民國可以領導我們走上自由、民主和幸福的道路，我們還深信在三民主義的指引下，可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

我們的信念，其實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在抗戰前夕，中國共產黨不是表示三民主義的理想麼？中國共產黨不是表示堅決擁護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的領導麼？那時候，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獲得國民政府承認為第八路軍。

那時候，不少中國青年都嚮往中國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口號實在太美麗、太動人了。不少人以為中國共產黨確實是擁護三民主義的，誰不願民族獨立，民權高漲，民生幸福

傳說在西安事變時，周先生你堅決主張團結在蔣委員長周圍，共同為抗日而奮鬬；又傳說周先生你近日曾對澳洲的領袖讚揚蔣介石總統。倘若確實如此，我們認為周先生你的良知未泯。

近日大陸友人來函，似乎對周先生尚存一線希望。因此，我們決定寫這公開信給你。

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例如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周先生等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初，確實是存心報國的，是存心解放「無產階級」的。

無奈「共產主義」的招牌似乎美麗，似乎和三民主義的理想相同，但實質上卻背道而馳！

三民主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綜合我國和歐美的文化精華而創造出來的政治哲學，這哲學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

共產主義則是偏激的馬克斯主義，它以階級仇恨，階級鬬爭為基礎。共產主義到了史大林和毛澤東手中，更成為人類的公敵！

史大林如何屠殺蘇聯人民和「同志」，如何向東歐肆虐，如何利用中

，當為先生所眼見明知。

至於毛澤東如何屠殺中國人民，如何使到七億人民妻離子散，如何摧殘人民的自由，如何使人民走上饑寒交迫的絕路，這一切，周先生你當然比我們清楚。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陳獨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高崗、饒漱石、劉少奇、林彪等的結局如何？周先生，這一切，你當然也比我們清楚！

記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中共領導階層中有着悠久歷史的周先生你，也曾受到沖激。那時候，你不是被迫高呼「擁護江青同志」麼？我們相信，這時周先生你的眼淚一定直向心中流罷！

你會為中國文化的被摧殘而流淚麼？你會為中國人民的苦難而悲傷麼？你會為中共產黨黨章「國法」的被蹂躪而嘆息麼？你會為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不平麼？你為本身的安危而顫震麼？

黃宗羲在「原臣」一文中說：「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

周先生，中共雖然自稱是「人民共和國」，事實上你應該比我們更清楚，中共只是「毛皇國」！你何必像黃宗羲所說的「宦官宮妾」，而且比「宦官宮妾」更可憐，高呼「擁護江青同志？」你應該知道，江青對中共不但全無貢獻，而且是一個比妲己不

周先生，你參加中共之初，大概是抱着濟世救民的大志的，可是到了今天，竟然被迫比宦官宮妾也不如，我們眞爲你可惜，也爲中國的命運而嗟嘆！你應該清楚，在中共竊國以前，不少青年人都擁護中共，但到了今天，逃亡者不絕於途！

爲什麼中國人要離家別井，逃亡到英國的殖民地？爲什麼潘宛莊女士要擁着未婚夫的屍體泅水到港？爲什麼張國燾和王明也要投奔異域？周先生，請你想一想！

有人認爲目前你已挾持了毛澤東，所謂「挾天子以號令諸侯」。也有人認爲你正在受毛澤東的利用，到頭來必將走上劉少奇和林彪的道路。究竟眞實情況如何，我們未有充足的資料來判斷。當然，你自己應該比我們更清楚。

昔秦相李斯被腰斬，漢臣韓信，彭越被殺戮，這些史實已足令人寒心；何況毛澤東家天下之野心已昭然大白於世？昔日之「白區工作模範」劉少奇早已失踪。今日之「親密戰友」林彪忽然又「粉身碎骨」。試問曾極力主張「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最近又頌揚過蔣總統的周先生你，將何以自保？

外傳毛周江三系，已爲中共中央之核心。若此事屬實，先生之處境，可謂危矣！我們深信，毛江必將合力謀你！先生出身於官僚之家庭，在毛共眼中，已有污點。先生留學法國，毛共亦可指爲「深受資本主義之毒」。先生在黃埔軍校、在重慶時期，均可被毛共指摘爲「勾結國民黨」。更何況有關西安事變之傳說及先生近日對蔣總統之頌揚，豈不足構成「反革命」之罪證！

嗟嗟！中國人民一何不幸，竟淪於死亡邊沿？先生又何不幸，錯投共黨歧途？

當年之「蘇聯老大哥」，今日已成「大敵」。印巴之戰，即爲「老大哥」掌握「小弟弟」之明證。

爲什麼以「解放被壓迫民族」爲號召的中國共產黨竟以武器支持西巴政府殘殺東巴人民，並挑撥印巴互相殘殺？爲什麼封建餘孽施漢諾竟然獲得中共支持？爲什麼中國人民要忍受饑寒，去支持越共殘殺南越人民？

周先生，爲了國家、爲了人類、也爲了你自己，你都應該有所抉擇了。

目前蘇聯已在印巴之戰中，達成侵略的目的；很可能，它的下一個目標是中國大陸。

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雖然痛恨中共奴役和殺害中國人民，但我們仍然是熱愛中國的。瞻望前途，我們希望周先生迅即聯絡熱愛中國的一些共黨領袖，迅即誅戮毛江。

我們更希望在毛江就戮以後，中共毅然地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盜竊得來的「國號」，恢復「中華民國」國號，重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因爲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沒有人敢於否定國父對中國的偉大勳勞。

當然，過去中國國民黨中誠然有若干不良分子，但世界上有那一個政黨是沒有缺點的？我們且看看這二十二年來，中華民國在蔣總統領導下，人民的生活怎樣？它欣欣向榮，人民自由和幸福！我們又看看中國大陸罷：仇恨、鬬爭、殺戮和饑寒，青年人相率逃亡。

爲了國家、爲了人類、也爲了自己，周先生，你都應該自求多福了。蔣總統必然容許你立功自贖，中國人民都希望你勇於自拔，並將讚許你這樣做。

歷史將判定你的功罪。切勿被暫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你可知道，七億中國人都抱着與共黨偕亡的決心？

由於封鎖，我們能夠知道的大陸消息已證明中共必亡，你應該比我們更清楚。──希望在火山爆發之前，你迅即採取救國自救的行動！

如果你顧念「同志」情誼，不忍誅戮毛江，你應將他們流放到國外，例如阿爾巴尼亞去；並可將中共歷年搜刮人民的脂膏，撥小部分給他們貽養天年。中國人民並不是主張報復的，祇要毛江不再殘害人民。

蔣總統對政敵是寬大的，例如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都曾經反蔣，毛澤東和周先生均曾到過國府轄區而安然無恙。

祇要爲了國家、祇要對中國人民有利，我們深信蔣總統必然歡迎周先生重返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共同奮鬬。

古人說：「迷途知返」。我等對先生有厚望焉。

十萬海外知識青年同上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旺角奶路臣街十五號B德興書局（電話K八八〇二四五）。

「萬人協會」簡訊（十五）

萬人協會康樂部上月舉辦了第一次大旅行，八小時環遊新界，由於這次旅行籌備匆促，從公佈參加辦法至截止購票，中間只有短短的八九天，不少朋友一時抽不出時間「撲飛」，也有些行遲一步的，錯過了截票期限，其後，這些向隅的朋友，及臨時沒空參加的忙人，曾向康樂部提出抗議，並詢問第二次旅行的舉辦日期，更有提出建議，要求來一次離島旅行，又有建議由陸上移師海上，由「陟彼高岡」轉而「放乎中流」；由「遊車河」轉而「遊船河」；由「並駕齊驅」轉而「乘風破浪」、「同舟共濟」，一來轉換口味，二來可以將躭在車上的時間省去，有更多的時間讓大家聚在一起……

朋友們的意見，康樂部已記存備考；所指陳的缺點，也決意盡力改善。在這裏謹向愛好旅行的會友預告，康樂部已計劃籌備在下月舉辦第二次大旅行，至於地點、確定日期及詳細參加辦法，短期內即可公佈，因事不暇參加第一次大旅行的朋友，這次請密切留意，以免失諸交臂。

除了再接再厲籌辦旅行，康樂部並決定組織萬人協會足球隊和籃球隊。這因為正副會長從會員申請表上的「興趣、專長」一欄中，得知有很多會友酷愛球類運動，為了要讓「好此道者」發揮他們的「體育精神」，及藉此讓一班有共同興趣的會友聯絡切差，因此決定由康樂部着手組織球隊，參加表格在本期刊登，會友之中不乏射門高手及投籃妙手，請即日填表寄來，一顯你們的大將風度！

同時，本會決定在明春舉辦嚴以敬先生畫展，嚴以敬先生的政治漫畫，一向擁有極多讀者，他的漫畫作品不論是針對毛幫、爬蟲或其他政客，往往能一針見血，極幽默、諷刺、冷嘲之能事，除萬人雜誌外，嚴先生並經常為本港各大報章、畫刊及中文文摘中文版等繪製漫畫，「嚴迷」着實不少，而嚴先生在水彩畫及絹印版畫方面，亦有卓越成就，得到極高的榮譽，他的水彩畫作品，曾參加香港大會堂博物館主辦的藝術節美展、越南西貢的國際美展、全球華僑畫家展、全國水彩畫展等，並獲得全國美展水彩畫第一名。

第六屆全國美展審委會對嚴先生入選為水彩畫第一名作品，曾給予極高的評價，譽為「色彩典雅，富東方水墨趣味，筆觸洒脫中有『拙』之美」。現在，嚴先生慨允為萬人協會舉辦一次個展，我們大感欣奮，已在密鑼緊鼓，積極進行，謹在此向會友、讀者們先作透露，並向嚴以敬先生致謝。

本會工作無時或輟，要做的事永遠做不完，為了集中全力搞好嚴先生為協會舉辦的畫展，「寒衣運動」只能暫緩舉行了。自從本月初公佈組成「寒衣運動委員會」後，即有熱心會友自動捐衣物，且也有朋友給我們提供意見，指出本港現已有不少社團機構正在進行派發寒衣，認為我們不必急於在這方面多做點什麼，而有實際經驗的朋友，更給我們指出一些我們沒有想到的實際工作上的困難，寒衣運動委員經過詳細考慮權衡，決定暫止「寒衣運動」的進行工作，留待明冬再議。

會友及讀者們每一看到「簡訊」，總會踴躍提供意見，這些寫在信中，或說在電話上的意見往往極為寶貴，本會無形中多了成千上百的「顧問」，這其實便是我們發佈「簡訊」的最大用意之一，會友因「簡訊」而明瞭會務的進行，也因「簡訊」而能歸納各方面的意見，這樣說來，「簡訊」其實並不簡單呢！

為了能夠更有效的進行會務，正副會長根據協會成立以來各執行委員的興趣和表現，並徵得執委的同意，將職務略作調整，焦毅夫委員調任會務主任，岑嘯雷委員則改任康樂部主任，葉國森委員出任福利部，職務略作調整，目的在「人盡其才」，如岑嘯雷兄，在康樂方面興趣濃厚，改任康樂部負責，實在適合不過。

「國語訓練班」參加辦法在星四刊出後，當天下午即接到讀者、會友的報名電話，第二天，郵差大佬便送來大批報名表格，五十名限額餘額無多，有意學習國語速成的朋友請於滿額之前報名，否則要等三個月後的第二屆了。寄語慣了將「項羽」唸成「韓愈」、將「秘書」唸成「避暑」，而又打算將名額讓給其他會友的秘書處方程老弟，如果想徹底修正國語，趕快填好報名表交來，爭取做第一屆畢業生，否則自誤！

另外要向朋友們報告的是，本會行將舉辦一次「青年漫畫比賽」，評判一席由嚴以敬擔任。本港一向多有美術比賽，標貼設計比賽之類，「漫畫比賽」則尚屬少見，嚴以敬先生希望藉着比賽而能發掘會友的漫畫天才，有「一技之癢」的朋友，到時不妨一顯本領。

青鋒元旦聯歡 愛國歌曲獻唱

（娛樂簡訊）青鋒社為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元旦，值此國際姑息逆流激盪，世界風雲劇變，我們更覺有擴大慶祝需要，喚起愛國赤忱，奮鬬到底，將於元旦晚上七時假座彌敦道豪苑大酒樓舉行聚餐聯歡，席券每位十五元，歡迎讀友踴躍參加，共渡新年，席券每晚在九龍青山道三二一號五樓發售，電話K七八五三七三。

青鋒社愛國歌詠組為準備元旦演唱，特別加緊練習最新最合時愛國歌曲「莊敬自强」，還有其他多首愛國及懷鄉歌曲，包括「領袖頌」、「革命青年」、「熱血歌」、「中國一定强」、「我的家在大陸上」、「家在山那邊」等，同時準備推出造型歌劇「台灣好」，現在積極排練中，屆時青鋒將以認眞態度演唱，值此傳大漢天聲，振黃魂，激勵壯志，鼓舞士氣。

青鋒社之青年刊物——「時代先鋒」第十期尚有少量存放，繼續歡迎讀友免費索閱，請附回郵信封，詳列住址投寄青鋒社發行組，當即寄奉。

告投奔自由的朋友

醒醒吧！不要沉溺在紙醉金迷中！

「萬人協會」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目標一貫。在黑暗的年代歌頌自由，在殘酷的世紀呼喚人們善良正直的情感。我們為自己流逝了的歲月，為仍在極權階級統治下的同志、朋友、親人們而感到無限的悲傷，無限憤怒。我們在奔赴自由的艱苦歷程中，嘗遍人間苦楚。我們用己的青春，用自己的生命來作賭注。我們贏得了勝利，可以無愧於人的尊嚴，可以無愧地稱自己是奔赴自由的猛士。

在偷渡者口中經常留存着一分錢兩條命的口號，想想吧，這是多麼殘酷的寫照——人命不值半分錢。然而，也反映出奔赴自由者的豪情壯志，視死如歸。飽經苦難的朋友，你們還能回憶起整風、反右、「大躍進」、「文革」種種血淋淋的被鬬情景，還能回憶起勞改、勞教場內，管教員的猙獰面目。槍桿打在背部被打者在地下翻滾呻吟的情景。在收容所挨三両米的情況下渡過多少個淒風苦雨的年月。現在，生活安定了，在紙醉金迷的自由環境中，好了瘡疤忘了痛。有多少朋友蛻變了，保持所謂中立，不願過問任何稍具政治色彩的事物。想想吧朋友，我們偷渡者在共產特權階層中早已認為是叛國投敵，死有餘辜的了。

我們在大陸的親友們正在水深火熱中，受災受難，醒醒吧，不要因為香港的紅燈綠酒，紙醉金迷而忘記了以往多難的日子。如果你憎恨強加於自己身上的腳鐐，就請投身到「萬人協會」來吧！

讀者日明（七一年十二月八日）

旅加左仔活躍 僑胞莫不髮指

自加拿大承認中共後，此間左仔非常活躍，先後成立「海鋒社」「加中友好協會」「華青聯誼會」，宣傳毛思想，每於星期日集會，晚間放映電影及茶會，免費招待觀眾。但前往觀看者寥寥無幾，僑胞對該批左仔行動，莫不髮指。但許多敢怒而不敢言，因多數僑胞有親人居留在大陸，誠恐彼等左仔對其國內居住之親人有不利行動，至可慨也！

加拿大讀者上

同心合力辦好萬人協會

萬、曾先生：

今年收到××日開會信，蒙 先生指派當執行委員，十分感謝。

我最初申請為萬人協會會員，原意為「讀其文想見其人」（嚴以敬先生、萬先生、方程先生……），結識良師益友，以匡不逮！

及後，會議見面，更了解協會之宗旨，深覺必須盡力，做好「萬人協會」！

故今特上書：可能範圍內，懇求許我出力而不居位。蓋協會重要在「協力」，而非「名、位」也。先生以為然否？

耑此，即頌

時綏！

晚會傑成謹上

× × ×

「萬人協會」足球隊、籃球隊報名表

姓名：	年齡：	職業：
在職單位：	住址：	
選擇項目：足球	籃球	
電話：	備攷	

凡本會會員均可報名參加

「萬人協會」語言學習班報名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在職單位		住址	
是否「萬人協會」會員	是	不是	
選讀科目	國語	英語	日語
電話		備攷	

「中國赤禍探源」單行本即將出版

一九四九年赤浪滔天，神洲陸沉，同胞罹難，是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浩刼和奇變。對於這一慘痛的史實，迄無一部書來解明其原委和經過。「中國赤禍探源」一書的出版，實應此客觀的需要。作者史劍非先生的文字深入淺出，雅俗共賞，而論斷深刻，多發人之未發。對中共自形成、壯大至竊據大陸過程有研究興趣者，請注意本書出版日期。

萬人協會會員入會申請表　　年　月　日

姓名		別名（筆名）		二吋相片
性別		年齡		
籍貫	省　市 縣　街 村		號　樓	
現在地址		電話		
永久通訊地址		電話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份證號碼	（包括發證日期）	
興趣和專長		職業	（包括職別）	
在職單位名稱		在職單位地址		
批准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證號碼		

個人履歷（包括何地出生，何時來港，家庭成員，社會關係，信仰，個人經歷及現在狀況，詳細填寫，可附表說明。）	
介紹人	
介紹人意見	
審查小組意見	
執委會意見	
會長意見	

備攷	
	1. 申請人無須填寫"批准日期" "會員證號碼"及"介紹人意見"以下諸欄。 2. 申請人填好後，交由介紹人交來或直接寄來本會。 3. 社會關係條，包括過去和現在之黨團或社團關係，可附表說明。 4. 用端正字體填寫，不得潦草。 5. 無介紹人亦可申請入會。

萬人協會地址：香港灣仔洛克道402號樂中樓三樓B座電話：H754935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初冬夜雨

藍天

海角避秦夢難成，乍聽窗前落葉聲，
塵垢願乘今夕洗，河山應復昔時榮，
忍看哀鴻竟南渡，不見王師向北征，
鄉關望斷青衫濕，霧靄中原未放晴。

藍天先生，詩意極佳，用八庚之韻，並未出韻，且無重字，其唯一缺點，即平仄不妥。關於做詩方法，本壇屢有敍述，參閱前期，不再重說。應從五言絕句開始，取其字少而簡易，漸次由七絕至七律。若開始學詩，即從七律，等於學算學者，不從加減乘除入手，一開始即學「微積分」，其道理頗相同也。

藍天先生，具詩人氣質，有風雅胸襟。「塵垢對河山」；「哀鴻對王師」，「南渡對北征」構思高遠，洋溢才情，非時下青年，及新詩作者，所能望其項背，假以時日，即成名士詩人。茲用搬遷之法，不必修改，保存作者原句，使之符合平仄，而臻美好之境，搬法如下：

避秦海角夢難成，臥聽窗前落葉聲，
塵垢願乘今夕洗，河山應復昔時榮，
忍看哀雁竟南渡，不見雄師向北征，
望斷鄉關衫袖濕，中原霧靄未天晴。

該詩一經搬遷，平仄氣勢，迥然不同，由此證明，詩之好壞，平仄關係極大也。

敬和董力行先生生辰原韻

鄭少强

(一)

離人心事怯登樓，海角棲遲廿二秋，
天地原來充滿愛，妖魔何苦鑄成仇，
世無刼債長斯在，君有才華怎可休？
初度不談頤養事，待看驥足立神州。

(二)

朝烟暮雨未歸行，雁訊傳來日夕驚，
故國今方罹大刼，異鄉難免更關情，
廿年聚教親無忤，滿路崎嶇險待平，
吟唱何防詩會友，興師我可作尖兵。

鄭先生所和，勝過鄙人原作，壇主評語。

月下感懷

葉若愚

獨立高軒初去國，眼前風物又中秋，
霓燈萬點車無數，明月一輪光滿樓，
隱約關山悲水火，幾時豪傑滅同仇，
人間再度滄桑後，萊子董衣慰母憂。

葉先生上有慈親，新從大陸來港，中秋之日，乃作此詩。今日大陸，讀白話文，寫簡體字，視國家固有文學，爲無用之物，工作勞動，役役終日，個人之思想作爲，一律停止，生活方式，與其他低級動物，幾無區別，消滅固有文化，封禁青年思想知識，因之，大陸學生見識淺窄，所知無多，認爲天下古今聖人，除馬列史大林之外，只有毛澤東耳，此種愚人政策，僅可收效於一時，不可支持於永久。葉先生能作此詩，既非凡人。今日大陸，恐不多見矣。壇主附言。

敬和董力行先生生辰感懷

鄭六豐

(一)

風雨相將一角樓，難忘在刼故園秋，
南來旅雁誰無淚，北望羣狼總有仇，
此時懷才須少待，餘生報國豈甘休，
弧辰許我陳心願，願與馳驅復九州。

(二)

梧桐山上作蛇行，鐵網穿過秒數驚，
羈港爭存三寸氣，懷鄉未斷廿年情，
縱橫眼淚怕人見，起落心潮祗自平，
榮謝早知同一路，何堪半世作逃兵。

「何堪半世作逃兵」，是佳句。壇主評。

和董力行壇主元玉

劉勳麟

紅潮泛濫怕登樓，觸目驚心廿二秋，
太息家園人物散，難忘共幹切膚仇，
茫茫浩刼何時了！役役奴民到幾休？
海角飄零無限感，北瞻揮淚哭神州。

劉先生大作，一氣呵成，明白易解，是爲佳構，詩文之目的，是發表個人之心曲，曉之於大眾，如果讀者不知所云，或必由作者本人自加註解，方可明白，即違背詩文之原則，而非上品矣。

劉先生函稱，將該詩斧正寄回，茲因無須斧正，故不必寄回，事忙未能專覆，在此致意，壇主敬答。

詠鶴

八一叟 李幹民

(一)

生在林中長在田，朝飛暮宿樂如仙，
豈知一入樊籠後，難再閒嬉野水邊，
食到無魚情亦苦，供雖有祿境堪憐，
何方便是冲霄路，翹首頻頻自望天。

(二)

孤山歲月度長生，靈囿何曾樂聖明，
唳共風聲寒敵膽，與靡好爵向誰鳴，
鐘鐻敢累羊公德，修潔無虧趙守清，
立到鷄羣寧夙願，何如嵩嶽伴吹笙。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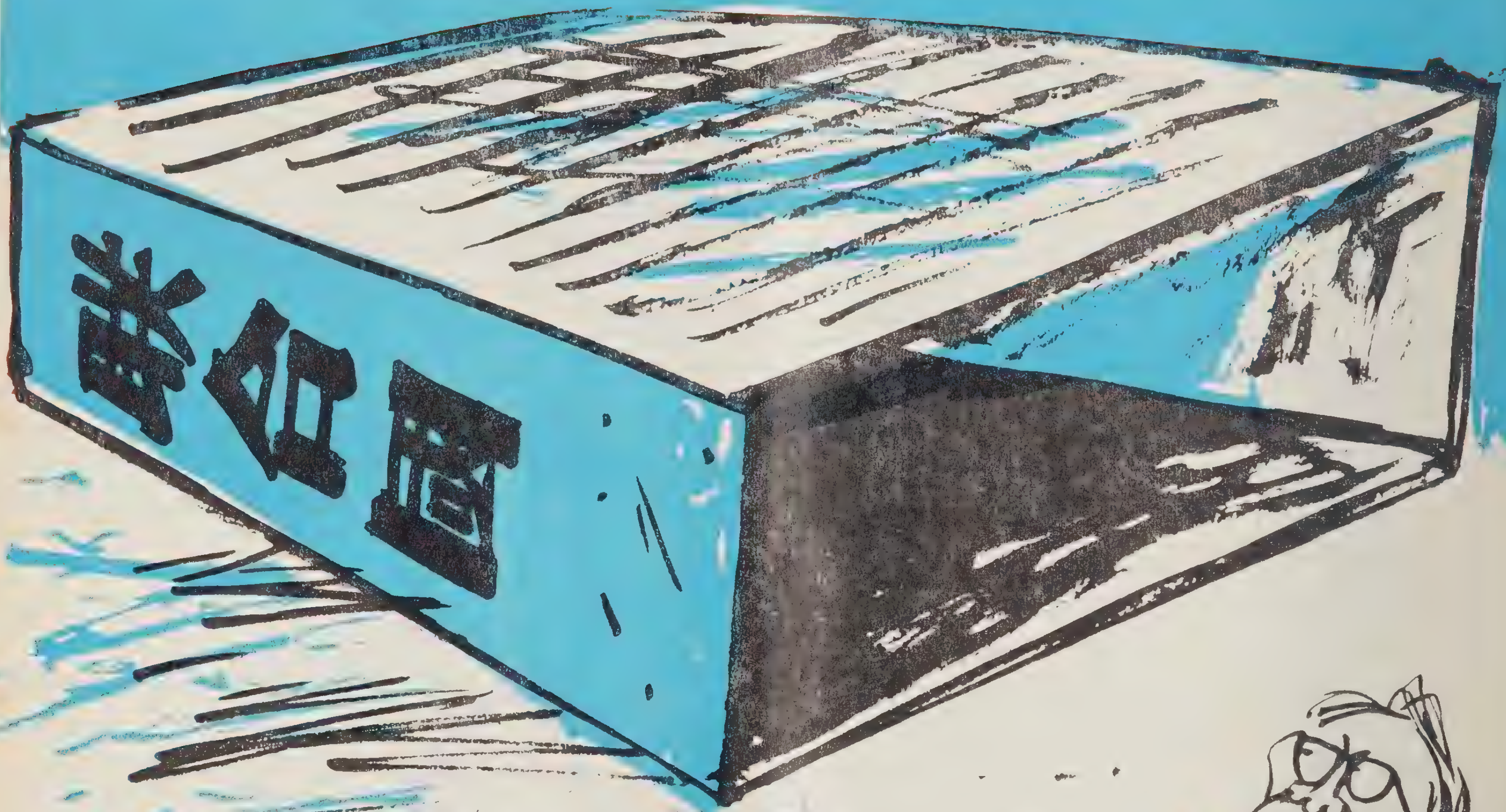
腰纏十萬上揚州，昔日豪華今在不，
聲未天聞窮碧落，跡隨仙去賸黃樓，
白雲縹緲知何處，綠水廻環尚有洲，
華表千年丁令返，故園回首可勝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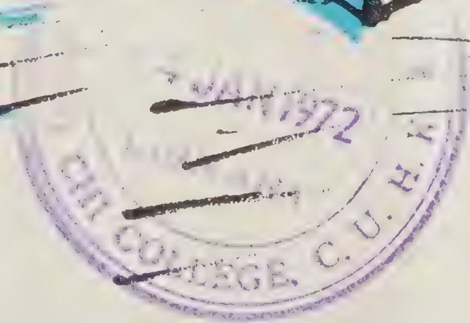
幹民先生，詠鶴之詩，是爲古今絕唱，鶴之典故，大多採入詩中，言在此，而意在彼，借鶴比人，有高蹈雅潔之懷，獨立風標之緻，山林隱逸，名士胸襟，近日詩壇，少見有此作品。若當科舉時代，幹老是爲翰苑之才，巍科獨佔，左卷可操，今日政府，用人行政，不論才識，只重援引，愚者當朝，賢者在野，雖有蓋世才華，未必即能顯達，此天下之所以紛紛也。如果羣鷄之中，獨有一鶴，鷄又以非羣而見妬，啄逐橫加，去而後快，只有「白雲縹緲，伴和靖於孤山；華表歸來，傷令威之城郭」。此所謂小人朋黨，難有高賢之故也。「豪華」「豪情」，囑爲評定。因腰纏十萬，用豪「華」氣勢方可連貫，壇主評語。

萬人雜誌

（第二一八期）

宇丹：「聯合國雖不是我一手建成，且可以說是我一手搞垮的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一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一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葉亞汗果然敗亡

本刊第二一五期（十二月九日出版）每週評論「毛澤東與葉亞汗」一文，曾切言巴基斯坦總統葉亞汗殘民以逞，必不得好下場；毛澤東支持葉亞汗，是物以類聚。料不到，爲時不及一個月，葉亞汗在十四天的印巴戰爭中一敗塗地，在駐東巴軍隊向印軍投降後，卡拉蚩等地即發生反葉亞汗的群眾示威，他就匿跡不再視事了。

由第五大國降爲小國

須知這次巴軍敗戰，東巴獨立，建立孟加拉共和國，對巴基斯坦的打擊之嚴重，遠過一般人的想像。巴基斯坦原有人口約一億二千萬人，是世界上第五大國，僅次於中國、印度、蘇俄和美國。東巴獨立，帶走七千五百萬人口，使西巴人口只剩下四千一百萬，連降數級，成爲一無足重輕的小國了。

以後巴基斯坦不但難與印度抗衡，並且也難與分裂出去的孟加拉共和國抗衡。東巴不但人口多過它三千多萬，並且出產富足，在未分裂前東巴出口的黃蔴和紅茶，所得外滙，佔全部外滙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東巴獨立後，西巴立成赤貧之國，只能做一國際乞丐，向一窮二白的中共乞討。

由於孟加拉共和國的出現，巴基斯坦的對外輸出將由三十三億五百萬盧比減至十七億六千二百萬盧比；輸入由四十八億七千萬盧比，減至三十億四千六百萬盧比。每年輸出入的逆差將達十二億八千四百萬盧比。而東巴的輸出入逆差僅二億八千一百萬盧比，微不足道。這是就分裂之前的資料來計算的。東巴獨立後，如剷除以往不平等和剝削，對外很快即可達平衡，並且可能成爲出超國家。因爲東巴在恒河下流三角洲地區，農產富足；而西巴則在高原，窮山惡水甚少出產。

因此東巴獨立，對於巴基斯坦實是致命的打擊，雖不致滅亡，但亦國不成國。

巴軍兵營無數青年裸女

這次印巴戰爭僅十四日即告結束，雖說印軍佔三比一的優勢，但是巴軍素驍勇善戰，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六五年兩次印巴戰爭中，不但未敗，且予印軍重大威脅。爲什麼這次敗得這樣快這樣慘呢？此無他，由於三月二十五日的大屠殺（據說殺了一百多萬人）激醒了東巴人民的反抗決心。復由於多年來的暴政，害得民不聊生。須知東巴人與西巴人種族和語文都完全不同，西巴對待東巴有如殖民地。因此西巴軍隊在東巴作戰，與當地人民言語不通，其情況與美軍在越南作戰類似。而西巴軍隊紀律之壞，令人髮指。他們在東巴的劣行，使人回憶到抗日戰爭時，日軍在南京大屠殺；而普遍的强姦婦女，尤堪痛恨。試看兩位由東巴逃出的意大利神父的證言。

斯巴格諾拉神父：「在傑索爾兩個星期，巴軍殺了一萬人。我一個同事，在路上行走被巴軍喝止，叫他舉手走近，待他走近立被槍殺。」

阿爾貝特神父：「有時與巴軍士兵談話，得知他們奉到命令可將居民殺光，他們遵令行事。無論男、女、嬰兒……不忍卒述」。記者問及，聽說巴軍將青年女子剝光關在兵營中是否眞實。他回答道：「是的。如到達卡的巴軍的兵營，直到現在還有很多青年女子。」（按：這位神父的談話，是在印、巴兩軍激戰當時）。



中共誓死支持暴君

葉亞汗居然下令殺光東巴人，其殘忍可謂破天荒了。從這可以瞭然，爲什麼逃入印度的東巴難民會達一千萬人。

這樣一個暴君和屠夫，毛澤東居然待之以「國賓」之禮，不厭與其周旋。給予經濟、軍事援助；在聯合國中力竭聲嘶，爲之撐腰；在巴軍投降，印巴停戰之後，還在發表聲明，恫嚇印度。在在表現，中共對葉亞汗政權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對七千五百萬被壓迫、被剝削、被屠殺、被姦淫的東巴人民的命運，非但毫無憐惜，而且落井下石！

現葉亞汗政權已經垮定了。今後在印度洋已變成三流國家。反之新獨立的孟加拉共和國，在印度洋是第二大國，在全世界是第八大國，無人能抹殺其地位。

唯一使人感到遺憾的是她的獨立，是在印度軍隊支持下完成的，而印度的背後又站着俄國大鼻子。看今後孟加拉的領導人，能否擺脫蘇印的影响，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國家。

但願陰霾隨舊歲消散

迎一九七二年！

梁人傑

一九七一是國際逆流泛濫的一年，我們仍然站得穩，一九七二年會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中蘇之間矛盾加深，關係更惡化；中共內部正進行大整肅，權力鬥爭大規模的展開，這都是自由世界大堪利用的好機會。

使人心情沉重的一年

舊的一年完結，新的一年——一九七二年又告開始。在送舊迎新的時候，我們例必要說一些回顧與前瞻的話。一九七一是使人心情最感沉重的一年，事情從中共的乒乓外交開始，中共在日本比賽完畢，把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球隊邀到大陸，揚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一個小小的乒乓球，居然迷惑了許多西方國家。以加拿大的共黨總理杜魯多首開其端，跟中共建交，其他國家爭相追隨。從這時候起，國際間便捲起一股逆流，紛紛和中共打交道，中共也鋸低枱腳就枱圍，減低條件，來者不拒。在這一年間，承認中共的國家愈來愈多，而國府在外交上也愈來愈孤立。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表決阿案獲得通過，中共混進聯合國，是去年最令人憤慨的一回事。雖然，國際上有正義感的人士如日本前防衛廳長西村，都說聯合國愈來愈墮落了，可是群醜卻在聯合國的會議廳中叫囂跳舞，得意忘形。

聯合國墮落

中共混入聯合國的結果，只是增加了一批和蘇修、美帝對罵的「代表」，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國家，認為讓中共進了聯合國後，對促進世界和平將有幫助。可是在第一個回合中，證明了這些話完全是「幻想」。

有了中共代表參與的聯合國，並不能阻止印度、巴基斯坦的戰爭，只在聯合國中與蘇修代表開闢

巴之戰是個明證。曾為中共進入聯合國而鼓掌歡呼的印度代表，不知他的感受如何，中共代表卻力指印度侵略。另一投票贊成中共進入聯合國的蘇聯，在和中共代表吵架的時候，也許會後悔，可惜悔之已晚。

聯合國的確如西村所言，它已愈來愈墮落了，這樣一個毫不發生作用的國際機構，除了面子問題外，國府退出，實在沒有損失可言。

國府改革

據台北消息，國府進行重大改革措施，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七二年舉行空前的局部選舉，選舉三個民意機構代表。稍後並舉行地方選舉。

國府進行改革，是振奮進步的表現，無疑的，這是由於中共混入聯合國促成的。過去，為了國府在聯合國中擁有席位，為了表示「正統」，三個民意機構，還是由那些老朽昏庸的代表把持，以致政治上常受到不必要的阻撓。現在，國府既退出聯合國，可以大刀濶斧，在政治上、外交上用嶄新姿態出現。

國府退出聯合國之初，有些人表現得很悲觀，更有些人放出「台灣無望論」。照這兩個月多來的發展情形看，應該是「聯合國無望論」才對。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受了這個刺激，憤發圖強，可以說非禍是福。陰霾密佈的一年過去了，事實顯示，情勢並不如想像的壞。雖然陰霾未散，二月二十一號尼克遜會跑到北平密斟，這對自由世界有一定的影響是必然的，尼克遜會對毛澤東作出什麼退讓，或者會不會又對台灣作若干程度的「出賣」？這是人們躭心和關心的事。在七二年可能發生許多出人意料的劇變，這些變化，可能變好，也可能變壞。作為

聽聽「反共」

美西區中國同學反共愛國會議，於十二月四日（星期六）在勝利堂舉行，我列席旁聽了整個上午，等於上了一堂大課。二十年來，我見過的會議相當不少，覺得任何會議都不如此次開得這麼好。有些會議，大家都懷着沉重心情，繃起僵屍般臉孔的，有些則多半不是存心去出風頭就是捧場，或借機會去作私人巴結。此次會議全無這一套，所見到的是青年，都充溢着活潑的青春，興奮的熱情，儘管室外寒風陣陣，室內卻暖氣融融，此暖氣是從心坎昇起。

看廳內佈置，工作秩序，表現出既莊嚴，又簡樸，可以說上一句：「簡單而有力量」。

詩人雪萊說過：「冬天既已到來，

義思想的請出去。這裏不是聯合國，容許有脫靴擊桌，打瞌睡的怪現象。我們歡迎對國事的嚴肅批評，不歡迎反共八股說教，發言祇限三分鐘，不必報告自己身份，浪費時間。」

發言之踴躍，向所少見。有提議：



新聞以外

不過，老萬仍堅持，對自由世界的前途，沒有過於悲觀的必要。從表面看，自由世界一切處於下風，由主動而變爲被動；但這絕不是表示自由世界的沒落或完蛋。自由世界各國之間，雖有不少的紛爭，但共產國家之間，又豈能「和睦共處」？

罵戰會成熱戰嗎？

中共和蘇聯的關係，因印巴戰爭而更趨惡化，他們的罵戰在聯大結束後，發展到雙方的電台、報刊，蘇聯的報紙，甚至指名道姓，臭罵周恩來，還拿他來用漫畫諷刺，這情形是前所未有的。雖然未必會因彼此相罵，一下子發展爲熱戰，但中共蘇聯間矛盾的增加，對西方國家總是一件好事。

印巴之戰，雖然是阿差打阿差，實際是中共與蘇聯背後鬬法。巴基斯坦的慘敗，使到中共面色無光，既然在戰場上無法爲他的馬仔出力，因此只好咒罵不休，演成今天中蘇共的罵戰。

巴基斯坦由布圖繼任總統後，態度顯然軟化，布圖還有意把拉曼拉入新政府擔任一個角色，很明顯的，他希望藉此挽回東巴的分裂。不過，拉曼肯不肯加入他的政府是一件事，即使加入了，恐怕也沒有辦法推翻已成立的孟加拉共和國的事實。

共產黨的內部鬬爭

布圖的軟弱態度，是因爲他明知中共這靠山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像蘇聯支持印度那麼大刀濶斧，硬不來，只有軟化，希望還可藉「談判」得回多少利益。

中共是靠不住的紙老虎，從印巴這場戰爭中揭示了，這大大地削弱了它「第三世界」的領導地位，亞非中小國對它都存有戒心。中蘇共間固然有矛盾，中共內部的矛盾更嚴重，林彪被整肅無法冚密，到目前，這巨變還未完結，即使毛澤東把林彪和他的爪牙全部削除了，下一步，可能鬬爭周恩來，或者周去鬬毛，總之，中共內部的鬬爭不會停息。

中蘇共之間的矛盾，中共內部的矛盾，如果自由世界懂得利用，將大爲有利。可惜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自羅斯福以來就沒有過一個像樣的政治家，全是庸才，才會着着處於下風。

場鼓掌。回想起「公佈名單」一建議，二十多年前在南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亦有過「要求政府公佈官員在國外存款」建議，但始終未見公佈過。

因此接着有提出：「我們在這裏提的意見，一定要政府迅速答覆。」主席馬上補充：「大會定會把意見提供有關當局，但會否有答覆，就非大會責任了。」如果我有發言權，定走上台大聲說一句：「要求拿事實答覆，因官腔和官樣文章看慣了，再聽多句好話，心裏就是一個公司。」這話確夠幽默刺激，下面的話不用介紹，相信誰也想得出。

「會議」側記
生的心聲

一政府對外資和內資的待遇顯殊，形成經濟上不平等，使到國內資本家不敢輕於投資，以特殊優待條件給予外資工業，無形中是幫助外人經濟侵略。」這裏所說的外國人，似是指日本，因提到「工業發展沒有規律」的時候，有位專家即指出：「這種對工廠沒有管制現象，證明在工業上缺乏一種忠誠領導的人才，沒辦法使到各項工業集中在一個領導之下作有規律的發展和競賽。若與日本比較，實在相差太遠，人家一個日本就

這是中國留學生從心坎吐出來的話，全沒有「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的顧慮，他們每一句話，都會引起全體共鳴，正所謂「痛哭非無策，行吟盡是憂」，這樣的傾訴責備，敢言人之所不敢言者，目的祗有希望中國能眞正好起來。有幾位指摘台灣的中央日報航空版盡是「報喜不報憂」消息。舉出關於「赦放監犯」事例，這是極之平凡的事，偏說是政府德政，監犯居然歌功頌德，是不是跡近肉麻的話，以一個政府來說，它是爲人服務，政府人員是個公僕，做得好是份內之事，無所謂恩德不恩德，政府不是一個慈喜機構，老百姓也不是專靠救濟過活的人。……這是借題發揮的話，不難了解此意見是「責備求全」。發言十分踴躍，從經濟、政治說到學風與外交，確做到了「知無不言」地步，可惜限於人多時短，以致「言而不盡」，可是大家都能遵守主席宣佈的「限時三分鐘」規定。

時間快十二點了，忽然走上來一位中國的名教授黎東方先生，黎授教是特約作專題演講的，在上半節時間已講完了，此次再登台，是在「限時三分鐘」的學生討論階段。他第一句就說：「如有同學要求發言時，我立即退位讓賢。」這話我認爲相當客氣，也相當不客氣。所謂客氣是他的語調溫和，態度和藹；不客氣以他漠視了會議制度的存在，因爲主席有過「限時三分鐘」的規定，場面未見冷落，也無需打諢插科來消磨時間。何況有那個做學生的會在老師講話的時候要求發言，逼老師落台呢？

因此，黎教授就站穩地板講下去了。黎教授的講話確夠風趣，不獨音容並茂，且連動作做齊，引起笑聲陣陣，室內氣氛突然從嚴肅變爲輕鬆，大有「古今多少興亡事，盡付言談一笑中」之慨。

聽黎教授演講，恍如看銀幕的鏡頭出現：第一個「三分鐘」過去了，他正學完毛澤東走路的龍鍾衰態；第二個「三分鐘」剛完，林彪就生死不明；第三個「三分鐘」開始，周恩來和葉劍英併肩携手出現；第四個第五個「三分鐘」期間，江青從山東跑到上海而轉入延安，在毛澤東的土窰幹「紅袖添香夜讀書」工作，做了毛澤東的床上最親密戰友；第六個「三分鐘」過了兩秒，毛澤東的油瓶女招姚文元做了駙馬爺；一直到也許是第十個「三分鐘」過去了，毛澤東還未見有倒台跡象，而我們的黎教授也堅持不下台決心。台旁的「計時」女生，有意或無意碰了一下響鈴，旋又作抱歉狀。響鈴，是催落台的訊號，但黎教授正講得高興，不知是聽不見呢抑以爲這是計時員的無意過失，還繼續講述江靑這個番頭婆問題。又過了兩分鐘，另一位男「計時員」卻猛力按扭，鈴聲清脆，恍似暮鼓晨鐘，又如「鐘鳴鼎食」之聲，這時，黎教授不能不要自動下台了。時間剛十二時二十分，超過了會議時間。

下午，我沒有空去列席，卻聽說下一節的會議發言更加激烈，句句一針見血。從這裏，我得了一個深刻啓示：每個中國留學生，都有强烈的愛國觀念，但他們的意志，經常受到有特殊身份和優越地位的人干擾。

馬森亮自三藩市

看中共、

九月中旬以來，由於軍機神秘墜毀蘇蒙邊境，黃永勝、李作鵬等四實力軍人匿跡，毛澤東的繼承人林彪垮台，中共正陷於文革以來未有的亂局。

文革當時毛澤東是故意造亂，好乘機奪取；所謂「天下大亂，越亂越好」。這次是軍人亂政，一亂難收。欲知今天中共局勢亂到什麼程度，可從最高領導機關的人事情況看個究竟。

「領導班子」已爛

先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五名常務委員，除了毛澤東是「主席」不計，其餘四人是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現在林彪和陳伯達確證已垮，康生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只在今年六月修西斯古訪問時露了一面；今年七月以前，康雖不公開露面，其妻曹軼歐還不時露面，顯示康奄奄一息，搖搖而未墜；可是七月以後曹軼歐也不露面了，康生之垮，恐已難免。至少他已不能公開活動。如此的話，政治局常委會，只剩下毛周二人一主席一委員，已經不成體統，等於虛設了。

再看政治局的二十一名委員的情況。目前確知已垮者有林彪、陳伯達、葉羣三人，不能公開活動者有康生、謝富治、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六人；老態龍踵不能經常活動者有朱德、劉伯承二人，仍維持正常活動者僅有毛、周、江靑、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董必武、陳錫聯、許世友十人。這個「領導班子」已經爛了。

文革之後，政治局內部的權力鬭爭，實是地方權力鬭爭的結果。在新黨委未建立之前僅有「革命委員會」的階段，二十九省市當中已有山東王効禹，山西劉格平，貴州李再含，黑龍江潘復生，內蒙滕海淸，西藏會雍雅，河北李雪峯，雲南譚甫仁（據說係被刺身死），「北京」謝富治九省市（約佔三分之一）的革委會主任垮台，或不能執行職權。六月間才才建的黨委會，也開始坍塌。計有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已調北平，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劉豐已去職。更多的人事變動，將在今後數月內發生。

文革以來中共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領導人事都呈現三日京兆的情況。權力結構像是一個活火山，隨時噴火爆炸。

似在舉行「三中全會」

以上說明了領導人事的不穩與混亂，以下進行分析目前中共的主要亂象。

據最近從大陸逃出的知識青年說，中共於十月間向黨內傳達了淸算林彪的消息。黨外羣眾則不知內情。所謂林彪謀反，行刺毛澤東，搭軍機逃亡，墜機身死等傳說，即是黨外羣眾，聽到林彪垮台風聲之後所作的猜測，遂以訛傳訛，越傳越離奇熱鬧。從這一事實可知林彪垮台，所發生的震動和刺激，是如何巨大和深刻。

蓋大陸人民絕難相信林彪會背叛毛澤東。「謀反」、「行

兩個會社　兩種遭遇

編者按：下面兩篇文字，前者是李卓皓博士寫的。李博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旅美生化學家。後者爲李方訓所寫。李先生是前金陵大學校務主任。李卓皓博士也會畢業於該校的化學系，所以，後者可算是前者的師長了。

李方訓的「自我檢討」發表於大陸陷共初期（一九五一年），收集在中共早期出版的一本「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言論集」的小冊子中。這裏刋登的，僅是該文的總結部分。文中提到自己反蘇、反共、反人民，這便是他被迫寫此「檢討」文的原因。讀者們請想一想，李先生眞的會「反人民」嗎？

從李氏師生的二篇文字，我們看到了兩者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兩種遭遇，對於確立我們的政治認同不無參考價值。

我的期望

李卓皓

今年我已五十八歲，在五十八年的歲月裏，客居異地的時日，卻佔了將近一大半，從金陵大學化學系畢業後，民國廿四年我就到了加州，從此隔着一片遼濶的太平洋，不時回望我所摯愛的祖國，以至如今，兩鬢已畧有白意。

也許大家知道，我在加州主持了一個有關腦下腺荷爾蒙的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在一九五〇年加大爲我所設立的，從五〇年到七〇年階段，加大舊金山醫學中心荷爾蒙研究所，曾先後接納了近四十多個國家的一百餘位學者，共同參加這項研究工作，在這些與我共事過的同仁中，我多少感到與中國同學們，在情誼上較爲親切，可能我不該有這種心理，尤其在如今一個以國際作爲人類單元的時代；可是那怕樹高十丈吧，葉落也總要歸根的，我之親切於中國同學，又豈不基緣一種「血濃於水」的普通觀念。

這次回國，雖說僅只勾留數日，可是有許多事卻令我深深地感動着，尤其是今日的青年一代，在我兩次的講演及其他場合中，頗令我驚異的，他們都分別提出了許多極其深入的問題，我深信，類似的問題，倘若沒有經過精確及嚴格的思考工作，是不會也不可能產生的。

這是我回國來的强烈印象，有如此的一代，我們可以信任我們的未來。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青年期，我常常也回憶我的二十歲在做什麼，或許青年人的要求是比較多也高一點，包括知識以及其他的，可是只要我們進一步思索，不難發現，這正是一種進步的推動力，還有什麼力量，比推動力對民族的貢獻更大呢？

而推動力是需要鼓勵的，我至望我們的社會，能對青年們有所鼓勵。

常常聽到人說，國內的研究設備及環境不如國外好，關於設備的好壞，我想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選擇了適當的儀器，而這點絕非經費的多寡所能決定的，一個粗淺的比喩，用十元或一百元，都同樣能買到一副玩具，十元買到的可能

收拾亂局

非發生這等重大情節，林彪絕無垮台之理。第一他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繼承人，文革後毛已被宣傳成了「神」，「神」怎麼會犯錯誤呢？第二，林彪為毛的繼承人，明文載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紀錄，九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以及「新憲草」上。林一旦被清算，這三個文件，都必須修改。這是極大的麻煩，非萬不得已，不會發生此事。第三，林彪倒台之後，誰來做繼承人呢？

在專制權力結構中，這是必須急速決定的。與毛共同掀起文革的三大心腹：林彪、陳伯達、康生都已被打倒，毛環顧宇內已經沒有可信任的人了，雖然還有一個枕邊人江青，不過又做不得繼承人。鑒於上述情況，中共可能於最近舉行「三中全會」。十一月下旬起，中共要人忽然都疏於露面，到本月執筆時為止仍然如此，可能已在舉行三中全會。

軍人干政之局未變

其次是黃永勝等四人之匿跡，情況也極複雜。很顯然的擺着兩大難題。

第一，黃永勝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接替楊成武為總參謀長，是由於廣州軍區這個「山頭」的實力。

一九六七年從八月到十一月，黃永勝受困北平，險遭揪鬬，終於能化險為夷，也由於廣州軍區諸將領的支持。現在他垮台了，如何應付他在廣州軍區的「山頭」呢？這是今後局勢發展的一個焦點。

第二，筆者已經說過，這次黃永勝之倒，非被毛澤東整肅，而是由於其他實力軍人的離異，主要是許世友的南京軍區之對抗。今春以來，南京軍區的將領紛紛升官，尤太忠出任內蒙軍區司令（北京軍區副司令，直接控制內蒙軍隊）、區委第一書記，劉海清率部進駐河北，並出任河北省委書記；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張才千擢升副總參謀長，十月以來地位日益重要，已壓過王新亭、王樹聲、彭紹輝那幾個副總參謀長；南京軍區副政委王六生，最近接替劉豐為武漢軍區政委，也可能同時接任劉的第二書記。

垮了一個黃永勝，冒出了一個許世友，不同只在黃許二人，軍人干政之局依然未變。這與民國初年，馮國璋取代段祺瑞，曹錕取代馮國璋有什麼不同？

因此今後中共的問題，不在實力軍人的換班，而是能否真正把軍人制服。

民國以來無人能否認孫中山是第一個使人敬服的政治家；以他的人格和威望，在廣東護法和準備北伐的時期，還受盡軍人的掣肘，民國十一年並且還遭受陳烱明的叛亂；今天的共軍雖說多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情況或稍有不同；但是段祺瑞、馮國璋等北洋軍人，不也是袁世凱一手栽培的嗎？他一搞帝制，立刻就眾叛親離了。毛澤東所搞的「文化大革命」，無帝制之名，但「個人崇拜」之臭，遠過於帝制，他能逃脫歷史的公算嗎？

魯遜

。這次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相信就可以與台大的生化科學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及舊金山的荷爾蒙研究所，形成一個緊密的連鎖關係。我的意思是，在台大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可以進入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作進一步的研究工作，而後再至舊金山醫學中心荷爾蒙研究所，學成之後回國，又可從事第二批生化人才的培養，如此台大、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以至舊金山荷爾蒙研究所，循環不息的流動配合，成績應該是理想的。

即使有了設備及配合，我也希望我們的青年，在治學上，能堅定自己的興趣及勇氣。治學是一條很艱苦的路途，沒有這兩項因素，誰可以確定自己未來的成就定能有所大成？

當然，我們目前的科學研究成績，不能與歐美國家相比。尤其是在各方面的科學，但是，即使我們無法得到運動上的十項冠軍，至少也可以逐步的去奪取單項的冠軍，從一百米而二百米，從跳遠而跳高，環顧世界，中國人的智慧，實際上並不弱於任何民族。

而這一切都有賴於我們腳踏實地的去做，我誠懇的盼望大家瞭解一點，沒有一件事情是在一種空洞的口號中完成的。喊十句口號不見得會有一分成績，但實地的去做一件，則即使只是一件，也是一件的成效。

希望我們有所自信，希望我們腳踏實地，希望我們的青年能繼續努力，更希望我們青年的要求，能為我們的社會所接受及鼓勵。

記得有一首宋詩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飛鴻那復計東西。倘若如此，那麼我這段零碎的文字，就算這次返國，為我所喜愛的祖國青年，所留下的一鴻半爪，並且至盼我們彼此能夠相互勁勵，為我們多難的國家，盡一分該盡的力量。

（轉錄台灣新生報）

批判我的政治思想（摘錄）

李方訓

…………

總之由於我嚴重的重視個人利益，所以親美崇美，更由於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國主義教育，因此反蘇、反共、反人民。從小就想留學，向上爬，甘心投向帝國主義，喪失民族立場。解放後，我仍站在我過去的立場，還死命地維護美帝國主義一脈相通的舊金大，造成教育事業的損失，人民的損失。一年多以來，個人主義對於工作的危害性就很大。我在行政上怕得罪人，不能堅持原則抱敷衍態度，工作上常犯急躁，退縮，依賴等毛病，遇事不積極開動腦筋。參幹運動中，我沒有發揮作用，第一次講話無力氣，輕輕講，因為自己的兒子未曾報名所以有顧慮；第二次兒子報了名，是受團的教育，也不是我動員的。這都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定要將它根除，否則工作是不會搞得好的。我更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羣眾的幫助下努力改造，拿工人階級立場來衡量自己，努力工作，以贖前尤。

報·應·得·眞·快

岳騫

十二月十五日安理會開會討論印巴之戰，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布圖發言，手指各國代表大駡，先駡聯合國虛僞與欺詐，駡安理會已成爲時裝公司，駡英、法兩國是騎牆派，接着把手上的文件撕得粉碎，怒氣冲冲離開會場。剩下了那個駐聯大代表沙希，坐在位子上宛如木雕泥塑一樣，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五十天前，十月二十五日聯大表決通過了阿爾巴尼亞提案，我國周外長步出聯大的情況，覺得報應何其快也。

五十天前當阿案通過後，我國代表團在周外長率領下，發表簡短聲明，率領代表團退出會場，接着而來的是會場中雞鳴犬吠，一羣人起來高歌狂舞，大鳴大叫，其中領導表演醜劇的，就是巴基斯坦現在呆若木雞的那位大使沙希，相信有不少記者親眼目睹這兩幕劇，醜劇與悲劇，誰能說沒有因果報應，這不是報應是甚麼？

就以布圖來說，巴基斯坦落到今天的下場，雅耶汗誠然罪不容誅，但布圖的責任也不小，這件事要從頭說起。

美國促成巴基斯坦親共

巴基斯坦在毛僞政權成立後，雖然也隨印度之後，宣佈承認僞政權，同時也互相派出「大使」，但是雙方關係並未改善，巴基斯坦參加了美國策劃的東南亞公約，也參加英國領導的巴格達公約（伊拉克政變後，遷伊朗，改名爲中央公約），爲美國的忠實盟友，亞洲反共中堅，成爲中俄共眼中釘，當時俄毛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向巴基斯坦造成威脅，巴基斯坦當然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因此，外交路線更緊靠美國，在聯大有關中國代表權投票，巴基斯坦完全站在美國一邊，對中華民國堅決支持。

巴基斯坦對美國離心，其過完全不在巴基斯坦，因爲美國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後期及甘迺迪總統初期，對印度及尼赫魯個人發生了莫名其妙的迷戀，認爲美國不可無亞洲，亞洲不可無印度，對尼赫魯百依百順，任由敲詐，要啥有啥，反之，對於眞正堅決反共的盟友巴基斯坦卻非常冷淡，遇到印巴爲克什米爾爭執時，美國從未爲巴基斯坦仗義執言，因此，巴國當政人物，對美國就愈來愈不滿。但是，巴國自從十三年前由當時的總統米爾薩，陸軍參謀長阿育汗發動政變，推翻文人政府，阿育汗又驅走米爾薩自任總統，巴國已成爲軍人獨裁國家，軍人加上回教徒，與共產黨先天上立於敵對地位，因此，巴國雖爲疏美，卻也無意親毛，以後誘使巴基斯坦外交政策急劇轉變時，就是這個布圖。

巴毛勾結自布圖始

在阿育汗執政初期，布圖尚是一個二三流的政客，最初擔任內政部長，以後外交部長阿里病逝，始轉任外交部長。阿里是一個親美的外交家，曾任內閣總理，一貫執行親美反共路線。但由於美國對巴基斯坦的冷淡，阿里又死，布圖上台後，輕易扭轉了外交政策，首先是布圖本人去北平訪問，以後阿育汗又去訪問，毛僞政權應允給予軍事以經濟援助，加上此時整個形勢起了變化，首先是毛印發生戰爭，繼之以俄毛公開反目，蘇俄大力支持印度，毛幫也希望支持巴基斯坦牽制印度。巴國感到印度壓力日增，既然蘇美兩强皆偏袒印度，爲了自保，也就非靠向毛幫不可了，經布圖從中穿針引線，於是巴國就變成了毛僞政權的馬前卒，應聲蟲。

使巴基斯坦向左轉，美國當局及一批無知政客如前駐印大使鮑爾斯之流要負一半責任，布圖要負另一半責任，是他把自己的祖國引上錯誤的道路，終於招致分裂。

布圖同毛幫勾上，在巴基斯坦成爲風雲人物，以毛幫的特性來說，對於這樣一個送上門來的貓腳爪，當然加意籠絡，可能給予資助，要他回去推翻阿育汗政權。布圖爲人器小易盈，個性衝動，只看他這次在聯大撕文件的動作，比起我國外交周書楷緩步走出聯大的鏡頭，雖然彼此心情同樣沉重，而表現出來的品德修養就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阿育汗發現了布圖的野心，就下令將其免職，並予以監禁，此時布圖倚仗毛幫給予的資財（全是中國人的血汗），在巴國已經植下深厚的基礎，布圖一

且被免職，布圖的羣眾加上親毛的左派，頓時在全國滋事，阿育汗窮於應付，只得自動下台，把政權交給現任參謀長雅耶汗，雅耶汗乃繼任總統。

雅耶汗毀憲拘里曼

雅耶汗上台後首先釋放布圖，繼之舉行普選，平情而論，雅耶汗開始的確有心作得好，否則他不會擔當風險，舉行十三年未有過的國會選舉了。但這次的選舉結果，卻大出雅耶汗本人甚至世界人士意料之外，就是里曼領導的阿華美聯盟囊括東巴所有議席。由於東巴人數超過西巴，於是阿華美黨在全國成了多數黨。布圖的人民黨聲勢也相當浩大，得票在西巴超過了二分之一，成爲全國性的第二大黨。按照民主政治常軌，內閣總理自非里曼莫屬，但由於里曼倡言上台後實施東巴自治，雅耶汗不敢召開國會，偕同布圖一起去達卡與里曼會談，未有結果，雅耶汗於是變了臉，拘捕里曼，派軍進佔東巴，大舉屠殺東巴人民，造成史無前例的一千萬人大逃亡，最後演變成今日的局面。

研究巴基斯坦悲劇的形成，有兩個重要關鍵不可忽畧。第一件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間雅耶汗訪問北平，剛下飛機東巴發生海嘯，捲走數十萬人的一場慘劇。雅耶汗當時不在國內，又正當與毛幫談判援助，本能及時趕回對東巴進行適當救濟，因此失盡東巴人心，大選中始全部投了主張東巴自治的阿華美聯盟的票，倘使雅耶汗當時不訪北平，在國內得到消息，立刻趕去達卡進行緊急救濟，東巴人民不致對西巴統治者失去信心，則以後選舉結果不致如此，則東西巴正面衝突也不會起。

第二件當選舉揭曉後，雅耶汗偕同布圖去達卡與里曼會談時，如果布圖能堅持民主原則，站在里曼一邊，則雅耶汗也不敢施用斷然手段，拘捕里曼，解散阿華美聯盟。可以想見，布圖對於雅耶汗的決定不但本會阻止，一定全力慫恿支持，因爲布圖是全國性的第二大黨首領，一旦里曼被捕，阿華美聯盟解散，無佛易稱尊，布圖自然就成爲第一大黨的黨魁，可以組閣拜相了，但是，萬不料這一念之私，將成立二十五年的巴基斯坦一分爲二了。

布圖是元兇

由以上兩項經過來看，布圖實在是巴基斯坦分裂的罪魁禍首，使布圖不開始執行親毛外交，甘作毛幫爪牙，則巴基斯坦內部政爭不會起，阿育汗不被迫下台，無論其內政如何不民主，但巴基斯坦確實可以保持均衡，內部並無畛域之分，東巴人即使對阿育汗不滿，與西巴人立場相同，無非怪其不民主而已，絕無分離思想。其次，使雅耶汗不訪北平，則東巴風災給予適當救濟，東巴人不致起分離之念，更重要的是布圖如能堅持正義，維護里曼，不替雅耶汗出壞主意，則雅耶汗尚不敢冒天下不韙向東巴施行鎮壓。這一連串的事實在是一貫下來，脉絡顯然，因果分明，布圖只知道在聯合國大罵，撕毀文件，他並未想到這項惡果是自己造成的。目前布圖總算如願以償，接管了巴基斯坦政權，成就也許超過了預期，因爲他原來只想當總理，現在居然當了總統，自非始料所及，但是，擺在布圖前面的問題，將比在聯大撕文件還要嚴重得多。

西巴失去了東巴，不僅喪失了大塊領土，更重要的是損失了重大富源，由於東巴土地肥沃，所產黃蔴爲世界之冠，每年爲西巴換得大量外滙，西巴的工業，完全依賴東巴而存在，等於戰前盛倡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今天實在是工業西巴，農業東巴，西巴的工廠廉價購得東巴原料，製成品後再以高價售與東巴農民，一旦失去東巴，不僅失去原料，更重要的是失去市場，以西巴的產品要在國際市場與美日英競爭固然作不到，即使要與中、韓、印競爭也居下風，西巴今後如何自存，將是一大問題。

執迷不悟死路一條

布圖上台後即聲言要去北平訪問，在布圖的看法，只有投靠毛幫才是唯一出路，但是，卻不知道這是一條死路，巴國愈是投靠毛幫，蘇俄就一定要全力支持印度，支持新成立的孟加拉國，美國雖然袒巴，但要的是親美的巴基斯坦，決不是親毛的巴基斯坦，布圖一力親毛的結果，將會發現最後變成了國際孤兒，除去毛幫同阿爾巴尼亞之外，恐怕難交上第三個朋友了。

假如毛幫眞可作泰山之靠，倒也罷了，實際上卻是一座冰山，由這次印巴之戰來看，蘇俄支持印度確實劍及屨及，不遺餘力，不但給以金錢、武器，還在聯合國施用三次否決權，阻止聯合國過問印巴戰爭，一直到印度攻下達卡爲止。再看毛幫如何支持巴基斯坦，一句話說完，靠把口而已，喬冠華、黃華在聯大窮吵，周恩來同姬鵬飛在北平發大言，結果呢？既無一兵一卒去抗印援巴，而在巴基斯坦對印戰爭時所用的武器仍是美援，未發現毛製武器，可見毛幫之援巴，口惠而實未至，不僅沒有眞心援助，多少還帶有着笑話的性質。周恩來在達卡陷落後，厚着臉皮說印度不要高興得太早，不知道印度不高興，是不是該輪到巴基斯坦高興。翻開巴基斯坦過去歷史看，比起印度是淸白得多，巴基斯坦雖然未出過出類拔萃的政治家，但也未有過尼赫魯、宇努一類的小人，在國際場合上所作所爲也不失光明磊落，只是最後不幸出了一個利慾薰心的布圖，恰好配上一個急功近利的雅耶汗，於是造成了今天不可收拾的局勢，我們對巴基斯坦國民的處境相當同情，但可以斷言，布圖不去，親毛政策不變，巴基斯坦只有一步步走向深淵，始作俑者的布圖，結局將比雅耶汗更慘，這是所有親毛政客必然下場，蘇加諾，恩克魯瑪，施哈諾，雅耶汗皆是如此，布圖正一步步沿着他的前輩的道路前進。

抗日戰爭史話（十一）

淞滬大戰（下）

史劍非

中國著名的日本通，也是抗日的老報人龔德柏，當年曾在京滬目擊淞滬大戰的經過，戰後並根據日本方面的資料，對淞滬大戰提出了新的資料和看法，頗值得參考。

龔氏盛讚淞滬戰役中國軍的士氣。「戰爭雖然慘烈，但軍隊則視死如歸，絕不畏縮。上自軍長，下至士兵，都知道有去無回，但沒有人中途脫逃，都是勇往直前，這是數年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過於橫蠻無理，使國人人人憤恨。一旦大戰開始，人人皆願上前線。雖被敵人大量殲滅，都是死而無怨的。這樣的好兵，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南宋岳家軍可與之比擬，其他歷代的軍隊則都望塵莫及了！」這段話確係寫實，並非過譽。

但是龔氏指責，淞滬一役國軍精銳損失了百分之七十，犧牲太過慘重。這一點論者甚多，並非卓見。他認為中國根本不應選擇上海為主戰場，除了因地區太狹，易被日軍優勢火力所乘，招致重大損失之外，更重要的是，將「日德俄戰爭變成中日戰爭」！

安內而攘外歷史多先例

龔氏這一說法，乍聽像是怪論，細讀其「回憶錄」，感到確有見地。

「如歷史所記載：一九三七年中國在上海展開對日全面戰爭，到一九三九年德國希特勒要對俄開戰，以完成其向蘇方發展之政策。但因日本被中國死死抱住，並且實力大損，不敢與德國再進一步，訂結德日同盟條約。交涉遲遲不進，使德國非常焦燥。因為德國認為：有日本在東方牽制俄國一部分因對華戰爭而躊躇不決；故德國因對日失望之餘，才一百八十度轉變，與俄國訂結德俄互不侵犯條約，暫時安定東方，轉變為與英法作戰……。」

這段話所論不錯。在二次大戰中，日本本與德意三國為軸心集團；但是日本並未盡到「軸心」責任。這因為日本軍人的短視和投機，如果日本能與納粹合作併力攻俄，則蘇俄確早已亡掉。

日本為何不與納粹合力攻俄呢，因為它在中國的投機遭受了挫折。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之目的在敲詐，想重施故技，迫中國割地求和。想不到中國會全面抗戰。中國全面抗戰，牽動日軍主力，須用來對付中國，遂無力進攻蘇俄。因德日聯合攻俄之戰，乃變成中日大戰。

依龔氏意見，當時中國如再隱忍一時，讓日軍佔領察哈爾，綏遠及河北省北部，全力攻蘇，中國則暫行坐山觀虎鬭；不論日軍攻蘇勝敗，當它疲憊不堪時再發動全面抗日，必可犧牲少、戰果大。

在歷史上也有先例。明太祖朱元璋之統一中國，即是先平定南方的張士誠，陳友諒；統一南方之後才全力北伐，直搗燕京。將元朝逐出中國。張士誠、陳友諒都是漢人，而元朝則是蒙古人。所行的正是「先安內，後攘外」的原則。從戰略上看這本不錯，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先定雲貴的南蠻，然後北伐中原；列國時代的秦穆公，也先定巴蜀然後與列國逐鹿中原，都是很好的先例。但是時勢不同，當時全國抗日情緒已臨爆炸點，政府已無法再對日本讓步。而西安事變的波折尤具決定作用。

吳鐵城三

在國民黨那般元老中，吳鐵城可算是大丘道廣，視眾生皆是佛相的長者。他胸無城府，坦率眞誠，手頭豪濶，樂於助人，不論地域、黨派、年齡、行別……他都能一視同仁，只要你有求於他，或具有一節可取，他決不會使你失望，必盡力之所至，心之所安。故交友遍於天下，居常門庭若市，席無空座。他自己的出處行事，也頗離奇複雜，百花齊放，不可一端而論。如他的籍貫，本是廣東，而卻出生於江西；他的職業，曾經做過記者，而卻轉為帶兵的將領，以至黨政、銀行、警察、外交，幾乎無一不涉，無一不通，眞是允文允武，亦俠亦儒。所以他的人緣，由東北軍政教育各界，而至南洋華僑社會，都有深厚的淵源和關係。性既慷慨好善，又特愛人才，嘗嘆黨內人才不夠，從不向黨外虛心羅致，致有大陸淪陷一幕，刼禍之來，實非一朝一夕之故。可見他是重視人治，甚於法治的。譬如一座華美的汽車，必須好的司機人員，才可開動自如，不虞出事。否則，汽車雖好，而司機不得其人，其危險性比汽車雖壞而司機能得其人者，更為可怕，故民主制度之美，不過一部好的汽車，而用人行政，卻是尤為重要的第一義。這本是中國古老相傳的人治精神，但在今天迷信法治萬能的人看來，不能不欽佩他的勇氣和特見了。

吳氏因在黨內外，具有很普遍的友好人緣，又加以獎拔後進，勤於接納，故都以鐵老稱之而不名，呼為吳先生者，算是

，擁護汪精衛出山，在北平大敲擴大會議，今總統　蔣公親臨前方督戰，一時形勢，甚為險惡。吳氏為胡漢民先生推荐，受命出使東北，策動張學良堵截閻馮後路，果以他的長袖善舞，素與東北軍將士，沆瀣投契，頓使局勢好轉，閻氏被迫反正，汪馮則相繼下野，放洋出國，於是並促成東三省的眞正歸服。這確是他大有造於黨國的特殊表現。鐵老對南洋華僑的處境和

龔氏更重要的一段話說：「日本陸軍絕對要北進，這是數十年的政策。海軍雖要南進，但陸軍是絕對反對的。陸軍於訂立一九三六——三七作戰計劃時，因海軍堅持要對上海出兵，致作戰計劃，遲遲不能成立。陸軍爲敷衍海軍，俾作戰計劃，早日成立；所以承認『上海有必要時亦可出兵』。其意即是說：『上海無出兵之必要』。但中國卻調集大軍，猛攻日本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其氣勢之猛，得未曾有。日海軍陸戰隊除死守外，只有向國內請救兵。於米內海相，在閣議席上，強硬要求陸軍出兵上海；……。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雖極力反對出兵，但陸相杉山元在閣議上只得答應出兵。但參謀本部爲對俄作戰，始終持反對態度，故日本陸軍到上海後，雖目擊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有隨時陷落之危險，仍在黃埔江，遲遲不上岸……。」又：「因戰爭愈打愈烈，日本爲切斷中國國際路線，使中日戰爭早獲解決，愈向南進。二十八年春佔領海南島，日本的北進政策，已完全變爲南進。」終於演成太平洋戰爭。日本陸軍數十年攻俄的準備完全落空，在政畧上本應聯合英美共同進攻蘇聯的，結果竟放棄傳統的反俄路線，而與英美大打特打起來。

依照龔氏意見，如果國軍不集中兵力攻打上海的日海軍陸戰隊，則日軍仍將繼續實行「北進攻俄」政策，國軍既可免大傷元氣，保留實力從事長期抗戰，遠較選擇上海作戰爲有利。

揆之實際，當時日軍方面的打算確是如此，可惜中國沒有及時得到情報。既然感到國難已臨最後關頭，那麼就不惜犧牲與自甲午以來侵凌侮辱我五十年的倭寇拼個死活。但是在第一階段作戰，進攻日海陸戰隊司令部失敗，日援軍大集之後，即應立時撤走主力，轉換有利的時間空間再伺戰機，進行決戰才是上策。第二、第三階段，繼續在淞滬以密集兵力與火力優勢敵人以進行了兩個月的血戰，招致慘重的犧牲，從軍事觀點言未免吃虧。但是從政畧上看，這場大戰刷新了國際對我軍的觀感，振奮了全國的民心，得亦足以償失了。

可缺一的妙論

總想向他們慘淡經營，歷盡千辛萬苦的生產果實，去沾些油水，不知華僑在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時，竭力捐輸，專助軍備，已盡了對祖國應盡的責任，現在，民國已經成立，幾十年來，我們沒有盡到一點兒「與」的責任，還好意思巧立名目，向他們「取」之不竭嗎？僑胞在所住地被歧視，被壓迫，試問我們也作過有力量的聲援和照顧嗎？這眞是仁激於中，辭見乎外，言人之所不敢言。他在香港，即曾鼓勵周靜齋先生成立華僑服務社。抗戰時在重慶，則由他自己主持華僑協會。大陸淪陷後，他在台灣，沒有什麼官守，第一件事，便是恢復華僑協會，不惜把僅有的生活儲蓄

會，接見賓客，擲將退休後的餘年，盡瘁於此，居然又把這一門冷廟式的社團，弄得蒸蒸日上，大有生機，每逢雙十國慶，僑胞回國觀光者，年有增加，雖然由於祖國的建設繁榮，逗人嚮往，亦由鐵老的精誠呼號，有以感召於無形。及鐵老去世後，該會因繼起無人，業務蕭條，有名無實，所謂中興復國，在爭取海外華僑之堅強信心者，這種無實際的虛偽論調，未免有愧鐵老多多了。

鐵老在外國的朋友也很多，如前任南韓總統李承晚，菲律賓總統季里諾，在未得志當政時，都與鐵老是布衣之交。麥克阿瑟在菲律賓總督任內，就與鐵老一見如故，從此互通音問，每年聖誕節，必互寄聖誕卡片，訖未斷絕。三十八年初秋，大陸快要全部變色，鐵老特去東京，拜訪這位手握重兵坐鎮扶桑三島的盟軍統帥。麥帥當然心知其意，除表示無限的歡迎外，並於鐵老臨別時，拍着他的肩膀道：「我目前無能爲力，只要你們能支持到聖誕節，我一定會設法來援助你們。」麥帥是一個有肝膽有血性的男子，這話不啻給我們在絕對不利的關頭，帶來了一顆起死回生的定心丸。

可是結果呢？麥帥卻沒有兌現，這食言的原因，白宮杜魯門的不同意，固然是其主要壓力，但如果我們內部，不再鬧分裂，同心合心，保衛東南半壁，使程潛不敢在後方生心變節，假以時日，情勢能有進一步的扭轉，那麼麥帥的建議，未必不能影響杜魯門重作考慮。觀乎以後韓戰爆發，美國不是一反白皮書的態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自動地予以自由中國的軍援經援。儘管他的動機，是專爲太平洋的安全起見，要亦亡羊補牢，帶有企圖補救的意味。

鐵老有時也很幽默健談，有一次，他的舊屬祝秀俠、汪公紀、侯標慶三人去看他，鐵老忽然說道：「做一個成功的人物，必須要有三個好幫手。」祝等三人，不禁互以眼色示意，以爲鐵老是指他們三人而說的，臉上頓現得意的神氣，不料鐵老卻接着說道：「這三個人，一個是好的廚子，一個是好的門房，一個是好的司機。」這話雖似戲謔，細繹起來，卻饒有深意。因爲有了好的廚子，自然會招來賓客的頻頻見覷，誰說飲食饕餮之徒，沒有馮諼毛遂之輩？戰國時代，平原、信陵、孟嘗、春申，就是能以廚饌之美，廣交賓客而傾天下。司機人員，更能予人方便，送往迎來，使受者倍感主人情殷擁彗，旅寄如歸。門房呢？那關係尤不用說，許多達官貴人，常因門房不好，勢利輕慢，得罪了來客而不自知，據說胡漢民與馮玉祥的交惡，即由於此。有天早晨，馮以大兵打扮，到胡公館請見，門房不曉得這是副院長（行政院）大駕光臨，不肯馬上通報，馮以爲胡氏還高臥不起，意甚不快，只得在階前閒踱，及胡氏送客出來，一見馮氏，即向前招呼，問他是幾時來的？怎不到裏面去坐？馮卻以譏誚的口吻答道：「很早就來了，沒有別的，特來嗅嗅這裏的民主空氣啊！」胡氏無端見侮，當時臉上，也就不大懌然。

這個故事，可不是身居高位者應該愼用門房的教訓麼？也許鐵老涉世大深，這些事必見得大多，上說三人不可缺一，當是有感而發的。

覺初

毛澤東走上

誌上，引述靈通人士的話說：「中共實際上已扼殺人物國防部長林彪。」同時，他又補充說：「中共自一九六九年四月成立新政治局以來，在二十一名成員中已有八名失踪。」尤其在軍方，除了林彪，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司令員李作鵬等宣告失踪外，其餘各部及各地方軍事頭頭中也有不少消聲匿跡的。因此，認爲毛澤東比前俄共頭子史達林的手段，更爲殘暴，更爲毒辣。

實際上，共產黨頭子與軍人是天生的死對頭。如所週知：當俄國大革命成功，俄共奪取政權後，列寧、托洛斯基等人，都曾經極盡壓制紅軍將領，貶抑軍人地位之能事；史達林、馬倫可夫、赫魯曉夫等共酋們上台後，也無不依法炮製，甚至展開其殘酷無情的血腥屠殺呢。特別是毛澤東對排斥異己的陰謀更後來居上。

由於共產黨頭子們都具有冷酷的特性，他們爲了要獨裁、要鎭壓、要駕馭以及控制軍隊起見，因之，不僅是對軍事將領們始終用而不信；且於有利的時機更對將領們展開劇烈的鬪爭，非把他們陷於身敗名裂的境地不可。從而以完全不懂軍事的共黨頭子如列寧、托洛斯基、史達林之流，都自封爲大元帥，自命爲共黨的「軍事天才」，圖收直接控制之效。這些事實已明顯地成爲今日毛澤東的一大寫照；毛之所爲，也是當年俄共頭子爲着爭權而整肅、鬪爭、殘殺紅軍將領那一連串血腥歷史的重演。

俄共頭子殘殺紅軍將領

列寧爲了制止軍人至上主義的產生與滋長，曾特地定下軍隊中設立「政治部」的制度——讓政治去領導，監視軍人行動；尤其是政治部的下級黨指導員（猶如中共的小政委），更負責軍中文化、戲劇、情報與各種不同的工作，除了將馬克思主義用種種方式向士兵灌輸之外，並曾組織「軍人俱樂部」，推行其軍中娛樂，從而把列寧的思想變爲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深入紅軍之中，藉以鞏固其獨裁政權。列寧曾說：「沒有政治部主任，我們就沒有，政治部在軍中的地位則逐漸低落，一九三五年的俄共政治部與紅軍之間，便有了顯著的分裂，使政治部幾乎淪於參謀部的一個科了。因而史達林就改任正式的陸軍元帥加曼納克，去充當政治部主管，希望重振聲威。一九三七年春，史達林又把政治部改由克里姆林宮直接控制，而不再受參謀部的指揮。可是一輩有勢力的紅軍將領如杜格齊斯基元帥等人，都很討厭政治部的干涉，史達林恐怕他們會造反，於是乃以最秘密和最迅速的行動，在同年六月初旬將杜格齊斯基元帥等爲首的七名高級紅軍將領拘捕，而加曼拉克元帥先得情報，則已自殺身死；其他都以「叛國」罪交付審判，分別判處死刑。一經判決後於四十八小時內，就一起執行槍斃！這就是震撼世界的俄共「大叛國案」的一部份。

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蘇俄對外戰爭劇烈的時候，史達林曾盡量拉攏朱可夫元帥，在保衛莫斯科、列寧格勒及史達林格勒，以及最後率領紅軍進攻柏林各役中，均迭建奇功，曾被譽爲「紅軍的英雄」。但是這一來，卻引起了史達林的嫉視，並把他當作一個潛伏中的危險敵人！故此，史達林爲挫其聲勢，乃於一九四六年四月間，便把朱可夫由駐德佔領軍總司令貶爲敖德薩軍區司令員。

馬倫可夫與貝利亞，本來都是史達林最親信的左右手，但是馬倫可夫繼承史達林的獨裁權力之後，則首先槍殺了掌握秘密警察而製造恐怖的特務頭子貝利亞；特別是前俄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先後推翻馬倫可夫及取代了布爾加寧的總理寶座之後，便首先利用紅軍元帥朱可夫爲國防部長，支持他清算了史達林派。惟因朱可夫元帥在紅軍中的資望太深，爲了防止他在各方面的影響力，或反對政府行動，故乘着朱可夫率代表團一行，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八至廿六日訪問南斯拉夫的期間，赫魯曉夫即假俄共喉舌「塔斯社」僅以四十二個字的聲明播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已[illegible]林[illegible]爲國防部長，同時

」這是赫魯曉夫很久前就想使用的殺手鐧，目的在起用他自己在一九四四年前，二次大戰中的老搭檔馬林諾夫斯基來鞏固其自己的統治地位，一如列寧、史達林的做法。

毛澤東與列寧背景不同

談到毛澤東利用林彪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分別鬪倒了中共各紅軍將領，作爲他捲土重來而鋪平了道路，這固然與列寧、史達林、馬倫可夫及赫魯曉夫等獨裁者的手法同出一轍，亦即是權力鬪爭。但與列寧時代貶抑或控制軍人頭頭的背景，則大不相同。由於俄共革命後的初期，俄國將領們從沙皇時代傳統下來都是驕傲、專橫、擅權、殘暴，好大喜功，滿胸掛着勳章，喜愛輝煌的將軍制服，及奢華的生活；況且新組織的紅軍中，許多高級軍官爲原來沙皇的愛將或寵臣。

加以列寧在「革命」期間沒有訓練事軍幹部，因之，至「十月革命」後，俄共紅軍中的中上級幹部非借重沙皇時代老人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的共產黨只有利用忠實的黨員，去任政治部的主管，暗中監視和陸續地整肅原有沙皇下屬的軍官。

然而，中共在竊據大陸之前的二十多年，毛澤東便有了打家刼舍的紅軍組織；到二次大戰之前，且已經過若干次的戰爭，像中共紅軍頭子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聶榮臻、蕭克、王震等輩，幾無一不是「紅軍」的創始人。他們不獨是中共黨內的「中堅分子」，更曾爲毛澤東建立山寨的功臣。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了「共患難易共名利難」的不少例子，卻也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的事實。因此，共黨問題專家認爲：毛澤東之大下毒手，分別鬪倒原來的患難同僚，無非企圖東山再起後，便於獨斷獨行罷了。

事實上，有了朱德這些老輩紅軍將領們的存在，對毛澤東的獨裁專制難免是阻手阻腳的。因爲朱德遠在三十多年前，就曾被認爲毛澤東的第一繼承人，中共紅軍的開山鼻祖，從那時候起朱德與毛澤東的關係密切到令人以爲他們是一個人，而稱爲「朱毛」。據「鐵幕人物」指出：在當年中共的「中央委員會一員，毛澤東是政治首領，朱德則爲軍事

朱毛兩人原是最好的朋友,但在他們的性格和天賦上來說,卻大相逕庭。毛澤東自誇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哲學家,朱德則是一個執行者,一個軍人。

據約翰根寶的「亞洲內幕」中指出:「毛澤東是紅軍的腦,朱德是紅軍的心。」但是毛澤東的為人狡猾而陰險,實則是一個夢想家,足跡從未出中國(一九五〇年朝俄一次)。朱德的性格要熱忱得多,冷淡的少;且遊歷甚廣,他曾去過歐洲,稍為富有人情味。他又以「笑口常開的中國人」聞名,也是一個最會笑的人。

一九五八年冬,當毛澤東無情地鬥爭前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時候,朱德認為彭是三十年的雞鳴狗盜,因而從內心說出了一句:「大家都在一口鍋裏吃過飯的人」的話,本屬正義之言,想不到這句真心話便構成「文革」期間,毛澤東鬥爭朱德的罪證之一。

與毛共患難的軍事頭頭

毫無疑問的事實,毛澤東所以能在北平稱孤道寡,朱德、彭德懷、賀龍等的功勞最大。由於一九二七年當寧漢分裂之初,毛澤東幾乎走投無路。在江西設立那個發育不健全的赤色山寨,如果沒有朱、彭、賀給他湊合一些爛槍,組織所謂中共「紅軍」,那末,毛澤東怎能經得起國軍歷次所進行的肅清運動呢?而當年由朱、彭、賀所領導的紅軍竟支持「毛大王」達七年之久,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毛共實在支持不住了,才決定放棄其老巢而有「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舉。

其實,它們約流徙六千英里的行程,竄擾六個省份。根據其「長征」的一項紀載說:「紅軍一共花了三百六十八天的時間,才抵達陝北延安;在這六千英里旅程中,計先後共有十五次大戰,三百零二次小戰;休息凡一百天,實際的行軍只有二百六十八天。那就是說平均每天得行十六英里,始畢全程。但平均每行十九英里卻遭遇一次戰鬥,並分別攀越十八座大山,渡過六條大河。……」

唯其如此,所以,朱德、彭德懷、賀龍之名,亦隨着上述紅軍的流徙之舉而遠播異域;尤其「朱

林的老路

胡蒼之

毛」的併稱,更[illegible]是朱德與毛澤東最初發生裂痕,也是在「延安新區」建立不久的時候。後來因為劉少奇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提議把毛澤東思想一詞載入黨章。毛澤東感激之餘,當時對劉少奇言聽計從,而把朱德、彭德懷、賀龍這羣共過患難的雞鳴狗盜,顯然置諸腦後,甚至很早給予朱德的「第一副主席」寶座,也隨後被劉少奇取代了。是故,朱德當時對劉毛發生利害衝突。

另一次的歧見則發生於一九五二年春,當韓戰局勢急轉直下時,毛澤東同意蘇俄駐北平軍事代表團長克里夫揚的主張使用「人海戰術」,以對抗聯合國軍。但身為中共「解放軍總司令員」的朱德則極力反對,因而引起了毛澤東對這個老搭檔更進一步地表示不滿。

特別使到毛澤東大傷腦筋的是,朱德的民族觀念甚強,他和彭德懷、劉伯承、賀龍等人,都是中共裏面著名的「民族派」大將,而以朱德為首。他們不單是反對包括林彪在內的「國際派」人馬,就是對駐平的蘇俄「老大哥」們也不賣帳的。

自一九五一年起,俄人會在西山、南口及張家口一帶,建有軍事設備,朱德懷疑蘇俄此舉可能是對付中共「首都」北平的。因此,他在一次國防會議席上,曾經和蘇俄代表團人員發生劇烈爭執。結果蘇俄代表團長克里夫揚於惱羞成怒之餘,乃幕後迫使毛澤東一面削弱朱德的「解放軍總司令員」權力;另一方面為了消除各「野戰軍」的紅軍將領割劇地盤的野心,便分別內調並封為元帥頭銜,實則明升暗降。

利用軍中矛盾彼此互鬥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當毛澤東搞「大躍進」的時[illegible]到了同年下半年,毛澤東的所謂「三面紅旗」變了黑旗之後,前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更公開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雖然毛澤東因其「大躍進」政策的失敗而丟掉了「國家主席」寶座,但在中共紅軍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彭德懷,和前任共軍「總參謀長」黃克誠等人,首遭毛澤東所鬥倒!一九五九年五月,國際派頭頭劉少奇登上中共「國家主席」寶座之後,對朱德的地位仍未變更;不過至一九六一年當英國蒙哥馬利元帥訪問北平會見毛澤東時,老毛則公開宣佈劉少奇為他的第一繼承人,而把朱德的名次降至周恩來、陳雲之後。到了一九六四年十月,五個中共「副主席」之一的朱德之名已被取消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北平舉行百萬人慶祝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集會時,朱德的名字被列在十八名「政治局委員」的九名之後;同年九月一日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朱德在十五名要人中,竟被列於十一名。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派宣佈彭德懷在成都被捕解返北平不久,朱德、賀龍、劉伯承、王震等人,就開始遭受「大字報」的猛烈攻擊,各被列舉十項大罪,指他們勾結彭德懷實行反毛;更指朱德、賀龍等勾結羅瑞卿及海空軍將領,於六六年二月陰謀發動一次政變(即所謂「二月政變」),企圖推倒毛澤東!這幾條大罪已把朱、彭、賀等人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一向歧視老一輩紅軍頭頭的林彪,則趁機突起;擅於玩弄權術的奸雄毛澤東,也樂得利用這羣軍人中的矛盾,使他們之間彼此互鬥而便於操縱。

毛澤東的最大陰謀是:利用林彪來替他鬥垮鬥臭老一輩的共軍將領,掃清一切障礙而為他捲土重來鋪平道路;因此,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不獨稱林彪為「最親密的戰友」,並以繼承人相許,俾滿足林彪的慾望。

等到目的達成,然後「過橋拆木」,大烹林彪、黃永勝、吳法憲……這羣功狗。至於「新聞週刊」所說中共內部盛傳林彪企圖數次行刺毛澤東,那只是欲加之罪罷了。

(完)

一個被迫上台
一個自封部長

民國初期兩「元勳」

方家署

搜集民國史料的時候，往往會發生一個很古怪的想法：如果那些被尊爲「開國元勳」的人們，不是大部份用綁票的辦法，逼他們上梁山去當「革命領袖」的話，建元以後的一段歷史，也許還不會那樣江河日下，越來越糟。

搞一批掛羊頭賣狗肉的大人物們出來，戴上「革命元勳」的帽子，來替革命號召群眾，撐門面的辦法，看來似乎是一種「體國」、「謀國」的老謀深算，其實完全是一種「誤國」、「禍國」的決策。——這些大人物們，並沒有因爲當了「元勳」，就變得革命起來。他們在民國的招牌下，依舊是換湯不換藥地幹着從前的老一套。一個新誕生的國家，玩弄在這群人的股掌之上，又焉得不糟？

黎元洪搖身一變

就拿「開國元勳」黎元洪來講吧，他是怎樣投入「革命洪流」裏去的呢？據他的自供是：

「武昌變起之時，所統各軍均已出防，束手無策……換便衣避匿宅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卽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爲應允。」（引自黎元洪致薩鎮冰書）

而事實上是這樣的：

「鬧工程營兵變，……卽至黃土坡參謀劉文吉家避難，因令火夫回家取箱籠，遇巡查……乃同往劉宅。元洪出叱曰：『余帶兵並不刻薄，汝爲何與余爲難。』眾曰：『我等來此……特請公出爲我輩主大計耳。』黎曰：『革命黨人才濟濟，要余何爲？』……眾知黎無誠意，程定國乃大呼曰：『時急矣，將從而生乎？抑不從而死乎？統須自擇之！』黎知不可抗，遂從眾而來……兆麟出招待，黎笑謂眾曰：『各位辛苦！』……小語責吾，不該爲此也。……

黎至諮議局，表示不畫一策，不出一謀。

李翊東時以繕就之安民佈告一紙，請黎署名，黎執不可，畏縮顫聲曰：『勿害我，勿害我！』陳磊仙舉槍指黎詈曰：『生成滿清奴隸，不受抬舉。』……『翊東繼威之以槍……憤而代書一黎字而罷。……

元洪初被脅從，駐府時色頗不豫，不發一言，同志以兵守護之，防其逸也。……

二十一日，蔡濟民勸黎剪去髮辮，黎思索再三始允，蔡撫其頭戲曰：『都督好像個羅漢。』黎笑曰：『有點似阿彌陀佛。』至二十二日下午，黎當眾宣佈曰：『我前天未決心，昨天也未決心，今日上半天還未決心，這時是已決心了。無論如何，我總算是軍政府的人了。成敗利鈍，生死以之！』眾鼓掌歡迎。」

於是，黎元洪從此就成了一個老牌的「革命偉人」，怎樣革起命來的這一段醜史，大概也就沒有人敢再提了。

袁世凱本來是清廷的最後一個「奴隸總管」，又是革命軍敵人的最高統帥。但是，民國一成立，他卻又在一些廉價的政治交易下，變成了代表全國人民的大總統。這個史無前例的悲劇，其滑稽的程度，簡直不下於以色列在血戰經年之餘，忽然把埃及的納塞爾選爲猶太人的最高領袖一樣。

而這位成了「元勳」的黎黃陂先生，也馬上就把舊賬一筆勾銷，卑恭屈節地替袁大總統來「跑龍套」。並且還以副總統的身份，把眞正是革命元勳的「三武」之一的張振武，用「破壞共和，圖謀不軌」的罪名，借袁世凱的手在北京殺掉了。

張在武昌起義以前，是同盟會在湖北組織工作的負責人。眞刀眞槍地參加過革命，並不像「黎副總統」那樣地被綁票來的。在「軍政府」時代，他是軍務司副司長，和另外兩個武昌首義者孫武、蔣翊武齊名，被當時的人們目之爲俊傑，美稱爲「三武」。

這「三武」，都很瞧不起黎元洪這個裝模作樣的投機分子，而張振武的態度，表現得尤其明顯。黎雖然對袁是個「泥菩薩」，對眞正熱心革命的人物，可就心狠手辣了。於是乘袁世凱邀請「武昌首義人物，進京一敍的時候，一封告密電報，就把張振武送回了老家。

袁世凱這個老狐狸，雖然對殺眞正的革命黨很感興趣，卻也不願意在上台之初，就冒這種引起公憤的危險。所以，他一面密令他的親信段芝貴和陸建章：在當晚的宴會後，把張「逮捕正法」，一面又在命令中替自己站穩腳步道：

「張振武既經立功於前，自應始終策勵，以成全之。乃披閱黎副總統電陳各節，竟渝初心……破壞共和……若事容忍，何以慰烈士之靈魂？……」

另外還假仁假義地宣佈：用大將的「軍禮」，來公葬剛才被槍斃掉的張振武，而且慨贈賻儀三千元。這一來，弄得天下人皆知：黎元洪是眞正的殺人兇手。於是這位「革命偉人」，連忙又用「四六文」打了一封通電，來替自己解釋一番，說些什麼「愛功憂亂，五內俱焚。柔腸九廻，慈心百結……寧受負振武罪，無受負天下罪。……」同時又宣佈了張的所謂「十五大罪」。連在學校裏演說，主張「革命非數次不成，流血非萬萬人不止」，都算成了第九條大罪！另一方面，卻又貓哭耗子似的替張在武昌大開其追悼會，而且還送了兩千元的奠敬，下令叫軍務司每月送三十元郵金給遺屬。張振武的一家人，倒是很有志氣，馬上謝絕了「黎副總統」的這份恩典。

以倒袁爲目的的「二次獨立」，失敗以後，袁世凱當然決心要把所有和革命還沾點邊的人，一律「關垮、關臭」。這時，這位「革命元勳」，又忽然使盡了全身解數，把那些從前捧他出來做「元勳」的革命黨人們，「痛勦」一番。——這件豐功偉績，是留着白紙黑字的證據的。在老同盟會員譚人鳳，當時寫給他的抗議中，就曾經這樣說過：

「公近日專以仇殺湖南人爲事。而其被殺之人，不審罪狀，不問姓名，概以亂黨二字加之，立予槍斃。此等暗無天日，慘無人道之舉，即清吏如趙屠戶其人者，未聞狠毒至此。……武昌旅館，禁湖南人居住。旅鄂在公人役，多數命令撤差，豈玉石不分，可一網打盡乎？……試問湖南人何負於湖北？更何負於公？陽夏之役，救湖北者非湖南人乎？」

爲什麼他要對湖南人這麼不客氣呢？在袁世凱「解散國民黨」的命令中，說得很明白：

「廣東、湖南，爲該黨之根據地，暴民專制，土匪橫行。」

袁世凱從寶座上跌下來，一氣駕崩以後，這位「革命偉人」黎元洪，就扶了正，變成了大總統。有一次，他請了北京駐軍旅長以上的將領們，到官邸裏來聚餐，以示聯歡。在席間，他不斷地埋怨：

「當總統眞不是一件好事，去年我就自己賠了幾十萬。今年賠得還要多！」

誰知在座的一位馮玉祥，也是慣於裝模作樣的假道學先生。聽了這話，馬上板起臉來問道：

「大總統的薪水，每年也不過是幾十萬元。全拿出來賠了進去，又拿了什麼錢來吃飯呢？」

當場問得大總統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有連打幾個哈哈，招呼大家多吃點菜，千萬不要客氣。

× × × ×

還有一位「開國元勳」，也是一個活寶。他就是後來以「洪憲六君子」的資格，大出其歪風頭的湖南人胡瑛。年青的時候，這位先生的確對革命非常熱情，非但很早就參加了同盟會，而且還計劃過「謀刺五大臣」。後來又在湖北創立了日知會，吸收了新軍裏的人，來參加革命。

張之洞在離開湖北以前，曾經對當地的革命勢力，大加掃蕩。活動分子們，都紛紛鋃鐺入獄。其中的胡瑛算是個「重犯」，所以判了「終身監禁」的徒刑。但是，他在獄裏還沒有放棄對新軍的地下工作，而且儼然自成一家，和在外面活動，以新軍爲主要對象的「共進會」，處處分庭抗禮。在對「敵人」的爭取上，他也很有一套，居然能把「獄卒」們，改造成替他傳遞革命情報的「信差」。而最令人佩服的是：連獄長談國華，都大受他的影响，自動把女兒許配給他。

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革命軍雖然已經用綁架的方式，拉了一個黎元洪出來當「都督」。但是，到處都還是一團糟，連個明明白白的分工都沒有。這時，胡瑛就以「革命元老」的資格，大模大樣地出了監獄，搖搖擺擺地進了都督府，而且馬上封自己爲革命軍的「外交部長」。按照當時軍政的規矩：和都督與「錄事」一樣，每月照支二十塊大洋的薪水，只比一個普通的小兵多十塊錢。

後來，都督府改組，以前的各部，都改爲司，隸屬於民政部之下。但是，胡瑛這時的官癮卻越來越大，死也不肯放棄「部長」這塊金招牌。因爲他是「革命元勳」，身爲民政部長的湯化龍只不過是一個半路出家的「變色龍」，所以只好聽之，依舊讓他在外面自稱「部長」。

除掉部長官銜以外，這位「元勳」還有一樣東西，死也不肯放手。那就是他頭上的辮子。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身爲「外交部長」的人，卻依舊以長髮垂辮的姿態出現。有人勸他：

「還是剪了的好。」

他只是不住搖頭，意味深長地說道：

「我的不剪辮子，是有深意存焉的。」

袁世凱當了「臨時大總統」的時候，這位武漢時代的「外交部長」，又拜「南京政府」之命，成了山東都督，開府烟台，還成立了一支所謂「魯軍」，和袁世凱支持的山東都督張廣建，箭拔弩張，形成對峙狀態。

他在武漢時代的老戰友胡鄂公，正在天津辦報，忽然被他急電相召：「請即命駕來遊。」

他們的這段重逢，在陶菊隱的著「六君子傳」中，有過非常生動的報導。原文道：

「當他與胡瑛見面時，只見辮子不翼而飛……都督府中烟氣如雲。瑛一面與賓客高談濶論，一面從床底下提出夜壺來，當眾撒溺，其政躬之忙可知。

他與鄂公握手道故後，笑着說：『周公瑾二十四歲拜水軍都督，我兩人恰是同年，比公瑾只大了四歲，區區不才，忝爲一省陸海大都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你記得黃克强在武昌登台拜將的故事嗎？我虛此席以待宗兄也久矣！倘不以弟爲不才，請即擔任魯軍總司令，大張撻伐何如？』……

鄂公問：『你有多少槍？多少子彈？多少兵？』

瑛想了一想說：『尚待調查。』

鄂公又問：『張廣建有多少人馬？』

瑛又想了一想說：『也待調查。』

鄂公說：『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戰事有何把握？』

瑛說：『宗兄出馬，焉有不勝之理？你何不把炮打瑞澂的威風，顯給張廣建看……。我望宗兄如望歲，奈何棄我如遺？你不爲區區計，獨不爲三千魯人計耶？』」

結果是：胡和張都沒有當成山東都督，爲了敷衍面子，「袁大總統」送了這位「革命元勳」一個「新疆青海屯墾使」的空銜，根本不指望他去眞的上任。從此以後，這位「現代周公瑾」在宦海中連年浮沉，頗不得意。直到他的老朋友——袁世凱的智囊，湖南才子楊度，把他拉去發起鼓吹帝制的「籌安會」的時候，才開始大出風頭。不過，聲光已經大不如前。在「六君子」聯名通電，發表「討論國體」，組織籌安會宣言的時候，他已經列名在尾巴上。籌安會正式成立以後，他也只不過撈到了一個「理事」而已。

然而，在洪憲垮台以後，在所謂「帝制禍首十三人」的黑名單上，他卻榮獲第六把交椅。這時，唯一對他還賣面子的人，只有一位志存復辟的「辮帥」張勳，曾經專門打電報請他，和另外五位「洪憲君子」一道，請他到徐州去避難，而且還有意要「禮聘」他們做「高等顧問」。

可惜的是：張辮帥自己也垮得太快。所以，這位變成了「帝制禍首」的「革命元勳」，在政治舞台上又落了空。

胡瑛大出歪風頭

橫眉語

林系軍人遭處決

在香港收聽到莫斯科電台以華語廣播，據說，中國大陸在林彪失踪後，許多軍人被處死或放逐。這些軍人，是林彪系的人。

這一則廣播消息並不新鮮，不過證實了大陸的整肅行動而已。蘇聯雖然和中共過不去，但大陸的消息，他們總算相當靈通。在對西方國家的間諜戰中，蘇聯常佔上風，表示蘇聯的特務十分厲害，大陸的眞實情況怎能瞞得過他們呢？

事實上，九月間中共的「變」，西方國家的外交人員雖不斷的「猜測」，究竟是估估吓而已，林彪遭關垮的消息，莫斯科方面的報導較切實際。墜毁於蘇蒙邊境的中共軍機，消息也是由莫斯科發佈的。

莫斯科常常是在「適當」的時候就發出一些消息，這些消息往往使揣測紛紜的西方國家尋出一些接近的眞相，譬如，今回莫斯科說，林彪系的四野將領，很多已被處決，雖然沒有宣佈他們的姓名，但這證實了早些時的種種傳說，沒有露面的林彪爪牙，恐怕已凶多吉少了。

莫斯科電台又說：「北平內部的組織並不穩定。」當然，蘇聯有唱衰中共的用心，但由於整肅林派軍人的原故，「並不穩定」是可以意料得到的。

要動手削絕他的爪牙，當然不會那麼簡單。雖然說，「擒賊擒王」，林彪和若干高級將領已被毛澤東消除，但，在各省市的軍事委員會中，林派分子數在不少，山高皇帝遠，相信他們不會束手就擒。

莫斯科電台說中共組織不穩，相信也是指此而言。群龍無首，也許他們不可能有組織地和毛周鬬爭，但爲了自保，個別的鬬爭是不可以避免的，它的不穩定，當是事實。

傳聞，這次印巴之戰，中共眼巴巴的瞧着他的盟友巴基斯坦垮下來，沒有出兵支援，固然爲了蘇聯在背後爲印度撐腰，而由於整肅而使中共軍隊全部不穩，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美元貶值是好事

美元貶值，可說是近期以來國際間一件大事。因爲，美元和英鎊是國際貨幣，尤其美元，和世界任何國家都發生關係，有些國家國庫中儲備大量美元，因此美元貶值，對各國都有影响，尤其以美國爲主要銷場的西德和日本，所受的影响自然更大。

不過，美元宣佈貶值後，國際財經專家都鬆一口氣，認爲一個醞釀中的世界危機，已經安全渡過，今後自世界會走上更繁榮之途。

本來，一個國家貨幣的貶值，在一般人眼光中並不是件好事，但美元貶值，美國的經濟專家，無不齊聲叫好，爲什麼？

在經濟上，美國是自給自足的，國際貿易只佔國民生產量百分之五，因此，一般美國人對美元的貶值，生活上不會受到什麼影响。與貨幣貶值最有關係的是美國的遊客，不過，美

吹鬚碌眼集

政治改革者的悲

一個政治改革者所着眼的，是如何把現存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加强，使統治者的權力加大，使被統治者的力量減弱。但有一件事卻爲這些改革者所忽畧的，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個統治者，他定的法愈嚴，就是他自己的束縛愈大，他對被統治階層壓抑得愈大，就等於在本身加上幾道緊緊的繩索。

其實，被竣治的只是被統治者個人，而不是被統治者的全體。只要被統治者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個小集團，他們便有了左右改革的力量。

管仲對於這一點，看得比較淸楚，他一面以法竣治其民，絲毫不肯假借；一面又敬畏其民，認爲神聖不可侵犯。梁啓超曾經指出過：

「其所竣治者，人民之個人也；其所敬畏者，人民之全體也。夫人民之在國家也，常具兩種資格：一曰爲國家分子之資格，謂相結集以組成國家也。二曰爲國家機關之資格，謂從法律所規定而構成國家之一種機關也。（如任國會議員，及選舉國會議員皆是）。當其爲國家分子也，則受統治權之支配者也。當其爲國家之機關也，則執行統治權之一部者也。惟其受統治權之支配也，故奉法而不容假借；惟其行統治權之一部也，故神聖不可侵犯。」（見梁啓超著：「管子」）

正因爲被統治者具有這兩種特性，當他們作爲「國家分子」時，便接受支配與統治；當他們作爲「國家機關」時，便反過來支配人與統治人。公孫鞅本身就具有這兩種特性。

當他獲得秦孝公的支持，進行改制，便成了「國家機關」，把當時作爲「國家分子」的太子和貴族，以及秦國廣大的人民用嚴刑竣法壓抑着，太子犯了法，雖然沒有把太子治罪，但作爲太子「師」「傅」的公子虔、公孫賈都給處了刑。這便是作爲「國家機關」的公孫鞅，鎭壓了作爲「國家分子」的太子、貴族和秦國廣大的人民。

話得說回來，公孫鞅這一鎭壓是有進步作用的。在戰國時代，法家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强公室而抑私門。因爲自春秋中葉以來，私肥於公的實際漫衍而爲下尅乎上的鬬爭。

有的私門已經佔了勝利而化了公家，如韓、趙、魏、齊；有的還在演變之中，如秦、楚、燕；而這些舊的公家也逼得非採取新法不可了。吳起變法於楚，公孫鞅變法於秦，都是這種意義。但公孫鞅的「壞井田，開阡陌」，在這變法過程中是更爲重要的事項，它是把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改革了。便替秦國奠下了鞏固的基業。

那些作爲「國家分子」而被鎭壓着的人們，並不是看不出這改革的意義和成就，並不是不知道經此改革之後秦國的基業愈趨

麼，反而益了美國的汽車業。

金價上升，對美國人的影响更微，自從一九三四年以來，美國就不准許人民囤積黃金，除了一些飾物和鑲牙之外，一般人和黃金發生的關係極少。因此，美元的貶值，就變得對美國人「利多害少」了，難怪那些專家們叫好，並且認爲美國的經濟復甦有望，外流的美元，也會轉回美國投資的。

美國的情形和香港迥然不同，香港是靠進出口來維持經濟的，美國則不然。因此，美元宣告貶值，同時並撤銷入口附加稅，各國對其經濟，反而信心大增，可以說，美元貶值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件壞事。

至於因美元的貶值，對香港影响如何，許多專家已評論過，在目前來說，美元貶值，對港貨輸美當然有影响，但從長遠看來，美國經濟復甦了，購買力强，港貨多銷，卻又大大有利。

布圖出任巴總統

巴基斯坦總統終於倒台了，這是因爲他在印巴戰爭中一敗塗地，激起民憤，許多巴基斯坦人舉行示威，要求他辭職。在這情形下，他沒法不倒台。

雅耶汗下台後，繼任人是布圖，他是巴基斯坦十三年來第一個文人總統。布圖之出任巴基斯坦總統，表示巴國今後將更加依賴中共。布圖在印巴之戰爆發前，曾訪問北平，他是巴基斯坦的親中共分子。

巴基斯坦軍隊的戰敗，巴人都歸咎於耶雅汗，前空軍總司令阿斯汗還要求將雅耶汗交由軍事法庭審訊。這

當然，雅耶汗在這次戰敗中應當負很大責任，但巴基斯坦之敗，還有其他很多因素，現在都一股腦兒落在雅耶汗身上了。其實，新總統布圖，何嘗沒有責任？只因他不是直接指揮這場戰事，就不必擔承戰敗罪咎，如雅耶汗不是因他拍胸膛，也不會有作戰的決心。

布圖從北平回來，意氣風發，以爲有中共撐腰，什麼都不怕，那知戰事一旦爆發，他卻只限於口頭幫忙，由此而僅僅兩週內，就喪失了偌大的東巴基斯坦。這，布圖至少該負一半的責任。

今天，巴基斯坦爲了更密切的依靠中共，由布圖繼任總統，但經過一次慘敗後，不知布圖是否還那麼信賴中共。

他在美國時曾和尼克遜斟過，相信他除了中共外，還想得到美國的支持，其實，美國之不可靠，和中共恐怕也沒多大分別。

布圖就任後立刻說：東巴基斯是巴基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他準備和東巴的政治領袖談判解決。但印度的軍事領袖在新德里廣播提醒他：「不要忘記了孟加拉國的成立，已是不可推翻的事實。」

經過一場慘酷戰爭後，孟加拉人的獨立運動已經成功，布圖要推翻這個事實，除非打算再來一戰，否則，孟加拉人不會再甘願受西巴的統治，多年來的不平等待遇他們已受夠了。

劉人傑

運

（以秦代變法的商鞅為例）

鞏固。但他們被鎭壓着，而他們的利益也遭到了損害。於是，他們便心有不甘，忿忿不平，漸漸的形成一股反動力量，把憤怒和怨恨指向公孫鞅。

一等到支持公孫鞅改制的秦孝公死了，作爲「國家分子」的太子取得了政權，是爲秦惠王。他的身份便由「國家分子」轉變爲「國家機關」；與他有關係的貴族底身份也跟着轉變了。他們由被統治者轉變爲統治者，由被鎭壓者轉變爲鎭壓者，當這股反動力量一壯大時，原來的統治者和鎭壓者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清算。

公孫鞅看到大權旁落，自已的身份由統治者和鎭壓者轉變而爲被統治者和被鎭壓者，就知道不幸的事變降臨在他的頭上，只好一走了之。到了魏國，魏人不敢將他收留。最後給秦人捉住，給車裂而死。

他的死，顯示出反動力量的勝利。他的死，顯示出政治改革者的悲慘命運。

在他死後，韓非批評他的改制有兩個缺點：

第一、是行法而不用術。

第二、是他的法未盡善。

正因爲他行法而不用術，故雖使「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結果是把富强供給了人臣的把持。韓非這個批評是有着後期法家的偏見。其實所謂用法而不用術，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進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張公正嚴明，一切秉公執法，以法爲權衡尺度，不許執法者有一絲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至於用法而又用術的思想，是倡導於老聃，開尹，而發展於申不害，更結穴於韓非的，韓非對公孫鞅的批評含有偏見的地方正在於此。

說到這裏，我們得把眼光轉到廣大的秦國人民底身上了。爲什麼這些善良的人民也會反對公孫鞅呢？從外表看來，他們的利益並沒有遭到損害，他們也沒有像貴族那樣受到强有力的鎭壓，他們到底持什麼理由來反對？

原來他們反對公孫鞅的，是公孫鞅破壞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在公孫鞅改制之前，秦國還沒洗去戎、翟的風俗。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的。公孫鞅下令要他們分居，這便把他們歷世相傳下來的風俗習慣敲碎了，這怎不令他們切齒痛恨！

雖說風俗習慣是慢慢養成的，一種舊的風俗習慣不合時宜，便要加以破壞和揚棄，讓新的，適合時代的風俗習慣漸漸養成。這種做法論理是進步的。但因爲它牽動了大多數人的生活，便會由恐懼、服從轉變爲憤恨和反抗了。所以，公孫鞅的改制令下，秦國人民也表示反抗，其原因就在於此。

由此可見，一個政治改革者要行實施改革，他所遭受的阻力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當他的權力一旦失落，怨恨和不幸便隨之而至了。

（完）

林真

同人唔同命

中國自從兩千年前，漢高祖入關打倒暴秦，廢除秦的苛法，代之以「約法三章」以來，「殺人者死」這一條，便成了後世的立法準則。卽令是個不識字的人，也曉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個粗淺的道理。據說在從前專制時代，一旦那裏出了命案，那簡直是一件大大的事，如果不能破案替死者伸寃，連縣太爺也要受處分。直到民國初年還是如此。

現在時代進步了，世界的人口也更多了，於是一部份（並非全部）人命漸漸不値錢起來，不但在馬路上「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個把黃皮膚小民（白皮膚可能不同）不算一回事兒，就連子女殺爸爸，妻子殺丈夫，同樣也可以無罪獲釋！「殺人償命」這句話，大概今後要成爲歷史陳迹了。

本港的法律，最使我們莫測高深的是謀殺罪和誤殺罪的區分，有時會弄得人一頭霧水。報載一名巴基斯坦籍的男子，因不滿意他那年輕的華籍妻子外出工作，當他的愛妻抱着孩子回娘家時，他竟不分靑紅皂白，手持鐵枝趕到那裏對其妻迎頭痛擊，其妻倒地後，又擊傷其岳母和其妻的女友。其妻送入醫院不久，卽因傷重斃命。最近高院法官判被告誤殺罪入獄四年，其餘兩項傷人罪，每罪入獄三月，但同期執行（卽共入獄四年）。

這類案子在中國人的觀點看來，似乎屬於傷害罪，傷者因傷致死，可能判得極重，決不止四年。而且所指「誤殺」的罪名也似有不妥，所謂誤殺，應該是對死者並無傷害之意，而由於某種過失，無意中殺死了對方，例如某某人在家中擦槍走火，誤中其妻致死，那才是誤殺。但是倘若某犯在電話中曉得其妻不在家，便拿了鐵枝趕往岳母家中，其妻既無軌外行動，也未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不說理由，舉起鐵枝照頭便打；這明明是蓄意（如帶着鐵枝）謀殺，怎能算是誤殺？女兒拿起手槍，對準父親胸膛一槍把他殺死，居然也是「誤殺」；誤殺二字如此解釋，眞使人越來越糊塗。照此推論，當年國際法庭審判二次大戰戰犯時，東條英機豈不可以把「偷襲珍珠港」一役解釋爲「誤襲」？把攻佔香港解釋爲「誤佔」？

「殺人償命」時代，很少有兇殺案發生，那是殺一儆千千萬萬，也保障了千千萬萬的良民的安全。現在對犯人仁慈了，有的連死刑也廢除了，可是一般平民的生命財產，越來越缺乏保障。假使行兇的人是黃皮膚，而死者和傷者是白皮膚，不曉得結果將是怎樣。有詩嘆曰：

同遮唔同柄，同人唔同命；
若問何時分，血統早決定。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走」與「爬」

俗語有曰：「人望高處走，水向低處流」，然而「望高處」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都不能「走」，而只能「爬」。

「走」只能在不太陡的坡度上「走」，其向上的趨勢是很和緩的，可謂是「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但我很懷疑，這樣一步一步「望高處」「走」，終其一生可否「走」上「登峯造極」的巔峯？碰到傾斜度的陡坡怎麼辦？碰到懸崖峭壁怎麼辦？是留在那兒「高山仰止」，或是繼續「望高處走」？若然選擇前者，在下自無話可說，如果選擇後者，則在下認爲，無論閣下如何的「道貌岸然」，都必須手足並用地「爬」，而不能施施然地「走」了。

而「爬」的結果當然只有兩種：

其一是讓掩飾人體醜陋的衣裳，被蘿藤扯破，讓「手心」、「腳板」破碎石磨破；讓自己岸然道貌的臉孔，被荊棘劃破；而「爬」上峯巔。

其二是「爬」到中途，由於體力不支，或由於「墊腳石」突然往下滾，或由於抓頭上的雜樹草叢時，抓不牢，「爬」不上去，一個倒栽就直朝下面滾，不但臉皮、腳皮、手皮都給撕破，而且摔個粉身碎骨。

人生的途程似乎就是一個「走」、「爬」、「摔」的過程，卽使是主張「無爲」的莊周老先生，也沒有例外。

「走」與「爬」本是兩種近似的動作，但人們卻千方百計地避開這個「爬」字，說某某「望高處走」，某某絕不會爲此而生氣，但若說他「向上爬」，則「佛都會生火」，其緣由想必是爲了「爬」這個動態「不雅」，是爲了「爬」的本義是用來描寫低級動物動作的「動詞」。

嘗曰：「爬蟲走獸」，獸可以走，人更加可以堂堂正正地走，至於昆蟲一類則只能以腹拖地地「爬」。但人類在津津樂道於「堂堂正正」地走的同時，往往忘卻「低頭彎腰」地「爬」也是人類的本事之一。若人類果眞不屑於「爬」，試問碰到要上樹，登山時，不爬又怎麼辦？

說到「走」、「爬」、「摔」就是人生，似乎已把話說盡了，其實不然。因爲同樣在「爬」着的人，他們的頂巔是不相同的，有的目的地是太平山，有的是大帽山，有的是東山，有的是泰山，有的是更高的崑崙山和喜瑪拉雅山，當然也有神話中的花果山。幾十億人之所以不一窩蜂湧地去「爬」珠穆朗瑪峯，並非由於他們自覺低能，而是由於眼界所限，故子曰：「登東山以小魯，登泰山以小天下」，未「更上一層樓」之前，是不能看到「依山盡」的「白日」，流入海的「黃河」。想起不同的山巔，也就令在下想起齊天大聖曾上演的好戲，篇幅所限，只好留待有機會再說了。

冬節漫筆

冬節，倘有所感，所以寫下這篇漫筆。

過冬節在我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大抵是因爲我國古代以農立國，民間在秋收冬藏之際，逢「冬至一陽生」，慶祝自己生產豐收，且準備明春稼穡，所以過一個歡樂的節日。這和外國的「豐收節」有點相似，是富於民間色彩的節日。齊書上有：「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的記載，這也證明了冬節古已有之。民國亦定冬至日爲冬節，這是把冬節定爲法定節日了。

記得小時在鄉下，過冬節是蠻高興的，那種融和的氣氛，陶醉着大人和小孩，重要的還不是在於有各種各樣的食物吃，而是人們在這節日中，補償一年的辛勞，而且還有勸工勸農的意義。古代朝廷裏設有冬官，先是稱「司空」，後是稱「工部」，其職司「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物者」，這說明冬官是管理生產的。可見勤勞的中國人不忘生產鬭爭，政府規定管生產的部門爲冬官，也有特殊的意義。

節日的流傳，並不意味着某一個民族的保守，中國人過冬節，也正如西人過聖誕，不能視爲保守一樣；更不能以一種庸俗、機械、偏激的觀點，認爲過某種節日就有一種什麼特殊的政治色彩。

可是，自從中國大陸受中共統治以後，民間風俗就逐漸被「革命」了。據說，這些舊風俗會使人們懷戀過去，而導致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復辟。既然這樣「罪該萬死」，焉有不被中共革除之理？

中共既然把過去的社會、過去的傳統說得那麼不好，人們不經中共的「思想教育」和行政命令，也早該自動地摒棄那些事物了；然而，很奇怪，老百姓卻對這些事物念念不忘，因爲他們覺得把這些傳統的東西去掉，失去許多生活的情趣，人們的生活完全陷於刻板枯燥。那麼，所謂「新舊社會對比」，人們覺得那種生活有樂趣，就不言而喻。

所以，中共由於它本身推行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克服的弱點，認爲老百姓行舊俗，會使人懷戀過去，導致它的政權的崩潰，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中共在大陸統治以來，不斷出進行「思想教育」，企圖使老百姓清除「封建意識」和「資本主義思想」，但老百姓腦袋裏的東西，並不是中共的政治說教可以清洗得了的，因此，他們只好求助於行政命令，不准老百姓過傳統的節日。端陽、中秋、冬節這些富於中國文化特色的節日一律不准過。將來連春節是否也不准過？也是值得人們思考的。

英菲

倫敦的「乒乓裝」

據說，倫敦「設計發展中心」推出參展的毛衣，名爲「乒乓裝」，其上織有毛語錄，是名副其實的「毛」衣，該中心邀請毛共人員參觀展覽會而被拒之後，設計主任陶廸大爲失望，哭喪地說：「這原是我們把中共的東西搬進時裝界的嘗試，卻無法討好他們，其實他們應該非常高興的，因爲，這是最好的宣傳。」

拍馬屁而吃力不討好，難怪陶廸失望埋怨，自從毛幫展開乒乓外交陰謀之後，英國佬美國佬等便掀起了一股瘋狂的中共熱，爭相討好毛幫，在英國，甚至連時裝界也不甘後人，充份表現出他們的天真幼稚及賤骨媚態。不久前，英國的一本男性時裝雜誌，在選出全世界一百個最佳服裝名人的名單上，也故意讓老毛列名榜上，並且說毛是「自從邱吉爾以來，創造時裝趨勢的唯一政治家」，用意便是拍老毛的馬屁，其實毛的所謂解放裝「佳」在那裏，連時裝雜誌的大主筆也說不出來。這次在倫敦舉行的時裝展覽，也特地煞費心思的推出「乒乓裝」，用意在拍毛共僞使館人員的馬屁，可惜陶廸白費心機，自討沒趣。

邀請被拒絕之後，陶廸還在死心不息，解釋他設計乒乓裝的苦心，當他知道對方不但拒絕欣賞其傑作，而且「非常生氣，認爲乒乓裝蔑視了毛澤東思想」，即又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推敲對方「生氣」的原因，結論是：「我們按照上海街頭的大字報上的口號編織，也許這裏面包括了一些褻瀆的字句。」陶廸此人爲了拍馬屁，苦心孤詣的把大字報從上海街頭搬到倫敦的時裝上，義務宣傳之外，還低頭下氣的邀請毛共光臨參觀，對方不領盛情而且「生氣」，看樣子，這位設計主任似乎要哭出來了。

陶廸推想在編織乒乓裝時錯用了一些褻瀆字句，因而拍錯馬屁，可見他對於織在新裝上的「大字報」內容也不甚了了，據他說，這些從上海抄來的「語錄」，是「工人快樂」及「從工作中尋求快樂」之類的字句，但是細看乒乓裝照片，卻看不出這些字眼，有的只是織在胸前及褲管上三個不倫不類的怪字，第一像個「大」字與「兀」字合併而成，第二個像是「甬」字，第三個勉強認得出是簡寫的進字，在下幾經參詳，才恍然而悟，原來這班英國佬抄的是毛幫口號中常用的「奪勇前進」四個字，奮勇兩字各抄一半，又漏去一個前字，變成不倫不類。由此一例，不但可見拜毛狂如陶廸之流的幼稚可笑，亦可知很多所謂「中國通」及什麼中共問題專家，不外如是而已。

江城子

小說

病鬼

田韋

剛接到鄉下阿弟的來信。不用說、叫苦叫窮，要錢要物是當然的了，由大陸寄來的信，百分之九十九還不是這樣的，看不看也是一樣，總之，發了人工，立即寄回去就是了。

我看信是一目十行「飛」過去的，看得太清楚了反而心煩。「飛」完了二張信紙，我長長的吁了口氣：謝天謝地，總算沒出什麼大問題；老爹風濕骨病又發作了，家裏不夠「工分」換口糧。明天去買瓶風濕藥寄回去，再到銀行寄二百元，該可以搞掂了！我心裏盤算着。

掛了杯滾熱的台灣綠茶，點上口美國香烟，我靠在梳化上舒服的舒展一下腰腿，把剛才看信時的那份緊張都化去了。

突然，我觸起，信尾不是說田什麼東死了；田什麼東？我趕緊抓過攤在枱上的信來，「田向東在數天前死了。」田向東，這是哪一位？一下子怎麼也想不起來，阿弟在信尾才這麼帶上幾個字，想來不會和我家有什麼大關係的人，是遠房本家吧？或者是個熟朋友？百思不得，頭都想昏了。管他向東還是向西的，不想了。向東向西？啊哈！靈機一觸，我記起來了！田向東，對，就是那個傢伙！

說起來，這事還眞邪門：那年的大年初一，我還給他看過病呢！那時，我剛從學校出來不久，在省裏醫院工作，幾年沒回過家鄉了，早想回去看看，總算，醫院領導特別照顧，給了幾天假期，准我兼春節回家探親。

大除夕晚，汽車到站已是暮色蒼茫。爹、娘、阿弟和大伯、細叔全在站上等着。我這算是「衣錦還鄉」了，全家都高興得像接鳳凰般的。爹早幾天接到我的信，喜得逢人就說：「我家小狗子要回來過年啦！在省城做醫生的小狗子呀。」不兩天，一條田家村全曉得了。

大羣人簇擁着我浩浩蕩蕩向村裏走，剛入村口，後面一把女人聲音叫着追來：「田老爹，等等啦！老爹，是不是你兒子回來了？」

「是啦！」爹摸着山羊鬍子，笑得兩眼瞇成一條縫，頭也不回應道：「是小狗子回來了！過來喝口老酒吧！」

「等等啦，老爹，小狗子，等等啦！」女人聲音更急了，叫着我的乳名，沒命追來。

「爹，是誰呀？站站腳罷。」我對爹道。

「好，好，站站，站站！」爹像接了聖旨般。

後面的女人跑前來，花白的頭髮被風吹得蓬鬆繚亂，上氣不接下氣。

大伯皺起眉頭：「四大嫂，是你呀！」

爹，娘，叔叔他們全皺起了眉頭，顯得挺不樂意的。

那女人一把拉住我：「這就是小狗子呀！唉唷，長得這麼高大啦！好本事呀，這麼後生就做了省城的大醫生了！」她大概見我瞪着茫然的眼睛吧，自我介紹起來：「我是你四伯姆呀，不認得吧！做了醫生，眞是貴人多忘事呀！」

「哪裏話，哪裏話……」給她大帽子一扣，我惶惶然不知所措起來。

她毫不放鬆，話像連珠砲般射過來：「我聽你爹說你要回家過年，眞是歡喜死了！哪日不到你家打十個八個轉！你大哥病好久了，縣裏、公社裏，那裏都看遍了，中藥、西藥吃了成大擔，扎針啦、艾火啦也全治過了，就是不見好！前村瞎子說轉春遇貴人，就百病消除，大吉利是了，可你就千里路遙的趕了回來，這貴人不是你還有誰？你得趕快去和你大哥把把脈啦……」

我哪裏認得這個「四伯姆」，更不知道哪來的「大哥」，被她這麼一拉扯，弄得我昏頭轉向了。

「四大嫂，小狗子剛回到，坐了整天的車，也該讓他歇歇哪！」娘上來拉開她扯着我衣袖的手。

「是呀，四大嫂，就明天吧。我明天準帶他去給你拜年，順帶替向東哥把把脈吧。」爹道。

細叔沒好氣，臉孔拉得老長：「也病了這麼久了，哪裏就爭在這一朝半夜的！」

「唉吔，你可不能這麼說呀！救病如救火，一時半刻也遲不得哪！大家頭上都頂着個田字，不看僧面也看佛面的嘛，小狗子，你是出來做世界的人，明白事理，你說四伯姆可有說錯……」

「哼，你也知道大家頭上頂着個田字！」細叔撇撇嘴，不屑的道。

天更黑了，這麼下去可實在不像話，我開口道：「四伯姆，這樣吧，我的傢什還在行李內沒提出來，明早拿到傢什我就和爹到你家去看看，你說好不好？」

她這才放開扯着我衣袖的手：「這才像自家人講的話呀！小狗子倒底是讀書識字，肚有墨火的人，不像成世人在鄉下嗅牛屎的，眞是，弓還沒緊弦先緊，鬧什麼衰架勢……」

細叔睜起眼睛：「你指桑罵槐說哪一個？」

「說哪個不好！總之不是說你就是了！小狗子，可要來呀，我煑好老酒等你倆子爺啦！」她到底轉身走了。

「哼，倆子姆都是一樣貨色！抵你死！」細叔罵道。

「別說那麼多了，回家吧，天都黑了！」娘催着大家走，嘴裏咕咕噥噥的不休，罵那個「四伯姆」多事。

我問走在旁邊的大伯：「大伯，這四伯姆我可眞記不起來，是哪房的呀？」

「她呀，雖然姓田，可不是田家村的，是山背小田屋搬過來的。」大伯咬着沒烟絲的旱烟桿，巴嗒着嘴，搖搖腦袋。

「田家村可沒出過這號子人！」細叔憤憤的道：「田姓祖宗都給他辱沒了！」

「哥，她兒子就是做公社治保委員的田向東，惡死啦！」阿弟道。

田向東，山背姓田的，公社治保委員……是了！我猛然想起：「是不是跛了條腿，當過『志願軍』的那個田向東？」

「除了他還有誰！」細叔道。

我奇了：「他不是住山背村的嗎？怎麼住到田家村來的？」

「說起來話長，」爹嘆了口氣：「山背村荒僻地偏，那有我們田家村的好，幾年前，田向東升了公社治保委員，不願在山背村呆了，他看中了村裏田安仁的那座房子，就設法趕走他全家，自家搬了過來。咳，一幌眼，已經是七八年的事了！」

「田安仁？是安仁叔？」我越聽越奇：「他怎樣趕走安仁叔的？他一家現在怎麼樣了？」

娘說話了：「小狗子，別問那麼多了，快到家啦！嘖嘖，也不累的，這孩子！」

細叔扯了一下我的衣袖，我也就沒再問了。

當晚，全家高高興興吃了團年飯，拉扯了大半夜家常，才分頭回房睡覺。我和細叔睡一間房，飲了兩碗老酒，兩個年青人根本睡不着，話又拉扯到那「四伯姆」和她兒子田向東身上。

「你問田向東怎樣趕走安仁叔全家，霸佔房屋呀？哼，提起來眞火滾！那龜蛋可眞歹毒！他看中安仁叔的房屋，指安仁叔以前當過『保長』，誣他是國民黨潛伏特務，把他抓走了，押到西北青海『勞改』，安仁叔家成了『反革命家屬』，給趕到牛棚裏去住，田向東就霸佔了。不到一年，消息傳來安仁叔掉到青海湖淹死了，安仁叔姆經不起接二連三的打擊，發了癲，一夜，上吊死在那屋子門口的老槐樹上，剩下的兩個小兒女跟着也失了踪！媽的，你說這龜蛋還是人！還最說什麼大家頭上都頂着個田字！龜蛋！」

我不禁打了個寒噤，爲了一座房子，害得人家散人亡，這眞是狼心狗肺了！

我呆了半晌，問道：「田向東害的是什麼病？他娘這麼緊張？」

「鬼病。」細叔看着我，正經的道：「你是西醫生，講科學的，當然不會相信了。」

「鬼病；怎麼個鬼病；」一下子，原有的一點疲倦全消失了。

「田向東見了鬼，被鬼打了！」細叔幸災樂禍的道：「大半年前。一天清早，上山打柴草的人在『南蛇崗』頂發現一個人，全身一條紗線沒有，赤條條的倒在山稔子樹下，那人嚇得鬼叫般喊起來，一路叫一路往山下奔，剛巧一羣人也上山來割草，問明後，十幾個人一齊上去，果然發現一個男人光着身子躺在那裏，全身瘀痕，有氣出沒氣入的昏死過去了，趕快手忙腳亂把他抬下山來，送到醫院去，公安局的人一查，啊哈！原來是田向東！紅旗公社的治保委員。這下可不得了啦！公安局，縣委會、公社黨委書記全出動了！他們說這裏有『潛伏的國民黨特務』，『五類分子反攻倒算』，『謀殺革命幹部』，把大半個縣都鬧了個天翻地覆，可查出個屁！田向東一連昏死了好幾天才醒過來，於是他們又圍着他左一個爲什麼、右一個怎麼樣問個無休無止，務要查出個『水落石出』來，可是，田向東卻兩眼直視，老是一句話：『不要來，不要來，不要來……』，這麼喃喃的嗡上一百幾十遍，那些幹部全都毛骨悚然，渾身起鷄皮疙瘩了，問都不敢再問，只好交回給醫院治療。可就奇怪，醫生檢查了不知多少遍，認爲他沒病，無須治療，就把他送回家來了。

「從此，他就一直躺在床上沒起過身，嘴裏老是鬼吃坭般唸着不知什麼，癱了！

「他母親說，出事的那夜她看着田向東上樓睡覺的，早上起來房門大門還關得好好的，還以爲他在睡大覺！嘿，你說這不是碰了鬼？人奈他不何，鬼可奈得他！他呀，害得人多了。」

我沉思了好一會，才道：「聽你說他的病狀，可能是受了某種重大的刺激，而至精神崩潰，產生的一種精神神經病呢。」

「哈哈！如果有什麼能令田向東這種人精神崩潰，除非就是鬼了！人是嚇不倒他的，鬼也還得是惡鬼，勵鬼才行呢！」細叔笑道：「況且，你說說，他睡在樓上好好的，大門小門沒開，鷄沒啼，狗沒吠就不見了，會在離村三十幾里的『南蛇崗』上出現！人哪有這本事？」

「或許是一種夢遊症作怪吧？」我道。

「我早知道你們這些科學人是不信這一套的！」細叔看我一眼：「我們鄉下人可不這麼想，這四伯姆和她兒子是一對出了名的老虎，平日勢氣凌人，皇帝老子都怕他們三分！『解放』十多年來，也威風透了！這一來，嘿，媳婦也跟人跑了，剩下他倆子姆，一癱一老，可夠她受的！常言道：舉頭三尺有神明，惡有惡報，這可不由你不信！」

我爲之語塞，只好聳聳肩，無可答辯了。

我自個兒睡在床上，想起第一次認識田向東的情形——

那時，我還是個中學生。一天，學校門口樹上條紅布匾，貼着白紙剪成的藝術字：歡迎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鬥英雄田向東！禮堂講台上擺着鮮花，「麥克風」早就較好了。

我們這些學生哥興奮得不得了。

「是戰鬥英雄！」

「聽說他一個人就抓過二十個美國鬼子！」

「上甘嶺戰鬥中，打至最後五個人，他就是其中之一！」

「嘖嘖，英雄，英雄！」

學校黨委書記講話了：「同學們，今天，我們很榮幸請來了志願軍戰鬥英雄，也是老革命，中國人民解放軍戰鬥英雄田向東同志來給我們作報告！這是我們的光榮……」

（上）

中共腐爛底子的徹底露暴

兆華

正當尼克遜準備前往訪問北平，國際爛攤又通過中共進入聯合國；喬冠華在聯大席上趾高氣揚的，今日罵美國，明日罵蘇聯；亞、非、中東不少政治小人，正在手舞足蹈。敏感的香港股市跌百分之十幾，地產有價無市，標榜中立的報紙，見風駛㠶而轉向，自命識時務的人也有向左走。凡此種種，均表示中共看好，人心睇淡，何來爛底子，又何所據而云其是爛底子的徹底表現。自我陶醉歟？安定人心歟？通通非也，中共目前形勢，確係千眞萬確是亂局與爛局。

未談爛局先說兩個問題

現在香港及海外人士，幾年來以至最近，心坎間一直橫梗着中共的兩個問題：

第一，劉少奇是中共國家主席，在世界一般國家中，是最高的行政首長，他本應有最大的權力，來處理國家事務，和推行政令及一切設施，為什麼一個文化革命運動，竟由國家首長，變為「中國赫魯曉夫」，再變而為「劉修」，更由「劉修」再變而為工賊、內奸、叛徒，從此消聲匿跡，生死不明，永遠成為今日中共的罪惡對象，原因何在呢？

殊不知中共這個國家，一向黨的權力最大（文革後不同），遠超過國家和政府，劉少奇當權的時候，是由黨來領導軍政的，毛澤東是黨中央主席，文化革命由他指使張春橋、姚文元、關鋒、王力等一班馬仔掀起的，再由他本人親寫一張「砲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而正式開始。

文化革命初期的口號是「破舊立新」，要將中國社會的舊文化、風俗、習慣等砸個稀爛，更以「不破不立」為藉口，於是黑五類的人又來了大難。劉少奇當時以為是一個社會改革運動，便指導各政府部門，紛紛成立工作組，老婆王光美也帶領工作組到清華蹲點。不知毛澤東這次另有陰謀，全不是這一套，他的最大目的，是要從劉少奇手上奪回失去的權力（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失敗後讓出的）。於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了，行政部門的工作組取銷，更重要的是所有行政主管「靠邊站」，在「官憑印信」的原則下，劉少奇被逼坐歪了，所有中央、省、市、縣的行政主管靠邊站了。毛澤東這一招是打垮劉少奇權術運用的頂峯，簡直無可招架，跟着被鬬、被批、被改，以至被關、被殺，便相繼而來。劉、鄧、陶、彭以至賀龍一干人等從此敗陣倒下。

中共最近對世界人民革命，曾警告不可能在議會上取得成功，因之毛澤東當時鬬倒劉少奇，也不採黨大會來決定的一套。根據了解：當時毛澤東如以召開黨中全會來作為對劉少奇的罷免，則失敗的一方，不會是劉少奇而是毛澤東，因為三面紅旗是毛澤東弄癟的，最後才由劉少奇來收拾殘局，否則中共當時的局面是不堪設想的，黨的中央委員們會支持毛澤東嗎？這關係大陸人民全了解（他們由捱餓而漸獲溫飽）。可是毛澤東「兵行詭道」得到勝利，失敗一方就變了罪人，只有承擔一切莫須有的罪過，再無一字置辯的餘地。眞正是劉少奇不暇自哀，而林彪私下可能哀之，林彪哀之而不察之，亦使後人而復哀林彪了。

所以文化革命，並不是什麼破舊立新的運動，而只是奪權鬬爭的手段，剪飛機頭，斬辣椒鞋，就破舊立新嗎？劉少奇王光美訪問盟邦印尼蘇加諾，穿旗袍和拍張照片，後來都作為鬬爭他們的口實，為什麼現在居然邀請最大敵人「美帝」總統，最最反動的尼克遜來北平訪問呢？如果劉少奇當時是修正而成「劉修」，則今天這樣做又該是什麼？恐怕大陸人民和海外人士都不了解。但如果當權者稍一轉變，這一套是會被認為另一解釋的。成王敗寇，千古同悲，中共於此更見突出罷了，誰是代罪羔羊，只有時間和歷史見證。

第二，毛澤東既然聯合槍桿子的林彪，把劉少奇鬬倒了，前年「九大」，又通過林為毛的接班人，並且明載之「黨章」，舉國上下，什麼都「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了，照理林彪應理得心安，靜候毛死或退休（毛已七八高齡），到時便依章扶正，作為中共黨、政、軍的頭號領導人，為什麼現在又說毛周聯合鬬倒林彪呢？其手下的黃、吳、李，也一如劉少奇的鄧、陶、彭一樣，隨之而垮下呢？恐怕不是事實吧？不，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我們從外電通訊，從此間報紙，從大陸報刊，更重要的是從大陸的來人，都十足證明中共全國，在批鬬「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五一六」主持人陳伯達之後，現在已開始清算「天才論」者和「大不老實人」林彪了。不過中共對待這種事例，在整個局勢未全被控制前，宣諸文字是用暗示手法的。記得清算劉少奇時，最初也用「中國赫魯曉夫」嗎？但今年初大陸批鬬陳伯達，已經指名道姓了（對

外報導仍然隱名）。目前對待林彪，也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據聞中共內部上層幹部，亦已直指林彪而不用隱名。如此林彪之垮，實已成定局。

然則陳伯達與林彪，同是鬬垮劉少奇時候的紅人，林彪更有槍桿子作後盾，為什麼現在又會被「親密戰友」鬬垮呢？如外電所傳，林彪三刺毛澤東嗎？曾擬出動飛機把毛轟炸嗎？作副二仍不夠權力嗎？等得不耐煩嗎？這種種都是鬬爭經過和手段，可能不一定是事實，但權力兩字，才是導致鬬爭的原因。再說他們這次權力鬬爭，毛澤東只是被捧的幌子，周和林才是主角，他們所爭的權力，似在將來而不在現在；起碼現在關係較少，而將來關係較大（指毛死後）。但畢竟未來時間長，因此目前也非鬬爭不可了。

「文革」前陳伯達是毛澤東秘書，極其量也只是黨的理論家，可說有虛銜而無實職。「文革」期間，已成為有權力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了（副組長是江青）。「九大」之後，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廿一委員之一，更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他的權力大了，不特能影響毛澤東，也能影響黨中央，是「大大野心家」嗎？不同系統的人看來，是非常碍手碍腳的。「文革」期內，砸軍中一小撮記憶猶新，難保他不作迫害的第二槓，陳伯達於是被淸算了，入他什麼罪呢？白區時代，他不是曾向敵人投降，登過反省自白嗎？（其實一切都通過組織）是對黨不忠實的叛徒，是貪生怕死的走狗，還不夠罪大惡極嗎？再來一個「大大野心家」，陳伯達於是垮定了，毛澤東眼見自己心腹無故倒下，內心是不好受的，但自己也曾剃劉少奇的頭，說話不是單方面講，要加援手也感到愛莫能助。

林彪的被淸算，也是同出一轍，他目前是法定接班人，權力太大了，既有鬬人的前因，自然也有被鬬的後果。劉少奇時代的人事行政系統，一般是穩定的，如鄧小平的黨務，周恩來彭眞的行政，陳雲李富春的財經，陸定一李維漢的宣傳統戰等等，一切頗平衡也平均。可是「文革」後都垮下了，目前則是大兜亂。如何塡補空缺？「野心家」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出籠了，從中央各部會到各大軍區、省、市，四野系統的人，佔了幾多要津，這關係毛澤東的老眼似看不淸楚，可能又見是自己接班人，相反他也不會不捧自己，因而一切不為已甚。但粗眉大眼的周恩來怎看得順眼，你老毛幌子人人要捧恐怕無所謂，但我和一系列的人不能不撈，鬬劉少奇對你尙且要奪回權力，現在我和林彪的權力是五五波，如果往後全由林彪把持，我周某一系列怎能立足，何況我也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企圖（目前大陸誰人奪權，都要捧毛），於是周恩來一系列便聯毛（包括江靑、張春橋、姚文元），以鬬林彪了。

據來源可靠來的消息透露：目前毛澤東本人，因年齡和健康關係，已不大掌握實權，中共中央的當權人物，只有捧他作為幌子，以達到操縱的目的（即帝王時代挾天子令諸侯），周恩來可能先行一步，各方面應付也較為圓滑，而林彪的宗派山頭主義，又表現得太露骨，於是便為周恩來所乘，而終於被鬬倒。也是天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之義，殊無足惜也。

我費了這麼多篇幅，來談上面兩個問題，目的是使讀者明瞭中共中央的最高層人物，為了權力關係，不惜如何「親密戰友」，「忠實學生」，國家元首也好，法定接班人也好，一樣要鬬個你死我活，不倒不休，那管牽連幹部羣眾，那管百萬人頭落地，眞是言之痛心。中共領導人是忠實的馬列主義信徒嗎？共產主義是最優越的社會制度嗎？中共黨徒是大公無私嗎？全心全意為人民嗎？看看上面兩個問題，就一淸二楚了。現在再來談它的目前形勢和爛局：

反常表現不是強而是亂和爛

去年十一月，中共乒乓球隊到日本，口號「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其開端，今年四月繼續展開乒乓外交，跟着美國乒乓球隊入大陸，七月基辛格秘密訪北平，周恩來邀請尼克遜訪問，十月一日「國慶」節取消遊行閱兵，十一月全力爭取進入聯合國，這年來國內國外的政治動向，全不是中共的一貫政策，也不是毛澤東一向作風，這樣急激的轉變，大陸人民與海外人士都不會了解何以如此？亂局與爛局使然。

上述一連串不尋常轉變，有人解釋是主動靈活的變，但實際是被逼無可奈何的變；有人說是蘇聯大軍壓境下的一着棋，但看來也是轉移視線的藉口，備荒備戰不是已實行了幾年嗎？陳毅多年前也曾說過，中共可以應付美國、日本、蘇聯、印度等，四方八面的來攻，這似乎是他當時未經大腦的口氣，但自吹越來越強大的中共，何以忽然要拔上廿多年來的敵人，這又是無論如何說不通



稱孤道寡　　子寒作

的。除了認爲坐下談，勝過硬拼稍可作爲解釋外，但有向人民傳達，學習和作心理準備嗎？事前無聲無氣，一下子突如其來，是遠遠超乎中共常規的，何以如此，爛局使然。

九月中旬以後，中共內部突發事件和表現：計有軍機墮毁外蒙，十・一「國慶」取消遊行閱兵（大陸人民半月前仍熱烈準備，港澳漁民原定回國慶祝，但一聲命令均臨時取消，港澳左派則勉强應景），「國慶」節不發佈慶祝口號，兩報一刊不登聯合社論，毛林像不同刊於報紙上，林彪及以下幾個熱門人物以後不見露面，凡此種種，是運輸機意外失事嗎？節約建國改變慶祝方式嗎？林彪以下將領，親臨中蘇邊境和福建前線部署軍事嗎？何以連政治局廿一委員之一的林妻葉羣，也不見面呢？素稱有計劃有步驟，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中共，是不會這樣的。何以如此，亂局與爛局使然。

十一月全力爭取進入聯合國，有人說是打擊台灣國府，明報說是抵抗蘇聯，中共入了聯合國「……蘇聯如果這時向中國動武，就是一個會員國侵畧另一個會員國，聯合國非管不可！」（十一月十七日明報社評）。但數年前蘇侵匈、捷；中東以、埃大戰；目前印、巴交兵，他們都是聯合國會員，但要侵的便侵，要打的就打，聯合國何嘗管得着，又何嘗代被侵被打的一方，申張過些微正義。即使要申，但又何曾收過些微效果。中共要靠聯合國這種保障嗎？可說是太小看中共，和太不懂中共了。其實中共的用心並不在這一套，中共以前對聯合國，只覺得是幾個大國操縱的機器，周恩來也曾說過：「我們廿年不加入，也一樣强大，聯合國要容納我們，就非修改憲章不可。」中共一向對聯合國的態度，可說絕不希罕，但今年又何以全力爭取呢？取得以後，又幾度感恩的致謝所有支持者呢？全是反常現象。何以如此，爛局使然。

中共代表團出席聯合國了，明報周青的北望神州——「微笑攻勢帶入聯大」：「……中共的代表團，連日來在紐約所表現的一切言行舉止，都顯示出中共在本屆聯合國大會上，不會採任何激烈的行動……也不把自己鎖在酒店房門之內……處處顯得符合人情世故！」但幾天之後，喬冠華在聯大席上，誇誇其談，語驚四座，今日罵美國，明日罵蘇聯，全不是周青等所想的一套。聯合國本來是個爛攤，成事不足的，經喬冠華一罵再罵之後，全世界短視的政客，都注視超級大國與小國問題，更注意中共在聯合國所處的態度，對中共今年闖入聯合國的眞因，反無人理，喬冠華更樂得在此大打筋斗，痲痺聯大神經。何以如此，也是爛局使然。

亂局爛局的具體成因

文化革命是帶來爛局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他們常說的「搬石頭打自己腳」，更可說是「拿刀子刺自己心」，因爲搬石打腳，不過是自找痲煩，受損不太大，但拿刀刺心，就自取滅亡了。儘管他們大叫偉大勝利，打倒「劉修」，究其實是中共一個無可補償的損失，有了這個借題發揮，無緣無故的開端，相信中共今後極難收拾，弊病是在於結合權力利害時，有權有勢的，或「兵行詭道

砲聲中的

以貧困落後而聞名於世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爲了東巴難民問題竟然大打出手，把自己僅有的人力物力，投入戰爭這個無底洞中，這一打會把他們的國家打後退後多少世紀呢？我們不知。或許他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倒也打得十分燦爛，那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印度，現在的確有點「趾高氣揚」了。今後局勢如何發展？中共會不會插手？蘇聯和美國又將採取什麼步驟？這都是很難預料的。然而，在次大陸的瀰天烽火中，倒也常常令人想起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和一九五九年的「西藏叛亂事件」。關於「印巴戰爭」問題，此間許些輿論常常同情印度，頗有點令我莫名其妙，五九年西藏要求獨立時，倘若中共兵力弱，印度兵力强，而印度也來一個揮軍「解放」西藏時，我輩炎黃子孫又將持何說呢？民主、自由是一回事，國家主權又是一回事，兩者豈可混爲一談？

一九五九年對中共來說可謂是多難之秋，那一年令人震驚的事一再發生，粗畧一算就有幾樁。

㈠大飢餓自該年開始，五九年所有副食品，日用品包括香烟啤酒，一律供不應求，到處都是排隊搶購食用資物的人龍，人人臉有憂色，知道飢餓已經來臨。

㈡毛澤東突然宣告「下野」，不候選「人民共和國主席」職務。

㈢爆發「西藏叛亂」事件，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中（共）印關係日趨惡化，並在中印邊境發生衝突。

㈣繼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失敗之後，宣佈全民皆兵，各單位都建立「民兵師」，頗有不惜與「美帝」一戰的氣概。

㈤中共和蘇聯的關係日趨惡劣，紅旗雜誌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爲「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和蘇聯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蘇聯認爲，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壯大，已經可以制止戰爭了，中共則認爲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當年大陸普遍建立了民兵師，每一間大專院校編成一個師，科系編爲「民兵營」，數個科系爲一團。年級編爲「民兵連」，班室編爲民兵排，學習小組就是「民兵班」。學校既採取軍隊的編制，行動當然是「軍事化」了，於是那些充當了「民兵軍官」的班、團幹部走起路來也挺胸凸腹，自以爲比一般同學高一個頭。

話說那位「民兵連長」，姓溫，爲粵北和平縣人，出身於小販家庭，雖也貧窮，但並非貧下中農，乃爲「小資產階級」。此君入學前，只是一名普通團員，可是在三兩年間，由團員升團支部委員，由團支委升團支部書記，由團支書升總支部副書記，並獲批准入黨（候補黨員），也可謂「平步青雲」了。其如此出身而能迅速「捞」起，可知乃爲有術之人。

言立溫書合睡在我勺上架，宿舍裏的寫字桌子也併在

，任令百萬人頭落地，也要將他鬪倒。進行時間之長，犧牲之大，損失之重，株連之廣，都可說至於極度。但劉少奇去了之後，中共一切進步了嗎？海外人士大家了解，中共上、中、下各級幹部以至廣大人民，也一樣了解，權力到了的一邊是勝利，是正統，丟去權力的一邊是罪人，人民對於他們的彼起此落，有何得益，相反是損失絕大，今後還會再受欺騙嗎？

第三，文革期間利用紅衞兵造反，過程也是一再更迭，一下甲爲直，乙爲曲，一下又甲爲曲，乙爲直。初時主力、闖鋒一千人等得勢，轉一下又打落永不翻身。於是製造宗派，自立山頭，都是由當權者的引導，慘烈武鬪，滾滾浮屍，也是被牽着鼻子走的犧牲，青年學生何罪，一己之私使然。輾轉三年，說是勝利成功了，卻贏得全部響應上山下鄉號召，拆散與發放邊垂，背離父母與鄉土，莫說青年人有智慧，就是一般人民也有眼睛，他們行動可能受拘束，受管制，但他們的內心和思想，是非常明白的。如果再要拼命，他們會知道今後應該怎樣走。下放再次退回城市的青少年，中共現在已到了無法處理的地步，成爲威脅社會極端嚴重的問題。凡於年來自己或有親友跋足過大陸的無不清楚，絕不是製造新聞的。

第四，毛澤東聯合林彪，利用槍桿子鬪倒劉少奇，全國各省市革委會十之八九便由軍人當政，後來發覺軍人勢力太大了，又進行整黨建黨，以爲藉此可使黨重掌權力，但結果絕大部份是軍人抓權，這樣林彪豈不是可以左右一切，看來黨今後難以指揮軍，則中共一向的權力系統倒置了，亂子便可能越來越大，鬪劉少奇時是聯林彪，現在要對付林彪，則非毛周聯合不可。這情形煞像太平天國後期，各王火拼的亂局，也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南越情形，由吳廷琰以至大隻明、至阮慶、至阮高奇、阮文紹，莫不彼此聯合互倒，非至徹底崩敗，同歸於盡是不會停止的。

第五，林彪以下的幾位紅員倒下了，但四野系的軍人，仍分據幾大軍區，他們的將領，眼看自己頭頭倒下，內心如何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毛周目前不把清算林彪事情揭露，同時也暫將軍隊互爲牽制，不得亂動。但紙怎能包得住火，要想軍隊今後就這樣回復由黨指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撇開派系關係不談，誰人爬上去誰就會當災，但寶座與權力，卻是人人都想抓，因之每個有資格的人，恐怕都有自己的一套。怕重蹈覆轍，就要處處提防，爾虞我詐，你謀我奪，大局情形焉能看好。如各大軍區之頭頭，看見中央之一再爲私而鬪，部份各行其是，則整個底子腐爛，實在不堪想象。

我們確定中共目前的形勢，是亂局和爛局無可置疑了，絕不要被它的隨處叫囂，漫罵而嚇倒；更不要爲它打筋斗，耍手段而轉移視線，改變目標。它在聯大誇誇其談也好，經援、軍援這國那國也好，再試核爆也好，備戰備荒也好，通通都是掩飾腐爛底子的烟幕，我們絕不可看其表象而覺得前途灰暗，相反的乃是曙光漸露的黎明前。我們現在更希望台灣國府及時有所行動，起碼要全面革新，配合這時局的需要，不可一誤再誤，下大決心，救民水火，乘其內部亂與爛而拖垮之，實千載一時之復興機運也。

事

待旦

相處日久，也就逐漸瞭解他的爲人，不屑他的所爲，儘管他是「大幹部」，但有時我的牛脾氣發起來也難免頂撞他幾句，甚至乾脆臭罵他一通。碰到這種情形，他多數是迅速溜走，處處都表現得非常忍讓，好像不把我的怒罵當作一回事，其實卻一五一十記在心裏，伺機報復。他的賬算得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麼胡塗。久而久之我和他也就變成「世仇」了。每一次我和他發生衝突時，表面上都好像是我勝利了，因爲他老早是默默無言地走了，而我卻在那裏大叫大喊，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那位姓溫的團總支副書記，儘管平日表現很好，思想進步，工作積極，勞動時能起帶頭作用，任勞任怨，但我卻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進步和積極都是假的，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分子，常常想揭露他的眞面目，可惜他不露破綻，無從下手。想不到在一場虛驚中，他自己撕破僞裝的外衣，鬧出笑話來。

五九年一個深秋的夜晚，那一夜也和以往一個夜晚一樣，十點半後大家都睡了。子夜過後，同學們突然被槍砲的聲音驚醒，窗外的天空佈滿一條條砲火劃成的密密的火線，轟轟之聲不絕於耳，有的大叫「火箭啊！」有的以爲發生了空襲，甚至有人認爲世界大戰已經爆發，「敵人」已經打到廣州了。我從睡夢中醒來，還弄不清楚是什麼一回事，突然看到一團黑色的東西從上架掉了下來，滾進我的床底下去。等到砲聲沉寂了，電燈亮了，被驚醒的同學正打算上床再睡覺了，才看到我們的團總支副書記從床下鑽出來。原來剛才是他裹着棉被鑽進床底下去。這時，大家看到他的狼狽相都禁不住哈哈大笑。

我不能知道他當時是怎麼想的，共產黨喜歡宣傳戰爭，喜歡大辦民兵師，大搞備戰，也許他都信以爲眞，以爲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以致弄成神經衰弱吧，要不然爲什麼一聽到砲聲，他馬上「怕得要死」，裹着棉被鑽進床底去呢？經過這件事之後，一和他發生衝突，我就拿這件事做爲例子，振振有詞地宣稱他是一個膽小鬼，是懦夫，是一個投機分子，不要以爲他滿口「馬列主義」，就是思想進步，萬一國民黨反攻大陸，他這類人將是第一批背叛和出賣共產黨的叛徒。我也曾在團生活裏提出這個問題，但上一級領導沒接受我們提出撤消他的領導職務的提議，那位仁兄雖然還當團總支副書記和民兵連長，但在我們班同學面前，再也不像以往那麼囂張了。

我常常認爲，共產黨中有壞人，也有好人，反共人士有好人也有壞人，這是「人性」問題而不是階級性問題。滿口「馬列」可能是未來的「叛徒」，滿口「仁義道德」的，可能是「男盜女娼」，滿口「黨國」，「忠貞」的，也可能並不「忠貞」。

寒窗雜憶

中州風雨當

王亞平聞名久矣，徐諾過去常在「人民文學」、「詩刊」和「北京文藝」等刊物上讀到他的詩作，沒想到在這裏見到他。

王亞平穿一套黑呢中山裝，臉有點兒瘦削，兩眼閃閃有神。

徐諾跟他握了握手。

李冷文笑笑，對王亞平說：「王亞平同志，你要我介紹本市的詩人給你認識，徐諾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等一會還有一位張北方。徐諾同志現在澗西工地做着宣傳工作，接觸着實際生活，他可能對你的創作會有點幫助。」

王亞平看看這位在他面前的年青人，說：「沒想到你是這麼年青。這很好，青年人有衝勁，能鑽進現實生活中去，自然也比較能夠寫出有感受的詩來。」

「說到寫詩，」徐諾說：「我只是在詩門摸索，這還要請前輩的作家不吝指教。」

「我們都是同一條戰線的同志，不必客氣。實際上，我們這些老一代的人常常覺得思想老是跟不上形勢，而後一代的新人已漸漸趕上來，甚至超越在我們的前面。形勢迫人，後生可畏，我們老一代的人不再迅步猛跑，就得給熱氣騰騰的時代所淘汰了。我此來的目的，想到洛陽體驗一下生活，寫點東西，正如李秘書所說，希望能同你共同研究，因為你畢竟泡在生活裏，體驗比我深刻得多。」王亞平有點興奮地一口氣說着。

「其實我也是浮在上面，談不上體驗，不然，我就不會寫不出東西來了。就是寫了出來的東西，也很不像樣。」徐諾回答他。他覺得，王亞平對他的看法，只是從表象而想當然而已。

「你太謙虛了，我覺得你發表在『河南文藝』上的詩就充滿了生活氣息，情感也很充沛，市裏文藝界的好些朋友都說是本市近年來難得見到的佳作。可見，實際生活給了你創作的本錢。」

徐諾覺得李冷文的說法簡直近似可笑。他自己知道，那些被人視為佳作的東西簡直是詞藻的堆砌，情感的矯揉造作，而主題思想呢？不過是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或者說是按「文學的黨性的原則」硬套上去的罷了，根本與他自己的內心世界風馬牛不相及，他有時拿起自己所寫的這類作品，常常為這些作品粉飾現實，違背自己的藝術良心而煩惱，因此，他曾決計再不寫這類作品了。

一種有益嘗試。今天我們進行詩歌創作，就是要歌頌現實，抒發人民大眾之情，寫出無愧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來。」

徐諾眞是感到意外，像他那些毫無眞實性的作品，竟被認為是有益的嘗試。

這時候，到會的人逐漸多起來，張北方也來了。

李冷文把張北方也介紹給王亞平。

張北方是澗西醫院當護士的，人很文靜，說話的聲音也很輕，大概是他本身的職業使他養成這種氣質。

王亞平跟張北方寒暄以後，說：「找個機會，咱們三個人到郊外龍門、關林一帶走走，看看洛陽的名勝古蹟，談談寫詩，亦一樂也。」

徐諾和張北方都沒表示反對。

一會，會議就開始了。

會上進行了四件事：

一、由王亞平作了關於當前文藝創作的講話，着重談到創造英雄人物的問題，他說，社會主義時代的英雄人物反映在文學作品上應該比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更高大、更有典型意義，才能對讀者產生教育作用。

二、整頓和健全市文聯的組織，充實創作機構力量。徐諾被推任詩歌組組長。

三、把文聯原有的機關刊物「文藝小報」增加篇幅，以發表更多的文藝作品，以達到更好地反映洛陽建設的現實，以期運用文藝武器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並逐步把「文藝小報」過渡為公開發行的文藝雜誌。

四、響應周揚同志發出的「我們必須戰鬥」的號召，迅速在洛陽文藝界掀起批判俞平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鬬爭，要求文藝界的同志通過這一鬬爭，鍛鍊自己，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

李希郕在總結時，特別對第四個問題加以強調。他並結合實際地指出：由李希凡、藍翎的文章被壓制，聯繫到河南文藝界，這種現象也非常嚴重；李准寫了「我們不能走那條路」這樣深刻地反映現實的小說，河南文藝界就沒有引起重視，更沒有為他鳴鑼開道，給予肯定，直至「文藝報」發表了李琮那篇有害的評論，也沒有受到河南文藝界的反擊，這可見河南文藝界與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平共處，思想極度混亂。由於李准是在洛陽出現的作家，洛陽文藝界在這方面毫無表示，就顯出我們如何不重視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鬬爭了，所以要求洛陽文藝界在通過對俞平伯的批判，聯繫

會議結束時，楊凡把周揚那本「我們必須戰鬪」的文件發給與會者每人一本。

關於周揚這個報告，徐諾在廣州時已經有了，廣州市文聯曾經組織過學習討論，不過，當時還沒有作爲一項思想戰線上的運動處理。來到洛陽以後，徐諾很少與文藝界接觸，壓根兒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李准的故事，徐諾也聽過一些，那是他第一次到洛陽市文聯交介紹信時與楊凡談起的。據楊凡說，李准原是銀號老闆的兒子，出身資產階級，洛陽解放後，金融業收歸國營，他便在人民銀行中任職，兼任職工業餘補習學校語文教員，後因貪污，被清洗出隊，不知怎的，竟寫起小說來。他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反映農民在兩條道路方面的鬪爭，故事圍繞着宋東山父子在賣不賣「一杆旗」那塊地這個問題上展開衝突。這篇小說最初在河南受到冷遇，後來「人民文學」發表了，引起評論家的爭論，才被重視起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據說，上面有大頭頭對壓制小人物不滿，文藝界才忙了起來，連帶李准也走運了。

徐諾覺得李准的遭遇很富戲劇性，他想起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莫非李准靠了這本書，而聲價十倍，所受的待遇今非昔比，他還想到艾青說過的這句話：「我是國際知名的桂冠詩人，我是打不倒的。」只可惜現在沒有王實味，不知道假如王實味活到今天，將要說什麼。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某些情況和整頓三風的情況，徐諾在廣州時曾聽歐陽山說過，他知道，所謂整風，實質上是一場改造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鬪爭。當年在延安時，丁玲、艾青、王實味、羅烽等都曾受過嚴厲的批判。

而現在，對俞平伯的批判，周揚還爲此發出了「我們必須戰鬪」的號召，可以想見，深度和廣度自然非延安的文藝整風可比。整個大陸的文藝工作者，將要受到一次思想上的洗禮。

從市文聯辦公室出來，王亞平送徐諾和張北方走到大門口，甬道上舖着薄薄的積雪，走在上面索索作响。

王亞平告訴他們，他將運用河南歌謠的形式和手法，寫一本長篇敍事詩，反映河南人民的革命英雄事蹟。爲了這，準備在河南歇上幾個月。

他走到門口，望望天空，天空還是有點陰晦，室外奇寒，說：「今天天氣不好，改個日子，咱們到郊外走走，怎麼樣？」

「好的，咱們就暫定下個星期天。」徐諾說。

「不送了。」王亞平跟他們握別，轉身進去了。

徐諾和張北方穿過畢宅後街這條小巷，來到全城最繁盛的北大街。

張北方邀徐諾到新華書店去，看看有沒有新出版的文藝書籍。

兩人走進座落在這條街上的新華書店，來到擺着雜誌的桌子前，翻了翻各地出版的文藝期刊，看到上面登載的文章，連篇累牘都在談論着「紅樓夢」，向俞平伯和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開火，一股火藥味撲面而來。

張北方笑着說：「文藝界繼『武訓傳』的批判以後，又開始一次山崩

「弄筆桿也眞是吃力不討好的事，很容易招致麻煩。不瞞你說，我已感到厭倦了。」張北方感慨地說。

「幸虧你還是業餘的，如果搞專業，那才膩死了。」

「業餘和專業反正差不多，好像這次搞什麼整風，市委和文聯還不是要我們參加？」

「事態的發展，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也只好如此了。」

兩人選購了幾本新雜誌，走出新華書店，轉入西大街，來到西門外，才乘着公共汽車回澗西去。

龍門一席談

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

一輛中型吉甫車向洛陽西南方向馳去。車上坐着王亞平、徐諾、李冷文、張北方四個人。

穿過市街，駛過洛水的洛陽大橋，車子就進入郊區。

路上沒有積雪，車輪滾過泥土的路面，揚起一大股灰塵。

徐諾想起元曲中的一個句子，「一分流營二分塵」，好像就是描寫目前的景色。

田野還有殘雪，在陽光映照下，刺人眼目。

張北方對徐諾道：「老徐，古代的詩人看見這種殘冬的景色，未免又傷感一番了。」

徐諾說：「觸景生情，這是詩人特有的豐富感情，同時也是詩人的通病。」

王亞平笑笑，說：「觸景生情，最怕是那種無病呻吟，那種詩讀來有撲鼻的酸味。」

張北方點點頭，說：「所以我覺得寫詩如何做到表達自己眞實的感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徐諾說：「我贊同你的看法，詩人應該寫眞實：反映眞實和抒發眞實的感情，硬做出來的詩是沒有藝術生命的。」

王亞平說：「但要做到這點其實是最困難的事。」

他們在高談濶論，李冷文卻沉默在一旁。

徐諾明白，李冷文之所以沉默，是因爲他的心情不好。早幾天前，文聯開了會，號召向資產階級唯心論作鬪爭，李冷文因爲主持文聯的實際工作，在以往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受到上級的批評與輿論的指責。李冷文在內心上已經準備挨受更多的批評，因爲他知道任何一個運動都不是平靜渡過的。

（十四）

譚聲劍影錄（七十八）

　當我派傳令兵企圖從百足的山陰，攀上百足山我軍陣地，通知何大隊的黃排長，火速率隊撤退，但那傳令兵剛跑過虎坑尾橋，而我從望遠鏡中看見百足山上的我方陣地，已開始混亂了，原來敵軍已沿大佬頂像潮湧的衝下，銳不可當，集結中隊的陳排長是守百足山的最高峰，此時距敵最近，陳排長人急生替，要士兵抱着步槍，一聲口令，一齊倒地滾下山麓，然後奔入簕竹林，向冲河撤退。陳部有一個士兵，因耳朵有點毛病，聽不到陳排長的吩咐，也沒有跟大家一齊滾下山去，伏在一穴山墳裏，以一枝七步，竟然一夫當關，死守死打，雖螳螂當車，絕無反顧，結果在日軍集中火網之下，飲彈殉國。

　後來，敵兵在百足山之陽，竟爲之掘穴掩埋，斬下松樹的幹枝，削去松皮，在白松木上寫着：「那支勇士之墓」。執干戈以衞國家，濺血沙場，敵人也肅然起敬。百足松濤，夜夜呼號，長招忠魂！

　當陳排長率隊滾下山時，何大隊的黃排長奮起力戰，這個有黃牛之稱的排長，是以勇悍爲同袍所樂道，但我方一向恃爲優勢的「居高臨下」，今日反操於敵人，且敵人攻勢猛銳，火力比較，强弱懸殊。在苦戰當兒，黃排長又胸部中槍，受傷倒地，南鄉自衞隊的副隊長許星見狀，即匍伏上去，並把黃排長拖回來，吩咐黃排長的班長撐持局面，即下令南鄉的自衞隊員抱槍滾下山去，滾到了山麓，爬起身來，奔下坎田塍壆，以排槍密射，掩護黃排長撤退。當一排步槍朝山脊密射，許副隊長把握這一瞬間的時機，又一聲撤退，便拖着黃排長，滾下山去，黃排士兵也跟着滾下來，恰巧西鄉的自衞隊，從橫江增援到了冲河，即伏下冲河小涌邊，即以密集火力向百足山頂掃射，西鄉自衞隊平明向何大隊長報到，何隊長即派他們增援百足山，這時剛到此地。在百足山下坎田的南鄉自衞隊，七九的排槍，也繼續密放，把日軍的攻勢畧阻壓，於是黃排便安全撤退了。等到黃排與南鄉自衞隊會合時，我所派的傳令兵也跑到那裏，口頭轉達我的通知，黃排長請南鄉自衞隊副隊長許星遵照我的命令，率領南隊人馬轉進南鄉的龍冲，再爲保衞家鄉而盡最大的努力，並要趁西鄉的掩護，趕快以跑步撤退。他也利用西鄉的掩護，撤退返回大隊部。當黃排長由一個士兵背上，而由全隊擁簇着，向冲河跑去的時候，許星副隊長也率隊跑過了虎坑尾橋。這時，我也趕上沿牛大路撤退的六鄉聯防大隊，便令聯防大隊在牛大路利用土壍，分散匍伏，架起重機槍，向百足山掃射，以掩護南鄉的自衞隊的退卻，直至許星的隊伍也將跑到冲河，我才率六鄉聯防隊過江尾渡。我決定以迂迴對迂迴，命六鄉聯防大隊的羅隊長，以急行軍的速度，率隊由橫口穿過崗溪鄉，會合崗溪鄉的自衞隊，然後由坪沙渡過河，沿簕竹鄉的後山，攀登二梁金，而附大佬頂之背，截敵軍的退路，並居高臨下，以打擊百足山之敵，我則趕往挺七的第二大隊的大隊部，和何大隊長洽商，抽調該大隊的第四中隊配合東鄉和中鄉的自衞隊，由鐵崗嶺渡河過漕步，迂迴馬山右側，以附圓螺山徑的日軍之背。

　話又說回來，當我們過了江尾渡的時候，南鄉自衞隊也撤退到龍冲。這時，日軍的山炮卻向西鄉轟去，企圖嚇阻何大隊的出動。而圓螺山徑的敵兵也已推進到鷄山嶺上。大有一舉而湧下南鄉之勢。南鄉自衞隊的副隊長許星，這時有點氣餒，擬放棄死守的念頭，打算再向後退。可是，南鄉的父老一聽到自衞隊自百足山退下來，像是晴天霹靂，認爲日軍如果攻下來，所有村莊即遭受浩刼，乃父派人加緊傳鑼，召集壯丁，而有十個八個父老不畏危險，組織督戰團，趕到龍冲村角，看見自衞隊想再退後，那督戰團父老熱血騰翻，便高聲大喝道：「臨陣退縮者革祖」！（革祖是開除宗籍，在鄉間是祇爲莫大的恥辱。）許星一聽到父老高叫退縮者革祖，便不敢再退一步，反身率隊員跑到雷公凼據深壍散開，即要輕機關槍手向鷄山掃射。六條村莊的壯丁，聽到緊急傳鑼，大家拿了步槍，跑步到太祖祠堂領子彈，未去督戰的父老，一面發子彈，一面吩咐壯丁到龍冲去加入自衞隊和日軍作戰，一批一批的壯丁增援上去，以龍冲新村的竹基爲戰壕，步槍齊放，許星一聽後側的槍聲，知道已來增援人馬，慌心便定，便下令自衞隊用湯姆生手提機槍輪流配合步槍密射，日軍不怕步槍，而怕機關槍，湯姆生的槍聲和密集七九槍聲，連續混在一起，有一點像機關槍的掃射，但湯姆生的射程較近，而七九的射程較遠，以湯姆生的槍聲，七九的射程，引導日軍的錯覺，以爲是機槍掃來，配合原來兩挺捷克式輕機關槍，壯壯陣勢。

　督戰團父老又派人回太祖祠堂拿取步槍和機槍的子彈，由壯丁衝前送去雷公凼，交給副隊長許星，並聲明誰用子彈最多，誰就有獎金，誰人受傷誰人有安家費。於是，大家抱決死的心，把陣脚壓定了。

　忽然，龍冲的左側方炮聲隆隆，原來這是金龍里壯丁們的傑作，這村子剛好面對着圓螺山、狗山、鷄山尾一帶，當鑼聲急促敲响，壯丁紛紛拿槍跑到村外的高壘，伏下據守的時候，已看到日軍在圓螺山湧下狗山，由鷄山尾攀登，他們急了，一急急出法寶來，由幾個壯丁跑回祠堂裏搬出兩條「爛肚蛇」的土炮，一桶火藥，一桶鐵砂，把土炮放上鐵架，把炮口朝向鷄山和圓螺山，轟轟的燃了兩炮。這時又有幾個十三四歲的小伙子，泯不畏死，跑來幫手入火藥，裝鐵砂，一面裝，一面轟。

（未完）



萬人意見



國府六十萬大軍已足以反攻大陸

最近看到一些關於國共軍力比較的言論，茲概括如下：㈠毛軍勝國軍多，若以攻臺，十個臺灣也拿得下；㈡國軍只有六十萬，而大陸遼濶，即使中共戰敗，國軍既要受戰爭的消耗，而又要維護佔領區，毛共再退之下，臺灣方面，豈不會無兵可用？

這些論調，驟眼看去，似乎言之成理，但畧畧深入研究，則此論調，至覺膚淺；以數字看成敗，其荒謬與西方之專家用電腦計算政治，如出一轍。

先從歷史着眼吧，照上述之論調，多必勝少的話，則投鞭斷流，橫槊賦詩那兩位「風流人物」，不會搞到一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割鬚棄袍，敗走華容那麼慘情了。淝水之戰，赤壁之戰固是以少勝多，再者如辛亥革命熊定坤以一工程營發難；洪秀全起兵於金田村，如果以數字論，則根本無可能發生（因爲兵力少），其他如蔡鍔之起兵雲南，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均以少數勝多，完成歷史之使命，可見軍事並不能單從數字多少着眼。

即使就數字上看，國軍仍有反攻大陸的機會，十分有可能的。雖然國軍只有六十萬左右，而共軍有三百萬以上，另加民兵一千萬。但我們畧作計算：國軍若以二十萬之眾，鞏衛臺灣基地及金馬，活動於大陸之上的兵力，可達四十萬。而毛軍三百萬，但中蘇邊境，起碼吸引了毛軍四十師以上，（蘇共一共有百萬大軍於邊境，而共軍亦然，四十個師是最低估計）。連同平津衛戍，活動於二十多省之毛軍，實際在二百萬之內。加上各地方駐軍用以監視人民及民兵外，故第一綫之戰鬥部隊在百萬左右，以百萬對四十萬，距離並不太大。

這裏尚有要點可留意的：㈠國共兩軍性質不同；㈡主動與被動形勢不同。國軍是採徵兵制，全民皆兵，與毛幫之職業軍隊不同。國軍即使有消耗，但補充後備兵力質素不變，故實力不減；但毛軍則不同，毛軍用以補充的是非職業性之民兵，質素大不如前，故實力必定削弱。其次在形勢上，國軍主動，毛軍被動，假如國軍能在戰爭的空間與時間，作有利之配合，務求集中自己兵力，對抗被迫作逐次使用兵力之毛軍。——當然這層要賴國軍之高層人士努力了。

上面似乎忽畧了一千萬民兵。論數字多則多矣，但在國共戰爭中，則效力不能發揮。此等民兵，訓練及裝備不及毛軍，缺乏重武器，又分散在農村，缺乏機動性。尤爲重要者，在戰畧上，民兵犯了逐次使用兵力之大忌，更有甚者，此等民兵肯否替毛幫出死力，確是一個疑問。

六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況且國軍訓練有素，論質素及訓練確係世界一流水準，假如臺灣能加強補給系統，確保彈藥糧食能供給無虞，出其不意，反攻大陸，用閃電手法，控制若干地區，組織民眾，鞏固防務，打好基礎，務求穩紮穩打，得一寸土地，守一寸土地，利用一寸土地，使敵我形勢拉近，與之作長久周旋。——以上係最壞之打算，假若大陸之反毛運動爆發，情形又自不同了。目前國府之努力建設臺灣，正是打算倚靠自己的力量，即使美國不援助，始終可以一步一步的恢復國土，解吾民於倒懸。

今日國際逆流正泛濫，姑息主義瀰漫全球，一切形勢，對我不利，惟有反攻復國，才是自存之道，此舉不獨中國七億同胞存亡攸關，亦是亞洲安危之所繫。雖則建設臺灣，完成長久鬥爭的部署，但長時期的枕戈，令人容易產生今年不征，明年不伐，以爲反攻無望的錯覺；甚至懼怕毛軍攻臺，中了毛共統戰的圈套。目前或拘於形勢未能大幹一番，亦似有起碼之軍事行動，既可試探毛軍實力，又可作對美國之無聲抗議，激勵軍民意志，庶幾一新耳目，以慰千五百萬之軍民，及海外千千萬萬同胞殷盼之心。

江離十一月二十四日

保釣爬蟲寫匿名信 老馬妙文幽而默之

馬森亮：

我十分少看中文報紙，僑光報亦只閒中有看，僑光報你之辦得一團糟已是人所共見，其造謠之能事，另（令）人髮指，其伎倆之低能，另人搖頭嘆息！（我來了美國比你久，接觸中文機會不多，所以如我寫了白字，則十分對不起！）我一向都想寫信和你談談，你之歪曲事實中傷別人其意何在？我並不親共，但我亦有參加釣魚台行動，遊行後閱僑光報第三勢力寫的所謂遊行見聞錄，簡直令人作嘔，虧你還有膽在星島日報萬人傑（此人乃另一小丑）專欄處連載，我和一班朋友就此事曾去信香港明報月刊和十分多朋友談及，雖未曾在明報月刊登出，但你們之假面目，亦有起碼不下二十人知道，朋友間傳播消息，知道之人逾百亦未可知！我在美時初閱你駡左派之文章，總覺得看得十分痛快，但後來越看越覺其無聊可笑，胡言一派，想不到你這等拿起所謂正義

幌子的人亦如斯市儈，爲十元八塊稿費大放其狗屁，但有時亦拿起來看看得談（唳）笑，迄至我閱僑光報一段「報導」後，對你和萬人傑以前寫的文章的眞實性完全推翻，相信你們以前說的完全是謊言！我們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本身根本經費不足，何來金錢僱人遊行？（此乃造謠文中所說），但其中片段之生硬加插，說謊伎倆之低，相信明眼一看便知！事實上我個人覺得台灣政府於該遊行行動錯誤，首先僱打手搗亂會場（我有自己消息來源，絕對可靠，所以不用又造謠解釋）令十分多人本來對釣魚台事件無甚熱心的都行動起來，當然其後台灣領事周萊之推搪不負責態度更惹人反感，這一串的事，令到後來十分多偏右的人畧向左一移，最失敗的是第二天那些拍慣狗屁的尾巴報更大做文章，所謂文人多大話，你們都算是一等文人，但離正義是遠得一點了，簡直是連歪曲事實也談不上，我眞懷疑你們是否沒有到過會場，一切憑空虛構！我們遊行中，得到不少華僑拍掌和上來握手，不知你們爲何看不到，爲何沒有報導？如一個人還有良知，還有理性，也不會寫出這樣的東西出來，作爲一個編輯，故意混淆視聽，更是沒有理性和血性！想不到你們在港罵左派的東西，竟一一應用在你們身上，一班爬蟲走狗，難道你們就做一世爬蟲走狗便滿足了嗎？沒有意氣，沒有理性，就是說你們這一班人！所謂「怕得要死」，在你今期「人報」裏表露無遺，其實報名應改爲「唔係人報」才對，其實你心中怕得要死，唯有想拉攏多一些華僑支持以壯自己的膽，還將FBI電話登刊，好像恐防左派份子會將你打死似的，所謂「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若然你行得正，企得正，沒有人會無聊到來犯你的，其實中國人在外，守望相助還來不及，豈有慫恿別人迫害中國人的哩！你大放肆言，其實胸無點墨，早已令人看到作嘔，這是我寫給你唯一的一封信，我以後亦不會再看任何右派報紙，我只知他們只是胡言一派，黃色小說充塞內容，有味信箱等等，這毒害青年的東西，有理智的人是不會看的！老實說，你們這班爬蟲走狗簡直可以說是多餘之極，你們越做謠，不信你的人更多，事實上你的報紙（及數張黃色小報）在我們一班中國同學中已成笑料話柄，不過在你來說，一個沒有才學的人，不靠搖尾亂吠，望主人抛你一塊骨頭，你簡直是餓死街頭了，情勢所迫，亦十分可憐，請你自問自己，你現在還算得上是一個有血性，有正義感的人嗎？你自己慚不慚愧？

復匿名先生

馬森亮

某某先生：拜讀匿名信後，如喝了一杯王老吉茶，雖然苦苦地，但暑悶熱滯頓消，亦一快哉也。

罵我的人多矣，總不及閣下罵得如是痛快淋漓。

關於幾個月前的「釣魚台示威」之事，你們在星島報發表和油印的特刊我都看過，罵我的電話也接聽過，窗櫥的玻璃也被打爛過，所以不再置一詞者，因恐怕那班共黨尾巴會乘機再煽動，引起如閣下這般純潔的青年更加誤會而已。

不錯，「示威」那天中午，我的確和香港議員黃夢花在羊城茶室飲茶，且有七、八名留學生在座，對開會情況雖未全部目擊，卻已安置兩名記者代替在場實錄，在場內我還親手接過一位小姐派給一張油印的「紅衛兵」傳單呢。這些傳單，縱使不是「委員會」製發，而是不良分子乘機搗亂的，這不已說明了既然能「鬼混派傳單」，自然也可以「僱人示威呼口號」啦，我親耳聽見跟在隊伍後面的那幫人唱的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共產黨歌。

我沒有說參加示威的學生是「台獨」或「共黨」分子，也沒有認爲此次學生運動不應該，但此運動無意中給人利用則是事實。給人利用的其本身並不知道，這是「政治滲透」的手法，是三十六計中之「借屍還魂，趁火打刼」的毒計。我早就說過：「現代搞政治的人是頂會投機的，他們隨處做好繡花蓋頂的陷阱，利用人人追求機緣的心理，騙取別人的熱情以隨其私慾，青年學生又是最理想的煽動對象。」以抗戰初期的上海學生楊惠敏小姐爲例，她冒槍林彈雨游水送一面青天白日國旗給「四行倉庫」之守軍「八百壯士」，受到全世界人士景仰，但後來給人利用做了「政治本錢」，因而一蹶不振。這種煽動學生、利用學生、毒害學生的政治把戲，例子不勝枚舉。心所爲危，是眼見純潔青年被誘進了豬籠還以爲竄入了「太空囊」爲可悲耳。

你說「委員會本身根本經費不足，何來金錢僱人遊行？」雖然「委員會」沒有錢，但人家有的是，此場外之黑市買賣你又怎知？你既然「有絕對可靠消息」證明「台灣政府僱打手搗亂會場」了，爲何不再進一步去調查一下有沒有人僱人參加遊行隊伍，企圖混水摸魚之事呢？

你只聽說過我沒有「目擊」，卻未知我在羊城茶室只坐了二十分鐘就離開了，對示威隊伍在街上所發生之

緒如何激動，及在日本領事館的「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如「瞻仰遺容」那般之和平景象，全部親眼見，說是「對待外國人沒有辦法，對付中國人頂有辦法」，此話豈是生安白造！若說離場二十分鐘不算「目擊」，那繪世界地圖的豈不成要走遍全球每一個角落？

你說得很對，我是「一個沒有才學的人，不靠搖尾亂吠，望主人拋一塊骨頭，是餓死街頭」的。吾豈好「搖尾」哉，環境迫害使之然也。往者已不可諫，來者尚可追，希望閣下及閣下一般的有才學之青年，今後要竪起尾巴做人，撐起腰骨做事，千萬不要給蘇曼殊說中：「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才可。

很想知道你的地址，送部中文辭典給你，俾再寫信罵我做參考。請呀！

你眼中的搖尾乞憐之馬森亮亂吠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

敬告「中立」和靠攏的「聰明人」

古鶴翔

自從中共闖進「聯合國」以後，不少「聰明人」紛紛轉向，有些靠攏，有些「中立」，有些透露出「俟機轉向」的口風。如果要一一引證這些「聰明人」的言行，似乎太浪費筆墨了。

由這些現象，可以說明周恩來何以聞到中共闖入聯合國的訊息而狂喜。他滿以為這可「沖喜」。

近日更有若干「聰明的政治家」提出「東南亞中立區」的建議來。究竟在中共心目中，世界上有沒有「中立」一詞，實在值得人們深思。

我們必須知道：在中共心目中，只有一個目標：赤化全球，奴役全球。

中共的理論建築在「階級鬥爭」上。中共認為在「階級鬥爭」中，不是「同志」，便是「敵人」，沒有「中立」的。中共認為這「鬥爭」是越來越劇烈的，越來越尖銳的。

當然，在中共處於下風時，中共會「退一步」，拉攏「中立者」以至「次要的敵人」，然而，當中共喘息已定時，它便要「進兩步」了，它便要「一分為二」了。

以歷史的事實為例罷：當抗戰前，中共在蔣委員長的大軍圍剿下，逃到陝北，並且即將被肅清。當時中共便要求「團結」，偽裝「抗日」，並且表示願意接受蔣委員長的領導，接受國民政府的收編，還說「要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

到了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因抗日而筋疲力竭，中共在「游而不擊」政策下坐大了，並得到蘇聯的支援，因此席捲大陸。

這時候，中共的口號是實行「新民主主義」，它表面上的敵人只是「蔣宋孔陳」。它偽裝對「民主人士」備極「尊重」，它偽裝對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極為「愛護」。它對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盡力拉攏。

對於蘇聯，中共更視為「老大哥」，「爺爺」。中共强調「中蘇友誼」是「牢不可破」的。當時有誰敢懷疑或者批評蘇聯一句，便會立即被指為「反革命」！

可是，大陸淪共後，地主固然遭殃，「民族資產階級」隨着死亡！「小資產階級」，知名學者，有多少人能倖免於被鬥爭的命運？胡風、馬寅初、章乃器、丁玲、巴金等一個一個的倒下了！所有小資產階級都張口結舌，被逼接受「改造」，還要山呼「毛主席萬歲！」

至於「工農大眾」又如何？全都要「改造」！

豈但工農大眾要「改造」而已？共產黨員的「典型人物」，「毛主席的繼承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成為「叛徒」、成為「工賊」、成為「內奸」了！自從「文化大革命」以後，「四大階級」固然全都分化為奴隸，中國共產黨也「一分為二」了。

不久前，有人還以為中國大陸已由毛林周所統治，中共在大陸的統治已趨「穩固」，於是爭着向中共叩頭，恭請中共加入聯合國，更不管七億人民的死活！

誰知「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誰知「毛主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副統帥」突然之間又成為「叛徒」！

不停的鬥爭，不絕的「一分為二」，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規律」。我們可以斷定，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一分為二」的日子決不在遠！

毛澤東決不甘心「東方紅」的停播，正如不願聽「義勇軍進行曲」。毛澤東決不願「天才論」被批評，也不願接受「集體領導」。在形勢所逼下，曾高呼「擁護江青同志」的周恩來暫時獲得權力了。

然而，毛周之間「一分為二」的日子，肯定會迅即降臨。為了權力，數十年相好的「同志」尚且轉眼即成為「敵人」，何況「中立者」？何況本屬「敵對階級」的「靠攏者」？

當年高呼「中立」的印度的尼赫魯，不是曾經備受中共歡迎麼？然而，曾幾何時，中共便與印度成仇！

到了今天，「老大哥」蘇聯卻成為中共的第一號敵人。「爺爺」成了「社帝」！

現在尼赫魯的女兒甘地夫人在「社帝」支持下，與「巴基斯坦」大戰；而中共卻積極支持巴基斯坦的反動統治者壓迫東巴人民，並與印度為敵！

「中立」和靠攏者，還不早日覺悟麼？對中國共產黨，我們只有堅決的徹底的粉碎它！我們必須戰鬥到底！

前兩日，有一位朋友收到他在大陸的女兒的來信，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們快要團圓了！」她並不是準備逃亡，請讀者細心玩味一下這句話的意義罷。

筆者深信，不願做奴隸的八億中國人，即將粉碎極權統治，饑寒交逼的七億中國人，即將粉碎奴隸主的寶座。我們要把奴隸主趕入地獄去！

「萬人協會」簡訊（十六）

第二次旅行

在上期的「簡訊」裏，已作了舉辦第二次旅行的預告。現經康樂部週詳籌劃，決定再接再厲，在下（元）月十六日舉辦第二次旅行，先將詳細內容錄列如後。

日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元月十六日（星期日）。

地點：九龍調景嶺、將軍澳。

出發時間：上午九時正。

回程時間：約下午四時。

集合地點：尖沙咀漢口道「半島酒店」側。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

費用：每人四元正（包括旅行車車費及雜費；午膳自費。）

遊覽地方及活動項目：基督教青年會屬下之「將軍澳青年營」、調景嶺難民營、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參觀、遊覽、攝影、學術講座、籃球友誼賽、集體活動等。）

售票地點：

1. 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
2. 九龍旺角彌敦道胡社生行二壹〇六室，「萬人協會九龍辦事處」。
3. 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4. 青山道三三二壹號五樓「青鋒文社」。
5. 上海街三八〇號上海大廈三樓G座「博羅同鄉會診所」。
6. 荃灣新村街二十四號「東海大飯店」葉國森。
7. 九龍牛頭角道二百六十五號「濟春藥行」。

截止日期：即日起售票，元月九日截止，額滿即止。

曾經參加本會旅行的朋友，先後就各方面給康樂部提供意見，甚至不客氣指出旅行時應加改善的地方，康樂部負責人歸納意見，決意在第二次旅行時盡力改善。希望第一次因事不暇參加旅行的朋友，這回不要錯過與眾同樂、暢談聚首的好機會，除了上述參加細則，還有幾點要略作補充如下：

經過康樂部負責人的實地勘察，知道調景嶺區沒有一個能容納數百人一起午膳的理想地點，因此午膳費用便不能像上次一樣由協會包辦，只能由「集結」改為「游擊」，分頭午膳，各自選擇適合口味的飯館饗客了（旅行團會在事前與就近之食館聯絡，屆時可指導行友選擇）。

第一次大旅行時，學術部主任岳騫先生在元朗泰園漁村主持「學術講座」，談當前國內外及香港形勢，極受歡迎，可惜當時因時間及環境關係，只能小談，不能詳說，岳先生臨時折衷，將腹稿扼要說明，由「長篇」改為「短篇」一些當時聽得不大清楚，及感到「吊癮」的讀者和會友，來函來電要求岳先生發表他欲言未盡的精彩分析，因此，康樂部特地在第二次旅行時，再安排一次「學術講座」，仍由岳騫先生主講，屆時岳先生講演的地方決無外來騷擾，關心國內外形勢變化的朋友，這次大可安心靜聽。

參觀調景嶺中學時，本會的籃球隊將與調景嶺中學籃球隊作友誼賽，有意參加籃球隊的會友，不分性別，請從速向秘書處報名，「收編」成為萬人協會的一支籃球勁旅。

本會決定舉辦第二次旅行，承調景嶺難民營負責人許錫球先生在百忙中抽暇協助安排，謹此敬致謝意。

為了使旅行進行得更為順利圓滿，參加名額有小小的限制，元月九日截止售票，額滿即止，參加的朋友務請行快一步，盡早購票。

九龍辦事處

自十二月初成立「萬人協會九龍辦事處」後，會友們有讚有彈，讚的是九龍分處之設立，的確便利了會友的聯絡；彈的是：分處負責人由於是工餘義務工作，沒有固定時間駐守在辦事處內，會內外人士遇有需要質詢事項，往往撲了空而不得要領。既然彈得有理，我們決計改善，由即日起，若有詢問事宜，要找九龍分處負責人面談，請於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六時，惠臨本會九龍辦事處，在上述時間內，九龍分處秘書黎民固定留駐。至於交收申請表格、函件及一切款項，則可在普通辦公時間內隨時到九龍分處接洽聯絡。

國語講習班

「國語學習班」原定元月七日開課，報名者踴躍到了太多的程度，超出了原來限額，在名額將滿時，一下子又同時收到一批由郵寄來的報名表，因為是「同時」寄到，如果只隨便挑出幾位填滿限額，則對餘下來的一批誠意學習國語的朋友似乎不大公道

。既然取捨不易，爲了不讓報名者失望，決定增收名額，擴充「班底」，但上課地點便得重新考慮了（原定的基督教協基會主思堂，不可能多容納座位。）逼不得已，只好臨時稍延開課日期，這要請已報名的朋友忍耐體諒，我們很快即會公佈開課日期，反正並不會延遲太久，相信有意學習共同語言的朋友，定能體諒我們的「苦心」，而不會提出「嚴重抗議」吧。

（更正）上期簡訊中，「讀者文摘中文版」誤作「中文文摘中文版」，特更正。

萬人協會秘書處供稿

殺人只判感化

香港法律令人啼笑皆非

閱本年十二月九日工商日報：泰國一個二十九歲的刼財殺人惡少乃貼，爲泰執政團殺一儆百，處以極刑，一般人認爲革命團這次首開殺戒，當可發生一定程度的儆戒作用，並且這種治亂世用重典的辦法，對泰國當前的社會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又閱同日快報本港消息：藍田新區命案，被告承認誤殺，輕判入教導所。畧看內容，爲一名十七歲青年張錦波，被控謀殺二十二歲男子馮耀平，法官鑒於感化官的報告對被告有利，同時被告尚年輕，乃判以九個月至三年的感化。

看了上面兩則消息，我覺得香港的法律是太隨便，有好些時候過於輕重倒置。有的毒品案件或非禮强姦案件，有判坐監十年八年的；而青年殺人命案，判感化九個月至三年，你看此中伸縮和輕重倒置，眞可說有幸與不幸。站在殺人犯的青年來說，故云幸矣，但站在白白送了一條命的死者一方面來說，又何其寃枉也。若如此而可維持治安，港九刼殺案，又教怎不方興未艾也？

又一點感想：本港有些戲院，正在放映「戰友」，我看到了戰友兩個字，懷疑到是不是數年來大陸中國說得非常漂亮的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呢？

歡樂今宵節目
讀者感到反胃

讀者晴川

萬人傑先生：

閣下在星島晚報副刊牛馬集欄內，對無線電視歡樂今宵節目大加抨擊，使萬千有知識的電視觀眾，大爲稱讚。

尊著關於批評歡樂今宵如「挽救妙論人生」「冗長的訪問」「第三個電視台」等作品，我都把它剪存下來，作暇時閱覽。極希望閣下對歡樂今宵不斷加以攻擊，務祈以輿論壓力，把不良藝員除去，使我們在螢光幕上，享受眞正的娛樂。

歡樂今宵各項節目沉悶非常，既不精采，更談不上歡樂有趣。

粵語片之失敗，壞在粗製濫造，更壞在濫竽充數，亞豬亞狗，均可上鏡，以致把粵語片弄到一塌糊塗，一敗不可收拾。梁××、俞×、沈××這三個人都會在粵語片演出過，他們的演技幼稚低劣。

粵語片失敗了，如今跑到電視台胡混，無異叫我們再看粵語片，叫我們再作落後觀眾。

長期讀者啓

地對空飛彈射程
一位讀者表懷疑

編者先生：

敝人見「萬人雜誌」二一五期之新聞以外有一段引錄某專家云：「據我們所知，目前世界上最新式的地對空飛彈是美國尼克宙斯式，射程爲三點五哩。」並以這一句話作爲駁斥某文的論據之一，實令有識之士笑破肚皮。蓋三點五哩即等於三千五百公尺（編者按：三點五哩約爲五千六百三十五公尺，而不是三千六百公尺）。現新型軍用飛機如「U－2」偵察機，「B－36」空中霸王及「B－52」最新型轟炸機的飛行高度，全超過二萬公尺，一般高射炮射程也最少有八千公尺以上，如果「尼克宙斯」飛彈的射程眞的只有三點五哩，只可用來打雀仔，未知如此飛彈要來何用？僅此提作參考，未知其他讀者有何異議？

讀者萬人呼聲敬上

團結全球華僑支持國府反攻

萬人傑先生：

鑒於本月二十五日聯合國被一般不顧道義、不講公理的惡勢集團操縱，容納與中國人民及全人類愛好和平自由者爲敵的共產勢力參加組織，實感替中國海內外同胞憤憤不平。故此提議促請全球華僑，同心協力，本同舟共濟、唇亡齒寒原則，擁護中華民國，規復大陸。茲提淺見如下：

1.促請僑團組織宣傳隊，發揚先烈革命精神，提倡捐款救國運動，動員一切人力、財力、物力，積極支持政府，挽救大陸同胞，以行動表達中華民國堅決奮鬪神聖任務。

2.實行國父 孫中山先生革命神聖原則，在 蔣總統領導下，組織全球華僑志願軍或義勇敢死隊，效法辛亥革命先烈偉大精神，協助政府參加抗共運動。

3.發起全國海內外人民救國簽名運動，警告世界不顧道義及破壞聯合國憲章的邪惡勢力，應負一切後果之責。

4.忠告全球人類，宣示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正義之舉，乃維護世界和平與自由的眞正保障，否則世界人類文明與自由，必遭徹底毁滅。

5.向全人類公佈共產主義本質及其運用卑鄙行動，讓世界人民了解其一切手段及方法，明白其最終目的係實行世界革命，遂行其統治全球之霸道。

6.列舉其施行的一切陰謀，如利誘、微笑外交、談判、統戰、清算、恐怖、暴動、煽動、滲透各階層，並在各國政府內部隱藏施行間諜活動，伺機顚覆等，此乃爲其極權統治全球的一切方法，故應將此等罪惡手段，公告於世，使世人不該信任其一切行爲，勿受其欺騙。

讀者義民上

讀者憑事實駁斥「台灣無望論」者

萬人傑先生：

「萬人雜誌」是自由人士喉舌，因此我希望借「萬人雜誌」中的萬人意見一角代爲發表我的心聲。

現在左派仁兄及媚共、恐共的人，放出台灣無望論，各長官沉迷聲色，軍備不及毛共等等。其實他們祇是一些矮仔，蹲在一幅高牆之下，偷聽高個子們講笑，且有些還受某方面愚弄。其實台灣正開始自力更生，很多方面已勝過大陸、香港，且還退出無能的聯合國，一來可慳回很多錢，用來擴充軍備；二來不受美國拖住鼻子走。

台灣一旦進攻大陸，如有不測，那來一個復國基地呢？所以大家不用急，暴政遲早必完。至於說長官們沉迷聲色，簡直是盲人撫著玫瑰刺，叫痛不叫美。事實上台灣公務員不會進入夜總會的。眞沒頭腦，隨口亂說。

現在的工作是團結一起，莫貪便宜，不能輕信謠言，擴大僑團僑社組織，宣傳毛共暴行，使各界人士及青年們醒覺過來，共赴時艱，不受別人分化，齊心復國，打回老家，這才有意義！

一知半解人敬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董壇主力行先生中秋懷首都

梁　莊

辭家去國入重愁，撫劍憑欄自感秋，
人到詩工書更好，柳雖春老絮仍留，
金甌殘破思玄武，香島繁華憶帝州，
江表衣冠淪猛獸，那堪回首話從頭。

和著書

梁　莊

歷遍山川氣勢雄，雖居爨下未焦桐，
心傷時事形青簡，志抱詩篇振國風，
染翰漫談追北紀，淸吟雅興在南中，
黃花三卷眞名世，浩瀚無涯比太空。

梁先生附書，對鄙獎掄過甚，愧不敢當，著書和詩第六句，原爲「淸吟敢說冠南中」，香港詩文蔚聚之區，鄙人小技雕蟲，何敢當此？玆未經梁先生同意，易爲「淸吟雅興在南中」，推譽之情，謹此致謝。

和董力行先生生辰感懷二律

梁樹森

（一）
故園遙望上高樓，景物遷移幾度秋，
動念江關詞客賦，寓懷詩酒國家仇，
羊羝朔漠堅持節，驢背西湖且退休，
歌舞薰風人似醉，直將莒地作杭州。

（二）
羅湖鬼域斷人行，日暮猿啼弋鳥驚，
漢祚莽移終覺夢，明宗闖亂最傷情，
神州歷歷天難問，易水蕭蕭氣不平，
捲土重來麥帥語，魯陽戈返再鏖兵。

和陳道行將軍七一自壽元韻

傅　裕

月好花開酒滿巵，天涯燕婉及良時，
華堂綵舞三秋日，海屋籌添百歲期，
才調縱橫爲世重，胸襟開拓是吾師，
七旬晉一無疆壽，青鳥仍勞寄頌詩。

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原玉

林　杉

悵望神州嘆黍離，流光未淡故鄉思，
當時漏網走殘敵，竟爾稱尊豎大旗，
三戶亡秦心不死，廿年在莒衆當知，
且聽莊敬自强語，總得歸家莫厭遲。

林杉先生，詩中最佳之句，「當時漏網走殘敵，竟爾稱尊豎大旗」，兩句語氣相連，對仗亦好，「漏網對稱尊」，「殘敵對大旗」，對新而且遠，是爲名句，「心不死」對「衆當知」，心指本人，衆指大家，等於杜甫，「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尋常對七十，自表面觀之，好似無關。原來八尺爲尋，十六尺爲常，尋常二字亦是數目，所以尋常對七十，是爲千古名對，兩句亦是語氣相連，林先生「心」對「衆」，大有「尋常」與「七十」之意，指爲名家，並非過譽，雄壯自信之處，勝過鄙人原作，壇主評語。

感懷（集龔定菴句三十韻）

藩　君

（一）
小別湖山刼外天，東南幽恨滿詞箋，
百年心事歸平淡，不似懷人不似禪。

（二）
風雲才畧已消磨，紅豆年年擲逝波，
誰分江湖搖落後，報恩如此疚心多。

（三）
秋風張翰計蹉跎，其奈尊前百感何，
世事滄桑心事定，江湖俠骨已無多。

（四）
美人才調信縱横，難遣當筵遲暮情，
十一年來春夢冷，南艤北駕怨三生。

（五）
側身天地我蹉跎，甘隸粧台伺眼波，
設想英雄遲暮日，湯秋貶筆未宜多。

（六）
釵滿高樓燈滿城，詞鋒落月互縱横，
新詩急記銷魂事，誰肯心甘薄倖名。

（七）
青山青史兩蹉跎，儉歲高人厭薜蘿，
冰雪無痕靈氣渺，紅牆西去卽銀河。

（八）
進退雍容史上難，幾人怒馬出長安，
牡丹絕色三春暖，不及谿松耐歲寒。

（九）
黃金華髮兩飄蕭，笑詠風花殿六朝，
撐住東南金粉氣，塵刼成塵感不銷。

（十）
金門縹緲廿年身，閱歷名場萬態更，
安用迂儒談故道，東山妓卽是蒼生。

（十一）
江關詞賦笑蘭成，無福秦淮放棹行，
今日簾旌秋縹緲，有人花底祝長生。

（十二）
吟罷江山氣不靈，珊瑚擊碎有誰聽，
消我關山風雪怨，梅花四壁夢魂淸。

（十三）
一睨人才海內空，九邊爛熟等雕蟲，
東王萬八千驍盡，不在魚龍曼羨中。

（十四）
天西涼月下宮門，虎豹眈眈队九閽，
百里畿南風雪地，掌故胸羅是國恩。

（十五）
弱冠尋芳數歲華，麗情還比牡丹奢，
梅魂菊影商量遍，來問南朝油碧車。

藩君先生，集龔定菴詩句，共成三十首，而作自身感懷，採選工深，天衣無縫，玆因地盤所限，作兩次刊登。壇主。

逃港二週年感懷

藍　天

天涯寄跡度華年，往事縈迴甚黯然！
香海澄明猶有淚，故園冷落更無天，
遙知戚友還淒泣，軫念親人最可憐，
喜幸仍存殲寇志，反攻我定馬當先。

「堪」字是平聲，不可用，代易爲「可」字仄聲，平仄方稱妥善，詩之好壞，並無問題，平仄是絕對不能錯，詩無平仄，卽是七字語文，不得稱詩矣。本詩平仄，只錯一個字，平仄對仗頗好，意義亦佳，與上次所作，有驚人進步。最佳造句「反攻我定馬當先」，七個字，個個得力，任何詩人不能易其一字，凡是行家，均能明曉。詩與其他文字性質不同，詩要有評有改，方有進步，青年人作詩，切不可以改詩爲失面子，各代名人作詩，均喜朋友修改，此爲「推敲」二字之所由來，鄙人作詩，最喜求教友人斧正，有人斧之，面致謝忱，絕無半點反感。韓愈、賈島，均是如此。中共所發明之簡體字，並不高明，不可學他，壇主附言。


3 1761 08422494 8